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三・子部・儒家類

- 憲齋自省錄不分卷 〔清〕吳大澂撰……………一
- 六齋卑議一卷附錄一卷 〔清〕宋 恕撰……………一一
- 勸學篇二卷 〔清〕張之洞撰……………三五
- 大同書八卷 康有為撰……………八七
- 仁學二卷 〔清〕譚嗣同撰……………一九七
-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十四卷 鄭觀應撰……………二二七
- 煊書六十三篇 章炳麟撰……………五四九
- 知聖篇二卷 廖 平撰……………七八五
- 攘書一卷 劉師培撰……………八四九

憲齋公語錄

丙寅年四十六則

是年公三十二歲夏四月朔新安吳平齋先生遊往二百蘭亭齋脩葺葺葺山志此錄書格為二百蘭亭齋物可證作于此時

甲午年二十則

乙未年十二則

是時公六十歲五六一一歲據相若鈔本中第二十則下有公親筆注以上甲午年五字

未著年月十則

據公手書卷不著年月定其書法當出甲午年左在內由九君鈔入

憲齋自省錄

丙寅

周子謂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君子而名。雖不致陽奉陰違。而聲華外。所學不能充實。直謂之偽而已。偽則近於小人。稍不自檢。即為小人之伴。可不懼哉。

大抵陸道皆須用剛。稍涉委靡。則去之不力。過即曰長。故性剛之人。改過易性。柔之人。改過難。

程子謂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氣從充足者。雖處瘴威行。而邪不能入。曉行飽飯者。雖隆冬霜雪。而寒不能入。

二

心中實也。稍而妄。則好聖愛道。理。浸墮於胸中。自不為外物所誘。與此法恰。一則與彼離隔。不為矣。

孟子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因可怒之事。而後之於怒。則氣不伸不動。因一怒不可制而處之過。則氣動而志亦動。

夫忘之甲。心氣實助。怒後氣平。自生愧悔者。因也。率志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學做敬。蓋虛靜而以敬為主。則所謂敬人靜坐。所謂性靜者。可以為學。皆為主敬而言。非以虛靜為學也。

格物而窮之於身是知行交接處若不切己則知與行終成兩概耳

凡事只有盡在我四字已所者盡者盡也其他則命而已

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是心則無是夢也人結寡欲

以養心也世之廣大而清明心氣既定自然無夢即有夢亦

不致顛倒夢中有女皆心中之過以此自驗更年揮著其書

忠憲云夢中作得主張方是真學問

幸見得我是而人非好考人愈嚴考已愈寬學問安得有

長進要知在我者未必皆是存人者未必皆非責己之心考於

此之中考是責人之心考於此之中求之所謂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也

戲謔雖在外未有肆於外而中不放逸者願亭林謂屏

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東南士大夫之習氣良不禮也

心不方指方寸而言身以內無處非中心故一指之痛癢心

必知之天地不方指高厚而言天地以內無處非天地人心

即天地之心也故一念之善惡天地皆知之

楊龜山先生自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

巧妄詐不作業勝心即自是自私之心也自是者以一己之是

此為是而不顧天理自私者以一己之利害為利害而不

安天命此所以機巧妄詐固也計較無所不至也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此察知之道即怨道也然執一己之私心

以度人則人心有不固者夫故公則怨私則怨也

人有一事合理便起私心可知其不合理者必多矣若是

率分內事為所害為何是多也若亦率分內事聖人所

不為又何多焉故千古未有先聖後聖不外盡分二字

孟子謂君子謀道之以道故君子自守之也自守二字細味之極

為親切應諸文曰曰是從書上採取得來是信身上體

貼得來若從書上採取得來與君何干然則學非自的皆

不足恃

謝上蔡曰物各有根若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難拔條葉落

已盡復生人諸事皆有根能於於根淨洗所以未痛克之

令其所知知事多矣去微葉善念之萌易於摧折根傷

故也善念之萌難於剪除根深故也凡天地間草木之屬

種而後生者其根易拔不種而自生者其根難拔芝蘭之

所以貴根莖之所以燬皆此理也上蔡但以木根喻欲根特

補其說以備參証

薛文清曰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是克之有未盡也推其所終以及其不能則克之無不盡矣尹和靖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最深者先克去之微謂推其所終以及其不能此由易而難之功也擇其偏好最深者先克去之此克難而後易之功也然用功須從難處下手

惟平日於富貴利達積養積慕一旦得志便思大遂其所欲而致行皆是之故惟孟子為得志而後居仁由義以破

四二節前本條不

除此見與所公平生不在溫飽間一語伯謬而孟子之言尤有傲昂氣象然其學問以充養之則此一段傲昂氣象亦非不佳安係後來不隨其後乎

夜氣之清明以心體言也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以性體言也身儒靜坐存心即所以養性禪宗靜坐明心而不知見性

心如稱物之稱道如物之輕重心上之道理如稱之有量所以分輕重也事物上之道理如物之有輕有重也

陳文恭公云陸同者思勝我者便境者思不如我者此二語最為精警一則可知不足一則可以知足

世故酬應原不能免但精神思慮人生祇有此數間虛有餘則忙處不足若用時不為不用不為用時不宜妄用也

程子年十歲時讀程子主一無適得即欲讀憤做主工夫初曉日間思雜慮騷遠不主者無由是始迎心法得必偏

重心正在寫字時適有他事此心仍在寫字上正在作文時適有客至此心仍在文字上思心中有法得斐應事便有

偏重不主一即不敬也近來思慮漸少而多一健忘之病事過後即不記憶易涉疎懶之偏養志致之故

五二節前本條本

程子始於敬字有功於後學不淺凡人至四十歲後未嘗實做小學工夫身心散漫所收未末未只有不敬字微上微下有若力處可補小學之段矣宋元以來諸儒學問大半得力於此程子之功大矣哉

說話說得不是便莫說此禮勿言也做事說得不是便莫做此禮勿動也兩說皆為兩便莫何等勇決何等簡捷

朱子曰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關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去傲審他人乃同學中人非世俗之人也若世俗以為長進

卻不足憑深於世故者其學問若落安為謂之長進乎

人生祇此精神外有餘則內不足精神外散則心為物役

而錮蔽難開精神內斂則心不為物役而虛靈不昧涵養此心於無事時寂然不動則發出未便是身而道通也

凡人立志未堅信不足以致見足以操之信說足以破之更有世俗之得失世保之毀譽皆足以亂其趨向而陳其志氣稍不自持便墮入流俗中終身拔不出所以學貴自立豪傑之士雖年文王猶與

黃勉齋先生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大徹謂學問未深時雖小之得失之毀譽亦有打不過處凡人行而素素之時一喜一憂皆足驗

自己之學問况險難窮困處乎

學未得而有信心學既得而有矜心皆好勝之一念也此也學問程不可好勝也他可知矣

薛文清曰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最有味。大凡覺人之詐者。雖小人之欺已。則必有忿怒心。矜自己之明察。則必有欣幸心。有不覺形於言者。不形於言。則兩心俱化。其涵養可知。其學問又可知矣。

凡有法必有教。有始必有終。勵精圖治之人。開學始必先知。其終創其法。必先知其教。然後慮事。因詳法立而令行。

年字得而可久。遠矣故曰。永終知敝。

先儒論學。或言存心。或言窮理。或言養氣。或言格致。存養而後言致知。或先言致知。而後言存養。其功實相因。其學亦未可偏廢也。氣格水也。心為盛水之器。而理則水中之物也。器濁則水濁。水濁則物亦濁。平日之氣。乃水性之率情者也。

陽明先生謂。用思難。慮即從貨色名利根上起。是後靜坐時。細體驗出來。實是此若若思而思。若慮而慮。則天理上之思。慮。不為謂之。用思難。慮也。其不善思而思。不善慮而慮者。皆從人欲上起。人欲之中。不外貨色名利。若心好以間

思難。慮之謂之私欲也。

陽明先生曰。那一點良知。是自家有的。準則爾。妄念若慮。他是便知。是此便知。此更勝他。一些不為尔。只不要欺他。實實處。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這裡何等穩當。快樂。我亦近年體貼出來。以此分明。初程疑。只依他。恐有不長。精細看來。無些少欠。闕。業先生謂。近年體貼出來。亦是窮理。功深。讀書有得。致所以是。便知是。此便知。此善便存。惡便去。刻刻如此。分明也。若未嘗用過。實功。雖有良知。未免為私欲所蔽。見為是者。未必皆是。見為非者。未必皆非。若從

心上尋箇天理為根柢不任也所謂依他做去無些小欠闕者苟無先生之學固不足以此

陽明謂朋友之道須箴規指擻少誘掖勸懲處多此為為友者言也若論取友以真為貴得一勸善之友易得一規過之友難

書不致謬則疑不出事不深思則疑不生大抵多疑可為者只是淺嘗厚蒸未嘗著實用功耳唯真之學多疑也學問之功須於無疑中看出有疑更於有疑中無到無疑方是真得力

為學與處事性打成兩極易為做工夫時不覺性侵性中歷歷逼來所以為學自為學處事自處事截成似兩箇人便似修世之學便似有體有用之學也

八二 百韻本齋稿本

意中之福聖賢不敢望也必因求福而為善也意中之福聖賢所深戒也蓋將借福以懲惡也意外之福聖賢所大懼也然我之善以善之也意外之禍聖賢所順受也然我之有以善之也聖賢之教人因福以勸善因禍以懲惡聖賢之自處防禍之善多獲福之善少

憲齋自省錄

臣新乎先生曰人生氣質靜有箇好處靜有不好處學問之道多他只是操養那自家好處探止那自家不好處便了業好處不好處皆就氣質而言也所謂不好處與好處性之相似最易混會如剛直是好處忿戾是不好處和順是好處優柔是不好處厚厚之與模稜精明之與苛刻寬大之與豪放儉約之與吝嗇各有相似之處辨其所似善其所偏則人之皆悖於中道所謂造化氣質也

沈一德福作一修心事慮一修心機種皆善福根本之有善不生於葉茂之儀而生於葉茂之附福福之倚仗與陰陽之消長

夢中修乎天理方是天理流行夢中絕私欲方是私欲淨盡每可修和之可操伴夢中有不犯不食處即自己有一分信不過慮也

九二 百韻本齋稿本

凡人終日擾之不知何者為善何者為利天理人欲之界自己心不分曉故欲於靜坐中自有自察覺自了念天理便保護而擴充之覺得不念人欲便奮猛而克除之在此實緊著力且自少所謂靜中善出端倪也

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如先天化自絕去善惡未發之醫如清水

見底能無行濁之狀性體本末如星天體本末如星念念
一抱此氣象體念一抱此氣象體念一抱此氣象體念
一抱此氣象體念一抱此氣象體念一抱此氣象體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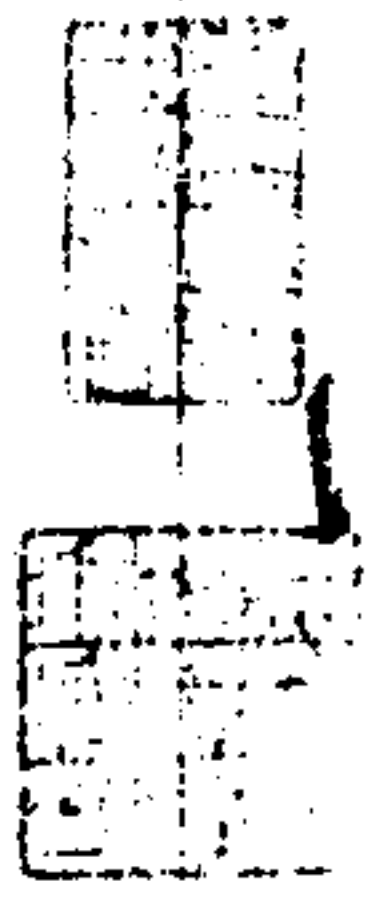
見底能無行濁之狀性體本末如星天體本末如星念念
一抱此氣象體念一抱此氣象體念一抱此氣象體念
一抱此氣象體念一抱此氣象體念一抱此氣象體念

事於此則生厭棄心於彼則生貪惡心作事之所以顛倒也金
忠節云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為不可生厭棄心五於奉事王事
我心強要生事未殊為自苦此便是性之往來周旋不思
骨肉之間以恩為重不可以義傷恩爭權論長便生嫌隙故張

事於此則生厭棄心於彼則生貪惡心作事之所以顛倒也金
忠節云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為不可生厭棄心五於奉事王事
我心強要生事未殊為自苦此便是性之往來周旋不思
骨肉之間以恩為重不可以義傷恩爭權論長便生嫌隙故張

十二

只處以百忍待之解聲良有以也蓋一家之中所謂是
非不道尋常瑣屑之事皆可不用不向者若及兄有過當
積誠以教之不忍言也子亦有過當盡心以教之不可怒也至
於不可教不可教則以家運之攸然而已可處者有引咎自責
而已何者傷及天性哉



先憲燕公究心經朱之學此同治丙寅年所記者凡四十六則及附注夾籤一條
計十頁又對面楷書五字皆公親筆也子孫當永寶之
謝叔謹記

憲齋自省錄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人
人皆有此氣惟聖賢能直養而無害何也無欲則
剛無私則大私欲淨盡乃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此
之謂至大此之謂至剛

無正氣不能幹事自古忠臣孝子皆賴此正氣以扶
持名教文丞相所謂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
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此豈可以襲取哉
余嘗謂巧不如拙文不如質虛不如實以此觀人則

不失人以此律已則不失己

張子謂以恕己之心恕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
則盡道學者讀聖賢書便以聖賢之道責人自己
安得有長進

呂新吾先生曰恕心養到極處看得世間人都無罪
過此二語當終身誦之

當局為難之處非局外人所知或事勢有牽掣而不
能遵行或事情有瞻顧而不能立斷聽言或有偏
聽之蔽用人或有誤用之時究之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人皆見之此心可共白於天下而不能見諒於悠悠之口則任事之難也

以少年喜事之心辦天下大事必失之由莽以老成持重之見辦天下大事又失之遲鈍惟有定識定力方可免此二弊

當天下之大任以忠信為本以明決為用

開誠心布公道則人皆樂為之用集眾思廣忠益則我能用人而不為人所

智勇二字不易言也有真學識乃有真智勇智則明

勇則決明則見機於未然決則當機而立判

至誠可以格天地動鬼神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我不能取信於人轉疑人之不我信則積誠之未至也

天命不可知能體天心即能邀天佑天心不可知能順民心即能得天助人心即天心也

無骨力者不能任大事有骨力而無涵養之功則稜角峭厲令人望而生畏亦非處世之道古之君子比德於玉者堅剛未始不堅剛溫潤未始不溫潤

憲齋自省錄

此二語見呂新吾先生呻吟語 玉之所以可貴也

人心本至靈也以私意間之則靈明之體為其蒙蔽有至近至淺之事而見不到者如鏡之塵不拂拭則愈積愈厚雖咫尺亦不可照安能明鑒萬里乎知人則指惟帝其難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者各有一理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公而實私者有迎合我意而娓娓可聽者惟心有主宰乃能分別而採擇之能聽言而不為言者所惑無他公而已

喻於義則無往而非天理喻於利則無往而非人欲

純乎天理則公間以人欲則私公私之界君子小人之分也

善用權者必為權所窮善用術者必為術所窮善用智巧者必為智巧所窮惟忠信則可常可變可經可權可屈可伸可行可藏神而明之無施而不可朱子注論語曰無倦則始終如一以忠則表裏如一余每服此二語書之以為座右箴

稱人之過我無隱惡之量是亦一過也稱人之善我有好善之誠是亦一善也

以成敗為是非庸俗之見非至公之論君子弗取也
以恩怨為毀譽偏私之見亦取禍之由君子所戒
也以上甲午年

家語為王肅所注或疑漢以後偽書然當時採輯古
書或有所本如孔子所觀周廟金人銘似老子之
言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
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以
執雌持下為法者老子之教也有好勝之心者當
以此為戒故聖人有取焉

老子告孔子曰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
注者此二語王肅注未得其解蓋為人子者私其
身為己有非事親之道也為人臣者不獲乎上不
信乎朋友非事君子道也

論語德行首顏淵次閔子騫閔子之孝夫子稱之顏
淵之孝見於家語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
侯慎德永言孝思惟則此可以補經傳之遺
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取友之道
孰損孰益不辨而自明

花香則妥果香則腐名盛則實不副暴於外者中不
足也故君子懼名

寡言者保其神節用者保其資知希者保其真象有
虛以焚其身故君子不求人知

知人難知人而善任則尤難鄧世昌吾知其必勇戴
孝侯吾知其必死一則交淺一則交深畢竟交深
者知之尤真也

出門如見大賓敬也使民如承大祭誠也與民相見
以誠則上下無隔膜此仁者胞與之量也一敬字

似不足以盡使民之道

或問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豈其才不足以幹事故
德不足以及物與曰此煦煦之仁非堯舜之仁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為仁必立其本乃可推
而至於民物無本之仁其蔽也愚

或問矜孤恤寡先生之仁政今以為小善而忽之然
則仁政之大者何在乎曰文王之用心不侮鰥寡
不畏強圉強圉者不恤鰥寡之人鰥寡之所受其
害者也今書差之虐民是也以煦煦之仁而施之

於書書役則謬矣

牧令不受書差之蒙蔽此仁政之大者民之被其澤者廣矣大吏慎選牧令得一愛民之官長而委以一州一邑此仁政之尤大者民之被其澤者更廣州縣之愛民以約束門丁書差為第一要義大吏之愛民能使州縣皆知約束門丁書差為第一要義循良之選由於自己之公正廉明者半由於上司之激厲裁成者半已成之好官不多得也未成之好官不可勝用也

憲齋公甲午乙未所撰自序錄三十二則第二十則以下甲午年五字為公親筆書餘皆江甯相君文良所錄也其中前十五則有公手書卷今藏于家

湖帆
神取
敬識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不得尊長不尊如何齊化得其要在尊長自修

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負也 有諮詢審而對無遲盡也此卑幼之道也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文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不可不知也 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忠臣不可不知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

養不如是者心本入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所存是種皆是所存非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

內許多荆棘却自容得

心一疏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萬事不入耳

目心一執着萬事不得自然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只此一念公正了我於天地鬼神通是一箇而鬼神

之有邪氣者且跽伏退避之不暇庶民何私何
怒而忍枉其是非腹誅巷議者乎
道義心胸發出未自無暴戾氣象怒也怒得有
禮若說聖人不怒聖人只是六情

以上則公牙書卷今屬九桂社兄補錄于北湖記



六齋卑議

六齋卑議

敬鄉樓叢書

民國十有七年
永嘉黃氏校印

六齋卑議 傳

平陽縣志本傳

宋衡原名存禮改名恕後改名衡字平子號六齋陳哲宋徽生

時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自序萬全鄉鮑陽人父賓家

廩生喜宋五子書以公方信鄉里邑有公善無不與冊約探勸衡

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八歲在塾瑞安孫鏞鳴過其家奇之

妻以女年九歲能為古今體文談論經史即每與宋元人立異

年十四見王陽明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

為是之說自序十六為邑諸生年是時瑞安孫衣言鏞鳴兄弟

方以陳傳良葉適之學誘勉後起衡既從受其學而衣言子詒

讓治訓詁學絕精兼通佛典其同邑金晦治顏元顧炎武之學

自序陳軾宸治鄭樵章學誠之學陳虬治蘇軾陳亮之學虬

兄國楨治易象數兼禪學皆與講問大義多所啟發自序而超

六齋卑議

傳

敬鄉樓叢書

悟詣極往往不為古人所蔽參陳詩宋光緒丙戌年二十五丁

父憂遂僑寓瑞安為游學計明年從外舅鏞鳴於上海龍門書

院又明年於金陵鍾山書院皆襄閱課卷庚寅游湖北謁兩廣

總督張之洞說以變法不聽登黃鶴樓賦詩見志是冬出使俄

德奧荷欽差大臣許景澄奏辟為隨員病不果行壬辰游京師

謁大學士李鴻章一見咨賞以限於資格委充水師學堂漢文

總教習乙未在上海襄閱求志書院課卷辛丑在杭州任求是

書院漢文總教習壬寅禮部侍郎朱祖謀以經濟特科薦丁母

憂不赴癸卯游日本年覘風土諮學術越歲乃還陳詩宋徽乙

已應山東巡撫楊士驤聘任總務處議員兼文案宣統元年歸

里明年卒年四十有九年衡自移家瑞安輒頻年浪迹江海自

楚浙燕齊外以居申江為最久交游名士徧海內益博覽四部

籍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包涵兼綜自成一家之學

大旨以顏習齋為能接孔門卜夏氏之傳黃梨洲為能接言游

氏孟與氏之傳世苟以黃說為體顏說為用則大同可幾豈但

小康哉前序遂本其意著為書曰高議有申周學重孔問篇明

今所謂漢唐宋學非周以前之學孔子廟問項橐以譏今士之

失問謂學亡於秦問亡於漢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去

階級蓋無政府主義其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琴為尤激子道婦

道篇闢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每與人言輒櫻世怒遂

火其案年別為卑議四篇六十四章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

二篇三十九章擬方自序謂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命之

曰卑自序意固謂有政本之改革為大同之政見在也生平

痛詆洛閩之學為陽儒陰法以為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

六齋卑議

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

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後序其所抱之學說政見大概如

此是時漢學多趨枝末春秋公羊學方盛行衡譏切之曰洛

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不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不

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風氣既成華士趨名乃始以談理為厲

禁講學為大詆且以實踐為迂以躬行為腐以信厚為可笑以

淫盜為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論議則又莫

不影響疏外苛刻躁妄陰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儔若斯之

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學又云春

秋文簡師說絕異三家以外尙有鄒夾公羊述義亦有未安時

賢既欲盡黜諸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家獨尊一

傳則其流弊又狹陋矣別杭州求是凡此諸說皆為平實

衡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歌詩靜穆多似宋

人陳詩宋所著又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闕

中原人荒議各若干卷在燕著津談十六篇是歲中日失和師

徒大潰因箸籌邊三策在齊輯條陳政要為山左陳言錄若干

卷其女昭又哀其詩文為六齋有韻文集無韻文集各若干卷

衡無子以三弟子佩璫為嗣蚤卒女一即昭衡卒時以遺箸付

焉年

六齋卑議

三

敬鄉樓叢書

光緒癸巳十有九年俞曲園師書後

嘗讀後漢書王符仲長統傳所載潛夫論昌言諸篇輒歎誦不置以爲唐宋以後無此作也不圖今日乃得之於宋子燕生蓋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其意義閱深而文氣樸茂異時史家采輯登之國史亦可謂甯固根柢革易時弊者矣惟變通篇三十七章鄙意以爲宜緩出之其造端閱大者固未必即能見之施行瑣屑諸端不知者且謂妨於政體竊謂君子之論論其大綱而已孔子富之教之兩言千古不易三代以上聖人治天下以此即漢唐以來凡治天下亦以此然何以富之何以教之則孔子不言也一國有一國之富教不能通於他國一時有一時之富教不能概於他時至孟子屑屑然論之即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此或可施於七十里之滕耳齊梁大國六齋卑議

六齋卑議

叙

敬鄉樓叢書

能用之乎而况後世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固不能通而變之實難是以君子慎言之也燕生屬序其端余謝不敏竊書其後云爾曲園居士俞樾

六齋卑議

宋恕 燕生

巨清光緒十有七年宋恕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於亞細亞洲東海之濱成以質其師曲園先生先生譽之然戒曰是宜緩出恕敬受戒然漸聞於世索觀日衆宋恕之友謂宋恕曰今天子聖神公卿大夫士莫不相與議兵刑錢穀學校教化之事子盍出子之議以備擇焉宋恕謝曰今天子聖神公卿大夫士莫不能通兵刑錢穀學校教化之事安用宋氏卑議爲宋恕之友曰雖然其亦盡吾心焉詩不云乎詢於芻蕘子之議甯不足比於芻蕘與於是乃取舊稿稍加改削印行問世而重爲之敘曰宋恕年十九受大儒顏習齋氏之書於外舅止庵先生止庵先生兼治百氏不專宗顏宋恕亦兼治百氏不專宗顏然心以顏氏六齋卑議

六齋卑議

一

敬鄉樓叢書

爲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弱冠後見浙西李壬叔氏所序德國學略扶桑岡本子博氏所撰萬國史記及南楚郭筠仙氏扶桑岡鹿門氏之緒論悄然以悲泣數行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哉今乃行於海外哉已而又得見大儒黃梨洲氏之書且喜且泣曰悲夫言子游氏孟子與氏之傳在此矣此剝之所以復否之所以泰唐虞三代之所以盛而美英日本等國之所以四民樂業月異日新者苟有權力者咸克以黃氏之說爲體以顏氏之說爲用則大同其幾乎豈但小康哉卑議之箸緣起具於前敘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二篇三十九章擬方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自命曰卑雖然其諸不謬於儒術而不見斥於黃氏顏氏之徒者與其諸可告無罪於言氏卜氏孟氏者與其諸陳於空山吟於荒野可使恒河沙數之冤魂沈

魄感而夜哭聲連千里不能休者與孟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今天子聖神執政多仁蓋遠於北風所譏其有願行不忍人之政者乎其甯無取於斯議焉

光緒二十有三年去箸書時七年宋恕自敘印行緣起
卑議篇章名次

民瘼篇第一章十

患貧 盜賊 旱潦 土妖 庶莠 僕役 胥幕 賦稅

釐鹽 刑威

賢隱篇第二章十五

塾課 教官 書院 科場 小楷 養望 洛閩 漢學

文詞 外務 歲月 用違 傳舍 政本 山林

六齋 卑議

敬鄉樓叢書

變通篇第三章三十七

師範 四科 博文 開化 學會 取士 議報 樞部

閣院 華銜 民政 軍政 九曹 鄉聚 聽訟 輕刑

司捕 懲罪 重祿 停捐 泉幣 醫藥 道路 水火

三業 著書 正名 廣譯 圖籍 服色 旌表 倫始

析承 救慘 節漸 同仁 禮樂

基礎篇第四章二

更律 帥信

都四篇六十四章

廣白

此書著於光緒十七年故所論政事截至十七年為止現雖稍加改削而大體仍還原書之舊故不能增論十七年以後之政

鄙人著此書非欲借為入仕之媒亦非欲盜取一時之譽徒以躬處奇艱傷心同病惻隱未絕不忍無言明知空言雖切無補蒼生等諸候蟲時鳥自鳴自己耳

無量劫無量世界莫不有物斯莫不有人莫不有人斯莫不有國莫不有國斯莫不有政政之宗旨不出兩途曰富強曰治平若神州之儒教印度之佛教宗旨皆在治平故與法家若涉羅門若可蘭宗旨在富強者勢必冰炭運丁其否則宗旨在治平者必不得執政此孟子所以困於齊梁鷓冠子所以窮於南荆陸宣公司馬溫公之倫所以掣肘於唐宋者也此書雖未嘗不談富強然宗旨在治平與法家富強之說絕異巖穴高士幸勿臆同宗旨在富強者之談而不屑披覽

六齋 卑議

三

敬鄉樓叢書

此書篇章名數及其中字句皆鄙人一手所定自首篇首章首句至末篇末章末句毫無謬於宗旨自相矛盾之處所謂一家之言與道聽塗說剽襲影響者絕異苟海內外通人欲正其失敢請屈尊先閱敘言再將四篇六十四章逐字過目然後賜正若不屑細閱偶見一二句或一二章遽加攻難則鄙人所弗敢聞命

英美等國治內之法合於公理者殆十六七或且十八九至其外交之法則公理尙止十合三四其不如英美等國者無論矣此書專論內治故於英美等國有嘉無貶非不知其外交之未能盡絕妬忌陰險之習也彼中公理家固多譏切政府者矣域外諸國或近海或遠海昔魏默深撰圖志概指為海國貽笑域外三尺童子今公私文字皆指外人為洋人指外交之務為

洋務夫洋者海也非不美之名用之無當於貶外而徒招不識字誼不見地圖之譏奚而弗正其名歟若斯之類此書皆不敢沿誤誠懼外人之譏笑辱我神州也

外國爲非臣僕我皇朝者之總名歐洲爲五大洲之一名今人動輒混言外國若歐洲法良意美試問東南南洋諸食人之國及非洲諸以人祭祖之國非外國乎土耳其非歐洲之國乎且歐洲中最治之國尚不及墨洲中最治之國何獨慕歐洲乎此書實事求是凡言外國之法良意美必指實某國或某某等國或白種諸國懼善惡混也

由我帝京向西繞行一周則俄英屬地爲近西而朝鮮日本爲遠西向東繞行一周則朝鮮日本爲近東而俄英屬地爲遠東明乎地圓之理則知域外諸國無不可指爲西國亦無不可指爲東國而奈何專指白種諸國爲西國其人爲西人其法爲西法其學爲西學乎此書實事求是凡有所指概不泛用西字八旗禁旅駐防營制餉需等舊章應如何變通之處非草茅所敢妄議懷遵國法概從闕如

此書宗旨雖在治平然所擬之方於治平實際不過得半故命曰卑議願通人高士曲鑒區區

都十條

民瘼篇

患貧章第一

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無危象食爲民天天足則民無離志自古及今未有十室九空而不釀亂家給人足而不成治者也是以百姓不足動有若之嗟訓農通商致衛朝之富海外望國深

六齋卑議

明斯理故極力求富而藏之於民蓋與法家富國之旨殊矣法家富強之旨與儒家喻之旨判若天淵孟子最深於富強之學商鞅亦深於富強之學然而商鞅無可通者旨殊也咸同以來弊政滋甚橫征內困互市外漏農田水利之制苟焉弗修天地自然之藏尙多未發禮義生於富足凍餒忘其廉恥詩云民之貪亂甯爲荼毒可爲寒心者也

盜賊章第二

昔惠人遺戒明火劫之功嚴尹信罰息犬吠之警道德齊禮其風泐矣刑以止盜又可弛歟夫爲盜之樂十倍良民自非必懲富猶易犯何況貧驅爭趨奚怪今盜律非不嚴捕官非不多也然而首善之區驕肆尤甚中原庶族十九業斯黃河南北跬步荆棘大江之表較爲樂土然劫竊之事亦無日無之役有私例仰贈陰護官有同情諱劫細竊豈盡亡良均非得已被盜之戶

六齋卑議

五

敬鄉樓叢書

苟乏輿援訟必無幸勢使然矣蓋聞海外望國道不拾遺門不閉夕雖以異族子軀深閨弱質獨行千里無虞暴客偶有盜案登即破獲相去何遠抑有由歟詩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又云式遏寇虐懼不畏明能無望焉

旱潦章第三

大小諸川時常泛溢高原燥區又苦屢旱更相爲虐循環不休哀鴻滿地良堪惻隱夫水旱之降世以爲天然人事未修豈宜委數夫種樹以潤空氣理著於西書鑿井以引源泉效彰於東國皆防旱之至術化磽之良方至如境內有浸因而善用則幹流支波但能爲益而淹稿之災兩可無虞忘所當盡動輒言天但求暫安計不及遠坐使父老幼孤頻遭於慘亡田園室廬恒懼於不保斯乃仁人所流涕志士所撫膺也昔堯有九年之水

一五

湯有七年之旱以今方古未為甚烈然情隔於代遙痛深於目擊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先王詞意迫切若此閭中遠遠誰上流民之圖公等慈悲甯勝籌賑之舉永慮長策更待何人

士妖章第四

號士者流倚厥章服舞弄刀筆橫暴邑里庶民畏之目為訟師訟師之強有力者聲氣廣通震懾守令例案特熟挾制院司一喜一怒萬戶股栗生人死人操其毫端弱無力者揚威數村稱雄九族良懦被虐厥痛均焉夫察拘文嚴視刑懲重猖獗至此其故安在蓋由庶鮮識字士罕讀律鄉議無權官護可恃夫趨榮遠枯者有生之恒情悲貧慕富者含識之公理今韋布之士謀食奇艱一尺青氈大費延譽晷劬夕悴肘見踵決猶多上闕甘旨下窘號啼甕牖繩樞絕望高軒之過貸錢假粟動遭市人

六齋 卑議

六

敬鄉樓叢書

之辱而彼業訟師者或等列庠校或屬在世年非有公卿之職而門疑要顯非有黃白之術而財足揮霍居則煥館涼臺適體於冬夏出則狎客健僕導隨於前後鮮衣怒馬親戚讓途沈飲縱博衣冠滿坐積貲購仕仕貲相長輪蓋耀宗田宅利子苟非上哲相形難堪是以效尤波靡守節風微巧取豪奪各矜名家誦詩習禮競用發冢遂使農販之儻腹誹孔孟以為一號為士便不可近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玉石同譏誠憤切於身受惡聒於耳聞也

庶莠章第五

古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則三家之村必有地棍或練習拳勇動輒毆人或包藏禍心專喜敗事或陰結訟師奉令承教或顯交胥役揣瘦量肥或驅率悍貧騷擾懦富或依託勢富欺壓

弱貧或羣行郊野截亂婦女或私立規例強派農商鳥獸光化滅理若斯魚肉善良觸目皆是夫耕夫織婦獲利甚微小販之艱亦不可說辛勤一生致富能幾稍有盈餘便愁虎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一夫發難厚賄乞哀懦聲播揚外患紛起今日輸幣明日割地楚歌未乾秦兵又至不忍忿忿背城一戰胥役訟師每多助棍敗者十七勝者十三正使得勝訟費浩繁而彼地棍充其受懲不過笞繫笞不知愧繫即獲釋既釋之後仍復來擾終當賄和以靜門戶至或彼係戚族或此乃孤寡則勝敗之數尤與情違弱貧被壓苦倍茲焉今民鮮不思去鄉井慕趨公門實業憚修游惰日衆驅於地棍亦一端歎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又云民之罔極職涼善背誰之咎也

僕役章第六

六齋 卑議

七

敬鄉樓叢書

內僕外役倚官作威名則不齒實則極樂僕權倍主役權伴僕氣懾本管各署之常芸芸四民輸其膏血不義致富或逾王侯姑論州縣門僕歲入動數千金多且萬計更名報捐轉瞬顯仕明暗諸役千百為羣此輩性行本鮮良善一來作役濡染益非朝得官票儕偶相賀暮宿村店勢饒便張所至之家奉若神明酒食之外索獻錢幣若係紳戶稍不敢逞若係農販雞犬一空欲擊不滿輒行毆毀鄰舍代哀必遭株蔓詈人祖父以為當然辱人母妻亦復時有及原被到案勝敗既分為笞為繫令出於官掌笞繫權操於役其笞也勝家預賄則計十肉飛敗家預賄則呼千皮存其繫也勝家預賄則桎梏私加敗家預賄則眠食使適至於捕官之役翼庇盜徒刑官之役勒買刀數尤駭初聞豈勝痛哭夫教養之道曠代失修民生今日為善實難半畝

之宅良莠雜處一門之內苦樂懸殊不平之端何日蔑有原其始意皆欲訟官繼念得直與否尚未可知衙役臨提先受騷擾遂爾隱忍不發抑鬱終身或乃不願生存含悲引決老成家法以守法爲宗閭里格言以勿訟爲要得聞於官萬不能一聞而得直百不能一詩云哀我墳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毅匹夫匹婦制於強暴乏財而訟鮮不危躬沈冤幽恨充塞天地僕役之爲禍烈哉

晉幕章第七

夫貴賤之品以才德爲衡輕重之任以貴賤爲次斯固用人之雅素理國之經常今時所嗜大異是焉修撰編檢其名甚貴然尺寸之柄不以相假各署胥吏其名甚賤然威福之權乃與之共就中權重莫如部胥舞文弄法父子傳家曲出深入黑白變

六齋卑議

八

敬鄉樓叢書

色司員多貧每仰河潤潤既及矣勢難持正其廉公者又多愚直疎於例案昧於情弊欲駁不能受欺不覺七堂人雜兼差政繁畫諾惟命不知何事官反爲吏吏反爲官名實相戾一至於此外署吏權稍輕於部然督撫之吏奴視鎮協布按之吏踞見守令提學之吏陰操黜復知縣之吏半握賦訟無署無吏無吏無權并爲一氣毒遍赤縣夫僕役等輩皆有傳人胥吏雖賤尙非其比甯無君子出於其中然衆寡之數殆懸絕矣在昔漢氏郡縣稱朝妙選鄉望以充曹職士吏合一猶有古風蓋嗜利之心有生同患欲遏其流惟持名念是以古先哲王用名範俗夫苟任之則宜貴之既賤之矣豈宜反任彼之來充固非爲名惟利是圖又焉足怪至若刑錢劣幕盤踞挾持尋其殃民或甚胥吏望卑分尊賞罰不及苟弗改律未如之何律之弗改雖貴吏

名亦恐無益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胥幕之熱生於法家濯之濯之其必以儒歟

賦稅章第八

今京祿奇薄專仰外贈外官費繁特剝軍民剝民大宗基於州縣州縣四應取諸賦稅夫浮徵勒折律有明禁然爲今州縣苟遵律言不能終日故浮勒之禁徒存其文浮勒之實仁者不免但仁者爲之較有限制而服官之子中人爲多當其未仕非不慕廉笑罵貪酷亦出真心及親其境公私交逼環顧同儕莫不浮勒倍徵浮也數倍亦浮倍折勒也數倍亦勒人之欲錢苦不知足既必破律自專計利計心一起多多益善由有計心漸入貪境由有貪心漸入酷境陷溺日深殊不自覺遂至紛提孤寡頻飛雷火之籤大索契憑不恤脂膏之竭指正人爲漕棍視農

六齋卑議

九

敬鄉樓叢書

戶爲奇貨僻左之地愿樸之鄉賦稅苦民尤不可說但獄不繫尙得清名夫今之州縣風莫下矣苟苦民之事止於賦稅目之爲清固亦近似然清者若此濁者奚如詩云爲民不利如云不克黔黎之苦何其極歟若夫京外舊關掌稅官吏無殊劫盜則更可悲者矣

釐鹽章第九

相沿虐政莫甚官鹽近創虐政莫甚釐捐夫鹽於民生每飯必俱質本極純而官雜之味本極美而官惡之價本極賤而官貴之仇彼私販號之曰梟水陸置兵專司截殺鹽官濫溢譽滿區中鹽犯人微死者山積又動指買私牽連破產使富苦勒派貧苦淡食吁可悲矣釐捐之法效從洪逆數十年來設卡日密抽捐日重去釐遠矣徒仍其名總辦分委得檄色喜巡丁司事入

局顏開索賄橫行人理幾絕觸怒勒罰千百任倍寸絲尺布隻雞斗酒苟無私獻亦不能過至乃家船載水投石中流村婦裹糧奪囊當路傾貲斃命輕若鴻毛或弗能忍聚眾毀卡徒受誅夷隨毀隨設計臣憂餉豈暇恤民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鹽哉釐哉稍有人心莫不切齒嗟彼創者持者加者獨何心歟彼方號曰大儒號曰良臣然則釐鹽之虐豈有窮期歟抑豈獨釐鹽然歟昔漢代賢良力爭鹽鐵宣公溫公痛斥聚斂儒哉儒哉

刑威章第十

古先哲王制刑禁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誠以堯朱反性周管殊情各事其事同惡蓋鮮自公理漸晦高位多憂刑以鋤忌非以禁暴懼報親仇計出網盡秦漢之制動輒三族元元之苦蔑以加矣皇朝定律大致沿明相及之法尙未削除假有柳下之六齋卑議

十 敬鄉樓叢書

聖必蒙盜跖連枝之戮蔡仲之賢終以郭鄰遺種而錮二百年來抱恨何限若夫各署審案恒用酷刑逼招使被誣良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必承乃已既承之後曰磔斬絞惟上所定是以九州之內無力之民莫不日夜自危常恐禍及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躄又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悲夫使三代遺民至此極者非鞅斯也歟

賢隱篇

塾課章第一

孔孟教旨晦於秦後然漢唐諸儒辛苦傳經微言大誼多藉以存厥功偉矣自洛閩師弟以不學之軀肆口標榜張其謬說奇渥以來宗之取士功令之文必極腐陋又極纖巧乃為合格禁引子史禁涉時政忌諱深重法限嚴苛於是民間塾課專錮聰

明墨守是督博覽是戒有好讀古書者父兄以為大成有稍講世務者庠序以為大怪連上犯下銷磨銳氣細腰高髻挫折英才少壯精力既竭於茲先入為主神昏已久通籍晚學暇晷難得自非上智焉克有成昔賢斥洛閩為洪猛等八股於焚坑夫豈過歟

教官章第二

童生入學進身始基今之教官所教何事橫索冊費罔恤破家教之貪酷乃無遺義優劣生員匪文匪行惟愛惟憎屈膝道府乞憐州縣無所不至庶幾稱職吾見罕矣夫進士舉貢今之所謂正途也而生員者正途之所從出也教官者生員之坊表也教官不可問而生員不可問矣生員不可問而進士舉貢不可問矣進士舉貢不可問而通國之政治不可問矣

六齋卑議

十一

敬鄉樓叢書

書院章第三

今自京師以至縣城皆有書院以課功令文大率朔官望師貧士恃膏獎為生課案操榮辱之柄苟能實事求是尙或有不補焉乃今縣令以上概多不學無聊署客候補僚屬苟且閱課所延院師非其親故即以陋例師課公明百難得一官課公明千難得一夫書院非尊爵之區院師非贈好之物表既不端景焉不曲浮薄之子負笈萃處永晝縱博長夜羣飲甚或圍調婦女朋擾市肆淫盜顯行無復羞惡其號稱攻苦者終日呻吟不出三科之墨窮年塞杜甯聞四部之名哀哉書院或以為自放之場或以為自囚之獄雖多奚益可為太息者也

科場章第四

今京員十九奇貧幸得試差陋規不多難補生計若鬻科名則

數萬之金或可立致少亦數千雖畏彈劾發覺甚稀冒險圖利常人之情倘差以賄得則更所必至外省分房例用知縣候補窮困尤恃鸞薦提學豐於陋規最少鸞榜鸞乃叢慕復有非鸞而以情贈鄉會試官或憚閱卷每募生員詐充隨丁入內代閱應募之人皆極無恥而操重權其餘場弊無涉閱卷又不勝舉大小試場卷多限促掌試之官雖一目十行萬難遍閱縱極公明失人猶多况公明者晨星落落數百年來通人節士遇合恒艱勢固然歟

小楷章第五

殿試一甲世以爲至榮修撰編檢之職世以爲至貴然問其所以得之者小楷也苟小楷不工雖有經天緯地之學沈博絕麗之文不能得焉優拔貢生之朝考也亦以是爲等差遂使京外

六齋卑議

十二

敬鄉樓叢書

風氣特重楷課慕妍恥醜舉國若狂疲心手於點畫擲光陰於臨摹器求精佳或歲費中人之產形尙滯俗并大失書家之意此事無謂最爲淺顯諸公衮衮想莫不知徒以忌諱未開論對必泛千篇一律無可甲乙聊憑小楷亦豈得已類此者多悉屬病標致病之本盡於忌諱矣

養望章第六

編檢史職也館中之課宜以史論今課詩賦於誰何取昔如司馬長卿之賦猶或譏其諷一勸百揚子雲之賦猶自悔曰壯夫不爲况命以腐泛之題專尙頌揚之巧乎蓋漢末置鴻都之學儒臣非之唐宋以聲律取士君子病之今八股爲害既甚聲律幸脫八股之繁復爲聲律所困自非曠世逸才有聞頓悟更以何暇細治實學切究時務養望之地識議井蛙偶出鴻通必被

衆謗曷足怪乎立法初意固欲其愚不然夫豈不知聲律之無用也

洛閩章第七

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強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強洛閩講學陽儒陰法談經則力攻故訓修史則大謬麟筆誣貞詩爲邪淫醜詆夏序惡禮運之聖論敢擠游傳自謂接孟實孟之賊背此聞誅一夫之說樹彼臣罪當誅之誼背此殃民不容之說奉彼虜使其民之教道統帝統日事忿爭上智上仁悉遭橫貶貪祿位而毀高隱畏刑戮而毀孤直憚讀書而毀通人短用武而毀良將善均而出於其黨則極稱之出於非其黨則深刺之惡均而出於其黨則曲諱之出於非其黨則痛斥之嫉妬阿私但務尊己強詞拒辨薄躬厚責忠恕之風於斯

六齋卑議

十二

敬鄉樓叢書

漢學章第八

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大遠乎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大遠乎實近時通人教以漢學實事求是考據精詳寸積銖累艱苦卓絕有功古籍良非淺鮮然諸通人譏切洛閩惡其談理之不公非惡其談理也惡其講學之不實非惡其講學也及風氣既成華士趨名於是漸多但治小學而不治經史但閱序目而不閱原書之輩此輩胸中恒乏理解乃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然猶藉曰空談不如實踐口講不如躬行未敢

公然踰閑蕩檢及老師益遠大誼益微於是輕薄少年統統子弟或稍識篆刻或家富舊槩莫不依草附木自號漢學則且以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論議則又莫不影響疎舛苛刻躁妄深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儔嗚呼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

文詞章第九

昔周之季諸子競鳴學有是非文皆精妙各抒心得所謂文質彬彬者也漢唐作者尙多如是宋元以降浮僞日滋羣昌黎之詞例關佛老學彭澤之句陽慕耕桑質之不存文類誅矣千年積重牛耳爭持丹素相非罕秉公論駢散異製同歸誣民無題入集自命才人諛墓之外甯有餘業比文章於鄭衛賤庶子之六齋卑議 十四 敬鄉樓藏書

春華招侮有由負斯文矣

外務章第十

趨時之子競談外務終南捷徑富貴反手夫外務至難通也能通外務未必能兼通內務也是以東鄰師西內務外務分省建官分門取十我則不然自好之流恥談外務談者類多鄙夫聞者驚若河漢彼於外務何曾稍通委之外交已爲大誤矧使治內固宜殃民夫右行文文字豈異倉造歐墨情形遠殊禹域縱精識右行不過如六書名家筆追希臘不過如愈翹學古無關經濟猶甚昭顯況乃音氣粗諧文字極淺生長赤縣而未知唐虞三代之名游歷諸洲而未解星地一物之理蠢如鹿豕殘如虎狼而執政者尊之過孔子信之過鄒衍使得厚誣西人肆行虐政假公肥己罄竭脂膏咎有所歸彼甯足責歟

歲月章第十一

人之建立氣爲之先氣之爲物有若潮汐當其盛時殆不可遏及其既衰欲振良難故及鋒而用則懦者亦奮過時而試則奇者亦庸今京外漢員多苦需次或數十年杳無差缺淪落之賢何處蔑有或蘊管孫之術而不得參一議抱頗牧之略而不得乘一障名登仕籍實均被褐慷慨抑鬱流涕太息朝朝覽鏡夜夜撫劍日月逝矣歲不吾與門巷蕭條積感於苔草室人交謫疲慮於米鹽馮唐易老賈誼早衰驅邁之氣何能不挫挫盡之後乃始任之債負督償兒孫掣肘循常守陋遂同碌碌大言無實貽誚庸夫原其至此可悲甚矣

用違章第十二

人各有能短長不掩用當其能則意開事舉用違其能則綱弛六齋卑議 十五 敬鄉樓藏書

目亂故滕薛大夫不宜於公綽漢家丞相無取於絳侯昔在帝堯之代益稷並稱假使益教稼則樹穀之效未必如稷也假使稷掌火則烈澤之效未必如益也及觀仲尼之門由求齊譽假使由爲宰則足民之效未必如求也假使求治賦則知方之效未必如由也近世人材每傷用違精神弗出功業弗彰用違之過亦一端歟

傳舍章第十三

春秋之世去古未遠尼父之聖絕後空前故三年有成可以自信世異春秋聖非尼父雖握全權致治猶緩矧乃牽制萬狀稍展孔艱欲以倉卒有所移易其又焉能今督撫布按乍秦乍楚豈無豪英意圖興革舊案如山未易遍閱屬官如海未易周察軍民利病未易灼見水土美惡未易洞悉至於州縣席暖尤稀

勉強引端求其素志從容竟緒難望於後人昔子產爲鄭武鄉治蜀輿人之情始怨終德蓋凡近之舉奏功可速遠大之謀收效必淹今官如傳舍什多賈心有創莫繼反成弊政與憎我以口實抱遺恨於畢生是以才敏之子恒存自便懼來軫之不遵奉因循爲至諛夫以今之奉制萬狀稍展孔艱雖使尼父久居一職阻力太厚甯遂厥圖然增秩不徙猶或小補更調頻數小補亦幾絕望可哀也已

政本章第十四

樞府大差號爲相職然宰相之實惟王足當餘旗漢員乃相之相夫相之相焉能行志六部書侍部各六人又加管理敵體互掣縱擅大略難展寸長况多兼差署所懸隔晝夜馳走何暇問政夫草茅賤族循資平進得至書侍年皆垂暮正使無敵體之

六齋卑議

十六

敬鄉樓叢書

我掣無兼差之馳走精力已衰猶必廢弛而况困之以紛掣疲之以馳走世家宗戚左右指揮壞道拙車震傷腦智其入直樞府者又加風雪早朝勞形拜跪之苦乎夫樞部者政之根本雖有賢聖極其位分不過長部參樞局外之人罕能設身處地動援前代輔佐以相責望豈知定職初意固非願其與除夫以發政言之則根本在樞部樞部今若此矣以及民言之則根本在州縣州縣今何如哉品卑壓重動輒獲咎雖專城居猶難施布若夫衝要之區冠蓋多經上官所駐觸怒尤易往來如織銷晷於送迎監臨如麻短氣於伺候無聊酬應窮日不足雖使言必作宰恭寬縮綬亦豈能不權侵於僕役政委於幕胥也

山林章第十五

祿利之途奔競舉國孤芳自賞代不乏人懷玉藏珠恥於求賈

六齋卑議

飯疎飲水安於處貧如斯之流良宜搜探夫虛聲純盜誠哉可輕然抱道不羣豈真無有古先哲王首崇隱逸卑辭厚幣惟恐拒招非但假其風節以勵貪頑固將用其謨猷以新治化自蒲輪之典久絕於中林曠世之才多老於空谷友麋鹿以畢生與草木而等腐坐視同胞傷心何極昔尹耕莘野三聘始出說築傅巖圖求乃來向使尹說生於今世甯屑簡練揣摩希場屋之遇趨趨嘯嘯遊公卿之間耶其亦長爲農工而已

變通篇

師範章第一

宜徵通人撰蒙師鐸小學必自二書蒙師鐸宜極簡要小學必自宜采古經傳中平正顯切語及內外國界學白種政治學物理學之略頒行天下每縣城設延師公所一區經費派捐縣貧

六齋卑議

十七

敬鄉樓叢書

者暫借神祠由本縣議院紳生議院紳生公舉品學兼優者爲師董欲爲蒙師者無論流土均須報名公所候董面試史論時務論各一首除不取外取者等四榜之公所差其脩額欲延蒙師者向所指延師董分別着購蒙師鐸小學必自二書該師到館後如有背鐸中語及不以必自教徒情事由該東白董逐師訪實摘名如公所無名之人私教十六歲以內子弟倘有與東徒爭毆等情到官但依凡判不以師論其品學特著人所共知不來報試者師董徑列甚名日本及歐美諸國皆有師範學校茲略師其意

四科章第二

各處書院師宜改由本處議院紳生公延無論大紳布衣聽擇課題改分性理古事理今事理物理四科性理題出諸孔孟老莊及印度波斯希臘猶太諸先覺師徒經論古事理題出諸內

外史傳今事理題出諸現行律例現上章奏及外國現行律例
年季旬日各新聞紙物理題出諸新譯歐美人所著各種物理
書四科輪課文任駢散無論何人均許應課院師許用公文與
大小印委官相往來彼此概稱照會院生中優者由師開單照
會督撫提學童生升作附生貢監廩增附生均升作舉人舉人
升作進士有職銜者升一實級依銜改實再登照會者遞升膏
火獎賞由各處自酌多寡之數書院二字於誼欠合宜改依日
本稱學校各處舊學有名無實宜改稱祠令署舊學職宜改稱
祠令專司孔祠祭掃

博文章第三

亞洲文字赤縣印度二種行最廣和文乃赤縣文之別子獨行
於日本一國然近時日本學業大興譯著之盛為亞洲所未有
六齋 卑議 十八 敬鄉樓叢書

多用和文歐洲文字英法二種行最廣英文尤廣遠過赤縣印
度二種則居今之赤縣而謀新民必以多開和文英法文學為
要義矣今宜令各疆臣通飭所屬守令立即擇董籌捐於各城
建和文或英法文小學校一區限二年內辦竣師徒之數聽各
議院紳生視捐項多寡酌定延師或西或東或本國亦然地太
僻惡無師肯來者暫緩建校給資願學者遊學創置和英法文
學生員由提學招考取充一體應歲科考鄉試按今歐洲諸國
兼通同洲異國文字我與印度波斯等國同洲而今舉國無識
印波等文之人江浙極博金石家所見僅及同洲而東南兩
而及同文之朝鮮交趾日本而英法金石家至有能識
及巴比倫之古碑者此非赤縣學士之性皆安陋惡博與歐人
殊也勢之艱也

開化章第四

白種之國男女識字者多乃過十之九少亦幾十之二黃種之

民識字者日本最多印度經英人弛平民及女子識字之禁後
識字者今亦得百之四赤縣秦前學校最盛男女無不知書秦
後頻遭慘劫劫餘之族日以昏愚計今識字者男約百之一女
約四萬得一去印度尚遠况日本與白種乎識字者之少如此
民之積困安有解期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令民男女六歲
至十三歲皆須入學不者罰其父母每縣鄉聚連別章均置男
女校各一區校費派捐於本縣鄉聚連校師公舉於本縣鄉聚
連課程酌集外國之長讀本專用赤縣之字按今日本小學教
漢文若師其意江准以南須創造切音文字多種以便幼學茲事體大未敢議及 民生六歲入連校連
校中優者升入聚校聚升鄉鄉升縣如是遞升以至京校依日
本科舉法某學有成給某學士某學博士名號女子一體給與
男女滿十三歲願出學者任便創辦時本鄉聚連無可舉之師
六齋 卑議 十九 敬鄉樓叢書

暫許外延女師難求女校暫許延男師人之生也母氣居多
女不可不學尤甚於男愚民之主皆以絕女學為要其故一
統漢繼之而赤縣女學遂幾絕彼印度之禁女識字其尤甚者
耳

學會章第五

今日本及白種諸國皆任官民男女立會講學學會因以繁興
目別不可勝舉其大綱有天地人哲史文律農工商醫之分學
會最多者其國最治次多者國次治最少者國最不治無學會
者國不可問矣今宜播告天下許官民男女創立各種學會學
會與則君子道必日長小人道必日消而山澤盜匪之會自將
解散於無形矣

取士章第六

學校既開十年之後人材蔚起可以盡廢舊取士法專行新取

士法新取士法見開化章十年之內勢難盡廢舊法宜變之以漸生童院

試鄉會試均照舊舉行惟命題改分四科別章任應其幾提學

主考改由本省京官疏薦總裁改由各省督撫布按疏薦以登

薦最多者充之鄉會房校改由總裁主考自辟不論何人皆許

登薦辟鄉會取中者之三場文字及落卷之總主房批榜後由

知貢舉監臨悉數即行發判印布批語背謬許被擯者呈控查

辦省殿試分甲即按會榜名次一甲以樞員用二甲以大中小

知縣用三甲以部曹閣書用優拔貢朝考亦改命四科題如會

試朝考取中者亦稱進士一體分甲擯者視同舉人一體會試

武科改以左傳史記孫子題論為首場德國陸師英國水師日

本水陸師章程題為次場弓矢刀石為三場武生武舉願應文

鄉會試者聽

六齋卑議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議報章第七

學校議院報館三端為無量世界微塵國土轉否成泰之公大

綱領今宜詔求英德法美日本等國議院報館詳細章程徵海

內通人斟酌妥善與學校同時舉行三大綱領既舉則唐虞三

代之風漸將復見英德法美之盛漸將可希矣白種之國獨俄

俄最不治黃種之國獨日本有議院故日本最治然俄國雖無議院尚有學校報館不治則不治也然而異乎黃種不治之國矣

樞部章第八

軍機處宜改名總理處以副其實設缺實大臣四員參議三十

員主事百員不兼別職差以專其責六部裁吏部戶部改理財

部禮部分為二曰禮樂部文學部兵部分為二曰陸軍部海軍

部刑工二部仍舊增置醫部共為八部尚書侍郎名不副實宜

每部改設正卿二員副卿四員卿以下分上中下大夫上中下

士六級部卿須由下士漸升升降不出本部惟可內改總處閣

院別章及外改總督以下吏部既裁用人之權歸總理處八部

卿議院大學士管部差宜裁

閣院章第九

內閣專備顧問宜設實缺太師傅保各一員大學士十員學士

五十員中書百員宗人府宜改名宗務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宜改名交鄰院以副其實此二院合理藩院都察院稱四院除

此一閣四院不屬八部外其餘衙門院寺等悉行裁省分屬八

部所有卿使統領等缺悉改部大夫卑秩悉改部士如步軍統

陸軍都京城司捕上大夫大理寺卿宜改為刑部司平上大夫餘依此

華銜章第十

六齋卑議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民政章第十一

宜改翰林院大小職名為清華之虛銜以寵賜京外各官之治

行優異者不設實員如今宮銜今太子太師等職名所有該院

例辦諸事改歸內閣院中大小現員悉數量改樞部閣院各職

及外職

行省之名緣於京省京省既無行名安立減行稱省於誼更非

今宜改省曰部改巡撫曰民政使總理全部民政設四大司屬

焉四大司者改布政使曰理財司掌全部賦稅及種種為民興

利之政改按察使曰提刑司掌全部訟獄及種種為民除弊之

政增設勸學司掌全部學校及種種為民開智之政交鄰司掌

與外國人會議事件裁道員同通等缺府及直隸廳州悉改曰

州州設一牧散廳州悉改曰縣縣設一令州縣均分大中小三

等牧令均由小缺遞升中大缺牧必由令升授牧令必用本部人總督改爲差不常設遇某部有軍務暫設一員節制民政使及海陸軍政使

軍政章第十二

軍政乃百政之一今獨號治軍政者爲武職而治他政者皆號爲文職於誼固已欠通且治軍政之員如兵部堂司各省督撫兵備道等亦號爲文職防營亦可以文員統帶而獨號提督以下外委以上十等綠營員爲武職不以士大夫爲之尤不可解今宜先去文武職之名方可言治軍政提督等職名久爲世所輕賤不可仍用宜改提督曰軍政使部有海軍者設陸海軍政使各一員無者但設陸軍政使一員總兵至外委改爲二等至九等陸海軍官外部陸海軍政使以下可與京部陸海正卿以六齋卑議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下互相升改民政軍政使秩視部副卿副參將均改三等軍官學校既開十年之後非會考取軍學士出身者不得任京外軍職

九曹章第十三

縣設戶農工商禮樂刑驛外九曹曹設長一驛曹掌送往迎來會議事件縣無外國人者可省由本縣議院公舉縣中賢者補授曹屬聽其長自擇曹長可外升令牧內入樞部閣院既設曹長所有縣丞簿典等員概裁

鄉聚章第十四

鄉設一正鄉之戶數因地制其多寡每縣分鄉多不過八掌一鄉勸善懲惡諸務由本鄉公舉百家爲聚聚設一正掌一聚勸善懲惡諸務由本聚公舉十家爲連連設一正掌一連勸善懲惡諸務由本連公舉如本鄉聚連無可舉之人聽求之外鄉聚連鄉聚連正可外升令

牧內入樞部閣院九曹長屬鄉聚連正祿均從重

聽訟章第十五

刑審逼招之法起於秦漢酷吏赤縣慘政以此爲最夫已得其情又焉用招未得其情何忍刑逼良懦之民加以輕刑猶必誣服况酷刑乎無益懲惡徒便誣良真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按白種諸國皆無刑審法聽訟與衆共之大有三代之風近者日本亦禁刑審師白種法置公民同審又置辨護士令代原被告陳曲直可謂勇於從善夫險佞者理雖曲而言之動聽拙怯者理雖直而詞不達意官非神人勢多誤判况又有官民語異供胥鬻譯之弊乎故聽訟之法不改則怨氣之平無期今宜詔除取招供例燒棄刑審器具示永永不復用聽訟師日本法置公民辨護士則怨氣平而邦本固矣學校既開十年之後聽訟官必以律學士補授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輕刑章第十六

徐北海曰夫賞罰者不在重而在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怠誠哉是言也昔唐虞別衣爲刑其輕至矣而民乃鮮犯者非必行之效歟今日本及白種諸國成務輕刑以教民仁或竟廢死刑或雖有死刑而死之之法非閉絕養氣使之漸死即對腦槍擊使之立死等死也而視磔斬絞之苦則相去天壤矣夫人犯死罪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而不得不可也磔斬絞之刑乃使之求死而不得之刑也仁者所不忍聞而何忍行之是教民忍也夫日英等國刑如此其輕矣然而犯者反甚少我國刑如此其重矣然而犯者反甚多則非必行不行之異歟將欲必行必先輕刑刑之不輕行無可必理勢然也赤縣俗壞已久固難驟廢死刑然鞅斯遺法必不可用今宜先

除磔斬絞刑及連坐律死刑改用閉刑槍擊新法大小案件概不牽累本犯祖孫父子叔姪兄弟夫婦等倫屬大改刑律務使輕而必行則北海所謂民戒者可致而唐虞之風可漸幾矣

司捕章第十七

將欲除暴安良必以師西法設巡捕為要務今宜創設司捕局無論城市村落一體密布明暗巡捕京局之長曰司捕上大夫屬於刑部部局之長曰中大夫州局之長曰下大夫縣鄉聚局之長曰上中下士明捕賢者升暗捕暗捕賢者升下士列職官如是遞升至上下大夫

懲罪章第十八

每縣宜設男女懲罪所各一區男所用男吏役女所用女吏役以收囚本縣種種惡男女日夜督作苦工工分極苦次苦又次

六齋 卑議 一十四 敬鄉樓叢書

重祿章第十九

將欲責廉必先重祿今大學士號正一品而歲俸銀僅一百八十兩殊駭聽聞外官雖有養廉然無論何職其萬不能省之出數必遠過於俸廉之入數况又常遇攤捐欠發減成之舉乎故生今之赤縣不仕則已仕而不居實職則已苟居實職雖聖如周孔清如夷齊為京官亦不能不受外官之贈為外官亦不能不剝削軍民者勢也然今之所謂陋規無一非由剝削軍民而來從無不收陋規 白人東來聞官恃陋規深致鄙薄此未考祿制之故也假使英美祿制一旦忽改同赤縣則英美之官亦必人人恃陋規為生矣不議重祿空言責廉猶不議改律空言安良

也律不改良何由安祿不重廉何由責祿重然後可責官廉官不收陋規然後可辦民政軍政今宜大加官祿自五倍至百倍以上為如大學士歲祿須加至百倍以上蓋百倍原數尚止胥役之舊有工食而極微者酌加舊并極微而無之者酌給無論官祿軍餉胥役工食一體永絕攤捐欠發減成之舉

停捐章第二十

今日本及德美等國幾無不識字之軍民而赤縣乃多不識字之官其官而號為武者固十之九不識字矣乃至號為文者亦復十之三不識字焉此其故雖不盡由捐例之開而捐例要為

六齋 卑議 一十五 敬鄉樓叢書

樂善好施者

泉幣章第二十一

金銀銅三品一也鑄銅圓而不鑄金銀圓吏之阻力大也銀塊不如銀圓之便夫誰不知然用銀塊則所不便者民也若改用銀圓則所不便者吏也吏權之世與民權之世事事冰炭泉幣特其一端今宜聽民股開金類非金類等礦并立泉幣公司多鑄金銀銅圓流通便民吏稅之護之賦入祿出悉改三品圓朝市齊直不復收發銀塊以絕平折積弊

醫藥章第二十二

赤縣古時內外醫科皆極精今內科尚多良醫外科則絕少能者此殆內科可以意會外科必待師傅之故歟歐墨諸國莫不重醫專學以教專科以取故治其術者日新月異不可思議近日本亦列醫大學設男女醫學博士科名又以製藥不精妨醫實大別設藥學士科名非已得科名者不許行醫製藥廣開醫院以治已病遍置專司以治未病為民衛生不遺餘力今宜師之

道路章第二十三

今國內道路與白種諸國道路較其穢潔頗平不啻地獄天堂之別就國內論北方道路與南方道路較亦不啻地獄天堂之別今宜先於京師開造西式木路或沙路行東西人力馬力各式車以免乘車者傾覆震傷徒行者泥滑塵迷之苦以新氣象

六齋卑議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以鼓精神續於南北幹衝支衝大小城邑向無石路者遂漸酌造木沙等路其向有石路者暫緩改造腹地并宜開造鐵路以便運米救饑前山西大饑合肥使相議造鐵路以工為賑羣公阻之天津民以道艱運米不能達坐視餓死數百萬矣

水火章第二十四

外國巨川其源流或長或等或稍短於黃河者以十計然皆能治之使不病民獨我國永不能治黃河者豈真永不能治哉司河工者永不欲治耳今宜盡裁河官聽沿河居民公舉總董分董自治則不待用西人治水新法而河患必立減十六七矣餘水亦然再開水學科造水學士聽應民董聘以新法治水則河及餘水之患皆可絕而利皆可興矣防火救火之政西國亦最詳密宜與水火保險等政同時做行南漕宜改折色倉漕官宜

盡裁

三業章第二十五

欲振商業必先振農工業俗謂西國專重工商此野說也謂中國專重農此飾說也今欲振農業必自嚴禁田賦浮勒始我國田賦非得已祿太重在浮微勒折彼浮勒者亦在欲振工業必自勸集股購機器始中國日用之器細按亦多施機但沿承舊製粗而不絕於愚民之用三代以前聖君賢相務造欲振商業必自盡裁抽釐局卡始然欲盡行三始尤必自盡去丁幕胥役狐假虎威之權始一始立三始行然後法東西各國開三業學校造三業學士漸驅游惰歸入三業不難矣

著書章第二十六

美國每年女子著書者多至數千男子更多人人文之盛大駭聽

六齋卑議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聞蓋由其國獎勵勝流不遺餘力故秀民莫不奮志撰述冀蒙政府許可終身衣食不盡英法日本諸國亦然赤縣自周衰以後著書與窮愁久結不解之緣故著書者落落如晨星夫至著書與窮愁結不解之緣此世界尙復成何世界今宜令各處議院公舉察署總司分司掌察民呈閱所著之書其有獨得非剽襲者批准刊行給據專利無刊資者由官買其書刊行如此獎勵人文立興矣

正名章第二十七

凡部州縣名宜切附其境內山川或古國號或先哲姓字或現時物產方於學者官者有益今切附者甚少大率非浮泛即訛浮泛如新疆雲南之類宜令各處議院以山川古國先哲物產四例按核舊名分別仍改江河乃二水之名今於南北諸水

及口外國外諸水悉稱某江某河大謬宜悉改稱某水雙名者
悉改單名以歸簡晰如錢塘江宜改稱浙水密西昔比江宜改
稱密水是也古人造江河等字原以工可等字寄土音而加水
旁今宜法此增造殊字之國及無字之地水名以
便記誦然此法古非獨施於名水今亦非但名水宜
師其說詳怨所著六書最初誼及譯書正名論中

廣譯章第二十八

京師及各商口各名城均宜開譯書大局除廣譯白種諸國書
及報外若印度若波斯皆為亞洲古文明大國若埃及為非洲
古文明大國亦宜廣譯其書朝鮮日本越南皆與赤縣同文書
無待譯日本所謂和文乃用赤縣字與其國切音字合成譯之
甚易而切用之書及報極多尤宜廣譯此外諸異文小國之書
均宜逐漸擇譯譯書愈廣民智愈開則漢後陽儒陰法之政教
自退處於無權矣

六齋卑議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圖書章第二十九

日本及白種諸國莫不廣置大小圖書館藏古今佳圖書任民
男女縱覽其大館藏數或乃多至四五百萬册故通人之多與
我國不可同年語今赤縣人文江浙最盛然除幾處名城外每
求說文史記等書且不易得況他書乎江浙如此況他方乎故
今赤縣之士不幸而不得居遊於幾處有書可讀之名城則質
雖上智欲學末由即幸而得居遊於幾處有書可讀之名城而
無力購書仍欲學末由此天下之至悲也今宜令各縣皆置圖
書小館一所或多所購藏古今佳圖書任縣民縱覽京師及各
商口各名城皆置大館其圖書任國民縱覽則十年以後通人
之多必萬倍於今日矣洪楊亂前杭州鎮江揚州有高宗賜藏
四庫全書三閣故乾嘉鴻儒十九出江
浙風至今此圖書館之成效也今各處學署非但無學生并
無學舍各處書院非但無海外書并無海內書非但無海內稍

六齋卑議

難得書并無海內極易得書其有
書之書院全國不過數處可嘆

服色章第三十

今公服雖有等差然等差太簡致清華如修撰而頂戴與帳下
健兒無別或反較小尊顯如卿尹而珠補與市中豪賈無別或
反較小此等差太簡之弊然猶略有等差也若常服則全無等
差矣書人廣衆之場見麗服者羣居羣行不知孰為官孰為士
孰為工商孰為兵孰為僕孰為吏役孰為俳優女者不知孰為
命婦孰非命婦孰為娼妓孰非娼妓見做服者羣居羣行亦如
是不可辨殆非所以昭榮辱而寓揚抑也今宜令通人博考古
今中外服制詳定各業男女公服分別之式務集萬國之長使
民易行易辨是如定何業人方許以何色則易辨以質反
法必大妨蠶桑且業賤而富者必不願衣布業貴而貧者又不
能衣布勢必不行又如今頂補之別皆不以色故極難辨若一
六齋卑議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六齋卑議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雖衣而色則易辨且易辨業貴者雖衣布而不掩其榮業賤者
雖衣布而不掩其辱矣白種之民首服皆有不掩其榮業賤者
損神智害甚大按赤縣古時首服亦皆有簪此宜速改

旌表章第三十一

無旌表之世界杯榛也無議院而有旌表之世界其旌表萬不
能實事求是猶之無旌表也且今旌表律例多未合三代孔子
之法流弊甚大今宜令通人改定旌表律例務協至公旌表之
權歸於議院庶獸行亂倫之風可斷而魚目混珠之患可除矣
趙宋以前大家婦女不禁再適名臣名儒如范文正其媳亦再
適程正叔雖創餓死事小苛刻不情之說徒快一時口舌其胞
姪女仍由正叔主婚始再適自洛陽而亂倫之風日熾君權以行
私說於是土族婦女始再適再適而亂倫之風日熾君權以行
烈之慘日聞夫再適再適再適而亂倫之風日熾君權以行
為失節失節之淫亂再適者不能得封贈淫
亂者反一體得封贈淫亂再適者不能得封贈淫
倫始章第三十二

夫婦為人倫之始善男娶惡女善女嫁惡男終身受累而女尤苦即同為善類而性情歧別相處亦不樂今宜改定嫁娶禮律凡有親父母者除由親父母作主外仍須本男女於文據上親填願結不能書者畫押其無親父母者悉聽本男女自主嚴禁非本生之母及伯叔兄弟等強擅訂配趙宋以前夫有出妻之禮妻有請去之禮離聖未遠尙餘仁俗元明以後禁苛再適以前天子立后亦時擇再適之婦不以爲嫌不以爲諱以再適爲失節創於程正叔而漸成鐵案於專以洛閩私說取士之後帖括之徒經史束閣信末師於是夫妻姑媳或難共居欲出不能欲去不得逼成相戕比比皆是殘忍之風於斯爲極今宜定三出五去禮律三出者舅姑不合出夫不合出前妻妾之男女不合出皆由夫作主欲出妻妾者無論因何事故均須用三出中名目禮遣回家不許傷雅五去者其三與三出同其二則一爲六齋卑議

三十

敬鄉樓叢書

妻妾不合一爲歸養父母皆由妻妾作主欲去者無論因何事故均須用五去中名目禮辭而去蓋不設五去禮律則爲妻妾者不幸而遇獸行或盜賊之舅姑與夫無由拂衣自絕歸潔其身惟有與之俱獸與之俱盜否則必死死又不得旌表此世界豈非人世界歟人世界何乃有此慘也至若或遇天刑之夫斷翼嗣續或遇敗產之夫常啼饑寒者猶其苦之輕焉者矣故五去禮律不可不創設古聖復起必以爲然欲行三出五去禮律必先使民男女皆通經誦重復唐虞三代風俗使被出者自去者易於改適如館師署友肆夥然適者娶者毫不蒙誚是古人之實故孔子三世出妻而曾子孟子之妻亦皆以小故被出緣其易於改適故不嫌出之嚴若如今之不能改適則出之與殺之無異夫以不爲而殺大聖大賢乎然後能實行耳

析承章第三十三

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爲民析產極清蓋不使惰者病勤者奢者病儉者惡者病善者強者病弱者法至良意至美也自漢後陋儒以親在別籍異財爲薄數世同居爲厚於是家庭之內大抵惡強者情且奢而樂善弱者勤且儉而苦老父寡母制於子婦孤姪孀嫂制於伯叔弱兄制於強弟善弟制於惡兄同居一門苦樂天壤率天下之人而趨惡強者陋儒之罪也今宜師三代意嚴定勒令各業男女析產律例以扶勤儉善弱而抑惰奢惡強又無子姪承律例最滋骨肉爭端每有寡婦孤兒因頗饒財產被圖承者逼死其本無子之寡婦被例承者逼死更不計其數致婦人以無子爲大戚及早私買異姓之風不能不熾是律例驅民使多亂姓也今宜改定承祀律例凡民無子者任擇同姓五服以外姪輩或姪孫輩及外甥內姪外孫六齋卑議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等一人承祀漢律外孫可承祀禁不許同姓五服以內承祀則孤寡枉死之苦可絕而私買亂姓之風亦可清矣姓字從女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以一父四母而別姓十必同母同姓秦漢後識字者少即如姓字之誼數千年來幾無可人嘆

救慘章第三十四

赤縣極苦之民有四而乞人不與焉一曰童養媳童養媳貧戶爲多此等舅姑目不識丁尤多獸畜人女大約被舅強汗者十之三四被姑虐死者亦十之三四虐傷者且十之六七某等處爲男者於始初末時竟有例作術一曰娼養民盜人婦女賣入娼寮開寮養民酷刑逼娼不從者死復有養民父及後母伯叔兄弟舅姑及夫刑逼其女其姪其姊妹其媳其妻妾賣娼不

從者死民之無告於斯為極而文人乃以宿娼為雅事道學則

斥難婦為淫賤洛閩師徒本不能目為道學茲姑便文從俗稱夫人沉苦海見而不恤

則亦已矣何忍樂人之苦目為勝境宿娼為雅何事非雅且既

以為雅己之妻女何不許作雅人故宿娼未為喪心文人之喪

心在以為雅事也若夫斥為淫賤則道學之喪心也夫彼身墮

莠手不從則有炮烙寸磔之刑假使正叔仲晦作婦女身同彼

遭遇甯死不從吾未敢必乃責世間婦女以必盡能為雖陽常

山耶不設身處地而動加醜詆洛閩之責人執斯之定律也夫

彼文人既陰德諸莠男女彼道學又陰護諸莠男女陰護二字每見男姑本夫逼娼致死之獄道學家論斷恒曲怨非人之男

姑本夫而不肯為守節之烈婦雪恨故非人之男姑本夫有特無恐逼娼之比非陰護而何噫吾於是盜賣逼娼諸莠男女之

勢遂橫絕海內而諸弱婦女之苦永無顧問者矣一日婢一曰

六齋卑議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妾婢妾富戶為多夫彼特不幸而為貧女非與吾母吾祖母同

類者乎何忍賤等動植之物辱加買賣之名且斷其父母兄弟

天性之恩愛耶且婢被主人強汗者十之六七被主母虐傷者

亦十之六七虐死者十之三四其苦亞於童養媳及娼妾被主

人主母虐傷或死者十之一二其苦較婢為少然究不能不列

入極苦之民類也今宜嚴禁童養媳禁後犯者兩家父母均發

囚懲罪所十年其現有童養媳未滿十六者悉令交還母家或

送善堂查無舅汗姑虐諸弊俟及年給完姻查有諸弊者除由

官將該女擇良改配外仍追懲該獸行舅姑則第一極苦除矣

專設巡查逼娼員役嚴密查拘盜賣逼娼諸莠男女審實斬立

決改定律例如舅姑本夫確有逼娼情事許本婦格殺無罪并

建坊旌表其節其婦女自願為娼及犯淫到案者由官判令為

娼別其車服以辱之重其捐稅以因之則第二極苦除矣嚴禁

買婢其現有之婢由官悉數發價代贖改作雇工去留聽便則

第三極苦除矣按英國會由官發出銀錢數千萬運給國中奴按於異種人倘施如是之仁我於同種或且同鄉里人忍永任其淪苦度是相越抑何太遠令民欲娶妾者

須備六禮與娶妻同一體抵死則第四極苦除矣妻足往來無論夫妻妾彼此相害一體抵死則第四極苦除矣一事

為漢人婦女通苦致死者十之一二致傷者十之七八非但古時所無且又顯背皇朝制度急宜申明禁令以救恒沙之慘

節漸章第三十五

鴉片為止痛聖藥無病而吸之成癮此人負鴉片非鴉片負人

今赤縣吸此成癮者多若驟下嚴令恐妨病者宜先為之節漸

期禁絕至賭博一事苟世人尚有爭利之心萬難禁絕宜立官

博場名目令民欲開場者先具父母妻子無阻等情切結到官

六齋卑議

三十二

敬鄉樓叢書

查實准開限其數徵其捐欲入場者亦先具父母妻子無阻等

情切結到官查實准入亦限其數徵其捐開官博以塞私博此

經濟家妙術亦從易之節漸二卦悟出者也西國售票之法無損風俗大裨要需

行宜做

同仁章第三十六

今國內深山窮谷之民多種世目之曰黎曰苗曰獠曰獠被以

醜名視若獸類永不施教絕其仕進地方吏役任意淫虐偶或

聚抗輒以叛聞發兵屠掠安張勞績此多種民言語不通文字

不識任屠任掠沉寃莫訴夫此多種民風俗稍殊倫常均有非

父死妻其後母之戎狄比瓊州之黎尤極馴良何乃待之如此

張廣泗以長圍餓死數十萬席寶田以湘軍焚滅十之八為彼

族大劫其小劫則幾於無歲無之殊大遠乎一視同仁之義矣

至臺灣生番以人為糧自當別論然聞其俗男不再娶女不再嫁則亦必可因其已明而啟其未明也昔亞洲東南羣島人相入白種管內者莫不設官嚴禁道師善誘盡變其俗則臺番食人之俗豈獨不可變哉若夫秦隴以西漢回雜處所謂回民無別漢族徒以教規略異官每岐視與漢民訟百難一勝頻釀巨案流血成川尤可憫惻今宜於官書中削除回黎苗獠獠等字樣一律視同漢民惟待臺番不能不殺以止殺然亦宜開學校以漸化之

禮樂章第三十七

自叔孫通采秦儀媚漢主而三代以前君臣相接之禮遂不得復見趙宋後更甚而白種諸國君臣相接猶存古禮首宜則效赤縣雅樂亡久古者士無故不去琴瑟今琴瑟之學幾絕於世有議及學校宜復琴瑟者衆大怪之而日本及白種諸國大小六齋卑議三十四 敬鄉樓叢書

學校莫不列雅樂於正課依然唐虞三代之風即此一端豈可勝慨至演戲唱曲人人觀聽幾於非導淫即誣古實為赤縣民俗極壞民智極昏之一大病源今宜求唐以前雅樂於日本徵海內外樂學士為司樂大夫定樂列校令通人按古今中外史籍多作傳奇曲本及有韻方言由司樂大夫閱定刊行令業戲業唱者習之其舊演舊唱曲本擇存近雅者准民演唱壞俗昏智者嚴禁演唱除優伶不准應試例進之士流嚴禁狎侮斯乃易民俗開民智之一大要務也周未賢者或隱於伶人優伶本優伶不齒而民俗民智乃江河日下矣

基礎篇

更律章第一

今律除旗人民人交涉外多沿明律明律源出商鞅蕭何法家

慘刻儒者所嗟欲復唐虞三代之治必自更律始今宜開議律局於京師博徵赤縣及朝鮮日本白種諸國通人討論百王律法得失酌定新律務合孔孟之旨變法家之天下為儒家之天下其必於更律基之矣

帥信章第二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有味哉有味哉夫香港一極小荒島耳上海英法美租界縱橫十餘里耳自歸英國及作租界以來百業之盛得未曾有各處蕪萊瓦礫之區一作租界民居無不頓密而內地大城荆棘滿目中原景象尤極蕭條外國招工民趨爭先本國動役民逃恐後沿海之民出洋謀食稍有積蓄率憚言旋依他族如父母畏本管如虎狼豈有他哉赤縣官商鮮克有信而白種官商大概有信故民多願居西官治下六齋卑議三十五 敬鄉樓叢書

願與西商結交耳今取士功令背朱者斥洛閩之理與孔孟之理固已絕異入仕辦事必謹遵今律例今律例之理與洛閩之理又復絕異官幕吏役密傳心法律外有律例外有例密傳律例之理與印行律例之理又復絕異將安教民信乎今欲使下無不信之民必先使上無不信之官若仍是上下交欺諱深飾巧則今日之赤縣亦永為今日之赤縣而已矣

敘曰宋恕生浙部南鄙家世數百年無仕者父為諸生行修於鄉抱懷早逝宋恕之生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而多病七齡之內幾死者數八齡入塾九齡能為古今體文談論經史即每與宋元人立異十齡病日幾廢自時以後至於弱冠無歲無病病又多危費暑十七然其間病餘輒事披覽十四齡見王陽明氏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為是之說是時

外舅孫止庵先生與外伯舅遜學先生方以陳君舉氏葉正則氏之學誘勉後起恕從受業稍識門徑而內兄中頌先生治訓詰學絕精兼通佛典同州金遜齋先生治顏習齋氏顧亭林氏之學陳蟄廬先生治蘇眉山氏陳龍川氏之學其兄仲舫先生治易象數學兼禪學皆曾從問大誼多所啟發然弱冠以前既困於病及至弱冠體稍強矣然拂心之境月異日新俯仰愁嘆生趣幾絕惟持佛號不能他學丙戌遭賊手足無措境益險隘非人所堪幾死者數天幸得脫遂浪迹江海捐境廣心痛自振奮所至輒從師友假四部籍及近譯白人書窮閒暇披覽之弗輟舟車中又所至輒從居者行者隱者名者官者慕者兵者商者工者耕者蠶者牧者漁者醫者祝者相者卜者主者僕者歌者哭者訪求民所患苦十所競爭風俗奢儉錢幣絀盈販

六齋卑議

三十六

敬鄉樓叢書

運暢滯製造竄精形勝遷存水利廢興田野荒闢戶口衰盛稻麥荳芋茶果藥蔬棉桑麻葛松杉竹蘆雜木煙草油酒鹽魚牛羊雞豕瓦石金珠大小百物凡民所須郡邑豪俠賢卿大夫黃冠緇衣劍客文儒淑女貞婦禽舅獸姑劫竊里殘優娼博徒賦役稅釐浮勒追呼傾貲蕩產嫁母棄孀獄蔽罪刑良承誣劬骨壞折血肉模糊輕則軍流笞杖枷拘重則斬絞淫掠焚屠節壽規上冰炭敬都既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昏乎若迷昭乎若覺乃作而嘆曰悲哉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悲哉悲哉知此者鮮矣於是發憤入苾芻蘭若茹素半載著書數十篇極論其所以然成而藏諸石室俟求曠劫或遇海內通人志士時共吐抑塞相與嬉笑怒罵痛哭流涕宋

六齋卑議

恕之友謂某恕曰蓋佛家多漸引之方儒氏有據亂之制子盍爲卑議焉宋恕不答久之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宋恕之友見之謂宋恕曰吾勸子卑何猶高之甚也恕曰嘻更卑於此吾弗能矣非弗能也誠弗忍也夫彼陽儒陰法者流甯不自知其說之殃民哉然而苟且圖富貴不恤以筆舌驅其同類於死地千萬億兆乃至恆河沙數者其惻隱絕也今恕日食動物比於佛徒惻隱微矣然此弗忍同類之忱自幼至今固結莫解安能絕也嗟乎行年將三十矣又三十年則且老死雜報如家人天如客輪轉期邇慄慄危懼區區惻隱於仁全量如一滴水與大海較夫又安可絕也夫又安可絕也

光緒辛卯冬六齋居士宋恕自敘於東海之濱

六齋卑議

三十七

敬鄉樓叢書

六齋卑議終

三二

附錄

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

光緒辛丑仲夏應杭州求是書院延教授高才生十餘人孟冬辭席諸生留不可季冬病溫寓所六旬不能起諸生頻來候愧感厚意今病痊將如皖作詩八章留別約素旨申忠告末兩章則專舉吾浙先哲以切勉焉

教術深知世所迂來杭一半為西湖何期諸子不相鄙乃許先生能舉隅夜夜共談心物理朝朝同對質文書菊殘桐盡拂衣去別意王吳未易圖諸生所業列定於師畫一實選甲乙否限規不立經史子集任擇從事於是天性各適思境大開然與同院中以浮囂為新閉塞為正者遂皆冰炭矣頃之勢玉初吏部先開講堂吐宗旨視離合為去留吏部不顧即日辭席

六旬危疾幸能愈落盡孤山處士花更惜綠溪負林約友客多與

六齋卑議附錄 敬鄉樓叢書

初遊未忘臨鏡問年華大官落唾生珠玉名士伸眉說國家私議是非吾豈敢但愁羞見赤城霞赤城在台州

黃顧顏王麟隱野梨洲亭林船山三先生書今世多有之習齋

亦行世不其亦其書唐包馮郭鶴鳴皋酒書甚晦安吳集似顯

年有可觀但不在魏叔子集皇代諸宗各有豪論史莫如章氏美

劉實齋先生漁文似行非其學出於司馬子汀談經最是

戴君高東原先生深於性理所著以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為

年所著先哲鳴冤錄中會力鳴之勿徒驕語毗陵派千里平

原自畫濠莊劉之學誠非凡近然亦未安時賢欲盡闕諸宗

偉哉東海征夷府鼓舞衣冠讀孔書日本明治前德川氏世襲

江戶節制精神者歸功於德川氏之明養士矣原字辨名幾

艱著伊藤物部兩鴻儒東原前仁齋物部徠著有辨名正源

尤力然折其學由是別為兩宗良知宗自中江唱中江藤樹和

自是日盛論語注誰照井如德川島子卿之注為最未得見

不覺五體投地私謂自何皇至伊物皆弗及也和采端須甘白

受休隨替者說蓬壺

竺乾論理宗因喻希臘三言竟異同宋後魔禪亡義學歐西切

講振華風大師幸可扶桑覓靈境嗟曾禹域通石棧重連定何

日勉哉先後五丁功因明入後唐宋間說者數十家講經義者

多問津焉及禪盛而義衰荒久矣獨日本師承不絕至今益

儒佛同聲苦勸仁眾生受惠數千春區中久黜實權教海外猶

六齋卑議附錄 敬鄉樓叢書

尊鳴樹倫求譯藏編有西族日本遠長於西語之佛者數人赴

之登壇申佛答難如流西人慨然許之已開館從事矣列科京

校是東鄰日本大學文科列印文明果出慈悲種太息時流誤

認新

曠世超奇出上虞論衡精處古今無論衡單行本雖校刊不一

經樸學陳君舉三代良臣陸敬輿宜公集極易得案同甫意將

吞北土金華先學龍川集以去東萊之平實而才氣過之初水心

文信冠南都永嘉內聖外王勸業精於然全讀近溫州

兩集張楊派至姚江巨橫浦志伊湖為象山高弟子吾浙良知

宗之兩浙境從來足壯夫王伯厚因學紀

未除豪氣憐河右西河學派別有深情仰謝山謝山品野宋儒

忠義之獨好者也爾雅邵能繼樊李趙重經史二雲亦學

鄉哲之學世但見其爾雅正春秋龔殆亞嚴顏公羊派出入湖而
義經爲小學家失先生矣
而定童子高絕學知尤少德清亦治公羊而尤服博野之說及
而巳人王叔奇功立孔艱德清每與德清同必指洛國神主而屬
何已則其與西士譯也莫逐官龔答先哲哲人誰不一生閒

六齋卑議

附錄

三

敬鄉樓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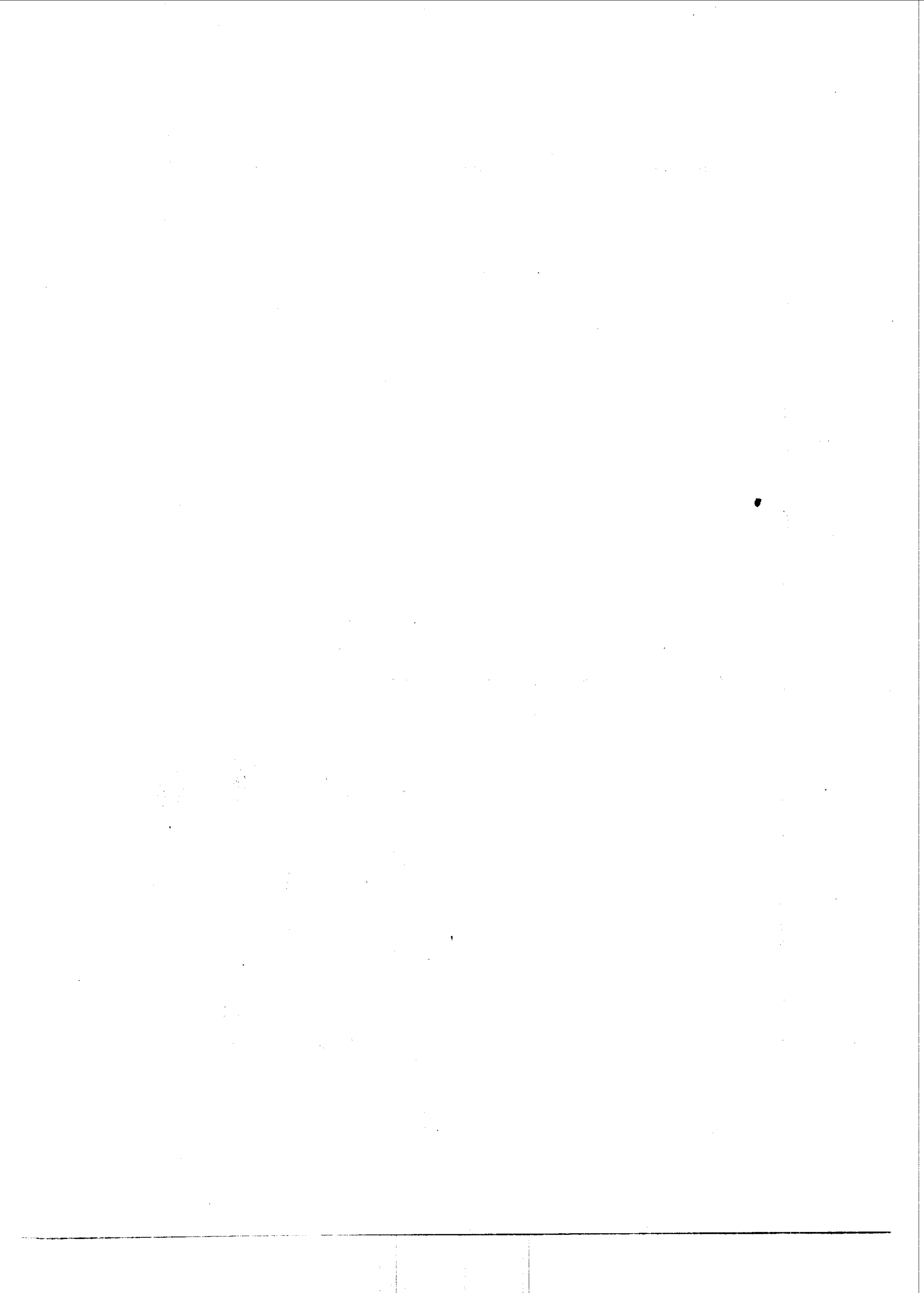
六齋卑議宋先生平子著清季吾鄉有二大師一爲孫先
生繼顧一即宋先生孫先生所著書皆久有刻本風行海
內外先生所著卑議在光緒甲午以前印本不多知之者
鮮辛丑壬寅之際先生爲杭州求是書院總教習余亦在
杭州時詣請益見詰此書會先生離杭余東游日本返國
未久而先生歸道山余藏此書爲友人借去因而遺失時
以爲憾旋在鄉里搜求重得一冊懼其久復湮沒亟爲重
印以永流傳先生所著書卑議之外有六齋論文六書最
初誼譯書正名論國難記家難記及見於平陽縣志本傳
者凡十數種均未刊行又余藏有先生留別杭州求是書
院學生七言律詩八章原係單行刊本今附錄之以見先
生論學之一斑云民國十七年六月黃羣記

六齋卑議

跋

一

敬鄉樓叢書



勸學篇

光緒二十四年長夏
中江書院重刊印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本日翰林院侍講黃紹箕呈進張之
洞所著勸學篇據呈代表奏一摺原書內
外各篇朕詳加披覽持論平正通達於
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
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
一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正
教而杜危言欽此

勸學篇序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傲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上方闢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為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邪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其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絃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搯扼於是圖救時者

勸學篇

序

浙西村舍重刊

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者愈厭舊交相為瘡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

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為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眾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

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為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為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

勸學篇

序

二

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枿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為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為時用為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龔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

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
 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鑛學興地利也
 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
 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
 逞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
 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
 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
 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
 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
 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
 勸學篇 序 三

狂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
 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
 桑惟知亡則知強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
 書
 勸學篇 序 四

勸學篇目錄

內篇

同心第一

教忠第二

明綱第三

知類第四

宗經第五

正權第六

循序第七

守約第八

勸學篇

去毒第九

外篇

益智第一

遊學第二

設學第三

學制第四

廣譯第五

閱報第六

變法第七

變科舉第八

目錄

漸西村舍

農工商學第九

兵學第十

鑛學第十一

鐵路第十二

會通第十三

非弭兵第十四

非攻教第十五

勸學篇

目錄

二

勸學篇上

內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強大抵全盛之世庠

勸學篇

內篇

漸西村舍重刊

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於上則人才成於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於下則朝廷安於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贅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餘年七十子後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聖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末造名節經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傑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曹魏

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

王通講道河汾門徒歛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與

交遊其書雖有奇節其事不能盡述房杜輩非必門人也故貞觀多賢而民得蘇

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

經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

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過漢唐國脈既

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重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

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

吳廉諸儒元虐以滅明尚朱學中葉以後并行王學要

皆以扶持名教砥厲氣節為事三百年間主昏於上臣

勸學篇

內篇

二

忠於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內大亂次第削平固由

德澤深厚

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於數千里之

內二賀熙麟 文毅林文忠諸公提倡講求於二十年

以前陳慶鏞 文節王茂蔭諸公正言讜論於

廟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此

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遠之良軌也吾聞欲救今

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

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

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

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回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鷲收戰。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國弱。教改希臘古教。若存若滅。天主耶穌之教。行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為之也。我聖教行於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為政。我朝列聖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我

勸學篇

內篇

三

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與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說。聖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四子。棄之若土。莖儒冠。儒服。無望於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剛巴度。充大寫。西人用華人為記。室名大寫。椎魯者謹納身稅。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愚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漸滅。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崑崙。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

朝廷衛

社稷為第一義。執政以啟沃

上心集思。廣益為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為事。將帥以明恥教戰為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為事。士林以通達時務為事。

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沐浴之俱神明之。其有賴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為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守王道。待後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之王。謀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為保教。計或僅以合羣動眾為保種。計而於國教種安危與其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勸學篇

內篇

四

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謂也。

教忠第二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

聖清者也請言其實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後秦創丁口之錢漢行算緡之法隋責有司以增戶口唐括土戶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戶物力之制皆出於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曆行一條鞭法丁糧尙分爲二明季又有遼餉勦餉練餉至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

勸學篇

內篇

五 漸西村舍重刊

旨雍正四年定丁銀併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之法於是歷代苛徵一朝豁除賦出於田田定於額凡品官士吏百工閒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銀行苟非家有田產運貨行商者終身不納一錢於官順治元年卽將前明三餉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餘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餘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曰薄賦仁政一也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一縣我

朝康熙乾隆兩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於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輒數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寬民仁政二也歷代賑卹見於史傳者爲數有限或發現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僅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百道

本朝凡遇災荒

仁恩立需動輒鉅萬卽如光緒以來賑卹之舉歲不絕書丁丑戊寅之閒晉豫陝直之災賑款逾三千萬金此

勸學篇

內篇

六

外畿輔蘇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輒數百萬或百餘萬從古罕聞以今日度支之匱乏洋債之浩繁而獨於賑卹之款雖多不惜甚至減

東朝之上供發少府之私錢出自

慈恩以期博濟是曰救災仁政三也前代國家大工大役皆發民夫行齋居送官不給錢長城馳道汴河之工無論矣隋造東都明造燕京調發天下民夫工匠海內騷動死亡枕藉以及漢鑿子午梁築淮堰唐開廣運宋議回河民力爲之困敝

本朝工役皆給雇值卽如河工一端歲修常數百萬有

決口則千餘萬皆發庫帑沿河居民不惟無累且因以贍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前代官員民物名曰和買和糴或強給官價或竟不給價見於唐宋史傳奏議文集最為民害

本朝宮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蘇杭織造楚粵材木發帑購辦商民吏胥皆有霑潤但聞商賈因承辦官工承買官物而致富者矣未聞商賈因采辦上供之物而虧折者也子產述鄭商之盟曰無強買無勾奪於今見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任土作貢唐虞已然漢之龍眼荔支唐之禽鳥明之鮭魚皆以至微之物而為官民

勸學篇

內篇

七

巨害其他貴重者可知

本朝此義雖存所貢並無珍異廣東貢石硯木香黃橙乾荔之屬江南貢棧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筍艾葛之屬他省類推由官發錢不擾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應宮所需木石金錫丹青之物徵發徧九州搜羅窮山谷致雁蕩之山由此開通始為人世所知史書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興花石綱破屋壞城等於劫奪民不聊生遂釀大亂今內府上用民不與知是曰減貢仁政六也前代遊幸最為病民漢唐宋以來東封西祀四海騷然若明武宗北遊宣大南到金陵狂

恣敗度尤乖君德至於秦隋更無論矣

本朝屢次南巡亦間有東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觀民為主勘河工閱海塘查災問民瘼召試求人才所過郡縣必免錢糧其橋道供張除內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鹽商或豁免積虧或予以優獎至今舊聞私記但道其時市廛之豐盈民情之悅豫從無幾微煩擾愁苦之詞是曰戒侈仁政七也前代征伐多發民兵漢選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勞關輔之師以討南詔田園荒蕪室家化離死傷過半僅得生還唐之府兵明之屯衛書生稱為良法然而本係農夫強以戰鬪征戍之苦愁怨

勸學篇

內篇

八

慘悽司馬溫公嘗論之矣于忠肅嘗改之矣北宋簽官軍刺義勇練保甲當時朝野病之

本朝軍制不累農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綠營嘉慶以後參用鄉勇其人由應募而來得餉而喜從無簽派之事是曰恤軍仁政八也前代國有大事財用不足則科斂於民漢唐以來皆然今土司猶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將伐遼則派天下出免夫錢六千二百萬緡見蔡條鐵宣和中創經制錢紹興以後又有經總制錢月椿錢板帳錢折帛錢歲得數千萬緡並無獎敘明季用兵初加遼餉繼加勦餉又加練餉共加賦二千萬果

如此法籌餉易耳

本朝每遇河工軍旅則別為籌餉之策不以科派民間
歷年開設捐輸獎以官爵并加廣其學額中額

朝廷不惜為權宜之策而終不忍腹小民之生是日行
權仁政九也自暴秦以後刑法濫酷兩漢及隋相去無
幾宋稍和緩明復嚴苛

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於

大清律一書一無滅族之法二無肉刑三問刑衙門不
准用非刑拷訊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
實中稍有一綫可矜者刑部夾籤聲明請

勸學篇

內篇

九

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責實杖四十夏
月有熱密減刑之令又減為三十二六老幼從寬七孤
子留養八死罪繫獄不絕其嗣九軍流徒犯不過移徙
遠方非如漢法令為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門
島額滿則投之大海十職官婦女收贖絕無漢輸織室
唐沒掖庭明發教坊諸虐政凡死罪必經三法司會核
秋審句決之期

天子素服大學士捧本審酌再三然後定罪遇有慶典
則停句減等一歲之中句決者天下不過二三百人較
之漢文帝歲斷死刑四百更遠過之若罪不應死而擬

死者謂之失人應死而擬輕者謂之失出失人死罪一
人臬司巡撫兼管巡撫事之總督降一級調用不准抵
銷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調
仍聲明請

旨遇有疑獄則

詔旨駁查覆訊至于再三平反無數具見於歷朝
聖訓是日慎刑仁政十也昔南北分據之朝中外阻絕
之世其橫遭略賣沒蕃陷虜之民朝廷不復過問

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誘販之豬仔美國被虐之華工
特遣使臣與立專約保護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異

勸學篇

內篇

十

取內府之金以贖魯人拔三郡之民以歸漢地耶是日
覆遠仁政十一也前代贖武之朝殘民以逞
本朝武功無過康熙乾隆兩朝其時遠其兵力何求不
得然雅克薩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圖交犯而商市開越
南來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
至今茲外洋各國屢來構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
屈己議和不過為愛惜生民不忍捐之於凶鋒毒燄之
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亂而取朝鮮乘諒山之勝而收越
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日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

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
厮役典州郡唐以樂工市僧為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為
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偏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
而漢人南人不與

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賤辟雍駕臨試卷親覽寒士儒
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
習為常事唐則捶楚簿尉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
刑廷杖專施於忠直之臣碧血橫飛天日晦闇尤為千
古未有之虐政

本朝待士有禮既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於外
勸學篇 內篇 七

即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
相被逐即日柴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
世株連親朋

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是曰重士仁政十
三也歷代親貴佞幸驕暴橫行最為民害漢之外戚常
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貴主禁軍五坊小兒監軍敕
使元之僧徒貴族明之藩府礦使邊軍緹騎方士鄉官
脅辱官吏殘虐小民流毒徧於天下
本朝一皆無之政令清肅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
四也

本朝篤念勳臣優恤戰士其立功而襲封者無論已凡
戰陣捐軀者但有一命無不加贈官階給予世職自三
品輕車都尉至七品恩騎尉即至外委生監殉難者亦
皆有之本職或襲二十餘次或襲三四次襲次完時均
子恩騎尉世襲罔替

皇祚億萬其食祿即與為無窮咸豐至今京師順天府
及各省奏請忠義卹典已至數百案又職官雖非戰功
而沒於王事或積勞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難蔭自
漢迄明其待忠義死事之臣有如是之優渥者乎是曰
勸忠仁政十五也此舉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
勸學篇 內篇 七

列聖繼繼繩繩家法心法相承無改二百五十餘年薄
海臣民日游於高天厚地之中長養涵濡以有今日試
考中史二千年之內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有如此
之寬仁忠厚者乎中國雖不富強然天下之人無論富
貴貧賤皆得俯仰寬然有以自樂其生西國國勢雖盛
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鬱遏未伸待機而發以故弑君
刺相之事歲不絕書固知其政事亦必不如我中國
者矣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固當各
抒忠愛人人與國為體凡一切邪說暴行足以啟犯上

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天順所在天必祐之世豈有無良之民如小雅所譏者哉

勸學篇

內篇

五

明綱第三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說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論語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說也朱子集注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勸學篇

內篇

五

可行也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權而國君總統亦有散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不以議院爲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議君主民主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見旅華西人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是西國固有君臣之倫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爲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爲緣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內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雖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爲敬

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也人家富子壯則出分乃秦法西
藝成則使之自謀生計別居異財臨終分財戒淫為
產男子女子皆同兼及親友非不分其子也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際其防檢雖視中國為疏然淫
佚之人國人賤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在七等
以內者皆不為婚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
為親者無惟男衣羶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為主此
小異於中國禮記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左傳昭二十
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是古有女自擇配亦須請命
夫人與燕饗之禮因有流弊廢之苟合非男不納妾此大異於中國然謂之男女無別則
誣且西人愛敬其妻雖有過當而於其國家政事議院
勸學篇 內篇 **五**
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厥局未嘗以婦人預之是西國固
有夫婦之倫也聖人為之至是以因情制禮品節
詳明西人禮制雖略而禮意未嘗盡廢誠以天秩民彝
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
貴洋賤華之徒於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懵然不
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稅政敝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
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
之甚至中士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為節
目禮拜日亦名星期機器局所以禮拜日停近日常聞
工者以局內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海濱洋界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

黷亂而後快怵心駭耳無過於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
所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厭惡而其棄之也

勸學篇 內篇 **六**

Blank columns for the text of the 6th section of the 'Qixue' chapter.

知類第四

種類之說所從來遠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
 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
 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
 教無類之說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
 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
 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
 兩印度人為櫻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
 為紅種歐洲種類又自有別俄為斯拉物種英德奧荷
 山英遷往與日耳曼種法意日比為羅馬種美洲才智者
 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西起崑崙東至於海南至

勸學篇

內篇 七

於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內外蒙古南及沿海之
 越南暹羅緬甸東中北三印度東及環海之朝鮮海中
 之日本日本地脈與朝鮮
 連僅隔一海峽其地同為亞洲其人同為黃
 種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分隔
 以前佛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於中國人統謂
 之曰蒙古以歐洲與中國通
 始於元太祖故俄國語言呼中國人曰契
 丹是為亞洲同種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
 適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遂古以來稱
 為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敝
 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文成虛積虛成弱歐

勸學篇 內篇

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鬪力競巧各自摩厲求免
 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強獨我中國士夫庶民懵然罔
 覺五十年來屢鑿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見勢絀
 而外侮亟矣方今海內之士感髮憤竭智盡忠求紓
 國難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則視國家之休戚漠然
 無動於其心意謂此非髮捻之比中華雖淪富貴自在
 方且乘此帖危恣為貪黷以待合西夥為西商徙西地
 入西籍而莠民邪說甚至詆中國為不足有為譏聖教
 為無用分同室為吟喊引彼法為同調日夜冀幸天下
 有變以求庇於他人若此者仁者謂之悖亂智者謂之

勸學篇

內篇 六

大愚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為兵為弁不得為武員
 不得入學堂也越南屬於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否
 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於西班牙矣
 土人不能入議院也美國開闢之初則賴華工今富盛
 之後則禁華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員某吞蝕公
 款數十萬金存於德國銀行其人死後銀行遂注銷其
 帳惟簿給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惡廢鄉故王猛死不
 伐晉鍾儀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恥為人役之
 人君子知樂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韓非之覆韓必殺
 其身矣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

之杜注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

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

乎無禮必亡定公九年傳逐桐門右師注終叔孫昭子之言

左傳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

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

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

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

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

勸學篇

內篇

充

乎

通鑑卷六秦王下吏治韓非非自殺臣光曰臣聞君

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

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

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宗經第五

衰周之季道術分裂諸子蠶起判為九流十家惟其意

在偏勝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顯其中理之言往往足

以補經義乾嘉諸儒以諸子證經文音應世變然皆有訓之異同尚未盡諸子之用

鈞名傲利之心故詭僻橫恣不合於大道者亦多矣即

如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墨子貴兼料子貴別王廖貴先

兒良貴後此不過如扁鵲適周則為老人醫適秦則為

小兒醫聊以適時自售耳豈其情哉自漢武始屏斥百

家一以六藝之科為斷今欲通知學術流別增益才智

鍼起瘠聾跛躄之陋儒未嘗不可兼讀諸子然當以經

勸學篇

內篇

干

義權衡而節取之劉向論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觀義理

可法合於六經之義斯可為讀諸子之準繩矣漢書藝文志曰

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意與此同

蓋聖人之道大

而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要歸於中正故九流之

精皆聖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之所黜也諸子

之駁雜固不待言茲舉其最為害政害事而施於今日

必有實禍者如老子尚無事則以禮為亂首主守雌則

以強為死徒任自然則以有忠臣為亂國莊子齊堯桀

黜聰明謂凡之亡不足以為亡楚之存不足以為存此

言得為解列子揚朱篇惟縱嗜欲不顧毀譽管子謂惠者

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其書羸雜偽託最多故兼有道法名農陰陽縱橫之說墨子除兼愛已見斥於孟子外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為狂悖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不可讀無裨致用荀子雖名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後王殺詩書讀隆殺一傳之後即為世道經籍之禍申不害專用術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韓非子及韓非用申之術兼商之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德商鞅暴橫盡廢孝弟仁義無足論矣此外若呂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見劉向謂其中

勸學篇

內篇

三

辨士戰國策考見世變勢不能廢魏公武以戰國策孫吳尉繚兵家專門尚不害道尉繚惟兵令篇末有謬語尹文慎到鶡冠尸佼可采無多至於公孫龍巧言無實鬼谷陰賊可鄙皆不足觀又如關尹子多勸佛書井有後世道書文子全襲淮南皆出作偽西漢儒家諸子如賈長儒家鉅子說苑新序最為純正新書已多殘缺春秋繁露精義頗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後師之說幾陷大愚兼存孔門行事雖有附益要皆行本近人概斥為王肅諸人偽作未免太苛道家如大抵諸家紕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或節取一義苟非天資乖險鮮有事則倣實見施行者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後世

君臣苟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廢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輒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為最鉅功在西漢之初而病發於二千年之後是養成頑鈍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氏之學為之也大巧若拙一語最害事巧則可矣若步天測地工作軍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豈有巧拙相類之事哉數十年來華人不能擴充智慧者皆為此故學老者病痿痺學餘子者病發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若不折衷於聖經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墜入於泥亦必死矣不獨諸子然也羣經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或出後師誤解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

勸學篇

內篇

三

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為尤甚新周王魯以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為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大毒可以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竊惟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孟子折衷之論孟文約意顯又羣經之權衡矣伊川程子孟子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其道光以來學人喜以緯書佛書講經學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

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所及料者故為此說以規之

勸學篇

內篇

三

正權第六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為民權之議以求合羣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即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聞者百游談嚶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貨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

勸學篇

內篇

三

鮮鉅貲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將以立公司開工廠歟有貨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夥造機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為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為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鬪鬪誰為禁之此無益者二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富捐貲創書院立義學設善堂例子旌獎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權若盡廢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無餽廩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將

以練兵禦外國歟既無機廠以製利械又無船澳以造
戰艦即欲購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
能一戰況兵必需餉無國法豈能抽釐捐非國家擔保
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
尙能自安其業者由

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
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
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為
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
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可
談之民權不願此大誤也若

勸學篇

內篇

三

我自云國家法令不能制
服彼將自以兵力脅之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

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為民主之國我

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并

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

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

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

誤矣美國人來華者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弊下挾私
談矣上偏徇深以為患華人之稱羨者皆不加深考之

耳近日撫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為怪

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

各有智慮聰明皆可為耳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

之權尤大謬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

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工律商有

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

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期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

無自主之權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闕之市必

有平羣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

鄉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

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

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

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

勸學篇

內篇

三

猶言事事公道於眾有益譯為公論黨可也譯為自由

非也若強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

以

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

易之理昔盜跖才武擁眾而不能據一畝田疇德望服

人而不能拒烏桓祖逖智勇善戰在中原不能自立南

依於晉而遂足以禦石勒宋棄汴京而南渡中原數千

里之遺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兩河結寨陝州嬰城莫

能自保宋用韓岳為大將而成破金之功八字軍亦太

行民寨義勇也先以不能戰為人欺劉錡用之而有順

昌之捷趙宗印起義兵於關中連戰破敵王師敗於富平其眾遂散迨宋用吳玠吳玠為將而後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國勢固然也曾文正名為起家辦團練矣其實自與髮匪接戰以來皆是募勇營造師船濟以

國家之餉需勵以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厲三軍感發海內故能成勘定之功豈團練哉豈民權哉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僭公議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

勸學篇

內篇

毛

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即或諮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方今 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 朝廷所樂聞者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羣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何必襲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肖變法自強以為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繙四書五經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為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簿書文法以吏為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為老成以偷惰為息民以不除弊為養元氣此老氏之

勸學篇

內篇

毛

學歷代未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之政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聖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養生者先有穀氣而後可飫庶羞療病者先審藏府而後可施藥石西

學必先由中學亦猶是矣不能譯西書者外國各學堂每日必誦耶穌經示宗教也小學堂先習蠟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國地圖再覽全球圖示有序也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贊揚本國之強盛示愛國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勸學篇

內篇

完

守約第八

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鑒於戰國昔戰國之際儒術幾為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為九流之一耳焉得為聖焉得為賢老詬儒曰絕學無憂又以孔子說十二經為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尙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而以

勸學篇

內篇

三

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夫先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說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識即經而論古言古義隱奧難明論舛莫定後師羣儒之說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滄海橫流外侮存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為人所賤聖教儒書寢微寢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

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為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悅學離經畔道者尤不悅中學因倡為中學繁難無用之說設淫辭而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眾殆欲立廢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開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於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為貴不以殫見洽聞為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文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

勸學篇

內篇

三

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其閒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驚功名之士願為專門之學者此五年以後博觀深造任自為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為專門者是為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著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為之不必人人為之也學堂之書但貴

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為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學大略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蘖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不亡乎

一經學通大義 切於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義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義陰陽消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明王道誅亂賊禮之大義親親尊尊賢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

勸學篇

內篇

三

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餘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三義並舉蓋官為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交受其害此為周禮一經專此總括全經之大義也如十翼之說易論孟左傳之說書大小序之說詩孟子之說春秋戴記之說儀禮皆所謂大義也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以訓詁音韻為一要事熟於詩之一要指謂今日尤音訓則諸經之音訓皆可隅反一圖表圖表皆以國朝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人為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一解紛謂先儒異義各有依据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國朝人說一闕疑謂而後出者較長

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別謂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其最著而以上七事分類求之批卻導窺事半功倍大率羣經以國朝經師之說為主易則程傳與古說兼取並不論孟學庸以朱註為主參以國朝經師之說易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說及王弼注書止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於慎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鍾文烝穀梁補注儀禮止讀胡培壘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未刊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說義疏皆論孟除朱注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古說惟義理仍以朱注為主孝經即讀通行注本不必考辨爾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經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說文止讀王筠說文句讀兼采段疏桂紐請家明白詳慎段注說文太繁而與侯專門者治之

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為少全讀全解亦須五年宜就此數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鈎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鈎乙標識但看其定論其引微辨較之說不必

勸學篇 內篇

若照前說七端節錄彙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說不參臆說一語小經不過一卷大經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為學堂說經義之書不必章釋句解亦不必錄本經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全文師以是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治經淺而不謬簡而不陋即或廢於半途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義千餘條以開其性識養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經生筭述之門面方肯為之然已非邇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 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鑑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略之事實求之通鑑通鑑之學通鑑續通鑑明通鑑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後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歷唐以後之藝文可緩也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二通實亡暫置屢改奇祿虛封間曹雜流不考可也

之學通典通考約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通志二十略知其義例可也

五五

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商榷可異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緩史評約之以讀御批通鑑輯覽若

司馬公通鑑論義最純正而專重守經王夫之通鑑

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為得中

而切於經世之用此說非因尊王而然好凡此皆為學而更事者讀之自見

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別出新理而

不悖經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說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

索幽渺辨析朱陸掇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

勸學篇

內篇

善

體多仿宗門語錄質而近但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

愿者恫怛而無得理學不絕如線焉耳惟讀學案可

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黃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

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戶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

補輯選錄較寬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瞭然易見兩

書甚繁當以提要鉤元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

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

書甚多學案所甄錄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真面

宜更采錄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

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

用不能廢也當於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敘事述

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為鈎章

棘句之文勿為浮誕鬼瑣之詩則不至勞精損志矣

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御尋常底字又曰作文須是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政治以本朝為要百年以

內政事五十年以內奏議尤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

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產一都會一運道水道不盡一

勸學篇

內篇

善

道路一險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

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

圖以今圖為主古圖備考此為中學地理言若地

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狹程途遠近都

會海口寒煖險易貧富強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

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

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

一切格致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即習何學

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矣今世

學人治算學者如李尚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
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
經世之具也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中學之訓誥猶西學之繙
譯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

文簡奧無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誥之
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誥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

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
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二程遺書朱子曰訓誥則

當依古注語類卷七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誥
勸學篇 內篇 毛

文義分明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
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又曰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

只說訓誥使人以此訓誥玩索經文答張敬夫又曰向

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為佳答呂

者甚多潛夫論聖為天口賢為聖譯可謂善譬若不
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

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說文者終身鑽研汨沒不反
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
大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韻之隔闕識古籀篆

勸學篇 內篇

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
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書示部

則闕之不論許君書既說解間有難明義例偶有抵牾
得明師說之十日相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

人何至有癡時破道之患哉若癡小學不講或講之
故為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

俗說後起趣時之才士必皆薄聖道為不足觀吾恐
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并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錄東塾讀
勸學篇 內篇 彙

書記御批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
書於中學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煙之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獸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過九載猛獸之害不出殷都洋煙之害流毒百餘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數十萬萬人以後浸淫尚未有艾癯人才弱兵氣耗財力近年進口洋貨出口土貨可抵五千餘萬洋藥價三千餘萬則遂成漏卮也是中國不貧於通商而貧於吸洋煙也甚焉志氣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見聞不廣遊歷不遠用度不節子息不蕃更數十年必至中國胥化而為四裔之魑魅而後已昔者

勸學篇

內篇

堯

國家嘗嚴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禍中國誰能除之然而吾意以為不然論語曰齊之以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顧亭林以法治人若不若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學得而化之何也中國吸煙之始由於嬾惰嬾惰由於無事無事由於無所知無所知由於無見聞士之學取辦於講章墨卷官之學取辦於例案兵之學取辦於鈍器老陣如是已足近日宋學漢學詞章徵諸實事考諸萬物農無厚利地無異產工無新器商無遠志行旅無捷塗大率皆可以不勤動不深思不廣

交不遠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緩緩生暇暇生癡於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學之故也若學會廣興文武道藝城鄉貴賤無有不學弱者學之於閱報強者學之於遊歷其君子胸羅五洲其小人思窮百藝方且欲上測行星下窮地隔旁探南北極豈尚有俾畫作夜終老於一燈一榻者導之且不為況禁之哉故曰興學者戒煙之藥也近日海內志士傷時念亂怵然有人類滅絕之憂上海揚州均有戒煙會其說大抵各自治其所屬之人如吸煙者主不以為僕師不以為士將不以為兵田主不以為傭商賈不以為夥匠師不以為工凡以治愚賤之

勸學篇

內篇

罕

人而已夫不治富貴智能之人則將吏師長田主工師不乏吸煙者彼恃有逃墨歸楊之藪猶不戒也且官師皆無常職彼視其官師如傳舍亦不戒也吾謂惟在以學治智能少壯之人愚賤者視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聽之十年之後此智能少壯之士大率皆富貴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屬之人三十年而絕矣今各省多創立學會謂宜即以戒煙會附之而行無論何學會皆列此一條四十歲以上戒否聽其便四十歲以下者不戒煙不得入會家訓訓此鄉約約此學規規此剝窮則反此其時乎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萬國鄙惡不食之醜
毒獨我中華乃舉世寢饋湛溺於其中以自求貧弱死
亡古今怪變無過於此使孔孟復生以明恥教天下其
必自戒煙始矣

勸學篇

內篇

至

勸學篇下

外篇

益智第一

自強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孔子曰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未有不明而能強者也人力不能敵虎豹然而
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禦大水墮高山然而能阻之
開之者智也豈西人智而華人愚哉歐洲之爲國也多
羣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
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
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
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進
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友不勞而多
益中華春秋戰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後
儼然獨處於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陬澁蠻夷沙漠蕃部
其治術學術無有勝於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
飭守其舊學不踰範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
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
於是相形而見絀矣假使西國強盛開通適當我

勸學篇

外篇

蕭西村舍

聖祖

高宗之朝其時

朝廷恢豁大度不欺遠人遠識雄略不囿迂論而人才

眾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問遠遊就學不惟采其法師其長且可引為外懼藉以倣我中國之泄沓戢我中國之盈侈則庶政百能未必不篤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時西國國勢愈強中國人才愈陋雖被鉅創罕有倣悟又有髮匪之亂益不暇及林文忠嘗譯四洲志萬國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終曾文正嘗遣學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壽文文忠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一倣於臺灣生番再倣於琉球三倣於伊犁四倣於朝鮮五倣於越南

勸學篇

外篇

二

緬甸六倣於日本禍機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驕玩如故天白牖之人自塞之謂之何哉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具糞料農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新貨察人國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富強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華人於此數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殫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憂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損權得粗遺精將冥冥之中舉中國之民已盡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賤之不已

則其究必歸於吞噬而後快是故智以救亡學以益智士以導農工商兵士不智農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學不講工藝之學不得而行也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屬於英浩罕哈薩克屬於俄阿非利加分屬於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國先屬於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屬於西班牙以不盡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愚而復振虛僞妄之門也倣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為牛馬土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來外強中弱之形大著海濱人士稍稍閱萬

勸學篇

外篇

三

國公報讀滬局譯書接西國教士漸有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則歸咎於中國歷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李斯韓非之學暴秦之政也於歷代何與焉漢求遺書尊六經設博士舉賢良求茂才異等絕國使才非愚民也唐設科目多至五十餘宋廣立學校并設武學明洪武三年開科經義以外兼考書算騎射律引明太祖實非愚民也自隋以詞章取士沿襲至今此不過為薦舉公私無憑詞章考校有據耳謂立法未善則可謂之愚民則誣至我朝

列聖殷殷以覺世牖民爲念刊布數理精蘊歷象考成儀象考成教天算西學也遣使測經緯度繪天下地圖教地輿西學也刊布授時通考教農學也纂七經義疏刊布十三經二十四史九通開四庫館修書分藏大江南北縱人人讀教經史百家之學也同治軍務救平以後內外開同文方言館教譯也設製造局教械也設船政衙門教船也屢遣學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學公法鑛學水師陸師礮臺鐵路也總署編刊公法格致化學諸書滬局譯刊西書七十餘種教各種西學也且同文館三年有優保出洋隨員三年

勸學篇

外篇

四

有優保學堂學生有保獎遊歷有厚資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無如陋儒俗吏動以新學爲詬病相戒不學故譯書不廣學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學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學者負朝廷耳且卽以舊制三場之法言之雖不能兼西學固足以通中學啓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竊非盡法之弊也果能經義策問事事博通其於經濟大端百家學術必能貫徹任以政事必能有爲且必能通達事變決不至於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書而不讀家有師而不親過庭入塾惟務欺飾及至頽廢貧困乃

怨懟其父母豈不悖哉大率近日風氣其贊羨西學者自視中國朝政民風無一是處殆不足比於人數千年以前歷代帝王無一善政歷代將相師儒無一人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國有何學西國有何政也

勸學篇

外篇

五

遊學第二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遊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遊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徧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遊秦歸國而強春秋戰國最尚遊學賢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遊學聞其餘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後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於長安昭烈周旋於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煥為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

勸學篇

外篇

六

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強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為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不變今日遂為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為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衅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

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即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不亡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謂昔嘗遣幼童赴美學習矣何以無效曰失之幼也又嘗遣學生赴英法德學水陸師各藝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監督不措意又

勸學篇

外篇

七

無出身明文也又嘗派京員遊歷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選也雖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備時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蹠籌車之望此乃禍人家國之邪說勿聽可也嘗考孟子所論聖賢帝王將相歷險難成功業其要歸不過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於憂患而已夫受侮而不恥感國而不懼是不動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以效法人為恥是不忍也習常蹈故一唱百和憚於改作官無一知士無一長工無一技外不遠遊內不立學是不增益所不能也無心無性無能是將死於憂患矣何生之足云

設學第三

今年特科之

詔下士氣勃然濯磨興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當之無

愧上副

聖心者蓋不多觀也去年有

旨令各省籌辦學堂為日未久經費未集興辦者無多

夫學堂未設養之無素而求之於倉卒猶不樹林木而

望隆棟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遊學外洋之舉所費既

鉅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

遣出洋則見功速而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

勸學篇

外篇

八

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有學京師省會為大學堂道

府為中學堂州縣為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堂

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

學尤善小學堂習四書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略

算數繪圖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

而益以習五經習通鑑習政治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

大學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

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為之學堂所

習皆在

詔書科目之內是書院即學堂也安用駢枝為或曰府

縣書院經費甚薄屋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

以養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

款改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為之然數亦有限奈

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為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

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

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

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

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

得儒風振起中華又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

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

勸學篇

外篇

九

道其改為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

其田產所值奏明

朝廷旌獎僧道不願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

萬學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為基然後勸紳富捐貲以增

廣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

宗會昌五年皆嘗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

廢其法或為抑釋以伸老私也今為本縣育才又有旌

獎公也若各省薦紳先生以興起其鄉學堂為急者當

體察本縣寺觀情形聯名上請於朝

詔旨宜無不允也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

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
 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
 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
 繪鑛醫聲光化電西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
 之醫最於兵事有益習武備
 者必宜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
 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
 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
 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
 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
 少年學算須心力銳者學圖須目力好者學格致化學
 勸學篇外篇十

製造須質性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操須
 氣體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
 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難於虛受不惟見功遲緩且恐
 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時文新學既可
 以應科目是與時文無異矣況既習經書又兼史事地
 理政治算學亦必於時文有益諸生自可於家習之何
 勞學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奪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
 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
 類
 卷一
 百九
 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
 金於堂以為火食束修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

院積習誤以為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為膏火獎賞而
 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錙銖忿爭攻訐頽廢無志紊亂
 學規剽襲冒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
 酌改舊規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
 國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多者酌予獎賞數
 年之後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
 矣一曰師不苛求初設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
 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
 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學堂矣兩年之後省會學
 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
 勸學篇外篇十一

亦淺每一省訪求數人亦尙可得三年之後新書大出
 師範愈多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若書院粹不能多設
 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舊俗凡舉業
 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葉戲動輒有會何獨於
 關繫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養尙可聽講
 通經豈必橫舍千間載書兼兩而後為學哉始則二三
 漸至什伯精誠所感必有應之於千里之外者昔原伯
 魯以不悅學而亡越句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
 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學制第四

外洋各國學校之制有專門之學有公共之學專門之學極深研幾發古人所未發能今人所不能畢生莫殫子孫莫究此無限制者也公共之學所讀有定書所習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學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學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獨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資性敏者同為一班資性鈍者同為一班有間斷遲誤者附其後班生徒有同功師長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無事無圖無堂無算師無不講之書徒無不解之義師以己習之書為教則師不勞徒以能解之

勸學篇

外篇

三

事為學則徒不苦問其入何學堂而知其所習何門也問其在學堂幾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將吏四民百藝其學無不皆同小學堂之書較淺事較少如天文地質繪圖算學格致方言體操之類具體而微中學堂書較深事較多如小學堂地圖則極略僅具疆域山水大勢又進則有府縣詳圖山水又進則有鐵路電綫鑛山方言則兼各國算學則講代數對數於是化學醫術政治以次而及餘事仿此大學堂又有加焉小學中學大學又各分為兩三等期滿以後考其等第給予執照國家欲用人才則取之於學堂驗其學堂之憑據則知其任何官職而授之是以官無不習之

事士無無用之學其學堂所讀之書則由師儒纂之學部定之頒於國中數年之後或應增減訂正則隨時修改之其學堂之費率皆出地方紳富之捐集而國家略發官款以補助之入學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須納金若干以為飲食束修之費貧家少納富家多納其官紳所籌學堂之費專為建堂延師購書制器之用不為學生膏獎亦有義學以救極貧子弟學生出來學者既已出費則必欲有所得而後歸學成之後仕宦工商各有生計自無凍餒此以教為養之法也是以一國之內常有小學數萬區中學數千大學百數由費不

勸學篇

外篇

三

仰給於官亦不盡仰給於紳故也其善有三出資來學則不惰志不在利則無爭官不多費則學廣蘇子瞻沮新法學校之說曰必將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遊士如西法所為可無多費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學校之誤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如西法所為可無變為學究之患矣凡東西洋各國立學之法用人之法小異而大同吾將以為學式

廣譯第五

十年以來各省學堂嘗延西人為教習矣然有二弊師
生言語不通恃繙譯為樞紐譯者學多淺陋或僅習其
語而不能通其學傳達失真豪釐千里其不解者則以
意刪減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譯者善矣而洋教習
所授每日不過兩三時所教不過一兩事西人積習往
往故作遲緩不盡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減法而教
一年者矣即使師不憚勞而一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
西師之費已為鉅款以故學堂雖建迄少成材朱子所
謂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學不

勸學篇

外篇

古

能精後一弊學不能多至機器製造局厥用西人為工
師華匠不通洋文僅憑一二繙譯者其弊亦同嘗考三
代即講譯學周書有舌人周禮有象胥誦訓揚雄錄別
國方言朱輔譯西南夷樂歌于謹兼通數國言語隋志
有國語雜文鮮卑號令婆羅門書扶南胡書外國書近
人若邵陽魏源於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報為
海國圖志是為中國知西政之始南海馮煥光於同治
之季官上海道時創設方言館譯西書數十種是為中
國知西學之始跡其先幾遠蹠洵皆所謂豪傑之士也
若能明習中學而兼通西文則有洋教習者師生對語

不惟無誤且易啟發無洋教習者以書為師隨性所近
博學無方况中外照會條約合同華洋文義不盡符合
動為所欺貽害無底吾見西人善華語華文者甚多而
華人通西語西文者甚少是以雖面談久處而不能得
其情其於交涉之際失機誤事者多矣大率商賈市井
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
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
之用多惟是繙譯之學有深淺其僅能市井應酬語略
識帳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淺顯公牘書信能識名物者
為下等能譯專門學問之書如所習天文鑛學則非所

勸學篇

外篇

五

習者不能譯也為中等能譯各門學問之書及重要公
牘律法深意者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
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後譯材眾多而後用之且譯學雖
深而其志趣才識固未可知又未列於仕宦是仍無與
於救時之急務也是惟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
西文之人凡在位之達官腹省之寒士深於中學之者
儒略通華文之工商無論老壯皆得取而讀之采而行
之矣譯書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設譯書局一出使大臣
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
廣譯西書出售銷流必廣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

此可爲貧士治生之計而隱有開物成務之功其利益
與石印場書等其功德比刻善書則過之惟字須略
大若石印書之密行細字則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讀
即不能多銷也今日急欲開新者首在居官任事
之人能挑燈細讀譯洋報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
少豈能挑燈細讀譯洋報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
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龔瞽吾請易之
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中不知外謂之龔瞽夫不
通西語不識西文不譯西書人勝我而不信人謀我而
不聞人規我而不納人吞我而不知人殘我而不見非
龔瞽而何哉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爲少年未仕者計
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爲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
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
勸學篇 外篇 六

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

閱報第六

李翰稱通典之善曰不出戶知天下罕更事知世變未
從政達民情乃避唐諱人斯言也殆爲今日中西各報
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語曰實交游得切磋外國報館林
立一國多至萬餘家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
達民情凡國政之得失各國之交涉工藝商務之盛衰
軍械戰船之多少學術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國
之內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語中國自林文忠公督廣
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洋情以後更無有
繼之者上海報館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載多市井猥屑
勸學篇 外篇 七

之事於洋報采摭甚略亦無要語上海道月有譯出西
國近事呈於總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兩月以前之事
觸時忌者輒削之不書故有與無等乙未以後志士文
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行於各
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可以擴
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醜毒破捫籥之瞽論於是一孔
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
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方
今外侮日亟事變日多軍國大計執政慎密不敢宣言
然而各國洋報早已播諸五洲不惟中國之政事也并

東西洋各國之愛惡攻取深謀詭計一一宣之簡牘互相攻發互相駁辨無從深匿俾我得以兼聽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謂報之益於人國者博聞次也知病上也昔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大抵一國之利害安危本國之人蔽於習俗必不能盡知之即知之亦不敢盡言之惟出之鄰國又出之至強之國故昌言而無忌我國君臣上下果能覽之而動心慌之而改作非中國之福哉近人閱洋報者見其詆訾中國不留餘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議分裂議爭先類無不拂然怒者吾謂此何

勸學篇

外篇

六

足怒邪勸攻吾闕者諸葛之所求諱疾滅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諍友今雖云國有諍鄰不亦可乎

變法第七

變法者朝廷之事也何為而與士民言曰不然法之變與不變操於國家之權而實成於士民之心志議論試觀曾文正為侍郎時嘗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詩賦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後若力持此議當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館閣之人材然而無聞焉何也大亂既平恐為時賢所詬病也文忠嘗開同文館刊公法格致各書矣以次推行宜可得無數使絕國識時務之才然而曲謹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館不考總署章京朝官講新學者闐然無聞何也劫於迂陋羣儒之謬說也夫以

勸學篇

外篇

七

勸臣元老名德重權尚不免為習非勝是之談所撓而不觀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閩創設船政在甘創設機器織呢羽局沈文肅成船政設學堂與北洋合議設招商局丁文誠在山東四川皆設製造洋槍槍彈局此皆當世所謂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經營者皆是此等事其時皆在同治中年光緒初年國家閒暇之時惜時論多加吹求繼者又復無識或廢閣或減削無能恢張之者其效遂以不廢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請徵之經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

行易義也器非求舊惟新尙書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
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爲大禮義也温故
知新劉楚楨論語正義引漢書成帝紀詔曰儒林之官
古今備温故知新之義孔冲遠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
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舊說皆以
温故知新爲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義也時措
之宜中庸義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請徵
之史封建變郡縣辟舉變科目府兵變召募車戰變步
騎租庸調變兩稅歸餘變活間象籀變隸楷竹帛變雕
版籩豆變陶器粟布變銀錢何一是三代之舊乎歷朝
變法最著者四事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邊以安北

勸學篇

外篇

三

魏孝文帝變法尙文明魏國以治此變而得者也若武
不終以變幸魏之不承以商鞅變法廢孝弟仁義秦先
子孫不肖與變法無涉強而後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剝民宋因以致亂此變而
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殘酷剝民非不可變也法非其法
也西法以省刑養請徵之
民兩事爲先務本朝關外用騎射討三藩用南懷仁大礮乾隆中葉科
場表判改五策歲貢以外增優貢拔貢嘉慶以後綠營
之外創募勇咸豐軍興以後開稅之外抽釐金同治以
後長江設水師新疆吉林改郡縣變者多矣卽如輪船
電綫創設之始皆議繁興此時若欲廢之有不攘臂而

爭者乎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一爲泥古之迂儒
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爲苟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
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於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
計皆有不便故藉書生泥古之談以文其猾吏苟安之
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廢弛欺
飾而一無所爲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爲苛求之談
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
一入顧其私故止爲身謀而無進境製造各局出洋各
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愛惜經費故左支右
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無

勸學篇

外篇

三

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遊歷是也
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
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製造局是也此先後失序
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談不推原於國是之不定
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費之不充講求之不力而
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鴟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學
堂甫造而責其成材鑛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
人無定志事急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廢一埋一
搯豈有成功哉雖然吾嘗以儒者之論折衷之矣呂伯
恭曰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不能變不美之質此變

法而無誠之藥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將因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變法而悖道之藥也。由呂之說則變而有功，由曾之說則變而無弊。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若并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

勸學篇

外篇

三

變科舉第八

朱子嘗稱述當時論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復，須罷三十年科舉，以為極好痛哉。斯言也。中國仕宦出於科舉，雖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權者，必於科舉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傲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錢曉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文，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舊

勸學篇

外篇

三

益甚。傲然曰：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為國家扶危禦侮者。於是詔設學堂，以造明習時務之人才。又開特科，以蒐羅之。夫學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為也。其來者，必白屋鈍士，資稟凡下，不能為時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舉而已。即有特科之設，然廿年一舉，為時過遠，豈能坐待則仍為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時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齊衣敗紫，晉曳直履，趙文王好劍而士死於相擊，越句踐好勇而士死於焚舟。從上所好也，兩漢經學

實祿利之途。歐之使鄉會試。仍取決於時文。京朝官仍累長於小楷。名位取舍。惟在於斯。則雖日討國人而申傲之告。以禍至無日。戒以識時務。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閣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或曰。若變科舉。廢時文。則人不讀五經。四書可乎。於是。有獻學校貢舉私議者。曰。變科舉者。非廢四書文也。不專重時文。不講詩賦小楷之謂也。竊謂今日科舉之制。宜存其大體。而斟酌修改之。昔歐陽文忠知諫院時。惡當時舉人鄙惡剽盜。全不曉事之弊。嘗疏請改為三場分試。隨場而去之法。每場皆有去留。

勸學篇

外篇

五

頭場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論合格者。試三場。其大要曰。鄙惡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勞昏。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其說頗切於今日之情事。歐公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猶今之欲以中西經濟救時文也。今宜略師其意。擬將今日三場先後之序互易之。而又層遞取之大率。如府縣考。覆試之法。第一場試以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五道。此為中學。經濟假如一省中額八十八名者。頭場取八百名。額四十名。首場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額。即先發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二場。二場試以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

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類。此為西學。經濟其雖解西法而支離狂怪。顯悖聖教者。斥不取。中額八十名者。二場取二百四十名。額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額。再發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三場。三場試四書文兩篇。五經文一篇。四書題禁纖巧者。合校三場均優者。始中式。發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今。明習內政者也。然恐其明於治內。而闇於治外。於是更以西政西藝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達時務。研求新學者也。然又恐其學雖博。才雖通。而

勸學篇

外篇

五

理解未純。趣向未正。於是更以四書文五經文考之。其三場可觀。而中式者。必其宗法聖賢。見理純正者也。大抵首場先取博學。二場於博學中求通才。三場於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後約。先粗後精。既無迂闊庸陋之才。亦無偏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義。較之偏重首場所得多矣。且分場發榜。下第者先歸。二三場卷數愈少。校閱亦易。寒士無久羈之苦。謄錄無卷多謬誤之弊。主司無竭蹶草率之虞。一舉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場。猶之府縣試。皆憑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見四書五經之尊哉。惟科舉必以生員為基。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均

可以例推之歲科考例先試經古一場即專以史論時務策兩門發題生員歲考正場原係一四書文一經文生員科考正場原係一四書文一策亦照歲考例改為經文以免荒經之弊童試一切照生員惟將正場第二篇四書文改為經文而已蓋生童考試舊章正與今日所擬科舉之法相類二十年來經古場久已列算學一門是尤不勞而理者也難者曰主司不能盡通新學將如之何曰應試難試官易近年來上海編纂中外政學藝學之書不下二十種闡中例准調書據書考校何難之有且房官中通曉時務者尚多總裁主考惟司覆閱

勸學篇

外篇

美

何難之有至外省主考學政年力多強詔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講求時務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餘鄉會試之外惟殿試臨軒發策典禮至重自不可廢然可即據以為授職之等差朝考似為可省及通籍以後無論翰苑部曹一應職官皆以講求政治為主凡考試文藝小楷之事斷斷必宜停免惟當考其職業以為進退則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蟲小技困之於老死矣難者曰本朝名臣出於科舉者多矣安見時文之無益不知登進限於一途則英雄不能不歸於一轂此乃人才之亦能為時文非時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諸名

臣之學識閱歷率皆自通籍以後始能大進然則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銷磨於應舉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專以八比詩賦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竊謂議者之說意救時而事易行實本明旨特科歲舉講求經濟之意而推闡之因存其說於此并將朱子論科舉之弊及歐公論三場以漸去留之疏節錄於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賢人君子憂國勢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選舉之無方其謀慮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做悟焉

東塾讀書記引朱子論科舉

勸學篇

外篇

美

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為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

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個做起一個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一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

勸學篇 外篇 元

使有可為之時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同上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為何如耳節錄歐陽公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慶曆四年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理當變更必先改弊之因方可收變法之利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

勸學篇 外篇

重策論歐公時之不專重詩賦意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而去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進考者不至疲勞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太濫蓋其節

勸學篇 外篇 元

鈔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農工商學第九

石田千里謂之無地愚民百萬謂之無民韓詩外傳不講農工商之學則中國地雖廣民雖眾終無解於土滿人滿之譏矣勸農之要如何曰講化學田穀之外林木果實一切種植畜牧養魚皆農屬也生齒繁百物貴僅樹五穀利薄不足以爲養故昔之農患惰今之農患拙惰則人有遺力所遺者一二拙則地有遺利所遺者七八欲盡地利必自講化學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實爲農家古義養土膏辨穀種儲肥料留水澤引陽光無一不講化學又須精造農具凡取水殺蟲耕耘磨糞或用

勸學篇

外篇

三

風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則又兼機器之學西人謂一畝之地種植最優之利可養三人若中國一畝所產能養一人亦可謂至富矣然化學非農夫所能解機器非農家所能辦宜設農務學堂外縣士人各考其鄉之物產以告於學堂中爲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縣鄉紳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試辦以爲之倡行而有效民自從之上海農學報多采西書甚有昔者英忌茶之仰給於華也印度錫蘭講求種茶無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銷路僅恃俄商大率俄銷十之八英美銷其一二綠茶中含有一質烈而兼香西

人名曰膽念印茶惟膽念較華茶略少故俄尙食華茶若再數年印茶日精恐華茶無人過問矣此茶戶種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機器烘焙無法之弊也光緒年湖北湖南兩省合力以官款買茶三百二十箱俄公司船運赴俄境自銷之西路水運銷阿魯薩託出使羅羅福代售除茶價運費關稅外西路贏餘得息一分東路贏餘得息五分若使我自公絲之爲利比茶尤多司在俄其利必更饒餘可知也絲之爲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國用華絲者十之六三年以內日本絲銷十之六意國絲十之三華絲僅十之一且本貴則價難減價昂則銷愈滯此由養蠶者不察病蠶售繭者多攪壞繭繭耗既多成本自貴之弊也外國種棉分燥

勸學篇

外篇

三

土溼土兩種長莖宜溼地短莖宜燥地種植疏闊故結實肥大種子三粒爲一窠長至四五寸留壯者一株其餘拔去每窠相距橫三尺三寸縱一尺三寸洋布洋紗爲洋貨入口第一大宗歲計價四千餘萬兩自湖北設織布局以來每年漢口一口進口洋布已較往年少來十四萬匹特是洋紗最精有四十號者而華棉絨短紗粗以機器紡之僅能紡至十六號紗止以故不能與洋紗洋布敵購洋棉子種之多不蕃茂此由農夫見小種棉過密又不分燥溼之弊也麻爲物賤南北各省皆產然僅供緝繩作袋之用川粵江西僅能織夏布耳西人運之出洋攪以棉則織成苧布攪以絲則織

為細緞其利數倍此由漚浸無術不能去麻膠又無攪
絲之法之弊也湖北現設製麻局於省城外以絲茶棉
麻四事皆中國農家物產之大宗也今其利盡為他人
所奪或雖有其貨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視內
灌愚懦甚矣惟種稱西人謂西法植物學謂土地每年
宜換種一物則其所吸之地質不同而其根葉壞爛入
土者其性各別又可以補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
而地力自肥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為精微此
亦簡顯易行者也工學之要如何曰教工師工者農商
之樞紐也內興農利外增商業皆非工不為功工有二

勸學篇

外篇

三

道一曰工師專以講明機器學理化學為事悟新理變
新式非讀書士人不能為所謂智者創物也一曰匠首
習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運所謂巧者述之
也中國局廠良匠多有通曉機器者然不明化學算學
故物料不美不曉其源機器不合不通其變且自祕其
技不肯傳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眾生事為得計此
王制所謂執技事上不與士齒者耳今欲教工師或遣
人赴洋廠學習或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名曰工
學生將來學成後名曰工學人員使之轉教匠首更宜
設勸工場凡衝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陳列於中

以待四方估客之來觀第其高下察其好惡巧者多銷
拙者見絀此亦勸百工之要術也商學之要如何曰通
工藝夫精會計權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國工
商兩業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後商有販運是工為體
商為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於商術者則商先謀之工
後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貨易銷何物宜變新式何
法可輕成本何國喜用何物何術可與他國爭勝然後
命工師思新法創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為主工為
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環無端中國之商惟聽
其自然而已所冀者億中之利如博塞求贏但憑時運

勸學篇

外篇

三

所分者坐賈之餘如刮毛龜背雖得不多雖有積貨如
阜日贏千金猶為西商役也至勸商之要更有三端一
曰譯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華商集
股設有欺騙有司罕為究追故集股難西國商律精密
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雖敝然仍是
芽嫩無煙者價高而速售徽溼攪雜者樣盤抵換者價
虧而難銷若不求自治之方而欲設總行以為合羣持
價之計西商固必不聽羣販亦必不從一曰遊歷各省
宜設商會上海設一總商會會中自舉數人出洋遊歷
察其市情貨式隨時電告以為製造販運之術此較設

外洋公司為易夫學問之要無過閱歷各國口岸即商務之大學堂也大抵農工商三事互相表裏互相鉤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為國矣至如駝羊之毛鷄鴨之羽皆棄材也馬牛之皮革皆賤貨也西商捆載而去製造而來價三倍矣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水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泥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火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油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洋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蠟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洋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鐵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釘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質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賤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用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多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而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易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造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者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也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事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仰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給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外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人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而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歲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耗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無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算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矣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然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而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以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上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諸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事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非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士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紳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講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之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官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吏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勸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之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不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可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苟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卿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盛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稱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儒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效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而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謂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儒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不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能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知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農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工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商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之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所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知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此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末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世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科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目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章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句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之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儒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耳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烏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觀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所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謂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效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哉西人名德和博國觀音土

勸學篇

外篇

書

兵學第十

或曰兵必須學論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諸葛忠武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學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無法無教也此皆聖賢名將之說也何道之從曰吾將以四說通之蓋兵學之精至今日西國而極有械不利利械不習與無手同工作不嫻橋道不便輜重不備與無足同地理不熟測量不準偵探不明與無耳目同聚千萬無手無足無耳目之人烏得為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戰之具範

勸學篇

外篇

書

之以不敗之法既成為兵矣而後可以施方略言運用至於方略運用豈必西法亦豈必古法哉漢藝文志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西人兵學惟陰陽不用餘皆兼之槍礮雷電鐵路礮臺濠壘橋道技巧也地圖測算形勢也至攻守謀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藝多條理繁細故權謀一端亦較中法為密陸軍之別有五曰步隊馬隊礮隊工隊輜重隊工輜兩隊皆兼每一軍皆兼有之如四體具而後為人工隊主營壘橋道之事輜重隊主械藥衣糧之事西法以步隊礮隊為最重馬隊止為包抄及偵探之用工輜二隊古人所略緣火器猛

烈或大隊相持或偵探扼守必須掘地營開濠塹頃刻
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須應時可渡故立工隊今日用
快槍快礮所需彈藥過多為快槍礮子如槍子式彈藥
相連一分鐘可放一萬發子彈子連珠而發者
數十出者為快礮以及備戰各物至為繁重故立輜重
隊分為數起層遞轉運故進不誤用退不全失淮南子
言將以五官為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軍者也一曰
侯之官偵探也一曰司空之官工也一曰司馬之官
之官也一曰收發之官也一曰司馬之官也一曰
之官也一曰收發之官也一曰司馬之官也一曰
因無此隊之為累矣臨戰之善有三一未戰先繪圖
敵國有戰事先於一兩馬隊充偵探偵探必以馬隊
年前詳繪敵地圖一馬隊充偵探偵探必以馬隊
報一前敵有軍醫隨在陣後藥物皆具西法有軍
血

勸學篇

外篇

美

兵之善有四一餉厚一將不發餉別有官主之一兵不
自爨官為供備一陣亡者卹其家終身教武備學生之
法有三曰學堂曰操場曰野操學堂講軍械理法地理
測繪戰守機宜古來戰事操場習體操隊伍火器野操
習分合攻守偵探或於山阜或於溪谷或於平地作兩
軍對敵狀惟將所指揮無定式不
演舊陣也將領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戰圖兵棋
者取地圖詳繪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書馬步各
隊將校環坐各抒所見商榷攻守進退之法戰圖者取
西國古來大戰事諸圖推究其勝敗之故其教之程期
有三教兵止在操場遲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

勸學篇

外篇

弁卽有學堂若綠營把總外委額外步隊輜重隊弁十
勇營哨官哨長皆為弁四月馬隊弁十六月礮隊工隊弁十八月均兼隨營操
演其十四歲以前不入學堂者學堂五年隨營操演
之小學堂不在此數二年若綠營千總以上至副將勇營管帶以教大將者
學堂五年隨營二年再入大學堂二年若提鎮及
大統領將官者雖為官仍不廢學以時受教於本管之將領必
至大將乃不受學初入學堂者年無過二十歲總之略
於教兵詳於教將此其要旨也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
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
人不解繪圖此其通例也水師之別有二曰管輪曰駕
勸學篇

勸學篇

外篇

毛

駛管輪主輪機測量駕駛主槍礮攻戰先教之於學堂
大率五年復教之於練船游歷各國海口習風濤測海
道觀戰事大率三年其事較陸軍為尤精將領之外又
有關涉軍事
最要之官兩項一曰參謀官主謀畫調度考地理審敵
情國君之參謀若宋之樞密明之本兵將帥之參謀若
今之營務處而較尊一曰會計官主一軍械物衣糧車
馬何物用汽車一車裝若干會計官主一軍械物衣糧車
物用馬車一車裝若干皆豫算於平時若今之糧臺兩
項官皆出於學堂參謀尤重今日固有營務處糧臺但
無豫為此兵之等差有三在營者為常備兵教之三年
卽遣之歸名為豫備兵不給餉每年調集一操酌予獎
賞又三年則罷為後備兵有大戰事常備不足則以豫
備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備之退為豫備兵者約三之一

七七

補新兵亦三之一新舊層遞蛻換行之二十年則舉國之人無不習戰者用餉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氣常新其法創始於德歐洲效之東洋踵之歐洲大戰動兵須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國重武其民以充兵為榮為國家效力計不為一身餬口計華兵以入伍為生且工商多閒民少其兵皆有技能軍籍既脫仍有執業故可行也中國若仿為之則惟有於三年學成之兵發給憑照退為豫備兵遣歸本籍酌給半餉以供本縣緝捕之用改業遠出者不給餉三年以後亦照西法退為後備有事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將士之本務有二

勸學篇

外篇

彙

曰知忠愛曰厲廉恥西洋將官教武備學生之言曰汝成專為報效國家若臨戰無勇乃國家之恥一身之恥若無此心雖練成與西兵一律之才亦無用也云云西人武備書所言意與此略同東洋將領人給官書一卷佩之於身有來湖北者取視其本所載皆中國古來忠義文字如出師所以將士皆能知忠愛厲廉恥者其表正氣歌之類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國君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相贈以武將之銜臨戰之饑寒有備戰歿之家屬有養兵之死亡君親弔之兵之創傷后親療之故將之尊貴過於文臣兵之自愛過於齊民強國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練兵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於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之於外洋藝雖精習不化也在上無發憤求

戰之心以倡導之兵雖可用將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孫吳韓岳戚近今之江塔羅李多與西人戰能勝否乎曰能亦學西法否乎曰必學夫師出以律聖之明訓也知己知彼軍之善經也後起者勝古今之通義也兵事為儒學之至精胡文忠閱歷有得之格言也孫子兵法先導謀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爭天下之交養天下之權皆西國兵爭要義矣子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輕戰戰與西法行軍修路合一在教將領合畜騎之知忠愛廉恥則必學其不學者必對與西法養馬合其器曉其法參以中國之情勢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其不知忠愛廉恥者也使諸名將生今之世必早已習

勸學篇

外篇

彙

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義之氣運以奇正之略奚為而不可勝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廢弛而藉口於漢家自有制度亦多見其無效忠死國之誠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東洋西洋大略皆同蓋由推求精善故各國有則效而無改易之者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況不習兵而又不視成事豈不殆哉

鑛學第十一

鑛學者兼地學化學工程學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難夫以渾渾土石略見苗引而欲測其鑛質之優劣鑛層之厚薄鑛脈之橫斜施工之難易是何異見垣一方人之神術矣西國鑛師之精者聲價極重不肯來華其來者中下駟而已方今興利之法誠無急於此者然華商既無數百萬之鉅貲鑛之易開者一又無數十年之鑛學但憑西師一言豈能驟集巨股且無論何鑛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層資費耗盡亦必中作而輟若略備微資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

勸學篇

外篇

罕

廢然而返是鑛利終不可與也是惟有先講實學緩求速效之一法今山東之鑛已為他人所籠山西之鑛亦為西商所覬若東三省之金湖南四川雲南以及川滇邊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為豐饒他省亦尚不少有鑛之省宜由紳商公議立一鑛學會籌集資斧公舉數人出洋赴鑛學堂學習數年學成回華再議開采察鑛之質性而後購機水有開通運道之法陸有接通大小鐵路之法而後采鑛能不用西師固善即仍用西師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為所欺如是則得尺得寸不等於象罔求珠矣竊謂今日萬事根本惟在於煤故煤鑛

較他鑛尤急而開煤尤非鑿井深入不為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質必較多其磺氣必較重其煤質必不甚堅結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過水而不能急抽或積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氣閉或地火發是四者皆足以壞井即使淺嘗可得佳煤而所得無多其井已廢數月必棄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動雖鑿徧九州之山而斷不能得一可用之煤鑛鑛之難開者一

鐵煉鋼必須焦炭非佳煤不能煉焦炭非西煤若煉西法所煉亦不能精此又煤鑛之相因遞及者嘗考英國之富以煤鑛興故西人謂煤鑛之利國利民實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則孰能代之煤源

勸學篇

外篇

罕

一斷機器立停百舉俱廢雖有富強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諸事皆以先學藝後舉事為要義學將而後練兵學水師而後購艦學工師而後製造學鑛師而後開鑛其始似遲其後轉速其費亦必省或曰必待學成而後開鑛如時迫效遠何無已則有一變通之策焉就本省內擇取一鑛募西人之曾辦鑛廠確有閱歷者與議包辦一切用人購器聽其主持不掣其肘約定出鑛後優給餘利限滿而不得鑛有罰即於局內設鑛學堂鑛成獲利以後我之學生及委員工匠皆已學成此藉鑛山為鑛學堂之法也但須嚴定限制止開此處若全省包辦則其害甚大不可行

記曰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若人無湛深之思專壹之志而欲乞靈富媪安坐指揮以傲大利蓋不可得之數矣

更有一策與西人合本開采本息按股勻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過半尤為簡易無弊較之全為西人所據及閩佳鑛而不能開者不遠勝乎此策在前三年則必梗於時議此時或可行矣

勸學篇

外篇

望

鐵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開士農工商兵五學之門者乎曰有鐵路是已士之利在廣見聞農之利在暢地產工之利在用機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運費兵之利在速徵調具糧械三代以道路為大政見於周禮月令左傳國語諸書西法富強尤根於此中國道路之政久已不講山行則犖確澤行則泥淖城市蕪雜鄉僻阻絕以故人憚於出鄉物艱於致遠士有鐵路則遊歷易往師友易來農有鐵路則土苴糞壤皆無棄物商有鐵路則急需者應期重滯者無阻工有鐵路則機器無不到鑛產無不出

勸學篇

外篇

望

煤炭無不敷兵有鐵路則養三十萬精兵可以縱橫戰守於四海凡此五學總之以二善一日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曠民不勞時不失一日開風氣凡從前一切頹惰之習自然振起迂謬耳食之論自然消釋泯絕而不作至於吏治不壅民隱不遏驛使不蹶差徭不擾災歉不憂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萬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氣脈暢通而後有運動耳目聰明而後有知覺心知靈通而後有謀慮耳目者外國報也心知者學堂也氣脈者鐵路也若鐵路不成五學之

開未有日也至鐵路所不到之處則先多修馬路及行
手車之小鐵路岸民敏政亦其次矣綜觀東西洋各國
自三十年來無不以鐵路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網大
國有鐵路數十萬里小國有鐵路二三萬里東西洋各
國鐵路會考求鐵路利
病新法三年一舉今中國幹路北起盧溝南達廣州
已歸總公司建造以後分造支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
便者凡借洋款皆須抵押獨修鐵路一事借款即以此
路作抵無須他物商為之則利在商國為之則利在國
況方今東海之權我已與西洋諸國共之門戶阻塞如
綆在喉若內無鐵路則五方隔絕坐受束縛人遊行於
海上我痿痺於室中中華豈尚有生機乎昔魏太武譏
劉宋為無足之國以此較兩國勝負之數謂北朝多馬
南朝無馬也若今日時勢海無兵輪陸無鐵路則亦無
足之國而已及今圖之為時已晚若再因循顧慮恐盡
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勸學篇

外篇

器

會通第十三

易傳言通者數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謂通難為淺
見寡聞道是謂不通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訾若不通
其意則舊學惡新學姑以為不得已而用之新學輕舊
學姑以為粹不能盡廢而存之終古柄鑿所謂疑行無
名疑事無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
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絕
不相涉譯西書者借其字
耳周禮土化之法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也
周禮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農學之義也禮
運貨惡弃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與焉是開鑛

勸學篇

外篇

器

之義也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國專設樹林部之
義也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夫不以商足財而以工足
財是講工藝暢土貨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
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百工居肆
夫工何以不居其鄉而必居肆意與管子處工就官府
同是勸工場之義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觀新物是博
物院賽珍會之義也大學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即西人
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說也大學生
財大道為之者疾論語敏則有功然則工商之業百官
之政軍旅之事必貴神速不貴遲鈍可知是工宜機器

行宜鐵路之義也周禮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學之義亦即出口貨無稅進口貨有稅及進口稅隨時輕重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司馬法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與漢書藝文志謂九西人交戰時有醫家紅十字會同流百家之學皆出於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專門學堂之義也左傳仲尼見郊子而學焉是赴外國遊學之義也內則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聘義勇敢強有力所以行禮是體操之義也學記不飲其藝鄭注不能悅學是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之義

勸學篇

外篇

吳

也呂刑簡孚有眾維貌有稽貌說文作細也王制疑獄汜與眾其之是訟獄憑中證之義也周禮外朝詢眾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諉商旅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凡此皆聖經之與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傳會者皆置不論若謂神氣風靈為電學合然謂萬物而化光為光學之類聖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昔孔子有言曰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此二語乃春秋以前相傳之古說列子述化人以穆王遠遊西域漸通也鄒衍談赤縣以居臨東海商舶所傳也故埃及之古刻類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華人然則中土之學術政教東漸西被蓋在三代之時不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後西漢甘英之通西海東漢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騰輩之東來法顯輩之西去大秦有叩竹杖師子國有晉白團扇中西僧徒水陸商賈來往愈數聲教愈通先化佛國次被歐洲次第顯然不可誣也然而學術治理或推而愈精或變而失正均所不免且知慧既開

勸學篇

外篇

畢

以後心理同而後起勝自亦必有其合古法之處且必有軼過前人之處即以中土才藝論之算數歷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於古日食有定自晉謂聖人已推得之人所創可也謂中土今日之工藝不勝於唐虞三代不可也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洩萬世之變聖人不能豫知然則西政西學果其有益於中國無損於聖教者雖於古無徵為之固亦不嫌況揆之經典灼然可據者哉今惡西法者見六經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如詆洋操為非而不能用法練必勝之兵詆鐵艦為費而不能民船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

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經典所言而傳會之以爲此皆中學所已有如但認借根方爲東來法而不習算學但矜火器爲元太祖征西域所遺而不講製造槍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爭勝不求實事溺於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學而糅雜之以爲中西無別如謂春秋卽是公法孔教合於耶穌是自擾也自擾者令人眩惑狂易喪其所守綜此三蔽皆由不觀其通不通之害口說紛呶務言而不務行論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

勸學篇

外篇

吳

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爲德以尊主庇民爲政雖朝運沆機夕馳鐵路無害爲聖人之徒也如其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顛隲聖教滅絕則雖弟佗其冠神禪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於國家猶氣之於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氣故內經以肝爲將軍之官人未有無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計之士觀時勢之日棘慨戰守之無具於是創議入西國弭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此尤無聊而召侮者也向戊弭兵子罕責其以誣道蔽諸侯況今之環球諸強國誰能誣之誰能蔽之奧國之立弭兵會有年矣始則俄攻土耳其未幾而德攻阿洲未幾而英攻埃及未幾而英攻西藏未幾而法攻馬達加斯加未幾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幾而土耳其攻希臘未

勸學篇

外篇

吳

聞奧會中有起而爲魯連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膠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順矣廿年以來但聞此國增兵船彼國籌新餉爭雄爭長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強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則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爲萬國笑乎誦孝經以散黃巾黃巾不聽舉騶虞幡以解鬪鬪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練兵海有戰艦五十艘陸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礮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敗約者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

開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若弭兵之議一倡則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會之成更不復有憂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各省寥寥數軍裁者不復存者不練器械朽敗臺壘空虛文酣武嬉吏貪民困忠諫不入賢才不求言官結舌人才消沮諸國見我之昏愚如此無志如此於是一舉而分裂之是適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啞人不亦徒勞矣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說者謂公法為可恃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於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

勸學篇

外篇

至

曰力鈞角勇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即如進口稅主人為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笑暇與我講公法哉知弭兵之為笑柄悟公法之為警言舍求諸已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異教相攻自周秦之間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莊道也而與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與他儒家相攻唐則儒釋相攻後魏北宋則老釋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爭盛衰歐洲因爭新教舊教連兵相殺為亂非爭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譏議之者然則此時為聖人之徒者恐聖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爭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布滿

勸學篇

外篇

至

中國傳教既為條約所准行而焚毀教堂又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士但當砥厲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強之要術國勢日強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為害如仍頹廢自甘於孔孟之學術政術不能實踐力行學識不足以濟世用才略不足以張國威而徒詬厲以求勝則何益矣豈惟無益學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會匪游兵藉端攘奪無故肇衅上貽

君父之憂下召憑陵之禍豈志士仁人所忍為者哉不
特此也海上見聞漸狎中西之町畦漸化若游歷內地
愚夫小兒見西國衣冠者則呼譟以隨之擲石歐擊以
逐之一鬪而起莫知其端并不問其為教士非教士歐
洲人美洲人也夫無故而詬擊則無禮西人非一或稅
關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歷或傳教茫然不辨一概憤
疾則不明

詔旨不奉則不法以數百人擊一二人則不武怯於公
戰勇於私鬪則不知恥於是外國動謂中國無教化如
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於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

勸學篇

外篇

至

之事謂取人目睛以合藥物以造錘水以點鉛而成銀
此皆譌謬相沿決不可信光緒十七年宜昌教案先開
人皆無目者百一辭及委員往會同府縣一驗視
則皆無影響止一人替其一目眼眶內輪其睛尚在
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傷羣疑始釋又如光緒二
十二年江陰教堂之案乃係劣生向教堂索詐埋死孩
以圖戕誣城鄉周知其人常即試思西教創立千餘年
服罪訊結此皆近事之可憑者流行地球數十國其新教舊教爭權攻擊則多有之矣
從無以殘忍之事為口實者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
已盡為教堂殘毀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
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千餘年中之藥物錘水銀
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錘水所來

之銀條一日之內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教堂又安
得日斃數千萬之教民日挾數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
求耶語云流丸止於甌與流言止於智者薦紳先生縱
掖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慎勿以不智為海外之人
所竊笑也

勸學篇

外篇

至

陸國有佐者若據世帝中國取之無沈于馬江血濺于諒山

翻物之樂誤流羊城一夕大驚將軍若評城民走避

字卷其人廉子龜於其仰直者也視是位陽塘

在園揚日後又悅三塘庫五朝夕推出於是物對妻兒

墊於為列人時在信人之破酥里婦之在梅兒者之推弄寒

害此之款呢耳因以物雜之者日親以國若人似或先亦

耳批人聞播或播於外思夫諸許或家掃思夫之在笑或孫子

窮哉之長啼或苦去年衣披柱樹夜或病極年被臥于室

或度疾隆為枯幹口乞呼號而不知其苦乎以何身用

子社之閱物探枯探思夫郭結与梅為梅其苦也復痛

志

人教不平其有三曰燠故一曰奴隸一曰操世有害于教達也平人法及而

也即人生苦者四種一曰這家門種世孝子務商化二曰利利種世為

王者及中相之人三曰

罵

四曰首陀為農工役隸而首陀下地賤族且種又十而苦種放

一曰世利為富室為大臣賤則為農不肯執役林林不肯世世不肯不肯由意不欲

二曰世士讀書為士別有衣服不合於中而合於不合世世

三曰占打為首不肯執杯不肯中軍家不肯故酒

以上貴族

皆厭俗為工服役于利率利不肯由意不欲

歸

華夫以心為事，事其親也。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夫以心為事，則其心必有所歸。

之也而物形而不以少也也既曰為人其以智廣若曰其性情氣脈皆曰

其德義嗜欲也同其身者女子是曰其身日月昇同其性也坐執持曰其欲

視德性者其欲同其德也衣服曰其欲視仁止曰其德執曰其理曰

女子未有嫁也男子也思男子也思女子也思故以女子執容之尚空也業

其腹任與男子同也女子為學曰社官也其其腹任與男子同也其者

文也... 中國政教而美也... 任政也... 其其腹任與男子同也其者

任也... 見于史... 其其腹任與男子同也其者

一曰曰... 女子者曰男子一曰曰... 其其腹任與男子同也其者

心家... 張抑揚... 其其腹任與男子同也其者

大地心內... 女子者則可... 其其腹任與男子同也其者

董則定有母之教為其莫也事于美加年大海深重版六况泥生

子百數十輩其後其母出而游歷其地以入世版而富為其母也

皆獲分其子母獲到樹而長貌及家其母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其母也

有國事之室

為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小寧蓋草昧之世諸國並立則強弱相并

亦相爭日殺兵戈塗炭生民最不安於道也切能之生而健于有

乾坤既定之後必則有之而無之乃不似女特也夫自有人民而成家

族有宗族而後有族積初為部國音部後而為邦國音邦而後統緒

一統大國音大又積一統大國而後相日國用閉古遠于未地此以五百年

東夷之國已於之也音東射在合氣音射中其大地用閉音中既而道人

子自然其物必有也音子彼有之也其物必有也音彼因其聖人之時也國

以布他化既于山海限于甘卑阻于人力備于教化望由容起事之矣

國之域也上常網重之居也望老古也中國四夷者大地者于此

美之者地圖究出

為印傳

而中國已夷乃任其治之一隅大地已中傳之一耳

雅夜部不為侯而息為六十四國大報以名美極庸詐

定名動

其極庸詐也

既而合為一國而此聖既通之後

其其

其

于微摩身而如夜部之日大乎此列合國之終也

此亦究則合并

列士

其

此亦究也合并國之其究則國之戰多生靈塗炭上其究也

久大星東人類國土之相爭其流血以千計死人以千百計而互不

為也即在大地者何乎之仁能及土比矣其終也

145 D P 3 中 續修四庫全書

大同書

夫人生之而賴農者出之也工作之而運入者生之也平日耕則實業之德
夫農之高貴也在于此也農之功也日如積成日積成則日積成則日積成則
精而中國猶不自覺也故凡農之高者必有學校也農耕皆
積先此種一

夫二也、精製器、造、奇汽球、登天、鐵軌、縮地、年、術、之、智
後海、比于、中、古、者、有、矣、此世界、業、高、運、之、大、輪、船、行、此、種
于、五、洲、以、列、如、年、一、未、有、之、異、境、文、明、日、出、誠、也、嗚、呼、若、此

致學 強環偉之過 世界之外 觀于 民生獨人之困 苦盡甘來

法之缺之未 能補捕也

之心思之 科 國 賦 許人 天 買 田 產 故 人 各 日 不 區 人 地 產

子 國 賦 元 年 說 農 學 未 聞 心 生 改 良 民 使 農 學 務 設 物 種

不 見 其 生 而 日 日 耕 為 佃 戶 也 租 既 貴 水 旱 如 時 終

歲 以 租 不 足 之 言 也 七 者 農 學 之 功 也 債 租 稅 甚 困 苦 國 農 業

色 禮 衣 其 困 吾 有 心 思 之 者 即 使 農 學 務 設 物 種 大 似 化

料 膏 矣 與 國 美 矣 德 而 日 區 既 以 終 能 均 一 去 田 者 或 多 矣 荒

甚 而 不 區 者 桂 也 心 力 且 事 或 上 等 地 以 為 耕 飢 寒 乞 丐 流 離

滿 野 此 不 能 中 遠 為 能 自 美 也 秋 田 外 務 以 不 先 為 而 中 國

举全地球^{任体}为百度赤道之北五十度赤道之南五十度

百度共为一百度之南北极之度少狭矣共餘度为中国

之西百里^初以当田英里^百而^初海外^初陆地截^初景^初植^初植^初居^初四^初分

李^初明^初海^初是^初成^初度^初通^初之^初三^初陸^初居^初四^初分^初之一^初海^初况^初之^初四^初洲^初陸^初地^初截^初长

每^初度^初大^初事^初一^初世^初全^初地^初本^初用^初各^初國^初年^初補^初短^初計^初之^初五^初細^初三^初東^初西^初可^初七^初十^初英^初里^初而

北^初五^初十^初三^初百^初英^初里^初並^初為^初海^初計^初一^初千^初七^初百^初萬^初方^初英^初里^初每^初方^初里^初為^初一^初度^初共^初白^初一

千^初七^初百^初萬^初英^初里^初東^初西^初長^初三^初十^初四^初百^初英^初里^初南^初北^初廣^初二^初千^初四^初百^初英^初里^初共^初三^初百^初七^初十^初萬

方英里共計三百七十五度北美洲南北長四百五十英里東西廣三千英里

而積共六百六十五方英里共南美洲南北長四百五十度合而積

二百五十五度五十九方英里共在西南有四百六十六度合而積

九百五十五方英里共北極星島嶼而積一千五百五十五

百八千方英里共一千五百五十五度界海峽並不與西曆一千三百二十

方英里共計三百七十五度界

外

以別為人，其易也。世物自宜，重之至利，其類法致，為我勿益。

樂善樂者，與人神，神融魄，志適志宜，日致揚，同行，惟自欣快。

暢也。其心是樂也，則以為善，神使體，傷替之，不物也矣。

其出之，益也。其量其善之，益也。覺其善之，益也。覺其善之，益也。覺其善之，益也。

善之計，其為也。

其人之期，元為家，同物，成福利，田前民，裁成天地，道輔相天。

地之宜，其若也。凡謂其平，自心，思為制，為礼，澤政，教為道，費法也。

二千方，方術，所以為人，謀免善，此樂也。其而已，其矣，他道矣，他。

其生人，樂是也。樂善，量其少善，其善也。善，其善也。生人，樂矣，示加。

而善之也。其樂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大同書 第一

康有爲生于大地之上，傳少農知縣府君（諱達初）及勞太夫人（名蓮枝）之種體者，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餘矣。當大地凝結百數十萬年之後，幸遠過大鳥大獸之期，際開闢文明之運，居于赤道北溫帶之地，國于崑崙西南、帶江河、臨太平洋之中華，遊學于南海濱之百粵都會曰羊城，鄉于西樵山之北曰銀塘，得氏于周文王之子曰康叔，蓋積中國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及漢、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盡吸飲之。又當大地之交通，萬國之並會，蓋東西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飲之，神游于諸天之外，深入于血輪之中，于時登白雲山摩星之巔，蕩蕩乎其驚于八極也。已而強國有法者吞據安南，中國救之，船沈于馬江，血濺于諒山，風鶴之警誤流羊城，一夕大驚，將軍登陣，城民走避，空巷無人。康子避兵，歸于其鄉。延香老屋，吾祖是傳，隔塘有七松園，樓曰澹如，俯臨三塘。吾朝夕擁書于是，俯讀仰思，澄神離形，歸對妻兒，墊（墊）然若非人。雖然，鄉人之酬酢，里婦之應接，兒童之撫弄，宗姓之親昵，耳聞皆勃駘之聲，目觀皆困苦之形。或寡婦思夫之夜哭，或孤子窮餓之長啼，或老夫無衣，扶杖於樹底，或病癯無被，臥於窟窟，或廢疾陰篤持鉢行乞，呼號而無歸。其實乎富乎，則兄弟子姓之鬪牆，婦姑娣姒叔嫂之勃駘，與接爲構，憂痛慘慄。號爲承平，其實普天之家室，皆怨氣之冲盈，爭心之觸射，毒于黃霧而塞于寰瀛也。嗚呼，人患無家，有家之害如此哉！若夫民賊國爭，殺人盈城，流血塞河，鳴萬斯年，大劇慘癘。嗚呼痛哉！生民之禍烈而救之無術也，人患無國而有國之害如此哉！若夫烹羊宰牛，殺鷄屠豕，衆生熙熙，與我同氣，割腸食肉，以寢以處。蓋全世界皆憂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憂患之人而已，普天下衆生皆戕殺之生而已，蒼蒼者天，厚厚者地，不過一大殺場、大牢獄而已。諸聖依依，人病室牢獄中，晝燭以照之，膏糜而食之，裹藥而醫之，號爲仁人，少教須臾，而何補于苦悲。康子懷楚傷懷，日月噫歎，不絕于心。何爲感我如是哉？是何朕歟？吾自爲身，彼自爲身，彼身自困苦，與我無關，而憫憫沈詳，行憂坐念，若是者何哉？是其爲覺耶非歟？使我無覺無知，則草木天天，殺斬不知，而何有于他物爲。我果有覺耶？則今諸星人種之爭國，其百千萬億于白起之坑長平卒四十萬，項羽之坑新安卒二十萬者，不可勝數也，而我何爲不感憤于予心哉？且俾士麥之大燒法師丹也，我年已十餘，未有所哀感也，及觀影戲，則尸橫草木，火焚室屋，而怵然動矣。非我無

覺，患我不見也。夫是見見覺者，形聲于彼，傳送于目耳，衝觸于魂氣，悽悽愴愴，襲我之陽，冥冥岑岑，人我之陰，猶猶然而不能自己者，其何朕耶？其歐人所謂以太耶？其古所謂不忍之心耶？其人皆有此不忍之心耶？事我獨有耶，而我何爲深深感朕？

康子乃自反：若吾無身耶，吾何有知而何有親？吾既有身，則與並身之所通氣于天、通質于地、通接于人者，其能絕乎，其不能絕乎？其能絕也，則抽刀可斷水也，其不能絕也，則如氣之塞于空而無不有也，如電之行于氣而無不通也，如水之周于地而無不貫也，如脈之周于身而無不徹也。山絕氣則崩，身絕脈則死，地絕氣則散。然則人絕其不忍之愛質乎，人道將滅絕矣。滅絕者，斷其文明而還于野蠻，斷其野蠻而還于禽獸之原質也夫！

夫浩浩元氣，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質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質也，雖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氣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無以異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光電能無所不傳，神氣能無所不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微乎妙哉，其神之有觸哉！夫神者知氣也，魂知也，精爽也，靈明也，明德也，數者異名而同實。有覺知則有吸攝，磁石猶然，何況于人，不忍者吸攝之力也。故仁智同藏而智爲先，仁智同用而仁爲貴矣。

康子曰：吾既爲人，吾將忍心而逃人，不共其憂患焉？生于一國，受人之鞠育而後有其生，則有家人之荷擔。若逃之而出其家，其自爲則巧矣，其負恩則何忍矣。生于一國，受一國之文明而後有其知，則有國民之責任。若逃之而棄其國，其國亡種滅而文明隨之墜壞，其負責亦太甚矣。生於大地，則大地萬國之人類皆吾同胞之異體者也，既與有知，則與有親。凡印度、希臘、波斯、羅馬及近世英、法、德、美之先哲之精英，吾已嘔之，飲之，昨之，枕之，魂夢通之。于今萬國之元老、碩儒、名士、美人，亦多握手、接茵、聯袂、分羹而致其親愛矣。凡大地萬國之宮室、服食、舟車、什器、政教、藝樂之飛奇偉麗者，日受而用之，以刺觸其心目，感蕩其魂氣。其進化耶則相與共進，退化耶則相與共退，其樂耶相與共其樂，其苦耶相與共其苦，誠如電之無不相通矣，如氣之無不相周矣。乃至大地之生番、野人、草木、介魚、昆蟲、鳥獸，凡胎生、濕生、卵生、化生之萬形千彙，亦皆與我耳目相接，魂相知通，愛磁相攝，而吾何能忽然！彼其色相好，吾樂之，生趣益，吾怡之，其色相憔悴，生趣慘悽，吾亦有憔悴慘悽動于中焉。莽莽大地，吾又將焉逃于其外，將爲婆羅門之捨身雪窟中以煉精魂。然人人棄家捨身，則全地文明不數十年而復爲狂獠草木鳥獸之世界，吾更何忍出此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諸星之生物耶，莽不與接，杳冥屬期，吾欲仁之，遠無所施。恒星之大，星團、星雲、星氣之多，

諸天之表，日本相見，神書與游，其國士士女，禮樂、文章之樂與兵戎戰伐之爭，浩浩無涯，為天為人雖吾所未能觀，而苟有物類有知識者，即與吾地吾人無異情焉。吾為天游，想像一極樂之世界，想像一極苦之世界，樂者吾樂之，苦者吾教之，吾為諸天之一物，吾事能捨世界天界絕類逃倫而獨樂哉！其覺知少者其愛心亦少，其覺知大者其仁心亦大，其愛無涯與覺無涯，愛與覺之大小多少為比例焉。

康子不生于他天而生于此天，不生于他地而生于此地，則與此地之人物，觸處為緣，相遇為親矣。不生為毛羽鱗介之物而為人，則與圓首方趾、形貌相同、性情相通者尤親矣。不為邊僻洞穴生番獠蠻之人而為數千年文明國土之人，不為牧豎農婢耕奴不識文字之人而為文學傳家之士人，日讀數千年古人之書，則與古人親，周覽大地數十國之故，則與全地之人親，能深思，能遠慮，則與將來無量世之人親。凡其覺識之所及，即其親之所及，不能閉目而禦之，掩耳而塞之矣。

康子于是起而上覽古昔，下考當今，近觀中國，遠攬全地，尊極帝主，賤及隸庶，壽至龜彭，夭若孺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蓋普天之下，全地之上，人人之中，物物之庶，無非憂患苦惱者矣。雖所淺深大小，而憂患苦惱之交迫而並至，濃深而厚重，繁頤而惡劇，未有能少免之者矣。

諸聖羣哲乃悠然然思有以拯救之，普渡之，各竭其心思，出其方術，施濟之，而橫覽膏肓之滯滯，終無能起沈痾也。略能小瘳，無有全愈者，或扶東而倒西，扶頭而病足，豈醫理之未精歟，抑醫術之未至耶？蒙有憾焉。或者時有未至耶？

夫生物之有知者，腦筋含靈，其與外物之觸遇也即有宜有不宜焉，有適有不適焉。其于腦筋適且宜者則神魂為之樂，其于腦筋不適不宜者則神魂為之苦。況於人乎，腦筋尤靈，神魂尤清，明其外物之感入于身者尤繁夥、精微、敏捷，而適不適尤著明焉。適宜者受之，不適宜者拒之，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樂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為道。依人之道，苦樂而已，為人謀者，去苦以求樂而已。

夫印度自摩哥立法，嚴階級，別男女。人生而為寒門下戶則為農，為賈，為百工，為獵夫，為婦，百世不得列于吏士焉。若生而為女，以布掩面，終身無親，既嫁從夫，夫亡燒死，或閉高樓，永不履地，其為禮法也如此。故男若奴而女若囚焉，苟非藉出世之法，從何脫其煩惱耶？蓋原世法之立，創于強者，強者無有不自便而凌弱者也。國法也，因軍法而移焉，以其尊將令而威士卒之法行之于國，則有尊君卑臣而奴民者矣。家法也，因族制而生焉，以其尊族長而統卑幼之法行之于家，則有尊男卑女而隸子弟者焉。雖有聖人，立法不能不因其時勢風俗之舊而定之。曰君為臣綱，夫為妻綱，于是君日尊而

日驕，臣民日卑而日苦；夫日尊而日肆，婦日卑而日苦。大勢既成，壓制既久，遂為道義焉。于是始為相扶植保護之善法者，終為至抑壓至不平之苦趣，至是乎則與求樂免苦之本意相反矣。印度如是，中國亦不能免焉。歐美略近升平，而婦女為私人私屬，其去公理遠矣，其于求樂之道亦未至焉。神明聖王孔子早慮之，憂之，故立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曰「窮則變」，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蓋深慮守道者不知變而永從苦道也。

吾既生亂世，目擊苦道，而思有以救之，味味我思，其惟行大同之道，行太平之道哉！遍觀世法，捨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致其大樂，殆無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無以加此矣。

夫喜群而惡獨，相扶而相植者，人情之所樂也。故有父子、夫婦、兄弟之相親、相愛、相收、相卹，不以利害患難而變易者，此人之所樂也。其無父子、夫婦、兄弟之人，則無人親之、愛之、收之、卹之，時有友朋，則以利害患難而易心，不可憑藉，號之曰孤寡嫠獨，名之曰窮民，憐之曰無告，此人至苦者也。聖人者，因人情之所樂，順人事之自然，乃為家法以綱紀之，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義，婦順。」此亦人道之至順，人情之至願矣，其術不過為人增益其樂而已。

結黨而爭勝，從強而自保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有部落、國種之分，有君臣、政治之法，所以保全人家室財產之樂也。其部落已亡，國土無託，無君臣，無政法，蕩然如野鹿，則為人所捕虜隸奴，不能保其家室財產，則陷苦無量而求樂無所。聖人者因人情所不能免，順人事時勢之自然，而為之立國土、部落、君臣、政治之法，其術不過為人免其苦而已。

人者智多而思深，慮遠而計久，既受樂于生前，更求永樂于死後，既受樂于體魄，更求永樂于神魂。聖者因人情之所樂而樂之，則為創出世之法，煉神養魂之道，長生不死之術，以求生天證聖之果，輪迴不受，世界無邊，其樂浩大深長，有迥過於人生之數十年者。于是人遂願行苦行焉，棄親愛之室家，絕人間之榮華，人山面壁，裸跣乞食，或一日一食，或三旬九食，編草，嘗糞，臥雪，視日，喂虎，飼鷹。彼非履至苦也，蓋權苦樂之長短大小，故甘行其小苦短苦以求其長樂大樂也。彼以生老病死為苦，故將求其不苦而至樂者焉，是尤求樂求免苦之至者也。

孝子、忠臣、義夫、節婦、猛將、修士，履危難，蹈險巖，茹苦如飴，舍命不渝，守死善道，名節凜然。文天祥、史可法以忠君國死，楊繼盛以諫亡，于成龍為令而自炊，陳瑛為巡撫廚僅瓜菜。吾家從伯母陳自劊而不嫁，吾伯姊逸紅守貞而撫子，其苦至矣。然廉恥養之于風俗，節義本之于道學，莊子謂

曾參、伍胥也不修則名亦不成也。則雖苦行耶而榮譽在焉，敬禮在焉。所樂有在，于是故不以其所苦易其所樂也。

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樂免苦而已，無它道矣。其有迂其途，假其道，曲折以赴，行苦而不厭者，亦以求樂而雖人之性萬有不同乎，而可斷斷言之曰：人道無求苦去樂者也。立法創教，能令人有樂而無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樂多苦少，善而未盡善者也，令人苦多樂少，不善者也。昔者有墨子者，大教主也。其為教也尚同，兼愛，善矣，而其為術，非樂，節用，生不歌，死無服，裘葛以為衣。莊子以為：「其道太殺」。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離天下人之心，天下不堪，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故墨子之為道苦，故人不從之。婆羅門道亦然，是皆不幸生于亂世五濁，煩惱，禮法，綱紀，太嚴太苦，無可解除，故籍出家絕世，以超脫之也。其法之不善，此聖人所生世之不幸也耶。

一曰投胎之苦

太古之野人，甫離獸身，狂狂樸樸，全地如一而無等差，茹血，衣皮，穴處，巢居。自聖智日出，文明日舒，宮室，服食，禮樂，書車，上立帝王，下設虜奴，貧為乞丐，富為陶朱，尊男，卑女，貴人，賤賤，華族，寒門，別若鳥魚，蠻獠，都士，絕出智愚，燦然列級，天淵之殊。嗚呼命哉，投胎之異也！一為王子之胎，長即為帝王矣，富有國土，貴極天帝，生殺任意，刑賞從心，呼吸動風雷，舉動壓山岳，一怒之戰，百萬骨枯，一喜之賞，普天歡動。不幸而為奴虜之胎，一出世即永為奴虜矣，終身執役而不得息，聽人鞭撻而不敢報，雖有聖哲而不得仕，雖死節烈而不得贈位，雖為義僕而不廁人列，子子孫孫世襲為隸。

夫貴賤之宜，只論才德，大賢受大位，小賢受小位，故九德為帝，三德有家，天工人亮，乃公理也。今淫兇如高洋、楊廣，乳臭如嬰、虜、質、沖，以託生王家，居然為帝矣。自非然者，雖以孔子之聖，終于陪臣。若為奴者，古今萬國非無術青、豐臣秀吉之才而終身奴使矣。一墮奴身，永無升拔，無涯之苦，已自胎生。彼亦天之子也，何一不幸，沉淪至此！

其投胎為巨富之子也，生而錦衣玉食，金鑪山積，億指盈千，田園無極，妾婦雜沓，縱橫聲色，管弦嘔啞，不分旦夕，一擲百萬，呼盧博戲，揮金如土，富為國敵。若投胎為寒人乞丐之子也，生而短褐不完，半菽不得，終日行乞，餓委溝壑，烈風吹膚，被席帶索，夜宿門廊，人所逐喝，垢污寒飢，蟻虱

交啄，或遇大雪，僵倒村落。其有凶饑，人肉同劑，薰風嚼葉，疾疹並作，瘡瘍遍體，手足斷落，血腫腥膿，臭臭穢惡，號泣叩首，一錢喜躍，終日行乞而不得一食，餓死溝壑而不得一席。其寒人子終身作工，計日得金，勤勞備至，未得一飽，有終世勞動，而無有少贏以娶一妻，築一椽，買寸田者矣。夫人之生也，量工受食，一夫不作，時謂負職。故大才受大祿，小才受小祿，各出其力以供公業。今若查三標、大良、阿斗之流，終身未嘗作一日之工也，昏淫頹狂。阿斗擲金葉于城上，一時而盡百萬，日破百千金之古瓷而聽其聲，查三標夜開京城之門先一時而費萬金。而吾鄉方孫壁進士，獨行介節，不受贈饋，種菜而食，乃至餓死，吾外太祖陳子剛秀才，操行孤介，日食一糲，朝飲其湯而暮咀其肉焉。其他一為寒人子，則終身力作，窮老餓病，舉世皆是矣，是違何故歟！

若夫華族高門，膏腴世爵，春秋則代為執政，六朝則世載金貂，著作、祕書，不屬省郎。若世爵則公侯繼軌，乳臭承襲，今大地各國猶是也。其他投于寒門，不得高爵，如漢制之異姓不王，明以來之文臣不為侯伯，必待艱難考試乃得青衿，百人囊筆，僅一登科，雖有博學奇才，猶多老困場屋，多終身而不售，視登第如登天。若夫印度婆羅門、刹利之子，世為王為師。而若投為巫士哈，若拖卑，若咩打，若冬之胎，則世為獵人，為糞夫，為作伴，雖有才哲，限于階級，無由振興。至若一現女身，永為囚繫，無貴無智，役隸于男，防禁幽辱，不齒人數。在歐美不得為公民之列，在全地不得試仕宦之途。至于賤為婢妓，賣鬻由人，生命如鳥，其為慘毒，尤不忍言。至若墮落獸身，披毛戴角，剝肉為饌，剝皮為裘，即仁如耶穌，以為天賜，日殺充庖，視為固然，曾不少憐，無可奈何。嗚呼，此佛氏慈悲所由鳴因果以為解釋也！即同為人類，等是男身，而生落邊蠻，僻居山穴，片布蔽體，藜藿果腹，不識文字，蠢如馬牛，不知服食之美為何物，不知學問之事為何方，其與都邑之士，隱囊塵尾，裙屐風流，左圖右書，古今博達，不幾若人禽之別歟！

凡此體膚才智，等是人也，孔子所謂人非人能為，天所生也。孔子又曰：「夫物非陽不生，非陰不生，三合然後生。」故謂之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同是天子，實為同胞，而乃偶誤投胎，終身墮棄，生賤蟻蟻，命輕鴻毛，不能奮飛，永分淪落，有雖仁聖不能拯拔，雖有天地不能哀憐，雖有父母不能愛助。天下固多困苦，而投胎之誤，實為苦惱之萬原，是豈天造地設而無可拯救歟！而普觀天地，禽獸之多，固無可言。即論女身，實居生民之半，而寒門窮子，邊蠻奴隸，又占男子十分之七八，而為帝王、巨富、華族、高門之胎者，舉世無幾也。嗚呼！悲憫之仁人，若之何為茲少數而坐令無涯多數之人物同罹無量之厄災，而不思所以拯救之歟，抑無術歟！得非數千年聖哲仁人之大恥歟！

二曰夭折之苦

人之生也，壽夭無常，雖曰有命，蓋亦有人事不修者焉。呱呱墮地，只有啼泣，若預知人生之患苦哉！然人之有苦，生于有知，嬰孩無知，雖使限于母胎，天子福祿，吸氣欲絕，豈識患苦！若自誓配以上，比及壯年，知識日開，聰明日長，六親日固，鄉里情深，父母伯叔含哺而抱持，兄弟姊妹扶掖而遊戲。或妻妾新婚，好難初合，或子女幼少，提攜方殷。讀書方有志于古今，學問更激切于時事，文章方望其長進，學業尤遲其克成，或辛苦著述而欲親觀其汗青，或經營功業而指垂成于旦夕。即或耕田力穡，望其有秋，販買經商，期其獲利。若夫良工創器，慘淡于精思，將士力征，唾手于破敵，或壯士報仇，忠臣赴難，扼腕瞋目，志在必成。一旦藥石無靈，天年中夭，志事皆敗，學術無成，功業天枉，身名埋歿，遠志屈于短年，雄心埋于坏土。苟非上士學道，視死生為且暮者，能不悲哉！若中人以下，泣別六親，顧念鄉里，念老父慈母罔極之恩，不能報養，願寡妻幼子伶仃之苦，誰為哀憐。良朋走視而咨嗟，兄弟相持而涕泣。文書則付之炬火，琴劍則空自摩挲。其或家無次丁，父母望其嗣續，室徒四壁，妻兒待以爲生，忽際重病彌留，其知不起，老親垂涕而來握其手，妻子號泣而環跪于床。父母吁嗟，痛若散之鬼不祀，妻子哀啼，恐溝壑之餓不遠。或乃指某兒當認爲奴婢，某子當送與僧尼，骨肉仇離，死後立散，當此時也，雖鐵石爲肝，爲之腸斷。況爲人類，本自多情，結合已深，補救無術，艱難撒手，遺恨終天，腸九折而猶迴，魂一叫而遂絕。其與閨婦別士，怨曠而吻身，倩女懷春，踏傷而離魂，皆目瞑爲難，鬼靈不死，永結愁思之夢，長居離恨之天，惋其傷焉，何嗟及矣！即使富連阡陌，貴爲帝王，而田園之牙籌難捨，山河之燕樂方酣，猶欲延術士以問長生，求神仙而希不死。若至玉棺下墜，金丹無靈，亦不免淒涼掩袖，擁美人而悲歌，倉黃仰帳，對妻孥而啜泣。蓋夭折之苦，人生最傷，此《洪範》所以天折冠六極之類也。究其原因，或生事不完，或感時之疫，或無力攝衛，或傳種短惡，或傷生太過。以斯之故，坐致天癘，拯救此因，亦非無術。豈可令普天衆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遭罹此極歟！

三曰廢疾之苦

舉日月、星辰、雲霞之偉麗，山川、林野、海岳之壯觀，宮室、園囿、池沼之清娛，花草、蟲魚、鳥獸

之絢爛，機器、用物之奇巧，錦繡、珠玉之輝煌，凡數千年文明之物，全大地奇偉之工，撫其器而不見其形，摩其物而不知其象，斯亦最可哀憐者哉！甚乃父母、妻子、兄弟之親，日熟其聲音而終身不知其容貌，豈非最可哀之事耶！若懷抱莫白，至親不能交一言，盤辟踴躍，企跂而不能行一步，廣坐交言而不覺，疾雷破山而不聞，凡此瞽、喑、聵、跛，受生何虧！耳、目、口、足，人人所共有之官也而彼獨缺之，視、聽、言、行，人人所同享之福也而彼不得預焉。夫聰如師曠，德若王駘，魯若臧公，皆負絕異之才而猶不免形體不全也。嗚呼，此天之大憾也！更有身被大癘，手足拳拳，肢體駢駢，面目赤腫，親戚斷絕，荒島流連，窺井仰天，痛側肺腑，或由傳種之惡，或感疫癘之毒，難以再耕之實猶不免歌《采芣》也，此爲廢疾之最苦痛者矣。若夫佝僂贅疣，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及夫手足斷殘，支離其身，侏儒短小，不齊于人。天之生是耶，均爲天民，彼奚獨廢缺而不全，陰陽之氣有涉耶！乃無以補其憾事歟？人既有廢疾，則傳種亦然。吾有僕張福缺其唇者，其女唇亦缺，其子不缺，而其孫復缺也。肺癆之疾亦然。吾門人陳千秋通父者，絕代才也，年二十六以肺癆卒。吾哭之慟，傷傳道之無人焉。而如其傳種何哉！凡有廢疾者，愛莫助之，豈非天人之大憾歟！

四曰蠻野之苦

苟爲連州之猛人耶，爲瓊州之黎人耶，爲臺灣之生番耶，爲廣西、貴州之苗人、洞人、狃人、狃人，爲雲南、騰越之野人、毛人耶，爲印度之島人耶，爲美洲之煙剪人耶，爲非洲之黑人耶，腰圍片布，頭插羽毛，耳鼻鑿孔，足抵若鐵，赤身無衣，熏鼠以食，雜卧于地，牛豕同藉，日晒糞蒸，面黑如脂，穴處巢棲，結繩爲識，剗全木以爲舟，取魚蝦以生食，窺鳥發彈，射獸分炙，殺人竿首，以多示力，奪女淫于野，藉草爲席。是雖爲人，去夫羊不遠，性命朝夕不保。同當大地開闢之後，雜處文明國土之間，飛樓三十層以侵天，鐵道電線百數十萬里以縮地，禮樂文章，綉若雲錦。而尚有此原人之俗，如在數千年狂榛之前，豈不哀哉！即進而上之，若西藏、廓爾喀、布丹、哲孟雄之蠻人，南洋諸島無來由之種族，暹羅、安南之諸蠻，屋高可俯窺，編蕉竹以爲瓦棟，雜居于牛羊、雞豕、潦糞、臭穢之中，酷日蒸之，搏飯而食，圍布而飾，雖其王者及其后妃，赤足無履，席地坐食，略知文字，無所知識，飯依佛回，度引無力，享受無量之苦難而終無慈航普拯其溺也。若冰海之冰人穴于冰中，衣皮飲鯨，掘鼠食之。其視歐美之民，廣廈細旃，饌飲精潔，圍園樂遊，香花飛屑，均爲人也，何相去之遠哉！不均不

平，豈至治之世耶！

五曰邊地之苦

但以中國言之：今自蒙古、新疆、東三省之民俗，或蒙游牧之舊，臘肉酪漿以充飢渴，氈裘穹帳以爲居服。及鮮卑之土人使鹿使犬，費雅喀諸部反皮踏雪，卧地熏炭。父子、兄弟、夫婦、叔嫂席炕炙火，雜居于大蚊牛糞之下，大風飛塵，則驢馬之糞與人糞充塞耳鼻。斯則大河南北且有然矣。山西且有陶復陶穴之俗，雖富家爲屋數十進，亦穴地中。其貧者架草爲棚，編草爲裳，日得數錢，食饑饉數枚，殷然果腹，卧草終日，陶然復爲夫婦之歡矣。其富者開酒廬之房，修牛馬之槽，坦然極天人之樂，世間無復餘事矣。此大江以北各邊皆然。若南方則自滇、黔之間，湘、粵之鄙，閩、徽江介之僻縣，編竹爲屋，銅豕如人，種稻數邱，薯芋代食。以其鄉縣號稱中國，荷擔赴市，行數十里，十日一見黃鸝，三日一見白豕。奉巫覡以爲神，尊監生以爲君，學問止于《論語》，書籍且以充薪。官遠不及，強姓主盟，有不從者，撻伐大伸。于是一鄉自爲一國，一姓自爲一羣，以衆暴寡，以強凌弱，率鄰之牛，割鄰之禾，視爲固然。窮鄉小姓亦遂憤起，教子姓咸以拳技相尚，集公款成以刀槍爲事。少有鬥爭，合羣而出，有偷退者，衆治其罪，溺之于水，以警大衆，如斯巴達之治兵以雄于深山窮鄉者，蓋閩、粵皆然也。否則率衆行劫，置置暗害。兄弟共妻，贅客無嫌，蓋有苗之餘風，而至今尚不殄焉。其有志士欲爲學問，購書無所，求師無從。道里遼隔，舟車罕通，百里視爲遠途，《漢書》以爲僻書。其至京師多以數月，其至省會亦數十日，苟非與廉舉孝，蓋無有到京師者焉。故其愚鄙終古不開，以明世之七篇五府爲方今之政體，以小說之《封神》、《水滸》、《三國》爲不二之典謨。其視彼都人士，裘馬麗都，林齋幽雅，珊珊玉珮，冉冉衣香，樂玩備中外，飲食窮水陸，雖不極談大地而能通古今，雖不窮極人天而能知名理，又何遠也！即歐美諸國近號升平，而吾見其工人取煤熏炭則面黑如墨，沾體塗足則手污若泥，自以其所耕之地大于中國。求肉不得，醉酒卧地，執婦女而牽笑。若愛爾蘭之小兒，赤足卧地，雜于羊豕，倫敦乞婦，牽車索食，擲以皮骨，俯拾于地，甘之如飴。若德、俄、奧之北鄙，瑞典、那威之雪界，葡、班之窮民，此則與中國蒙古、東三省之窮民同其苦患，益可哀憐矣。夫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爲之不樂，今向隅而泣者不止居其大半，然則滿堂飲酒者，其爲樂耶，否耶？

六曰奴婢之苦

強弱貧富之操縱人類，亦甚矣哉！均是圓顛方趾之人，同爲民也，而以貧見繫，或以弱被擄者，則男爲奴，而女爲婢矣。或投胎不幸爲奴子者，則終其身爲奴焉，不得齒于人數焉。主人好惡，性氣難違，終身執役，饑不得食，夜不得息。喜而賞之，殘杯冷炙。執髮負薪，荷重傷息。跪而脫屣，立而倚壁。洗衣刷地，捧盤執席，爲灑爲掃，或耕或織。少不如意，呵隨答捷。側媚跪諂，甚則踢殺。老者優養，奴則異是。少主童冲，肅恭奉侍，雖在蓬蓋，不免鞭撻。叩首謝罪，退莫呻噫。子子孫孫，世襲爲隸。雖有聖智，不許宦仕，抑不得學，不能識字。其有忠賢，爲主盡死，號爲義僕，稱之而已。不得同食，不列入列，名分當然，無可升拔。凡有死節，朝有贈爵，若爲奴隸，不恤義烈。聖有謨訓，褒賢貶惡，不幸爲奴，擯若禽獸。若其女婢，賤辱由人。主婦之慈，破被殘羹，主婦之酷，鉗炙烙身。饑不許食，與死爲鄰。未明早起，掃地開門，汲水作食，井臼并身。米鹽瑣碎，難盡得「得」失。深夜不息，頭睡掃壁，主婦大呵，雷霆霹靂。夕而鋪床，掃帳安席，奉烟抽骨，勤身竭力。少女嬌傲，曲腰承足。小兒病啼，襁負作役。拍背撫搖，竟夜供職。少主淫虐，誘奸恐嚇，強僕交加，強奸迫勒，不敢不從，強忍是極。主人知之，鞭責千百，鎖之空房，賣之山客。或鬻作妓，聽其所極，投水懸梁，求死不得。嗚呼慘酷，所不忍述！世雖承平，身當亂酷。上天之生，奴婢亦人，以何理義，降此苦辛！不幸爲奴，永永沈淪。

水旱饑荒之苦

歲之有水旱、豐穰，天之行也，未有能免之者矣。雖水防未備，溝洫不開，樹木不多，宜洩無自，不能調變陰陽，然天行之劇，亦有平地涌水、大旱累年者焉。故當潦水之大，洪流萬頃，浩浩懷山襄陵，旱荒之甚，赤地千里，漠漠草樹盡枯。哀彼農民，勞種而無少穫。舉家勸勸，終歲不休，而八口嗷嗷，粒食不得。吾家粵之南海，當泮柯江之下流。歲五六月收穫之時，則江水大漲，驟至丈許，決堤漫陂，頃刻浸灌。禾稻穰穰，黃雲遍野，忽而白浪滔天，牛馬輕舟，沒于田上矣。當潦水驟來之際，鄉人竟夕守堤，鑼聲震耳，版築登登，燈火映帶。其家人多者，稻畦之上，不擇生熟，且以守堤，且以刈稻。其家人少者，則奉公守堤，不暇兼顧。及其堤決也，哭聲盈耳，臭水走避，家人提携什器，相與踰

面淚下，呼天而誓之。幸堤之不決，則又惜生者誤刈，不能爲食，徒得禾稈，相與歎惜，以吾泔柯江衝流之劇，而歎江河灌決之慘，益不可言也。若其旱也，赤雲蔽天，熱陽煜煜，飛塵滿地，樹枯不綠，望走羣祀，歌舞牲玉，神巫則肥，農夫則酷。日視其苗黃萎枯縮，米瘠且落，望絕無屬，猶須納租，粟子莫贖。若光緒二年山西全省之大旱，饑人相食，易子而骸其骨。襄陵者，吾先師朱九江先生之治地也，近平水。先生爲開其水利，號稱富穰，戶口二十餘萬。吾在京，見襄陵人而問之，乃餘二萬人。襄陵猶如此，它邑可知，蓋十去其九矣。若鄭州之河決，民沒無數，朝廷乃至驚駭而賑之，此皆最近目觀之事。水旱之大者，若徵之古史，考之全地，若此者歲歲而有，地地皆然，不可勝數也。近者歐美鐵路既通，運輸較捷，水利盡啓，樹木既多，雨澤漸勻，泛濫亦少。就有水旱，而以鐵道移粟以飼之，民命尚易保全，此近世進化之功也。雖然，農民窮苦，胼手胝足以經營之，而終歲之勳，一粒無獲，宜其怨蒼蒼之大憾，而嗟上帝之不仁也！談運命者僅付天行，信因果者只嗟劫數，妙術只能慰藉，而仰口終難待天。甚矣農夫之苦，而堯、舜、禹、湯之累遭其毒而無術振之矣。

蝗 蟲

漫漫蔽天而來，樹木沒葉，萬頃千稼，連州并邑者，其所謂蝗災耶。蓋自古有之，豈唐太宗吞之所能格耶！自餘螟螣之害，禾稼皆傷。一夫不收，則八口不食。而撲之不去，炮轟不滅，火然不息。所過郡縣，稻麥皆絕，貧農仰天，呼泣歎血。雖復賑之，施粥有竭。欲搜蝗根，須窮大地之偵測，故待人人之自謀，苟有災焉而何食！即井田之口分世業，猶遇蝗災水旱而術竭也，欲博施而濟衆，堯舜猶病其不遍也。

火 災

赫赫烈烈，嘻嘻出出，朱霞絳天，赤風吹熱者，其火焚之炎炎耶！宮闕不慎，庖廚不滅，炭屑煙灰，風揚暗熱，一星之火燎原，遂使城郭飛灰，人民爲炭焉。于時怒風鼓蕩之耶，板屋木構，鐵扉銅瓦，益其燄耳。擺磨四垣，煨焦瓦礫，神焦鬼爛，天跳地掉。男女奔逃，破窗觸戶，或赤體而難遁，或懸財而罔顧，或折棟飛而致傷，或全屋覆而盡碎，或吸煙而迷臥，或懸樓而顛墜。莫不血肉交飛，體骸腐爛，臭

氣熏蒸，尸骨分橫。其有戲場盛會，聚人億千，簫鼓嗷咽，燈火照煎，萬頭鱗鱗，其樂且延。及夫揚掉渡江，馳輪跨海，舟客無數，高歌樂愷，或萬里遠歸而視其孥，或志士壯遊而觀乎外。一火不慎，煙鎖鬱攸，橋傾橋折，焚掩沉舟。萬衆同擠，舉足莫逃，可憐一炬，衆骨同枯。其有無頭爛額，逃水而免者，而吞煙中斃，蓋亦無能幸生焉。于是妻子覓尸而不辨，家人望魂而號祭，哀號動地，灰燼滿野，有不盡其哀而不能聽其聲焉。若夫石鼓有聲，煙氣大起，草木如灰，赤塊飛止。天火忽流，大雨更熾，焚燒廬舍，千萬未已，死者如鯽，數不可紀。若晉之永昌二年，京師大火三月，焚燒三縣，廬舍七千，死者萬五千人。唐憲宗時，洪州大火，焚民舍萬七千家。宋嘉泰時，行都大火，衙署學舍民居皆盡，百十餘里，凡五萬八千九十七家，都城九燬其七，民灼死及奔逃踐踏死者不計其數，百官燬舟以居。此尤火災之大者。夫人之慘死雖多而莫有甚于火焚者。若夫項羽之燒阿房，赤眉之燒長安，董卓之燒洛陽，火延三月不止，民爲之盡。而德之破法，焚燒師丹，全城皆燼。是雖兵禍，亦火之毒烈最甚者也。嗚呼！人非水火不生活，而修火之利，亦受火之害，乃如是哉！

水災之苦

夏潦時至，山水奔迸，交集于河。下流壅阻，放洩不及，盆溢泛濫。決裂堤防，漫漶廬舍，滔漫田園。人民奔避，攜幼扶老，升于岡陵，緣木登巖，岌岌墜傾。牛馬雞豕，什器床几，驅轉于滔天白浪中，雜沓浮沈，隨流而靡。其近決口，居下流者，白波泱泱，若素車白馬之擁怒潮，轟轟而來。城郭爲之淹，高塔僅露顛，木杪揚波，小舟穿之，况于村舍鄉落之在田間者乎！原野千百里，渺渺無丘陵。人民無所避，則浮尸沒頂，積骸飄泊，與覆舟浮柴漂木而並下，動以千萬。全家連村，同時漂沒。其有衝枝漂流，浮沙依岸，幸而獲救者，蓋千百而不一二也。其或山水盆出，地水驟涌，頃刻尋尺，旦夕數丈。衝崖崩岸，沈城淹郭，廬宅圍館，所過傾深。怒波捲巨石，緣瓦隨流轉，懷山襄陵，無所不倒。其聲勢浩瀚洶涌，舟楫皆覆，城垣並圯，所在人民無有能免者。其死傷慘絕，尤爲可驚。吾先祖述之府君訓導于連州，適遭山水之涌，遂沒于是，今祀于昭忠祠焉。嗚呼，慘怛哉！予小子道之而猶有餘痛也。夫大水之害，《春秋》謹記之。漢成帝建始三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當桓元篡時，江濬入石頭，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西明門地穿涌水毀門扇。唐高宗永淳時，河南北大水，壞民居十餘萬家。開元時，發關中卒救營州，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

至，溺萬餘人。文宗太和時，江漢漲溢，壞房、均、荆、襄諸州民居及田產殆盡。大中時，徐、泗水溢，深五丈，漂數萬家。朱全忠時河決，漫溢至千餘里。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穀、洛、伊、瀋四水暴漲，壞官署軍營民舍萬餘，溺死亦萬餘，牛頭山水漲至二十餘丈，涪州江水、連州溪水暴發，壅入州城，壞廬舍萬餘，死者無數。神宗熙寧時，洸河溢，漂溺陝及平陸二縣，又河決南徙，壞郡縣四十五，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徽宗政和時，滄州河決，城不沒三版，民死百餘萬。蓋自宋至明，河患最劇矣。若海濤之溢，衝壞田廬，死人動輒數萬。其餘水災殆不勝紀。中國如此，全地可推。然則伊古以來，地球人民之死于水患者不可數算矣。夫洪水之患，下民為魚，神禹治之閱二十一年，而《創世紀》稱挪亞方舟避水。蓋洪水之為患，大地最劇而生民之最慘者哉！美哉禹功，灑沈滄災，然終不能其後世之水禍也，奈何！

火山之苦

純日之體皆火也，火力蒸動而自轉，則火屑爆裂飛跳焉。地者日之一火屑耳，離日而成質，自轉而周行，受天空之氣，積久而成殼，若陳粥牛酪，久之有糜也。地殼積久愈厚，則為花剛石焉。地中之火皆為流質，如金汁焉，為殼所裹，氣不得洩。于是爆裂飛動，日相決爭，裹包愈甚，爆裂愈甚，于是成凸凹之形，凹者今號為海，凸者今稱為山。經無量劫無量年百千萬之火爆，而後高山、大海、邱陵、原隰、川澗成焉，若介生焉，而後草木鳥獸生焉，人于是得緣附而居焉，食焉。蓋地形之成，物類之衍，皆火山之為力哉！無火則不能成山，無火山則不能成海陸而生萬物，火山之功之最偉者也。崑崙者，火山之最先起點也。印度之須彌山，蒙古之阿爾泰山，北亞之烏拉嶺，皆火山之依附崑崙而後起者也。于是枝蔓附生，花葉連起，綴連而為峰嶺，夾流而成川河。若吾中國者，北自天山，南走祁連、賀蘭、太行、醫無闔而碣石，渡海遂為泰山，南自岷、峨走滇、黔、五嶺而至天台、雁蕩，北折徽、皖而枝葉與泰山，徂徠之餘葉枝格相交，故其中遂為大陸焉。南入印度，北沿黃海至甘查甲，西走波斯而入非洲，其烏拉嶺北枝入于歐洲，則最遠者也。落機山者，不依附崑崙而最後起焉，別為火山之祖，蜿蜒九萬里，而為崑崙之背焉，今美與巴西之高山大陸，皆因依其火力以成洲者也。故火山之造成地形，其功最大哉！雖然，時各有宜，因各有適。及人類既多，占地遍居，于是火山之害亦最劇矣。大概大陸之地殼厚，地中之火力不能上達，故火山之爆也少；海島之地殼薄，地中之火力易破，故火山之爆也多。今太

平洋諸島，皆火山之新爆出者也，然則近海火山蓋多矣。當火山迸裂之時，火煙四冒，山石轟飛。環山數百之人居，城郭、廬舍，頃刻焚燬，騰播空中。田園人民立致灰沒，無可走避。觀意國奈波里之古城，猶可見其慘狀焉。其地，火山裂後，百里之田廬人家沈沒忽焉。今于二千餘年後掘地下而古城發露，自城門、橋梁、街衢、廟宇、室廬皆如故也，室中衣冠、會集、筵宴如故，縫匠手針線縫衣如故，街中策馬馳車如故，而大劫同盡，億萬衆無可免焉。其餘四洲火山之災，殆不勝數。嗟我人民，何罪何辜！而居近火山，遂蒙大慘，人居立盡，金鐵交飛。若今檀香山之火山，火焰盆涌，至今未息焉。

地震之苦

如漢隴西地震，歷四百餘家。宣帝時，北海郡地震，壞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安帝時，漢陽地坼，涌水壞屋殺人。順帝建康時，涼州地震百八十日，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後周涼州地震，城郭多壞。唐武德時，雋州地震山摧，江水噴流。開元時，秦州地震，拆而後合，經時不止，壞廬舍盡，壓死四千餘人。至德時，河西地震，裂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數月乃止。又東鹿、寧晉地震數丈，沙石隨水流出平地，壞廬舍，壓死數百人。元和九年，雋州地震晝夜八十，地陷三十里，壓死人無數。乾符時，雋州地震月餘，州城廬舍盡壞，地陷水涌，傷死甚衆。宋景祐四年，忻、代、并三州地震，壞廬舍，壓吏民，忻州死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五千六百五十五人，代州死七百五十九人，并州死千八百九十人。慶歷六年，登州地震，峒嶼山摧。治平時，潮州地震地裂，水涌州郭及兩縣屋宇，士民軍兵死者甚衆。

漢高后時，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成帝河平時，隄馬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逆流，壞城殺人，地震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和帝時，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元初時，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延光四年，蜀郡越秀山崩，殺四百餘人。桓帝時，郡國六地震，水涌井溢，壞寺屋殺人。靈帝時，河東地震十處，各長十里，廣三十餘步，深不見底。晉惠帝時，蜀郡山崩殺人。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殺人，地陷三十丈，人家陷死。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上庸四處山崩，長一百三十丈，水出殺人。懷帝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鄆城無故壞七十餘丈。三年，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丈。梁武帝普通六年，始平郡石鼓村地裂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隋大業時，砥柱山

尺，人氣相積，器物交通，毒蟲腐葉，蒸氣成侵，故印歲歲疫，一都邑之間，而死者萬數。而南洋及亞洲諸國，街渠不淨，穢物成堆，室小人多，關閉器積，塞此惡氣，釀成瘟疫。只知口之飲食，不知鼻之呼吸以歲斃其同胞無數者，殆甚于兵燹也。夫兵爭之死人也割斫其外體，疫癘之殺人也割斫其內體，夫割斫其內者，比割斫其外體尤酷矣，而人不知防之。治軍者知行堅壁清野之法，而治疫者不知合大衆預行掃穢清室之方，其愚何可及也！吾觀吾中國之歲患此也，南洋、印度、亞洲諸國之尤甚也，惻惻哀之，而不能救人之貧，則終無以絕疫之根也。今北京、東粵歲遭其災，以爲天行之常也，大地固有之矣，吾久居其地而亦汲汲危之矣，奈何！

貧窮之苦

今普天下人之所焦思菜色奔走營營者，豈非爲貧哉！夫人生而有身，育身者有父母，育身者有妻子，有身則饑寒有衣食之需，有家則俯仰有事畜之任，是皆至切而不可少缺者也。若夫歲時佳日，歡慶樂遊，親友應酬，酒食饋贈，豈非皆人情所不能免者乎！至于喪葬之哀紀，吉慶之儀文，祭祀之禮典，尤人道所重，無財不足以爲悅，抑且事不能舉，比于非人。「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雖子路之賢不能不痛矣。夫衣食家室之需，迫人至急，「一日不食，即受之饑，短褐不完，朔風刮肌，疾病惡苦，臥床無醫，風雨怒號，屋破瓦飛，大雪行道，指落膚皸，夜寒無氈，瑟縮捲衣。父母責罵，垂首忍之，妻子哀號，歎息垂涕。其凶喪饑饉，甚且賣兒，割削恩愛，任其棄離，豈不眷戀，爲貧所欺。其或隻身棄家，渡海萬里，開山拓殖，或美或非。賣身爲奴，聽主鞭笞，驅若馬牛，瘴毒纏纏，死亡莫問，呼天誰知。若夫寡妻失夫，幼子無父，自營無力，亦莫我顧，朝哭夜啼，饑寒無訴。忍賣爲奴，屈身爲奴，啜泣自傷，謂天何辜。其有農夫失收而狼顧，工人罷業而家食，主吏追租而餓殍，室人交謫而遠適。又或商業倒閉，士子落魄，債臺高築而莫避，田廬盡賣而無歸，則有踰天階地，尋死自盡者矣。其它貧累傷生者不可勝數也。蓋生人之數日繁而無盡，養物之數有限而無多，以有限之數供無盡之生，其必不給矣。若新法不日出，則人生之多即爲致亂之患，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世以爲天運之固然，不知生齒之繁，養物不足致之也。故中國二二百年必一大亂，以生齒已足故也。夫不足則爭矣，雖聖人莫之救。若不有以善其救貧之術，而欲致太平無由也。然人道不文，則爲野蠻，若愈文則患苦隨其文爲而增至。如食美八珍，衣珍五采，宮室則麗其梁棟，重其樓閣，器用則繁其

鋪設，備其儀文，親友則通其弔賀，致其贈賄。文物日增，需費更巨，于是乎車馬、僕從、琴瑟、書畫、園林、古董、慶聘、宴遊、妻妾、僮僕，皆人情之所好而中人以上之所欲致者矣，苟其有乏，不齒上列。然財力內實不逮而門面外日強持，以大不逮之財而日行勉強支持之事，東掃西撻，憂苦莫當。以吾所聞，粵之富人中落者，紙筒糴米而坐轎如故，仕宦候補者，衣服典盡而宴客盛張。雖未嘗不強作笑語，呼指僮奴，而追書紛來，債客盈集，內廚不饗，妻子無衣。傭僕將散而罵其無工錢，大屋暗黑而別租小室，由園玩器，急于賤售而尚無人沽，喪婚賓病，急待舉事而借貸無得。憂心如焚，頭痛若刺，董中家官人之所同病而共憂。閭閻撲地，都邑相屬，苟非野人窮子驟致多金，自此之外，雖極巨家豪貴，皆是鬱鬱患貧之人。故「翹翹車乘」，皆是憂生；「衣服麗都」，盡爲貧子。外面甚樂，中情甚苦，如灸如割，且有不顧爲人者。彼爲禮俗所驅，遂陷于貧而自刑若是，嚙能解之哉！是故增其文明禮物而不易其人道，不啻廣設陷阱網羅以陷縛之也。彼憂貧抑塞，鋪天皆是，不拔其根，不除其源，而欲致太平之樂，豈可得耶！

富人之苦

人之所望者富，所求者富，富者宜無不樂耶？則又大有不然者。吾見富者之憂苦又與貧者無異矣。夫凡富者必有田疇，而田則有水旱之苦，加稅之苦。加拿大之烏士威士開埠富人，全埠皆其地也。及英國加稅而埠不盛，彼力無以供稅，于是逃而之美國，其室充公爲學堂焉，是多田翁之大苦也。富者則廣置多店以收租，吾見羊城南門火災，全街盡火，某富家盡失其業，闔門大哭，是富而多店之大累也。富者必多營商業，某富人以商于柳州致大富，柳之木排盡其業也。已而柳大亂，則大憂其商業之盡倒也，大疾幾死。某商以開錫礦于南洋致巨富，既而錫礦倒，則憔悴憂傷而歸國矣。又有開輪船業于南洋致大富者，已而輪船二艘皆沈，家業幾失，遂發狂疾者。凡此皆以富害其生者也。且家既富矣，其用度奢闊，積久亦若習與俱安，少不如意即懊惱大生矣。夫生人之境遇無常，外變之牽連無盡。地、水、火、風既皆有劫，而國土爭亂，盜賊縱橫，在在皆與富之境遇相乖刺者。富無終身之可保，則憂患即隨時以紛乘。若夫有家之累，則倫紀強合，性情不投，其乖爭愈憂，益富益甚。若兄弟爭產，夫婦角氣，至于累年訟獄，桎梏在身。此皆富者有之，貧者未有也。即使家室平和，財帛豐溢，子孫繞膝，此則兼備富壽多男之慶，尤爲人生所至難者矣。而子孫多則子孫未必賢，妻妾多則爭競且時有，于是富主且因

而吐血殞命者矣。若庶能鄭桂、謝增育富千數百萬，華人之冠也，而鄭妻妾子不肖而吐血，謝妻妾夫納妾而內傷。此豈鑽石耀其頭、金屋安其體所能解其憂哉！人生各有所憾，所憾之處不能解，即無物能解之。故文物愈多，禮俗愈設，則憂患愈隨之而生。物之機器，簡者難壞，繁者易壞。富者終日持籌，日以心鬥，一處有失，皺眉結心，誰能超度之哉！故亂世富可作國之人，不如太平世貧無立錐之士也，人之情在心之樂耳，豈在家之富耶！

賤者之苦

為奴隸，為婢妾，為胥役，為與臺，奔走服役，伺顏候色，拳跪鞠躬，側身屏息，饑渴不得自由，勞動不得休職，冒風雪而既征，窮晝夜不獲少息者，其賤者之苦耶！脫彼貴主，高堂深廈，華旂細席，距高座而指揮，擁車馬而辟易，侍者如雲，簇擁排列，顧盼所及，左右悚息，聲咳所遠，唱諾百億，或行爲前驅，或坐爲執役，彼此豈非皆天生之人乎，胡爲吾賤若此？其貴主之仁者耶，或少恤下情，感恩罔極，叩頭泥首，銘心刻骨。其暴者耶，則一語之誤，一事之失，鞭撻交加，罵詈無已，加以刑罰，剝盡廉恥，欲奮飛而不能，惟涕泗而悲己。即在平人，有所白事，官長踞座，立不得與，呵叱詬詰，惟其戲謔。即爲卑官，進謁長上，轅門伺候，風塵鞅掌，執板下輿，立班鞠拱，唱諾連聲，伺色而動。其或脫屣膝行，卑栗退屈，伏地騎背，跪足結襪，野蠻等級，威嚴尤密。是故志士挂冠，壯夫不屈，以是歎息，趨走鬱鬱。凡此者，豈太平世人所識哉！

貴者之苦

坐堂皇，建高牙，擁衙役，出則武夫前呵，從者塞途，趨走之人，夾道而疾馳，喜賞怒刑，豈非貴者之尊榮耶？然寧知其事權要之側媚，奉人主之屈伏，有不可言者耶！捋鬚參政，由實尚書，既折節而無不至矣。即奉公守法之人，當官而行，然貴者之上又有貴焉，脚靴手板，趨趨進謁，朝與暮騎，迎送不遑，有十次而不得一見，終日而無少暇者。其有失權要之歡心，立見貶職，遭官官之彈劾，惶恐營謀，憂心惴惴，鬚髮爲白者。即使位極人臣，權兼將相，其于事主尤有甚焉。人主喜怒不測，羣僚疑問交攻，或妃后之爭權，或官寺之譏問。于是亞夫槍地于獄卒，崔浩羶溺于臺下，淮陰侯榜掠于鍾室，

斛律光杖死于涼風。其他布機之塞，鐵盤之設，車裂之痛，孰非王公卿相哉！若夫族誅之慘，排簪之殺，投河之酷，遭逢喪亂，尚不必言。即當世際承平，地居貴要，而傾軋排毀，憂慮畏懼，憂心股股，魂魄若失。亞夫之快快退朝，殷浩之咄咄書空，靈均之行吟澤畔，史遷之著書獄室，東坡之魂驚湯火，其繁憂煩憤，大恐縵縵，豈可言哉！若夫河橋而思鶴唳，上蔡而念黃犬，庸有補乎！人固不能盡貴，而車前八驕，食陳五鼎，何所益于憂患如山之寸心鬱鬱耶！太平之世，人皆有樂而無憂，豈此冠帶天囚之所能人耶！

帝王之苦

有國土人民而君之，操生殺予奪之權，處富貴之極，食前方丈，後宮萬數，離宮三十六，臣民億萬，極人世之尊榮榮赫者，其帝王耶！然一日萬幾，崇高益危，早朝晏罷，業業兢兢。一夫失所，皆君之責，爲性祈旱，吞蝗滅災。其有邊烽傳警，潢池弄兵，敵國外患之來，羣盜滿山之變，偶有失誤，則淋鈴夜雨，蜀道艱難，煤山海棠，望帝不返。甚或青衣行酒，淩涼五國之城，歸命封侯，痛絕牽車（機）之藥。或倒執太柯（阿）而賊臣弄權，則有靴裏着刀，或素密（霍）而呼荷荷者矣。或內亂亂政，淫妒擅權，則有賈南風、武曌或韓金蓮之毒弑者矣。或宦寺作孽，門生天子，則有仇士良之廢唐文宗者矣。或兄弟爭國，煎豆摘瓜，而建文之仁，金川門改爲僧。或父子起禍，巫蠱祝祖，而唐太宗之英武，且自撞床下者矣。若是之事，不可比數。至若喪亂之際，公主流離而爲婢，王孫困苦而爲奴，后妃而掠爲人妾者，不可勝道。故憤極之言曰：「願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豈不然哉！若列國競爭，互相擒虜，革命日出，黨號無君。波斯王之頭可爲飲器，宋理宗之頭可爲溺器，宗室王主皆爲奴虜。近者印度故王扶雙目而在獄，其餘購一巾，買一餅，皆須請命英吏。而鍾之王妃、公主，竹欄無席，豆食無衣，饑寒若丐，誓不嫁人者，是皆帝王之家者也。若夫渣理士斷頭之臺，路易殺身之所，尼古喇被弑之宮，韓禮飛蝶南逃避之路，革命軍朝起而帝王震懼恐懼，王族旁皇奔走。而荆軻博浪之徒尋間而發，歲月頻見，蓋有一刻不安之狀焉。昔人有言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以匕首灌（灌）其胸，愚夫不爲。」今以亂世之帝王，其苦若此，豈若大同世之一民，其樂陶陶，不知憂患哉！夫以帝王猶苦惱如此，故據亂之世，舉世間人皆煩惱人也，皆可悲可憫人也，不改弦易轍，掃除更張，無以度之乎！佛慈悲能仁，強以空爲善度法，五濁惡世，愚冥衆生，豈能受之哉！就使人人受之，而強據之境豈能久乎！

聖神仙佛之苦

聖神仙佛，以自度而度人者也，人濁世而教人不厭不倦者也，人地數教人而不苦不惱者也。然言則易矣，若實行之，則經無量苦患，經無量死生，經無量險難，苦其心志，斂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以故斷頭，殺身，破家，沈族，以救世之患，雖浩氣剛大，萬劫不變，然當其難也，心慄（？）目休，情傷，神苦，肢解，魄動，蓋亦有萬難者焉。夫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心如枯木，身如死灰者，避世之士也，滅絕之果也，非大道也。夫既爲人矣，則人而與之俱，不易其形，不易其情，因以爲波流，因以爲弟靡，時其得失，達其苦心而與之教之，則爲聖者之至道矣。而丁是亂世，竭其智能，或苦口以勸仁，或設法以立義，或多方以開智，或濃薰以禮樂文章，或直捷以明心見性，要皆小補，無裨大方。橫目之民，憂患滔滔，大劫源（源），無以拔也，于是冒險以奮之，犯難以濟之。故亂世之神聖仙佛，凡百教主，皆苦矣哉而尚未濟也。豈若大同之世，太平之道，人人無苦患，不勞神聖仙佛之普度，亦人人皆仙佛神聖，不必復有神聖仙佛。故吾之言大同也，非徒救血肉之凡民，亦以救神聖仙佛捨身救度之苦焉。蓋孔子無所用其周流則跡絕，耶穌無所用其釘十字架，索格底無待下獄，佛無待苦行出家，摩訶末無待其萬死征伐，令諸聖皆優遊大樂，豈不羨哉！康有爲若生大同世也，惟有極樂，豈須捨身萬死，日蹈艱危哉！嗟哉，生于亂世也，凡人之有神聖仙佛之名者，其亦極不幸也哉！

鰥寡之苦

人爲有知之物，則必惡獨而欲羣，人爲有欲之物，則必好偶而相合。道有陰陽，獸有牡牝，鳥有雌雄，即花木亦有焉。人有男女之質，乃天之生是使然。人道者因天道而行之者也，有以發揮舒暢其實則樂，窒塞閉抑其欲則鬱。太古之時，雌雄亂作于前，故聖人順天之道，因人之欲，知其不可以已也，故制爲夫婦以相判合。始之以順天性，令其相歡相樂，繼之以成家室，令其相保相受。其有壯大而無妻無夫者，孤陰獨陽掩沮憔悴，生人之樂泯矣。且其鰥寡，多出于已有妻有夫之後而中道摧喪者焉。離離鸞別鶴之音，親月缺花飛之慘，遺塵在望，破鏡闌然，仰視雙翔，能無淚下。其鰥者或伯道無兒，或左芬有女，或兒女成行而撫育無人，對此孤孤之孤泣，益思故劍之恩情，則有觸目傷懷，神傷無主者矣。其

寡者或貧無立錫，復多遺債。而上有白髮之孀姑，下有饑餓之幼子，左提右攜，背負手前，叫怒索飯而啼門，垢膩不換而素衣。以織繡糊口，則執業而不能育兒，以乳哺字男，則失業而不能得食。強豪之迫逼日至，則賣女以償，水旱之大疾不時，則捨男遠出，死生執別，永遠此離。床薦無氈，日食以粥，傷心神結，瘦骨柴支，以淚洗面，有病莫醫，氣結而殞，以手撫兒，此亦人道之至慘者矣。幸或撫兒長成，授室謀業，而私其妻子，不顧母養，視同媼僕，加以嗔呵。或賭蕩破家，盡其產，寡母觀此，惟有垂涕，有仰繼而自絕，或就傭而遠適者。即使家有中資，田產足食，而鄉鄰之豪家欺佔，至親之叔伯凌爭，呼父兄而無人，泣良人而何訴。或有強姦誘淫，經姦爭盜，至有投繯人獄割腹自明者焉。若夫印度之焚柴殉葬，鎖閣不下，燕子樓中之霜月，秋夜彌長，驪山陵上之侍人，銀燈不滅，抑女舊俗，苛暴無倫，抑更不必言焉。歐美號稱平等，而人羣宴會罕及寡妻。子女歡遊，賓客雜沓，而寡者別室寂處，蓋未亡人之生意亦有索然者焉。吾少多鄉居，寡婦盈目，秋砧在耳，連夜連旦，人道如此，目擊慘傷。而亂世尊男，以女爲屬，飾爲禮義，崇爲高節，寡婦之苦無可救焉。吾既少孤，寡母育我。姊妹百日，夫即病亡。妹有三子，夫喪中年，以貧自傷，數載遂殞。嗚呼！寡之酷毒，人道所無，蓋天上人間所無者焉。國家無事，家室和平，人喜春臺，世稱休盛，而寡妻怨毒之氣，已上通于天，可得謂之太平盛世哉？

孤獨之苦

物之精神、筋力、肢體足以自養者，雖極苦，非苦也。若其精神、筋力、肢體皆不能自養，必待于人以爲養，而所待之人忽逝矣，無憑矣，茫茫矣，徬徬矣，無以爲生矣，呼訴無聞矣，則其憂傷憔悴有不能爲生人之勢，則其苦不可言矣。則未有若老而無子，幼而無父者矣。夫父子之道雖本天生，而人道之始，不以母子傳姓而以父子傳宗者，實以男子之強易于養生故也。故子非父無以長成，父非子無以養老，交相需而爲用，雖不言施報而實爲施報之至也。且分形之子，傳體之人，天性之親，愛不可解，惟其愛不可解于心，然後可長相託也。人之情，經窮禍患難，則變而相棄矣。亂世之俗，雖有至交，遇難而離解，以其易合，故易離也。惟天紐者難解焉，故父子雖怨，經窮禍患難而相收也。故交友高言恤故人之孤，不數載而倦忘矣。至待于諸父諸兄乎，則彼自有父子，何暇恤人之子。即有仁人，提攜撫養，視猶己子，則以爲高義矣。夫以爲高義之物，豈人人所能哉，則無所估者多矣。假而諸父之賢能恤兄弟

之子，諸母出自異姓，其能視爲一體乎？故同一飲食，則人有而已獨無，人齒梁（梁）肉而孤子厭糟糠矣；或且飯後之饑，抱腹而呼荷荷者，或且餓餘而丐殘羹冷炙矣。同一衣服，羣從麗都而孤子垢敝襤褸，或且短褐不完，肘見履穿矣。同一執業，羣從精舍弦誦，竹林嘯詠，而孤子灑掃承筐，望學舍而垂涕，不能進矣。同一榻舍，羣從高齋文几，厚褥隱囊，孤子則下室旁舍，破床無被矣。若期月之生，喪失父母，轉育于人，爲奴爲婢，姓籍不知，寄生而已。或流轉爲丐，漆身爲癩，牛馬其體，僅具人形。（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君，亦莫我聞。」嗚呼！天地雖大，豈有慘憺若孤子者哉！壽夭難知，亦誰能免此也。獨者乎，耄老之年，精神已衰，聰明已失，筋力已弛，耳聾目暗，杖而後起，舉動須人，扶持賴子，手足無力，作工不能，記性模糊，營商失利，百事不辦，飲食而已，等于廢疾，誰則恤彼。惟有子者夕繼晨滄，扶杖深被，問寒滌穢，搔爬盥洗，起居察其安否，飲食具夫甘旨，子忽云亡，衣食奚具。即有弟姪時加體恤，異居殊家，誰克奉事。虱垢滿身，敗絮擁被，大雪無裝，曝背于市，眼昏體枯，有若半死。至于遺病不時，疫癘罹之，無人問侍，無人扶持，喘喘殘息，無藥無醫，忽而殞絕，閉門不知。若是者，影影駭哉！若其富貴縉紳之家不待子養，而恩愛既結，壽夭無常，中道夭亡，傳後無託。賢如子夏，因以喪明，遠若楊彪，猶深紙幘，柳子厚之祭，身後孑然，司空曙之詩，一星孤燄。青箱誰寄，遺書何託，宗祀將斬，祠墓無依。其結託愈深，則其纏綿愈擊，其希望愈厚，則其訣別愈難。蓋老年喪子，後望幾絕，其哀從中來，不可斷絕，遂與幼孤喪父者皆爲人生終天之憾也！

老壽之苦

五福之首，第一曰壽。蓋無年命以持之，雖有富貴行樂，孰從受之，故永年老壽者，人情之所祈禱而願望者也。然非當大同之世，徒以老壽爲樂，則據亂世之老人，其苦方彌甚矣。蓋人少之時，如日方出，皓皓曦曦，其氣雄進而樂嬉。人老之時，如日將落，暗暗莫莫，其氣凄冷而蕭索，此固天之無如何者也。第一則死喪也，妻妾、子女、兄弟、孫曾、故交、至友、親戚、舊朋，結識太多，恩義太深，而人非金石，無有久保而並存者，必有中道而分亡者矣。老人所識所交亦必垂老，皆將就木之年，日有落葉之歎。昨日某知識者死，今日某故舊者亡，明日遭某親戚喪，後日報某至交逝。若家人愈多，死喪必愈甚，期月之中必有一二人焉，非其子孫兄弟，即其妻妾女媳。棺柩日陳于堂，靈座日設于室，旒窆日就于墓，訃告日投于門。結識廣則感懷多，恩愛深則割捨苦，骨肉分亡，肝肺如割。歲月迭去，老懷何

堪，忍淚掩袂，痛側心腸，或牽連而生疾，或辛苦而破家。話故事則物換星移，念舊人則風流雲散，思骨肉則多化黃土，憶妻孥則多化塵沙。雖曠達之士，藉絲竹以陶寫，臨山水以排遣，然中懷之痛，豈能忘情，浩浩乾坤，側身孤子，憂來傷人，不復永年矣。故哭父而毀死少，哀子而喪明多。始則結倫紀以助人之身，後即緣親戚而傷人之生。凡物理也，所益之物即所損之物，其取益愈大者其見損亦必更劇，循環無端。故厭世之士，乃至欲遠離之也。第二則疾病也。老人精力已憊，筋骨已疲，腦髓日枯，土性鹽質又彌滿之，故耳目不聰明，手足不靈便，行步不捷疾，身體不強健。于是風雨霜露寒暑得以乘之，而又多哀怒、困苦、憂感因以中之。外內交迫，疾病易作，綿綿床褥，纏綿湯藥。久則或彌年載，少亦多歷數月，富者絕無生人之樂，貧者遂有破產之憂。與死爲鄰，以病度日，亦何能免此也。第三則困窮也。天下之人，富人少而貧人多，貴人少而賤人多。亂世之人，富者萬不得一而貧者萬，貴者億不得一而賤者萬。以老人與壯者較，壯者尚易富足而老者尤多困窮，何也？以壯者易于食力就工，人樂用人，老者難于奮身營業，以人畏用之也，則壯者得金多而老者不如。且老者妻子孫曾之人多，則分而累之愈多，則雖富亦貧，蓋舉家女稚皆待食之人，分利之人，而非生利之人也。故四五十後，子女漸長，中人家亦漸窮。至于六七十後，孫曾子媳數十口集焉，則有食粥不能均者，有病不能醫者，築多屋而不足居者，人買一履而盈箱不足，人裁一衣而傾篋猶缺。故下之乾餱起怨，上之拄杖與歎，齒危髮禿，奔波于萬里，累錮積寸，立散于婚喪，窮老不息，齋恨以終者皆是也。若夫老疾已甚，窮困無依，一家視爲陳人，棄諸委巷，牛豕溷廁雜沓共側，虱垢敗絮擁滿其身，乞水不得，呼天無聞，雖遭百齡，一何益也。是故貧賤而壽，則有溝壑斷棄之憂，富貴而壽，則有死喪疾病之苦。人道本與憂生，苟非極樂世，則壽者愈長，得憂愈多耳，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愚壽之苦

人之能橫六合、經萬劫、證神明、成聖哲者，皆智之力也。故吾自窮極萬理而後，闡今故，宰割萬物，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即獨得天下特別無限之全權焉。吸大地諸天之精英而遍賦嚼之，集遠古聖英之神明而收攝焉，下至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一土、一石之形狀，亦足以資博物而考名理。當其新識驟得，踴躍狂喜，亦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勢，皆智之爲也。若愚者乎，既不能考大地萬物之理，又不能收全古諸聖之華，摘提自喜，冥行自誇，問七星而不知，數萬國而不識，學問止于《論語》，而以

《南華》、《漢書》爲僻書，知識限于國土，而以球圖地繞爲奇事，冰人溺于冰海，火難守于火山。所謂「南人不信千帳帳，北人不信萬斛船」，今中國人之閉處窮鄉者，蓋猶未免哉！若夫不通算數、不識文字之人十猶有一，各國人民皆不能免焉。視羣書而無親，舉文物而無知，凡大地新世治教之良，物理之新，文學之美，皆替無所聞焉，如瞽者不預文章之觀，聾者不預音樂之妙。生同爲人而所知乃與牛馬等，不得一接其同類先哲之奧妙懿偉以沃其魂靈，豈不哀哉！腦根所聞皆靈禱之餘論，耳目所人皆村曲之陋風，以爲天地之大盡在此矣。夫人之聰明睿哲無所不受，今愚陋若此，是割地自棄，暴殄天與，豈不哀哉！爪哇之梭羅王，爲荷所肆而不知也，自以天下莫大也，嘗問人以暹王與彼「地孰大，鑽石孰多？」豈不可憫哉！知識既愚，則制作亦蠢，試觀巫來由及煙剪之器物無不醜惡，其于進化之害莫大焉。且人既蠢愚，則一人不足一人之用，其勞作甚苦而逸樂甚少，傷人之生莫甚焉，况屬根黨濁，必少高明廣大之神，勢必嗜利無恥，少禮寡義。留此人種以傳家則俗不美，以傳種則種受害，以此愚根流傳不絕，是猶在黑暗地獄也，豈可使流轉于世宙間乎！夫人獸之異，不爲其形質，只爭其智愚，大同之世，豈容獸種。且愚則必頑，以此而欲至太平大同，是猶燕沙而欲成飯也，必不可得矣。

讎怨之苦

人之魂夢不寧，神明不安，鬱鬱不樂者，其莫如仇怨哉！人自有身界，則有爭利爭權之事，至于有家界，有國界，而爭利爭權之事愈甚，則相詐欺相奪殺而仇怨興矣。故據亂之世，必崇復讎之義，父母之讎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交遊不反兵，甚且九世之讎猶可復。誠以據亂之法，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臣不私其君則不成爲臣，故不復讎則非臣子，忘仇讎則爲不忠孝。故一人有遇變之慘，即舉族枕戈，累世發難，切齒腐心，飲恨尋仇，即貴暴若虜政，狼鴛若趙襄，而子房奮于博浪，豫讓隱于橋下，則可令人內熱而死，中毒而亡，況于常人，其可防哉！起居出入，無有安心，蛇影杯弓，動于飲食，則有李林甫一夜遷二十五之床，曹操以詐睡殺人者矣。即非買首之仇，而亂世之俗，多忌，多爭，多疑，多毀，一有不合，怨毒從之，則有造謠謗以交攻，陰彈射而相軋。或有傾險之行，危殆之事，飛文構章，誣陷圍圍，或致流放，以幽憂死。甚且同室起戈矛，石交化爲豺虎，蓋怨毒之于人甚矣哉，雖在大賢，安能免此！是故操心危，慮患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言身處亂世之難也。

大同書 釋文卷一

愛戀之苦

人類之相生，相養，相扶，相長，以種除異類而自蕃衍其本種者，豈非爲其同類有愛戀之性哉！然得失同源，禍福同祖，始以愛戀保種者，後即以愛戀累生矣。父子天性也，立愛之道自父子始，故教之以孝，獎之以慈。而慈孝之至則愛戀愈深。事親則疾病撫摩，割股爲藥，愛日祈年，祝饒祝嘏，強健則竊喜，衰羸則私憂。至于屬續彌留，則呼號無術，以願復鞠育之深恩，一旦付于塵沙土木，終天永恨，相見無期，雖壽逾彭篋亦復愛戀不已。此固普天人人之公憾，而無一人能免之者也。吾見撫于先君知縣公（諱達初，號少農），見養于先祖連州公（諱贊修，號述之），十一齡失怙，侍床執手，至今念遺囑欲絕之言，猶哀咽而腸欲斷也。吾年二十，先祖溺于連州大水之難，至今思之心痛。豈非親愛愈切則懷戀彌深，而人之所望與天之所與每相反也，則苦痛荼毒無可救矣。若夫子女之愛，舐犢有情，既自生之，又日撫之，似續賴以嗣，門戶賴以持。即非孝謹，或尚童稚，猶視憐之。若夫才子，尤望九宗，外若阿羅敷重，內實抱愛深切，故毀傷尚少而喪明最多，豈非以愛戀至大，故痛苦尤大乎！若夫夫婦之道，異體合歡，以愛爲宗旨，以慈爲實行，此大地所同也，然立義既嚴，因人益甚。則有兩美相遇，嚙臂盟深，而以求見阻，好合難完，或以門戶不齊，或以名義有限，海枯淚竭，心痛山崩，則艱危萬狀，甚且輕生以求同穴者，鄉邑頻見，則全地日月不知萬億可知也。其既得連婚，連枝比翼，情意既洽，歡愛無窮，形影不離，以爲天長地久矣。而壽命不常，必有離寡，握手永訣，玉棺側葬，凝塵滿室，遺琴在御，塵琴故劍，披展繡帷，聽錦瑟之哀聲，聞寒蟬之夜哭，誰不下淚傷心者乎！當此時也，天地泣昏，魂靈恍惚，曾不知人間何世，生死何端也。即不爾，而征役當從，或饑來驅我，近賈河梁之茶，遠就河陽之成。歸期無定，死喪堪憂，把臂牽衣，飲泣而別，神搖搖其無主，心鬱鬱而若結。無定河邊之骨，猶爲閨中夢裏之人，雲鬢香霧之寒，猶在遠客吟懷之念，生離死別，悲莫悲焉。而大地橫目之民，夫婦交歡，誰能免此者乎！若夫寇難忽臨，劫疫相繼，夫妻父子，分散倉皇，不死于兵刃則喪于水火，不填于溝壑則餓于饑病。其得爲奴隸，苟幸生存，爲幸多矣。覓遺尸于烏窰口下，得破鏡于權貴家中，腸百結而如迴，心哀痛而欲絕。若斯之遇，哀慘至劇，而皆由親愛過結，眷戀太過致之也。故佛氏欲斷煩惱，首除愛根，由愛生纏，纏纏相縛。而父子夫婦之親不去，而強欲以出家破愛根，豈人情之所能從哉！不即人情者，其道不行，則人類愛戀之苦終莫由拔也。

牽累

人之魂神不精明，智慧不發越者，憂心昏昏，若墜若癡者，其皆由牽累哉！人有家而為樂，而家之牽累從之，乃至苦焉；人有國而為安，而國之牽累從之，乃至憂焉；人有財產而為利，而財產之牽累從之，乃至害焉；人有官達而為榮，而官達之牽累從之，乃至辱焉。夫有父母而不孝養，則不成為子。然竭力致養矣，而父母有病，病或連年，則孝子捧藥無然，而神明為之喪失矣，其或父母有罪禍而奔走營救，搶地呼天，神明益失，事業益廢矣。若夫父母考終，迫慕哀思，號泣哭踊，望柩而痛，臨穴而悲。久喪哀毀，固損生人之性，短喪不服，亦非人情所安。蓋愛情之結既定，則孺慕之牽無窮。若夫角枕錦衾，琴瑟好合，綢繆愛眷，終身相託，比翼交頸，親愛為縛，別遠離懷，中情若割，其腸九迴，神魂皆落。或佳麗列屋，誇多縱欲，愛甲棄乙，恩怨不睦，供奉無根，家業為覆。疾病日作，死亡相續，終日悲歎，長愁附鬢。多子者人之所望也，自孩提保抱，童幼提攜，以養以哺，以食以衣，學業為之就傅，疾病為之延醫，長大為之授室，垂老為之馳驅。繞膝者多，則衣食之累愈多，死病之事愈多。故夫貧者以妻子之故質衣而售屋，富者以妻子之故煩心而縞眉。然且人之性善者少而惡者多，故子之長也，亦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敗行失德，繁業喪名，玷及祖宗，禍延父兄，其為牽累之大，豈有償哉！有財產者，人所藉以為生也，然多財之累亦甚矣。或棄倒，產傾，田淹，船漏，火焚，盜劫，人欺，官偏，有一于此，損魂喪魄。若夫任官貴顯，高則多危，有五鼎食者即有五鼎之烹。上蔡逐獵之布衣，豈不勝于長安車裂之丞相哉！近者各國后王迭遭刺殺，固知衣繡之艱不若曳泥之難也。若夫有國，則強弱必爭，重稅則同擔，兵役則同荷，號稱國民之責所必然也。一有戰禍，滅亡隨之，長為奴隸，可痛可悲。其或君后暴昏，國土危削，骨鯁力諫，迴天變法，坐遭戮毒，頸血濺赤，身首異處，家孳幽辱，其為慘酷，豈忍言哉！其或通臣奔亡，流離異域，刺客載途，晝夜相警，衣糧交絕，病莫能與。巨海萬里，洪濤漫天，欲渡不得，思歸未能。淒涼胡天，迴望漢月，思故國而危亂，念舊鄉而阻隔。老母生別，妻子久缺，與宗邦而無期，救故君而無術。既有泥中式微之悲，更有神州陸沉之恐，斯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悲憤填胸，鬚髮盡白。雖有人天超脫之思，神聖遊戲之道，既遊地獄，度脫為難。人間何世，大累相牽，悲憤既多，則神智衰落。人生不幸，當此濁世，既未至于大同，又不忍于絕世。家國為累，損短靈智，為之奈何，為之奈何！

勞苦

漫種種之生人，勞苦亦甚矣哉！農者胼手胝足，塗泥厥身，以耨以耘。太陽炎炎，甚暑酷蒸，炎背若火，冒之以耕。大風淫雨，囊笠而行。日出而作，日入而歸，無少時得息焉。彼採礦者，深入洞穴，涼水霑膚，然火以作。煤礦尤甚，炭氣熏灼，身手漆黑，觸鼻作惡。常人一刻而難受，礦夫終身而力作，洞穴或裂，壓死不覺。燒炭製鐵，蒸輪火烈，熱帶爐底，終身熱熱。機局掌火，火炭爆屑，汗臭迸流，面目若鬼。冬冰取魚，引足入水，寒氣激骨，膝膚裂指。深山樵人，負薪百斤，百里崖阻，烈日艱辛，乃易魚米，用以救貧。其他曳輿、扛轎、負擔、行舟、喘息大呼，終日不休，縮肩俯背，貼地而吼，或挾疾行，僱仆道周。嗟夫苦哉，彼豈非人之子歟！其他百工，勞力苦作，朝起而動，中夜閉關，無來復日之休息，無限時之輪託。孺子弱女，饑驅同縛，竟日劬動，編絲乃獲。腰背彎曲，咳嗽並作，面體黃瘠，廢疾以數，傳種不改，人道衰落。其富而為商，坐櫃終日，血氣凝滯，神氣恍惚，無活潑之氣，無發揚之識。進而為士、為官、治事、為學，皆以終日無定時之游眺，無復日之止息，體昏氣索，神明役。即歐美之有節，限作工之八時，勞苦亦甚，焉得不衰。既未至于大同，亦無術以救之，嗟爾窮黎，苦工可悲。

願欲

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欲無可盡，則當節之，欲可近盡，則願得之。近盡者何？人人之所得者，吾其不欲得之乎哉！其不可得之也，則恥不比于人數也，其能得之也，則生人之應願爾也。生人之樂趣，人情所願欲者何？口之欲美飲食也，居之欲美宮室也，身之欲美衣服也，目之欲美景色也，鼻之欲美香澤也，耳之欲美音聲也，行之欲美捷舟車也，用之欲便美機器也，知識之欲學問圖書也，遊觀者之欲美園林山澤也，體之欲無疾病也，養生送死之欲無缺也，身之欲遊戲登臨、從容暇豫、嘯傲自由也，公事大政之欲預聞預議也，身世之欲無牽累壓制而超脫也，名譽之欲彰徽大行也，精義妙道之欲入于心耳也，名畫、妙畫、古器、異物之欲置于眼底也，美男妙女之欲得我意者而交之也，登山、臨水、泛海、升天之獲大觀也。精神洋洋，覽乎大荒，縱乎八極，徜徉乎世表，此人之大願至樂，而大同之世人人可

得之者也。然當今亂世，雖侯王曾不得備此樂焉，何況黔首之民。貧富相離，都鄙相驚，貴賤相形，愚智相傾，耗矣哉其窮也！是故甲厭八珍而乙不得藜藿焉，丙處數十層之瓊樓，數十里之園苑而丁不得蓬蒿焉，戊珠衣、鑽石權而已不得帶索焉，庚拭目皆文章五彩，辛處黑暗若囚焉，壬雜陳百國音樂，癸不得鼓缶焉，子花草香氣熏塞，丑居瀾廟焉，寅高坐于汽舟、電車、汽球，卯徒盤泥步而歷涉焉，辰左右百器皆機巧若鬼神，巳皆枯麻之物焉，午之博極羣書，富而百城，未不得識一丁，挾一冊而吟焉，申園林盡沼甲天下，酉不得一花竹而徘徊焉，戌身體強健，畢生無病，亥有廢疾或多病奄奄焉，甲生死無憾，身名俱泰，乙生于憂而死于囚焉，丙閒暇娛樂，丁拘累愁苦，無一日之從容焉，戊預聞政事，發言自由，己朝不坐，公事不得預焉，庚大名洋溢，人皆加敬，辛則名字聞然與草木同焉，壬親近善知識，日聞中外古今之大道，癸則不得見有道，不得聞法焉，子遊于博物院，備見大地之珍奇，丑則自家人體外，耳無聞目無見焉，寅則坐擁佳麗，從心所欲，卯則終身謀寡怨曠，或擁黑人、黃賊、魑魍、縮項而慰情勝無焉，辰則遍遊大地，絕海窮漠，大都、勝地、名山、異境靡所不屆，巳則足跡不能出閩巷焉。若此者，其為人形體同，才志同，而境之得失榮枯相懸相反若是，則不得不想運命，悲不過，嘆老嗟窮，賦軻佗條，甚者憂能傷人，不復永年，此則普天人士所同悲，而寡有能如願以償者也，假有一二，更無有兼收其勝者也。雖以帝王之力求之，而秦皇望海而不得渡，漢武望空而不能窮，巫來由之王既足行道，俗化未至，無如之何。故野蠻之王者之受用，不如文明之匹夫之受用，據亂「世」之大帝之樂，不如太平世之齊民之樂也。大同之世，人人極樂，願求皆獲，以視據亂世生民之終日皇皇，懷而莫白，願欲不遂，憂心惻惻，何相去之遠哉！若夫半菽不飽，襤褸無衣，行乞路旁，臥病乏醫，其為願欲尤淺而亂世皆是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嗚呼，人生亂世，聖哲無術，豈可言哉，豈可言哉！

疾病無醫之苦

萬物相靡也，陰陽相攻也。犯于刑法禁則人刑之，犯于霧霧寒暑風濕五勞七傷則天刑之，此殆無能免者也。夫蒙疾臥病，不必其綿重也，首重不能舉，神昏不能理，體弱不能起，足軟不能行，手顫不能舉，目昏鼻塞，舌苦喉澀，飲食不進，遊觀皆止，失機敗事，患苦無已。若其疽背大發，喉腫交合，喘氣並作，內臟壅毒，食臥不下，呼號苦慮，其百病之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更或綿月連年，臥床擁氈，大癩麻瘋，異疾纏肩，子孫倦于奉侍，六親斷于當前，貴富不勝其苦，賤貧者尤為可憐。蓋據亂之世，

醫學不盛，醫法不明，醫者無多，醫具不精，雖重資以延聘，惟救起之難靈。若夫貧者，精饑不給，難謀醫藥。室宇卑污，道路不潔，飲食未精，微生物害之。空床呻吟，無力延醫，以此坐斃，不可紀稱。然且深山窮谷，僻壤窮鄉，藥店不及開，醫生遠難來。百里無醫，以巫代之，禱祠祭祀，書符咒水，病者待之，殆哉噫嘻！即歐美施醫有院，醫學漸精，蓋無良醫之日日診視，飲食宮室，衣服什器，道路衛生之未宜。而治病于既發之後，就使立起膏肓，其敗人精力，損人神魂，費人日力，累人親者之舍業供養，合大地人類算之，其所失敗于杳冥間，巧屠豈能算之哉！若夫野蠻人種，易生難繁，以其衛生之不講，故殤夭之多艱，瘰癧腫黃，遺疫即僵。故澳洲之黑人，昔數百萬者，今僅百萬，夏威夷島昔數十萬，今僅三萬，散沙維島人，昔數十萬，今亦三萬，巫來由人種，日削不增。然則其呼號于雜病之刑，殺戮于衛生之不精，殊殘于巫醫之無靈者，自古及今，嗚呼大地，何可勝算哉！彼獨非人歟，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于疾病，痛苦纏于當身者，豈非生不遇大同之世，而無衛生之精，醫生日診，以善全之哉！蓋大同之世，生人最樂，內無五勞七傷之感，外極飲食、宮室、什器、服用、道路之精。而醫學最盛，醫術最明，醫生最多，日日視人，疾無自來，苟非天年之自終者，蓋終身不知有病苦焉。佛之以病與生老同驚憂者，其不知大同世之樂哉！普度已盡，何所容其超度耶！凡野蠻亂世之病，至是皆無，大同之人，豈復知今據亂之苦耶！而今憫憫衆生，同罹疾苦，大聲吟號，側耳如聞，哀哉，哀哉，何日能拯之！

刑獄之苦

傷矣哉亂世也，人累之太多，天性之未善，國法之太酷，而犯于刑網也！世愈野蠻，刑罰愈慘。吾見巫來由人之刑矣，有剖腹而用鋸者，鋸有自頂而腹，又有自腹而頂，自背而胸者焉，有以錐自腹連穿至頂，有自頂至數道者焉，有屈腰而合縛其首足而錐其陽者焉，或油布卷而火焚之，有石壓而磨者焉。若夫車裂馬分，炮烙湯煎，斷脊折腰，凌遲寸磔。挖眼斃人猶以為未足，則有獻盤焉，九族之株連未足，而波及十族。遭遇暴主酷吏，周錐來網，備極五毒。蓋亂世之常刑，而賢士多有不免焉。傷矣哉，亂世也！古用苗制，施行肉刑，漢文免之，改爲囚徒、髡髮、鬼薪、役作，隋文代之以笞杖流徙。然不幸而人于獄也，桎梏身首，鉗鎖手足，便溺迫蒸，臭穢交迫，據地眠坐，伸縮不得，蚊大如牛，蠅蟲繞側，衣裳垢而不得浴，飲食穢而或乏絕，黑暗無光，不見天日。獄吏來臨，淫威恐嚇，求金取賄，非刑

迫索。若夫娟娟妙女，可人如玉，聽其偏淫，輪姦相逐。故周勃以太尉之尊，然猶見獄吏而頭搶地。其受其烙死，蒙其毒藥，施以鞭撻，塞以穢穢，即幸而不死，而破家毀體，備極慘毒者，非生人所忍言也。此則自古仁人志士躬受其害者，不可勝數矣。其有幸逢薄罰，或遇大赦，身免為奴，妻女為樂戶。粗兵武人，性橫情暴，側身謹事，猶逢見惡，喜或賞殘羹，怒則杖頻數，一語觸忤，鞭死莫訴。既為樂戶，則執弦捧卮，劇身倡妓，以文信國、于忠肅之家人董不能免。嗚呼！慘哉！其或荷戈遺戍，瘴地冰天，事長如帝，與死為鄰，室人永絕，相見無期。凡當亂世之刑罰者，豈人道之可言！歐美升平，刑去縲首，囚獄頗潔，略去苦境。然比之大同之世，刑措不用，囚獄不設，何其趨如天淵哉！然苟非太平之世，性善之時，終無以望刑措之治，而生人刑獄之慘苦終無由去也。

苛稅之苦

自有強弱之爭，而強者取諸弱者，或似保護之名而巧取之，或行供億之實而直取之，始于其漁獵耕稼而分其物，繼于關市舟車而征其貨，甚或于人口、室屋、營業、器用、飲食而並稅之。其名則或貢、或助，其輕則千一、百一，重則什一、伍一、二一，然皆取諸民以為有國之常經，治世之大義焉。雖有仁聖在位，然既當亂世，既有國爭，不能天下為公，則無有能易其義矣。然人民生丁斯世，既有仰事俯畜之需，而租稅所需，迫于星火。縣符雜下，胥役紛來，雞豕任其宰割，室屋聽其摧毀。或當水旱疾疢，公租不償，男子押迫于牢獄，田園典質于他人。（嗚咽）甚或鬻妻以償，賣子相繼，為人奴婢，分棄夫妻。慘狀難聞，苦情誰救，牽裾揮淚，嗚咽涕零，然且骨肉分離于前，吏徒敲扑于後。故元結以為官劫過于賊，而孔子以為苛政猛于虎。若暴君之肆其濫征伐之欲，貪吏妙其剝脂敲髓之能，苛稅濫征，誑名百出，至暴也。自租庸調之為兩稅，兩稅之為一條鞭，地丁合征，千乃稅一，而民猶苦之。然釐金雜稅又出焉，阻擾留難，其弊多矣。歐美漸號升平而賦稅更重，繁苛及于窗戶，瑣碎及于服玩，僮僕牛馬。雖云為國，而以兵爭之故，耗盡民力以事兵費，一戰之需數十萬，一艦艦之成動輒千萬，水深堤高，競持而不知所止。生今之民，維持國力者莫不苦之，以視大同世之絕無租稅，且領公家之工資，其為苦樂何其反哉！

兵役之苦

等是國賦方趾，皆天民也，及有君國立而力役生矣。為一君之私而築臺、築城，遠農時、絕生業而役之，此固孔子（春秋）之所深譏也。今土司大田主之役其私屬，一家之私事皆役之。今爪哇地主猶七日一役其民，殆視為義所固然焉。野蠻之國，若安南、緬甸、巫來由等，其征役尤重矣。孔子憫之，減為使民不過三日，以為仁焉，不過去太去甚，食肉而遺庖廚云爾，猶非公理哉。自王安石行免役之法，實為千古未有之仁政，而司馬光安復之，遂至于今。幸而聖祖行一條鞭法，乃全中國得免焉，然邊省官吏之倚勢作威，抑辦夫馬以供行李者，蓋猶未盡除焉。歐洲佃民、奴籍之苦以供役使，固亘數千年，至近世民智大開，乃甫能脫之耳。然則征役之苦，固大地萬國數千年生民之不能免者也。若夫應兵點籍，則凡有國之世，視為義務。如中國三代固用民兵，而唐宋之制亦復強選于民，宋人黥刺義勇，固為無道，唐亦何嘗不然。蕭杜甫「三吏、三別」之詩，吏夜捉人，老婦應門，大兒戰死，中兒遠戍，小兒役沒，孤村無人，窮巷慘慘，田園荆棘，狐狸迫人，誰不為之淚下也！近世萬國競爭，俾士麥復創國民為兵之義，各國從之。嘗問之英美法德之人閱選兵者，家人畏苦，相抱而哭，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千雲霄，豈不以無定河邊之骨，猶作深閨夢裏之人耶！遠戍百戰，存沒難知，白骨莫收，招魂望祭。師丹之役，全城皆焚。兵役之苦，有國所共，非至大同曷能救之哉！

壓制之苦

凡人之情，身體受縛則拘苦無量，魂知受縛則神明不王。若夫名分之限禁，體制之迫壓，託于義理以為桎梏，過于囚于囹圄者尚有甚焉。君臣也，夫婦也，亂世人道所號為大經也，此非天之所立，人之所為也。而君之專制其國，魚肉其臣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夫之專制其家，魚肉其妻孥，視若奴婢，恣其凌辱。在為君為夫則樂矣，其如為臣民為妻孥者何！劉邦、朱元章之流，以民賊屠伯幸而為帝，其殘殺生民不可勝數，所謂「天下滔滔為吾兩人」也。至于韓信、彭越、趙主、李善長、藍玉、誅戮，淫刑及于三族，黨禍株連數萬。甚至以「一則」字音近于賊，中其忌諱，殺文士百餘。其他廷杖下獄，淫及忠賢，妻子辱于樂娼，親族死于流放。又或以文字生獄，失言語之自由，答遠隨時，無身體之保護，一言之失，死

亡以之。即使不然，而長跪白事，行道辟人。或強選秀女子良家，或苛派征役于士庶。妄定宮室，衣服、車馬之禁，若賈人不得乘車、衣絲，而日本、緬甸、安南且禁其民瓦屋、曳屨焉。大抵壓制之國，政權不許參預，賦稅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勦士氣。務令身體拘屈，廉恥凋喪，志氣掃蕩，神明幽鬱，若巫來由之民，蠢愚若豕，卑屈若奴而後已焉。人專制國而見其民枯槁屈束，絕無生氣者是也。若婦女之嫁夫，一許以身，聽其囚役，終身以之。甚或鬻賣殺毒，慘不忍言，姑挾尊威以虐其媳，既于婦女之苦言之矣。若夫民族階級之分，以投胎之不幸，爲壓制之荼毒，一爲奴賤，等于禽鳥，其爲背公理，害人道，大逆無德，未之有比者也。即父子天性，鞠育劬勞，然人非人能爲人，天所生也，託藉父母生體而爲人，非父母所得專也，人人直隸于天，無人能間制之。蓋一人身有一人身之自立，無私屬焉。然或父聽後妻之言而毒其子，母有偏愛之性而虐其孫，皆失人道獨立之義而損天賦人權之理者也。夫人道相倚而成者，賴父子之恩，而人道獨立而自由者，則亦非私恩所能全制也。有所壓制，而欲人道至于太平，享大同之樂，亦最爲巨礙而不得不除之也。

階級之苦

人皆天所生也。同爲天之子，同此圓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種族之中，至平等也。然太古之世，人以自私而立，則甲部落虜乙部落而奴役之，于是人類之階級有平民奴隸之顯分焉。其部落之酋長以武力而魁服其衆，自私其子，世傳其位，于是王族之尊自別異于衆庶矣。其一部落之中，以材武智力佐酋長有功者，亦世傳爵位以握政柄，其婚宦皆不與凡庶伍，于是貴族之名自別立于平民之上矣。人類既繁，文明日啓，進化日上，制作日新，則道術之士創教傳種以任師巫，飾智驚愚，其體尤翹然于人羣之表。或託體神天，駕王族而上之，是爲神族。其或執業卑賤，凡民不肯與齒焉，是謂賤族。其或雖非貴族，而世爲士人以服于貴族藩侯之下，奉官執職，超然自異于齊民，是謂士族。又或雖爲平民而生于大田主之下，世服其役，或在經商賈之世而世執工賈之業，對其貴種幾同奴賤之位，是謂佃族、工族。皆據亂世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以智欺愚，以富饒貧，無公德，無平心，累積事勢而致之也。積習既成，則雖聖哲豪傑視爲固然，人道之所以極苦，人治之所以難成，皆階級之爲之也。大地各國，埃及、印度爲至古，而埃及有（以下空白）印度喀私德之制；第一婆羅門族，言道術者，第二刹利，爲王族者，第三偕士，爲貴族，第四首陀，爲農商族。而首陀之下又分數族之等焉：一曰配哈，爲工服役于王者，次曰披

麻，作賤工者；又次曰巫士哈，業獵、食蛇鼠、作路工者；又下曰拖卑，洗衣者；又下曰咩打，作除糞掃地者；又下曰冬，荷擔死尸者，皆不得爲吏。而諸族之中，各世其業，婚姻不得通焉。波斯亦爲古國，亦有（以下空白）歐洲號稱文明，而貴族、僧族、士族、平民族、佃民族、奴族，雖經今千年之競爭大戮而階級終未能盡去，至今貴族平民兩院尚爭峙焉。緬甸馬薩，王族、貴族、平民、奴族之分甚至。大抵愈野蠻則階級愈多，愈文明則階級愈少，此其比例也。中國有一事過于大地者，其爲寡階級乎。當太古春秋時僅貴族、平民兩級，故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屈、景，齊之國、高，周之劉、尹，世執政權，雖以孔子之聖，顏子之賢，不得大位焉。孔子首掃階級之制，讖世卿，立大夫不世爵，士無世官之義。經秦漢滅封建後，貴族掃盡，人人平等，皆爲齊民。雖陳羣立九品之制，晉後有華賤寒素之分，顯官皆起自高門，寒族不得居大位。然至唐世以科第取士，人人皆可登高科而膺廩仕，有才者則白屋之子可至公卿，非才則公卿之孫流爲皂隸，自非樂丐奴隸之賤，無人不可以登庸，遂至于今全中國絕無階級，以視印度、歐洲辨族分級之苦，其平等自由之樂有若天堂之視地獄焉，此真孔子之大功哉！夫以階級之限人，以投胎爲定位，不論才能，一不幸生，爲賤族，不許仕宦，不許學業，不通婚姻，不列宴遊。甚且不通語言，長跪服事，或且卑身執役，呵叱生殺惟貴族命是聽，雖聖賢豪英不能免焉。而貴族乳臭之子，坐據尊勢，行以無道，以役使誅戮，一切被其蹂躪，無所控訴。階級壓制之苦，豈可言哉！夫天下之言治教者，不過欲求人道之極樂，而全人生之極樂，專在人類之大平。今既有階級，又分無數之階級焉，不平謂何！有一不平即有一不樂者，故階級之制，最與平世之義至相反者也，至相礙者也。萬義之戾，無有階級爲害之甚者，階級之制不盡蕩蕩而汎除之，是下級人之苦惱無窮而人道終無由至極樂也。

大同書 第貳

人類不平等者有三：一曰賤族，一曰奴隸，一曰婦女。不平之法，不獨反于天之公理，實有害于人

之發達，觀印度而知之也。印人在昔有四種：

一曰婆羅門種，世掌學術教化，

二曰刹利種，世爲王者及將相貴人，

三曰

四曰首陀，爲農工役隸。而首陀之下諸賤族又分十數等種族。

以今考之，自婆羅門列種如下：

一曰刹帝利，可爲王、爲大臣、爲官。賤則爲農，不肯執役捧杯，不食肉葱，不飲酒，

二曰倍士，讀書爲士，不得爲王，別有衣服，不食豬牛而食羊，不食葱酒，

三曰占打，爲商，亦可爲官，不肯執杯，不食牛羊豕，不飲酒。

以上貴族。

一曰配哈，爲工，服役于刹帝利者，不食肉葱，不飲酒者，

一曰拉麻，作下工，一切肉皆食，

一曰巫士哈，打獵，食蛇鼠，作路工，

一曰咩打，作掃地除糞之工者，

一曰冬，拾死人而燒之者。

以上皆賤役，而以咩打及冬爲最下。賤族之中，皆不得爲官爲士，而各賤族各專其職，不得改役他業，不得通婚（姻），子孫孫世之。

凡此各種族皆分級隔絕，不得通婚，交接，皆限其位業，不得逾越上達。故苟生于下族，雖有至聖人豪，不得爲仕官師長，不知不識以了其生世。故印度人雖有二萬萬，除婦女嚴禁外，實一萬萬，而此一萬萬人者，除去諸劣下種外，僅婆羅門、刹利不過一二千萬人耳。全國命之所寄在此一二千萬人中，其餘二萬萬人，雖有智勇，無能爲役，此其國所以一敗塗地而不可振救也。蓋不平之法，自棄其種族甚矣！歐洲昔者有大僧、貴族、平民、奴隸之異。近則平民之權日興，奴隸之制漸廢，雖有貴族、大僧，而事權日落，與君權而並替。蓋平等之理日明，故富強之效日著，此其大驗矣。日本昔有封建，于是有王朝公卿，有藩侯，有士族，有平民，頗與春秋時相類，自維新後一掃而空，故能驟強。埃及、突厥、波斯、俄羅斯有君主、大僧、世爵、平民、奴隸五等，故波、突衰弱，俄雖外強而中僵。美之人民至平等，既不立君主而爲統領。自華盛頓定憲法，視世爵爲叛逆，雖有大僧而不得入衙署，干公事。林肯之

放黑奴也，動兵流血，力戰而爭之，故美國之人舉國皆平民，至爲平等，太平世之先聲矣，故至爲治強高樂。中國當春秋以前有封建世爵，諸侯既世其國，大夫又世其家，故雖以葛爾之諸侯，而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屈、景，齊之國、高，宋之罕、蕩，皆以世卿爲之，士人、民家，則雖以孔子之至聖，僅攝相事，顯、閔之上賢，不得一命。當時雖無印度之弊，而頗類歐洲、日本矣。自孔子創平等之義，明一統以去封建，讖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產以去奴隸，作《春秋》、立意法以限君權，不自尊其徒屬而去大僧，于是中國之俗，階級盡掃，人人皆爲平民，人人皆可由白屋而爲王侯、卿相、師儒，人人皆可奮志青雲，發揚蹈厲，無嗜私德之害。此真孔子非常之大功也，蓋先歐洲二千年行之。中國之盛強過于印度，皆由于此。惟君權雖有義理以責任之而專制不除，奴隸雖經孔教之義類免爲良人，而明以後投大戶者不絕，及樂戶、丐戶、蛋戶之名，尚有不盡得爲平民者，而婦女之禁抑未解。三者尚未改，故平等之義未盡，而愚弱亦從之。雖然，人民男子之自由至矣，但一問未達耳，真可以一變至道者也。夫人類之生，皆本于天，同爲兄弟，實爲平等，豈可安分流品，而有所輕重，有所擯斥哉！且以事勢言之，凡多爲階級而人類不平者，人必愚而苦，國必弱而亡，如印度是已，凡掃盡階級人類平等者，人必覺而樂，國必盛而治，如美國是也。其他人民、國勢之愚智、苦樂、強弱、盛衰，皆視其人民平等不平等之多少分數爲之，平之爲義大矣哉！故孔子之于天下，不言治而言平，而于《春秋》三世進化，特以升平、太平言之也。

方今各國，奴隸之制盡解，買賣人口之風已禁，即俄最多奴，亦已除免。我國孔子創無奴之義，光武實施免奴之制，實于大地首行之，其于平等之道有光哉！林肯以鐵血行之，風動大地，然尚爲光武之後學而已。然方今中國奴制未除，以同爲黃帝之子孫，不幸貧而見鬻，遂抑及世世子孫不得比于人類，傷哉，同類自相踐踏，何其愚也！夫林肯于黑奴之異類異狀，猶以人類平等之義，捐白人無量之肝腦膏血而救之，而我國奴隸皆出三皇五帝神明之裔，考其遠祖皆爲弟兄，而忍以一日之貧凌辱其兄弟無量世胄，此其愧于林肯，豈可言哉！故以天之公理言之，人各有自主獨立之權，當爲平等，不當有奴，以人之事勢言之，平等則智樂而盛強，不平等則愚苦而衰弱，不可有奴，以中國人類之譜系言之，則同出一祖，同爲族屬兄弟，不忍有奴。上之失孔子之聖制，下之愧光武、林肯之仁心。故免奴之制，他國即不行，而中國當先行者也，中國今而不行，可爲大恥也。

今以中國之奴制考之，自古戰爭，俘掠人口，于是用以爲奴隸，又有鬻賣人口者，收爲奴隸以供貴富者之用。然三代皆有井田以授民，人人有百畝之田，安有爲奴者？孔子手定《六經》，減去奴隸，其于人

類，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民之等，無有為奴者也。故《六經》無「奴隸」字，《論語》「箕子為奴」，蓋攻紂之暴以叔父為奴用耳，非真奴也。戰國及秦、漢之爭，多虜掠人口，而又有髡髮為奴之罰，故復有奴。劉歆偽為《周官》，以漢制飾之，乃託為罪隸、閹隸、蠻隸、夷隸、貉隸諸名，以為周公之制。然光武專用儒術，特舉大典，累下詔書，免奴婢為良人。今以《後漢書·光武本紀》按之：建武六年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建武十三年平蜀，十二月，「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人，或依託為人下妻者欲去者悉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建武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詔在所官，一切免為庶人，賣者無還直」。蓋孔教之行免奴之制，中國先創二千年矣，真于大地最光哉！

其後蒙古以兵力滅服各國，虜其人民以為奴隸。蓋胡狄之俗專以強力，故以奴為常，人臣庶民之家能虜人者，即以為奴，而人主亦以羣臣為奴，而中國實無是也。不幸有劉歆偽《周官》之制，故人忘孔子之大義，以為周公所有，故明世復盛行之。權稅日重，故人皆投大戶以求免稅，故近世奴隸雖不多而不能絕焉。然十八行省中，惟廣東、江、浙略有之，餘省亦殆無奴矣。至八旗之制既以奴才為稱，而旗戶之下復有包衣，又于罪罰，有「發黑龍江披甲為奴」之制，此皆為蒙古之遺風，而復乘、漢虜掠人口為奴、髡髮為奴之制，是退化也，違公理而失孔子之聖制甚矣。吾先祖連州公（名贊修嘗為連州訓導），有子弟自安南買得奴還，皆放之，又在連州得奴，遺其券而遣之，謂「豈可以數十金故抑人累世？仁哉！今中國之奴不多，即有之，皆以名分抑之，但供祠墓灑掃之役，非一私人所役使者也。有之，于人民之利益無幾，免之，于人民之所損無幾，蓋舉國皆用雇役久矣。廣東大姓之奴隸多有千數百人，自服田力賈，除以歲時供祠墓之役，皆與主人無關，近多有出洋致富者矣。雖謂購奴有費，而用之數世，償之已多。今宜發明公理，用孔子之義，引光武之制，將所有奴籍悉予除免，盡為良人，悉聽于原地雜居，庶黃帝子孫得盡平等，而才傑之民得以奮興，既免有奴之恥，又得多民之益，一舉而三善備，孰有過此乎！人為天所生，民為國所有，非一家一民所能私也。免奴之制固所宜然，而購奴之費究有自來，驟出令免之，有奴之家必生怨心，宜有以分別處之。

一、奴已有子孫者及已聚族者，其服役已久，足償所費，以仁人之心，豈宜沿惡俗而多求，是宜概行豁免，不許苛責。惟奴于本主及其祖宗究有恩義，宜當報效，可每名捐銀十圓或五圓以酬原主，許其分年攤交以代掃除祠墓之費，則其原主可無怨矣。

一、新買之奴改為雇僕，不論買價多少，以十年為例，攤算扣除。其年限滿者准其免工，未滿者准

照年限捐贖，無力捐贖者再從工役，如其年限。其奴之名義先為除免，婢亦同此，改為雇役，除免婢名。皆以年限扣除，准其以銀捐（捐贖）。其有主人加以烙灼苛暴者，許其告所在有司，准予除免，不扣年限。

自定除免奴婢例後，不許買賣人口。蓋人為天所生，民者國之所有，買者僥人自主獨立之權，賣者失己自主獨立之權，皆不可也。其有犯者刑茲無赦。

一、蛋戶、樂戶、丐戶之別異流品，不過以其執業過賤而抑之耳。然蛋戶操舟，與為農工何異。樂戶執藝，尤為雅業，何賤之有！丐戶則宜編于恤貧院，嘗以作工而教誨之，豈可永遠黜棄，擠出平民，俾其世代子孫賤不得伸耶。若夫優倡、皂隸並斥流外，原以其執業太賤而身近官人，恐其轉瞬變化，即服官在上，以濁流雜清流，以賤人凌貴人耳。此在君權獨私之世，故慮防宜深，若憲法既立，清議盈溢，報紙滋國，豈易私一下流而授以官哉！若夫優者實為樂人，古之賢者所託而今各國學校之所學，風俗教化恒必由之，今中外貴人亦多戲及此，更無待于擯斥矣。皂隸雖役于官，然力抑其進上之途，則彼愈無發揚之望。夫人必有希望之心，乃有進上之志，今既絕之于進上之前途，則彼不盡惡而包羞，作奸而犯法，將何為矣。是迫之使為惡，甚不然也。立法者將導人以上進，則人爭向上而為善，將抑人以下進，則人爭向下流而為惡，夫何事導人為惡哉！今中國皂隸之無恥而為惡至矣，民受其害甚矣。為良吏者開口輒言嚴胥差，蓋由習俗之深而先以惡人待之也。夫皂隸既不能免，則豈可使環官之左右者皆惡人，而待官之一人嚴之乎！此亦立法者之過也。古之府、史、胥、徒，皆為庶人在官。漢之吏役，並與登進，然則擯黜皂隸，乃近世不平之法也。人權之自立既明，婦女交合皆聽自由，時無倡家，可不須禁。然則向來所有蛋戶、樂戶、丐戶、優倡、皂隸，皆多為品流，有害平等之義，有損生民之用，宜予掃除。概為平民，一變至道，庇于太平矣。

印度種族階級之制最害，故其乘多種族，貴之若婆羅門、刹帝利、占打、僧士，賤之若首陀中之配哈、遮麻、巫士哈、拖卑、咩打、冬等名目族級，宜概予淘汰掃除，概為平等。先獎以通業，次導以通姻，化之既久，平等成風，然後大同可期也。埃及、突厥、波斯尚有奴俗，皆當一律剷除，以昭太平之化。各國奴風既掃，盡為平民，惟世爵未除，大僧尚尊，皇族尚在，未至太平。數百年後，民權日盛，各國之為民主日多，必從美國之例，世爵亦除而禁之，視為叛逆矣。天演之哲學日明，耶、佛、回教日少日弱，新教日出，大僧日少而日衰，久必化為平等矣。各國既盡改為民主統領，亦無帝王，亦無君主，自無皇族，不待平而已平，男女之權又已獨立。至于是時也，全世界人類盡為平等，則太平之效漸

著乎。

同種國既合一矣，既大同矣，而民族之混同爲難。然其教化相等，面目相等，既經混一之同教同養，即無自分其民族之高下，則平等相親，固自易。若歐洲之羅馬、條頓、斯拉夫族，本自全同，固易合一；即亞洲之華夏族、蒙古族、日本族，一被同等之教化，其智慧皆相類，面目亦相同，則亦至易合同而化矣。所最難合同而化者，人種顏色絕殊異者也。今世界中有白色種者，有黃色種者，有棕色種者，有黑色種者，面色絕異，神氣迥殊，如之何而能化之也？

于全世界中，銀色之人種橫絕地球，而金色之人種尤居多數，是黃白二物據有全世界。白種之強固居優勝，而黃種之多而且智，亦萬無可滅之理。吾見吾國人久遊美、澳，或在國中而精選飲食，能採西法之良而養生者，顏如渥丹，與歐人同。凡日食用煎牛肉半生熟、血尚紅滴者，行之數月，面即若塗脂矣。若多行太陽之中，抱受日光，遊居通風之地，飲受空氣，加以二三代之傳種，稍移南人于北地，更易山人于江濱，不過百年，黃種之人，皆盡爲白色，不待通種，自能合化，故不待大同之成，黃人已盡變爲白人矣。是二種者已合爲一色，無自辨別，惟棕、黑二種與白人遠絕，真難爲合者也。

棕色者，目光黯然，面色味然，神疲氣衰，性懶魂愚，耗矣微哉，幾與黑人近矣！然頭尚端正，下類不出，則腦質非極下也，但多近熱帶，發洩過多，或崎嶇山谷，服食不良致然耳。欲補救之，一曰移地，二曰通種，先變爲黃人，則再變爲白人不難矣。移地之法，凡熱帶棕人皆移居冷帶近海沿江之地，改其服食，易腥食者爲熟食，去其蟲草之不宜于胃者，言其官室之去濕而通風透日者，則二三百年代爲改良，可進化為黃色不難也。通種之法，則高懸賞令，凡有黃、白之女與棕人之男合婚者，則優賞而厚禮之，贈以仁人寶星，名曰「改良人種」。若是則進爲黃種人尤易也，經大同後三數百年可矣。

惟黑種之人，鐵面銀牙，目光眩眩，上類向後，下類向前，至蠢極愚，望之可憎可畏，其與白人、黃人資格之相遠也，有若天仙之與地獄之鬼也，豈止西施、南威之與無鹽、嫫母哉！印度尚可，非洲尤甚，幾無妙藥可以改良矣。蓋生當熱帶之極，積百千世傳種之所成，故其黑如漆，熱氣發洩，傳種既愚，愈傳而愈甚，誠非一日之可變易也。此真聖賢之所束手矣。雖欲易種，而誰與易之？黃、白二色人豈肯與通婚哉，雖重賞無濟矣。倫敦昔開人種會，有學問之女與非洲黑人交者，此偶試之耳，必無多人願之矣。美國人言平等，而不肯舉黑人人仕，同席有黑人者，雖官學必不齒焉，即有賢總統力扶之而無補也，實色不同也。則如之何？然而轉移之亦非絕不可，但多需歲月耳。以吾觀英人之久居印度二三世者，面即黃藍，華人亦然，然則皆以土地移人面色而已。以英人之白而易變退化若此，則黑人之進化改

良者，當亦以移地而得之矣。擬空全球熱帶之地，不以居產婦、嬰兒，但供農、工、商、牧之用。其現居熱帶之黑人皆移居美洲、加拿大及瑞典、挪威之北，以實空虛，改其服食，去其食生蟲、毒草之腹而害體者，經二三十年，傳四五世後，顏色必可變爲棕色。更懸重賞，令棕人之婦女與之合婚，其賞仁人寶星，亦曰「改良人種」，經數百年必可大改色矣。

由非洲奇黑之人數百年進爲印度之黑人，由印度之黑人數百年可進爲棕人，不二三百年可進爲黃人，不百數十年可變爲白人。由是推之，速則七百年，遲則千年，黑人亦可盡爲白人矣。服食既美，教化既同，形貌亦改，頭目自殊。虎人海而股化爲翅，魚人洞而目漸即盲，積世積年，移之以漸。故經大同後，行化千年，全地人種，顏色同一，狀貌同一，長短同一，靈明同一，是爲人種大同。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其在千年乎！當是時也，全世界人皆美好，由今觀之望若神仙矣。

人之恒言曰「天下國家」。凡有小界者，皆最妨害大界者也。小界之立愈多，則進于大界之害愈大。故有家界以保人，有國界以保民，而于大同太平之發達愈難。若吾中國，省、府、州、縣、局、鄉、姓、房之界既立，而私其某省、某府、某州、某縣、某局、某姓、某房以仇敵異省、異府、異縣、異局、異鄉、異姓、異房者至矣。故人道以大同爲至樂，而人道之始則以多分異爲自保，皆無如何之勢也。今各家界去矣，國界去矣，而尚有一非常大界以妨害大同太平之道者，則種族之界其最難者也。

今全地之大，人類各自發生，種族無量，而沿優勝劣敗之理先後傾覆，以迄于今，存者則歐洲之白種，亞洲之黃種，非洲之黑種，太平洋、南洋各島之棕色種焉。是數者，雖于今有強弱，而亦最宜于其地者也。就優勝劣敗天演之理論之，則我中國之南，舊爲三苗之地，而爲我黃帝種神明之裔所闢除，今之匿于湘、粵、滇、黔之苗、瑶、狗、獠、黎、狄等類，乃太古土著之民也，而今匿處深山，種類零落，幾于盡矣。美洲烟剪之土人，今皆爲白人所驅，所餘不及百萬，澳洲之土人，百年前數凡百萬，今僅萬數，檀香山之島人，今亦零落餘數萬，即印度數千年前之土民，亦爲亞利安族所夷滅。以此而推，今若非洲之黑人雖有萬萬，千數百年後皆爲白人所夷滅，此天演之無可逃者也。計方今列國方爭，必千數百年後乃漸入大同之域，而諸黑種、棕種人，經此千數百年強弱之淘汰，耗矣哀哉，其恐不能遺種于大同之新世界矣，即有遺餘乎，存者無幾矣。印度人種皆黑色，貌瘠惡，以其地熱，英人居者傳種，皆變爲黃藍之色，故亦畏居之。然印人居宅卑狹穢臭，故每歲疫死者輒數十萬，是豈能繁其類乎！經千數百年，英人之居者日繁，印種殆亦零落漸少。故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種、黃種之存，其黑人、棕種殆皆掃地盡矣，惟印度人略有存者，亦多遷之四方而稍變其種

色矣。

夫大同太平之世，人類平等，人類大同，此固公理也。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凡言平等者，必其物之才性、知識、形狀、體格有可以平等者，乃可以平等行之。非然者，雖強以國律，迫以君勢，率以公理，亦有不能行者焉。夫見犬馬而拜者，人必狂之，食鷄豕者無科以償命之律，物之不平也久矣。惟人亦然。故放黑奴之高義，林肯能廢兵流血以爲之，而至今美國之人，不肯與黑人齒，黑人之被選舉爲小吏者，美國人猶共擠之，黑人之有學者，總統禮之，美國人猶非笑之。然則種界之難平，不獨學識才能下者不能平等，即學識才能高出，而以形色不同，猶共擠之。故大同之世，白人、黃人才能、形狀相去不遠，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狀也，鐵面銀牙，斜領若豬，直睛如牛，滿胸長毛，手足深黑，蓋若羊豕，望之生長。此而欲窺窺白女與之相親，同等同食，蓋亦難矣。然則欲人類之平等大同，何可得哉！

夫欲合人類于平等大同，必自人類之形狀、體格相同始。苟形狀、體格既不同，則禮節、事業、親愛自不能同。夫欲合形狀、體格之不同而變之使同，舍男女交合之法，無能變之者矣。夫以白女之都屬與黑人之怪醜，而欲其交合以變種，此人情所萬不願者也。然則欲化黑人之形狀、體格與白人同，殆無由也。變形無由，沙汰不盡，則世界終無由至于大同也。

夫人之形色、體格，有出于人種，有出于地宜，有出于天時，有出于飲食、起居、宮室、運動，相錯相合而後成。加拿大有一華人，入山採金，迷道而依于烟剪人，隨之食生魚樹葉，盡變爲喉音，皆作卡、渠、忌之聲，其後遂若啞矣。面形亦變矣，而能作中國書，自稱中國人。又有人亞齊諸島深林中，見人形而滿身皆長毛作綠色者，亦能寫中國字，自稱中國人，誤入深山不能出，採樹葉果實及鳥肉爲食，遂變身形。以此推雲南野人山之毛人，皆由不火食之故，故生毛耳，若改火食，毛即脫落。當太古未知火化以前，吾人類之先殆皆毛人耳。而加拿大烟剪人，待吾華人甚親，傳聞其酋長之先尚藏有中國文字，謂昔華人泛海飄泊而至美洲，遂流落于此，長其子孫，今加拿大尚有地名李陵臺焉。或者謂日本漁人飄泊流落者也，以食樹葉生魚，故音容盡變，靈性亦盡矣。若廣東之生猿、生黎，臺灣之生番，面形橫闊而肉紅黑，悍氣如野獸，有買其少女歸而育之，長大則漸娟好如常人。而華人鄉曲之童子，十二齡往加拿大，入于一白人家，至十七八歲，則紅白肥壯如白人焉。蓋歐美日必肉食，其牛羊之肉必用全燻，不洗其血，不碎切而走其血，肉必燒煎而後食之，故面色多紅，蓋血盛也。中華人久爲西食者皆然。又血色得于日光，而體健在于運動。今白人自人童學，每日即有體操，人皆習兵以強筋骨，暮皆出遊以迎

風日，屋旁必有花木以吸養氣，屋窗多用玻璃以透日光，與居有時，作工有節，加以肉食燒煎，故體強魄壯，色紅肉腴。日本人頗講體操而不知肉食，又無燒煎，故不能變。中國人本多肉食，調和最良，異日用全燻燒煎之食，又幼稚先行體操運動之法，長大加遊吸風日之益，而花木玻璃窗並行多置，則百年之後，肉色、面貌必與歐美相同，無復有黃鹹菜色者矣。況他日內地離居之後，必多雜婚，兩種男女之交，更足助形貌、體格之變。大同之世在千數百年後，至于此時，黃種人之色狀體格必與歐美無分，其爲大同，殆甚易易。若夫粵人之居于江浙者，亦復稍增紅潤，而歸粵即復黃瘦。粵人之肥壯紅白者來星架坡，即黃黑枯瘦。而英人之久居南洋者皆變黑，一二代居印度者皆變黃藍，中國人童子之產于歐美者亦皆紅白。以此而知印度、巫來由、亞非利加人種之黑，皆由熱地所蒸，積世日甚，故傳成黑種，其初亦非然也。故人類之色狀、體格視乎飲食、起居、運動，而以傳種爲甚。而傳種之故，因于地宜，積于天時之氣候者也。故近熱帶之人必黑，近冷帶之人必白。今歐人之白者，以其居在五十度上下，而又服食起居得宜故也。蒙古、西伯利及烟剪人，雖居五六十度而不白者，以近大陸之沙漠，日光蒸曬太烈。故蒙古人之黑色有與印度同者，蓋不如歐人之近地中海，日光爲海氣摩盪，天氣和融故也。即以歐人論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人色即黃而不紅，與中國同。蓋處溫帶之地故也。歐洲之突厥人面貌秀白，與吾江、浙人同，亦其溫帶之度同也。故人類所居之地海陸相均者，冷帶之人白，溫帶之人黃，熱帶之人黑，其愈近赤道者愈黑，若在冷帶而爲大陸者形黃，爲沙漠者形亦黑，溫帶之多海者黃而近白，溫帶之多陸者黃而近黑，熱帶之近海者棕黃，熱帶純陸而沙漠者純黑，此其大略也。人種者，由地宜天時積成，則亦可遷地而移其形色也。若以棕黑之人遷之四五十度近海之地或三四十度陸地，積世易種，形色必變。若速變乎，則童嬰尤易矣。爲黃人又多與棕、黑人交，形色、體格必日變而進上，若謂棕、黑人醜怪，黃、白人必不願與之交，則不然也。以吾所見，檀香人、巫來由人皆棕黑者也，印度人則黑如鬼者也，皆怪醜者也。而歐人、華人多娶其婦，美之英人多娶烟剪女者。蓋凡人久居其地，則心目移易，視爲固然，雖有惡者不知爲惡也，吾嘗問一娶檀山女、印度女者皆云然。故知他日黃、白人之與棕、黑人雜婚而化其種者，不可勝數也。故欲致諸種人于大同，首在遷地而居之，次在雜婚而化之，末在飲食運動以養之，三者行而種人不化，種界不除，大同不致者，未之有也。當千數百年，黃人既與白人化爲一矣，棕黑人之淘汰變化，餘亦無多。若大同之世，行沙汰惡種之方，獎勵遷地雜婚之法，則致大同亦易易也。

遷地之法

一印度、非洲中央、南洋近赤道之地，皆不設人本院、慈幼院諸學院，皆俟成人而後來居之，以絕其熱地傳黑種之源。其舊有黑人，皆移置之加拿大、南美、巴西之南三四十度者，一以實空虛，一以變形色，或徙其良于波羅的海、地中海、黑海四五十度之間，務以大同公政府之力遷徙之。其富而能遷者獎厲之，其貧不能遷者代遷之，務使無世守其熱地以世傳其惡種。

雜婚之法

地既遷矣，則與黃人、白人雜居，于是創獎厲雜婚之格。凡有男子能與棕、黑人女交，女子能與棕、黑人男子交者，予以徽章，異其禮貌，則雜婚者衆而人種易變矣。

或曰：以優種人與劣種人交，不幾令優種復變為劣種乎？曰：無傷也。計千數百年後，棕、黑人之遺餘無多，遍大地皆黃白人之種耳。以億萬黃、白之美種與一二棕、黑之惡種雜婚，則一二之種少降，而旋即以億萬之美種補救彌縫之。

當大同之世，起居服食之精，憂患之少，醫術衛生之妙，萬不能以今日歐美比之，則其變化甚速，何憂人種之墮落歟！

沙汰之法

其棕、黑人有德性太惡、狀貌太惡或有疾者，醫者飲以斷嗣之藥以絕其傳種。當千數百年後，大地患在人滿，區區黑人之惡種者，誠不必使亂我美種而致退化。以此沙汰，則遺傳無多，而遷地雜婚以外，有起居服食以致其養，有學校教育以致其才，何患黑人之不變，進而為大同耶！

人類平等進化表

據亂世	升平世	太平世
人類多分級。	人類少級。	人類齊同無級。
有帝，有王，有君長，有言去君為叛逆。	無帝王、君長，改為民主統領，有言立帝王、君長者為叛逆。	無帝王、君長，亦無統領，但有民舉議員以為行政，罷退復為民，有言立統領者以為叛逆。
以世爵、貴族執政，有去名分爵級者，以為廢輪。	無貴族執政，雖同存世爵、華族，不過空名，無政權，與齊民等。	無貴族、賤族之別，人人平等，世爵盡廢，有言立貴族、世爵者，以為叛逆。
有爵，有官，殊異于平民。	無爵，有官，少異于平民，而罷官復為民。	民舉為司事之人，滿任復為民，不名為官。
官之等級極多。	官級稍少。	官級極少。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有皇族，極貴而執權。	有統領、大夫、士三等。皇族雖未廢而僅有空名，不執權。	只有大夫、士二等。無皇族。
有大僧，為法王、法師、法官。	削法王，猶為法師、法官、議員。	無大僧。
族分貴賤多級，仕宦有限制，賤族或不得仕宦。	雖有貴賤之族而漸平等，皆得仕宦。	無貴賤之族，皆為平民。
族分貴賤，職業各有限制，不相通。	雖有貴賤之族，而職業無限，得相通。	無貴賤之族，職業平等，各視其才。
女子依于其夫，為其夫之私屬，不得為平人。	女子雖不為夫之私屬而無獨立權，不得為公民、官吏，仍依于其夫。	女子有獨立權，一切與男子無異。

一夫多妻，以男爲主，一切聽男。一夫一妻，仍以男爲主而妻從。男女平等，各有獨立，以情好相子所爲。

之。

族分貴賤，多級，各不通婚姻。族雖有貴賤而少級，婚姻漸通。無貴賤之族，婚姻交通皆平等。

種有黃、白、棕、黑貴賤之殊。棕、黑之種漸少，或化爲黃，只黃、白交合化而爲一，無有貴

賤。

異。

黃、白、棕、黑之種，有智愚迥。棕、黑之種漸少，或化爲黃，只諸種合一，並無智愚。

絕之別。

有黃、白，略有智愚而不甚懸

黃、白、棕、黑之體格、長短。棕、黑之種漸少，或化爲黃，只諸種體格合一，皆長，皆強，皆

強弱、美惡迥殊。

有黃、白，雖有長短、強弱、美惡而不甚懸絕。

白、黃、棕、黑之種不通婚姻。棕、黑之種漸少，各種互通婚。諸種合一無異，互通婚姻。

姻。

主國與屬部人民貴賤迥殊。主國與屬部人民漸平等，不殊貴。無主國屬部，人民平等。

賤。

有買賣奴婢。放免奴婢爲良人，只有雇僕。人民平等，無奴婢，亦無雇僕。

人類既平等之後，大仁盡矣。雖然，萬物之生皆本于元氣，入于元氣中，但動物之一種耳。當太古

生人之始，只知自私愛其類而自保存之，苟非其類則殺絕之。故以愛類爲大義，號于天下，能愛類者謂

之仁，不愛類者謂之不仁，若殺異類者，則以除害防患，亦號之爲仁。夫所謂類者，不過以狀貌體格爲

別耳，與我人同狀貌體格則親之愛之，與我人不同狀貌體格則惡之殺之。是故子者，吾人精氣所生也，

虱者，吾人汗氣所生也。然生子則愛之養之惟恐其不至矣，生虱則殺之絕之惟恐其不至矣，均是吾所生也

而愛惡迥絕，豈不以類之故哉！是故胎孕而生者，苟有生蛇犬異類之物，則必撲而殺之，即子生之手足

耳目少異者，亦多不養焉。然則人之所愛者，非愛其子也，愛其類已也。故螟蛉之教誨，苟似我者則愛

之矣，甚矣愛類之大也。孔子以祖宗爲類之本，故父母子女者愛類之本也，兄弟宗族者愛類之推也，夫

婦者愛類之交也，如使與獸交者，則不愛之矣。自此而推之，朋友者，以類之同聲氣而愛之也，君臣

者，以類之同事勢而愛之也，鄉黨者，以類之同居處而愛之也，爲邑人、國人、世界人，以類之同居遠

近而爲愛之厚薄也。以形體之一類爲限，因而經營之，文飾之，制度之。故殺人者死，教人者賞，濟人

者譽，若殺他物者無罪，救濟他物者無功。盡古今諸聖聰明才力之所營，不過以愛其人類，保其人類，

私其人類而止。若摩西、馬哈麥者，以立國爲事，自私其鄉國，率人以食人，其爲墮陋殘忍，不待擯斥。

即中國諸聖乎，耶蘇乎，祚樂阿士對乎，索格底乎，言論心思之所往，亦不過私其同形之人類，于天生

萬億兆物之中，僅私一物，愛一物，保一物，以私一物，愛一物，保一物，則不憚殺戮萬物，矯揉

萬物，刻斲萬物，以日奉其同形之一物。其于天也，于愛德也，所得不過萬億兆之一也，其于公理也，

于愛德也，所失已萬億兆之多，已乎，已乎，公之難乎，愛德之羞乎！夫將自僅愛其同類同形之物而言

之，則虎狼、毒蛇，但日食人而不聞自食其類，亦時或得人而與其類分而共食之，蓋自私其類者，必將殘

刻萬物以供己之一物，乃萬物之公義也。然則聖人之與虎，相去亦無幾矣，不過人類以智自私，則相與

立文樹義，在其類中自譽而交稱，久而人忘之耳，久之又久，于是虎負不仁之名而人負仁義之名。其實人

者日食鳥獸之肉，衣鳥獸之皮，剝削草木，雕刻土金，不仁之尤，莫有大者，虎曾不得人之萬一而顛倒

其名義，蓋皆由于人之狡智哉！夫立國者，必以背己者爲賊而以誅除異己者爲功，人之于他物亦然。故

人者，私而不仁之至者也。所謂盜賊者，能殺人而建其私家之功，故官刑之，所謂豪傑者，能殺人而建

其私國之功，故聖人斥之，聖人者，能殺物而建其私類之功，在天視之，其可斥一也。雖然，殺鳥獸

者，亦人之有不得已也。夫以太古大鳥獸之期，獸蹄鳥跡交于中國，故風后、力牧殪大風而殺嬰滄，

益烈山澤而焚鳥獸，周公驅虎豹犀象蛇龍而放之，以爲大功，蓋不殺鳥獸，則人類絕不得存久矣，豈惟

無望于大同，而欲求此數千年之據亂世，亦安可得哉！以親疎之殺言之，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事有殺獸

之不仁而不可有絕人類之大不仁，則殺之宜也，雖有殺根存于種性而不能顧也。至于大同世乎，則全地

皆爲人居，鳥穴獸窟，搜焚淨盡，惡獸毒蛇，其無遺種矣。雖有猛獸，亦皆圍之園中以供博異之考求而

已。自餘蕃華，皆養養之馴物，若牛、馬、羊、豕、犬、貓等，非有與人爭殺者也，以供人用者也。且

牛、馬、犬、貓之知識靈明，其去人蓋不遠矣，其知痛苦亦甚矣，而縱一時之口腹，甘屠殺之，熟視其

殺斃宛轉哀鳴而不顧。以爲與人爭，殺而自保其種類乎，則非也，以爲權其輕重，不得已而殺之以教人

乎，則亦非也，不過供口腹而已。以爲味美而足樂乎，亦非也，日常食之，不識其美，以爲樂也。以爲

有大益于人而足補精健體乎，是似然矣，亦不盡也。日本人只食蘿白而亦精健，印度人亦多不食肉而亦

強健，則亦何必日殺鳥獸，令其痛苦呼號以博我之一飽哉！以一飽之故而熟視鳥獸之痛苦呼號，上背天理，下種殺根，其不仁莫大矣。

故婆羅門佛者，人道之至仁也，無以逾之矣。印度人見蟻不履，見蟲不殺，其餘化亦仁矣哉！雖然，未至其時而發高論，必不能行也。方當亂世，國與國爭，家與家爭，人與人爭，人且食人肉，何有于鳥獸乎！雖為大仁，施之少躐等矣，亂次濟矣。雖然，婆羅門佛者，真天下之好也，雖茹苦不捨也，仁人也夫！吾好仁者也，主戒殺者也，嘗戒殺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故孔子有遠庖廚之義，不能至于至仁也，但勿使殺根種焉，亦不得已者乎！孔子之道有三：先曰親親，次曰仁民，終曰愛物。其仁雖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亂世親親，升平仁民，太平愛物，此自然之次序，無由躐等也。終于愛物，則與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殺矣。其時新術並出，必能製妙品，足以代鳥獸之肉而補益相同者，且美味尤過者。當是時，人之視鳥獸之肉也猶糞土也，不戒殺而自能戒矣。合全世界人而皆戒殺矣。其視牛、馬、犬、貓如今之視奴僕，親之，愛之，憐之，恤之，用之，而食之，衣之，其斯為大同之至仁乎！

當代肉妙品未出之先，必不能絕肉食也，于時量全地人之所食，而牧部量地畜牧而供之。其殺之也，以電機殺之，不使其有痛苦呼號之苦。夫所尤惡于殺而憫隱所生者，在其苦耳，今既不苦，則鳥獸終有死之一日。雖不得終其天年乎，然于彼無苦而在人亦不致植其殺根也，斯亦于不仁之中有仁在焉，亦遠庖廚之推類盡至也。

當大同之世，全地之獸皆治及之，其惡毒而噬人者絕其種焉。其各地皆有生物院，或留其一二種以考物類，皆由人飼養之，各因獸所生所樂之地，為之堆山穴石以處之，而以鐵欄圍焉，其數取足供全地生物院之數而止。生物院皆置于山中，否則假山焉。蓋全地之大，自生物院而外，無復有猛獸者矣，只有馴獸耳，蓋至是則全地皆為人治之地矣。夫獸與人同宗，而才智稍下，遂至全絕，此則天演優勝劣敗之極至也夫。

其馴獸，若牛馬則為駕重乘輿之用，犬貓則為娛樂弄隨從之用，猴則尤靈，至大同時必通其語，則供僕從使令之用，鸚鵡供傳言歌舞之用，蓋人等皆平，則惟奴使馴獸靈鳥而已。當是時，猴、鸚鵡上，牛、馬、犬、貓次之，此則人多畜之，滿于全地，其種最盛。若象及剛角鹿之奇大而馴鹿之文明，皆人所愛畜者，其種亦繁孳，不須約束，聽其遊于園囿山原間以供玩樂。蓋人治極強，受其馴擾者則生存而享其種，不受馴擾者則掃除而絕其種，亦人治之不得不然者耶！凡茲羣獸，皆用而不殺，死則化之。孔

子以敝蓋埋犬，敝帷埋馬，待以人道，其仁愛之至歟！

鳥盈天空，既戒殺生，則聽其飛翔歌舞以流暢天機之行，點綴空中之畫，皆供人之樂也。若其大鷹、雄鶴力能殺人者，則捕絕其種焉，此為保人類所不得已也。若其孔雀、白鶴、素吉、畫眉、聲色足娛，供人養養，由來久矣。大同之世，園林益多，遊樂之人更衆，則此物尤盛焉。鳥與人為遠宗，而依天不依地，與人無爭，故其類多全焉。鱗介類之生，下于鳥獸，上于昆蟲，而皆有知，則亦痛苦，是皆衆生也，與人為遠宗耳，既已戒殺，一律縱之。龜鱉遊沼澤嬉嬉，蛤蛙之類，當同比例。惟蛇、蠍、蛟、鱷之大者，時能殺人則除之。凡治鳥獸之大例，其害人者則除之，其不能害人者則存之，此通義也。

故戒殺者，先戒殺牛馬犬，以其靈而有用也，次戒殺鷄豕鵝鴨，以其無用也，於戒及魚，以其知少也。是故食肉殺生，大同之據亂世也，電機殺獸，大同之升平世也，禁殺絕肉，大同之太平世也，進化之漸也。

然則如佛之一切戒殺乎？亦不然也。蟲之游于地上，無地無之，若必盡戒殺，則蟲能侵人，其疾病多矣，是與印度無異也，人之自保其類亦不若是其迂也。今定一律，凡有犯人者許殺之，是亦不得已也。若夫一切蟲鼠之類，是時亦必有新藥能令蟲鼠自不侵犯入室者，則亦不須殺之矣。

雖然，人既為人，既有身有形矣，滯于形矣，有所限之矣。雖欲為仁，烏能盡吾仁？雖欲為愛，烏能盡吾愛？萬物之形有大有小，其大有盡而其小者則無盡也。蟻蟻巢于蚊窠，三飛而蚊不知，今夫螻蛄物之至大者也。今置滴水于杯而以顯微鏡視之，則見萬蟲蠕蠕，有圓者，有長者，有輪而角者，有翅而足者，千怪萬彙，跂跂縮縮，不能盡也。大同之世，顯微鏡之精，拓于今日不知幾億兆京兆核核移倍，今之視蟻如象矣，異日之視微生物之大，將如負青天之大鵬矣。滿空虛皆微生物也，以人之宏巨，一欠呻噓吸而殺微生物無數，一舉足揮手而殺蟻蟲無數，蓋吾自謂好仁，而自有生以來，殺微生物不知幾幾○位之恒河沙無量數也。謂彼為么麼無知乎，而顯微鏡視之，則過于龍象矣，是亦衆生之巨者也，是亦生物也。佛者號戒殺，而日殺生無數矣。昔者佛命阿難以鉢取水，阿難言水有微生物，不當取而飲之，佛謂不見即可飲。夫佛言「衆生」，但當論生物不生物，不當論見不見，假令不見者而為人也，則亦可殺之乎？蓋並水不飲，實不可行，故佛為遁詞。抑知佛雖不飲水而不能不吸氣也，氣有呼吸，即物有殺生矣，吾不能遁于氣外而不吸之，即安能仁于生物而不殺之乎！仁乎，仁乎，終不能盡，故孔子止遠庖廚。生乎，生乎，終必有殺，故佛限于不見。已乎，已乎，生生無盡，道亦無盡，惟其無盡，故以盡

盡之。故道本于可行而已，其不可行者，雖欲行之，不能（下闕）

大同書 第二論 女

婦女

天下不公不平之事，不過偏抑一二人，偏重一二人，則為之訟者，助者紛紜矣。若偏抑千萬人，則古今訟者，助者不可言矣。若夫經歷萬數千年，鳩合全地萬國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同為人之形體，同為人之聰明，且人人皆有至親至愛之人，而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閉之，囚之，繫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為仕宦，不得為國民，不得預議會，甚且不得事學問，不得發言論，不得達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預享宴，不得出觀遊，不得入室門，甚且斲其腰，蒙蓋其面，別織其足，彫刻其身，遍屈無辜，遍刑無罪，斯尤無道之至甚者矣！而舉大地古今數千年號稱仁人、義士，熟視坐觀，以為當然，無為之訟直者，無為之援救者，此天下最奇駭、不公、不平之事，不可解之理矣！吾今有一大事為過去無量數女子呼彌天之冤，吾今有一大願為同時八萬萬女子拯沈溺之苦，吾今有一大欲為未來無量數不可思議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樂焉。夫以物理之有奇偶、陰陽，即有雌雄、牝牡，至于人則有男女，此固天理之必至而物形所不可少者也。既同為人，其聰明睿哲同，其性情氣質同，其德義嗜欲同，其身首手足同，其耳目口鼻同，其能行坐執持同，其能視聽語默同，其能飲食衣服同，其能遊觀作止同，其能執事窮理同，女子未有異于男子也，男子未有異于女子也。是故以女子執農工商賈之業，其勝任與男子同。今鄉曲之農婦無不助耕，各國之工商既多用女子矣。以女子為文學仕宦之業，其勝任亦與男子同。今著作文詞之事，中國之閨秀既多，若明職治事，明決果敢，見于史傳者不可勝數矣。故以公理言之，女子當與男子一切同之，以實效徵之，女子當與男子一切平之。此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平，亘宇宙而莫易，質鬼神而無疑，億萬世以待聖人而不惑，億萬劫以待衆議而難偏。男子雖有至辨之才，至私之心，不能講張之、抑揚之者也。

今大地以內，古今以來所以待女子者，則可驚，可駭，可嗟，可泣，不平謂何！吾不能為過去無量

數善男子解矣。

第一、不得仕宦

萬國卿相盡是男兒，舉朝職官未見女子，考廿四朝之史文，選舉不聞巾幗，披九萬里之地志，考職不覩裙釵。夫使男子盡是禹、皋而女子皆同犬馬，則其義可也。然若敬姜之德行，豈不勝于世祿之季孟而足備卿士，班昭之才學，豈不勝于執滄之梁不疑而足備尹長，洗夫人、秦良玉之威鎮百蠻，豈不勝于驕蹇之莊賈、趙括而足任將帥；辛憲英之清識，豈不勝于昏愚之曹爽而足參謀議；宋若憲之經學，豈不勝于子闈官之魚朝恩而足任師儒；李易安之記誦詞章，豈不勝于沒字碑之寶參而足為文學侍從。推之各國女才，當亦有同，羅蘭、蘇菲專（亞）、儒厄其者也。夫任官以治事，受事以擇才，遍考孔子經義，無禁婦女為吏之義。才能稱職，則女子與男子何擇焉！乃身男子也，則雖庸駘愚稚可為公卿；身女子也，則雖聖神文武不得仕宦。匪獨秉鈞開藩不得蒙大任，乃至胥、徒、府、史不得備奔走，豈無量數之女子無一人勝府史之任耶？昔人禁世官，譏世卿，以伸寒賤而致之平等。左思曰：「鬱鬱澗底松，陵陵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胥據高位，英俊沈下僚。」長言太息。于是士人以才高位下，歎老嗟卑，自傷不遇，惘惘無聊。屈原以之投江，賈誼以之懷沙，而後人為之痛傷惋惜，嗟歎流連，乃至千百年後，誅椒、蘭而罵絳、灌。蔽賢則以為不祥，抑才則以為竊位，惟于千萬年、千萬國、京垓、稀（稊）、壤、溝、澗、正、載、極無量數之女子，其中才賢若敬姜、辛憲英、羅蘭、蘇菲亞之流何啻億萬，而未嘗充一末秩，不聞一好賢之士為之惋歎沈滯，振拔蔽抑，有蔽賢不祥之歎，是則何歎？夫國家旁求俊乂，握髮吐哺以求才，而蔽賢抑才至于千萬國、千萬年，正、載、極無量數之人才，其不祥孰有大于是歎！其為大不祥，蔽塞天地，災沴萬物，孰有大于是歎！以為無才歎，則歐洲國統，無子傳女，多以女為帝王者，如近世班之以列伯沙（沙伯）之開新美洲，俄之喀林關中亞細亞，英之以列沙伯、維多利亞之強盛英國，尤著矣。即中國宋之宣仁，明之慈聖，皆以女主臨朝而致承平；若後漢之臨朝六后，有若定例，即至淫篡之呂、武，至為無道，而其才術控制天下，有若縛雞弄丸。若使平世順流，以任宰執藩鎮，其才豈減于李德裕、張居正哉！夫大任莫如帝王，反許為之，小官莫如吏士，則不許為，豈能為帝王而不能為吏士耶！是又何說歎？漢、六朝時，女子尚有封君侯者，如夏羹侯、宣文君是也。後世不獨實官不任，並虛爵亦從而奪之。男子則襁褓可襲侯封，女子則豐功不膺爵賞，是又何義也？而女子雖抱治才，積學行，

未聞求仕爲東方朔之自薦，未聞以懷才不用，恹恹自傷，懷沙而投汨羅者，義雖憂國，不過漆室投梭而已。蓋國律所定，風俗久成，自知不得，不復爲非分之望，如奴隸，如蟻蟻，卑微愚賤，擯在人外矣。既擯在人外，則亦卑賤自安，不復講求政事，探研文學，不復窮理奮德以求進。過往未來之種種勿論，即在今日，用男棄女，是使八萬萬之人才，聰明俊偉皆湮沒鬱塞以終也，暴殄天物之罪，豈有倫哉！方今立國之強弱，視人才之多寡，吾有人民而先自絕棄其半，其愚無策，何可量焉。西人謂商務無女子，則其國商務不興，今美國漸有用女子爲警電各職，近有拔爲審判官者，餘官則仍不得充焉。然茲皆一技一能之任，豈足盡女子之才哉！其與各國偏抑女子之弊，亦五十步百步之比耳，其爲棄甲而走則同矣。蔽賢不祥，背天心而逆公理者一。

第二、不得科舉

興學選才，書升拔秀，惟能是與，豈在形骸。漢世創之，有孝廉、秀才、賢良、有道諸科，隋、唐以降有進士、明經之目，然登科只有男子，應考並無女人。夫以孝而論，孰若教父之緦縻，以廉而論，孰若揮金之柳氏母，以秀才而論，孰若鄧后、班昭、謝道韞，以賢良有道而論，孰若儀法鍾、郝，以進士而論，詩賦孰若李易安，以明經而論，經學孰若宋若荀。其視男子之「舉秀才不讀書，舉孝廉父別居」者，人才不相去天壤耶！乃幸現男子身，則逆貪愚陋，苟竊高科，不幸現女子身，則雖至德通才，不許預試，不平孰甚焉！以言野無遺賢，則所遺無量，以言取士必得，則所得僅半，以言興賢求才，則不與不求，顛倒多矣。若黃崇嘏之爲蜀狀元，則假男子身而後成，蓋女子一出而魁多士矣，豈得謂女子無才哉！況人才以獎勵而愈振，以榮名而愈修，區區科第之虛名，何不假借形骸之有煒。而乃塞畦絕徑，令窈窕含光不克登其徵音，秀媛蘊才不克揚其文采，固失育才美俗之道，亦非文明開化之宜。昔孔子之立學造士以創科舉也，原爲世卿不平等而特矯之，譬如在印度會首陀齊婆羅門創義之時，原爲駭世之舉動。乃今也拔擢男子之寒賤而全遺女子之秀彥，是于矯俗升平之義，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詩》稱「釐爾女士」，夫女而稱「士」，然則《王制》學校中之進士，選士、秀士、俊士豈有別焉。夫國家所禁，僅倡皂隸乃不許試，清貴女士，麗茲形骸，豈倡隸之是比而並擯之歟！且學校作人，凡人皆作，女子亦人也，豈鳥獸不可與同羣哉！乃漢成三千，貞觀萬室，不聞女士得列橫經，何聽其落英隱秀，擯不與人相齒耶！今歐美各國，女得人學，然得與博士、文學士之選者落落晨星，或且一國無有，得非選用不及，激

拔不盛，風厲學官之道未至，故女士不多耶！抑人才而窒文明，其背天心而逆公理，二也。

第三、不得充議員

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體即有是權利，侵權者謂之侵天權（？），讓權者謂之失天職。男與女雖異形，其爲天民而共受天權一也。今人之男身，既知天與人權所在而求與開國故，亦何可獨抑女子而攘其權哉，女子亦何得聽男子獨擅其權而不任其天職哉！若謂女子無才識耶，則如羅爾夫人實爲法國黨魁，驅率羣議員而受命矣，豈不能勝一議員之任耶！其他各國女才，著書言國政，助夫任大事者，無待縷數矣，而各國舉大統領、宰相者未聞，乃至並數百之議員，不聞舉一女子參預其列。夫國之有代議員者，原取諸民，一以明公共平等之義，一以選才識通達之人。夫以才識論，則數萬萬之女子夫豈無人，以公共平等論，則君與民且當平，況男之與女乎！貴女且爲帝王，過于賤男子多矣，豈能爲帝王而不能爲議員歟！甚怪歐美日言平等而乃不平若是也！男子既以同形黨而力抑女子，已爲可怪，女子亦自安于異形黨，退謝而不求，尤爲可奇。吾昔人加拿大總議院，其下議院長諸女陪吾觀焉。吾謂「卿等具有才學，何不求爲議員？」議長諸女胡盧大笑，謂「吾爲女子，例不得預」，目吾爲狂。此外類與歐美女子言之，皆笑吾之狂愚也。蓋退抑既久，受爲固然，遂退安分，反目人權爲謬妄矣，是失天職而不知，謝天權而不任也。美國女子間有求之，則爲衆男形黨所抑鬱而不伸，不獨不得爲議員，抑且不得爲舉議員之人。澳洲女子今得有舉議員之權以爲國民矣，美國亦有數州得選舉權者，比之各國稍爲升平矣，然其未能舉議員，不能大平則均也。竊謂女之與男既同爲人體，同爲天民，亦同爲國民。同爲天民，則有天權而不可侵之，同爲國民，則有民權而不可攘之。女子亦同受天職而不可失，同任國責而不可讓焉。凡舉代議員，惟問才識，不論形體。今女子之不被舉者，非無人才也，蓋男子自私其同形黨而不舉之，女子又不得爲公民而無舉議員之權，故女子不得爲議員，遂常絕于宇宙間也。此其侵天界而奪人權，不公不平莫甚矣。竊以謂女子之有才識者，當一律選舉之，以大昭公道，以無失人才焉，此爲太平世之大義也。

第四、不得爲公民

國者合人民以爲國，人民者無間于男女者也。國之存亡、強弱、盛衰，男子受其休戚，豈女子獨能外焉！漆室投梭，愛國同情。即在大地球之一世，尚有天賦人權之義，女子亦當在天民之列，平等並立，共以才選共預公議，豈況國乎！乃今各國之制，不獨不得爲議員，且不得爲國民。上不得預選舉之權，則國事無關，下不得廁公民之列，則人身有損，其義何歟？謂女子不能供賦稅、任國事，則今女子之爲工商而納重稅于國者固已多矣。謂女子不能有才識、練事理，則女子之有學問者又更多矣。女子所短者，獨爲兵一事。此非女子不能任也，木蘭從軍，何嘗不策勳十二轉，但國家以其體短力弱不爲選之，是非女子之罪也。況爲兵固與爲公民異義也，爲兵猶爲官也，不必人人而爲之，公民則天職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且爲兵仗力，爲民仗德行學識，女子不出力，未嘗不能有德行學識也。而獨見擯，是不以人民待之也，女子坐聽其擯，是不以人民自待也。同爲天民，同爲國民，與女子爲公民，又于男子無損也，何事擯之而侵天界乎，女子亦何可讓天職、捨國責，而甘受擯哉！故天下爲公之世，凡屬人身，皆爲公民，而有國合衆，女子亦在衆民之列。若行有玷缺而才不能供國事者，則無論男女皆不得爲公民。否則以女子爲公民，可驟添國民之一半，既順公理，又得厚力，何事背天心而奪人權哉！將欲爲太平世歟，以女子爲公民，太平之第一義也。

第五、不得預公事

中國抑女之風，不獨不得仕宦科第也。夫公事之任，惟才是與，凡人得知。乃若都邑會館、鄉曲公所，人人有份，得以議事，自道路、壇廟、水旱、饑荒、祭祀、會同，凡民得與焉。傳簽而集衆，公舉以任事，本無貴賤，凡百平等，然雖有貴婦才女，不得與列焉。其有鄉曲族姓之事或訟，則老者判之，而老女又不得與，雖有才智皆無所施。吾見窮鄉小族，其父老壯丁相與議事于祠廟，妄憑乖謬，備極可笑，而有才女嫁于其族紳家而孀居者，論斷其事，最爲明識，而曾不得與議，致成大誤。才女既自歎女身不與議，吾尤咨嗟于「貴冑據高位，英俊沈下僚」，族有高才，坐成廢棄，終身不用，而令盲人指揮，可恨孰甚！季氏柄國，孔子閒居，「勿謂棄無人，吾謀適不用」，以形體少異之故，坐成永棄，顛倒人才以

誤大事，是何義歟？豈尊賢使能之公理哉！豈惟中國，今歐美亦莫不皆然。凡百會所，任事皆男子，預議皆男子，貴婦才女雖得預會，陪列而已，意女子豈盡無才以任此歟，無乃積男黨既多，積男權既久，盡奪而取之歟！竊以爲此既不關國事，但出人民之公義，婦女亦人也，何可擯之！乃至鄉曲族黨之間，亦復一切擯斥，不得預事，則一現女身，縱天地予以奇才，無復有發憤展布之日，僅爲一家一姓育子女、主中饋而已，非徒抑塞人才，遏奪人權，亦暴殄天地之精英甚矣。火齊、木難、水晶之珍，人猶寶之，乃天產無量數不可思議之精英，可以平地成天與男子同數平等者，而以形體微異，一切排斥，此與印度之斥首陀賤族爲尤過之，不公無理，孰有過此！

五、不得自立

凡人皆天生，不論男女，人人皆有天與之體，即有自立之權，上隸于天，與人平等，無形體之異也。其有交合，亦皆平等，如兩國之交然，若有一強一弱，或附屬之，或統攝之，即失自立之權，或如半主之國，或如藩屬之國，奴隸之人矣。女子與男子，同爲天民，同隸于天，其有親交好合，不過若朋友之平交者爾，雖極歡愛，而其各爲一身，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權則一也。乃因太古挾強凌弱之餘孽，女子體少短弱，託庇于強男之字下，或因強暴搶掠，劫挾其相從，于是積而成俗，女子常託于男子之家，遂失其自立之人權：一曰不得立門戶，二曰不得存姓名，三曰不得顧私親。何謂不得立門戶也？其與男子之聯合也，則曰「適」，曰「歸」，曰「嫁」，創其義曰「夫爲妻綱」，女子乃至以一身從之，名其義曰「出嫁從夫」，以爲至德，失自立之人權，恃平等之公理甚矣！今美國號稱平等，而女子從夫之俗如故。一嫁則永歸夫家，惟夫所之焉。夫貴則從而貴，夫賤則從而賤，蓋爲官爲長皆無婦人，故不得不從男子也，諺所謂「嫁雞從雞，嫁狗從狗」焉。何謂不得存姓名也？中國雖爲抑女，猶得存其姓名，尚存自立、自主之義。歐美則婦女一嫁，即改姓從夫，本身之姓名永不得自立于大地之上，與強國滅人國土而自有之無異。夫名與身孰大乎？人所以光耀于千萬年，思動于千萬里，皆以名存故也，故志士捨身而殉名，以名重于身也。齊景爲國君而名不稱，伯夷餓死而百世稱之，孔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今乃奪人姓名，其恃公理而爭天權，尤莫甚焉！此惟唐宋君主專制之威，乃間有奪人之宗而賜姓者，而歐美之男子，乃人人盡奪婦女之姓字——今世所謂稱之羅蘭，實其夫姓名也——此其與君主之專制間有奪姓者尤過之。孔子之著《春秋》也，于魯女曰伯姬，曰季姬，于夫人曰成風，曰齊姜，定姒，明著其姓字，何書如

歐美從夫之姓，亦何有夫姓冠其本姓，如近世之陳女配李姓即稱爲陳李氏者哉！此孔子立女子平等自立之大義也，而何可背之哉！若從夫之後，幾不得自爲人，甚至夫得而笞掠之，得而鬻賣之，幾若一嫁之後幾與奴同。即以奴論，美國猶因賣奴而傾國大戰以爭之，乃以男女平等之故而屈抑之，至不得與美之奴等，何其悖哉！何謂不得顧私親也？自爲人婦之後，捨己之祖父母而專事夫之祖父母，捨己之祭祀而專奉夫之祭祀。父母有病，夫之父母有病，則不得視父母之病焉，時節已當祭祀父母，夫當祭祀祖父母，則祭祀夫之祖父母而已之父母不得祭焉，己身有父母之喪，夫有父母之喪，則父母之喪不得事而事夫之父母之喪焉。己身有兄弟伯叔之疾與喪，夫有兄弟伯叔之疾與喪，則捨己之伯叔兄弟之疾與喪而視夫之伯叔兄弟之疾與喪焉。凡此抑慈捨痛，舍己爲人，皆奪自立之人權，悖平等之公理者也。其甚者乃至立夫死從子之義。夫幼而從父，則少之時養育之劬勞，教訓之義方，不得不然也。若子者，乃其所生，以尊言則過之，以恩言則育之，何事從之哉？不過以形體微異，一律揚彼而抑此耳。何罪何辜，以形體之微異而終身屈抑，服從于人，乃至垂老無自由之一日，是尤何義耶！其奪人自立之權，未有過此。《禮運》記孔子之立大同制也，曰「女有歸。」歸者，歸然獨立之象，所以存其自立之權也。

六曰不得自由

人人有天授之體，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權。故凡爲人者，學問可以自學，言語可以自發，遊觀可以自如，宴饗可以自樂，出入可以自行，交合可以自主，此人人公有之權利也。禁人者，謂之奪人權，背天理矣。今歐美女于學問、言語、宴會、觀遊、擇嫁、離異略可以自由矣，其他尚不能也。若亞洲諸國，則皆束縛而禁制之，雖其程度有高下，而其爲禁制則一也。

不得自由之事有

一 牌合。夫妻爲終身之好，其道至難，少有不合，即爲終身之憾，無可改悔。父母雖極愛子女，然形質既殊，則愛惡亦異，故往往父母所好而爲子女所惡者，父母所惡而爲子女所好者。即以執業而論，好高名則莫如士吏，好實業者則莫如爲農商，而子女與父母往往各異其性者。其他狀貌、文采、技藝、事爲，皆人各有好，萬不可強同。若使子女必與父母同，則天下之執業者，一家一族必無異業，必無異情矣，而如其萬無此理何！既非所好而強合之，則將有終身抱恨者矣。況父母本自異性，或父好貴而母好富，父好文而母好質，又孰從而定其深得子女之性乎！又況少無父母而祖父、而叔伯父母、兄嫂、或養

于庶母、繼母、舅母、從母主之，如是者十居其三四也。其親少遠，則體貼之愛心亦微，或嫌怨甚深而踐踏之微意有在，則所適非夫，更有不可言者。吾見有卿士之後誤嫁一賊，至牽連而爲鄉人所不齒，女子遂因以自縊。又吾從伯天民公，文采風流，個個傑傑，嘗從左文襄軍幕于新疆，官至知府。遺孤女曰拾翠，遂養于中丞公家，聰明嫻令，又從于問學，通算明詩。吾家當時簪笏相接，族叔父則「阿大中郎」，輩從則「封胡羯末」，蓋習見裙屐之風。誤適一鄉曲富人，織機之子，不及數月，含恨而死。又見有貪利聘金而嫁與遊美國者，夫未歸而空嫁，乃至終身未見其夫而夫死者。若夫以良家女食重金而賣爲人妾，又誤落無賴之手，展轉鬻賣而墮落爲妓，流離遠方，無親可依，飲鴆吞金而死或抱恨而死者，里巷相觸，舉目皆是，百千萬億不可勝道也。隨令人人微之見聞，無不流涕者，但爲一人作傳奇，已可盈滿卷帙，況中國之大，而又亞洲、印度、波斯、土耳其之衆耶！女子既全無自主之權，又無文學、技藝、知識，一切聽他人之播弄，其慘劇豈復可言哉！且其許嫁之道，又更有異者。夫人才行、學藝乃至體貌，皆年已長成乃可考見，若在童幼，則雖王冲、管輅亦難盡知。而吾粵定姻，多在童幼，甚至有兩父相厚，悖國律而指腹爲婚，苟年過十四五而不字，則父母恐無人娶之，更有不擇而妄適人者矣。其爲大害，不可盡言。一則人有幼年明慧孝謹而長大昏愚縱浪者，更有橫逆顛狂之性幼少未露者，其或少有父母之教而粗知義方，後喪父兄而賭飲嫖吹任性蕩產者。吾鄉有此日劫竊其婦之首飾，不得則威挾而刀指之，其終則賣其妻以供一博者矣。又有幼年美秀而長大醜惡，又有幼年強健而長大被疾，至肢體殘缺或肺癆就死者，即吾伯姊亦以此終身長寡矣。又有幼年家富而長大中落者，甚至夫家田園皆盡，幾于行乞，而女家貴富日盈，文采日盛，以此而嫁爲賈菜傭乞丐婦者，不嫁則不義，嫁則何以爲生，以此而抱憾致死者又不知千萬也。即吾鄉族中，有富家女來嫁而夫家中落者，胼首胠足，茹苦含辛，一切自母家持饋而來，持薪手炭而自炊，其苦不堪。而其夫不肖，日事烟賭，簞劍拔盡，管楚迫求，索母千金，夫應手立盡，卒乃以盜下獄，而妻悲憤致死，殊可慘焉。其所適得人，千百無一，而夫也不良，或家道中落，則家家皆是。觸目可傷，削竹難盡，沈沈苦海，誰共百年，渺渺孽緣，空勞雙宿。愁思遍地，怨氣衝天，父母雖愛不能救，才德雖美不能補，誰造恨天，貽此咎害！若夫天年不遂，人事之常，而節義過激，莫不守貞，茹苦終身，獨居畢世，有不往守者，人譏鬼責，與世不容。夫夫妻之義，以牌合而定，未之成親，未之見面，安得代守終身乎！禮于嫁未廟見尚歸葬女氏之黨，況未嫁乎！身背父母，而爲不識之人終身服義，既背孔子之經，又苦生人之道。而迂儒不通人道生之理，但悅其行義之高，相與輔翼激張之以成風俗，豈不謬哉！吾鄉又有「代清」之名，生平未嘗字人，聞有某童死，亦未嘗識之，願以

爲死夫而爲守終身，代事舅姑，此其背義非道，尤爲怪矣。更有重養媳者，貧家多行之，欲省婚娶之費也。年僅數歲，即依他人，惡姑不慈，待如奴婢，酷不能忍，輒復自盡。若夫之不良，長大變異，前智後愚，前健後疾，前富後貧，此固與幼年字人者相同而尤慘矣。凡若此者，皆愚儒因男強女弱之舊俗而誤緣飾美義，曰「烈女不事二夫」。考孔氏之世亦多出妻，而韓非子稱「太公老婦之出夫也」，則古者夫婦不合，輒自離異，夫無河東獅吼之患，妻無中庭相哭之憂，得人道自立之宜，無終身相繼之苦。乃俗儒妄爲陳義之高，至女子皆爲終身之守，雖遇盜賊狂狡，既已嫁嫁，飲恨終天，無自拔救。遂使夫也不良，得肆終風之暴，而女子懷恨，竟爲終身之憂，教之無可教，哀之無可哀。于是修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今果然矣，豈不哀哉！同是人也，豈可使萬百億千女子所適非人，抱痛術恨如此！豈徒不得自立，自由而已哉，更有爲囚、爲刑、爲奴、爲玩具四焉。

何曰爲囚

歐美女人之于出入、交遊、宴會皆不禁，近升平矣，中國尚不能也。緣古者男女大亂之俗，于是以正父子之故，不得不矯而禁之。于是禮始于謹夫婦，爲宮室先在別內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男女授受不親。甚至姑姊妹本自同產，以古者無同姓爲婚之禁，于是矯之，則已嫁而返，不與同坐同食。叔嫂亦出一家，以古者多有兄弟共妻者，故益嚴禁之，至于叔嫂不通問。若夫男女之間，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所以大爲之界，嚴爲之防者至矣。不得見男子，故無外交，既無外交，自不得出，是故終身深居閨闈，不出中庭，號爲閨範，以爲禮防。既禁出入，亦禁觀遊，雖有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皆不得預，雖有名山、大川、勝地、名跡，禁不得賞，雖有大會、盛事、奇人、異物，禁不得見，雖有名師碩學、專門絕業，禁不得從。學問無由進，識見無由開，一步不可行，一物不得見，從者謂能修禮防，謂之賢媛，不能從者謂之無廉恥，以爲蕩人。夫蕩人之惡名，誰能受之，故自少爲母教，已自縛束，長依婦道，更當閉閣。故中國女子，自非買絲之婦，倚門之倡，無有交接遊觀者，凡有此者輒爲不齒。若夫印度之抑女尤甚，雖極貧賤，必有紅布數尺以蔽其面首，出行則以手持之，目僅見足，曳繩圍豚，蓋目爲布蔽，不見前面也。間有操作，一見男子，輒復蔽面，故終日以右手執操作之物，左手牽蔽面之布者。尤甚焉，全面全身皆有布掩，僅露雙目，而眉間布縷以小鎖扇之，夫持其鎖，惟夫命乃開，身有窮袴，肩鎖亦同，皆惟夫持鎖。此則歐東之待重囚不若是矣。印中婦既守，則獨處

高樓，去其下梯，繩絕食飲，如此終身，此則歐美殺人之罪終身監禁者不過此矣。印度富貴家女，有看演劇者，以紗布帷之，時穿小孔，僅露雙目，外人不得見焉。凡此相待，非幽囚而何！以太平世人視今歐美女子之不得議政任官，晒爲異事，怒其刻薄，若以歐美女人視中國女人，覺其深居簡出，若以中國女人視印度、突厥，又覺中國人尚得視行從容，遊觀自在，而印度、突厥之幽囚尤甚矣。雖然，既禁出人，其爲囚一也。惟有罪人乃加監禁，女子何罪而妄加監禁乎？夫不從賢師、良友，不見名人、碩士，則無由成就學術，不見高山、大川、勝地、名蹟，則無由開拓心胸，不遊美景、良辰，吸風、受日，則無由強健。夫婦女爲生人之始，傳種所自，而不健則弱無血色，無學則蠢若鹿豕，不開拓則無生人意趣，大損大衆之傳種，而爲一男子守，以苦無量數之婦人，壞不可思議之人種，其害何可數哉！

何謂爲刑

古于有罪者刻傷肌膚，故作墨、劓、刑、刑諸刑，然後世猶惡其不仁而改爲笞、杖、流、徒，歐美則但用監禁，不忍行之。乃父母于子，偏設嚴刑，穿耳作孔，以挂垂環，夫天生之耳完好，孺子之身無罪，何事以飾環之觀美而加刺刺之重刑？無來由及印度暨衛藏諸蠻，則不止穿耳而穿鼻，鼻或穿其兩孔，或正穿其中樞，甚或雕額塗金，而耳之纍纍若貫珠者無論矣。中國古制本無是俗，自蒙古人亂華俗乃有是風，于是無量數之女子無能免是刑刑者矣。歐美老婦，耳尚鑿孔懸環，近則文明大開，少女多微環，不復鑿耳矣，然細腰之俗未改也。昔楚靈王好細腰，而官人多斃死者。歐美人之好細腰也，束以緊帶，縛以竹翎，務令上下大而中小，以爲美觀，而女子則被縛束而不堪其刑矣。至于小足，大地同尚，歐美女子，亦復纏以官娘之帛，聳以沾利之履，以爲美觀，但不若中國之甚耳。數歲弱女，即爲纏足，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強爲折屈以求纖小，使五指折捲而行地，足骨穹隆而指天，以六寸之膚圓，爲掌上之拳握。日夕迫脅，痛徹心骨，呼號艱楚，夜不能寐。自五歲至十五歲，十年之中，每日一痛，及其長大，扶壁而後行，跪膝而後集。敝俗所化，窮賤勉從，以茲纖足，躬執井臼，或登梯而曬衣，或負重而行遠，蹣跚踟躕，顛覆傷生。至若兵燹食黃，奔走不及，縊懸林木，顛倒溝壑，不可勝算。無道之敝俗，至斯已極。吾于羣妹，目擊其苦，心竊哀之，誓拯二萬萬女子之苦。故弱冠以還，即開不纏足會，其後同志漸集，舍弟廣仁主持尤力，大開斯會于粵與滬上，從者如雲，斯風遂少變。戊戌曾奏請禁纏足，雖不施行，而天下移風矣。夫天然之足，光綴完好，即欲觀美，何待矯揉以害女子哉！蓋自宋至

今，千年相繼，人生三十年為一世，以禍害天亡統算之，實通算不過二十年耳，二十年中，女子受害者二萬萬人，上推千載，凡五十倍，則為百萬萬女子被其毒害矣。古今大地之毒害，孰有如此事者哉！且中國號稱教化之國，而大賢世出，不加禁止，致為人笑，尤可恥也。其他惡手指之大而以鐵鉗夾之，及一切指環、手釧，狀類枷鎖，或有人而難出，火烙致傷，是亦刑之比也。若夫婦初來之夕，集賓客，聚宗族，入洞房，索婦物，多者千百數十金，少亦十數，終夕勒索，醜言惡氣，婦若不應，扯其衣飾，焚以炮燬，甚或以熱水火鉗燙其手足，至于面損足傷，以為歡笑。此與歐吏之迫索囚徒財物何異！婦女何罪，新昏燕爾，方為兄弟之好，洞房窈窕，乃為獄囚之迫！中國號稱教化禮義之國而乃出是，豈不特欺！吾妹之嫁，坐蒙斯辱，吾為大憤，然既作人婦，在人簷下，豈得不勉強陪餉哉！嗚呼，此殆太古野蠻舊俗之遺而掃除未盡者歟！

何謂為奴

奴非有他，供服役、掃除、烹庖之事，謂之奴云爾。吾鄉娶婦者，雖貴官之家，才秀之媛，必當入厨治饌具，閨中尤盛，雖有婢媪，不得假手焉。蘇秦之游說不得意而歸，則嫂不為炊，唐人詩曰：「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蓋自周迄唐已然。雖歐美之俗，室內亦皆由婦女治之，蓋亦「在中饋」，「惟酒食是議」者也。若夫日本、印度、波斯、南洋，其婦女莫不以司庖烹任為事。吾國號稱禮法之家，則翁姑而外，夫與兄弟姊妹食，莫不立旁侍膳而進食，撤食乃竣其餘者。若夫破柴，汲水，洗浴食器，是非奴而何？其他掃除門庭，縫紉衣服，乃自洗沐，按摩，盥衣，甚至供食，又皆隨意役使，有同隸役，夫皆坐受，是非奴而何？夫舅姑雖尊，然不過推夫之愛以愛及之耳，非有恩義也，推愛及之，則事之如「內則」之每日三朝，饗膳，潔羞，捧席，捧衽，紉針補衣，燂湯澣浴，皆問所欲可也。在先聖之制禮，不過慮婦非已生，故重其禮以相與為親。而世俗誤會，幾若納婦之金等于買奴，既得為姑，肆其凌虐。不獨任意役使，有同奴婢，乃至呼叱罵詈，刻薄賤惡，過于奴婢者矣，雖遇貴女才媛，不得不以名分忍受而至喪身自盡焉。自婦之初來也，或以明慎始之義，張嚴威以臨之，或重家法之名，則行苛禮以苦之。始具榛栗棗脩以見姑也，跪拜而下，則嚴陳約法，問其允否，其強之見族人也，則自小叔、女妹、猶子、姪孫無不獻茶行禮，日至四五。其獻尊長必行拜禮，甚至于姑之婢媪亦強跪拜，而平等之叔伯強行四拜之禮無論矣，乃至賓客在席，亦跪地獻酒而皆坐而受之，此非奴而何？

夫孔子特行親迎之禮，親御返輪，以明男先于女之義，故墨子以為抵牾若僕，其于慎始何如！故夫妻則合體，同食于舅姑則親饗婦致傳，故孔子斥侯堂俟箸之非，發冕而親迎之義，曰「妻者齊也，體與夫齊也」，又曰：「將以合二姓之好，繼先祖之後，敢不敬乎！」故曰：「敬身為大，敬妻為大」，故明相敬如賓之義，未有發相待如奴之義也。吾廣東有拜姑婢之禮，致令貴媛因此與姑相惡。又有順德富家妻姓，娶縉紳金家女，其禮，日當獻茶五次。有所謂上床茶者，其舅食阿芙蓉者五更乃寢，婦待至四更不及而寢。其舅怒其失禮，經以不貞，強子出之。金家不服，大訟十八年，致家室化債，費金巨萬，豈不異哉！故為新婦者，未明而起，夜分不寢，盛飾而朝，備食而獻，執任而供，具物以奉，無小無大，莫不致敬盡禮以待之，自曉至夜不得須臾之頃得息焉。不敢食夫家之食，而又不待自買食，必待母家而來供，不呈于姑，不分于叔妹，則加譴讓。少有不敬，則加督罵，諷以不敬，號為無恥。蓋新婦之奇苦大難，雖孝子之奉父，義僕之奉主，不能堪其勞者，大賢之束身，法吏之治獄，不能比其嚴者，此世人情所能為哉！豈徒事舅姑而已，乃若小叔、女妹，一切供役，自理髮、浴身、進膳、獻食、洗衣、濯足，一若固然。少不如意，即加呵罵，惡口交加，迫于忍受，更有持鏡几以相擲，執火鉗以相烙者。母家不忍，與之與訟，女妹服禮，然夫婦遂化仇讎焉。或有在厨與婢媪共食而不得與夫及姑妹共食者焉。又見小叔亦多立侍不坐，而尊長無論矣。小叔以男子之故，尤為專肆，至子女既長，隨意罵詈，嫂惟吞聲而已。大約小叔、女妹之憑藉母勢，役使其嫂，有同奴婢，視為固然，少有不應，非面加詬罵，則斷母斥之。中家以下，殆無不然。至于兄姑女姑，則益尊重其體勢，奉事與舅姑無異，不待言矣。其或舅老姑沒，只有繼姑、庶姑。繼者則子非所生，無愛子之心，更無愛婦之情，庶姑則出身婢女，卑賤而不識禮體，挾持姑勢，橫逆妄加，或惡其嫡而自私，或譖于舅而誣罪。始則自衣服飲食之微，橫加抑掠，繼而施強奪誣告之事，加以楚毒，甚且迫以自盡，強行鬻賣，雖有夫愛，亦無所補。其孀寡之枯，更無論矣。此則晝夜呼天，飲泣茹痛而無可如何者矣。中國婦女以此自盡者，不知萬億，此則為南洋豬仔之奴，終身囚苦，輸以身命，殆有過之。且即以稱呼言之，吾粵之呼舅姑，皆曰「老爺」，曰「奶奶」，呼小叔、女妹，皆曰「相公」，曰「姑娘」，其餘羣從諸姪，不曰「少爺」，則曰「幾官」。凡此皆奴隸之稱，然敵俗相沿，女體久賤，則雖貴家才媛不能不俯首從之，否則終身厭惡，夫婦化仇讎焉，其悖謬尤奇矣。夫孔子之為婚禮也，曰「嗣為兄弟」，故夫妻之父皆稱曰「舅」，夫妻之母皆呼曰「姑」，夫弟曰「叔」，夫妹曰「妹」，蓋兄弟之義也。夫男女本為兄弟，且婚媾之好多出至交，乃婿于妻家則視如上賓，妻子夫家則降為皂隸，雖有至親通家，平日則以兄、弟、叔、伯為稱，既嫁則以「少爺」、「相公」為稱，上背聖經，下違

公理，顛倒無義，豈不異哉！又非奴而何？然此皆就都會士家言之，若夫山野僻處，除貧家農業，夫婦並出，通力合作外，中家以上婦女，莫不既足人山，斬柴艾草，負薪于田，而其夫則高臥室中，清談以受供養。故多添一婦，實為多添一隸，故鄉民買妻實為買奴而已。大概愈山野則抑女愈甚，稍近士夫則抑女稍少，其世家貴閥則或得從容讀書遊覽，不下爵執役者。此以知人道稍文明則男女稍平等，人道愈野蠻則女婦愈受抑，亦足為證據矣。然中家以上，男受珍食而女僅常餐，或夫有午餐而妻僅朝夕，吾粵下四府之田家，則男能食飯而女僅糲粥，男女之間一切皆降等相待，此亦待奴之一比也。

何謂為私

女子為天生之人，即當同擔荷天下之事者也。性分所固有者，分于天之仁智，當施于人人，職分所當為者，既有人之心思，當任其事業。乃一為女子，既嫁某氏，即竭其才而為某氏之家，若私為某氏之人而與天下及國無與者。事夫、畜子以盡其業，胼手、胝足以為其家，守節、從一以終其身，茹苦、含辛、懷貞、守獨以終其年。雖有學問，不能出以教人，雖有才智，不能出以任事。愛則惟夫一人愛之，用則惟夫一家用之，甚至賣鬻亦惟夫賣鬻之，私為一人之有，若產業器用者然，故非洲多有鬻女之市，其悖天理而損人權甚矣。即使藉夫富貴，坐受繁榮，然天之生人，予以耳目、手足、心知、百體，即當各效其勞，各分其職，通力合作以濟公益，安有一人坐食者耶！今歐美婦女不許為官，而藉男子之供養，終日宴食，遊談嬉戲，不事學業，無益公衆，有損生民，是天生無數人而得半以為用也，其于公理亦大悖矣。蓋既從夫姓，即坐受夫供，其為不平等則一也。

何謂為玩

男子之視女子，皆無人權天民之心，但問其美否以為愛玩。是故為之衣裙五采以鉤之，為之金玉珠石以飾之，為之步搖花朵以麗之，為之塗脂抹粉以麗之，日本則黑齒，印度則穿鼻以為飾，殆又甚焉。女子不知自重，又復為驢馬之妝，顰（顰）齒，點額，細腰，小足，以媚男子，雖歐美升平之俗未能免焉。夫囚以重室，鎖以細腰小足，枷以金珠玉石，雖極美麗，其與籠籠言之畫眉、鸚鵡、極剪裁之玫瑰、牡丹，豈有異乎！夫豢鳥栽花者，非不極致愛寵，然不過視為花鳥而已。故唐人有以妾換馬者，其

賤人道于禽獸，無道至此！即白居易亦有繫駱馬、放楊枝之歌，以馬與妾並稱，皆以為玩于人故也。夫凡人之生，皆出于天，故人無貴賤，莫非天民，各為獨立，安有視為玩具者哉！其敢于玩人，實玩天也。且男子既有玩具之心，故問美否，既有美否之心，則其淫心惡念即從而起，爭奪傾軋即由是生。晉孫秀之奪綠珠，唐明皇之奪玉環，亦因玩具之情而致。若使知天民人權之理，人人獨立，人人相敬，豈得起此淫奪之事哉！

不得為學者

天之生人，予以耳目心思之靈，即皆予以通力合作之任。學問者，所以廣人才識，增人見聞，內以養身，外以用世，人人所不可缺者也。婦女之需學，比男子為尤亟，蓋生人之始本于胎教，成于母訓，多。女不知學，則性情不能陶冶，胸襟不能開拓，以故嫉妒偏隘，乖戾愚蠢，鍾于性質，扇于風俗，成于教訓，而欲人種改良，太平可致，猶御行而求及前也。且人求獨立，非學不成。無專門之學，何以自營而養生，無普通之學，何以通力而濟衆，無與男子平等之學，何以成名譽而合大羣，何以充職業而任師長。故以人類自立計，女不可無學，以人類改良計，女尤不可不學。今中國舊俗，婦女皆禁為學。一則賤女之風，以女子僅為一家之私人，故以無才為德，一則男女既別，不能出于學校以求師。相習成風，故舉國女子殆皆不學。甚至士夫世家，禮法森然，文采有曜，而叩其女學，則花貌蓮心，蕩無所識，蓋皆以候補奴隸，無事深求也。故一家之中，男子則文學彬彬，婦女則鹿豕蠢蠢，雖被服相近，有同異類。夫人之愛其女子及其姊妹，情親已甚，豈可骨肉之間坐為異類哉！而習俗既成，竟不之怪。夫強異類者以同居，以此而日言齊家，豈非怪事！苟非嚴威，即為強忍，故無論如何學道之人，名士之家，一及家庭，即有難言之隱及不可處之事，豈非婦女不學，強集異類，有以致然哉！（詩）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父母其順矣乎。鄙意此為空言則有之，若其實事，普天之下，孝友之家，必無此境。其外無新詩者，皆張公藝之百忍耳，安有合無數不學之人于一室，各用其偏陋嫉妒之私而能和樂者哉！中國名士之家，間有習禮明詩者，然吟風弄月，何足言學。若其法深經史，通達專門，闡秀之中，古今罕聞，是率二萬萬人有用之才而置之無用之地，彌天憾事，孰有過此！況當世界競爭優勝劣敗之時，豈可坐棄人才哉！況婦女之中，奇才甚夥，且性靜質沈，尤善深思，以之為專門之業，制器尚象，利用前民，其功大矣。今歐美升平，女子雖得人學，然皆達于成年，即已罷業。且女自

尋常小學以外，富貴家女，亦不過學佛國語，學琴，學畫，即可見貴。其日握一卷者，率皆小說遊戲之書，無關大道者。其女子中以著書自立，專學致精者，實罕聞焉。則女智尚未開，女學尚未成也，蓋皆女權不足故也，足則女學必興矣。

夫以男女皆爲人類，同屬天生，而壓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舉，不得爲議員，不得爲公民，不得爲學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會，遊觀，又甚至爲囚，爲刑，爲奴，爲私，爲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損人權，輕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義不順，于事不宜。吾自少至長，遊行里巷，每見婦女之事，念婦女之苦，惻然痛心，怒焉不安。甚不解偶現男子身，則自私至此，雖有至親之令妻，壽母，姑姑，女子，抑之若是。甚怪大地之內，于千萬年賢豪接踵，聖哲比肩，立法如雲，創說如雨，而不加恤察，偏謬相承，盡此千萬年聖哲所經營，仁憫者不過人類之一半而已，其一半者向隅而泣，受難無窮。彼非人歟，何不蒙憐拯若是！佛慈悲而女子不蒙其慈，耶穌救世而女子不得其救，若婆羅門、馬哈默重男輕女之教，則教猥升木，如塗塗附，抑不足論。就此而談，則大地從上諸教主皆不得辭其責矣。推所以然，則舊俗之壓力相承，一由習而不知，一由時之未可也。

夫以強力凌暴弱質，乃野蠻之舉動，豈公理所能許哉！而積習生常，視爲當然，仁人義士不垂拯恤，致使數千年無量數之女子永罹囚奴之辱，不齒于人，此亦君子所不忍安也。

嘗原人類得存之功，男子之力爲大，而人道文明之事，藉女子之功最多。蓋自男女相依以來，女任室中之事。男子獵獸而歸，則女爲之機切，既司中饋，則火化熟食之事，必自女子創之。至于調味和羹，醬齊珍饈，次第增長，皆由中饋之事，亦必皆創自女子。既須火化熟食，則必當範金合土以爲盛器。男子日出獵獸，山林所產，皆有定數，既不易得，自無暇爲制器之事。婦女家居暇豫，心思靜逸，踵事增華，日思進益，然則範金合土，亦必自女子創之。織縫之事，至今猶爲女子專司。況在太古原始，男子之操益甚，其草身之具，寒帶惟有衣獸皮以爲服，熱地惟有集支荷以爲衣。皮服卉服，《堯典》尚然，今冰海人之衣皮，非洲人之編樹葉，尚有然者，若其由編葉纏藤進而遮山麻而抽野葛，此必女子之事。蓋亦其若居無事，閒擊樹枝，見有麻葛，愈擊愈織，愈織愈鞣，繫之于身，覺其細滑過于他木，于是始則搜授，繼而試植，漸益推廣，遂爲衣裳。首寒則麻葛爲冕，足寒則糾葛爲屨，皆次第所增。見其色惡，以水漚之，輒復漸白，與目適宜，于是麻衣編服成矣。已而採葉得汁，異色染衣，遂悟練染之法，乃有五色之章，然後玄黃交錯，黼黻成文。凡此皆由其閒靜之姿，故有逢原之制。若夫蠶桑，亦歸女業。《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故後世后妃亦尚親蠶，蓋亦必婦女所創，故專歸婦女之業。蓋

娟娟者蠶，時游于桑，男子逐獸心粗，豈暇揣摩。女子則宅旁井邊，從容顧望，見彼吐絲之異，乃爲養之謀。因彼眠起桑中，食之如掃，知其所嗜，採以養之，而蠶乃吐繭無窮，因與箔而令織，于是蠶桑之利，衣被無窮。若夫折柳以爲樊圃，樹竹以爲籬落，亦必若邊棲息，思阻猛獸，偶思捍格，故成藩籬，然則藩籬亦必女子所創也。男子求食，逐獸遠遊，女子登樹爲巢，削枝編葉，及後築之平地，移巢形以爲堂構，亦必自女子爲之。今非洲之人，室多圓形，以泥和草編成，高廣不過數尺，是尚爲有巢氏之遺也。男子逐獸，豈有定居，太古初民，實同游牧。然則編巢暫處，隨地移徙，男子安有餘日爲之，非女子所製造而何？居室閒暇，則更編草爲席，削木作几，合土爲盂，室土爲杯，以坐，以臥，以飲，以食，日益高潔，此亦非逐獸轉徙之男子所能爲也。然則一切什器，皆自女子爲多矣。即論文字創自結繩，而畫圖畫方，諧聲尚象，亦必居室暇逸者乃能創之，非逐獸于畋，血溢不止者所能爲也。至于記數出于手指，漸加千萬，更爲乘除，亦非逐獸無暇者所能，亦必女子創爲之也。其他簞桴土鼓，漸進而截竹裁桐，編絲穿孔，分析音節，更非逐獸奔走之人所能創造，亦必居室閒逸有靜性者乃能創之。又若圖寫禽獸，極造草木，描象人物，模範山水，亦皆性靜情逸，乃能生趣盎然以爲摹寫，必非逐獸血涌之人所能創造。是故文字、算數、音樂、圖畫，凡諸美術，大率皆女子所爲。今古史所述，類皆男子，而女子無人，則男子後起之秀，漸丁文明之時，既在農耕、熟食、室居之後，不待逐獸，亦有靜暇，乃取女子創造種種之事爲器物，大推廣之。既爲女子之主，遂擴其名，此猶大匠作室，而大書于梁棟者必曰某官，巧冶鑄鐘，而銘刻于筍簴者必曰某父，其實皆非男子所能爲也。蓋太古男子逐獸求食以存人類，譬之開國之有武臣。漢之韓、彭、鮑、英，明之徐、常、湯、沐，當開國時，仗鉞、擗笏、勒鐘、銘鼎者，非皆屠伯、武夫、緯蕭、屠狗之流哉，彼只能拔劍擊柱，醉酒罵坐而已，豈能制作乎！而女子居室司饋，閒暇制作，譬之承平之文吏。叔孫通制禮，然後漢高知天子之貴，董仲舒明經義，然後武帝有文章之治。建三雍之制，行大射之禮，奏六代之樂，建日月之旗，立《五經》于學官，見圖橋之冠帶，必于干戈載戰，然後黼黻承平。凡號稱文明之制作，必皆文士爲之，無有武臣爲之者也。歸故鄉而歌《大風》，預朝宴而分競病者，古今以爲美談，虎賁脫劍，《敕敕》作歌，皆異事而非常例也。知文明之制作，在立朝秉筆之文士而不在原野執戈之武夫，則知創造文明之具，在居守司饋之女子而不在逐獸于田之男子也。又觀游牧之匈奴、突厥、蒙古，其武力能吞滅中華、印度、波斯、阿剌伯，全捲亞洲，爲地球第一大國，而制作無聞，數千年不能脫野蠻之風。若六朝、南宋之偏安，頻歲受兵，訖于削滅，其勢至弱，而詞章理學之盛，其文明獨盛傳于後世。故逐獸求食之男子，譬之游牧縱橫之蒙古、匈奴，強則

強矣，居守司饋之女子，譬之偏安削滅稱臣之六朝，南宋，弱則弱矣，而文明之事，終在弱國而不在強邦。蓋游牧則必強，而得食既難，日月遷徙，必無暇制作故也。若謂文明之具為男子所創，則是匈奴、蒙古能制作也。以此推之，一切事為器用皆出于女子，可斷斷矣。今世界進化，日趨文明，凡吾人類所享受以為安樂利賴，而大別于禽獸及野蠻者，非火化、熟食、調味、和齊之食乎，非範金、合土、編草、削木之器乎，非織麻、蠶絲、文章、五采之服乎，非堂構、樊園之園庭、宮室乎，非記事、計數之文字、書算乎，其尤為美術令人魂歎魄和者，非音樂、圖畫乎！凡此皆世化至要之需，人道至文之具，而其創始皆自女子為之，然則女子之功德孰有量哉，豈有涯哉！乃不念殊功之尤，徒循強力之軌，大勢長往而不反，美名久假而不歸，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或謂全地女子之身皆短于男子，長或逾尺，少亦數寸，歐美女子短于男子尤多。形質之高卑，天生已定。高者自尊，卑者自賤，所謂「卑高已陳，貴賤位矣」，故男尊女卑，乃肖天道，非人所能強為之也。豈知人之尊卑，在乎才智，不在身體。故晏嬰身不滿五尺而為齊相，公孫呂身長三尺而為鄭相，桑宏（維）輪身長四尺而為晉相，皆功名顯于後世。若必以身體長短論之，則長狄僑如兄弟尊同天帝，而巨無霸亦當貴為帝王，曹交當為上官而成湯宜屈下僚矣，晏嬰、公孫呂、桑維輪不得齒于人矣。夫身有長短者，在男子中不能免者也，而未聞以此分貴賤，何獨于男女而以此辨之！且日本人以矮特聞，而今者變法而強，與強英聯鑲，若印度之高人，則徒供英人服役。然則人之貴賤在才智之高下，不在形體之長短明矣，而獨以短體抑女，豈公理所許乎！當初民之始，女子短體弱力，受制男子，造成原因則有之，若以此故永遠抑女，則非人心所安也。

或謂女子腦小于男，男子腦度大而重，女子腦度小而輕。日本東京大學醫科所剖驗，（一八九三）男腦四百二十一，女腦一百七十六，男女質同，惟男腦重百五十杜廉。又或謂男子之腦愈用愈智，貌愈文秀，女子之腦多用即竭，貌愈醜惡。此說紛紜，各有是非，考驗未盡，暫不必信為定論。但女子既有月經，每月流血甚多，精力自當遜于男子，此為人傳種，少受開陷，實為無可如何。故以任兵事，誠非所宜，若人道平等與否，則不在此。夫以男子之中，腦度之高下，才智之靈蠢，精力之強弱，固有相去天淵者。周子之兄不辨菽麥，晉惠帝聞蛙鳴而問為公為私，見饑死者而問何不食肉糜，其蠢幾與禽獸等，而何嘗失公子、帝者之貴。且以孔子之聖而為陪臣，顏子之哲終身陋巷，若哀公之愚，則為君以臨之，管輅、郭璞術窮天人而終于下位，董卓、王敦樞兀窮奇而執國命，然則人之貴賤，豈在腦度之高下哉！以一人之格猶如此，況于無量女子，其才智絕倫，學識超妙，過于尋常男子殆不可道里計，此不待

繁微而盡人易見也。故即以腦度之高下言之，若李易安之過目能記，檢書若某書、某卷、某頁、某行，不差一字，其與山僧誦《法華經》三年不能記憶者相去豈不遠哉。山僧豈非男子，李易安豈非女子乎，豈得謂女子腦度不如男子乎！山僧誦經時，夏竦一誦即記，歐陽修再誦乃記，及世所傳蕭穎士一遍，陸暢二遍，李華三遍，即男子之強記者亦自有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女子若李易安之流不知凡幾，但以無文學則不傳，遂不得與張安世誦亡《書》、王象樞棋並稱耳。或謂女子靈悟無異男子，而以血少難于深思，是亦或然。然揚雄、張衡、哥白尼、奈端之流，男子中號能深思創作者，古今大地曾得幾人。若使女子平等就學，豈遂無人，安得以數人稍能深思創作者之故，遂拔茅連茹，貴其不辨菽麥之同類而賤其聰慧明敏之女子哉！連類而貴及無量數之男黨，則雖驢趾公姓並為王侯，未有若是之濫賞者也，連類而賤及無量數之女黨，則雖十族株連並加囚逮，未有若是之濫刑者也。以是之故而抑女，至擯不得為仕宦、科舉，禁不得為議員、公民，乃至絕其往來、交接、宴會、遊觀、囚、刑、奴、私，殆不然也，不獨背乎天理，亦不協乎人理也。使普地為仕宦、科舉、議員、公民之男子，才智皆勝于全地無量數之女子則可也，而試核其實，又公考其才，恐女子之勝于男子者乃無量數，即不得界劃鴻溝，剖半為數，必不止十得三四也。然則強抑女子，一切擯斥，仕宦、公民不准預列，科舉、議員不准預選，徒憑強勢而背公理，徒失人才而遂私心，甚無義也。

嘗原女子被抑之故，全在男子挾強凌弱之勢，故以女子為奴而不為人。其繼在男子專房據有之私，故以女子為一家之私人而不為一國之公民。其造端邈遠，在千萬年尚力劫制之時，其積久成風，為千萬年禮俗教化之順。浸之既久，抑之既深，禮俗既成，教化既定，則無論抑人與被抑者皆忘其故，而幾誤以為義理之當然，于是無量年、無量數之女子，永沈苦海而不知救矣。夫既為奴之人，豈可與主人並為仕宦、科舉，並為議員、國民，並行交接、宴會乎，既為一家私有之人，又豈許其為鄉國之吏，議鄉國之事，交接、盟宴、會鄉國之人乎！後世道化日開，文明日進，聖哲日出，以扶弱抑強，矯變舊弊，凡天下以強凌弱之風亦少弭矣。故倡「妻者齊也」之義以體與夫齊，故居官受封，制皆視夫為貴賤之等，享用亦與夫同，而劫掠鬻賣之風亦日少，蓋奴風少去焉。然以男譜相傳，子姓為重，男女不別則父子不親，既欲父子之可決定而無疑，必當嚴女子之防淫而無亂，女貞克守，則父子自真。蓋小康之世，其所通無多，故其為仁不大，無可如何。因勢利導，故以篤父子為一切義理之本，故以族制聚眾，以宗法治人，以世襲為官，以立家為教，綱本如此，其條目自不得不隨之，而所以成其族制、宗法、世爵者則全在家人也。夫夫婦平等，亦因人理之宜而先聖之所願也，然無如夫婦平等，則各縱其欲，復歸于太古野

蠻之世。男朝擁一女，暮又易一女，女朝擁一男，暮又易一男，從何而能成家人，從何而定父子，從何而有族制，從何而有宗法，從何而成治道，從何而立教化？是使人皆鹿豕，世復狂悖也，必不可也。又生人屬于女子，女子交合既難，生人不多，生子亦弱，養子艱難，無人相助，求食不給，成人亦難，人類不繁，且無從與禽獸敵矣。既為保全人類，繁衍人類之大故，且當上古文明之物一切未備，勢不能行男女平等之事。必有所忍，乃有所濟，必有所抑，乃有大伸，故不能不偏有所屈，實勢之無如何也。則試屈男而伸女乎，于時草昧未開，禽獸逼人，部落既衆，日尋干戈，女子弱而男子強，凡執干戈以從事者皆男子也，既尚力矣，凡登壇場而執政者皆男子也，自萬無屈男子之理，于是不能不少所偏忍而聽女子之受屈矣。况女子久為男子所掠役，受屈既久，視為固然，無待強為乎！且在昔人類之初，固尚母姓，人皆以女系為傳姓矣。故「姓」之為文從「女生」，姁、姪、媯、媯、媯、媯，莫不從女，故至今野番之俗多有從母姓者，則太古各國之舊俗可推矣。今以四洲傳母姓者考之：馬達加斯加之人民只傳母姓于女族，代代相傳，而男子之子女不得襲之，亞非利加之于高川之風俗，世世傳君位于女族，欲血統之接續也，希古式至近代亦傳君位于女族，大洋洲之親友島、頓加島，其官位傳于女族，故母非出于貴族，其子即不得為貴族，非地島亦然，加羅連島、馬里仙島亦傳爵位于女族。皆因婚姻不定，不知誰實為父，故從母姓也。馬來人各部落之風俗，其遺財皆傳之女族之子孫，亞美利加之其尼路人，其財產皆傳于女族之子孫，哥倫布之烟剪人，財產亦傳女族之子孫。即古昔文明之國，若埃及、日耳曼之上世，亦有此風，因以女族為主，男子死則無後，故以姊妹之子為至親，而爵位財產，皆傳與之。故基尼亞之富人死，除軍器外，其餘財產盡傳于姊妹之子，（原稿自「故以姊妹之子為至親」句之親字始，至「其餘財產盡傳于姊妹之子」句之字止，因林接糊沒，經透光釋出。）超拉巴之般他爾人死，不傳其財于子而傳于姊妹之子。馬拉巴路之俗各地不同，至以財產傳于女族之親各地皆同。印度之尼也兒人，子不知父，父不知子，故以財產讓于姊妹之子。羅安高之士酋四人，皆國王姊妹之子，其王子不能繼位。亞非利加之俗，王位常出于一姓，但以母姓為主，子不能繼父位，皆以國王姊妹之子嗣之，蓋恐混其血統也。班衣人之酋死，其子不能繼而以姊妹之子繼嗣，亞非利加之北部巴路拉爾人及非洲東北部諸民種皆同。故日耳曼之古俗，姨舅之愛其甥，猶父之愛其子，以人為質之時，不要其子而要其姊妹之子可見。蓋上古之人，教化未行，婚姻不定，朝暮異夫，誰知所出，野合任意，難辨所生。《國語》述魯桓公之言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故婚姻不定，則父子難信，故不如從母姓之確也。且母生有憑，父生難識，觀阿里那可之烟剪人，生雙子則以為奸淫矣。夫陰陽交媾，其理甚微，今草木之生，雄蕊與雌蕊之交合，

博學者猶難知之，况野人知識無多，故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然人人不識父，則無父子之傳，凡生男子皆為無用，不能糾結無量男子以為親，則無由而得強力，一也。生當部落爭亂之時，女子日為人所掠，朝屬一夫，暮歸一士，姊妹不能聚處，則無由結合而成族，二也。不能糾合強力，不能結合多人，則于人道合羣之道無益，于人類自存之法有損，故母姓之俗皆甥舅相親，君主傳位亦多傳于甥者，然舅甥之愛結，終不如父子之情深，愛不深則結力不厚而保類不固，三也。傳母姓則有母無父，僅得一人之保養，其愛力薄，其生事難，其強健難，其繁衍難，四也。故女姓之效，非所以保人類而繁人種，其害如此。大地皆已經行之，共知其不可，而後改而行男姓。行父姓則父母並親，有二人以撫養其子，母盡字育之勤，父盡教養之任，通力合作，其子易以成人。男子強而自立，父子世世相傳，故能久遠，羣從以親結合，故能廣大，用能以族制宗法立國，如日本然。人種之得以保全，人類之得以強大，職男姓之由。夫男子既以強力而役女，又自狩獵易為耕農，聚處一室，獨耕一地，婦不離婚，子知所出，于是父子相識而男強女弱，故以男姓傳宗。強力者為天授之性，傳宗者為人事之宜。天性人事皆男子占優，雖聖哲仁人欲憫女子而矯之，然屈男伸女，既于人道不宜，又于事勢未可，將行平等乎，又復返狂悖，更有不可。故不得不因循舊俗，難于大更，惟發明昏禮下達，男先于女，特著親迎御輪之義，又發明「妻者齊也，與己齊體」，相敬如賓之義，夫先下者嬌之也，齊者平等之謂也。故後學守其遺義，樊英病臥，為榻下之拜，梁鴻舉案，有齊眉之敬，蓋以除舊俗奴役之弊而明平等之風，先聖之心苦矣。

夫男子既以強力役女，又以男姓傳宗，則男子遂純為人道之主而女為其從，男子純為人道之君而女純為其臣。大勢所壓，舊俗所積，于是女子遂全失獨立之人權而純為男子之私屬，男子亦據為一人之私有不許女子之公升。既私屬而私有之，則名雖為齊，實幾與奴隸、什器、產業等矣，故于夫曰「歸」，曰「嫁」，其義曰「事」、曰「從」。夫之于妻既私屬而私有之，故舍其姓而使從己姓，舍其宗而使事己宗。夫之于妻既私屬而私有之，故畜養之，玩弄之，役使之，管束之，甚且罵詈隨其意，鞭笞從其手，實從其心，生殺聽其命。故以一家之中妻之于夫，比于一國之中臣之于君，以為綱，以為統，而妻當俯首聽命焉。國法之仁刻周疎不同，妻之畜養法皆以為是一家之私，人、國不必干預焉。其漸仁者乃漸申人權，于夫之殺妻則絞之，夫之管妻則杖而離之，則極後起者，雖有明律，而舊俗相沿已久，亦何能行焉。夫所謂夫者，不過十餘齡之男子，未必被教化，知禮義者也，又得兼有數女者也，而授以生殺、賣鬻、鞭笞、罵詈其妻之權，予以役使、管束之尊，其不能得當而偏抑冤慘于弱女令無所告訴者，不待言也。夫以普天下人皆為男女，即皆為夫婦，是使普天下人慘狀愁天、冤氣遍地也。其所為抑女之大因，

據以爲義所自出者，則以爲夫婦不別則父子不親，父子不親則宗族不成，故欲觀父子，先謹夫婦。故據亂世之制，爲禮始于謹夫婦，爲宮室必別內外，而男子強力而爲主，自無制之之理，女子微弱而從人，自爲被制之類。于是以內屬女，以外屬男，外者極天地而無窮，內者域一室而有限，故爲「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之禮。又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之義，其甚至于一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則以古者同姓通婚之故而預防之，又曰「嫂叔不通問」，則以古俗兄弟同妻之故而預防之，于是男女之別，其嚴極矣。印度、突厥尤爲加嚴。印則女婦以布蔽面下，突厥則以鎖加眉中，蓋亦同意。于是所謂「內」者，實囚之而已，推其所以然，皆因防淫亂之故也。故舊教之國皆以淫爲極惡，故其禮俗亦以防淫爲大閑。其女子有再嫁者，不齒于人類，不收于父兄宗族，不理于鄰里鄉黨，其婦女有犯奸之事，則不論和強，不論一再，國家特許本夫得殺之，其雖無實事，但偶涉不檢而見疑者，或鞭笞，或罵詈，或逼淫，官皆不問，人皆以爲宜然也。若男子乎，君主則宮女萬千，富人亦侍妾數十，乃至窮巷之氓亦皆兼備數妾，縱廣詞饋，皆以爲禮義宜然。若其狎娼挾妓，唐宋以來，名士賢德亦爲尋常，今時雖禁于國律，歐美亦稍犯清議，然男子之爲此者固無少傷也。若婦女之稍有不貞者，雖歐美之俗亦得聽本夫自殺之，而女子必不見齒于世，則猶然也。夫均是人也，均是淫也，以非常嚴酷之刑待女子，而以非常縱肆之欲待男子，其相反可謂極矣。有外夫則以爲奸而許殺之，有內妾則以爲禮而公行之，其不公可謂至矣。在立法之意，則以爲男子之得有妾，以爲廣嗣也，其雖外淫，以爲無損也。若女子之有外遇，則是亂宗也，又無以折宗族之奸，則以不貞也。夫亂宗，則于男姓之傳，族制之成，誠爲大礙矣，不可許矣。既以男姓爲主，以族制爲義，則此法雖奇偏極酷，亦不可以已矣。若宗族之奸，則罪尤加等，然則不爲亂宗也，而重于防淫也。夫所以防淫如是其重刑者，實爲一人之私屬而私有之也。夫一人之私，何預于國，而國法特深許其私有而以偏酷而助爲嚴防者，誠以防淫亂之原也。夫所以防其原者，慮因淫而亂，因亂而爭殺也。然男子亦固縱淫矣，而妻既有名分，則未聞因此而爭亂也，妓亦各有所主，各出自本人所願，亦未聞因此而爭殺也。女淫所以致亂啓爭者，以既有本夫，則夫得禁之，他人及外夫義所不可，法所得禁，然而上犯國家之法，下侵本夫之分，故致爭亂而相殺。假而一切縱之若男子，或各有名分，或各聽情願，則亦何爭亂相殺之與有！故法律云者，皆上承男主人女從之舊俗，即禮義云者，亦上沿男強女弱、男姓女附之遺風耳，非公理也。夫男子所私屬而私有之，彼爲一姓計，自不欲女子之亂其宗，爲一身計，自不欲女子之兼從乎人。夫獨爲己之宗與誰以他人之宗執善？專事己之身與兼事他人之身孰得？此不待再計而無人願之矣，必若非己所得而私屬私有，則無如何。既上

承千萬年之舊俗，中得數千年之禮教，下獲偏酷之國法，外得無量數有強力之男黨同共守此私有獨得至樂之良法，惟有協力維持，日築之使高，鑿之使深，加之使酷而已。故古者婦人夫死而嫁，未聞繼之，後則加以「從一而終」之義。始則稱「烈女不事二夫」，是惟烈女乃然，繼則加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義，于是孀守之寡婦遍地矣。中國之中，吾粵女義尤嚴，吾鄉族觸目所見，皆寡妻也，半巷皆是。貧而無依，老而無告，有子而不能養，無子而爲人所欺，羸弱獨守，燈織自憐，冬寒而衣被皆無，年豐而半菽不飽。吾鄉居夜歸，聞機杼聲，五更未已，舉巷相應，皆寡婦也。然猶茹粥而撫重孫，解衣而衣弱子，終身貧冷，呼天無可訴之人。其或力撫遺孤，艱難醫疾，而中道殤殂，則終無可倚矣。即撫孤有成而賢否未知，然不肖者多，或博奕飲酒而不顧尸骸，或自私自妻而時行忤逆。又或遠遊不反，空對弱媳，又或夭折，徒遺孤孫，又或動勸撫孫而長大又夭，終至絕嗣，又或旁繼他子而本非生母，棄而不顧。以吾所見，有執刀而索繼母之財者。又見妯娌二人皆爲孀寡，同繼一子，淫賭破家，犯疾而死，遺妻及子，合力撫孫，既長而官，猶冀傳宗，爲之娶婦，既娶而天，兩枝皆絕，亦孀老矣，年垂七十，白髮盈頭，子媳則妻妾在旁，孫媳則女兒並侍，饑寒交迫，饑絕可憐，誰實爲之，貽斯慘狀！以天行之無定，而以人理之有定限之，其爲無量之苦必矣。若印度之俗，夫死且當殉之，烈火焚柴，投身其上，以爲美飾。否亦當高樓閉處，絕其下梯，以終身焉。英人未得印度之先，一歲之中，寡婦死者不可量數，若形慘狀，尤不可言，皆男子私屬而私有女子之貽害也夫。夫不事二夫者，乃烈女非常之節，藉以鎮止淫風，非不可敬，此猶佛之捨家苦行及明世補鑄乞巧之爲國盡忠，自有足以警流俗而生景行者。然若使大地之內，人人皆爲佛之出家，則五十年中人類立絕，而遍地皆爲禽獸矣，遇有國變，人人皆爲補鑄乞巧者之盡節，則中國靡有遺黎，而神州清淑，久爲異種之殖民地矣，此豈可行者哉！宋儒好爲高義，求加于聖人之上，致使億萬哀哀寡婦，窮巷悽悽，寒餓交迫，幽怨彌天，而以爲美俗。夫善爲治教者，在使民樂其樂而利其利，養其欲而給其求。《詩》之言治曰：「內無怨女」，豈有以幽怨彌天、寒餓遍地爲至治哉！夫爲治之義，亦有捨一人以爲大衆者，若犧牲國民以立其國，是則以國種爲重，故民命爲輕，于立國之義實不得已，然論天下之公理者，猶非其私。自此以外，一切政教，無非力求樂利生人之事。故化之進與退，治之文與野，所以別異皆在苦樂而已。其令民樂利者，化必進，治必文，其令民苦怨者，化必退，治必野，此天下之公言，亦已驗之公理也。寡婦無數，怨苦彌天，于獨人享受有無量之苦，于公衆大化無絲毫之益。其爲男子之獨人計乎，撫子傳孫，庶幾少補，若無子女者，則于男子獨人亦並無絲毫之益矣。若其爲害，則有四焉：一、苦寡婦數十年之身，是謂害人；二、絕女子天與生育之事，是謂

逆天，三、寡人類孳生之數，是謂損公，四、增無數愁苦之氣，是謂傷和。夫以人權平等之義，則不當爲男子苦守，以公衆孳生之義，則不當以獨人害公，以人道樂利之宜，則不當令女子怨苦，僅有獨男撫子之微益而有逆天傷人害公之大患，萬不可行者也。又不肯已，加義日高，于是有未嫁之女守貞之事。夫夫婦以畔合而親，未嘗交合，何義之有！乃緣區區之聘，即謂許以終身。以爲然諾欺，又非女子所自許也，義何取焉！而一言之故，非因知己，即終身編守，茹苦含艱，上爲事宗廟，撫舅姑，下爲撫子孫，事叔伯，如斯高義，實天下古今所罕聞。而習俗既成，遂至盡人皆是，乃背二十年父母鞠育之恩，而殉一言之聘以苦父母之身，輕重不倫，無義已甚，然實爲迫于風俗，并非出自人情。此固先聖所禁，而國法不容，而愚儒歸有光之流乃必從而張之，以爲義不妨過高，情不妨過厚，則豈先聖所不知而待歸有光爲之發明哉！凡此流弊，此皆男子強力役人，父姓傳宗，于是以女子爲私有，積極使然，而不公平，冤魂愁氣，遂至彌天塞地矣。

夫男子既以私屬私有女子之故，雖嫁而富貴，亦等幽囚，嚴禁出入、游觀，更禁交接、宴會，推其法意皆爲防淫。男女既不得接見，則偶一見之，屬目必甚，淫念必興。以中國禮教過淫之嚴，清議之重，而中人以下，遇有劇場、道路每見婦女，評頭品足，肆目妄言，其尤下者，則探手摩挲，淫言撩撥，不可聽聞，非獨相鼠貽議，實亦狂且可惡。而觀歐美之俗，男女會坐，握手並肩，即馳質麗人，衣香滿座，雖至忘形爾汝，莫不修禮自持，鮮有注目凝視，更無妄言品評者。至于爲狂且之淫言，若野蠻之探手，則更絕于觀聽矣。夫歐美豈無狡童狂夫，亦皆有粗人下走，其教化尚不如中國之嚴也，然能修禮防者，實司空見慣使然也。夫人情于目所罕見之物，未有不駭然變動，若所罕見者爲珍貴美麗之物，未有不欣然驚喜。如鄉曲人之至都會城市，一切詫異異觀，如賤隸之初見王公貴人，必蹙然變動顏色，如窮子之人珠寶市肆，必矚然四顧傍徨。若都士、富人、世家、爵主，生長其中，則但習與相忘，順受其正，豈有驚駭之事，令人失笑者哉！若謂交接、宴會易于通淫，不若嚴以防之，然中國桑間濮上之風，自燕、齊、吳、楚莫不極盛，何能禁阻，而况窮邊哉！以言防則不能防之，而徒以虛名，致遏閹人權，違逆天理。舉數萬萬女子而幽囚之，一則令其無從廣學識，二則令其不能拓心胸，三則令其不能健身體，四則令其不能資世用。夫以大地交通、國種並爭之日，而令幽囚之人傳種與遊學之人傳種，其必不美而敗績失據，不待言也。夫少成爲性，長學則難，而人生童幼，全在母教，母既蠢愚不學，是使全國之民失童幼教年之教也。人之國，男女並得其用，已國多人，僅得半數，有女子數萬萬而必棄之，以此而求富強，猶御行而求及前也。故言天理則不平，言人道則不仁，言國勢則大損，言傳種則大敗，而爲男子

之私行其防淫之制，又不至也。有此四害，四不可，何必禁女子之交接、宴會、出入、觀遊乎！近者自由之義，實爲太平之基，然施之中國今日，未爲盡宜，然以教女子乎，實爲今日第一要藥。今若聽婦女之自由出入、遊觀、交接、宴會，無抑女之事，于公理既順，除幽囚之苦，于人道既仁，婦女得以親師取友，日聞天下之事理，以閱歷而學識益深，日擴山川品物之大觀，以開拓而心思益擴，人才驟增其半而公用亦驟增其半，化坐食閉處而爲公望公才，士農工商皆增其半，天下之大效孰有過此！若其教子有方，則全國之民生受童幼教年之教，傳種多美，則全國之民永得人種文明之益，其爲無上之大效，無極之美利，皆普天之事莫與京者。昔在據亂之時，以序人倫而成族制，故不得已忍心害理而抑之。今際升平之時，以進全人類而成文明，故必當變之。亂世平世，如冬夏之相反，即表裏之各宜。《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當事窮之時，以天理、人心、國勢、地運皆當變通之日，猥以形體少異之故，乃爲囚奴無限之刑，此亦仁人所宜盡心拯救者耶！今當力矯舊弊，大挽頹風，男子當革世爵之貴，無倚勢以凌人，救女當如救賣奴之風，同發兵以拯溺。治分三世，次第升救援：囚奴者，刑禁者，先行解放，此爲撥亂，禁交接、宴會、出入、遊觀者，解同歐美之風，是謂升平，禁仕官、選舉、議員、公

民者，許依男子之例，是謂太平。此孔子之垂教，實千聖之同心，以掃除千萬年女子之害，置之平等，底于大同，然後無量年、無量數之女身者庶得免焉。科條如下：

- 一、今未能驟至太平，宜先設女學，章程皆與男子學校同。其女子卒業大學及專門創學者，皆得賜出身榮銜，如中國舉人、進士，外國學士、博士之例，終身帶之。
- 一、學問有成，許選舉，應考，爲官，爲師，但問才能，不加禁限。其有舉大統領之國，亦許選舉爲之，與男子無別。
- 一、女子中有願充公民、負荷國務者，聽其充補。其才能、學識足爲議員者，聽人選舉。一切公議之事，皆聽充會員，預公議，與男子無別。
- 一、法律上應許女子爲獨立人之資格，所有從夫限禁，悉爲刪除。
- 一、歐美風俗從夫姓者，悉加禁改，還本人之姓名。
- 一、婚姻皆聽女子自由，自行擇配，不須父母尊親代擇婿。惟仍限二十學問有成以後乃許自由，二十以前，仍須父母約束。
- 一、國家當設媒氏之官，選秀才年老者充之，兼司教事。其男女婚姻，皆告媒氏，自具願書，領取憑照。惟須限年二十始能領照，其早婚未及年者，悉當禁斷。

一、女子有出入、交接、遊觀、宴會，皆許自由，惟仍須限二十學問有成之後乃得此權。二十以前，仍歸父母或尊親約束。但遊觀、交接、宴會關於養身增識，其無關損害德義者，父母不必嚴為禁限。所有據亂世防閑出入內外之禮，悉予掃除。

一、女子既為獨立之人，其舊俗有纏足、細腰、穿耳鼻唇以挂首飾者，及以長布掩面、蔽身，加鎖于眉中印堂者，悉當嚴禁，科以削減名譽之罰，或罰贖銀。其袒胸、裸體與男子相抱跳舞者，出自野蠻，徒動淫心，皆加嚴禁。

一、女子既與男子各自獨立，凡行坐宴會，皆問爵德年業，不必拘左右先後，或以一女間配一男之例，皆過存珍域，易啓輕賤及淫亂之心，宜行變改。

一、女子與男子衣服裝飾當同。今全地古今，男女異服，一以別異形體以為防禁之計，一以別異章服以供玩樂之具。夫男女無別，則防淫難。古者以女子為男子私有之物，務在防淫，故不能不別其衣服一也。凡樂人必別其衣服，雖施以五采，但供玩樂，故男子之為倡優者亦必美服塗脂。女子既為男子私有之物，但供男子玩弄，故穿耳、裹足、細腰、黑齒、剃眉、敷黛、施脂、抹粉、梳髻、步搖，不惜損壞身體以供男子一日之娛，况于衣服，其安得不別為體制以供其玩弄耶！故男子尚素朴而女子尚華采，皆以著玩弄之義。夫人道既當大同，少有歧異，即生珍域。若古今君主之國，貴賤皆有章服以別異之，美國則民主與百姓服色從同，未聞不便于治道，益以昭其平等。君臣猶可，况男女乎！宜定服裝之制，女子男子服同一律。太平之世，獨立自由，衣服壞異，無損公益，一切聽人之所為，其男女如何為衣，仍服故衣亦可。惟當公會禮服，男女皆從同制，不得異式，以歸大同。既無形色之分，自無體制之異，必如是，女子為師、為長、為吏、為君、為執職、任事，乃不異視。

一、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擇，情志相合，乃立合約，名曰交好之約，不得有夫婦舊名。蓋男女既皆平等獨立，則其好約如兩國之和約，無輕重高下之殊。若稍有高下，即為半主，即為附庸，不得以合約名矣。既達天賦人權平等獨立之義，將漸趨于專男抑女之風，政府當嚴禁之，但當如兩友之交而已。

一、男女合約當有期限，不得為終身之約。蓋凡名曰人，性必不同，金剛水柔，陰陽異毗，仁貪各異，甘辛辣好，智愚殊等，進退異科，極歡好者斷無有全同之理，一有不合，便生乖睨。故無論何人，但可暫合，斷難久持，若必強之，勢必反目。或相見不語，或終身異居，或相惡離異，或隱謀毒害，蓋因強合終身之故而至終身茹苦或喪生命者，天下古今蓋無量數。欲絕交則傷名害義，無情失歡，欲不絕則坐視此狂夫酷婦乖僻險橫，一息難安，况忍終古。故雖東寶賢聖，斷無久處能相相樂之理者

也。又凡人之性，見異思遷，歷久生厭，惟新是圖，惟美是好。如昔時合約，已得佳人，既而有才學尤高、色相尤美、性情尤和、資業尤富者，則必生愛慕，必思改交。已而又有所見，歲月不同，所好之人更為殊尤，則必殉其情志，舍舊謀新。昔時舊俗，以女從夫，貴賤既同，故能勉強久處。其亞洲舊俗，一男得兼數女，而女子被制于男，故雖極苦而勉強守之，然于人道自由、人權天賦之義，已逆背而不樂矣。今男女平等，各得獨立，有始為士卒而後為君相，有始為士商而後為農工，執業迥殊，貴賤迥異，強其久合，其事甚難，一也。又男女平等，各自獨立，雖復合約，不過為歡，至其財產各不相蒙，或因理財而他遷，或因避地而遠去，必令棄其所業，遠以相隨，而人各有交，或難相負，此時隨遷則難于棄業，戀職則不能隨遷，而令永久毗離，既非人道之情，又損自由之分，其難二也。又舊俗據亂之時，夫婦之義專以傳子姓，此為一男子之私義，故不得不強合以終身，夫婦永定，然後父子得親。今世至太平，男女平等，各自獨立，生人既養自公家，不為一姓之私人而為世界之天民矣。男女之事，但以殉人情之歡好，非以正父子之宗傳，又安取強合終身以苦難人性乎！即使強合，亦為無義。假令果有永遠歡合者，原聽其頻頻續約，相守終身，但必當因乎人情，聽其自由。故不可不定期限之約，俾易于遵守，而不致強其苦難，致有乖違也。約限不許過長，則易于遵守，即有新歡，不難少待。約限不得過短，則人種不雜，即使多欲，亦不毒身。兩人永好，固可終身，若有新交，聽其更訂，舊歡重續，亦可尋盟，一切自由，乃順人性而合天理。

夫古者有棄婦之文，孔氏猶三世出妻，又有出夫之義，韓非子稱「太公者老婦之出夫也」。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強人情之不樂，甚得人道之宜。故今歐美之制皆有棄婦出夫之義，法國近者每歲夫婦離異之案萬數，即中國法律亦有離異之文。然大地風俗，夫婦皆定于終身，其有離異，即犯清議，不替其薄行寡恩，即譏其擇人不慎，否則譏其治家無法，否亦以為異事笑談。于是鄉里私貶其輕薄，公府亦疑議其行誼，報紙加以譏誚，知識傳為笑言，種種實備，令人不堪，故雖私恨甚深，不得不彌縫隱忍。夫夫婦者所以極靜好之歡，得樂耽之實，乃人道之宜也。至于強為隱忍，則其苦難有不可言。太平之世，人皆獨立，即人得自由，人得平等，若強苦難之，損失自由多矣。既不如亂世之俗立夫婦以正父子之親，則何不順乎人情，聽其交歡，任立期限，由其離合。相得者既可續約而永好，異趣者許其別約而改圖，愛慕之私可遂，則歡者益歡，厭惡之意已生，則去者即去。法律所許，道德無礙，人人皆同，日月常見，鄉里無所用其譏評，公府無所用其疑議，報紙無暇以道及，知識不以為笑談。凡人自無隱忍強合之心，即全世界並無離異告絕之事，人人各得所欲，各得所求，各遂所歡，各從所好，此乃真一如鼓瑟琴，和樂

且耽也。或今日雖不續約，而重可訂後期，時時再為盟約，譬若故友重逢，亦如膠漆，豈若舊俗一有離異，以為覆水難收，即若仇讎相視哉！既得人權自由之義，尤得人道私合之宜，不特無怨女曠夫之歎，更可無淫情奸案之事。夫奸淫之案，遍于大地，溢于古今，雖有聖王賢吏萬百億千，久道化成，化行俗美，而終無術以弭之者也，蓋人情所有不能禁故也。然因欲奸不得，謀詐並興，暴力交作，或傷害人命，或破產傾家，或鄰里相竊，或強弱相凌，或父子相爭，甚至釀禍株連，蒙以甲兵，被于邦國。淫禍之烈，自古為昭，故往哲畏之，以為大戒。然築堤愈高而水漲愈甚，蟻穴不塞，卒于潰決。故防淫愈嚴而淫風愈盛，不若去堤與水，自無漲潰之虞。今世既大同，人人各得所欲，苟兩相愛戀，即兩訂約盟，既遂其欲，復何所奸！若非本願，則為強奸，亂世平世，刑茲無赦。然是時人得所欲，其事至易，人皆知學，其欲亦濇，亦何待冒犯刑誅為此強奸之事哉！故曰，行期約之事，則奸淫永絕也。

一、婚姻期限，久者不許過一年，短者必滿一月，歡好者許其續約。

一、立媒氏之官。凡男女合婚者，隨所在地至媒氏官領取印憑，訂約寫券，于限期之內暫相歡好。

一、女子未入學及學問未成不能領卒業憑照者，不能自立須仰夫養者，不用此權。

蓋今舊俗尚多，驟改必多不便，或女子終身受夫男之養而忽棄之，則于報禮不公，或男子疑女子而棄之，亦于生育之事未妥。且女子所以能自立者，亦以其學問才識備足公民之人格，故許享有獨立之權，若其未能備足公民之人格，則暫依附于夫以得養贍，亦人情也。且使女子欲求得獨立之權，益務需學，則人才日增，豈不美哉！

從上所論，專為將來進化計。若今女學未成，人格未具，而妄引婦女獨立之例以縱其背夫淫欲之情，是大亂之道也。夏葛冬裘，各有時宜，未至其時，不得濫授比例。作者不願敗亂風俗，不欲自任其咎也。

大同書 第三

夫大地之內，自太古以致于今，未有能離乎父子之道者也。夫父母與子之愛，天性也，仁之本也，

非人所強為也。今觀夫鳥之養其雛也，銜枝而先為之巢，啄蟲而親為之哺，雌雄股動，拔來報往，其有羽毛，則教之飛，雖在巢內，雖在巢外，其有人至，則嗷然借逃，若取其子歎，則旁皇焉，鳴號焉，踴躍焉，其聲哀厲而彌長。至於貓、犬、羊、豕，則抱子而乳之，連羣衛從其母，其有強者口銜而手縛其母或子，則跳躍呼號，奮厲嗚呼而驚救之。乃至至無知之鰻魚，則亦有母子之親焉。是魚也，生於北美加拿大之海濱，腹大如鯉，生子百數十，羣從其母出而游泳，既則復入母腹而宿焉。昔吾從者嘗獵得鰻之母子，羣被列樹而長號，及將烹其子也，其母號哭甚哀，嗚從者之手而俱死焉，吾欲放之而不及也。且夫鳥獸之愛其子也，未聞其子之有以報之也，彼未嘗望其子之報也。又未嘗計及其子之報也，又非有師學以教其慈愛也，又非有清議律法以迫令愛之也。然而殷勤育子，綢繆切至，其有患難則舍身救之，嗚號哀之者，發于天性之自然，至誠之迫切，真非有所為而為也，此天性也。仁之本也，愛其生也，愛其類也，萬物所以能繁衍長其類而不滅絕者，賴此性也。若物類無此愛質，則人物之生不育而萬類滅絕久矣，故生之道，愛類之理，乃一切人物之祖也。夫以鳥獸之愛其子，慕其母猶如此，而況于人類乎！

夫人者，知識尤靈而天性尤厚者也。當生民之始，未立夫婦也，其生子也，則亦惟母自育之，蓋父之傳精離而母之孕體易明。既自分體而生之，其必因類而愛之，故腹育願復備極勤勞，其愛子也，根于天性也，非有教訓、清議、法律以迫之也，非望報而始施之也。然人道之生難，其養而至于成尤難，須備養數年而後能成，其難過於萬物遠甚矣。且人道之始，求養甚難，保護甚難，母既以一人之力抱撫其子，既須自養，又須養子，實無餘力以兼營之，且大獸強人之相偕掠，危患多矣，則不得不藉男子之力。于是男子佐女以營養之，護衛之，女則坐哺，男則力作。其子得食既足，護衛有恃，身體益健，比之一母之抱養兼事者，其強弱、壽夭、智愚相去遠矣。行之既效，人皆知男女合力，養子易成，展轉相師，遂成風俗。至于後古立制，尚有同居繼父之喪服至三年，乃至今制及諸方蠻俗，撫養人子備有慈愛者多矣。由此推之，父之于子，不必問其為親生與否，凡其所愛之婦之所生，則亦推所愛以愛之，推所養以養之，此實太古初民以來之公議公俗也，然實父子之道所以立者也。

夫獸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以其牝牡相亂，遂匹無定也。昔魯文姜通于齊襄公而生魯莊公，魯桓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蓋夫婦未定，不能確知為吾子，不能確信為吾子，則無所用其愛也。初民之始，男女野合，遂匹無定，或以情好，或以勢迫，旋合旋離，不日不月，既離復合，既合復離，風水相遭，無有常者，當此時而懷妊也，無有能知其為誰氏子者也，與犬狸之牝牡交亂無以異也。故太古草昧，人之生也，惟母育之，雖人亦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當時固不知有姓氏，若其有也，世世相

傳，其必以母之氏為氏也。若周室之先，后稷知有妻媼而不知其父，則以足跡之姬為姓，商家之始，契知有媼而不知有父，則以燕之子為姓，自稷、契以上，有母無父之世固不知歷幾千年所也。後世雖漸定夫婦，然或當女子稍少之地，一妻而擁多夫，或數人共妻一女，或數兄弟共妻一女，猶以母為主也，是仍有母無父之世也。

男女雜合既久，則有情好尤篤者兩不離，則有武力尤大者以強勇獨據之，交久則彌深，據獨則彌專，于是夫婦之道立矣。夫男女者，人之大欲也，當草昧武力之世，以男女無定之人，以爭女而相殺者，不知日凡幾矣。後聖有作，患人之爭，因人之情，制禮以崇之，凡兩家判合者以備皮通其儀，為酒食召其親友而號告之，高張其事以定其名分，為使人勿亂之也，于是夫婦之義成矣。

夫婦既定，則所生之子，深信其為吾子也，則慈愛之，保養之彌篤矣。及諸子並生，雖有男女先後，皆為一父之子也，號為兄弟，同育于一室，同居于百年，同食，同嬉，同歌，同悲，父母同愛之而諸子同依之，父子、夫婦、兄弟立而家道成矣。

兄弟復結夫婦而生子則為孫，子孫各有夫婦再生則為曾玄，輩從各有夫婦而生子則為族屬，于是族制成矣，然其本皆自一父母為之。然夫婦不定則父子不親，故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立而後父子親。故族屬萬億，皆自父子來，實皆自夫婦來也。

夫夫婦、父子、兄弟既出于天合之自然，非出于人為之好事，雖禽獸且然。但人之知識多，能推廣其愛力而固結之，禽獸之知識少，不能推廣其愛力以為固結，甚且久而將固有之親愛而並忘之，人禽之所異在此也。故人能由父子、兄弟而推立宗族，禽獸久且並母子而不識之，人由愛家族而愛及國種，故愈強愈大，禽獸並父母兄弟而不識，故愈獨愈弱，人禽之強弱在此也。由此推之，其推愛力愈廣，其固結愈遠。故合羣愈大，羣種愈繁者，其知識最大者也，其推愛力不甚廣，固結不甚遠，則合羣不甚大，羣種不甚繁者，其知識不大者也。

凡大地各國，無論文明蠻野，皆有夫婦、父子、兄弟之倫，然或僅知有父子、兄弟，或僅知祖、父、子、孫、伯、叔父，再從兄弟。即歐美文明，亦率知至曾祖以下而止。印度宗教至古，知高祖矣，然無祠廟以合族尊祖。歐人既無祠廟，其墳墓也于子祭，于孫止，子遷它所則祭亦止，故問高祖以下之族屬則亦不知矣，問高祖以上歷代之名字亦不知矣。舉地球萬國之政教，其能俾宗合族，上數者至知百數十代之世傳，旁通者至能合億萬千之族衆，其崇祭有千數百年之祠墓，以尊祖合羣，其聚處一姓有萬數千人以敬宗收族。故一族姓之中有譜以紀之，如國史，有族長、房長、宗子以統之，如君長官吏，全

族及房有公產祖嘗，則公舉人管理之，有養士興學之典，有恤孤寡貧老病喪之舉，其遠遊異國或異地，必相收恤。若新寧陳、李、余、黃，則在美國且有會館焉，其自治自收之法如小國然。蓋大地族制之來至遠，而至文、至備、至久、至大，莫若吾中國矣。故中國人數四五萬萬，倍于歐洲，冠于萬國，得大地人數三分之一，皆由夫婦、父子族制來也。此皆孔子之為據亂制者也，然善于繁衍其種類，固結其種類，無以過之，此孔子之大功也。故歐美人以所遊為家，而中國人久遊異國，莫不思歸于其鄉，誠以其祠墓宗族之法有足繫人思想也，不如各國人之所至無親，故隨地卜居，無合羣之道，無相收之理也。蓋就天合夫婦、父子、兄弟之道而推至其極，必若中國之法而後為倫類合羣之至也。

雖然，有所偏親者即有所不親，有所偏愛者即有所不愛。中國人以族姓之固結，故同姓則親之，異姓則疎之，同姓則相收，異姓則不恤。于是兩姓相鬥，兩姓相仇，習于一統之舊，則不知有國而惟知有姓，乃至羣徙數萬里之外若美國者，而分姓不相恤而相殺者比比也。蓋于一國之中分萬姓則如萬國，即有富且仁者捐祖嘗、義田、義莊以卹貧與學，亦祇隆其宗族而他族不得被澤焉，于國人更無與也。其他或分鄉、分縣、分省以為親，同鄉、同縣、同省則親之，異鄉、異縣、異省則疎之。故自宗族而外，捐捨之舉，為一縣者寡矣，為一省者尤寡矣，至于捐巨金以為一國之學院、書院、貧病孤老院者無聞焉。故其流弊，以一國而分為千萬億國，反由大合而為微分焉。故四萬萬人手足不能相助，至以大地第一大國而至于寡弱，此既大地萬國之所無，推其原因，亦由族姓土著積分之流弊也。

夫中國祠墓之重，尊祖追遠之義至美矣，其不祭祠墓者，是謂忘本，至不孝矣，而大地各文明國咸無之。印度則焚其先骸而無墓焉，歐人之于墓，于子禮，于孫止，子他徙則亦止，若祠廟則萬國之所無也。中國敬宗收族之事至美，族人之所賴矣，然亦萬國之所無也。而歐美之以文明稱，以強大稱，且過于中國也。歐美之捐千百萬金錢，以為學院、醫院、恤貧病老院者以澤被一國者，不可數也。就收族之道，則西不如中，就博濟之廣，則中不如西。是二道者果孰愈乎？夫行仁者，小不如大，狹不如廣，以是決之，則中國長于自殖其種，自親其親，然于行仁狹矣，不如歐美之廣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狹，至子家制則亦然。

夫家者，合夫婦、父子而名者也。大地之上，雖無國無身而未有無家者也。不獨其為天合不可解也，人道之身體賴以生育，撫養賴以長成，患難賴以保護，貧乏賴以存救，疾病賴以扶持，死喪賴以葬送，魂魄賴以安妥，故自養生送死，舍夫婦、父子無依也。

朋遊有至好者，飲食安樂，相從而嬉，以為可寄託矣，至于有死亡、患難、貧苦則相棄矣，甚者或

下石焉。若夫婦、父子之親，則雖遇死亡、患難、貧苦而得相收焉。蓋天性既親，結合既固，相依既深，故休戚共之，富貴則封蔭及焉，貧賤則同其糶糴，刑戮則前有及于三族者，產業則傳之于子孫，故雖欲相棄，烏得而相棄，雖欲不相收，烏得而不相收也！

不見夫棄嬰乎！無父母貽則轉死于溝壑矣，即有哀而收養者，不過以爲奴婢耳，其在文明之國，有育嬰堂以收養之，猶可以成人，然稍長即自謀其生，無所恃恃，賤辱甚矣。不見夫孤子乎！依于近親，艱食鮮食，衣服單寒，執業勞苦不得一飽，欲學業不得遂，疾病無所依，其近親之忠厚者尚收恤之，苟遇涼薄之人，坐視不恤，則且有轉溝壑而爲奴隸者比比也。以吾所見，孤女則極慘，饑寒困苦，鬻爲婢妾，終身賤苦，孤子則窮學堂而目焚焚，倚門巷而涕零者無數，雖有仁人，哀茲無告，然實無術以遍周之也。

故有父母之子女，衣食溫飽，起居安閒，學業得遂，疾病得依，煦咻愛撫，食息得時，以樂以嬉。其富者勿論矣，即極貧之人，勞作茹苦以養其子，操作而襁褓，負戴而含哺，典醫以醫藥，辛勤而教學，故其子得以成人，得以知學。且夫人之生也，尤難在嬰幼之時，肢體不能以運動，手足不能以行持，饑寒不識，便溺不知，衣食不能以自致，疾病不知所以調醫，惟呱呱而哀啼，從何而得成岐嶷。此惟父母之愛，撫養，顧復，提携，育鞠，出于天而不知，啼笑則樂，疾病則悲，窮夜摩抱，臥起勞瘁，哺乳引戲，察寒審饑，故得致長大而成人道，備聰明而強體肢。嘗觀育子之幼勞，益嘆成人之艱難，故父母之恩與昊天而罔極，而立孝報德實爲人道之本基也。至矣，極矣，孝之義矣！

夫以育嬰之幼勞如此，成人之艱難如彼，而人之能長大與否不可知也，壽者固多矣。及其長大，其賢而能報與否不可知矣，不肖而辱累其親固多焉。以據亂世言之，成人少而孺子多，孝子少而不肖多。即幾于成人，又獲賢孝，而遠遊宦學，或牽車服賈，其得事親之日少矣，或父母忽沒，亦不得收其報焉。夫人之情也，計報而後施，算之理也，必償而後予，然果若是，則地球十餘萬萬之人類立絕矣。蓋母之于子親腹焉，父之于子傳精焉，以其傳我類我，故有天然之愛而甘辛勤以育之，未嘗計及其報焉，雖望其報而皆不必其償而後與也。子又不多，故人各愛之私之而乃育之，故大地之有此十數萬萬人，皆由父母有此愛類之私性，辛勤之極功也，不然則人道真絕也。故夫父子之道，人類所以傳種之至道也，父子之愛，人類所由繁華之極理也，父子之私，人類所以長成之妙義也。不愛不私則人類絕，極愛極私則人類昌，故普大地而有人物，皆由父子之道，至矣，極矣，父子之道蓋以加矣！

故父母之勞，恩莫大焉，身由其生也，體由其育也，勤勞顧復，子乃熟也，無父母則無由生，無

育無能成熟，少喪父母，則饑寒困苦，終身賤辱，普天之下，計恩論德，豈有比哉！夫禮與律皆尚往來，借人一錢者必當償之，受人一飯者必當報之，借錢不償，則法有刑，受飯不報，則俗有譏。漢高祖入關之約法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言其報也，諺曰：「殺人填命，欠債還錢」，言其報也，佛法無量劫世所負皆當報之，蓋普人世之義，皆以爲報也。報者公理之至，無以易之者也。受恩之重大莫過於父母，故酬報之重大當實之于人子矣。《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孔子之重孝，以爲報而已，若不孝者，其律可依欠債不還，科而罪之。

然今歐美號稱文明者也，其父母之養子教子，幼勞辛勤，無以異于中國也。子自六七歲出就外傳，尚嬉游于膝下，至于十歲後，則就學于遠方萬數千里之高等學堂，從此長于學堂，至于冠歲，皆與父母遠矣，父母間兩三歲，至學堂一省視之，及既出學，則自謀業，自娶妻，與父母不相見焉。其娶妻必別居室，無有與父母同居者，其就業移居千萬里外者無論矣，即同處城鄉，亦多相去數里，隔日月而一見，有慶會疾病然後詣問。其父母至子婦之室視之，致茶請安，要不過與良朋同耳。至于父老母寡，亦絕無有同居迎養之事，無問寢視膳之儀，無疾病疴瘵之義。其子而富貴也，所日赴燕會遊戲，僅借其婦，無有如中國之奉養侍游者。凡羣官宴會，人士雅集，無論茶會、酒宴、琴歌、戲舞之會，其子居官而父母在鄉者，其朋遊知識日夕延客，皆延其子婦，亦絕無有延其老父寡母者。吾親與一英官鄰，以其有父母也，親見之如此，而無人議其不孝者。是父母有生育之勞而子無酬報之事，幸而得子之富貴，而宴游歡樂皆不與焉，衰老戚戚，坐視子婦之富貴，歡游宴樂而一切見擯，氣鬱寡歡。况鯨寡孤居，無人慰寂，疾病獨處，無人撫摩，所見惟燈火，所對惟僕隸，與死爲鄰，無生人趣，有施無報，亦何賴有子哉！其女子不營生業，學成而返，未嫁之時尚依父母，故歐美人之廬，多有及笄之女，而絕少當冠之男。其女既嫁，間或有寡母依以同居，依以爲養者，若子則一娶婦後，永無事父母之日矣。一英婦有男無女，嘗問我曰：「中國愛女乎，抑愛男乎？吾意則欲得女不欲得男。以男既長則游，即娶則絕，無同居侍奉之道，無迎養歡娛之日，尚不如女云云，蓋以歐美之俗論之，男誠不若女之親也。美德統妻堅尼，東定古巴，西定呂宋，可謂偉人矣，其死之遺囑也，以其遺財二十餘萬磅盡與其妻，僅以千磅贈其母，此在中土絕無之事，而在歐美之偉人亦如此，蓋其俗然矣。且觀麥堅尼，一切大會皆與其妻同之，不聞其母與焉。然則生子而作總統，人生之幸事也，然亦何益。若其貧也，亦僅與妻同居而養其妻，其父母雖貧，不之養也。間或贈以金錢，已爲罕觀，雖國律有父母極貧，當分工金之三分致養之，否則國家可代扣之，然罕有行之者也。嘗見一英人，父老貧甚，而子婦不養者，又有其父極貧無聊，依

于子婦，子婦自奉華侈，食于上室，而令老父雜糲食于下室者。故子之富貴，不得從樂，父母貧困，不得迎養，有施無報。然則十年撫養，十年就學，生育備極劬勞，身後與以遺產，殷勤厚施，何爲也哉！及其死也，不過送以花園，其同地也，時省其墓而止矣，然亦于子視，于孫止，至于曾孫則未聞有視墓者矣。歐美人營業逐利，無遠不屆，既少子孫常住，又多歲月即遷，無宗族之同居，無祠廟之追遠，蓋視墓亦不數年而置之，僅懸遺像以寄相思，亦不過與良朋等耳。此後無春秋之祭，無忌日之思，無孫、曾、雲、來之貽，以視中國世傳數十、祠墓常修、祭祀常潔、思墓常盛者，其去極遠矣，其報太薄矣。一歐人聞吾言中國父子之道而極慕歎羨之，一英婦與吾論倫，謂但須得富，不必子女，有子女無益，反增累耳。吾所識英星架坡兩巡撫皆不娶妻，而近年法國婦女皆不願產子，下胎無算，否亦棄之于嬰堂不可勝數。故數十年來法國丁口日少，昔者在四千萬外，今反不及四千萬焉。其薄父子之效可見矣。蓋婦女生子，至艱至苦，稍有所誤，身命殉之，而收益甚薄，人豈肯捨身命之重而殉收益之薄者哉！即父之養子，所費不貲，而有施無報，亦豈情願哉。故歐美人之死也，多以遺產捨之公。日本昔崇儒重孝，近亦變矣，吾見有名士，母死數日，即去鄉至城而爲友奔走者，則報亦僅矣。

夫今歐美之治近于升平矣，然父子之道，何其有施而無報如此哉！何以知有夫婦而不知有父子如此哉，何以夫婦同樂，而致老父寡母饑寒歎，饑寒無養如此哉？推其立義，蓋本于自由自立而來。人人既有自主之權，于是人子皆得縱其情好之欲，少則孺慕，長則好色，故父母可離而夫婦不可別也。故制夫婦終身同居之義，其有久離居而不歸者，許其離異矣。且婚姻既聽自由，男女皆出相悅，人人既有自主之權，婦女必不樂舅姑之壓制而人子亦不得不強從，于是父子遂不同居矣。又二女難合，異姓難親，婦姑勃鬪，家多離索，不如仁霜露而相思，隔日月而思見，反能永好，不致傷思也，故國制亦復聽之。然因是之故，乃至父母貧病而不見侍養，人子富貴而不預歡游，父子既不同居，祖孫更如陌路。吾與歐美人游，蓋未嘗見有撫其孫者，况曾玄乎！乃至老父寡母，饑獨寒歎，窮困之無養而亦聽之，律以欠債不還之義，道既不完，理亦不公，蓋徇夫婦之欲而忘父母之恩，違謬甚矣！

夫人之爲道，凡有所施，必計其報之厚薄而後行其思，凡有所營，必計其利之多寡而後出其本，雖父子之愛出于天性，然計人之殷勤育子，蓋亦未始不出于望報者焉。親夫垂老之無依，而有子孫之養者則飽暖得安，無子孫之養者則困窮無告也，親夫疾病之無聊，而有子孫侍奉則醫藥撫摩，無子孫侍奉則孤苦無聊也，親夫有子孫富貴者則迎養尊榮，人同敬畏，而無子者則俯仰無所望也，身後無寄也，親夫子孫衆多，則膝膝滿階，人不敢凌，而無子者則孤獨無依，爲人所欺也，親夫子孫傳嗣，則祠墓盛麗，祭

祀久遠，而無子者則葬殮無人，祭祀永絕也。故孔子立孝以報，重其有親老不養，親疾不事，生不尊事，死不祭祀者，則以爲不孝，人共擯之。故老父有所依，寡母有所望，貧窮有所養，疾病有所事，富貴得其尊榮，孫曾得其推奉，喪葬賴以送埋，魂魄賴其祭祀，故人咸願劬勞辛勤，敏于育子，故中國人口甲于大地，惟立孝之故也。今歐美人之養子，亦賴其國律有養子之責，故不得已而養之，假無國律，必皆如法之婦人，無有願出力以養子者矣。蓋養子者三年顧復，十年撫育，十年就學，所費不貲，無其報而爲非常之施，無其利而出非常之本，非人情也。故歐美富人之死，多以其千百萬之藏施于公家之學堂醫院，蓋以子亦不親，既已費無利之大本，豈再甘以一生之量本盡與之哉，蓋亦人情之自然也。夫父子天性，豈待國律責之哉！凡律者，皆不得已強人之情而爲之者也，中國無此律，而愛子尤摯，育子尤多，而一生所得必樂盡遺其子，蓋報與不報之異也。或謂人爲天生，非父母所得而私也，人爲國民，非父母所得而有也。耶教尊天而輕父母，斯巴達重國而合國民，故其報父母也亦可輕也。然報施者天理也，子而爲天養育，爲國養育，不須父母之撫養，則不報可也，既已藉父母而後能育能成，已受父母莫大無窮之恩矣，而無錙銖之報，非道也。故人子而經父母之顧復、撫育、教學者，宜立孝以報其德，吾取中國也，吾從孔子也。

雖然，中國之言孝，亦以名焉耳，安見其能報哉！人之有是四肢五官也，有是體即有是體之欲，此中西人之所同也。有目則好美色，有耳則好聽淫聲，有口則好美食，有身則好美服。體則好逸，神則好游，弱則好弄，長則好淫。魄有嗜好，魂爲所牽，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稍有金錢，日爲欲耗，其有不縱耳目體魄之欲而能顧父母之養者寡矣。吾但見縱欲累父母者矣，寡見養父母者也，一身之累，所供養如是之衆且多也。故少之時身累甚矣，安能養父母？及其壯有室也，少艾可愛，則供其歡心，子女日多，則營其衣食。其或妻妾繁多，子女林立者，則養之益艱矣。以一人而養無窮之衆，安得贏餘以奉窮老之雙親？且中國人營業之艱，亦良苦矣。耕農所入，則常有水旱之憂，其舉家饑寒，欲養而無以爲養者多矣。工資所入，北方率二三金，南省之工則間有四五金者，至才工上品，則十金八金爲至極矣。士人就館，月多三四金者，其舉人秀才，多至十數金亦已至矣。若通籍而仕宦京朝，或候補而職各省，俸薪所入，月僅十數，其有優差，多不過數十金，而與馬、僕從、服食、應酬、租賃所費不貲，自非歷仕優差，大商素封，其能竭其勞力可資孝養者，蓋亦無幾矣。夫以所入如是之寥寥薄微也，以如歐美之例，僅養夫婦，然猶不足，即如僧人僅養一身，猶爲未豐。然而奉一身之耳、目、口、體嗜欲如此其多，養一家之妻、妾、子、女人口如此其夥，蓋欲養而不得爲養者比比矣。夫古人之分田制祿及歐美

之操工執事，皆量人口之多寡，度支之分量，使其足而後用之，故古人得以仰食俯畜，從容有餘，而歐美人足以餬口養家，逍遙自足，然後報恩爲樂，強體怡神，所以有生人之趣也。今中國之農、工、商賈既不開利源之路，而執事作工復極得手業之難，然極力營得之，而工資微薄，致無以資一人之生，況能責其仰事俯畜哉！故豐年而見號寒，有業而妻啼饑，寡母倚門而黃誠，老翁曝日而無衣，孝子捧糜啜粥爲嬉。以吾所聞，陽朔之富鄉，五十餘家而得食飯者二十餘家而已，人道如此，焉得不悲！若其無工可作，無田可耕，閒民游手好賭而吹，佚遊無度醉樂而荒，都邑相望，市衢相屬，餓殍載道，不可紀錄，若是者甚多，豈復能望其孝養哉！以吾鄉所見，養父者千不得一，養母而豐澤安樂者百不得一，分其數金之人，令老母安坐而食，飽暖無營者十不得一，其能以一金半金養母，而母復操作助之者，二不得一。而不孝子之窮修縱欲，不養其親，或僅私妻子而不養其親，或窮困無聊不能養親，或疾病無依致累其親，或蠢愚無用待養于親，或妻子林立待養于親，或妄作非爲陷于刑獄致害其親，或縱欲負債墾田賣屋致累其親，若是者舉目盈耳，幾于十居其七八也。極貧之人或尚少，中人之家則累累皆是矣。試遊于都會，入于閭井，探聽鄉語，比戶可憂焉。老婦隆冬無被，乃典衣而療子孫之疾，老翁白首無侍，乃力作而償子孫之負，其子孫衆多，壯大環立，而游手無食，仰于一老，乃至年七八十奔走遠方，或爲人諱，仰人鼻息，歸而哺食其所生息者，蓋比比也。嗚呼！幾見有竭力能報其父母者哉！

其在富貴者，或馨膳潔羞，板輿迎養，袍笏戲綵，蘭玉盈階，是近于孝養矣，然如是者億萬不得一人。然是其外觀之美者耳，其婦姑同居之不相悅，因細故而積嫌交惡者，殆無有能免者也。夫人性不同，金剛，水柔，弦急，箏緩，甘辛異嗜，白黑殊好，既不同性，則雖處同居，多不相得。賢者千不得一，而不肖者十居其九，故子婦未必孝，翁姑未必慈。或子婦之不能承歡視色而佛戾悍逆者有之，或因其姑之責備過甚而嚴酷毒厲者有之，或因女妯娌積久生嫌，而母偏聽其女，或因甥姪待之未周而老人篤愛其童孫，因此而惡其子婦有之，或因父母有所偏愛相助，而兄弟姊妹以生嫌妒者有之，或因子婦財物有所私蓄不獻，兄弟姊妹以生嫌惡者有之，或因子婦各私其子女，分待不均而生嫌者有之，或兄弟貧富不同而不能分多潤寡，則父母愛憐貧賤而生嫌者有之，或嫡庶交爭，父母有所偏愛而生嫌惡者有之，或女貧子富，母欲養濟其女而子婦妒吝者有之，或兄弟一榮一悴，或孤寡可憐，或多財多男而相傾爭而怒其父母者有之，或有內外孤孫，而子婦不知體慈意，而憐愛以觸其怒者有之。凡此皆因緣同居，陳于薄物，米鹽瑣碎，鷓鴣得失，或一言失體，或一事失檢，而彼此疑猜，不能情想理達，小則色于面，大則發于聲，始則詬誶，繼則鬩牆，甚則操杖，極則下毒。或兄弟相訟，或嫡庶相絕，或嫂叔

相習，或叔姪相怨，或姊妹相傾，甚至婦姑不相聞者比比也，以此喪命自盡者不可數也。昔張公壽九世同居，千古號爲美談，然其爲道不過百忍，夫至于忍則已含無量怨怒于中矣，不過不發耳。然善業者久必炸，積水者久必沸，未有能過之者也，至于藥炸水發則不堪問矣。張公壽之美化猶如是，況其萬不及張家之化者哉！故凡中國之人，自上響譽時禮之家，下至里巷蚩氓之衆庶，視其門外，太和蒸蒸，扣其門內，怨氣盈溢，蓋凡有家焉無能免者。雖以萬石之家規，柳氏之世範，其孝友之名愈著則其間閭之怨愈甚。蓋國有太平之時而家無太平之日，其口舌甚于兵戈，其怨毒過于水火，名爲兄弟姊妹而過于敵國，名爲婦姑叔嫂而怨于路人。賢者以皆爲骨肉，極力隱忍，彌縫不言，故人不知之，目爲德門，愚不肖者則激發而爲家禍，延及累世矣。凡此皆言源于薄物而釀爲深怨者，蓋無家無之。若夫兄弟、姊妹、姊妹之中，有性情貪戾，才智譎詐者，造謠興讒，巧構疑似，致父子相離，兄弟相殺，吾見蓋多矣。又有悍婦制姑而絕粒，惡姑凌婦而喪命，或繼子不肖據產而棄其繼母，後母陰毒私子而陷毒其前子女者，不可勝數。大約蠢愚弱婦死于悍姑，孤子幼女死于繼母，及甥姪依諸父諸舅而凌虐賣買者至多矣。都中國四萬萬之人，萬里之地，家人之事，慘狀遍地，怨氣衝天。雖以數口之家，麾下之婢錄其曲折，皆成國史，寫其細微，可盈四庫，史遷之筆不能述其冤憤，道子之畫不能繪其形相，累聖哲經子語錄格言而不能敷，備天堂地獄變相慘樂而不能化。蓋以堯而有丹朱之不肖，舜而有父、母、弟之頑嚚，文王、周公而有管叔、蔡叔，漢惠帝、太子賢而有呂、武之忍酷，既以天合，無可決絕。它若馮敬通之有悍妻，周伯仁之有傲弟，聚羣不同姓之女與羣不同性之人而必以同居限之，則又室小如斗，房狹如囚，必以同囊限之，則又貧富既殊，嗜味皆異，顧此失彼，順甲忤乙。必使四萬萬人皆孔、顏爲父子，閔、曾爲兄弟，任、姪爲婦姑，鍾、郝爲姊妹，或庶可乎！若有一不然，則其怨毒決裂，有不可思議者矣。夫天下安得有孔、顏爲父子，閔、曾爲兄弟，任、姪爲婦姑，鍾、郝爲姊妹者乎！則是家人無一之能和，親者無一而不相怨也。其富貴愈甚者，其不孝友愈甚，其禮法愈嚴者，其困苦愈深，其子孫婦女愈多者，其嫌怨愈多，其聚居同囊愈盛者，其怨毒愈盛。以吾居鄉里之日殆三十年，所聞無非婦姑詬誶之聲，嫂叔怨晉之語，兄弟鬥鬩之狀。先聖格言，徒虛語耳，求爲救度，更無術焉。印度男女之別尤嚴，父子之親甚至，一家多室，莫不同居，其法甚嚴，其苦彌甚，宜以爲五濁惡世也。婆羅門九十六道及于佛氏，無可如何，乃爲出家之法，離絕六親以求除煩惱。夫佛豈不知絕父母之恩，棄親戚之好爲過忍哉！然煩惱怨毒若此，徒研喪其魂靈而又不能和其家室，是以決然捨去也，其忍之無可忍而出于此途者，誠以家累至甚而惡世難化也。不然，豈好爲出家哉？何苦倡爲出家哉！

夫聖人之立父子、夫婦、兄弟之遺，乃因人理之相收，出于不得已也，亦知其相合之難，乃爲是丁事反覆之訓詞以勸誘之，又設爲刑賞禍福以隨之，而終無一術可善其後也。非惟怨毒煩惱，無術以善其後而彌縫之，且其立家之第一要因在于相收，而因一家相收之故殃遍天下，並其一家亦不得安焉，其祖父、兄弟、子孫、婦姑、姊妹、嫂叔亦不得賢焉。以其不賢，故不能同處而生不可思議之怨毒苦惱焉，以其不賢，故種種流傳，展轉結婚，而生人皆不得美質，風俗皆不得美俗，世界遂無由至于太平，人類無由至于性善，其原因皆由于一家之相收也。

蓋一家相收，則父私其子，祖私其孫而已。既私之，則養其子孫而不養人之子孫，且但養一己之子孫而不養羣從之子孫，既私之，則但教其子孫而不教人之子孫，且但教一己之子孫而不教羣從之子孫。于是富貴之子孫得所教養者，身體強健，耳目聰明，神氣王長，學識通達矣，貧賤之子孫無所教養者，身體羸弱，耳目聾瞶，神氣頹敗，學識暗愚，甚者或疾病無醫，乞丐寒餓，不識文字，不辨菽麥矣。即有捐學堂以教貧子，設醫院以教病人，然人人皆當私其子孫，安得有多餘財以博施濟衆乎！若此，則其醫院、學堂必不美，即盡善盡美，其及于衆也僅矣。故能捐義田、義莊以惠其族，尚未能及其鄉，即能及其鄉，不能及其邑，即能及其邑，不能及其州郡，即能及其州郡，不能及其國，即及其鄉族郡邑，不過救死亡耳，何能平等哉！夫以富貴、貧賤之萬有不齊，故其強弱、智愚、仁暴、勇怯亦萬有不齊，然且富貴少而貧賤多，則有教養者少而無教養者多，強智、仁勇者少而愚弱、暴怯者多。然且大富貴賢哲能備足教養之格者億萬不得一，而極貧賤、愚暗、疾病、寒餓者十九也，則舉國人之被教養之全格者蓋極寡，而強智、仁勇之人亦極寡，而愚弱、暴怯者皆是也。且娶妻必于異姓，雖有富貴賢哲之家，能得所娶之必賢乎？其人而賢矣，其傳種于父母者，得無多有異質乎？此凡歐美有家之人所不能免也。若中國富貴之家多娶媵妾，媵妾皆出于婢賤，其父母之來因則多乞丐寒賤，疾病無醫，不識文字，不辨菽麥者矣。夫以富貴賢哲之家而傳此極不美之種，則即有強智、仁勇之世種亦將與愚弱、暴怯之種劑分兩而化生，而不美之種復大播焉。故有父智而子愚，兄才而弟劣，若其貪吝、詐誑、詭戾之性分播于人人，故父子、兄弟、婦姑、姊妹、嫂叔、叔妹之間，人人異性，賢愚不齊，而惡者較多，幾爲什九。播種既然，則種桃李而得桃李，種荆棘而得荆棘，乃固然也，及長大後，乃欲稍施教以易之，豈可得哉，況多無教者哉！以此人性安得善，風俗安得美，而家人安得和，是以天下人人受其弊，無由至于太平，而專就一家言之，先受其害，無由至于和睦矣。

且一家相收，既親愛之極至，則必思所以富其家而傳其後，夫家人之多寡至無定，欲富之心亦至無

極矣。多人之用無盡而所人之資有限，既欲富而不得，則詭謀交至，欺詐並生，甚且不顧廉恥而盜竊，不顧行誼而賂賂矣，又甚且殺人奪貨，作奸犯科，慙不畏死，以爲常業矣。夫貪誑、欺詐、盜竊、作奸、殺奪，惡之大者也，而其原因皆由欲富其家爲之。既種貪誑、欺詐、盜竊、作奸、殺奪之根，種種相傳，世世交纏，難查變化，不可思議，故貪誑、欺詐、盜竊、作奸、殺奪之性愈布愈大，愈結愈深，人性愈惡，人道愈壞，相熏相習，無有窮已。且人既有家，即不欲富，既至親相愛，責任所在，亦必思所以收養之。夫以一夫之力養一夫，其事易，以一夫之力養衆人，其事難，又或境遇阻之，疾病阻之，才局不如，筋力不及，而妻若子女諸孫之饑餓待哺、疾病待醫、隆寒待衣者環集也。子女林立，嫁娶偏

人，連環迭代，追踵相因，娶媳生孫，膝下成群，人口日衆，室屋當增，家人嗷嗷，待于一人。同此俸人，昔羨今貧，何以應之？仰屋而嘆，鬻田賣宅，負債纍纍，煩惱盈前，憂能傷人。況復天災無時，死亡相因，多哀多思，懷我六親，喪葬祭祀，耗費無端，力作既窮，夙逋迫人。既餒其氣，實傷其魂，困窮交迫，雖有志士，詐謀亦生，或毀廉而喪節，或負詬而忍尤，于是苟賤無恥之事，貪污欺誑之行，亦不得已而強爲之矣。既一爲之後，不得已復再三試之，習之既熟，與性俱移，則爲河間婦矣。吾見鄉人家富巨萬，有子十人，子婦亦十，子女孫廿餘人，曾孫數人，然皆執袴，仰食一老，少爲教學，長爲嫁娶，月添孫子，日聞醫病，年置屋舍，歲哀死喪，田宅盡鬻，垂老怵慄，稍營奸邪，卒無少濟，七十窮死，幾于藪葬。自鄉閭所見，如是者不可勝數，皆人羨其多壽而彼實爲窮憂極苦者也。大率子女愈多者，家累愈重，憂貧愈甚，鬱苦愈深，改行營邪愈不得已，子女稍少者，家累稍輕，憂貧稍少，鬱苦稍淺，改行營邪亦可已則已。然都中國之人，四十以後不憂家累，不改行營邪者，蓋亦寡矣，雖有志節之士，激昂于少年，無不易節于晚暮者。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豈其所好哉？蓋有家之故，不得已也。夫以憂鬱煩苦惱之傷魂，則神明所喪，貪奸欺詐之喪行，則風俗敗壞，神明沮則術業不精，風俗敗則人心日惡，將欲求太平性善之效，豈不遠哉！若業種相繼，世世無已，俗惡業纏，陷溺日甚，從無始來浸漬已深，乃欲于長大小施美言以教之，欲去無始甚深之性，惡俗濁世之風，是猶一杯之水而救燎原之火也，必無幸矣。且以有家之故，有子安得不養之，有妻安得不收之，不養不仁，不收不義。然以一人而養衆人，即竭力以供奉，必不能給者矣。雖有富者，多子則教學不精，飲食不美，醫藥不周，若貧者則並不能教學，糟糠不足，肌膚不掩，疾病不治，十而八九也。以故體皆羸（羸）瘠，面爲菜色，身多殘疾，耳目不聰明，血氣不和平，目不知文字，手不知技藝，雖充人數，有類馬牛，驅之奔走，寡有慮謀，甚且鬻爲奴婢，鞭笞榜毆，終身苦役，得食無憂。以此傳種，愚癡弱柔，若汰種而改良，幾于無

幾之可留，推其原因，皆由以一人養衆之供養不周也。

大約都中國之人，託生士家，父母知方，生長不饑寒，飲食得宜，衣裳適當，神明暢明，身體健強，童龀誦數，童幼入學，得聞聖賢之訓，得知古今之事，得聞人道之宜，得操世業之技，此亦據亂世之人格哉，殆萬人無一也，則以家之貧富貴賤不同故也。然則想望太平性善之世，豈不遠哉！蓋天下公者乃能成其私，私者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歐美今大發獨人自立之說，然求至太平世之人格，實未能也。何也？以其有家也。有家則人各私其子，吾子則養之，他人之子則不養也，吾子則教之，他人之子則不教也。雖孤貧者有育嬰慈幼之院以收之，雖人必入學，孤貧者公家教之，然所教養皆最粗者，又不數年而聽就工矣。諸專門學之學費甚重，且非就大都會之大學就學亦不能成高才，貧家多望養而不得人，僅入小中學而就工矣。疾病雖有醫院治之，然粗穢甚矣。倫敦、阿爾蘭尚多乞丐徒跣者，則其不能盡教成材，盡養無憾，亦可見矣。婦女但依夫爲養，日讀小說，遊戲清談爲事，則其不具人格，徒供玩具可見矣。老貧而寡獨者，子女亦不養之，況無子女乎！作工則筋力不逮，無人用之，嫁娶則面目老醜，無人許之，窮困淒涼，無人過問，形影相弔，疾病無倚，衣食無託，送死無人，則魂氣衰微矣。

既已有家，則不能不爲妻子之計，既無公國，則不能不爲送老之計。且歐美之風，尤爲賤貧而尚富。不幸而貧，則故人猶觀面不識，絕無車笠之誼，若其富也，則國主前席，握手爲歡。欲富既爲人之情，况風俗迫人之去貧而思富如此，則人之所以求富者無所不至矣。夫既無所不至，則凡詐欺、狡詭、誑僞、爭奪、攻擊、盜殺亦無所不爲矣。英人之業磁商者請吾聽戲，既至戲場，則反須吾請之，以美國政體之美，而以風俗尚富之故，乃至多爲納賄殺人之事，其他國詐欺相殺之事不可勝數，以此相傳，人種之未善可知矣。夫富貴無常，人人可致，婚姻之結，展轉互交。夫以貧下惡賤之種，加以詐欺、狡詭、誑僞、爭奪、攻擊、盜殺之性，惡種相傳，遞代無已，欲求大同之公，性善之德，其去亦絕遠矣。

今將有家之害列

- 一、風俗不齊，教化不一，家自爲俗，則傳種多惡而人性不能善。
- 一、養生不一，疾病者多，則傳種多弱而人體不健。
- 一、生人養人不能皆得良地，則氣質偏狹而不得同進于廣大高明。
- 一、自生至長不能有學校二十年齊同之教學，則人格不齊，人格不具。
- 一、人之終身非日日有良醫診視一次，則身體懷疾。

一、人人自生至長不皆驅之于學校，則爲無化半教之民。蓋人者雜質，須加錙鑄治斫，自始生而錙鑄治斫則易，長後而錙鑄治斫則難。故無家而全歸學校以育人，太平之世也，有學有家以育人者，升平之世也，全家以育人者，據亂之世也。

一、人學校而不舍家全人，則有雜化而不齊同。蓋人自爲教，家自爲學，則雜隘已甚，未有能廣大高明純全者也。

一、因有家之故，必私其妻子而不能天下爲公。

一、因有家之故，養累既多，心術必私，見識必狹，奸詐、盜僞、貪污之事必生。

一、有私狹、奸詐、盜僞、貪污之性相扇相傳，人種必惡而性無由善。

一、人各自私其家，則不能多得公費以多養醫生，以求人之健康。而疾病者多，人種不善。

一、人各自私其家，則無從得以私產歸公，無從公養全世界之人而多貧窮困苦之人。

一、人各自私其家，則不能多抽公費而辦公益，以舉行育嬰、慈幼、養老、恤貧諸事。

一、人各自私其家，則不能多得公費而治道路、橋梁、山川、宮室，以求人生居處之樂。

故家者，據亂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礙相隔之大害也。

然則欲人性皆善，人格皆齊，人體皆健，人質皆和平廣大，風俗道化皆美，所謂太平也。然欲致其道，舍去家無由。故家者，據亂世、升平世必須之要，而太平世最妨害之物也。

以有家而欲至于太平，是泛絕流斷港而欲至于通津也。不寧唯是，欲至太平而有家，是猶負土以灌川，添薪以救火也，愈行而愈阻矣。故欲至太平獨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國而已。

婆羅門欲至太平獨立性善之美，驅人出家，以離世緣而圖清淨。然當據亂世之始，人之有身，本父母生育教養而來，又人之傳後，必待男女交合而得。夫貸人財物，猶當償之，况恩莫大于生育教養乎！受罔極之恩而未嘗有分毫之報，忽乃逃而去之，以自謀清淨，此與負萬億之重債而分毫償，乃挾人之財，逃之他方以誇豪富，其所以自爲享用富樂，則計誠得矣，試問公理、國法能容之乎？吾于佛義之微妙廣大，誠服而異之，而于其背父母而逃，不償夙負而自圖受用，則終以爲未可者也。若夫大地文明，實賴人類，若人類稍少，則聰明同縮，復爲野蠻，况于禁男女之交以絕人類之種。若如其道，則舉大地十五萬萬人類之繁，不過五十年而人狀盡絕，百年後則大地內繁麗之都會，壯美之官室，交通之鐵路電線，精奇之器用，皆廢圯敗壞，荒蕪榛莽，而全地惟有灌木叢林，鳥獸昆蟲，縱橫旁午而已，是不獨不可行之事，亦必無之理。夫以文明之世界，何必讓之與鳥獸草木哉！雖有無邊爐，成壞相乘，他日大地

亦必至此境，而今日文明之世宙，何事速速驅之人此破壞空虛之境哉！是預憂嬰兒長大之煩惱而先坑之，預憂胎生出世之煩惱而先落之也。以此爲仁，是或一道也，非天下大衆公共所許也。

夫既欲去家而至太平，而又不忍絕父母夫妻以存人道，然則何道以至此之？康有爲曰：赴之有道，致之有漸，曲折以將之，次第以成之，可令人無出家之忍而有去家之樂也。

康有爲曰：孔子曰人非人能爲人，皆天所生也，故人人皆直隸于天而獨立。政府者，人人所公設也，（之政府）當公養人而公教之，公恤之。

公養之如何

一曰胎教院。凡婦女懷妊之後皆入焉，以端生人之本。胎教之院，吾欲名之曰人本院也，不必其夫養瞻。

二曰公立育嬰院。凡婦女生人之後，嬰兒即撥入育嬰院以育之，不必其母撫育。

三曰公立懷幼院。凡嬰兒三歲之後，移入此院以鞠之，不必其父母懷抱。

公教之如何

四曰公立蒙學院。凡兒童六歲之後，入此院以教之。

五曰公立小學。凡兒童十歲至十四歲入此院以教之。

六曰中學院。凡人自十五歲至十七歲入此院以教之。

七曰大學院。凡人自十八歲至二十歲入此院以教之。

公恤之如何

八曰公立醫疾院。凡人之有疾者入焉。

九曰公立養老院。凡人六十以後不能自養者入焉。

十曰公立恤貧院。凡人之貧而無依者入焉。

十一曰公立養病院。凡人之有廢疾者入焉。

十二曰公立化人院。凡人之死者入焉。

夫人道不外生育、教養、老病、苦死，其事皆歸于公，蓋自養生送死皆政府治之，而于一人之父母子女無預焉。父母之于子女，無鞠育顧復之勤，無教養糜費之事。且子女之與父母隔絕不多見，並且展轉不相識，是不待出家而自然無家，未嘗施恩受恩，自不爲背恩，其行之甚順，其得之甚安。故必天下爲公而後可至于太平大同也。

胎教院

生人之本，皆在胚胎，人道之始，萬化之原也。世之言治者，曰明其政刑，又曰修其法律，未嘗教人。而多爲法網以待其觸，是以苛待獸，以網待魚也，此真擾亂之治矣，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也，其距性善之平世不可道里計矣。其進而言教者，知人道之治，風俗人心爲先矣，則諄諄于教化，摩之以仁，漸之以義，示之以信，齊之以禮，勸善懲惡，崇節尚恥。若後漢之俗，束修激厲，志士相望，亦近于化行俗美矣，然其實數不過一二士夫儒生之向上者耳。即賊畏賢人，鬼讀書，其于國人數不及萬一，其去大同之世，人人性善，不待勸懲，不待激厲，其相去不可道里計矣。且即漢宋盛時，講學大興，授以詩書，被以禮樂，人研義理，家守禮法，然一負笈而從經師，聞風而赴講會，皆在冠歲壯大之時，至是受教，即使興起，而未學之先，子張之爲駟驢，子路之冠雞豚，則周處少之跡弛，戴淵之盜賊，其含根已多，發芽必甚。況其家庭之習慣，鄉邑之風尚，國俗之濡染，浸漬已久，安能以一日之學而拔之哉！自非豪傑，罕見成德。然誠切省身者實少，況有時決裂者哉！即如曾子之日省，趙抃之夜夜焚香告天，如耶氏之早起夜臥必祈禱懺悔，佛耶之每食必祝，時時拂拭，勿使惹塵。凡物質已堅壯，難于揉屈，故長大而後教，氣質強盛，難以變化。故皇甫湜教子乃至嚼肩，拔劍而逐蒼蠅，着屐而踏雞子。即薛瑄（瑄）居敬之篤，而二十年不能治一怒，謝上蔡之高明，而七年不能治一矜，朱晦庵之賢，而張南軒謂其氣質褊隘，以茲大哲，熏以多賢，而氣質難變如此，何況中人以下哉！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又如今日歐美學堂，童幼被教，章程精密，意美法良，然教之于有生之後，氣質已成，見聞已入，知識已開。夫腦者，天下之至善居積者也，一有所感于外物，終身受之而不忘，遇事逢時，萌芽發揚。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于齊之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語也。」今生于惡濁亂世人相食之時，而童幼交于聞見，習爲故常，種此惡核而欲果之良美，安可得也！以此而欲至太平性善之世，亦猶欲北而南其轍也，無至之日矣。昔之人孔子乎，淵淵深思，蓋知之矣，故反本溯源，立胎教之義，教之于未成形質以前。令人人如此，普天如此，則受氣之先，魂靈之始，已無從染惡濁矣，源既清矣，流自不濁。必如是乃可至性善，乃可至太平。惜時未大同，不能人人遵行之也。今按《大戴禮記·保傅篇》曰：（以下空白）

今胎教院專爲胎教以正生人之本，厚人道之原。

一、胎孕多感地氣，故山谷崎嶇深阻之地，其生人多瘦癯突額，銳頤折頰黃賦，無有豐頤廣額者，其人性褊狹，銳銀重性，深阻險僻，寡有光明廣大者，水澤沮洳之地，其生人多柔質弱體，潤色靡顯，鮮有勁骨雄魄者，其人性多委靡卑濕，曲折柔脆，寡有剛直貞固者，其他山石嶙嶙，原隰衍隰，皆可以此而推矣。故都邑之地，廣原厚土，乃有豐頤廣額，白皙明秀者，此華土之大概也。若非洲人之黑肉銀牙，尖腮斜面，腦後頭前，固由傳種，亦半由生長熱地，居住山谷致之也。南洋諸島，地近赤道，華人英人來者，居之歲月，皆為瘦損黃黑，又汗出太多，聰明亦減。若印度萬里平原，多熱少水，故人被日光，積成黑面，目多圓突，其英人久居于是，傳至子孫，面變黃藍，華人之雜婚傳子于是者亦然，豈非地氣使然哉！若加拿大地當五十度，落基雪山照面，故華人生子皆紅白明秀，歐洲各國地近寒帶，故多白，葡萄牙、西班牙在三十餘度，地在溫帶，故面色黃，是皆地氣所感成。然則犀角端盈與頑邪窮固，皆地所關，而天下之人皆出于胎，胎生既誤，施教無從。然則胎教之地，其為治者之第一要歟！

今欲定胎教之院皆立于溫冷帶間，以受寒氣而得凝固，得紅白而去藍黑，以為人種改良之計。環地熱帶，地方無數，婦女無數，豈可盡遣之溫冷帶中，此豈可行之事哉。然此不過今日電學未精，道路未通，國土各限故耳。若在大同之世，國土同一，電汽極精，飛球滿空，則自熱帶之始至溫帶境不過五千里，以美國方今汽車一小時可行二百七十里，則一日已逾五千里，況千數百年後，五千里路不過一二時可至，如枕席上行，門戶中遊耳。且熱帶地之文明而偉大者莫如印度，則橫北皆有雪山，若澳洲近赤道之人皆移于雪梨、坤士蘭、紐西蘭之境，非洲之人移出沙漠之南，或遷入歐洲之北，南洋諸島，蕪然無幾，則遷入中華，亦何為不可哉，但須少待于後，以漸移徙，不能速成之耳。若憚于遷移，留此惡種，存此黑色，終為黃白人所不齒，是人類終不能平等，則進化必不能至大同也。茲事雖大且難，然必當決行之。故此熱帶之地，只可為耕牧之場，決不可為生育之地，並不可為學校之地，必使生人年逾二十，自謀生計，始許來遊。此義關平等甚大，必決少棄此地，然後大同得行也。

一、院地當擇平原廣野、丘阜特出、水泉環繞之所，或島嶼廣平、臨海受風之所，或近海廣平之地，次則遠背山陵，前臨溪水，又次則高山之頂及嶺麓廣平者。若不近海，亦必營之于江河原隰之地，遠山而有土氣，近水而無水濕。凡崎嶇岩險，拳嶇峻峭，壑谷輪隘，幽閉遠壓，狹窄銳曲，皆所力戒而棄之。選擇極奇，位置極精，務令多吸天氣，多受海風，則生人乎必多豐頤、廣額、隆準、直面、河目、海口，其性必能廣大、高明、和平、中正、開張、活潑，少險波、反側、寡悲愁、妒隘矣。

一、院數之多寡，量人數以隨時酌增。

一、管事人皆以婦女曾業醫者充之，由衆公舉其仁慈智慧尤深者，其員數，俾數隨時視人數多寡公議。

一、婦女有孕，皆應入院，其孕之月數多少乃入院，隨時由醫生公議。然世愈太平，則教養愈密，其始平世或六月乃入，其中平世則三月乃入，其極平世則有孕即入，略可因世之進化，養資之足否以定之。

一、有孕之婦入院後，自以高潔、寡欲、學道、養身為正義，雖許其與諸男子往還，若其交合宜否，或與一男或多男交合宜否，隨時由醫生考驗。生產之道與交合之事廢否，及與一男之交合若衆男之交合廢否，或定以月數，或限以人數，務令于胎元無損，乃許行之，否則應公議加以禁限，以保人元胎本。夫大同之道，雖以樂生為義，然人為天生，為公養，婦女代天生之，為公孕之，必當盡心以事天，盡力以報公，乃其責任。婦女有胎，則其身已屬于公，故公養之，不可再縱私樂以負公任也，若縱私樂以負公任，與奉官而曠職受職同科矣。

按婦女以生人為大任，故政府尊崇之，敬養之，既有胎矣，則奉職之時，非行樂之時矣。奉職者在端恪奉公，欣喜歡愛，中正無邪，情欲之感無介于儀容，燕私之情不形于動靜，無愛私愁感以亂其中，生子乃能和平中正。若有私交，則有愛私、愁感、纏綿、歌泣、死生、憂患、得失，變亂感動其中，則胎孕感之，必不能和平中正，而亦有愛私、愁感、憂患、得失亂之矣。其人德必不和，性未盡善，此事所關在人種，即與大同太平有礙，故萬不能縱私樂以亂之也，故以正義必當斷其交合。然十月絕欲，人道所難，轉恐因此無歡，紛紛墮胎，反為大害，或稍徇其樂欲，許以他物代之，必不得已，則于懷胎可交合月內，不許易夫，以專篤其心志而不亂雜其情思。然若其夫有疾病、死喪、憂患，官應斷其往還，並許易夫以節其憂感，蓋萬法有弊，斯亦不得已之道者乎！

一、孕婦代天生人、為公產人、蓋衆人之母也。況既無將來有子尊養之望，而有懷胎生子之苦，又須節欲謝交，乃一極苦難之事，公衆宜為天尊之，為公敬之。故當立崇貴孕婦之禮，凡孕婦皆作為公職之員，故得祿養，貴于齊民。凡人院之孕婦，皆號為衆母，贈以寶星，所在禮貌，皆尊異于衆焉。蓋大同之世無他尊，惟為師、為長，與為母耳。而師長無苦而母有苦，故尤宜尊崇其位，在大師大長之下而在尋常衆師衆長之上。至既生產後，則如官滿散者，在小師小長之下，然猶在衆人之上。于諸產婦之中，又以多孕者為上，每一孕得一寶星，可以衆母寶星之多寡為位次之高下焉。但生後免職之寶星，其帶較短小在于孕奉職之時，以示別異。既有墮胎之嚴禁，又有產子之榮章，兩者相輔，庶幾人樂有子而

人類得繁乎！

一、院中醫者皆用婦女為之。

一、孕婦每日有二醫者晨夕察視二次，務慎之于未疾之先，令有胎時無使小疾之侵，以弱其體而感其胎。除初入院被疾外，其後孕婦若有遺疾，則罰其醫者。其察視次數多寡及醫者罰之輕重，隨時公議施行。

一、孕婦飲食，由醫者選擇食品之最能養胎健體而後給之，並各因其人之強弱、精粗、動靜以定其多寡之數及消受之宜，每日開單，如給藥然。孕婦悉當奉醫者之命，不得自行率意飲食，其有犯者可微罰之，隨時由大醫巡視察其當否。

一、孕婦宮室，由醫者考察其最宜，無有惡陽伏陰之虞，無有引濕閉風之患，無有滯澀穢污之迫。其室外遊觀之所，樓觀高峻，林園廣大，水池環繞，花木扶疎，皆務使與孕婦身體相宜，俾其強健。其室更預備產子之時，陰陽寒暑之所合，風日之宜忌，及山海原陵之別異，務令生產相宜，嬰孩相宜，隨時由醫生考察新理而精改之。

一、孕婦衣服冠履，隨時由醫生考察其最宜于孕婦身體者，辨其寒帶溫帶之殊，山海原陵之異。若中華纏足，西歐細腰，形殊人體，既為文明世所不許，而尤為孕婦之大忌。又若歐美行禮之時及跳舞之際，大宴之會，甚至來復日之夜食，大酒店之夜食，皆袒肩露臂，婦女勉強行之，多感冒致疾者，此等弊俗當亦大同時之所無，然若未盡除，尤孕婦產婦之所大忌，所當嚴禁者也。

一、孕婦既入院後，即離其所業。每日有女師講人道之公理，仁愛慈惠之故事，高妙精微之新理，以涵養其仁心，使之厚益加厚，以發揚其智慧，使之明益加明。每來復日又有女保醫生講全體之用，衛生之法，生產之宜忌，育子之良法，使之了然自解。則于未產時養生之道，當產時生產之法，既產後育養之方，皆能自得其宜，無所待于旁人，並不專倚于醫者，則其孕育必安，生產必易。（今未至太平時，鄉僻貧婦不知產學，而得醫尤難，富婦自亦不解，而醫者不能長侍，故孕育多失，生產極艱，人以爲苦事，亦由此也。）

一、孕婦爲大地衆母，爲天下下種，種之佳否皆視其母，故當立一女傳教之監之。女傳亦自醫出，公舉爲之，視孕婦多寡而立。一人女傳隨之出入，同其起居，以傳其德義，化其氣質，令孕婦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道惡言，鼻不聞惡臭，身不近惡人，心不知惡事。使耳目之所染，心知之所遇，無非高妙、仁慈、廣大、和平、安樂之事，其有異形、怪事、惡色、惡聲、刑人、惡言，皆戒不得近人。

大同書 釋文卷四

本院。其孕婦出入、遊觀、宴會，前警後障，凡有異形、怪事、惡色、惡聲、刑人、惡言皆走避，無使有絲毫入于孕婦之耳目以感動其魂知，此爲胎教第一要義。嘗見吾鄉人生子有面分兩色者，人皆駭異。究其所由，則以孕婦好看演劇，而劇場有塗面者，孕婦尤爲賞心，一念所動，遂如影相之照，深入胎中，乃成着色。蓋電氣所傳，並非異事，故感染之大，未有若胎孕之易者。昔孔子操琴，見貓捕鼠，而顏子驚其有殺心，伯牙志在高山流水，而鍾子期知之，蓋物感于外，即情動于中，情志既動，血氣從之，故周于肢體，達于營衛，銘于魂魄，發于夢寐。觀童少耳目之所感，即爲一生心思之所印，縱使一時不發，觸物即生。雖至垂老，隨事發現。觀夫近世人或噩夢而醒，或死而復生，所見鬼神，多冕旒而髯，金甲而刀，道服白衣，紅黑其面，或號稱閻羅、觀音，或號稱關帝、呂祖，或見有地獄、淨土，從未有見一歐洲人者，蓋說部之所演，廟像之所塑，佛典之所染，積久漸漬，遂爲固然也。楚子玉夢河神問取瓊弁玉環，則以古者瘞玉祀神之故，後世以紙爲元寶祀神，則鬼亦索紙錢元寶而已。其他深信喪門神、三煞者，其人即有所遇，若不信者，亦復無之。有聞說部見貓犬報仇者而畏之，後誤殺貓犬，病果患貓犬仇之而死。蓋夢魂知氣之與胎，皆爲氣質傳感正同，故父母之性情，子女多肖之者。以晉太子適之聰明，其母謝貴嬪爲屠家子，于是太子適亦好屠肉，官中作市而自賣之，親自論斤播兩。嘗見孕婦嗜烟，子生即食烟，止之即病，三月而烟癮日重。又見族人妊子而毀改室簾，子生而死，類有毀改之紅跡。又見其孕母聞雷而懼者，其子生聞雷及砲一切響聲皆戰栗。其他產蛇、產蟹，蓋皆因感成孕，故古稱履武吞卵而生子，亦非異事也。故胎妊之時，感入最易，其人之好殺者，蓋亦其父母懷感殺心而成孕存胎有以致之。自餘一切貪心、淫心、詐心、怒心、畏心，其蓄之甚深，好之成僻者，亦皆由其父母懷感此心，傳種入胎，浸漬使然。蓋下種一誤，此根遂生，身有生死，魂無變易，展轉傳染，無有已時。故傳種養魂，母儀胎教，實爲人道無上無始之義，不于胎妊時拔其本，及質形既成，乃思矯易，欲有以教之，治之必無當也。故母儀胎教之學校之先，更敬慎之于胎妊之後，無使物感情移而誤其胎元也。

一、孕婦入院之後，必有所佩。佩皆作衝牙，相觸成聲，鏗鳴協和，必中樂律，若古者行中（采齋）、趨中（肆夏）之義。若腦中須須不和不樂，則佩聲不諧，體中須須不節不文，則佩聲不諧。其有跳舞之事，弦歌之雅，登高臨深，坐作進退，出入周旋，嬉遊走舞，皆由醫生體察，加以節度，務令四肢、百體、血氣、心知皆由順正，皆得中和，則胎感所被，亦無非順正中和者矣。

一、院中所讀之書，所見之畫，凡有異形、怪事、惡色、惡言及爭殺、貪詐、詭偽、奸偷、邪說、淫論皆不得藏。故于羣書之中，皆當別編，選其高明、超妙、廣大、精微、中和、純粹、仁愛、慈

惠、吉祥、順正以及嘉言、懿行，足以畜德、理性、興起仁心者，號爲《胎教叢編》。至工藝學之中，若天文、樂律、圖畫最爲有益，其餘凡與胎無損，乃許習學。其他用精太過或與胎不宜者，雖所素業，亦當禁斷。院中所讀所學，皆有禁限，不得逾越。蓋孕婦如當官奉職，皆有職守，入院之後，以養胎爲宗旨職業，其有礙此宗旨職業者，皆不可行也。

一、孕婦出遊，女傅皆當監察，其有異形、怪事、惡業、惡聲之地，皆不得往，及機器廠之震動，兵器廠之傷生，皆不得往。

一、孕婦交遊之人，女傅皆當監察，其有不正之業，不正之人，或有惡言相聞，惡事相告，固禁之于院中相見之時，亦禁之于出遊過往之日。甚者則女傅可暫斷其交，俟產子後乃聽往還。

一、人本院終日常有琴樂歌管，除早夜某某時停奏外，餘皆有樂人爲之，亦聽孕婦自爲之。蓋聲音動蕩，最能感人，其人魂尤易，故佛氏稱清淨在音聞。但取其最和平中正者，常以樂聲養其耳，必能養性情而發神智。

按懷胎之事既人所不便，生子之苦尤人所難堪，禁欲節交固非人性之所願，離鄉入院亦非人情之所樂。既生之後，乳養之時必須節欲戒行之苦，保抱扶持，則有失眠濕坐之苦，種種爲累，男子所難。

在據亂、升平以篤父子之世，婦女待子而養，待子而榮，所以望于子者甚厚，則所以事于子者甚苦，皆所願樂而不敢辭。又足跡不出戶庭，學問不通名理，耳無聞，目無見，則惟風俗之是從而不敢稍萌他念，以不容于衆，故雖苦身禁欲，辛勞累年而不敢畏惡也。今歐美自由之風漸昌，平等之義漸出，女權日達，女學日明，美國且有爲官吏學士者。以自由之故，女嫁既不事舅姑，而子娶必各樹門戶，子既不事父母，不養父母，歐美人又無墳墓之掃除，廟祠之祭祀，則所以望于子者甚薄而無所待，計自十歲出就外傳之後，多遠遊學于都會，至冠乃還，則又娶婦別居矣，則所以撫于子者甚疎而無所親。子之于母既薄且疎，徒以國律所定，父母有養子之責任，故勉強撫養之，然苟無國律，則棄之者必衆矣。又女之能學問，能爲官者，足以自立于世，不待其子之養，不待其子之榮，而保抱扶持之苦，實于爲學有大損，故爲學之女尤不願有子，以自累其身體，自損其學問。夫凡人之茹苦冒難者，必計其利息而後爲之。夫以無待無親之物而有大量大損之事，而重以懷胎生子之苦，節欲禁行之難，保抱扶持之艱，誰願爲之。故聞法國婦女多事墮胎，比數十年來，英民增千萬，德國增千五六百萬，美國增二三千萬，而法國民數且損至數百萬。凡萬國之民，雖野蠻之國，苟非亂亡，無有不歲增人數者，而法乃歲減，其事大反者，何哉？則以婦女多智，皆樂自由，不願生子故也。今法國深畏民少，遂懸生子之賞，夫生子有

賞，豈不異哉！夫以方今法女之智識，自由之風俗，其與千數百年大同之世不及豈止千萬計，然而今之法女已不願生子矣。何況大同之世，男女平權，男女齊等，同事學問，同充師長，同得名譽，同任事權，彼男子則逍遙自由，縱欲極樂，無所累，無所苦矣，彼女子之學識、名譽、仕宦皆同，豈肯甘受懷胎之累，生子之苦，節欲禁行之艱，保抱扶持之難哉！故女權平等、自由大行之後，婦女惟有爭事墮胎而已，于歡欲無損，于苦累不受，有超脫自由之樂而無生產保抱之艱，必不肯爲十月之勞，任胎妊之重矣。若果如此，則未至大同之世，人種已絕，普地球又復爲大草木鳥獸狂榛之世，繁盛之都邑，壯麗之宮室，精妙之什器，皆廢圮、蕪沒、毀壞、斷爛，雖欲望野蠻之世亦不可得矣。故大同縱欲自由之樂，與佛氏婆羅門戒淫不嫁娶之苦，其事相反至極點，而絕人種，蕪地球，同歸于狂榛草莽之世則不約而同，若交線而合符也。乃知人道全在得中，凡義不能至極，南北極地至相遠相反，而爲冰海則同，亦其理也。故據亂、升平之制，明知其有害而不得已者。故亂古俗抑女而不平等，固出于強凌弱之餘風，重子而待其尊養，固出于親所生之順勢，然各國據亂之制皆因之，義雖不公不樂，然實人類所由繁華，以勝于禽獸而立于大地之故，亦文明所由興起，以勝于野蠻而成爲大國之故，乃進化必經之道而不可已者也。若人食禽獸則極不仁，然印度古教戒殺，印人最慈，蟲蟻不踐，然印人之歲食于猛獸者遂以萬數矣。且人之聰明，多賴食肉以充其精氣，故能日創新制以改文明，故食獸之暴與利民之仁，適相反而賴以相成，道無一致，體無一面。故立法者難矣哉！扶東則西倒，立法則弊生，故物方生方死，方盛方衰，竟無全理。凡聖者立制，皆順勢以因之，因病而補之而已。夫以同爲天生之人，形體聰明之用皆同，而乃尊男抑女，至爲不公，至爲不平，而豈知尊男抑女之事故，人類賴以繁榮，國土賴以文明，男女平權之事故，人類因以滅絕，地球因以蕪沒哉！即使人種不絕，而生人日少，則執業任事者不足，爲學窮理者更寡，勢必政事墮壞，學術斷絕，機器缺乏，宮室敗而不修，圖書焚而不續。夫政事墮，學術斷，書器壞，則人類復歸于愚。一物不修，則衆物牽連而不可行，如機器然，總機壞則羣機不行，羣機不行，久則生鏽而不可用矣。至是則道路不通，不可越山海，則復分爲部落之小國以相爭戰，人類無學，不能通古術，則復化爲野蠻之風俗以受苦毒。夫智則必樂，愚則必苦，乃自然之理也。至是時也，強復凌弱，男子復抑制女子而禁其自由，親惟所生，女子但望生子而待其尊養，經此部落野蠻之世，又不知經幾千年，經幾歷劫，經幾許仁人聖哲創制立法，肝腦塗地，而後漸爲一統，漸言升平。不幸則有他星之來觸，而地球已粉碎矣，或去日漸遠，熱力漸少，則生人之熱力亦弱，聰明亦微，無復能制作之精美，是大地人類因男女平權之故，人類永無文明之跡，地球大同太平之樂矣，豈不大可畏哉，豈不大

可畏哉！然若因此而抑女，禁平等自由，于理不公，于事失用，不獨非仁人之心，亦非時勢所宜也。故太平之世男女平權後，懷胎產子，實為人種存亡繼絕之第一大事，不可不極思良法以保衛之，禁制之也。

為全地人種之故而思保全之，則禁墮胎乃第一要義，當以為無上第一大禁，視之與殺生長之人尤加重焉，嚴者以為律，俾人知畏。昔周公之酒律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飲酒之罪亦微矣，以殺刑施之亦過矣，然當時沿紂王沈湎之俗，實不得不然也。今大同之世，人皆性善，刑措不用，當廢殺刑，然墮胎之禁應以為刑律第一重律。有犯此者，重則監禁終身，充當苦工，蓋為不仁，剝削名譽，雖貴為太上，罰之無赦，輕則以有胎之月數為監禁之年數，即出監後，別異冠服，戴墮胎之章，人皆不齒，所有為師、為長尊榮之職皆不許充，所有合衆、宴會、公議之事皆不得預。懸為重禁，庶幾懷胎生子之苦小而監禁不齒之苦大，兩相比較，雖無將來之望而深懷刑恥之恐，則墮胎之患庶幾可息，而人種之傳庶望不絕矣。又有醫生日監視之舉動，必知庶幾可免。其醫生密為墮胎之方，藥肆密賣墮胎之藥，皆為禍首，罪比殺人，並監禁終身，剝削名譽，或輕減年數，出監後異其冠服，仍戴墮胎之章，終身不恥（齒），所有為師、為長尊榮之職皆不許充，大衆宴會、公議之事皆不得預，懸為厲禁，庶幾少免。其藥肆則有大醫生隨時察視，若為烟戒，防察周密。名恥相尚，以茲救平權自由之女，庶人種或可保全歟！

一、衆母妊胎時，既日有二醫視之，調養得宜，安胎、保胎、懷胎自皆有日出新法以安之，令無少痛苦，令人無所畏苦。

一、衆母將產時，醫者診而知之，告知大醫士省視，預備產具。衆醫日所診視次數，隨時遞增。

一、本院醫生專考求安胎、保胎、養胎及生子最易無苦之新法。其得最宜之法令孕婦懷胎生子絕無痛苦者，予以最榮高之寶星及厚賞。醫者別擇孕婦之長短、肥瘦、大小、強弱而以方施之，務令孕婦絕無痛苦。考求之學既專，尊榮之賞既重，生理自易，令人無畏。

一、衆母將產時，移置產室，產室密閉不虞風寒者，一切產兒養兒之物皆備，並設電話線以通大醫生室，以隨時問話。

一、衆母移入產室後，女醫看護人即常時看護，其飲食居處，皆聽女醫節度，務令于生產最適宜者。

一、產室應有樂室、書畫室及玻璃草木室，以為衆母不出門之清娛。

一、接產選醫生精于生理學者充之，其十全無缺者，經若干人加俸，再若干人賞榮銜。有不合法或不得成全者罰俸，多者削名譽。

一、生子後即有女看護人專為撫視，凡剪臍、洗浴、穿衣皆女醫每日親為之。醫者日視數次，隨時酌議。其助乳之法或養育之宜，由醫者隨時考查良方為之。此為生人之始，尤當鄭重。

一、本院醫生專考求養子之法，壯健之宜，務令孺子壯健無疾。

一、衆母除字子之外，皆有一女看護人為之撫視，衆母仍可照常聽樂、讀書、看畫。

一、衆母產後氣血大虧，應急補養，其飲食滋味，皆日有數醫診視，為之節度。

一、產室常有人鼓琴誦詩于將產已產之時，產母未能自由之日。其琴詩作之雖有時亦聽衆母所欲，其琴詩旨義，皆仁愛、慈祥、愷悌、中正、和平、安樂之音，不得有不類、不祥、不仁、不正之言入于其中，俾衆母及孺子感入無間，敷于血氣，暢于四支。

一、生子由管院人報知人口官，每七日人口官來視新生子一次，院內羣醫執事人皆集，衆母抱子于戶內，與官行禮，奏樂誦吉詞而為之名，重人之生也。人口官乃上之本地方總長。

一、人生之姓，太古從母，以是時知有母未知有父也，後世從父，以父母可並親，而父尊有力，可成族姓也。然不論從母從父，皆因父母所養，其功最大，故當從之。今人既皆養于公，父母無殊功焉，不必再從其姓以生畛域。蓋有姓即有親，有親即有私，其于天下為公之理最礙，故必當去姓。各人本院皆有甲乙號，每度因人數多寡而設院，院室各有號以某日生，即以某度、某院、某室、某日數成一名可也。

一、子生滿月後，醫者診視強健，乃可減省視次數。然每日猶當二次，因小兒體弱，頃刻變態也。

一、產母生後在乳字之期內，飲食當受醫者節度，以乳食為小兒託命，不能少誤也。

一、產母以何時可出院行遊，何時可見客，何時可與人居宿，應否一月或數十日，皆由醫者考察最宜施行。

一、產母字子以幾月為期，然後斷乳，由醫生考定最宜月數，務令孺子得以健全而後斷乳，大約多則六月，少極亦須三月也。

一、衆母斷乳之後，即可出院，一切聽其照常復業自由。

一、衆母在本院字子期內，原應不得與男子結約住宿。然恐人情或難，以幾十日或一二月，許其與結交約之男子同遊同宿。皆由醫者考定適宜日數。若斷乳時早，則可定于斷乳出院之時，其在期內

者，未便在產院居住，偶留則可。

一、產母既產子後能出門時，一切聽其自由，但有赴會飲食宜爲醫生節度。其有未及預知者，歸時當報醫生，若有損于孺子者，應立加補救。

一、產母出院時，人口官長到院，會同醫生，集各官長，奏樂誦贊功詞，贈以乘母寶星，貧者或以金錢，並以旗幟送之出院，至其住所，或遠方則送至（至其之）汽車，以示榮耀，見者皆爲加敬。

一、各看護人皆用女子，其名曰保，由總醫生擇其德性慈祥、身體強健、資稟聰敏、有恒心而無倦性者爲之。其妥否由產母品定，若其不妥，由產母告明司事員人。若被易逐，則減削名譽，終身不得遷上職，一年爲期。若至斷乳時產母出院，稱其慈美，即由公贈以慈保寶星以爲榮耀。此寶星下產母一等，下育嬰慈保二等，與慈幼女保同。凡女子，必須由人本院、嬰幼兒、醫老院之保傅、看護人出身，乃得升上職，未充此職者，終身不得爲君、爲師、爲長。

育嬰院（慈幼院同。慈幼院者，自三歲至五歲人焉。若不設慈幼院，則總歸于育嬰院可也。）

一、凡嬰兒斷乳後，產母出院，即移送于此院。

一、此院看護者皆用女子，以男子心粗性動而少耐性，不若女子之靜細慈和而有耐性也，其名曰保。凡女保皆由本人自願，而由總醫生選其德性慈祥、身體強健、資稟聰敏、有恒心而無倦心、有弄心而非方品者，乃許充選。蓋孺子既離產母，則女保有代母之任，其責最大，人類所關，不可不重其選也。

一、女保皆懸有女保字于冠服，見者不論貴賤，皆加敬禮，以其代爲兼母，人類所託命，非其子而撫之如子，其事至仁，其行至難。蓋數月之嬰兒，體弱無知，事事皆待于女保，抱持、擁臥、哺食、矢溺、提携、嬉弄，無晨無夕，稍一不慎，即致疾病，竟夜哭啼，終日襁褓，勞苦尤甚。而長大或不能相識，不能知報，無所爲而爲之，其事尤難。孔子之爲子報父母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也，故罔極之恩，不在一日之生而在三年之懷。然則保母劬勞，人類賴以育成，其有大功德于公衆，豈可言哉！故宜有殊榮異禮以待之。

一、嬰院擇地，當與人本院同，或與人本院接近，尤易移送。若地狹難容二院，則可少次于人本院者。然不得在山谷狹隘傾壓，粗石礮礮、水土卑濕之地，又不得近市場、製造廠及污穢喧譁之處。

一、嬰院結構，當擇與嬰兒最相宜之式，大約樓居少而草地多，務令爽塏而通風日，池水以得清

氣，多植花木，多蓄花木、魚鳥、畫圖雛形之物，可供嬰兒娛樂而開知識者皆當具備。然畫圖雛形之物，皆用仁愛慈祥之事以養嬰兒之仁心。凡爭殺、偷盜、奸詐種種惡物，皆當屏除，無使人嬰兒心目中。其爲歡樂及教嬰兒歡樂者亦然。

一、本院凡弄兒之物無不具備，務令養兒體，樂兒魂，開兒知識爲主。

一、管院事者皆以醫生充之，由秉公舉，在選仁實最厚、生學最明者。

一、本院嬰兒，早暮有醫生診視二次，其衣服如何而宜兒體，飲食如何而適兒度，嬉戲安息如何而合兒神，務令得宜，以壯兒體，一切皆由醫者節度而女保受命奉行。若幾兒歲月無疾則醫得賞，幾兒有疾則得罰。其女保不慎者罰女保。

一、小兒有疾，每日醫生診視三次，分別其輕重。其重者有常醫護視無次數，且歸大醫士診視，以廉泰復愈，然後如常。

一、嬰兒數月以上者，一人專撫之，其兩年以上者，或以一人而看護二三人，隨時酌議。

一、子能言時教以言，凡百物皆備，制雛形或爲圖畫，俾其知識日增。

一、嬰兒能歌，則教仁慈愛物之旨以爲歌，使之浸漬心耳中。

一、嬰兒入院後，人口官集全各院行定名禮，爲嬰兒立名。惟嬰兒既經公養，人爲全地之公物，非父母所得私有之，不過藉父母以生之耳。公家有寶星以賞其胎產之勞，足償之矣，既不必從太古之母姓，不須父養，亦不必同後世之父姓也。且凡有姓則有所私親，各私其親，勢必如廣東各姓之互爭內戰，此在太古人類自立則賴之，大同之姓最忌別異，必當去之也。

一、知識稍開時，將世界有形各物，自國家至農工商務，皆爲雛形，教之制作，則習慣若性。及其長也，貧而謀生，貴而監督，皆熟悉工藝，多能辦事，行之自然矣。

一、嬰幼知識日開，感染不可不慎。故設院之地不可近戲院聲技之地，葬墳火化之旁，作廠、市場、車場譁囂之所，以慎外感之染而保清明純固之神。

一、嬰幼身體稚弱，不能當邪寒盛熱，且魂體未定，感非時之氣，既足以變人體貌，又足以奪人神魂，觀印度、馬來、非洲之人可見。故自冷帶五十度、熱帶二十度以外，皆不設院。

一、女保以二年滿任，任滿時，若公察其仁慈盡職，嬰兒健長，公贈以仁人慈保寶星，此寶星爲第一等者。蓋嬰兒無母，即以女保代爲母而育之，非其所生而愛撫如子，其功德最大過于生母也。凡有

此第一等仁人寶星出身者，足爲仁愛之實據，凡各上職即當推升。其慈幼院之女保，一年爲期，則降生

母實星一等，以見長易撫也。其有願再任者，任滿再贈仁人慈保實星。凡仁人實星愈多者，尊榮愈甚，得禮敬愈至，他職推遷愈速。

小學院

凡人自六歲即離嬰幼院而人于此，至十歲而止。(或人智愈開，人腦愈活，則自五歲至九歲，亦可隨時議定。)

一、此院司理及教者皆為女子，號曰女傅。所以用女子而不用男子者，以女子靜細慈和，愛撫嬰兒，而有耐性，有恒心，有弄心。而男子粗強好動，撫嬰之性不如女子，又耐性，弄心皆不如女子也。故中國古者教子十年乃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則十歲之前必用女傅而不用男傅也，今用其義。

一、女傅當選德性仁慈，威儀端正，學問通達，誨誘不倦者為之。以兒童性情未定，小學乃其知識甫開之時，舉動，讪笑，言語，行為，人耳高目皆以女傅為轉移。薰陶濡染，其氣最深，人情先人為主，則終身有不能化者。況人道蒙養之始，以育德為先，令其童幼熏德善良，習于正則正，習于邪則邪，入蘭室則香，居鮑肆則臭。故人生終身之德性，皆于童幼數年預為印模，童幼習于善良則終身善良，童幼習于邪惡則終身邪惡。有童幼良善而長大變易者矣，未有童幼習于惡而長大能改者也。故欲造世界于良善，則選女傅最要矣。

一、女傅非止教誨也，實兼慈母之任。以人方童幼，尤重養身。少年身體強健則長大強健，少年腦氣舒展則長大益舒展。又童幼之性尤好跳動，易有失誤，蓋未至自立自由之時也，故嫩稚也，當養之。臥起，行遊，提携，抱持，衣服，飲食，照料節度，其事極瑣，其行極繁，非有至慈好弄之耐心，不能令童兒之身安而體強也。以至出入，嬉遊，跳舞，戲弄，固不可多束縛以苦其魂，亦不可全縱肆以陷于惡。大概是時專以體育為主，而智育次之，令功課稍少而游嬉較多，以動盪其血氣，發揚其身體，而又須時刻監督，勿負非幾。故女傅之任至重，其管領人數亦不能過多也。

一、學地當擇山水佳處，爽塏廣原之地，以資衛生，以發明悟，不可在林谷幽暗，岩洞欹嶇，水澤沮洳之處。蓋林谷幽暗，不通風氣，則養生不宜，岩谷崎嶇，則于童子之跳動恐有墮墜之患，水澤沮洳，則濕氣過盛，精神不爽也。兒童當知識甫開之時，尤易感染學習，故孟子之聖，而近學室則陳俎豆，近墓地則效葬埋，近市則買賣，故所鄰染不可不慎也。故學舍之地，宜遠闕閭。第一當遠戲館，聲

妓、酒宴之地，第二當遠墳墓葬所，第三當遠作廠、車場、市場喧嘩之地，庶使非禮不祥之事不接于耳目，謹嚴雜亂之物不擾于神思，保其靜正之原，乃可廣其知識之學。至于學室之式，務使養身，多其容率以得氣，慎其光射以(以)宜目，酌其戶牖以通風，多植花木以娛遊。既人無私家，皆出于公，財力既厚，布置合宜，無有今村舍之狹陋塵穢，無有今城市之穢污惡習，無有家庭之牽累分半，其于蒙以養正之功，進益相去豈啻天壤哉！

一、體操場、遊步場無不廣大適宜，秋千、跳木、沿竿無不具備，花木、水草無不茂美，足以適生人之體。

一、圖書雜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備，既使開其知識，而須多為仁愛之事以感動其心，且以編入學課中，使之學習。

一、兒童好歌，當編古今仁智之事，令為歌時，俾其習與性成。

一、大同之世文字語言皆歸于一，學之自事簡而功倍，自修身、習算、地理、歷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學皆當習學，其學類、學級隨時議定。

一、小學貴以養身健樂為主，蓋人生壽命基于童稚也。其時物備課明，一時可抵今人數時矣，故學時可減。其有安息、紀念、嘉時、吉日，可肆其遊覽跳舞，沿樹水嬉，無所不可。惟不許為非禮不邪之事，見非禮不祥之人。

一、小學之數，以人數多寡隨時增設。然盛熱之地，多發人汗，使人筋骨緩弱，神思散越，盛寒之地，使人體指裂膚，瑟縮戰栗，血氣不流，功課減少，皆于童幼不宜。故冷帶六十度以上，熱帶一十餘度以內，皆不宜設學。

中學院

一、凡人自十一歲即離小學而入此學，至十五歲而出學。此時純為學齡，一生之學根本于是。

一、此學可習高等普通學及各種專門學，各視其人資稟之敏鈍好尚以為學級學類，隨時增減。

一、人此學時，知識日開，當大同教化美備之時，人類當此，可以比古人十五歲以後，漸有自立自由之志。但身體稚弱，故體育智育以外，又以德育為重，可以學禮習樂矣。禮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節，人世相交之道，公家法律之宜，樂以涵養其性情，調和其血氣，節文其身體，發越其神思。

一、人此學時，腦氣未充，身體尚弱，不能專事于智思，故德性當令養之益習，知識當令導之益開，有節有度以養其正可也。

一、此學年齡已長，衣服飲食皆可自理，可純用禮律以繩之，不須再用保傅。故不論男女皆得為師，惟才德是視。導之以正義，廣之以通學，繩之以禮法，雖于慈惠之中而多用嚴正之氣。

一、人生學問之通否，德性之成否，皆視此學齡。中學不通，則無由上達于大學及為專門之學，而終身受其害矣，德性不習定，至長大後氣質堅強，習行貫熟，終身不能化矣。及夫時過乃悔而欲學，則勤苦而難成，年長乃變而化性，則輻強而難屈。故中學之師，尤當妙選賢達之士，行誼方正，德性仁明，文學廣博，思悟通妙，而又誨人不倦，慈幼有恒者，方當此任。全世界之人類才能德性皆繫之，豈不重哉！

一、管學總理之人皆由公推，須學行並高、經驗甚深、慈愛善被者，方許充之。其分理、助教略同。

一、中學院舍當擇廣原爽境近海近河之地，令基宇極廣，可容萬數，自食堂、藏書樓、體操場、遊步園、操舟渚莫不畢備。其專門之學，則自農、工、商、礦凡百實驗之事，莫不備具，以備學者之遊觀，玩摩，摹學，故體裁當極偉大，乃足備用，其院舍皆當令與人體相宜。

一、中學之童，年少血氣未定，易于感染，凡劇場聲伎之所，葬墓、市場、作廠、車場不淨穢囂之地，院舍皆不得近，此以絕邪緣而正思惑。

一、中學之童，年少體弱，在寒帶則患以祁寒而減功課，在熱帶則患以盛熱而損身體。除冬夏各有所宜外，餘月皆在溫帶設學。

一、中學之藏書樓，凡中學應用之書器、圖畫、古物、雜形略皆具備，令學者可一見而博物會通。

一、中學雜列各學，並延軍師以資講習。其最高級者，與今各國大學、專門學殆無以異，以其特教治化明，物備時節，又無家累，故人之智慧比今倍蓰也。

一、中學每所可藏萬人或數萬人。食堂及起居出入，皆有部位，分班序列，儼如軍隊，大師如將帥，分教如偏裨，小教習如隊長。坐作、進退、講習、息遊皆有時限，衣服如一，望之有茶火之觀。人愈多則觀摩愈大，衆愈積則激勵愈深，道德易一，風化易同。其有過失者，終身不容于衆，以為愧恥。

大學院

凡人自十六歲離中學而入此，至二十歲而出學，生人之學于是終焉。凡大學皆專門之學，實驗之學。蓋自十五歲前，于普通之學皆已通曉，至此時則腦髓已充，神思已足，身體已長，筋骸已成，志趣已立，有自立自由之意，不待束縛，不事防檢，精粗高下，惟志所之，聽敏鈍塞，惟人自受。從古貧人，至是時皆不得為學之候，惟大同之世，天下為公，欲成就同類，俾其大成，故令人人有此五年之學。此時之學，于德育體育之後，專以智育為主，令人人各從所志，各認專門之學以就專科之師。其學政治、法律則為君、為長，學教育、哲理則為師、為師，學貿易、種植則為農、為商，學一技、一能則為工、為匠，雖貴賤攸殊，高下迥異，而各秉天賦，各隨人官，各隨所好，分業成能，通力合作，其于利物前民以供公衆之用則一也。

一、大同之時，無一業不設專門，無一人不有專學，世愈文明，分業愈衆，研求愈細，究辨愈精。故大學分科之多，備極萬有，又于一科之中擊以萬門，一門之中擊分萬目，皆各有專門之師以為教焉而聽人自擇。其門目之多，與時遞增，不須今日為之預定，至千萬年，其門目之多，牛毛齒絲不能比數。五年之中，強敏者既難兼通數學，中才者亦得妙解一門；雖極愚下之姿，篤守一業，亦足以下之自養其身，上之足贖公用，此乃大同仁覆衆生之意也。蓋自有生以來，十五年中，同為世界之人，無一人之或富，或貧，或貴，或賤，同育公家，同學公學，無家可恃，無私可離，無累可牽，無性可惑，無遊非學，無羣非學，齊驅並進，無卻無前，萬千並頭，嗚嗚向上。雖欲不學而有引于前，有鞭于後，無由有失學者，固無人不德性齊一，學識通明矣。及其人大學也，資格五年。重念二十出學之後，上無公家之養，下無父母之權，欲不發憤而成學業，將立為餓殍矣，否則入恤貧院而為苦工，名譽全削，終身不齒于人類，此又中人以下所不甘者也。況導以善誘之良師，夾以萬千之儕輩，恥心既激，循序可升，雖極頑鈍之資，豈無有不成之材哉。今天下子弟之無賴，人才之不成，至于老無一能，終身窮餓，寡廉鮮恥，或為盜賊而就刑戮，此固其人之愚不肖，亦由治教未備之所致也。或其少失父母，無人教化，或因窮不得學，不識之無，或學僅歲月，不能通藝，或父兄推魯，鄉曲愚鄙，不知所教。假有家富能學，父兄為都士，知所教，教學能至弱冠，然其間濡染家庭市井都邑之惡習，費去家事，事病，送死，吉凶，祭祀之閒日，多有貧賤、死喪、困苦、哀傷之感情，而無公家院舍、園囿之精潔廣大，無歌樂、圖畫、書

器、雛形之美備，無萬千齊驅並進之策勵，無學級、學類、良師、益友之教導觀摩，其間相去，何啻天淵。故必行大同之道，而後人人為有用之美才，人人為有德之成人也。

一、大學分科五年之中，雖有事于虛文，而必從事于實驗，如學農必入于田野，學工必入于作場，學商必入于市肆，學礦必入于礦山，學律則講于審判之所，學醫則講于醫病之室。雖講極虛之文字，亦寄之實驗場，試于經用而後可信，百科皆然。故學成皆有用之才，無不效之業，惟其所分門目愈細，故試之實驗愈周，不似統括大概之學得以虛文高論也。

一、大學院舍，不能統一並置一地。譬如農學設于田野，商學設于市肆，工學設于作廠，礦學設于山巔，漁學設于水濱，政學設于官府，醫學設于病院，植物學設于植物院，動物學設于動物院，文學設于藏書樓，乃至如冰海學設于近冰海之地，熱帶學設于熱帶之地。蓋大學專為世界有用之學而設預備之方，考求之用，故其學舍不在內而在外，不統一而分居，乃所以親切而有用，微實可信也。

一、大學之師，不論男女，擇其專學精深奧妙實驗有得者為之。大學之教，既以智育為主，此人生學終之事，不于此時盡其智識，不可得也。大學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強筋骸，大學尤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詩說教，以輔翼其德，涵養其性，而所重則尤在智慧也。

一、各大學皆有遊園，備設花木、亭池、舟楫，以聽學者之遊觀、安息、舞蹈。

一、大學之衣服皆同式，飲食皆同時，人數萬千，部署整肅，當如軍法。自食室至講堂、操場，進退出人皆有部伍，有大師為司理人，統之如將帥，分教如偏裨，小分教如隊長。大同之世，每一院如一國，學生即其人民，教習司理即其公、卿、士夫也。

一、二十歲學成，給卒業證書而出學，聽其就業。其至是資鈍未卒業者，不給卒業證書，亦令出學，公家不能養之，聽其就業。

一、大學各師及司理人，于學生成材者，開具學行，薦之于各業公所，而各業公所擇而聘用之。

一、大學卒業後，其尤高才者，或有精奇之思，博綜之學，或者新書有成，或創新學獨出者，由大師幾人公同保薦，除就業一年外，公家特給學士榮銜，別給俸祿三年以成其絕學。

一、二十出學後，若無人延用，則俯就賤業，若賤業亦不可得，則就卹貧院，以苦工代食，為人不出。

卹貧院

一、凡人無業，無所衣食者，許入此院，公家衣食之。

一、凡人卹貧院者，須作苦工，官監督其工作，出人定有時限，各就所能者為之，不能者教之。

一、凡人卹貧院者，亦有安息遊觀之時，亦許出遊，但有時限。

一、凡人卹貧院者，官鑿其工作之金以養之，其不足官為給足，其饒溢官別賞給之。其勤而精美者獎之，惰而粗惡者罰之。

一、卹貧院內有教導之傳，有勸善之師，有療疾之保，日集而講善二次，醫者視身體一次。

一、卹貧院衣食粗惡，僅足飽暖，室宇低隘，但不污穢而已。

一、卹貧院小有園囿以供作苦工後之遊觀，亦有體操場以供工人之體操，其他秋千、蹴鞠、玩器、書畫亦皆備具。

一、凡人卹貧院者，皆別具衣服以恥之，若其再三入院，則以衣服之色別之，令人不齒。

一、凡二十歲新出學而入院者，不別衣服，惟經一年不出院者，亦具別服，若再入者，與衆人同。

一、凡再入卹貧院者，削除名譽，後此不得充當為師為長之職。

一、凡三人卹貧院者，人不與齒，宴會不與。

一、人卹貧院而精勤寡過者，三月以外，考驗其性情屬實，管理人得具保結而薦之。

一、再入卹貧院者，若同院上下皆稱其精勤寡過，院長聯合幾人公保，得復其名譽職。

蓋大同之世，既有公產，人不患無所養，則有恃不恐，然則人之大惡在于懶惰，惟懶惰乃至人卹貧院，故必須重罰以懲之，以勸勤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此大同之公理。

一、四人卹貧院者，罰作極苦之工。

一、五人卹貧院者，移之園土七日以辱之，其一次入則增入園土七日之數。蓋累過不悛，宜加禁

辱，以令其有所懼而思改也。

一、卹貧院司理之人，由其地公舉仁慈而善教誨者充之。

一、卹貧院有報述本院之事及入院之人事，並稍述天下古今善行博物，以教育院人，即以院中文

人充撰述。

醫疾院

一、凡人有疾者入此院，醫者視其疾之輕重而待之。

一、每日醫生到各人家診視人一次，治之于未病之先，全地皆然。是時人體強壯，疾病亦甚少，然不能無疾者，許其停工入院居住醫治，所有藥費醫費皆公家所出。

一、醫院皆選良醫，尤精藝術者主之，羣醫皆集。蓋每日診常人之醫生，可屬尋常之醫者，其來院者則或有奇難之症，故必精選名醫乃能勝任。

一、醫院構造，務于養生之理備極得宜，其園亭、水竹、花木、魚鳥足以供清娛者，皆極美備。有高轉之秋千可吸空氣，相裊帷幔皆精緻，床榻几案皆有音樂，聽病者伸手屈足，觸動機關，樂聲即起，足以爲娛。其各處戲院講院皆有電話相通，可以高臥而得清聽，在在可以怡悅病者之身心。

一、醫院設有書畫樂室，大置書畫樂器，供病者娛樂。其樂器並按時有人操之，且聽病者所好，欲奏何曲，即爲奏之。

一、病人各有所好，各如其意，備其物，聽其爲歡。

一、日有講師講古今善行名理及衛生之宜一次，聽病者洽解於心。

一、醫院備置藥品，凡百草、萬木、金類、非金類，皆備置全物質，而考究其性色、品味及生長之地宜、燥濕之變節、分化之宜忌，以爲治病之具。

一、醫院者凡卒業後，羣醫皆集，共考究醫學，精益求精，其有得新理者，由公贈以哲士榮銜，再得新理一次，再加仁人實星。其醫術雖未得新理而治疾累奏十全者，亦贈仁人實星，按其功效之多寡以爲實星之等級，以剖解益精、治疾益效爲主。

一、醫者有誤殺人者，科以重罰，則除醫士之職，永不得充，並酌擬監禁年數。其有醫人累久無效者，亦永削醫職，減削名譽。

一、醫者須日就人家診視，或早或暮，一人每日僅可視數百人，故是時醫生甚多，皆須醫學卒業，曾充看護人者，始許充之。然大醫生尚須察其人心術技藝，心術以仁慈有耐性、醫藝精通者爲主，否則革除。

一、醫院看護人，不論男女皆可以心術仁慈、神思靜細者選充，一年爲期。其賢否以病者所出之保

舉證書爲主。病者惡之者，劣則革除永削名譽職業，終身不得還上職，一年卒事，皆稱其仁，公給仁人實星。凡醫者必有本院看護仁人出身，乃許充補，遷秩至大醫生、總醫長。

一、自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養老院，監護皆以醫者，其餘世界中道路、官室、飲食、衣服之事，皆歸醫者監察，人身之事統歸于醫。故道路官設一醫者監之，官室之式必經醫者許可，市肆衣服飲食皆設醫官監察。醫者隨時將飲食、衣服擇其衛生最宜者，標舉式樣，登報公告，其人家違式者，醫官可罰之。醫者視人，可以入其臥室、溷廁、庖廚巡視，以清穢惡。蓋大同之世無軍兵，以開人智、成人德、保人身、延人壽、樂人生爲政，而所以開人智、成人德者，其歸宿亦終于保人身、樂人生而已，故保人身、樂人生之政尤重。故大同之世，醫士最多，醫才最出，醫任最重，醫選最精，醫權最大。蓋亂世尚力，則武人爲君，兵權最尚；中世尚文，則學士爲君，哲權最重；平世尚仁，則醫士爲君，醫權最重也。全世界人自有生有死皆託命焉，豈有重過于是哉！故可號大同之世爲醫世界。然醫者遍布全世界中，數百人有一人，則全世界醫者無量。蓋依今生人二十五歲過半，以今數一千六百兆人計之，以四百人用一醫，猶有四〔百〕兆醫生。以千年之後行大同之法，世愈文明，生理之阻力愈少，生人愈多，蓋千年後人數不可紀極，是時即以醫論，亦當如今日一千六百兆之數矣。聚人愈多，奇才更出，聯黨更大。既爲醫世界，則醫者之中或有梟桀，藉醫行教以爲教主，抑藉醫行權以爲君主，蓋有之矣。既有教主君主，則必有爭戰，必有統一，若是則復歸于亂世矣。大同破壞，即由于出，故不可不預防之，宜立醫者結黨之禁，宜立醫者傳教之禁。蓋大同之世，即無國之爭，無家之私，無軍兵之擁，無一人無一學能據大權者，惟有醫者可防耳。故防女子之墮胎以絕人種，防醫者之結黨以復專制，則可久保大同。二者之防，乃大同世之特政也。

一、人之有盲、啞、跛躄及諸廢疾，皆入院治之，其美備與養各疾同，而各有特別之器具以供特疾者之娛樂，俾與無疾之人歡快無異。

一、生而盲啞者，有特別之院，以女子爲保傅，看護而教育之。皆設小學、中學、大學，教之識字讀書，專學一藝，俾得營生，于其二十歲後，聽其自由執業。其有不能者，終身養于此院，官以所能營其工作，收其所入，以半予之，俾其快然生事之樂而無憾焉。然大同之世，生理甚精，當無復有盲啞諸廢疾者矣。

一、瘋疾者置之特島中而官養之，不許男女同居以絕其種，無俾遺育以亂人種。島中教其耕種作工，官覈其所作而以半給之。

一、五官有廢疾，若塌鼻、缺唇種種人體不完及肺癆者，不許結男女交合之約，以淘汰其傳種。其有人欲者，聽其報官，結男子互交之約可也。

一、傳染之病，皆歸醫者統攝而慎防之，考求而杜絕之，遇其地有傳染病者，咸令人特別醫院而治之，禁其地之往來交通者，或傳染過劇，則由公家暫墟其地而遷民他所，務使得全民命而絕傳染。其徒民之費，安插之所，皆出公費，令其遷如歸，忘其亡徙也。

一、醫院擇海濱、河畔、山巔、水涯、廣原、高埠之地設之，以養生得宜為主，不得在深林、下谷、沙漠、嗚熱之地。其有在冰海、寒熱帶所設之醫院，遇有重病，仍當移置溫帶地中。尤不得近污泥穢渠之所及市場、作廠、墓地謹肅不祥之所。

養老院

一、凡人年六十以上者，許入此院公養之。公人為公家勞苦數十年，及其老也，宜有以報之。

一、此院以安人之老，務窮極人生之樂，聽人之自由歡快，一切無禁。是時人經久化，自無干犯法紀之理，即有偶犯者，除殺人、傷人仍科罪外，餘罪但減削名譽，不列宴會，少加恥辱而已。

一、此院有護侍人以事老者，不論男女，其職任一年為期，以仁慈及精細者充補。其實否以老人所許可之證書為據，老人所惡者革除。凡革除者，削除名譽職業，終身不得運上職。一年卒事，皆稱其仁，公贈仁人寶星。凡男子必須在老，病兩院充過護侍人，始許升上秩，未充此職者不得為君、為師、為長，與女子之曾在本院、嬰幼院充保傅同。蓋老者之安否，全賴護侍人之服事，故護侍人之不能服事，則老者不安。大同之世，老者無子女，即以護侍人代之，故護侍人之于老人，如孝子之于父母，先意承志，怡聲悅色，問所欲而敬進之，以得老人之歡為主。

一、六十者數人一護侍人，七十者每人一護侍人，八十者每人二護侍人，九十者每人三護侍人，百歲者每人四護侍人，過百歲者亦以每加十歲遞加一護侍人。惟世愈文明，則人愈壽考，人愈強健，不待多人之扶持，則隨時公議，或七十則兩人用一護侍人，八十乃用一人，以次遞改（減）可也。

一、院中院宇、樓閣、林園、池沼，廣大莊嚴，備極華適，其榻褥、簾幕、床榻、几案、玩器、樂具，無不窮極美備，其有新出器物，隨時增置。蓋人一生之勤勞，至是休息，人道于是將終，不可不窮極其樂事也。

一、于大同之中仍有差等，蓋于養老之中，亦寓獎功之意以資勸戒，俾其壯者有所慕勵而不怠惰也。第一等曰元老，凡曾充全世界大長官、大教主、總督長及有殊功、大德、高名為人所公推為元老者為之。第二等曰大老，凡曾為各職長官、各業總長、各學大教習及有功德、大名、碩學者為人所公推為大老者為之。第三等曰羣老，其他凡有仁人、智人寶星多且上者及曾為師、為長、為吏者為人所公推為羣老者為之。第四等曰庶老，其曾有仁人、智人寶星者皆為庶老，不待公推。第五等曰老人，其未嘗得有寶星者，則曰老人而已。其曾犯刑罰、削名譽及不齒者，則曰老年，是為第六等。以此考功校德，別其享受，一以壯年所為為判，如斯末判領在生前，其亦足觀感乎！一等與二等為上等，名號雖殊而受用略同，三等與四等為中等，五等與六等為下等，皆名號殊而受用略同。大同之世，專發同義，故于諸院皆無差別，至養老院獨立差等者，蓋以尊賢、崇德、尚智量功，以示衆人壯年之奮勉，俾知所向往，知所愧戒，其亦不得已者乎！

一、上等元老、大老之享受，自宮室、飲食、起居、衣服、玩樂之具，窮極世界之珍美精異，其有遊逸，皆用公費，其有所欲，皆告于長吏而供給之，其定制隨時公議，其車馬衣服皆示別異。蓋有大功于公衆，則公衆以殊異厚禮報之，乃義之至也。故大同世無別異，無章服，有之者其為謙報之養老時乎！其每人官室崇偉，特為大院，一切備具，膳亦特設，護侍人數惟所欲，隨時定議，仍以年限為等。

一、中等之羣老、庶老，宮室、飲食、衣服、玩樂之具皆次一等，不供遊費，不問所欲。其羣老，六十則用一人，以次遞加。每人一室，室有內外，內為臥室，外為客室，附設臥室一所，書室一所，以容客或讀書，浴室一所，雜物房一所，以便一切。

一、下等之老人、老年，宮室、飲食、衣服、玩樂皆削減粗下矣。雖為人身，少受公家教養，壯大無補于衆，無勞無功，虛負公養，是實有罪，徒哀憐其老而恤之耳，無所報也，故宜一切減下。七十乃兩人用一護侍人，八十乃用一人，以次遞增。每人一室，室有內外，內為臥室，外為客室，備（浴）浴備具。

一、院中皆有戲場、樂場、舞場，聽老者遊觀。其遇老憊而難起者，皆有電話線入室中，聽其臥聽。

一、養老院以在溫帶之地為上，其迤寒盛暑，皆非老者所宜，故冷帶溫（熱）帶可不設。

一、養老院擇地，當于海濱、山麓、河畔、水邊、高原、廣阜，令園林盛茂，山水宜人者建設，令風景絕佳，俾老者悅樂。不可于墓地、市場、作廠謹肅之所，又不可在山谷嶺峽、不通風氣、無可遊觀

之所。

一、院中園林宜極大，池沼、花木、亭臺、魚鳥當極美備，俾老者扶杖足以自樂，修身養神足以超曠。

一、院中書畫樂玩皆具，俾好學者得以補秉燭之心，游藝者足以有怡情之樂，其著述者亦得有所採取。

一、老者入院，以序授室，聽之管理院事人。惟其有交好，許其請于所司，遷于鄰近，以便交接情話，互相慰撫。其有隨時欲遷就山水林亭佳處，苟先無人，皆聽其遷。其有遠遊，許隨在人其地養老院，以聽遊樂。

一、老者有男女同居者聽其男女合居，其男女等或不同，皆聽附于上等，惟附者不得占室，食則從同，衣服護侍皆如其等。

一、老者非人不暖，院中許其男女同居。而其所交之男女或未及養老之年，則許其附居其室，不收其租，以示優老，惟不許占室。若衣服、飲食皆不得出公費，惟上等者許其附食，以示優異，中等雖許附食，當收回公中租費。其有男子同居者亦同。惟下等者不許久居，以防私租之弊。

一、養老院有講堂，每日講道，談古今天下之名理，大率以養魂積德為主，聽老者悟受。院中所懸圖畫亦然。

一、老者每日有醫生二人診視，其有重病，皆移入醫院。

一、老者出皆有車馬以逸之，惟下等者七十始許得乘。上等者乘雙馬以示別異。惟下等者宜示限禁，每七日許乘車馬一次，中等者隔日一次，上等者常備。

一、老者出遊，下等者，本度百里內外，汽車之費皆公出之，在下等車，中等者，千里之內，公出中等位汽車費，其上等者，全地惟所之，皆公出遊費，在上等位。

一、老者以養魂為主，許其招僧同居講道，院中特設寺庵，延高僧高尼住持，以備老者講習。

一、老者飲食衣服皆有醫者監護之，以便養生，以衛血氣。

一、老者若死院中，即由護侍人守侍，在醫院亦然。考終院人爲理之，皆裹以帛，盛以棺，移于考終院。其儀物皆視等爲差，皆通知其交好知識者相送，元老、大老則其地羣司官盡到，警察兵盛陳以送之，羣老、庶老亦有一官及數警察兵以送之，下等老人惟有司及知識送之。

考終院

一、凡人死，不論老少、貴賤、有疾、無疾，在私家、在公家，報考終院，或裹以帛，或盛以棺，立移于此院。

一、凡尸移入院者，皆陳于堂。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長從至契、師保至恩者，可爲喪主，男女至交，師弟至好皆許住院盡哀。院中人爲陳喪儀，備喪具，院堂內外上下皆熏香。高位、大名、殊功、大德者陳三日乃殮，中等者二日殮，下等者越日殮，以待交友至好之臨視盡哀。其高位、大名、殊功、大德，若全地統領，若大教主，若大醫士，若大黨魁，若大哲學者，停一月乃化，中等者半月乃化，下等者七日而化，以待交友知識之臨視盡哀。中等者，曾爲各職長吏、各師學長、各業長管及領有仁人智人寶星多、有功德名譽者也，下等者，未嘗充各職及無仁智寶星、無功德名譽者也。高位、大名、殊功、大德，若全地統領者，其喪儀全地下旗，罷市，閉門，或半日，或一時，各地大長遣人赴弔，近者或親赴弔。喪次陳設視其平生，簾幕帷蓋盡易黑色，門堂皆派人看視，每日以午後開弔，至暮而止。弔者皆至尸前鞠躬行禮，撒花致敬，以金鼓爲節。及化日，弔客咸集而送之，盛陳警察兵以嚴之，大陳旗幟、旗蓋、象駝、馬牛以張之。至化人所，陳柩堂中，吊客鞠躬撒花既畢，送入化人機器，則隨風立盡，喪主及吊客于是散歸。中等者，或本地下旗，罷市，閉門半日或一日，一時，遠近走吊，或遣人赴弔，餘儀皆同，但警察送客、簾幕、帷蓋、幡蓋、旗鼓、象駝、牛馬減等。下等者無他儀，但帷堂張幕，親交赴而哀之，焚香燃燭，鞠躬撒花爲敬。有司至期，與其交好送之化人所，陳尸堂中，鞠躬撒花，致其哀敬，即入化人機而化之，喪主吊客乃散。

凡喪主交好者至院，殮畢不得居住，化後不必哭泣。蓋死者已矣，不能復生，雖生人思慕無窮，而哭泣哀思最爲損魂而害體。故就一人之私情，宜盡哀以昭其厚，就公家之衛生，宜奪哀以保其身，義各有宜也。否則一人之死而累諸生者，或瘠贏（羸）或滅性，于死者無益而醫事無窮。蓋大同之世，人者天生公衆之身，無復有私屬之人，故不許遂其哀也。

凡服制各以其情，不爲定期，若全地統領則爲一日之服。然雖父母、子女、男女私交，親愛無盡，或保傅、師弟、主臣之大恩，長者不許過期年，短者必須一月，朋友無文，皆聽其情。蓋大同之制，私人之事皆聽自由，故服制亦不定限也，惟赴喪次則皆改喪服。夫父母、子女恩義至深，何以不爲定制？

蓋大同之世，人皆教養于公家，父母無非常之恩義，或有不相識者，故各聽其情。若能相識知，則期已可矣；不同往者父母，生養教誨至長大成人，當報以三年也。母恩亦極生，撫育至斷乳而止，此後即常愛顧報之，亦期年可矣。若夫慈保撫育之恩實與母等，而勞尚過之，在學師傳教育之勤，亦有與父母等者。故大同之世，知有父母者少而知有師保者多，蓋以師保易父母矣。大同之世，雖無君臣，而一乘之中必有主有夥，故以主從名之；蓋有主從終身提携相依，恩義極深者，故以與師保並稱焉。

凡喪服，或帕其首，或帶其腰，或纏其肩，或圍其手，凡四等，視喪之輕重為差，皆以黑色寸布別異之。在服期，皆不衣繡，彌月不聽樂。服何從黑色？蓋黑有幽憂之色，足以表哀思也。黑白本為三統，今從黑禮。何以行鞠躬也？蓋伏地搶頭于人魂有損，而大同之世率皆平等，雖有父母師保之尊親而皆養自公家，恩義實非有往古之厚。且其時父母亦多不相識，故概從鞠躬之制。若有父母相知識而恩義尤深者，其伏地搶頭，久喪三年，亦何嘗不可。但人為公家所養，故公家制義，皆屈私恩以伸公義，如古禮公子父在為妾母，豈非屈私恩以伸公義乎！

一、凡大學之童孺，即日殮，三日化，同學之師友臨焉，中學之童孺，即日殮，越日化，同學之師友臨焉，小學之童以下殮，即日殮化，保傅及司理人看護人臨焉，恤貧院之人死，即殮殮，三日化，獄囚死，即日殮，越日化。

一、凡有殊功異德者死後，若時得有異術如埃及之以藥水保全尸者，則可保其尸而葬之，墓上刻石如其像，若阿剌伯之制，以昭敬異。

按中國及歐美皆用土葬封墳而吊墓之，若合符節，蓋愛其生則不忍棄其死也。印度、日本多以火葬，其諸蠻有鳥犬之葬者。以孔子之義觀之，喪欲速朽，則非欲其永存。蓋人之死也，骨肉歸土，不葬于水則葬于蟻，與火幾無異，但有遲速之分耳。腐齒敗骨，臭穢變形，尚不如生前之爪髮矢溺也，今于爪髮矢溺未有寶而存之者，若有病，則割肉，刮骨，去腐，流膿，無所愛焉；以人之生氣在其魂知，不在其血體也。夫在其魂知也，故季札曰「魂氣無不之」，孔子曰「知氣在上」，不在體魄骨肉中明矣。故腐齒朽骨，存之可也，焚之亦可也，總之與魂知無異，不過矢溺膿腐之比耳。緣古者格物未精，而人子不忍之心不忍遽棄，故欺其心目而掩埋之。若推死欲速朽之心，則火葬為最矣。然火葬烈烈，觀者慘傷，親者愛者實有不忍焉。千年行大同之時，機器日精，電化更奇，必有電化新機器，鼓動風轉，頃刻足以化形骸骨肉于無有者，上復歸于虛無，下散入于山谷。人之生也自無之有者，亦自有之無，是全歸于天也，無使掘地者有拾骸踐骨之慘，無使居人者有葬地不潔之近，豈不善哉！于欲速朽之義至為迅速，大

同之世莫若行此乎！若有大功德者，有異業保其尸，以風示天下，道兼存之，豈不美乎！大同之道，以求人生之喜樂為主義，故于人情崇喜樂而去悲哀。夫古今數萬年，竭聖哲之心思，糜才武之身命，不過為衆人求安樂耳，有可以得衆人之安樂者，既無害于仁義，何為而不為哉！故去人人之至親相結，既掃其哀怒之原，復滅其服制哭泣之文，亦損其哀怒之節。于是時也，人道幾有喜樂而無悲哀，豈非佛所謂極樂之世界耶！佛欲強逃煩惱世界，別覓極樂世界而不可得，今為演出極樂世界于全世界中，于此後此世界無復煩惱世界矣。

一、凡有殊功異德于大地及有功德于一地之中及一職、一學、一院之內，其功德事蹟，由衆公議，歸議院核定，告之考終院，為立金石之像。刻其行事于石表，以著功德而昭不忘，則本院任之。

凡人仁智並備者曰賢，大仁大智並備者曰聖。凡有功德于仁者，皆曰仁人，若建一學堂、立一醫院、起一養老、慈幼、育嬰、人本院，或捐捨多金、多地、多器皆是。大之則若開一大河，鑿一大山，或造有益生民之業利物前民者皆是也，小之若為師保、看護人亦是也。凡能創一新理、新器為前古所無後世大利者，號曰智人。生前有此，皆錫以寶星，有大小多少之差。及其鑄像立表，則仁人之石表以方，智人之石表以圓，其仁智並備者則石表。方圓並備，以其仁智寶星之多寡為方圓層級之多寡。若其多無可算者，則為六角、八角，刻鑲其方圓以表之。其下層之石級，亦視其仁智以為方圓之形，視其仁智多寡以為石級多寡，皆考終院制之。像成揭幕，則視其名位功德之大小，以為號召遠近人數之多寡，大者動全地之衆，小者集一界之民，備樂設器，供奉香花，公舉有厚望者主祭而揭幕，萬人鞠躬瞻禮，撒花致敬，以垂不朽，于是生人之事終焉。

一、凡人死時皆累其行事及其產業器物，悉由考終院記之于冊。其人產業器物，除依其遺囑所贈，皆以半歸公，會同遺產官理之。其行事則詳載于冊以備查，其有功德者上于史館以傳後。

大同書第五

有國之害

《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蓋草昧之世，諸國並立，則強弱相并，大小相爭，日役兵戈，塗炭生民，最不幸哉！故屯難之生即繼于乾坤既定之後，吁嗟！危戒其險之在前，此則萬聖經營所無可如何者也。夫自有人民而成家族，積家族吞并而成部落，積部落吞并而成邦國，積邦國吞并而成一統大國。凡此吞小為大，皆由無量戰爭而來，塗炭無量人民而至，然後成今日大地之國勢，此皆數千年來萬國已然之事。人民由分散而合聚之序，大地由隔塞而開闢之理，天運人事之自然者也。雖有至聖經綸，亦不過因其所生之時地國土以布化，隔于山海，限于舟車，限于人力，滯于治化，無由超至大同之域。然且帝網重重，層累無盡。古者以所見聞之中國四夷為大地盡于此矣，今者地圓盡出，而嚮所稱之中國四夷乃僅亞洲之一隅，大地八十分之一耳。夜郎不知漢而自以為大，中國人輒以為笑柄，若大地既通，合為一國，豈不為大之止觀哉！而諸星既通之後，其視視蕞爾二萬七千里之小球，不等於微塵乎，而非夜郎之自大乎，然則合國亦終無盡也。國土之大小無盡，窮極合并至于星團、星雲、星氣更無無盡也。合并國土無盡，則國土戰爭、生靈塗炭亦無盡也。今火星人類國土之相爭，其流血數千萬里，死人數千百萬而吾不知也。即吾大地大同，吾之仁能及大地矣，其能救諸星乎？然則戰爭終無有息也。吾曠思盡去諸星，諸天之爭而未能也，則亦惟就吾所生之大地而思少弭其爭戰之禍而已。（下接下篇然國域）然國域既立，國義遂生，人人自私其國而攻奪人之國，不至盡奪人之國而不止也。或以大國吞小，或以強國削弱，或連諸大國以攻滅一小國，或聯諸小國以抗一大國，其究也，卒并于一大國而已。然因相持之故累千百年，其戰爭之禍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數千年計之，遂不可數，不可

數月而未已也。饑而分食，寒而分衣，幾經提携顧育之艱苦而後幸得一人之長大也。及有國，則爭地爭城而調民為兵也，一戰而死者千萬。稍遇矢石、鋒鏑、槍砲、毒烟，即刳腸斷脛，血濺原野，肢挂林木，或投河相壓，或全城被焚，或伏尸遍地而犬狐嗥嘯，或半體傷臥而餓疫繼死。觀近者德法法師丹之影畫，草樹枯天，山河雄鬱，而火烟觸野，船樓并炸，城屋半塌，尸骸蔽地，或猶持槍窺發而後股中彈死矣。其婦女奔走流離，或屋塌烟燼而全家盡矣。雖悍夫殘人，親之猶當垂涕，況夫仁人，其安能忍！夫法民亦人也，孟子以「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之民賊。然則威廉第一、俾士麥之奇功在大地公理之中乃真民賊而已。師丹又其小矣，若白起之坑趙卒四十五萬，項羽之坑秦新安降卒二十四萬，史文一語，讀者忘形，若將其坑降之迹演以雜劇，累一月描寫之，當無人不惻動其心，哀矜涕泗，目不忍視，耳不忍聞矣。夫以父母生育撫養之艱難如彼，國爭之慘酷禍毒如此，嗚呼！以自私相爭之故而殃民至此，豈非日有國之故哉！

杜少陵詩曰：「車鱗鱗（轉轉），馬蕭蕭（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干雲霄。」其二吏、三別之詩（杜詩當查引）

今以中國之故考之。部落相爭之始，其民未經教化，人如野鹿，性如猛獸，其爭殺之慘，可以今日非洲之黑蠻，臺灣之生番，亞齊之巫來由人例之。岩室遍挂人頭，以多為貴，多則婦人願嫁之。再進則如唐、宋、漢、黔之土司，日月攻爭，不可紀極。三代之封建諸侯，即唐、宋之土司也。土司之始，如今亞齊諸酋，溪澗稍隔，無船渡之，即別立國，無量小土司併吞而後為大鬼主、都大鬼主。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書》稱「協和萬邦」，以北五省之幅小而能容萬國，其國土之纖小可以推矣。蓋原人之始，才智有限，山川阻隔，即難相通，積漸而大，實勢之無如何者也。至商湯時得三千國，至武王時得千八百國，至春秋時所餘二百餘國，至戰國時僅餘七國，而卒混于一秦。蓋上下二千年間，由萬國漸次合并為一國，皆地勢天運人事之不能不然也。埃及、希臘、敘利亞、巴比倫之先，其部落之蕃庶各立，次第併吞，亦復同之。蓋亦至秦漢時，羅馬乃混一全歐，其分合之大勢，併一之年限，皆與中國同，此可為進化之定理矣。印度、波斯之先亦莫不皆然。蓋當太古酋長、土司之世及中古封建之人風，國土萬千，其爭戰殺死之慘，真不可以度量算數，不可以思議測也。

吾嘗觀生子矣，其母之將生也，艱難痛苦，或呼號數晝夜而未已也。及其生也，或子死母腹中而母子同死，或子足先出而子死，或以藥強下之而子出亦死，或剪劑（臍）誤而死，或撫之數日而殤死，或數月、數年、十餘年而殤死。其數月、數歲、十數歲之中，子疾病之晝夜呼號，負抱拍摩，不得睡眠，或

藉國土以為保護者考之，既有此疆爾界之限，即有爭地爭城之戰，而俘戮滅亡隨之。夏商以前不盡可考，但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晉以聯邦伐他國者四十四，各聯邦伐晉者十二，楚以聯邦伐各國四十，

各聯邦伐楚者十一，齊以聯邦伐人國二十一，聯邦來伐者三，宋以聯邦伐人國者九，聯邦伐之者亦九，魯伐他國九，他國來伐六，衛、鄭伐他國者八，他國伐衛十五，伐鄭十九，吳、陳伐他國八，他國伐吳、陳皆六，蔡伐他國六，他國伐蔡六，燕伐他國二，越伐他國三，幾三百戰。其餘曹、許、莒、邾、滕、薛及一切小國，從人伐而被人滅者無歲不有，及剛邑圍邑者亦不計。以上皆據《春秋》言之。《春秋》無事不書，則在《春秋》外者尚不可數計也。故當春秋時文化已成，而士夫卒伍歲死于兵，膏塗原野，其慘已甚矣。

至于戰國，戰禍尤慘。今但以秦兵言之：惠文王七年，公子卬破魏，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斬首八萬三千。十一年敗韓岸門，斬首萬。十三年擊楚于丹陽，斬首八萬。秦武王四年拔韓宜陽，斬首六萬。昭襄王六年，司馬錯滅蜀，庶長奂伐楚，斬首二萬。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四年，客卿胡傷破魏芒卯，斬首十五萬。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七年，白起破趙，坑趙卒四十五萬。四十九年，王齕攻晉，斬首六千，流死于河二萬。五十一年，將軍穆攻韓，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秦始皇十三年，桓齕擊趙平陽，斬首十萬。其他伐魏卅五，伐韓、趙十八，伐楚九，伐齊伐燕三，伐蜀三，虜義渠滅之。滅國取城，首虜不及萬者不計，其末，王翦《蕪》之用兵六十萬，李信之用兵三十萬以破六國者亦不計。但看滿紙斬首十數萬或坑數十萬之文，不忍卒讀。試想父母生子之難，而（不）殺戮過于虫蟻，若一一以德、法之戰有影響以拓觀之，豈可言哉！是違何故？有國界之故，思併吞他國之故耳。此但就秦一國言之耳。計戰國時，楚滅越、蔡、杞、莒、魯，救伐鄭二，攻魯三，伐燕、齊，秦各一。魏伐趙四十八，魏伐韓四十一，魏伐秦、楚、宋、鄭、中山各二，伐翟、燕、齊各一而滅中山。齊、魏相伐九，齊伐魯、燕各三，趙一，莒一。趙伐齊、衛二，燕一。燕伐齊、趙一。韓伐魏八，伐秦、齊、鄭各三，而滅鄭，再伐宋，一救魯。其聯邦之師尤盛。韓、趙、燕、楚五國之師伐秦二，齊、魏、韓三國擊秦二，而秦又與韓、趙、魏、燕五國之師擊齊，又秦、韓、魏、齊四國之師擊楚。其他韓、趙、魏三國伐楚，韓、魏、楚三國救趙，秦、魏合兵擊楚，秦、楚合兵擊齊，齊、趙合伐《兵》伐魏，皆以傾國之師為之。其時戰禍遍地，故仁人深惡而痛絕之。孟子謂為「率土地而食人肉」，諺曰「民賊」，故原本孔子大一統之言為「定于一」之說。誠深監于有國之禍，慘殺無窮也。

始皇既平六國，議者將行封建，李斯持不可。始皇乃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

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乃定罷封建而立郡縣。此實因孔子大一統之義，得保民息兵之切當者也。自是以後，中國一統，雖累朝之末猶有爭亂，中葉安寧率得數百年，人民得父子夫婦白首相保者，比之戰國首虜之禍，其相去豈不遠哉！及楚、漢復爭，項羽以兵四十萬，劉邦以兵二十萬滅秦，項羽坑秦新安降卒二十四萬，又屠咸陽，計秦徙天下豪富十二萬家于咸陽，及秦故民必有數十萬戶，是屠數百萬人也。其他劉邦所過，亦輒屠城。劉邦亦以諸侯兵五十六萬伐項羽，為羽敗，十餘萬人入泗水，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為不流，其慘毒更過于戰國。今視劉、項二人之爭，如兩犬猶，真屠伯民賊哉！劉邦曰：「天下滔滔，父子夫婦不相保者，皆為吾兩人。」然則有國有君之禍可知矣。新安之坑，咸陽之屠，試一一想像其屠坑就戮之時，痛可言哉！故爭國者，非有屠伯民賊之性若張獻忠、李自成者，必不忍為也。

西漢之末，光武破王尋、王邑兵百萬，伏尸百餘里。赤眉破長安，肆意殺掠，縱燒宮室，長安無人，三輔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及董卓之亂，再遷長安，驅居民數百萬口，積尸盈路，燒洛陽宮室人家，二百里內蕩盡。既而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相攻，百官士卒，死者無數，長安城空四十餘日，二三年間關中無人迹。袁紹破公孫瓚，殺死十萬。袁、曹官渡之戰，坑殺七萬。孫策破豫章，荀彧斬首溺死數萬。孫、曹赤壁之戰，曹操軍八十萬，敗走死者大半。劉備為陸遜敗，七十萬兵幾盡。自餘黃巾數百萬互相屠戮，及諸雄互爭，屠城破師者不可勝紀。三國時，魏伐吳五，曹兩親征，大破吳于江陵，至王濬而滅之，四伐蜀而滅之。蜀一伐吳，十一伐魏，諸葛則敗街亭，關陳倉，斬王雙，拔武都，陰平，圍祈山，戰鹵城，斬張郃。姜維一伐魏雍州，圍狄道、洮西、洮陽。吳一敗蜀，九伐魏，圍江夏，大敗曹休于石亭，三攻敗魏于合肥，擊廬江，伐新城敗之，徐庶襲晉江夏、汝南。魏三國五十年中，三十六戰，皆傾國數十萬乘者，一分裂之禍遂至于此。

十六國時，漢石勒人鄴，破寇，寇魏及頓邱，攻鉅鹿、常山、徐、兗、豫、冀、河內、襄陽，據襄國及鄴，陷康丘、黎平、并州、浚儀、幽州，雖兩為苟晞、王浚所破，而旋殺苟晞，陷洛陽，執懷帝，屠殺無數。又陷幽、冀、并三州，又寇燕，拔東山，殺徐龜，寇彭城、下邳，陷青州、東莞、東海、許昌。劉曜則四寇長安，雖兩為秦熾所敗，而卒陷北地、馮翊，陷長安，執愍帝，又屠殺無數。又平氐、羌、巴蜀，斬陳安，平涼州。李雄兩破成都，陷涪而自立。拓拔猗盧破劉曜，敗宇文氏而取遼。石生攻趙河南，取司、豫、衮、徐，寇晉汝南。石聰寇晉壽春、襄陽，陶侃破之。趙擊敗張駿，取河南地。石勒攻趙蒲坂，大破之于洛陽，虜劉聰而滅趙。石虎盡取秦、隴地。此皆懷、愍時三十年事，而兵

爭之慘劇如此，生民當其時，真不幸也！

嗣後慕容克遼東，又敗石虎。燕、趙相大戰，趙兩攻涼而大敗燕，拔夫餘，桓溫滅蜀，張重華被趙，拔秦上邽。褚裒伐趙，司馬勛拔趙宛城。謝尚克許昌，攻張遇。殷浩敗于姚襄。燕拔趙薊城、中山，破鄴及襄國，遂滅後趙。慕容恪擊段龜，圍廣國，定齊地。姚襄據許昌，桓溫討之，人洛，遂伐秦，降三輔，已而敗還。苻健斬姚襄，擊張平，自立為秦。燕敗苻萇，而陷河南、許昌、汝南、陳郡、洛陽，寇兗州，攻洛，而桓溫敗之，拔壽春，乃為燕大敗于枋頭。秦寇荊州，桓豁攻宛，代，與匈奴劉衛辰兩戰。秦王猛取燕洛陽，入晉陽，圍鄴，滅燕，又滅代，取晉南陽、襄陽，攻盱眙、彭城、魏興，圍三河，陷淮陰，寇竟陵。是時苻堅以兵九十萬南下，為謝玄、桓沖所破，全軍覆沒。還拔秦襄陽、築陽、魏興、上庸、新城，取河南，進鄴，取益州。是時秦呂光破西域，還則秦敗，乃平涼而自立國。乞伏國仁叛秦，亦據秦、隴，擊鮮卑三部而叛秦，自立為西秦，既而敗于姚襄而降之。再敗南涼，殺其主，又為北涼所攻，與夏累戰而為夏滅。姚襄攻新平，圍五將山取長安而自立。慕容垂國鄴拔薊而自立為後燕。慕容冲起平陽，人長安而稱西燕。苻丕為西燕敗死，苻登三為後秦所敗，為姚興所殺，苻崇立又敗，而為後秦所滅。蓋自王猛之才，平定北方，人民得少蘇息。及苻堅敗後，四分五裂，則戰禍又亟矣。故國愈少則戰禍愈多，故兩者相較，與其受壓于一統專制之君，勝受戰禍于多國角爭之慘也。後秦取晉湖、陝、洛陽，滅西秦，大破涼，攻魏，伐南涼及夏皆敗，既而為劉裕所滅。慕容垂定河北，破西燕而滅之，破秦姚興，擊魏，為魏所敗。已而克平城，魏大舉伐之，陷并州，圍中山。慕容寶奔薊，又奔龍城，拔高麗二城，而馮氏代之，四攻于魏而為魏滅。慕容德嘗襲魏而敗之，據滑臺而稱帝，克青、兗，取廣固都之，未幾為劉裕大兵所破滅。慕容冲據河東九年，為後秦所滅。若三涼互爭，段業、秃髮傉檀各攻涼而取其四郡，而涼為後秦所滅。北涼又攻南涼，攻秦，為秦敗，秦燕不克。李氏稱西涼，北涼滅之，而自滅於魏。魏繼自立于蜀，為朱齡石所滅。夏赫連勃勃克安定，破後秦，拔晉杏城、上邽、長安，與秦、魏互攻，既而滅秦，卒為吐谷渾所亡。劉裕大舉兵滅南燕，伐秦，克洛陽，入潼關，得長安，滅後秦姚泓，魏人救之，破之河上。魏蓋復起于苻堅敗後，破柔然、衛辰諸部，大敗燕于參合陂，以步騎四十萬擊燕，取并州，拔常山，定鄴，破高車，徇許昌，至彭城，又襲燕而滅之。自晉不能統一高內，懷、愍至此百年之間，而爭亂如麻，死人如草，中國數千年之兵禍，未有若斯之慘劇者也。蓋其分國太多，過于五代及三國，而國祚太短，亂世又長，亦過于五代及三國時也。故分國多則兵禍愈甚，分國少則兵禍稍紓，觀于十六國與三國之別而知之矣。

及南北朝時，魏南攻東陽，取金墉、司、豫。宋到彥之伐魏，取河南。魏復渡河，取虎牢，攻滑臺。檀道濟再伐魏而敗之。楊難當陷漢中，蕭思話破而復之。柳元景破魏，入潼關。宋、魏六十年中三十五戰，若佛狸之至瓜步，咸貨之守盱眙，皆非常之大戰慘劇也。魏與北涼、夏四大戰而滅之，與北燕三戰而滅之，與吐谷渾四戰，勅勅二戰，高車一戰，而盡平西域，與柔然十二戰，其一大戰，則死者三十萬人矣。又宋、魏與楊難當三戰，齊、魏二十四年間十四大戰，梁、魏卅一年間廿五戰，而拿數之大破魏，則全軍數十萬人皆沒淮水矣。東、西魏相持十七年而十大戰，若玉璧、邙山之役，各以數十萬之師大敗沒矣。若爾朱榮之亂，洛陽人盡沒，侯景之攻梁臺城，百萬人盡餓，援兵百萬皆敗，皆極慘之兵禍也。齊、周相持三十八年，大戰凡十而齊滅。若斛律金、韋孝寬之戰皆大戰，若于謹之破江陵，俘虜百萬，江陵為空矣。陳與後梁，三十四年凡四戰，陳、齊凡五戰，陳、周凡五戰，而吳明徹軍十餘萬見擒，與隋一戰而亡。大約南北朝之相持，有類三國，祚久而國少，故其兵禍雖烈，邊民日被鋒鏑，而內地尚少安，不若十六國及五代十國之酷也。嗚呼！晉一失統，而分裂戰爭之禍至于三百年，亦可畏矣。唐失統，安史之亂人民塗炭。于是河北三鎮日尋于兵，衍及天下，垂于百年，名雖藩鎮，實等列國矣。其視今日各直省，而民得安枕，抱孫長子，飽食嬉遊者，其樂苦豈可比哉！

唐末傳，昭之間三十年，藩鎮爭立，遂為列國。歲月互攻，暴骨如莽，凡數千百戰，中國幾墟。即五代五十年間，梁與唐大戰者五，攻岐擊趙襲晉者紛如。唐日事攻梁，克幽，拔德，破河北，大舉大破而滅之。又滅蜀，三敗契丹，既而蜀孟知祥自立，累戰。石敬瑭（瑒）以契丹師入，三大舉而滅唐，遂割燕、雲。晉既自立，楊光遠以契丹人寇，敗之。苻彥卿又大破契丹，而契丹再舉而滅晉，中原塗炭矣。劉知遠自立于晉陽，走契丹。郭威克河中，契丹凡五大攻漢。既而周立，與北漢三大戰，而周大破漢于高平。世宗又取蜀，伐唐大破唐十州而服之，兩大破契丹。而十國之互爭與宋之平各國未及詳焉。生民水火，天下死者戶口過大半，數千年兵禍之久且慘，蓋鮮有如五季者也。

若夫外邦隣兵之禍，則自商周之獯鬻、羅紂已有戰禍，而漢之匈奴，兵爭為烈。高祖有平城、馬邑、代之戰，文帝有蕭關、雲中、上郡之戰，景帝有雁門、上郡之戰。至于漢武，戰禍尤劇。自王恢以三十萬兵邀匈奴于馬邑，霍去病大戰二，破焉支、月氏、祁連，降渾邪王，與衛青各將五萬攻匈奴，而匈奴以八萬降李陵，又八萬圍趙破奴，衛青以四將擊匈奴，取河南，得右賢王，又以十六將出定襄，斬萬餘。昭帝時，田廣明以十六萬騎護（獲）烏孫。王莽時，甄豐以十二將破匈奴。其餘破樓蘭、車師、大宛、烏丸各二，斬郅支，平定氏、羌、先零、朝鮮、閩、甌、粵、越，其大略也。雖為中國斥地，有百

世之功，而兵殺則慘矣。後漢破匈奴者十四，至實降其二十萬衆，遂滅匈奴。破高句麗、烏桓、鮮卑、焉耆三，平定迷唐羌、鐘（鍾）羌、罕羌、燒當羌、當煎羌、沈氏、武陵、象林蠻，其戰禍亦不少矣。南北朝內爭，寡有及遠，柔然之戰，已詳于前。隋破突厥都藍，而三人寇，曾圍煬帝于雁門一月。唐時凡七人寇，李靖統諸軍破之，斥地至大漠。張實相空漠南，又兩擊車鼻可汗擒之，至裴仁（行）儉乃平。西突厥亦兩人，王方翼乃平之。回鶻破突厥，盡得其地，凡三人寇，而張仲武亦三破之。隋煬三徵天下兵百萬伐高麗，大敗，還後百二十萬兵死亡略盡。太宗四以數十萬兵征之，任雅相率三十五軍，亦多死亡，至李世勣拔十七城，乃平之。若侯君集滅高昌，李勣破延陀，郭孝恪破焉耆，程知節、蘇定方再伐沙鉢羅，契丹兩人寇，張守珪大破之，祿山兩敗，又擊之。高仙芝擊大食而敗，王元策襲天竺，執其王，梁建方大破處月、朱耶。薛延陀一人寇，李靖再破而降之。蘇定方、劉仁願兩伐降百濟，鄭仁泰破鐵勒于天山，劉仁軌破新羅，蓋嘉運再破突騎施可汗骨吸，懷義再討默啜，楊思勗平安南。吐蕃二十五次人寇，中間唐休璟六戰，薛訥、王忠嗣、王君奭、崔希逸皆大破之，其後陷七軍三城，入長安，李晟三破之，又陷石堡、銀、麟、夏、安西，降北庭沙陀，韋臯三伐之，大破于雅州。維州降，牛僧孺歸之則屠之。其後克復河湟，取維州，吐蕃與唐俱盛衰。南詔陷雲南、安南、嘉、黎、雅州，攻成都，鮮于仲通十餘萬人死亡幾盡。

宋、遼之始十六大戰，而曹彬歧溝之敗，數十萬人皆沒，太宗幽州之敗亦數十萬人。宋、夏二十一大戰，死亡無數。遼、金十六大戰而滅遼。若金兩陷宋都，俘二帝，搜括子女贖都邑，盡以北，焚北京，逼陷河北至淮北。兀術兩大舉南伐宋，陷淮、泗及南京、臨安、明、越，西陷陝、涇原、鞏、洮，入潼關，張浚大敗于富平，吳玠兩敗金于和尚原。宋諸將復河南，而金復陷之。岳飛再取河南，金又陷之。吳玠、劉錡兩大敗金，兀術又南陷，楊沂中敗之。又破劉錡，金又以百萬兵南下，李寶、劉錡、虞允文大破之。金復攻海州，張子蓋、魏勝又大敗之。張浚大敗于符離，韓侂胄伐金而州郡皆陷。金復數道人，趙方、孟宗政、扈再興、李全數敗之。蒙古陷蜀口諸郡，趙葵、趙範兵潰于汴。蒙古陷荆、蜀，孟珙敗之。蒙古四大舉伐宋，襄、樊大戰累年，江、淮全陷，遂入臨安，爭于閩廣而宋亡，屠戮之慘，不可思議。遼三伐高麗，兩大破敗；一伐回鶻，兩伐夏。金之起而滅遼，十四年間，大敗于混同，再取黃龍及東京，繼破上京、大京，遂入中京，追遼主于雲中，破夏人之救師，遂滅，兵禍既慘急矣。及元之滅金也，鐵木真始破西京，大掠諸州，已而圍燕京，拔河北、河東，取遼西，克潼關，分兵滅夏及高麗暨西域，凡十三年。既西圍汴，蔡而滅金，屠戮無算，兵禍之烈又過于金、遼時矣。明之逐蒙古，雖

乘擴廓、李思齊之內爭，一舉而以三十萬兵滅之。然大戰尚十四，與魏祖大戰者六，邱福既敗沒，于是而成祖亦親征焉。又親征阿魯台二，烏梁海一，朱勇又擊烏梁海，書大破衛拉特。而英宗敗于土木而見獲，也先犯京及寧夏。王驥一擊思機發，奄達內犯五，土魯番、青海、朵顏犯塞二，察克圖、錫林阿、蘇巴爾、噶綽哈、土默特、伊勒敏、達春皆內犯。而張輔滅安伯黎利自立，毛伯溫再討之而諸軍盡沒。若國朝之起，滅科爾沁等四十餘國而人關，自西平堡、大凌河、旅順、廣寧大戰人上方堡、宜府，下朝鮮，人畿南、山東，大戰松山、薊州，乃定中國。

泰西兵禍尤劇。自埃及、巴比倫、西里亞、腓尼基、希臘各國相爭互攻，時戰時和，西與我春秋同，今不詳及。惟波斯大流耳以海陸軍數十萬攻希臘，為希所敗，而斯巴達屢攻之，至陷其都，竭其食。而馬基頓王取希臘、埃及、波斯及亞細亞各國，戰禍慘烈。若羅馬之立國，初為賴利伊貝羅及卡魯達鄂、博哀尼兩大戰，大破馬基頓及西里亞，既而滅馬基頓及卡魯達鄂，焚博哀尼數百年強霸繁盛之大都，奴其人民，與項羽之坑焚咸陽無異焉，于是平定各國，奴其人民。時黑海之邦都國殘意大利人八萬，盡服希臘各國。而羅馬大將蘇拉破之，盡復各地，且滅邦都及阿卑尼亞，于是服猶太，破安息，滅埃及。

波斯自戴羅斯之起，滅伊倫、米順、阿卑尼亞、高加索、利典、巴比魯尼、安息、大夏八大國，又渡歐洲，服脫拉喀，與希臘大戰，而滅于馬基頓。當東漢時復興，與羅馬并大。羅馬嘗大破之，陷其都，幾滅之，而全軍潰亡，凡數百年，和戰無已。羅馬丟革利典帝時，分王國內，即成大亂。夫羅馬立國七百年，國內安寧，皆一統之故。及其解紐，蒙古之富恩人南牧，日耳曼種人避而南侵，于是四分五裂，國爭慘酷，有若五胡亂華，亦同時焉。其後羅馬、波斯、突厥、噶嚨交爭，互相疲弊。而摩訶末起，滅西里亞、埃及、東滅波斯、印度，西滅西班牙、西哥德，破君士但丁，于是與羅馬並峙，累戰千年。

日耳曼既南立帝國，與教王互爭，諸侯爭權，日尋征伐。英、法並戰，于是有百年戰爭之大禍。英嘗一虜法王，再大曠法，得法疆大半，亦為法勝而復之。時蒙古驟興，滅回鶻、遼、夏及金。以兵滅波斯，焚其都城，死者百萬。北攻俄各屬，人匈牙利而焚之，破波蘭而規德意志，平俄羅斯而建欽察，又破印度北部及小亞細亞、埃及、俱藍、馬八等國，其裔孫帖木兒，先定察哈台國，時俄破欽察，帖木兒乃攻陷俄木斯寇都，又以兵四十萬滅欽察，破德意志、波蘭、俄羅斯、脫發之聯軍，恣其焚掠。滅北印度，破突厥而虜其帝。突厥避蒙古，入小亞細亞，滅西爾皮亞大國及不里阿利亞國、阿巴尼保司國，大破各國聯軍，并馬基頓、希臘，侵匈牙利，大破德、法聯軍十餘萬之聯軍，後與帖木兒大戰被虜。破君士但丁，滅東羅馬，割波蘭，服剌倫。陷意大利之惡脫朗拖，盡屠其民，其慘甚矣。

俄之再興，服喀利尼及諾弗哥羅，滅欽察，併利脫發而瑞典，破封建而變兵制，侵略各國。意以分爲五國之故，德、法、西班牙及教王共爭之，凡兩人意，五動聯軍，爲二十年大戰焉。其後西班牙與法爭雄，西王加羅法王而割其地，又大破法、英、意及教皇之聯軍，陷羅馬都，抄掠殺虜，無不至。又伐突尼斯，時突厥驟強，服西里亞、埃及、巴勒士登，雖大敗于波斯，而破匈牙利，殺其王路易，又圍維也，西班牙王加羅率全歐聯軍破之。突厥復攻奧，法又聯突厥與加羅戰，而加羅聯英敵之，相拒累年。又與日耳曼各國大戰，又與葡大略南洋、印度、關南、北美洲，大戰法人，大戰突厥。于是德、荷、英、法合拒西班牙，荷蘭亦拒西而獨立。且以新舊教之爭，西、法、英、德法爲百戰，死人千萬，日耳曼各國爲三十年大戰，人口大耗，都邑零落，土地荒蕪。荷、瑞因此自立，各邦漸圖自立，葡、牙亦叛西班牙自立，大破西軍。先是法攻荷，英人助荷，兩破法，又大破西、奧、突、英，又與德聯軍大敗法。瑞典之興也，大破丹麥、俄羅斯及波蘭。其後俄大彼得得瑞典，又破波斯、突厥、波蘭。近百餘年，奧女王結婚俄、法、英與奧大將（戰），號七年之役。

及拿破侖起，三年間破意大利，併威尼士國，侵奧而再破之，虜教王，平埃及，攻西里亞。雖海軍爲英將納利孫所破，又與英、奧、俄、突、那坡利五聯軍戰。及爲帝，破奧、俄之聯軍，取那坡利，覆巴素非，滅西班牙、葡萄牙，與英大戰，大破奧而割其地，且併荷蘭。復以五十五萬人攻俄，死者二十萬。各國皆反擊法軍而復立其後，法軍于滑鐵盧而流棄破命，兵禍乃止，故夫亞歷山大、拿破、摩訶末、成吉斯、拿破侖者，古今命世之雄主，而殺人如麻，實莫大之民賊也。

近年俄大舉攻突，英、法大戰俄而救之。意各國內攻，遂圖統一聯法破奧，戰禍十一年而後成。其後奧、普聯擊丹麥，大破之。普、奧各以三十萬人大戰，普大破奧，而奧又以八萬人大破意。德兵八十五萬破法兵三十二萬于師丹，焚其全城，圍巴黎百日。俄復攻突，大戰三年。統歐洲自羅馬以還，大戰八百餘，小戰勿論，其膏塗原野，慘狀何可言耶！

印度自古日王、月王相爭千載，戰雲已慘。其後日王併吞爲一，後復分立而阿育王統一之，敗割于馬基頓王。至漢時，色迦膩王統一之，皆經無量大戰而後定。各國復分立互攻，而回教得全破滅之，所過屠戮，殺人無算，焚毀寺廟城邑不可紀極。帖木兒復入陷北印度，復拒于印人，而五世孫婆伯兒復滅全印。及近世英、法交爭之，印人背蒙古而各立，凡二百餘國，自相剪伐，遂爲英滅。印人二十六萬兵，一夜起而盡屠英人。血戰兩年，死人二千萬，卒爲英有，其戰禍至烈矣。

凡此皆就文明之國言之，兵禍之慘劇已如此矣。若夫非洲、無來由諸蠻，南、北美諸土番無文字可

考者，其戰禍之劇，更不待言，觀亞齊之人見異族人即殺，又可以推矣。有國競爭，勢必至此。故夫有國者，人道團體之始，必不得已，而于生人之害，未有宏巨碩大若斯之甚者也。愈文明則戰禍愈烈。蓋古之爭殺以刃，一人僅殺一人，今之爭殺以火以毒，故師丹數十萬人可一夕而全焚。嗚呼噫嘻，痛哉，慘哉，國界之立也！（直接下篇）

一全地紀元當用大同，授時作曆必有所起，此萬國所不能易者也。而大地之生茫茫百千萬歲，曠能定其所起哉，故皆託于所尊以爲起點。太古無曆也，則無所起。亂世尚勇，則君主爲尊而可託，升平世尚教，則教主爲尊而可託，此大地之通例也。春秋至漢初諸侯在其國內各自紀元，此如今之安南、暹羅自行紀元耳。漢武後，大削諸侯之紀元，遂至于今，惟帝者乃得紀元焉。蓋孔子立大義曰：「大一統」。故《春秋》釋元之義曰：「惟王者然後能改元」。漢後尊尚《春秋》，蓋行孔子之制也。然孔子所稱之王，必天下歸往乃謂之王，又曰通天地人三才之謂王。然則此王者非尋常強力霸國之霸者，乃爲教主之聖人也。如佛、回、耶教之以教主紀年，而耶教紀元今尤大行焉。夫古今紀元之託始，本隨意可截定，古曆皆託始黃帝而授時曆，則自其作時截斷爲始，況于紀元乎，但求去紛紜之亂，求統一之易記而已，故以首長、君侯紀元不如以帝者。然帝者古今尚多，不如以教主之尤寡簡而易行也，故孔子之云惟王者乃可紀元，善矣。然教主尚多，孔、佛、耶、回諸大教，固（以下空白。上段原稿在此，按內容似應在一三六頁後。）

夫以有國對立，兵爭之慘如此，人民之塗炭如彼，此其最彰明較著者矣。若夫竭民力以養兵，糜費無量，驅人民以爲兵，失業無量。雖有仁人義士，不得不各私其國，故其心志識見議論皆爲國所限，以爭地殺人爲合于大義，以滅國屠人爲有大功，勒鼎刻碑，鑄像作史，大號于天下後世以自誇炫，不知其爲屠伯民賊也。養成爭心，養成私心，于是褊狹殘忍之論視爲宜然，實如猛獸之相噬，強盜之劫掠耳。積成爲義，則其烈禍中于人性，根種相傳，展轉無已，故其爭殺之性亦無已，是則世界有國人類終不能遠猛獸強盜之心。而欲人性止于至善，人道至于太平，其道相反，猶欲南轅而北其轍也。古之仁人哀之，亦多爲弭兵之論，蓋自宋子罕、晉趙武、楚屈建已創行之，而希臘各國亦嘗舉行。近者弭兵之會日盛，其餘各國，凡訂和約者皆本弭兵之義。然而國界未除，強弱大小相錯，而欲謀弭兵，是令虎狼食齋茹素也，必不可得矣。故欲安民者非弭兵不可，欲弭兵者非去國不可。是故國者，在亂世爲不得已而自保之術，在平世爲最爭殺大害之道也。而古今人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若人道不可少者，此大謬也。今將欲救生民之慘禍，致太平之樂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國界去國義始矣，此仁人君子所當日夜焦心弊舌以圖之者也，除破國界外，更無救民之義矣。

雖然，國者人民團體之最高級也，自天帝外，其上無有法律制之也，各國私益，非公法所可抑，非虛義所能動也，其強大國之侵吞小邦，弱肉強食，勢之自然，非公理所能及也。然則雖有仁人，欲弭兵而人民安樂，欲去國而天下為公，必不可得之數也。

然則欲弭兵而去國，天下為一，大地大同，豈非仁人結想之虛願哉？然觀今之勢，雖國義不能驟去，兵爭不能遽弭，而以公理言之，人心觀之，大勢所趨，將來所至，有必訖于大同而後已者，但需以年歲，行以曲折耳。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蓮花世界，列子之懸瓶山，達爾文之烏託邦，蓋為實境而非空想焉。

一、世界進化，自分而合，乃勢之自然。故自黃帝、堯、舜時為萬國，至湯三千國，武王一千八百國，春秋則二百餘國，戰國為七國，秦則一統矣，凡二千年。印度之先，亦諸國並立三千年而統于一于阿育大王。歐洲之先亦諸國並立二千年而統于一于羅馬。蓋分并之勢乃淘汰之自然，其強大之并吞，弱小之滅亡，亦適以為大同之先驅耳。

一、民權進化自下而上，亦理之自然。故美國一立法之大革命累起而各國隨之，于是立憲通行，共和大起，均產說出，工黨日興。夫國有君權，自各私而難合，若但為民權，則聯合亦易。蓋民但自求利益，則仁人倡大同之樂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勢既倡，人皆越之如水流之就下。故民權之起，憲法之興，合羣均產之說，皆為大同之先聲也。

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會倡之，次以聯盟國締之，繼以公議會導之，次第以赴，蓋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

夫聯合邦國之體有三：有各國平等聯盟之體，有各聯邦自行內治而大政府之體，有削除邦國之號域，各建自由州郡而統于一于公政府之體。凡此三體，皆因時勢之自然以為推遷，而不能一時強合者也。

各國平等聯盟者，如春秋之晉、楚，權力相等，訂盟弭兵，而諸小國從之；若希臘各國之盟，近世歐洲維也納後諸約及俄、法之同盟，德、奧、意之同盟是也。是其政體並無中央政府，主權各在其國，但遣使訂約，以約章為範圍，即今者在荷蘭萬國弭兵之會是也。凡此聯盟之約，主權既各在其國，既各有其私利，並無一強有力者制之，忽忽忽忽，今日弭兵而明日開釁，最不可恃者也。然既各國並立，無一

大力以制之，則謀弭各國之兵爭，亦必自平等聯盟立公議會之制始矣，此聯合據亂世之制也。

各聯邦自理內治而大政府之體，若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齊桓、晉文，今之德國是

也。然桓、文之霸權，體未堅固，若三代之與德國，則統一之體甚堅固矣。但三代及德國皆有帝王，雖治體不同，而皆以強力為之。如德國聯邦治體，雖並許各國舉議員，而普魯士得占十七人，其餘大國，若巴威略則舉六人，薩遜瓦敦堡則舉四人，黑雪巴敦則舉三人，滅克林布林休則舉二人，其餘十七國及自主市府各舉一人。而普魯士相為德意志大宰相，遂有大權，其餘海陸軍、郵政、鐵道皆歸德意志帝國統之，則大政府極有權力，但不及內治耳。聯合之後，公議會積有權力，則設公政府，立各國之上，雖不干預各國內治，而有公兵公律以彈壓各國，則亦類于德國聯邦之制矣，但皆出公舉，無帝王耳，此聯合升平世之制也。

削除邦國號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統于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國、瑞士之制是也。公政府既立，國界日除，君名日去。漸而大地合一，諸國改為州郡，而統于全地公政府，由公民公舉議員及行政官以統之，各地設小政府，略如美、瑞。于是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此聯合太平世也。

然聯邦之事甚難，欲于聯邦中設一中央政府以統之，尤難。觀美國諸州聯合之始，而虬其亞州不允。況強大之國無事迫之，尤難聯合。此國情難一者一也。

自其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三州皆與盟，創成一聯合政府，是時內政聽其獨立自治，開戰、講和、通商諸大事，凡關於公共安利物者，皆聯合政府主之。然聯合政府不能直轄國民也，然苟非迫于背英之勢情不得不合一，若今各國並立，誰肯別開聯合之大政府以轄治之。此公政府難開，其難二也。

又聯合政府已成而能使具有權力，諸國受其範圍，基址堅固，人心不致散，據其事尤難。蓋諸國各自具完全無限之權力，斷不肯受人之範圍。而國勢私情各有所利，大國利于開拓土地，商國喜于獨占利權，皆萬萬不肯受制于中央政府者。如美國初立聯合政府定憲法之時，諸州尚多梗議，難于施行。其難三也。

又國之大小不同，大國既自恃其廣土眾民不肯俯同于小國，小國亦以各有自主自立不能少屈于大國，則選派議員之多寡，受用權利之同否，皆難一律。如美國創議聯合政府之先，大州、小州爭論難定。其難四也。

及議員既定，而法例所草定尚非一二議員允許所能行，又還聽其各國立法院所公議，人多論難，益難聽從而畫一。如美國議院法例之初立，各州多不願從。彌兒敦、佛郎克作報，以十餘年之力極論聯合之義，人心大感，再歷兩年次第然後僅成，然苟非有拒英之故亦必不能成。諸州且然，何況萬國。其難

五也。

又聯合政府雖結合堅固，行之數十年，而各國苟有利害不同，即復決裂。如美之以放奴一事，南、北美大動兵戈，死人如麻。苟非北美之得勝，則分國久矣。合州且然，何況合國，其利害之各殊尤為浩大。其難六也。

夫當今各國，平等對立，而欲驟期至美國之界，固萬無可得之勢，不待言也。蓋美者，削去邦國而盡為自主州郡。聯合已成之太平世也，不可以一蹶幾也，未能至升平德國聯邦之勢，而何望如美之削盡邦國乎？自冬寒徂夏暑者，必經春之溫和乃能至焉，自平原以至山巔，必經山麓之繁曠乃能登焉。蓋今者大勢，必自聯合強兵，立公議會而後可積漸至焉。

聯合之始，萬國巡行聯合乎，抑各為小聯合而後大聯合乎？必自小聯合始矣。小聯合之體，其始兩三國力量同等，利害同關之邦聯之，于是全地大國成一數聯盟國之體以相持。今日國事，利害至明，權在公民，非若古者戰國時之權在君相得以聽一二人之言議，因一二人之利害而散其縱也。故均力均勢，相持相等，實無可以一國而為混一之勢。即強大如俄，專制猛進，而民義既明，百年內，不為民主共和，亦必成君民立憲之體矣。

既改民權之政體，則併吞之勢自不能猛矣。且即向者俄之攻突厥，先則英、法二國合縱拒之，後則英、法、德、奧、意五國合兵拒之，俄即不能得志矣，豈復慮有秦吞六國，一統天下之事乎！同體、同力之聯盟國既成，則亦有同洲、同教、同種之大聯盟繼之，若美國之謂美洲，當美人自理之，不許他洲人干預是也。然則歐、亞人衆國強，或干預之，則美洲各國本皆共和，必合為一大聯邦，設一公政府，是成一半球合國之勢矣。美洲既合，其勢莫強，則歐洲、亞洲或亦為聯邦法以抵禦之，如此則又半球之合縱成矣。澳洲于時必成大國，非強英所能遙統，則亦如美例別自獨立，或亦附從美洲新國而為聯邦矣。夫以半球衆國之聯合，其規模體制，與大地大同無異，但尚有兩半球對待之體耳。夫既能半球相合，亦何難于全球相合乎！故今百年之中，諸弱小國必盡夷滅，諸君主專制體必盡掃除，共和立憲必將盡行，民黨平權必將大熾。文明之國民皆智，劣下之民種漸微。自爾之後，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其必赴于全地大同、天下太平者，如水之赴壑，莫可遏抑者矣。

百年中弱小之必滅者，亞洲之阿富汗、高麗、暹羅是也。若半主之埃及、布丹、廓爾喀不具論矣。波斯、突厥二國存乎亡乎原難推測，然以回國守教之堅，今數十年交通不能少變，則後此百年之難變可決也。後此百年，各國之強勢漸衰磅礪而迫人之，其必不能保全矣。印度守舊亦堅，為英所制，今百年不

能復起，則後此百年可推矣。然則亞洲之國，惟中國與日本存耳。南美各國別為宗教，治法未具，遠倡共和，必為歐亞藉口所侵入，然美人必力拒之，此必為大激刺乎！南美為人所侵，必合為一大國而都于巴西，或合為一大聯邦而統于北美也。

俄羅斯帝之為萬國平和會實為大地各大國聯交之始，但不過各國遣使議事，其主權仍在各國，不過如美國十三州之初議，未有公立之政府以主持之也。然近數十年來，弭兵之說日倡。雖霸國義，風潮澎湃，然天運人心所趨，其實亦不過為弱小將併于衆大之地，以便合一為大同之先驅耳。將來僅餘數大之鼎峙。然交通日繁，故郵政、電線、商標、書版，各國久已聯通，特許專賣博士各學同位之類，皆各國合一，歐、美先倡，日本從之。近金錢貨幣，各國亦日謀通用之法。亞洲中國亦事事從同，中小之國波斯、突厥、暹羅亦日擬變而人萬國交通之會，禮律幾于漸一矣。弱小既盡，數大鼎峙，則兵力愈堅厚以相持，力愈相持，莫敢先發，蓋恐一旦敗失，則國勢可危。故近年歐洲諸大數十年未嘗相見以兵，其出于平和之公議以圖各自相保，勢之必然也。平和之議既熟，交通既多，交涉尤繁，則簿物細故易于失和，或有舉無禮者亦足以啓釁。然近者民權既盛，咸畏兵戎，非如君主專制，得以好大喜功，假事生風逞其雄心也，故凡兩國失和，多請鄰邦公判。至是，立國日少，鄰邦各有交誼，未必盡公，而大地合一，萬國公院之學說日盛。在各大國，利害相等，亦難占獨一之利權，在各政府，君主無權，亦難發混一之異想，人無他望，惟思大同。公議會會議既多，人心大變，日思統一，于是時必議設一大地公議政府矣。有大地公議政府乎，則大地大同之時期至矣，大地太平之運會開矣，諸國之爭漸弭矣，人生之安樂漸可無憾矣。雖進化有序，會合之始基未固，不能無變，然始基既立，條理漸密，大利日見，基址日堅，則數百年中必可見大同之實效矣。

一、各國力量同等，體制自同等，則聯邦政府之體，自當如美不如德也。以不設統領，但設議員也，故不可謂之公政府，但謂公議政府。且各國主權甚大，公政府不過為遣使常駐常議之體，並不能如美也，地隔甚遠，又不如瑞士也。然與瑞為近。

一、公議政府執政議事者，其始必從各國選派，或每國一人，或每國數人，或視國之大小為派人之多少如德制。然恐大國益強，此制或未能行也，此為第二三等國言也。

一、各國主權甚大，公政府不能設統領，並不能立總理，但立議長，于派遣各員中公舉為之，公舉之人以舉者多數充選，如聯軍之有統帥也。然議長並無權，不過處衆人之中，凡兩議人相等者，為多一人之數以決所從耳。自爾之後，公政府體裁堅定，皆不立大統領，不獨不立君主已也。孔子曰：「見羣

龍無首，吉。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第二十、公議政府之都會當擇全地各國水陸通中之地，當以崑崙之頂巔為宜。蓋全地人民土地以東半球為多，東半球又以北半球為多，東半球適中之地莫如崑崙之巔嶺及西藏矣。崑崙為大地發展最先，占地最高，雖大雪盈山而終年氣候實非極冷，允宜為全地公政府之地也。若以歐洲為乘強所聚，去美不遠，而地中海又為地之特質，則意大利羅馬故都，襟海而居，地當溫帶，氣候和平，水陸易通或亦可也。然此為意大利之都，不能割為公地，則擇地中海溫帶之一大島為之。先或東西兩球之中擇地為之，如古巴、檀香山之大島，地當溫帶，氣候和平亦可也。割為公政府之都會如美之華盛頓府之例。公政府都會既定，此後全地各國經線皆不得各用，其國都起點宜從公政府都會為起點。

公議政府當各國主權甚大之時，則專議全地交通同一之大綱，其餘政事皆聽本國之自主，略如德國之各邦。

第三、萬國交通同一之議，如關稅之出入，當漸求其平，以便商務。

第四、各國度量衡之名稱、長短、大小、輕重當力求畫一，以免參差而煩計算以損人腦。

第五、各國語言文字，當力求新法，務令畫一，以便交通，以免全世界無量學者兼學無用之各國語言文字，費歲月而損腦筋。若定為一，其增人有用之年歲，公益之學問，其益無窮。夫語言文字出于人為，體體皆可，但取易簡，便于交通者足矣，非如數學、律學、哲學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須也，故以刪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為要義。但各國既並立未除，則各國教育，當存其本國語言文字，以教其愛國心以為立國之根本。一時慮未能廢去也，但當定一萬國通行之語言文字，令全地各國人人皆學此一種以為交通，則人人但學本國語言文字及全地通行語言文字二種而已，可省無限之歲月，養無限之腦力，以從事于其他有用之學矣，所謂不作無益書有益也。且移無用之歲年為有用之歲年，移空費之腦力為實益之腦力，合世界人計之，其餘勝年月腦力，巧曆不能算其數，以為非常之學思，創非常之器藝，其文明進化之急，豈可量哉！及國界已除，種界已除後，乃併本國、本種之語言而並捨之，其文字則但留為博古者之用，如今之希臘、拉丁文及古文篆隸、印之霸厘及山士詰烈可也。

第四、議各國內地聽人民互相雜居，皆許享公民權利，備議員選舉。

第一、議定各國公律，凡國與國、各國人民與各國人民交涉之事，因今萬國公法而確定之。務求精詳一以公平為宗旨，隨時提議由各國認可施行全地。

第二、各國有交涉之爭，則按公法而判決之，議員公議從其多數，既公議定後各國不得不從。

第六、各國有不公平不文明之舉動，公議院得移書責之，令其更改。

第七、各國有大破壞文明及破壞公共之安樂，背萬國之公法者，公議院得以公調合各國之兵彈禁之，若仍不從，則得攻伐其國土，改易其政府。

第八、公議院有預算之資費，當由各國分力供給，各國當依歲定之，供給撥給之。

第九、公政府既有公地，其人民來住公地者，許脫其國籍，准其為世界公政府之人民。

第十、各小國有願投歸公政府保護者，其土地人民皆歸公政府派人立小政府以統之。

第十一、各國脫離之地，皆歸公政府派人整理。

第十二、大地之海，除各國三十里海界外，皆歸公政府整理，其海作為公政府之地。凡未開之島皆為公地，居者即為公民。其漁于海及舟之自此指彼經過公海者，皆納稅焉。

第十四、各國所舉公議員每歲一易，惟不得稱大臣，以其來公政府時即脫本國之管轄。蓋雖為某國之人，為某國所遣而實圖全世界之公益，與國會議員之被舉于其鄉而不受其鄉之責任同也。（此義于君主國暫未能行，惟民主國既多，行之漸衆則必行之。）

第十五、各國公議員可留在公地為公民，或復其本國，皆聽其自由。

第十六、海既為公地，公政府得為海軍兵艦分巡各國，以備彈壓各國戰爭。若有敢迎拒者，即為與全地萬國作公敵也，公政府得破其國取其地以為公地，取其民以為公人。其海艦、海軍之數，隨時議增。

第十七、公政府以弭各國兵爭為第一宗旨，各國現有兵數、軍械及械廠、戰艦，皆應報告公政府。

除其國必應自保外，有議增者，公議政府得干預之，太多者得禁止之，並歲減兵之法。其兩國交界，彼此重兵嚴防者，公政府既有公地公民，當練公兵代為鎮守兩界之間，以免兩國之疑爭防嚴，則兵數可以日減矣。

第十八、各國屬地自治之區有願投歸公政府者，即作為公地，歸公政府派小政府統轄。

第十九、公地之民，不論何種何國，一律平等。

若能立公議政府，行各法，不及百年，各國聯邦必成，各國聯邦法必固，各國損人利己之心必滅，各國凌奪人以自利之事必少。以公地既立，公民日多，投歸公政府之自治地必無數。各大國勢必日分日弱，各國民權團體必更熾，各國政府主權必漸削，如德國聯邦，各國公議政府必漸成中央集權，如華盛頓。各國雖有世襲君主，亦必如德之聯邦各國，各國之共和政體，則如美國諸州、瑞士諸鄉，雖有強

大之國不能為亂，不能吞併。至于是時，則全地公政府之大勢成矣，全地大同政府之基礎固矣，大同公政府之大權行矣。

公政府擬行之大綱如左

第一、歲減各國之兵，每歲必令各國同等，減之又減，以至於無。計每年國減一萬，不及數十年，可使各國無兵矣。夫各國並爭，兵稅之費最重，若能去兵，其利有六：一、移萬國之兵費，以為公衆興學，醫疾，養老，恤貧，開山林，修道路，造海艦，創文明之利器，資生民之樂事，其利益豈可計哉！二、既減兵費，可輕減各稅，又可省全世界人民之負擔，其仁無量。三、全世界數千萬之兵，移而講士農工商之業，其增長世界之利益不可窮議。四、全世界人不須為兵，可無陣亡死傷，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慘，全地球皆為極樂世界，無戰場可弔矣。五、全世界人無戰爭之慘，無兵燹之禍，不知干戈槍砲為何物，不知屠焚凶疫流離之苦，其保全全地之人命不可以數量，保全全世界之事業器物不可以數量。六、全世界槍砲軍械廢而無用，移其殺人之工而作文明之器，移其殺人之料以為有益世界之料，其大仁大益又無量。古今第一仁義慈悲之政未有比于是者，必如是乃可為濟世安民也。

第二、各國之兵既漸廢盡，公兵亦可漸汰，及于無國，然後罷兵。

第三、各國君主經立意既久，大權盡削，不過一安富尊榮之人而已。其皇帝、王后等爵號雖為世襲，改其名稱曰尊者或曰大長可也。或待其有過而削之，或無嗣而廢之，無不可也。且至此時，平等之義大明，人人視帝王君主等名號為太古武夫屠伯強梁之別稱，皆自厭之惡之，亦不願有此稱號矣。

第四、禁「國」之文字，改之為「州」或為「界」可矣。蓋大地自太古以來，有生人而即有聚落，有聚落而漸成部衆，積部衆而成國土，合小國而成一統之新國。蓋有部落邦國之名立，即戰爭殺人之禍慘。而積久相承，人人以為固然，言必曰家國天下，以為世界內外之公理不能無者，陳大義則必曰愛國，故自私自其國而攻人之國以為武者，在據亂世之時，地球未一，為保種族之故，誠不得不然，然一有「國」之文，其賊害莫大，令人永有爭心而不和，永有私心而不公。故「國」之文義不刪除淨盡之，則人之爭根、殺根、私根無從去而性無由至于善也。昔者大地未能統一，分邦各立，各私其國，實者不免，固時勢之無可如何。至于公政府之時，天下統一，天下為公，何可復存此數萬年至慘、至毒、至私之物如「國」字者哉！便當永永刪除，無令後人識此惡毒「國」字「區」義于性中，則人道爭殺殺域之根永拔矣。

第五、分大地為十州：歐羅巴自為一州，中國及日本、高麗、安南、暹羅為一州，曰東亞州，南洋羣島、西伯利部為一州，曰北亞州，裏海東印度、緬甸為一州，曰中亞州，裏海西俾路芝、愛烏汗、波

斯、阿刺伯、西土耳其為一州，曰西亞州，南、北、中美各為一州，澳洲自為一州，阿非利加南北為二州，共十州。每州置一監政府焉，令其州內各舊國公舉人充之，若國已滅盡，不立監政府亦可矣。

第六、每舊大國，因其地方形便自治之體折為數十小國，每國因其地方自治之體而成一小政府焉，皆去其國名，號曰某界。每州大概百數十界。

第七、以大地圓球剖分南北赤道，南北各五十度，共為百度，東西亦百度，每度之中分為十分，實方百分，每分之中分為十里，實方百里，每度、每分、每里皆樹其界，繪其圖，影其像。凡生人皆稱爲某度人，著其籍可也。即以里數下引爲量，每里之中分為十量，十量之中分為十引，每引之中分為十丈，每丈之中分為十尺，每尺之中分為十寸。古衡容皆以寸金之輕重大小起算，全地共為一萬方度，一兆方分，一垓方里，一壤方量，一瀾方寸，一載方丈，一恒方尺，一沙方寸。每度約將倍今度之二。一切稱謂界限之主，皆以度爲差。若大地人滿時，既無分國之爭，亦無陰陽之別，各自治政府即以度爲主。

第八、全世界紀元皆以大同紀年，不得以教主及君主各私自紀年，以歸統一。其前時皆以大同前某年逆數之。

第九、全地度量衡皆同，不得有異制異名。

第十、全地語言文字皆同，不得有異言異文。考各地語言之法，當製一地球萬音室。製百丈之室，爲圓形，以像地球，懸之于空，每度十丈舉地球原產人于其中。每度數人，有音異者則舉置之，無所異者則一人可矣。既合全地之人，不論文野，使通音韻言語之哲學士合而考之，擇其舌本最輕清圓轉簡易者製以爲音，又擇大地高下清濁最易通者製爲字母。凡物有實質者，各因原質之分合，因以作文字，其無質者，因平舊名。擇大地各國名之最簡如中國者採之，附以音母，以成語言文字，則人用力少而所得多矣。計語言之簡，中國一物一名，一名一字，一字一音。印度、歐洲一物數名，一名數字，一字數音。故文字語言之簡，中國過于印度、歐、美數倍，故同書一札，中國速于歐、美、印度數倍，若以執事談言算之，中國人壽亦增于印度、歐、美數倍矣。惟中國于新出名物尚有未備者，當採歐、美新名補之。惟歐美母音極清，與中國北京相近。夫欲製語言，必取極清高者，乃宜于唱歌協樂，乃足以美清聽而養神魂。大概制音者，從四五十度之間廣取多音爲字母，則至清高矣，附以中國之名物而以字母取音，以簡易之新文寫之，則至簡速矣。夫歐近地故音濁，禽近空故音清，今近赤道之人音濁近歐，近冰海之人音清轉如鳥，故制音者當取法于四五十度也。制語言文字既定，寫以爲書，頒之學堂，則數十年

後，全地皆爲新語言文字矣。其各國舊文字，存之博物院中，備好古者之考求可也。

第十二、全地數目皆用十進之數，自一至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極。其天地之度數，月、日、時之紀數，權、衡、度、量、貨幣之用數，凡一切萬物之數，皆以十數行之，以取簡便易通。若舊法之以十二宮三百六十度爲測天，十二月十二時六十分六十分秒以紀時。又若鐘表之以二十四時紀日，二十四銖十六斤（兩）之爲兩（斤），三十斤之爲鈞，百二斤之爲石，英國十二寸之爲尺，二十喜林之爲鎊，二十四時之爲日，印度以四進數，尤爲遲難，于腦有損。皆宜去之，以歸十數之簡易畫一也。

第十三、定曆皆以地爲法。吾人皆生于地上，所見皆自地始，所受用皆因于地。故大地古今萬國，皆有歲月日時之紀，以授事而記時。故晝夜以爲一日，歷三十日之晦朔以爲一月，歷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以爲一歲，此萬國所同也。蓋地爲日熱質之分點，自離日而行，即有熱力拒日，自爲動轉。自地中溫熱帶之人視之，向日而受其光則爲晝，背日而無光則爲夜。雖南、北冰海之人，半年全向日，半年全背日，無晝夜之別，而人居溫熱帶爲多，故從多數，以地爲有晝夜，凡一晝一夜之間則地經自轉一次。古之人不知地轉，以爲日之繞地也，故名爲日。今既知地轉，則不可名爲日，宜正其名爲轉也。以熱力之故，地自雖有拒力以自轉，而爲日所吸，仍繞日以行，自轉至三百六十五次，又大概經四分轉之一之時，足繞日一周矣。然地爲動物，既爲大日所吸，又爲他星所牽，實無必定之時期，所云四分轉之一之時期，自有盈縮也。而古之測候家，見星之一周則以地之自轉之數妄以測天，名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矣。既以度數推天地，則高于有定，于是時，不知地轉繞日，而以爲日星轉繞地，遂以有定之數號爲三百六十五日之四分度之一爲周天之一歲矣。夫以地繞日之數，而附于地自轉之定數，此必不能兩合者也。而紀時者不能不出于有定，此不得不然者也。于是零餘無所歸，不得不立閏以整齊之矣，雖閏月閏日不同，而以人事補天以得整齊之定數，乃不得已之法。故四分度之一，積四年則合成一日之數，故積四年可閏爲一轉，常年爲三百六十五轉，當四年之閏爲三百六十六轉也。三百六十五度之一爲一歲，大地萬國之曆所同者。蓋地自轉三百六十五次，又當略轉四之一，而地繞日一周。古人不知，以爲諸星繞天，故名曰歲，又北方以禾歲一熟，故假名曰年，實皆非也。宜因地繞日一周之實，名之曰周。十歲則曰十周，百歲則曰百周，推之千萬億兆無量數年，皆以周紀之爲宜。

一全地立朔，當在春分而改正。則孔子有三正：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皆可，而以建寅爲正。若今歐美則皆用周正建子，日本從之，俄則用商正建丑。其餘暹羅、（建）馬達加斯加建九月，緬甸建四

月，回教、印度建五月，波斯建八月，秦、漢建十月，唐代宗時書建四月，全地各國處處不同。夫論周期之算，地球繞日本自圓周，則無日不可起元。古者曆元多起冬至，今歐美亦同。蓋北半球人因日影至短之故，天寒易測，故就此起算，然今澳洲、南美既通，則以北半球冬至爲夏至矣，然以二至起元亦無不可。且二至者，地當高冲卑冲之極點。地爲動質，又爲日及諸星所吸，高下本自不等，冲無定位，非巧曆所能測算。夫以無定之冲而欲以有定之算推之，其必不準不待言也，以不能決定準數之時而妄定之，雖相去不遠而實已大誤矣。故用二至無定之冲，不如用二分有定之平也。

春秋分，同處地平，本無少異，以爲朔元，無所不可。惟以全地論之，處北半球者居十分之太半，決定論者皆從多數，則宜以北半球爲主。北半球當春分之時，百花爛熳，草木萌生，水源溢盛，而河冰解凍，氣象維新，生機盎溢，自經冬冷收藏之後，于種植既得時宜，于作事便于謀始。若秋分則草木黃落，水源復涸，氣象淒慘，生意蕭條，又上承夏熱，生物方盛，于種植及作事，皆不能截然分爲兩歲。故大地文明之國，皆用三正，皆在凍時，乃時地自然之勢也。兩相比較，故立朔改元，斷無用秋分之理。惟在熱帶之國，終歲水木花草如一，則可九月紀元，溫冷帶則萬不可行也。故以地轉論，用二至不如用二分，以經凍論，用秋分不如用春分。當花開凍解之良辰，以行立朔改元之慶典，水草香溢，種植得時，作事謀始，不亦可乎！雖南半球少有不宜，然南半球美、非、澳之地皆在熱帶爲多，熱帶地本無春秋之異。其在熱帶外者，地亦無多，即秋分僅當八月，草木華實尚茂，不至太溼清也。且今各文明國以三正紀元，然多在冷帶之地，木葉盡脫，大地盈冰，枯樹不花，氣候沍寒，宴會不便，繁華無象，于立朔改元之慶亦不如春分之美也，故宜全地行之。

既以春分立朔，則自春分至夏至地游之時，名之曰春游，自夏至至秋分地上行之時，名之曰夏游，自秋分至冬至地更上游之時，名之曰秋游，自冬至至春分地下行之時，名之曰冬游，通曰四游。

月爲地之隨星，與地轉不相關。古人曆學難明，懸象著明莫大于月，民所易識，故以月之晦望定時，以便民也，大地所同矣。然以用月之故，定期日甚難，強爲九道以測之，又爲正朔、定期、經朔、均輪、次輪以求之，而晦朔終不可得正。蓋月亦動質，其繞地也約以二十九日又八時與六時不等。以月行之無定，而以有定之日數強爲牽合，必不可得準也，于是爲閏月以求之，五歲再閏。在太古道路不通，儀器甚少，小民望月以紀時，本自爲便。若大同之世，道路通而儀器多，人易知時，不待測月。且紀年專以地爲主，月但轉地，與地轉無關，我爲地中之人，何必以父而從子，可以月紀時矣。而今之陽曆既已廢月，仍用十二爲數，既無取義。且于推算不便，致有三十一日、二十八、九號之不等，參差難

記，則尚不如陰曆之以三十日、二十九日各半尚較整齊也。回教九執曆，以太陽太陰各別為紀，專從太陽以正地之所繞，兼明太陰以便民之所視，義亦允宜。然今大地既通合，既非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星之人而為地人，行立瞻視皆以地為主，則月可盡刪，可無十二之崎零，亦無立閏測朔之繁難矣。

一轉之中，中國分十二時，泰西折之使倍，更為精細，則廿四時，今歐美時表所通行也。然紀數以十為便，十二、廿四皆為迂曲。《左傳》曰：「人有十時。」中國古者定時為十，其義較妥。惟以鷄鳴、日晡等為名，亦未以支干紀時，且晝夜僅十分之，稍疎，不便作事，不若晝夜各為十時。地之向日背日乃自然之勢，人居地上，所關於晝夜者甚大。雖近赤道者晝夜平分，自此冬夏之間，或晝長夜短，或夜長晝短，而南北冰洋且以半年為晝夜，別為晝夜刻，似不盡得其宜。然人類在溫熱帶為多，在冰帶甚少，從晝夜之正名之，亦何害焉。今歐美人二十四時亦分兩次，實先行之矣。

若其改日，則孔子先立三時，有以平旦者，有以夜半者，有以鷄鳴者。泰西則以夜中，恰合中國，正可用之。若一時之內，今中國分五刻，合為六十刻，于一刻之中分六十秒，于一秒之中分六十分，于一分之中分六十微。泰西于一時之中分四骨，每骨三字，亦同于時數，為十二息緊，每一息緊分六眉彌，每一眉彌分十撮，其數不由十進，皆未為善。宜于每時之中分十刻如息緊之比，每刻之中分十秒，每秒之中分十微，其針輪之運速，即以此定之。凡此皆人為之事，宜以整齊為主，不得為六十或五或十二之崎零焉。

以七紀數，乃大地諸聖之公理。孔子作《易》，曰「七日來復」，蓋卦氣以六日七分為一周也，故《易緯》曰「一變而為七」。印度至古婆羅門，即一切有七日之義（吾別有七日考），而猶太有七日造成天地人之說，于是有七日休息之義，甚合于孔子「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真不易解之奇理，而實人道之至情。蓋五日一息則太繁，十日乃休暇則太遠，七日適得其中，不疾不遲，于人為宜。

計一周三百六十五轉，凡五十二復，餘一時以為歲首日。此外七轉一復，周而復始，四年歸餘之日，作為閏轉（即閏日），與歲首兩日不入五十二復之數，自歲首第二日為始，則第八日為第二復可也。但此為人立之義，非地理也。四游之日有長有短，春秋游有八十七八轉者，夏冬游有九十三轉者，名曰某游第幾轉，于地游轉之理最為得宜。游與復不能合，若參人事之宜，則論復不論游亦可也，或兼游復亦不厭其詳也。

曆既以大同紀元，今請定其曆名，曰大同第幾周某游第幾轉，或不書游曰某周某轉，或書某周某復

某轉，三者皆可也。一轉之中書某刻某秒某微同，如斯則上合地道，下通人事矣。

凡都邑大道路，皆為時表塔樓。正表為內外圓形，內刻日形，外轉者為地形，劃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高下分上、下、中、平四游，轉高卑而運移之，附〔附〕以七日來復之數，其當閏轉之年，則刻三百六十六度。是為地周表，審年者準焉。東為地轉表，別晝夜為白黑二色，各劃十時，內分十刻，刻中分十秒，秒中分十微，作地球形，向背日而轉之。是為地轉表，察轉者準焉。西為月繞地表，為月球繞地，準其朔、望、眺、晦、上弦、下弦而運之，並置閏月，與地之三百六十五度相對取準，考月者察焉。北為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諸星與地相交之表。若是，則人人可知地與日、月、五星之行以授時焉。此外小表可以藏于懷，置于室。五星之陵、犯、食、人人皆曉，月之晦、望、弦、望（朔）不患不知，此則陰曆可廢而不礙民用，陽曆可改而月曜可刪，復日可通而人道可息，時運可游可合坤輿，周轉之宜，曆行之最切備矣。

大同之世，全地紀元當從何起曆乎？大地之生，不知其始，或謂數萬年，或謂數百萬年，皆推測之說，非必實也。人民之生，亦安得其始，茫茫榛榛，算無從起，大撓橫空自發甲子，亦不得已者哉！古者部落族衆，未有文史，觀今哲孟雄、布丹、無來由人種，皆自無史以紀上世，而託于藏僧回僧，乃能紀之。紀年亦然。則必大有文化乃能紀元，紀元既立，或以君主，或以教主，或以立國，大率始于小君主，中于大帝主，而終于大教主也。古者春秋至秦、漢間，諸侯各自紀年，此蓋上承夏、商之舊制矣。至漢中葉尚然，今見于漢碑《趙王上壽》曰「趙廿五年」是也。然禹時萬國，湯世三千，周初千八百國，春秋時尚二百餘國，各以其君紀年，則讀百國之實書者，其煩而累腦甚矣。故孔子正定之曰：「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此王者乎，天下歸往之謂王，通天地人，蓋大帝主而兼大教主者也。漢武帝採其義而定一尊，自爾之後，惟帝者而後以元立號，以至於今焉。然一帝紀一元，甚者或一帝主數元，其煩重累人亦甚矣。埃及、印度、波斯、希臘、羅馬皆以帝王紀年，其小國王亦紀年。今其碑刻皆可考其進化等第，當亦略與中國同也。耶教大盛于六朝、唐時，于是以耶教紀年，追推上世，並立前數以紀之。而自唐、宋間歐洲諸國並起，而教皇獨尊，其以教主紀元以歸統一，實最便于人事。是時回教亦極盛，相與以教紀年，而印度僧人亦有自尊其教，因以紀年者。此如司馬遷《史記》稱「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以孔子紀年同也。凡人服從君主之權勢，不如服從教主之道德，以教主紀年，于義最大，于力最省，允為宜也。若中國既非耶教，自宜以孔子紀年。其無教主而獨立之國若日本、高麗之新立，則以其立國或初祖紀年，雖無道德可稱，亦于人之腦力記憶為省，亦勝于一君紀元者也。從後百年，君主當不現于大地

上，君主紀元之義，不俟大同世而先絕矣，非文明大國亦必不能久存至于大同之世，然則建國紀初祖之義亦必不能存矣，然則所存者惟教主紀元一義耳。然諸教競爭，各尊其教，惟肯俯就，此事人人各有自主之權，自由之理，不能以多數勝少數論也。若今日耶元之理，至大至盛矣，然十九世、二十世紀等字，終非孔、佛、婆、回之教之人所甘願。且新理日出，舊教日滅，諸教主既離統一全地，終當有見廢之一日，此大劫難挽，亦與國主略同，但少有久暫大小之殊耳。然則君師國祖之紀元並廢，大同之世宜以何者紀年乎，欲為大同之世紀年，即以大同紀年為最可也。地既同矣，國既同矣，種既同矣，政治、風俗、禮教、法律、度量、權衡、語言、文字無一不同，然則不以大同紀年而以何哉！吾敢斷言之曰：來者萬年，必以大同紀年，雖萬國之文字有殊，而義必不能外之也。

以(以)大同紀年，將何時託始乎？是難言也。蓋合國、合種、合教以至無國、無種、無教，相去綿遠以千數百年計，何時乃能行大同之實乎？將謂自公國立之年乎？則強國尚多，未大服從者，如日耳曼之聯邦立法，而郵政、關稅巴威尚自收之，是雖立大同紀元而終未盡從也。將至國種教俱合一之年乎？則大勢所趨，人心咸定于一，如潮之奔，如端之激，豈能久待乎！夫今日大地既通，大同之說必日盛，可斷斷也。今歐洲雖久以教主紀年，而又未嘗不問紀君主之年者，如日本稱立國幾年而又稱其君主紀年。蓋紀事各有宜，不妨大小兩元並記之，計久遠者從其大元，紀近事者(者)聊從小元，如今中國人亦多有以孔子與君紀元並稱者矣，既因現時通俗之宜便，又順將來大勢所必趨，莫若于今兩元並紀焉。則直于當今，紀用大同，以便人心趨向，以便後元易算，而于通俗無礙，豈不一舉而三善備哉！諸國競爭，小國日滅，併于大同，當不遠矣。近者萬國同盟之事日多矣，可于今預祝之預期之矣。近年以大同紀元，當以何年託始乎？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大同因之所託，必于其大地大合之事起之，近年大地萬國大合之大事，其莫如俄皇所倡在荷蘭之萬國同盟矣。是事也，起于己亥，終于庚子。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為西歷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紀以為二十世紀開幕之一年者，當即以庚子春分為大同元年託始之正月朔日。其自茲以往，順十百千萬年而順數之，自此以前，逆一百千萬以前為名而逆推之，于歐洲之史皆不待大算而改之，其各國之史記，則如考中西之曆比對等耳。其庚子春分至冬至三游之事，紀年稍難，則注明之，如漢武時十月曆改為正月曆，唐代宗時四月曆改為正月，日本正月曆改為十一月同耳。中間超辰加注，自可不誤，何待慮哉？自此日趨大同，合大地之人，考覽自便，其省腦力、便記誦、鼓人心、導太平之功，豈少哉！

大同之進化不一，而自集議聯邦之始至于大同太平之時，更變甚多，不能一律。今以三世表而分

之，政體雖多，略不出此。

大同合國三世表

大同始基之據亂世	大同漸行之升平世	大同成就之太平世
一、聯合舊國。	造新公國。	無國而為世界。
二、各國政府握全權，開萬國公會，各國各派議使公議。	始立公政府，有議員，有行政官，以統各國。	全地皆為公政府，各地民舉議員而議政，無有國界。
三、有公議會，無公政府。	割某國地或海上島為公政府。	世界全地盡為公國。
四、陸地各歸本國，海上無所歸。	海上為公政府之地，小島嶼亦然。	全地海陸皆歸公地。
五、各國隨時附入公會集議。	各國可隨時附入公國，不得以兩國合成一國，惟許以一國分作數國。	各國皆歸併公政府，裁去「國」字。
六、各國全權自治，公會但有集議。	各國限權自治，大事歸一公政府。	罷「國」，悉由民公舉自治，而全統于公政府。
七、人民服于舊國。	人民漸脫舊國之權，歸于統一公政府。	無舊國，人民皆為世界公民，以公議為權。
八、無公政府但有公議會，不能徵用各國人民官吏。	公政府得徵用，各國人民官吏聽其自願。	無國，人民合為一公政府而公任其事。
九、公議會有議長，無統領。	公政府有議長，無統領，更無帝王，亦不得以各國帝王充議長，或不設議長。	公政府只有議員、行政官，無議長，無統領，更無帝王，大事從多數，多者為帝。
十、各國有帝王、統領，各有自主權。	各國多為統領，亦略有帝王而統于公政府。	無各國、各地，只有統領而統于公政府。
十一、未設公政府，不設各國監	公政府于各國皆派監督，其國其	無國不用監督，只有各地小政

督。

權位在各國公使上。

府。

不與公法之權利。

國。

稱帝王君長之尊號及欲復世爵者，皆屬叛逆最大罪。

十一、有公議會，無公政府之
有公政府，其設都會、駐官司、
造船、立庫、購用各國地，皆
由各國許諾，其規則隨時議
定。
公政府可任在何地設都會、駐官
司、造船、立庫。

無國，而各地小政府與公政府各
有權限，隨時議定。

廿一、各國自有法律出于公政府
之外，公政府無大權。
政府有無限之權。
各國法律不能出公政府之外，公
政府復散權于各界各度。
各國立法權雖歸各國，而全地公
法權歸公政府上下議院。
各地亦有立法自治權，而全地法
律歸公政府之上下議院公議立
法。

公議會不及各國內治，故
各國內治全權無限。
公政府雖不及各國內治，而兵、
稅、郵電、法律大政，皆有權
限。

無國，公政府統治各界度。

一、公議會。議各國提出交涉公
法之大案。
有公政府並公議院，議各國法律
不定不一之案及有缺謬之案。
各國皆可隨時提出政治事理
案于公議院公議之。
同上。
可歲歲提議。

十二、公議會有調和維持各國之
責。
公政府有保護各國之責，鎮撫其
內亂，調和其外爭。

全世界皆同屬公政府法律。

三、公議會之例，各議員議定，
各國君主簽名宣布之。
公政府之法律，各議員政長同署
名，以多數宣布之，或並待各
國君主之允然後宣布。
以多數宣布之。

十三、公議會條例為公法，在各
國法律之上。
公政府法律在各國法律上。

統歸公政府法律。

四、公議會有三分二改法則可
改，各國政府有三分二改公
法則可改。
可改。
無各國，只有公議院及各地公
院，議員立法從人數多者。

十四、各國聽公議會之法令審
判。
公議院法律證明各國之法律。

無國，但有憲法。
無國，無條約可稱，無國，無同
盟可言。

五、公議會數年一集，或有大事
各國有請集議者則開議。
集議者則開會議。
議院每歲一開，各國有過半數請
集議者則開會議。
議院終歲常開，有公舉，無集
散，其各地議院有集有散，
同上。惟無國、無所，候議定即
行。

十五、各國聯盟條約。
各國不許別結條約，各國不許別
別訂同盟。
各國半條約半憲法。
公政府有權力限禁各國。
不待限禁。
雖為公政府，而各界各度自治，
無各國，但合為一而治之。
無國，同出于公政府。

無國，同出于公政府。

六、有一議會而無上下議院，候
本國政府簽名乃行。
有上下議院，須兩院畫諾乃行，
不畫諾不得休會，或候各國政
府簽名乃行。

十六、聯邦政權及于各國，不及
于民。
各國自有權，不歸于公議
會。
各國之權皆視為公政府所出。
無國，同出于公政府。

無國，同出于公政府。

七、議員派于政府，必由政府官
吏。
上議員由政府，下議員由人民公
舉，官吏人民各半。
議員皆由人民公舉，悉為人民。

十七、不入公議會而駁攻者，不
得為公議員。
叛公政府而駁攻者，為最大罪。
人人皆公政府公民，無攻駁者。
得為公議員。

人人皆公政府公民，無攻駁者。

八、議員由各國政府派出聽其兼
使。
議員必用本國人居于本國者，不
得由他國人充。
議員由各地公舉其久居本地之
人。

十八、國有不入公議會者，擯之
國有稱兵抗公政府者，視為叛
國。

凡人背公政府，有謀據地作亂，

凡人背公政府，有謀據地作亂，

議員由各國政府派一人充 上議員，每國政府或議院舉二人，或大國三人，中國二人，下議員，以各國人民多寡為率略，由人民公舉。制，隨時議定。

九、議員為本國之代表。 上議員為本國之代表，下議員為世界人民之代表。

十、公議會派員無年限。 各國議員每年一選舉，或三年一舉，隨時議定。 議員各地三年一舉，或每年一舉，隨時議定。

十一、公議會可立議長。 公政府不立議長，以多數取決。 議院不立議長，以多數決從速。

十二、選議長及書記皆由公定。 同上。 無議長，一切由公選。 同上。

十三、議員有本國之祿。 議員受公政府之俸。 同上。 議員合格與否，由公議院自查，有罪亦由公議院判決。 同上。

十四、議員于本國受告訴，有責任。 于本國不受告訴，不受責任。 不受法院告訴場外之責任。

十五、議員一切罪犯，除本國召遺外，所在之地不得治罪。 議員有犯，本國不得召遺治罪，一切由議院公議。 院公議。

十六、議使有罪，由各本國罰之。 議員有罪，公議院得治其罪，不須待其本國，然必以議員三分有二乃得施行。

十七、各國議使若有事故或謬誤病沒，由其本國政府再派員補充。 各國議員有事故或病沒，由本國選舉人補充。 議院選上議員，人民舉下議員，或議院閉時由公民再行公舉。

十八、公議會無官吏。 公政府有官吏，皆聽政長之任免黜陟，然于其本國職任權利無損。 公政府官吏皆聽政長黜陟，無損。

十九、公議會有要務，可令各國郵電從速，而無指揮之權。 公政府有要務，各國郵電之權皆聽指揮，或聽派官監理，其強。 大國不允者暫緩之。

二十、郵政電報皆交通，有強大地及僻地不同者在外。 各國郵政電報一律交通。 無國界，郵政電報歸一。

二十一、郵政電線各國自設而自取其費。 公政府有設郵政，電費則公政府自取之。 郵政、電費皆歸公政府。

二十二、各國鐵道、水路、國防、大道不能盡交通。 各國鐵道、國防、道路盡能交通。 無國界，一切交通盡一。

二十三、內河水路舟楫不能交通。 各國內河水路舟楫可交通。 無國界，一切交通盡一。

二十四、無公鐵路。 有公鐵路以便交通，所過邦國皆可買地，但不害本國主權。 無各國私路，皆為公鐵路。

大同書 釋文卷五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各國鐵路規則法式不一。

各國鐵路法式規則漸歸于一。

鐵路規則法式同一。

允者緩之。

五、無監定鐵路運價權。

公政府有監定運價權，俾石炭、礦料、樹木、米、肥料與農工應須之物，令運價均平，全地大利，強國暫未從者在。

同上。有鐵道時可制定最賤運價。

十八、進口出口有稅。

進口出口有稅。

進出口無稅。

六、保護本國之貿易海運。

公政府保護各國貿易。

十九、募公債以鎮各國之亂。

募公債以興工商業養民。

募公債以公養民，公負之而公道之，有債與無債同，以人人皆公，產業皆公也。

七、各國可任各鑄貨幣，行紙幣。

各國貨幣、紙幣漸歸于一。

無國界，不須保護。無國，貨幣由公鑄，紙幣由公造。

二十、各國會計不干公會事。

會計許公會檢查。

會計由公政府核算。

八、度量權衡各不同，而公議會可議之。

度量權衡同者甚多，公政府擇善而從，各國漸從之。

度量權衡大同。

廿一、歲計由各國自主。

各國歲計皆告公政府。

全地歲計皆歸公政府。

九、新書器專賣特許漸盡通行。

新書器專賣特許通行。

同上。

廿二、各國人口，公議會不預聞。

各國人口皆報其確數于公政府。

無國，各地人口核報。

十、版權保護漸通行。

版權保護通行。

同上。

一、公議會以弭兵為主。

公政府斷各國之訟而禁其兵爭。

無國，廢兵。

十一、各國衛生禁疫漸通行而不一律。

各國衛生禁疫歸一律。

無國界，衛生禁疫一律。

二、公議會弭兵，若有不聽者，可合各國攻之。

各國皆聽公政府而不敢兵爭。

無國，無聽不聽，無兵，無攻。

十二、各國人過路須稽（稽）查。

各國人過路不須稽察。

無國界，無稽察。

三、公議會有弭兵彈壓之聯軍，過，可假用各國之鐵路，價賤而速。

公政府同上。

無國，無兵，無假道。

十三、銀行不盡通行。

各國銀行通行。

銀行歸于公。

四、聽各國治陸兵。治海軍。治戰艦。治軍械。治毒藥。

限禁加陸兵。限禁增海軍。限禁增戰艦。限禁軍械。限禁毒藥。

盡罷各國陸兵，改爲警察。盡罷各國海軍，改爲海上警察。盡罷各國戰艦，改爲警察艦。盡罷各國軍械，改爲農工之器。

十四、未有公政府，各國不納租稅于公。

有公政府，以海上爲地而徵其稅，徵其船。費不足則各國分擔之，其有強大國暫不納者聽之。

租稅全歸公政府。

十五、各國可任收船稅。

海船稅歸公政府。

一切船稅歸公。

五、各國人民皆爲其國服兵役。

公政府罷各國民之服役，但許募兵。

盡罷全地人民服役，但人人二十歲後，服各院看護人之役一年。

十六、內國稅各自收。

公政府議定各國之收稅而通行之，或議減輕及不應徵稅之事。

各地自行收稅而分之公政府。

十七、關稅通商之事，編一通行之界而行之，其有大國不關稅通商一律。

關稅通商一律。

無國，無關稅，無商稅。

之界而行之，其有大國不關稅通商一律。

關稅通商一律。

無國，無關稅，無商稅。

五、各國人民皆爲其國服兵役。

公政府罷各國民之服役，但許募兵。

盡罷全地人民服役，但人人二十歲後，服各院看護人之役一年。

各國人民皆服軍費。

公政府罷人民服軍費而服公費。公政府取民所得稅之半公費。

各國軍兵歸其本國所統。

各國軍兵雖歸本國所統，而公政府得監督之，務以日減為主。

各國軍人兵官皆由各國自用。

各國兵官皆聽公政府聘用。無國，無兵，無兵官，惟有警察。

六、各國得有海軍海艦，聽公議會之。

海軍海艦皆歸公政府。公政府罷海軍，但置交通郵船商船。

各國商船得成海軍隊。

各國商船盡歸公政府定其法式。無國，商船皆歸公政府編治其法式。

七、各國君主有統其國軍兵之權。

公政府漸去其君主統兵之權。無國，無君主，亦無兵，無兵權。

八、城塞、險要、堡寨皆聽各國自治。

公政府得漸去各國之城塞、險要、堡寨，其強大之國一時不允者暫緩。

九、無公兵。無公戰艦。無公軍械。

置公兵。置公戰艦。置公軍械。罷公兵。罷公戰艦。罷公軍械。

十、各國軍事相戰有殺傷。

各國罷戰，即有戰，可縛人傷人而不可殺人。無國，兵盡弭。

十一、人民貯藏兵器，皆有限禁。

人民不藏兵器。盡銷兵器。

(二)、有國訟歸議會斷之，不立司法官。

有公政府司法官，以聽國訟而不理民訟。凡一私人之訟，一公人之訟皆歸本國，惟兩國人民之交訟或一國人民之訟而關於他國土地者聽之。

海上判事聽兩國互議，判公政府法官聽海上之判事，凡海大地皆歸公政府，無海陸之異。

可，移于公議會。權全歸公政府。

二、凡國訟，提案到公議院審公政府可派員赴各國審訟（一人）。

三、人民不能控告其君主、統領于議會。人民得控訴其君主、統領于公議院。

四、公議會得判各國之事而不能審判各國君主。公議院得判各國之事，君主亦得審判之，然非三分有二不得作定。其科罪，或減名譽，刑權限，奪職位，隨時勢議定，君主亦得訴告再決。

五、裁判事規則不盡同。無國界，裁判、法律皆同。

六、非犯罪不得奪人自由。公政府議定契約法、刑法、商法、治罪法、訴訟法、公議法、證書法、治罪法、訴訟法，大略各國從而斟酌之。

七、有罪罰金可重。不罰重金。無國界，法律隨時議定而施行大同。

八、罪人之身可殺，不可兩次受苦。無殺刑，一次苦亦無。

九、刑有死罪。不立死罪，但設永監。

一、各國人民一律保護雜居。各國公民權無差異，各國人民彼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即無

公論人。無訟，亦無審官、辯護人，只有公論人。

風俗之訴訟罰過十金外，皆得用陪審官。雖極小訟皆用陪審人，公府不用再理。

無刑罰，但有恥辱。人民無罪無刑。刑措，人皆安樂無苦痛。

刑罰皆措，但有恥辱。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即無

苦。

刑罰皆措，但有恥辱。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即無

苦。

刑罰皆措，但有恥辱。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即無

苦。

刑罰皆措，但有恥辱。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即無

苦。

刑罰皆措，但有恥辱。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即無

苦。

刑罰皆措，但有恥辱。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即無

苦。

刑罰皆措，但有恥辱。同為大同人，無疆界，權利即無

業，而服官、參政各有限制，或未能離居營業。

此可互居營業，服官、參政，保護一體無異。

別異。人民有公政府之權利，不許為本國及外國所制限。

人民權利為本國及外國國制所制限。

無國，權利自由，但受公議法律之制限。

無國界，人民聽其遷徙住居。

二、遷徙住居自本國至他國不得自由。

遷徙住居各國可以自由。

大地人民所在地權利同一，無國犯而有公犯。

三、各國人民于各國不有特權、特許，各國人犯逃他國者可不交。

各國人民可受各國特權、特許，各國人犯互交。

大地人民所在地權利同一，無國犯而有公犯。

四、救助本國貧民，亦時及外國。

公政府救助貧民，無分本國外國。

貧民歸公政府恤養。

五、治療本國之病者，間及外國。

本國外國病者，一律治療。

病者皆歸公醫院治之。

六、埋葬本國死亡，間及外國。

本國外國死者一律埋葬。

死者歸考終院料理喪葬。

人民各有私產，官收之必給價。

非有大故不得收人民私產。

人民無私產。

七、人民之身體、家宅、文書、財產，無故不受人搜索、押收，官府亦必形跡可憑乃能搜押。

化行俗美，然時有搜索、押收之事。

人民風俗全美，自無有待搜索、押收之事。

八、人民不盡有保身狀自立之權。

人民皆有保身狀自立之權，非萬不得已不得侵害。

人民各得有保身自立之權，自然無罪，不待侵害。

九、各國人民權利不平等。

不限人民權利。

權利皆一切自由。

人民聽國所稅。

各國人民平等而種未等。

無國界，無種界，人民平等。

人民聽國所稅。

人民擔負國稅。

人民養于公，輸其半于公，無擔負。

人民不盡有公權。

人民有罪刑公權。

人民無罪，皆有公權。舉國人皆平等，無供應。(參供處三字誤在一四六頁第七條下)

十、公民因人種、奴隸、婦女而異視。

公民不得因人種、形體而異視。

公民不因男女、形體而異視。

十一、甲國之奴而逃于他國，即不為奴。

各國盡禁奴。

無國，人類平等，無奴。

十二、各國有奴而漸放之。

各國禁奴而有強人服役。

各國人民平等，無人服役。

十三、國教各聽自由，公會不定之。

公商教義，兼採諸聖之長，以為新教。

大地諸先哲及諸新義皆公尊之，不獨尊一教主之人而兼取其義。

十四、尊天而仍尊各神。

各神皆不尊而獨尊天。

天亦不尊，但尊先哲及各人之神。人人皆大同至公，是為天民。

十五、專為一國者為小人。

為大同者為大人。

無帝王，君長位號，人民平等。

十六、各國有帝王，君長位號權。

漸削帝王，君長位號，改為統帥。

無世爵，貴族，盡為平民。

大同書第六

大同書部庚

人生之所賴，農出之，工作之，商運之，實生之學日精，則實業之依倍切。至于近世，農工商業莫不日加，講求日精，凡農工商皆有學校，農耕皆用機器化料。若工事之精，製造之奇，汽球登天，鐵軌

縮地，無線之電渡海，比于中古有若新世界矣。商運之大，輪船紛馳，物品交通，遍于五洲，皆創數千年未有之異境。文明日進，誠過嚙昔，然新業雖瑰偉，不過世界之外觀，于民生獨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補救也。

今以農夫言之，中國許人買賣田產，故人各得小區之地，難于用機器以爲耕，無論農學未開，不知改良。而田主率非自耕，多爲佃戶，出租既貴，水旱非時，終歲勞動，胼手胝足，專家兼勤，不足事畜，食薯煮粥，猶不充饑，甚者鬻子以償租稅，菜色襤衣，其困苦有不忍言者。即使農學遍設，物種大明，化料備具，機器大用，與歐美齊。而田區既小，終難均一，大田者或多荒蕪，而小區者徒勞心力，或且無田以爲耕，饑寒乞丐，流離溝壑。此不惟中國爲然，自美洲新開得有大田外，各國殆皆不能免焉。而亞洲各舊國，地少人多，殆尤甚者也。孔子昔已憂之，故創井田之法而後人人不憂饑寒。而此方格之事，非新開之國實不能行。若孔子所謂「蓋均無貧」，則義之至也。後儒日發均田之說，又爲限民田之法，王莽不得其道而妄行之，則適以致亂。英人傅氏之論生計，欲以十里養千人爲大井田，其意仁甚，然亦不可行也。蓋許人買賣私產，既各有私產，則貧富不齊，終無由均。若如荷蘭之治爪哇，有大地頭主，領地于國而下稅于民，則爲重稅如諸侯天子矣，蓋非太平之道。然則雖有仁人，欲使全地農民無凍餒之患，無不均之憂，實不可得也。故以今之治法，雖使機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終無由致生民之皆安樂，農人之得均養也。或亦能倡共產之法，而有家有國，自私自甚。有家則一身而妻子待養，有國則陳兵而租稅日增。以此制度而欲行共產之說，猶往南而北其轍也。無論法國革命時不能行之，即美國至今亦萬不能行也。

若夫工業之爭，近年尤劇。蓋以機器既創，盡奪小工，曠昔手足之烈一獨人可爲之者，今則皆爲大廠之機器所攘，而小工無所謀食矣。而能作大廠之機器者，必具大資本家而後能爲之。故今者一大製造廠，一大鐵道輪船廠，一大商場乃至一大農家，皆大資本家主之，一廠一場，小工千萬仰之而食，而資本家復得操縱輕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

機器之在今百年，不過萌芽耳，而貧富之離絕如此，過是數百年，乃機器發達長上之秋，樹幹分枝布葉之時也。自爾之後，資本家之作廠商場愈大愈遠，銀行周國土，鐵道貫大道，商船橫五洲，電線塞大地，其用工人至爲僱爲兆而不止，如小國焉。其富主如國君，其百執事如士大夫，其作工如小民，不止貧富之不均遠若天淵，更慮者爭土地，論貴賤之號爲國者，改而爭作廠、商場以論貧富爲國焉，則舊國土之爭方息，而新國土之爭又出也，此其貽禍于人羣，豈可倪哉！

夫人事之爭，不平則鳴，乃勢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聯黨之爭，挾制業主，騰躍于歐美，今不過芽藥耳，後此必愈甚。又工黨之結聯，乃至若美國之逐我華工，恐或釀鐵血之禍，其爭不在強弱之國而在貧富之羣矣，從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故近者人羣之說益昌，均產之說益盛，乃爲後此第一大論題也。然有家之私未去，私產之義猶行，欲平此非常之大爭而救之，殆無由也。

若夫商業之途，競爭尤烈，高才並出，聘用心計，穿金刻石，巧詐並生。由爭利之故，故造作偽貨以誤害人，若藥食舟車，其害尤劇者矣。即不作偽，而以劣格之貨妄索高資，欺人自得，信實全無，廉恥暗喪。及其同業之爭，互相傾軋，甲盛則乙妒之，丙弱則丁快之，當其爭利，雖先恐後，雖有至親，不相顧恤，或設陷阱，機詐百生，中于心術，盡其力之所至而已，無餘讓以待人矣。資性之日壞，天機之日喪，積人久成俗，以此而欲至性善之世，豈可得哉！近自天演之說，鳴競爭之義視爲至理，故國與國陳兵相視，以吞滅爲固然，人與人機詐相陷，以欺凌爲得計。百事萬業，皆祖競爭，以才智由競爭而後進，器藝由競爭而後精，以爲優勝劣敗乃天則之自然，而生計商業之中尤以競爭爲大義。此一端之說耳，豈徒壞人心術，又復傾人身家，豈知裁成天道，輔相天宜者哉！

夫強弱無常，智愚無極，兩商相鬥，必有敗者。一敗塗地，資本盡傾，富者化而爲貧，則全家號咷而無賴，生計既失，憂患並生，身無養而疾病叢起，家無養而死亡相從，吾見亦夥矣。即有貧人以商賈富，而以一入什伯千萬于衆，不均已甚。夫富相什則下之，富相百則事之，富相千則奴之。在富者則驕，在貧者則諂，驕極則頤指氣使，諂極則憑淫吮癢，蓋無所不至矣。故發軔與論非所以養人性而成人格也，然而循競爭之道，有貧富之界，則必致是矣。

近世論者，惡統一之靜而貴競爭之聲，以爲競爭則進，不爭則退，此誠宜于亂世之說，而最妨害于大同大平之道者也。夫以巧詐傾軋之壞心術如此，傾敗之至憂患、困乏、疾病、死亡如此，驕諂之壞人格如此，其禍至劇矣，其欲致人人于安樂亦相反矣。然則主競爭之說者，知天而不知人，補救無術，其愚亦甚矣。嗟夫，此真亂世之義哉！雖然，不去人道有家之私及私產之業，欲弭競爭，何可得也，故不得不以競爭爲良術也。

夫以有家之私及私產之業，則必獨人自爲營業，此實亂世之無如何者也。今以獨人之營業與公同之營業比較之。

以農業言，獨人之營業，則有耕多者，有耕少者，其耕率不均，其勞作不均，外之售貨好惡無常，人之銷率多少難定，則耕者亦無從定其自耕之地及種之宜，于是有餘粟滯留者矣。木材果實，畜牧漁

魚，銷售與否，多寡孰宜，無從預算，于是少則見乏而失時，多則暴殄天物而勞于無用。合大地之農人數萬萬，將來則有百倍于此數者，一人之乏而失時，一人之珍物而枉勞，積之十百萬萬人，則有十百萬萬之珍物，失時、枉勞者矣。有十百萬萬人之珍物、失時、枉勞，則百事失其用，萬品失其珍，以大地統計學算之，其所失敗，豈止恒河沙無量數而已哉！然則不本于大同而循有家私產之害，但中于農者為不可言也。

以商業言之，商人各自經營，各自開店用夥，無能統一，于一地之人口，所需什器，不能得其統算之實。即能統算，而各店競利，不能不賤價廣售以待人之取求，所儲蓄者人未必求，人所求者未必儲蓄，不獨甲店有餘而乙店不足，抑且人人皆在有餘不足之中。夫有餘于此，則必不足于彼，于是同一物也，不足則昂涌，有餘則賤退，雖有狡智億中致富之人，而因此敗家失業者多矣。夫既有贏虧，則人產難均，而一切人格治法即不能平，敗家失業，則全家之憂患疾病中之，甚且死亡繼之而人不能樂。即在百物有餘，壅積久必腐敗，商人好利，必不輕棄，飾欺作偽，仍售于人，雖有律限，不能盡察。以腐敗之食物藥物與人，則可致疾病而衛生有礙，以腐敗之機器與人，則其誤害之大尤不可言矣。即自藥物、食物、機物外一切用器之腐敗者，誤人誤事，作偽生欺，豈可令其存于天壤間而為太平之毒哉！且政府即能查察，餘貨不售，則必棄之，是為暴殄天物。夫以一店之餘物已不可言，若合大地之商店餘貨而統算之，其為恒河沙無量數，殆不知加幾〇位而不能盡也。當太平之世，大地全通，生人繁殖，需用物品益為浩繁。夫以生人之數無量而大地之產有涯，今以一人之用品計之，如一日需食物幾何，肉質幾何，糖質幾何，銷料幾何，需衣布帛幾何，絨料幾何，皮料幾何，需用木料、竹料幾何，金料、石料幾何，羽毛料、草料、骨料幾何，丹膏料幾何，藥料幾何，機器料幾何，萬品千變為人所需者，出之于地，作之于人，皆有定數，而徒供無量之腐敗棄擲，非徒大地不給，亦治大地統計學為同人謀利益者所大失策也，愚謬甚矣！孔子為大同之策曰：「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夫既親其親子其子而有私產，則雖欲不藏于己不可得也，既藏于己，則雖欲不棄于地不可得也。夫以全地商店久積有餘之貨皆當棄地者，而一一移而為有用，以供生人之需，其所以為同胞厚生者增幾倍哉！以此為恤貧，復何恤貧之有？故不本于大同而欲治商業者，不可得也。

以工業言之，又工人各自為謀。各地工人多少不同，多則價賤，少則價昂，資本家既苦之。而工人同一操業，而價賤者無以足用，若其求工不得者不能謀生，饑寒交迫馴為盜賊，其害甚矣。即大作廠機場之各自為謀，亦不能統算者矣，則各自製物，則必至甲物多而有餘，乙物少而不足，

或應更新而仍守舊，或已見棄而仍力作。其有餘而見棄者則價必賤，不足而更新者價必昂，既有貴賤，則貧富必不均而人格必不平，無由致太平之治。且其有餘見棄者，必作偽欺人，而壞其心術，若機器、藥物之有詐偽，若有腐敗，貽害無算。夫凡百什器，皆豈可腐敗而欺人哉！若不欺人而不售，則必棄之。夫以全地之工人統算，其作器之見棄，其為恒河沙無量數，不知加幾〇位矣。夫工人之作器，費日力無算，弊精神無算，費備用之百器無算，無量數之工人之需衣食器用者無算。若以之作器，器必有用，必不虛作，其益于全地同胞豈有涯量！而今以無量之工人之作器而棄之，是棄無量數之人，棄無量數之日力，棄無量數之精神及其他一切無量數之衣食官室器用也，又豈止暴殄天物而已哉！為大地統計學者，為人民謀公益者，雖日謀之計之而無以為策也，惟有失謬無算而已，無術救之矣，不去人之私工故也。

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舉天下之田地皆為公有，人無得私而有私買賣之。政府立農部而總天下之農田，各度界小政府皆立農曹而分掌之，數十里皆立農局，數里立農分局，皆置吏以司之。其學校之學農學者皆學于農局之中，學之考驗有成，則農局吏授之田而與之耕，其耕田之多寡，與時新之機器相推遷。其百穀、草木、牧畜、漁魚皆然，其職業與學堂之堂生相等，其不足則兼職，取之兼業之人，其有餘則酌職業而增之以求致精。人愈多則農業愈增，闢地愈多，講求愈精。各小政府以時聚農官議而損益之，歲時以其度界內所出之材產告之公政府農部，移告之工商部。商部以全國人民所需之食品用品統計若干，與其意外水旱天災彌補若干，凡百穀、果木、牧畜、漁產之用物，何地宜于何品，何地不宜于何品，若山陵、原隰、川海、沙漠、腴瘠、燥濕出產幾何，皆據各分政府之農曹所報之地質出產，以累年之比較而定其農額，統計而預算之，定應用若干，移之農部。農部核定，因各度界之地宜應種植、牧畜、漁產若干，令各度界如其定額而行之，下之各度界小政府之農曹，令各小度界如額種植、牧畜、漁產，如中國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麥，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藥，廣東之宜花果，暹羅、安南、緬甸之宜米，北口外之宜畜牧，沿海之宜漁鹽，山西之宜鹽煤，印度之宜五穀，南洋各島之宜蔗、咖啡、胡椒。（宜多添各洲各國產物以發明之）大凡熱帶雨多，草木最繁盛，則生棉花、藍靛、糖、蘇木、棕櫚、椰、蕉、黑白檀及諸香料。溫帶繁植稍次之，而食物、用物乃最多，若楓、榆、樺、柳、松、柏、桂、樟、杉、檉、桑、麻、藕、蔗、榛、桃、米、麥之類是也。寒帶植物少，西伯利亞宜松及麥，長白、高麗宜參。若波斯氣候溫濕，產米、蔗、烟、粟、桃、李、梨、杏、梅、棗。阿富汗、愛烏罕暖地產棉、米，冷地產麥、蔗、瓜、葡萄。阿拉伯盛棗及加非，土耳其產小麥、葡萄、橙、櫻、松、柏。蓋花卉香料，亞洲為盛矣。法國地宜農，產麥、玉蜀黍、桑、烟、

葡萄、櫻、林檎，英以燕麥甲各國，西班牙產蔗、粟、櫻、橙、桑、藍、葡萄、棉、米，葡萄牙之葡萄
酒為絕美之專產。若橙、檸檬、小麥、玉蜀黍、馬鈴薯，意大利略同，而棉、茶、桑為大。希臘產
米、棉、烟，瑞士產裸麥、洋芋，而又富於堅材。日耳曼多種葡萄，又與澳大利、匈牙利產小麥、裸
麥、穀、麻、烟，瑞典產葡萄最美。俄羅斯、荷蘭、丹曼多各種麥，而荷有烟、麻，俄富於材木焉。比利
時產忽布。大率歐洲北部有松、柏、櫟、榆及矮小之楊柳也。非洲熱帶，有數十年之大棉、大椰樹、棗
樹、內地則加非、胡桃、北岸則櫻、桃。埃及產五穀、藍、棉、蔗。美洲產玉蜀黍、小麥、棉、蔗、
米、烟、馬鈴薯及諸果，秘魯同之而鷄那最多。墨西哥產蘇木、玉蜀黍、烟、蔗、加非，而米尤盛。西
印度諸島尤饒，兼熱帶諸產物，扣勃島產糖冠天下，黑檀、加非尤盛，而烟、橙、鳳梨有名矣。科倫比亞
以椰為著，可製帽，其藍、棉、加非、烟、蔗，又若樹膠、蘇木，則南美洲所獨矣。智利、阿根廷產大
小麥、葡萄、蔗，夏哇尼島產麵包果，澳大利亞洲產竹、葡萄、小麥、玉蜀黍、棉、蔗、烟、米及諸
果，此其大略也。凡五洲土產，各有所宜，分其地質之宜而種植、牧畜、漁取之。各小政府農曹召各農
局公商界內種植、牧畜、漁取稱額之法，統計而決算之，分之各地農場。應用農人若干，應備肥料若
干，應備農具機器若干，應開墾若干，應分別種百穀、果、菜、樹木、畜雞、鴨、鵝、魚、牛、馬、
羊、豕若干，廠場若干，各分其職而專為之，極其瑣細。分業愈多則愈專而愈精，地無遺利，人無重業。
及其種植、牧畜、漁產之收成，小政府商曹統計其度界內應留用之物品若干，預告之商部，而截留其若
干。其餘種植、牧畜、漁產各品，為億萬兆，歸之公政府商部，商部乃合收全球之農產而均輸于各地，
以所有易所無，以有餘補不足。其預備水旱、蟲蝗、天災、地變之不時者曰預備額，略留多數以彌補各
度界之凶荒災患不時者。若無災而有餘，則留以待下年之用，而下年之統計預算，即扣留之以寬地力。
其農具、機器、肥料皆購之于各地商店，其農人應給工價，隨時議之。

每度界為一自治政府，立一農曹，其下數十里為一農局，其下數里為一農場。其為稻、麥、黍、百
穀、花果、草木、漁產、牧畜，各置分司，皆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以司之。主者總辦
也，伯者分司之提調也，亞者副之助之也，旅者羣執事也，府者收藏者也，史者統計及記事者也。其
農場者，農田種植之所也。里數不定者，機器愈精，道路愈闊，人之智力愈強，則農場愈廣也。每度農
曹皆有地質調查局，將其本度內之山陵、原隰、墳衍、川海、人居為小模形，別其肥瘠及泥沙、水石之
差，風雨、霜露之度，以色別而詳識之。其地產之所宜及肥料之所合，皆記而備之。累年之報告調查，存
考而求其進化。及其變，皆有農學士多人歲時專考，而以報發明布告之，又皆有農學會以講求之。其農

學校有考驗所，水產、牧畜、礦產皆然，擇其最良之種而支配之，其惡種去之。凡農夫皆得有農學考
驗證書而後用之，其未得證書而年逾二十者，亦得用為農夫，但不得為長及農學士矣，但其後閱歷日
深，得有新義，亦許給證明書而遷為長伯學士焉。其農曹立長，其下有副長，有參贊，有學士佐之，其
下有史、府二官及胥、徒分任之，府、史皆有長、貳、按屬、胥、徒焉，其官數各視其地。其分曹之
屬，若百穀、花果、牧畜、漁產、礦產，各視其地之有無多寡以設司，無則缺之，全度界皆一物也，則
農曹長自領之而不設司。每一物品皆有調查講習所，有學士多人聚而講之，以報歲時發明布告之。其礦
產、水產、山林，則有工師、技師司之，即學士也。凡分曹，其長、貳、參、佐必由學士、工、技師出
身，乃許任職，亦有府、史二官及胥、徒焉。其各農局，則分監督各農場者也，設于各農場適中之地，
有長、副長、參贊以領之。其屬有府、史二官以分領收藏、記事二職，有胥、徒焉以奔走其事。其百
穀、花果、草木、漁產、牧畜、礦山皆有分曹，有主、伯、亞、旅以任之，並有學士、工師，設地質調
查講習所考求之，有報，以歲時發明布告之，與各度農曹同。其農場，若百穀、花果、樹木、牧畜、漁
產、礦產，劃其地宜，數里以為之區。其各度人口之多寡，即以農場配分之，各有主、伯、亞、旅、
府、史、胥、徒、學士、工、技師以任其事。主者總管全場之事，伯者分任農具、機器、用料、養料、
肥料、用人之事及各小區之監工也，並有亞以助之，旅者奔走管工者也，府則凡百穀、花果、樹木、牧
畜、水產、礦產之所人，司其收納及支出以待農曹長之命，或截留之所耕之地，或交之近耕地之商店，
或納之農曹、農局之倉，皆聽農曹府、史之統計而指撥之，史則凡本場種植、牧畜、漁礦之事，日記而
月省、歲計之，上之于農局，以聽指撥之命令，胥則奔走之人，徒則耕作、漁牧之工人也。其耕耘、牧
種、牧養、漁取，皆有部勒程度，其每日工作皆有時限。世愈平樂，機器愈精，則作工之時刻愈少，然
作工之時，坐作進退幾如軍令矣。自農夫、漁、牧、礦工，各視其材之高下，閱歷之淺深，以為工價之
厚薄，略分十級。其尤者則拔選農曹各司，但其長貳則必以學士、工師出身為之，可遷選為公政府各洲
分政府農部官。其農夫、漁人、牧夫、礦工、林工至下級者，其俸令足為其衣食之資，自此等而上之可
也。其支俸以先安息日給之，俾其遊樂。其農場皆有室居小住，而別住客舍者聽之，其場所皆有公園園、
公園書館、戲園、音樂院以備遊息，有公飯廳、公商店以備食宿，但規模稍粗而小耳。其演戲鼓樂則諸
農自為之。凡能任農事者，學校卒業之後，不論男女皆許為農，其男女有交好者，許在公室同居焉。其
公室，人占二室，一為臥室，一為客室，並有浴房，十人則為大公廳，皆高廣疎達，花草楚楚，樓閣錦
麗，過于今富室矣。其食，聽人之所好而扣其費。又有公講堂，有講師，每安息日則講古今道德品行賢

豪之事及農業之事，以養其德性學識。其公室則公置之，不取值。其衣食之事，則由工金支之出，自費焉，聽其自由，而工錢常留十分之一存于公中，爲儲金焉，以備其不願作工而欲結友遠遊購書之計。其稍遠，則有公旅舍以備遊行食宿，則收費矣，其去市近者，皆聽其遊。其告假不作工者聽之，按日扣其工價，其太惰不作工及告假太多者逐之，凡累經逐者，削其名譽焉。其主、伯、府、史，職業雖優而居室仍同，以示平等，但工金不同耳。其府司倉庫者不必納押金，以是時人心無盜詐而商賈皆出于公也，但選閱歷深、老成謹重者任之。

夫如是，農人、牧夫、漁人、礦工，中古至賤者也，然其出身既人人由學校而來，本業學校又寄之農局之中，則知識明而身體強，諳練熟而習慣安。其農局之長，與諸生有父兄師弟之親，即有安置提携之愛，苟其不情，未有不見用焉。若其才明智巧者，則耕、農、牧、漁之徒役即可遷拔農官，若曾由學士、工、技師出者，則可進爲公政府分政府之農部長及各職員，其榮至矣。人無私家，昔有仰事俯畜之累而今無之，民無私產，天有水旱螟蟲之憂而今不患之。坐得工金，聽其揮霍，居得公室，逐匹同居，好學者有圖書之益，中才有聽講之教，食有公廚，遊有公園，除每日工作數時外，悉皆自由。近市府之場所遊樂無方，即稍遠者，鐵軌屋車之密有如蛛網，輪舟汽球之行有若拋梭，自行電車于時尤盛，工事餘曷皆可暢遊，凡市府聲色之繁華，山水登眺之清娛，禮樂書畫之文明，皆可挹而受之，此中古帝王士大夫之所不可得者。其工作之數時，不過等于逸士之灑花，英雄之種菜，隱者之漁釣，豪傑之牧畜而已。又凡百舉動皆有機器，無沾手塗足之勤，襁褓縶勒之狀，不惟無苦而反得至樂，非大同何以得之！

若天下農田之收入，則各度農官截留其本度應用之物品而告之農部，農部移之公政府之商部與各州分政府之商部，統計全地各度物品之消息盈虛而分配之，先其近者，以省轉運，近地有餘，乃運配于遠方。舉全地所出之百穀、花果、草木、牧畜、魚產、礦產，皆適足以應全地人數之所需，少留贏餘以備各地水旱、天災、地變之虞。是故地無遺利，農無餘作，物無腐敗，品無重複餘贏，留其無量之地力物精以待將來，留其無量之人力日力以樂其身心，增其德性，長其學識，以成他益，舉全地之百產而操縱之，舉全地之農、牧、漁、礦之夫而樂利之，非大同而安得此！其與私產之農，其安苦、憂樂、愚明，不有類于天人之與凡夫哉！其與私產之農物，有無量之重複、贏餘、腐敗，得失豈可數算哉！其移無益以爲大有益，豈可並論哉！

大同世之工業，使天下之工必盡歸于公，凡百工大小之製造廠、鐵道、輪船皆歸焉，不許有獨人之私業矣。公政府立工部，各度小政府立工曹，察其地形之宜而立工廠，或近水而易轉運，或近市而易製

作，皆酌其工之宜而行之。商部核全地人民所需之什器若干，凡精者、格者、日用者、遊樂賞玩者、新異者、尋常者，察各物品多寡之差，以累年之報告比較而定其額。乃察各度界之工，其精擅專門風俗尤長者，譬如江西景德鎮之瓷，蘇、杭之（以下空白）皆統于工部者也。商部乃以舉國所需之物品、什器之大數分之于各度精工擅長之地，而定各地各品物、什器製造之額，移之工部。工部核定，下之各度界工曹，工曹督各工廠場如額而製之。各工曹工廠皆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皆以學校之及年爲之。其有成業證書者，授爲學士、工師、技師、匠師、工長、技長、匠長之號，得爲主、伯、府、史，累遷可至公政府、分政府之工部長，皆專門爲之，終身不移官，不貳事。其工價因其工之美惡勤惰爲數十級而與之，其有精能而幹才者，則工人可遷工長，以累遷本曹之主、伯、府、史焉。其工曹有各工講習會，各工學士、技師人而講習，其有所發明，皆于報告告之。其各廠亦然。當大同之時，工廠既盡歸公，則一廠之巨大爲今世所難思議，用人可至千百萬，且地可至千百里，廠內儼如古國土，廠主儼如古邦君。其分管各職之伯，其輔助之亞、管數之府、記事之史如大夫，其掌管工之旅如士，其巡察之胥如下士，作役之徒如民，其職工之院如朝廷，其圖書器物之府，皆有學士、技師百數以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如天祿、天（石）渠，其公園花木、水石如上林，皆有音樂院、戲園，聽工人自爲之。工人皆有公室，人二室：一臥室，一客室，更有浴瀾小室，十餘人則有公廳，作工者不論男女皆許同居，其別寓旅舍者亦聽。有講道院，日日有學士講道德之名理，古今之故事及工業之良術以教誨之。有公飯廳，食聽人所好而扣其工費。其工費皆于安息日支給，衣食玩好自費焉，聽其揮霍，而留其十分之一作儲金，以備其將來遠遊辭工之用。其至下之工，必足給其衣食之需，以時議之。其公室樓閣宏麗，花木幽觀，過于今大富室矣。

夫野蠻之世尚質，太平之世尚文。尚質故重農，足食斯已矣，尚文故重工，精奇瓌麗，驚猶鬼神，日新不窮，則人情所好也。故太平之世無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無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創新器而已，太平之世無所苦，所爲工者樂而已矣。故爲樂之工，以美術、畫圖、雕刻、音樂爲本，而鎗地、飛天便人益體、雲飛捷巧之異器乃日新，政府之所獎勵，人民之所趨向，皆在于新器矣。凡能創新器者，給以寶星之榮名，如今之科第焉，賞以千萬之重金，如今之商利焉。當是時，舉全地人民之所以求高名、致大富者，舍新器莫致焉。其創有新器者，如今之登科第，中富貴，其創新器而不成者，如士之落第、商之倒鋪焉。故野蠻之世，工最賤，最少，待工亦薄，太平之世，工最貴，人之爲工者亦最多，待工亦最厚。自出學校後，舉國凡士、農、商、郵政、電線、鐵路，無非工而已，惟醫可與工對

待耳。至于是時，勞動苦役，假之機器，用及馴獸，而人惟司其機關焉，故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勞，其工皆學人，有文學知識者也。太平之世，人既日多，機器日新，足以代人之勞，併人之日力者日進而愈上。以今機器萌芽，而一器之代手足者以萬千倍計，過千數百後，人既安，學既足，思日進，其倍過于今者不可以億兆思議。故今之作工者，中國每日十四時或十六時，歐美半之為八時，太平之時，一人作工之日力，僅三四時或一二時而已足，自此外皆遊樂讀書之時矣。其作工時限亦隨時議定，勤者獎之，惰者賞之，加其工價，其情不作工者逐之，經三逐則削其名譽，不得升遷，不得列于上流焉。然當是時，為工之時甚少，亦無有不作工而惰游者矣。

夫為工人之獨身計之，既無內顧，仰事、俯畜之憂，又無婚姻、祭祀、廬墓之計，人皆出自學校，不患無生事之才能，少時之工，不待情逐而不憂無工之苦。為工又皆執機器而不待沾手塗足，少時工訖，即皆為遊樂讀書之日。工廠既可男女同居，又有園林書器足樂，遊樂以養魂，讀書以養魂。故太平時之工人，皆極樂天中之仙人也。

為全地公計之，工人之作器適與生人之用器相等，無重複之餘貨，無腐敗之珍天物，以其曠昔作重複剩剩之器，聰勤者易其時日以好學深思，愚下者易其時日以樂遊健身。好學深思，則新器日出以裨公衆，樂遊健身，則傳種日壯而人類進益，人無憂苦，則魂魄交養，德性和樂，其于人道之美，豈不羨哉！其與私產之工竄人苦，波害大衆，較其損益，巧厝不能計也。

大同世之商業，不得有私產之商，舉全地之商業皆歸公政府之商部統之。夫物品者，農出之地，工作之人，萬貨所由成也。商部核全地人口之數，貧富之差，歲月用物品幾何，既令所宜之地農場、工廠如額為之，乃分配于天下。令各度小政府立商曹，其數十里間水陸要區立商局，各種商店，其數里間立商店。其曹、局、店皆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主者總辦也，伯者分司之長也，亞者佐也，主、伯皆有之旅者羣管事也，府者司財幣之收納也，史者記賬者也，胥者巡察者也，徒者各店之執事送貨也。商局者，監督各商店者也，商曹者，司商政者也。曹、局有商務考究會，各商學士人而考求，而以報發明布告之。凡農工所成之萬貨，由商部核各度人口之數，日用之宜，而由鐵路、汽船支配之，轉運之，商曹核本度鄉市之人口而分配之各商店中。當是時，一市僅一商店，大市大店，小市小店。其商店之大，如今一都會百數十里，大者乃數百里，皆與汽車汽船相通，有機運之。貨倉即分類陳列，全地之貨萬品並陳，每品之中萬色並列，如今賽珍會然，惟人所擇，皆有定價，不待商賈。（太平時，物不二價，只能謂之運部，不能謂之商部，曰商部者，俾人解耳。）商店遍陳小模形，浩大如一市，隨地

皆有電話，機器皆有號數。欲購某貨，以手撫機，書姓名居址，或傳電話，其掌櫃書記閱電機即聽而書之，電告于管貨倉者，即照送其家。其尋常日用之食品用品，年月中人開單告知商店，需用何品，日月若干，則按日按時送至其門，皆有收貨機器，貨至門則響而收之，此器或在屋上。或有餘不足，改用他品，則皆有電話，可傳至商店而立取之。然商店之大，用人多者至百數十萬夥，如一國然，總辦如邦君，司事如大夫，每業之中各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焉。然合農、工、商三者而校之，商之用人至少矣，但有運貨、會計、握機三者，靜而不諱，閒而寡事，貨無偽品，價無欺人。政府但除農工及運送之所出之本，以時酌定其價之高下，高者無過什一，下者可至百一，但以取足養十二局之人民為度而調劑之，計其時物價之賤可過今什百倍蓰矣。

蓋貨品之所以貴賤不時而人民受累者，由各地生養、造作、運送之時，而私養滯貨居奇之所致也。且私工之所作，私商之所售，凡一工廠、商肆，小者十數人，大者千百人，而皆有主、伯、府、史坐食之多人，又運送之費，一機之運抵人百數。主、伯運夫之費皆分利而非生利者也。中國一店之中，分利者幾居其半，歐美各國亦有三四，若合一市而計之，則一市而備一肆，與備萬肆同耳，則所省九千九百矣，合大地計之，坐于商店之中而分利者，蓋十萬萬而不止九萬萬也。若總歸之公，則運貨歸一，由電汽車船皆以機器直運至店，無無數運夫分利之事一也。一店而百工並作，萬貨畢陳，用人寡少，昔之一市萬店，店用十人為十萬人者，今則歸于一店，用千人可總任之矣，否則萬數千人無不任之矣，是可省百數十倍也。盡去百數十倍分利之人，而物價可賤百數十倍。物價既賤，購者自易，全地之貨皆集，日日皆如賽珍會，知識自開，而無有地僻難于購物之患矣，又無地僻運難、價至騰涌百數十倍之患矣。國家但以公商養民，權其輕重而充公用，于是全地無量之人只有向公中而支工金，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亘古重征厚斂之害。而太平世之生人，不知抽剝追繳之苦，只有領得工金為歌舞遊觀之樂，其為樂利豈有比哉！

凡此商店，以時而市，過時即閉，店夥散歸。商店在市有飯館、客舍，亦公為之，有戲園、樂館以娛之，有講道院講道德之名理，古今之故事及商業之術，以日浸灌教導之。其公室即以客舍為之，其欲取優室者半其費，其宏麗與工人同。其食即在公館，聽其所擇而自出費。男女皆可為商，皆可同居，其別有屋者聽。當太平時，人無私商，皆工人也，其出身皆自商學卒業，其商學即在商店之中，日勞數時而即有讀書遊樂之暇。其才者，遷轉可至商曹、商部長，無仰事俯畜之憂，無虧本散家之苦，近市而不算，博物而不勞，其在都會之商者，見聞尤博，雍容甚都哉！

若慮農工商皆歸之官，得無有司作弊，侵吞盜竊，爲害更甚者，此其所慮爲亂世言之也。太平世人無私家，無私室，無私產，無私店，無家而祿厚，性美而教深，必無侵盜之心，自無侵盜之事。即使有欲侵盜而別無私店，雖侵之盜之而從何售賣之，萬一洩漏，則終身不齒。且其時，凡人之金皆寄金行，其得金之多寡，視其工價及創新之賞，人人得而知之，若司商務而賺得多金，侵盜之跡即露。夫大無恥之事，苟非家累貧病，迫不得已，孰肯爲之而令終身見棄乎！太平之人，無家累，無貧病，榮途懸在前而清議迫于後，風化既美，種教更良，孔子所謂「雖賞之不竊」也，而何慮焉！

凡茲農田、商貨、工廠之業，全地至大，從何而能歸之公？即欲舉公債以承之，亦萬不能行也。然欲急至大同，最難則在去國，若去民私業，此事甚易，即在去人之家始也，即欲急去國界者，亦自去家始。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賦人權之義，男女皆平等獨立，婚姻之事不復名爲夫婦，只許訂歲月交好之和約而已，行之六十年，則全世界之人類皆無家矣，無有夫婦父子之私矣，其有遺產無人可傳，其金銀什器皆歸贈人。若其農田、工廠、商貨皆歸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全世界之人既無家，則去國而至于大同易矣。

夫男女平等，各有獨立之權。天之生人也，使形體魂知各各完成也，各各自立也，此天之生是使獨立也。夫使天之生人使男女以兩人偶合也，則不能獨立也，天之生男女使如人獸之異形也，則不能獨立也。今男女之魂知形體各自完成，各能自立，不相待也，不相下也，絕不相異也，極相愛也。徒以形中微有陰陽凹凸之小異，而男子挾其強力以凌弱質，收爲私屬，不齒乎人，習久成常，視爲義理，遂大背天子人權之義而永爲小康憂苦之世。雖彼男子得據一日之私尊，然以視大同太平之極樂，不猶乞丐之視帝王，凡夫之比神仙哉！人有棄帝王而爲乞丐，棄神仙而爲凡夫者乎？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獨立之權始矣，此天子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去私產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去國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至極樂之世，長生之道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權也；全世界人欲鍊神養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權也；欲神氣遊遊，行出諸天，不窮、不盡、無量、無極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矣，此天子人之權也。吾探得大同、太平、極樂、長生、不生、不滅、不減、行游諸天、無量、無極之術，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子人權，平等獨立哉，其惟天子人權，平等

獨立哉！吾之道早行早樂，遲行遲樂，不行則有苦而無樂。哀哉，全世界人生之苦也，其事甘之而不求樂歟！

大同書第七

舉全地經緯分爲百度，赤道之北五十度，赤道之南五十度，東西百度，共爲一萬度。近南北極之度少狹矣，其餘各度，近中國之四百里弱，略當英百里，而海居四分之一，陸居四分之三。今以四洲陸地截長補短計之，亞細亞東西可七千英里，南北可五千三百英里，並島嶼計之，面積可一千七百萬方英里，每萬方里爲一度，共得一千七百度界。歐羅巴東西長可三千四百英里，南北廣二千四百英里，共三百七十萬方英里，共得三百七十度界。北美洲南北長四千五百英里，東西廣三千英里，並島嶼計之，面積共八百六十萬英里，共得八百六十度界。南美洲合面積凡六百五十萬方英里，共得六百五十度界。非洲並島嶼面積一千五百四十四萬八千方英里，共得一千五百五十五度界。澳洲並各島四百二十三萬二千方英里，共得四百二十三度界。

凡大同之世，全地大同，無國土之分，無種族之異，無兵爭之事，則不必劃山爲塞，因水爲守，劃除天險，併作坦途。所有自古之崇山、盤棧、絕漠、橫沙、頭痛、身熱之區，風災、鬼難之地，深菁、密林之域，毒蛇、猛虎之所盤據，毛人、生番之所棲宿，莫不夷險，披艱，除莽，濬穢，刮巢，掃穴，奔魅，走魅，成爲都會，邑居相望。鐵軌貫穿于絕壑，車馬交橫于戈壁，文明之器，無有僻壤絕域，莫不廣被。昔者近水之區，皇都之所，則人民輻輳，百貨咸集，其僻壤、絕域、崇山、深谷，則山鬼獨，人跡不至，此特開化之先驅，事勢不得不然耳。蓋其時機器未興，開通之具未備，無法以興之也，故有山谷、水原之殊異，都邑、村落之異狀。大同之世，鐵道橫織于地面，汽球飛舞于天空，故山水齊等，險易同科，無鄉邑之殊，無僻閭之異，所謂大同也，所謂太平也。

惟北近冰海，南纏熱帶，寒暑太過，足以饑人，非人之弱質所堪也。夫于生人之滋長，養人之健

宜，凡身體魂腦皆有大損，有所大損，則遍布種子人類，其害甚劇。故生人養人之地，若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小學、中學、大學、養老院，皆擇溫帶之地為之，寒熱兩帶之太甚者皆不立，此以護養人種之美有進無退，若農工商之所在則不擇地，無所不屆也。

大同之治體，無國種，無險要，故分治之域，不以地勢為界而但以度為界，每度之疆樹石刻字以表之。人生其中，即為其度之人，由人本、育嬰、慈幼三院養成，則入小、中、大學，學成充看護人，一年則入農工商各場，有疾則入醫院，老則入養老院，死則入考終院。人民以界為表，則于一界之中，立一政府設司立職焉。

夫何為于每度界立一政府也？凡行政之區，有上達下達之異，皆視其國土之大小以為分析之廣狹，大概其域大者其治疎，其域小者其治密，其層級多者其治密，其層級少者其治通，而自治之制，則又無大小通塞之分，惟視有國與否以定其自治之權之輕重大小焉。有國則有爭，則國政府之權不得不大，而地方自治之權不得不縮，此不特君主之國為然，即民主之國亦不得不然也，勢也。大同之世，全地皆為自治，官即民也，本無大小之分，若以一鄉落數十里之地為一政府，未嘗不可也，以今分國分洲之勢，以州或國置一大自治政府，亦未嘗不可也，然皆非大同之宜也。蓋以一鄉落為一政府，則人才仍少，物力不足，其于振興為難，在公政府統之則百千萬數，若其太繁而難綜，在議院選人則百千萬數，若其太多而不舉，標名識號，紛錯浩浩，亦為無術，故不可行也。若以一洲或今一國為之，則其下必置多級分治之區，然與公政府隔絕疎遠，且等級之勢又將漸生而不平又出矣。大同之世，全地皆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由人民公議，電話四達，處處交通，人人直達，何事多立此分洲分國之分政府為哉！惟一度之地，以之上通全地公政府，下合人民，大小得宜，多寡適當，故可立為自治之小政府也。

每度約為英里之一百，其時鐵道極多而極捷，數刻而度內可通，電話、汽球如蛛網交織，其縮視一度界之地如今中國一大城耳，有事公議，電話一通，數刻成集，此公議便一也。有中國十萬方里，當今一道數府之地，幾及連國，容人無數，太平之世可至數千萬人或不止此，則人才無數，以興百業，無所不可。其農、工、漁、牧、鑛業產出極繁，政事極繁，其講求鼓勵，以之興作，達達成一大團之體。即以境內容十院，生人養人之地甚多，若在今日，分域自治，尚嫌太大，幸大同時交通之利器極捷，故可耳。再增此乎，則地太遠，人太多，傳言之腦筋漸不敏達，則合眾難，出產事業太繁而綜理難，故以此為極矣。至于上達乎全地分度之政府約三數千，議員亦三數千人，雖似稍多，而用人皆由各度公舉，與公政府無關，即公政府之行政員亦由各度公舉，則亦無關。至于稽察政事風俗，則每度有一二人查核報

告，消息已通。夫電話、鐵道、汽船數事者，開創不及百數十年，今之疾速過前世界。今美之鐵道每小時行七十英里，一日可一千六百八十英里，如此過數百年當大同之世，人智大增，其進化之率，豈今日所能思議，不知十數倍抑百千倍耶。今西伯利鐵路已成，環球周行不過月餘，大同之時，環球一周，多者不過數日，急者或不待此，則其交通敏捷，地球雖大，不過如今中國一大縣而已。以一公政府領二三千度，若今一大縣領二三千村落而已，其于為治尚易通于今一縣，則無待中間一洲一國為一大分政府矣。且人情一有所分，即有親疎，如今中國同姓有分房，同國有分省，則親其同房而疎其異房，親其同省而疎其異省。今已盡去人之家、族、鄉、國以絕人自私之根，即如各度界之小政府，已屬不可得已，豈可再為之屬樹分洲之分政府以生親疎哉！故合全地之大，經緯縱橫，劃為百度，每度立一政府，合數千小政府，而公立一公政府，不可多，不可少，不可加，不可減矣。

凡各度政府政體

一、民曹掌地方自治之事，凡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養老、恤貧、考終諸院之事並游徼消防之政，為諸曹之長。

二、農曹掌百穀、草木、漁牧之事。其地不能種百穀但為牧場。

牧曹，林麓則改為牧曹、虞曹。其地產兼備者則兼立諸漁曹。曹若有百產之物如鹽、茶之類多

者則立鹽茶曹。

三、礦曹掌開礦之事。

四、工曹掌百工之事，土木建築屬焉。

五、商曹掌商貨之運。

六、金曹掌金幣、會計、金行之事。

七、關曹無大山無荒地者關，掌開闢荒山、沙漠，凡地理、地質學掌焉。

八、水曹無水者關，掌治水之政。

九、通曹掌道路船車之政，大者皆歸鐵路，此其小者。

十、醫曹，凡醫疾院掌焉，及衛生、飲食、市場查檢之事。

十一、文曹，凡小學、中學、大學及圖書館、測候館掌焉。

十二、道曹，凡各處講道勸善之事，而修魂煉性之人歸其掌之。

十三、智曹，凡創新之事，特許之榮者掌焉。

十四、樂曹掌人間進化致樂之事，凡音樂館、博物院、動植物園，其施捨仁濟之事，獎勵之章掌焉。

十五日、會議院，凡十四曹官聯之事則會議之，從其多數取決，而民曹爲之長。

十六日、上議院，公舉度內之元老、文學、仁智之人爲之，其人數視其度內人數多少，隨時議定，略以數百爲度。十四曹之長皆爲議員，每年一任，以太平之世，人才太多，各使得展其才也，凡大政掌之，而專主職規、法律、行政、裁判、評論之事，各地評事不斷者，則此院公評之。

十七日、下議院，下議院無議員，但有書記之人，傳電話于全境內人衆而公議之。

十八日、公報館，由公政府派來一人，會同本度內公舉之人，掌考查、布告度內各情于公政府及各處政府暨本境人民，俾彼此、上下、四旁交通聯互。

凡各曹，自民曹以下至農牧漁、礦、工、商、金、水、關、通、醫十曹，皆掌人民厚生之事，自文、智二曹則掌人民開智之事，道曹則掌正德之事，樂曹則掌極樂之事。當太平之世，無兵爭故無海陸軍，無刑訟故無刑法，無國交涉故無外務，凡諸司皆爲民之官而已。孔子之爲《書》也，唐虞之世設九官，自平水土、教稼、明倫、共工、水火、禮樂皆爲民之官，庶幾少近之，惜非其時，不詳備耳。

凡各曹皆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主者長官也，伯者分曹之長也，亞者主伯之副也，旅者羣執事之司也，府主出納，史主記事，胥主奔走，徒主役作。主一等，府、史與伯、亞二等，旅三等，胥四等，徒五等。各曹皆由地方自治局公舉而來，終身不貳事，不移官。凡各司之授職，皆有本曹公舉。如一曹之主，則各地方自治之，各局主、伯、府、史及本曹之伯、亞、府、史、旅皆得舉焉，或聽胥、徒並核舉之，從其多數。其伯、亞、府、史則以下遞舉而聽主用之。其旅、胥以下由徒公舉，而聽伯、亞、府、史之用。

全地球大同公政府政體

一、民部掌各度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養老院、恤貧院、考終院之事，其游徽消防之數及整頓之事，爲諸部之長。

二、農部掌全地各度百穀草木產物之事。

三、牧部掌全地之畜牧，酌其用品而支配之。

四、漁部掌全地之漁產，酌其用品而支配之。

五、礦部掌全地之礦政。

六、工部掌全地百工之作貨，分別其地宜，總其多寡而支配之。

七、商部掌全地貨品之運輸，支配于各度，各場廠，其會計至難。

八、金部掌全地銀行出納度支之金政，定其用之多寡，于大同世衆部之權最大。

九、關部掌開闢荒地、深山、窮谷而爲坦途、都邑。

十、水部掌全地治河導水之政，海亦屬焉。

十一、鐵路部掌全地之鐵路而日圖擴充之，各度內小路亦屬焉。

十二、郵政部掌全地郵政之事。

十三、電線部掌全地電線電話之事。

十四、汽船部掌全地船艦之事，各內河小船亦屬。

十五、汽球部掌全地汽球之事。

十五(六)、(以下數字改正)衛生部掌全地衛生、醫疾檢疫之事，天文之關於測候、風災、火山等事亦隸焉。

亦隸焉。

十七、文學部掌全地文學之事，測候亦隸焉。

十八、獎智部掌全地獎勵創新特許之事。

十九、講道部掌全地講道勸善之事，凡有宗教煉魂者統之。

二十、獎仁部掌獎厲仁施之事。

二十一、極樂部掌人道極樂進化之事，凡音樂、美術、遊戲、博物、動植物園之事皆歸之。

二十二、會議院，凡有官聯之事及公共大政，二十部公議之，從其多數，隨事隨時舉議長，不爲定位。

位。

二十三、上議院，全地各度各舉一人，公議全地法律職規大政，並掌大裁判、政教、文藝、評論之事。以此爲極，二十部皆得爲議員。凡上議員皆舉大智大仁之人乃得充之。

二十四、下議院，但有書記，傳電話于各度，合全地各度之人公議之，一切法律、規則、財政，以此爲極。

此爲極。

二十五、公報院，全地各度公舉數人，掌公共交互查報全地之事，布告全地，通告本度。

凡各曹皆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主者長也，伯者分司之長也，亞者主伯之佐也，旅者羣執事之官也，府者主出納，史者主記事，胥者主奔走，徒者役也。既統全地之事，自需用多人，其

職員分司隨時公議。

凡一曹之主，總全地之事，皆由各度本曹之主數千人公舉之，從其多數。其鐵道、郵政、汽船、電船、汽球分局之員，雖由曹主分派，然亦必由衆公舉而曹主乃擇之。至曹主亦由全地各局主公舉，必由上智、至仁出身，無其人乃得用大智、大仁者乃得爲曹主。其伯、亞雖由曹主選派，然亦必由大仁、大智出身者，無其人乃許擇及多智、上仁之人出身者。

政黨之事，惟競爭乃能進化，不競爭則不進，然競爭則壞人性術矣。今立憲之政體，其行政之諸長皆全國政黨競爭，大昏博夜，喧走道途，號召徒黨，密謀相攻，或至動兵行刺，若選舉之先，兆衆旁走，大羅酒食以媚庶人，所舉既未必公，即公亦出大爭，而壞人性術，使人根種，此大不可。大同之世，無有國爭，無祕謀，大舉須假權于行政之長及立統領之人。萬幾、百政、法律、章程，皆由全地大衆公議，餘事則各度小政府專行，事事皆由公議。人人皆由公舉。公政府名雖總統，其實無權，不過坐受各度之成而司會計、品節、獎厲之事而已，故無須有一人之總爲統總理。各部長亦不能以一人選派，皆由各度各曹自舉。選舉之日，以一電話立問立復，比其多者而用之，無有競爭喧嘩之事，更無有互攻刺殺之事，亦無有競爭中于性術之害，其視今之政黨之爭，乃野蠻之舉動駭而笑之者也。且各曹長被舉之人，亦必須讓三讓再以舉賢若髮龍之美事，及再三爲大衆所推乃得受之，以弘讓德而鎮驕競焉。凡各度公舉一切曹司，皆當類是，其有不讓者，則爲醜德，清議所不容焉。至是時人性固美，德教固盛，而事權實在公衆，公政府諸長雖有責任而實極小，不過以高譽盛德坐領職司，爲名譽之事而已，則高陳三讓亦自易事。

凡大小政府議院之員，雖許慷慨陳詞，抑揚透關，而辭辯辭慄，皆有脊倫，言笑晏晏，皆有程度，而擇多者從之。若如今政黨議員，互攻激刺，大笑喧譁，失儀無節，乃野蠻之至，可爲大恥，則糾儀彈之，清議不容。然太平世人德性至美，教學尤深，議員爲賢哲高流，固無此野蠻之舉動也。

太平之世只此公政府、各度政府、地方自治局三級。地方自治局，鄉也；各度政府，邑也；人類不能無者也。只此院、場、廠、館諸司之主，伯、亞、旅、府、史、胥、徒，故大同之世無有民也。舉世界之人公營全世界之事，如以一家之父子兄弟，各竭其力以執業營生，其有贏餘，則相與爲樂，實無有一官也。其職雖有上下，但于職事中之行，若在職事之外，則全世界人皆平等，無爵位之殊，無章服之異，無儀從之別。惟仁智之人特許有殊榮者，以致進化而防退化，且益同胞而濟大衆，其功德固宜殊異也。

大同書 釋文卷七

大同之世，鐵道、電線、汽船、郵政皆歸于一，皆屬于公，是時汽球亦大盛通行，亦公爲之。五者皆爲大地交通運送之要政，公政府各設專部以經營之。是時五者繁密，如網如梭，纏于大地，既爲公產而不歸私有，人口尤衆，游歷通信尤繁，則五者所收之費不可勝數矣。

五者網于大地，處處設司，每度有總局，數里、數十里有分局，皆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史以記賬，府以收納，而府之權尤大，府之中又有主、伯、亞、旅、府、史。其用人皆自學校出，其專門學即在五者局中。其有工學士出者，得補主、伯，皆有報以發明布告之。其有司皆爲技師、工長，其才者累遷至部長，終身不貳事，不移官。其五者終日無息，則人輪數時，與百工等。其在鐵道、汽船者，風塵波浪或太勞苦，歲許休息其半，當休息之月仍支工金焉。

大同之世，公政府日以開山、通路、變沙漠、浮海爲第一大事。蓋人口愈多，用品愈繁，至于是時，深山、窮谷、絕島、深澗無不大通，視同都邑，故通路、治水、築橋之大工，役人最多。汽船、鐵道之修築需費最鉅，故夷山、鑿嶺、通川河而橋峰壑，所在皆開。無論老林、深礦，無一不闢，雪山、冰海，探檢日深，利源皆出，農場、林園、花園、果園、電確、石廠、礦場遍于高山絕島間。其溫帶熱帶之高山，空氣至多，暑氣較少，尤于養生爲宜，則各學校、各養老院、養病院皆築于山頂山麓，而富人、學士、罷政之逸老亦皆爭築室于山頂，以納空氣而便養生。人既多聚，則商店、公園、圖書、樂館亦皆設于山頂，開爲都會焉。譬若中國之秦、華、衡、嵩、羅浮、匡廬、天台、雁蕩，印度之須彌，皆爲都會之勝地，其他羣山莫不開鑿，並開岩架壑，鐵道盤空，電線飛馳，空船來往。名山盡闢以爲公園，引飛瀑以四奔，激清泉以上射，異花殊草，聚大地之珍奇，怪獸珍禽，分欄欄以公養。諸峰直峭，則通以飛橋，飛橋架空，則懸以飛屋。飛屋高懸天半，短以鐵紐，玻璃玲瓏，植以繁花，廊檻縱橫，著以翠鳥，几榻之機皆含音樂，嗷吸之氣並屬雲霞，其欲上下周遊，則跨汽球空船，或機亭而立至矣，斯亦逸士真人之極樂也。蓋據亂窟居，人多住山，升平堂構，人多在原，太平極樂，人復居山，周而復始。但窟居者多在山谷之幽，風氣不通，故于衛生不宜，太平極樂則居山頂，風氣四通，故于養生最益也。若其磴道盤旋，闌干環繞，鐵山如網，匝查迴環，亭榭點綴于峰頭，几榻交橫于道左，電燈掩映于澗壑，樓閣玲瓏于五雲，真有仙山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觀焉。

若其汽船之大，不可思議，長以千萬丈，廣亦百數尋，有若小島焉。船中堆山，築池，種樹，架橋，綴以亭榭，其上室客堂環繞其間，逸老、名士好吸海風，多賃居于是以周遊四海焉。其近海之地或無洲島，則短以巨鐵，廣袤數里或百數十里，其上堆山，築池，種花，植樹，聽人居之，築爲客室，商

店咸備，浮海遠遊，聽其所之。以鐵爲巨堤，環周其外，巨浪難撼，大魚不驚，出沒日月，噬吸天地，此又海桴之樂也。

有若大河海峽之橫亘，則渡以千萬丈之長橋，石地、積沙之亘阻，則開其百千里之川流，有若蘇彝士、巴拿馬之開河及紐約之築橋，蓋處處皆是。至沙漠之地，久壅無用，行人苦之，則引之鐵管，導以流泉，以汽車運泥，以石堤阻風。及石堤彌天，汽車匝地，風難旋轉，沙漸低平，于其泊泐漸引川河，遍植草樹，將多雨澤，漸可使沙漠化爲壤土，戈壁成爲中原，此雖莫大之工程，而公政府之巨力爲之，亦不難也。

凡茲鐵道、汽船、電線、郵政、汽球之歲人，盡以從事于工程焉，則大地雖大，崇山、大河雖多，深林、遼谷雖奧，不數百年而皆化爲都邑焉。故公政府立將作部以督之，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以任其事。其府主金出入，其史日月記事，又各有主、伯、亞、旅焉。每一工程皆立一局，又各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以督之。其人並出身于學校，其專門學皆在局中，一切政法皆與工部之工曹、工局、工廠同。其局之大者，役徒百數十萬人，若秦之築長城，波斯之鑄跨海七十里銅人，埃及之築五里石墳，然皆用機器爲之，力省而不勞，舉之較易矣。凡全地有無工無養之人，皆可充此工以養之。夫以國計之，間稅多于直稅且十倍，英之直稅二千萬而郵政及印花二者乃二萬餘。大同世之鐵道、汽船、空船、電線、郵政五者，一歲之人不可量數，則一歲所開闢之山海、道路、橋梁、水利、巨工亦不可量數，而役徒雖多，物料機器雖多，役徒所購之物品、機器工料之物品仍流入于公設之商店，則用其一而尚存其半焉，可以成大工，可以養大衆，可以闢窮荒，政府統算而消息之可也。

當是時，人之所居，都會之大聚，以山頂海邊及島嶼爲至多，而河流川原之間次之。然人口雖多，皆歸之農、工、運、關四部，否則老幼、疾病、學校十院之養于公者，然則室屋、園圃、店、廠、場、局皆出于公，幾無私宅者矣。既出于公，則必崇宏浩大，一院而萬千人，多或億兆人，故太平之世，無散人之村鄉而但有公家之廳署。其時道路平廣，電車四達，瞬息百里，自行車更巧，人人皆具，亦頃刻十數里，故農場耕牧之地可散而食宿之院可聚，雖十數里一農場亦可也。有農場之地，則商店從之，郵局、電局從之，汽球、鐵路之站從之，爲一聚落焉，故太平世之農場即今之村落焉。其地方政治，即農場主主之，而商店長、郵、電、汽球局長、鐵路站長佐之，不必設鄉官焉。其有事則開議，人人皆有發言權，從其多數而行之。其應上告而整頓者，則大衆列名而農長代表焉，每月必聚議其場政而上之于農局。其爲工廠地者，則爲今之市鎮，則工廠主主之，其地之商店、郵電局、鐵路、汽球並設，則各局長

佐之。其有事開議，人人皆有發言權，自其長親集一堂外，其餘皆自各處電話發來而史以書記之，月必聚議其廠政，從其多數行之。其應上告而整頓者，與農場同，告則直上于各度小政府之工曹焉。其農居農場之中或山水原陸之要，則或有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養老院、醫院、養貧院、考終院十院在其間，則必有銀行、公園、博物院、植物院、動物院、音樂院、美術院、講道院、大商店、郵電局、汽球鐵道局，其有川原者，則有船局或有工廠、作廠。如是，則設一地方自治局焉，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以任其地政，其曹有道路、警察、衛生、講道、評事、測候五司，若有水道則有都水一司，若有山谷則有關山一司，其橋、堰、陂、塘皆歸于道路司，其禮察飲食之宜、室屋之式、疫侵之事則歸之衛生司，其各場、廠講道之人則歸之講道司，其有詩論則歸之評事司。是時刑措，蓋無獄矣，其有罰者削其名譽，再有甚者付之恤貧院作苦工而已。其人皆由議院舉之，議院歲以數月開之，公議本局之立法諸事。院局之長咸集一堂，聽人人提議，而以電話問于各場廠局，院司之衆，人人皆得有發言之權而從其多數。其公舉主、伯、府、史皆取其地有智人、仁人之徽章多者舉之，無仁智之徽章者不得被舉焉，又有公報館以總公政布告之事，其職圖如左。

地方自治局之屬	
議院	
農局	農場(凡鹽場各產物場皆同)
礦局	
牧廠	牧場
漁局	漁場
工廠	
商局	商店
銀行	銀店
都水	養老院
關山	恤貧院
道路	考終院
游徵	徵員
衛生	博物院

講道 講道
評事

圖書館
音樂館
美術館
公遊園
植物園
動物園
講道館
測候臺
公報館

凡全地之銀行皆歸于公，無有私產。立銀行部于公政府，即度支部也。分立于各度小政府，為總銀行，下至于各地方自治局有分銀行，各工廠、作廠、農場皆有小銀行。凡全地商店、鐵道、汽船、電線、郵政、汽球之所入皆歸于總銀行，而分配于各度及各地各場之銀行，以應農、工、商作鐵道、汽船、電線、郵政、汽球之需及人本、育嬰、慈幼、小學、中學、大學、養老、醫疾、考終十院之用。其人民儲金，亦付之而予之息。其各地、各度分銀行，歲月將其所收商店、郵政、鐵道、汽船、電線、汽球之數報之公政府，而其所出農、工、商三部及養人十院之費，酌其多少，請于公政府總銀行而撥用之，其地方自治之收費用費亦歸焉，而聽自治局公議而公用之。

當是時，金幣用二品：上幣金，下幣銀。其銅留為器物，不作幣，而皆有紙幣代之。其紙幣之小者，如今各國之印花，每紙百錢焉。計其時礦出益多，或只用金一品而銀亦可不用為幣，但為器物可也。金錢略分三品：小者作十用，次者作百用，大者作千用。是時實名金行，不名銀行。

凡銀行有司，各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皆自學校計學出身，其學士累遷可至銀行部總長，其主、伯、府、亞皆選商業富人充之，各業大富人充之亦可。其時富人必由造新書、新器而後得富，則皆聰智人也，又必多有仁人徽章而後舉之。蓋大同之世，權至大者莫如銀行，故不能不鄭重之。

太平之世，農、工、商一切出于公政府，絕無競爭，性根皆平。夫物以競爭而進上，不爭則將苟且而退化，如中國一統之世。夫退化則為世界莫大之害，人將復愚。人既愚矣，則制作皆敗而大禍隨之，大同不久而復歸于亂，此不可不預防也。若導人以爭，又慮種子性根而爭禍將出，二者交病。且太平之世，農、工、商、學、鐵道、郵政、電線、汽船、汽球皆出于公，人皆作工，只有工錢，無其貧富，則

新器亦難銷流而新機將息。且其農、工、商、鐵道、郵政、電線、汽船、汽球亦必不改進而腐敗隨之，諸事腐敗，人將復愚，事將復塞，而大同亦不可久，則復歸于亂矣。夫天道不平者也，然不平則亂，人道感于亂禍，故裁成輔相而力求其平。然致于平時，則平之禍又出矣，補偏救敝，不可不慮患而深防之，此尤太平之深憂也。思防弊之法而調停于二病之間，則救之有二道：

一、為公衆進化計，大同之世，室屋、園圃、農場、工廠、商業、鐵道、電線、汽船皆出于公，既無競爭，何肯改良，何能進上？必將坐聽其弊，其害又甚大，此不可無以鼓舞之也。其道令各度小政府主持一切，若養人十院如何加益，公屋之如何而加精美偉麗，公園之如何而加新趣樂心，音樂院、美術館、動植物園、博物院如何而加美妙博異，農工如何而改良獎厲，橋梁、道路、鐵道、汽船在各度境內如何加其安樂華妙，公政府許其于本境商場售貨及其本境鐵道、汽船、汽球、郵政收費聽其酌加，以為興起、改良、增進之計，又各度境內小汽船、電車皆歸本度政府專利自辦，以為興起、改良、增進各事業之費。但其時自行車多，馬車亦無幾耳，故不得不以商業、鐵道、郵政各費聽其酌加。凡此汽船、馬車之收費，商業、鐵道、郵政、電線之加費，皆由各度本境人公議，遍傳電話于各農場、工廠、商店及十院執事之人，凡境內有獨立權者皆預焉，從其多數而行之。蓋商貨之售，鐵道、電線、郵政、汽船、馬車之收費，其貴賤多少皆境內人受之，益則公益，損則公損，苟境內各人皆甘願物價微漲，收費微昂，而得十院及公園、公屋、公音樂、美術、動植物園、博物院、舟車、道路、橋梁之神奇新妙，則涌貴者乃其人民之自願，非由公政府之暴政，安得不聽之。夫所私損者少，所公益者大，凡人民亦孰不踴躍以聽，以期鄰度之稱美仰望乎！公政府之民部，于各度中有尤為日新進上者，則贈徽章于其度，公獎其公民，于歲終列表，等其高下而榮異之，各度人民私益、公榮一舉兩善，誰不願稍涌毫釐之物價收費以博殊榮大樂乎。夫以各度全境之商貨稍增毫釐之價已得巨資，其于率作興工，增美釋回，固甚易易。各度各自為之，各自競上，則室屋、園圃、農場、工廠百物，安有患其坐弊不進，退化不改者哉！若夫鐵道、汽船、汽球不能分度界，乃全為公政府之物，其有新式妙術增進者，公議院與全地人民傳電話而公議之，稍加物價及運輸收費，亦不過以衆人之力為衆公益，所私損少而公益大，亦孰不願，豈患其不能改良乎！

一、為獨人進化計，當太平之時，人人皆作工而無高下，工錢雖少有差而相去不能極遠，即極遠而人智不出，器用法度，思想意義不能日出新異，則滯滯、敗留，甚且退化，其害莫大焉，欲防其弊，即對其害而矯之。當太平時，特重開人智之法，懸重賞以鼓舞之，分為四科：一曰新書科，有能作

新書爲昔所無者，不論農、工、商、鐵道、電線、郵政、汽船、汽球學、法政、教藝、樂理、醫、氣、力、形、質、聲、光、數、電皆可。其新書分三等：第一曰新理，以理能推所以然也；第二曰新術，以術有法可尋者也；第三曰新益，有益于人道者；蓋理與術窮極造化，該括天人，而奧深或遠于人道，新益者則切于人道者也。創新術者爲慧巧，創新益者爲明智。一曰新器科，大之若今之鐵道、電線，小之則百器皆是，以有益助進化爲主，差其所益公私大小而爲等。一曰新見科，凡天文之星氣，地層之礦質，通鳥獸之語而馴用之，考醫藥之物而化用之，及一切人世未出之物，未有之事皆是，以其大小深淺定其等焉。一曰新織科，因舊有之物質、物理、物品而善萃、貫串、擇精、去粗而成之，政、教、藝、樂皆然。公政府設獎智院，專任鼓舞、勸導、鑑定之事，每州設分院，各度小政府皆設一局，小者由各度小政府監察而特許之，大者呈各州分院或公政府總會監察而特許之。其獎智院各科設博士、學士，由博士大衆公定而得之，公鑑之，鑑定而頒發其特許之賞，差其高下以爲賞之等。其實有名有實，名者榮銜也，實者金錢也，其理之精奧偉大者其名高，其事之切實益人者其實厚。凡名譽之賞，能創新者公贈徽章，謂之智人，每一次創新則得一次智人徽章，積十次則爲多智人，其創新之卓絕者則爲大智人，積十次卓絕之創新則爲上智人，其尤卓絕者則爲哲人，其卓絕而不可思議者則爲聖人。聖人與哲人不爲定例，遇有其人，公議同服，則衆上其徽號，凡得是名譽者，衆共尊禮加敬之。其創新之輕重大小，皆有比例之定格以爲等，積次積等而比較之以爲其位之高下。凡學士必由多智人選出，博士必由大智人選出，聖人、哲人必由上智人選舉。故其時之智人猶今之秀才也，多智人由（猶）今之舉人也，學士猶今之進士也，大智人猶今之翰林也，博士猶鼎甲也，其上智之號猶今之狀元也，聖人則曠年累世而後一遇其人而得焉之，大約聖哲之號多于死後公推焉。其實金則與名位不同。名位略從同，苟非殊絕，皆爲智人而已。而賞金則分析級數甚多，可至千百等，以益于人用之多少爲差，然雖至下等者，賞金亦必極多，略以千金爲至下位，自此等而上之千級，凡至百萬焉。大智又有歲賞焉，亦自千金至百萬之千級以爲歲俸，終其身而後止。智人徽章用圓形，圖繡其所創之物，其大智虛理不能繡者繡以月，爲眉、弦、望之形，至十次則爲上智，繡以滿月，哲人則繡以日，若聖人則繡大日繞以羣星，如天焉。凡領徽章多者，則盡懸之于身及背，猶不足懸，則及于手足，其大智以上之徽章則懸之于冠。其死也，有功德于人而人思之者，則鑄其像，以其創新之次數爲其級數，級皆用圓。其爲大智之章，則用他式，亦視其次數爲層數，其別領得仁人徽章者，亦按其次數爲級數，級則用方。按其領章之年爲其級數方圓之次第，其領得大仁人之章者，亦用他式，亦按其領章之年以爲次第焉。凡各度獎智局，聚全度之學士、

博士而爲公鑑員，然每業、每學皆設專員以司之，而餘人以時與議焉，可以賞智人徽章。其全州獎智分院，則必博士乃得爲公鑑員，全州博士盡與焉，亦各設專業、專學之司而餘人以時與議焉，其大智之賞必于是，學士之號必于是，各度小政府無是權也。其公政府之獎智局，聚全地博士之盛名者爲公鑑員，各業、各學皆設專司，而餘人以時與議焉，其聖哲之位號必于是公議，其上智之章號亦于是領之，博士之號亦于是推之，各州皆無是權也。凡此創新者隨時呈遞，頒賞贈號亦隨時，若學士、博士位號則每年論定一次，無類，惟其才，哲人、聖人則俟有公舉者，無年限。當是時，舉全地之人，聰敏雋秀之士，心思才力之用，日夜研究之事，行遊探訪之意，皆創新之是圖，無他志焉，無他思焉。苟得名號，則佩戴圖章，榮尊于世，領獲巨金，行樂于時，富貴迫人，迥非曠昔，有若今者之考試求科第者焉，其得則如今登第，有若升天，其失則如今下第，有若墜淵。蓋太平世無所競爭，其爭也必于創新乎，其競也必在獎智乎！智愈競而愈出，新愈爭而愈上，則全地人道日見進化而不患退化矣，賞金既巨，又有歲俸，則新器之出不患無有力者之爭購，于是銷流矣，既有賞金之富，則公室之外不患無私宅矣，其他車馬、衣服、什器之瑰偉奇麗與室屋之偉麗，自並起競爭而不患其漸趨簡陋矣。太平世人無國爭、兵亂之苦，無仰事俯畜之憂，無祭祀、祠墓之事，無疾病之虞，無身後之計，每日工作數時之暇皆是餘閒，魂清體健，比之今人，思慮虛密，神閒氣足，何止千萬倍，而又有榮名巨金以驅策之，當是時之人，惟有日思創新而已。夫以其人境遇、神明之優絕，又當圖書、器質之精備，而又有巨金、榮名之驅策，則全地聰明睿敏之士，日盡其心思才力以思創新，其新理、新器、新術日出而無可限量，精奇而不可思議，其視今者之製作，何止正載極恒河沙倍也，蓋猶天人之視五濁世也，豈復今亂世之人所能思議哉，其進化之速，一日千里，豈猶患其退化哉！

當太平之世，既無帝王、君長，又無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爲榮，所獎厲者惟智與仁而已，智以開物成務，利用前民，仁以博施濟衆，愛人利物，自智仁以外無以爲榮。當是時，人無父母、妻子、族屬之養恤，無祭祀、祠墓之費，無疾病之虞，無身後之計，一人而得重金或千百萬重金，或歲有百十萬賞俸，將何用之！是時人不爲奴，不得有妻，同時不能多男女之交，屋室不待于大，寶玩古器多藏于公，除遠遊外，幾無以爲用多金之地。然則得金無用，而又有仁人之榮號、徽章以鼓舞之，故其時人惟有好施捨而已，不止其性之善也，亦其俗制使然也。夫一人善射，則百夫決拾，衆人好施，則風俗隨之。公政府于是爲獎仁院以厲慈惠之事，各州則有獎仁分院，各度小政府有獎仁局，司施捨慈惠之事而獎其位號。凡有仁惠之事，皆公贈仁人之號，差其仁惠之大小以爲之等。其等高下，

論次數爲序，以多爲貴，積領十次則爲上仁人，積領五十次者爲大仁人，積領百次者爲至仁人，其或功德殊絕者則爲大仁人，積領大仁十次則爲至仁人，其尤殊絕者則爲大人、天人，此兩號待之公議，不爲常贈。

凡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養老院、醫疾院之看護人，考終院執事人，領有完業無過執照者，皆得贈仁人之號；其賞金視其執照之功大小以爲差，以千百金爲度。其產母皆贈仁人之號，高一等；其醫院醫生積歲無過者，皆贈仁人之號，其等數、賞金皆視其功以爲差，每歲或三歲一定之，其有過者扣除仁人之號。其賞金可自百千至百萬，或加歲賞焉。野蠻之世以殺人爲事，最重爲兵，蓋太平之世以生人爲事，最重爲醫，故其賞之厚亦同之。其醫人尤多而有效者，可驟贈大仁人，其賞金尤重焉。其十院執事人及諸學教習，皆三歲考之，其完課無過者皆得贈仁人之號，其等數高下，賞金多少，皆視其功以爲差；其有過者扣除仁人之號。其賞金可自十百至千萬。其爲官者，積歲有功，獎厲亦同，小功德則爲仁人，大功德則爲上仁人，功德殊絕則爲大仁人，至仁人，其有過者扣除。其施捨者，亦視其功德之大小高下爲差，皆有格焉，或積累焉，以定仁人、上仁、大仁、至仁之號。當大同之世，人人皆不饑寒，人人皆少疾病，人人皆入學校，雖欲施甚難。其所施濟者，多購學校之圖書，多贈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恤貧院、養老院、醫疾院之費用，多建園林，多置樂院，多修橋梁，多通道路而已，而以開山鑿荒爲功德之尤大者。譬若里息勃斯之開蘇彝士河，則一舉而可爲大仁人、至仁人矣，此宜贈金千萬者也，且可公議爲大人矣。

凡仁智兼領而有一上仁或多智者，則統稱爲美人。上仁多智並領者，則統稱爲賢人。上仁多智並領而或兼大仁或兼大智，則爲上賢人，大智、大仁並領則統稱爲大賢人。大智、大仁並領而兼上智者，則可推爲哲人。大智大仁並領而兼至仁者，則可推爲大人。上智、至仁並領而智多者，則可推爲聖人。仁多者則可推爲天人。天人、聖人並推，則可合稱爲神人。

凡讓事之位則以職爲序，其宴會公集之位次悉以仁智之等爲序。蓋太平之世，尚德不尚爵也，所以使人勉于道德而化其美俗也，所以使人化于慈祥而盡于公德也，所以使人增其靈明而收其公益也。

然雖有神聖，尊之亦有限制，以免教主合一，人民復受其範圍，則思想不出而復愚矣。即前古之教主聖哲，亦以大同之公理品其得失高下，而合詞以崇敬之，亦有限制焉，凡其有功于人類、波及于人世大羣者乃得列。若其僅有功于一國者，則雖若管仲、諸葛亮之才擴而不得與也；若樂毅、王猛、耶律楚材、俾士麥者，則在民賊之列，當刻名而攻之，抑不足算矣。若漢武、光武、唐太皆有文明之響波及亞

洲，與拿破侖之大倡民權爲有後世功者也。自諸教主外，若老子、張道陵、周、程、朱、張、王全真、王陽明、袁了凡，皆有影響于世界者也，日本之親鸞，耶教之瑪丁路得，亦創新教者也，印度自商羯磨、富蘭那（以下空白）

當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過人，惟相與鼓舞踊躍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日厚，智識日盛，全世人共至于仁壽極樂善慧無邊之境而已，非亂世之人所能測也。

太平世以開人智爲主，最重學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學、中學、大學，人人皆自幼而學，人人皆學至二十歲，人人皆無家累，人人皆無惡習，圖書器物既備，語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養生又備，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學人之進化過今不止千萬倍。其時學校所教，時時公議改良，固非今日所能預議。若其公理乎，則德教、智教、體教之外，實教當爲最重，故大學科專行之。至于古史，則略備博學者之溫故而己，爲用甚少，如今人之視彘、蠶、生番，聊資進化之考驗或爲笑柄而已。若名理之奧，靈魂之虛，則聽學者自爲之，或開學會而講求之，非公學之所急，即不待公學之教之也。公政府有學部以統之，各度小政府亦立學曹以司學務，皆有主、伯、亞、旅、府、史、胥、徒以司其事。當太平之世，地地相等，無有都會、鄉邑之殊，但以擇善地爲養生之宜耳。故除非洲、印度、南洋熱帶及近冰海處不設十院不立學校外，其溫帶近海之地則多設之，無據亂世學校全棄京都而鄉邑則皆橫不文之俗，此不平不同也，太平世地地相同，地地平等，不待褒禮遠學焉。其學官皆自各學教習出，展轉推至學部長，若學部長欲議改良學制，則合各度學校而公議之，公議皆以電話從其多數而行之。其學官如父兄，其學生皆如子弟，蓋以大地爲一家，而鞠育後進以負荷家業也，其囑不勉焉！

孔子曰：「必也其無訟乎！」太平之世，治至刑措，乃爲至治。傷哉亂世也！人民之生，惡質惡性，觸刑犯網，刻削肌骨，斷絕軀體，殃波親族，若其損害廉恥，敗壞風俗，浸薰天性，尤其大者矣。夫原人之犯罪致刑，皆有其由。夫人生而有身有家，則不能困也，天也，以貧之故則不能忍，不能忍則有竊盜、騙劫、贓私、欺隱、詐偽、偷漏、恐嚇、科斂、占奪、強索、匿逃、賭博之事，甚者則有殺人者矣。不治其救貧之原而嚴刑以待之，衣食不足，豈能顧廉恥而畏法律哉！人之生而有生殖之器，而不能無交合色欲之事者，天也，以天欲之故則必不能絕，必不能絕則必有淫奸之事，自情好、強合、占奪、偷搶以至瀆倫、亂宗、殺人、傾家者有矣。雖有萬德婆羅門、佛、耶蘇欲救之而欲絕其欲，而必不能使全世界人類絕交合之欲也，假令能從其教而絕之，則全世界之人類，數十年而立絕，則莽莽大地盡爲草木禽獸之世界矣。然使永永爲草木禽獸之世界，猶之可也，然未幾則默類進化，展轉爲人，才智復出，

色欲又相爭矣，是徒舉全地百億萬年之世界而草莽之，其為大禍莫有過焉，比之共縱色欲交合之害，過之不啻恒河沙倍矣。故是諸教主，幸人不盡從之耳，若盡從之，則人類絕而大禍至矣。不善其教欲之源，而徒嚴律待之，彼色欲不給，豈能顧廉恥而畏法律哉？若夫有君長則有爭而傾國為兵，有父子兄弟宗族則有親，而望養善善爭分之訟獄起矣，有夫婦則爭色欲而奸淫、禁制、責望、怨懟，甚至刑殺之事出焉；有爵位則有鑽營、媚諂、作偽、恃力、驕矜、強霸、割奪之事起矣，有私產則田宅、工業、商貨之爭訟多焉；有尸葬則有墓地之獄焉；有稅役關津則有逃匿欺吞之罪生矣；有軍兵則軍法尤嚴重，殺人如草芥焉；有名分則上之欺凌壓制，下之干犯反政起矣。此外遠乎人之性，離乎人之性，反乎人之性，遠為期而責不至，重為任而責不勝，凡若此者，皆設網羅，張陷阱，而致人人于刑，與于訟者也，人道所必不能免也。不知治此，而日張法律如牛毛，日議輕刑如慈母，日講道德如諸教主，終不能救之也，無具其矣。諸帝王之號稱仁者，諸教主之號稱聖者，不過如巫者醫之治沈痾而至于長生也。滔滔數千萬年，往者難陳，或拔除其不祥，或針灸其孔穴，間有小瘳而終不能起其沈痾而至于長生也。滔滔數千萬年，往者聖哲已矣哉！雖有良醫如婆羅門、佛、耶及希臘諸哲，暨于近哲，方亦多矣，而深山僻野，藥材不具，醫器難作，生當據亂，不逢其世，有術無具，如之奈何！今之世，藥猶未備也，吾思救之方，將來之瘳此無量大病者，必當行之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莊子之論墨子曰：「離天下之心，生人不堪，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之教不能行者，以生人不堪故也。今諸教主之道，其亦有離于天下而生人不堪者耶！惟大同之道，無仰事、俯畜之累，無痛苦、身沒之憂，無田宅、什器之需，無婚姻、祭祀、喪葬之費，孑然獨立之一身，少有二十年學校之教，長有專門生計之學，老疾皆有所養，工作僅三數時，其無業而人于恤貧院者尚不患無所養也。若稍所犯，終身不齒，無所迫而為之，何忍自絕于向上。即謂人性無厭，貪心易起，則又經累世大同之化，傳種改良，則無復有竊盜、騙劫、賊私、欺隱、詐偽、偷漏、恐嚇、科斂、占奪、強索、匿逃、賭博乃至殺人謀財之事，則凡此諸訟悉無，諸刑悉措矣。太平大同之世，男女各有獨立之權，有友好而非婚姻，有期約而非夫婦，期約所訂，長可繼續而終身，短可來復而易人。凡有色欲交合之事，兩歡則相合，兩憎則兩離，既無親屬，人人相等。夫寬游堤以待水泛，則無決漫之虞，順乎人情以定禮律，則無淫犯之事矣。夫人稟天權，各有獨立，女子既不可為男子之強力所私，其偶相交合，但以各暢天性。若夫牝牡之形，譬猶鎖鑰之機，納指于口，流涎于地，何關法律而待設嚴防哉！築墻者適召砲攻，立崇堤者適來水決，必不能防，不若平之，故不若無城無堤之蕩蕩也。况男有侍妾則為養，女有面首則為奸，奸淫之名義自男子目之，故

嚴刑峻法特為男子之私設之耳，豈大同人權並立時所可有哉！故大同之世，交合之事，人人各縱其欲而給其求，蕩蕩然無名、無分、無界、無垠，惟兩情之所屬。人人可得，故無復有強合、占奪、搶奪之事，人人可合，故無復有和奸、通淫之名，無親無屬，故無復有亂宗、濫倫、蒸報之惡，又安有惟薄之訟，淫奸之刑哉！惟自由之義，乃行之于二十出學之後。若在童女、童男之時，身體未成，方當學問，受公政府之教養，未有獨立之權，亦無自由之義，不獨強奸之有害，亦交合之損身，自當在禁防之列，此在教師之訓導，又在友朋之激厲。苟不謹而犯此，雖不速于刑獄，亦當見擯清議，削減名譽，此為犯冒學規，不隸刑司焉。至強奸童幼，有損身破體者，本當予之嚴刑。惟此等惡風皆出于中世淫律過嚴之時，人有欲而無所洩，故致犯此。若太平之時，人得所欲，何事強奸童幼為絕無滋味之事，可不待防。若果有之，付之公議以定其罰可也。蓋法律之立，所以預防為非，太平之世苟尚有惡欲若此者，必非自好之士，亦必不畏法律，故無須矻矻以制刑書也。他事仿此。蓋古世法律未立，議事以制，中世有律以防奸惡，太平無律，復類上古，以人不為惡，不須預防也。女色既易，固可無犯，然美男破老，固又有好男色者，雖索格拉底已有之矣，雖非陰陽之正，或于人身有損，然好色亦未有不損者。人情既許自由，苟非由強合者則無由禁之。夫公理本無善惡是非，皆聽聖者之所立。佛法戒淫，則孔子之有妻亦犯戒律，當墜地獄矣；孔子言不孝無後為大，則佛、耶二教主亦犯刑律矣；蓮華生、親鸞及瑪丁路得公然在佛、耶界內創新教而行淫，然天下亦無有非之者，且多從之者，西藏紅教居大半，皆出蓮華，日本親鸞教，從者人過千萬，路德新教，則過萬萬矣。故知善惡難定，是非隨時，惟是非善惡皆由人生，公理亦由人出。我儀圖之，凡有害于人者則為非，無害于人者則為是。昔之禁男色者，恐奸于彼則惡于此，慮害嗣續而寡人類，故禁之。太平之世，男女平等，人人獨立，人人自由，衣服無異，任職皆同，無復男女之異，若以淫論，則女與男交，男與男交，一也。其時人太安樂，不患人類之不繁，無待慮。其有歡合者，不論男女之交及兩男之交，皆到官立約，以免他爭。惟人與獸交，則大亂靈明之種以至退化，不得不嚴禁矣。太古之世，獸交最多，人之本始亦自靈獸之交展轉而成。印度古昔有驢仙人，尚未大脫獸交之俗，猶太女子成人，至今先與羊交，故摩西立法之先，有交獸者殺，與周公之群飲勿佚盡拘以殺同，慮以惡種亂靈明之種也，則其時獸交之俗盛矣。中國文明已久，早無此風，故律無明文。然今各國所傳，其交猴、犬、豕、牛、馬而生子類獸者不絕，「羨殺烏龍臥錦茵」，李義山之所為謂也。香港某氏婦畜犬而與臥起，火發不能脫。前年加拿大女子生狗，登于報紙。紀曉嵐《閱微草堂》稱「一何某者，畜牝豕十數，閉門與交，其生豕多有人頭者，又稱有婦與馬交而死，有男子與牝牛交而死。大約畜豕犬

交者益多矣，此于保全人種之大義最為悖反，若有此者，應科非常之嚴律，視為大逆不道。然究其所因，皆由中世禁淫之律法過于崇嚴，而人欲之大發有不可禁，故至陷此亂種之不道。若在大同世，但在情歡，絕無戒禁，則人得所欲，以至文明之人類，起居飲食備極香美，豈能復與獸交哉！義當無之，可不立禁，若有犯此者，公議恥絕，不齒于人可也。

大同無邦國，故無有軍法之重律，無君主則無有犯上作亂之悖事，無夫婦則無有色欲之爭，奸淫之防，禁制、責望、怨怒、離異、刑殺之禍，無宗親兄弟則無有望養、責善、爭分之獄，無爵位則無有恃威、怙力、強霸、剝奪、鑽營、佞諂之事，無私產則無有田宅、工商、產業之訟，無尸葬則無有墓地之訟，無稅役、關津則無有逃匿、欺吞之罪，無名分則無欺凌、壓制、干犯、反攻之事。除此以外，然則尚有何訟，尚有何刑哉！我思大同之時，或有過失而必無罪惡也。其過失為何？于一業一職之中，或有失職誤事者焉，或有失儀過語者焉。以二十年學校之教，化行俗美之休，人性既善，精力又強，其殆並失誤而無之，必謂有之，此亦不待刑訟者也。故大同之世，百司皆有而無兵、刑兩官。其各業各職之失誤者，失儀過語之非禮者，皆歸其本司依例教戒，或少加罰緩極矣。即兩有諍論，亦君子所有，大（太）平之世或不能無，則公請評事人定其曲直，不須設理官也。故太平之世無訟，大同之世刑措，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不待理矣。故太平之世不立刑律，但有各職業之規則，有失職犯規而無干刑律也。自職規之外，立法四章而已。

第一禁懶惰

太平之世，園林音樂，男女同遊，飲嘯歌舞，人太逸樂，即不作工業，亦有恤貧院以收之。若人人如此，則百事墮壞，機器生鏽，文明盡失，將至退化。故惰之為害，可以舉大同之世復還于亂世，其害莫大，故當嚴禁。有惰工者，計日罰鍰，若過經月則削名譽，再久則不得充上職，其人恤貧院，則作苦工。苟非富逾巨萬、銀行有憑者，久不作工，皆當議罰，蓋大同之事業治化，皆以衆人公任之，一人不任職，則一職有損。即有好修煉精魂，深山獨處，草衣木食，與世長辭者，此為出世有道之士，本不必科以世法。但大同之世，人之生也，養之公家二十年，豈可空受養而逃之！雖在佛法，曾受父母之養而飄然出家，實為失報施之理，況今公政府乎！夫投桃報李，欠債償錢，此為公理之至，無可逃之天地之間也。公家既教養人民二十年，人民亦當報公家二十年，故四十歲以前，不許出世修煉，過茲以後，

乃聽自由。

第二禁獨尊

太平之世，人人平等，無有臣妾奴隸，無有君主統領，無有教主教皇，孔子所謂「見羣龍無首」，天下治之世也。若有首領獨尊者，即漸不平等，漸成專制，漸生爭殺，而復歸于亂世。故無論有何神聖，據何職業，若為黨魁，擁衆太多共尊過甚者，皆宜防抑。故是時有欲為帝王君長者，則反叛平等之理，皆以大逆不道第一惡罪論，公議棄之園土。以一有帝王君長即不平等，即生爭殺而反于亂世，凡成一人之尊，必失公衆太平之樂也。即有神靈絕出之人，以教主收衆，亦當禁絕。蓋教主雖仁智覆衆，非出害人，而尊崇過甚，恐有摩西、馬哈墨之倫假教主而為君主，則專制復成，平等必亂，又將復歸于亂世也。然太平之世，人智濬發，欲為君主教主者甚難，必無是事，然不可不預防之。計其時人權甚分，極難擁衆，惟醫生之權最大而人身多託命焉。或有靈異絕出之人如拿破侖者，以其雄才大略，託醫挾術以講道收衆，則由地球醫長為地球大統領，由地球大教主而為地球大皇帝，是秦始皇復出，而將挾權恃力，焚書坑儒以愚黔首，則太平之極復為據亂，其禍害不可勝言，此不可不立嚴律以預防之也。故凡有獨尊之芽，宜衆共勸之，不許長成。

第三禁競爭

人之性也，莫不自私，夫惟有私，故事競爭，此自無始以來受種已然。原人之始，所以戰勝于禽獸而獨保人類，據有全地，實賴其自私競爭致勝之功也。其始只知有身，有身而自私其身，于是爭他身之所，有以相殺，其後有家，則只私其家，于是爭他家之所有以相殺，有姓族部落則只私其姓族部落，于是爭他姓族部落之所有以相殺，有國則只私其國，于是爭他國之所有以相殺，有種則只私其種，于是爭他種之所有以相殺，以強凌弱，以勇欺怯，以詐欺愚，以衆暴寡。其妄謬而有一知半解如達爾文者，則創天演之說，以為天之使然，導人以競爭為大義，于是競爭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惡物者，遂揭日月而行，賢者皆奉之而不恥，于是全地莽莽，皆為鐵血，此其大罪過於洪水其矣！夫天演者，無知之物也，人義者，有性識之物也。人道所以合羣，所以能太平者，以其本有愛質而擴充之，因以裁成天道，

輔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極于大同，乃能大衆得其樂利。若循天演之例，則普大地人類，強者凌弱，互相吞噬，日事兵戎，如鬥鷄然，其卒也僅餘強者之一人，則卒爲大鳥獸所食而已。且是義也，在昔者異類相離，諸國並立之世，猶于不可之中而無能過之，不得已者也，若在大同之世，則爲過去至惡之物，如童子帶痘毒，豈可復發之于壯老之時哉！大同之世，無異類，無異國，皆同體同胞也，競爭者，于異類異國爲不得已，于同體同胞爲有大害，豈可復播此惡種以散于世界哉！夫據亂之世，人尚私爭，升平之世，人人各有度量分界，人不加我，我不加人，大同之世，視人如己，無有畛域，一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出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當是之時，最惡競爭，亦無有競爭者矣。其競爭者，惟在競仁競智，此則不讓于師者。雖然，作色者，流血大爭之倪也，勃怒者，巨砲攻爭之氣也，譁譁者，對壘爭聲之影也。太平世之人，有喜而無怒，有樂而無哀，其競爭雖泯，然或者有之，則不能不嚴禁焉。凡有爭氣、爭聲、爭詞、爭事、爭心者，則清議以爲大恥，報館引爲大戒，名譽減削，公舉難與焉。若其弄兵乎，則太平世人決無之，若有創兵器之議者，則反太平之義，亦以大逆不道論，公議棄之不齒焉。

第四禁墮胎

見人本院篇。

卷八

大同之世人民極樂。

大同之人宮室皆建于公，私人幾無宮室矣，蓋無家則不須有室也。然智士累創新器，得賞甚多。當生民之初，以饑爲苦，則求草木之實、鳥獸之肉以果腹焉，不得肉實則憂，得而食之飽之飫之則樂，以風雨霖霖之犯肌體爲苦，則披草樹、織麻葛以蔽體焉，不得則憂，得而服之則樂，以蟲蛇猛獸爲

苦，則積巢土窟以避之，不得則憂，得而居之則樂，以不得人欲爲苦，則求妃匹、擁男女，不得則憂，得之則樂。後有智者隨事增華，食則爲之烹飪、炮炙、調和則益樂，服則爲之衣絲、加采、五色、六章、衣裳、冠履則益樂，居則爲之室室、樓閣、園圃、亭沼、雕牆、畫棟雜以花鳥則益樂，欲則爲之美男、妙女、粉白、黛綠、熏香、刮鬚、霓裳、羽衣、清歌、妙舞則益樂。益樂者，與人之神魂體魄尤適尤宜，發揚、開解、歡欣、快暢者也。其不得是樂者則以爲苦，神結體傷鬱鬱不揚者矣。其樂之益進無量，其苦之益覺亦無量，二者交覺而日益思爲求樂免苦之計，是爲進化。

聖人者，制器尚象，開物成務，利用前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竭其耳目心思焉，制爲禮樂政教焉，盡諸聖之千方萬術，皆以爲人謀免苦求樂之具而已矣。無他道矣。能令生人樂益加樂、苦益少苦者，是進化者也，其道善，其于生人樂無所加而苦尤甚者，是退化者也，其道不善。盡諸聖之才智方術，可以二者斷之。雖然，聖法之爲苦樂也，循環而相生，則視其分數以爲進退焉。聖法之爲苦樂也，因時而異境，則權其輕重以爲去留焉。

大同之世，人人皆居于公所，不須建室，其工室外則有大旅店焉。當時旅店之大有百千萬之室，備作數等以待客之有貧富者。其下室亦復珠璣金碧光采陸離，花草蟲魚點綴幽雅，若其上室，則騰天架空，吞雲吸氣，五色晶瑩，雲窗霧檻，貝闕珠宮，玉樓瑤殿，詭形殊式，不可形容，而行室、飛室、海舶、飛船四者爲上矣。

行室者，道路皆造大軌，足行大車。車之廣大可數丈，長可百數十丈，高可數丈，如今之大廈精室，然以電氣駛之，處處可通。蓋遍地皆于長驅鐵路外造此行屋之大軌，以聽行屋之運遊也。蓋室屋之滯礙在凝而不動，既無以吸天空之清氣，又無以就山水之佳景，偶能擇得，亦難遍納清佳，此數千年來之所苦也。惟屋可遊行則惟意所適，或驅就海濱而挹海氣，則島嶼滄茫，或駛向湖邊江瀾而飲波光，則天雲滉漾，或就山中而聽瀑，則巖谷幽奇，或就林野而棲遲，則草木清瑟。一屋之小，享用無窮，泛宅浮家，于焉娛志。蓋太古游牧，中世室居，太平世則復爲游國，如循環焉。若夫爲大舟以操游，泛海舶以跌蕩，此則易見矣。

飛屋、飛船者，汽球之製既精，則日推日大，可爲小室、小船十數丈者，再推廣則爲百數十丈，游行空中，備携食品，從容眺眺，俯視下界，都會如垤，人民如蟻，山嶺如涌波，江海若凝膏，飄飄乎不羽化而登仙焉。然是但供游行，不能常住者也。凡茲行屋、飛船，一切大旅店咸備，其餘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蜂房水渦，幾千萬落，大小高下，拱交錯錯而聽人之租之。故太平之世人無建私宅者，

雖大富貴逸老，皆居旅店而已。

間或智士創新領賞，財富巨盛，亦只自創行屋，放浪于山巖水涯，而無有爲坐屋者矣。蓋太平之世，人好行游，不樂常住，其與古世百里羈狗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最有智愚之反也。夫草木至愚者，故繁而不動；羊豕之愚勝于草木，能動而不致遠者也，若夫大鵬黃鶴，一舉千里。古世老死不出鄉者如草木，中世游行如羊豕，太平世則如大鵬黃鶴矣。

凡公所、客店、私屋、製造形式皆以合于衛生爲宜，必經醫生許可。

凡公所、旅店，夏時皆置機器，激水生風，涼氣沁骨，冬時皆通熱電，不置火爐，暖氣襲人，令氣候皆得養生之宜焉。

其四壁及天蓋地板，綺交繡錯，花卉人物，日月能變，皆如生者。中皆藏樂，撫機即作，以怡神魂而暢心靈焉。

大同之世，水有自行之舟，陸有自行之車。今自行之車已盛矣，異日必有坐臥從容，携挾品物，不須費力，大加速率之妙。其速率比于今者或伯千倍焉，其可增坐人數者或十百焉，或借電力，或煉新質，飄飄如御風焉。人人挾一自行車，幾可無遠不屆，瞬息百數十里。自非遠途，鐵道或只以載重焉，其牛馬之車，但資近地載物之用，且新電車以載物，並牛馬亦無所用之。

大小舟皆電運，不假水火，一人司之，破浪千里，其疾捷亦有千百倍于今者。其鋪設偉麗，其大舟上並設林亭、魚鳥、花木、歌舞、圖書、備極娛樂，故人亦多舟居以泛宅浮家焉。

故大同之始居山頂，其中居水中，其後居空中。

大同之世，只有公所、旅店，更無私室，故其飲食列座萬千，日日皆如無遠大會，亦有機器運入私室，聽人所樂。其食品聽人擇取而給其費。大同之世無奴僕，一切皆以機器代之，以機器爲鳥獸之形而傳遞飲食之器。私室則各有電話，傳之公廚，即可飛遞。或于食桌下爲機，自廚輪運至于桌中，穹窿忽上，安于桌面，則機復合，撫桌之機，即復開合運送去來。食堂四壁皆置突畫，人物如生，音樂交作則人物歌舞，用以備食，其歌舞皆吉祥善事，以導迎善氣。

大同之世，飲食日精，漸取精華而棄糟粕，當有新製，令食品皆作精汁，如藥水焉。取精汁之時，凡血精皆不走漏，以備養生，以其流質鎖流至易，故食日多而體日健。其水皆用蒸氣者，其精汁多和以樂魂之品，似印度麻及酒，而于人體無損，惟加醉樂。故其時食品只用各種精汁汽水生果而已，故人愈壽。

大同之世，新製日出，則有能代肉品之精華而大益相同者，至是則可不食鳥獸之肉而至仁成矣。獸

與人同本而至親，首戒食之，次漸戒食鳥，次漸戒食魚焉。蟲魚與人最疎，又最愚，故在可食之列，然以有知而痛苦也，故終戒之。蓋天之生物，人物皆爲同氣，故衆生皆爲平等。人以其狡智，以強凌弱，乃以食鳥獸之肉爲宜然。徒以太古之始，自營爲先，故保同類而戕異類乃不得已，然實背天理也。婆羅門及佛法首創戒殺，實爲至仁，但國爭未了，人猶相食，何能論殺而愛及鳥獸，實未能行也。若大同之世，次第漸平，製作日新，當有代者，到此時豈可復以強凌弱，食我同氣哉！是時則全世界當戒殺，乃爲大平等。故食肉之時，太平之擾亂世也，戒食鳥獸肉之時，太平之升平世也，戒食蟲魚之時，則卵生、胎生、濕生皆熙熙矣，衆生平等，太平世之太平世也。始于男女平等，終于衆生平等，必至是而吾愛願始畢。

草木亦有血者也，其白漿即是，然則戒食之乎？則不可也。夫吾人之仁也，皆由其智出也，若吾無知，吾亦不仁，故手足麻木者謂之不仁，實不知也，故仁之所推，以知爲斷。鳥獸有知之物也，其殺之知痛苦也，故用吾之仁，哀憐而不殺之，草木無知之物也，殺之而不知痛苦也，彼既無知，吾亦無所用其仁，無所哀憐也，故不必戒殺。且若並草木而戒殺，則人將立死。可三日而成爲狂悖之世界，野獸磨牙吮血，遍于全地，又須經數千百年變化慘苦而後成文明，豈可殉無知之草木而斷吾大同文明之人種哉！故草木可食。

大同之世，衣服無別，不異貴賤，不殊男女，但爲人也無不從同，惟仁智異章，以厲進化耳。衣之從同者，裹身適體，得寒暑之宜，藏熱反光，得養生之要，帽之前簷必蔽目，履之仰革以便走，貼身而裁以作工，戴章而榮以行禮，其時雖祁寒盛暑，必有一新製足以一衣而御寒召涼者。自此之外，燕居游樂，裙履踴躍，五采雜沓，詭形異製，各出新意，以異爲尚，其時露殼珠衣，自有新物，非人所能擬議矣。

大同之世，什器精奇，機輪飛動，不可思議。床几案榻，莫不藏樂，屈伸躍動，樂聲鏗然，長短大小皆惟其意。夕而臥息，皆有輕微精妙之樂以養夢魂。若夫男女交合，則有房中之樂在其床焉，皆仁智吉祥之善事，神仙天人之歡喜者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實惟全地人道之本始，宜皆有節奏康肉，清濁而下，以應節合拍，暗中履和，庶幾外以極人欲之樂，而內以正生人之本，則生人之傳種庶皆中和明妙焉。其他舟車之奇妙敏急，用器之便巧省事，日有所進，千百萬倍，以省人之日力、目力、心力、記數者，殆不可量也。用器進故人之明智亦日以進焉，交相爲用，其益莫大。用器精可以測察人之行

事，令人難情、難偷、難說，令人驚猶鬼神之在左右。使人不敢為惡，則善行自進。蓋觀于鐵路所通，即文明驟進，用器之關於進化如此。

大同之世，自髮至鬚眉皆盡剃除，五陰之毛皆當剃落，惟鼻毛以禦塵埃穢氣，則略剪而留之。蓋人之有身以潔為主，毛皆無用者也。凡鳥獸則純毛，野蠻之人體亦多毛，文明之人剪髮，太平之人，文明之至也，故一毛盡拔，六根清淨。是故多毛者去獸不遠者也，少毛者去獸遠而不離近于獸者也，惟無毛者超然為最高明之人矣。

今歐美少女披髮數尺，尚為野蠻之舊俗也，惟其剪髮先于中國矣。印度最先者，以其在熱帶也。或謂剪髮而少留寸許，可以護腦，此為歐美免冠之俗言之也。夫行禮而不用本身之肢體而假于外冠，實不便之尤也。中國古者刑人有罪亦免冠，蓋自處卑辱之意，而因為退讓致敬之禮。然于近水寒地實不可行，行之必傷人，此非可為通行之禮也。既不須免冠，則不須護腦矣。惟髮日日出日蓬殊勞，必待有新藥製，一塗而髮不復生，又不損人，乃可全無，否則難之勞不如剪之逸也，太平之文明必有妙藥，一毛不留矣。鬚眉亦殊汚亂，皆當去之。于是男女皆熏香含澤，日浴數次，體氣香潔，清淨妙美，傳種既久，自然香潔。今亂世之人，以香澤為婦女之事，此以玩具視婦女而不以文明之高物自待也。夫獸豕最汚者無倫也，野蠻又最汚者也，垢面臭口，臥地便旋，餘穢迫人。知野蠻汚垢之近于獸，則知清香華潔而遠出于獸矣。所謂惡亂者汚也，所謂文明者華潔也。故太平之世，人人皆色相端好，潔白如玉，香妙如蘭，紅潤如桃，華美如花，光澤如鏡，今世之美人尚不及太平世之醜人也。

太平世之浴池，純用白石，皆略如人形，而廣大數倍，滑澤可鑑，可盤曲坐臥，刻鑲花草雲物以噴水，冷熱惟意。水皆有妙藥製之，一浴而酣暢歡欣，如飲醇酒，垢膩立盡。浴衣亦然，且帶香氣，不須別置薰籠也。其日浴次數及其時，則醫生隨時定之。

其瀉廁悉以機激水，淘蕩穢氣，花露噴射，薰香撲鼻，有圖畫神仙之跡，以令人超觀思玄，有音樂微妙之音，以令人和平清淨。蓋人就瀉時，乃最靜逸去羣譁之一時，有以動其出世之思，棄形之想，則鬼神自遠也。

大同之世，每人日有醫生來視一次，若有疾則入醫院，故所有農牧、漁場、礦工、作廠、商店、旅館處處皆有醫生主焉，以其人數多寡為醫生之數。凡飲食之品，皆經醫生驗視而後出。及夫宮室之式，衣服之度，道路、林野、瀉廁、庖浴之宜，工作之事，一切人事皆經醫生考核許可，而後得為之。其有疫症薰傳之症，則各地早防之，亦必有妙藥掃除之。蓋必全地潔淨而後疫無從起，有一地不治則疫可生

焉，故太平之世無疫。太平之世，人皆樂遊，無有憂慮，體極強壯，醫視詳密，故太平世無疾。其有疾也，則外感者耳，必無內傷因肺癆傳種之疾矣。其所居擇地，胎教精詳，惡種則淘汰之，並無盲啞跛癱廢疾人病者矣。其外感者則可一藥而愈。故太平之世，雖有病院而幾無人，其病者則將死者也，然皆氣盡而盡，莫不考終焉。若其氣盡，呻吟太苦，衆醫服之，上醫服之，知其無救，則以電氣盡之，俾其免臨死呻吟之奇苦焉。故大同之時，人無有權，惟醫權最大。蓋亂世以殺人為主，故兵權最大，平世以生人為主，故醫權最大，時義然也。醫權最大，醫士亦最多，醫學亦最精，加有新器助之，又鼓舞之，故其時醫術神明，不可思議。養生日精，服食日妙，人壽日長，不可思議，蓋可由一二百歲而漸至千數百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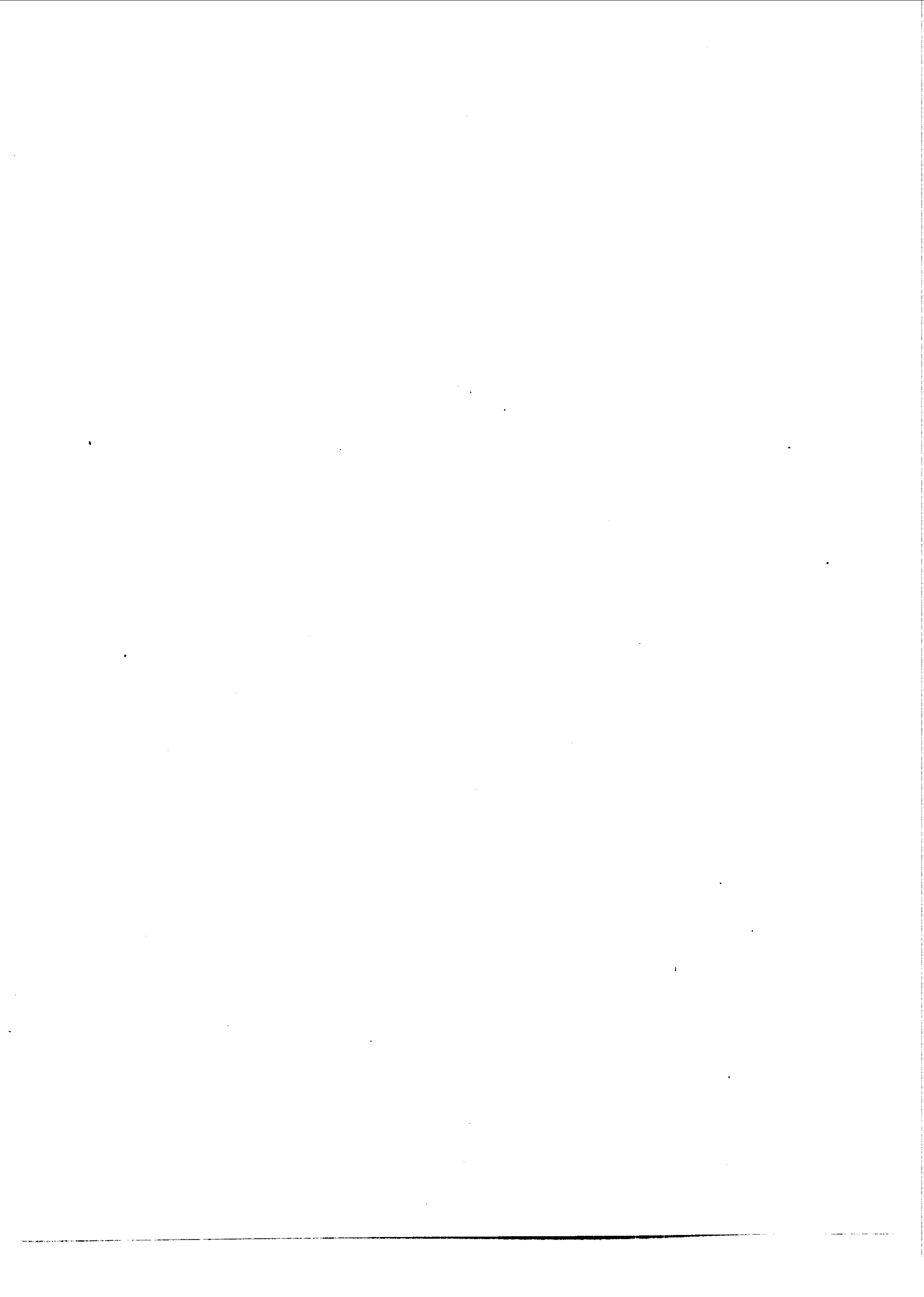
大同之世，人無所思，安樂既極，惟思長生。而服食既神，憂慮絕無，蓋人人皆為自然之出家，自然之學道者也。

于時人皆為長生之論，神仙之學大盛，于是中國抱朴、貞白丹丸之事，鍊然、制氣、養精、出神、尸解、胎變之舊學，乃大光于天下。人至垂老，無不講求，于是隱形、辟穀、飛昇游戲亦必有人焉，若是者可當大同之全運，或亦數千年而不絕益精也。惟人受公政府之教養二十年，報之作工亦須二十年，如亂世人之當報父母也。其有人山屏處者，必須四十歲之後，乃許辭工專學道也。蓋神仙者，大同之歸宿也。

養形之極，則又有好奇者，專養神魂，以去輪迴而游無極，至于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焉。神仙之後，佛學又興，其極也，則有乘光、騎電、御氣而出吾地而人他星者，此又為大同之極致而人智之一新也。然有專精修道，入山屏人，謝絕世事者，只許于四十歲後為之。以人為公政府所教養二十年，非已所得私有，須作工二十年報之，乃聽自由，亦以慮人皆學仙佛，則無人執事作工，而文明之事業將退化也。

耶教以尊天愛人為善，以悔罪末斷為悚惡，太平之世，自能愛人，自能無罪，知天演之自然，則天不尊，知無量衆魂之難立待于空虛，則不信末日之斷，耶教之教，至大同則滅矣。回教言圖，言君臣、夫婦之綱統，一人大同即滅，雖有魂學，皆稱天而行，粗淺不足徵信，其滅更先。大同太平則孔子之志也。至于是時，孔子三世之說已盡行，惟《易》言陰陽消息，可傳而不顯矣，蓋病已除矣，無所用藥，岸已登矣，筏亦當捨。故大同之世，惟神仙與佛學二者大行。蓋大同者世間法之極，而仙學者長生不死，尤世間法之極也。佛學者不生不滅，不離乎世而出乎世間，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至是則去乎人境而

人乎仙佛之境，于是仙佛之學方始矣。仙學太粗，其微言奧理無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學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語道斷，心行路絕，雖有聖哲無所措手，其所包容尤為深遠。況又有五勝三明之妙術，神通運用，更為靈奇。故大同之後，始為仙學，後為佛學，下智為仙學，上智為佛學。仙佛之後則為天游之學矣，吾別有書。



仁學



同 副 若 諱



仁學 像 自叙

仁學自叙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鄭說通元爲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元。能爲仁之元而神於死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孔墨誠仁之一宗也。惟其尙儉非樂。似未足進於大同。然既標兼愛之旨。則其病亦自足相消。蓋兼愛則人我如一。初非世之專以尙儉非樂苦人也。故墨之尙儉非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猶天元代數之以正負相消。無所於愛焉。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畧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蓋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吾自少至壯。徧遭綱倫之厄。滿沐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壳。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時切亡教之憂。吾則竊不謂然。何者。教無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極其量。不過亡其名耳。其實固莫能亡矣。名非聖人之所爭。聖人亦名也。聖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即

自序

吾之言仁言學皆名也。名則無與於存亡。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無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實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實而不克傳其實。使人反矜於名實之爲苦。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猶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勝道。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干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攷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凡誦吾書。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所懼智悲未圓。語多有漏。每思一義。理奧例蹟。當涌奔騰。際筆來會。急不暇擇。修詞易刺。止期直達所見。文詞亦自不欲求工。況少有神悟。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古之達人。悼夫詞害意。意害志。所以將終默爾也。莊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聖人。知其解者猶日暮也。夫既已著爲篇章。即墮粗跡。而知解不易。猶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復無由悟入。

是以若彼其難焉。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開。吾知地球之運。自苦向甘。吾儕吾書未娶觀聽則有之。若夫知解為誰某。為幾何。非所敢慮也矣。書凡五十篇。分為二卷。首界說二十七條。華相衆生。自叙於蟲蟲天之大弘孤精舍。

自序

仁學自叙終

譚嗣同傳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孀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強學會倡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至上海。游京師。與同志時相過從。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觀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蓮憲遣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仁鑄來督湘學。湖南紳

士某某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為諸省之倡。於時君為陳公所教。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不一而足。大半皆君所倡論。擊畫者。而以兩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業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戊戌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培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乃未及十日。而變已起。以八月十三日棄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就義。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初君之未被逮也。有日本志士數輩。勸其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吾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因變法而

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其視死如歸也如此。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初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尊佛。不尊孔子。既而深窺易春秋之奧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繼又探華嚴性海之理。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探相宗識浪之理。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自是益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道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輿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靈短書一加。壯飛樓治事十篇。秋兩年華館叢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君死後。皆散佚。又有政論數十篇。及與師友論學論

傳

二

事數十篇。均逸去。其見於湘報者。僅十之一二耳。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待人和平。妻李氏。長沙李壽蓉之女。曾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君無子女。後以近支某之子繼爲嗣。論曰。君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咕嚕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且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卽世間卽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卽人卽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既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

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要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讚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傳

三

仁學

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

仁以通為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一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二

通之義。以道通為一為最渾括。三

通有四義。中外通。多取其義於春秋。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內外通。多取其義於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故也。人我通。多取其義於佛經。以無人相無我相故也。四

仁亦名也。然不可以名名也。惡名名者故惡名。知惡名幾無仁學。五

不識仁故為名亂。亂於名故不通。六

通之象為平等。七

通則必尊靈魂。平等則體魄可為靈魂。八

仁學

靈魂智慧之屬也。體魄業識之屬也。九

智慧生於仁。十

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十一

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十二

不生不滅仁之體。十三

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十四

生近於新。滅近於逝。新與逝平等。故過去與未來平等。十五

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十六

仁一而已。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十七

破對待當參伍錯綜其對待。十八

參伍錯綜其對待。故迷而不知平等。十九

參伍錯綜其對待。然後平等。二十

無對待然後平等。二十一

上海圖書館藏

劉陽譯同遺著

無無然後平等。二十二

平等生萬化。代數之方程式是也。其為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不貳則無對待。不測則參伍錯綜其對待。代數如權衡然。參伍錯綜之不已。必平等。則無無。二十三

試依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滅亦平等之理。用代數演之。命生為甲。命滅為乙。不字為乘數。列式如左。

$$\begin{aligned}
 & \text{甲} = \text{生} \\
 & \text{乙} = \text{滅} \\
 & \text{乘} = \text{不} \\
 & \text{不} \times \text{甲} = \text{不} \times \text{乙} \\
 &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乙} \\
 & \text{甲}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甲} \\
 &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甲} \\
 &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甲}) \\
 & \text{甲} \text{乙} = \text{乙} \text{甲} \\
 & \text{甲} = \text{乙} \text{甲} \\
 & \text{乙} = \text{甲} \text{乙}
 \end{aligned}$$

仁學

甲=乙

$$\begin{aligned}
 &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不} \times \text{乙} =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甲} \\
 & \text{不} \times \text{乙} =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甲} \\
 & \text{不} \times \text{乙} =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不} \times \text{乙} \\
 &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甲} =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乙} \\
 & \text{不} \times \text{甲} =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甲} \\
 & \text{甲} =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甲} \\
 & \text{乙} =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甲} \text{不} \times \text{乙} \\
 & \text{乙} \text{甲} =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不} \times \text{乙}
 \end{aligned}$$

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二十四

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二十五

算學即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二十六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理全體心靈四學。蓋群學群教之門徑在是矣。二十七
仁學一

循法界。虛空界。衆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究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兼愛。佛謂之性海。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夫人之至切近者莫如身。身之骨二百有奇。其他筋肉血脉腑臟又若干有奇。所以成是而粘糊是不使散去者。曰惟以太。由一身而有夫婦。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國有天下。而相維繫。不散去者。曰惟以太。身之分爲眼耳鼻舌身。眼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聞。鼻何以能嗅。舌何以能嘗。身何以能觸。曰惟以太。與身至相切近莫如地。地則衆質粘糊而成。何以能粘糊。曰惟以太。任剖某質點一小分。以至於無。察其爲何物所凝結。曰惟以太。至與地近厥惟月。月與地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地統月與金水木土天王海王爲八行星。又有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互相吸引。不散去也。金水諸行星。又各有所繞之月。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合八行星與所繞之月。與小行星。與彗星。繞日而疾旋。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此一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日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團。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大千世界。此一大千世界之昂星。統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團。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各星團昂星林雲星氣。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海。恒河沙數世界海爲一世界性。恒河沙數世界性爲一世界種。恒河沙數世界種。爲一華藏世界。華藏世界以上。始足爲一元。而元之數。則算所不能稽。而終無有已時。而皆互相吸引不散去。曰惟以太。其間之聲光熱電風雨雲露霜雪之所以然。曰惟以太。更小之於一葉。至於目所不能辨之一塵。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如吾所履之地。爲一小地球。至於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萬而未已。更小之又小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曰惟以太。學者第一當認明以太之體與用。始可與言仁。

以太之用之至靈而可徵者。於人身爲腦。其別有六。曰大腦。曰小腦。曰腦蒂。曰腦橋。曰脊腦。其分布於四支及周身之皮膚。曰腦氣筋。於虛空則爲電。而電不止寄於虛空。蓋無物不彌綸貫徹。腦其一端電之有形質者也。腦爲有形質之電。是電必爲無形質之腦。人知腦氣筋通五官

百骸爲一身。即當知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也。是故發一念。誠不誠。十手十目嚴之。出一言。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莫顯乎微。容色可微。莫見乎隱。幽獨即是大廷。我之心力。能感人使與我同念。故自觀念之所由始。即知所對者品詣之高卑。彼已木來不隔。肺肝所以如見。學者又當認明電氣即腦。無往非電。即無往非我。安有彼我之辨。時乃不仁。雖然。電與腦猶以太之表著於一端者也。至於以太。尤不容有差別。而電與腦之名亦不立。若夫仁試即以中提出一身而驗之。有物驟而與吾身相切。吾知爲觸重焉。吾知爲癢爲痛。孰知之。腦知之。所切固手足之末。非腦也。腦何由知之。夫固言腦即電矣。則腦氣筋之周布。即電線之四達。大腦小腦之盤結。即電線之總匯。一有所切。電線即傳信於腦。而腦知爲癢爲痛。其機極靈。其行極速。惟病麻木痿痺。則不知之。由電線已攪壞。不復能傳信至腦。雖一身如異域然。故醫家謂麻木痿痺爲不仁。不仁則一身如異域。是仁必異域如一身。異域如一身。猶不敢必即盡仁之量。況本爲一身哉。一身如異域。此至奇不恒有。人莫不怪之。獨至無形之腦氣筋。如以太者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而安分彼此。安見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於心。反從而忌之。蝕之齟齬之屠殺之。而人不以爲怪。不更怪乎。反而觀之。可

識仁體。

是故仁不仁之辨。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電線四達。無遠弗屆。異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彼鄙夫駭豎。得一美衣食。則色然喜。喜其得於我也。其時乍見有我之力。遂止於此。而不能通之於人。爭奪之患起。雖父子兄弟。乾餼以愆矣。少賢於此。則能通於一家。而不能通於鄉里。寔假而一鄉一縣。又不能通於一國。寔假而一國。而語及全球。則又僞焉不欲任受。夫是以仁者希也。抑豈不以全球爲遠於一身一家乎哉。然而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積也。近身者家。家非遠也。近家者鄉。鄉非遠也。近此鄉者彼鄉。彼鄉又非遠也。我以爲遠。在鄰視之。乃其鄰也。此鄰以爲遠。在彼鄰視之。亦其鄰也。啣接爲鄰。鄰鄰不斷。推之以至無垠。周則復始。斯全球之勢成矣。且下掘地球而通之。華之鄰即美也。非有隔也。更廣運精神而通之。地球之鄰。可盡虛空界也。非有隔也。安見夫全球之果大。而一身一家之果小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卓思典藉。極深研幾。罔不自謂求仁矣。及語以中外之故。輒曰閉關絕市。曰重中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然將

以仁通之。況同生此地球。而同為人。豈一二人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况於通商之常常者乎。譬如一身然。必安立一法曰。左手毋得至乎右。右手毋得至乎左。三焦百脈。毋得相貫注。又有是理乎。而後曰閉之絕之禁之不通矣。夫惟不仁故。

天地間亦仁而已矣。佛說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有小衆生起一念。我則知之。雖微至雨一滴。能知其數。豈有神奇哉。仁之至自無不知也。牽一髮而全身為動。生人知之。死人不知也。傷一指而終日不適。血脈貫通者知之。痿痺麻木者不知也。吾不能通天地萬物。人我為一身。即莫測能通者所知。而說以為奇。其實吾通至於一身。無有不知者。至無奇也。知不知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無智之可言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其事急其情切。豈有猶豫顧慮。而莫敢前者。勇不勇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無勇之可言也。義之為宜。出於固然。無可言也。吾知手必不能為足之所為。足必不能為手之所為也。苟其能而無害。又莫非宜也。信之為誠。亦出於固然。無可言也。知痛癢。知捍衛。吾知其非外假也。非待設心而然也。非有欲於外之人也。禮者即其既行之跡。從而名之。

至於禮抑未矣。其辨皆於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

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犁然不可以緝合。寐者遽寤。乍見一我對待者皆為人。其機始於一人我。究於所見。無不人我者。見愈小者。見我亦愈切。愚夫愚婦。於家庭所親。則肆其咆哮之威。愈親則愈甚。見外人反畏之而忘之。以切我者。與不切於我也。切於我者。易於愛。易於愛者。亦易於不愛。愛之所不及。亦不愛之所不及。同一人我。而人我之量。斯其小者。大於此者。其人我亦大。湘人士不幸處於未通商之地。不識何者為中外。方自以為巍巍然尊。任我以非禮施設。而莫余敢止。雖同里之人。曾疑忌詆誹之不已。於是乎好謠言。於是乎好攻擊。及出而遊歷。始驚天地之大。初不若吾向者之所私度。直疑不勝疑。忌不勝忌。攻擊不勝攻擊。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不能自解向者之何以為也。莊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以所處者小也。漢儒訓仁為相偶。人於人不相偶。尚安有世界。不相人偶。見我切也。不仁矣。亦以不人。雖然此之分別。由於人我而人我之也。甚至一身而有人我。何則。仁而已矣。而忽有智勇之名。而忽有義信禮之名。而忽有忠孝廉節之名。仁亦名矣。不可立猶可立者也。傳之智勇義信禮云云。胡為者。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則專言仁。間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藉以顯仁之用。使衆易曉耳。夫豈更

有與仁並者哉。學人不察。妄生分別。就彼則失此。此得又彼喪。徘徊首鼠。卒以一無成而兩俱敗。祇見其拘牽文義。嫌疑聖礙。分崩離析。無復片段。裂一身而自斷其元首。剖其肺腸。車裂支解其四體。磔膊割其肌肉。而相率以疊斃於分別之下。彼人我之人我。車裂之刑也。此一身之人我。寸磔之刑也。不其悲夫。不其悲夫。

仁之亂也。則於其名。名忽彼而忽此。視權勢之所積。名時重而時輕。視習俗之所尚。甲亦一名也。乙亦一名也。則相持名名也。不名亦名也。則相讓名本無實體。故易亂。名亂焉。而仁從之。是非名罪也。主張名者之罪也。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敢議。嗟乎。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實。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亂於名也。亦其勢自然也。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為箝制之器。如曰仁。則其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乃得以責臣子。爾胡不忠。爾胡不孝。是當放逐也。是當誅戮也。忠孝既為臣子之專名。則終必

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敢忠孝之名。為名教之所上。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缺望。曰。快。曰。腹誅。曰。誅。曰。亡等。曰。大逆不道。是則以為當放逐。放逐之而已矣。當

誅戮。誅戮之而已矣。曾不若孤豚之被繫縛屠殺也。猶奮鬣呼號。以聲其痛楚。而人不之責也。施者固泰然居之而不疑。天下亦從而和之曰。得罪名教。法宜至此。而達比屈原伯奇申生之流。遂銜冤飲恨於萬古之長夜。無由別白其美。實不幸更不逮達比諸人之遭。則轉復被之以惡名。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此其黑暗豈非名教之為之耶。然名教也者。名猶倚乎教也。降而彌其。變本加厲。乃亡其教而虛奉於名。抑憚乎名而竟不敢言教。一若西人乃有教。吾一言教。即陷於夷狄異端也者。凡從耶教。則謂教民。煌煌然見於論旨。見於奏牘。見於檄移文告。是耶教有民。孔教無民矣。又遇中外交涉事。則曰民教相安。或曰反教為民。煌煌然見於論旨。見於奏牘。見於檄移文告。是憚無教之名。而其以教專讓於人。而甘自居無為教之民矣。嗟乎。因衛教而立名。不謂名之弊。乃果教如此也。仁亂而以太亡乎。曰。無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無亡。無能亡之者也。亦無能亡也。亂亡者。即其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孰能於其既有也。而強無之哉。夫是故亦不能強無而有。不能

強有者。雖仁至如天。仁乎何增。不能強無。雖不仁至如禽獸。仁乎何減。不增惟不生。故不滅。惟不滅。故知乎不生不滅。乃今可與談性。生之謂性。性也。形色天性。性也。性善性也。性無亦性也。無性何以善。無善所以善也。有無善而後有無性。有無性斯可謂之善也。善則性之名固可以立。就性名之已立而論之。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相愛之能力。故曰性善也。性善何以情有惡。曰情。豈有惡哉。從而爲之名耳。所謂惡。至於淫殺而止矣。淫固惡。而僅行於夫婦。淫亦善也。殺固惡。而僅行殺殺人者。殺亦善也。禮起於飲食。而以此之沈湎而饕餮者。即此飲食也。不聞懲此而廢飲食。即飲食無不善也。民生於貨財。而以此之貪黷而劫奪者。即此貨財也。不聞戒此而去貨財。則貨財無不善也。妄喜妄怒。謂之不善。然七情不能無喜怒。特不當其可耳。非喜怒惡也。忽寒忽暑。謂之不善。然四時不能無寒暑。特不順其序耳。非寒暑惡也。皆既有條理。而不循條理之謂也。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所謂惡也。惡者即其不循善之條理而名之。用善者之過也。而豈善外別有所謂惡哉。若第觀其用。而可名之曰惡。則用自何出。用爲誰用。豈惟情可善惡。性亦何不可善惡。善性善。斯情亦善。生與形色。又何莫非善。故曰皆性也。世俗小儒。以天理爲善。以人欲爲惡。不知無人欲尙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天理善也。人

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適合乎佛說。佛即衆生。無明即真如矣。且更即用徵之。用固有惡之名也。然名名也。非實也。用亦名也。非實也。名於何起。用於何始。人名名。而人名用。則皆人之爲也。猶名中之名也。何以言之。男女搆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故皆習謂淫爲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沿習至今。亦孰知其惡者。乍名爲惡。即從而惡之矣。或謂男女之體。生於幽隱。人不恒見。然如世之行禮者。光明昭著。爲人易聞易觀。故易謂淫爲惡耳。是禮與淫。但有幽顯之辨。果無善惡之辨矣。是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於幽隱。而生於面額之上。舉目即見。將以淫爲相見禮矣。又何由知爲惡哉。戕害生命。名之曰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之屬。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天亦當殺人矣。何以不名天爲惡也。是殺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第名殺人爲惡。不名殺物爲惡耳。以言其實。人不當殺。物亦不當殺。殺殺之者。非殺惡也。孔曰性相近。習相遠。沿於習而後有惡之

名。惡既爲名。名又生於習。可知斷斷乎無有惡矣。假使誠有惡也。有惡之時。善即當滅。善滅之時。惡又當生。不生不滅之以太。乃如此哉。或曰不生不滅矣。何以有善。有善則仍有生滅。曰生滅者。彼此之辭也。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無則此生。獨善而已。復何生滅。曰有善矣。何以善性無性。則善亦無。曰有無亦彼此之辭也。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無則此有。獨善而已。復何有無。雖然。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無殺。亦無能殺者。有善故無惡。無惡。故善之名可以不立。佛說自無始來。顛倒迷誤。執妄爲真。當夫生民之初。不聞何一人出而偏執一義。習之數千年。遂確然定爲善惡之名。甚矣衆生之顛倒也。反謂不顛倒者顛倒。顛倒生分別。分別生名。顛倒故分別。亦顛倒。謂不顛倒者顛倒。故名亦顛倒。顛倒習也。非性也。

斷殺者何。斷不愛根。故斷者何。斷不愛根。而愛亦斷者何。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故譬諸吸力焉。必上下四方。齊力並舉。敵引適均。無所偏倚。然則日星於中運。大地於中舉。萬類於中生。向使一面吸力獨重。則將兩面切附。而舉棄其餘。舉棄其餘。則吸力不周。而既兩相切附。則膠固爲一吸力。亦且無由以顯。而亡於無。夫吸力即愛力之異名也。善用愛者。所以貴兼愛矣。有所愛。必有所不愛也。無所愛。將留其愛以無不愛也。是故斷殺。必先斷淫。不斷淫。亦必

不能斷殺淫而殺殺而淫。其情相反。其事相因。殺即淫。淫即殺。其勢相成。其理相一。陷桁楊。膏蕭斧。罪獄多起於淫恣。腐掠。查奸。橫決皆肆於殺。此其易明者也。若乃其機。則猶不始此。殺人者。將以快己之私。而洩己之欲。是殺念。即淫念也。淫人者。將以人之宛轉痛楚。奇瘡殊。而爲己之至樂。是淫念。即殺念也。同一女色。而鬻給室女。尤流俗所涎慕。非欲創之至流血哀啼而後快耶。殺機一也。穿耳以爲飾。殺機又一也。又其甚者。遂殘毀其支體。爲解足之酷毒。尤殺機之暴著者也。纏足不知何妨。其見於詩詞吟咏。要以趙宋爲始。嗚呼悲哉。彼北狄之紀綱。何足與華人比並者。顧自趙宋以後。奇渥溫愛新覺羅之族。迭主華人之中國。彼其不纏足一事。已足承天界佑。而非天之誤有偏私也。又况西人治化之美。萬萬過於北狄者乎。華人若猶不自省其亡國之由。以畏懼而亟變纏足之大惡。則愈淫愈殺。永無底止。將不惟亡其國。又以其種類。不得歸怨於天之不仁矣。且又不惟中國。非洲之壓首。歐洲之束腰。皆殺機也。斷殺以斷淫。不能不一切剷除之也。若夫世之防淫。抑又過矣。而適以召人於淫。曰立淫律也。曰禁淫書也。曰恥淫語也。雖文明如歐美。猶諱言牀第。深以淫爲羞辱。信乎達者之難親也。夫男女之異。非有他在。在壯壯數寸間耳。猶夫人之類也。今纏之嚴之。隔絕之。若鬼物。若仇讎。是重視

此數寸之牝牡。翹之以示人。使知可貴可愛。以豔羨乎淫。然則特偶不相見而已。一旦瞥見。其心必大動不可止。一若方苞之居喪。見妻而心亂。直以淫具待人。其自待亦一淫具矣。復何為不淫哉。故重男輕女者。至暴亂無禮之法也。乃則姬妾羅侍。放縱無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馴至積重流為溺女之習。乃忍為蜂蟻豺虎之所不為。中國雖亡。而罪當有餘矣。夫何說乎。佛書雖有女轉男身之說。惟小乘法爾。若夫華嚴維摩詰諸大經。女身自女身。無取乎轉自絕無重男輕女之意也。苟明男女同為天地之菁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平等相均。初非為淫而始生於世。所謂色者。粉黛已耳。服飾已耳。去其粉黛服飾。血肉聚成。與我何異。又無色之可好焉。則將導之使相見。縱之使相習。油然相得。澹然相忘。猶朋友之相與往還。不覺有男女之異。復何有於淫。淫然後及今可止也。藏物於篋。懼使人見。而欲見始愈切。坦坦然剖以相示。則且曰。熟視而若無視矣。夫淫亦非有也。機器之開。振沖盪已耳。沖盪又非能自主。有大化之鐘。編鼓之。鐘而精少。老而閉房。鳥獸方春而交。輪軸緣滾而動。平澹無奇。發於自然。無所謂不樂。自無所謂樂也。今懸為厲禁。引為深恥。沿為忌諱。是明誨人此中之有至甘焉。故為吝之秘之。使不可即得。而迫以誘之。瘞金鑿者曰。皆不得發焉。是使人陳盜也。漿醋者曰。皆不得飲焉。是使人渴也。戒淫者曰。而勿淫。是淫之心由是而啓也。不惟人以為禁為恥為諱。又自禁之。自恥之。自諱之。豈不以此中有至甘焉。深耽篤嗜。惟恐人之譏責。而早為之地耶。迂儒乃曰。以此防民。民猶有踰者。奈何去之。是果以防為足斷淫耶。淫者自淫。防豈能斷耶。不淫自不淫。抑豈防之力耶。且逆水而防愈厚。水力亦愈猛。終必一潰決。汎濫之患。遂不可收拾矣。水患防所激成。淫禍亦禁與恥與諱所激成也。俗間婦女。味於理道。奉腐儒古老之謬說。為天經地義。偶一失足。或涉疑似之交。即使人劫持箝其舌。使有死不敢言。至於為人玩弄。為人脅取。或忍為婢媵。或流為娼妓。或羞憤斷死。而不知男女構精特兩機之動。毫無可羞醜。而至與人間隙也。中國醫家。男有三至。女有五至之說。最為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醫之精化學者。詳攷交媾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涎液質點。如何情狀。繪圖列說。畢盡無餘。兼範蠟肖人形體。可拆卸諦辨。多開考察淫學之館。廣布開明淫理之書。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徒費一生嗜好。其事乃不過如此。如此機器焉已耳。而其動又有所待。其待又有待。初無所謂淫也。更何論於斷不斷。則未有不廢然返者。遇斷淫之因緣。則徑斷之。無其因緣。蓋亦奉行天地之化機。而我無所增損於其間。佛說視橫陳時。味同嚼蠟。雖不斷猶斷也。西人男女相親。了不忌避。其接

仁學

九

生至以男醫為之。故淫俗卒少於中國。過之適以流之。通之適以塞之。凡事蓋莫不然。況本所無有而強致之。以苦惱一切眾生哉。遇斷殺之因緣。亦徑斷之。可也。即不斷。要不可不斷於心也。關佛者動曰。斷淫則人類幾絕。斷殺則禽獸充塞。此何其愚而悍也。人一生不滅者。有何可絕耶。禽獸亦一不生不滅者。將欲殺而滅之乎。野處之禽獸。得食甚難。孽衍稍多。則無以供。雖不殺之。自不能充塞。其或害人。乃人之殺機所召。不關充塞不充塞也。家畜之禽獸。尤賴人之勤於牧養。芻藁偶缺。立形衰耗。明明人將殺之。而故蓄之。豈自能充塞乎。以論未開化之游牧部落。或可耳。奈何既已成國。既艱食而粒我。猶為口腹殘物命。愈殺以愈生。顧反謂殺之始不充塞乎。故曰。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世間無殺。亦無能殺者。以性所本無。故性所本無。無性故。或難曰。草木金石至冥也。而寒熱之性異。鳥獸魚鱉至愚也。而水陸之性異。謂人無性。毋乃不可乎。曰。就其本原言之。固然其無性明矣。彼動植之異性。為自性爾乎。抑質點之位置與分劑有不同耳。質點不出乎七十三種之原質。某原質與某原質化合。則成一某物之性。析而與他原質化合。或增某原質。減某原質。則又成一某物之性。即同數原質化合。而多寡主佐之少殊。又別成一某物之性。紛紜蕃變。不可紀極。雖聚千萬人之畢生精力。治化學。不能竟其緒

仁學

九

而言其蘊。然而原質則初無增損於故也。香之與臭。似判然各有性矣。及考其成此香臭之所以然。亦質點布列微有差池。致觸動人鼻中之腦氣筋。有順逆迎拒之異。故覺其為香為臭。苟以法改其質點之聚。香臭可互易也。此化學家之淺者。皆優為之。鳥觀所謂一成不改之性耶。庖人之治庖也。同一魚肉。同一蔬筍。調和烹煮之法。又同。宜同一味矣。而或方正切之。或斜切之。或薑葉切之。或醬之。或糜之。或巨如塊。或細如絲。其奏刀異。其味亦因之而不同。此豈性也哉。由大小斜正之間。其質點不無改變。及與舌遇。遂改變舌上腦氣筋之動法。覺味有異耳。故論其原質。必不容有寒熱云云。諸性明矣。然原質猶有七十三之異。至於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矣。一故不生不滅。不生故不得言有。不滅故不得言無。謂以太即性可也。無性可言也。不生不滅有徵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併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竟消磨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礦學之取金類也。不能取於非金類之礦。醫學之製疝瘻也。不能使疝瘻絕於天壤之間。木為不生不滅。鳥從生之滅之。譬於水加熱則漸涸。非水滅也。化為輕氣養氣也。使收其輕氣養氣。重與原水等。且熱去而仍化為水。無少滅也。譬

如燭久燃則盡。非燭滅也。化爲氣質流質定質也。使收其所令之炭氣。所然之蠟淚。所餘之蠟煤。重與原燭等。且諸質散而滋育他物。無少棄也。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爲器也毀矣。然陶埴土所爲也。方其爲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則毀。及其碎也。還歸乎土。在陶埴曰毀。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環。都無成毀。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其爲食也亡矣。然餅餌所爲也。方其爲餅餌也。在餅餌曰存。在穀曰亡。及其化也。還歸乎穀。在餅餌曰亡。在穀又以存。但有變易。復何存亡。譬於風。朝南而暮北。昨颺而今颺。由質點動靜往來疾徐之互殊。而此風即彼風。非此生而彼滅也。譬於雨。東雲凝而西雲曠。秋患旱而春患潦。由地氣寒熱燥濕舒鬱之所致。而上之霖霖。卽下之淵泉。川之泛溢。卽陸之蒸潤。非於膏生而於壤滅也。譬於陵谷。滄桑之變。易地球之生。不知經幾千萬變矣。洲渚之壅淤。知崖岸之將有傾頽。草木金石之質。日出於地。知空穴之於就淪陷。赤道以旋速而降起。卽南北極之所翕斂也。火期之炎。冰期之返。卽一氣之所舒卷也。故地球體積之重率。必無軒輊。於昔時有之。則崎重而去日遠。崎輕而去日近。其軌道且歲不同矣。譬於流星隕石之變。恒星有古無而今有。有古有而今無。慧星有循軌回線而往。可復返有循拋物線而一往不返。往返者遠近也。非生滅也。有無者聚散也。非生滅也。木星本統

仁學

十一

四月。近忽多一月。知近度之所吸取。火木之間。依比例當更有一星。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餘。知女星之所割裂。卽此地球。亦終有限散之時。然地球之所隔散。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說。謂一卦有十二爻。半隱半見。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孔子之論禮。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禮有不得。與民變革損益而已。凡此諸證。雖一一佛有阿僧祇身。一身有阿僧祇口。說亦不能盡。

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費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胸而不敢爲。方更於人禍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顧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快慰焉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夫自力所得而諸觀審視者。不出尋丈。願謂此尋丈。足以極天下之所至。無復能有所治也。一切因以自盡。則鮮不謂之大愚。何獨於其生也。乃謂止此卒卒數十年而已。於是心光之所注射。雖萬變百遷。終不出乎飲食男女貨利名位之外。則彼蒼之生人。徒以供玩弄。而旋即毀之矣乎。嗚呼。悲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欲明乎死。試與論生。生何自而生。能記憶前生者。往往有之。借曰生無自也。則無往而不生矣。知不生亦當知不滅。匪直其精靈然也。卽體魄之至粗。爲筋骨血肉之屬。兼化學之醫學家。則知凡得鐵若干。餘金類若

千。木類若干。糖若干。炭若干。小粉若干。糖若干。鹽若干。油若干。水若干。餘雜質若干。氣質若干。皆用天地固有之質點粘合成人。及其既散而散。仍各還其質點之故。復他有所粘合成。新人新物。生固非生。滅亦非滅。又況體魄中之精靈。固無從觀其生滅者乎。莊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此言最爲學道入聖之始基。由是張橫渠有太和之說。王船山有一聖人死。其氣分爲衆賢人之說。其在耶則曰靈魂。曰永生。在佛則曰輪迴。曰死此生彼。或疑孔子教無此。繫易固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爲不言乎。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雜陳東西古今之教。至爲嚴謹。有極精微者。亦有荒誕不可究詰者。然不論如何精微荒誕。皆有相同之公理。二曰慈悲。曰靈魂。不言慈悲。則不得有教。第言慈悲。不言靈魂。教而不足以行。言靈魂。不極荒誕。又不足行於愚冥頑梗之域。且荒誕云者。自世俗名之云爾。佛眼觀之。何荒誕之非精微也。鄙儒老生。一聞靈魂。咋舌驚爲荒誕。烏知不生不滅者。固然其素矣。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爲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於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來

仁學

十二

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奮。此以殺爲不死。然已又斷殺者。非哀其死也。哀其具有成佛之性。強天闕之使死而又生也。是故學者當知身爲不死之物。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祛也。口口口口。西人雖曰爲槍斃殺人之具。而其心實別有所注。初不在此數十年之夢幻。所謂願誕天之明命。衆惑盡祛而事業乃以勃興焉。或曰。來生不復記憶今生。猶今生之不知前生。雖有來生。竟別爲一人。善報惡報。與今生之我何與。則告之曰。達此又可與忘人我矣。今生來生本爲一我。而以爲別一人。以其不相知也。則我於世之人。皆不相知。皆以爲別一人。卽安知皆非我耶。况佛說無始劫之事。耶曰。末日審判。又未必終無記憶而知之日也。若夫道力不足。任世之險阻。爲一時憤怒所激。妄欲早自引決。屏弱詭避。轉若惡生好死者。豈不以死卽可以倖免矣。不知業力所纏。愈死且愈生。強脫此生之苦。而彼生忽然又加甚矣。雖百死復何濟。禮於畏懼溺謂之三不弔。孟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此修身俟命之學。所以不可不講。而輪迴因果報應諸說。所以窮古今無可誦焉。

雖然。西人言靈魂亦有不盡然也。同一大圓性海。各得一小分。稟之以爲人。爲動物。爲植物。爲金石。爲沙礫水土。爲屎溺。乃謂惟人有靈魂。物皆無之。此固不然矣。佛說人化爲羊。羊化爲人。

而惡道中有畜生一道。人不保其靈魂。則墮為動物。動物苟善保其靈魂。則還為人。動物與人食息不能或異。豈獨無靈魂哉。至若植物似於人遠矣。然亦食潤泉雨露。息炭養二氣也。非洲之毒草。則竟有食人物血肉者。人之肺在內。植物之肺在外。即葉是也。悉去植物之葉。而絕其萌芽。則立槁矣。無肺。固無以呼吸矣。西人謂詩東門之楊。其葉肺。植物象形為最工。此亦訓詁之奇而確者。至若金石沙礫水土屎溺之屬。竟無食息矣。然而不得謂之無知也。何以驗其有知。曰有性情。何以驗其有性情。曰有好惡。於是好取。於是好攻。於是好異。有異同。於是好分合。有生克。有此諸端。醫家乃得而用之。水火電熱聲光學乃得而用之。農礦工藝製造學乃得而用之。夫人之能用物。豈有他哉。熟知其好惡之知。而慎感之已耳。推此則虛空之中。亦皆有知也。而世咸曰植物以下者為無知。直不當以人所知之數例之。所以疑莫能明人之知為繁。動物次之。植物以下惟待其一端。如葵之傾日。鐵之吸電。火之炎上。水之流下。知非一端。要非人所不能有也。在人則謂之知。在物乃不謂之知可乎。且夫人固號為有知矣。獨是所謂知者。果何等物也。謂知出乎心。心司紅血紫血之出納。鳥獸所謂知耶。則必出於腦。剖腦而察之。其色灰敗。其質脂。其形窪隆不平。如核桃仁。於所謂知。又無有也。切而求之。心何以

仁學

十三

能司血。腦之形色何所於用。夫非猶是好惡攻取也歟。人亦一物耳。是物不惟有知。抑竟同於人之知。惟數多寡異耳。或曰。夫如是。何以香無性也。曰。凡所謂有性無性。皆使人物歸於一體而香。莊所謂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也。謂人有性。物固有性矣。謂物無性。人亦無性。然則即推物無知。謂人亦無知。無不可也。今既有知之謂矣。知則出於以太。不生不滅。同焉。靈魂者。即其不生不滅之知也。而謂物無靈魂。是物無以太也。可乎哉。西人論心靈。進窮艷麗之所本。因謂齒角羽毛。華葉附蕊。風語波詭。霞綺星明。凡物皆能自出其光采以悅人。然則其中莫不有至精靈者焉。何復自背其說。謂物無靈魂。故知此必不然矣。抑彼更有大謬不然者。既知靈魂之後。果為天堂地獄。或永苦。或永樂。獨不明靈魂之前。因為何求。求之不得。乃強為之說。曰。人皆有罪似矣。罪於何起。則又強為之說。曰。始祖亞當夏娃。及歷代祖宗所遺之罪。夫前人之罪。前人實承之。於後人何與。罪人不孥。人法猶爾。豈天之仁愛。乃不逮人乎。且彼所重者靈魂。而原罪於前人。是又專重體魄矣。體魄為前人所遺。豈靈魂亦前人所遺乎。然則前人之靈魂。又何往。若為轉為後人之靈魂。是一性自為輪迴。與其教之宗旨不合。與永樂永苦尤不合也。審是。則靈魂亦自有罪而自受之。自無始來。死生流轉。曾無休息。復於生體魄不生靈魂。前人何與

也。易雖有餘慶餘殃之說。殃以親起。化書之所謂餘者。慶不一慶。殃不一殃。之謂。必非餘而遺諸後人矣。乃中國之談因果。亦輒推本前人。皆泥於體魄。轉使靈魂之義晦味而不彰。過矣。蓋與西人同也。

泥於體魄。中國一切謬妄惑溺。始由是起矣。事鬼神者。心事之也。即自事其心也。即自事其靈魂也。而偏妄擬鬼神之體魄。至以土木肖之。土木盛而靈魂愚矣。靈魂愚而體魄之說橫矣。風水也。星命也。五行也。壬遁也。雜占雜忌也。凡為禍福富貴利益而為之者。皆見及於體魄而止。不謂儒之末流。則亦專主體魄以為教。其書曰。吾所以異於異端者。法度文為。皆自親而及疏也。彼墨子之兼愛。亂親疏之背也。嗚呼。墨子何嘗亂親疏哉。親疏者。體魄乃有之。從而。則從而亂之。若夫不生不滅之以太。通天地萬物人我為一身。復何親疏之有。親疏且無。何況於亂。不逮乎此。反詆墨學。彼烏知惟兼愛一語。為能超出體魄之上。而獨任靈魂。墨學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不能超體魄而生親疏。親疏生分別。分別親疏。則有禮之名。自禮明親疏。而親疏於是乎大亂。心所不樂而強之。身所不便而縛之。縛則升降拜跪之文繁。強則至誠惻怛之意泯。親者反緣此而疏。疏者亦可冒此而親。日廢其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陰。以從事無謂之虛禮。即

仁學

十四

彼自命為守禮。亦豈不知其無謂。特以習俗所尚。聊偽以將之云耳。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禮依仁而著。仁則自然有禮。不待別為標識而刻繩之。亦猶倫常親疏。自然而有。不必嚴立等威而苛持之也。禮與倫常皆原於仁。而其究也。可以至於大不仁。則泥於體魄之為害大矣哉。

不生不滅。烏乎出。曰。出於微生滅。此非佛說菩薩地位之微生滅也。乃以太中自有之微生滅焉。不生不滅。至於佛入涅槃。慮以加矣。然佛固曰。不離師子座。現身一切處。一切一入。一入一切。則必時時從兜率天宮下。時時投胎。時時住胎。時時出世。時時出家。時時成道。時時降魔。時時轉法輪。時時般涅槃。一刹那頃。已有無量佛生滅。已有無量時生滅。已有無量世界法界生滅。求之過去。生滅無始。求之未來。生滅無終。求之現在。生滅不息。過乎前而未嘗或住。是故輪迴者。不於生死而始有也。彼特大輪迴耳。無時不生。即無時非輪迴。自有一出一入。一行一止。一語一默。一思一寂。一聽一視。一飲一食。一夢一醒。一氣一續。一血一輪。彼去而此來。此連而彼斷。去者死。來者又生。連者生。斷者又死。何所為而生。何所為而死。乃終無能出於生死輪迴之外。可哀矣哉。由念念相續而造之使成也。例乎此。則大輪迴亦必念念所造成。佛故說三界

惟心。又說一切惟心所造。人之能出大輪迴與否。則於其細輪迴而知之矣。細輪迴不已。則生死終不得息。以太之微生滅亦不得息。莊曰。藏舟於壑。自謂已固。有大方者夜半負之而走。吾謂將並整而負之走也。又曰。鴻鵠已翔於萬仞。而羅者猶視乎蔽澤。吾謂並載澤亦一已翔者也。又曰。日夜相代乎前。吾謂代則無日夜者。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吾謂方則無生死也。王船山曰。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吾謂今日者即無今日也。皆自其生滅不息言之也。不息故久。久生不息。則暫者綿之永。短者引之長。渙者統之萃。絕者續之百。有數者渾之而無數。有跡者溝之而無跡。有間者強之而無間。有等級者通之而無等級。人是故皆爲所囿。而自以爲有生矣。孔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晝夜即川之理。川即晝夜之形。前者逝而後者不舍。乍以爲前。又以居乎後。卒不能割而斷之曰。孰前孰後也。逝者往而不舍者復繼。乍以爲繼。適以成乎往。卒不能執而私之曰。孰往孰繼也。可攝川於涓滴。涓滴所以匯而爲川。可縮晝夜於瞬息。瞬息所以衍而爲晝夜。亦逝而已矣。亦不舍而已矣。非一非二。非斷非常。旋生旋滅。即滅即生。生與滅相授之際。微之又微。至於無可微。密之又密。至於無可密。夫是以融化為一。而成乎不生不滅。成乎不生不滅。而所以成之微生滅。固不容掩焉矣。

仁學

十五

今夫我何以知有今日也。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然而去者則已去。來者又未來。又何以知有今日。迨乎我知有今日。則固已逝之今日也。過去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過去。未來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未來。今日則爲今日矣。乃問明日。則不謂今日爲今日。問又明日。又不謂明日爲今日。日析爲時。時析爲刻。刻析爲分。分析爲秒。忽。秒忽隨生而隨滅。確指某秒某忽爲今日。某秒某忽爲今日之秒忽。不能也。昨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今日則皆滅。今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明日則又滅。不得據今日爲生。即不得據今日爲滅。故曰。生滅即不生不滅也。抑嘗有悟於夢矣。一夕而已。而夢中所閱歷者。或數日。或數月。或數年。或數十年。夫一夕而已。何以能容此。此而能容。當不復醒。及其既醒。而數日數月數年數十年者。即又何往。庸詎知千萬年前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庸詎知千萬年後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佛故名之曰。三世一時。三世一時。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今日逝者而已矣。今夫我又何以知有我。比於非我而知之。然而非我既已非我矣。又何以知有我。迨乎我知有我。則固已逝之我也。一身而有四體五官之分。四體五官而有筋骨血肉之分。筋骨血肉又各有無數之分。每分之質點。又各有無數之分。窮其數可由一而萬萬也。今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

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由胚胎以至老死。由氣質流質以成定質。由廣寸之形以抵七尺之幹。又由體魄以終於潰爛朽化轉朽變爲他物。其數亦由一而萬萬也。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我之往來奔走也。昨日南而今日北。謂我在北。則昨南之我何往。謂我去南。則今北之我又非終於不去。確指南者是我。北者是我。不能也。我之飲食呼吸也。將取乎精英以補我之氣與血。然養氣也。旋化而爲炭氣。紅血也。旋變而爲紫血。或由九竅而出之。爲氣。爲唾涕。爲瀉瀉。爲凝結之物。或由毛孔而出之。爲熱氣。爲濕氣。爲汗。爲油。爲垢膩。或爲髮髮之脫。或爲爪甲之斷落。方血氣之爲用也。曾不容秒忽而旋即謝去。確指某氣某血之出入爲我。某血輪之流動爲我。不能也。以生爲我。而我餘滅。以滅爲我。而我固生。可云我在生中。亦可云我在滅中。故曰。不生不滅。即生滅也。抑嘗有悟於思矣。謂思在腦。腦之形有量而思無量。或一世界。或數世界。或恒河沙數世界。莫不朗懸目前。了了可辨。夫以無量人有量。有量何往。及所思既倦。而無量又何往。一切衆生。併而爲我。我不加大。我徧而爲一切衆生。我不減小。故名之曰。一多相容。一多相容。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我逝者而已矣。王船山亦有言。以爲德之已得。功之已成。皆其逝焉者也。夫目

仁學

十六

能視色。追色之至乎目。而色既逝矣。耳能聽聲。追聲之至乎耳。而聲既逝矣。惟鼻舌身亦復如是。體貌顏色。日日代變。晨起而觀。人無一日同也。骨肉之親。聚處數十年。不覺其異。然回憶數十年前之情景。宛若兩人也。則日日生者。實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繼繼承承。連以不停。孰不欲攀援而從之哉。而勢終處於不及。世人妄逐逝既之樂。辱得喪。執之以爲哀樂。過駒不留。而墮頓猶願。前者未忘。而後者香至。終至接應不暇。而卒於無一能應。不亦悲乎。多相容也。三世一時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烏知爲天地萬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真理之不知。乃緣歷劫之業力。障翳深厚。執妄爲真。認賊爲子。自擾自亂。自愚自惑。遂爲對待所瞞耳。對待生於彼此。彼此生於有我。我爲一。對我者爲人。則生二人。我之交。則生三。參之伍之。錯之綜之。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實未虧。而愛惡因之。由是大小多寡。長短久暫。一切對待之名。一切對待之分別。毅然闕然。其瞞也。其自瞞也。不可以解矣。然而有瞞之不盡者。偶露端倪。所以示學人以路也。一夢而數十年月也。一思而無量世界也。尺寸之鏡。無形不納焉。銖兩之腦。無物不志焉。西域之技。吐火而吞刀。真人之行。火不熱而水不濡。水爲流質。則相浮游泳。若處於空地爲圓體。則倒壘橫斜。皆可以立。同一空氣。忽傳聲忽傳光而不殺也。同一電浪。

或傳熱或傳力而不外也。虛空有無量之星日。星日有無量之虛空。可謂大矣。非彼大也。以我小也。有人不能見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見之微生物。可謂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於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於我大而得之。然則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多寡長短久暫。亦復如是。疑以為幻。雖我亦幻也。何幻非真。何真非幻。真幻亦對待之詞。不足疑對待也。驚以為奇。而我之能言能動能食能思。不更奇乎。何奇非庸。何庸非奇。庸奇又對待之詞。不足驚對待也。凡此皆瞞之不盡者。而尤以西人格致之學。為能畢發其覆。漲也縮之。微也顯之。亡也存之。盡也衍之。聲光虛也。可貯而實之。形質阻也。可鑿而洞之。聲光化電氣重之。說盛對待或幾幾乎破矣。欲破對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對待。有此則有彼。無獨有偶焉。不待問而知之。辨對待之說也。無彼復無此。此即彼。彼即此。不必知。亦無可知。破對待之說也。辨對待者。西人所謂辨學也。公孫龍憲施之徒時術之。堅白異同之辨。曲達之學者之始基也。由辨學而算學。算學實辨學之衍於形者也。由算學而格致。格致實辨學算學同致於用者也。學者之中成也。格致明而對待破。學者之極詣也。孔曰。下學而上達。未有可以躐等而躐幾。亦何以中止而自盡也。故嘗謂西學皆源於佛學。亦惟西學而佛學可復明於世。彼其

上學

十七

大笑而不信。抑又何據而然乎。豈不以眼耳鼻舌身所不及接也。此其愚惑也。滋甚。眼耳鼻舌身所及接者。曰色聲香味觸五而已。以法界虛空界衆生界之無量無邊。其間所有。必不止五也明矣。僅憑我所有之五。以妄度無量無邊。而臆斷其有無。奚可哉。是故同為眼也。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肉眼見為國土為虛空。天眼或見為海水為地獄。無所見而不異焉。慧眼以上。又各有異。奈何以肉眼所見為可據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即以肉眼肉耳論。有遠鏡顯微鏡所見。而眼不及見者焉。又有遠鏡顯微鏡亦不及見者焉。有電筒德律風所聞。而耳不及聞者焉。又有電筒德律風亦不及聞者焉。且眼耳所見聞。又非真能見聞也。眼有簾焉。形入而繪其影。由簾達腦而覺為見。即見者見眼簾之影耳。其真形實萬古不能見也。豈惟形不得見。影既緣繪而有是。必點點綫綫而綴之。枝枝節節而累之。惟其甚速。所以不覺其勞倦。迨成爲影。彼其形之逝也。亦已久矣。影又待腦而知。則影一已逝之影。並真影不得而見也。故至遠之恒星。有毀已千萬年。而光始達於地者。推光行之速率。至於密邇。亦何莫不然。耳有鼓焉。聲入而肖其響。由鼓傳腦而覺爲聞。則聞者聞耳鼓之響耳。其真聲實萬古不能聞也。豈惟聲不得聞。響既緣肖而有是。必彼之既終。而此方以爲始。惟其甚捷。所以不覺其斷續。迨成爲

響。彼其聲之逝也。亦已久矣。響又待腦而知。則響一已逝之響。並真響不得而聞也。故雷礫之遠發。山谷之徐應。有踰時而聲始往返者。推聲浪之速率。至於切近。亦何莫不然。懸風久視。大如車輪。床下蟻動。有如牛鬪。眼耳之果足恃耶。鼻舌依味之逝。舌依味之逝。身依觸之逝。其不足恃均也。恃五以接五。猶不足以盡五。況無量無邊之不止五。彼其大笑而不信。乃欲恃五以接不止五乎。恃五則五寡矣。然恃五又多此五矣。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鼻嗅。不以舌嘗。不以身觸。乃至不以心思。轉業識而成智慧。然後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之真理。乃日見乎前。任逝者之逝。而我逝不逝。任我之逝而逝者卒未嘗逝。真理出。斯對待不破以自破。反乎逝而觀。則名之曰日新。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夫善至於日新而止矣。夫惡亦至於不日新而止矣。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歛之迭更。草木不新。豐饒者歎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孔曰改過。佛曰懺悔。耶曰認罪。新之謂也。孔曰不已。佛曰精進。耶曰上帝國近爾矣。新而又新之謂也。則新也者。夫亦羣教之公理也。德之宜新也。世容知之。獨何以屈今之世。猶有守舊之鄙生。斷斷然曰不當變法何哉。是將挾其齷齪情怯之私。而宰天之生。而扼地之運行。而

仁學

十八

蔽日月之光明。而亂四時之迭更。而一欄百產萬靈之芸芸。不恤亡學亡教。以劫戾乎不生不滅者也。雖然。彼之力又何足以云爾哉。毋亦自斷其方生之化機。而與於不仁之甚。則終成爲極極極一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乃彼方翻於人曰。好古。是又大惑也已。古而可好。又何必爲今之人哉。所貴乎讀書者。在得其精意。以充其所未達焉耳。苟以其跡而已。則不問理之是非。而但援事之有無。舉獲四凶。何代蔑有。殆將一一則之效之乎。鄭玄箋詩言從之。適謂當自殺以從古人。而嘗笑其愚。今之自矜好古者。奚不自殺以從古人。而漫鼓其輔頰舌以爭乎今也。夫孔子則不然。刪書則斷自唐虞。存詩則止乎三百。然猶早歲從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於獲麟。默知非變法不可。於是發憤作春秋。悉廢古學。而改今制。復何嘗有好古之云云也。口口口口。論語第七篇。當是默而第七。劉歆私改默爲述。竄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十四字。以中其古學篇名。遂號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生知與敏求相反相對。文義自足。無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語意都不連貫。是亦歆竄矣。世其甘爲莽歆之奴隸也乎。則好古亦其宜也。口口口口。於文從古。皆非佳義。從艸則枯。從木則枯。從艸木則枯。從岡則害。從辛則辜。從文則故。從口則固。從夕則枯。從疒則瘡。從監則盥。從牛則

姑。從口則癩。從水口則澗。且從人則估。估客非上流也。從水為沽。孔子所不食也。從女為姑。姑息之謂細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國輒動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猶棲心於榛莽木化之世。若於今熟視無視也者。莊曰。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諺曰。至愚。可不謂之大哀。

日新鳥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獨不見夫雷乎。虛空洞杳。都無一物。忽有雲雨相值。則含兩電。兩則有正負。正負則有異有同。異則相攻。同則相取。而奔崩轟發。宇宙為之掀鼓。山川為之戰慄。居者愕眙。行者道介。懦夫懦子。掩耳而良久不怡。夫亦可謂暴矣。然而繼之以甘雨。扇之以和風。霧豁天醒。靈氣蘇。嘗軒昭。大地微滌。三辰晶英於上。百業孚甲振奮於下。娟飛蝶動。雍容任運而自得。因之而時和。因之而年豐。因之而品彙亨通。以生以成。夫孰非以太之一動。而由之以無極也。斯可謂仁之端也已。王船山達於易。於有雷之卦。說必加精明。而益微。至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奮也。大壯之所以壯也。無妄之所以無妄也。復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匕鬯而再則泥也。罔不由於動。天行健。自動也。天鼓萬物。鼓其動也。輔相裁成。奉天動也。君子之學。恒其動也。吉凶悔吝。貞夫動也。謂地不動。昧於歷算者也。易抑

仁學

十九

陰而扶陽。則柔靜之與剛動異也。夫善治天下者。亦豈不由斯道矣。夫鼎之革之。先之勞之。作之興之。履者舉之。敵者易之。飽食煖衣而逸居。則懼其淪於禽獸。烏知乎有李耳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毀剛。鄉曲之士。給饋粥。察雞豚。而長養子孫。以之自適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烏知乎學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浸淫淫而天子亦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頹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為糊名以取之。而復險其途。既為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闢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臺諫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應格式。夫羣四萬萬之鄉。原以為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待而可保也。嗚呼。吾且為西人悲矣。西人以喜動而霸五大洲。馴至文士亦尚體操。婦女亦侈遊歷。此其輿輿為何如矣。願哀中國之亡於靜。輒曰此不痛不癢。頑鈍而無恥者也。為危詞以怵之。為異語以誘之。為大聲疾呼以寤之。為通商以招之。為傳教以恬之。為報館為譯書以誨之。為學

堂為醫院以拯之。至不得已而為兵戈槍礮水雷鐵艦以大創之。然而中國則冥然而罔覺。悍然而不顧。自初至終未嘗一動也。夫掘塚中枯骨與數百年之陳死人而強之使動。烏可得乎哉。西人方拳拳焉不以自阻。可謂愚矣。故足為悲也。西人之喜動。其堅忍不撓。以救世為心之耶教使然也。又豈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曰威力。曰奮迅。曰勇猛。曰大無畏。曰大雄。括此數義。至取象於獅子。言密必濟之以顯。修正必借之以親。以太之動機。以成乎日新之變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論者關於佛老之辨。混而同之。以謂山林習靜而已。此正佛所詆為頑空。為斷滅。為九十六種外道。而佛豈其然哉。乃若物之靜也。則將以善其動。而偏度一切眾生。更精而言之。動即靜。靜即動。尤不必有此對待之名。故夫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

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柔靜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胥天地鬼神之淪陷於不仁。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則曰儉。儉從人僉聲。凡儉皆僉人也。且夫儉之與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據而得其比較。若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為奢某為儉也。今使日用千金。俗所謂奢矣。然而有倍蓰者焉。有什伯千萬者焉。奢至於極莫如佛。金剛以為地。摩尼以為坐。種種

仁學

二十

實給帶網。種種寶幢寶蓋。種種香花衣雲。種種飲食勝味。以視世人誰能奢者。則奢之名不得而定也。今使日用百錢。俗所謂儉矣。然而流氓乞丐。有日用數錢者焉。有掘草根屑樹皮苟食以待盡。而不名一錢者焉。儉至於極莫如禽獸。穴土棲木以為居。而無宮室。毛羽蒙茸以為煖。而無衣裳。恃爪牙以求食。而無耕作販運之勞。以視世人誰能儉者。則儉之名不得而定也。本無所謂奢儉。而妄生分別以為之名。又為之教曰黜奢崇儉。雖唐虞三代之盛。不能辨去此惑。是何異博虛空以為質。捫飄風而不釋者矣。雖然。無能限多寡以定奢儉。則試量出入以定奢儉。俗以日用千金為奢。使入萬金焉。則固不名之奢而名之儉。以其尚儲九千於無用之地也。則傾之。歎而納焉。是儉自有天然之度。無待崇也。且所謂崇儉。抑又矛盾之說也。衣布粟足矣。而遣使動羅桑胡為者。豈非導之奢乎。則蠶桑宜禁矣。通有無足矣。而開井取金銀胡為者。豈非示之汰乎。則金銀宜禁矣。推此雖日膠離朱之目。攤工倕之指。猶患不給。凡開物成務。利用前民。勸材獎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為。經營區畫。皆當廢絕。嗟乎。金玉貨幣。與夫六府百產之饒。誠何足擾豪傑之心胸。然而歷代聖君賢相。貴之重之何哉。以其為生民之大命也。持籌

握算。銖積寸累。力過生民之大命。而不使之流通。今日節一食。天下必有受其飢者。明日縮一衣。天下則有受其寒者。家累巨萬。無異窮人。坐視羸瘠。盈溝壑。餓殍蔽道路。一無所動於中。而獨室家子孫之為計。天下且翕然歸之曰。儉者美德也。是以奸猾桀黠之資。懸藉高位。尊齒重望。陰行豪強兼井之術。以之欺世盜名焉。此鄉愿之所以賊德。而尤為貧人之尤矣。向以為米鹽凌雜。雞豚詭詐。特老嫗窳婢之所用心。及泛覽於今之士大夫。乃莫不然。嘗使粟紅貫朽。珍異腐敗。終不以分於人。一聞興工作役。莫不動色相戒懼。以為家之索也。其教誡子弟。必以儉為莫大之寶訓。而子弟卒以狂蕩破家。聞抑嘗觀於鄉矣。千家之聚。必有所謂富室焉。左右比鄰。以及附近之困頓不自聊者。所仰而以為生也。乃其刻鵠瑣齋。彌甚於人。自苦其身。以剝削貧民為務。放債則子巨於母。而先取質。羅織則陰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籍絡久之。胥一鄉皆為所併吞。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稅於一家。周禮有保富之文。富而若此。豈堪更保之耶。居無何。鄉里日益貧。則流而為盜賊。伺聲劫奪焚殺。富室乃隨之煨燼。即幸而不至此。愈儉則愈陋。民智不興。物產凋殘。所與皆蠻人也。已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銷鑠。一俾而後。產析而薄。食指加繁。又將轉而被他人之剝削併吞。與所加於人者無或異也。

仁學

二十一

轉輾相苦。轉輾相累。馴至人人儉而人人貧。天下大勢。遂乃不可以支。葛藤團桃之刺。詩人有遠憂焉。蓋坐此寂寂然一鄉。而一縣而一省。而通毒於四海。而二萬里之地。而四萬萬之人。而二十六萬種之物。遂成爲至貧極窮之中國。不惟中國。彼非洲澳洲。及中亞之回族。美洲之土番。印度巫來由之雜色人。越南緬甸高麗琉球之藩邦。其敗亡之由。咸此而已矣。言靜者情歸之暮氣。鬼道也。言儉者齷齪之昏心。禽道也。率天下而爲鬼爲禽。且猶美之曰靜德儉德。夫果何取也。

夫豈不知奢之爲害烈也。然奢止於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錦繡珠玉棟宇車馬歌舞宴會之所集。是固農工商賈從而取贏。而轉移執事者所奔走而趨附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孔子猶嘆其小。刈著而遺簪。田婦方且不惜。奈何私斷天下之財。忍不一散。以沾潤於國之人也。即使流弊所極。利不勝害。不猶愈於堅握生民之大命。死之於鄙吝煨燼之小夫哉。然欲求百利而無一害。抑豈無道以處此。必令於富者曰。而梓而形。而幼而力。而以而有之積蓄。而悉以散諸貧無貨者。則爲人情所大難。如亦執爲必使之散之哉。且將大聚之在流注灌輸之間焉耳。有礦焉。建學興機器以開之。關山通道。涪川鑿險。咸視此。有田焉。建學興機器以耕之。凡材木水

利畜牧蠶織成視此。有工焉。建學興機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紙造糖成視此。大富則設大廠。中富附焉。或別爲分廠。富而能設機器。窮民賴以養。物產賴以盈。錢幣賴以流通。己之富亦賴以擴充而愈厚。不惟無所用儉也。亦無所用其施濟。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發其覆。遂至无溢薄漏。而收博施濟衆之功。故理財者慎母奢節流也。開源而已。源日開而日亨。流日節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終必困乎己。猶大旱之歲。土山焦。金石流。惟費守贖泮之涓涓。謂可私於己。果可私於己乎。則孰若濬清渠。激洪波。引積天之澤。蘇渺莽之原。人皆蒙惠。而已固在其中乎。然而味者聞之。又將反其責。曰。機器奪民之利。噫。何不觀於歐美諸洲。而一繩其得失也。今日詰之曰。民之貧也。貧於物產之饒乎。抑貧於物產之絀乎。求富民者。將豐其物產以富之乎。抑耗其物產以富之乎。彼必曰。饒富而耗貧。又詰之曰。百人耕而養一人。與一人耕而養百人。孰爲饒。孰爲耗。彼必曰。耕一養百者。耗。耕百養一者。饒。然則機器固不容緩矣。用貨之生齒。遠繁於昔。而出貨之疆土。無關於今。其差數無異百之於一也。假而有貨焉。百人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人也。一人百日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一日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日也。日愈益省。貨愈益饒。民愈益富。饒十則富十倍。饒百則富百倍。雖不識

仁學

二十一

九九之人不待布算之勞。可定其比例矣。人特愚不能多造貨物。以廣民利耳。或造矣。而力未速。或速矣。而時不給。今用機器。則舉無慮焉。其爲功於民何如哉。稱天之德。不過曰造物而已。而曰奪民利何耶。且所省之人工日工。又將他有所興造。利源必推行日廣。豈有失業坐廢之虞。譬之一家焉。伯製器。仲運販。叔耕以供養。季織以供衣。若用機器助力。伯所製器必加多。用機器運物。仲又舍其販運而增製機器。機器無衣食之費。叔季初不加其供億。益將委耕織於機器。而增製器。以視向者所獲。不既多乎。難者又曰。機器興。物產饒。物價宜廉矣。而歐美反貴者。何也。曰。此機器之所以利民也。小民窮歲月之力。拮据辛勞。以成一物。豈不欲多得值哉。而價止於此。此其可哀甚矣。蓋物價之貴賤。隱視民命之重輕。以爲衡。治化隆美之世。民皆豐樂。充裕。愛惜生命。不肯多用人力。人亦從而愛惜生命。故創造一物。即因其力之可貴而貴之。苟或不貴。固不急求售。亦將不復造。且民皆富矣。雖多出值。復何吝。然非機器。又何由皆富厚若此。機器興而物價貴。又以見機器固非奪民利矣。中國之民。至毀其身以爲奴隸。驅使若犬羊。繫役類重囚。然尙爲美國南洋所迫逐。而不迫得食。身且如此。更何論所造之物。此所以雖賤極猶莫能售也。乃今之策士。又曰。中國醇俗。風爲不可及也。工價之廉。用度之儉。足以制勝

於歐美。轉若重爲歐美愛者。嗟乎。此何足異。中國守此不變。不數十年。其醇其龐。其廉其儉。將有食稿壤。飲黃泉。人皆餓殍。而人類滅亡之一日。何則。生計絕。則勢必至於此也。惟靜故情。情則愚。惟儉故陋。陋又愚。兼此兩愚。固將殺盡含生之類。而無不足。故靜與儉。皆愚黔首之慘術。而擠之於死也。夫以歐美治化之隆。猶有均貧富之黨。輕身命以與富室爲難。母亦坐擁厚資者。時有徇之心以召之歟。則儉之爲禍。視靜彌酷矣。假貸於人。而歲貢子金百之一。世必謂之薄息矣。易以月則厚。易以日則愈厚。是猶一與十二與三百六十之比也。執藝於肆。歲成一器。雖獲利百之十。世猶謂之賤工矣。易歲以日。富莫大焉。猶十與三百六十之比也。裨販於千里之外。歲一往還。雖獲利十之二。世猶謂之窮賈矣。歲百往還。則猗頓莫尙焉。猶二與百之比也。故夫貨財之生。生於時也。時廢貨財。時蓄貨財。其事相反。適以相成。機器之製與運也。豈有他哉。惜時而已。惜時與不惜時。其利害相去。或百倍。或千倍。此又機器之不容緩者也。時積而成物。物積而值必落。於騎變去舊法。別創新物。以新而救積。童子入市。知所次擇焉。而值自上。又有新者值又上。人巧奮。地力盡。程度謹於國。苦慮絕於市。游情知所警。精良備於用。西人售物於中國。則以其脆嫩者。云中國喜賤值也。喜賤值由於國貧。國貧由於不得惜時之道。不

仁學

二十三

得惜時之道。由於無機器。然則機器興而物價貴。斯乃治平之一效矣。治平進而不已。物價亦進而不已。衰國之民。饑殍不給。恒禍不完。雖有精物。無能承受。而不解事之腐儒。乃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強抑天下之人。使拂性之本然。而相率出於儉。物價自不能違其儉。而孤以騰踴。其初以人謀之不臧。而諉過於天。其繼以室天生之富有。而挾以制人。自儉之名立。然後君權日以尊。而貨棄於地。亦相因之勢然也。一旦衝勒去。民權興。得以從容謀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杆軸繁而懸鵝之衣絕。工作盛而仰屋之嘆消。井禁弛。誰不輕其金錢。旅行速。誰不樂乎遊覽。復何有儉之可言哉。且驗之弊政。又有然矣。上古之時。以有易無。無所謂幣也。風化漸開。始有用貝代幣者。今美洲土番。猶有螺殼錢。即中古國時之貝。可爲風化初開之證。久之民智愈啓。始易以銅。又久之易以銀。今西國又進而用金。使風化更開。必將舍金而益進於上。夫治平至於人人皆可奢。則人之性盡。物物皆可奢。則物之性亦盡。然治平至於人人可奢。物物可貴。即無所用其欲。美昨援。相與兩忘。而咸歸於淡泊。不惟奢無所眩耀。而奢亦儉。不待勉強而儉。豈必遇之塞之。積疲苦反極。反使人欲橫流。一發不可止。終釀爲盜賊凶叛。攘奪篡弒之禍哉。故私天下者尚儉。其財偏以壅。塞故亂。公天下者尚奢。其財均以流。流故平。

夫財均矣。有外國焉。不互相均。不足言均也。通商之義。緣斯起焉。西人初亦未達此故。以謂通商足以城人之國。恐利取其脂膏以去。則柴立而斃也。於是有所謂保護稅者。重稅外人之貨。以陰拒其來。鄰國不睦。或故苛其稅。藉以相苦。因謂稅務亦足以亡人國也。而其貨皆非也。一父有數子。數傳之後。將成巨族。西人因詳稽家之豐耗。每一歲中。生死相抵。百人可多一人。使無水旱。珍縞兵戈及諸災。皆不數十年。本國之物產。必不能支。將他闢新土。而勢處於無可關。則幸而有外國之貨物輸入。而彌縫之。不啻爲吾之外府。而歲效其土貢。且又無關地之勞費。自然之大利。無便於此者。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於中國。以其貨物仁我。亦欲購我之貨物以仁彼也。則所易之金銀。將不復持去。然輒持去者。誰令我之工藝不興。商賈不恤。而貨物不與匹敵乎。即令中國長此黠黯。無工藝。無商賈。無貨物。又未嘗不益蒙通商之厚利也。已既不善製造。愈不能不仰給於人。此其一利矣。彼所得者金銀而已。我所得乎千百種之貨物。貨物必皆周於用。金銀則飢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以無用之金銀。易有用之貨物。不啻出貸借彼而爲我服役也。此又一利也。或以爲金銀即貨物。金銀竭貨物亦亡。是無礦之國。則可云爾矣。中國之礦。富甲地球。夫誰擊其肘。撻其指。不使其民採之取

仁學

二十四

之。而僅恃已出之支流。以塞無窮之漏卮乎。此之不明。而曰以通商致貧。善惡毒於外國。不自振奮而偏巧於推咎。情者固莫不然也。夫彼以通商仁我。我無以仁彼。既足愧焉。曾不之愧。而轉欲絕之。是以不仁絕人之仁。且絕人之仁於我。先即自不仁於我矣。絕之不得。又欲重稅以絕之。稅固有可重者。徒重稅亦烏能絕之哉。英人嘗重稅麥入矣。卒以大困。旋去其稅。惟重稅其不切民用者。故凡謂以商務稅務取人之國。皆西人之舊學也。彼亡國者。別有致亡之道。即非商與稅。亦必亡也。印度南洋羣島。豈有一可不可不亡之政哉。閱歷久而利害審。今且悉變其說焉。且夫絕其通商。匪惟理不可也。勢亦不行。今之吳楚。古之蠻夷也。自河南山東視之。儼然一中外也。驟使靈江而守。南不至北。北不至南。日用飲食。各取於其地。不一往來焉。能乎不能乎。況輪船鐵路電線律風之屬。幾縮千程於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戶闕。初無所謂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更烏從而絕之乎。爲今之策。上焉者獎工藝。惠商賈。速製造。蕃貨物。而尤扼重於開井。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財均。而已亦不困矣。次之力即不足仁彼。而先求自仁。亦省彼之仁我。不甘受人仁者。始能仁人。既省彼之仁我。即已舒彼仁我之力。而以舒之者仁之矣。不然。日受人之仁。安坐不一報。游惰困窮。至於爲人剪滅屠割。控之上

天報施之理。亦有宜然焉耳。夫仁者通人我之謂也。通商僅通之一端。其得失已較然明白若此。故莫仁於通。莫不仁於不通。

惜時之義大矣哉。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自天子之萬機。以至於庶人之一技。自聖賢之功用。以至於庸衆之衣食。咸自惜時而有也。自西人機器之學出。以製以運。而惜時之具乃備。今第即運言之。執途人而語之曰。輪船鐵道。可以延年永命。無則短祿促齡。鮮不笑其妄也。非妄也。有萬里之程焉。輪船十日可達。鐵道則三四日。苟無二者。動需累月經年。猶不可必至。此累月經年之中。仕宦廢其政事。工商滯其貨殖。學子荒其藝文。借走其生計。勞人傷於行役。思婦嘆於室庭。繙山川之履屐。選書而飛越。寒暑異候。盜發不時。此父母兄弟骨肉朋友之親。死生契闊。離別憂悲之什。所由作焉。坐此僕僕。無所事事之氣。雖生而無所裨生人之業。則生不異於死。是此經年累月之命短焉矣。由此類推。無往而非玩時。即日。即幸而得至百年。無形中已耗其強半。又況軍務之不可遲而遲。賑務之不容緩而緩。豪傑散處。而無以萃其羣。百產棄置。而無以發其采。固明明有殺人殺物之患者矣。有輪船鐵路。則舉無慮此。一日可兼十數日之程。則一年可辦十數年之事。加以電線郵政機器製造。工作之簡易。文字之便捷。合而

仁學

二一五

計之一世所成就。可抵數十世。一生之歲月。恍閱數十年。志氣發舒。才智奮起。境象寬衍。和樂充暢。謂之延年永命。豈為誣乎。故西國之治。一旦軼三代而上之。非有他術。惜時而時無不給。猶一人併數十人之力耳。記曰。為之者疾。惟機器足以當之。天惜時之效若此。不惜時之害若彼。語曰。化世之日。當以長。亂世之日。促以短。有具以惜之。與無具以惜之。治亂之大。固於此也。若夫微生滅之條。過乎則與不生不滅。相緯而成世界。因而有時之名。於此而不惜。乾坤或幾乎息矣。今不惟不惜。反從而促之。取士則累其科目。用人則困以年資。任官則拘於輪委。治事則繁為簿書。圖吏則故多留難。懸網則抑使輪銷。皆使天下惟恐時之不疾馳以去也。嗟乎。時去則豈惟亡其國。將並其種而亡之。抑豈惟存亡為然哉。宣尼大智。至七十而從心。善財凡夫。乃一生而證果。然則惜時之義。極之成佛成聖。而莫能外。

微生滅焉乎始。曰。是難言也。無明起處。惟佛能知。毛道不定。曷克語此。雖然。吾試言天地萬物之始。洞然自然。恍兮忽兮。其內無物。亦無內外。知其為無。則有無矣。知其有無。是亦有矣。俄而有動機焉。變之於空。兩兩相遇。陰極陽極。是生兩電。兩有異同。異同攻取。有聲有光。厥名曰雷。振微明玄。參伍錯綜。而有石矣。石有之生也。其性異同攻取乎。其成也。其性參伍錯綜乎。天地

萬物之始。一泡焉耳。泡分萬泡。如鎔金汁。因風旋轉。卒成圓體。日又再分。遂得此土。遇冷而縮。由縮而乾。縮不齊度。凸凹其狀。聚果臞。或乃有紋。紋亦有理。如山如河。縮疾乾遲。溢為洪水。乾更加縮。水始歸墟。沮洳鬱蒸。草蕃蟲蝟。豈他利亞。微植微生。螺蛤蛇龜。漸具禽形。禽至猩猩。得人七八。人之聰秀。後亦勝前。思怨紛結。方生方滅。息息生滅。實未嘗生滅。見生滅者。適成唯識。即彼藏識。亦無生滅。佛與衆生。同其不斷。忽被七識所執。轉為我相。執生意識。所見成相。眼耳鼻舌身。又各有見。一一成相。相實無枉受薰習。此生所造。還入藏識。為來生因。因又成果。顯倒循環。無始淪滔。淪滔不已。乃灼然謂天地萬物矣。天地乎。萬物乎。夫孰知其不在內而不在外乎。雖然。亦可反言之曰。心在外而不在內。是何故乎。曰。心之生也。必有緣。必有所緣。緣與所緣。相續不斷。強不令緣。亦必緣空。但有彼此迭代。竟無脫然兩釋。或緣真。或緣妄。或緣過去。或緣未來。非比依於真天地萬物乎。妄天地萬物乎。過去之天地萬物乎。未來之天地萬物乎。世則既名為外矣。故心亦不在外。非在內也。將以眼識為在內乎。眼識幻而色。故好色之心。非在內也。心棲泊於外。流轉不停。寔至無所棲泊。執為大苦。偶於色而一駐焉。方以所得棲泊為樂。其令棲泊偶久者。詫以為美。亦愈以為樂。然而既名之棲泊矣。無能終久也。棲泊既厭。又轉而之他。

仁學

二一六

凡好色若子女玉帛。若書畫。若山水。及一切有形。皆未有。好其一而念念不息者。以皆非本心也。代之心也。何以知為代。以心所本無也。推之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吾大體之所在。藏識之所。在也。其前有圓鏡焉。吾意以為鏡。天地萬物。畢現影於中焉。繼又以天地萬物為鏡。吾現影於中焉。兩鏡相涵。互為容納。光影重重。非內非外。其謂有始者。乃即此器。世間一日。地球云爾。若乃日地未生之前。必仍為日地。無始也。日地既滅之後。必仍為日地。無終也。以太固無始終也。以太者。亦唯識之相分。謂無以太可也。既託言以太矣。謂以太有始終不可也。然則識亦無終乎。曰。識者無始也。有終也。業識轉為智慧。是識之終矣。吾聞口口之講大學。大學蓋唯識之宗也。唯識之前五識。無能獨也。必先轉第八識。第八識無能自轉也。必先轉第七識。第七識無能遠轉也。必先轉第六識。第六識轉而為妙觀察智。大學所謂致知而知至也。佛之所謂知意識轉。然後執識可轉。故曰。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藉乎格物。格物致知者。萬事之母。孔曰。下學而上達也。朱紫陽補格致傳。實川華嚴之五教。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其四教者。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始教也。以求至乎其極。終教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頓

教也。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固教也。無論何事。要必自格致始。此之謂妙觀察智。第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大學所謂誠意而意誠也。佛之所謂執孔之所謂意。執轉然後誠識可轉。故曰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執者執以爲我也。意之所以不誠。亦以有我。性平等然後無我。無我然後無所執而名爲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以我欺我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當其好惡之誠。不知有我。小人則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惟有我。且有二我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灼然見其有我也。欲其無我。必修正觀。君子必慎其獨。孔門之止也。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孔門之觀也。十手十目。佛所謂之千手千眼。千之與十。又何別焉。又以見人十能之已千之也。此之謂平等性智。第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大學所謂正心而心正也。佛之所謂藏。孔之所謂心。藏識轉然後前五識不待轉而自轉。故曰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一有所。即不得其正。亦即有不在焉。藏識所以爲無覆無記。心正者無心。亦無心所。無在而無不在。此之謂大圓鏡智。前五識轉而爲成所作智。大學所謂修身而身修也。佛之所謂眼耳鼻舌身。孔皆謂之身。孔皆謂以四勿。第就視聽言動言之。其直截了當如是。可知顏之藏識已轉也。藏識轉始足以爲仁。三月

仁學

二十七

不遠。不遠大圓鏡智也。曰三月者。孔自計觀顏之時。至於三月之久也。觀之三月之久。不見其遠。可信其終不遠也。其餘日月至焉。第七識之我執猶未斷也。至若前五識皆轉。無所往而非仁。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足言也。故豈是皆以修身爲本。此之謂成所作智。夫孔子大聖。所謂初發心時。即成正果。本無功夫次第之可言。若乃現身說法。自述歷歷。亦誠有不可誣者。十五志學也者。亦自意誠入手也。三十而立。意已一而不紛矣。然猶未斷也。四十不惑。意誠轉爲妙觀察智矣。五十知天命。我執斷矣。然猶有天命之見存。法執猶未斷也。六十耳順。法執亦斷爲平等性智矣。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藏識轉爲大圓鏡智矣。轉識成智。蓋聖凡之所同也。智慧者孔謂之道心。業識者孔謂之人心。人心外無道心。即無業識。亦無由轉成智慧。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最與大學之功夫次第合。非如紫陽人欲淨盡之誤於離。姚江滿街聖人之誤於混也。且夫大學又與四法界合也。格物。事法界也。致知。理法界也。誠意。正心。修身。理事無礙法界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事無礙法界也。夫惟好學深思。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者。即未有能外佛經者也。口口曰三教其行星之軌道乎。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乃今耶教則既昌明矣。孔教亦將引厥緒焉。而佛教仍晦盲如故。先生之教

主。教反後行。後生之教主。教反先行。此何故歟。豈不以軌道有大小。程途有遠近。即運行有久暫。而出見有遲速哉。佛教大矣。孔次大。耶爲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率乃及佛。此其序矣。口口曰。佛其大哉。列天下六道。而居累於其上。孔其大哉。立元以統天。耶自命爲天已耳。小之其自爲也。雖然。其差如此。而其變不平等。教爲平等則同。三教皆源於婆羅門乎。以同一言天。而同受壓於天也。天與人平等。斯人與人愈不平等。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天上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晉天下而殘賊之。猶以爲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人膏肓。至不平等矣。孔出而變之。刪詩書。訂禮樂。考文字。改制度。而一寓其權於春秋。春秋惡君之專也。稱天以治之。故天子諸侯。皆得施其褒貶。而自立爲素王。又惡天之專也。稱元以治之。故易春秋皆以元統天。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傳多微旨。然旨微猶或弗彰也。至於佛於公山之召而欲往。孔子之心見矣。後儒狃於君主暴亂之法。幾疑孔爲從逆。而輟遺經大義而不講。彼烏知君者公位也。莊子曰。時爲帝。又曰。選相爲君。臣國人人可以居之。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無所謂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背叛逆來者也。不爲君主。即誓以叛逆。僞爲君主。又詔以帝天。中國人猶自以忠

仁學

二十八

義相誇示。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夫佛於公山之召而欲往。猶民主之義之僅存者也。此孔之變教也。泰西自摩西造律。所謂十誡者。偏倚於等威名分。言天則私之曰以色列之上帝。而若屏環球於不足道。至不平等矣。耶出而變之。大聲疾呼。使人人皆爲天父之子。使人人皆爲天之一小分。使人人皆有自主之權。破有國有家者之私。而糾合同志以別立天國。此耶之變教也。印度自喀私德之名立。分人爲四等。上等者世爲君卿大夫士。下等者世爲賤庶奴隸。至不平等矣。佛出而變之。世法則曰平等。出世法竟愈出天之上矣。此佛之變教也。三教不同。同於變。變不同。同於平等。由前之說。佛其至矣。由後之說。孔佛皆至矣。然而舉不足以定其等級也。何也。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際其時。因其勢。量衆生之根器。而爲之現身說法。故教主之不同。非教主之有等級也。衆生所見者。教主之化身也。其法身實一矣。今試斷章取義。則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強名言兮。演三一。可爲三教之叛語。乃夫本一而卒不一。則衆生之爲之。而教主亦會有不幸也。以公羊傳三世之說衡之。孔最爲不幸。孔之時。君主之法度。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謂倫常禮義。一切束縛箝制之名。既已浸漬於人人心。而粹不可與革。既已爲據亂之世。孔無如之何也。其於微言

大義僅得託諸隱晦之辭。而宛曲虛渺。以著其旨。其見於雅言。仍不能不牽率於君主之舊制。亦止。亂世之法已耳。據亂之世。君統也。後之學者。不善求其指歸。則辨上下。陳高卑。懷天澤。定名位。祇見其為獨夫民賊之資焉矣。耶次不幸。彼其時亦君主橫恣之時也。然而禮儀等差之相去。無若中國之懸絕。有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說於昇平之世。而為天統也。然亦為其舊教所困。無能更出於天之上者也。由今觀之。其稱阿羅漢。則成唯識。論執一大自在。天之法執也。稱靈魂永生。又近外道之神教也。惟佛獨幸。其國土本無所稱歷代神聖之主。及摩西約翰。湯文武周公之屬。琢其天真。滿其本樸。而佛又自為世外出家之人。於世間無所避就。故得畢伸其大同之說於太平之世。而為元統也。夫大同之治。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且無。更何有於君臣。舉凡獨夫民賊所為一相藉制束縛之名。皆無得而加諸。而佛遂以獨高於羣教之上。時然也。勢不得不然也。要非可以揣測教主之法身也。教主之法身。一而已矣。口口口口。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則皆拜之矣。斯言也。吾取之。

仁學

二十九

荀學攙雜。而變本加厲。胥失其真乎。孔學衍為兩大支。一為曾子傅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苟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箝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為李斯。而其為禍亦暴著於世矣。然而其為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為卑詭媚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為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故秦亡而漢高帝術之於上。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君主之潛施其餌也。叔孫為術之於下。今而後知皇帝之貴。綿延之導君於惡也。漢衰而王莽術之於上。竟以經學行篡弒矣。劉歆術之於下。又竄易古經以煽之矣。新莽而漢光武術之於上。吾以柔道治天下。蓋漸令其馴擾。而已得長踞之焉。桓榮術之於下。車服稽古之力也。挾尚書以為神祕。無所用恥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國虎爭五胡湯沸南北分割之亂哉。至唐一小康矣。而太宗術之於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此其精忌為何如邪。韓愈術之於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

匪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竟不達何所為而立君。顯背民責君輕之理。而詔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至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乃敢倡邪說以誣往聖。逞一時之說。而壞萬世之心術。罪尤不可道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術之於上。修太師御覽之書。以消磨當世之豪傑。孫復術之於下。造春秋尊王尊微。以割絕上下之分。嚴立中外之防。慘酷刻覈。盡窒生民之靈思。使不可復動。遂開兩宋南北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莫能脫此牢籠。且彌酷而加厲焉。嗚呼。自生民以來。迄宋而中國乃真亡矣。天乎人乎。獨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聞等諸自節以下可也。類皆轉相授受。自成統緒。無能稍出宋儒之勝下。而一視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極崇宋儒號為洙泗之正傳。意豈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於己乎。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寧有已時耶。故當以為二千年來之政。棄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苟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相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執託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仁學

三十

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認為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為據亂世之法也。且即以據亂之世而論。言倫常而不隨之以天。已為偏而不全。其積重之弊。將不可計矣。況又妄益之以三綱。明創不平等之法。軒輊懸絕。以苦父天母地之人。無惑乎西人輒二中國君權太重。父權太重。而亟勸其稱天以挽救之。至目孔教為偏崎不行之教也。由是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夫彼君主猶是耳目手足。非有兩鼻四目。而智力出於人也。亦果何所持以虐四萬萬之眾哉。則賴乎早有三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莊子所謂竊鈞者。竊國者侯。田子成竊齊國。舉仁義聖智之法。而並竊之也。竊之而同為中國之人。同為孔教之人。不可言而猶可言也。奈何使素不知中國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親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凶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觀顏挾持所素不識之孔教。以壓制所素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焚詩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羸政猶純漢矣乎。彼為荀學而授君主以權。愚黔首於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罪哉。孔為所賣。在天之靈。宜如何太息痛恨。凡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竟不一掃蕩廓清之耶。且耶教之初亦猶是也。其立天國。即予

人以自主之權。變去諸不平等者以歸於平等。猶孔之稱天而治也。教未及行。不意羅馬教皇者出。即藉耶之說。而私天於己。以制其人。雖國王之尊。任其廢立。至抵手噴足以媚之。因教而興兵者數百。戰死數千百萬人。猶孔以後君主之禍也。迄路德之黨盛。而教皇始蹶。人始視耶教之真矣。故耶教之亡。教皇亡之也。其復之也。路德之力也。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偽學亡之也。復之者尚無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

仁學

三十一

仁學卷一終

仁學二

劉陽譚嗣同遺著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為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惻焉。黃出於陸王。陸王將續莊之彷彿。王出於周張。周張亦續孟之墜遺。顧有一二聞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為顧炎武。顧出於程朱。程朱則荀學之靈祇也。君統而已。豈足罵哉。夫君統有何幽邃之義。而可深耽熟玩。至變易降衷之恒性。變易隆古之學術。至殺其身家。殺其種類。以宛轉攀戀於數千年之久。而不思脫其軛耶。嗚呼。豈亦反其本矣。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俯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

三十一

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觀夫鄉社賽會。必擇舉一長。使治會事。用人理財之權。咸隸焉。長不足以長則易之。雖愚夫愚婦。猶知其然矣。何獨於君而不然。豈謂舉之難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為怪。固曰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猶顧為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為死之理。然則古之死節者。乃皆不然乎。請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官官妾妾之為愛。匹夫匹婦之為諒也。人之甘為官官妾妾。而不免於匹夫匹婦。又何誅焉。夫曰共舉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非死君也。獨何以解於後世之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況又有滿漢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樂民之為其死節矣。一姓之興亡。涉涉乎小哉。民何與焉。乃為死節者。或數萬而未已也。太末倒置。實有加於此者。伯夷叔齊之死。非死紂也。固自誓以暴易暴矣。則亦不忍復觀君主之禍。遂一瞑而萬世不視耳。且夫彼之為前主死也。固後主之所深惡也。而事甫定。則又禱之祠之。俎豆之。尸

祝之。豈不亦欲後之人之為我死。藉古之娶妻者。取其為得賢人也。若夫山林幽貞之士。固猶在室之處女也。而必君之出仕。不出仕則誅。是挾兵刃撲處女而亂之也。既亂之。又詬其不貞。暴其失節。至為武臣傳以辱之。是豈惟辱其人哉。實陰以嚇天下後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貞而失節於人也。淫凶無賴子之於娼妓。則有然矣。始則強姦之。繼又防其姦於人也。而幽錮之。終知姦之不勝防。則標著其不當從己之罪。以威其餘。夫在弱女子。亦誠無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為耳。奈何四萬萬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傲不平於心。益且謝詡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謂忠。乃爾愚乎。古之所謂忠。以實之謂忠也。下之事上。當以實。上之待下。乃不當以實乎。則忠者共辭也。交盡之道也。豈又專責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教主未有不平等者。古之所謂忠。中心之謂忠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應物平施。心無偏袒。可謂中矣。亦可謂忠矣。君為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嗚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為輔桀助紂者幾希。況又為之培克聚斂。竭澤而漁。自命為理財。為報國。如今之言節流者。至分為國與民為二事乎。國與民已分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為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

仁學

三十三

民也。民既擯斥於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繼自今。即微吾說。吾知其必無死節者矣。

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遼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種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彘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擲糶輸之巨齒。效盜跖之奸人。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為未娶。峻死灰復然之防。為盜憎主人之計。細其耳目。極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窮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窮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即挾此土所崇之孔教。為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入相出將。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漢翰之津塗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為己之私產止矣。彼起於游牧部落。直以中國為其牧場耳。苟見水草肥美。將盡驅其禽畜。橫來吞曠。所謂駐防。所謂名糧。所謂鹽捐。及一切誅求之無厭。利獄之酷濫。其明驗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轉使之謝恩。又薄其祿入焉。何謝乎。豈非

默使其剝蝕小民以為利乎。雖然。成吉思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斯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神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絕響。不過畧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殲髮之令。所至屠殺勝掠。莫不如是。即彼華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亦有號為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輿情場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臺灣者東海之孤島。於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據為己有。據為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掠。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為。臺灣固無傷耳。倘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賣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肖。已奪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引以為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歧而為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掠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為是言。皆藉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

仁學

三十四

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為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夫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為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陋之國。而亦為是言。豈非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夫其禍為前朝所有之禍。則前代之人。既已順受。今之人。或可不較。無如外患深矣。海軍燬矣。要害扼矣。堂奧入矣。利權奪矣。財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唯變法可以拯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死民。變法則民生。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於一己。而以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則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究之智與富與強與生。決非獨夫之所任為。彼豈不知之。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水草。與之同為塵粉。而貽其利於人。終不令我所咀嚼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數百年之行事。與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強學會。若訂俄國密約。皆毅然行之不疑。其跡已若雪中之飛鴻。泥中之鬩獸。較然不可以掩。況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自為戰守之權。且曰。為懷德飲。而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宣之語言。華人寧不聞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曰。畏禍也。彼其文字之冤獄。凡數十起。死數千百人。遠礙于禁書目。凡數千百種。並前數代若宋明之

書亦在禁列。文網可謂至密矣。而今則莫敢誰何。故天命去則慮炤自衰。無可畏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蘇軾猶曰。孔子不稱湯武。真誣說也。至爲湯武未盡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以時考之。華人固可以奮矣。且舉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華人慎母言華盛頓拿破侖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西漢民情易上達。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數犯邊。而終驅之於漠北。內和外威。號稱一治。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未必非游俠之力也。與中國最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效。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俠。出而鼓更化之機也。儒者輕詆游俠。便比之匪人。烏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竊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樓色人焉。將爲准噶爾。欲尙存唯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爲務。多見

仁學

三十五

其不量。而自空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見。竟驅彼於海外。絕不往來前。此本未嘗相通。仍守中國之舊政。化仇倪倪。爲大盜鄉愿。吞剝愚弄。綿延長夜。豐菲萬劫。不聞一新理。不觀一新法。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蠻者。再二千年。將由今日土番野蠻。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絕。惟餘荒荒大陸。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陰使中外和會。揀黃人將亡之種。以脫獨夫民賊之挾軛乎。遠者吾弗具論。湘軍之不定東南。此宛宛猶在耳目者矣。洪楊之徒。苦於君官。挺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至西國刑律。非無死刑。獨於謀反。雖其已成。亦僅繫繫數月而已。非故縱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謀反公罪也。非一人數人所能爲也。事不出於一人數人。故名公罪。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爲之君者。猶當自反。藉曰重刑之。則請自君始。此其爲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軍乃戮民爲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於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捕匪爲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

駭。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夫西人之入中國。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駭詫以爲奇。獨湘軍既興。天地始從而痛絕之。故湘人守舊不化。中外睚視。交涉愈益棘手。動召奇禍。又法令久不變。至今爲梗。亦湘軍之由也。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有識之士。愈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蓋我西國維新之政。無不從民變而起云云。是則湘軍助紂爲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猶昏然侈言兵事。豈其庸革堅厚。乃踰三尺之綱甲。雖日本以全力創之。曾不少覺辛痛耶。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做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爲仇。非與民爲敵。故無取乎殺。敵軍被傷者。爲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饑。中國不之恤。而彼反歷巨金汎粟以賑之。且也擄取中國之軍。從不窮追。追亦不過鳴空砲。而己。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十之五六。爲至衆矣。而其未死者。必鑿於奔敗之不免於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鬪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爲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己爲敵。必無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澤。當

仁學

三十六

日本去遼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殺。不殺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蓋圖之哉。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觸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雖然。彼爲兵者。亦可謂大愚矣。月得餉銀三兩餘。營官又從而減蝕之。所餘無幾。內不足以贍其室家。外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飢疲勞辱。無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凍斃於道。莫或收恤。其無所賴於爲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則驅使就死。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自非喪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願爲兵矣。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害。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至於所謂制兵。養雖愈薄。然本不足以備戰守。又不足論。且其召募。皆集於臨事。非素教之也。敵既壓境。始起而奪其農民之耒耜。強易以未嘗聞之後膛槍礮。使執以禦敵。不聚殲其兵而饋械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得。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過問。即或幸而不死。且嘗立功矣。而兵難稍解。遺遺歸農。扶傷製創。生計乏絕。或散於數千里外。欲歸不得。淪爲乞丐。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吾初以爲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爲盜賊者。然不得爲盜賊之證

也。既乃知不然。即其遺散不得歸者也。今制獲游民。先問其曾充營勇否。曾充營勇。即就地正法。而報上官曰。殺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遽以為功。所謂游勇。此而已矣。嗚呼。吾今乃知曾充營勇。為入於死罪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應召者為入於死罪之名。是以上以死罪召之也。設陷穿以誘民。從而扼之殺之。以遇禽獸。或尚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乎。殺游勇之不足。又濟之以殺會匪。原會匪之與。亦兵勇互相聯絡。互相扶助。以同患難耳。此上所當嘉予贊歎者。且會也者。在生人之公理不可無也。今則不許其公。不許其公。則必出於私。亦公理也。遂乃橫被以匪之名。株連搜殺。死者歲以萬計。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監禁七月。期滿仍遣逐海上。而中國長江一帶。則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孰甚。況官吏貪於高擢。賤勇遂於厚賞。於是誣陷良民。枉殺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謂罪也。彼其治天下也。於差役亦斯類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復賤辱之。蹴踏之。三代不得為良民。著於令甲。且又不唯兵與役之為罪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待商者。繁其條例。降其等差。多為之網罟。故使其利權。使其前跋後躓。牽制百狀。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於奔走艱蹇。而生人之氣。索然俱盡。然後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已。此其罪天下之故。莊所謂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

仁學

三十七

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誰歟。君主之禍。所以烈矣。

君臣之禍。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為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之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錮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術。故莫以繁其名為尚焉。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於父子之名。則真以為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議。不知天命者。泥於體魄之言也。不見靈魂也。子為天之子。父亦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統之。人亦非天所得而陵壓也。平等也。莊曰。相忘為上。孝為次焉。相忘則平等矣。廢唐小儒。烏足以語此哉。雖然。又非謂相忘者。遂不有孝也。法尚當舍。何況非法。孝且不可。何況不孝哉。夫彼之昏天合者。於父子固有體魄之可據矣。若夫姑之於婦。顯為體魄之說。所不得行。抑何相待之暴也。古者舅姑。行一獻之禮。送爵存醢。直用主賓相酬酢者處之。誠以付托之重。莫敢不敬也。今則廢役之而已矣。鞭笞之而已矣。至計無復之。輒自引決。村女里婦。見狀於姑。惡何可勝道。父母兄弟。終身茹痛。無術以援之。而卒不聞有人焉。攘臂而出。昌言以正其義。又况後母之於前子。庶妾之於嫡子。主人之於奴婢。其於體魄皆無關。而黑暗或有過此者乎。三綱之攝人。足以破其體。而殺其靈魂。有如此矣。記曰。婚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本非兩

情相顧。而強合涉不相聞之人。繫之終身。以為夫婦。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權而相苦哉。實亦三綱之說苦之也。夫既自命為綱。則所以遇其婦者。將不以人類齒。於占有下堂求去者。尙不失自主之權也。自秦垂暴法。於會稽刺石。宋儒揚之。妄為餓死事小失節事人之說。直於室家施申韓。國圖為岸獄。是何不幸而為婦人。乃為人申韓之岸獄之。此在常人。或猶有所忌而不能肆。彼君主者。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父子夫婦之間。視為錐刃地耳。青史所記。更僕難終。今制伯叔父若從祖祖父。雖朝夕燕見。不能無拜跪。甚至本生父母。臣之妾之。而無答禮。中國動以倫常自矜異。而疾視外人而為之君者。乃真無復倫常。天下轉相習不知怪。獨何歟。尤可憤者。已則遺亂夫婦之倫。妃御多至不可計。而偏喜絕人之夫婦。如所謂割勢之閹寺。與幽閉之官人。其殘暴無人理。雖禽獸不遠焉。而工於獻媚者。又曲為廣嗣續之說。以文其惡。然則閹寺官人之嗣續。固當珍絕之耶。且廣嗣續之說。施於常人。且猶不可矣。中國百務不講。無以善無以。獨於嗣續。自長老以至弱幼。自都邑以至村僻。莫不視為絕重大之事。急急以圖之。何其惑也。徒泥於體魄。而不知有靈魂。其愚而惑。勢必至此。向使伊古以來。人人皆有嗣續。地球上早無容人之地矣。而何以存耶。又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廣獨夫民賊之嗣續。復奚為也。獨

仁學

三十八

夫民賊。因其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為率。取便己故也。

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願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宜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兄弟於朋友之道。差近。可為其次。餘皆為三綱所蒙蔽。如地獄矣。上觀天文。下察地理。遠觀諸物。近取之身。能自主者。與不能者。公理昭然。固不率此。倫有五。而全具自主之權者。一夫安得不矜重之乎。且夫朋友者。固統住世世所不得廢也。自孔耶以來。先儒牧師所以為學。莫不倡學會。聯大群。動輒合數千萬人。以為朋友。蓋匪是即不有教。不有學。亦即不有國。不有人。凡吾所謂仁。要不能不恃乎此。為孔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從孔遊。其或干祿為宰。離群索居。孔必斥之。甚至罪為賊夫人之子。而稱吾與點也。以誘之。及至終不留。睽進四出。猶吝歎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其晚而悔惜也如此。為耶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從耶遊。甚至稅吏漁師。皆舍其業。而同嬉於天國。雖親死歸葬。耶猶不許曰。聽其死人葬死人。其固結也又如此。然此猶世法也。若夫釋迦文佛。誠超出矣。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空諸所有。棄之如無。而獨於朋友。則出入定。無須與離。說法必

與幾萬人俱。必有十方諸佛菩薩來會。而已亦不離獅子座。現身一切處。徧往無間無邊。恒河沙數世界。與諸佛菩薩會。往來酬答。曾無休息。甚至如華嚴經所說。雖暫住胎中。而往來聚會說法如故。此其於朋友何如也。世俗泥於體魄。妄生分別。為親疎遠邇之名。而未視朋友。夫朋友豈真貴於餘四倫而已。將為四倫之圭臬。而四倫咸以朋友之道貫之。是四倫可廢也。此非謬言也。其在孔教。臣哉鄰哉。與國人交。君臣朋友也。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朋友也。夫婦者。嗣為兄弟。可合可離。故孔氏不諱出妻。夫婦朋友也。至兄弟之為友。子。更無論矣。其在耶教。明標其旨曰。視敵如友。故民主者。天國之義也。君臣朋友也。父子異宮異財。父子朋友也。夫婦擇偶判妻。皆由兩情相願。而成婚於教堂。夫婦朋友也。至於兄弟。更無論矣。其在佛教。則盡率其君若臣。與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屬天親。一一出家受戒。會於法會。是又普及彼四倫者。同為朋友矣。無所謂國。如一國。無所謂家。如一家。無所謂身。如一身。夫惟朋友之倫。獨尊然後彼四倫不廢。亦惟明四倫之當廢。然後朋友之權力始大。今中外皆侈談變法。而五倫不變。則舉凡至理要道。悉無從起點。又況於三綱哉。

西人憫中國之愚於三綱也。亟勸中國稱天而治。以天網人。世法平等。則人人不失自主之權。

仁學 三十九

可掃除三綱。崎嶇重之弊矣。因秘天為耶教所獨有。轉讓孔教之不免有闕漏。不知皆孔教之所已有。大易之義。天下地泰。反之否。水火既濟。反之未濟。凡陽下陰。男下女。吉。反之凶。且吝。是早矯其不平等之弊矣。且易曰。統天曰先天。而天弗違。殆與佛同乎。是又出於耶教之上。特此土業生根器太劣。不皆聞大同之教。今所流布者。言小康十居七八。猶佛之有小乘。有權教。而又竄亂淆奪於鄉愚之學派。是以動為彼所持也。今將籠衆教而合之。則為孔教者。鄙外教之不純。為外教者。即笑孔教之不廣。二者必無相從之勢也。二者不相從。斯教之大權。必終授諸佛。佛教純者。極廣。廣者。極廣。不可為典要。惟教所適。極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經。諸子百家。虛如名理。實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聞見。為人思慮所僅能到。乃至思慮所不能到。無不異量而兼容。殊條而共貫。佛教雖創於印度。而為婆羅門及回教所厄。卒未得獨行。故印度之亡。佛無與焉。據佛書釋迦文。佛嘗娶三妻。諸大菩薩。亦多有妻者。出家乃其一法耳。何嘗盡似今日之僧流乎。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考。謂耶穌教。獨於佛教則數曰。佛真聖人也。美士阿爾格特。嘗糾同志創佛學會於印度。不數年。歐美各國。遂皆立分會。凡四十餘處。法國信者尤衆。且翕然稱之曰。地球上最興盛之教。無如耶者。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興者。其佛乎。英士李提

摩太嘗謂譯大乘起信論。傳於其國。其為各教折服如此。日本素以佛教名於亞東。幾無不通其說者。近日南條文雄諸人。至分詣絕域。獨搜梵文古經。成梵文會。以治佛學。故日本變法之易。亦因佛教隱為助力。使變動不居。以無膠固執著之見存也。統之佛。能治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地球星。靈虛空界。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微塵世界。靈虛空界。何況此區區之一地球。故言佛。則地球之教。可合而為一。由合一之說。推之。西人深贊中國井田之法。為能禦天災。盡地利。安土著。平道路。限戎馬。均貧富。其治河為縱橫方畧之隱。實隱用之而收奇效。故盡改民主以行井田。則地球之政。可合而為一。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語言文字。萬有不齊。越國即不相通。愚賤尤難備曉。更若中國之象形字。尤為之梗也。故盡改象形字為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為一。

孔教何嘗不可獨治地球哉。然教則是。而所以行其教者。則非也。無論何等教。無不嚴事其教主。俾定於一尊。而半籬萬有。故求智者往焉。求財者往焉。求壽者往焉。求醫者往焉。由日用飲食之身。而成家人父子之天下。寤寐靡輿。靡離靡巨。人人懸一教主於心目之前。而不敢紛馳于無定。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也。中國則不然。府靡州縣。雖立孔子廟。惟官中

仁學 四十

學中人。乃得祀之。至不堪。亦必納數十金。置一園子。監生始賴以駁奔執事于其間。農夫野老。徘徊觀望于門牆之外。既不親禮樂之聲容。復不識何所為而祭之。而已獨不得一與其盛。其心豈不曰孔子廟。一勢利場而已矣。如此又安望其教之行哉。且西人之尊耶穌也。不問何種學問。必歸功于耶穌。甚至癩一病。為一錢。亦必報謝曰。此耶穌之賜也。附會歸美。故耶穌雖然而日大。彼西人乃爾愚哉。事教主之道。固應如此也。中國之所謂儒。不過孔教中之一端而已。司馬遷論六家要指。其微意可知也。而為儒者乃始以儒蔽孔教。遂專以剝削孔子為務。於事功則曰五尺差稱也。於學問則曰玩物喪志也。於刑名又以為申韓刻覈。於兵陳又以為孫吳慘酷。於果報輪迴又以為異端邪說。皆所不容。孔子之道。日削日小。幾無措足之地。小民無所歸命。心好一事祀一神。甚至一人祀一神。泉石尸祭。草木神業。而異教乃真起矣。為孔者終不思行其教於民也。漢以後佛遂代為教之。至今日耶又代為教之。為耶者曰。中國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為教。彼日托於一視同仁。我轉無詞以拒。豈惟無詞以拒。往者諸君子抱亡教之憂。哀痛求友。約建孔子教堂。做西人傳教之法。備傳諸愚賤。某西人聞之曰。信能為是。吾屬教士。皆可歸國矣。不悟斯舉。適與愚黔首之旨背戾。竟遭禁網。後雖名為開禁。實則止設

難分之質。醫學盛而愈多難治之證。算學盛而愈多難取之題。治理盛而愈多難防之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進愈阻。永無止息。然反而觀之。向使不進。乃并此阻而不可得。是阻者進之驗。弊者治之效也。同消同長。身通為一。惟在不以此自阻焉耳。苟畏難而偷安。防害而不敢與。利動援西國民黨之不靖。而謂不當學西法。不知正其治化日進之憑據也。即有小亂。當統千萬年之全局觀之。徒童關於一孔。謂頭痛當醫頭。腹痛當醫腹。遂并置全局於不顧。此其心力誠不足道矣。然而知心力之大可恃。不審心力之所由發。直情徑遂。壯趾橫行。則將以平機心之心力。轉而化為機心。以機愈機。軸輪雙轉。助劫而已。焉能挽劫哉。然則如之何。曰。盡於一人試之。見一用機之人。先去乎自己機心。重發一慈悲之念。自能不覺人之有機。人之機為我忘。亦必能自忘。無召之者自不來也。此可試之一二人而立效。使心力驟增萬萬。天下之機心不難泯也。心力不能驟增。則莫若開一講求心之學派。專治佛家所謂願力。英士烏特亨立謂所治心免病。法合衆人之心力為之。亦勿慮學派之難開也。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創之者也。蓋心力之實體。莫大於慈悲。慈悲則我視人平等。而我以無畏。人視我不等。而人亦以無畏。無畏則無所用機矣。佛一名大無畏。其度人也。曰施無畏。無畏有五。曰無死畏。無惡名畏。

仁學

四十二

無不活畏。無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而非慈悲。則無以度之。故慈悲為心力之實體。今天向人涕泣陳訴。惻怛沈痛。則莫不暫息其機心而衷憐之。故僅悲而不慈矣。足感人若此。又況天地民物。為無量之大慈悲乎。

以心挽劫者。不惟發願拯本國。并彼極強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心不公。則道力不進也。故凡教主教徒。不可自言為某國人。當如耶穌之立天國。不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質言之曰無國可也。立一法。不惟利於本國。必無損於各國。使皆有利。創一教。不惟可行於本國。必合萬國之公理。使智慧皆可授法。以此心為始。可言仁。言恕。言誠。言恕。言參。天地贊化育。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則以感天下。而劫運可挽也。今夫西國。豈非所謂極強盛者哉。然以衡諸地球萬萬年之全運。為人言思擬議所不能及之盛。則猶堆積盈野之藪。特微引其緒耳。烏足為極。且致衰之道。亦不一矣。中國。土耳其。阿富汗。波斯。朝鮮。海內所號為病夫者也。英美德法諸國。不併力強革其弊政。以療其病。則其病將傳染於無病之人。而俄羅斯則故曲徇其守舊之意。虛為保護之貌。惟恐他國革其弊政。所以陰弱之。又以自固其君主國之勢。使守舊者感其惠。而守舊之國。亦竟深相倚倚。中國則訂密約矣。朝鮮寄居其使館。且授兵柄矣。乘渴

仁學 卷二

而飲以鴆酒。乘饑而飽以漏脯。愚公之愚。固折入於俄而不足惜。彼旁觀者。獨不慮孫策坐大乎。中國官吏虐殺回教人。西竊有已降老弱婦孺萬餘人。鎮將鄂增。一夕盡殺之。而以克復三國關。張皇入告。回教切齒。思歸俄國。土耳其又虐殺害希臘教人。革雷得島亞米尼亞人。兵連禍結。數年不息。希臘教人切齒。思歸俄國。嗚呼。吾將見可殺克之馬兵。蹂躪歐亞兩洲。而各國將能無恙耶。即彼兩國。亦寧能無物極必反。俱傷而兩敗耶。地球戰禍。殆於不可紀極矣。顧此猶其顯而易見者也。若夫各國致衰之由。則不寧惟是。吾敢明斷之曰。各國欺陵遠近東病夫之道。即其所以致敗衰之道。何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則信與義。其內治外交之膠粘物也。各國之強盛。固不由於信義。天下既共聞而共見之矣。不幸獨遇所謂病夫者。以信義待之。彼反冥然罔覺。悍然不顧。於是不得已而脅之以威。詐之以術。又不幸與詐而果得所欲。且驗其初志焉。將以為是果外交之妙用也已。相習成風。轉視信義為迂緩。則以之待病夫者。旋不覺以施諸無病之人。無病之人。不能忍受。別求所以相報。由是相詭相通。外交之信義亡矣。又相習愈深。以待與國者。旋不覺以施諸國中。人上下同列。相詭相通。內治之信義又亡矣。信義不立。其不同為病者與有幾。故本人與己。本非二致。而人心者。反本不可攬者也。攬之以信義。

仁學

四十四

在有道者觀之。猶以為其效極於不信不義。況摻之以不信不義。其禍胡可言哉。今將挽救之。而病夫者非是則莫肯率從。甚矣病夫之累人。而各國遭遇之苦。誠有不幸也。然為各國計。莫若明目張膽。代其革政。廢其所謂君主。而擇其國之賢明者。為之民主。如墨子所謂選天下之賢者。立為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圖存。斯信義可復也。若慮俄國之擾也。則先修歐亞兩洲東西大鐵路。東起朝鮮。貫中國阿富汗波斯東土耳其。梁君士但丁峽。達西土耳其。作為萬國公路。皆不得侵犯之。接諸地圖。此諸病夫者。同在北緯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間。天若豫為位置。令其土壤成一直線。荷因天之巧。濟以人力。以三萬餘里之鐵軌穿為一貫。如牛鼻之有維。魚腮之有柳。諸病夫戡戡相依。托餘生於鐵路。不致為大力者負之而走。其病亦自向蘇。而各國所獲鐵路之利。抑孔厚矣。俄國西北利亞之鐵路成。則東西洋之商旅。皆將出於其途。俄之厚鄰之薄也。今修此路。則彼為其孤。此為其強。遠之於近。其利一。彼路長則成功勞。此路短則成效速。難之於易。其利二。彼路長則行李稍淹。此路短則計日加捷。遲之於速。其利三。彼越烏拉嶺之南北幹山。與鐵路正交。此循蔥嶺之東西幹山。與鐵路平行。險之於夷。其利四。彼近寒帶。天時凜冽。此在溫帶。天時和熙。寒之於暖。其利五。彼荒寒枯瘠。物產蕭寥。此農礦膏腴。物產充足。

歎之於盈。其利六。彼工藝製造。寂然無聞。此商貨運輸。日不暇給。儲之於繁。其利七。彼人民野
悍。駕馭難周。此人民柔順。驅使易效。梗之於馴。其利八。彼人少工價日昂。此人多工價廉賤。散
之於聚。其利九。彼一國孤撐。此衆擊易舉。野之於輕。其利十。彼專利於一方。此溥利於萬國。私
之於公。其利十一。彼以危人之安。此以安人之危。利之於義。其利十二。彼路爲衆心共疾。此路
爲群情爭向。惡之於好。其利十三。彼路成。適以召天下之兵。此路成。足以定天下之兵。失之於
得。其利十四。總此十四利。則彼之借款難。此之招股易。背之於向。其利十五。總此十五利。則彼
之債息多。此之債息少。疑之於信。其利十六。總此十六利。則彼之成本重。此之成本輕。耗之於
省。其利十七。總此十七利。則彼之獲利微。此之獲利鉅。奮之於豐。其利十八。總此十八利。則彼
之鐵路。十年積慮。盡擲黃金於虛耗。此之鐵路。一旦出爭。立致青雲於頃刻。廢之於興。其利十
九。總此十九利。則彼不能以鐵路侵人國土。此轉欲以鐵路致其死命。敗之於功。其利二十。且
夫弭將廢之兵端。保五洲之太平。仁政也。拯垂亡之弱國。植極困之遺黎。義舉也。籠總匯之商
務。收溢散之利源。智謀也。爭棋劫之先着。杜橫流之後患。勇功也。以言乎其實。則許於二十。以
言乎其名。則略舉有四。此蓋蓋天絕地之勳德。夫何憚而久不爲也。英法德意奧和比日葡瑞

挪丹日本。皆以商爲國。即皆宜肩此責。而英之商務。尤宜倡首。英見美修萬餘里之大鐵路。遂
於加拿大效其所爲。修路以與之平行。夫加拿大。不及美之土地富厚。猶欲與之爭馳。有反乎
此者。乃熟視而澆忘之與。美國固素守局外。然此於商務有關。亦何可甘居人後。且華盛頓倡
民主於前。林肯復釋黑奴於後。義聞宣昭。炳耀寰宇。乘此時機。乘此時機。乘此時機。鼎足成三。不
必爲弭兵之費。抑無俟公斷之約。神武睿智。其有取諸。日本國民雜誌稱由中部亞洲而出揚
子江畔。爲第一好路。不獨中國之利。天下亦將享受其便。英倫泰晤士報稱俄路既通之後。當
通第二條華路。中國一切商務。可由波斯土耳其而達歐洲。與俄路並行。亦各粗著其效。端惜
乎未究厥旨。衆生業力將消。中外必多同心者矣。然則中國謀自強。益不容緩矣。名之曰自強。
則其責在己而不在人。故憤母爲復仇雪恥之說。以自亂其本圖也。任彼之輕賤我。欺陵我。我
當視爲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彼分內可應爲。我不變法。即不應不受。反躬自責。發憤爲雄。事在
人爲。怨尤胥泯。然後乃得一意督責。合併其心力。專求自強於一己。則詆毀我者。金玉我也。干
戈我者。藥石我也。無事不可借鑒。即隨地皆可見功。耶日視敵如友。亦誠有益於友也。管子之
術。人棄我取。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斯亦天下之至巧者矣。蓋心力之用。以專以一。佛教密宗。宏

於咒力。咒非他。用心專耳。故焚咒不通。講譯。恐一求其義。即紛而不專。然而必尙傳授者。恐自
我創造。又疑而不專。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孔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殊謂此也。自強者。強自而
已矣。知其爲自。覺多此一知。况欲以加乎人哉。今夫自強之策。其爲世俗常談者。吾弗暇論。論
其至要。亦惟求諸己而已矣。行之則王。否則亡。不俊著蔡。毅然可決。則曰變衣冠。文化之消長。
每與日用起居之繁簡。得同式之比例。人惟慮情。不欲與事。則心無意於求簡。而聽其繁。苟民
智大開。方將經天緯地。酬酢萬物之不暇。豈暇事此繁縟之衣冠。繁必簡。簡必靈。惟簡然後能
馭繁。故繁於物者。必先簡於己。一定之理。無可移易。吾聞西人之論方言矣。教化極盛之國。其
言者必簡而輕靈。出於唇齒者爲多。舌次之。牙又次之。喉爲寡。深喉則幾絕焉。發音甚便利。而
成音也不勞。所操其約。而錯綜可至於無極。教化之深淺。咸率是以爲差。此亦繁簡之辨也。又
聞之法律家矣。頭等教化之國。國律時時更改。以趨於便。而變通盡利。斯法爲人用。人不至反
爲法用。其次則有一定之律矣。教化之深淺。咸率是以爲差。此又靈滯之辨也。夫於衣冠。又何
獨不然。既非上衣下裳。而偏爲長筒博袖。既非席地而坐。而偏爲跪拜頓首。事之顛倒失理。實
有過此。以士大夫而爲此。則猶可言矣。願農夫之於吠畝。工役之於機器。兵卒之於戰陣。備錄

之於趨走。於今之衣冠禮範。有大不便者。而亦不聞異其制。何耶。嗚呼。君主之弱天下也。必爲
甚繁重之禮與俗。使竭學生之精神。僅足以勝其繁重。而保其身。以不戾於時。則天下必無暇
分其精力。思與君主抗。積之既久。忘其本始。遂以爲理之當然。而事之固然。不恤役志於繁重。
以自塞其聰明。雖禍患在眉睫。亦將不及顧。或語以簡便。則反託爲詭異。故中國士民之不
欲變法。良以繁重之習。漸漬於骨髓。不覺其至切近之衣冠。終無由變其聽聞。決其志慮。而咸
與新也。日本之強。則變白衣冠始。可謂知所先務矣。乃若中國。尤有不可不亟變者。雍髮而垂
髮辮是也。姑無論其出於北狄鄙倍之制。爲生人之大不便。吾試舉古今中外。所以處髮之道。
聽人之自擇焉。處髮之道凡四。曰全髮。中國之古制是也。髮受於天。必有所以用之。蓋保護腦
氣筋者也。全而不偏。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病則有重壓之累。曰全雍。僧制是也。清潔無累。此其
所以長也。而其病則無以護腦。曰半剪。西制是也。既足以護腦。而又輕其累。是得兩利。曰半雍。
蒙古韃靼之制是也。雍處適常。既無以蔽護於前。而長髮垂辮。又適足以重累於後。是得
兩害。孰得孰失。奚舍奚從。明者自能辨之。無俟煩言而解矣。
心力可見否。曰人之所賴以辦事者是也。吾無以狀之。以力學家凸凹力之狀狀之。愈能辦事

者其凹凸力愈大。無是力。即不能辦事。凹凸力一奮動。有挽強持滿。不得不發之勢。雖千萬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今舉十有八。曰永力。性久不變。如張弓然。曰反力。忽然全變。如弛弓然。曰攝力。挽之使近。如右手控絃然。曰拒力。推之使遠。如左手持弓然。曰總力。能任群重。如橫桿之倚點然。曰折力。能分條段。如尖劈之斜面然。曰轉力。互易不窮。如滑車然。曰銳力。曲而能入。如螺絲然。曰速力。往來飛疾。如鼓琴而絃頭然。曰動力。阻制馳散。如遊絲之節動然。曰擇力。兩矯相違。如絞網而成繩然。曰超力。一瞬即過。如屈網條而使躍然。曰鈞力。逆探至隱。如彈釣魚。時禽時繼然。曰激力。雖異爭起。如風鼓浪。乍生乍滅然。曰彈力。驟起擊壓。無堅不摧。如弩括突矢。突矢貫札然。曰決力。臨機立斷。自殘不恤。如劍鋒直陷。劍身亦折然。曰偏力。不低即昂。不令相平。所以居已於重也。如確杵然。曰平力。不低不昂。適劑其平。所以息物之爭也。如懸衡然。此之所謂力者。皆能挽劫乎。不能也。此佛所謂生滅心也。不定聚也。自櫻櫻人。奇幻萬變。流行無窮。愈以造劫。吾哀夫世之所以有機械也。無一不緣此諸力而起。天賦人以美質。人假之以相酬。故才智愈大者。爭亦愈大。此凹凸力之為害也。然苟無是力。即又不能辦事。宜如之何。曰何莫併凹凸力而用之於仁。仁之為道也。凡四。曰上下通。天交地泰。不交否。損上益下。

仁學

四十七

益反之損。是也。曰中外通。子欲居九夷。春秋大黃池之會。是也。曰男女內外通。子見南子是也。終括其義。曰人我通。此三教之公理。仁民之所為仁也。原夫人我所以不通之故。腦氣之動法。各異也。吾每於靜中自觀。見腦氣之動。其色純白。其光燦爛。其微如絲。其體紆曲。其動法。長短多寡。有無。屢變不定。而疾速不可名言。如雲中電。無幾微之不肯。信乎腦即電也。吾初意以為無法之動。繼乃知不然。當其萬念澄澈。靜伏而不可見。偶萌一念。電象即呈。念念不息。其動不止。易為他念。動亦大異。愈念愈異。積之至繁。即又淆濁不復成象矣。於其異念。則異動。因知動法。皆摹擬乎念。某念即某式。某念變某式。必為有法之動。且有一定之比例。惜其理至蹟。牽涉萬端。為時太暫。不容一瞬。雖欲詳攷。其道無由。昔天文家誤以天王海王二星。為無法之動。久始察知其外攝力甚難。運行易致參差。然統計眾軌道。文全體。仍可取之入算。列之成圖。非無法也。腦氣之動。殆正類此。其動者。意識也。大腦之用也。為大腦之體者。意識也。其使有法之動者。執識也。小腦之體也。為小腦之用者。前五識也。惟睡夢瘋癲。輒為無法之動。意識未斷。而執識先斷也。執識亦非斷盡。我執未斷。而法執先斷也。大腦明。而小腦半昧也。唯識所謂昏沈舉第七識。暫斷者也。夫斷識本有實序。先意識而後執識。先我執而後法執。今全倒其序。是

以成為無法之動也。睡夢者。乃其平日前五識所受之染。深探其體質品狀於大腦之意識。而小腦司其啓閉。使布列井井。條理咸備。法執苟斷。是斷其小腦之半。故夢中未嘗不知有我。以我執猶在也。意識漸從意識中發露。一一復呈所染。於前五識。恍然猶前五識重與之接。因而成夢。其實前五識為小腦之用。小腦既斷。則是前五識已斷矣。然輒迷離謬悠。湊泊無理。幾能別自創一世界。則以無次第整齊之法執也。是以孩提無夢。智識未盛也。愚人無夢。意識不靈也。至人亦無夢。前五識不受染也。此睡夢之腦氣動法也。推之瘋癲。亦應如是。惟前五識未斷耳。夫腦氣動法。既萬有不齊。意識乘之。紛紜而起。人與地。時與事。事與事。無所往而不異。則人我安得有相通之理。凹凸力之為害。即意識之為害也。今求通之。必斷意識。欲斷意識。必自改其腦氣之動法。外絕牽引。內歸易簡。簡之又簡。以至於無。斯意識斷矣。意識斷。則我相除。我相除。則異同泯。異同泯。則平等出。至於平等。則洞澈彼此。一塵不隔。為通人我之極致矣。佛氏之言云。何是山河大地。孔氏之言曰。何思何慮。此其斷意識之妙術。腦氣所由不安動。而心力所由顯。仁矣夫。

仁學

四十八

必視農學為進退。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夫治而有亂。其必有大不得已之故。而保治之道未善也。大不得已之故。無過人滿。地球之面積。無可展拓。而人類之蕃衍。代必倍增。所產不敷所用。此固必亂之道也。今幸輪船鐵路。中外盡通。有餘不足。互相酌劑。總計荒地正多。即丁口再加百十倍。猶易生活。吾觀西國開地通商。汲汲為殖民政策。而嘆其志慮宏遠矣。王船山嘗恨兩漢史官。昧於政體。時承大亂之後。歸降動至百萬。數十萬人。其用兵之數。當不止此。皆不農不耒。無業游民也。一旦歸休。如何安置。如何勞來。還定安集之。又操何術。使有執業。足自給而不為亂。當時至大至難之事。實有過於此者。而史官一字不及。真可謂無識焉耳。於古既無所徵。後世遂百思不得其故。曾國藩深慨遺散兵卒之難。甚於募練。至於無法以善其後。散勇之潰叛。降人之反覆。不一而足。至今為戒。試為思一處置之法。則無若遷耕曠土之為得也。是以俄遷波蘭人於西比利亞。英遷罪徒於澳洲。各國或遷於非洲。美釋黑奴而封之於曲蘭斯佛耳。為民主國。皆以農政為消納人口之計。而尤以美封黑奴。稱震古鑠今之仁政焉。故人滿之患。必生於他日之土滿。非真滿也。土滿之患。必生於居處之不均。壟斷之不講。亦未定為真滿也。苟統五大洲人口。兩均而猶患人滿。斯真滿矣。斯農之所以貴有學之。地學審

形勢。水學禦旱潦。動植學辨物性。化學察品質。液機學濟人力。光學論光色。電學助光熱。有學之農。種數十倍於無學之農。然竭盡地球之力。則尤不止於此數。使地球之力。竭盡無餘。而猶不足以供人之食用。則必別為他法。致食用之物。為某原質配成。將用各原質化為物。而不全恃乎農。使原質又不足以供。必將取於空氣。配成質料。而不全恃乎物。且將其醫學。詳致人之臟腑支體。所以必需食用之故。而漸改其性。求與空氣合宜。如道家辟穀服氣之法。直可不用世間之物。而無不給矣。又使人滿至於極盡。即不用一物。而地球上駢肩重足。猶不足以容。又必進思一法。如今之電學。能無線傳力傳熱。能照見筋骨肝肺。又能測驗腦氣體用。久必能去其重質。留其輕質。損其體魄。益其靈魂。兼講進種之學。使一代勝於一代。萬化而不已。必別生種人。純用智不用力。純有靈魂。不有體魄。猶太古初生。先有靈物。後有靈物。物既日趨於靈。然後集靈物之靈而為人。今人靈於古人。人既日趨於靈。亦必集眾靈人之靈。而化為純用智純用靈魂之人。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風。可以住空。可以飛行往來於諸星諸日。雖地球全毀。一無所損害。復何不能容之有。惟是眾生之業力難消。地球之變局日甚。地球由熱而冷。由漲而縮。由鬆而緊。由圓而扁。歲差數十秒。七十餘年而差一度。二萬餘年而

仁學

四十九

復其始。復其始。又不能真復其原點。則積無量二萬年。而地球之南北極。與天空之南北極。兩相易位。其間之水火海陸。不知凡幾。經大變。而地球亦有終毀之時。他日之治亂興衰。誠非人之私意所能逆料。然而極之彌勒下生。維摩病起。人民豐樂。山河如鏡。真性如如。充滿法界。一切眾生。普備成佛。其未成佛者。舍此世界。地球極治之時。必即在地球將毀之時矣。何者。眾生之業力消。地球之業力亦消。眾生之體魄去。地球之體魄亦去。夫地球亦眾生也。亦一度眾生者也。地球之不得即毀。眾生累之也。

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之義也。在宥者。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侶隨。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運大同之象焉。而國治如此。而家始可齊矣。然則大學言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非歟。曰非也。彼所言者。封建世之言也。封建世。君臣上下。一以宗法統之。天下大宗也。諸侯卿大夫。皆世及。復各為其宗。民受田

於其上而之制。亦以農夫所入為差。此既定。所以有農宗之作也。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故必先齊其家。然後能治國平天下。自秦以來。封建久湮。宗法蕩盡。國與家渺不相涉。家雖至齊。而國仍不治。家雖不齊。而國未嘗不可治。而國之不治。則反能牽制其家。使不得齊。於是言治國者。轉欲先平天下。齊齊家者。亦必先治國矣。夫抵經傳所有。此封建世之制。與今日事務。往往相反。明者決知其必不可行。而迂陋之僻儒。輒喜引經據典。偽談古制。實欲見諸施行。而不悟其不合。良足悼焉。或曰。天下至平者。無天下。國至治者。無國家。至齊者。無家。無他。輕滅體魄之事。使人人不困於倫常而已矣。然世有娼妓者。非倫常。非非倫常。亦能困人。禁之乎。抑聽之乎。曰。體魄之事。盡則自無娼妓不待禁也。苟其不盡。雖禁不止。子不見西國乎。治化不為不盛。而娼妓日多。卒無術以禁止之。遂成爲五大洲通行之風俗。然而既不能禁。即不能終聽之矣。凡官之於民。如家人父子然。見有不善。力能禁。禁之固善。力不能禁。即當引爲己任。而與之同其利害。非可閉塞耳目。置諸不理。以不聞不問。苟焉爲自潔也。娼妓亦其一事焉。明知萬不能禁。則胡不專設一官。經理其事。限定地段。毋與良民雜處。限定名額。寧溢勿隱。潔清其居。毋使致疾。整齊其法。毋使虐待。抽取費用。如保險之利。爲在事諸人之薪俸。規條燦然。莫能欺

仁學

五十

通。而陷溺者亦自有止境。豈非仁政之大者哉。雖然。以論於中國民事。有更大於此者。尙且隔膜坐視。不加喜戚於心。又况娼妓之區區者耶。

難者曰。子陳義高矣。既已不能行。而滔滔然爲空言。復奚益乎。曰。吾貴知。不貴行也。知者靈魂之事也。行者體魄之事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亦知。不知亦知。是行有限。而知無限。行有窮。而知無窮也。且行之不能及知。又無可如何之勢也。手足之所接。必不及耳目之遠。記性之所含。必不及悟性之廣。權尺之所量。必不及測量之確。實事之所履。必不及空理之精。夫孰能強易之哉。僻儒所愚能知而不能行者。非真知也。真之則無不能行矣。教也者。求知之方也。故凡教主教徒。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及身行之。且爲後世詬置戮辱。而不顧也。耶殺身。其弟子十二人。皆不得其死。孔僅免於一身。其弟子七十人。達者蓋寡。佛與弟子。皆飢困乞食。以苦行終。此其亡軀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豈暇問其行不行哉。惟摩西穆罕默德。以權力行其教。君主而已矣。何足爲教主。然則知之與行。孰爲貴而孰爲賤也。今之談者。輒曰。吾專言學。是以學教也。否則曰。吾專言政。是以政教也。或並明言曰。吾不言教。是自成爲不教之教也。不言教之教。禮宗所謂不立文字。又謂運水搬柴。盡是神通妙用。是也。蓋

教能包政學。而政學不能包教。教能包無教。而無教不能包教。彼詆教者。不知教之大。為天下所不能逃。而刻意欲居於教外。實深入乎教中。則何其不知量之甚也。故佛說有云。謗佛者。即是信。以其既已知有佛矣。不能以謗而自滅其知也。明乎此。復何疑於吾言。且吾言地球之變。非吾之言。而易之言也。易言天下之道。故至隨而不可惡。吾嘗聞口口之論。乾卦矣。於春秋三世之義。有合也。易兼三才而兩之。故有兩三世。內卦逆而外卦順。初九潛龍勿用。太平世也。元統也。無教主。亦無君主。於時為洪荒太古。民之出蚩。互為酋長已耳。於人為初生。勿用者。無所可用者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升平世也。天統也。時則漸有教主君主矣。然去民尚未遠也。故曰在田。於時為三皇五帝。於人為童穉。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撥亂世也。君統也。君主始橫肆。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劑其平。故詞多憂慮。於時為三代。於人為冠婚。此內卦之逆三世也。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撥亂世也。君統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者試詞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孔子也。於時則自孔子之時。至於今日。皆是也。於人則為壯年以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升平世也。天統也。地球群教。將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國。將同奉一君主。於時為大一統。於人為知天命。上九亢龍有悔。太平世也。元統也。合地球而一教主。一君主。勢又孤矣。

仁學

五十一

孤故亢。亢故悔。悔則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廢。人人可有君主之權。而君主廢。於時偏地為民主。於人為功大純熟。可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此外卦之順三世也。然而猶有迹象也。至於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天德不可為首也。又曰天下治也。則一切眾生。普遍成佛。不惟無教主。乃至無教。不惟無君主。乃至無民主。不惟渾一地球。乃至無地球。不惟統天。乃至無天。夫然後至矣。盡矣。復以加矣。嗚呼。尊教主者。事教主之願也。有惡劣之眾生。而後有神聖之教主。不願眾生之終於惡劣。故亦不願教主之長為神聖。此推窮治理。必以無教為極致矣。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教主之出現。誠不幸而遇於不得已焉耳。悲夫。悲夫。揀人之外無事功。即度眾生之外無佛法。然度人不先度己。則己之智慧不堪敷用。而度人之術終窮。及求度己。又易遺棄眾生。顯與本旨相違。若佛所謂證於實際。墮落二乘矣。然則先度人乎。先度己乎。曰此皆人已太分之過。證聽證聽當如是。知人外無己。己外無人。度人即是度己。度己即是度人。譬諸一身。先度頭乎。先度手乎。頭亦身之頭。手亦身之手。度即并度。無所先後也。若因世俗。強分彼此。則反言之曰度己。非度己也。乃度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何以言之。今天空山修證。潔治心願。此世俗所謂度己者也。然心源非己之源也。

仁學 卷二

一切眾生之源也。無邊海印。萬象森羅。心源一源。眾生皆源。度人孰有大於此者。况四萬八千戶。盡在己身。已有無數眾生。安見己身果己身有耶。故曰度己。非度己也。乃度人也。今夫方便施捨。廣行善事。此世俗所謂度人者也。然僅能益眾生之體魄。聊為小補。眾生迷誤。則如故也。雖法施廣大。宏願薰習。不難資以他力。要視眾生之自力何如。非可人人強之也。由是以談度人。未能度到究竟。而已之功德則已不可量矣。故曰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嘗以此說質之。口口。則曰子前之說是也。後之說謂度人未能度到究竟。亦尚有未盡。今試予人一錢。扶人一步。其為度也微矣。然而由此推之。饒而不吝。極於無量數。終必度到究竟。以度到究竟之因緣。自此而結。度人者勿以善小而不為可矣。

仁學

五十二

眾生度得盡否。當在何時度盡。曰時時度盡。時時度不盡。自有眾生以來。即各自自有世界。各各之意識所造不同。即各各之五識所見不同。小而言之。同一期日皓月。緒風暗雨。同一名山大川。長林幽谷。或把酒吟嘯。觸境皆虛。或懷遠傷離。成形即慘。所見無一同者。大而言之。同一文字語言。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一天下國家。而治者自治。亂者自亂。智慧深。則山河大地。立成金色。罪孽重。則食到口邊都化猛火。所見更無一同者。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世界因眾生而異。眾生非因世界而異。然則世界眾生度盡度不盡。亦隨眾生所見何如耳。且即其實而言。之佛與眾生。同一不增不減之量。謂眾生度不盡。則眾生將日增。謂眾生度盡。則佛將日增。有所增亦必有所減。二者皆非理也。其實佛外無眾生。眾生外無佛。雖真性不動。依然隨處現身。雖流轉世間。依然遍滿法界。往而未嘗生。生而未嘗往。一身無量。一心無量。一切入一。一入一切。尚何盡不盡之可言哉。是故佛既說有一小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又說卒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亦盡亦不盡也。易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不言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者。殊則不復同。而不害其為同。固不得強為同之矣。百則不復一。而不害其為一。固不得強為一之矣。噫嘻。天下之勢。其猶川之決乎。一逝而萬古不合。此易之所以始乾而終未濟也。

仁學終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道州何維棣



光緒丁酉夏
月刻於成都

書字成都學
道街志古堂
代售每部費
足錢八百文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奏稿

進 呈奏稿

頭品頂戴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鄧華熙跪

奏為時事艱難亟宜補救謹陳管見敬錄書籍進呈願懇

乾斷施行建新猷以維積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以求明哲以愈疾必無良藥苦口之嫌際窮久而思通

貴有易轍改絃之舉古來制治保邦未有不因時制宜而能

成長治久安之盛業者湖自洋務肇興我

朝廷

宵旰憂勞孜孜求治數十年內外臣工詎無志慮忠純思深謀遠

幾經籌畫以圖自強而

國勢迄未能張外侮迄未能禦豈財力之真有未逮哉毋亦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奏稿

章

於故步而與朋鮮同心昧於時宜而膠執多自誤也自海禁

開而外夷騰集中華目觀彼族之礮利船堅所向無敵何嘗

不規規仿效振作於前是以建船塢築礮臺購鐵甲之船設

製造之廠所耗帑項何止數千萬然而馬江之役兵船灰燼

藩服終屬於他人今以倭奴最爾小邦步武西法僅十餘年

竟借無端之釁強據我屬國虔劉我邊陲攻奪我海軍侵及

遼疆所至披靡以堂堂中土竟示弱於三島之區此天下臣

民所為疾首痛心而不勝其太息憤懣者謂是由當事者之

機宜坐失固屬人所共知臣愚以為非僅一時一事之貽害

其所以召侮而致禍者由來漸矣夫泰西立國具有本末廣

學校以造人材設議院以聯眾志而又經營商務以足國用
講求游歷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實事求是夫然後恃其船械
攸往咸宜今中華不揣其本而未是求無學校之真則學非
所用用非所學無議院之設則上下之情隔粉飾之弊多他
如商務技藝教養武備諸大端彼所有者我所無彼所長者
我所短習焉不察遂至因循際此勢絀情見之秋自無不思
亡羊補牢之計而臣猶有鯁鯁過慮者誠恐習俗拘迂未化
或以用夷變夏為言凡事畏難苟安復蹈淺嘗輒止之失不
思倭與我本同文之國彼以能自得師而效著我何難幡然
變計以維新臣閱候選道鄭觀應所輯著盛世危言一書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奏稿

中西利弊透關無遺皆可施諸實事前兵部尚書彭玉麟稱
為時務切要之言查該員游歷諸邦留意考究其堅心刻苦
誠為可用之才自以外患方殷出其書以就正臣見其語皆
徵實說集眾長間有懇直之辭莫非肺腑誠所發至於推行次
第何後何先在斟酌於當幾斯變通之盡利謹鈔錄原書恭
呈
睿覽當此
君父焦勞圖治固食毛踐土所欲效忠伏惟
聖人俯察輿言雖封菲芻蕘胥能上達謹陳管見並錄原書一函
十册隨摺恭進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奉
硃批知道了書留覽欽此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奏稿

十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彭序

盛世危言一書香山鄭陶齋觀察所著也陶齋原名官應少儻
有奇志尙氣節庚申之變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
隱於商日與西人游足跡半天下攷究各國政治得失利病凡有
關於安內攘外之說者隨手筆錄積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時務切
要之言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反是則爲俗吏迂儒當今日之時
勢強鄰日逼儼成戰國之局雖孔孟復生亦不能不因時而變矣
嘗讀春秋知當時君相無不周知各國山川險要風俗民情君臣
賢否日求富強之策不以資格限人似無異於今日泰西各國我
朝懷柔遠人海禁大開亦當知某國何以興某國何以衰知己
知彼洞見本原方有著手之處豈徒尙皮毛購船礮而已乎余賦
性木訥不諳洋務今閱是書所說中西利病情形瞭如指掌其忠
義之氣溢於行間字裏實獲我心故綴數語亟勸其刊行問世以
期與海內諸公采擇而力行之將見孔孟之道風行海外莫不尊
親彼族之器我能製造日新月異自然國富兵強四夷賓服奚不
可以是書爲左券也 歲甲申冬日衡陽彭玉磨序於海南軍次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彭序

壹

增訂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鄭序

嘗讀史旰食千古窮究得失盛衰之故方其厝火未燃履霜始至
未嘗無人焉識微於未著見機於將蒙不憚大聲疾呼痛哭流涕
而言之迺旁觀輒病其狂瞽以爲憂盛危明之太過泊乎朕兆既
見補救無從則始歎惜爲前知之言未能見用亦復何及此吾宗
陶齋觀察盛世危言所由作也陶齋於余誼同宗生同里閉幼讀
書知大義恒以帖括爲恥乃棄去學陶朱術比同客淞濱所夕過
從結爲道義交約以有過相規有善相輔沈澁誠相得也陶齋乃
出其枕秘數册就正於余閱之皆縱論中外情勢商榷古今利弊
旁搜遠紹網羅無遺有富世賢豪欲言而不知所以言循謹巽柔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鄭序 壹
之輩知言而不敢盡其所以言者眞所謂大言炎炎小儒見而咋
舌者也余時適奉調權津關權政旋被出使美日秘三國之
命草草勞人久無以報既瓜代移疾歸養疴田間人事稍暇乃出
其書悉心正訂間亦參以鄙見陶齋頗折衷相許閱既竟乃璧還
原本並勸其早付手民出以問世夫盛衰倚伏之機卽天人相通
之故懦夫俗士往往蒙昧其本原相與粉飾而委順之迺無由收
入定勝天之功效皆坐其不能見機於早也惟然而陶齋之書之
切直洞中夫時局之隱微斯不啻李將軍射虎之矢靡堅不摧若
采而見諸施行則女媧氏補天之石不是過也方今運會中興
聖明在上鏡外以治中準今而合古必能容長沙之忠直采治

安之謙論若能由此書引緒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人事既工天心彌眷安見此日憂危之語非即後日喜起之先聲則此書實太平之嚆矢抑亦盛世所亟宜上聞者也余故樂為之序而推衍其著書之旨以廣當世士夫之意云

光緒紀元壬辰八月中秋節同宗兄鄭藻如識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鄭序

十一

十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陳序

香山鄭陶齋觀察著危言八卷吳瀚濤大令以眎余讀既竟爰綴言於簡端曰西人之通中國也天為之也天與中國以復古之機維新之治大一統之端倪也識微見遠之君子觀於火器輪舟電報鐵路四事而知之矣自黃帝以來至於秦封建之天下一變為郡縣之天下相距約二千餘年王迹熄而孔子生祖龍死而羅馬出故三代以上之為治也家塾黨庠學校徧天下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始皇愚之通商惠工溝洫徧天下惟恐其民之不富而始皇貧之建邦設鐸惟恐下情之不通而始皇窒之遺艱投大惟恐君威之過侈而始皇怙之民氣本強也而弱之民情本安也而危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陳序

壹

蓋自焚書坑儒而後古聖王之遺制蕩然無存不有孔氏之書則萬世之人心幾乎息矣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黃帝作之君者也孔子作之師者也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空文垂訓道可傳而器不可傳古先王制作之精深器存而道亦寓焉洎古籍放失黔首顛蒙作者何師聖人弗起我中國之君民因陋就簡溯秦併天下以迄於今蓋亦二千有餘歲矣雖然聖人之心天之心也聖人之道天之道也聖人之器亦天之器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極於七國之季而承之以秦天亦若無如何者既生孔子以正人心達天道矣維道之中有器焉不可使之散佚而無所守也秦政酷烈薰燂中國無所不容彼羅馬列國之

君民乃起而承其乏焉其聲明文物之所啟亦自東而之西有器以範之故無一藝之不精無道以維之故無百年而不亂分餘閭位迄今亦二千餘年將以還之中國也然道遠則不能自通力弱則無以自振天因六人之深思好學益假手於彼以大顯宜民利用之神功輪舟以行水也鐵路以行陸也電報以速郵傳火器以抗威稜而後風發霧萃七萬里如戶庭中國乃閉關絕市而不能習故安常而不可是故礦產化學廿人之職也機輪製造考工之書也幾何天算太史之官也方藥刀圭靈臺之掌也倚商立國洪範八政之遺也籍民爲兵管子連鄉之制也議員得庶人在官之意而民隱悉聞書院有書升論秀之風而人才輩出罪人罰鍰實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陳序 主

始呂刑公法睦鄰猶秉周禮氣球礮壘卽輸攻墨守之成規和約使臣乃歷聘會盟之已事用人則鄉舉而里選理財則爲疾而用舒巡捕皆警夜之雞人水師亦橫江之練甲宮室宏侈如瞻夏屋之遺涂徑平夷克舉虞人之職所徵異者銀行以興商務賦稅不取農民斯由列國屬土之多道里相距之遠因時而制變者也無足異也至於傳教之師用夏變夷之嚆矢民主之制犯上作亂之濫觴他日我孔子之教將大行於西而西人之所以終底滅亡者端先於此此外良法美意無一非古制之轉徙遷流而僅存於西域者故尊中國而薄外夷可也尊中國之今人而薄中國之古人不可也以西法爲西法辭而闕之可也知西法固中國之古法鄙

而棄之不可也執人而語之曰爾秦人也所行秦法也無不怫然怒語人曰爾古人也所行者古之道也無不色然喜今日日思復古而於古意之尙存於西者轉深閉固拒畏而惡之譬家有明月之珠遺之道路拾而得之者不私不秘舉而歸諸我我乃按劍疾視拒之而不受也智乎不智乎方今萬國通商五十餘載見聞日廣風氣大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其意賢者知之矣不肖者不知也少壯者知之矣衰老者不知也瞻言百里者知之矣局守一隅者不知也我惡西人我思古道禮失求野擇善而從以漸復我虞夏商周之盛軌揆情審勢日暮之間耳故曰西人之通中國也天爲之也天與我以復古之機維新之治大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陳序 主

一統之端倪也曩擬作庸書內外篇博考旁徵發明此義簿書鈔暇卒卒未果陶齋觀察資兼人之稟負經世之才綜貫中西權量今古所著危言五卷淹雅翔實先得我心世有此書而余亦可以無作矣乃今 聖明在上宏擢羣才異日假以斧柯敷歷中外坐而言者起而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方之古人抑何多讓第其間有本末先後之序焉如良醫之治疾大匠之程材所爲條理井然銖兩悉稱積習不變而民聽不疑者當別有在願與觀察大令沈幾審變及天下有心人共證之爾癸巳七月瑞金陳熾敘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初刻自序

中庸曰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之義大矣哉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故中也者聖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終也時也者聖人之
所以贊地參天不遺而不過也中體也所謂不易者聖之經也時
中用也所謂變易者聖之權也無體何以立無用何以行無經何
以安常無權何以應變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
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否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見
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幼穉書史長業貿遷憤彼族之要求惜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自序

壹 文上

中朝之失策於是學西文涉重洋日與彼都人士交接察其習尚
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
之本不盡在船堅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
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
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綫薄稅歛保商務使物暢其流凡司其
事者必素精其事為文官者必出自仕學院為武官者必出自武
學堂有升遷而無更調各擅所長名副其實與我 國取士之法
不同善夫張靖達公云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
華然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
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礮洋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自序

二

水雷鐵路電綫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
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然我 國深仁厚
澤初定制度盡善盡美不知今日海禁大開勢同列國風氣一變
以至於此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年來當道講求洋務亦嘗造槍礮設電綫
建鐵路開礦織布已起而應之矣惟所用機器所聘工師皆來自
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變德相卑士麥謂我 國只知選購船礮
不重藝學不與商務尙未知富強之本非虛言也彼西人之久居
於中國者亦曾著局外旁觀變法自強中西關係論略中美關係
續論四大政七國新學備要自西徂東等書日本人論中外交涉
更有隔靴搔癢論十二篇事雜言龐莫甚於茲矣夫寰海既同重
譯四至締構交錯日引月長欲事無雜不可得也異族狎居尊聞
狃習彼責此固我笑子膠欲言無庸不可得也雖然衆非之中必
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細流泰華不以穹高而辭塊壤今
使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騰其說
以待輶軒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誰何而第問其有益乎時務與否
應亦盛世所弗禁也蒙向與中外達人哲士游每於酒酣耳熱之
餘側聞緒論多闕安危大計且時閱中外日報所論安內攘外之
道有觸於懷隨筆劄記歷年既久積若干篇猶慮擇焉不精語焉
未詳待質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見輒持去猥付報館及中西閱

見錄中曾將全作郵寄香港就正王子潛廣文不料竟為付梓旋聞朝鮮日本亦經重刊竊懼醜不自匿僭且招尤復倩沈毅人太史謝綬之直刺將原稿三十六篇刪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憂生為慕雍山人意期再見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時勢又變屏藩盡撤強鄰日逼西藏朝鮮危同累卵而我國工藝之精商務之盛瞠乎後於日本感激時事耿耿不能下膽自顧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擬獨善潛修韜光養晦爰檢舊篋將先後所論洋務五十七篇請家王軒京卿陳次亮部郎吳瀚濤大令楊然青茂才先後參定付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自知憤激之詞不免狂慙僭越之罪且管窺蠡測亦難免舉長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譏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自序

惟 聖明在上廣開言路登賢進良直言無隱竊願比諸敢諫之木進善之旌俾人人洞達外情事事講求利病如蒙當世巨公曲諒杞人憂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時而善用之行規積習漸去風化大開華夏有磐石之安 國祚衍無疆之慶安見空言者不可見諸行事而牛溲馬勃母亦醫國者所畜為良藥也歟

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暮春之初香山鄭觀應自序於五羊城居 易山房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自序 後序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後序

嘗聞上醫貴能知病源而尤貴如扁鵲之於齊桓公能知病於未發之先苟徒見病治病不治其病之本源則旋愈旋發日見其殆外邪易侵百病必叢集矣治國者亦何獨不然今中國自為日本所侮更為泰西各國所輕皆知我兵將之弱軍器之窳國庫之空漢奸之眾吏治之壞民心之渙莫不狡焉思逞蠶食狼貪尙欲以我之矛刺我之盾當此時艱孔亟如病者危篤之候若非主治得人力求治法雖有對證之藥恐為庸醫所搖因以坐誤厥疾何由瘳乎昔俄日積弱之時俄之舊主彼得日之親王大臣皆肄業泰西並聘其才德兼優之士數十人回國佐理我 國亦當籌借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後序

欵亟仿而行之余側足名利場中留心中外時事三十年於茲矣窺究成敗之源粗知治亂之理曠觀時局殊切杞憂誠如陶中丞疏云論事者動發大言自謂出於義憤不知適以長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聰明一二有識者畏受訾警或曲為附和或甘於緘默絕無古大臣交相儆戒之風平日視危為安視弱為強文武驕惰莫由覺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體察謬託正論務虛名而賈實禍誠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又云若非激揚士類則虛文相市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濟艱危非精究洋務則成法雖高可以制土寇而不可以禦外侮皆至論也幸 聖明在上廣開言路一腔熱血罔識忌諱不揣固陋用成危言一書藉旌木之獻惟中日戰後勢

殊事異情形已自不同故復將未盡之言奮筆書之故日增訂新編並附錄深通時事者名言偉論合共二百篇以期天下人共知病源所在毋諱疾而忌醫勿畏難而憚改速求三年之艾以起痼疾於已深則大局庶幾有豸於以奠安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不難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後序

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凡例

一書中專紀時務凡中西利病情形或得自閱歷中來或聞自中外友朋或輯自近人論說隨手筆錄不暇修琢詞句故文氣未能一律惟求有益於 國計民生無論士農工商之言悉為臚取編入以備當道採擇施行彼西人笑我士大夫不識時務凡創辦一事屬新法者雖有利於 國往往阻於泥古之士似是而非之說務虛名而不求實效際此時會旁觀者已窺其隱而當局抑何憺憺也伏念

聖朝深仁厚澤我

皇太后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凡例

壹

皇上軫念民艱宵旰不忘且待大臣之寬施遠人之厚為亘古所未有當此危疑震撼之時杞憂忠憤兩不能禁是以卅餘年來不憚心力交瘁不顧忌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欲使天下人於中外情形瞭如指掌勿為外人所侮耳

一古今崇論閎議如煌煌經史列朝名人奏議及近人經世文編皆高文典冊治國良謀奚俟鄙人饒舌惟今昔殊形遠近異轍海禁大開梯航畢集乃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我

君相同德上下一心亟宜善承其變而通之仿泰西復三代之法廣開民智以禦外侮去秦以下弱民之政勿羈縻英雄以愚黔首昔時辦理交涉者畏蕙與激烈兩失之是以動輒得咎漸至

爲所挾制利權日失莫可挽回茲不揣僉陋將中西利病情形博採羣言撮拾成書編附古人諺木善旌之義猶恐掛一漏萬尙冀有心世道之君子有以正之幸甚

是書隨時增刪就正有道分贈同志以資磨勵本不欲出以問世溯自同治元年承江蘇善士余蓮村先生改正即付手民名曰救時揭要先傳至日本即行翻刻同治十年又將續集分上下本名曰易言寄請香港印務局王子潛廣文參校不期亦付手民風行日韓光緒元年遂倩沈毅人太史謝綏之直刺刪定亦名易言印數百部分贈諸友光緒十九年續集尤多迭請家玉軒京卿陳次亮部郎吳瀚卿大令楊然青茂才同爲參訂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凡例

上

名盛世危言今中日戰後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書僅年餘耳而事已迥異故未言者再盡言之已數易其稿請王子潛廣文吳瀚清大令及深通時務者同心參訂以期草野咸知及時興起免成風痺不治之證或有見是說者乃比之賈長沙陳同甫痛哭陳詞則吾豈敢

一是書遇事直言動觸忌諱雖爲忠憤所激究屬僭越狂熱難免獲罪當道是以猶豫未即付刊不期孫尙書鄧方伯虛懷若谷雖小善亦必率錄遂蒙呈

御覽旋奉

上諭飭譯署刷印分散臣工閱有仰見

皇上聖神英武察及邇言伏冀庶司百職上體

天心下恤輿情變法自強百廢具舉除積習戒因循黜浮文崇實

學大改上下蒙蔽泄沓之風不限資格因材器使發憤爲雄則

一得之芻蕘未始無裨於 邦治之隆規也

一原刊目錄道器學校西學考試議院日報吏治教養游歷廉俸通使訓俗善舉藏書公法交涉書吏獄囚女教醫道稅則商務商戰技藝紡織農功墾荒旱潦治河賽會鐵路電報郵政銀行開礦鑄銀禁煙傳教販奴國債建都防海防邊練兵民團水師船政火器弭兵上下篇共計三十七篇並附錄未盡之詞及中人象人明體達用因時制宜援古酌今有益世道之文共三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凡例

上

篇兩共八十七第今因時勢變遷復略爲增訂推廣其意或問書中皆言時務何以首列道器余曰道爲本器爲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庶知所變者富強之權術非孔孟之常經也

一續刊目錄商務二三四五篇商船上下篇保險商戰下篇捐納議院下篇公舉日報下篇鐵路下篇修路練將練兵下篇民團下篇海防下篇邊防四五六七八篇江防間諜巡捕典禮上下篇刑法條約交涉下篇入籍停滯釐捐鹽務旗籍衛屯驛站限仕汰冗革弊度支僧道工盜共計四十三篇並附錄未盡之詞及中外通人救時之文兩共百十三篇統計二百篇類分富國強兵開源節流四大端共十四卷裝成十本雖文詞淺陋不足

為引經據典之言而各國政治大要不外是矣若求其詳則有
洋務中經譯之專書在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凡例

四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總目

卷之一

富國一

道器

學校

附錄德國學校規制

英法俄美日本學校規制

王子潛廣文去學校積弊以興人材論

英德法俄美日六國學校數目

西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總目

壹

附錄中國宜求格致之學論

華人宜通西文說

考試上

附錄法國激勵人材說

卷之二

富國二

考試下

附摘錄何沃生律師所著新政論議

吏治上

吏治下

附載錄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議	通使	游歷	附錄李提摩太親王宜游歷各國說	卷之三	富國三	商務一	商務二	商務三	商務四	商務五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總目	二
附錄英駐滬總領事哲美森著英國銀行公司定例	商船上	商船下	附錄同治元年各國議定行船章程各國商船表	保險	商戰上	商戰下	附錄歐洲商務盈絀總論變通商務論	英商公司據印度及亞美利加洲攷				

卷之四	富國四	稅則	附載錄錢君通商綜覈說略	泰西徵稅論略	捐納	附錄王子潛廣文停捐納論	開礦上	附錄開平礦事略	開礦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總目	三
技藝	附錄製造說	農功	藏書	附錄西士論英國論教博物院書樓規制	卷之五	開源一	議院上	議院下	附錄今古泰西諸國設立議院源流		

公舉
公法
日報上
卷之六
開源二
日報下
訓俗
附錄論粵省有三大害
序富國探源論
鐵路上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總目
四
鐵路下
電報
郵政上
郵政下
附錄泰西郵政考
卷之七
開源三
銀行上
銀行下
附錄英國國家總銀行攷

鑄銀
附錄藥水浸洋錢之旨論
紡織
墾荒
早潦
賽會
修路
卷之八
強兵一
練將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總目
五
附錄辭叔耘星使選將練兵論
英德設課功局防敵法
儲將才論
金眉生我戰則克論
練兵上
附錄沈仲禮太守譯述德人借箸籌防論略
練兵下
民團上
民團下
水師

附錄許星使張制軍王星使海軍論	各國兵船表	船政	卷之九	強兵二	海防上	附錄劍華道人記日本議院論中國擬設海軍事	海防中	海防下	附錄張司馬論北洋海軍失利情形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總目	邊防一	邊防二	邊防三	邊防四	附錄姚子良觀察論滇屬金沙江形勢	邊防五	邊防六	邊防七	
										六									

附錄劍華堂續罪言天下大勢通論	邊防八	江防	礮臺	附錄鄒君礮臺論	火器	卷之十一	強兵四	間諜	附錄行軍以間諜爲先論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總目	罰贖	巡捕	弭兵	建都	廉俸	典禮上	典禮下	刑法	卷之十二	節流一
										七										

禁烟上

禁烟下

傳教

交涉上

交涉下

附錄薛叔耘星使變法論

條約

入籍

教養

附錄李提摩太轉移積患養民說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總目

八

卷之十三

節流二

女教

旗籍

釐捐

附摘錄鏡存子治標庸言

國債

販奴

附錄吳劍華查視秘魯華工記

治河

停漕

衛屯

卷之十四

節流三

鹽務

驛站

限仕

汰冗

革弊

附錄曹侍御奏直隸差徭勸派情形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總目

九

書吏

度支

附錄俄國出入度支總數攷

僧道

獄囚

附錄書楊侍御奏請裁撤待質公所摺後

醫道

善舉

附錄楊然青茂才論泰西善堂及英國濟賑人數

盜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目錄

富國一

道器

學校

附錄德國學校規制

英法俄美日本學校規制

王子潛廣文去學校積弊以興人材論

英德法俄美日六國學校數目

西學

附錄中國宜求格致之學論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目錄

華人宜通西文說

考試上

附錄法國激勵人材說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富國一

道器

香山鄭觀應阿齊齋



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自虛無始生一氣凝成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天包地外地處天中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萬物宇宙間名物理氣無不羅括而包舉是故一者奇數也二者偶數也奇偶相乘參伍錯綜陰陽全而萬物備矣故物由氣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有名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大學云物有本末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道器

壹

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豈不以道為之本器為之末乎又曰事有終始豈不以道開其始而器成其終乎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又曰君子不器良以握原者可以制化大受者不可小知昔軒轅訪道於廣成孔子問禮於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傳聖門一貫之秘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泰漢以降三教分途均不識中為何說大學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服此中也易繫辭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此中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中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列聖相傳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

萬世者也西人不知大道囿於一偏原耶穌傳教之初心亦何嘗
 非因俗利導勸人為善惜其精義不傳二三生徒妄以私心附會
 著書立說記名耶穌勸襲佛老之膚言旁參番回之雜教敷陳天
 堂地獄之枝辭俚鄙固無足論而又創設無鬼神之說夫既無鬼
 神則天堂地獄又復為誰而設矧別派分歧自相矛盾支離穿鑿
 聚訟至今迄莫能折衷一是究其流弊皆好事者為之有識者斷
 弗為所炫惑也夫道彌綸宇宙涵蓋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豈
 後天形器之學所可等量而觀然易獨以形上形下發明之者非
 舉小不足以見大非踐跡不足以窮神自大學亡格致一篇周禮
 闕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道器

遂遠非中國所及蓋我務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
 窮事物之理彼研萬物之質秦漢以還中原板蕩文物無存學人
 莫窺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談性理於是我墮於虛彼徵諸實不
 知虛中有實實者道也實中有虛虛者器也合之則本末兼賅分
 之乃放卷無具昔我夫子不嘗曰由博返約乎夫博者何西人之
 所鶩格致諸門如一切汽學光學化學數學重學天學地學電學
 而皆不能無所依據器者是也約者何一語已足包性命之原而
 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歸中正所謂由博返約五
 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軌同文同倫之見端也由是本末具虛實備
 理與數合物與理融屈計數百年後其分歧之教必浸衰而折入

於孔孟之正趨象數之學必研精而潛通乎性命之樞紐直可操
 券而卜之矣新序曰強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
 術之緒餘耳恭維我 皇上天寶聰明宅中馭外守堯舜文武
 之法紹危微精一之傳憲章王道撫輯列邦總攬政教之權衡博
 採泰西之技藝誠使設大小學館以育英才開上下議院以集眾
 益精理商務藉植富國之本節練水陸用伐強敵之謀建 皇
 極於黃農虞夏責臣工以稷契皋夔由強企霸由霸圖王四海歸
 仁萬物得所於以拓車書大一統之宏規而無難矣猗歟休哉拭
 目而俟之已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道器

此處為空白欄位，僅有垂直分隔線。

學校

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其時博學者多成材者眾也比及後世學校之制廢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窮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莫辨之無竟罔知天地古今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時見於通都大邑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先王之意必使治天下之學皆出於學校而後所設學校非虛其法始備此學所以為養士之要而上古人才所以出於學校者獨盛也自後漢書典例錢穀訟獄一切委之俗吏而六藝之學亦漸廢而不講遂以學校為無當緩急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爭鬪心富貴上以勢利誘之下亦以勢利應之學校廢而書院興書院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學校

四

設原所以集士子而課以藝學使之明習當世之務而為國家之用今日雖有書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絕少肄業其中間或有之亦無程範聽其來去自由雖有山長不過操衡文甲乙之權而無師表訓導之責屆試期則聚士子而課以文書一日之長所作不過塵羹土飯陳陳相因之語於國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嘗一及而天文格致應算等學則又絕口不談其有講實學嚴課程以文章砥礪務為有用之學者十不得一二由是言之書院今泰西各國猶有古風禮失而求諸野其信然歟跡其學校規制大畧相同而德國尤為明備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鄉塾散置民間為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費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五歲後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即下至龔醫瘡啞疾之人亦莫不有學使習一藝以自養其天刑之軀立學之法可謂無微不至矣初訓以幼學問附數學入門本國地理等書生徒百數以內者一師訓之百數以外至千數則分數班每班必有一師此班

學滿乃遷彼班依次遞升不容躐等察其貧者免出脩脯稍隨者半之郡院學者之脩脯每月費一錢至半元而止院中生徒亦分數班班有專師有專教算學之師有專教格物之師有專教重學理學史鑑輿地繪畫各國語言文字之師期滿考列上等則各就其藝能或入實學院或入技藝院其實學分上下兩院皆以實學為主約分十三班初入院在末班每班留學一年閱十三年徧歷諸班方能出院上院考出入太學院免三年軍籍下院雖列首班仍充軍籍三年可入技藝等院太學之掌教必名望出眾才識兼優者方膺此任院中書籍圖畫儀器無一不備一經學二法學三智學四醫學經學者教中之學即耶穌天法學者考古今政事利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學校

五

弊異同及奉使外國修辭通商有關國例之事智學者格物性理文字語言之類醫學者統覈全身內外諸部位經絡表裏功用病源製配藥品胎產接生諸法技藝院者汽機電報採礦陶冶製鍊織造等事格物院與技藝院略同大抵多原於數學數學則以幾何原本為宗其次力學力學者考究各物之力量化學考覈金石植物胎卵濕化各物化生之理其次為天學測步五星七政之交會伏留其次為航海之學必嫻於地理測量駕駛者方能知船行何度水性何宜馳颶沙礁若何趨避武學院課與實學院同但多武藝兵法御馬諸務通商院則以數學銀學文字三者為宗其於各國方言土產水路陸程稅則和約以及錢幣銀單條規則例公司保險各事

無不傳習農政院丹青院律樂院師道院宣道院女學院訓醫院
 訓聾瘖院訓孤子院訓罪童院養廢疾院更有文會夜學印書會
 新聞館別有大書院九處書籍甚富聽人觀覽借鈔但不能攜之
 出院每歲發國幣以贍生徒其教法之詳教思之廣如此大抵泰
 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
 而學校又有三等一初學以七歲至十五歲為度求粗通文算淺
 略地球史志為準聰穎者可兼學他國語言文字中學以十五歲
 至二十一歲為度窮究各學分門別類無一不駭上學以二十一
 歲二十六歲上下為度至此則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創一
 事為絕無僅有者夫欲制勝於人必盡知其成法而後能變通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六 一千〇〇〇
 後能克敵彼萃數十國人材窮數百年智力擲億萬兆貲財而後
 得之勒為成書公諸人而不私諸己廣其學而不秘其傳者何也
 彼竊竊我中國古聖之緒餘精益求精以還之中國雖欲自私自
 秘焉而天有所不許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彼泥古不化詆
 為異學甘守固陋以受制於人者皆未之思耳今中國既設同文
 方言各館水師武備各堂歷有年所而諸學尙未深通製造率仗
 西匠未聞有別出心裁創一奇器者技藝未專而授受之道未得
 也尙冀深通中西文字兼精一藝者將西國有用之書條分縷晰
 譯出華文頒行天下各書院俾人人得而學之譯書者不但深通
 中西文字尤必於所譯一門精求博考言之方能透達若非融會

其理必至語多費解種種述皮毛而已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材之
 衆竭其聰明才力何難駕西人而上之哉
 附錄德國學校規制
 德國無論男女貧富七八歲時須一律入學學制四等國家特
 設者曰國學官督民辦經費半由國帑半由民捐者曰公學民
 間自行設立者曰民學三等之外有教士經理者曰教學每學
 必分十數班按時考其勤惰以為升轉以資鼓舞其有沈淪未
 班終年不能升遷者不得出學就藝所以冀其成立用以激勵
 之也每學課程亦分十餘種有必須學者一聖書二德國語言
 文字三音樂歌詠四各種算法五師道學六史記輿地七格致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七
 八書法九繪圖十農政此學中之要課也有可不必學者臘丁
 文英文法文代字法代字法者即英國之文字減筆學也凡遇
 字數冗長之處可以一點一畫一鈎一曲一挑一撇各種暗記
 代之西人名為福納的克亦名奧脫背而非皆省文也西國日
 報館在公堂聽審錄取讞詞多用此法取其簡而捷也歐洲各
 國銳意講求教育之道而其法莫良於德自正學而外一切學
 問無不為之設立學堂一日醫學院課分一等首以格物考覈
 全身骨骸形狀如何配置及講論筋肉血絡液管腦氣筋力內
 外諸部分二論各經功用如心主運血肺主呼吸甜肉主榨食
 物等類三論病源四論藥品五論製配六論胎產一日技藝院

專教生徒學習機器電報開礦陶冶製鍊織造等事一日格物院與技藝院互相貫通院中格致器具無不畢備以便學者討論詳究其最要者爲化學化學者最甚廣如論死物之原質若何而化生物之原質若何而化以及金石草木胎卵濕化各生物講論天文則有測步鏡儀諸器其中多發源於算學以幾何之法爲宗一日船政院專講行船各法入院者先通數國語言文字並嫻天文地理幾何算學如涉大海富茫無涯岸之際隨處可知船在經緯線若干分數各處海道海口之淺深廣狹及有無礁石之處遇大風雨應作何駕駛平時機器應若何操置得宜者選後初爲副舵工閱歷有年再考爲正舵工果能心靈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學校

八

手敏藝術精通則拔取後可操全船之權是爲船主遇有誤事則院長偕有司秉公鞠訊過在船主輕者罰錢重者褫職繳憑永不敘用尤甚者傾其家產以償之而入以罪苟天實爲之則船主與舵工免議一日武學院課程與實學院相同惟多武藝兵法御馬施放槍礮各學拔取職任旗長後升千總果屬稟資聰穎才識超群則調詣京師大院再習上乘兵法如測量地理繪圖與各國水陸戰法其習水師者更教以測風防颶量星探石辨認各國兵船識各處礁石地勢要害及水面戰攻槍礮命中截敵人不得登岸各法先授末職拾級而升可至總統將軍水師提督之任一曰通商院以數學銀學文字三者爲此外

更有農政院丹青院律學院師道院宣道院女學院訓醫院訓孽痞院訓孤子院訓罪童院務使國中人民無一棄材均有裨於公私以廣其用夫富強之基首重學問德其知所先務矣以近日言之歐洲書院以德國爲最盛人才之出於書院者亦以德國爲最多蓋其國之制無地無學無事非學無人不學鄉則有鄉塾郡則有郡學其國境內無論在邑在野無不爲之立學文則有仕學院武則有武學院農則有農政院工則有技藝院商則有通商院四民之業無不有學其他欲爲師者則有師道院欲傳教者則有宣道院又如格物院船政院丹青院律學院凡有一事必有一專學以教之雖欲不精不可得矣男固有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學校

九

而女亦有學平人固有學而疲癯殘疾聾瞶瘖啞無不有學孤子無父母者童子有罪者皆設一學以收教之且其國之功令八歲以上不入學者罪其父母故食德之毛踐德之士必入德之學矣德國書院如此其多教化如此其備宜乎人才輩出方興未艾而高執歐洲之牛耳也夫無地無學則朝出侍函丈夕歸修定省而負笈遠遊千里思親之患可以免矣無事無學則今日之所學卽異日之所行而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之弊可無慮矣夫質猶田畝而學猶開墾也雖有膏腴不墾則荒雖有才良不學則廢國無不墾之地則粟米不勝食國無不學之人則賢才不勝用國之盛衰繫乎人然則中國今日所以力圖

自強不至借材異域其可不講求造就人才之道乎哉

附錄英法俄美日本學校規制

泰西各國學校規制雖互有同異然其精益求精蒸蒸日上與夫練兵製器通商務農惠工勸學一切講求實效之處其措施之迹或有不同其立法之意則無不同者也上篇止論德國學校茲復將英法俄美日五國書院規制一詳述之英國學校共分三等曰大學院曰學堂曰書塾凡男女幼童初學入書塾繼入學堂肄業有成則入大書院歲加甄別第其甲乙倘得屢列前茅聲名即為之鵠起故凡自大書院出身者國人無不敬而重之通國以敖斯佛堪比立二大學院為首二院肄業者歲各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十一

一三千人經費歲各三百五六十萬圓左右敖斯佛大學院在英都西北二百有八里中分二十一院大學士為之總理自督學提調而下大小學官五十二員考試官二十六員監試官十三員巡學官六員教習四十八員堪比立大學院中分十七院官員教習與敖斯佛大同小異二大學院所教者為英文華文英薩森文阿刺伯文賽拉的文希伯來文希臘文臘頂文印度文日本文天竺梵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象緯輿圖教學重學格物學化學醫學算學光學性理學聲學畫學詩歌學氣力學測量學師範學書法學藥性學金石學草木學機器學治術學文字減筆學生物學律例學古例今例印度律

萬國律羅馬律學史學萬國公法出使章程學人非一學學非一事必貫通天地人者方可謂之通材其有專門名家者亦即稱為首選二院教法雖同然敖斯佛以各國語言文字為主堪比立以光化電學為主其互有輕重者正以互成其用也這國學院學堂林立其名目不及備詳以最著名者計之大學院二十九所中書院五百十七所小書院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所皆為國家所設此外更有一等公會之學公會學者設會以資考究辨論也如天文會地理會丹青會花木會醫學會算學會救生會格物會化學會等通倫敦城凡一百三十九所每會皆有公社崇旂廣廈宏敞壯觀入會者嘗數千人按年分捐公款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十二

各會主皆以世爵富紳充之每天文有新星地球有新地格物化學有新理花木有新種或思新法或擬新章或創新工則約期入會互相辨難蓋欲精益求精以期登峰造極其餘教會之學及民間自立之學其數不可勝計而農政水陸武備等各種學堂其為專設者仍不與焉亦可見其設學之廣且備矣英國凡親王太子皆肄業敖斯佛大學院故敖斯佛最為著名而文武各官亦悉由敖斯佛堪比立二大學院考取無捐納無勞績故無正途異途之分人士受業而來者無不學成而後去故英國人才皆出於大學院濟濟多士莫喻其盛此英國之書院規制也法國學校亦有三等小書院設於鄉如中國古時四郊所

置之小學中書院設於郡如中國古時諸侯所置之國學大書院設於京師猶中國古時天子所置之太學選舉之法由小書院中簡其秀長者貢於中書院由中書院拔其俊異者貢於大書院小書院按年考試中書院主之中書院則四年一加甄別大書院主之蓋以大書院統中書院以中書院統小書院而總其權於文部大臣文部大臣法所特設專司書院事宜猶中國之禮部尙書也歲終各書院須將一年課程教法造冊報部聽其攷核計法通國爲鄉三萬七千五百有十小書院之數如之爲郡二十有六中書院之數如之一鄉民數滿六千人以上者其小書院規模較爲開拓堂宇亦較爲增廣設學經費半出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主

帑半出民捐凡士于學既有成然後令各擇一業或爲律師或爲教士或習醫或筮仕悉令自擇其得入大書院者皆聲聞夙著負兼人之資而絕類超羣者也法國定例地方戶口至四百五十人卽須設一初學學堂男女有六人以上卽須設一學塾教訓蒙童以立初學之基計法國初學學堂爲民間設立者三千九百三十六所爲教會設立者九千五百六十五所大小書院所習課程自各國語言文字天文地理兵法製造算學繪圖機器等學無不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由小成以底於大成故法國人才多聚於太學數百年來通儒碩彥接踵而起於格致歷算之理多所闡明譽騰藝苑名著列邦有由來也此法國之書

院規制也俄國在歐西列邦中人民爲最衆而讀書向遜於他國近百年來文教極爲整頓創立規模增修制度經賢聖之君六七作相繼規畫其間至尼哥拉士而學乃大明計通國分十三道設學官一員以司文教歐洲各國字母之數皆二十有五俄則三十有六與各國獨異各處小書院隸於大書院各大書院隸於京師學校部計其國小書院三萬餘所大書院十餘所農政工藝醫務等學堂共四百四十六所國家歲出經費約一千五六百萬盧布十盧布得英金一磅此外有大武備學堂三所小武備學堂五十五所統歸兵部管轄水師學堂三千九百六十三所歸水師大員管轄稅務學堂八十所由稅務大員歲加甄別拔取其尤以襄權政所屬芬蘭一部尤擅文學夫歐洲之國俄爲大今文事既修武功又耀宜其雄視寰區也此俄國之書院規制也美國幼童遲至八九歲仍不就學者亦予重罰學制分大中小三等小書院中分四班肄業者以四年爲期所設課程爲淺近史記文法拼寫文字等學第一年入末班二年升三班三年升二班四年升頭班既列頭班再加考選拔入中書院其或未班子弟資素愚魯學問不能加進者第二年考試後仍歸末班學習不得升入三班三年再考不加進者仍不得升至再至三務令輾轉升入頭班學有成就然後令習他圖非一讀不成卽從而改業也此小書院之規制也由小書院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主

考八中書院試事三日始舉所試為天文地理淺近算法史記風土人情歐洲各國史略取者拔入中書院不取者仍歸小書院小書院中諸生經中書院三次不取者則其才已難造就始由其父母領歸別習他業更有子弟在家塾讀書學成後徑由家塾送考入中書院者中書院亦分四班肄業亦以四年為期功課為希臘臘頂文字羅馬臘頂文史記并爭戰紀略大算法成篇文章詩歌每讀一年升進一班三年不能升則黜之其可讀可不讀者為德法西班牙語言文字此外課程所列及操練身體各藝皆在所必學中書院頭班諸生按月必有功過單一紙按月必作大文章一篇如中國策論之類是也脫稿須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十四

衆宣講互相質證以明就正有道之意院長必視諸生之功過以定諸生之優劣功多過少始得列於前茅功不敵過即難冀邀拔擢此以平日之操修為據而非據一日之短長所能徵倖也中書院之制子弟在中書院考成後往往別習他業以圖餬口故由中書院而復入大書院者為數無多入大書院每年須繳束脩一百五十元優於才而絀於資者國家另有津貼或令作文評定甲乙予以獎銀猶中國書院之膏火也凡考入大書院者試事十四日始舉所試為策論歐洲各國史論美國史論羅馬臘頂史記希臘文字幾何測量各種算法天文地理文章詩歌考額約十五人中取一人各題全作而無錯誤者為正取

各題有三題錯誤者為備取題未全作錯誤又多者不取正取者當年入院備取者踰年入院或正取人數不足則以備取補其額惟補額時須集備取各生將前時差誤各門另行命題考試無誤者即得補額誤者仍須聽補下期有正取學生仍當先補正取後補備取每屆試期院中各教習皆居高臨下輪流監視約考生十五人即有監視者一人赴試者亦有搜檢之例片紙隻字毋許携入違者黜退考例甚嚴故試時諸生皆肅靜無譁悉心構想取入大書院後每年讀書三十六禮拜大書院中亦分四班肄業亦以四年為期功課以臘頂希臘古文算法為最要天文地理法文次之四年學成可以出院自擇一門如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五

師醫學傳教等事各就其性之所近惟欲學習律師者須在律師處學習習辦三年醫生教士亦然三年期滿而無過誤始由國家給予文憑可以游行各國博取薪水此大書院之制也其餘農政工務水陸武備等學院各有專設其數多寡不等民間自行設立男女學塾更不可勝計此美國之書院規制也泰西各國之人皆幼學壯行以實學成實功以實功呈實效從無有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者此泰西諸國之所以強也日本自維新後悉法泰西大小學校除私設者棋布星羅不可勝計外共由官設者多至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二所教習多至九萬六千八百三十三人收集男女生徒定額三百三十二萬九千九

百七十七名其費由國家支發而以文部省大臣總其成其中
分爲三等曰小學校曰中學校曰大學校而又於三等中分出
尋常高等二門此外又有師範學校師範學校女子部學習院
華族女學校陸軍軍吏學校陸軍軍醫學校陸軍士官學校陸
軍幼年學校陸軍戶山學校陸軍主計學校海軍大學校海軍
主計學校成醫會講習所幼稚園海軍軍樂練習所高等中學
校高等商業學校高等商業學校附屬商工徒弟講習所商業
主計學校職工學校高等工學校美術學校盲啞學校農林學
校商船學校電信學校綜其細目幾於屈指難終而以東京之
帝國大學校爲首善帝國大學分五科一法科二醫科三工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四文科五理科法科分目二曰法律曰政治醫科分目五曰察
驗曰解剖曰內科曰外科曰目科工科分目六曰土木曰機械
曰造船曰造軍器曰造房屋曰應用化學文科分目四曰哲學
曰本國文學曰史學曰博言學理科分目六曰數學曰物理曰
化學曰動物曰植物曰地質其選舉之法大約孩提五六歲卽
入小學校既由小學校擢至中學校由中學校擢至大學校每
歷一學校或三年或四年始卒業迨卒業後由文部省派員考
試考試之法亦分爲三曰豫期考試曰先期考試曰後期考試
必試可後領得文部省大臣所給及第證書然後可出而應世
夫是以及第者皆學有成效非同中國科第可倖獲也當其在

學校時凡所應習事宜無不悉心學習向晨而起夜分而睡勤
勤懇懇罔有懈心而又於文藝之餘習練武事每於午飯既畢
就空地習兵式體操一律更換戎衣操演槍礮戈矛等事距躍
世踊擊劍相撲務使勞其筋力不得有片刻之閒若女子則以
柔順爲宜故雖有體操不沿兵式師範學校女子部於體操時
由其師導之入園中或倚樹聽蟬或穿花撲蝶或憑欄覓句或
臨水垂綸天趣盎然了無拘束及入塾肄業則又循規蹈矩井
然秩然蓋同一體操而與男子之習武者迥異同一入塾而兼
習烹飪縫紉等事又與男子之祇習文章經濟者各殊矣其他
所設學校不勝枚舉其名稱有法學院英語學院文學院和佛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校獨工協會學校慶應義塾同大學部攻玉塾專修學校有得
館都文館明治法律學校農學學校城學學校跡見女學校明治
衛生女學校平川女學校櫻井女學校同人社物理學校英學
校英學館體操傳習所毛筆畫講習所順天求合社進德館國
民英學會醫學院女子英佛學校明法法律學校講法會唱歌
專門學校專修學校女子英佛學校明法法律學校講法會唱歌
海軍預備干城學校農林學校豫備校英和學校曉星學校外
國女學校支那學校二松學校尋常中學校海軍女學校工手
學校成城學校明治學院齒科專門學校英和女學校江東
義塾淑女館高等普通學校英和學校產婆學校明治英學校
福音會英語夜學校體操學校英和學校產婆學校明治英學校
記速成學舍共立學校體操學校英和學校產婆學校明治英學校
靜女館松香女學館靜修女學校柴山女學校興風學校成立
學舍達英舍通義女校大東英和學校友義塾數學專門敬
修館簿記精修學館成美塾英華學舍速成筆記學校簿記專
修學校香蘭女學校敬女社講學部專門學校外郎數學專修
館商業素修學校商業專門學校立志義塾開成學校萬融
盡塾開元學舍數理學校以上皆設在東京申民間私立者可
見通國之中無地無人才卽無人不向學雖未知所學之果能

深造有得否而其造就之術亦既不遺餘力矣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原本首在學校今日本師泰西教養之善培育人才居然國勢振興我國胡可不亟力行之一語爲之斷曰不修學校則人才不出不廢帖括則學校雖立亦徒有虛名而無實效也

附錄王子潛廣文去學校積弊以興人材論

國之強弱何由哉爲人地有大小歟爲士卒有多寡歟抑爲器械有利鈍歟蓄積有虛實歟余以爲皆非也然則何由人材之盛衰爲之也今夫工師之爲宮室伐木於山相其大小短長度材而用之及其功之成崇臺廣榭萬戶千門輪焉奐焉莫不備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學校

十八

九

極工巧國之於人材亦然彘能而授事度材而任職百事由以舉衆務由以成自古治化之隆莫若堯舜之世堯舜之聖豈其一人獨勞於上哉亦在乎得人而任之而已故使禹湮洪水稷播百穀伯夷典禮夔典樂契掌教臯陶掌刑而後教化成周有十亂而國以興漢有三傑而基業以立下至後世盛衰強弱未不由此者然則人主欲治天下其有急於斯者乎地之於草木何地不生國之於人材何國茂有然而盛衰有不同者無他由乎養與不養焉耳欲養人材必興學校古者三代之時自王畿至於諸侯之國莫不有學其制甚備其設甚廣人心既正而風俗自馴教化既洽而材俊自出是後世所以不及也今之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學校

九

者莫不知此多設博士增置生徒學校之盛百倍曩時然士務虛文而薄實行其能通當世之務者百不一二焉是何也豈人材之不如古哉蓋今之教學者皆乖其方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是爲銓選之法則當時之所謂學者可知曰六德曰六行則豈今之習章句誦傳註之謂乎曰六藝則豈今之驚空文逞浮辭之謂乎是以當世之士德行足以爲人之師才能足以應當世之務教其所用而用其所教於是學校之興廢爲人材之盛衰而治化之所以致隆者實基於此矣今也學校雖設而風俗不馴生徒雖多而材俊不出若此則學校將何所用哉徒視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竊以爲其弊有五請得而備論之古之教學不惟其書惟其行不惟其文惟其事孔子曰吾欲無言又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蓋其教人以德行爲先而不專以讀書爲事也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曰宣見夫子居家庭應賓客居朝廷說之學而未能也則當時之所謂學者豈專在於書乎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莫非事也蓋使人從事於日用實務而至於其理則不必縷析以告之也故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教之以實事程

之以實功於是乎實材出矣可以通當世之務可以供國家之用今之所謂學者牽制章句剖析文義弊弊焉用力於末節而不復顧其行誼如何其不為帖括所拘者又復高談性命衍說仁義細析毫芒而至於錢穀財賦之事茫然罔曉也曰彼非吾事也亦不恥其不知故今之學者不惟其行惟其書不惟其事惟其理若是則望實材之出不亦難乎是其為弊一古者治教出於一上自人主下至比長閭閻莫非師也而無所謂掌教之官者蓋吏乃師也非有德行道藝者不能為吏其為吏者必其足為人師者及至後世治教分而儒吏判掌錢穀刑獄之事名之曰吏掌學校教授之任名之曰儒吏自為吏儒自為儒二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王文

不相謀而互相訾嗾為吏者不知先王之治道而專以法令從事為儒者不知經世之務而專以浮文是尚故學校之盛衰不關於治化之隆替是其為弊二古者仕學為一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產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古者學校所教者莫非實事故士之入學者大而禮樂刑法細而錢穀算數莫不曉暢而諳歷故雖未入仕而其所以可仕之故固已了然他日服官施而行之耳舉而措之耳學其所仕而行其所學欲治效勿成得乎今也所學者章句所業者文詞所志者科名焉耳其於當世之利害錢穀兵刑之實務漠然置之度外知是為學為博士則得矣為童子師則得矣及仕而為仕

則棄咿唔咕嚕之習而從事於簿書案牘是猶不習操舟而泛於海其不為滑吏狡胥所姍笑者幾希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仕學歧而為二遂使吏視儒為迂闊夫如是雖使天下之人盡讀書尚虛文而飾太平則可矣望其治化之隆則未也是其為弊三古者文武出於一途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以治國武以捍難猶之水火之性異而相為用故古者射御并於六藝而教之於學所以使其嫻於武事一有征戰人皆知兵可以據鞍而從戎今之武人率不知禮讓為何物儒者亦藐視武事以為非我所宜知於是文武分為二途而士氣之頹廢愈不可救是其為弊四古者人專學一事學成而仕終身不易其任故皇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王文

作士益作虛糜典樂伯夷典禮終始一官不遷他職是故其為事專而功莫不成漢儒治專門之學伏生於書申公於詩二戴於禮皆以畢生之力專治一經故其為說深微非後世所及今也不然方其學也兼習諸經涉獵雜書散漫無紀或搜抉異聞徒供談柄故雖以十數年之學而識見議論不加進及其服官今日治吏曹明日移刑曹未及熟其職事則又轉而之他夫今日典禮而明日典刑雖伯夷皋陶胡能底其績今日治詩而明日治書雖伏生申公不能通其義今者人材之壞正坐此是其為弊五今在上者苟能留意於此取士以德行道藝則弊去其一使儒通世務吏知治道則弊去其二學其所仕而行其所學

使悉當其用則弊去其三文武歸為一途儒知戰陣將知仁義則弊去其四使士專治一經專學一事隨其材之成官之終身則弊去其五五弊去則真材出而國勢不振者未之有也不然學校之興廢不關乎人材之盛衰而徒為具文不深可惜哉附錄英德法俄美日六國學校數目

考外國學校數目初學英國總計二萬八千所師五萬七千七人
生二百二十五萬餘人法國總計七萬四千所師十一萬九千
人生四百九十五萬人德國總計七萬三千所師十萬一千人
生六百九十八萬餘人俄國總計三萬二千所師四萬九千
百二十四萬人美國總計十七萬七千所師二十七萬三千人
生九百七十萬餘人日本國總計二萬八千所師九萬九千人
生三百零九萬餘人總計六國初學每一百萬人有一千二百
百九十五所師二千二百人人生十萬人此初學數目之大畧也
中學數目頗難盡詳茲將所可知者開列於後英國一千四百
三十所生二十一萬人法國一千零五十四所生十六萬二千
人德國一千四百四十一所師一萬三千餘人生二十六萬一
千餘人俄國一千二百四十所生二十三萬九千餘人美國一
千五百八十九所師七千九百餘人生十五萬二千餘人日本
國一百七十八所師二千一百三十六人生二萬二千餘人印
度國八十二所生八千八百九十四人總計六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三

在內 中學

所可知者每一百萬人有學十九所師一百六十四人生二千九百六十一人此中學數目之大略也上學英國十一所師三百四十四人生一萬三千四百人法國一所師一百八十八人生九千三百人德國二十一所師一千九百二十人生二萬五千零八十四人俄國八所師六百八十六人生一萬三千九百零三人美國三百六十所師四千二百四十人生六萬九千四百人日本國一所師一百四十五人生六百九十七人總計六國上學每一百萬人有學一所師二十四人生四百一十四人美國法國記數目之法不同有多歸上學少歸中學者亦有多歸中學少歸上學者此上學數目之大略也考外國學校費用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三

學費英國每年共費洋銀三十三兆元法國每年共費洋銀十四兆元德國每年共費洋銀三十四兆元俄國每年共費洋銀五兆元美國每年共費洋銀八十四兆元日本國每年共費洋銀八兆元總計六國每年每一百萬人費洋銀六十七萬八千元每生計費洋銀五元六角六按英國之法朝廷出學費一半地方官稅出四分之一學生出四分之一此英國之法也法國學校有一半不用學生出費者德國京都學生則概不取學費此下學費用之大略也中學費頗不易查蓋中學之法有二其生有期滿升上學者有終在中學專學者其期滿升上學者每年所費之銀少其終在中學者每年所費之銀多而各國又有

總此二項每年合計者有分計者又見各國近來新改學早多有不相同者故中學之費查之實難英國中學大半共立者多官立者少國家專助格致之學每年計費洋銀二百萬元有專門總機藝學一所每年計費洋銀十一萬七千元造房計費洋銀五十萬元法國自同治九年敗於德國之後每年在中學費洋銀甚多計二千五百萬元德國學每年每生計費洋銀四五十元而三分之國出一分地方官稅出一分學生出一分國中專機藝學有每年費洋銀自七萬五千元至十萬元不等者俄國學生出費五分之一德俄二國見上學中學多有益於國家故上中學之費比下學尤多美國之學有與上學合計者其費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三

之多少參差不齊亦不易查日本國中學又分爲二舊日僅有下等中學今年新法又欲立上等中學五所每年擬助銀三十萬元國出一半地方官稅出一半其學生之出銀多少尙未及定印度國每年每生計費洋銀一百零五元總計六國印度不在內每年每生費洋銀四十元至一百六十元不等學生自出或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亦不等國助之洋銀每百萬人費洋銀自八千元至六十七萬五千元不等造大學堂一所以每年年費計之必需四五年之年費方足此中學費用之大略也上學費英國以七學合計每年共費洋銀六百萬元法國每年共費洋銀五百萬元德國共上學不過十座每年共計費洋銀一百九

十五萬五千元俄國每年共費洋銀三百餘萬元美國哈德書院每年計費洋銀三百六十一萬五千元日本國每年共費洋銀三十六萬二千元印度國下中上各學共費洋銀八百萬元按以上六國印度不在內稱平合計每年每生費洋銀四百三十一元每一百萬人該有生四百一十四人每百萬人各國稱平合計該費洋銀十七萬八千四百三十八元此上學費用之大略也

客有問於不樂知曰日本全國土地僅抵中國三十分之一耳人民止十分之一何以和局一裂寡反勝多豈軀幹巨偉者反遜於侏儒或林日子第知多寡之殊而不知變通之故也中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三

之戰人皆謂中可勝東及其不勝不但子不解其故天下萬國亦皆不解然而靜參默會竟無一毫之可疑試爲之窮源竟委以釋疑團日本欲與中國戰預備戰具於二十年前而無時或懈其體國經野與利除弊富國強兵皆戰勝之端也而尤要者莫如明治初年召卓有才識之親王大臣四十九人分往泰西且賜謙餞行而語之曰余誓掃除舊弊式煥新猷俾吾國臣民無一不登諸衽席夫古之泰西貧且弱也今乃一變而富且強必非無因汝往哉於其益國利民之政細心考察一一筆之於書俾可采擇施行並聘奇才異能之士以來導余先路且西國讀書兼重女子以其嫁後生育男女幼時秉母教爲多汝其選

聰慧女子挈往西國女塾講究學問課程爲吾國振興女學之基請王大臣奉命於是徧游列國考察技藝觀風問俗且訪延名師四百九十人回國以設學校以佐政治迄今尙時選眞才分赴列國精習語言文字技藝製造用是以一海島而勝三十倍之大國以四十兆之侏儒而勝四百兆之丈夫不在城高池深礮臺堅戰艦利大礮遠也亦不在將猛兵銳糧餉富也而在於變通新政游學用賢做法泰西之學校日報書庫三大端也今盛杏蓀觀察知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爲本求才之道以設學堂爲先故在津仿西法創立博文書院擬設頭等二等學堂各一所以資造就人材惟二等學堂功課必須四年方能升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美又白上

頭等學堂功課亦必須四年方能造入專門之學不能躐等現擬通融求速二等學堂本年卽由天津上海香港等處先招已通小學第三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頭班已通第二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二班已通第一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三班來年再續招三十名列作四班合成一百二十名爲額第二年起每年卽可拔出頭班三十名升入頭等學堂其餘以次遞升仍每年挑選三十名入堂補四班之額源源不絕此泰西所謂小學堂也至頭等學堂本年先招已通大學堂第一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末班來年卽可升列第三班並取二等之第一班三十名升補頭等第四班之缺嗣後按年遞升亦以一百二十名爲

額至第四年頭等頭班五十名准給考單挑選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歷練或酌量委派發務職事此外國所謂大學堂也按中國二十三行省地土之大人民之多當此之時需才之急較泰西各國尤衆查歐美兩洲英俄法德美諸大國小學堂各有數萬所中學堂逾千所大學堂數雖少而規模甚大國家因設上中下學堂經營之鉅已於七國學校數目詳言之矣如我國能仿俄國或日本衰弱之時痛除積痼幡然一變各省亦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認真講求較盛觀察所設者規模宏敞則各藝人材何患不出自足與泰西爭強競勝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二十七

西學

今之命為清流自居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噫今日之緬甸越南其高八亦豈少哉其賢者蹈海而沉湘不賢者覩顏而苟活耳溝瀆之諒於天時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務猶時務也欲採時弊自當對證以發藥醫諸君父有危疾為忠臣孝子者將百計求醫而學醫乎抑痛詆醫之不可恃不求不學誓以身殉而坐視其死亡乎然則西學之當講不當講亦可不煩言而解矣古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今彼之所謂天學者以天文為綱而一切算法歷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西學 二十八

學者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中國獨京師有天文臺講求者甚少查西國亦有天文臺二十處地理會設已多年法蘭西之地理會歲鑄金牌數枚以贈各國測地之士英京倫敦舊有地理會歲論古今沿革探詢輿地源流入是會者尤多學問淵博之士近復開會聚議遣人分往各部探地者刻已陸續回英其赴亞非利加者共有一百五十人由倫敦起程南往亞非利加其領事道卒有一弱冠少年起而代領相率前進至罷倍門地方訪尋金銀各礦知前人傳述不盡可信而所過之處亦有前人所未至者均筆之於書泰西攻核地理不憚艱險以資印證宜其續闢罕備也亞墨利加洲之中境近聞新立一格致會其領袖者名夏而納素精輿地之學足跡所涉遍跨數洲其經費半由該處某富商捐助半由法國公家核給乃選人四出探察物產詳別道里如其物能自取攜者則挈以歸否則畫圖貼說諸火袋亦足以資攷訂而勒所謂人學之成書章程極為盡善我國亦當仿而行之以資多識所謂人學者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貨製造商賈工技諸藝

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皆有益於國計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謂也此外有剽竊皮毛好名嗜利者則震驚他人之強盛而推崇過富但供談劇亦實不能知其強盛之所以然此則無本之學也夫所貴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審時度勢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駭異族不務匿己長亦不敢回護己短而後能建非常之業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數十載事機迭出肆應乏才不於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練達西國製造文字朝章政令風化將何以維大局制強鄰乎且天下之事業文章學問術藝未有不積小以成高大由淺近而臻深遠者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也西人謂華人所學西法皆淺嘗輒止有名無實蓋總其事者不精其學未識師授優劣課藝高下往往為人蒙蔽所以學生所習每况愈下歷日雖久仍不如人西報云日本幼孩已得教訓與泰西不甚相懸其教習之法仿照英國北省章程男女皆分塾督教窮究諸學博攷各國疆域甚詳其房屋亦高大爽塹井令學徒通曉保養身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西學 二十九

造船製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以操御水御火御風御雷之權衡故能鑿混沌之竅而奪造化之功方其授學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淺為羞反以蠟等為戒迨年日長學日深層累而上漸沈浸於史記算法格致化學諸門此力學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彌眾也今人自為學者而目不視諸子之書耳不聞列朝之史以為西法創自西人或詫為巧不可階或斥為卑無足道噫異矣昔大撓定甲子神農造

耒耜史皇製文字軒轅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湯作飛車揮作弓夷
 牟作矢當其創造之始亦何嘗不驚人耳目各樹神奇况夫星氣
 之占始於史區勾股之學始於隸首地圖之學始於髀蓋九章之
 術始於周禮地圖之說制自管子不僅此也澤天之制昉於璣衡
 則測景有自來矣公輸子削木人為御墨翟刻木為飛武侯作
 木牛流馬祖冲之之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楊公之樓船雙
 輪激水行駛如飛則輪船有自來矣秋官象胥鄭註譯官則繙譯
 有自來矣陽燧取明火於日方諸取明水於月則格物有自來矣
 一則化學古所載燦金腐水離木同重體合類異一體不合不類
 此化學之出於我也一則重學古所謂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西學 二十
 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重學之出於我也一則光學古云臨鑑
 立影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於上首被上光故成影於下
 近中所鑑大影亦大遠中所鑑小影亦小此光學之出於我也一
 則氣學亢倉子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此氣學之出於我也一
 則電學關尹子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以生亦可為之淮南子陰
 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磁石引鐵琥珀拾芥此電學之出於我也
 古神聖與物以備民用日形日象日數日器日物皆實徵諸事非
 虛測其理也童子就學教以書數窮理精藝實基於此余見同鄉
 數年非但不知地理算學應對節飲其作一文寫一信亦不能
 竟有讀書十餘年或數十年并不識權衡斗量數目惟專攻入股
 而已且見讀書久者其背如龍蓋終日伏案讀書寫字未教
 以舒筋活絡養生之法亦無禮樂射御書算六藝之學故也 自

學者驚虛而避實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與小楷試帖之專工汨
 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於無用之地而中學日見其荒西
 學遂莫窺其蘊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運以精心
 持以定力造詣精深淵乎莫測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此其時也
 近人江慎修融貫中西測算兼能製造奇器嘗製木牛以耕造木
 鐘代步應聲箭之製亦先生剏之誰謂中人巧思獨遜西人哉以
 中國本有之學遺之於中國是猶取之外廩納之內廩尙總總焉
 謂西人之學中國所未有乃必歸美於西人西人能讀中國書者
 不將擲揄之乎且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究其盛衰興廢固各有
 所以致此之由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學校 三
 之強強於學非強於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礮戰艦也
 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今之學其學者不過粗通文
 字語言為一己謀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廣大之處何嘗稍涉藩籬
 故善學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後可言西學分而言之如
 格致製造等學其本也各國最重格致之學英國格致會頗多語
 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
 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
 在茲乎
 或者曰如子之言其將廢時文而以西學考試耶必以西學為
 足以培植人材是時文不足用也然何以數百年來科舉之制

未嘗變易而人才輩出近時如林文忠胡文忠曾文正諸公皆以詞科出身掌握兵權平定髮捻回苗功烈垂諸竹帛聲名播於寰區此數公者何嘗從西學中一爲考究耶況今京師則有同文館各省則有廣方言館水師武備學堂以西學培植人材可謂盛矣然卒未聞有傑出之士非常之才有裨於國計民生者出乎其間然則西學之效果何在歟余曰不然方今各國之人航海東來實創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數千百年以來所未有之科條而猶拘守舊法蹈常習故其將何以禦外侮固邦本哉且以西學與時文相較則時文重而西學輕也上之所重下必有甚焉者矣上之所輕下必有不屑爲者矣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西學

三

11001

夫胡曾諸巨公皆少年登第拋棄八股敲門磚重研精於經濟之學故能出身加民立功不朽是科第以斯人重非人才從八股出也是以時文不廢則實學不興西學不重則奇才不出必以重時文者而移之於重西學俾人人知所趨向鼓舞而振興之數年之後有不人才濟濟者吾不信也況向時髮逆回苗皆烏合之衆非比日本泰西訓練節制之師使移胡曾諸公於今日亦必講求西法乃足禦外侮耳至如廣方言館同文館雖羅致英才聘師教習要亦不過祇學言語文字若夫天文輿地算學化學直不過粗習皮毛而已他如水師武備學堂僅設於通商口岸爲數無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法認真學習不加料甲之

重輕視武員良以上不重之故下亦不好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窳人子下及與臺賤役之子弟入充學生況督理非人教習充數專精研習曾無一生何得有傑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嗚呼亞洲之事亟矣強鄰窺伺禍患方萌安可拘守成法哉附錄中國宜求格致之學論

三自以來風俗敦龐學校之士無不講求實學故大學首章言治國平天下之道卽以致知格物爲本降而唐宋漸尙詞章而實學不講至今更專尙制藝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將畢生有用之精力盡消磨於時文試帖之中舍是不遑涉獵鬚齡就學皓首無成者比比然也西國儒士無不講求格致之學吾試以各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西學

三

國之講求格致因而盛衰者大略言之查西方各國以希臘國向爲文治之邦於格致之學講求最先各國之從學者甚衆是以各國之講學家莫不鄭而重之曰希臘之學迨唐宋間回國最爲強盛其所以強盛之由亦因講求格致之學所致當時埃及土耳其等國皆往從學亦可謂一時之盛及至日久專尙虛文不能實事求是學業衰頹國勢因亦不振此由強而弱由大而小者皆學與不學之明證也至歐羅巴洲之普法英等國以今日視之可謂既富且強爲海上大邦而講求格致之學尤推獨步然迹其弱小之初則有大謬不然者蓋當日之德王常言以天下之聰明一兩卽可抵書院之聰明一噸又法都嘗有

儒士因專下囿固僉以其精通格致之學請貸其罪而法王謂其無用終不允行其輕視格致之學如此此二國者其前如彼其後如此一旦憬然自悟豁然改計廣設書院使人皆以格致為事其政不重可思耶英國前亦不以格致為意近百年來改絃易轡精益求精以天地五行之產俱從格致中得來是以美國格致之學尤以講求地質為重蓋地質之生財又有三等一為地中之產五金各礦原以供國家之用若無格致以窮其原則精華不顯故美國於礦務最為攷究必使地中之產不致祕而不發一為地上之產五穀樹木皆為養生之道若無格致以窮其理則地力亦有時而不宣故或為熱道或有冷道或為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西學

溫道或為涼道必使物性與土性相宜而樹盡茂密歲皆豐稔不致有偏枯之憾一為水中之產川澤之利王政所重與其臨淵而羨不如退而結網故美國由格致之理以深究養魚之法陂湖江海各因其地不必竭澤而求自可山人皆足且水師弁卒原為防邊而設當此各國修好海上承平除習練戰陣而外無所事事特令為養魚之業古者練習水師多用漁人今以水師而兼漁人之事既攷究各處水性尤能獨擅利權查美國京都每年養魚之費約銀十六萬兩其餘各處養魚之費約銀八萬兩所費如此之鉅而所獲之利當更倍蓰矣今夫保民之道莫先於強兵強兵之道莫先於富國然富國而不思理財財

而不求格致猶之琢玉無刀鑿之利器建屋無棟梁之美材也今 皇上勤求典學惟日孜孜上下一心勵精圖治將見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帑項不虞其支絀庶幾洩千古未盡之蘊宇宙永慶昇平不且置萬禩無疆之業哉

附錄華人宜通西文說

有言語而後有文字言語者所以達人之情意而文字者又所以達其言語也韓昌黎所謂言之精者為文是也舉凡國家之大事治民之法制以及忠孝節義讜論名言莫不藉文字而後布於天壤傳諸久遠偉哉廣哉文字之有益於世豈有量哉天地間萬事萬物能垂諸億萬年而不廢可以與天地同休者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西學

惟文字乎是故地球各國古時未有輪舟帆船也亦未有火車鐵路也道路不通商賈不與各君其君各子其民彼此不相往來然而無國不有文字其文字製造之法雖不相同而通情達意以利用則一也苟有一邦不知文字之利益但知以言語通情達意已往之事以結繩為記即不成其國矣從可知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降無論東海西洋島嶼僻壤不生人則已苟有人焉則必有言語有言語則必有文字實為天地自然之理我中華文字肇自蒼頡三代而還其法益密其用益宏載聖人之道者曰經記國家之事者曰史詩以言志歌以永言下逮莊騷詞賦古文時文等莫不各有體裁各有規模學者專意研究畢

一生精力尙有不能得其奧窈者嗚呼中國之文字精深富麗恐他國無有能及者矣雖然中國文字以象形諧聲會意爲主而西文則源出於臘丁文字卽古羅馬國字也考其成字之法用二十六字母相並成聲可以千變萬化至於無窮天下萬事萬物皆賴此二十六字母書之其連合之法或二三字或五六字間有七八字至十餘字者於是以其連合之字而調音定音而成言積言而成句又可審其音而成新字又有一種阿喇伯數目字若中國號碼字之類西洋各國因其使用俱通行之其數不過九字然自小數至於億萬數祇用此九字而無窮所書之字皆係橫行讀法自左而右以左幅之頁爲首與我中國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西學

美

來我中華人士見其國家富強器械精利天文地輿格致製造算學礦學化學等靡不考究精詳窮理深奧不免欣羨而有志西學者或淺嘗而輒止或泛鶩而不專或得其皮毛而未悉實濟卒無有成一藝可與西人相頡頏者何哉蓋因文字不通則彼言之雖極淺極顯極極細而我尙茫然終覺扞格而不能會其通融齟齬而不能獲其要雖有繙譯一法亦屬迂道而行不能直捷繙譯者何以洋文而譯成華文也自數十年來京師同文館上海繙譯館以及各省教會繙譯各種西書不下數百部有志西學者可購其譯出之書而觀之依其法而試驗考究之似與觀西文之書無以異然此中大有分別繙西書而譯成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西學

美

無論西學之不能不講卽一切華洋交涉之事亦日繁一日苟其不明洋文安能周旋於其間哉余是以知洋文必將盛行於中國此時會之使然吾輩因時而合其宜可也雖然從事西文西學固爲知幾之士識時之傑然必以我本國文字學問爲始基而後能融會中西之學貫通中西之理若蹈浮薄少年之習略識洋文略諳西語便謂詡然誇耀於世以爲中國文字學問不足學不必知棄若弁髦視同疣贅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西學

三十九

考試上

泰西取士之法設有數科無不先通文理算學而後聽其所好各專一藝武重於文水師又重於陸路考試之法雖王子國戚亦等齊民如欲爲將帥者必先入武備院翰畧館讀書兼習天球地輿測星諸學期滿由現任水陸提督借各大臣親到學院與掌教鑒定考取一等者卽編入行伍授以把總千總之職次第而升以資歷練文件自理槍礮自發雖至賤至粗之事亦不憚辛勞而嘗試之及功名成就仕閒居猶不廢立說著書以傳後世卽礦師醫士必須精於格物通於化學訟師尤須明律例考取文憑方准用世無論一材一藝總期實事求是坐而言者卽可起而行而中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一

考試上

三十九

得已而應 詔亦惟舉一二有交之顯宦或庸懦無能之輩以

塞責而已何曾保一巖穴隱遯之真才哉以中國之大人文之盛

何在無才或市井潛藏或名山終老苟科名踴躍則終不得一伸

其志者皆科目言之耳如不能復古制選材於學校擬請分立兩

科以廣登進一考經史以覘學識二策時事以徵抱負三判例案

以觀吏治原擬一曰考證經史疏通疑義以覘學識二曰策論時事

事昌言無諱以徵抱負三曰審問疑難判例案以觀吏治

四曰兼試文章 詩賦以驗才華 首科既畢凡海疆各省主試者宜就地會同各西

學大書院山長如天津之水師學堂傳文書院福州船政學堂訂期

掛牌招考西學一試格致算化光電礦重諸學二試暢發天文精

蘊五洲地輿水陸形勢三試內外醫科配藥及農家植物新法考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考試上 四十一

生各卷皆由山長分別取中呈主試者鑒定論其藝不論其文精

其選不定其額令於制藝外習一有用之學苟能精通制藝雖不

甚佳亦必取中凡深明政治律例者名爲政學舉人精通藝術者

名爲藝學舉人如制藝之外一無所長雖文字極優得以考列上

等者名爲文學舉人政學藝學用以富國強兵較文學尤重有若

泰西牧師然使其專以著述宣揚孔孟之教導以訓民化俗如此

變通推廣亦轉移世運之一端乎并令內外臣工博訪周咨下僚

中如有異才大器堪任將相者立行表薦聘巖穴之隱逸舉幕府

之賓僚參行古徵辟薦舉之法得其人則薦主同膺懋賞或懷私

濫保則舉主坐罪斯不敢徇情面植黨援應故事矣武生自以勵

射技勇見長而世之習武者武經一卷尙屬茫然一旦臨敵出師

何恃不恐咸回問蕩平醜類建立大功並無武科中人所習非用

其明徵已如不能學西法選材於武備學堂亦當力求新法今戰

守之事藉以出奇制勝者不外乎水師火器似宜於武科中列三

等以考試之今之考試有奔走數百里至數千里者其費甚鉅但

西考試之法由掌教會同地方官考取亦三年一考縣試小學堂

考列上等者爲秀才貢之於省省試中書院考列上等者爲舉人

貢之於京師京師大書院考列上等者爲進士大書院所學雖與

中書院相仿惟大書院掌教仍稟請派總辦會考否則主考總

裁亦須奏派精於製造之機器師熟識駕駛能施火器是船政學

堂出身之水師提督會同督撫考取庶得真才惟所費國帑更鉅

不若各省船政局武備學堂會同地方官 一試能明戰守之宜應

變之方深知地理險阻設伏應敵者勿計文字優劣祇要其二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考試上 四十一

能施火器命中及遠駕駛戰船深知水道者變騎射爲馬鎗火戰

變舉石爲駕駛戰船 可理機器等法上以此求下以此應講求火器命三試製造機器

中及遠精於駕駛機器者必多人材自然日出矣

建築營壘礮臺善造戰守攻諸具者必要其繪圖貼說精其事者

試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觀其精略二試算學機器製一經拔擢

造以窮其造諸三試測量槍礮命中及遠以盡其能事

凡武秀才考有大書院執照者可稱舉人精製造者則令入製造

局精駕駛戰船司理機器者令入兵船歷練給予俸祿若無大書

院執照其年在三十以內文理通順者仍令入武備院水師學堂

藝術院再行肄業期滿考列上等者給予執照俱名爲舉人由武

備院水師學堂出身者名爲武學舉人由藝術院出身者名爲藝

學舉人所有武學舉人藝學舉人分送資遣各營各船各廠優給

俸祿歷練三年其學力與歷練俱深無歷練者雖學富五車不諳
何事驟膺大位錯失必多故
和不如臨證多赴都會考取中者名為進士給予職銜不論資格
量材授事其特降 明諭俾以後文武並重不得歧視庶多士

向風可得干城之選矣雖然切時之學不可不習而知也出類之
才不能不教而成也既求實學當列評考如唐時之制度各專一

藝先令各直省建設西學書院選聘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農政
船政算化格致醫學之類及各國輿圖語言文字政事律例者數

人為之教習或即以出洋官學生之學成返國者當之其學徒選
自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已通中外文理者就其性之所近專

習一藝以三年為期其膏火經費仿上海龍門書院章程官為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考試上 四十二

備按月出題課試所出之題務須有裨時務如鐵路輪船礦務郵
政以及機器商務紡織銀行格致政事農學醫學錢法鈔法測量

測候地理地輿博物院鑾珍會息兵會派員游歷使臣出洋與夫
各國風土人情文學武備皆可出題令諸生詳究利弊擇其文之

佳者登諸日報以廣流傳其歷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試考取後名
日藝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學堂錄科

查各國京師俱有大
學堂各精一藝各專
一業者非比我國同文館教習祇通算學天文地理各國語言文
字而已或謂同文館如外國小中學堂非大學堂也嘗考日本目
其王公大臣出洋游歷返國後即廣設大小學堂擬日報云現計
其能當管輪船機器武備各員者每業約有數千人通化學礦
學製造機器者每業亦有數百人我中國人民土地十倍於日本
而所設西學堂所育人材尚未及其半恐他日海軍有專人材不
足准其一體鄉試會試其有獨出心裁能造各種汽機物件及有

附錄法國激勵人材說

著作者准其隨場呈驗并許先指明所長何藝以憑命題考試此

於文武正科外特設專科以考西學可與科目並行不悖而又不

以洋學變科目之名仍無碍於 國家成法也且我 朝有繙譯

生員舉人進士翰林異試異榜與正科諸士同賜出身援例立科

必無科格又何不可於正科之外添一藝科乎至於肄業之高才

生有願出洋者則給以經費赴外國之大書院武備院分門學習

拔置前到回國後即授以官優給薪賞以昭激勵昔曾文正奏派

幼童出洋學習意美法良特稚齒髫年血氣未定沾染習氣乖僻

性成甚至有從教忘親不願回國者因就學諸生於中學毫無所

得故也全數送回甚為可惜既已肄業八九年算學文理俱佳當
時應給其品學兼優者分別入大學堂各習一藝不過加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考試上 四十三
四年工夫必有可觀何至淺嘗輟止貽誤中外欲救其弊須選以
日本肄業英美德俄之學生至今尚絡繹不絕
上所論之武學藝學舉人出洋歷練及深通中西言語文字之秀
士年二十歲內外者出洋肄業過雅則氣質易染
過長則口音難調厚給資裝分途
資遣庶事理通達而各有成材身列膠庠而咸知自愛功崇業廣
體立用行會文正作育之苦心不致因墮而廢食諸生之數奇不
第者亦得別出一途以自效歸後願就職者聽
願就科舉者亦聽他日奇才碩彥應
運而生天地無棄材 國家亦永無外患斯萬變之權輿及今為
之未為晚也

附錄法國激勵人材說

法國巴黎斯京城向有格物大館歲出諸題重加獎賞令人作

論或著書講求各種新法優者給獎意甚良法至美也茲將已
 五年所出之題所給之獎畧譯於後凡人有精通重學者一給
 獎二千福蘭格一給獎一千福蘭格凡人能於農器機器別得
 新法精妙合用者給獎七百福蘭格凡人能於輪船更創行駛
 之法使益神速者給獎二千五百福蘭格泰西自一千八百八
 十一年以來講求新法不可枚舉最奇者飛空之法終未得聞
 倘有人能創新法精妙入神給獎五百福蘭格有人能作論說
 暢發天文精蘊遐邇傳誦者給獎五百四十福蘭格有人能探
 測本歲星度隱顯有何關係俾天文家增長智慧者給獎四百
 六十福蘭格能成格物新書者給獎一萬福蘭格能成化學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考試上 四十四

書者給獎一萬福蘭格有博論人身全體者給獎一萬福蘭格
 有著書廣論法單得所依據者給獎五百福蘭格有人能暢論
 化學進而益上者給獎一萬福蘭格有著書通論地質金石者
 給獎一千四百福蘭格有人講求內外醫科配藥植物能於其
 中別出新法者給獎二千福蘭格有著書評論五穀因何損傷
 能周知其故得免於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給獎四千福蘭格
 至獎賞之最鉅者為救療痧症之法止瘧之法種牛痘之法推
 詳研究得一施治定法足以起死回生者給獎十萬福蘭格性
 命所關故獎賞亦鉅以上獎項先有人捐銀生息充獎故執事
 無定而獎款有常可垂久遠英德俄美各國俱備有獎款我

國亦宜仿行實鼓勵人才之善法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考試上

四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目錄

富國二

考試下

附摘錄何沃生律師所著新政論議

吏治上

吏治下

附載錄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議

通使

游歷

附錄李提摩太親王宜游歷各國說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目錄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富國二

考試下

香山鄭觀應陶齋

或謂取士之法上篇論文武科外另立一科專攻西學恐未必能與正科並重仍糜費而無實效如能變通成法廣科目以萃人材則天下之士皆肆力於有用之學矣考試之法若何竊謂中國州縣省會京師各有學宮書院莫若仍其制而擴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為變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設於各州縣者為小學設於各府省會者為中學設於京師者為大學文學酌為其目為六科一為文學科凡詩文詞賦章奏賡啟之類皆屬焉一為政事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考試下 壹

凡吏治兵刑錢穀之類皆屬焉一為言語科凡各國語言文字律例公法條約交涉聘問之類皆屬焉一為格致科凡聲學光學電學化學之類皆屬焉一為藝學科凡天文地理測算製造之類皆屬焉一為雜學科凡商務開礦稅則農政醫學之類皆屬焉武學酌分其目為兩科一曰陸軍科凡槍礮利器兵律營制山川險要及陸戰攻守各法皆屬焉一曰海軍科凡測量測星風濤氣候海道沙礁駕駛及海戰攻守各法皆屬焉每科必分數班歲加甄別以為升降延聘精通中西之學者為學中教習詳訂課程三年則拔其尤者由小學而升中學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學而升大學然後分別任使進用之階文武一律無所輕重各鄉亦分設家塾

公塾無論貧富皆可讀書習藝即不入小學肄業者逢小學甄別之期亦須赴試必先由小學考取有名三年後始准與試入學之始必令於文武各科自擇一科專其心志一其趨向至於登進之階級如秀才舉人進士翰林之類一仍舊稱三年一試由 朝廷命該省督撫水陸提督會同大書院掌教校閱廣其額精其選一反從前空疏無補之積習如此變通辦理約而計之有數善焉從前各州縣學官僅擁虛名幾同疣贅若由各省督撫改擇通中西實學者以為教習且有已成之學宮書院可以居住無須另籌經費另行建築一轉移間通國即可舉行一善也各分各科人得以就其質之所近專習一業或大成或小就皆得蔚然興起為 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考試下

家有才之材二善也學中甄別以三年為程士之學問淺深平時同業諸生共聞共見期滿考試或優或絀參考三年之學業可得其詳其取人既不憑一日之短長懷才者有必得之權廢學者無微倖之望考核明而人才出矣三善也西法各種西人藉以富強已收實效皆有程式我步趨其後較易見功由西文譯作中文以西學化為中學不及十年中國人才無難與泰西相頡頏四善也一科有一科之任用使務盡其所長一人有一人之能驅策必久於一任將見士氣振作人才奮興以之製物則物精以之製器則器利以之治國則國富以之治兵則兵強以之取財則財足以之經商則商旺政無不理事無不舉五善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千古無不敝之政亦無不變之法中國文試而不廢時文武試而不廢弓矢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平日之所用已與當日之所學迥殊矣及至外患循生內憂疊起又舉平日之所用者而一無所用焉以一人之身而終身三變精乎不精乎幼學壯行之謂何而 國家猶勉策駑駘期以千里株守成法不思變通以此而言富強是欲南轅而北其轍耳其何裨乎

附摘錄何沃生律師所著新政論議

一國之人才視乎學校學校隘則人才乏學校廣則人才多中國學校之設獨有文字一途夫文字固為學之根本然不過學中之一藝耳非文字之學通則萬事之學皆通也凡事之可以理推者則由己之心以推人之心無不見其同然一室可能達天下此不須學者也凡事之向迹而求者必以己之手摹乎人之手乃以見其得失絕不容以彷彿幾此必須學者也為治之不可以為陶事亦明矣使為治者而為陶陶非不可為也而必不能如為陶者之為陶之善况並未嘗為夫治而欲為夫陶也况並未嘗為夫治而欲出而與為陶者較其為陶之精粗此必敗之理也攻石之不可以攻木人所知矣使攻石者而攻木木非不可攻也而必不能如攻木者之攻木之巧况並未嘗攻夫石而欲攻夫木也况並未嘗攻夫石而欲出而與攻木者角其攻木之工拙此必失之數也今中國以武員而當武職以武員

而當文職者所在皆有此由學校不分明以故用人無把握也夫文而能為武武而能為文是必其人文武兼優才非世出使以佐治夫何間然獨惜其未嘗一試未經一考內先無以取信於己外究無以取信於人耳夫未經考試而遽授以職其不敗事者幸既經考試然後授以職其不敗事者常常者可以為國幸者不可以為國也今之改革將以常勝之道為國而立中國於不敗之地立中國於不敗之地則必先有能立中國於不敗之人乃可此非宏學校不能也是宜下令國中各府州縣俱立學校每省發一大臣為學政以總其成每年成材者登諸冊簿以記其才學人數所學先以中國文字為一科凡欲學以下各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考試下

四

文上三

科者必先學此此後則以外國文字為一科以萬國公法為一科以中外律例為一科以中外醫道為一科以地圖數學為一科以步天測海為一科以格物化學為一科以機器工務為一科以建造工務為一科以輪船建法為一科以輪船駕駛為一科以鐵路建法為一科以鐵路辦理為一科以電線傳法為一科以電氣製用為一科以開礦理法為一科以農務樹畜為一科以陸軍練法為一科以水師練法為一科以上各科凡願學者得二十五人之數則為之設一師其有兼學數科者聽之中國人有會學得其事經外國考試得傳有執照為憑者則延以為師如無其人則延外國人暫為之師例以有考取之執照為

憑方能居此師席也凡欲為議員議公事者其資格最下亦須文學秀才其說詳於下凡欲為官員辦公事者資格最下亦須技藝秀才其說詳於此學者每年兩考試題目由其師出以答問之法為之如問十而能答其五者是謂通才其師給以執照問十而不能答五者謂之未通再學再考由縣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秀才進之於府由府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舉人進之於省由省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進士至進士而止矣大抵縣三年府三年省三年積九年之功除下愚而外無有不通者國家有公事則選此等人以辦之故曰人人皆可以為官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考試下

五

吏治上

地方之治亂視官吏之賢否為轉移 朝廷求治亦視用人何如耳一縣得人則一縣治一郡得人則一郡治一省得人則一省治天下得人則天下治中樞之與督撫 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帥師操用人行政之大權者也夫國家設官本以為民其與民最親而賢否得失之間動關國家之治亂者尤在州縣何則天下者州縣之所積也內而六部外而兩司道府諸官皆考察此州縣者耳自古以來未有民不聊生而國家可以稱治者亦未有牧令非人而疆臣政府可以坐致太平者獨奈何進身之始科甲保舉捐納既已不一其途而吏部銓選之章率範之於掣籤按輪之中而不復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二

吏治上

六

問其人之賢否及選補得缺則需次日久負債纍纍廉俸不足以養其身家黜陟不足以勵其志氣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肆上司風聞參撤而鄉里小民之死者已不可復生斷者已不可復續矣聞有廉能之吏一意興利除弊教養斯民而知府之意見不同也司道之威嚴可畏也上官倚之同寅笑之衆庶疑之必潰其成而後已故今之巧宦莫妙於陽避處分而陰濟奸貪一事不為而無惡不作上賸國計下剝民生但能博上憲之歡心得同官之要譽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憂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纍纍數十萬金在握矣於是而上司薦之曰幹員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魚肉者雖痛心疾

首飾口側目而無如何也噫上下之間相蒙相遁至於如此而猶

日日言自治是猶南轅而北其轍也其必無成也決矣況上之任人也不專用人也既不盡其才又不問其能否陸路之將可改水師水師之將可調陸路刑部之員可調工部兵部之員可調吏部強以所不能而不專任其所以能豈果有兼人之資無事不精故能隨事勝任耶正慮其所謂無不能者乃竟無一能耳徒伴食貽譏一任顛倒於胥吏之手為可歎也溯唐虞之世設官分職各有專司不相兼統如契為司徒皋陶為司空冠伯夷作秩宗夔典樂之類皆以其所優為者任之未聞以敷教之事強皋陶以刑名之事強伯夷以典禮之事強夔也是以百職庶司皆能各稱其職今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二

吏治上

七

西各國用行政亦如是其戶部人員不能調刑部陸路人員不能調水師學古入官量才授職自何部何署出身日久升遷終於此部之首領而已爵可崇俸可增而官不遷移故職既專而事無曠廢任愈久而識更深富強之原實基於此查戶部之外有農部專考樹藝之經工部之外有商部專講貿易之道兵部之外有郵政部專管驛遞之往來外部即我之譯署內部即我之吏部獨無吏部之設亦無銓選之條百僚升降權歸議院期會之令出自君主選舉之政操自民間用士人或久居其地者為官無迴避本省之例蓋既瀾悉其風土人情自收駕輕就熟之效也西人云泰非土人不用非土人不舉者恐其不能盡知風土人情利弊凡屬身家清白有產業者均許保舉人材考察錄用與中國上古行鄉

舉里選之例無異俞蔭甫太史云今州縣吏乃若僥力者然計一歲之利在一歲之事其地誠肥饒耶上之人不欲使久擅其利滿一歲率去之其地誠瘠薄耶其人又不待一歲而亟亟以求去以故賢者莫能有所施設而不肖者惟知飽其私囊官與民漠不相習一旦有急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米粟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委而去之疾視其長上之死而莫之救然而曰吾將自強正不知果聽訟之事派以陪審而肆威作福之弊祛列以見位而在何日也

妄指誣陷之弊絕所謂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事而且俸精優厚人無內顧之憂職任精專事有難寬之責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孜孜然日求有益於民有益於國否則議院排之國君斥之不能一日居其位此泰西諸國所以不言吏治而吏治自蒸蒸日上臻於上理者彼此之情通聲名之念重而壅蔽之患除也夫中國自秦漢以來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上 八

以文法治天下科條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嚴且明也及其既也適以束縛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官司益多否塞益甚堂廉益遠積弊益深欲一掃而空之誠非開設議院不可即勢殊地限久而難變亦當裁汰冗員酌增廉俸以漸通其隔閡而漸化其貪婪此自治之初基亦即自強之本計也夫天下雖大其州縣不過千餘屬牧令不過千餘人為上者合樞垣疆帥之才力精神以慎選之以嚴覈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循名責實至正大公則吏治日清民生日遂國本日固國勢日強而何畏乎英俄何憂乎船礮何患乎各國之協以謀我哉故曰國以民為本而致治之道莫切於親民之官生亂之原莫

急於病民之政所謂天下得人則天下治者此之謂也

英國授職之官無論充兵官議員刑員以及內政外政衙門大小臣工皆須在眾人前向天發誓謂以後當忠心為國篤愛朝廷身許馳驅為國家効力發誓後方能任事今泰西各國及合眾國皆用此例西俗國家凡有兵禍或匪人謀叛或敵國來攻朝廷志在安民興師戡暴必令兵官誓眾以安民心其或官民謀逆則令彼處地方官民皆對天矢誓其內忤者立時可觀見於顏色朝廷即知為某也忠某也好某也曲某也直有諸中而形諸外自無所逃遁然亦有剛愎不仁強項不馴不知敬畏帝天雖有別謀亦復當眾同誓以為口頭言語無足重輕此等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上 九

為眾所不齒乃桀驁之尤者也王爵榮星使云法國政治以大統小以內控外體制與中夏略同州郡邑鄉分設專官以理民事而其權操之於上咸遵一律罔或違異每一干端則設一官若中國之州縣凡膺是職者必考授律例師凡民間瑣案悉由其剖斷苟有稍涉疑似未臻平允者則代為申詳上憲據法研鞠俾成信讞各鄉鎮則另設甘門一員如中國巡檢之類凡其所設各署俱有專職從不兼攝數事大抵理地方民情者統稱刑訟衙門而官有崇卑如州縣鄉鎮等官其小者也其上則有大衙門二十七所如有事控於地方官懸案不斷或剖斷不公俱可復控諸所轄上司徧歷二十七所而後止然此尚係瑣細

案件也若值重大之事其上另有專斷之官其職分約同中國按察使各府中均設是署一所凡有冤抑聽其赴懇每年四期每三月一集開堂會鞫並許被控者自選秉公耆老十有二人屆時質證剖理惟毋得徇私偏袒然後鞫者聽兩造之辭以辨直枉舍寡從衆期無誣屈以爲懲勸其追理商民公私逋負則有錢債衙門其官由州縣百姓公舉三年一任期滿再舉但推選雖由民庶而愈允仍歸國主凡鄉民因索逋涉訟者其數在一千五百福蘭以下卽由州縣上司判決若一千五百福蘭以上之案乃控於錢債衙門爲之比追每府皆有駐防水陸兵丁苟有犯案統歸所主辦理至於巴黎所有衙署不可勝數凡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二

十

吏治上

中官吏所斷一切詞訟均必上聞其有懸擬未決者亦皆關白以定是非其中辦事人員均係著名律師除上下議院外有參贊機密大臣有執國政大臣有總理度支者有專司出納者有主軍旅者有權稅餉者有專理戶婚田土事者有專理商賈事者有治盜賊鬪毆事者有治列邦事者有管屬國地方事者觀其分職建官頗能尊卑相御內外相維無畸重畸輕之患其爲部十二日內務總理庶政兼攝羣司職同中國之首輔本國事

件咸聽裁決日戶部專司出納國中一切財賦稅餉皆其主持日商部管通商事務日農部管民間一切種植日工部凡軍械火藥修治建築皆其經理日文部掌管學校日兵部主治軍旅

凡調遣一切皆其主政日海部修戰船治水師日藩部管理各處屬地日刑部主持律例兼理教案日創例院籌議軍餉增改律法皆其專政以上皆以勳爵大臣爲之國有大政國主與此數人謀之有機要事皆得參謀議同治十一年國會別設軍機一聯由上下議院公舉二十八人伯理璽天德亦簡派十五人凡下詔諭上箋奏皆由此四十三人管理據其報冊每年建官計員約二十萬人可謂繁矣按歐洲各國度支往往出入寡皆因設官繁密事不兼攝之故而又給祿豐盈食浮於人以致經費常患不足然秩雖崇而事克舉國中大小臣工無不守法尙廉不懈厥職其在官者皆民之望卽貴至執政大臣抑且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二

十一

吏治上

民之可否爲去留又其權征稅餉具有常度涓滴必歸公款不得賸民爲主其所謂庫臣者不過綜厥大綱而已其所謂理財者不過司出納掌簿錄而已而所謂因循蒙蔽侵冒剝蝕乾沒尅扣之弊彼反無之凡泰西各國大都如此此可以想其立法之善矣按泰西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各部長歸宰相自擇其人如宰相一換而各部長雖才德素優與宰相不情投意合者亦必解組賦閒我國家時艱孔亟萬難苟且姑安急欲補救量爲變通惟恐爲不洞識時務或未經歷練者所誤而反歸咎於變法之人故前篇有擬請朝廷特派親王貝勒游歷一說今時不可緩亟宜簡派親信之王公大臣

能通西國言語文字者更妙

帶繙譯游歷各國豐其經費寬其歲月攷究各國水陸軍事破

臺戰艦學校商務刑律如有才德兼優之老臣宿將當奏請

朝廷重聘回國以其所長分派各國佐理

如素當戶部大臣歸戶部素當兵部者歸兵部素當農部者歸農部萬不可以戶部人員當兵部去年以陸軍兵官派納根當水師副統領已為外人所笑且中國政教所學非所用非所長已素為各國輕侮

不致為官商所愚是則變法自強無不得心應手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二

吏治上

十一

吏治下

上篇論州縣為親民之官而賢否得失關乎國家治亂然督撫為

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師帥統屬之賢否全在督撫公正廉明平

日留心察視不為人所蒙蔽然後能甄別確當一有偏私則所賢

所否者皆不當矣一省之司道佐督撫以出治者也而用人理財

尤為藩司之專責藩司之賢否得失督撫居其半若督撫大公無

我嚴加舉劾 朝廷察其好惡以定黜陟人皆有自愛之心故不

稱其職守乎首府者又督撫兩司所寄為耳目而藉以進退州縣

其責亦甚重矣自有以人地相宜之條量移州縣而後各省為人

擇地者十之八九為地擇人者十無二三以爾車來以我賄還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二

吏治下

十一

庸競進以事貪婪孰能盡心於民事哉而以民事為事者又每拙

於逢迎故黜陟不公則奔競不息源濁而流清未之或有也守牧

有表率之責大省不過十數州郡以督撫司道之長才鑒別十數

員知府直州之賢否何難大郡不過十數州縣小郡亦不過數州

縣以本管知府就近察數州縣之賢否何難愚以為甄別府廳州

縣必須分別等差平素具有灼見真知臨時乃能因材器使所謂

可小知不可大受可大受不可小知也其未試與已試而不堪用

者為一等廉明誠靜有守有為足以勝任地方者為一等賢能出

眾著有勞績可理衝繁之地者為一等復將通省府廳州縣查明

肥瘠難易一一分別註明擇其清正勤能盡心民事者選以優缺

俾瘠苦區不可規避美缺不待鑽營則樸實者安分而賢能者競奮吏治轉移或在於此要之州縣為親民之官與州縣切近而實臨其上者是為知府州縣之功過知府得以詳之司道督撫而察其可否以定其優劣上之視知府重則知府自視亦不輕使州縣有所敬畏而不敢不為好官所謂一縣得人則一縣治一郡得人則一郡治也至於關差釐局每一缺出百計營謀倖進之徒往往有三五年不更替者否則交卸彼局而又接管此局託詞事關重大非資熟手不能勝任其實無地方之責不過收支銀錢耳一謹愿之吏已足為之乃有徇情市恩不畏物議巧者獲利拙者向隅以致關稅釐金日形短絀已則飽填慾壑惟利是圖若以治地方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宰百姓安望其為廉吏乎黜貪崇廉任賢而斥不肖是又在督撫破除情面一秉至公也或云 朝廷下 詔求賢十數年來各督撫所舉皆門生故吏及業經簡在 帝心之臣無一山林隱逸之士負奇才而勵品行尚氣節者終不得上進無廉恥而善於鑽營者竟得保舉超陞惟知削下媚上不問民生休戚以諛言有事為解事以苟且了事為能事因循玩愒相習成風廣東賄賂公甚熾被劫者多不報案因破案者百不得一徒耗 間有洞識時務才德兼優者率皆秉性忠正不善逢迎雖欲與利除弊往往事多掣肘不克舉行亦有學西法而圖自強者又苦於不能知人善任集思廣益多為洋人所愚安得不為各國所欺侮乎善夫劍華氏

之言曰今之督撫才德兼優而又洞識時務者鮮類皆尸居暮氣非病於才力不足精神過短即病於情面太重以公濟私有識見淺陋不識時務者只知偏聽節費以博虛名往往前任遺政雖將來大有益於 國計民生惟尙未見其效者無論其糜費幾何亦即裁撤以致功敗垂成臨時需用重新復議非獨緩不濟急而糜費反多矣有好大喜功剛愎自用者雖知時務任性妄為既不能知人善任又不能量材器使或采文字虛聲或重師弟年誼有一人而兼數事者因無閱歷以致為人所愚迹其所為皆糜費多而成功少製造不及洋人之精價值不如外來之廉而旁觀月日多屬庸中之佼佼者矣至如平日官聲本屬平常及晚年循資例進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涖升督撫暮氣已重遇事粉飾因循只知飽其囊橐為子孫計初不知 國計民生為何事論者僉謂近日宦途風氣每以省事為老成而甘於因循弛墮苟勤於厥職不憚煩勞類招多事之嫌執其一節之失而並沒其他事之長坐令勇於任事者不若尸位之輩轉足苟安無恙也悲夫人材之細豈非由於不能造就人材之過哉造就人材之權上在元首下在樞廷查泰西各國凡新任宰相視事之始必自擇其平日同志之人升諸朝廷以為心腹庶幾議事和衷辦事無棘手也故何律師新政論議謂復古之要有七首擇百接以協同寅 吏禮二部而為一名日內都宜添商部學部外部合戶兵刑工而為人部以一人為宰相而入部之長使宰相官擇其人夫政者各有專司不能越俎既為某部之政則官必為某部之官故升階黜陟必由該部定議方能允當繁文末節治體無關於有謂之事而加之意先於無謂之事而省其煩故拜跪趨避必概行除免而傑士始末故併吏禮兩部而為一所以專責成而大得士也商務

不與則不能與敵國並立故加立商部學
部不設則國內無堪用之才故加立學部
今強鄰日逼時事多艱
正宜澄敘官方安內而後可以撥外亟當力為整頓剔弊除奸為
百姓求賢父母培養元氣督撫司道以民事為重府廳州縣亦罔
敢不以民事為重州縣不稱其職知府揭之於上司司道不稱其
職督撫立上彈章督撫不稱其職 朝廷立予罷斥整綱飭紀除
惡擇賢則一切病民之政皆不難掃除淨盡矣故正本清源必自
慎用督撫始

泰西日報嘗謂我 朝內外臣工泥古不通今所學非所用偏
重科甲上下相蒙植黨營私賣官鬻爵不能量材器使有一人
而兼數任者吏治不講流弊甚多惟身家念重畏難苟安以聚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六

欽為才能以廢弛為節儉以因循為鎮靜以退縮為慎重以調
停掩飾為熟諳夷情凡事皆有名無實所用刑具過於殘忍所
學西法亦僅得皮毛能洞識各國政治得失盛衰利病者無幾
豈非教化未敷尚未處處剗立中西大小義學所致若不通權
達變因時制宜終難富強無異土耳其其風俗政治委靡不振等
語查光緒四年八月十四日英報論土耳其大小官員賄賂公
地若貪而有才者終不得預選王暨部臣明知亦拘守成見
委靡不振謂小亞西亞如此辦理恐難富強何不通國更張於
是論議紛紛漸有因循推諉久之併前議亦不提土國之病在
於不迅斷欲振不振非一次矣所以然者世官爵裔生長執務
未嘗出國門一步如并底蛙何嘗見一善政民之顛連呼號如
無聞見即親臨之而以為於我無涉欲其保全疆土難矣按中
國未必如土耳其其弊政之甚清廉之官尚多惟惜不洞識此
外國利弊情形拘守成例因循苟且但顧身家性命耳 噫此

皆道聽塗說未讀 列朝 聖訓及名臣奏疏之故

今特敬述一二為閱洋報而隨聲附和者覽焉恭讀 世

宗憲皇帝批諭李敏達公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疏日封疆

大吏關繫國家隆替若得有猷有為有守者二十餘人分布寰

區之內俾各蒞臨民敷宣教化則天下大治計日可期矣無如

其髦罕視即能公之一字亦不易獲朕只得隨材器使量能授

職徐觀後效耳雍正十二年 批諭廣東總督鄂文恭疏

日身膺封疆要任當遠大是務不宜見識淺狹公私界限祇在

幾微念慮之間一涉瞻徇即為負國溺職重則貽累功名事業

輕亦難免物議於己毫無裨益無如燭理不明者比比皆然每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七

爭趨些少光榮以圖目前快志遂置日後無限悔吝於不計也

仰見 聖明虛懷集益洞悉吏治利弊知人善任不拘定

格不主故常又讀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達公一疏其

中論用人之道保舉一端種種流弊略曰婪財納賄賣官鬻爵

其所恃結納廷臣年送規例故窮奢極欲毫無忌憚至所用之

人大抵非門客幫閑則光棍蠹吏以至微極賤寡廉鮮恥之徒

不行資緣鑽刺之路尙有何事不可為甚至道廳與堂官結為

兄弟微員認為假子是以賣官惟論管錢糧之多寡以定價值

之高低且題補多係賒賍止須印領一紙補後方勾避開銷果

能照領全楚則為廉幹之員再有美缺復又題陞用人如此凡

有才能而願品行者不惟無人援引率皆懷抱羞惡奉身而退
又謂用人之道所關甚大舉大吏不徒論其操守更當考其經
猷不徒貴乎意見之不徇尤當求其執持之無偏且封疆重任
有統兵守土之權若高言淡漠必致武備不修有察吏安民之
責倘激揚失當必致人心不服即有好官用非其地不惟不見
其長而適以彰其短欲其勝任而愉快也難矣若人地不相宜
雖清官尚至流弊况其節操未優者乎此舉大吏之不可不詳
慎也至於保舉有司若不考其實驗而但錄其才則輕浮躁率
挪移科斂之弊即出其中且僅採其聲名粉飾沽譽鑽營欺蔽
之端亦寓其內惟操守一節實心為難然猶昭然於人耳目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六

事真偽可以立見止在保舉者之公私耳臣自履任至今每細
心閱歷各屬員其庸碌無長貪劣廢弛者俱不足論觀其頗有
聲名素稱才能之員一一考其實迹有差委奔走之事則長於
辦理而撫字催科無一可取者有長於吏治而疏於出納以致
錢糧虧空者有利口捷給論事多中而於職守事務全無實濟
者又有一等巧於鑽營專工窺探上司之性情嗜好曲意迎合
甚而言動氣象無不體貼效法以求酷肖遂致彼此投機一遇
保舉捨此而誰豈知圖得保舉則從前之官小而不少露鋒芒
者至此得志而本色盡現此又才用於詐偽而其患尤烈者也
更有風厲之官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反滋弊竇凡此數等皆以

才名而多於地方有誤倘保舉者僅以才能二字塞責鮮有不
貽害者臣請嗣後凡保舉各官必令註明所長不必諱其所短
驗過成效確有實跡以備 簡用必求人地相宜方有裨益
也既盡力任事則非徒承辦目下各項案件遂為稱職當思培
植地方元氣作何未雨綢繆整飭通省屬員作何寬嚴並濟務
期上有益於 國計下有利於民生凡用人理財經畫久遠化
導積習懲創愚頑稍為 朝廷分勞宣力方不愧於此心且身
為封疆大吏必有經文緯武之才博古通今之識庶能不動聲
色措置咸宜又鄂文端疏曰竊惟國家政治祇有理財一大事
田賦兵車刑名教化均待理於此財不得財則諸事不振故孔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九

子不諱言財曰有大道本諸絜矩而財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
理故為政在人人存政舉歸諸一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
於一命皆有其責而一身之分量等級庶政之興廢優劣胥視
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獨是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
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亦難以自効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當其
才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
時必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為
衆人藏身地但能濟事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教之但不
能濟事俱屬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置之忠厚老成而略無材
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

也又云諸國各種蠻賊憑陵江外忽出忽沒並無定所肆其兇殘莫可踪跡不獨劫人燒寨視為泛常殺兵傷官亦目為故事而文武專司儒者託言羈縻巧者熟籌利害縱報知督撫提鎮率皆互相隱諱以為妥協間有建議征勦者非以為好事即指為喜功此數百年相沿錮習即近十餘年來亦不無瞻顧者也又史文靖疏曰督撫為特簡之大員信任專而委畀重一切興利除弊整綱肅紀之事尤當不避嫌怨不憚勤勞不博長厚虛聲不踵因循陋習事事凜遵訓旨實力奉行庶幾民可以安吏可以察政可以舉教可以興貪墨知懲豪強斂跡盜風止息國賦阜盈文武協和兵民輯睦方無忝節制之重任方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干

無負簡畀之殊恩今試問心自揣果能如此奉行盡善經理咸宜乎夫督撫者羣吏之表率也政治者斯民之觀化也若大臣身任封疆不能使地方日有起色風俗日見雍熙其何以膺節鉞而無愧乎故必行之一年則有一年之成效行之數載又有數載之規模而悠忽從事苟且自安皆當深戒也雖才具或有短長智慮或有深淺而有志自勵者無不可學習而至試觀今日督撫事事悉能仰遵聖訓而又克盡撫綏封疆之職其吏治民風實有可觀者非僅行一文張一示遂可為遵行不忘也亦非舉一吏劾一官遂可為奉職無欺也即不然或奉諭旨勉行數事畏天之威矯飾一時者皆不可為臣

心已殫臣力已盡也大凡人臣事君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不知有已斯何以任封疆之重矣蓋心者身之主此心既肯許國自然公忠自矢至誠無欺不必有意迎合而辦理之事協於至當不易之理自能上契聖心矣愚按當時君明臣良民康物阜致治之隆非無故也何西報尚謂我國君臣偏重科甲用非所長因循粉飾不能虛心講求吏治耶然歷觀古今中外各國無不有君子小人在朝廷無偏無倚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非黑白不致顛倒混淆庶幾源潔流清共濟時艱也夫附載錄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干

今之世若以禦夷滅寇危疑大事另責之一流人而富貴爵祿則以備科甲諸途以資格而得之者享用位置之具夫是以人才不出而時事日壞宜不變其局以才德俱優能當大事能禦大敵為第一等而輔以忠實果毅樸魯英銳之士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應天下之務大才辦大事小才辦小事一月課一月之效一歲成一歲之功庶空疏庸懦者無所自容而真實幹濟者得以彙進若籌餉練兵造船簡器諸事不待諂諂告戒而彼固措之裕如如湘淮兩軍之平粵捻朝廷不過與以大權初何嘗遙為節度故中興機括以皇上能破格用曾國藩而曾國藩能破格舉李左諸人以成鼎足之勢而收戡定之功今外

夷鳴張東西交圍或豎我腦或據我腹或披我輿圖或蕩我邊陲外有種逼之勢內有竊發之憂而朝廷猶欲守常格用庸人是何異駑馬負重陟峻阪渡江湖而無知風信識水性之舵工其有不顛蹶覆沒也耶方今天下人才爲急而所以用之者皆失之計典之設皆具文其待庸愚也似寬資序以外無特擢其處異材也反窄駁詰之部檄紛然其守定章也似拘保薦之倖門大開其進雜流也反濫寬之弊在大吏不得人窄之弊在登進無其徑拘之弊在胥吏操其權濫之弊在攷覈無其法今欲矯之計惟有嚴黜陟之典開茂異之科省文法之煩行保任之法而其目有三首在存其氣次在廣其途終在盡其用人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三〇八

之智束縛之則欽阻抑之則消困阨之則變方今仕進科甲爲首捐納軍功蔭襲勞績議敘次之苟非出於數者之中雖有奇尤莫能進也卽幸而出於數者之中皆以資格限之條例拘之見焉而不能舉舉焉而不能先天下之心日趨於頹靡輒熟而無所止極積弱之病殆由於此符鶴山人曰或謂朝廷大員多屬年老之輩遇事遵守成例粉飾因循不求遠效荷且目前之安動謂年已老耄中外有事彼不及見凡中外交涉案件均以廢糜推諉敷衍了事爲能只知聚斂節省經費以彌上外觀均以爲老成持重清慎勤三者俱備可謂公忠體國矣殊不知國家積弱皆誤於此輩譬如大病之人危瀕之體不醫以劑而庸醫猶以淮山茯苓夫清淡之品治之尙謂其利平中正耽誤時日至死不悟非夫資格之說承平無事猶可用之然南北朝拓跋氏之亡識者歸罪於崔亮之停年格况乎處至變之局爲濟變之人而猶日日

習常蹈故事事牽義拘文是猶救焚拯溺而仍復雅步從容也且資格云者聚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視之謂也甚便於庸愚而甚不便於英傑甚利於私室而甚不利於公家今之京外百官苟能積歲累月而不天其天年無不馴至大位而富貴終其身故於庸衆甚便而彼非常之才卓犖之士一格於例則有下僚而已耳淪棄而已耳故於英傑甚不便忘公徇私之徒既榮其身以及其子弟親戚友朋鄉黨其始援例以進其既積資以升朝廷取賢欽才之具盡爲臣下營私植黨之端故於私室甚利由是而官階之次序缺分之後先皆彼所默計自揣爲操券刻期之事而不問官守尙有何事迨既得之固知無顯隱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三〇九

大惡永無失職之日蓋其人既入資格之中卽不能擢之資格之外而彼固終身享資格之利矣人才之高下器局之臧否當局者卽欲轉移而莫由故於公家甚不利且今日之人才如練兵籌餉造船簡器出使駐洋皆無資格可守亦非資格之人所能爲力應請暫行破格廣羅人才以備任使此後局勢振興外患稍紓再議經常之道變通之法破之道有三一任勤勞德望之大臣而衰庸輒熟在所必黜一收立功之文武而濫等倖位在所必去一拔草莽之英奇而欺妄詭誕在所必除此謂作其氣人之資性不能兼長治繁劇者未必嫻軍旅習鞞者未必擅文章多其途則壘策進膠於一則衆長廢宜更設數科曰

學通中外日精熟韜鈴曰天算製造曰使命專對薦而試之超

卓者不次擢用其鄉會第三場與頭二場並重專取切要著明

有裨於時務者主司不得以迂泛陳腐及小學命題其朝

殿諸試關繫尤重刪除忌諱格式令其剴切敷陳勿以小楷試

帖為棄取蓋此二者無用於世無關於人盡人知之而工此者

亦復不易耗有用之心力開躍進之梯階夫今之翰院科道軍

機章京即他日之內外大臣取之以此而用之以彼何怪其欲

手無策也武鄉會加技藝一場如擊刺槍礮之類與騎射並重

其道德方正廉退卓犖勇畧巴藝之士無論仕與未仕內外達

官皆得隨時舉奏此謂廣其途知而不能任用而不能任任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吏治下 不能專其病或在讒忌擠排或在遲疑拘泥其不能收效一也

宜大破成格全刪掣肘灼知其才則用之任之灼知其大才則

任之專之即予以用人之柄其或治兵而兵不精主餉而餉日

匱用人而人不當則隨而譴之黜之甚則誅之夫前有千金後

有猛虎而不勸者必非人情此謂盡其用

通使

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誠以出使之選

與將相並重折衝樽俎贊美皇華胥於是乎賴一不得人則辱君

命損國威所關非細故也今中國與外洋各國通商立約和誼日

敦設無使臣聯絡聲氣則彼此之情終虞隔閡雖有和約何足恃

雖有公法何足憑哉使臣者國家之耳目也所駐之國必知該國

之情形凡陸兵之數水師之數庫款之所入所出交涉之何親何

疏商工船械如何精細講求故泰西公例凡通商各國必有公使

以總其綱有領事以分其任又慮威權之不振簡兵舶往來游歷

以資鎮撫而備緩急事或未協彼此悉心公議或請各國官紳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通使 斷以期必協而後已其慎重也如此邇來中國人民出洋貿易備

工者年多一年不可勝計故欽差領事等官比天下各國更宜加

隆顧中國未設欽差以前外邦設法抽華民身稅極力驅除或聚中

國而獨逐中國是事薄華民者乃所以薄欽差乃所以薄

中國獨逐中國者何為其不知西國之例而動多可嗤也薄中國者

何為其不行富強之法而徒誇其大也中國外部及出使各官必

須全用深通西學深明西 洋人每肆欺陵無由伸理乃仿西例於

各國設公使於華民寄居之埠設領事遇事往來照會按公法以

審其是非援和約以判其曲直保吾民禦外侮維和局伸 國權

使臣之所繫不綦重歟夫通使者中古邦交之道也春秋時賢士

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俗尚之好惡國勢之

盛衰深聽各國軍務消息人員某國現用何種新式輪船鐵艦其大抵雖靡費亦有所不惜所派偵探之員概須武員知兵事者或隨同公使前去或人派游歷總之無處不有平日洞知各國強弱盛衰之故如有職事用能事大字小各協其宜今泰西數十國

叩關互市聚族來居此誠中國非常之變局於此而猶不亟講外交之道遜公使之才烏乎可哉華民之出洋者就南洋之西班牙

荷蘭英美各屬考之歲輸稅銀自一二元至百數十元不等暹羅本我舊屬乃亦仿西法歲徵我民身稅否則拘作苦工雖有公使

領事其如鞭長莫及何曩者法越多事彭剛直檄委潛赴越南金邊暹羅新加坡等處偵探敵情返粵後上書富道畧謂法蘭西侵

佔越南其國危亡已同朝露然越南亡而暹羅緬甸未卽亡也現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通使 未

在緬王暴虐昆弟失和陰萌廢立之心緬不自安轉倚法援爲英所忌恐愈速其亡向聞暹緬二國素稱恭順附近各島如英法和

西等國之屬土華民流寓其間者不下數百萬人亟宜簡派公使駐紮南洋所有南洋各國如越南緬甸暹羅小呂宋及英法各國

屬土之華民悉歸統轄卽選各埠殷商或已舉爲甲必丹中外信服者爲領事聯絡聲氣力求自強仍仿西人在華訓練民團以資

保護令各埠商民捐資購置一二兵船公使乘之出巡各埠庶信息靈通邦交益固聲威既壯藩屬不敢有外向之心以兵衛民卽

以民養兵一舉兩得無逾於此或疑各埠華人多借洋人以自重董事亦各樹黨援不肯受約束於華官持節南行動多掣肘可奈

何此則兵力之不逮而權勢所由不行也非有水師兵艦出洋巡緝不能折外人陵侮之心非有老成練達精明強幹之才難以勝

公使領事之任夫各國廣招華工美國獨限制華工前往外人之虐待應如何設法保全與國之苛條應如何峻詞拒駁新非使臣

之責歟使臣簡在 帝心 朝廷用人自有權衡固非危言所敢論至若每屆使臣持節奏調人員如參贊領事繙譯隨員

等官尤當格外慎選使臣參贊領事繙譯其國語言文字律例遇事可以立談情意必然相孚 蓋參贊爲使臣之副凡交涉大事彼之請於我者或從或違我之求於彼

者或可或否皆賴參贊與使臣商定而行使參贊毫無才猷則使臣可者亦可之使臣否者亦否之亦安用此參贊爲故必熟悉情

形洞明利弊始能匡使臣之不逮而措置不至失宜繙譯隨員則又使臣之喉舌手足也凡事之大者由使臣親裁小者必令其代

理或辦署中案件或與洋人周旋至辯論公事惟繙譯是賴曲直所關輕重皆須得體苟喉舌手足運掉不靈必於全身有礙矣若

夫領事一官關係尤重華民百萬良莠不齊小而錢債紛爭大而命盜案件使臣之不暇兼顧者調停審斷皆於領事是資領事賢

則商民既安邦交亦日睦不肖則矜情任性不但流寓華民失其庇護而且外人輕藐口舌滋多彼此往來必多扞格難免不因此

失和所謂參贊領事隨員繙譯尤當格外慎選者此也似宜明定章程毋得濫徇情面援引私親必須以公法條約英法語言文字

及各國輿圖史記政教風俗考其才識之偏全以定去取就所取
中明分甲乙以定參贊隨員領事之等差不足乃旁加辟舉有餘
則儲候續調倘出洋多次辦事勤勞尤符人望者即可由繙譯隨
員薦升領事參贊備歷各國游升公使如有始勤終惰或沾染洋
習措置乖方者上則由公使特參下則許同僚公揭咨明總署覆
核得實奏請除名夫予以可進之階則羣才思奮課以難寬之罰
則不肖懷刑庶外可為四國之羽儀內可塞終南之捷徑矣自使
臣以下各官無論出洋久暫務將所辦各事以及地方風土人情
國政商務工藝土產隨筆登記回國進呈擇要刊刻以示天下庶
知彼知己決勝無形此三代詢事考言之成法也戊子歲會遣京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通使 未

曹分往各邦游歷惜非王公大臣又不曉該國語言文字雖略知
中外利弊著述等身不能坐言起行亦與繙譯西書者無異耳抑
更有進焉者泰西各國無論國之大小公使皆以等第分班次頭
等可隨時入見君主請茶會面商要事不致隔膜二等先期約定
止能接見外部君主茶會勞分不及今土耳其希臘日本各小國
皆遣頭等公使分駐各邦而中土堂堂大國行走班次乃反居其
後於體統有關礙於交涉亦動多掣肘擬請嗣後駐劄英俄兩國
使臣均以頭等派充增費無多而收效甚遠國體亦因之而尊矣
且出使官員亦宜酌增公費使之足用昔總署所定出洋各員薪
水數本不多今復經屢次
核減則各員必有以簡陋貽誤
外國者惜小損大甚無謂也一切車馬服飾皆不可過事儉

以壯觀瞻而尊 國體所駐之國其官吏有應接見者固宜交相
拜訪詢悉情形其不應接見者斷不可率意往來俾知使臣之尊
貴 國制之嚴明如是則華洋之人見而敬服專對有才賢於十
萬師遠矣至如膽識兼優聲望夙著富諍則諍當從則從當行則
行當止則止迴積議如轉環化巨禍為細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如漢之蘇子卿傅介子唐之顏真卿宋之富弼炳炳諸賢至今不
朽英風亮節今豈無人有志之士所為奮然而興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通使 弄

游歷

今之談富強者動曰軍火宜備也鐵路宜開也製造與工藝宜興
 礦產與商務宜振也庸詎知居今之時處今之勢所以為致富之
 本自強之基者莫如上一心方今 朝廷創辦一事聚訟盈庭
 非無深達時務之臣而每建一言輒多格於羣議誠如總署所謂
 同心少異議多者洋務之興垂六十載矣求其知彼知己不隨不
 激能為國家立一可大可久之策者有幾人哉夫民心不一則國
 勢日衰而交涉之難調由於意嚮之不定意嚮之不定由於主議
 之無人欲求主議得人非王公大臣游歷外洋不可夫游歷之法
 昉於中國古時輜軒使者徧歷四方問俗採風詳察民間疾苦此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游歷 幸

實游歷之權與孔子一車兩馬歷聘諸侯遂成素王之業戰國時
 儀秦之輩朝秦暮楚掉三寸不爛之舌聲動侯王當其周游各國
 而山川之險易政事之純疵兵力之孰弱孰強人情之何愛何忌
 無不揣摩簡練熟爛胸中因得以審其機而投其間雖縱橫排闥
 聖哲差稱而其顛倒是非運天下於掌上者非假游歷亦何由自
 成其才也降至今日泰西各國九重游歷尊如世子王孫貴如世
 爵將相莫不以游歷各國為要圖雖道路崎嶇風波險惡經年累
 歲皆所不辭經過之處觀其朝章得失詢其俗尚美惡察其物產
 多寡究其貿易盛衰訪其製作精粗探其武備強弱而於地利一
 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險夷出入之難易路徑之遠近江河海口

淺深無不繪成地圖載八日記刊諸日報紙貴一時無事則彼此
 傳聞以資談助一日有事則舉國之人胸有成竹不雖駕輕就熟
 乘勝長驅道里關山畫沙聚米人第見其今日奪若二城明日闢
 若干地以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習謀皆豫定無一不從
 游歷得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攷二百年前俄亦積弱之國自其
 先君彼得得見歐洲各國互長爭雄恐內治不修外患將日亟乃效
 趙武靈微服過秦之術徧游諸國訪問利弊延攬人才歸國後變
 通治法振作工商不二十年虎視一方吞併弱小諸國土地日大
 兵備日強卓然為歐西首國游歷之效如此比年我中國亦知其
 益故有派員游歷之舉但聞每員薪水月僅二百金以外洋用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游歷 幸

之繁應酬之鉅安得敷用亦祇深居簡出繙譯幾種書籍以期盡
 職而已未能日向各處探訪時與土人諮詢也且承命而往者皆
 微員未秩回國以後即使確有所見亦安能大展其才中國體制
 所關經費有限縱不能如西例盡人皆可出游莫如選擇王公大
 臣貝子員勒及其子弟通古今識大體曉西文不曉西文即先令其學習年力
 富強而未富國者派往各國考求利弊探訪情形豐其資裝寬其
 歲月與我國使臣相助為理夫今日之少年皆他年老成謀國之
 良佐也一日躬膺重任建議興事皆有真知灼見自決從違不致
 畏葸無能亦不致拘牽債事矣抑更有說者自設海軍以來所備
 大小兵輪不下數十餘艘平日除會操載送官員外一無事事何

如派往各國游歷藉以保華民張國勢周知外洋海港之曲折
島嶼之繁迴沙線之淺深潮汛之長落地勢之要害咽喉防務之
佈置疏密並定以游歷限期或半年而瓜代或一年而瓜代既回
國後由當道面詢外洋情形並觀其日記實有心得即照軍營立
功例奏獎果如此講求研練十年以後中國內外交武人才皆當
輩出決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晉用雇募洋師歲擲百萬
金錢且為遠人所竊笑也哉

附錄李提摩太親王宜游歷各國說

古昔聖王十有二年一巡狩巡狩者巡察諸侯之所守也諸侯
五年一朝曰述職述職者述其所守之職也由是觀之古之天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游歷

三

子諸侯皆非終其身深居簡出也殷商之制儲君皆時處田間
與民為伍欲以知稼穡之艱難故周書無逸之篇曰其在高宗
時嘗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其在祖甲舊為小人作其即
位乃知小民之依商書說命之篇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
遜于荒野八宅于河自河徂亳是知古昔天子皆躬歷於外以
豫知民之艱難情偽而後繼大統乃洞然於閭閻稼穡之依官
吏良莠之故所以國無弊政民無弊俗朝野上下熙熙皞皞裕
如也三代而後惟漢宣帝幼遭戾太子之難育於民間年十九
始入宮承大統故民間之情偽胥吏之良莠無不盡知勵精圖
治號為中興外此則開創之主事皆洞照無遺而承平之世

青宮鮮出宮闈惟恃博讀書以明古今治理而民間之稼穡
艱難蠹吏之貪污狼藉少所聞知惟天生睿知之聖乃不出戶
庭而明燭萬里人不敢欺史鑑所載漢唐宋明之世主非不明
徒以蔽於耳目之近而皇恩不能下逮者昭昭可攷豈若我國
家 列聖相承闡澤仁恩覃敷廣被今 皇太后

皇上又深仁厚澤浹淪肌腠土食毛誰不感戴數十年來
華洋交涉開前代未有之局亦既洞悉其治國養民之法故專
設總署設海軍設機器局以及各學堂又 命星使游歷外

洋兼理交涉事務無不事事仿行新中華之耳目開小民之衣
食雖前代雄才大略之主亦未能如我 朝之盛也願事須比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游歷

三

校而後勝負分勢必互觀而後強弱見以我中華之地大物博
山嶽蓄其菁華川陸萃夫寶貨自然之利甲於五洲倘能盡法
以致之又何假於外洋之物哉且外洋人又往往情之謂不能
盡其物利者以不能盡仿其法也然其法自在 朝廷力求
何如耳歐西諸國之君皆常躬歷各國不慮風濤險惡而藉以
聯與國之歡各國又皆盛飾禮儀郊勞燕享不啻春秋會盟珠
槃玉敦之盛而即藉以考其製造軍伍之法以取則焉如英德
美奧諸國之皇時常來往見於日報者不一而足而俄羅斯之
皇尤是專藉其先君彼得之游歷無法不仿無善不備日本亦然
故其國勢蒸蒸日上也日本自同治十二年始信其法今繼二

十餘年耳已儼與西方大國比隆溯其所以致此則嘗遺其宗室大臣躬歷其境攷其致治之法而又遣英俊子弟詣彼國讀書不數年盡得其奧國中一切製造皆以仿西式爲本非甘舍數千年祖宗之舊而爲此補苴以棄故喜新也特以既與交涉不如是不能與之並駕耳我朝苟不開海禁雖至今不用其法可也既與交涉而獨鄙其事而不爲不幾自敝乎草野無知竊願朝廷亦遣親王貝勒游歷其境以代時巡目觀其政治取其善者而爲之並遣英才子子弟詣彼讀書久之必有駕西國而上之勢彼狡焉思啓者何敢哉芻蕘妄語竊願鑒日本之明效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游歷

一

我國家近年講求時務亦嘗選派各部司員游歷各邦期明外事然苦於所派頗多濫竿俗士陋儒未明政教之大體祇震驚於西人之宮室車馬一切外物之美觀敵情未諳而習氣已重將焉用之是宜推廣游歷章程無論京外職官舉監生員但取素日諳悉洋務之員發爲著作洞見大體有志康濟者報名使往國家厚資薪水令輪班出洋游歷軍制機器商務地輿各講專門或三年或五年攷究而歸驗其日記功課考以當面問答切實不虛而後用爲總署司員或儲爲使才之選其王公世爵出洋游歷者亦同此考察務裨實濟切戒虛聲藉茲捷徑庶可得游歷之效也既得其才當厚其祿勿致置散投閒今總

署堂官之王大臣雖公忠愛國而苦多未明洋務則遇事不免扞格章京又必由科甲進身罕習外情承辦先無主見交涉何得公平是宜選王大臣及部曹等官之年力富強者泰西近領事及探路遊歷之員皆世家飽學年富力強者游歷泰西各國悉心考究其政教風俗軍政邦交歸而著書立說確有見地者乃作總署堂官或擇出使多年之公使聲望素優者佐之俾合署有同心庶得衆論交孚遇事確有把握不致異議權生因循延誤也中日戰後時事亟矣強隣環伺岌岌可危而不知時勢者動輒拘文牽義無論事關遠大必以成法相繩凡創辦一事往往聚議盈廷議論多而成功少當道諸公以爲老成持重由漸而進或惜經費徒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游歷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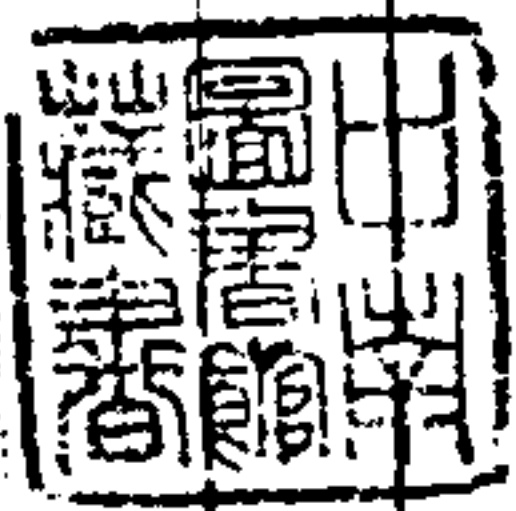
襲皮毛粉飾因循恐無及矣近日非但內而政府外而督撫下至考取御史亦須知古知今知中外人能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洞燭成敗之本原考究治亂之至理者而後立言有典則敷佈非大抵君相英明方不爲腐儒所搖惑庶能變法自強鄙人竊抱杞憂去臘曾致書軍機處行走陳次亮部郎云宜簡懿親重臣素有識見者借賀俄君加冕爲詞順道周游列國物色人才徧訪各國退位之大臣凡素有聲望品行端方者勿論其廉俸之重訂以年限每部聘請一人回華各司厥事並向各國借款數百兆百廢俱舉凡學校開礦鐵路製造槍礮廠船塢不拘各省均准中西人合力爲之不准西人獨辦如華人無力則許給本地紳商乾股以充善舉或仿照西例抽還

入息捐稅報効 國家或謂如此行之是開門揖盜令人啓其
爭心土客不和亂之道也不知中國各省地勢險要地土肥瘠
礦產與歉西人早已探明繪有圖說莫不垂涎今同沾利益於
地方百姓亦有利可獲何劑之有如是則羣雄虎視之心可以
稍息我 國富強指日可卜而人才亦日出矣或慮用夷變夏
不知我變者乃富強之術非孔孟三綱五常之道也或云權自
外操獨不思各海關俱歸總稅務司赫德委西人經理且海關
清册刊有英文布告各國其大權不已重乎既凡事須請
旨允准而後行何慮之有或聞成例有不准親王出外之條然
年來變通者甚多既云窮則變變則通則創新節所以存舊此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二

游歷

美 三十一

周公之所夙夜思兼三王者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目錄

富國三

商務一

商務二

商務三

商務四

商務五

附錄英駐滬總領事哲美森著英國頒行公司定例

商船上

商船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目錄

壹

附錄同治元年各國議定行船章程各國商船表

保險

商戰上

商戰下

附錄歐洲商務盈絀總論變通商務論

英商公司據印度及亞美利加洲攷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富國三

香山鄭觀應陶齋集

商務一

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試為援古證今如太公之九府圖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設市師以教商賈龍門傳貨殖以示後世當時講求商法與今西制畧同子貢結駟連騎以貨殖營生百里奚販五羊皮而相秦創霸即漢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業起家而至卿相鄭廷高以商却敵而保國呂不韋以商歸秦質子鄭昭商暹羅逐緬寇而主偏陲美總統躬營負販俄前皇彼得發憤為雄微服赴鄰邦者求技藝研究商情而歸強其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一

國泰西各國凡擁厚資之商賈輒目為體面人准充議政局員輪船公司往來外國者亦邀國助凡事必求便商情課稅必權其輕重昔羅馬尼亞有買於俄者富甲一國俄王與結昆弟有女遺嫁遣使往賀亦可見中外古今不盡屏商為末務孰謂闈閭中竟無人家顧可一例目為市儈哉西俗呼為市會者如德國官典章程三分凡六月為滿其私押則當值少而利重此等雖係與商最為官紳所鄙其官督民開者以每三個月為期息五釐而已質物者必以購物質票為憑否則以住屋租紙呈驗或令房東作保違者不納 恭讀康熙五十三年 諭 日朕視商民皆赤子無論事之鉅細俱當代為熟籌今官商隔閡情意不通官不諳商情商憚與官接如何能為之代籌故來自外洋無關養命之烟酒蜜餞餅餌等物進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稅而

華商營運賴以養命之米麥雜糧等項經過隣壤外縣皆須捐釐

遑問日用之百物試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秉軸者不肯降氣抑志一經心於商務耳方今門戶洞開任洋商百方壟斷一切機器亦准其設廠舉辦就地取材以免釐稅其成本較土貨更輕誠喧賓奪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顧私利而罔遠圖存姑心而互相傾軋徒使洋人節節制勝中國利源不幾盡為所奪耶我商人生長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視華官不諳外務反得為所欲為若華商有交涉轉輸之事華官不惟不能助商反駁削之遏抑之吁是誠何心哉雖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過於尊嚴實亦 國家立法之未善縱有親民之官通識時務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時與商賈晤對坐談俾知商務要領得以補偏救弊商務之不能振興也良以此耳昔年德國商人雖貿易有方亦迫於官稅煩苛更迫於匪人劫掠謀什一者無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國商人聚議立約歃血會盟每埠必有商會彼此聲氣相聯互相保護名曰保護會亦名商會如有官員及官兵盜賊恃強以害商者會中人必協力禦侮不受欺陵或有劫掠等事械知四處嚴搜密訪務使就獲倘國家有害商虐政亦准其具稟申訴裁革此會一興商務大振於是荷蘭瑞典瑞威等國首效之而英法西等國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國設立公會自為保護以免他虞今 朝廷欲振興商務各督撫大臣果能上體 宸衷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一 二 一千〇三

下體商情莫若奏請 朝廷增設商部以熟識商務會環游地球
兼通中西言語文字之大臣總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創設商務總
局總局設於省會分局即令各處行商擇地自設總局則令各處
行商每年公舉老成練達有聲望之殷商一人為總辦由總辦聘
一公正廉明熟識商務之紳士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當
道隨時保護日本業已效法泰西雖一介商民有運土貨出售外
洋者欲見某官商務局董即賜函交其面呈使臣為
通介紹毫無費用如有要務亦准其逕達商部大臣代奏請 旨
准行而後商情自不壅於上聞矣夫如是則胥吏無阻撓之弊官
宦無侵奪之權釐剔弊端百廢可舉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辦要
務必將爭白濯磨使貨物翻新銷流暢旺上以仰承 國家之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一 三

需下以杜絕外洋之厄漏安見商富而國不富耶至今日而策富
強倘不如是內不足以孚信於商民即外不足以阻洋商之攘奪
洋貨入中國則輸半稅土貨出外洋則加重征資本縱相若而市
價則不相同洋貨可平沽而土貨必昂其值顛倒錯紊華商安得
不因洋商安得不豐倘有賢能督撫大吏洞明利害本原奏請將
釐金概行豁免在江海巨埠者併歸洋關在內地口岸者改歸坐
釐或由商務局妥籌別款彌縫釐金之缺何至華商受其害而洋
商獨收其利也哉

商務二

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與士農工互
相表裏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
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其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
也商之義大矣哉中國襲崇本抑末之舊說從古無商政專書但
知利權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但知西法之美而不究西
法之本原雖日日經營商務而商務終不能興凡大小學堂祇知
教習舉業不屑講求商賈農工之學故讀書不能出仕者除教授
外幾至無可謀生豈知西人讀書各專一藝如算學化學光學電
學礦學醫學農學律學及一切製造各務皆足以榮身富國乎中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一 四

國今日雖振興商務要當取法泰西蓋西人尚富強最重通商其
君相惟恐他人奪其利益特設商部大臣以提挈綱領遠方異域
恐耳目之不周監察之不及則任之以領事衛之以兵輪凡物產
之豐歉出入之多寡銷數之暢滯月有稽歲有考慮其不專則設
學堂以啟隔之恐其不奮則懸金牌以鼓勵之商力或有不足則
多出國幣倡導之商本或虞過重則輕出口稅扶植之立法定制
必詳必備在內無不盡心講習在外無不百計維持各國每年皆
設商務總會延聘紳為之領袖其權與議院相抗
如有屈抑許諾諸巴力門衙門故商人恃以無恐昔年英吉利
僻處一隅閉關自守曾不百年其興勃焉則以極力講求商政故
也京都皆開商務學堂教習通商規例以便貿易遠方時有精於

商務之人特著一書謂商學之要有五日地學金石學地理學植
物學生物學書分四册首言貨物來源次言工藝製造三言古今
商務興衰沿革更變四言近今商務凡歐洲通商之地植物生物
金石內所得各物所生材質皆分門別類言之甚詳以教本國學
生並教導他處商人獲益非淺或謂商買之事祇須略知貿易情
形即可逐蠅頭之利豈知商務極博商理極深商情極幻商心極
密欲知此道不但須明舊日所傳商政並宜詳求近日新法近人思得
新法先視本國土宜上占天時下窮地力究貨產之盈虧何物最
饒何產最良或法意一種或若干種宜製何器意有專屬其業始
精能使作見者必生欣愛欣愛者必須購用庶得其道矣如各種貨物增出愈多則新法更爲
繁瑣蓋懋遷有無之事匪獨一家之利鈍並關一國之盈虛古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 五

交易但貴布帛菽粟後世工藝大半弓冶箕裘此其中但有工於
會計識見過人者則獲利較優故知市面之興衰貨物之增益銷
路之宏遠須仗聰明才智之士思深慮遠而後操奇計贏胸有成
竹況商業至今日而愈繁商術至今日而愈巧此格致之學言商
務者不可不知也外國新植一物新得一法必筆之於書以俟攷
坡游玩見土人手持一斧其柄非木非皮不知何物遂詢之土人
略知出處即購此柄寄回英國由博學士考求知爲橡樹所製其
質柔脆可以伸縮自如於是用橡樹所製之器甚多印度格克得
海口有油舖土人日見油盆之外盤有樹根根根縷縷明晰主人
奇之適製繩工匠某亦來同視皆以爲所未見遂將此物寄呈
英國考究知此根絲可以織布作袋製衣倘與蠶絲並合同製作
見者竟莫辨其爲真絲爲假絲也嗣後日盆講求宋根絲粗織布
疋通行國中今北鄙蘇格蘭一帶根絲一項亦爲入款大宗一百
年前美國有販木棉起英者其時向不能將棉花製物後有藝術
之士明製造之法乃能以棉紡紗以紗織布於是製布分棉成功

極易棉花銷數極多英國織布之業獨勝也國商務又爲之一新
近年西人不獨購中國雜毛羊毛駱駝毛且購猪鬃毛黃麻亂絲
頭柏油五布子等物運至外國用機器製成絨毯拾布窗簾縐布
蠟燭洋墨水出售中國者甚多我 國如就地製造以省運費獲
利必厚且聞四川有煤油井有沙石可以自製中國不乏聰明材
智之士惜士大夫積習太深不肯講習技藝深求格致總以工商
爲謀利之事初不屑與之爲伍其不貪肥者則遇事必遏抑之惟
利是圖者必藉端而賤削之於是但有困商之虐政並無護商之
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其大臣游歷
各國而歸洞識通商利害謂其害得其利則國富兵強失其利
受其害則民窮國困究其避害受利之故在講求格致製造機器
種種礦務諸學而已是以仿行西法特設商部通飭各處設立商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 六 一千三百五

務局集思廣益精益求精日本自設商務局後如有洋商買賣不
華商人心渙散各自懷私挾詐致使外人乘隙墮隙坐收漁利若
茶價跌則設貨不對樣非退則大割價所磅斤兩吃虧尤多凡華
商買洋商之貨無不先銀後貨洋商買華商之貨則先貨後銀竟
有延至日久不清者商務種種嘆嗚皆由人心不齊亦地方官無
以鼓勵之所致也事 不獨仿造中國土貨更仿造西洋各貨販運
外洋價廉工巧人爭購之如有虧折商部大臣設法爲之扶助昔
年日商仿西法製造之貨虧耗過重不能銷者官爲之拍賣或運
售他處拍賣者西法也投意拍賣之人先登告白訂期招人當眾
出價以價最 俾再營運無令中道氣沮而業廢故二十年來商盛
課增竟以富商者增國帑而其捐資報効之多固無論焉今中國
雖與歐洲各國立約通商開埠互市然祇見彼邦商船源源而來
今日開海上某埠頭明日開內地某口岸一國爭諸國議附一國

至諸國蓋從濱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船縱橫
 獨惜中國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鮮有能自置輪船廣運貨
 物駛赴外洋與之交易者或轉託洋商寄販貨物而路隔數萬里
 易受欺蒙難期獲利前順德黎召民方伯曾集股創設肇興公司
 開莊倫敦賣貨物舉余出洋總辦並請鄭玉軒京卿鄧小赤方
 伯相勸余答曰商務一端必須統籌全局果有把握而後可行若
 預先買貨待漲非熟悉該處市情消長貨色盈虛不可似宜先往
 外洋設一茶葉磁器行號兼代買賣絲茶或附搭股實可靠之行
 俟開辦三年熟悉該處貿易情形然後大舉倘能奏請 朝廷所
 有各省軍械悉歸我行承辦聘一素精槍礮輪船機器之人考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一 七

止收經手用費不致洋行浮冒以舊充新則必兩有裨益况承辦
 軍械洋行上海計有數家歲須繳費二三萬金其利之厚可知中
 日之戰天津信義洋行承辦軍械該行買辦尚
 分得二十餘萬其獲利之厚更倍而有徵矣 我公可得此利息
 亦可賴以維持奈方伯急於開辦謂所議難行茶葉磁器生意過
 小乃大張旗鼓請劉述庭觀察梁鶴巢司馬開辦名肇興公司不
 及三年已停閉矣由此觀之可知創辦一事必須小試其端先立
 於不敗之地逐漸推廣方可有功若亟求速效務廣而荒必至一
 蹶不振然則名曰通商於通之一字總未能實踐力行也近日
 朝廷雖有通飭各省督撫振興商務及各製造局准招商承辦之
 諭惟官商積不相能積不相信久矣縱使官吏精明願為保護恐

繼之者賢否莫卜或有要求不遂更速其禍孰肯以自有之利權
 反為官長所執故股商大買更事多者明知有利亦趑趄而不敢
 應召卽有應之者恐其假託股商認辦某事實則別有所圖十餘
 年來時有劣員串同奸商或稟請當道承領某行捐費 廣東各業
 皆招商 或仿西法創辦一事託詞業已集股若干奉札到手始設
 局招股以公濟私既非股實亦無長技事終難成而為其所累者
 已不鮮矣按西例由官設立者謂之局由商民設立者謂之公司
 總理公司之人卽由股商中推選才幹練達股份最多者為總辦
 初未嘗假於官官特為之保護耳今中國稟請大憲開辦之公司
 皆商民集股者亦謂之局其總辦或由股份人公舉或由大憲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一 八

飭 凡大憲札飭者無論有股無股熟識商
 務與否只求品級高合大憲之意者 皆二三品大員頒給關
 防要以答副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權重得以專擅其事位卑而
 權輕者相率而聽命公司得有盈餘地方官莫不思薦人越俎代
 謀試問外洋公司有此辦法乎且歷觀商務由官專辦者終鮮獲
 利聞近年中國商情惟棉紗疋頭大估利益上海紡紗局獲利甚
 厚而湖北織布局仍虞折閱其故何哉竊恐各委員不免仍拘官
 場積習非但不知商務利弊不通權變而已也故欲整頓商務必
 先俯順商情不強其所難而就其所易不強以所苦而從其所樂
 而後能推行盡利凡通商口岸內省腹地其應興鐵路輪舟開礦
 種植紡織製造之處一體准民間開設無所禁止或集股或自辦

悉聽其便全以商賈之道行之絕不拘以官場體統或謂內地匪務所以不振者其弊有三一釐卡日增商販成本加重二卡丁差吏額外需索三商夥任意舞弊甚至拐騙盜劫不得申訴嚴懲欲祛三弊必須痛除積習安定新章既仿西法創設商部並通飭各府州縣及各處領事勸諭各設商務局羣策羣力同德同心尤宜設商務學堂博物院賽珍會以爲攷究之所凡工藝工藝不如人者商務大臣與各商務局隨時隨地極力講求務探精意分條剖晰普告衆商或有多財善賈奇才異能創辦製造機器礦務輪船電報等局或傳聞強記簿書立說均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當奏請朝廷給予匾額以示鼓勵誠若此則商賈中人材輩出將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二 九

國無閒人地無棄物自然商務振興而闡日有起色矣

商務三

中國以農立國外洋以商立國農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盡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時小民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國并兼各圖利已藉商以強國藉兵以衛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爲通商而設英之君臣又以商務開疆拓土而美洲佔印度據緬甸通中國皆商人爲之先導彼不患我之練兵講武特患我之奪其利權凡致力於商務者在所必爭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安得謂商務爲末務哉我中國自軍興而後釐金洋稅收數溢於地丁中外度支仰給於此夫用出於稅而稅出於商苟無商何有稅然中外司會計之臣苟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三

十

七文上

留心商務設法維持他日必致稅商交困而後已四海困窮民貧則焉斯歷代之所由衰亂也查英國設商部專理其事於商務講求最精故收效亦最巨派駐各國領事歲將該國商務現一切情形詳報商務大臣余譯有泰西商務一書記詳言之矣法美踵其跡而亦步亦趨均致富強德於數十年前師法英人設商學以教貿易并立博物院羅致各國貨物以藉資效法而廣見聞故商學堂中人才蔚起而德之商務大興奧國近亦講求分爲三類一則銀行典質貨物暨保險各事二則製造各法及銷售運貨脚價三陸地轉運之法並郵政電報各事是以泰西各國商務日振國勢日強民生日富然各國工力悉敵出入損益厥勢維均則不得不以亞洲各國爲取財之地牟利之場此亦必然

之勢也夫亞洲各國貧弱者無論矣最大者首推中國次則日本故挾全力而俱東爭開口岸勒訂條約設領事以資保護屯兵船以壯聲威或勒免關卡稅釐或侵佔小民生計取求無厭要挾多端必遂其欲而後已日本初亦受其腹創至大藏省盡餘紙鈔金銀日稀國勢已形岌岌厥後其大臣游歷各國而歸窺見利病之故乃下令國中為振作講求商務臣民交奮學西洋之製造以抵禦來源仿中國之土貨以暢銷各國表裏圖利而國勢日興紙鈔悉數收回府庫金銀充盈日本自平薩喇馬亂後至今積銀贏四千萬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實效也日本既避通商之害反受通商之益於是亞洲之國受其害者惟中國而已夫以日本之小且交受其益以中國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三 士

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講求商務之無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而下在商官不能護商而反能病商其視商人之羸絀也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封僱商船強令承役私橐雖充利源已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於商則愚者多而智者寡虛者多而實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創者寡欺詐者多而信義者寡貪小利者多而顧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厚已薄人伎求無定心不齊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虧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欲求利國先祛二弊欲祛二弊先自上始必於六部之外特設一商部兼轄南北洋通商事宜昔英國思與邦之略首在通商而政令所頒恐不便於商務於是下令凡欲選舉為議政局員者必其人曾以貿遷之事三次環游地球乃得分此一席於是在朝之士俱由商務而來而商務遂

甲於天下我中國苟欲振興商務推廣利源局於各省水陸通衢由地方官公舉素有聲望之紳商為局董凡有所求力為保護先講種植製造次講販運銷售如種茶樹棉養蠶繅絲織布紡紗製造氈毯諸事倡立鴉片煤鐵磁器火油諸公可必使中國所需於外洋者皆能自製外國所需於中國者皆可運售而又重訂稅則釐正捐章務將進口之稅大增出口之稅大減則漏卮可以漸塞膏血可以收回此其權之在上而必大為變通者也至於下則必於商務局中兼設商學分門別類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開其智罰其偽賞其信勸其創戒其因務其大箴其小使豁然於操奇逐贏之故而後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三 士

拙者可巧詐者可信貧者可富廢者可興再由各府州縣札飭各工商設立商務公所須如王君子潛所云母恃官勢母雜紳權工匠見諸官紳皆城口不言當聽工商仿西法投筒自舉商董所舉商董或一月一會或一月兩會會日洞啟重門同業咸集藉以探本業之隆替市面之羸絀與目前盛衰之故日後消長之機勿作浮談勿挾私意何者宜補救何者宜擴充以類相從各抒己見司董擇其切當可採者彙而記之於冊一存會所一存商務局每年每季仿外國商務工藝報刊印成編分遺同業戶各一本俾考市廛之大局知趨避之所宜夫而後百貨通百廢舉矣商務局凡有所見咨稟於南北洋通商大臣倘遏抑不通即逕達商部一年

一次匯稟情形商部統計盈虛上達

天聽如是則興廢當謀

畫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勢合利無不興害無不革數十年後中國商務之利有不與歐西並駕者吾不信也若朝廷無熟識商務之大臣仿照西法認真講求仍以科甲清班不諳商務之員俾主持商政徒有興利之空言而無恤商之實效因循粉飾將見國困商虧貧弱無可救藥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三

商務四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理也通於商務矣夫貿易之道固以土產及土產所製之物二者為之紀綱而國政民情未嘗不與商務相維繫明乎此而後商務可得而言矣英吉利商國也特商以富國亦特商以強國曷為曰商國也專藉商舶以覓新地開新埠縱橫五大洲徧布於中國沿海沿江地方其與國政相維繫者如此藝術家日益精良化學家日研新質創耕稼新機以教農人得糞溉新法以興樹藝其與民情相維繫者如此竊嘗究英國商務之所以興旺者其故有十三端有為中國之可及亦有為中國之難驟及者曰地氣清和曰礦產甚富曰國內水陸便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四

利曰海口多此四者中國固有之無不可及者也曰百工技藝嫻熟曰首創機器擅利獨多曰資本甚鉅曰程法盡善用人得宜曰商船多曰五大洲皆有屬地曰言語為商務通行曰通商歷年最久曰近日出口貨無稅進口貨亦不盡征此九者他國亦有難兼中國所未能驟及者也姑舉中國商務情形論之一曰專業收放者為坐賈此無甚遠大之志以彼出以此入也一日販運出境者為行商貨不能得厚利於近地必待轉售於他鄉或數百里或數千里此其志在速銷以貨往以貨返也一日獨商商本不充者不能創設大莊商資稍裕者輒喜獨開生面一日夥商人二為从人三為衆向稱股份者如是已矣西商公司之法行我商局大為一

變然止聞集股之害終未見集股之利然則至今日而言商
君臣上下無不欣然贊美起而效之獨奈何不揣其本而師
其末乎揣本之道奈何除設商部立商務局諸大端前已詳明言
之復有兩說於此一在先明大地貿易興旺之故也地面近赤道
者曰赤帶近北極者曰冷帶兩帶之間曰溫帶其土產之利既不
相伴而飛潛動植之象亦覺大異推之五洲之物一國之物一省
之物均未必同惟彼商人世處其中或各精一業或力兼數業究
其大宗之源實亦不外講求天生物產百工技藝兩大端一在先
明城鎮口岸與旺之故也地當孔道位鎮中央必開大埠如中國
之周家口漢口樊城俄之麥思果德意志之伯靈是也江海相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四 五

內通數省上下數千百里如中國之上海英之倫敦法之立瓊城
是也海口便於泊舟為海道所必經中國之香港久為英人佔踞
者是也支河一線內外通海埃及國之蘇彝士河是也勢扼河海
要隘地甚狹東希臘與美國峇陵灣是也兩海相夾形如箕舌南
洋鎖鑰東西咽喉新加坡是也以上七項皆商埠要區能佔地勢
之大利者也既商地之利有七凡為商者孰不思得一地利以自
居倘或能兼數利而商務不興旺者未之有也且夫天下商埠之
盛衰視水陸舟車為轉移有昔為荒區今成天府者如中國之香
港上海燕臺牛莊等處有昔為大埠今就衰落者如中國之清江
周家口樊城等處觀船舶之多寡知河道必有變遷觀海道之飛

輪知中道河南東道山東之必有衰落觀火車之漸通知旱道必
增鉅埠有識者固思捷足先得亦惟多財者乃能力着先鞭也况
通商之利固有常經亦多變局試觀埃及國昔年綠國屬羅馬例
應貢麥埃民遂加意麥種而麥產貿易之旺者數百年德國有地
名活登倍克凡民間娶妻者令種果樹若干本其地至今多果利
此因國法而竟能盛興商務也昔年英國禁種黃烟烟買無利今
弛禁而烟販遂盛此以禁令寬猛而可覘商務興衰也英國海口
昔時麥稅甚重麪粉昂昂後減輕收稅麪價廉而麥販愈多此以
捐稅輕重而可驗商務興衰也又有兩地物產同而貿易之興旺
則未必同蓋旱道多山路險運脚必重鐵路近輪船便運脚必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四 六

此以運脚多寡而可衡商務盛衰也顧天下政教不能道一風同
者勢也而天下土地必須相其物宜者理也不同者原難一例相
從不宜者仍需互相補救試觀中印善種茶而英國善織布故英
人常購中印之茶而售其布於中印也法國善織絲綢英國善鑄
鐵器故法國常購英之鐵器而售其絲綢於英國也美國富棉產
英國精造船故美國常購英之船而售其棉於英國也於此可見
各處有本產即各業有專門父傳子子傳孫各守恆產業精物美
而即以其有餘補其不足此交易之各得其所者也至若天氣溫
煦雨暘時若則土產之物必鮮美而價廉是謂得天時者也土質
膏腴地脈滋潤則所產之物必豐富而價平是謂得地利者也技

術有師承製造多心得則所出之物必精美而價高是謂得人和者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明乎此方足與言商務吾願言商務者究其理而推行盡利可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商務四

七

商務五

國家欲振興商務必先通格致精製造欲本國有通格致精製造之人必先設立機器技藝格致書院以育人材並由商務大臣酌定稅則恤商惠工奏請 朝廷頒示天下悉如前篇所論如有新出奇器准給獨造執照及仿西法頒定各商公司章程俾臣民有所遵守務使官不能剝商而商總商董亦不能假公以濟私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為庶商務可以振興也查我國與泰西各國通商在日本之先而商務製造瞠乎其後者皆因無機器格致院講求製造諸學無商務通例恤商惠工是以製造不如外洋之精價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貨出口不敵洋貨之多漏卮愈甚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商務五

大

道雖時欲整頓商務挽回利權究竟未知扼要所在數年來工商生計愈見其絀若再不悉心攷究徒效皮毛仍如隔靴搔癢有名無實或言不顧行勢必至國困民窮不堪設想矣故書中反復詳論廣開學校及設技藝機器格致書院撤釐訂稅恤商惠工諸政為當今致富之急務非此不足補救萬一也嘗閱西書英國每歲政治一書出售兩名士得士文也下凡各國之政治集刊列國兵船鐵路火器新舊多寡國用土產等項無不備載論商務之原以製造為急而製造之法以機器為先中國自設立製造局風氣一開凡一切槍礮輪船軍火均能自造惟物料仍需購之外洋且勦襲西法而不能盡得其秘所以仍不能奪其利權至民間近亦講求機器成衣用機器也造紙用機器也印書用機器也磨麵用

機器也確米用機器也然尚不過試行而未能推廣今則繅絲機
器規模宏大大出貨甚多而紡紗織布之機器則更利市三倍推廣
愈甚此商務之轉機也然各種機器仍須購自外洋不特民間購
取之不便而洋人明知華人不能自造往往格外居奇要求善價
且多有以用過之舊物售之中國而中國暗受其欺且置一機器
不知其所以然而但知其所當然偶一損壞仍須倩洋人修理設
洋人不肯修理則有機器如無機器同其有不受制於外人者乎
人但知購辦機器可得機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機器則始得機器
無窮之妙用也宜設專廠製造機器擇現在已經用過之各機器
先行仿造然後向外洋置備各種未經購用之機器一一做造雖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五 九
不能自出心裁遠駕西人而上而果能步其後塵縱不能得外洋
之利則中國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種機器自能製造則各種貨
物亦自能製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於人不致全以利
權授外洋矣外洋進口之貨皆人力之所為而中國入口之貨多
天生原質以此相較孰優孰絀不待智者而知之且中國地居溫
帶之中所出之物悉較外洋為優無如中國優於天工而絀於人
力中國以為無用之物如雞毛羊毛駝毛之類洋人購之造之人
巧奪天竟成美貨在華人以為洋人購此無用之物可以得利而
不知洋人成貨之後售與華人其什百千萬之利仍取償於中國
也將來日本在內地通商勢必廣製機器華人所不知為而不能

為所欲為而未及為者恐日人先我而為之則外洋之利權既為
歐西所奪而內地之利權又將為日本所奪矣現在風氣之速甚
於迅雷若不急思籌辦則日本創之各國效之華商必至坐困無
利可圖可不懼哉況絲茶為出口貨之大宗年來養蠶製茶之法
均不如外國其利亦漸為所奪出口日減矣嘗攷外國製茶新法
皆用機器以代人工力勻而工省製精而易成無天雨不晴之慮
一切巧妙之處日人已著書詳言之矣蠶絲較茶出欸尤鉅法人
郎都近創育蠶會用顯微鏡測視凡蠶身有黑點者謂之病蠶即
去之講求日精故所養之蠶較中國出絲恆多三倍雖然中國向
有治病蠶之法惜未攷求盡善常為病蠶所累出絲不多洋關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五 十
務司康必達著書詳論其事並遣人赴法國學習利導可謂甚勤
奈華人積習未除風氣未開尚罕信者攷泰西各國最尚格致之
學有一事必設一會集天下之深知此事本原功用之人不厭繁
瑣一一考究詳察以盡其利譬如種田則必究其未種之先何等
種籽宜於何土燥濕何宜既種之後必究其何以長茂何以蕃實
必使業此者毫無遺利而後止今訪求養蠶各節即此意也泰西
於蠶桑一事亦設有會託各國各就所產情形專心考究此會設
有年所其於蠶之一物如何生長宜食何葉何以肥壯何以有病
如何醫治何以必到其時不食而眠每次眠時是何形狀何以必
到其時乃上山結繭其繭是何色樣何以繭有大小何以必到其

時乃出蛾其蛾是何色樣有無疾病何以必到其時蠶乃發生又何以一年內再生至五六生即二蠶三蠶至五六蠶如何使其不再生而留其子使次年始生所吐之絲何以有粗細韌脆何以光潔何以暗滯何者為得天氣之宜地土之宜究應如何善養始無遺憾所種之桑何桑宜何地土何以茂密何以蟲生如何去蟲何葉宜何蠶又有各種野蠶各種半家半野之蠶何以為野何以為半家半野何蠶產何處何蠶生何樹食何葉何種可取回畜養何種不宜取歸其蠶及蠶繭蠶蛾蠶子如何收取如何功用會中歷年講究早得竅奧不存私見坦白大公隨時薈萃出書布散各國使人增長學問有所仿效俾無遺憾但格致之學精益求精無有止境故是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五 主

會仍就各國訪求不厭繁不惜費因蠶桑有關國計民生亦皆各國公款所出誠重其事也中國蠶桑之法講求者原不乏人特忽略者眾祇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用舊法畜養衰旺委之氣運年產不能遞增端在講求不得其道耳至各種野蠶則更無人過問任其自生自滅實亦大有利用今欲華人能知取益防患之法必得會中新出之書考究仿效所裨誠非淺鮮欲振興商務者宜知之

附錄英駐滬總領事哲美森著英國頒行公司定例

公司分爲二等一日有限公司一日無限公司所謂有限公司者凡執有股分票之人遇公司當虧欠疊疊之際除每股預定

額付若干外便可脫然無累此非尋常貿易比也英例凡作尋常貿易者若係與人朋開即屬公司之流亞惟不幸而至於虧欠資本蕩盡之不足債主仍可向各股東催索直俟一無帶欠而後已改假如有甲乙丙三人各出資本三分平分股開一行店迨折閱而罄其所有尚不敷還債之數其時甲乙二人家產業已盡絕無可著追丙則尚有餘貲別圖生計各債主可核明尾找索丙獨力清償丙亦無可推諉照帳均應核付此所謂無限公司也其創立大公司者雖不能相提並論然向亦有無限之一種近來則大半皆有有限公司矣後開之定例係爲有限公司而設撮其大要厥有四端一日創立公司暨稟官註冊之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五 主

二日科收股票資本暨與股人名分之例三日總理公司事務之例四日公司歇業之例所有節目并臚於後一日創立公司暨稟官註冊也查公司當創議開辦之始簽名於合同者極少須有七人其合同內必註明公司名目暨開辦公司之緣起又必預估資本共需若干萬分爲若干股每股共值若干兩且必每股限定若干數以杜歇業時之爭論其議立合同之人仍須各認若干股合同既定而後又須立公司章程一册所報明者共有九事股分票作何填給一也科收資本之法暨同時全收或隨時續收二也轉售股票之法三也與股者值應付若干資本之時不能付清准總理人註銷其股票別行填售四也與股

人聚議定期五也與股人當聚議之期皆得自舉其意以定從違六也推舉總理暨總理之權以辦公司事務七也結帳并分利等事八也專人查帳九也此項章程暨應立合同各有定式凡在華開設公司者皆當實力奉行迨至訂定合同立定章程創議人亦已簽名書諾然後稟請官署註冊立案由官給發執照准其開設於是公司之大局立矣創議者可招人定買股分矣既而收齊股分公司便可開張矣其創議之人自必即充公司之總理俟屆與股者聚議之期或可別舉新人換充總理然以常規言之必令創議人將公司草創事宜措置無不妥洽然後可圖更換也至於公司合同既已註入官冊之後不能任意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商務五

三

變更惟資本不敷則可議加股分之或大或小則可議改而已其定買股分票者於業已註入官冊之合同章程兩項當時必共恪遵雖簽字者不過創議之數人而與親自簽字毫無區別公司開辦後倘章程中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亦准與股人任意商改其商改之法與股人宜先行聲明今應核議公司章程第幾條之某事請有股者於何日聚會屆期人集彼此酌議倘有股人四分之三以為應改即行改定可也再者公司所立之合同及其章程必有印成之專本凡欲索觀者不問其有無股分即行給予一冊任憑閱視二曰科收股票資本暨與股人之名分也凡創設公司之人及初買股分之人俱視為有本來之名

分查照英例每立一合同其總公司必立一記事清冊應記者共有四事與股人之姓名一也人共有若干股每股已付若干金二也初次稟官註冊之年月日三也某人股分於某日退出四也四事既備細註明又有添註新股人之例但必須其人交出買受某人之真憑實據始可以其姓名列入清冊耳此項清冊或有欲觀者祇酌給鈔胥之小費無論摘鈔一節通鈔全冊均無不可欲知誰人並無股分在內某人計有若干股悉以此冊為憑凡人姓名既列此冊註明股數於其下公司分利之時必須照股分給公司若有虧欠亦必按股填付直到限額既滿而止惟股票已轉售於人註銷姓名而別換新戶者公司中或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商務五

三

盈或虧始與之不相干涉又有實係與股而清冊應列之姓名或偶然歧誤或竟致遺漏則准其人先行稟請到官由官查明實係歧漏然後飭令該公司分別改正補入再前本與股之人既而售去股票其買股之新主亦已列入清冊然距過戶之期未滿一年公司若有所虧以致開歇聲其所有尙不足以償債則如上文所云例應追足股票限定之額內銀兩倘彼與股新主別無餘費以彌補仍可向老股找補必事在一年以外始可與之無涉然無論老股新股公司虧欠而令找補斷不能踰於定額之外譬如每股計銀一百兩大都照例以百兩為限此百兩之股其先已付七十兩若虧欠而索找補至多亦不過三

十兩而止倘尙不敷還債債主亦無可如何矣三日總理公司事務也公司應如何辦理大半於創始時先行議定其章程雖略有不同而與股者共操論事之權則多不甚差別總理人不能以衆人之資本任意獨斷獨行也其貿易之較小者股東或不過四五人各股東固皆可稽考生意出入之事毋庸訂立細章若創立大公司與股者多至一二人而無妥定之章程與股人受虧何限故大公司之總理至少必選定七人其人必各執有公司股票至少以十股或二十股爲額此外與股之人每年至少必聚會一次又有六閱月而卽聚一次者當共聚之時總理人必將本公司一年或六閱月中所辦之事悉行當衆報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五

五

明或盈或虧毫無諱飾於是有股者會議分利等事悉照尋常章程辦理此項尋常章程卽照後開式樣公司初立時大半皆先核定但凡衆會之際皆可擇便酌改其酌改之法則須各舉其意而計之以爲是者若干意以爲否者若干意彼此冲算如有四分之三以爲應改卽行照改其與股人之不能親到者亦可託人代理但章程亦不能陡改必須與股人畢集之際先行聲明應改某條之故及衆議以爲當改矣猶不遽改再遲一月再聚與股人一次而再議之若仍謂爲當改者居四分之三然後改之且改此章程時不但報明與股人而已也又必稟報官署註明清冊以昭鄭重其有欲索閱新章者俱無所靳與股人

若欲留存改定之底本亦必給予一分賂收刻印之費而已萬一與股人以公司辦理不甚妥洽則於聚會時當衆商定派人查報卽非聚會屆期凡與股者有五分之一聯名稟訴於管理商務之官亦可由官派人查核倘查明總理人實有舞弊之處卽可按例辦理四日公司歇業也歇業有二法一爲與股人不喜此業自行解散一爲生意不佳稟官派人主張售出存貨分償債主查二法之中大半係與股人自行解散而罷或公司本有年限以期滿而遂停止亦有因虧欠太多無從轉運與股人自願停歇者停歇之意既定至少須派一人經售存貨特充還債之用是時總理人毫無權柄必將公司一切事務交與代爲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務五

五

了局之人該了局人亦須速將一切存貨售變得錢錢既入手則先提出了局人應得之薪水次還零星小債如房租及夥友辛工之類一無欠缺然後將應還各債趕緊清還倘還清後尙有餘貲則儘數攤還於與股諸人如其不敷抵償則須查明與股人之股價是否照額付足其付足者惟有債主按成認虧無從向與股人著追其未付足者譬如額定每股本銀一百兩照例本應付足但竟有止付過二十兩者有股人卽應每股續付公司銀八十兩以符原額而備還債其往往有緣此爭論處謂某應付某不應付也然大抵當公司停歇之時清冊所記與股人之姓名卽爲應付之憑證若冊有錯誤尙可稟請官署查明

更正其冊上實係有名者必應照股付銀攤還債主與自欠各種帳項之必須清還者毫無歧異惟與股人不免有實係赤貧無從找補者則當令身家殷實之與股人合而補其缺直至限數全滿始已至代爲了局之人固不能意爲軒輊或催令速付或姑與稽延然分應找付之與股人斷不可藉故推諉又公司停歇時假如某甲股票業已售於某乙而清冊尙未過戶者該了局人仍當照冊向甲找補甲亦仍須如數墊付然後自行向乙索還乙亦不能圖賴蓋乙之買股原圖獲利利既改歸於乙虧自不能仍責諸甲也又若初議停歇而與股人未必皆願不免紛紜無主然按照定例倘有一債主或一與股人倡議令該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商務五

毛

公司停歇即可獨自稟官俟官查明該公司果係不能辦事必即行諭令停歇又爲之派人代辦賣貨分銀並一切了局之事與公司自願停歇者無異則無敢於攔阻之人按英國頒行公司定例甚善我 國亟宜通飭仿行以杜奸商舞弊也

商船上

五洲商船最多者莫如英國其次美德法已將各國輪船帆船數目詳列商船表於後矣查泰西國例通商之船只准運到一埠其餘沿海沿江各埠乃本國民船自有之利外人不得侵奪今各國輪船無處不到獲利甚厚喧賓奪主害不勝言日本昔年擬改國內各海口運貨章程凡有洋貨已抵本境均由本國商船運載分售廣開利源免致喧賓奪主西人以日本船數不敷改制太速且日境水道盡屬海洋非若中國之揚子江美國之米西細比巴西之亞馬孫江貫注國中綿長數千里本國得以獨擅其利也今日本已如願相償收回利權已無洋船轉口於境內各埠我 朝廷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商船上

美上三十三

亦宜設法保護商民振興商務並換去關上洋人庶無偏護如日本設法衛商使外來爭利者虧本自退載貨水脚因爭載而遞減者酌復其舊則中國商船之利悉歸我有否則仿外國例歲助商船公司帶書信箱水脚銀數十萬兩查各國皆有郵船公司國家輪船公司六十萬五千鎊另津貼專往奧大利亞之船歲約入萬餘鎊法國一百零四萬三千五百十三鎊德國一百萬鎊俄國四十五萬鎊意國四十萬鎊日本八十八萬鎊今年又多造堅固快助銀三百五十萬元爲推廣往來各國郵船之費 多造堅固快利之船分走通商口岸及華人寓居之埠如南洋諸島北洋海參威及朝鮮日本各口皆可以運我土貨暢銷各國又添派小輪船往來各省內河船中駕駛管輪悉用華人以免滋事今我 國通商各口無論長江內河蘇杭二州皆任洋商輪船往來是船業之

利幾盡為彼族所奪矣士大夫既知輪船捷於帆船舊式不如新式豈無一二深明大利大害之人輒以羣疑衆謗動謂輪船一行恐絕舊日船戶謀生之計深願當道亟將帆船不及輪船之利詳細曉諭各船戶嗣後若不能盡改輪船即宜多造新式帆船或有商船出類拔萃者當道尤宜奏請獎勵以資踴躍日本自效西法商船日增西報謂其自中日交戰六個月郵船會社租船與國家除一切費用外淨獲銀一百四十萬元其恤商可謂厚矣中國能如是乎招商局當中日交戰留在天津聽差之船用一日計一日不用之日則不計與日本郵船會社租與國家之船比較虛耗不少且所載湘軍水脚照章八折倘彼此推諉經歲未付而商局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上 无

受損良多或謂 國家有漕米歸招商局船裝運尙有利益可補不知近年漕米水脚不及運商米水脚之昂且拱北輪船在錦州失慎轟沈據船上逃回之中西司事口供與同船逃回之兵弁供詞大相懸殊是以統帥未將船價給還商局無從再問矣 西例凡碰撞確失事等情概歸水師衙門 所運官家物件刻薄者動須報由水師提督會同各船主審斷 効間有行李數百件而不付一錢反代出上下工力者其弊若是又有武弁差役狐假虎威如船上司事供應不周任意拳打腳踢歐西上等之人皆以守法知禮為體面華人多有以不守法不拘禮為體面所以各官與招商局有交涉者或有勢力者皆不遵局船規矩往來不買船票亦不先咨照船上預留房艙此輩無論何時到船房艙雖已為人所定亦燭船上管事開房入住且在大餐房之客例定每客准帶家人一名其家人不准住宿大餐房彼亦留其同房住宿竟有以朋友冒充家人同住同食者亦有邀大輪之友到大餐房坐談各家人亦羣擁而至者不識避忌隨處唾痰

為同舟之洋人厭惡遠避竊笑而舟中上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恐得罪則禍立至買辦亦難自保以上所論各節事雖小而關係頗大既有此弊非但於商務有損且為外人鄙笑若不痛為革除中國商務何能振興太古輪船知有此病其洋人大餐房不許華官搭者職 所以華商之船不掛龍旗而掛洋旗者職是故也招商局尙屬如是遑問其餘欲振興商務豈不難乎嘗閱海關通商貿易冊核計由中國往外國公司輪船歲獲水脚銀約數百萬兩往來我 國各口岸之船歲獲水脚銀約八百餘萬兩 聞晏爾吉云來中國各口江海輪船除往來外國之船不計外每年約獲水脚銀三百數十萬兩除開銷外約餘利銀百數十萬兩現在往來中國境內之船多屬英國既有此厚利中國若不添輪船招商局各船日本國知必遣船往東境內將與英人爭利矣輪船招商局各船每歲約得回水脚銀二百餘萬兩不過六分之一耳况各船皆購自外洋駕駛管輪全屬西人漏卮甚鉅昔年招商局有江船日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上 三

永甯用華人為船主各國保險公司皆不允保險故招商局創立仁和濟和保險公司不為外人掣肘也然輪船公司保險公司不嫌其多亟望我 國家頒定商務通例航海章程凡海口設有燈塔立有浮標使知暗沙暗礁造船之家須仿西例 同治十三年英沈船之弊有十水手過少其弊一載貨輕重不均其弊二艙面重載過多其弊三船用馬力過少其弊四購買保險過於原數其弊五造船時未得善法其弊六舊船更新繼長增高其弊七載貨淨於噸數其弊八年久失修其弊九貪行忘險其弊十故商部派員查訪設 由商部經驗註冊者謂之上等商政視其工程堅固與所用木之良楛鐵板厚薄機器何如必皆如式而後定其行海年限不如式者不得往來其處新船放行之日往來其國各埠者須設有驗船官一船主一機器司船主稽查船面各件機器司稽查船

內機器各件如有損傷即修理視其船之房榻舳板艙位闊窄

定其載貨載人多寡之數如人踰其額貨踰其數者皆罰之前年太古

輪船由牛莊返烟臺輪面載客過多為風浪捲每歲復稟請船政

遣國家機器匠至船詳驗機器有無損傷鐵板有無破壞稍有不

堅定必修固其行海所募水手所帶食米必使足數不足數者禁

不得行當船主者必有船主憑照其船出海則船上人等一切皆

聽指揮船主必記其所行於冊若有爭辯等事商務大臣即據其

所記以定處分使其慎重人命貨物勿為利慾薰心致蹈不測凡

稟請給照往來之船亦當仿照西例所取照費無過數元只納噸

鈔不須另外報効各國往來江海輪船例無限制亦不准人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商船一 三

大小納噸鈔凡創辦者俱無另外報効餉銀惟照例計船之

之多寡而已 令沿海要埠中國公司輪船日增利不外溢誠塞漏

卮講富強之一大端也

商船下

上篇論各國商船多寡保護商船諸法驗船要略茲將上海中外

輪船公司情形觀縷言之俾咸知與外人爭勝其權操之有自余

曩時總理寶順及太古輪船公司事務嗣又與洋人創辦公正輪

船公司及各口攬儀行三十餘載旋蒙盛杏蓀唐景星徐雨之三

觀察采聽商情稟請傳相幫辦招商局會同唐觀察同至怡和太

古酌定三公司輪船水脚均分之約出視南洋各口察看商務情

形墨蒙傳相札委總辦局務於中外商務利弊頗知梗概夫西人

之勝於我者以能破除情面延攬人才官紳屬託有所不顧親友

推薦有所不受是以所用司事人等不但事情習熟且為守兼優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商船下 三

董事由股東而舉總辦由董事而舉非商務出身者不用另舉一

極精書算之人按月一查帳目有事則眾董集議有大事則集股

商會議無事則於結帳時聚議每年總辦將帳目及生意情形刊

成清冊登諸日報俾眾咸知董事亦得各抒所見以備采擇凡有

益於公司之事董事須竭力維持否則必為人所輕鄙此西國公

司之通例也查輪船公司利弊甚多大要有十一總辦為公司領

袖如不熟識商務則不能知人善任凡事為人所愚措置失當必

有廉而不明之譏待其悔悟該公司已喫虧不淺矣二管理船務

者要常知公司有船若干食水深淺現往何處各口進出貨物盈

虛以及市價漲跌庶胸有成算不為租客所欺三攬儀船雖未到

埠貨宜先攬如不先定則耽擱船期余見各處留船候貨所得水脚不敷耽擱之費者甚多惟其弊在暗耗人多不察耳所以富商大賈及大攬儀行輪船公司之有心計者均曲體交權先有以固結其心雖同日有船開行其貨物早已為我所有也四凡置船有行江行海載客載貨之別各口大小水勢深淺之分內河水淺貨少船不宜大外口水深貨多宜用大船若船小載貨無多不能與人爭利五輪船機器貴用新式燒煤少而行駛速如貪價廉買舊式機器之船燒煤多而行駛慢矣六船主管輪為一船司命之主任大責重十分謹慎猶有不測之虞稍涉疏忽鮮不債事雖有學堂執照仍須由歷練中來歷觀輪船之壞非盡沈於颶風大霧中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下

多因中酒疏略剛愎自用或藝術不精以致有擱淺碰石水鍋炸裂等弊然則選擇船主大副管輪者可不慎歟七公司船多必須有總船主總大車分別治理如總船主非由船主出身不知各船主優劣總大車非由大車出身不知各管輪優劣優劣不分人必不服安有大學問者肯供其驅策乎所以當總船主總大車如外國之升任水師提督必須資格深聲望重也八輪船上下貨物管棧與管碼頭坐艙必須督率扛夫堆工母稍耽擱既貨先預定如千餘噸船今早到明早可開至遲不過兩日一夜若每次耽擱一日核計其中喫虧不淺此着關係甚重業船務者亟宜留意焉九船中與棧房貨物坐艙與管棧各宜督率小工堆高整齊不許亂

放虛佔地位致少收水腳棧租之累十坐艙夾帶貨物少報客位司棧多報力錢偷漏客貨私收棧租等弊均無難革除要知事在人為耳當太古開辦之時祇有舊船三艘力與旗昌公司爭衡尚屬得手所以逐年添船獲利更厚該公司所有輪船攬儀用人事務歸余與美人晏爾吉商辦選擇熟識客商貨多而可靠者囑渠分裝各口攬儀或加一九五用或貼補房租或貨多准其薦一輪船買辦貨至多者缺至優以此羈縻使其奮勉為我招徠或謂招商局因官有漕糧補助凡官薦之人勢不能却查西洋東洋帶信輪船公司國家歲助鉅款過於商局運糧水腳數倍當道概不薦人亦何嘗有此酬應乎惟其能體惜商情所以商務振興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下

局司事人貴先請練令當道所薦者非科甲則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向無歷練之人以期掛名文案得支乾修或圖船上坐艙之職事由副手代理彼則坐地分肥或為分局幫辦時與當道酬應於局事無裨而糜費愈多商局如是別局亦如是何能與人爭勝嗚呼西法不興謀生無術凡得一官一差者即有追隨謀食之人絡繹不絕無以位置其苦况難言為他國所未有者也 或慮總辦虧空宜選公正廉明精明歷練之股商為司月按月稽查帳目餘事非其職守不必預聞以免掣肘至於造船修船兩端關係最為重大造船則先宜講求新式繪圖貼說 定造往來何處之船其圖應由總船主繪定以新式為貴如欲知本局各船上有能出一新樣與水機裝貨多燒煤少行駛快之船請繪圖貼說呈局考驗取用者賞銀一磅并囑赴船廠監造以示獎勵縱不取用其圖 應用何樣機器何等說亦用白者賞銀一磅以補其筆墨之費 應用何樣機器何等材料載重噸數馬力若干燒煤若干行駛遲速喫水深淺皆逐一註明照鈔數紙分寄有名各廠開價寄至滬上總局開折約定選

一船主機器師前往監造或由監造登報訂期投票必須當眾開拆不須經手用錢又免經手漁利浮開等弊修船則防經營洋人與船廠通同作弊不應修而修者指鹿為馬哄騙外行欺蒙總理皆慣技也又須防同行密約凡投票之價預加若干同沾餘利種種弊端不勝枚舉非華商自設船廠不能止弊日本尚以上所述各款昔晏爾吉嘗以為獨得之秘並勸余不可告人余答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未必人人品行端方事事認真不避嫌怨盡心竭力為之也言雖自閱歷中來猶恐見識未廣願質諸熟識輪船公司事務者

或謂內地設火輪船必有二弊是導洋人內竄也是令民船日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下 臺

廢也不知通商自有界限洋船所至必歸洋關若民船則由常關稽核不歸洋關洋人無從藉口日本江海各埠俱准民船往來未聞洋人追蹤而至者譬之寓友於室廳事圍與友共之所不與共者閩內之地友亦自知其界不敢闖入也若鯁鯁然慮友之躡其後因不敢一至閩內亦未免過慮矣且先存此等見解先發此等謬言則刁猾洋商欺其不明洋務商務規例乃從而生心作得步進步之想是啟隙而令人攻也至於民船之廢更不足慮輪船之多莫如香港而民船不見其減昔日上海漕米改裝輪船赴津亦云恐船戶失業滋事今已行之十餘年亦未見船戶鼓噪滋事縱或稍有減少然所減在舟楫所增仍

在輪船滅此增彼於民何損彼民之能為大木船者何不能為小輪船也如必責輪船多事是亦責舟楫者曷不為剝木之易也責通商者曷不為坐困之易也謀國謀家良有不得已之苦衷矧無其弊而有其利耶內地果設輪船其船堅利足以禦盜周流荒僻足以弭盜一利也往還迅速足便行旅二利也徵調靈便足便軍旅三利也練習海疆嶼澳支派汊港足備水師之選四利也連載歸總不至走漏稅釐五利也年來外國富強雖由製造之盛亦因講究通商始口岸通商人與我共內地通商我自主之欲求中國富強當改用輪船由地方官出示曉諭船戶限期陸續先行試辦如逾期不遵或已試辦數年則不論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下 吳

人均可仿行如日本設郵船會社仍設內地商船會社輪船相為表裏以興中國內地自有之商務而收內地自有之利權毋貪苟安而忘遠效毋信劣紳奸商墨吏之言謂其有礙釐金恐奪小民生計以似是而非之詞顛預塞責了事聞有當道准行試辦內地之船而劣紳墨吏受賄必多方抑勒令船戶羣起而阻撓之終至不能行而後已凡創辦一事必須大憲廉明洞澈一切情形方不致為人搖惑也

附錄同治元年各國議定行船章程

一曰船分兩種曰火輪曰夾板二曰桅上懸燈須從日落時至日出時不可息滅三曰燈分四式以愛皮西提編號即西國字

愛字者於杆上懸一白色燈其光須射舟前二十度天氣清明來船於五英里外可見每英里合中國三里三皮字者船右側懸一綠色燈西字者船左側懸一紅色燈來船均於二英里外可見提字者用紅綠色兩燈藏置兩旁木架中以為示知左右來船之用四日火輪若拖帶別船用一色白燈兩盞一懸杆上一懸杆下五日帆船自行或為輪船拖帶所懸之燈與火輪同惟前杆之燈不具以示區別六日小火輪船如遇風浪極大時兩側紅綠燈移置船面照常燃點以示來船七日停泊時須於船面上懸八寸徑白色燈高二丈許八日領港船於桅杆絕頂高懸明燈一盞另用一大燈外覆黑罩每十分鐘時揭罩一回使明滅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下 三

不定九日漁船小駁船懸一半紅半綠燈停泊時桅顛懸二小
 明燈一明一滅閃爍不定十日船遇重霧火輪每五分鐘洩汽
 筒一次夾板船則吹螺角若當停泊均各以五分鐘擊響鐘一
 次十一兩夾板船迎面而來恐其有失均當向左轉舵以避之
 十二夾板船倘遇橫風旁船順風駛來橫風者須讓順風者無
 帆者須讓有帆者十三兩火輪迎面而來亦當各向左首轉避
 十四輪船正行旁有一輪橫駛則左船當避右船十五輪船與
 夾板遇夾板當先趨避十六火輪與他船逼近當稍閉汽筒緩
 行如危急則倒輪以避十七輪船機力有遲速倘後船追及須
 從兩旁繞出其前十八兩輪逼近後船固須繞道倘遇危急前

船亦當避讓十九船遇危急在呼吸間者亦可將定章變通以防不測二十以上定章或未能恪遵失事後將疏忽之船查辦或為風浪所誤或彼此均不留心以致失事則誰錯誰賠均錯均賠一經審實即為定案

附錄各國商船表

英國	美國	德國	瑞威國	法國	意大利	西班牙	荷蘭國
帆船數 八八七二艘	帆船數 三六〇九艘	帆船數 二二六五艘	帆船數 三一一艘	帆船數 一四九十一艘	帆船數 一八四一艘	帆船數 一〇四一艘	帆船數 六四七艘
船數淨噸 三四八五五九噸	船數淨噸 一四〇三〇四九四噸	船數淨噸 六二四九二二噸	船數淨噸 二九七八〇一噸	船數淨噸 二五二六六六噸	船數淨噸 五二六二二五噸	船數淨噸 一七二七二九噸	船數淨噸 一五七六三九噸
輪船數 五七三艘	輪船數 三三三艘	輪船數 八十一艘	輪船數 三一一艘	輪船數 五〇三艘	輪船數 二二二艘	輪船數 三五九艘	輪船數 一九九艘
船數約噸 九七〇九七六噸	船數約噸 六六五三六五噸	船數約噸 一一六〇九二噸	船數約噸 四〇六一九噸	船數約噸 八七二一〇二噸	船數約噸 三一九四四九噸	船數約噸 四六五二七三噸	船數約噸 三〇二二六噸
共數船 一四六二七艘	共數船 四〇三九艘	共數船 二〇七五艘	共數船 二六二一艘	共數船 一九八三艘	共數船 二〇五四艘	共數船 一四四艘	共數船 八四六艘
計數噸 一一九二五五六噸	計數噸 二〇六八八五九噸	計數噸 一八四〇一四噸	計數噸 一七三三九二噸	計數噸 一一八三九六噸	計數噸 八三五二七四噸	計數噸 六三八〇二二噸	計數噸 四六七八二二噸
帆船數 一七二九艘	帆船數 一三五八艘	帆船數 二五四艘	帆船數 八五六艘	帆船數 一六三艘	帆船數 二八五艘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下

三

山白

計數噸	共數船	船噸約	輪數船	船數淨
五九二六三	二〇一八	二二二六九三	二六九	三五九七二
五〇五六九	一八二〇	二一四八四〇	四六二	二九一八二九
三〇二六五六	三八四	二一八〇三〇	一四〇	八四二一六
三六二三五八	一〇九四	二〇〇六八	二二	一六一七五〇
三七八五二二	一二五六	一七九一五	九三	二五五六〇八
一八〇四九八	四七	一四九二二	七二	六五五七五
	五九二		三千噸以下者 五十五艘	
		一千噸至一百噸 者二百三十七艘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船下

表

保險

保險有三等一水險二火險三人險水險保船載貨火險保房屋貨棧人險保性命疾病蓋所謂保險者不過以一人一身之禍派及眾人譬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險由公司賠償而公司之利仍取之於人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險則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銀償還遇險之一座在公司不過代為收付稍沾經費而已人險亦然大抵人生之壽通算以四十歲為限若至四十歲尚未命終則以前每年所收之保銀一概給還且其人業經保險若未至所保之期無故而死則可得鉅款除喪葬外尚有盈餘此等便宜之事亦何樂而不為乎貨物保險非獨尋常之時即遇戰事盜劫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保險 罕

凡意外之災皆可以保惟價分數等在兵禍中保險其價最昂較尋常須加數倍其盜劫等事次之然亦與尋常保險不同緣此等事非意料所可及也惟保險之法一行每有好商故將貨物之價多報以冀物失船沈得以安穩獲利此等天良喪盡之徒雖國家嚴禁不啻三令五申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仍多嘗試亦有將房屋託保故付視帥者公司中遇此等之人別無善法防範惟有付之一歎而已按保險之事始於明嘉靖二年意大利國亦踵行之皆由國家所保其時每有好商故將船隻沈失於大洋之中船中之人船中之物盡付波臣惟奸商預留逃命之地乘船而回向國家索賠如是者歲有其人後經查出重辦此風漸革若火險人險

則始於康熙四十年至乾隆二十七年倫敦又設一保險公司專保人險故同是保險而所保不同茲將章程分列如下水險章程一船貨等物須保至其所至之地若未至其地被他人所奪者賠為本國所奪者不賠一船貨出口保險公司須考察船主及大副等技藝若不能考察任其出口而船主不遵行船定章因而失事者過在船主當由船主或船行賠償若船行船主無力仍由保險公司賠償各保險公司公請一船主考驗各船管駕才不勝任者不保一兩國交戰將口岸封禁如局外之船強欲入已封之口被局內戰國將船物取去者不賠倘先期與保險公司訂明言欲入某國封口一朝失去或可酌賠然此欸不在保例之中不能援引一船舶啟行須與公司訂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保險 聖

明開駛之期若已定期故遲一二日不遵所定比啟行後以致失事者不賠又所行之地亦有一定若已定船至某處忽欲折回或繞至他處因而失事者不賠近年各公司因爭攬生意格外遷就夫遵行一船破損而不修煤糧少而不足致開船後中途遇險者不賠一甲船併貨可值一百萬乙船併貨祇值五六十萬彼此相撞如甲船沈失則照乙船價值賠償不能賠足一百萬倘乙船沈失則甲船當遵乙船之價賠償一船在海中遇風如當危急或所斷木桅或拋去重貨皆任船主自主事後船中之物則照數賠償所有拋棄之物則照原價賠給一半火險章程一火險共分三等一磚石之屋二木屋三草屋磚石之屋其價每值一鎊險費一先令半木屋二先令半

草屋四先令半不照納保費者不賠一房屋忽遭雷劫或自行放火者不賠一機器製造廠房皆可保險惟造火藥廠及儲火藥棧則不保一房屋及器用如保險二千兩被焚後固當照賠或以後屋中再添置別物其價溢二千兩之數者如實有確據亦能照賠倘以添置之物歸他人承保則由他人賠償原保公司不賠人險章程一人險公司今改數等或公司中已獲盈餘可另行酌提若干分給交保之人或公司中盈餘利息一年計算公司中人可與交保之人均分在交保者每年應出保險之費如五十元之數若有盈餘可取則不滿五十元矣一人命之險雖可賠償惟實因病不可藥者始賠其短見致死爭毆致死雷極致死犯罪致死非命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保險 聖

致死者不賠一保險已至五年其人或因萬不得已之故而致於死則可還其五年中之保費一交保之後或祇保一年明年不保者則上一年保費不能給還倘越一二年仍欲保險則每保險銀一鎊當罰加先令一枚如保險訂定銀一千鎊罰先令一萬枚但祇罰一次以後不罰一保險者須年在二十歲可保至四十歲四十歲以外保費頗昂必須歲逐遞加惟多病者不保無居處者不保婦人不保也

商戰上

自中外通商以來彼族動肆橫逆我民日受欺陵凡有血氣孰不欲結髮厲戈求與彼決一戰哉於是購鐵艦建礮臺造槍械製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以爲而今而後庶幾水慄而陸震乎而彼族乃啞啞然竊笑其旁也何則彼之謀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資財不攻兵陣方且以聘盟爲陰謀借和約爲兵刃迨至精華銷場已成枯腊則舉之如發蒙耳故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拮克傲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縱令猛將如雲舟師林立而彼族談笑而來鼓舞而去稱心鑿慾孰得而誰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斷之曰習兵戰不如習商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上 聖

戰然欲知商戰則商務得失不可不通盤籌畫而確知其消長盈虛也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請先就我之受害者縷析言之大宗有二一則曰鴉片每年約耗銀三千三百萬兩一則曰棉紗棉布兩種每年約共耗銀五千三百萬兩此盡人而知爲巨欸者也不知鴉片之外又有雜貨約共耗銀三千五百萬如洋藥水藥丸藥粉洋煙絲呂宋煙夏灣拿煙俄國美國紙捲煙鼻煙洋酒火腿洋肉舖洋餅餌洋糖洋鹽洋果乾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爲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綢洋緞洋呢洋羽毛洋線絨洋羽紗洋被洋毯洋氈洋手巾洋花邊洋鈕扣洋針洋線洋傘洋燈洋紙洋釘洋畫洋筆洋墨水洋顏料洋皮箱

篋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爲我害者也外此更有電氣燈自來水照相玻璃大小鏡片鉛銅鐵錫煤斤馬口鐵洋木器洋鐘表日規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種類殊繁指不勝屈此又雜物之凡爲我害者也以上各種類皆暢行各口銷入內地人置家備棄舊翻新耗我貲財何可悉數是彼族善於商戰之效既如此而就我奪回之利益數之大宗亦有二曰絲曰茶計其盛時絲價值四千餘萬兩今則減至三千七八百萬兩茶價值三千五百餘萬兩今僅一千萬兩雜貨約共值二千九百萬兩罄所得絲茶全價尙不能敵鴉片洋布全數況今日茶有印度錫蘭日本之爭絲有意大利法蘭西東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上 聖

洋之抵衰竭可立待乎次則北直之草帽辦駝毛羊皮灰鼠南中之大黃麝香藥料甯綢杭緞及舊磁器彼族零星販去飾爲玩好而已更賴出洋傭工暗收利權少許然亦萬千中之十百耳近且爲其擴絕進退路窮是我之不善於商戰之弊又如此總計彼我出入合中國之所得尙未能敵其鴉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瘡數千餘萬金之虧耗胥歸無著何怪乎中國之日備哉更有絕大漏卮一項則洋錢是也彼以折色之銀易我十成之貨既受暗虧且卽以錢易銀虛長洋價換我足寶行市胸變又遭明折似此層層剝削節欺給再閱百十年中國之膏血既竭遂成羸瘵病夫縱有堅甲利兵疇能驅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當前鋒冒白刃哉

夫所謂通者往來之謂也若止有來而無往則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謂也若既出贏而入絀則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損矣知其通塞損益而後商戰可操勝算也獨是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尤必在上藝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爲晉用去所惡而投其所好則可以彼國物產仍漁彼利若有商無工縱令地不愛寶十八省物產日豐徒棄己利以資彼用而已是宜設商務局以攷物業復開賽珍會以求精進攷易言日中爲市書言懋遷有無周官有布政之官賈師之職大學言生財之道中庸有來百工之條通商惠工之學具有淵源太史公傳貨殖於國史洵有見也商務之綱目首在振興絲茶二業裁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上 聖 一千〇一

減釐稅多設繅絲局以爭印日之權弛令廣種煙土免征釐捐徐分毒餌之餒此與鴉片戰者一也廣購新機自織各色布疋一省辦妥推之各省此與洋布戰者二也購機器織絨氈呢紗羽毛洋衫褲洋襪洋傘等物煉湖沙造玻璃器皿煉精銅仿製鐘表惟妙惟肖既堅且廉此與諸用物戰者三也上海造紙關東捲煙南洋廣蔗糖之植中州開葡萄之園釀酒製糖此與諸食物戰者四也加之製山東野蠶之絲繭收江北土棉以紡紗種植玫瑰等香花製造香水洋胰等物此與各種零星貨物戰者五也六在偏開五金煤礦銅鐵之來源可一戰而祛七在廣製煤油自造火柴日用之取求可一戰而定整頓磁器廠務以景德之細窰摹洋磁之欸

式工繪五彩運銷歐洲此足以戰其玩好珍奇者八以杭甯之機法仿織外國縐緞料堅緻而價廉平運往各國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戰其零星雜貨者九更有無上妙著則莫如各關鼓鑄金銀錢也分兩成色悉與外來運肖無二鑄成分佈乃下令盡收民間寶銀各色銀錠概令赴局銷毀按成補水給還金銀錢幣久之市間既無各色錠銀自不得通用錢幣我既能辦理一律彼詎能勢不從同則又可戰彼洋錢而與之工力悉敵者十也或曰如此興作誠善奈經費之難籌何則應之曰我國家講武備戰數十年來所耗海防之經費及購槍械船礮與建礮臺之價值歲計幾何胡不移彼就此以財戰不以力戰則勝算可操而且能和局永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上 聖 一千〇一

致兵民安樂夫固在當局者一轉移間耳第商務之戰既應藉官力爲護持而工藝之興尤必藉官權爲振作法須先設工藝院延歐洲巧匠以教習之日省月試以督責之技成厚給廩餼以優獎之賞賜牌扁以寵異之或具圖說請製作者則借官本以興助之禁別家仿製以培植之工既別類專門藝可日新月異而後攷察彼之何樣貨物於我最爲暢銷先行照樣仿製除去運脚價必較廉我民但取便日用豈必從人舍己則彼貨之流可一戰而漸塞矣然後視其所必需於我者精製之而貴售之彼所必需斷不廢費而節省則我貨之源可一戰而徐開矣大端既足抵制零星亦可包羅蓋彼務賤我務貴彼務多我務精彼之物於我可有可

無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孫子上駟敵中中駟敵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須減內地出口貨稅以暢其源加外來入口貨稅以遏其流用官權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後戰本固戰力紓也攷日本東瀛一島國耳土產無多年來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來貨物悉令地方官極力講求招商集股設局製造一切聽商自主有保護而絕侵撓用能百廢具舉所出絨布各色貨物不但足供內用且可運出外洋并能影射洋貨而來售於我查通商綜覈表計十三年中共耗我二千九百餘萬元從前光緒四年至七年此四年中日本與各國通商進出貨價相抵外日本虧二十二萬七千元光緒八年至十三年此六年進出相抵日本贏五千二百八十元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上 聖

萬元前後相殊如此商戰之明效可見矣彼又能悉除出口之徵增入口之稅以故西商生計日歎至者日稀鄰之厚我之薄也夫日本商務既事事以中國為前車處處借西鄰為先導我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創其難彼襲其易彈丸小國正未可謂應變無人我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帥用因為革舍短從長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財廣駕而上之猶反手耳夫如是則中國行將獨擅亞洲之利權而徐及於天下國既富矣兵奚不強竊恐既富且強我縱欲邀彼一戰而彼族且怡色下氣講信修睦絕不敢輕發難端矣此之謂決勝於商戰

商戰下

語云能富而後能強能強而後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富與強實相維繫也然富出於商商出於士農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國以商富國以兵衛商不獨以兵為戰且以商為戰況兵戰之時短其禍顯商戰之時長其禍大善於謀國者無不留心各國商務使士農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國不重商務而士農工商又各自為謀雖屢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強之術籌餉則聚斂橫征不思惠工商以興大利練兵則購船售礮不知廣學業以啟聰明所謂祇知形戰而不知心戰者也形戰者何以為彼有槍礮我亦有槍礮彼有兵艦我亦有兵艦是亦足相抵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下 奧

矣孰知舍其本而圖其末遺其精義而襲其皮毛心戰者何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損人興商立法則心精而力果於是士有格致之學工有製造之學農有種植之學商有商務之學無事不學無人不學我 國欲安內攘外亟宜練兵將製船礮備有形之戰以治其標講求泰西士農工商之學裕無形之戰以固其本如廣設學堂各專一藝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馬光求設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勵自能人才輩出日臻富強矣蓋利器為形利用為心有利器而不能利用則人如木偶安得不以制人者而制於人故有治法必須有治人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國家不惜鉅貲備加保護商務

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為國拓土開疆也昔英法屢因商務而失和英迭為通商而滅人國初與中國開戰亦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若習故安常四民之業無一足與西人頡頏或用之未能盡其所長不論有無歷練能否勝任總其事者皆須世家科甲出身而與人爭勝憂憂乎其難矣是故國家首貴知人善任尤要洞識時局知我力量不足當忍辱負重相與羈縻待力量既足權操必勝有機可乘之時則將平日所立和約凡於國計民生有礙者均可刪改如彼重稅我出口貨者我亦重稅彼進口貨以報之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

今當軸者不知振興商務以開利源之要端只知征商以媚上凡有所需非以勢勒即以術取如廣東往來內河輪船每船已報効銀若干尚為各關卡留難阻滯而卡員差役往來附載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下 完

皆不出舟費若掛洋旗之船雖載皆開關亦惟往不船之無敢勒索華商之費逢卡納釐多遭搜詰時日耽延不如洋人三聯票子口稅之便安得不納費洋人假洋人之名以圖利益歟所我中國以代報關之洋行日見其多無異為魚為蠶驅馬耳

宜標本兼治若遺其本而圖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學業不興才智不出將見商敗而士農工俱敗其孰能力與爭衡於富強之世也耶况乎言富國者必繼以強兵則練兵鑄械添船增壘無一非耗費鉅款而府庫未充賦稅有限公用支絀民借難籌巧婦甯能為無米之炊亟宜一變舊法取法於人以收富強之實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為無形之戰一法泰西講武備以圖強為有形之戰知已知彼戰守無虞自然國富兵強何慮慢藏誨盜豈非深得古人能富而後可以致強能強而後可以保富之明效也歟

附錄歐洲商務盈絀總論變通商務論

商賈者專為侷利之計者也苟利可圖不憚千里之跋涉終歲之勤勞所製之物除本國自用外皆思罔利以售人何處肯出善價則向何國銷售進至善價不得反多折閱以今比昔昔之價昂今之價賤昔之捐輕今之捐重夫以三賤之價當至重之捐而各國仍勇往直前不肯作退步想者蓋勢處於自然有不如此而不得者也夫今之商賈固眾矣今之貨物亦多矣理財者遠慮深謀寸心千里無作有物製成皆思駕他人之上但願他人無貨而我獨有之他人不利而我獨收之無如公法具存心力有限我欲商不得禁他人之不商我欲利不能使他人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下 幸

失利然其設心慮慮苛刻異常於是德意志西班牙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各國皆欲略遠方之地以為是屬亦屬地之權已為政我欲如何可以隨意措置他人不能參宗其間也俄羅斯雄跨亞歐洲地大物博常思自逞其雄雖不專主於商務而振作有心目無餘子其國中捐項亦幾至增無可增者非獨為理財之謀實欲使各國之物販至者無利可圖然後本國之人獨用本國之貨而銀錢不至外溢國本得以栽培也當一千八百六十年各國皆立通商公約無論何項貨物入口出口捐稅不得私相增減乃未幾而與國寒盟矣又未幾而德亦寒盟矣口血未乾前言遽食良因國中貨物日益增多銷運匪易遂竟蓬

前約重征入口之稅使他國貨物運至本國獲利難豐而出口之稅則輕而又輕以廣遠方交易此亦自便私圖各爲己見致各國間風競效背棄誓言其加稅之始曾不慮他國之亦能加稅者蓋小人之見往往然也其後德國不准比國麻布入口意大利國土貨客貨出入口岸向無收稅之例論世者曠觀時局以爲器量獨宏嗣見美國糧食入境其價極廉較本國可減十分之二致耕種無利棄田不耕隴畝荒蕪流亡四散國家遂特禁糧食入口然散而之四方者數十萬人矣南亞美利加各國見意國禁入口之糧亦卽效法禁止於是境中五穀頓貴窮民無所得食其困在下而不在上殊非公平之政也美國見法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下 五

絲酒入口益多於是重徵口稅法廷怒知美國牲畜魚肉歲入法境者可值數百萬佛郎因亦以重稅報之在法商固不能沾美利而美商亦不能沾法利此相報之巧國家畸重畸輕之政適貽商人之累而無可如何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瑞典瑞威亦重徵米麥入口稅項商人譁然以爲我國重徵人稅則他國亦將重徵我國之稅朝廷安取重捐坐令在下商人爲之賠累此斷不可者兩國間之遂罷其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法意兩國設立商約兩國口岸出入貨物如爲局內之物一律輕稅此約至八十八年爲止當在約期之內兢兢恪守固未嘗輕違定章泊約滿之時不能續訂各國亦料其必然於是又肆意增稅

安南市面頓致蕭條百姓皆多怨色矣羅馬國所用之鞋皆從
奧國運至羅馬欲令百姓自製故奧鞋運入境內每箱須捐六
百佛郎奧商大驚乃將鞋運至荷蘭充爲荷蘭之貨再行裝至
羅馬多一倍出入口岸之捐尙不及羅馬加稅之數羅馬知之
乃減捐五百佛郎於是奧商之鞋又徑運羅馬不復遠至荷蘭
焉其與法美諸商向日猪羊牛糧食爲多法國入口猪羊每頭
捐銀八分牛每頭捐佛郎三枚糧食每噸杜會脫捐佛郎十枚
今猪羊每頭捐佛郎五枚牛每頭捐佛郎三十八枚糧食每噸
杜會脫捐佛郎三十枚若他洲糧食又須加倍捐之此又法國
苛政之一端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七月各國又欲議平稅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下 三

古有四民商居其末古以農爲本蓋謂國無民不足以爲治民
無農不足以爲養也厥後貿易漸興然肇牽車牛遠服賈亦不
過日中爲市通工而止求一挾千百萬之貨與世推移而
足以誇耀時者管子以外不數觀焉於以知古人輕商非輕
商也古人所謂商商其所商非今所謂商也元明以前未有通
商舍本趨末之議未改居今世而慨念商務其情勢有不可同
日語者矣考西人之商於中國也自明季始中國之與彼族立
約通商也自道光朝始泊乎海禁大開中外互市創千古未有
之局集萬國來同之盛輪船雲屯貨賄山積商之勢力大者往
往足以把持市價震動同業下至淫巧奇技亦領異標新錐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三 商戰下 三

事未果行時德國之鐵俄國收其重捐每噸加捐一百羅卜德
國亦將俄美等國入口之麥重捐每噸杜會脫加捐一百二十
大勒彼此相報靡有已時民俗日用艱難咸有新桂米珠之慮
夫朝廷欲禁他國之物入口故百倍其徵上則裕其財下則罹
其苦揆之寬大公平之政當不出此俄國向多舊黨不喜新法
故所開煤礦出數不多雖厥品稱良而價值極昂貴以本國
之物供本國之用來日大難未能爲繼國家又重稅入口之煤
致他國商人望風裹足但火車火船不能不需乎是因有以巨
價而購之他國者矣賠累殊多於國用之閒大有關係留心時
事者曠觀各國加捐之政所以深切杞憂也

競逐窮天地之精華竭閭閻之脂膏熙熙而來者不皆禹甸九
州之人也攘攘而往者無復震旦三教之士也彼方以國護商
羣恃中華爲外府吾猶以今况古不知商務之匪輕天下滔滔
誰爲補救哉夫人之相與也苟制於人未有不思所以禦人者
以兵禦兵其勢均也以礮禦礮其力敵也與外人通商無形之
侵伐也喫虧之處比割地歲幣爲尤甚謀國者而不思所以禦
之之法如之何其可也查中國足與洋人爭利之貨絲茶糖外
寥寥無幾而洋人以鴉片一宗敵之便有益無絀其他若足頭
玻璃若製造若油棉錫鐵皆潤吾利源者也絲茶糖之見奪於
法意美日各國幾有不可復振之勢矣而彼之來貨凡有便於

吾民日用飲食者又充塞於山陬海澨間歷查海關冊報金錢溢出之數歲以四五千萬以有盡之寶藏供無窮之賒削勢不至胥所有而輸之不止若之何不急思所以挽回之法也今西北各省大有不可終日之勢東南數省尙可支持者則以巨賈豪商足與洋人爭利者踵相接耳由是觀之商固不基重哉或曰商之宜重固如是矣其重商之道果何如哉曰非國家重視焉不可也稽古之世民以農爲本越今之時國以商爲本何則古之轉運維艱一方不稔則有告糴之勞比歲不登則有大饑之患至於今則輪舟火車飛輓無難電報郵傳捷如影響商務所趨給民之食者十之一給民之用者十之九也邇來謀國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商戰下

五

公知金錢流出之爲患亦亟思所以補救之法而無如歸咎於國之未富或歸咎於兵之未精或歸咎於條約之不公徒致慨於稅權之不能自攬是以議練兵議購械議開礦議籌餉議辦理交涉作育人才勸懲懇懇無一非力求抵禦之方而無如皆圖其大而未察其微言乎遠而未及乎邇也觀西人之商於中國也立公司立商會設博物會皆聽商民之自爲籌畫而所以保護之者不過因商之所利而利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言則聽計則從而已非必事事賴國家爲之經理遙制也中國官辦商局其規模非不甚宏貨財非不甚厚生理之旺八息之優非不卓然具有成效而於通商大勢無多裨益者則以一局之勢

力有限商未見重則國聞間之有貴本者不敢與洋人相爭有才智者不屑與市人爲伍也不知商賈雖爲四民之殿實握國民之綱土有商則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有商則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則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國豈可視爲末務苟能一變隆古之習視商如土由國家明定科條凡有能講求商務獨出心裁者准其領照自做官爲保護他人不得撓奪有能與外人圖智角力期杜外來之貨者官爲曉諭或輕其稅以助之若代國家購辦軍械製造等物實係克已奉公者禮以待之信以任之其他如出口之貨有作偽者准商舉發立予查究進口之貨外國人可得半稅者一律施行勿爲叢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商戰下

五

爵商籍准就近應試殷商准接見官長商品既重商人自多商戶愈多商力愈盛商力盛則氣勢轉氣勢轉則商務旺同一貨也從外國來者有運腳之費有周轉之勞而與外國人買者且復有繙譯之艱守候之苦其物同其價同其美惡同而中國之人猶有舍華商而就洋商者無是理也夫至洋商不能得利數年之後有不知難而退者乎重商之權操之自我重商之效更僕難終視夫議練兵購械開礦籌餉辦理交涉作育人才以圖抵制者其難易爲何如也無辯爭無撓阻無紛更無糜費無需時日一轉移間而金錢流出之弊可立挽焉豈不懿歟

附錄英商公司據印度及亞美利加攷

英國商務皆設立公司其首創者為印度公司當康熙年間德葡兩國在印度通商生意極盛英人羨之設立印度公司集款數百萬製造商船七十餘艘在英印兩處載運土產德人忌之每將英船行劫英商之被累者實繁有徒公司無可如何遂設立商民兵船亦可載運貨物在海面往來保護嗣國家正有戰事欲向該公司借銀公司弗許於是壟斷者稟請當道復設立新印度公司願以巨款借給報效英廷許之舊公司恐其奪利之權反勝於己願與新公司合併再三議論始併一家此印度公司之所由仿也公司中船舶專往來新加坡印度檳榔嶼越裳南洋諸島然其商務仍以印度為最盛故英國駐印度公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三七

總辦亦有英議院之權可以與聞國事嗣公司歸於國家始將駐印度公司總辦改為印度總督常則為商業之紳董變則為疆場之將帥當是時印度國土瓦裂瓜分各處要津為各國商人所佔據鯨吞蠶食各自爭雄客主之形皆不相洽印度土匪之流又乘間起事為鷓蚌之持內釁作而外患偪土人弱而客商悍英公司知其機會可圖乘間窺伺率商募之兵攻擊所至輒靡一戰成功割三省之地全歸英國商人英國聞之幸甚英商聲勢強大地廣利多遂於議院公議令印度公司每年納銀四十萬磅歸之國家作為貢稅而由印入英之茶葉概免徵稅如印度有兵戈之事亦由英廷助之不勞商人募兵籌畫此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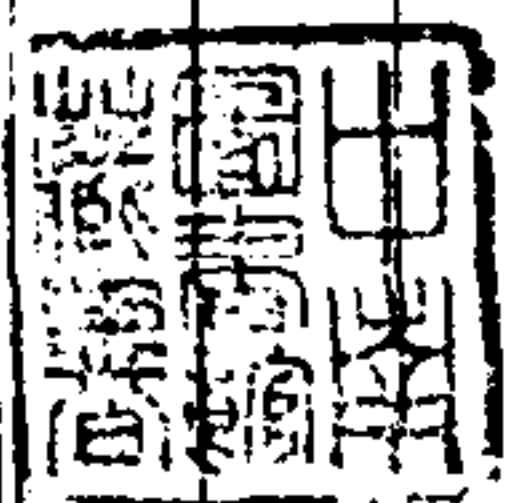
度公司歸屬英廷之來歷也從此英國之於印度設官頒政不啻附庸習久相安視為外府力強則勝天下事尚可以正理評耶英國又有一公司專與西印度通商攷西印度在亞美利加洲海中一島其地水深土厚物產富饒地宜種蔗出糖尤夥英人自恃強力擇其美境一二處割為己有既佔其地盡力經營開設商埠見本處居民之困苦與商業有關也遂別設禁例各國之糖不准進英國口岸及英國他處屬地惟許用西印度本公司之糖此例一頒西印度糖商大為起色即西印度製糖種蔗之民亦能獲利商業以此日隆又有英人名鶴克明者貪覓地之功稟請國家自備舟船數艘乘長風破巨浪直抵南太平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三

三

洋查得兩地知土壤豐美可作附庸即回奏英廷樹英幟於該處以為屬地自是而後英之人民多有遷徙其處者通教化事農商興百工務畜牧漸摩既久風俗一新商務推行又增兩處當是時英國經營蒸蒸日上而立法未盡善猶多未便於商人因欲易輟改絃變更新法而議院每多成見扞格不通衆商無可如何重請英廷特設商務一部倘人民中有精於貿易者朝廷可破除資格拔充商部差員俾舊弊革除新猷展布自商部一立經商之道精益求精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目錄

富國四

稅則

附載錄錢君湧間綜覈說略

泰西徵稅論略

捐納

附錄王子潛廣文停捐納論

開礦上

附錄開半礦事略

開礦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目錄

技藝

附錄製造說

農功

藏書

附錄西士論英國倫敦博物院書樓規制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富國四

稅則

香山鄭觀應陶齋著

自道光二十二年大開海禁與各國立約通商洋人各貨進口納稅後即准由華商販運各地過關祇按估價每百兩加稅不得過於五兩維時當事不知中國稅額輕於各國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約甚輕也迨後天下多事始創權貨捐釐之制藉資軍餉釐捐最旺時歲收二千萬今雖稍減亦有一千五百萬取於商者甚微益於國者甚大較之按畝加賦得失懸殊無如法久弊生或因辦理不善或因設卡過多避重就輕遂增子稅之條查初辦釐捐時洋人之貨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稅則

亦在各子口征課尚無異說迨咸豐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訂條約始定洋貨土貨一次納稅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兩徵銀二兩五錢給半稅單為憑無論運往何地他子口不得再徵其無半稅單者逢關過卡照例納稅抽釐斯乃體恤洋商恩施格外較之華人其獲利厚矣於是洋商獲利華商裹足不前迫令納費洋人論釐捐之費之託其出名認為己貨如洋人虧空凡代華商報關之貨不能多少亦弄假成真矣洋商坐收其利有代華商領子口半稅單者有洋商洋船裝運洋藥各貨者有代用護照包送無運照之土貨者且同一土貨由香港來則准其報半稅無釐捐若由粵省來則不准報子口稅必報釐捐同一洋貨在洋人手則無釐捐在華人手則納釐捐無異為淵驅魚為叢驅爵不獨譁張為幻流弊日多且先失保護已民之利權於國體亦大有關礙也查香港澳門無徵收釐捐之

例商賈多樂出其途為今之計不如裁撤釐金加增關稅其販運別口者仍納半稅華洋一律徵收則洋人無所藉口華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權之要道也或慮西人不允請候換約之成預先敘明如有不利吾民有碍吾國自主之權者准其隨時自行更變以豫為日後酌改地步况據公法便覽第三章論列國相交之權及款待外國人民之例註說甚明其二節云凡遇交涉異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國主權自定實於公法昭合彼豈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嘗考泰西各國稅額各國之稅無不隨時變通大約本以招徠之奪本國土產之利者其稅必重所以保本國之利凡無益於日用之物者其稅必重以其糜費於無用之地欲民開惡而絕之凡物有害於民生如鴉片之類不准入口至於稅則隨各國自定而他國不能置議欲增則增之欲禁則禁之以其貨為內政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稅則 二

而不妨由 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為率最多則有值百取百者美國進口貨稅值四征三商雖非之然不能違抗亦有全不徵稅者蓋於輕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計如洋酒煙捲等物外洋徵稅極重在國中列肆賣煙酒者尚需納規領牌今中西和約凡進口之呂宋煙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納稅 查中國通商章程第各等銀錢穀米粉砂穀類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錢外國衣服金銀首飾銀器香水紙張筆墨磁器鐵刀外國烟煙絲煙葉酒家用船用藥料玻璃器皿各物進口皆准免稅 查泰西俱無此例尤屬不公 日本稅關皆用土人凡船用家用煙酒等物照例納稅往時進款日多我國無業者更宜設法仿行又查日本來往貨物必須盡由海關碼頭上棧驗稅後方可放行不准另設碼頭內地凡租界巡捕房亦歸日本人經理其獵狗獵槍獵地仿外國例皆

有稅 今宜重訂新章一律加徵又如中國各種煙酒珠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雖加數倍亦不為過 查早烟水烟皮絲淨絲十萬箱亦而土貨出洋者稅宜從輕 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稅進可謂鉅矣而土貨出洋者稅宜從輕 則加重度已貨可以暢行而來貨自形壅滯然恐一時難於辦到則 凡我國所有者輕稅以加重入口稅減輕出口稅似宜並行者也 廣去路我國所無者重稅以過來源收我權利富我商民酌盈劑虛莫要於此總之泰西稅法於別國進口之貨稅恆從重於本國出口之貨稅恆從輕 查出口茶雖至粗者每百斤價值十兩亦須捐是值十抽五矣進口貨至貴者例或全免出口之稅今日本已做行之矣其稅於國中者煙酒兩項特從其重他貨或免或輕專以遏別國之利源廣本國之銷路便吾民之日用生計為主須保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稅則 三

百姓利權不為外人 其定稅之權操諸本國雖至大之國不能制小國之重輕雖至小之國不致受大國之撓阻蓋通行之公法使然也其或某國重收本國某貨之稅則本國亦重收某國之稅以相抵制某國輕收本國某貨之稅則本國亦輕收某國某貨之稅以相酬報此又兩國互立之法也即此而推因時制變之機權在是矣當日海禁初開華人不諳商務一切船隻之進出貨物之稽徵皆委洋人經理京都特設總稅務司 前上海英領事麥華陀云朝之任使第信之過深於徵稅之餘復全經畫沿海之燈塔礮臺賽會事宜亦責其派人總理在赫德感深知遇原無挾持之隱侵蝕之私而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材可兼人事雖兼任以赫德勾當豈必盡如赫德維持國計者必 各口海關則設正副稅務司幫同切深遠之慮斯立長久之規

監督經理權政稅務司下又有幫辦自頭等以至四等每等皆分正副此外更有扞手皆以西人承充惟道事及辦理漢文之書啟徵收稅項之書吏始用華人夫中外通商數十餘載華人亦多精通稅則熟悉約章與其假手他人袒護彼族何若易用華人之為愈乎或謂華人誠實者少狡猾者多用之恐滋弊竇不知稅則既定中外道行耳目衆多觀瞻所繫非若各省釐卡貨稅之數彼此不符雖有奸胥安能舞弊應請明定章程擇三品以上官員曾任關道熟悉情形者為總稅務司其各口稅司幫辦等皆漸易華人照章辦理庶千萬巨款權自我操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權政大有裨益而於中華政體所保全者為尤大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稅則

四

十一

附載錄吳興錢君輯通商綜覈表序云約章所載進口免稅各物初因品物不多無關稅額又皆彼中日用無預華人不預征科以示曲體遠人之至意詎向之專供旅用者今則視為利途非無司關者稍與爭持而總稅務司動加駁斥商利關稅交受其侵又若同一紙也墨也金銀器也氈毯也衣服也蜜餞也烟葉烟絲也皆出口有稅進口則免中外互市貴取其平免則均免稅則均稅苟取舊章而更定之酌一進出皆稅之則堅持定論彼必無詞况我國免稅各物大半為日本稅則所不免何西人於日本則甘於輸將於中國則每形囁強折而服之固有詞矣按西例出口貨稅或輕或免以期暢銷土貨重征進口貨稅

以過來源保我黎民毋侵害農工未有舍己芸人抑內護外者也又閱涇縣吳劍華續罪言其稅務司一條云按海關之制既有老關以收商課又有新關以收洋稅稅課總歸海關而洋稅則另用外人掌之名曰稅務司積各海關之稅務司而轄之以一總稅務司亦用外人濫竽已久無有悟其非者吁何其悖也夫創始之時實以洋人貨價非華人所諳故不得不藉外人之力以助其成今日大非然矣稅則既定專條章程盡人能解何用碧眼黃髮之儔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設一總稅司以轄之則凡為稅司者皆自以為不歸關道轄治儼成分庭抗禮之勢輒以細事動致齟齬而所用洋人扞手類皆袒護洋商而漠視華商同為一色之貨竟佔二種之價於是華商怏怏而控之關道關道皇皇而問之稅司稅司茫茫而委之扞手率從初議使納重稅關道瞠視之無如何也於是轉賄囑洋商為護符而華商之貨皆洋商之貨矣華商既賄託洋商則貨本較重不增價則本虧價增而華商之貨日滯洋商之貨暢銷矣且廣東各口往來港澳等處輪船經過關口必須停錨俟稅關人役下艙查驗如係西人船主則無庸候驗何薄於土人而厚於外人如此而要皆一稅務司階之厲也方今天下洋務日興不乏深明稅則暢曉條規之人苟使任關道者留心人才時與稅務司考究選擇幹員而薦舉之以為稅務司之副責其學習數年有效則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稅則

五

裁外人而使代之我華人皆知奮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關皆無外族矣然稅務司乃總稅務司所轄也不先去其總則必多方撓阻而關道終無事權各稅務司必存私心此議卒不能行彼日本小國耳昔海關權稅亦用外人今則悉舉而代之以本國官矣嗚呼何以堂堂中國會不倭若以天下利權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長奸利以笑中國之無才哉查中外各國請外人為稅務司監收國稅者只印度中國日本三國而已印度稅捐以鴉片為最昔為英商承辦太阿倒持禍致失國日本初聘西人協理今則全換土人不用西人矣我中國尚屬如故考各口洋關正稅務司三十人署稅務司十餘人代理稅務司二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稅則 六

副稅務司又十餘人尚有徵稅船鈔教習三項分內班外班海班共有四千三百四十三人其中華人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通西文且在洋關當司事者不少何無一操守廉潔者可升為稅務司乎或謂華人難免舞弊西人豈得盡善不觀鎮江關洋人美生之事乎如謂華人不盡如西人何不於其中慎選而用之又謂選擇甚難然則西人獨不須選擇將盡人而皆賢耶劍華所論實獲我心余細考華人之舞弊者大抵西人俸重足以開銷華人俸薄不敷繳用且聞泰西各國無關卡有納稅印花出賣運貨納稅者計銀若干即貼若干印花關卡委員無中飽病商等弊爰附錄於後以備當道採擇

附錄泰西徵稅論略

攷泰西稅項共分二大綱一明徵之稅一暗徵之稅西書謂明徵稅理亦可通明稅如一人應有產業幾何束脩幾何而徵稅幾何暗稅如茶商受重稅而茶價遂貴布商納重稅而布價遽昂使國家權稅稍輕其價亦可稍廉是則納稅雖在商人而受虧則在所購貨之人矣所購貨物不已暗中徵稅若干哉若明徵稅則各人又恐不願此法徵納人既不覺而收納亦簡易嘗有人謂徵稅之法皆宜用明徵之法即暗徵之稅亦可向購物之人徵收然各國皆二法兼用當一千八百六十年美國明徵之稅共得百分之十六暗徵之稅共得百分之八十一普國於是年收明稅得百分之四十四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稅則 七

六暗稅得百分之四十奧國於是年收明稅得百分之三十二暗稅得百分之五十二俄國於是年收明稅得百分之二十九暗稅得百分之三十二法國於是年收明稅得百分之十七暗稅得百分之六十三西班牙於是年收明稅得百分之二十五暗稅得百分之六十二荷蘭國於是年收明稅得百分之二十五暗稅得百分之五十一葡萄牙於是年收明稅得百分之二十三暗稅得百分之五十二觀以上各國所徵雖皆有明稅暗稅之分而暗稅恆多於明稅其稅雖分明暗然有時為明為暗頗難區別有謂此稅為明忽有人謂之暗有謂此稅為暗忽有人謂之明故另有區別之法法以家產薪水束脩等為明稅而以

食用各物及一切需用錢文買賣交易皆謂暗稅既分明暗二
 大綱於是可詳核其細目矣又聞徵納稅項之要有五一徵納
 稅款須在國家總理稅務之人不能任人徵納勒索中國有勒捐富戶
 二徵納須有定章如輕重貴賤及收納之法三辦理宜公正凡
 所收之稅款皆宜作為衆人有益之用不可有私飽侵蝕之弊
 四徵收宜均平不可稍令偏多偏少使貧者輸重稅富者輸輕
 稅五徵收稅款不可見利忘義如國內一切奸惡有害世道人心之專國家非獨不禁且又從而利之徵其捐稅是即見利忘義也要之勢不可禁乃從而徵其稅猶可言也如鴉片是也可禁而不禁從而徵其稅乃為見利忘義如閩姓博賭西國權酒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稅則 八又又文

酤是也若論徵稅之法應如何為最公最精則甚難乎其言之蓋欲徵稅之法輕重多寡至極公極當之處非詳核國內各項人民每年費國家之錢物工役多寡而後定其徵納之法不可如農工胥乏之流遠行跋涉率多徒步則街道不易損壞而省修葺之費有耗於國家者即少若有乘馬而行於途者則其損壞街道較諸徒步者為多若更有乘車而馳驅往來於途者則更甚矣然如此核算必不能之事也又如商船行於海國家須設兵船藉資保護歲中所費不貲此皆不能詳算而定也故各國之徵稅因此甚難皆不用詳核之法祇視其人之貧富而定其徵納之輕重若視其家產貧富而徵之其大要之法亦有二

一均平徵法如一人有家產一千金徵五十金又有一人有二千金徵一百金之類二增減比例徵法如一人有家產一千金者徵百分之五即五十金也又有一人有家產二千金者徵百分之六即一百二十金也其第二法近日尚未通行然有多人皆願從第二法者以其貧富輕重之得當也瑞士蘭國有一城名拔蘇其處用第二法徵稅已五十年矣其徵稅之法又分二等一家產租利之稅英國收賦稅隨地價而定多寡地賦共有五等一曰印子錢地土出入國案例得轉手徵利曰印子錢二曰傳產錢人死遺產傳於何人國家例得餘錢款二百分中之一分三曰地捐四曰房捐五曰房租捐稍重因其取之易也二俸祿束脩之稅稍輕因其得之不易也是處家產租利之稅定為每年二百圓美銀徵納百分之二若每年得租利有四百圓美銀則徵納百分之三若每年得租利有六百圓則徵納百分之四若每年得租利八百圓則徵納百分之四分半得利一千二百圓則徵納百分之五如是加增至一萬二千圓則徵納百分之十自此以上其徵納之比例加增漸遲至如辛俸之稅得產利之半耳徵稅之法各處既不能為一則徵稅之人亦各不相謀因之意見亦不合其均平徵法之家謂比例增法之家其法不善因其中有數故一用比例之法視其人之貧富而增損之則愈富愈重不知將何所底止卒至徵百分之百分而後止也故必須有一定停止之限又謂富有者推賞其巨不能久居是處勢必遷移輕稅之區又云富有者居是處宜將家產分藏家屬宗族各人以輕其稅設一人擁贊一百萬須設稅有分之五十分若將一百萬分置宗族內五十人處則每處祇有家產二萬其徵稅之比例必甚輕矣以上徵稅凡二法無論何法均須遵其章制不得向民人亂徵使民無適從又不可稽查時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稅則 九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2

意欺肆妄行恫喝與民爲難所言徵稅皆其產利之稅也如家
產之租利及辛俸束脩是也至其本錢則不能徵若用此法則
久之必至罄其家產歸之徵納而後已也凡徵稅不可擾害民
人事業恒產亦不可擾亂國內之貿易又徵稅不可過重但令
敷國用而止如國用忽然加增則稅項亦將加重然亦不可任
意將各項加增故須預定其徵納之事物何者易於加增而後
爲常徵之物以便國用忽增之時而加重之也不然則任意加
增如忽增米稅糖稅則米與糖必貴天下貧者多富者少小民
食力何以聊生而閭閻因之不便矣查嘉慶年間英法常有戰
事國用糜費無常度支短絀故英人於國內無論何物概行徵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稅則 十一文川三

稅課法重而又重然百姓雖苦而不敢抗捐者以國家出入公
而官無私弊凡酌抽之數皆由下議院公議批允而後飭行也

捐納

捐納一途昉於漢之納粟得官本衰世之政而行之於今幾視爲
終南捷徑竊以爲此必須改革者也何則官所以維持公道若私
心不絕則必公道不明捐納者仕版未登債臺先築勢必剝民償
欠蠹國肥家其或稱饒富號素封者而以錢買官亦復同於壟斷
縱使清廉自矢亦不能取信於人夫鬻爵賣官乃弊政之尤此蓋
古昔權臣乘便營私借是以竊朝綱而收物望所謂拜爵公朝受
恩私室也今之捐納幾同市道明相授受固無慮此且捐班中正
多奇士明白世事或勝於科甲之人今欲一旦驟行廢之天下懷
才求仕者得毋因此而缺望不知吾正欲使天下之人人人皆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捐納 十一
以爲官天下之士人人皆可以從政惟必先廢乎此乃能興乎彼
耳且夫捐納之中亦有數等抱理煩治劇之長而屢試不售懷禦
侮折衝之畧而資格不符捐納不行則其人何以表見矧與其奔
競權門夤緣竊爵孰若輸貲國帑得遂明揚此捐納之實情也今
吾將於數等之中爲取才之方而公之以選舉若存捐納之一途
則才將以無所鼓勵而自廢以廢才而授之政非所以重名器也
官者出與民間辦一切公事者也其人而有能則人必樂其爲官
是官無求於人而人有求於官夫至人求而後爲官名器之重則
眞重矣其能副乎民望可知也其能善於從政可知也以是治民
民必蒙其福蓋其人地與民相近情與民相親必能視民事爲己

事而於職自無廢弛民自日徵其悅服矣官民一氣而世或不治者未之有也而非先廢捐納不可夫取才者視其法之真偽以真法取才則真才出而偽才去矣以偽法取才則偽才進而真才亡矣今當振奮之初事求實效必自官場始而官尚清廉必自廢捐納始官之大患曰貪捐納者輸資於國而欲取償於民求其不貪安可得乎夫國家不患有謀利之人而特患其謀利之不善蓋利賴不興則民生不遂民生不遂則國勢必衰則何不令捐官之人轉為商賈作商得財人皆仰之作官得財人皆鄙之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自辨矣中國民殷物阜世之席豐履厚者最喜於邀爵秩以為榮捐納若設則國家亦有所資捐納者當給以虛銜而不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捐納 圭

界以實官是或一道也至於豪商大賈巨室富家或樂善好施或急公奉上亦宜寵之以簪纓榮之以衣頂以勵庸流用知勸勉亦為情理兼盡惟不可使之身臨民事夫捐納之弊其害已至於不可問即使旅進旅退無所短長而捐納之例存則為官失治平之本領捐納之例廢則從政得稱職之真才張弛之機實係乎此蓋捐納既停則凡人一技之長一藝之擅皆可以為官而有志於技藝者無不見其專長獨擅凡一法之善一事之能皆可以入政而留心者愈眾孰得而掩其所善沒其所能如是又何俟乎捐納也哉且天下之才有以鼓勵之則無限量吾將以無限量者收才才皆入吾夾袋之中是無才非吾才矣蓋捐納留則才隘而私捐納

廢則才廣而公必然之勢也民既不捐官而為商宜令民間糾合公司大興商務如利藪可興辦有成效者國家給以稱頌功牌若生意不前折閱負累者國家許其報窮免究如此而商務不振者未之有也今華商之善賈雖西人亦自愧弗如捐納一廢則善攻心計之流皆轉而為鬥智投時之舉而國家之陰受其利者多矣且夫人之所重惟利與名使為賈者不得為官則人或以商務為濁流而鄙夷不屑乃為官者正不嫌其為賈則人將以商務為正路而黽勉以圖商賈中如有品行剛方行事中節者人必舉以為議員以辦公事是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况官由眾舉而來磊落光明比捐納者之婢膝奴顏聲價百倍矣故捐納行雖欲求好官決不能得捐納廢雖不欲求官而官將辭之不得矣且也捐納廢而後好官出而後公道明公道明而後民志暢民志暢而後國運昌我 國家宜知所務矣

附錄王子潛廣文停捐納論

天下自捐納之開朝廷之上幾有市道焉內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員始以次遞下一切皆有價值而更復減價折值以廣招徠從此守財之虜紈袴之子只須操數百金數千金數萬金以輸之部立可致榮顯朝猶等於負販夕已列於籍紳矣其用費尤多者即可領憑赴任其指省分發需次省垣者亦復隨行逐隊聽鼓應官公然以為民上自居矣但得與上游相識或有世

交舊誼立可得優差或分派之釐稅各廠月取數十金或百餘金而問其果皆實心辦事否則月至不過數日餘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廠事簡而人衆不過上游以此爲調劑而已其所以糜費朝廷之府庫者不知凡幾是挾數百金數千金而月收其利至於無算但在廠當差數年而捐納之費早已全償及其挾班得缺取盈於民尙忍言哉近日行捐員考試之法以觀其通否而所出之題則策論也聞悉係倩人代作不過照例納金以飽閭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別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貨賄也其有不覓代倩不納苞苴者則必墨污其卷塗改其字俾置劣等蓋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謂捐納者原與科甲不同使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捐納 十四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捐納

十四

者病國殃民小者空糜廩祿故不廢捐納天下終不得治然則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員將盡沙汰之乎抑另試之以別事使其各効奔走乎吾請爲上者大加察覈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賢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則先試之以洋務其在他省則先以理財各事試之果其不競不貪而後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鄭重而彼自奮矣或曰爲仕者貴乎通達政體明察利弊以愛民之實心行愛民之實政往往見科甲出身者僅知誦讀時文迂腐之氣不可嚮邇否則自恃爲正途人員驕凌貪悞爲人所不敢爲而捐員之撫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報最行堪卓異者多出之捐員之中是則何途無才捐員何不可與科甲保舉兩途齊驅並駕哉不知捐員之自拔於尋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壞國家之大體爲盛德之深累者實無窮也蒙故以爲捐納一途萬不可不停然則今日之軍需兵餉所以補苴正賦者將從何出此時帑項已極形其支絀再裁此款其勢實難此籌國是者斷不肯聽也吾以爲無難也捐納一途但當仿漢家納粟之例畀以虛銜而不能給以實缺此外則如虞廷金作贖刑之例但許贖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詔各直省督撫痛裁糜費釐稅各廠止設一官以專責成其餘一切罷之卽以羨餘歸之國家且亦思捐例日開捐員日多現已有壅擠之患再閱數十年將所謂官者滿街悉是遍地皆然爛羊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捐納

十五

續貂之誚重見於今日矣豈 盛朝之所宜有哉矧乎與利之法於今實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於累民病 國如開闢礦務整頓釐綱鼓鑄錢文皆今日之要務也何不次第而舉行之嗚呼宜廢者不廢此民生之所以日敝 國計之所以日絀也當行者不行此財源之所以日竭而利權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撫懷宣習蒿目時艱雖焦唇敝舌大聲疾呼而終至於無如何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指

七

開礦上

五金之產天地自然之利居今日而策富強開礦誠為急務矣夫金銀所以利財用鉛鐵所以造軍械銅錫所以備器用硫磺所以製火藥石炭所以運輪軸皆宇宙間不可一日或少之物初不能雨之於天要必采之於地則礦務之興有益於公私上下者非淺鮮也管子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銀上有鉛者下有銀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彼時化學未有專門而礦學已精深若此歷考泰西各國所由致富強者得開礦之利耳國家之督率也嚴官商之集辦也易士民之期望也切礦師之辨別也真有機器以代人工有鐵路以資轉運故能鉤深索隱與利益於無窮我中土地大物豐萬彙之菁華所萃五金之盤薄鬱積於深山窮谷者更僕數之未易終也如雲南出銅錫山西貴州出煤鐵湖廣江西出銅鐵鉛錫煤齊魯荆襄出鉛臺灣出硝川蜀出銅鉛煤鐵人皆知之矣特以地產之多寡體質之純雜礦脈之厚薄礦洞之深淺人不得而盡知大半封禁未開良為可惜推原其故由於明時礦稅內監恣橫借開采之名為搜括之實海內流毒天下騷然故天下人談虎色變因噎而廢食非一日矣國朝鑒明覆轍乃一切封禁以安民心此一說也又或任用非人辦理不善激成變故以致查封此一說也又以風水之說深入人心動以傷殘龍脈為辭環請封禁不知地形之凶吉本無關於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開礦上

七

寶之蘊藏而庸師俗人輒生疑阻此又一說也今者漠河之金
平之煤臺灣之五金各礦已有成效而滇南一省專設礦務大臣
朝野上下閒風氣漸開拘牽漸化矣然利害各半贏絀無憑終未
能有把握者由於承辦之未盡得人開采之不皆得法也約而言
之其事有六一曰選礦師中國舊法辨蘆蕙識器物雖或偶中未
可爲常西國礦師辨山色辨石紋辨草木辨礦脈辨礦苗鑽礦穴
取礦子化礦石驗成色其言精實較有可憑泰西各國中尤以比
國爲最野世城所設學堂規模宏敞歐美各國多遣學生往學今
誠延比國頭等礦師勘查礦苗審慎開采勿使西人之游手無賴
妄相屢雜虛糜俸精則利興弊去矣二曰購精器中國開礦用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開礦上 六十一

官稽查以徵稅亦不得分外誅求則上下相維二弊俱去與會典
有司治之召商開采之言亦正相符合也四曰購地給價中國每
欲開礦民間動至齟齬者以辦事者倚勢強佔不能盡順民心耳
欲和其弊莫如購地時按畝查明秉公估價不使山民失業致起
紛爭其不願領價者即將地段估價幾何作爲股本付給股票息
摺准其按年支取利息如此持平辦理則民間有礦地者無不欲
獻之於官尙何阻撓之慮哉查西例凡地面產業其地下不能擅
自開採如知其地下有礦可准其先鑿一井探之俟探明可採即
具稟礦政大臣派員往驗准其在地下開挖若干界限可挖至他
人產業之地下不准他人再於自己地面開井以與之爭因其未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開礦上 十九

工力費而效遲西國開礦用機器事半功倍今之言開礦者皆
知之矣或曰用人工則貧民自食其力以工代賑莫便於斯用機
器則奪小民之利矣可奈何此其間有權衡焉西人工貴而中國
工賤當以人力爲主人力所不及者以機器之力濟之則一舉兩
得然其中有不得不用機器者開礦機器亦以比國所造爲良大
要有一二爲注生氣之器一爲厚水之器一爲拉重舉重之器更
有力猛極大之器尤比國所擅長苟留心購訂擇善而從則運用
在心程功自倍耳三曰官督商辦全恃官力則巨費難籌兼集商
貨則衆擎易舉然全歸商辦則土棍或至阻撓兼倚官威則吏役
又多需索必官督商辦各有責成商招股以興工不得有心隱漏

多推其故非但集股難亦因所抽稅釐過重洋煤出口無稅進中國口岸每噸止完稅五分三年之內復運出口不問自用出售概准給還存票中國土法所挖之煤每噸稅三錢機器所挖之煤每噸稅一錢所過釐卡仍須照納開平局煤稅洋人多納一半稅如存票洋煤只納一正稅如出口則處及輪船用者三年之內可取回還存票開平局煤如輪船用者不准給回存票何異為叢驅爵為商務何能振興不准給還存票較外國抽稅二十分之一奚止多至數倍所以繳費多而價值貴不敵洋產之廉也竊思以土法所挖者必是股本不敷皆賴手足之力冀獲蠅頭微利窮民亦藉此謀生何反重其稅扶植外人以自遏斯民之生計允宜斟酌變通以衛吾民而塞漏卮夫有治人斯有治法督辦之人必能耐勞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開礦上 二十一 千〇八

習苦身親目擊因地制宜審其山川察其井硯覈其成本計其銷場毋濫用私人毋苛待工役毋鋪張局面毋浪費薪費綜計每年出礦若干銷售若干提出官息稅銀及支銷各項此外贏餘以若干存廠以若干均分以若干酬贈執事以若干犒賞礦丁按結報明張貼工廠使內外咸知庶幾在廠諸人皆歡欣踴躍聯為一氣力贊其成矣西人謂一國盛衰可以所產各礦定之此言豈欺我哉方今各口通商垂六十載西人之游歷者徧於內地內地之礦產彼族無不周知交鄰通市中外一家當軸諸公更事既多成心漸化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莫不參仿西法次第舉行而但師其製造之精不知其富強之本則度支有限日久何以應之近聞泰

西各處礦苗開採殆盡惟我中國如川藏如滇黔如臺灣如東三省礦產饒富莫不欣羨而垂涎故英之入緬通藏法之吞越暹羅俄不惜千萬帑金以開西伯利亞之鐵道陰謀秘計行道皆知與其拘泥因循慢蕪誨盜何如變通辦理取之官中以濟軍國之要需節以絕外人之窺伺哉

附錄開平礦事略

中國風氣未開積重難返創辦一事非大力者不能有成年來稟請開礦者頗不乏人獨數開平煤礦辦有成效而銷路猶未暢行或云價比東洋煤賤或云經手無利不願竭力招徠人言藉藉非無因也余於庚寅春養疴羊城唐景星觀察稟請札委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開礦上 三

辦理開平煤礦粵局及建造碼頭事宜觀察稟請升科及所購碼頭在粵省城南珠光里至東角三水碼頭左側久為老龍船佔踞而所購林文叔之地亦以被佔於居鄰固知填築開辦時不免周折况粵中官局兵船所用煤斤俱係紳士承辦設將官煤廠裁歸商辦省費頗多若結怨招尤更所不免故先稟請當道勘驗升科及所購之地有無阻礙河道復稟請督憲委員住局彈壓余惟潔已奉公罪我者聽之謗我者亦聽之而已幸蒙傳相及兩廣督憲明鑑各當道維持卒至碼頭築成官廠亦撤所有官局兵船應用之煤均歸局中承辦各官紳見余不辭勞瘁疑余有大股份大好處不知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安得以勞

怨交集遂卸其肩乎世風澆薄良可慨矣粵局既妥旋應當道之召復到開平細勘林西塘山兩礦并採訪人言將其中漏卮如洋匠難窺井內礮木內外監工稽核收支採辦材料尙須認真以節糜費及查所存各埠進出餘煤有無盜賣等情現在承平永平富平淺水輪船所載不過千噸運煤到滬到粵均不合算宜造二千餘噸能入塘沽之船庶可得利詳告唐景星觀察觀察虛懷納諫遂以爲然欲稟請停辦留余幫辦自思才力綿薄當節婉辭並力勸速舉賢能赴日本考究其所開之煤礦如何節省內外得人局務必有起色所最要者須延老手鐵礦師細勘開平附近各處如有鐵礦一律開采則無慮煤未難消成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開礦上 三

本日貴聞金達礦師云開平煤已有成效最好就近開一鐵礦與煤礦相輔而行煤鐵兩礦並宜開採免有事時爲人掣肘計可日出生鐵二百噸每噸價二十六七兩使籌款開辦不但鐵器之漏卮可塞而開平每年進款可多三四萬金鐵路公司每年進項可增二十餘萬兩若添購焦炭機器雖需費銀三十餘萬而生財之道亦有數端不獨煉成焦炭供用鐵廠可以獲利無窮即煤烟及油提留亦能點火共利一照油用以結膠成煤磚其利二提出薄油可浸鐵板其利三又可提出各種顏色如青紅藍綠等色莫不相宜其利四又可提出強水其利五其油提出用以油船可壯觀瞻而使堅久其利六以上六種約而計之每年可得

銀五六十萬兩此亦留心時事者不可不知也爰附錄於此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開礦上 三

開礦下

各國之富全賴礦產英國礦產最饒其國亦最富昔有西人嘗謂山西煤礦共有一萬四千方里約可得煤七十三萬萬兆噸以天下各國歲用三百兆噸計之可供二千四百三十三年之用且白煤居多較美國白煤更堅至於鐵則光緒二年曾有英國礦師郭斯敦遍歷楚疆勘尋礦脈十七年又有名謝高禮者赴青齊查驗諸礦皆云礦產甚多五金徧地皆是可知中國之礦不亞於泰西特開採未能得法耳試觀漠河金礦自李秋亭太守捐館後經理乏人所得甚為有限青溪鐵礦潘鏡如觀察督辦時初用小爐試辦頗獲利益及用大爐諸多窒礙雲南銅礦雖由唐鄂生中丞悉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開礦下 西 名川

心開採而近亦未見起色開平試辦之綿棉土俗名紅毛坭所聘洋匠雖大書院出身因尚無歷練以致所燒之土成數甚少不敵洋產價廉虧耗停工朱翼甫觀察所開之三山銀礦陳崑山司馬所開之潭州銀礦均為礦師所愚虧折頗多至於直隸平泉石門安徽池州利國山東濰縣諸礦則等諸自檢以下矣其有把握者以開平煤礦大冶鐵礦為最查開平煤礦有九層可開其煤質之佳甲於他處南北洋兵輪招商局船所用大半取給於此惜糜費頗多不及日本煤獲利之厚大冶之鐵由比國化學師白乃富驗得其苗甚旺每百分中可得純鐵六十三分與英之紅色法之棕色等礦不相上下惜未能於相近之地尋有煉焦炭之煤礦而後開辦

且鑄鐵廠不設於產鐵之處而設於漢陽故亦糜費多而成本重以上各礦督辦總辦者雖然精明奈非其所長未能深知礦師之優劣遂致為人欺朦可見規辦一事非素精其事而又專心籌慮周密者必多中蹶也可不慎歟夫中國之礦既如此之多且佳則致富之道莫善於此惟是礦產地中採之非易而識之更難礦有層次淺深之別必先明夫地學而後可以辨其苗礦有體質純雜之殊必先諳夫化學而後可以區其類近來泰西地學較前益精謂地球土石皆由層累而成一為新時石層二為白石粉層三為魚子石層四為得來斯層五為比爾米安層六為煤炭層七為舊紅砂層八為昔盧里安層九為甘比里安層十為老林低安層十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開礦下 五

一為化形石層十二為花剛石層土脈高下各有其位攷訂既確能知其礦在某層不至貿貿然開採枉費經營若夫鑄鍊之法則非化學不為功蓋各礦皆含雜質如養硫炭磷之類是也未諳化鍊則不能得其純質且火候或致不齊堅脆必難如度中國開礦往往不明乎此任意高談動人聽聞及至興工開採每由擇地不善以致徒勞無功即或偶有所得又苦於鑄鍊不精全不合用惟有聘請外洋礦師來華指示實情此中國開礦未嘗不請礦師惜來者皆南郭先生一流人物名曰礦師實則毫無本領蓋西國上等礦師在彼本國各有職司安肯遠涉重洋為人作嫁其有甘於小就者決非上等礦師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當由總署咨行出使

大臣訪明彼國著名礦師曾經開採有實效者不惜重聘延訂來華則西人亦未嘗不爲我用如將來中國礦師多而且精不必求諸外人自然更無以上等弊矣有教士由山東致書西字報館云邇來中倭和局已成中國急應興利除弊力冀自強庶爲上策東省地方六千五百英里人民三十萬可謂地廣人稠甲於他處無如利之所在不知振作卽如開礦一節獲利最多乃竟置諸不顧不知者以爲因民間惑於風水之故然我則謂大半皆爲官長所誤蓋華官性最畏蕙而心又貪婪若令礦務一興工匠必多工匠既多慮易滋事官甚畏之如開辦後礦苗既旺官又思欲分肥多方剝蝕設法侵漁以致半途而廢者甚多數年前離金州三十里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開礦下 天一千〇卅八

之某處銀礦離本處一百四十里之銅礦又一年前有友在省所開之鉛礦類皆旋開旋止徒費經營僅存某煤礦未停亦以捐稅太重挑費太鉅勢漸不支他如兗州有土人私開銀鐵各礦非不得手奈屢爲官長所阻而止故以目前礦務而論東地富商甚夥固不必官長集費開辦無如動輒必爲官長掣肘遂至有利難圖有心人甚爲惋惜且鐵路未建車價甚昂每口需洋一角五分僅能行英路二里之遙合華路六里當中倭未用兵以前有廣甲輪船一艘往來烟臺羊角浦一帶專運蘆蓆等物銷售駁力既省獲利稍豐近自此輪停駛貿遷者不便殊多我西人旅華有年甚欲使華民同沾利益奈中國積習已深苦於愛莫能助言之不勝扼

腕云吁彼教士亦世之有心人哉中國之官視同秦越而外國之人代爲惜之不亦深可慨哉

中國礦務不興利源未闢其故有二一由於官吏之需索苟苞苴未至必先託辭以拒或謂輿情未洽或謂勢多窒礙恐致擾民由是事卒難行每多中止一由謬談風水者妄言休咎指爲不便於民以聳衆聽於是因循推諉動多掣肘而有志於開礦者不禁廢然返矣夫開礦爲中國一大利源奈何任其蕪而不宣坐致窮困此猶富者積粟滿倉而反嗟無食也今各省理財之人明知中國煤鐵五金諸礦爲至旺至美而竟不能立時開掘者皆爲風水所格謬悠之說信之甚堅積習相沿牢不可破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開礦下

三七

以形家者言遵守奉行同於聖賢經傳一孔之人憑其目論若以爲吉凶之來其應如響使其說而誠何以郭景純爲千古葬師之祖而不能保其身後世之擅青烏術者何以其子孫未聞有富貴者其虛誕僞妄不待明者而知之矣試觀法人在越南開煤礦築鐵路以裕富國之謀而其國益強日人近擬赴臺灣開五金各礦將來其國必益富皆不聞爲風水所阻故欲圖富強必先開礦奈何徇俗流之見而甘於自域也哉中國既不能自開徒增外人之垂涎於以歎信風水而阻止開掘者乃外人之功狗而中國之蠹賊也至於西人之所講風水則大異於是西人所至通商開埠但擇四山環繞風靜水深以備停泊舟艦

可冀安穩而無虞其所居之屋宇只求其高燥軒爽敞朗通達
街衢潔淨而已若擇葬地止下高原遠於民居多植樹木以洩
穢氣且多數十家同葬俟葬滿再擇別處從未聞開礦闢路而
專講風水以致多所窒礙者也日本不講風水國祚永久一姓
相承至數千年歐洲不講風水富強甲於五洲其商民有坐擁
多資富至二三百兆者由是言之風水安足憑哉是宜有以革
之秉國鈞者盍加以剴切諭導用闢其謬藉以轉移風氣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開礦下

天

技藝

自大學亡格致一篇周禮闕冬官一冊秦漢以後佛老盛行中國
才智之人皆馳騫於清淨虛無之學其於工藝一事簡陋因循習
焉不講也久矣夫制器尚象古聖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
月試既稟稱事勸工之典並列九經乃後世概以工匠輕之以與
隸櫛之以片長薄技鄙數之若輩亦自等庸奴自安愚拙無一聰
明秀穎之士肯降心而相從者無惑乎器用朽窳物業凋敝一見
泰西之工藝而瞠目咋舌疑若鬼神也上年恭讀 上諭國子
監司業潘衍桐奏請特開藝學一科方汝紹奏請特開實學一科
著大學士六部九卿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仰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技藝

二十九

聖朝勵精圖治綜貫中西與古聖王制作之精心隱相符合無
如當軸諸公安常習故以藝學為末務遂使良法美意仍託空言
而天下多能博學之人亦絕無自幼至長孜孜焉專精一藝以期
用世而成名者蓋工藝之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夫泰西諸國富強之基根於工藝而工藝之學不能不賴於讀書
否則終身習之而莫能盡其巧不先通算法即格致諸學亦若其
深遠而難窮所以入工藝書院肄業生徒皆須已通書算未通者不收何則欲精工必先繪
圖則勾股三角弧之學不可不講也精於此而後繪圖測算成器
在胸及其成物不失累黍否則方隅不準鈎鬪難工英國倫敦設
有工匠學堂以為工技之成弟子每不能及師不免每况愈下故

令學工藝者先讀工程專書研究機器之理然後各就所業日新
月異不獨與師異曲同工且變化神明進而益上此工藝所由人
巧極而天工錯也苟專設藝學一科延聘名師廣開藝院先選已
通西文算法者學習讀書學藝兩而化亦一而神則小可開工商
之源大可濟國家之用夫工藝非細事也西人之神明規矩亦斷
非一蹴所可幾也今各省各局機器師匠略曉機器測算等學
此授受絕少匠心故廿餘年來所造礮船槍彈皆式老價昂惟聞
江南製造局采各槍之長新造一後膛槍名快利較毛瑟輕而及
遠不知其堅與速均能勝人否堅輕速準須一一精細考驗方
蕩佛槍較快利更遠我國宜懸不次之賞鼓勵人材使其精益求精
精庶免有事之秋為他人挾制否則亦器劣價昂嘆為不可勝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技藝 三十一

英國訪事人亨利那門云日本皆用新式前也理地槍共製造每日常可出一百桿我國能如是乎 查京都無工藝
書院同文館祇教外國語言文字算學各製造局洋匠縱有精通
然貪戀厚賞未免居奇而靳巧至者未必巧巧者不能致能致之
巧匠又或不肯傳洋師之難得如此且華人之心力未必遠遜西
人也多有華人習學日久技藝日精而當道以其華人也而薄之
薪水不優反為洋人招去教習無法考察無具獎勵無方一日有
事製造無人則歸咎於華人之不可用噫豈華人果不可用哉是
主者之過也是非專設藝院則人才無由出格致無由精而技藝
優劣之間亦無由真知而灼見西國之技藝以英美為最精製造
各物價值多於土產各物乾隆十三年即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美

國將士弗蘭克令著成格致書二全部呈於國家欲規設格致學
堂教習國中子弟并開一公會每期聚集通人各抒所見相與討
論發明國家許其所請因而美國化學日有進境可與歐人并駕
齊驅乾隆十八年英國特開藝術大會無論鉅商小賈薄技片長
苟有能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則會主給予文憑以為積學之券
其有能造靈妙機器有利於人則當奏准朝廷獎其才藝此會一
設各人樂從皆自出才力心思以博榮名於是各國蠢起爭相倣
效無不有工藝院之設若辦一新法呈驗有益於世者准辦者獨
享其利若干年英國更另籌巨款專為藝術商人獎賞度支之用
如心思靈巧能製新物或累於家貧未能竟業者并資以經費助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技藝 三十一

其成功斯時有美人雷瑞耳慧質靈思勝人數倍於格致製造各
事均能精研其理明通其法國人重其才公舉為藝術會中總董
遠近奇特之士均來造訪或議論終日或執贄門牆雷君不炫已
長虛衷博訪倘其才有可用者則潛記其名以待他日網羅之用
英人之厚待人才如此民風國運其有不隆然興起者乎近時美
國百工居肆心思日開智巧日精每歲所出新樣之物多於英國
其工藝院科十二別類分門吾粵鄰容階司馬使美而旋述美技
藝院二十餘所每所約二百餘人教習各十餘人地基由朝廷給
發建院經費或撥國帑或抽房捐年費由善士輸助如不敷用一
學生收回修金百元二百元不等稍有盈積概免修金所收學生

無論何國必文法算學均堪造就者方能入選院中有工藝書無
製造廠學成而後另進工廠閱歷數年光緒二年美設百年大會
見俄國藝學院新製機器甚精因師其法在藝院兼設製造廠俾
得同時學習故學生俱能運巧思辨新器學期將滿聘請有人藝
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凡有新出奇巧之物繪圖
貼說進之當事驗其確有實用即詳咨執政予以專利之權准給
執照并將名姓圖說刊入日報俾遐邇周知所以有美必彰無求
不得彈精竭慮圖巧爭奇莫能測其止境也美國發牌衙門發牌衙門
西名相谷即考驗各處所呈新出機器技藝准給有權獨造執照
之處各國規例亦大同小異查西報記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至七
十六年此三十年中各國出有若干新法工藝並比較何國多何
國少以見民間之工藝盛衰如四十六年英國發出獨造執照四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技藝

百九十三種七十六年發出三千四百三十五種英屬地在北亞
美利加等處四十六年發出三十八種七十六年發出一千二
百五十二種奧國五十六年發出四百六十種七十六年發出一
千二百九十四種比利時四十六年發出四百五十七種七十六
年發出二千五百七十種法國四十六年發出二千七百五十七
種七十六年發出五千七百三十四種意大利五十六年發出二
百二十四種七十六年發出二百三十八種布魯士四十六年發
出五十五種七十六年發出四百七十六種美國四十六年發出
六百九十九種七十六年發出一萬七千二百六十六種俄國新法初
興發給無多不過百數十種惟年來各國技藝精益求精無不日
新月盛所發執照已年多一年其進款之多勝於土產願各國准
給獨造執照之數不盡是其本國新出技藝有上等巧法不獨本
國給發即他國亦給 設總理一人考驗機器及畫師書吏各二十
餘人每一禮拜呈驗器物者不下七十餘種酌收牌費足敷公用
如此專門名家實事求是製造所由日廣工藝所以振興耳夫周
禮考工居六官之一虞書利用列三事之中華人心思素多靈敏

自造新器古不乏人如江慎修先生製木牛耕田以木驢代步法
雖不著聞取猪脬實黃豆吹以氣而縛其口豆浮正中可知木製
牛驢必用機關納氣令滿即能運動自如似亦通西法蒸氣撥輪
之理也先生又製留聲筒其筒以玻璃為蓋有鑰司啟閉向筒發
聲閉之以鑰傳諸千里開筒側耳宛如晤對一堂即西國留聲筒
之法也觀此則知華人之聰明智慧實過西人特在上者無以鼓
舞之振興之教習而獎勵之故甘讓西人獨步且上年所遣出洋
學生肄業又未得其法如當時考取已通中外言語文字三十歲
以內者赴外國大書院肄習各專一藝不過數年可以成材又省
初學之費無慮其年少變性沾染西人風氣何致中途而廢製造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技藝

各局尙用西人今日日本所需西人之物無不自行製造其價較西
來之貨更廉又與西人時出新樣較華人所製無不價廉而工美
小民生計盡為所奪我 國亟宜籌款廣開藝院教育人材以格
致為基以製造為用庶製造日精器物日備以之通商則四海之
利權運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則三軍之器械取諸官中也此 國
富民強之左券也
中國士大夫鄙談洋務者咸謂歐洲各國富強未久實不知其
強弱無常盛衰迭變余閱美國百年大會日報所載英俄德法
奧美六國富強之略凡各國立國先後人民多寡國中貧富國
債經費之如何支銷土產工藝之如何征入莫不列今擇其

大畧於後以備考核英立國八百六十年人民計共三十四兆三十萬零五千人其富共四萬五千兆國債共三千八百兆而每年之費共四百一十五兆土產所值每年有一百二十萬而工藝所出每年則四千兆法立國共一千一十年人民共三十七兆零一十六萬六千其富共有四萬兆國債一千兆國費六百五十兆土產二千兆工藝二千五百兆德立國一千一十年人民四十五兆三十六萬七千富二萬五千兆國債九十兆國費一百五十兆土產一千八百兆工藝二千二百兆俄立國三百五十年人民八十二兆四十萬人國債一萬五千兆國費六百兆土產二千兆工藝一千三百兆奧立國一千一十年人民三十九兆一十七萬五千人其富一萬四千兆國債二千兆土產一千兆工藝一千五百兆美立國一十年人民五十兆零一十五萬國債一千八百兆國費二百五十七兆零九十元土產七千五百兆工藝八千兆以上六國人民財賦國債國費土產工藝合而參觀亦可知大畧也然則其工藝之多土產之盛國人之富亞洲遠不及矣何尙龐然自大鄙談洋務者乎

附錄製造說

當世士大夫所當汲汲焉講求者孰有過於西學者哉顧第曰西學而汲汲焉講求或以管窺或以臆度或淺嘗而輒止或泛驚而不專宜乎有輪舟而不能駛有機器而不能用皆必有西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技藝

三

三

人為之指示焉推挽焉而華人之從事於輪舟機器者視為固然不求甚解遂使西學之奧竅終未盡窺西學之精微終未盡挾也然則言西學者凡一切水學火學氣學光學聲學電學力學算學化學醫學兵學機器學植物學天文學必別戶分門設科校士各精一藝各擅一長而後西學可以大興也且夫西學之所當效法者有緩急有本末當今之時謀人家國事必以通商練兵二者為尤亟通商以為富練兵以為強國富兵強於西學乎何有所謂通商者豈商賈懋遷舟車通達而已乎所謂練兵者豈槍礮儲備步伐整齊而已乎間嘗探其原圖其要以為製造一事為通商練兵之綱領泰西通商所以致富者在材貨之充盈耳泰西練兵所以致強者在器械之精利耳材貨器械非製造不為功我中國所產之材貨所用之器械由泰西製造者為多將使我中國襲其故智效其成法泰西所製造者我中國皆能製造之則可以盡製造之能事乎未也心思愈用而愈出機括愈變而愈精天下之物無窮天下之理亦無窮而吾心之靈遂求其間而入焉必也取泰西所製造者求其理而窮其故因泰西所已製之物進而求泰西所未製之物我中國地大物博將見青出於藍冰寒於水駕泰西而上之製造之道於是乎得焉不言富而富在其中不言強而強在其中矣雖然是必使天下有志之士皆殫思竭精極深研幾以從事於製造而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技藝

三

可我中國關門鎖戶學古入官率由舊章昭示來世無敢有侈口陳詞釀新法擾民之禍者其又安能令天下有志之士皆殫思竭精極深研幾以從事於製造也乎然則製造一事終不可與乎曰是有術焉爲民上者以名利二字驅使天下而天下之民趨之若鶩奔走恐後者無他術爲之也泰西於製造一事既精而益精日新而又新謂非有術以驅使之乎泰西人士往往專心致志慘淡經營自少而壯而老窮畢生之材力心思以製造一物其祖若父有志未成則子若孫接踵而起復專心致志慘淡經營自少而壯而老窮畢生之材力心思以製造一物必使豁然有得大功告成而後已此其驅使之者誰也曰名也利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技藝 三

也泰西立法無論士商軍民有能自製一物者以初造式樣上諸議院考驗察試以爲利於民便於民則給領憑票定限數年令其自製自售獨專其利他人有依傍仿效以爭利者懲究不貸彼製造者於數年之間既已獨專其利而獲利無算所呈式樣什襲珍藏後世有摩挲斯物者以爲創於某人猶相與歎賞不置是利之中有名在焉此所以泰西製造之精且新者層見疊出炫異爭奇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也我中國人士於名利二字蟠據固結於胸懷間終其身不可解積習相沿牢不可破仿泰西驅使之法行之又何患天下有志之士不殫思竭精極深研幾以從事於製造也乎此論頗中肯綮余嘗攷日本技藝書

院自創設至今僅十有七年設立大學院不過十年而目前由學塾以陞入學院者彬彬濟濟於工藝之道無不各造精微此皆廣設書院教育得宜之效也堂堂華夏乃遠遜之是誠中國之恥也如恥之莫若師泰西之所長而奪其所恃今我苟欲發奮自強必自留意人才始而人才非加意教養不能有成夫師夷制夷今日之留心時務者類能知之能言之然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則因循頹廢錮疾果何日瘳乎余夙欲創辦機器技藝書院及教養窮民工藝院以期技藝日精漏卮可塞且藉此教養無限窮民使無外向恨經費過鉅力不從心業託英美諸工師各將其國工藝書院章程鈔寄來華擬續刊之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技藝 三

備富道採擇

泰西不獨新造之物准其專利若干年卽著書者亦有此權利蓋著一書窮年累月費盡心神方得成茲不刊之作向日無刻字印書之法初則書於羊皮繼而創行紙張遂書於紙每書鈔錄非易於是名山述作未容輕易傳示於人其後印法創行作者遂能專利每成一書祇准自刊自讀不准他人翻刻違者治以罪或罰鍰以歸書主後英廷以嚴禁翻刻銷路不宏遂於康熙三十年弛其禁令一時牟利之徒皆紛紛翻刻成書亥豕魯魚殊多紕繆名家患之請於議院再頒前禁議定作書之人准獨享利息十四年至十四年後方准他人翻刻嘉慶十九年重

定新章許作書者獨享書利二十八年後復展其限許作者終身享利沒後及其子孫七年方准他人重刊迨道光二十二年頒定國例作者於所作告成後報明國家所著何書即須刊賣可賣至四十二年此後方許坊肆翻刻如其人不欲久專書利亦可將刻書執照售於他人驟得鉅款惟執照賣後則作者於其書毫無利權矣我 國亦宜仿行若所著新書有益於世者更如法國之獎賞以示鼓勵則人材自然輩出矣

農功

古之言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樹藝而收穫之多寡迥乎不同者農功之勤惰爲之也故水潦出於天肥磽判於地而人力之所至實足以補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昔英國挪佛一郡本屬不毛後察其土宜徧種蘿蔔大獲其利伊里島田卑溼嗣用機器竭其水土脈遂肥撒里司平原之地既枯且薄自以鳥糞培壅百穀無不勃茂猶是田也而物產數倍是無異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反磽確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地利之關乎人力概可知矣且地之肥瘠何常之有萬里中原溝渠湮廢粟麥而外物產無多地之肥者變而瘠矣揚州之賦上下

今則賦漕縱橫桑麻翳蒼神京廩給悉仰南方地之瘠者變而肥矣三古農書不可考已今所傳者如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農政全書亦多精要大抵文人學士博覽所資而犁雲鋤雨之儔何能家喻而戶曉况勞農勸相虛有其文補助巡游今無其事民亦因循簡陋聊畢此生蓋官民之相去遠矣泰西農政皆設農部總攬大綱各省設農藝博覽會一所集各方物產用考農功與化學諸家詳察地利各隨土性種其所宜每歲收成自百穀而外花木菓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會考察優劣擇尤異者獎以銀幣用旌其能至牲畜受病若何施治穀蠹木蠹若何豫防復備數等田樣備各種汽車事專講求不遺餘力先考土性原質次辨物產所宜徐及

澆溉糞壅諸法務欲各盡地利各極人工所以物產贏餘昔獲其一今且倍蓰十百而未已也西人考察植物所必需者曰磷曰鈣曰鉀燐為陰火出於骨髓之內而鳥糞所含尤多鈣則石灰是已如螺蚌之壳及數種土石均能化合而鉀則水草所生如稻葉茶蓼之屬考驗精密而糞壅之法無微不至無物不生適有用電之法無論草木菓蔬入以電氣萌芽既速長成更易則早寒之地嚴霜不慮其摧殘溫和之鄉一歲何止於三熟是誠巧奪天功矣其尤妙者農部有專官農功有專學朝得一法暮已徧行於民間何國有良規則互相仿效必底於成而後已民心之不明以官牖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輔之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此所以千耦其耘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農功 旱

比戶可封也然而良法不可不行佳種尤不可不揀地屬高亢則宜多種赤米赤米即江霞米松江謂之金城稻色紅性硬最為耐旱四月佈種七月即收今北地多有種之者若卑溼之田則宜種耐水之稻稻之利下溼者為稔稔種有黏有不黏黏者為糯又謂之秫不黏者為秈氾勝之云三月種秈四月種秫最為耐水暹羅稻田一至夏間有黃水由海中來水深一尺苗長一尺水深一丈苗長一丈水退之後倍種豐收此低田之所宜也其餘花菓草木皆當審察土宜於隙地廣行栽種如牛羊犬豕之屬皆當因地制宜教以牧畜庶使地無遺利人有蓋藏惟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非得賢牧令盡心民事以教導而倡率之未易遠有成效也稽

古帝王之設地官司徒之職實兼教養孔子策衛曰富之教之其時為邑宰者勸農課耕著有成效近世鮮有留心農事者惟泰西尚有古風為民上者見我所無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窮究其所以然故效法於人新勝於人年來意大利法蘭西印度錫蘭所種絲茶反瀆淺乎勝於中國曩有寧波稅務司康必達見我養蠶未善不能醫蠶之病往往失收曾倩華人到外國學習盡得其法并購備機器欲在滬仿行格於當道未准其機器尚存格致院中今粵東有肄業西學者留心植物之理曾於香山試種鶯粟與印度所產之味無殊猶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學歐洲講求新法返國試辦惟恐當道不能保護反為之阻遏是以躊躇未果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農功 旱

我 國似宜專派戶部侍郎一員綜理農事參仿西法以復古初委員赴泰西各國講求樹藝農桑養蠶牧畜機器耕種化瘠為腴一切善法泐為專書必簡必賅使人易曉每省派藩臬道府之幹練者一員為水利農田使責成各牧令於到任數月後務將本管土田肥瘠若何農功勤惰若何何利應興何弊應革招徠墾闢董勸經營定何章程作何布置決不得假手胥役生事擾民亦不准故事奉行敷衍塞責如果行之有效開闢利源使本境居民日臻富庶本管道府查驗得實乃得保以卓異予以升遷僅僅折獄催科祇得謂之循分供職苟借此需索供應騷擾閭閻別經發覺革職之外仍重治其罪重賞嚴罰以興事勸功天下之民其有豸矣

蓋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設官以爲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視民之去來生死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滿目盜賊蔽途也以農爲經以商爲緯本末備具鉅細畢該是卽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日鯁鯁然憂貧患寡奚爲哉或云年來英商集鉅款招人開墾於般鳥欲圖厚利俄國移民開墾西北其志不小我 國與彼屬毗連之地亦亟宜造鐵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凡於沙漠之區開河種樹山谷閒地徧牧牛羊取其毳以織呢絨氈毯東南邊界則教以樹棉種桑絲製茶之法務使野無曠土農不失時則出貨愈多銷路自廣而且東南各省皆宜樹棉西北各省更宜牧畜棉花爲紡織所必需除種土棉外更須試種洋棉洋棉以美國南海島種爲最佳西人嘗用此花一磅紡絲長至一千尺是爲上品大概土棉質硬絲短不能織極細之布洋棉質軟絲長經機器不致中斷所織之布細潔異常余嘗刊有美國種植棉花法一書分送鄉人並購美國花子在滬栽種確較土花絲長惟其性畏寒一見霜則葉落花枯必須考究天氣水土相宜之處方可播種附誌之以告留心種植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農功

四十三

藏書

我 朝稽古右文尊賢禮士車書一統文軌大同海內藏書之家指不勝屈然子孫未必能讀戚友無由借觀或鼠竊蠹蝕厄於水火則私而不公也乾隆時特開四庫建文宗文匯文淵三閣准海內稽古之士就近觀覽淹通博洽蔚爲有用之才作人養士之心至爲優厚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宮牆美富深秘藏度寒士末由窺見及寇亂游經付之一炬中興將帥每克復一省一郡汲汲然設書局復書院建書樓官價無多盡人可購故海內之士多有枕經靡史博覽羣書堪爲世用者通商日久西學流傳南北洋亦復廣譯西書以資攷證惟是窮鄉僻邑聞見無多疆吏亦漠不關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四 藏書 四十三 心置之度外則傲僻孤陋故我依然然後知藏書之爲益多而廣置藏書以資誦讀者之爲功大也泰西各國均有藏書院博物院而英國之書籍尤多自漢唐以來無書不備凡本國有新刊之書例以二分送院收儲如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賞並給予獨刊之權若干年咸豐四年間於院中築一大廈名曰讀書堂可容三百人中設几案筆墨有志讀書者先向本地紳士領有憑單開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換給執照准其入院觀書限六閱月更換一次如欲看某書某冊則以片紙註明書目交值堂者檢出付閱就長案上靜看不許翻閱畢簽名書後何日何處何人閱過繳還經手該值堂年終查核知何書最行另有貨書樓有股分者每年出書銀四元可常往看各處新報俱全祇准借書兩本限兩禮拜歸還如無股分者賃閱每日計銀兩先令

閱畢繳還不許帶出門及損壞塗抹倘有損失責令賠償特設
 總管一員司理其事執事數百人每年經費三十萬金通國書樓
 共二百所藏書凡二百八十七萬二千冊此外如法蘭西書樓共
 五百所藏書凡四百五十九萬八千冊俄羅斯書樓共一百四十
 五所藏書凡九十五萬三千冊德意志書樓共三百九十八所藏
 書凡一百二十四萬冊意大利書樓共四百九十三所藏書凡四
 百三十五萬冊奧大利書樓共五百七十七所藏書凡五百四十
 七萬六千冊法京巴黎另有一書樓異常宏敞獨藏書二百七萬
 九千冊德京伯靈之書樓亦藏七十萬冊羅馬大書院除刻本外
 更有鈔本三萬五千冊細若蠅頭珍如鴻寶洵數典之鉅觀博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藏書 四十四

之津梁也中國自都中四庫外鎮揚杭三閣早付劫灰其家藏最
 富者如崑山徐氏之傳是樓鄞縣范氏之天一閣杭州汪氏之振
 綺堂錢塘吳氏之瓶花齋吳門黃氏之滂喜園石埭嚴氏之芳茱
 堂鄔鎮鮑氏之知不足齋昭文張氏之愛日精廬南潯劉氏之瞿
 琴山館所藏古籍宏富異常兵燹以來半歸散佚近日吳興陸
 氏之頤宋樓首屈一指另建守先閣請於大府奏於 朝廷供一
 郡人士觀覽其大公無我之心方之古人亦何多讓獨 國輻
 員廣大人民衆多而藏書僅此數處何以徧惠士林宜飭各省
 督撫於各廳州縣分設書院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 州
 者宜令 諸通西 文者譯出收儲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 讀書

書至於經費或由官辦或出紳捐 臣民咸願金上壽王受而置諸
 外府日此眾人之賢將為眾人求益訪議院議之下院擬以此款
 開設格致院一區廣購圖書器用供國人探討格致之學英君
 主書誕臣民亦購金菜一大博物院無物不備為其君主壽
 各省外銷欸項科場經費將無益無名之用度稍為樽節即可移
 購書籍而有餘仍常年儲備專欸分派員役管理稽查所有新書
 隨時添購果能認真經理數十年後賢哲挺生兼文武之資備將
 相之器或鉤元摘秘書古今未有之奇書或達化窮神造中外所
 無之利器於以範圍天地籠罩華夷開一統之宏規復三王之舊
 制極魏煥信景鑠皆於讀書稽古二事基之矣今天下競言洋學
 矣其實彼之天算地輿數學化學重學光學汽學電學機器兵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藏書 四十五

諸學無一非暗襲中法而成第中國漸失其傳而西人轉存其舊
 窮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聰明以窮中外古今之變
 故標新領異日就月將我中國四萬萬之華民必有復出於九州
 萬國之上者苟強分畛域墨守規為固陋昏蒙甘受人制則印度
 琉球越南緬甸其已事也前車已覆來軫方逾有識之君子將何
 擇焉

附錄西士論英國倫敦博物院書樓規制
 嘗謂人才之得失繫國家之盛衰是以有國者不可不慎也然
 而股肱輔弼每資賢才究窮物理尤需博士嘗見最爾小邦岷
 然振興魏峨大國忽焉頹敗非盡由治理之失法亦實緣人才

之不得也夫普天之下何處無才要在培植之得失耳而培植之法非學問無以立其基欲增學問非誦讀無以開其識然有益要務之書卷帙甚富價值甚昂非寒士所易購故書院之設尤不可不亟亟也近考各國書院列若繁星當推英國倫敦博物院之書樓爲巨擘且英國書院之多不勝枚舉而不費錢鈔任人游觀者隨在有之若較博物院之書樓實不可同日語矣但觀其制頂作圓形縱廣各十有四丈除去圍牆其圓頂猶高十丈零六尺曠觀大地之上除羅馬城大廟之殿則當以此樓爲第一樓內圓頂之下作圍牆牆之內作成榻式榻之內卽藏書之櫃也藏書極高之處俱有階可登周圍式同一律取之甚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藏書 四十六

檢視乃此櫃如輪之軸各桌俱得相接故如置諸左右書櫃桌內極中之處爲總管書樓人之坐位雖閱書三百餘人實不難舉目而悉數也湖此樓建於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初創之人名曰噶瑞立法美善至今俱循舊章毫無弊病惟制度之華美月異日新而觀書之人數加增頗巨較前百年之氣象則迥不相侔矣樓內閱書者四面俱能寫字且有執役之人如欲觀何書卽寫一紙條付執役人立刻照取縱世家自置書樓恐亦未必如是之便也書樓規例亦晰錄於下一書樓之設原爲供人閱看增長學問惟禮拜日及各節期不得入觀餘日無論風雨俱開各門二開樓時刻自西九月初起至四月底止早九點鐘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藏書 四十七

置原處十四不違規例者不准入樓十五若擅取書籍出樓者照偷竊例科罪十六使執役人所取之書亦必交該役送還回鑿取原條如不掣回似乎書仍未交恐致爭論十七本樓人若有得罪看書人處執役人有不善處許看書人寫信告明總管書目册上收逐日所入之書暨各新聞紙俱分門類註於各作家之名下書目之旁各有暗記閱書人不之知也本樓人一看暗記即知其書之所在觀書者欲看何書當將書名暨暗記一併寫明執役人以便檢取惟記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一歲之中計閱書一百十萬四百五十次閱書者十五萬四千七百九人加添書籍三萬一千七百四十七卷按美麗之式裝訂成書者二萬一千六百廿一本此內為人增送者三千三百七十六本造書人照例送入者一萬一百廿七本別國造書人送入者一千四百八十六本本樓購買者五千八百三十五本此數年之內又不知加增幾許於戲盛哉夫英國近數十年來人但認其稱雄宇內人才輩出而不知其培植人才之法有以致之也此正所謂人才得而國家興矣然設立書院法似平平久而行之其效捷於影響誠能仿而效之人才之驗亦必接踵而興矣跂予望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四 藏書 吳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目錄

- 開源一
- 議院上
- 議院下
- 附錄今古泰西諸國設立議院源流
- 公舉
- 公法
- 日報上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目錄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開源一

香山鄭觀應陶齋纂著

議院上

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集眾思廣眾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誠良意誠美矣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力以權分權分而力弱雖立乎萬國公法之中必仍至於不公不法環起而陵箴之故欲藉公法以維大局必先設議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國咸設議院每有舉錯詢謀僉同民以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為不可者不得強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際鄰封有我薄人無人薄我人第見其士馬之強壯船礮之堅利器用之新奇用以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議院上

議院上

雄視宇內不知其折衝禦侮合眾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考議政院各國微有不同大約不離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國之宗室勳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於君也下院以紳耆士商才優望重者充之取其近於民也選舉之法惟從公眾遇有國事先令下院議定達之上院上院議定奏聞國君以決從違如意見參差則兩院重議務臻妥協而後從之凡軍國大政君秉其權轉餉度支民肩其任無論籌費若干議院定之庶民從之縱徵賦過重民無怨咨以為當共仔肩襄辦軍務設無議院民志能如是乎然博采旁參美國議院則民權過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國議院不免叫囂之風其人習氣使然斟酌損益適中經久者則莫如英德兩

國議院之制英之上議院人無定額多寡之數因時損益蓋官不

必備惟其賢也其員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師與蘇格蘭世

爵為之每七年逐漸更易世爵則任之終身下議院議員則皆由

民間公舉舉員之數視地之大小民之多寡舉而不公亦可廢其

例停其舉以示薄罰下議院為政令之所出其事最繁員亦較多

大約以四五百人為率惟禮拜日得告休沐餘日悉開院議事大

暑前後則散院避暑於鄉間立冬或立春則再開院議員無論早

暮皆得見君主上議院人員獨見下議院人員旅見議院坐次宰

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長之右不同心者居左中立者則居前橫

坐各國公使入聽者皆坐樓上德之規制大概亦同蓋有議院攬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議院上

議院上

庶政之綱領而後君相臣民之氣通上下堂廉之隔去舉國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條不紊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議院而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也中國歷代帝王總統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咈廢歌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見所以洪範稽疑謀及庶人盤庚遷都咨于有眾蓋上下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伊古以來盛衰治亂之機總此矣況今日中原大局列國通商勢難拒絕則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議院達民情而後能張國威禦外侮孫子曰道者

使民與上同欲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卽英國而論最爾三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之大民不足當中國數省之繁而土宇口關威行四海卓然爲歐西首國者豈有他哉議院興而民志合民氣強耳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立議院聯絡衆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衆如一人雖以并吞四海無難也何至坐視彼族越九萬里而羣起披猖肆其非分之請要以無禮之求事無大小一有齟齬動輒稱文顯違公法哉故議院者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者也夫國之盛衰係乎人才人才之賢否視乎選舉議院爲國人所設議員卽爲國人所舉舉自一人賢否或有阿私舉自眾人賢否難逃公論且選舉雖曰從眾而舉主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議院上 三

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後及年屆三十並有財產身家善讀書負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舉議員其杜弊之嚴又如此考泰西定例議員之論刊布無隱朝議一事夕登日報俾衆咸知論是則交譽之論非則羣毀之本斯民直道之公爲一國取賢之準人才輩出國之興也勃焉誠能本中國鄉舉里選之制參泰西投匭公舉之法以遴議員之才望復於各省多設報館以昭議院之是非則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誠伸其抱負君不至獨任其勞民不至偏居於逸君民相洽情誼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卽有公賞罰而四海之大萬民之衆同甘共苦先憂後樂上下一心君民一體尙何敵國外患之敢相陵侮哉或曰漢之議郎唐宋以來之

臺諫御史非卽今西國之議員乎不知爵祿錫諸君上則未必能盡知人之明品第出於高門則不能悉通斯民之隱而素行不可考智愚賢否不能一律則營私植黨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議院官紳均勻普徧舉自民間則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鬱其意公而無私諸利皆興而諸弊皆去乎故欲行公法莫要於張國勢欲張國勢莫要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中華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國強兵爲天下之望國也則亦已耳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永保昇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議院上 四

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執交相弊也夫中國生齒四百兆其中豈無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統籌中外局勢思欲斟酌損益爲國家立富強之基顧其人類多斧柯莫假見用無由卽幸而事權在握自謂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往創辦一事聚議盈廷是非莫決甚且謂其更張成法蜚語中傷讒書滿篋於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飾以求苟安卒之豪傑灰心而國勢亦日趨於不振矣西人謂我中國人材通病京官日畏憲日瑣屑外官日敷衍日顛預畏憲者同官互相推諉不肯任怨遇事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顛預者利析錙銖察及毫末自負精明不顧大局是也敷衍者蒙頭蓋面但計目前剗肉

補瘡祇貪小利是也顛預者徒具外貌實無把握空言塞責不切事情是也夫畏蕙也瑣屑也敷衍也顛預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道奈何請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設議院不爲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五

議院上

五

議院下

或謂議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識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嘗閱萬國史鑑考究各國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蓋五大洲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凡事雖由上下院議定仍奏其君裁奪君謂然即簽名准行君謂否則發下再議其立法之善思慮之密要皆由於上下相權輕重得平乃克臻此此制既立實合億萬人爲一心矣試觀英國彈丸之地女主當國用人行政皆侍上下院議員經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國議院之明效大驗有如此者日本行之亦勃然興起步趨西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五

議院下

六

國陵侮中華而猶謂議院不可行哉惟必須行於廣開學校人材輩出之後而非可即日圖功也何則泰西各國近代學校盛行無人不學且中外利弊登諸日報婦孺皆知凡有病於民者如公稟政府改革無不俯順輿情非昔日祇顧在上者之權勢而不顧其民之疾苦也英國馬瑟西史記論歐洲各國上代亦以權勢治民其民迫求在上者改革易法不許則必有私自結黨以立會而抗國者矣普魯士本專以君權治國者也乃爲君權最重之拿坡崙制其死命普相賜德鷹伯爵憂之以計籠絡通國之人使抗拿坡崙嘉慶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一十八年特設一會名曰良民會未幾通國紳士皆入其會會中所訂章程其最善者爲允許其民日後可自立報

館任意議論政事國家議員亦由民間公舉因而良民會之權亦因之以重至其權力之從何而起則終不輕洩於外也昔國既立良民會嘉慶十八年西歷一千八百十三年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合而為一以逐拿破崙日耳曼奧斯馬加俄羅斯波蘭希臘法蘭西日耳牙諸國人皆苦人君治國專恃權勢若不改革章不得不潛自立會藉以整頓國家乃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國會黨即自然解散匿跡銷聲查歐洲各國民間既有舉官以治國之權即永無設會以害國之事今各處大會黨不在歐西而在歐東如俄羅斯一國仍以權勢治民故有尼希利會黨十餘年來不但愚人入其會賢者亦復樂列名於會中其意謂民間受苦過深故不但俄皇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議院下 七

大權在所必去即凡兵士教會產業家室素所有者全欲去其舊而謀其新俟其剷除淨盡然後民間重聯相愛相助之歡國勢振興必遠勝於曩日云云此會中忿激過甚之言也其餘則大半無異心故能去其積習不專恃權勢而學歐西之體貼民情上下自胥安矣考之歐洲各國上下議院近年新訂公舉章程法蘭西上議院員由上議院自舉者四分之一由通國二十一歲以上人公舉之議員轉舉者四分之三下議院員為通國中二十一歲以上人所公舉比利時上議院員由每年納賦合華銀六兩以上之眾民公舉下議院員同上議院奧斯馬加上議院員有君所命者有世襲者下議院員凡民間年二十四歲以上薄有田產者皆可公

舉恒加利上議院員大半世襲下議院員年二十歲以上之民每年納賦合華銀三兩二錢者皆可公舉普魯士上議院員大半世襲亦有君所命者下議院員年二十五歲以上之民按納糧之額數以分舉官之員數日耳曼聯邦上議院員各小邦政府所舉下議院員比戶可舉丹墨上議院員有為王所命者其大半則由民間公請下議院員所舉下議院員年三十歲以上之民所舉英吉利上議院員有君命者有世襲者下議院員凡民已納賦賑貧者比戶可舉意大利上議院員君命之下議院員凡民年二十歲以上每年納賦合華銀四兩者皆得舉希臘僅有一議院其議員皆成了以上之民所舉葡萄牙上議院員有君命者有民間公請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議院下 八

議院員公舉者下議院員凡民一年中入款在華銀八十八兩以上者皆可舉荷蘭上議院員各省會所舉下議院員凡二十三歲以上納賦華銀六兩以上之民皆得舉俄羅斯無議院大權皆操之於君日斯巴尼亞上議院員君與各大會館所舉下議院員舉官會所舉瑞士上議院員各省會所舉下議院員凡男子年二十一歲以上者所舉瑞威僅有一議院其議員分作兩班凡民二十五歲以上有田產值華銀一百三十二兩者皆可舉瑞典上議院員各大會館所舉下議院員凡民年二十一歲以上有田產值華銀二百二十四兩者皆可舉塞爾維亞上議院員王命之下議院員凡年二十一歲以上之納賦人所舉羅馬尼亞上議院員有田

1862年 續修四庫全書 3 卷之五

若若干者即可舉下議院員凡民成丁能識字者即可舉議院之
設原以示大公無我上下一體也西國以公議堂為政事之根本
既有議院君不得虐民而民自忠於奉上猗歟休哉此三代以上
之遺風也

附錄今古泰西諸國設立議院源流

泰西各國之創有議院其所從來者久矣考泰西上古創業
垂統計有三國曰希臘曰羅馬曰德多尼然年代有先後而政
教有尙文尙武尙格致之不同凡今歐西各國政教禮俗律例
官制無不本於此三國而希臘一國實為之始考希臘國史其
政分有四類一國聽於王是謂王政一國聽於紳是謂至善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議院下

九

八三川

之政一國聽於民是謂民政此三者皆與希臘俗不悖其有悖
於希臘俗者名為代蘭得之政所謂代蘭得者謂操有一國之
權而可以獨斷獨行者也當時紳政則以斯巴達城為最勝民
政則以雅典城為至當前此雅典國政惟貴紳甫獲參議至梭
倫乃改定雅典舊例諸貴紳外除生而不為奴者無論誰氏舉
可議論國事皆有可以指陳是非可否之權凡遇國事民皆得
憑一己之見投黑白石子於櫃或高舉一手以明是非與鄰國
言戰言和可否一聽於民民會之外更有一議事會為紳董四
百員主持民會有何建白務先於紳董議會商明准許而後可
其四百議員盡由民會選立一歲期滿別有一次更易此即今

日泰西各國上下議院之權與也希臘國俗治國與司祭並重

故統理國政者其名有二一曰巴西路治國司祭二意兼備一

曰亞根則僅有治國之意而無司祭之意雅典既為民政貴紳

將王司祭之職削去易其稱為亞根初定亞根時乃終身之職

猶可子繼父業既而更為十年期滿別易一人至西歷紀元前

六百八十三年時亞根之位復改為歲一更易並由一人為正

八人為副九人共膺亞根之任蓋欲文事武備分與九人執掌

不使一人統握全權是為希臘民政之制羅馬之先亦為民政

至奧古斯都而始有帝制當其行民政之際將王權界一總統

歲一更易稱為低革達多其後又慮其權勢過鉅遂訂為每歲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議院下

十

二又X川

選二大吏分掌此總統之權始稱為伯利多即首先之意後稱
為根蘇利即議商之意國家遇有危難則限以六閱月準用低
革達多儀制獨操國柄與王無異若平日整理國務概用根蘇
利式是為羅馬民政之制此皆今日泰西民政之國公舉總統
之權與也試更以近日泰西各國上下議院規制言之法當一
千八百五十二年拿破崙第三朝曾設上院員數一百五十人
兼以牧師帥臣水師督臣各親王充之每員歲俸各予福蘭三
萬枚一千八百六十年稍改其數員缺視下院得三之二英國
上院亦以親王世爵充之葡萄牙之定上院議臣也或終其身
或世其職普國議政上院近得三百四十人然非定額有親王

降王四十人備顧問者二十一人襲世爵者七十二人終領院職者二百二十四人此二百二十四人中有國王親簡者有世爵紳公舉者有監督肆院推擇者奧國議政上院員缺二百十三人兼領之親王總監監督監督共十七人終領院職者一百四人餘皆世襲其職意國議政上院員缺無定額以奇才異能家道殷實者領是職皆終其身巴西國議政上院由國王於公舉數內酌選定之員無定額比利時國議政上院備選者八百三十三人每人歲繳稅課及二千一百十六福蘭者得應選入院以八年為期荷蘭議政上院所有舉充議員者例由各省議員中擇納稅最多者以膺其選上院無創議之權凡國事須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議院下 土

自下院申詳上院定其可否丹馬國議政上院有係百姓公舉者有係國王拔自下院俾終領是職者瑞士及美國議政上院皆由各部議院公舉此泰西各國上議院定制之大略也英國下院議員選舉之數著有定額英倫四百六十五人威而勒士三十人蘇格蘭四十二人阿爾蘭一百有三人下院總董一人每年俸精金錢五千磅副董二人金錢一千六百磅此外自律師巡員書吏之外食祿者殊寥寥也法國下院議員共五百八十四人為眾民所選年須在二十五歲之外兵船水手不入被選之例和約商約軍國大事下院皆有權商榷下院人員每年得俸九千佛郎美國下院人員由各邦所選選兩年為期額數

之多少視各邦民數之衆寡為定其先準於三萬人中選舉一人後又改為七萬六百八十人中選舉一人近今民數繁多視舊制為更增矣奧國下院人員由百姓選舉以六年為期正副紳董亦由下院自行選舉核其額數產業殷富者選八十五人居城者選一百十六人居鄉者選一百三十一人工作貿易者選三十一人德國下院紳士為百姓所推選約於十二萬人中選舉一人五年一易下院之人無常數恒駐院中者約四百人意大利全地分一百三十部下院紳士於五萬七千人中選舉一人凡充下院之職者須年齒屆三十歲有產業於國中者方能被選五年期滿重行選舉荷蘭下院紳士有一百人均從通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議院下 土

國選舉無論何人歲輸賦稅於國家在十給勒以外者即有選人之權三給勒約抵華銀一兩被選之人年齒須在三十歲以二於例方符凡膺下院之任者每人歲受二千給勒為俸精四年為期滿則更選瑞典下院議員分城鄉兩處選舉城中每萬人中可選議員一人在鄉則四萬人中可選一人四萬以外可選二人其人年齒必須在二十五歲之外三年為期滿則更選西班牙下院議員約於五萬人中選取一人亦由民間所公舉每人在院辦事期以五年滿則更舉葡萄牙下院議員約於三萬人中選取一人以四年為期比利時下院議員必本國之人居本國者始得與選年齒須在二十五歲之外選額視百姓之

多寡以爲衡最多者四萬人中選取一人四年爲期瑞士下院額數一百四十七人每二萬人中選取一人以三年爲期凡民年在二十以外即可操選人之權惟教師不得廁於選例此泰西今日各國下議院規制之大略也姑譯錄之以備時賢參攷焉爾

公舉

公舉之法卽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漢代行之得人稱盛蓋使士崇秋實不尙春華人務經綸不爭詞采而化行俗美端賴乎此中國取士以科第專尙時文較所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識而後文藝者相去遠矣近代設官之意惟重杜弊如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來此省而爲官似欲陰脅其人使不能瞻宗植黨以厚施要結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洩怨報恩借公事愉快已意控馭之法似爲得宜不知腹剝百姓貽誤地方呼籲無門最爲下策何則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眞摯况言語殊異不若同聲相應之投機人地既已生疏情意不相聯屬休戚無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選舉者須年在二十五歲左右有產地於國中品學兼優操守廉潔者方得被選亦有但問其才力能否勝任不必問其身家殷實者攷各國選舉議員之例為民主君民共主等國最重之典章議員即民間之委員由縣而府而國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惡胥藉委員以達之為委員者將出其所學以濟民之困而養民之和凡軍國大政其權雖決於君上而度支轉餉其權實操諸庶民是君民相維上下一德皆此例為之願其例偏重於舉之之人則充為有理蓋必使舉人者不限於資格然後能各供所知而於所舉者必嚴其限制然後能杜絕虛聲也至於陪審公正人員亦向擇於眾百姓中凡仕宦教讀鄉勇及不諳文字本有職守者皆不預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公舉 十五

其列雖然公舉議員陪審之法固甚善亦由泰西學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無處不設日報館無人不觀日報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國學校尚未振興日報僅有數處公舉議員之法殆未可施諸今日也蓋議院為集眾是以求一當之地非聚羣豈以成一閩之場必民皆智慧而後所舉之員乃賢議員賢而後議論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則徒滋亂萌所謂欲知其利當知其弊也現我國無公舉之法有保舉人才一途惟保舉人才之大員必先度自己之器識如何才猷如何而後能知他人之器識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舉之權而於時務一無所知學識一無所長則何能知屬員之賢否而保薦之况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僅以言貌取才者不失之偽則失之誣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優之士必不肯輕易近人不願干謁當道終身伏處草茅富貴人罕識其面則又何從而知之即或知之亦得諸耳聞而非目觀若夫奇才異能專精於天文地理算學格致製造諸學者皆屬藝事可以考試而定其優劣此誠顯而易見者矣然亦非督撫所能定蓋督撫未必於以上諸學皆能窺其門徑則又何從辨人之學問淺深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撫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識皆門生故吏世好姻親無非名利兩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哺握髮延攬人材故昔日所舉者無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責而已從未聞薦一山林隱逸市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公舉 十六

遺賢豈果無傳說孔明侯生景畧其人者乎今國家既下詔求賢凡位列宰輔及以仰答求賢若渴之意然應賢者平日既未於海內奇傑留意物色則此時舉以應詔自難必果係千人之英萬人傑之傑或四顧中選者頗難其人不得已而始以親舊中之稍有節操或著書立說自炫者取以塞責其於體國經野之謨撥亂反正之畧茫乎未有得也會何裨於實用乎尤甚者則以奔競為能以干求為事或奔走王公之門或貪綠津要之路且有可顯者作尺一書為之先容者聞侍進之門廣苞苴之路而人才自此不可問矣亦求才者未能虛心則人才不免裹足徒為蹀躞營營者之資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權躁進鑽營資緣之習當必自廣開學校教育人材復行鄉舉里選之法始

公法

公法者萬國之大和約也中國為五洲冠冕開闢最先唐虞三代相承為封建之天下秦併六國改為郡縣歷漢唐以迄今莫之或易其間可得而變易者宗子之封藩疆域之分合也其雖變而莫之或易者概不得專禮樂征伐之權也然均有相維相繫之勢而統屬於天子則一也統屬於天子一故內外之辨夷夏之防亦不能不一其名曰有天下實未盡天覆地載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國耳知此乃可與言公法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繫而不能相統屬者也可相維繫者何合性法例法言之謂夫語言文字政教風俗固難強同而是非好惡之公不甚相遠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公法

十七

故有通使之法有通商之法有合盟合會之法俗有殊尚非法不聯不能相統屬者何專主性法言之謂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主為民主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奪良以性法中決無可以奪人與甘為人奪之理故有均勢之法有互相保護之法固無大小非法不立爾雅釋訓云法常也可常守也釋名曰法偏也偏之使有所限也列邦雄長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有常法以範圍之其何以大小相維永敦輯睦彼遵此例以待我亦望我守此例以待彼也且以天下之公好惡為衡而事之曲直登諸日報載之史鑑以褒貶為榮辱亦擁護公法之干城故曰公法者萬國一大和約也今泰西各國兵日強技日巧爭雄海陸將環地球

九萬里莫不有火輪舟車我中國海禁大開講信修睦使命往來歷有年所又開同文館習西學譯公法博考而切究之如此詳且備矣然所立之約就通商一端而言何其矛盾之多也如一國有利各國均沾之語何例也烟臺之約強減中國稅則英外部從而助之何所仿也華船至外國納鈔之重數倍於他國何據而區別也中國所徵各國商貨關稅甚輕各國所徵中國貨稅皆務從重何出納之吝也開鴉片在孟加刺每箱徵銀六十磅中國稅銀十一成至英人入口所徵不下四五成外國人至中國不收身稅中國人至外國則身稅重徵今英美二國復有逐客之令禁止我國工商到彼貿易工作僑商久住者亦必重收身稅何相待之苛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公法

十八

種種不合情理公於何有法於何有而公法家猶大書特書曰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俄美四國與中國立約嗣後不得視中國在公法之外又加註而申明之曰謂得共享公法之利益噫甚矣欺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約之專為通商者本可隨時修改以圖兩益非一成不變者也稅餉則例本由各國自定客雖強悍不得侵主權而擅斷之宜明告各國曰某約不便吾民某稅不合吾例約期滿時應即停止重議其不專為通商者則遣使會同各國使臣將中國律例合萬國公法兩兩比較同者彼此通行異者各行其是無庸越俎代謀其介在異同之間者則參稽互考折衷至當勤為通商條例會立盟約世世恪守有渝此盟各國同聲其罪視

其悔禍之遲速接賠償兵費例罰緩以分勞各國若必怙惡不悛然後共滅其國存其祀疆理其地擇賢者以嗣統焉庶公法可以盛行而和局亦可持久矣雖然公法一書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盡守者蓋國之強弱相等則藉公法相維持若太強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太強者如古之羅馬近之拿破崙第一雖有成有敗而當其盛時力足以囊括宇宙震懾羣雄橫肆鯨吞顯違公法誰敢執其咎太弱者如今之琉球印度越南緬甸千年舊國一日見滅於強鄰諸大國成抱不平誰肯以局外代援公法致敗兵端不特是也法為德蹶俄人遽改黑海之盟法無如之何也土被俄殘栢林不改瓜分之約各國無如之何也然則公法固可恃而不可恃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五

公法

九

者也且公法所論本亦游移兩可其條約有云倘立約之一國明犯約內一欸其所行者與和約之義大相悖謬則約雖未廢已有可廢之勢然廢與不廢惟在受屈者主之倘不欲失和其約仍在兩國當照常遵守至所犯之事或置而不論或相諒革免或執義討索賠償均無不可由是觀之公法仍憑虛理強者可執其法以繩人弱者必不免隱忍受屈也是故有國者惟有發憤自強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積弱不振雖有百公法何補哉噫

日報上

古之時諺有木諫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風行人問俗所以求通民隱達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欲籠天下於智取術馭刑驅勢迫之中酷烈熏燦天下並起而亡之漢魏而還人主喜秦法之便於一人也明詆其非暗襲其意陵夷而肇中原陸沈之禍唐宋代有賢君乃始設給諫侍御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議始彰然以云民隱悉通民情悉達則猶未也欲通之達之則莫如廣設日報矣泰西各國上議院下議院各省各府各縣議政局商務局各衙門大小案件及分駐各國通使領事歲報新藝商務情形凡獻替之謨興革之事其君相舉動之是非議員辨論之高下內外工商之衰旺悉聽報館照錄登報主筆者觸類引伸撰為論說使知議員之優劣政事之從違故日報盛行不脛而走其名目有日報月報七日報半月報之別其體裁有新政異聞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遲速不一種類攸分如律家有律報醫家有醫報士農工商亦各有報官紳士庶軍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編以廣見聞而資考證甚至小兒亦有報紙文義粗淺取其易知夫強民讀書而民莫之應不勸民閱報而民自樂觀蓋新聞者淺近之文也增人智慧益人聰明明義理以伸公論俾蒙蔽欺飾之習一洗而空是以暴君汚吏必深恨日報亦泰西民政之樞紐也近年英國報館二千一百八十餘家法國報館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五

日報上

十

又三

千二百三十餘家德國報館二千三百五十餘家美國報館一萬
 四千一百五十餘家俄國報館四百三十餘家總各國計之每一
 國有三四千種每種一次少者數百本多則數十萬本出報既多
 閱報者亦廣大報館為國家耳目探訪事情每值他邦有事與本
 國有關繫者即專聘博雅宏通之士親往遠方探訪消息官書未
 達反藉日報得其先聲官家以其有益於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
 一免紙稅二助送報三出本以資之故遠近各國之事無不周知
 其銷路之廣尤在聞見多而議論正得失著而褒貶嚴論政者之
 有所刺譏與柄政者之有所闕失是非眾著隱聞胥彰一切不法
 之徒亦不敢肆行無忌 中國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漢口香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日報 二十一
 等處開設報館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間有詆毀當軸盡
 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華人主筆議論持平廣州復有廣報中西
 日報之屬大抵皆西人為主而華人之主筆者亦幾幾乎擯諸四
 夷矣 日本無部不有日報館惟禁報館妄言以肅觀聽英美比三
 國無禁報館言事之條我各省當道亦宜妥訂章程設法保
 護札飭有體面之紳士倡辦以開風氣如英國泰晤士日報館
 主筆者皆歸田之宰相名臣自然無勒索財賄而名馳中外矣今
 宜於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華人秉筆而西人報館止准用西
 字報章無事之時官吏設法保護俾於勸善懲惡興利除弊以及
 人才之盛衰風俗之純疵制作之良窳泰西各國政事有何更改
 兵制有何變遷商務製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於人者精心考核
 列之報章大小官員苟有過失必直言無諱不准各官與報館為

難如有無端詆毀勒詐財賄者祇准其稟明上司委員公斷以存
 三代之公執筆者尤須毫無私曲暗託者則婉謝之納賄者則峻
 拒之胸中不染一塵惟澄觀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偉論倘有徇
 私受賄顛倒是非倚公事以報私仇藉巧詞以紓積忿逞堅白異
 同之辯亂斯民之視聽者則跡同穢史罪等莠民可援例告官懲
 治如謂當道挾恨審斷不公准其登報以告天下庶公論不稍寬
 假有事之際官吏立法稽查於本國之兵機不宜輕洩於敵人之
 虛實不厭詳明則常變經權操縱在我較今日之禁止華人而聽
 西人開設者其是非得失損益為何如也夫報館之設其益甚多
 約而舉之厥有數事各省水旱災區遠隔不免置之膜視無動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五 日報上 二十二
 中自報紙風傳而災民流離困苦情形宛然心目於是施衣捐賑
 源源挹注得保子遺此有功於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報
 紙中歷歷詳述見之者膽落氣沮不敢恣意橫行而反側漸平閭
 閻安枕此有功於除暴也士君子讀書立品尤貴通達時務卓為
 有用之才自有日報足不踰戶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
 柯不致毫無把握此有功於學業也其餘有益於國計民情邊防
 商務者更僕數之未易終也而奈何掩聰塞明箝口結舌坐使敵
 國懷覬覦之志外人操筆削之權泰然自安施施然甘受他人之
 陵侮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目錄

開源二

日報下

訓俗

附錄論粵省有三大害

序富國探源論

鐵路上

鐵路下

電報

郵政上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目錄

郵政下

附錄泰西郵政考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開源

日報下

香山鄭觀應陶齋集

新政論議云宏日報以廣言路是日報者即古鄉校之遺意今西國議院之濫觴為公是公非之所繫眾好眾惡之所彰故西國日報之設上則裨於軍國下則益於編氓如一鄉一邑凡公約條議各節會議時諸員之言詞舉動皆列於報章詳其得失而民隱無不通民情無不達也一案一訟凡兩造律師所辦之事以及判斷時陪員之可否如何皆登諸報紙記其精詳而民心無不愜民志無不伸也若夫官家之噴笑京國之傳聞各國之約章列邦之強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日報下

弱戰守之情形時務之緩急物料之價值市道之衰旺股分之低昂店鋪之開歇田宅之鬻售勦舉之節略生意之授受學校之揀選人材之興舉民情之向背船艘之往來鐵路之接續郵寄之便捷百工之處所行客之姓名官員之遷調貨物之出入關稅之徵收都邑之公項司事之誠偽醫道之善法藥物之靈異礦務之奇贏格致之日進植物之豐歉雜技之優劣陪員之輪值水旱之災祥生死之報章婚姻之紀事案牘之消長軍政之籌畫公務之興作工作之需人外國之時事異邦之習尚海外之奇談天氣之寒暑風汛之休咎善士之品題奇人之傳記書說之新奇凡有益於國計民生日用行爲性命身心者則無不錄錄無不詳雖極之高

人之片詞隻字愚妄之蕩檢敗行足以寓勸懲使人鼓舞而興感者無不羅佈發明俾閱者快焉勸焉徵信質疑莫善於此蓋秉筆者有主持清議之權據事直書實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見必無妄言調語子虛烏有之談以參錯其間然後民信不疑論事者可以之為準則辦事者即示之為趨向使大開日報之風盡刪浮偽一秉貞肫主筆者採訪者各得盡言無隱則其利國利民實無以尚之也英國議政者必以日報為眾民好惡之所在而多所折衷法國之從政者則以日報為足教官吏而不敢違背若夫醫學化學天學即象緯海學行舟測電學量之法藝學礦學以及治兵課士軍裝戰艦皆必另設一報不惟詳言其事而且細繪其圖此又利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日報下 二 文三

世利民而欲與天下人共趨於上理者也夫日報逐日閱之殊不費時隨事求之必有新獲中國泥守古法多所忌諱徇情面行報復深文曲筆以逞其私圖與夫唯諾成風囁嚅不出知而不言隱而不發皆為曠職故中原利益無自而開即民情亦不能上達告諭亦不得週知若日報一行則民之識見必擴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進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無止境也今如欲變法自強宜令國中各省各府各州縣俱設報館凡為主筆必須明外國之事達公法之情地方有公事如官紳會議陪員審案等則派訪事人員親至其處援筆記錄務在真實詳明凡外國日報所登有關於中國時事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皆須譯錄至

各省及都會之地其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 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憚指陳持論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匾額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偶摘細故無端封禁如主筆借此勒索無故詆毀傷人名節者不論大小官紳當控諸地方官審辦并准兩造公舉中外陪員聽訊如果屬實則照西律分別輕重治以禁錮之罪重則在禁作苦工而已如是則 國勢之隆無不蒸蒸日上夫如是春秋之筆褒貶從心南董之風斧鉞不懼將見直道復行於天下矣

訓俗

天下之治亂孰為之民心之善惡為之也民性本善也其不幸而流為匪僻者非生而惡也生長鄉閭不聞教化耳目所蔽習與性成矣戶口蕃衍俯仰無資飢寒所驅鋌而走險矣承平之日上下斷斷然日懼以行楊刀鋸而陷於死亡者纍纍然相續也其或上失其道則揭竿斬木弄兵潢池之中幸而將帥得人士卒選練萃羣策羣力不分首從草薙而禽獮之而此伏尸流血絕脛斷脰者皆國家不教之愚民也反之仁愛之天心忍乎不忍古者懸書讀法以士鄉禮飲酒化天下於尊親禮讓之間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皆有實心實政以誘掖斯民所由俗美化行而亂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訓俗 四

潛杜秦漢以還以文法治天下欲盡愚黔首以惟所欲為古意蕩然一無存者我有民而不能自教彼佛老二氏乃得恃其天堂地獄修齋懺悔之說乘隙而入之其本意固亦勸人為善也而愚民靡然歸之若流水二千年來之君若相亦自以國家之教化未足以偏及斯民姑聽客所為而淫祀之興遂盈於天下自有明萬厯以後彼天主耶穌之教亦得以勢利誘肆其簧鼓而矚我之虛法蘭西之君臣專以傳教亡人之國陰謀詭計四海皆知既已誘致南交取越南如反掌矣中國之戶口四萬萬而終不自教聽外人取而教之恐禍患之乘更有非意料所及者然則有民而不能自教其病之中於內者推原禍本則粵捻諸亂所由生此前事之

不可不懲也昔年髮逆外夷之禍皆起自東南今廣東賭博之盛盜賊之多甲於天下若無教化甚為杞憂其憂之伏於外者環顧中區則俄法諸邦所同觀此後患之不可不也我朝 列聖相承追蹤三古特頒 聖諭廣訓令官吏歲時宣講以勸化愚民今 上復頒雍正時 欽定勸善要言一書用扶世而翼教所以為斯民計者周且摯矣惟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故事置之高閣則攷察未及經費未籌之所致也今各州縣教官幾同疣贅似宜責成教官三八宣講而府縣就近稽查仍籌經費聽講者款以饗殮勸化若干記以簿籍歲由學政綜覈其成著有成效者保升知縣此城邑宣講之法也各鄉各鎮在三百家以上者由教官遴選公平之生監紳耆亦籌經費置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訓俗 五

立公所按期宣講聽講者授以發勸化若干籍而記之以申於教官轉詳學政咨吏部三年有效量予出身此鄉鎮宣講之法也所講以聖諭要言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學旁通曲暢務求有富於人心行之二十年而天下風俗有不煥然不變者未之有也我國朔望講鄉約講 聖諭於矮屋之下或廟宇簷前何如西人按七日一聚會於大廟堂中列椅而坐肅然靜聽講經者皆飽學宿儒非華人之講鄉約者僅識十六條 聖諭而已我國無知者多宜飭各省教諭認真宣講 聖諭尤望官紳集費請賢門秀士科甲人員如泰西之依師於各州縣按旬宣講聖教於學官或廟宇客堂之中不論士農工商皆可入聽以正人心大抵人心不正由於風俗不善 至於海外貿易工作之商民不下數千百萬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賭殺凶毆之案層見疊出其性情良懦者則入天主耶穌之教舍正道入異端崇崇者氓莫非 天

朝之赤子忽然竟置之度外豈仁人怙言之心今海外通商各埠既設領事以撫馭華民矣似宜就地籌捐建立書院以教聰穎子弟仍廣籌經費置備公所按時宣講 聖諭廣訓勸善要言或由領事延聘達人或由領事自蒞每逢朔望及禮拜日期逐條宣講聽講者亦記以籍授以餐歲申出使大臣稽其功過勤者優獎違者扣除並於摺內聲敘至中外宣講之人固須品學端粹亦必辯才無礙始足動人聽聞有一華人入西教充牧師在教堂宣講聽者甚衆嗣因與其師不合出堂下鄉宣講孔孟之教聽者益衆可知口給之所關爲至鉅也彼佛老浮游之論天方天主荒唐牽強之辭何足與我中土之聖道王言互相比擬果得認真經理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訓俗 六 一 千 〇 一 上

他日太陽首出燭火皆消洪鐘一鳴萬聲皆寂萬姓既改惡從善永無犯上作亂之萌萬邦亦一道同風咸知學聖尊王之義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此其權輿要領矣高見遠識之君子慎勿以爲迂也

附論粵省有三大害

問嘗縱論天下事謂中國之民失於教養不知忠義廉恥之道者比比皆然而就粵東言之則有三大害焉其一曰凡我中國與泰西各國開釁必有一等人甘爲漢奸爲之傳遞消息暗效驅策代覓餽糧供其兵食謂之鄉導俾其襲攻彼自以爲我固謀什一之利通洋商發洋財正未可及時錯過讓他人著我先

鞭而於 國家則絕不顧及試思洋人遠涉數萬里之遙一船兵食能裝幾何既遠駛入我國苟無人爲之接濟則雖船堅礮利焉能曠日持久其匱乏可立待也我中國操不戰而勝之勢彼外國懷不戢自焚之憂亦何敢深入重地自有此等私圖貿易之奸商而國事遂不可問夫固非大害之一乎其二曰各屬鄉民勇於私鬪此一姓或若干人被一姓或若干人約期械鬪如臨大敵槍礮轟天戈矛而地官不能遏兵不能防及至罷戰息爭則檢點屍骸赴縣投首各有頂兇之人甘心駢戮以爲結案地步此風既盛卽寓居外國各埠之人亦復如是互相殘殺習爲故常矣夫固非大害之二乎其三曰賭博如白鴿票山票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訓俗 七

田票番攤花字固屬傷風敗俗耗散民財而尤以鬪姓爲最甚父子兄弟同場共賭不以爲恥盜賊因之日多一日夫固非大害之三乎三大害中則以鬪姓之流弊爲最甚迭經申禁有案可稽只因當年欲截緝澳門鬪姓收回利權以濟餉需不得已一弛其禁原議如有流弊卽行奏停今鬪姓弊竇層見迭出且葡萄牙國已與中國通商卽澳門鬪姓亦歸承辦粵省鬪姓者兼辦無所謂截緝矣亟應奏請移文葡國及英法外部飭知澳門越南石叻總督一律禁止以挽頹風而顧國體或云英法未必允行然聞香港賭具無一不禁英之石叻法之西貢所設鬪姓廠去歲鄉試中彩盡爲粵商舞弊者全得市人鼓噪該處總

督查禁停開澳門自廣東一禁彼所得聞姓餉銀無多既顧體面無不樂從況開闢姓與買闖姓者均我國之人如當道認真嚴禁豈有不行之理乎或謂粵人好賭勢難禁絕何以香港絕無賭館南海縣九江鄉數萬烟戶亦無一賭具是在當道與紳士認真嚴辦耳如果督撫通飭各府官紳認真嚴辦始終不怠查有武弁劣紳私收陋規縱賭窩賭者治以重罪何愁賭賊不絕惟聞各官到任張一示行一文以為遵行不怠詎知未到一月其放肆依然如故徒為差役開生財之路且聞三大害有他省中亦所不免者未必惟粵東為然也如第一害之漢奸則上海亦不乏其人其曾發洋財者可以按圖索驥無可漏遺論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訓俗 八十一

罪皆在不赦奇在問之其人而其人並不自知以為我固偶一經手交易耳父訓其子師教其弟皆為名利言古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故事鄉約與儒學宜誦亦有名無實所以風俗日偷文武兩途均惟利是圖貪生惜死雖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以為恥西人例逢禮拜宣講古訓其意深矣至其大害之二所謂兩姓私鬪之事則川楚等省頗亦有之此固載之邸鈔夫固人人曾寓目者也若大害之三所謂花票等賭閩省亦復盛行與粵東不相上下惟閩姓一端近歲且又推行至於上海從此流毒不堪設想思患而豫防之此有司之責也

附錄序富國探源論

英國博士名司密司者才優識廣見理極明而於格致製造之

功養民治國之要凡可以興大利致富強者無不拳拳致意者察精詳思欲公之天下遂著一書名富國探源備述國家興衰強弱之理古今上下之情洞燭數千年下筆萬言深入顯出刊行於世各國之君見此書者莫不恍然大悟心領神會以為確論於是遵其法而推行之乃得舊弊消除政治日新攷其書中之意所謂探原者大旨不過在民生之勤儉而已勤德之基也能勤則百廢具舉儉德之輔也能儉則萬物有餘故宰治民政者欲致其富先溯其原必令國內之民無論大匠老農巨商小販皆貴勤以生物儉以節物孜孜焉兢兢焉從事於此日昃不遑君相率於上百姓應於下如是而國中有不富庶者乎雖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訓俗 九

前王代出天寶聰明豈無雄才大略之主以勤儉為開源節流之要者無如俗敝民凋善始者不能善終圖近者不能圖遠古者希臘立國最早勸農務商之計頗費經營且教化文章勝於各國獨惜其高談清議僅尚口頭之禪而於政事之問不能實事求是羅馬亦有人籌畫富國之計但風俗強悍樂於戰鬪京中富戶皆於行軍之際擄自他人亦有身為監司婪取以充囊橐者而逸樂思淫於農商之本曾不講求此禍機所以伏也意大利亦有人求富其國奈國中多故戰事頻仍干戈擾攘立朝雖有通人亦難振作法蘭西則君臣昏闇專事侵征且匪類充盈海氛不靖觀各國富西歷編年以前皆不能挺峙稱雄內外

寬裕則以有致富之說無致富之功有致富之心無致富之政於勤儉二字未能握要以圖故不免始勤終惰迄罕成功司密司有見於此將古事討論明辨箸爲論說使閱者如聞清夜鐘聲言下猛省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可以審擇而慎處之余閱泰西史鑑歷觀開國之君及中興之主無不勵精圖治所以民生日裕國勢日強亡國之君非性耽淫樂卽黷武窮兵惜不知民間疾苦所以國勢日弱民心日離以至於危亡也昔羅馬官屬鎮守各國時權立威行百姓難以自主故於富庶之道雖能講求不能十分盡力且受恩者感悅而受虐者怨咨直至誘譎騰興民心解體或揭竿起事或聚衆抗官上下交爭百姓之勢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六

訓俗

十一 又三十三

日強而官吏之權日削當其發祥之始農商工作通國留心勤苦開基故成大國及兵威既盛所有茹弗癡希臘埃及法蘭西英吉利西班牙德意志猶太土耳其小亞細亞等國無不畏威戴德貢獻來庭此爲國運極盛之時大抵安則思淫樂則思濫循環之道有萬古不做之法無萬年不做之基況爲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法豈能自行哉日久以安遂習淫濫誇多鬪麗於游觀衣食竭力侈張於工藝農商全無攷察積之既久向之善俗皆成偷風手藝則絕少傳人農利則全無遺制用財而不能理財用器而不能製器於是國有驕奢之習道多游蕩之夫天道轉移田強而弱前之聰明者今皆愚闇

矣前之富強者今皆貧弱矣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豈不信哉前歷三百三十年國王君士但丁滅希臘之裴相的姆城而改爲京邑於是舊京爲西羅馬新京爲東羅馬猶漢之有東西宋之有南北也新城既定仍尙豪奢不知返本而衰敗之機於焉暗伏終歸亡滅而已其時歐洲土人紛紛謀叛如德國瑞典瑞威士匪名各夫黨者來攻西羅馬羅馬王不能禦以重金賂和退兵未幾各夫黨又來攻戰破其京入城恣殺屠戮殆牛房屋盡焚子女金銀玉帛玩好劫取一空殊有華屋山邱之感焉中國三代以下之主何獨不然英博士富國探原之旨不啻振聾驚瞶大聲疾呼誠大而巨國小而附庸均當奉爲圭臬者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六

訓俗

十一

鐵路上

夫水行資舟陸行資車古之制也民生自然之利也至今日而地球九萬里風氣大開以日行百里計之環球一周累年不能達文軌何由一聲問何由通乎天乃假手西人以大顯利用宜民之神力於是而輪船火車出焉以利往來而捷轉運風馳電掣迅速無倫或曰古未有之奇製也中國版圖廣大輪船之利亦既小試其端矣獨火車鐵路屢議無成聚訟盈庭莫衷一是竊未見其可也美國西北之余山郡瀕海曠遠自設鐵路近通東部遙接金山於是百貨流通商賈輻輳戶口陡增百萬有奇此鐵路之便於通商也德法構兵時德提督謂法使曰如戰則我國可於十四日中在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鐵路上

十三

上

邊境集軍十萬糧械俱備後果踐其言克獲全勝此鐵路之便於用兵也俄國所築西卑里亞之鐵路不日可成其道里所經與俄之聖彼得羅堡京及墨斯科城一氣銜接所屬大西洋之地與揮春扼要之境亦節節相通考歐洲至上海若取道蘇彝士河歷程四十四日若取道美洲干拿打歷程三十四日有此鐵路不過二十日可到就通商而論其地貫歐亞兩洲之北境將來各國行旅多出其途俄人即可坐收其利若偶有邊釁則由俄京至中國邊境僅半月程而我調餉徵兵動需歲月急遞甫行敵已壓境矣今英法俄三國爭造鐵路以通中國包中國之三面合之海疆已成四面受敵之勢矣英由印度造一路逾克什彌爾北抵廓爾喀分

支至西藏之大吉嶺與藏地為鄰一路由緬甸之仰江以達阿瓦

逕距滇邊一擬自英屬緬甸環拜埠頭以達江泓一自緬甸路江日暮耳曼埠頭以達雲南之江泓一由巴漢直接演窮

西人目為天生商路法由越南造鐵路以通雲南廣西俄自東北彼得羅堡

至西北西伯里亞一帶之地凡造鐵路一萬餘里循黑龍江而南

告成而後商賈往來便捷愚民無知惟利是從我能保護之則百

姓我之百姓也我不能保護而人能保護之則百姓即為人之百

姓緬甸之屬英越南之屬法琉球之屬日本吉林東北各部之屬

俄其明證矣且口外荒地甚多開墾甚便一有鐵路內地無業之

民相率而至膏腴日闢邊備日充商旅日集大利所在人爭趨之

荒遠邊闕之區一變而為商賈輻輳之地而我之境內未有鐵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鐵路上

十三

則荒涼者如故貧瘠者如故也彼此相較貧富相形而欲邊境之民盡甘稿餓而不為敵人用也其可得哉若彼以一旅之師長驅直入則邊陲千里闐其無人蹙地喪師可以立待故敵無鐵路我固不必喜新好異為天下先若人皆有鐵路而我獨無則必敗之道必不能支之勢也外國有行軍鐵路寬徑尺餘或二尺地面不必鋪平下置木椿架以鐵樑用則搭不用則卸仿而行之運兵載糧尤為簡易火車以美國之式為最善工價則中國較廉故舊金山車路皆僱中國人製造至鐵軌需費尤鉅必須自造若購之西國則失利多矣自河運改行海運以來輪舶往還費省而效捷議者或慮海道不靖敵兵邀截欲復河運舊制而勞費不遑恤焉何如以議復河運之費移開鐵路之為愈也蓋嘗訪諸西人其利有

十所得運費除支銷各項及酌提造費外餘皆可助國用其利一
倘有邊警徵兵等餉朝發夕至則糧臺可省兵額亦可酌裁其利
二各處礦產均可開採運費省而銷路速其利三商賈便於販運
貿易日旺稅餉日增其利四文報便捷驛站經費亦可量裁其利
五中國幅員遼闊控制較難鐵路速則巡察易周官吏不敢踰法
其利六二十三行省可以聯成一氣信息便捷脈絡貫通而國
勢爲之一振其利七中國以清議維持大局拘掣束縛頗難挽回
有鐵路則風氣大開士習民風頓然不變而士大夫之鄙夷洋務
者亦可漸有轉機其利八歲漕數百萬石河運海運皆糜費無算
一有鐵路則分期裝載聯抵倉場巨欸可以樽節其利九各省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鐵路 十四 一千〇三一

來自如何害之有往者議造輪船電報羣疑衆謗幾費半途既而
毅然舉行至今日而天下之人異口同聲共知其利矧鐵路之利
信於輪船而中國陸路之多信於沿海何可遲疑顧慮坐誤機宜
致他日受制敵人悔之已晚耶 查西商承辦鐵路如有軍務先爲
使商人與商有餘 國家運兵運糧繳費照力照算不
暇方准裝運客貨 往年晉省海餓費數十金不能運米一石一石
之米須分小半以餉運夫得達內地濟饑民者寥寥無幾餓殍之
慘言之痛心設有火車斷不至是况當日運費數百萬金苟移造
火車亦可成鐵軌八九百里今雖事後之言而得失之數必有能
辨之者夫中國大勢西北土滿而東南人滿若有鐵路以流通之
則東南之開民可以謀生於西北西北之棄地可以開墾如東南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鐵路 十五

鐵路下

中國西北陸路居多行動輒需車馬挽運頗覺艱難豐年苦於穀賤凶年苦於穀貴如有鐵路則農民無甚賤甚貴之苦奸商亦無所施其居奇之技李提摩太云西國自興鐵路以來從無儲糧備荒之議蓋以儲蓄不如糴新之為愈俄國又借鐵路之速以侵佔人地觀其通市於回部西北皆由鐵路造成始遂漸肆其兼併之志查我國嘉慶七年即西歷一千八百有二年俄羅斯與波斯人交戰道光四年俄羅斯有一大幫商人至波斯貿易十八年俄羅斯與波斯立約俄得地兩處一名愛裏灣一名納其灣二十八年俄羅斯在阿拉海立礮臺此俄在亞西亞之東部第一次建礮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鐵路下 六

也咸豐十年與中國立約得吉林東邊地名海參威是年又在伊犁一帶用兵同治四年俄佔圖其斯丹地方現建為省七年俄佔撒馬羌立水納法撤省八年佔裏海東地名克那羅波九年在裏海東得密加羅與姆那加裏兩處十年佔伊犁十三年佔波奇窪立亞姆大耶省光緒二年又佔可卡里立非加拿省在茶突地方設立礮臺六年在裏海東試造鐵路七年又佔亞斯卡巴地方八年歸伊犁與中國九年裏海至黑海鐵路造成十年連佔美爾窪沙那克並普里克尊等三處地方十一年又佔蘇飛卡亞可巴兩處地方十二年又佔巴圖穩地方十三年又佔克爾奇地方十四年由火車到撒馬羌其鐵路業已全行造成裏海東西有六千里

左右地方已為俄侵佔殆盡總計俄羅斯康熙二十一年全境有五百六十萬方里至雍正三年已有六百八十萬方里從前止十一兆人近日水陸路途俱通全境有八百五十萬方里有一百二十兆人足見俄國開通一處鐵路即侵佔一處地方可知鐵路之製於商賈交易貨物往來猶其餘事而獨至軍旅之事關繫尤非淺鮮凡有鐵路之處一有兵端非特郵傳信息不慮稽遲即意外警報倉卒徵調剋期立至使敵營偵探者幾疑飛將軍之從天而下也夫地方之有鐵路譬如人身血脉流通手足靈捷猝遇意外呼吸之頃臂指相使四肢並舉自無掣肘之患其未建鐵路者則如風痺之人半體不遂舉動不靈橫逆之來無可相助亦惟任其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鐵路下 七

侮辱而莫之禦也詎不大可惜哉所以兩國交戰總視何國能尅日集兵速而且多者即操勝算若無鐵路者一旦敵人壓境非但兵糧不易調集即部署有方亦倉皇莫濟矣今俄國殫心竭慮在亞西亞東部製造鐵路約五六年後即可告竣西卑里亞鐵路現已加工限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一律造成彼時由俄國至中國新疆伊犁吉林東三省等處不過數日重兵可分馳並集輿言及此曷勝悚懼總之鐵路之造在中國今日實有萬難緩圖之勢惟創辦之初務宜考較以何國立法最善何國經費最省何國機器最新何國火車最穩最速而又價廉據美國鐵道藝學士夾阜云英國本境有地一億二萬一千方里西程有鐵路二萬一千里法國有地二億零四千零九十

二方里有鐵路二萬八千里美國有地二兆九億三萬九千方里有鐵路十九萬二千里英德法三國地方較美國小而所造鐵路且有一定之路程較美國地方廣大從東方省會到西方省會有大鐵路數條其取徑均不相同遂有比較之法若此路車費昂有別路較彼便宜者可由國會聚議另闢以利商民所以美國運貨搭客之價廉於各國英國米地耶地中鐵路行一西里之遠每噸貨需錢二十文美國只需錢十二文如係美國裴脈特之鐵路更廉每噸不過費錢六文蓋英德法鐵路火車至今尙多舊式美國鐵路最多生意極廣承辦鐵路巨商又互相爭利故新式之車日出日精力速而車穩價廉而工省也特錄其言以告籌辦鐵路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六

鐵路下

十六

一六〇一〇

詳細考之

王爵棠星使曰蘆漢鐵路之議迄未舉辦津遼鐵路之興亦未展拓大抵以經費難籌且防外人專利耳不知外洋軌路皆集商股而成或限數十年或十餘年歸入公家一遇軍事賑務即限內亦儘公家運用雖以公司承辦匠師董役而集股招工購料無不取資內地嘗訪詢公司數家雖各國章程微有增損大抵商人所取價者祇運價一端而地方之因以振興者所益甚大且既歸商承辦承運則防守之費養路之費皆其所出又較勝官爲經理也該公司等又謂中華工人物料食用皆倍賤於外洋則造價自較省於外洋是在臨時估核耳按王星使之言

與滬上西商之言相同惟中國各省土地遼闊若非分段承辦猶恐緩不濟急近聞中西商人鑽謀承辦者頗多若由國家籌款開辦糜費必多專歸華商接辦而無西人相助恐鉅款難集成功不易似宜歸中西股商合力招股分段承辦較易竣事西報論中國創造鐵路所有章程允宜取法於美國以得自然之利傳聞有一美人姓極弗司者向來經理鐵路事宜其人已與某大憲晤商願由吳淞至金陵仿美國法承辦一至堅至廉之路每一點鐘能行六十英里限一年內告成十一年內由其人包辦一切所裝之貨每一英里僅收運費洋銀一分每一座客收洋銀二分十年之後將此路歸還中國某大憲以此事不欲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六

鐵路下

十九

歸外邦人經理却之然極弗司如以此事向他國承攬他國政府自必從速允諾而極弗司復語以願爲代築是路每一英里需洋銀四萬五千圓鐵路火車及各項器具皆全亦未允許本館之意中國宜讓外邦人試辦俟數年後諸事皆已熟習然後收回先將此費移修水道以佐鐵路而握利權查泰西鐵路有爲商務設者有爲軍務設者有兼爲軍務商務而設者今二十三省所造幹路誠如美德所造之路於軍務商務均有裨益各國鐵路公司進款國家歲抽稅銀甚鉅

日本國家抽鐵路稅與泰西抽入息稅相仿三

百元至一千元一分一千元至一萬元一分半一萬元至二萬元二分二萬元至三萬元二分半三萬元以上三分

其利國利民矣而奈何不即舉行也哉

電報

電報創於丹成於美繼乃徧行於泰西山海阻深頃刻可達各國陸路電報皆設於國家商民發電者官收其費以所入濟局用而歲有所贏用之兵間尤足以先事預防出奇制勝普法之戰普人於大軍所到之區徧設電線而盡毀法人之電線法京聲息不通遂以敗法所謂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者非電報不足以當之矣

國家版圖式廓幅員之廣冠絕寰區各省距京師遠則數千里近亦數百里合沿海沿邊諸屬國屬部屬藩週圍約四五萬里鞭長莫及文報稽延近日番舶暢行華洋雜處兵機萬變瞬息不同一旦有事疆場飛章入告廟算遙頒動稽時日而彼以電線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電報 三

指揮如意如桴應鼓如響應聲一遲一速之間即勝負所由決矣近年各省電線八達四通其為利使人皆知之而創造之初幾經辯難幾費經營始克於羣疑眾謗之中翕然定議成見之不易化而風氣之不易開也若是電報如此則鐵路可知今日之排斥火車亦猶當日之阻撓電線也電線字碼皆中華字數數千百字皆由數字所生從一至十交相編輯曩承玉軒京卿及盛杏蓀劉薌林唐景星朱靜山諸觀察公稟傅相札委會辦津滬電線時曾與同事著有萬國電報通例測量淺學電報新編各書各電報局及各口書局均有售者如有機密可先約定照電報號碼或加或減則外人不得而知今使署及各埠殷商亦有另編號碼合數字而

成一字費用更省事機更密而消息更靈故電線輪車鐵路火器四事孰為之天為之也天將使萬國大通合地球為一統非是不足以利往來速文報也邇日外國盛行德律風之法略如傳聲之器亦藉電線以通百里數百里之遙彼此互談無殊晤對各國商埠及其國家行用浸多費用尤廣亦電報之別格矣又聞照德律風之式用電氣寫字此間舉筆而書彼處亦照式而寫筆跡分毫無誤惟電報雖已暢行而造線配藥之法中國知者甚罕豈西人故秘其傳歟抑華人心性粗疏未能深求其故歟蓋電之為用際地蟠天今所用者未及一萬分之一約而言之生力生光二事而已矣電報取用之氣係意大利人嘎刺法尼及佛爾塔二人考驗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電報 三

製成由以強屬與金屬相感而生謂之濕電法用紅銅或用白鉛薄片數對重疊每對隔以強水浸透之厚紙復以二銅絲聯之即能生電佛氏云因其紙易乾則機滯無力乃以玻璃杯為電池後又有人造長箱內以磁片分為數十格箱蓋下安銅鉛薄片數十對以銅條聯之每對一格內儲強水用時但加蓋於箱則二金相感生電較多其力愈旺而濕電之學大興尋丹國人倭氏復創磁電二氣合一之說法人阿拉格與安貝爾二人復以銅絲繞成螺形以驗之電氣每繞一匝則力倍增以鐵能生電而磁能吸鐵是為磁鐵電學於是英人惠氏乃設電線於倫敦法美因之遂以徧行於天下英國總司電局比利斯自言一歲中必輾轉思議務使

後來之法較諸往昔益為靈便以前發報每一分鐘止發七十五字今每分鐘可發六百字矣夫因仍者易為力而創始者難為功若中國能就其已然精求其理陸線水線打報機測量錶乾濕電藥水皆能自行製造無假外求更復觸類旁通別成奇製天下之大豈無能者亦由董勸之未得其人耳現在所用材料皆購自外洋總計漏卮為數頗鉅電報學生測量未準停報久而虛耗多電碼時有舛錯電桿亦多朽折外國電報皆用鐵桿日本則用銅桿我國亦宜概換鐵桿以垂久遠近聞德國電桿有折下埋於地中其由地中行敵人亦莫識其所在而用亦可久也各局總辦幫辦宜由報生司事推擇游升其巡丁亦當分別等差由下遞升以期精益求精用資鼓勵外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電報 三 一千〇七〇

國陸路電線俱歸國家主持惟水線往來乃歸商辦今我國電線已環繞於十八行省間仍宜由 國家購回派員專辦沿邊要地逐次擴充嚴定章程節省糜費他日如有軍務即照西例不收商報庶機密重事無從洩漏而維持操縱於國家之政體所保全者亦多矣查西商承辦電線如在中國之英商大東公司丹商太北公司所設海線如有軍務例應委員常往該公司報房查不准傳遞暗碼所有明碼電報亦須委員看過無碍軍務者方准傳遞曩奉神機營札委在滬採辦軍械及偵探中外軍情時苦電線未通機事不密因購德律風四具軍線百里進呈 醇賢親王力辭獎敘冀開風氣之先今時甫十年而電報已通行天下道與時為變通後之君子幸勿泥古遠天輕以人之國家為孤注也謂予不信請俟將來

西國自設電報以來千里傳音捷於影響可謂神矣惟深山大澤人跡罕到之區未能徧設其為用也仍有所窮復期為光如以繼之能影射於九百里之外其法射影者背日懸圓鏡一測日而聚其光每三百里更設一方鏡接射之收影者設三角鏡向日取影得所射書焉報書則如射者法近英伐蘇魯被圍會用以請援兵查得電燈火有險須上下有物遮隔方不得事又電燈線與電報線德律風線及更鐘之線不能相遇遇則電火必走各線內是以務須裝固勿令相觸又電燈線於發電時如偶斷折則斷線尖頭上必有電火衝出射於木料或易燃之物立即焚燒觸於人身則有性命之虞留心時務者宜知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電報

三

郵政上

古之時草檄飛書置郵傳命上有驛站以通文報下有使命以達書函至於邊陲關繫尤重孔道則稱臺站沿邊則曰卡倫元憲宗於瀚海中間沿途設卡後人紀其勛績乃與伐宋並稱其重且要也若此中國郵政內隸於兵部外統於臬司塘汛鋪兵星羅棋布凡 朝廷之 詔旨臣工之章疏本管之上下文移隔省之關提照會統謂之公牘或由馬遞或用鋪司遇有軍務羽檄飛馳又必增設驛馬公家之費累萬盈千而積弊所叢時虞曠誤近各省復設文報局以捷信音至商旅工役人等過都越國偶有私信局寄艱難道路浮沈無從追究 國家歲費百萬之款項養數萬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郵政上

人夫設官數百員置驛數百所以為有利於國歟而稽延貽誤時有所聞國固未嘗利也其商民之音問則秦越肥瘠漠不相關於君民一體之意久已忘之習而安之矣泰西各國向亦如中國驛站專送公文不寄私信乾隆間經德國上下院會議謂此法止便於國不便於民因於國中城鄉市鎮商民聚集之區偏設書信館統以大員派員經理凡公文私信莫不遞傳嗣後各國亦皆仿行近日英法美復於上海設局經理其事自常年用費外所入之款歲有贏餘可知郵政一端其利甚宏其效甚速輕而易舉無耗費之虞遠而可通無滯滯之慮所謂上下均利而無所不利者也中國幅員最廣而郵政不行跬步之間遠於千里人通而我塞人速

而我運人明而我暗日皇皇然憂貧患寡而不知大利之所在即在便民便國之中也日汲汲然籌餉練兵而不知隱患之所伏即在無見無聞之內也十餘年前各國約商郵政辦法舉地球各國通為一制彼此互傳日本小邦亦與其列以中國拘泥古制攢而棄之法京巴黎斯前歲清單核計往來書信英人約每人四十封奧人三十五瑞人三十美人二十一德荷人二十法人十七意人七西班牙人六葡人五日本人三俄人二而中國之人亦未與其列也國體所關即開外人輕侮之端以為不及日本日本近日講求郵政逐漸擴充長崎領事余眉雲書云自丁丑年起該國郵政局總結歲收銀八十一萬三千餘元除經費七十六萬八千餘元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郵政上

尚餘四萬五千餘元不數年間歲收已至一百四十二萬四千餘元支銷大小官員廉俸一萬零八百餘元局員工俸及僱西人數名又津貼該國輪船公司商務公司捐助各處學校等項經費銀一百三十四萬七千餘元外尚餘利銀七萬六千餘元可謂能自收利益者矣各國向設書信館於日本各埠今全行撤去凡西人書信均歸該局郵傳而郵政之利權毫無滲漏所有經費出於商民信費公文往來資以津貼每年所餘巨款悉歸國家而來往程途尅期可達商民信件取貨極廉以故上下翕然同聲稱便夫制無分今古法無論中西苟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者行之可也必鯁鯁然刻舟膠柱欲如太古之老死不相往來則莊列之寓言佛老

之餘濬絕聖棄智剖斗折衡又豈特郵政一端而已非餽生一孔所敢知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六

郵政上

三

郵政下

難者曰創辦郵政必先設局合中國二十三行省計之設局之數盈千欸何從出局既林立支用紛繁安保不入不敷出乎曰無慮也美國郵局共六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所前歲清單計一年中售出印記信面等三千四百兆零四十萬六千五百七十三件收費六十四兆二十萬九千四百九十一元其利息之豐厚如此況中國幅員甚廣風氣日開信件必多即收費亦必暢旺安有不敷之慮若為省費計則莫如就現有之電局船局先行試辦蓋輪船電報本與郵政相輔而行西國輪電所通之處即郵政所行之處今中國輪電業已暢行倘即於局中附設郵政則事半而功倍矣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六

郵政下

三

者又曰泰西各國凡郵本國信件遠近悉取二分郵至外國則取五分中國如仿此而行豈能獲利曰創行郵政參酌西法可也創辦之始取費不必過廉蓋西人每與一事皆厚集資本廣事招徠並由國家提欸相助初雖折耗久則贏餘今中國資本無多稍形折耗人言蜂起必將不支故信費不得不稍重者情也亦勢也似宜分路之遠近而定信費之多寡其在五百里以內者取費洋一分五釐千里之內取費二分千五百里之內取費二分五釐二千里之內取費三分其餘以次遞加開辦之初先將天下路程某處至某地若干里一一標明黏貼局門刊印成書以昭定式庶使寄信者一覽而知且社送信工人婪索酒費之弊難者又曰驛站之

設已經數百餘年所用人役無慮數十萬人皆恃此爲生活今一旦仿西法設郵政自應裁去驛站而此數十萬驛夫何以謀食勢必揭竿爲亂劫奪頻仍昔有明末造因裁驛站盜賊蜂起饑饉洊臻遂開流寇之禍前車之覆吁可危也噫爲此說者真因噎廢食之見不足與談經世之務者也明時所裁驛夫既不善爲調遣又不善爲撫循故不免迫而爲亂今仿西法公私兼辦需傳遞者更倍於前至內地輪電不通之區自應仍用驛夫以資熟手惟昔則工資尅扣餉口幾致無資今則薪費豐盈謀生反有實濟耳法宜於開辦之初將各省驛夫查明綜計若干卽以現在驛站改爲郵政局驛官改爲局員專送內地公私文報信件取費之數與海疆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郵政下 天

中以備差遣何梗之有難者又曰外洋郵政皆有公司輪船往來各國故推行日廣權利日增今中國輪船罕能至外洋曩者和衆輪船偶至美國竟被苛待從此遂無出洋之議雖與郵政安能奪彼利權乎曰前者泰西各國欲合五大洲之郵政聯爲一氣因中國章程不同故未商辦耳固未嘗外視中國也當與辦之先須照會各國外部大臣請將郵政定章詳細譯覆以便照章辦理隨後卽設公司輪船往來外洋傳遞信件況華人旅居外洋新舊金山檀香山新加坡檳榔嶼古巴秘魯等處者不下數百萬人既有公可輪船則華人來往捎寄信件卽可自託本國之船利息之豐可操左券迫行之已久土貨可自運出洋洋貨亦可自運進口是亦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郵政下 天

奪回利權之一大轉機也難者又曰西國辦理郵政於海口則有輪船於陸地則有鐵路是以傳遞迅速消息靈通今中國沿海各埠輪船通行而西北各省鐵路未達卽創行郵政豈能如西國利便乎曰欲使西北各省利於遞行亦未嘗無法也當擇要途創設木路木路之法簡而易行所置木式如大方木梁其車輪有兩種一爲輔輪宜配摺邊式之車並令車不離其木梁一爲正輪託車體之重直行木面若兩輪相較當以輔輪尤爲合用查輔輪乃西人普刺然所創倘正輪或斷或脫則仍可藉輔輪之力而不至傾覆有時道路彎曲亦可徑行故爲郵政計宜於西北要區廣造木路況中國所產樹木甚多可飭地方官各按所轄地段採取沿路

之木以資造路其便有六木路之費較鐵路省十之七八舉辦自易其便一造車修車較煤火之費亦省十之五六其便二鐵路之面日久雖可翻用不過一次若木條則可翻二三次其便三造成木路所需時日約當鐵路三分之一是時亦可省其便四車行甚穩公文信件不致遺失其便五鐵路宜直不宜曲故須開山鑿洞繞道而行若木路則彎路亦可行可免開鑿之費其便六木路已成將來若鋪以鐵便成鐵路是木路實鐵路之先基也蓋全地大勢譬之人身土地猶肌膚也財貨猶膏血也而文報之往返猶脈絡之貫通也不有郵政以聯之則跬步之間無殊千里偶有睽隔聲息不通尙贏跛躄之夫豈足與馬足車輪爭強鬪捷哉識者亦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郵政下 三

附錄泰西郵政考

歐洲風氣未開之時往來信件或用舟船或用驢馬任百姓自爲攜帶與國家絕不相干道光十四年法王以軍書被誤知民間寄信總不可憑且當時送信之費輕重靡定但視路之遠近以爲衡物件之重在一百磅以外者概不寄帶其餘每件在五里內信費銀一佛郎此就十磅內重物言之若十磅以外至三十磅則收一佛郎半三十一磅至五十磅收兩佛郎若過十磅則當由物主自送法王見民間通信一事種種未便爰自設文報局並代民間寄信物件不寄後數年又專設寄物件之局

各國見所行善善爭相效之迨火船火車通行始將寄送物件之局歸併火車火船公司由國家督辦並嚴民局寄信之禁無論官商兵民凡文件札信日報書籍均歸國家公局代寄是爲郵政開創之始初或有海關兼辦後則專人司理推廣章程又創售信花之法中國俗名人頭其信四方式每方約大半寸由局中自造上蓋印花初行時間有分價值五六等十數等者如百里內若干千里內若干後則嫌其紛雜一律改定凡在國中送信無論一里之內千里之外皆一律英洋五分此就本省送至本省言之也若隔一省則加五分若送至外國更加五分近日郵務通行生意大爲起色故再減其價本省祇收三分外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郵政下 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目錄

開源三

銀行上

銀行下

附錄英國國家總銀行攷

鑄銀

附錄藥水浸洋錢之害論

紡織

墾荒

旱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目錄

壹

賽會

修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開源三

香山鄭觀應陶齋纂著

銀行上

易有之曰惟聖人能以美利利天下故利於己而不能利於人者非美利也利於民而不能利於國者亦非美利也自華洋互市以來中國金錢日流於外有心世道者咸思仿行西法以挽回補救之而無如逐末忘本得皮毛遺精髓者比比然也夫洋務之興莫要於商務商務之本莫切於銀行泰西各國多設銀行以維持商務長袖善舞為百業之總樞以濬財源而維大局茲略舉其利民利國之大要言之銀行之盛衰隱關國本上下遠近聲氣相通聚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上 一

通國之財收通國之利呼應甚靈不形支絀其便一國家有大興作如造鐵路設船廠種種工程可以代籌其便二國家有軍務賑務緩急之需隨時通融咄嗟立辦其便三國家借款不須重息銀行自有定章無經手中飽之弊其便四國家借款重疊即或支應不敷可以他處匯通無須關票作押以全國體其便五國中各股實行家銀號錢莊或一時周轉不靈諸多窒礙銀行可力為轉移不至敗壞市面商務藉可擴充其便六各省公款寄存銀行各海關銀號歲計入息約共數十萬兩需用之時支應與存庫無異而歲時入息仍歸公項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盤算其便七官積情俸民蓄辛賞存款生息斷無他慮其便八出洋華商可以匯兌不致如肇興公司動

爲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銀根短絀可藉本行匯票流通以資挹注其便十有此種種便益是民生國計所交相倚賴者也况銀行獲利之豐更有可得而言者中國銀行錢莊資本不過數萬開拓場面聯絡聲氣能者可歲獲餘利二三十萬金銀行資本既雄流通中外其獲利之可知者一也殷商富戶銀行存項例定一年期者息五釐半年期者息四釐三月期者息三釐時有往來者息二釐若轉放各處則七釐一分不等不到期即取回者無息其獲利之可知者二也外國存款甚多不過三四釐息遇有要需均可互相補救其獲利之可知者三也銀行鈔票通行市面百數十萬視若現銀不費來源之息而得無本之利其獲利之可知者四也提單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上

二

票來自遠方見票一二月利息連匯水統收其未到期還銀者回頭息只付一半其獲利之可知者五也匯票押款過期一日仍作一月計算其獲利之可知者六也銀行所置之鐵門石棧堆放所押貨物計出棧租火險其費視他業甚廉其獲利之可知者七也况銀行生意較別項尤爲穩當祇有匯票及押款押票而已即錢莊借銀必用殷實莊票限期不過數天押款必須的實照市價七折至五折爲限不論何處匯票先收銀而後付票事事踏實處處認真其獲利之可知者八也便於人者如此其多獲於己者如此其厚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者莫要於斯矣泰西有官銀行商銀行又有貧民銀行係官紳商賈樂善爲懷特設爲貧民存款代爲支

放月給利息起見或設於各商埠或設於各村鄉若水手銀行則設於各兵船或陸路屯防之所因負販之輩利逐蠅頭信手得錢恐易揮霍中國貧民如男女傭工積蓄之貴在於小鋪生息多爲虧逃其荷戈執戟者買醉賭

錢罄囊尤易令將手中所蓄存之銀行積少成多可爲防貧之計便民之法周矣今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擬設之滙豐銀行亦仿其美意增立新章代貧民收儲銀洋由一元至百元皆可代爲收存每人積至五千元爲限每元歲給息三釐半隨時可以提用誠便民良法惟一月之中存銀者以百元爲率百元之外則歸入下月一年以一千二百元爲度滿五千元則歸併大數不在零存之數息銀則以三釐半按月計算以本月所存最少之數爲準譬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上

三

如月頭存入百元越數日支取六十元則止存四十元月底或又存三十元二十元雖併存有八十元或九十元而計息仍照四十元結算此則銀行之於中取利也然此原不足爲銀行病也蓋人向銀行存款至少非千金百金不可若百元以內其細已甚銀行主便民收此奇零之款存銀之人或今日存入明日支出彼亦不得不爲代勞是不啻衆人之總帳房苟不予以沾潤誰樂爲之雖然此舉雖善所利者中人之家耳今有人於一日之中偶獲四五元十數元而需用不過一二元其餘銀無可安放若置之牀頭則恐隨手浪費卽藏諸箱笥猶恐突遭劫篋不翼而飛更有長作寓公並無家室者有此大帳房得一元則存一元餘兩元則存兩

元該銀行予以存摺隨時可支雖朝存夕取不以爲厭即存摺遺失拾得者亦無所用之蓋存銀之時必簽名總簿日常支取亦必簽名所簽與總簿字跡相符者乃付不然則否故存摺雖失亦自無妨並可與銀行商立補摺立法之善蔑以加矣其銀行所出鈔票每張一元至五百元到處通行商銀行所出者必須經官驗看核其存庫銀錢若干始准出票若干如用出現銀鈔票一千元須有現銀二百元備爲零星兌換者取用非國鈔可比俄國鈔票有值銀九億萬盧布之多與各國尋常銀票不同其國庫空虛藉此騰挪不能持票收銀隨時兌換市價亦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看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爲聞英商匯豐銀票在粵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餘萬之譜雖有華商股份不與華商往來即有股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上

四 文X川

華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惟外國公司貨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權而華商失其利華商助以資而西商受其益強爲區別是誠何心中國錢莊資本二三萬放款數十萬稍有倒欠呼應不靈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非歟今爲之計非籌集巨款創設銀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維持市面也

銀行下 附鈔夏

說者謂中國自兵燹後帑藏空虛加以水旱災荒無歲不有欲創設官銀行款將何出縱竭力籌集而中國人情向多疑阻邇來集股虧折聞者咸有戒心始疑其不成繼疑其不穩終疑其不能長久惑之者半阻之者半而事終不成矣且華人之富者喜置房產而不喜經營存儲之銀決不肯輕易出借亦不肯輕易借人之銀其貧者雖欲借銀而無貨物產業作抵銀行雖設必不如西國獲利之豐是說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今不設銀行則已苟設銀行其利益甚大而籌款亦無難也何則數百萬之成本在民間集之不易在 國家籌之即亦無難應請先設官銀行於京師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下

五

簡派戶部堂官督理即將四成洋稅撥作銀行成本約得庫平銀九百萬兩查各海關歲收洋稅銀二千二百餘萬兩其外省分行即將該省洋關稅代收俟解其仍由藩司督理以專責成此官銀行之法也設票十萬每股百金不分官民悉聽入股各督撫札飭府縣勸諭富商集辦尤易准其行鈔票官銀行亦許通融並不勒索此商銀行之法也至於一切條規悉仿西法查西國銀行創自英人約翰拉烏後人相率踵行獲利日薄所出匯單雖數萬里之遙尅期無誤如有折閱一切存款鈔票例必如數賠償所出鈔票動至數百萬每歲行中存本之多寡必與鈔票出入之數相抵由官查核不至鈔溢於銀方能取信於人持諸久遠中國如設銀行行鈔票亦當先定妥善章程用頂厚潔

白紙爲質以銅板鐫刻精細龍文上列滿漢文字以及 皇清
寶鈔字樣鈔既造成蓋用部印並蓋銀行鈐記以示信於民間
以鈔易銀可隨時隨地向銀行支取絕不留難俾知存鈔無異於
存銀且攜銀反不如攜鈔蓋鈔票有一兩銀一張有十兩銀一張
有五十兩銀一張有百兩銀一張者進出一律有輕齎之便無耗
折之虞如妥議鈔章盡杜流弊奏請 朝廷頒示天下官民通行
合十八省計之不難銷流數千萬兩得此鉅款騰挪生息利莫大
焉惟開辦之始尤宜曉諭商民人等凡釐捐關稅捐款地丁一切
報効輸納之款及職官廉俸兵丁口糧一切支放之款進出一律
俱以銀鈔各半爲程開誠佈公昭示大信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下 六 一千八百七
焉者矣每歲由官查核鈔票行市者若干本銀存行者若干必使
鈔本相均否則再行糾本查清之後刊登日報俾衆周知惟銀行
用人實爲第一難事亦宜仿照西例官總其成防其弊而不分其
權一切應辦事宜由股商中慎選一精明幹練操守廉潔之人綜
計出入另舉在股董事十人襄贊其成重其事權豐其糜餼激以
獎勵警以刑誅庶利多而弊少耳所慮者銀行既設各處皆設分
行其中帳房需人司事需人書契需人招徠商客又需人大行數
百人小行數十人用人既多鑽謀必衆附股有薦舉親友有懇求
達官顯宦有囑託遠近踵至良莠不齊偶有疎虞卽生弊竇薪水
或支用過度鈔票或作偽混行甚至薦託愈多無從位置推而卻

之恐礙情面乃提送乾脩少則數金多至數十金年復一年漏卮
無底是皆有損於銀行而貽無窮之弊者也宜仿西法凡銀行所
用之人皆由公舉不得私薦責成官紳及諸股董各就所知保薦
才能廉潔之士薦而作弊舉主坐之倘有虧蝕薦主罰賠以衆人
之耳目爲耳目以天下之是非爲是非則弊絕風清當亦庶乎其
可也然而押款不實其弊猶可虞也蓋設立銀行大半恃放息爲
利中國錢莊放息以六七釐爲率多則一分尙多虧負今銀行取
息不能更重於錢莊格外輕微又恐虧耗况放息如徇情面則所
出之款項溢於所押之貨值銀行已陰受其虧偶有數戶捲逃被
累輒至巨萬矣烏乎可欲救其弊亦必以西法爲歸西國銀行與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下 七 一千八百七
人交易必有押款抵押之法以估價爲度如貨物值十成者所押
不過六七成多至八成而止合同各執載明限期如過限期不還
卽將所押之物拍賣償抵倘拍賣之價不足所押之價仍向欠戶
追還其實在無力貧民亦有報窮之舉乃始歸之所閱是以銀行
雖有虧累爲數無多所在官司亦認眞護持追究不似中國官吏
動以錢債細故膜外置之也其所放之款月杪必結以視中國之
曲徇私情彼此往來漫無限制終至被累不堪者判如霄壤矣似
宜令出使大臣將各國銀行詳細章程徧行繙譯然後準情酌理
擇善而從以官護商以商輔官用商務之章程屏官場之習氣內
外合力期在必成上下同心聯爲一體則通之四海行之百年度

支無匱竭之憂億兆有轉輸之利而 國家萬世之業亦且有苞
桑之固磐石之安矣雖然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欲
設銀行仍必自建立商部始蓋既立商部必定有商務通例頒行
天下保護商人使商務日新月盛而後銀行可開鈔票可設上下
通用自然大獲利益且同一鈔票中國用之而多弊泰西用之而
無弊者無他信不信之分耳民情不信雖君上之威無濟於事民
情信之雖商賈之票亦可通行中國前行之鈔立法未嘗不善其
後吏胥因緣爲奸卒不取信於民者無商部以統率之也故欲用
鈔票須先設銀行欲設銀行須先立商部泰西國幣皆存諸銀行
以爲根抵而出鈔票以爲憑券 金人分鈔十等至大十貫至小極
於百文太極瑣屑今銀行所出番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下 九

西自五元起至百數止其數適中若中國則尚可加重擬分三等
日千兩日五百兩爲大鈔日百兩日五十兩爲中鈔日十兩日五
兩爲小鈔如用銀圓厥制錢數亦如之既定等差再求式樣查美
國鈔式有二小者長二寸五分闊二寸三分大者長二寸闊五分
用銅板鑲網花紋機器刷印每紙必經數器乃成以防弊也中
國印機爲三等則或樣大小即可視數之多寡而定大抵長以四
寸爲始遞加至八寸止闊各如其長之十七用機器其利皆歸諸
造成深自厚紙內用賄碼則爲造之弊不禁自絕矣其利皆歸諸
國中國官頂悉存諸庫徒供官吏侵挪而西號之滙兌商家之期
票反得彼此往來以沾什一之利市儈專權最爲可痛今既自設
銀行收回利權當先存國本然後再集商股乃足取信於民至集
股之法首當保定官利中國自礦股虧敗以來上海傾倒銀號多
家喪費百萬至今視爲厲階蓋中國公司集股時官則代爲招徠
股散時官則置之不理是以視爲畏途無敢再與股份者查西國

定例倘國家欲舉一大事而力有未逮則聽民間糾集股份國家
讓以利益且爲保利若干虧則官爲賠補多則官取贏餘故雖數
百萬金咄嗟可辦中國能設商部當仿此法奏明 國家保定官
利每年由官給發則人人倚信而集股自易矣

附錄英國國家總銀行攷

英國總銀行開設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英人鏗白倫首創其
中章程皆不得生所定建立銀行之初意爲濟國起見初內閣
允許即交戶部轉下議院公議按英國議員亦分兩黨一黨爲
君曰開化黨一黨爲民曰守舊黨當時開化黨宣言云銀行之
設其益有六民間利息可輕稅則或能稍減一益也民間產業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下 九

急時可抵押行中產業既可抵押必當增價民人更得有無相
通二益也銀行既設鈔票通行無有票無銀之慮百姓亦得堅
信鈔票攜帶輕便隨意所如倘欲交易不啻取之宮中三益也
自此以後下情上達君民通濟信協中孚四益也一設銀行可
以維持市面雖有緩急大局無妨五益也百姓所賸餘囊可以
付給銀行取利母以生子子復作堆積累無窮六益也守舊黨
亦宣言云不然銀行之設流弊滋多歛民間之錢歸之國家壟
斷把持在所不免鉅款已歸於上其權已爲國家所操上欲用
之則取懷而與下欲用之則推故遲延財利屬於上勢必挾此
以陵百姓而百姓苦矣此弊之大者也若夫商務之中亦多未

便有此銀行勢必行用股票股票出入價值不同或朝貴而暮賤或朝賤而暮貴因此而獲巨利者有之喪巨款者又有之市塵之中放利而行同於賭博於風氣大有相關此弊之緩者也至若聚財於一處積利於一人一有銀行而居奇屬之於一人而衆人爲其所困尙何利之足云乎兩黨相爭如此間有公正者獨抒謫論謂爾等所言均屬偏見以某等觀之銀行之設固不能無弊然其事獲益甚大期在必行萬不能坐使中止自當妥定章程俾臻美善使上下皆無遺憾共佔利權方可設立諸君以爲何如於是議員中之應許者甚多遂公議章程先定一例無論士商農工上自國君下至民庶或一股或合股能使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銀行下

十

文上

家銀行集銀一百五十萬鎊助英國與法國交戰之費者國家當給予獲利之權准其業酒不收其稅并許於商務之中便宜行事免取其捐議畢各散次日復議謂昨議銀行集銀一百五十萬鎊可分大小兩等一等共輸銀一百二十萬鎊准其行商免稅一等祇輸三十萬鎊視輸數之多寡定獲利之大小其中分爲三等輸最多者一身以下三代可食國家俸精次多者兩代食精輸最少者一代食精以爲急公好義者勸議定之後懸示國門於日內卽須集款每款在七日前多至輸借一萬鎊備七日內集數未足於七日後再籌每股多至二萬鎊每一股准舉司事一人辦理銀行出納之事每年以八釐起利又歲給利

中辦公費四千鎊此爲章程之初定者也既復略定細章銀行開後雖可以滙劃票款收兌金銀定爲一例可以任人抵借亦可向人借銀惟不准買賣貨物卽向人借銀亦不得過於原本如有人存款聽其自便但虧空之銀過於原本國家當惟銀行辦事人是問其押下產業若三月後不來取贖一律拍賣充公議定遂名曰英國有限公司銀行按外國商務有有限無限之分無限者不願原本若干隨意經營勝則利權獨操敗則倒閉衆人波累此干禁令者也有有限者須由國家准定量資本之多寡爲商務之大小不准逾於原本逾則罰罪此官定之公司也卽今之國家銀行是也至一千六百九十四年七月十七示諭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銀行下

十一

後十日銀數已齊遂於二十七開市議院給示執照分列數款一定司事銀行中督辦一人會辦一人董事二十四人督辦會辦由國家派委董事則由各股東公舉每年一易逢三月二十五日議事一次保舉董事議至四月二十五日爲止不能逾期二防舞弊股分票之設以利多者爲貴往往有利本不多故將資本提分若并利給派以爲利厚而期股票與旺購買者多今此弊一律刪除倘股主欲收利息祇許將所獲之利分給資本不許搖動如有利不取亦聽其便三定位置行中之人雖須公舉然須有股者方能入內督辦須存股銀四千鎊會辦須存股銀三千鎊董事須存股銀二千鎊不足其數者不能與辦四一

利權行中督辦會辦董事最少用十有三人平常之時無論督辦會辦均須一人常居其中即督辦所居之處為議事院或督辦或會辦相間值日亦無不可年中用人均由督會辦同董事公議酌定薪水五禁妄論行中議事均須在股之人但股有大小股小存銀不足五百鎊者不待參言以免意見紛歧撐凌爭競六訂會集每年除董事在行每禮拜聚議之外股中又須聚議四次一在四月一在七月一在九月一在十二月存銀五百鎊以上之小股東可以函請董事訂期議事其入股者均須本國土人若他國之人須居英國數年已入英籍者方准入股股東所議之事更章損益均無不可以須與國家定例無碍定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銀行下

主

文三

時發言盈庭必當以眾是者為法此皆執照中所定之例也此例當時曾經議及每至十年為期再行大議一次自此以後時復更張不能備詳其所得之利最重者在一千六百九十七年至七百零八年統計獲利二十七分半即百元中獲利二十七元最輕者在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至六十二年統計獲利四釐五毫即百元中之四元五角此統十年而計者以一年而論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獲利一分五釐蓋因商務極為交孚即一分五釐之息已覺獲利無窮矣

鑄銀

洋銀之入中國自乾隆間始式樣各異制度不同初亦不甚通行立約通商以來行流始廣凡洋人履迹所至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鄉通用洋錢而中國紋銀反形窒礙其故何也蓋洋錢大者重七錢二分小者遞減以至一角五分市肆可以通行無折扣之損囊橐便於攜帶無笨重之虞較之紋銀實屬簡便紋銀大者為元寶小者為錠或重百兩或重五十兩以至二三兩用之於市肆則耗損頗多有加耗有貼費有減水有折色有庫平湘平之異漕平規平之殊畸重畸輕但憑市僧把持壟斷隱受其虧若洋錢則一圓有一圓之數百圓有百圓之數即窮鄉僻壤亦不能勒價居奇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鑄銀

主

此民間所以稱便也西人以其暢行中國不敷市廛之用每年續鑄運入約計數百萬以上獲利之券操自外人嘗考中國洋錢多來自墨西哥墨西哥有鑄幣局十一處歲出三千五百萬銀圓到中國越南及南洋各島墨西哥為北亞墨利加民主之國在美國之下巴拉馬諸小國之上以錢面作鷹文故曰鷹洋又以英人販運居多亦曰英洋又有本洋者則來自宋近日愈少愈貴不復來矣每圓計重七錢三分運入中國極貴時可抵規銀八錢即江蘇平常市價總在七錢三四五六分之間滬市賣空買已漲過八錢中國人因此虧耗者不知凡幾其利之厚瞭然可觀中國如不自行鼓鑄則其害正自無窮也按洋錢之質皆非足色各國所造大半俱係九成或不足九成者運之來華則皆照銀兌用并不實核分兩

只照市價長落此中無形之折耗爲何如也其害一且銀色既低又免進口之稅以此錢購我貨物不下千百萬時價雖有長落成色毫無添補其害二以貨售我大都取寶銀而歸彼旋得寶銀卽旋鑄洋錢仍售諸我於中取利往復無窮其害三每元或抬價一二分三四分甚至六七分暗中剝削爲數無窮其害四今如自造其利亦有數端鑄之既多則洋錢來源自稀足奪西人利權其利一用之既廣保財源亦崇 國體其利二銀圓既非足色鼓鑄卽有贏餘一切開銷皆可取給於此而無耗折之虞其利三分量之高低一律價值之貴賤從同便商民而維市面其利四既有此四利而又可除彼四害亦何憚而不行乎夫中國錢幣古分金銀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鑄銀

十四

三

三品其行於世也謂之國寶自應一國有一國之寶豈應攬用他國之寶名不正言不順以寶奪主損國病民聞外國多用本國自鑄銀錢別國銀錢不准通中國法網寬疎故數十年來因仍不改耳美國鑄銀錢之法由鎔化而鼓鑄範圍淘洗印花鑿印計大者每分時可成八十枚小者每分時可成一百二十枚積十五分爲一刻則大者成一千二百枚小者成一千八百枚鼓鑄如是之速况銀錢成色不過九成以中國足銀鑄之每元必有數分之利卽每十元必有數錢之利由此類推其利息之厚爲何如也香港東洋日鑄大銀錢萬元之機器如分鑄五角或一角或五分者每日可鑄五萬枚應用機器共三十餘種運抵上海約值銀二萬餘兩卽以日成之欸計之

每日約獲利銀三分除工費利息保險一切約耗銀一百二十元外尚淨餘銀一百七十元利亦可謂厚矣或謂自行鑄造經費過多不知每元所加銀水其利已厚且外洋鑄銀尙有銅質攬和以此項餘利移作製造之費已綽有餘裕是所昂之價卽所溢之利也但西人好利而守信又有化學師監造故成色一律西例凡鑄必奏請朝廷頒示天下無論官商發權約餉一體通行如化學師當眾鎔化鑄造之銀有成色不符定章重數不足者例必嚴辦今湖北所鑄之洋銀本地官商亦不通華人嗜利而寡信並無化學師監造故流弊百端道光中言官陳洋錢之害 廷旨飭籌平

準之法時侯官林文忠公巡撫江蘇見民間洋價日增遂鑄七錢三分銀餅以代之初亦便用未幾而僞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鑄銀

十五

法廢而不行可爲太息竊意中國鑄銀須仿寶泉局事例嚴定章程由戶部設一總局惟核實而不鑄造分飭各省督撫揀派廉潔精於會計之大員專司鼓鑄銀錢之事奏定花紋鑄列年號成色必有定準毋許任意低昂犯者重懲不貸鑄成後由督撫親驗隨意抽提千百元送戶部總局核驗其核驗之法須用化學機器蓋金銀質軟用以鑄錢不能不略攬銅質然承鑄官吏難保不日久弊生况日日鼓鑄累萬盈千苟不驗明何以杜僞故戶部宜設鐵櫃一具凡各省呈繳樣錢嚴加封鎖填明年月日時以備核驗驗明一律然後監鑄官從優保獎準令頒行可繳錢糧可作捐款凡上之取於下者不加平不補色悉照本質分兩不得私加洋釐名

目則流通必暢而利源不致外流矣

如申江錢業之造空盤暗貼西商之利其害更甚往往在欲

將市上洋銀一氣收歸 扣價居奇以致坐賈行商莫不暗貼重且

利以補彼封閉銀行之費倘銀由中國自鑄其弊必不至此

必須限定七錢三分與洋錢絲毫無異其餘半元二角一角五分

亦須與彼從同方可通行抵制或更搭鑄金錢均無不可總期分

兩輕重不虧成色劃一不二易於鑒別便於兌換官法嚴於上民

信孚於下則市肆流通可翹足待更參用泰西之法他國金銀各

錢入口皆作九成不得與自造者一律通行此萬國之公例也

泰西各國皆用本國之銀如俄用盧布法用馬克德奧用

福祿林英用喜林美國用打拉外國銀錢不許通用 中國若仿行

此法則自造之銀日見暢行外來之洋不禁自絕轉移大局莫要

於斯直隸藩庫之錢糧銀鏤以二兩為率銀色甚佳人皆便之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鑄銀 末 七

西之方寶亦然他省均不能及可見事有專責則弊無由生興利

有則防弊有法是在督率承辦之得人耳

附錄藥水浸洋錢之害論

外國所鑄洋錢久已盛行於閩粵大者計重七錢二三分小者

則有對開四開八開十六開等名目不計分兩不分成色行使

甚便始創鑄於香港繼而十八省亦復漸次風行於是中國亦

仿而為之而以小洋為最盛爰有一種奸黠之徒於大洋則灌

銅鉛於小洋則浸藥水剝去銀質或幾分或幾釐積少成多以

圖罔利而人之持此等洋錢以去者解囊付人輒不收受貧人

受累苦不勝言聞上海竟有專業此者獲利千數百番而猶不

知止昨有曾經受騙之人偵探屬實告諸包探入鋪搜查竟獲

得已經浸藥之小洋四開八開百數十枚當即解歸捕房送由

公廨訊辦問官僅令其自行回籍其藥水之洋充公銷燬情重

法輕人咸駭異大率此等奸蠹有害民生縱不忍加誅例以銷

燬制錢之罪亦當科以重罰或千金或五百金所謂懲一儆百

弊端或可稍減似此訊辦倘易地換牌復操故業夫亦何難而

能必其不復萌故智乎目下錢貴銀賤每洋一元僅兌錢九百

餘文每四開一元僅兌錢一百八十八文八開一元僅兌錢九十

文而該鋪仍復從中扣串每百文祇九十三四或九十五六七

文不等若以八開兌錢祇得八十餘文當日錢洋交易每元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鑄銀 末 七

過沾潤二三十文由今觀之輾轉兌換竟可獵至百文上下噫

貧人賺得一洋兩洋何等費力一經奸僧之手遂頓墮入折九

折之虧其經藥水浸過之小洋竟至無處可以兌錢無地可以

買物為害閭閻較諸銷燬制錢私鑄砂壳鵝眼錢者其罪惡當

有過之砂壳小錢咸能辨識不比藥水浸過之小洋人多不察

也奸僧之弊尙有二端一掉換銅洋一揀選重頭何謂掉換銅

洋蓋先將店中所儲銅洋置諸櫃底隱處俟鄉愚持銀錢請驗

時將來洋向櫃連擲以辨其聲有意誤墮於地急拾取上櫃而

暗易以銅洋連稱好洋不置鄉愚收藏而去不知其為贗鼎也

何謂揀選重頭其法用一竹器製如戲子將銅錢套其鉤上重

者墜輕者否大錢一千重七八斤另有一種銷燬之人前來購買其買價計一千可易小錢五六千文綠銷燬之人即私鑄之人也抑又有說焉目前銅價實昂即不以之私鑄小錢以之製器亦復儘有利益司農不察罔識變通以致奸僮百般肆惡耳羅浮山人曰英國所鑄金銀銅三品之錢素有定章以昭劃一無畸輕畸重之弊不准錢肆市僧得持其權金錢一鎊兌先令二十枚先令一枚兌辨士十二枚購物逾二十先令以外者皆用金錢行之數十年如一日中國所用元寶笨重荆沙低偽所以外洋所鑄之大小洋錢通行海內雖廣東湖北效法泰西所鑄大小銀錢已漸通行惟奸商得其舊模私鑄銅洋流害頗多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鑄銀

文

文

且大洋錢庫平七錢三分實得七錢二分較外洋來者缺一分所以未能通行鄙見中國不必定與洋錢大小輕重相同宜由戶部鑄銀元五式或一兩或五錢或二錢五分或一錢或五分誠如上篇所論上之取於下者不加平不補色悉照本質分兩不准絲毫減少如有私鑄從嚴治罪奏請 朝廷曉諭各省不論納糧完稅解部之款及各處商賈滙兌概以京平為準以杜各處蠹吏奸商流弊則利 國利民有神豈淺鮮哉聞之英國產銅極旺銅價亦廉而以洋易錢約畧計之則僅辨士四五十文試取其所謂辨士者權其分兩不過數十兩而已中國產銅不多銅價又貴而以一洋易錢必得千文左右權而稱之乃有

六七斤之重然則國法之敝整頓之急實為當今急務因論藥水浸洋之害而縱論及之倘亦動司會計者之傾聽否耶以上所論實為闕闕之害宜飭鑄銀局毋許變賣機器舊模以益私鑄 凡局中所鑄者燕司常聘一化學師每日隨意抽出其所鑄之銀圓認真鑄成色分兩足否 宜出賞格緝拏私鑄銀錢以杜流弊宜推廣造用金銀幣以杜外來之利源次造小銅幣仍用圓規方孔惟分兩必大減輕銅色則定須劃一泥沙不得攙雜大小必歸均勻或仿漢魏三銖五銖之例而酌減令行制錢分兩之半使私銷私鑄無利可圖則各弊將不禁而自絕庶有益於 國計民生耳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鑄銀

文

文

紡織

黎召民方伯曰富強之道不外二端彼需於我者自行販運我需於彼者自行製造誠哉是言也進口之貨除烟土外以紗布為大宗向時每歲進口值銀一二千萬光緒十八年增至五千二百七十三萬七千四百餘兩內印度英國棉紗值銀二千二百三十餘萬兩邇來更有增無減以致銀錢外流華民失業洋布洋紗洋花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柏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者多無事投閒此其太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所以然者外國用機製故工輕而價廉且成功亦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貴且成功亦難華民生計皆為所奪矣如棉花一項產自沿海各區用以織布紡紗供本地服用外運往西化各省者絡繹不絕自洋紗洋布進口華人貪其價廉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紡織 三

質美相率購用而南省紗布之利半為所奪迄今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嗚呼洋貨銷流日廣土產運售日艱有心人能不怒然憂哉方今之時坐視土布失業固有所不可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於無可如何之中籌一暗收利權之策則莫如加洋布稅設洋布廠西貢進口布稅漂布每匹值洋三元半者須納稅一元三角是值百抽三十七矣扣布每匹值洋三元一角五者須納稅一元三角是值百抽四十矣今中國洋布稅值百者僅抽其五甚有不及五者如扣布每匹止納稅四分洋布之寬三十因制長四十碼者每匹僅納稅錢餘或八分四分輕微尤甚此不啻授以利權暢其銷路所由進

口日眾獲利日豐也今若改章加稅使價值漸貴運售漸艱則土布之銷場漸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為晚也况換約之限期以十年屆期毅然行之必有成效然既杜洋布之來尤須自織洋布以與之抗衡通商大埠及內地各省皆宜設紡織局並購機織造以塞來源查紡織工作共分三層首曰軋花西國軋花向亦人力自英人懷德尼出始創機器而利便百倍於人工西人綜計每畝棉花歲收六十六斤人工軋花每日可得淨棉三斤許必須歷二十日始軋成一畝之花自機器行則日半已足敏捷可知况棉中雜質又可提清鬆勻潔白華人皆喜用之次曰紡紗工分十二層曰打花去土曰彈花成片曰梳棉成帶曰引棉成條曰初成鬆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紡織 三

紗曰引長曰捲緊曰紡經紗曰製緯紗曰絡紗成統曰合統成包曰提檢廢棉皆有機器紡成倍精倍速所亟宜仿行者也三曰織布工分六層曰絡經曰理經曰漿縷曰織縷曰摺布曰印花其機器有大有小不但程功捷速而織成布縷亦精細圓勻勝於人工倍蓰也論紗布之利各國莫不講求尤以英為巨擘當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棉花廠有二千四百七十處織機有四十萬座紡紗挺子有三千二百萬根以後逐年添設局廠日多紗布運往各邦以億萬計其棉花皆采自美國印度織成紗布運售於美印中華技藝既精心思尤巧所由獨擅利權也年來日本機器織廠日增所織各種棉布運入中國銷售者亦日見其夥今中國已於上

海漢口設局紡織果辦理得法以自種之花織自用之布工賤價廉無須運脚實可收回利權惟華人用洋布者過多兩局紡織不能敷用倘再推廣設局徧及於內地各區除銷本國外並可自派輪船運售於元山釜山仁川及南洋各島則紗布之大利何難與泰西日本諸國抗衡哉

余嘗與同志戴子搗太史龔仲人李韻亭兩觀察蔡峒青部郎經蓮珊主政集股銀四十萬公稟傅相奏設上海織布局限期十年不准他人攬奪如限期內有欲添設者或另開紡紗廠均由該局代稟酌抽牌費津貼辦開銷改造織機專用華棉歷年耗費函請駐美公使容純甫觀察於美國織布廠選聘熟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紡織

三

紡織誠實可靠之洋匠來滬會商據云土花絲短恐於現成之機不合當令繙譯梁君子石親帶土棉數十担回美試驗將改好之機器織出之布寄回中國皆云與洋布無殊遂決意創辦先定機器二百張擬俟人手嫻熟陸續添機以免糜費囑子石在該國織布局講求利弊以免欺朦并囑考究外洋種花之法天氣水土如何方與花性相宜先購花子旋滬試種以期日後推廣仿織細布所置局地先與同事諸公邀洋匠於沿江等處以楊樹浦之地最宜共買三百餘畝每畝價銀五十元而同事者有稟傅相謂不應買租界外江邊之地者未知此地其利有三地沿江濱上落貨物便易大省扛力一利也不在租界不納

工部等捐二利也地面寬闊又近馬路價極相宜三利也現在紡紗等局均設近布局地價大漲每畝已值銀三百兩是既為布局省費廿萬矣地已購機已定洋匠已聘到之時滬上洋商有擬設紡紗局請其公使向總署理論亦覬我華工價廉獲利更厚也不料布局失慎所有機房付之一炬今傅相奏委盛觀察集股重興矣余前購楊樹浦地三十三畝在布局之側連漲灘約五十畝旋粵後為人盜賣余返滬後乃知已歸布局自願安貧樂道與世無爭故將原契檢出持贈布局惟冀其利日巨機日增大開中國之利源廣闢重洋之商務此則區區之私所日夜禱祀以求者耳查癸巳年金鎊漲滙水貴洋布洋紗價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紡織

三

上廿二

因之大漲滬上紗廠獲利甚厚湖北織布局已開辦數年適逢此會自應獲利甚豐何以去年傳言尙有虧折豈經手辦理者未得其人歟攷泰西紡織各廠皆設自商民即製造船礮槍藥各廠亦取辦於民廠為多即有一二官廠亦悉用包工之法與民廠無異所以無冗工無濫會計工授食而製造日精且無物不用機器既事半功倍亦工省而價廉一切所製又復精巧絕倫故能運之來華推行盡利我國創一廠設一局動稱官辦既有督又有總更有會辦提調諸名目歲用正款以數百萬計其中浮支冒領供揮霍者不少肥私囊者尤多所以製成一物價比外洋昂率過半而又苦於無機器以致窳劣不精難於銷

售由是而論通商之利宜其獨讓西人也今欲擴充商務當力
矯其弊不用官辦而用商辦如民間有能糾集公司精心製造
者地方官查勘屬實即應奏明 國家為之保護並仿照西例
如前篇所論技藝精通者給予獎牌庶有志之士咸思出奇制
勝獨步一時而商務之興可立待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耕織

二五

墾荒

中國伊古以來以農桑為本內治之道首在勸農阡陌廣開闢閭
日富似於耕作墾荒之事我行我法得以自用其長矣以天下大
勢論之東南多水農功素勤水利農田宛存古意故漕米百萬上
貢 天庾然地狹人稠民力將竭西北多旱民情素惰偷安視
息收成之豐歉一聽之於天土曠人稀未墾之荒土荒田以億萬
頃計如東北之吉林黑龍江正北之熱河河套西北之科布多新
疆南北兩路之羅布淖爾等處縣亘千里一望無邊土著不識耕
耘地利終於廢棄外如西南川滇桂粵之邊境及廣東之瓊州東
南之臺灣內山各處榛蕪未闢遺利尙多疆吏漠不關心動為外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墾荒

三五

人侵佔而內地煙戶過密生齒日蕃土地之所生幾幾乎不能自
養古聖王處此其哀多益寡酌盈劑虛者必有其道矣比年大開
海禁閩粵之蒸庶出洋謀生者實繁有徒以致南洋各埠新舊金
山英美西葡各國設立苛例杜絕華人在彼者亦逼作苦工流離
困辱中國之邊境苦無人以實之而忍聽吾民之逼迫羈縻飄零
海外竊以為非計也夫有人有土有土有財自古已然於今為烈
混同江東二千里之地徒以無人開墾廣遠荒涼置同甌脫故俄
人不費一兵不折一矢泰然而竊據之而東三省之邊防日棘使
當日者有十萬華民耕牧其地則俄人不敢過問 國家永保邊
陲何至重煩 朝廷之東顧哉乃今之言邊防者汲汲然言選將

言練兵言籌創言製器而不能言移民墾荒以實其地誰與我守此疆圍而防人侵軼乎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雖有精兵名將又豈能不飲不食枵腹荷戈以與敵爭此土乎故墾荒一事不知者以爲老生之常談知者以爲切時之要策也謂宜通飭邊疆督撫將沿邊荒地派員探測先正經界詳細丈量必躬必親毋許疏漏繪圖貼說詳細奏聞然後綜計一夫百畝招募內地閒民攜家前往籽糧牛種官給以資舍宇隄防官助其力附近各省通力合作歲籌開款移粟移民邊帥撫恤招徠勒以軍法四五年後酌量升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仿屯田舊制設官分治或將軍流以下各犯分別遠近酌給資斧准其攜眷遠行以實邊塞則且可驅莠以化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三

良矣此其間有數利焉內地貧民免迫饑寒流爲盜賊一利也邊陲要地自開遺利免啟戎心二利也他日敵人侵軼我疆邊民各保身家人自爲戰三利也比年整頓海防餉力已竭安有餘力以顧邊防如此則兵出於民餉生於地四利也沿海貧民即可移墾臺灣瓊州各處何必遠適海外爲人輕藐欺陵五利也林文忠之言曰泰西各國不足慮也終爲中國大患者其俄羅斯乎近日俄人費萬萬帑金以修西伯利亞之鐵路陰謀詭計行道皆知而中國惟西北一邊空虛最甚自吉林黑龍江袤延以達於西藏三萬餘里安能日日應敵處處設防除此移民實邊更無善策而功非日夕所能竟事非晷刻所可成非朝野上下間一德一心得人

而理期以廿載不能收安邊克敵之功曲突徙薪今日已恨其晚矣若之何苟且因循坐使萬里疆陲他日束手而失之強敵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三

三

旱潦

伊古以來禦旱防潦之法莫善於黃帝之井田大禹之溝洫矣何則平原千里川渠畎澮經緯相通大雨時行容水有地河流順軌潦不為災及乎雨澤不時早燥為患而溝洫所積之水浸灌有餘滋潤土膏流通地脈苟非七年之旱未足以困我蒸民也惜乎列國相爭各圖自便商鞅勸廣地之議溝洫湮廢變為阡陌貪小利忘大害古聖王之良法美意浸至蕩然無存而黃河之患亟矣夏秋之間彌月不雨則禾黍枯槁千里赤地矣自漢以來當事者尙知治理河渠以資灌溉迄劉石構亂東晉南遷中原文獻焚蕩幾盡而東南十省溝渠水利轉存皇古之遺大河南北之間水利無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旱潦 元

存水患日亟土地之肥者忽瘠民庶之富者忽貧唐乃漕江淮之粟以給關中宋亦濬汴河之渠以通轉運自元明至 本朝而後則正供數百萬悉仰南漕上下嗷嗷然若嬰兒之待哺於是而河運海運之說紛然起矣比年北五省水旱偏災無歲不有山西之旱一河南之旱一水一山東直隸之水則至再至三每次公私賑款輒至數百餘萬皆出於度支正項或南中義捐歲歲告災其憂未已而窮民之轉徙於溝壑者尙不知幾千萬人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夫北方數省之民豈能長恃賑款為生平官吏之撫治此方者又豈能長以告羅勸捐為事乎幸也南中好善之士不乏其人出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然救災卹鄰之舉可暫不可常可一

不可再豈能長恃此無源之水以活此億萬涸轍之枯魚乎不可得已前者鄭工既決 國家不惜費千萬帑金以塞之矣茲者永定河屢決復 特簡重臣屢 饒庫款以興大工而規久遠所為防潦之策區畫者似無弗周至於禦旱之方寂然未有善法者竊以為皆治其末而非治其本也 河本奈何曰周禮之成規開渠種樹而已矣夫井田不能復而溝洫猶可漸開富教不易言而樹藝必宜急講開渠之法宜飭疆吏 徵行所屬查明各州各縣舊渠若干存者若干廢者若干若何興修若何籌款然後畧仿元人之法每省簡一大員為水利農田使輕車簡從分行各州縣測量繪畫舊渠之宜復者復新渠之宜開者開必順人心必隨地勢著有成效優獎超陞並董勸民間自於田畔多開溝洫民力不足官助其成歲歲修治毋許湮塞英人於印度高地築塘蓄水寬數百頃按時開放售之於民中國及東洋本有鑿井築池之法均可傍收博采因地制宜此開渠之法也泰西數十年來於種樹之事極為盡心特設專官如古者虞人之職自樹木廣植後不特名材美木獲利無窮且樹旁之田瘠者變而為腴因樹根能吸土膏能爛沙石故礮礮之地悉化膏腴也無水者變而有水因樹木能放養氣能潤本根故乾燥之區咸資灌溉也而且根株盤結沙石化為土壤鬆脆變而堅凝牆岸益堅隄防愈固則禦旱禦水無所不宜古所謂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者非虛言也中國種樹古有專

書漢唐以來官不過問自粵於構亂燕齊晉豫諸省所有樹木斬伐無餘水旱頻仍半由於此即可責水利農田使相勸督率於田側隙地廣植林木以復舊觀有斬伐者罰賠不貸至於蠶桑之利及松梓果蠶一切有利之植尤必隨時廣種以厚民生歲歲增加十年則官伐而售之仍以此款修理川塗廣興水利此種樹之法也夫以上之法皆中國自有之且盡人能言之無所謂高遠難行神奇莫測也然而小民不知遠計各便私圖非官為倡率之則苟且因循年復一年而荒廢愈甚遇有災歉則坐待賑濟或相率逃亡比戶荒涼滔滔皆是且開渠則各惜尺寸之地種樹則謂非旦夕之功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崇蚩者氓大抵然矣或曰如款項不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旱凍 幸

足何而不然也今日一省告災捐賑動數百萬今年之賑甫畢明年之災又來庚癸頻呼良難為繼苟每省歲撥五十萬金以開渠種樹西例凡伐一樹即須補種兩株立法甚美今各省既興礦務築鐵路所需木料日多一日亟宜明定章程責成地方官設樹藝局招致勤廉士紳專講種植要使境內無曠土無童山其利澤溥長何如也教之樹蓄木正政之所先幸勿以專物細微而忽諸得人而理合力以成禦災荒而垂久遠比及數年成效昭著中原萬里雖終古無災可矣夫焦頭爛額固不如曲突徙薪也亡羊補牢終勝於臨渴掘井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幸毋疑為迂闊忍聽銷沈長恃此有限之賑捐欲以救無窮之百姓也

賽會

泰西以商立國其振興商務有三要焉以賽會開其始以公司持其繼以稅則要其終賽會者所以利導之也公司者所以整齊之也稅則者所以維持而調護之也中國於此三事皆未能因時制宜取長棄短無惑乎日日言商務而商務愈不可問也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人工有巧拙精粗物質有良窳美惡自然之理必至之情也得彼之法而亦趨亦步則拙者有時而巧粗者有時而精守我之舊而不見不聞則良者可轉而窳美者可轉而惡此泰西各國所以有博覽會之設也溯賽會之事創之者英京倫敦繼之者法京巴黎嗣後迭相舉賽各國亦起而踵行與則設於維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賽會 三

也納美則行於斐刺鐵基日本則舉於東京萃萬寶之精英羅五洲之珍異百年之內炫異爭奇此亦萬國大通必有之事矣洎我聖清光緒十九年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美人賽會於希加哥為科布倫探獲美洲之日閱寒暑四百周其氣象規模尤極天下之大觀為古今所未有其會分四大部議院選派通國各會為第一部希加哥本邦之以利奴瓦會為第二部女董會為第三部襄助會為第四部四部之外又舉一人為會總以總其成分院共計十五一農工院一種植院一生靈院一漁務院一礦務院一機器院一運務院一工藝院一電務院一技藝院一政務院一林木院一郵政院一文藝院一鄰政院有條不紊無美不臻所建

地基共七十餘畝各院房屋佔地合五百萬平方尺其中花草草木園圃池塔無所不備所收之費計股費五百萬元希加哥續湊五百萬元預計游費約一千七百萬元售照會等項一百萬元會舉拆卸物料值銀三百萬元共應收美銀二千一百萬元所出之費計地基等項一千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八百九十元建造等費三百三十萬八千五百六十三元開院費一百五十五萬元共銀一千七百六十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元據此計算本可贏銀三百萬元有奇嗣因本役過多費用過大又請議院撥助五百萬元然游人逐日增多不致虧耗也美人於此一會不惜工本如此豈特以爲觀美哉誠以一物不知儒者所恥而萬物皆備聖功所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賽會 三

此會角九洲萬國之珍奇備海陸山陬之物產非此不足以擴識見勵才能振工商興利賴開院之經費抵以每人每日之游費數百萬金錢取之如寄而客館之所得飲食之所資電報輪舟鐵路馬車之所費本國商民所獲之利且什百千萬而未已焉地雖寥落商賈驟興費亦浩繁國家無損此利國利民之見於當日者也凡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則雖有良法美意亦苦於效法之無從今萃各國之工藝以鬪巧爭奇則我所已能者可以精益求精我所未能者可以學其所學較之憑虛臆造難易迥殊矣合各洲之物產以比較優劣則本國所已有者應如何益務擴充本國所未有者應如何漸行推廣較之孤陋寡聞者智愚懸隔矣不必家喻

戶曉而可以開愚賤之心思不必越國過都而可以發頽蒙之耳目故各國當賽會之後其民之靈明日闢工藝口精物產日增商務日盛此利國利民之見於後日者也夫事至國與民皆利上與下交益目前與日後均收效無窮而獨於古所未有而疑之西人所有中國所未有而棄之此何說也比年以來中國之商務衰矣民力竭矣國帑空矣事事不如人事事受制於人而侈然曰我大國也彼小國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本有致富致強之道而自暴自棄不見不聞一任吾民之困苦顛連而漠然不以爲意聖賢之用心固如是乎故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上海爲中西總匯江海要衝輪電往還聲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賽會 三

聞不隔賽會之款集股招商而酌提官款以爲之襄助建屋闢地必廣必精屆期照會各國外部將工藝製造各種物件一體入會陳設派有名望之人比較得失品評優劣自南洋大臣以下均自至會場觀覽以重其事先期出報知照中國十八省各鎮各埠工商人等均准入會游觀應需何物即可出資購買定立價目無偽無欺酌收游費以助經費均仿各國賽會章程辦理仍先由出使大臣知照各國詳譯立會舊章參酌中西務期美善其有裨民生國計者非淺鮮矣如慮中國此時工藝尙未講求不能如各國之精益求精卓著成效則可如日本辦法先於內地各鎮埠試行工藝農桑礦產耕織各小會臚列中國自有諸物而他國有何新

法新器則官爲購置以擴見聞仍酌收游貨以助經費嗣後逐漸推廣每歲擴充期以十年不惟遠勝東洋當無難與英美各國齊驅並駕矣或疑此項經費爲數頗鉅事前既無所出事後又無所歸不知設會之後游入必多所收游貨應足相抵況今日各鎮埠迎神賽會無益之費累萬盈千游手好閒者動輒因而肇事何如移此項貨財以開博覽之會則美利既難悉數而積弊亦可頓除此裕民足國之先聲即致富通商之實效也五行八政探洪範之精利用理財挈周官之要當事者高見遠識一轉移間而已矣

泰西各業莫不有會商人有商務會兵官有兵官會格物士有格物會讀書人有文學會天文學士有天文會地理學士有地理會丹青學士有丹青會機器師有製造會種植人有花木會醫士有醫學會習算法者有算學會講格致者有化學會電學會光學會業蠶桑者有蠶桑會武弁有功課會農功有賽物會至各省各郡各邑莫不有會而善舉之會尤夥不勝數英京一處多至五百餘所其他國他邑可知雖立法各有不同而講求實效及救人救世之苦心則無不同也凡會所皆建大屋廣廈連雲深堂容衆與會有名者皆可至會所中讀書習學各藝借榻居處及招宴議事論公聚集同志攷究得失棄短從長一示大公無我善與人同之美意其所以必分門別類者蓋取專門而後可名家之意故一技可名微長必錄而後衆善畢舉萬物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賽會

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皆備也西士李提摩太泰西新史言之甚詳茲特摘論其大畧如此耳曩者王爵棠星使自法返滬謂法國藝文會即藝術會其所習實不止術藝法人謂文學之事大之足以治國理財小之足以資生製器歐西文學昔推法蘭西爲巨擘書院林立彼都人士靡不咕嗶辛勤力求淹博於天算輿地格致機器諸學精益求精標新領異爲師長者大加甄別始得與此選無濫取無徇情數十年來各國無不爭相講求於學校論中已詳言之矣然歐西各國公牘來往皆用法文以法之儒者敢稱博雅也商家多用英文者以英人通商最早最廣也特於巴黎設立總會會中爲首者約計二百人薄給祿稍足酬勞而已外尙有四十餘人自願不受俸薪餘則襄辦三十六人躬親細務者二百二十人以故責專慮密訓迪有資會中分類有五曰亞格得尼專習同令曰亞格得尼別列列達專習文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賽會

蓋

辭兼攻考據曰亞格得尼得賽恩士專習技藝其中區分條目凡十有二門如醫學數學格致學藥學機器學各務專精求通理要曰亞格得尼特布遏士專習匠事丹漆雕鏤製作音樂必窮精良微妙之境而後已曰亞格得尼德賽恩士摩拉黎士抑波黎特講求經濟攷察律令以通制度典章之要此五端乃其大者至於外會亦歸總會經理如考求遺聞往事則有安特瓜里恩之會崇尙博學廣問則有飛囉麻狄之會講明格物致知則有拿查辣耳希式多黎之會詳究地理輿圖則有依阿格拉飛格爾之會審察各國風土民情山川人物則有式達特士特爾之會攻治百工材藝則有飛囉德取匿之會專講剖割人物

凡人物有患病者喜名不偽得割割臉視以審知其愛病之所
在西醫中有此一端然亦必其人自願捐軀乃可李時珍本草
印由此傳聞耳則有亞拿多迷格爾之會辨別耕種播植則有
亞格黎格耳查拉爾之會其他若賽畫會賽花會賽馬會無不
各有會場先期布告各新聞紙屆時遠近咸集藉以講求其孰
良孰楛孰妍孰媿孰宜寒孰宜燠孰可轉移孰為定質其優者
例得獎賞并載之新聞紙俾通國咸知以資鼓勵下至豢養牛
羊以及各色犬類亦莫不有會宜其碩大蕃滋為中土所不能
及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賽會

三二二

修路

王道平平古帝王致治之一端也昔者司空平道視途修閭氏為
之禁馳驅以防踐踏街枚氏為之禁歌泣以示端嚴誠以道路之
修否可視國政之興廢可徵人事之勤弛商務之衰旺繫之行旅
之苦樂因之市面之興衰繫之然則王者重修路之政具有深心
非若告朔虛文在可有可無之列也今泰西各國皆設工部局司
理道路橋梁以時修葺化艱險為平易變欹側為整齊以水車灑
塵埃以木車收垃圾街道潔淨迥異尋常非若中國各府州縣道
路則任其傾圮污穢則任其堆積官雖目見耳聞不啻司空見慣
置諸不理蓋修路之政久廢矣今一縣有應修之路一府有應修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修路 三七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七

修路

三七

利於徵兵運餉曩者山西興修四天門路程西起晉省榆次縣什貼鎮東迄直隸獲鹿縣土門口綿亘三百八十餘里其間險要甚多蓋四天門踞大行之脊古稱井陘天險上而蹬道盤曲下而河灘紆迴行旅往來無不動色相戒商民交困無可如何因而民力彫殘商務敗壞後經按段興修大路則填平缺陷其土石相間之處或護以攔欄或鑲以石砌或專用石工徑狹者培土累石以增其厚山峻者塹巖剝壁以益其寬道旁開渠以免積潦停滯隨架橋梁以便車馬行駛由是艱險之區悉變康莊孔道民咸賴之可見修路之效遠且大矣不特是也如國中往來大道一律整齊則運費必輕物價必賤用物與造物之人兩得其益譬如開煤礦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修路

三

〇八

道不便價值昂貴一旦修整舊路或建造鐵路則運費減半而煤價即減四之一是修路於運煤有益也製造工藝之事悉賴轉運靈通方能銷場暢旺一旦運道既便則進貨之費較省成本自輕造成後販往四方獲利必重是修路於製造有益也他如商務農務及凡百商旅無不均沾其益此修路之政所以宜亟行也英國自一千七百六十年起境內通商各口凡水陸橋梁山川險阻莫不一律修整平坦可行由是旅客之往來貨物之運載庚莊大道隨意馳驅而商務因之起色凡有土產機易販運不致滯於一隅云今宜飭令天下各省就目前所有官站一體擴充狹窄者開而闊之崎嶇者填而平之興辦之法若自首至尾逐漸開築不特費用浩大抑且難速奏功不如飭各省州縣各按所轄地段採辦物料督率營勇同時起工如此則事有

責成不致互相推諉而分籌經費亦不至於拮据抑有說者凡造鐵路皆須平治道途今將尖站興修即照鐵路之寬闊為率則將來欲造鐵路時無須另行修路但加以橫木攔以鐵條而事已畢是修馬路者即異日造鐵路之始基也惟當先訂章程以資激勸凡辦理得法速徵成效者立行保舉不次升遷怠玩無效者酌予薄罰其修法當仿泰西各國有石路土路碎石路黑膏路鐵末子路皆便轉輸之力較中國沙土坎陷相去不啻天淵今凡租界所修馬路大都下鋪石塊寬窄立側不一其形石塊之上則用泥土碎石鋪勻然後以人馬機器拽鐵碌碌往來旋轉壓愈重則路愈堅固軋愈多則路愈砥平闊以五尺為度亦有一二丈四五丈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修路

三九

蓋繁盛之地必宜稍寬冷落之區不妨稍窄皆視地勢為之其路心宜高以免霍潦存積所用之石必質剛性韌文理細密者方能耐久中國可用青石砂石花剛石鋪以為基須厚一尺雖極重車馬行過亦無軋碎之虞然而有興修之法尤當除興修之弊歷來內外大小衙門承辦修路工程假如估銀八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兩分為十成每成八千四百五十六兩七錢名為八成到工餘二成為節省費承修官分其一司事人等分其一其實則工尚無八成至多不過四成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即有廉潔之員奉公守法不敢公然侵挪然其能核算工程者百無一二而司事吏役遂串通工匠人等舞弊營私互相蒙蔽故地方興一事開一工雖有誠

正人員總理其事但能保己之廉潔不能禁人之浮冒此弊相沿
久矣今為修路計與其暗盡以飽私囊不如明給以彰公義凡承
辦官員酌給公費吏役有隨同照料之責營勇有分段開築之勞
均宜酌定新章貼給費用以養其廉嗣後所辦工程不准絲毫浮
冒如敢復萌故態扶同徇隱但查出工料與修費稍有不符之處
即從重治罪如此罰一儆百庶上下不敢相矇矣更有一法可以
不動公款當令城鄉紳富量力輸捐專修本邑道路其有捐輸鉅
款者奏請優獎修成後選派委員及本地紳董合辦工程事宜隨
時修理不准堆積垃圾不准傾棄污穢違則必罰夫然後各省城
鄉市鎮無不煥然一新斯天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修路

卑一千〇廿

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
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
惡疾之人無處不有嗚呼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過之而已
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况通商各
埠江邊海邊之地當道理宜填築馬路如洋人租界一式以便
往來仿照租界章程設局日夜輪派巡捕按段巡查月收車費
各家燈捐拉圾捐各船碼頭捐以備費用余昔年在粵東創設
開平煤礦局填築輪船碼頭之時曾與同志集資具稟當道擬
承築城外河邊一帶漲坦以免佔築者日填日廣致河道日狹
日淺一切經費歸承辦者出不領公費惟築成之餘攤歸承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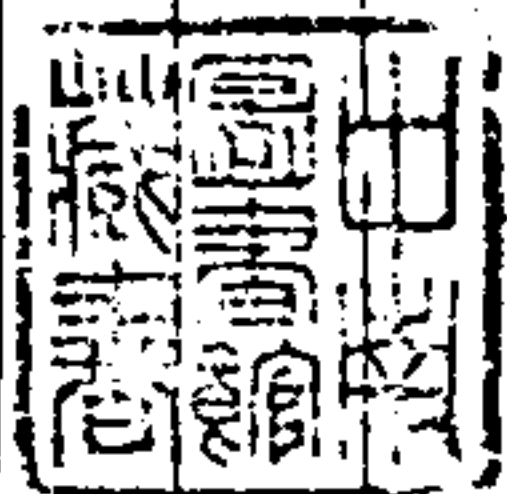
者拍賣開銷有餘則提二成分酬辦事者之勞此外盡歸地方
公用後以謀利者紛紛遞稟爭辦許以重賄因此不敢涉手事
終無成可見凡事創辦之不易非當道者知人善任不能成也
今上海租界地價極昂上海英法美租界地價每畝三四千兩
至八千兩之多浦東地價每畝二三百
兩多至千餘兩尚不效英法城南由十六鋪以上至高昌司廟
開通海底地道以便往來北界虹口以下至吳淞一帶河邊漲灘均宜填築馬路仿照香
港填地公司章程出示曉諭先准予母相生之地即繳填築各
費給予印照管業如逾限不繳則將其地拍賣以充公費至巡
捕費垃圾捐及燈捐大小車捐各船碼頭捐悉照租界章程辦
理不獨於有司無損亦可大壯觀瞻且宵小輩容留無所於地
方不無裨益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七

修路

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目錄

強兵一

練將

附錄薛叔耘星使選將練兵論

英德設課功局防敵法

儲將才論

金眉生我戰則克論

練兵上

附錄沈仲禮太守譯述德人借箸籌防論略

練兵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目錄

民團上

民團下

水師

附錄薛星使張制軍王星使海軍論

各國兵船表

船政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強兵一

練將

香山鄧觀應陶齋

卷之八

古之為將者經文緯武謀勇雙全能得人能知人能愛人能制人
 省天時之機察地理之要順人和之情詳安危之勢凡古今之得
 失治亂陣法之變化周密兵家之虛實奇正器械之精粗巧拙無
 不洞識如春秋時之孫武李牧漢之韓信馬援班超諸葛亮唐之
 李靖郭子儀李光弼宋之宗澤岳飛明之戚繼光俞大猷等諸名
 將無不通書史曉兵法知地利精器械與今之泰西各國講求將
 才者無異查泰西職官重武武員均由武備學堂出身歐游隨筆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謂其視把總如庶常千總如編檢守備則已開坊矣都司以上如
 京堂副將如閣學提鎮比之尙書蓋武員可以兼文文員不能兼
 武者其初入武備學堂肄業欲為日後考任中軍將官者其年須
 在三十七歲以內或曾任兵官五年其請假之時應行補足須有
 統領官所給高才優行憑照統領官不得隨意薦人人學須有考
 日後有事當惟該統領是問須有考
 取都司憑照不必任
 都司須有醫生憑照言其身體強壯能勝
 營官重任兼善騎乘方准其
 入堂肄習中軍韜畧學堂課條有七一常算法并代數勾股割圓
 術二自古及今各國兵志及戰場行軍之處三礮臺營壘各法共
 分兩種一長久礮臺營壘海口邊界等處一暫時礮臺營壘如戰
 場所築者及攻擊礮臺營壘法四地利即遠近險易
 廣狹死生五謀攻疑兵

伏兵誘敵各法六兵律七學英國言語或德國言語或俄國言語
 每年六月間考以上兵官一次擇其超等復令勤習以備考任中
 軍將官所考之七種兵陣藝學皆預定分數若各學分數尚不及
 半設預定四百分如分數得一百九十八不及預定分數之半一則不得入選須於分數過半之
 中擇其尤者再入學堂肄習兩年首年底又須甄別優劣以定去
 留不合式者去之留館者學足二年復令赴步兵馬兵砲兵工兵
 各軍營中閱歷各數月至是始克成材可為將官輔翼將軍治理
 軍政其難其慎如此非如中土將帥不習武藝不讀兵書有勇無
 謀一時倣倖成名者可比况位尊爵崇富貴已極平日優於自奉
 性耽安逸不能與士卒同甘苦無事之時祇知酒色怡情賭博逞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將

志及其臨事又復貪財惜命如是人誰肯為之用哉 朝廷不知
 其暮氣已重以其老於軍務遇有戰事即飭其募勇禦敵其營中
 亦仿西法操練奈非武備學堂出身各營官皆未諳韜略又無膽
 識皆以鑽謀為能事不以韜鈴為實政是兵官不知戰安望教兵
 以戰縱有西人為之教習步伐確似整齊槍礮亦皆命中無非兵
 法之緒餘耳泰西兵官云其大要固不在此練兵先須練膽使其
 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
 懼未經戰陣之兵雖訓練嫻熟器械精利一旦猝臨大敵鮮不目
 駭心驚手足無措苟非將帥得人法令嚴肅未有不鳥獸散者故
 外國練兵必設假敵與正軍對列互相攻擊出奇設伏因地制宜

一如交戰狀俾習慣於平時不如是則臨事倉皇而欲戰必勝攻
 必克也難矣余於癸未年曾將泰西水陸軍學堂及技藝學堂草
 程大略繕呈 醇賢親王暨會忠襄彭剛直請於各省仿西法設
 水陸軍武備學堂選各營兵官身體精壯年約三十餘歲能通書
 史而有膽略者又選會習槍法頗有膽識年三十左右身體強壯
 之武科人員不論武生秀才舉人進士侍衛分為二班已通中西文字算法者為
 第一班延武備學堂出身兼有閱歷之師教之不通泰西文字算
 法者為第二班先入初學堂延深通中西文字算法之師教之必
 知西士所云要由武備學堂出身熟識武經七書中外兵法測算
 天文地理圖說及古今戰陣勝負根源乃能鞠旅陳師為三軍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將

司命又於南北洋設水師學堂及練船一切舟楫檣帆測風防颶
 量星探石槍礮命中凡行船佈陣一切諸大端必須悉如泰西水
 師事事精能庶他日敵船犯境與其交仗指揮操縱悉合機宜不
 致臨時手足無措徒糜鉅餉也蓋泰西水陸諸軍將帥非由武備
 院韜略館及水師學堂出身並久歷戰陣資格極深者不得任其
 職所以當水陸軍提督者皆老成謀畧優長之選猶備有參佐數
 員常與運籌決策以資歷練而審機宜臨敵之時何處安營何處
 進剿何處設伏何處可斷其糧道何處可截其援師地勢敵情瞭
 如指掌繪圖逼示使一軍諸悉情形有恃無恐以故戰勝攻取如
 響應聲豈今日有勇無謀不知天時地利之將祇驅士卒僅紮死

寨打硬仗野戰浪戰者所能勝任乎嗚呼全軍之性命繫於將帥將帥之存亡關於國家可不慎歟故吾謂練兵必先自練將始

附錄薛叔耘星使選將練兵論英德設課功局防敵法

西洋各國陸軍以德國爲最勝水師以英國爲最精固已然不必英與德也余觀各國營伍無不步伐整齊操練精熟多有一
定步驟非可尺寸踰越其所以驟勝中國之故厥有兩端一則
中國三代以前文武原未嘗分途漢唐猶存此意宋明以來重
文輕武自是文人不屑習武而習武者皆係廢材積弱不振外
侮迭侵職此之由泰西各國選將練兵皆出學校武備一院選
聰穎子弟讀書十數年再令入伍習練雖王子之貴皆視爲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練將

四

101

務歷練既深又多學問故無不精嫻韜略夫西人選擇精讀書
久閱歷深而始能當一兵其所以制勝者在此一練營籍則平
日見重於閭里如中國諸生之列膠庠卽年滿告退亦有半餉
以贍其老所以能使樂於從事不憚致其畢生之力而將才亦
因以輩出也一則兵事不尙空談貴乎實練中國兵法之有專
家始於戰國之時厥後漢之韓信唐之李靖皆有兵法傳於世
蓋此中窾要非可函莽宜有心得也宋明以後漸失其傳非烏
合之衆僥倖於一勝卽疲弱之卒糜餉於平時耳岳武穆不盡
依古兵法斯其天資卓絕非可強幾後惟戚南塘氏束伍練兵
著爲專書曾文正公頗用其法覈定營制而楚軍淮軍相繼並

起懲著功績然亦因與粵捻諸寇相持稍久故能練之益精也
歐洲各邦以戰立國一二千年矣上下一心競智爭雄目見耳
聞濡染已久又復互相師法舍短集長凡陣法之變化號令之
疾徐船械之良楛槍礮之利鈍無不窮究秘要確有程度非若
中國之承平稍久或并古所習之兵法而失其傳也以上二者
彼之所以獲此成效本非易易中國雖不必盡改舊章專行西
法但能明其意而變通之酌其宜而整頓之未始非事半功倍
之術也

英國仿德制設課功局凡駐各國使臣之武員謀士攷察他國
製造之精粗訓練之同異隨時報局而核議之利爲我之所無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練將

五

者則效之弊爲我之所有者則除之又必深悉境內情形始能
相較也首應深悉者曰人曰馬曰軍器曰貨財額兵若干人備
額者若干人聽調者若干人平時按部就班戰時有備無患兵
爭之際屯兵若干爲守城兵應抽兵若干爲禦敵兵某山某水
某城扼險易守而敵難進兵或爲往來要道而彼此在所必爭
道路之遠近行期之遲速火輪車路應用機器若干車數若干
且我英以島爲國週圍濱海四通往來卽各國進攻之路路取
何向向在何方知己知彼均宜籌慮也
中國籌備海防邊防險要何處爲最水陸
將士咸當知之海疆要害是否有輪路縱橫各路能達以便戰兵尅期
應調倘我國出師遠征或遣戍屬國載運兵丁軍械糧餉應備

船隻若干每船亦應多備小艇送兵登岸至防禦之策必先探敵人所恃以攻我之法預思有以備之而後可當其鋒也本國之人馬軍器貨財以及山河險阻道里紆直一切情形俱已深悉而他國各節亦應周知更稽各國往古戰爭之跡勝負之由採擇成書譯為英語俾各營武員簡練揣摩宏資將略至繪圖不僅詳本國境地而後可以攻人當德軍入法境路若已經蓋所繪法地全圖較法人縝密也英人仍以阿比倫船試驗魚雷船之左右前後皆張竿竿梢則張鐵網以禦之魚雷觸網盡裂有聲而船體未甚損此舉蓋欲試魚雷是否難禦兼試鐵網足恃與否

以上所論各節中國亟宜仿行譯為華語頒示各營武員揣摩練習各提督歲必會同督撫出題考試各營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練將

官一次以分優劣
儲將才論

古之所謂將才者曰儒將曰大將曰才將曰戰將樂毅羊祜諸葛亮謝安韋叡岳飛等儒將也韓信馮異王猛賀若弼李靖郭子儀曹彬徐達等大將也孫臏吳起白起耿弇楊素慕容紹宗李光弼馬燧等才將也英布王霸張遼劉牢之曹景宗高敖曹周德威擴廓帖木兒等戰將也史册所載代止數人若夫偏裨部曲之才難殫述矣且夫儒將大將才將戰將皆將也韓信之對漢高祖曰臣善將兵惟陛下善將將故將才著於戎伍而儲才則先備於朝廷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封疆之

臣聽鼓聲則思將帥之臣故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禁廷頗牧之思豈虛語哉小亂則小才生大亂則大才生前代之將才勿論已 國初海寇內犯而姚聖喻施琅監理李之芳之將才出三藩同叛而岳樂穆占趙良棟梁化鳳王進寶之將才出準噶內闖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才出回部罕庭而兆惠明瑞之將才出金川擣穴而阿薩海蘭察之將才出川楚征勦而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楊芳之將才出髮捻等逆縱橫擾亂而向張江塔羅李諸帥之將才出天地之生才不易爪牙心膂得一二入足矣然而一夫善射百夫決拾一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將將者道先儲才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六 練將

七

在不戶穰吳而家起翦也乎且夫兵無強弱而時則異古今衆無多寡而勢則分中外今之戰時非二十一史中戰事所有也今之戰術非孫吳兵書中戰術可盡也大抵陸軍之將才固難水師之將才尤難昔則曰關智曰關力今則曰關器械關船關一管駕而全船之生死繫焉一大礮而全營之安危賴焉一頃刻而兩國之勝負決焉是真中國四千餘年未有之戰局也或曰習陸戰則宜講地營長隄之法習海戰則宜知據風乘潮之利噫是末務耳為將之道智信仁勇嚴五字盡之知己知彼四字盡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必泥古法更何必拘西法哉或又曰師西人之長以制其短夫中國之自有所長也非一日矣

往者謂大帥戰勝攻取克奏膚功所行者何嘗非中國素習之軍律所用者何嘗非中國尋常之軍械也哉然則西法之可參用而非可專用也明矣至於出奇用間避堅攻瑕勝算獨操我中國將才固優爲之然則儲將才將如何曰在內求才於兵部在外取才於疆臣京師兵部主之各直省督撫主之特設一儲才館於武員中遴選入館練習中國古名將兵法所謂練膽練藝練陣練地練時者精究古法得失詳略神其變化購置我朝開拓各邊及平定各匪紀略暨諸名臣奏議文集並近人所著輿圖器械等書與近年繙譯歐洲各國撰述諸書示以皇朝之武功論以名臣之事業曉以良功之妙技作其忠義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將

八

文白

之誨導以尊親之實兵法攻心爲上吾爲儲才者先攻其心而已矣至操槍演礮挖溝築牆及打靶泗水用刀運力礮隊馬隊步隊等事則已存武備水師學堂者然而儲才之道猶有進也將才之難武夫力戰而間或未明大略文人讀書而未易兼明兵法二者相背其失維均科目正途聰明秀士留心時務者試其器識明通經史淹貫卽令入儲才館試以騎射課以韜鈴可以登船執桴可以乘風破浪陸兵則屯兵伏卒抄襲交攻安置礮位施放槍法臨敵身先無難踴躍直前也對壘布置無難從容坐鎮也海軍則習海道識沙線驗風潮駕駛輪船無難親自指點也開放槍礮無難親自手揮也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規

器識則誠堪爲闔外重寄矣前明王守仁唐順之韓雍譚綸熊廷弼盧象昇諸文臣考其文集本傳皆言其精於騎射前者勒平髮捻諸帥多出帖括章句諸儒庠序有通才卽國家有將才矣然則儲將才者將如何曰武臣習文文臣肄武戰將才將儒將大將吾將拭目俟之

附錄金眉生我戰則克論

客有詢於余曰今日之洋務應戰乎應和平乎余曰此何待言亦戰而已矣客曰其船之堅其礮之利其軍心之悍且整我之所效法西人之利器已用心十餘年而彼之機巧層出不窮槍礮之後開花不已進而至於連珠礮矣船之火輪不已進而至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將

九

鐵甲且水雷矣我雖疾足以往彼則絕塵而奔果何恃而操必勝乎余乃喟然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九世猶復我

宣宗成皇帝之海疆遺憾也

遺詔不入廟不配

天不立聖德神功碑我

文宗顯皇帝之北狩熱

河也 聖躬不憚馴至六漸凡此異類之偏迫苟爲大

清國臣子者豈可一日忘諸心乎是戰之說不必問其有可恃與否第當審義之當戰與否耳然而亦有說焉夫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至天與人交相感而其勝乃可必天之心何在在於民民之心何在在於君使君之心能事事惟民是依民之心刻刻亦惟吾君是戴則其兵有不勝用者矣財有不勝理者矣獨

不見美利堅之於英吉利普魯斯之與法蘭西乎美利堅本英屬之民耳至英君虐斂不能撫有其人遂顯然起而為之敵血戰八年至今自成一國普魯斯受法人之挾制七八十年一旦君民合力圍其都降其主全力挫滅之而有餘此豈分別彼此船礮之低昂乎只在君與民之心合與不合之分耳故今日議戰不必問我之船礮如何當先審我軍民之心為如何我大清之入主中國 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前後三藩之變川楚之變甚而近日髮捻之變皆由民心尚固得以次第蕩平然今日與洋人對敵我之軍民能效死力與否能不為敵資所誘甘為前導與否尚不可知也則戰之說固亦未易輕言也今欲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將 十一

為戰之說必先求戰之本本者何吏治也民生也土習也軍紀也 國家於此四者盡其心得其法則我中國之根本固矣心膂壯矣 朝與野一其道同其風上下貴賤固結而為一心兵之鼓勇而出也彼一礮能傷百人我以千人進彼一礮能傷千人我以萬人進悉如普人攻法國之礮臺使大礮並無裝放之暇而如林如旅之衆亡命直前苟近其身則槍礮無所施能遠遠於海則輪船鐵甲有所不能到則彼亦且如我何而無奈我民之心未易收也閩廣之無賴百金之餌爭為漢奸焉津沽之匪人千金之賄私埋地雷焉以如此之軍如此之民即槍礮過於洋人十倍而必敗於敵者可操券也我 聖祖高宗之

百戰無敵於天下也試觀其時之吏治何如之清民生何如之厚土習何如之隨軍律何如之嚴譬如士民之家家政井然田產秩然奴僕之於主人無不頂而戴之則偶與他人訟無不勝矣反是則外蒙方來內訟旋起甚至輪主人之實情於敵故自古及今從未有內未安而外可攘者也普國之君今年八十外矣其幼年即為法人所辱含垢忍恥者幾何時以薪嘗膽者幾何時任既任能睦鄰結援又幾何時至國脈強而民氣振日耳曼各國則皆推尊之澳大利亞則已摧敗之然尚未肯與法人爭迫法人強令王子不許為西班牙之主且巽其詞而曲允之至萬不得已橫逆屢加通國之人皆裂背攘臂而不與共天日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將 十一

夫然後始陳師而出焉及法境盡矣法君虜矣猶許其議和而不欲遂墟其地雖受害之法人至今亦無有痛詈普國者其恤民以仁使民以義深謀遠算強忍陰鷙能令其國之人皆樂為之死待至數十年後而果於一發此中國古人中句踐田單所不能為者又豈書生紙上談兵撫劍疾視空言無補以 宗社大計僥倖孟浪而一試之可比哉余嘗聞之老輩矣雍乾時作吏者其將赴任也必先慮律例之不諳詞訟之不決胥吏之未易馴伏緝捕之未易精勤惴惴焉懼為宗黨羞今則所慮者陋規之不豐耳錢漕之不多耳親與友責望之重耳上司同寅趨承之煩耳昔之為民者日出作焉日入息焉以見官府為畏途

以欠錢糧爲巨累今則吸烟而已酗酒而已能健訟於公庭爲
豪能恣橫於鄰里爲快昔之爲士也終年不窺園終身不廢讀
布其衣疏其食村塾之館不過十金市井之徒不交一揖有更
數十次小試而白首爲童終不改其儒素之業以貪利他圖者
今則未遍五經已登鬻序伏案數刻便事嬉游干訟事爲固然
閱考場爲本領稍有才調非替人鎗代卽插訟扛帮而悉以爲
狎邪博進之資至窮餓而不悔嗚呼官也民也士也其狼籍至
此其尙能親其親長其長而爲 國家效死不去乎哉至於兵
則更有奇焉者昔之各省官兵奉調出征也父母泣於途妻子
慟於野其視從軍爲至苦矣有過而晒其怯者則對曰先行死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將

十一

於敵者十之四五死於法者十之二三幸爾生還無幾一勝仗
所償者一二月錢糧耳一克城所得者一枝藍翎極矣受 國
家參養數十年有事能不以死報乎今則兵勇之往軍營合家
有喜色訝以何以若是之勇則對曰勝則大發洋財平居亦可
冒虛糧吞公費卽有不合棄弁以回無名籍可稽與平居無別
又從何處查我萬一喪亡世襲先之專祠繼之出兵不數年非
提督卽總兵花翎黃馬褂更易易也如是則以從軍爲樂夫四
海之民以從軍爲樂則其於畏法懷恩二者尙有一二在念哉
以從軍爲苦者仰 君上如天如神不令之出則已出則有
必死之志焉以從軍爲樂者不過四兩五錢募我一月耳一月

盡則漠不相關何往而非逃生謀利之路兵心之不堪更有出
官民士之上者求其敵愾同心以身許 國視敵如仇以馬革
爲幸者有幾人哉故論今日洋務必以戰之一字爲天經地義
而所以能戰之故雖不能如普魯斯經營五六十年亦必下二
十年極苦工夫自 兩宮皇太后 皇上親王大臣樞
輔部寺台諫外而封疆司道守令無不振刷精神臥薪嘗膽破
除一切習氣處處循名責實實事求是無一事不綜核到底無
一人不功罪顯然凡資格嫌疑推諉趨避敷衍顛預各弊痛心
滴洗使中國庶政蒸蒸日上民則皆遂其生士則皆樂其業官
則加費以保其廉兵則重餉而嚴其罰此則安內之大概也至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將

十二

與各國交結之道則宜恪守大信凡可允者既允之後立即照
辦不可允者始終堅執且婉詞以曉諭之使之心服凡通商各
國皆宜使聘往來不絕並添駐洋公使七八人擇其通達事體
公忠誠實爲外人敬禮者與之連絡款洽庶可洞知外情一旦
有事不致茫無所措在外流寓之人皆各設領事款以餉而練
爲兵緩急之間海外亦可調遣此則攘外之大概也如此表本
兼治二十年內姑且相與羈縻二十年後察有機會可乘則約
西北之與國糾中外之義民庶幾可以爲非常之大舉乎若不
能下此苦功而專以虛憍之詞淺薄之見自居忠義不問安危
則夫人而能之於社稷大計又何關一絲之輕重哉吾所謂戰

者與天下之人同吾所謂能戰能勝之道則與天下之人異然
欲舍我之道以求勝則自古及今由內至外斷斷乎無此理也
客為之爽然失色而退乃濡筆記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六

練將

十四

練兵上

內安外攘莫先於兵整旅行師莫重於練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
日不備古之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其訓練之勤如此今之為將
者不言練兵而專言募勇營哨粗具重費餉需觀美徒存難收實
效行成則立加裁撤戒嚴又倉猝招羅不知訓練端在平時豈猝
募即可驅以臨敵耶夫部卒之強弱視將領之賢否豈在強分兵
勇之名目承平已久習氣漸深以較會胡當
日平賊之師相去遠矣雖有強悍之勇而訓練不得其人則有勇
與無勇等昔土耳其因埃及省反請德國將軍毛奇相助毛奇進
營閱操畢云兵皆新集勢不
相敵不可交戰後竟如所言泰西陸兵之強首推俄德水師之精
羣讓英法然操練精熟槍械犀利步伐整齊大抵各國從同惟兵
卒之強弱仍視將帥之賢愚耳查泰西之民年至二十一悉隸兵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兵上

五

籍俄德法兵制已略
詳於民團論內以故舉國皆兵凡遇軍務倉卒應徵莫不有
勇知方為國効力其槍法陣法口號平時本訓練已熟退歸團練
期內每年仍調操兩次以免生疏大小將官均由武備學堂肄習
期滿而又曾在行伍步兵馬兵砲兵各營閱歷數月者方授以職
武可兼文文不能兼武每歲國君大閱計陸兵水師野戰各一次
操時與對敵無異每營有司糧食者有司製造者有司修理器械
建造礮臺者有司造築鐵路橋梁者西國行營有機器司有工兵
專司營造不事折衝蓋兵而
匠有司製備兵食料理醫藥療治疾病者其講求之不遺餘力如
此營規則水陸兩軍各分三等水軍之制首以熟悉舟楫為一等
次以嫻習槍礮為一等終以兼習陸戰為一等水師巨艦可容千

人而指揮進退列隊排槍惟帥主之山川形勢風雲沙線亦惟帥詳之此水軍之大略也陸軍分礮兵馬步兵各為一等再於步兵之中分作三枝曰獵隊象隊大征隊獵隊執短槍附劍槍末藉引前鋒多開而寡合象隊執長槍附戈槍末如張兩翼依傍而夾輔大征隊則如火如荼雷擊電之師矣馬兵之中亦分作四枝一為偵探輕騎挺長矛疾驅前軍數百里苟非控縱素嫻人馬精妙弗克勝任一為追逐輕騎佩長劍挾短槍乘敵敗北時用之一為介冑鐵騎亦佩長劍挾短槍攻堅破銳用之一為變化精騎或騎或步兼擅其長大礮兵只分攻守兩等守則守護城臺用礮之最巨者攻則摧擊敵壘用礮之稍次者必也明攻守之法習轉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上 六

之勞一切藥碼隨時齊備整頓城垣礮臺船艦器械諸事均伊所職雖馬步兩軍恒兼力作未若礮兵之辛苦彌甚此陸軍之大略也考歐洲各邦以戰立國爭雄角智垂二千年凡陣法之變化號令之疾徐船械之良楛槍礮之利鈍無不日夕講求確有程度非若中國重文輕武稍一承平便目兵事為不祥況文則拘牽而不識精義武則粗鄙而未聞韜略縱有黃帝握奇太公陰符孫吳心法諸葛八陣或置之高閣或視為陳言古法既昧源流西法又恥追步何怪乎積弱之難振也方今各國勤修武備兵額日增約略數之奧國八十五萬七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馬兵一百三名礮四尊步兵所携輜重四十七磅每兵歲需準中國銀約一百二十五

兩俄國在歐洲者一百四十萬二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馬兵一百七十八名礮四尊在亞洲者十一萬八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馬兵九十名步兵輜重六十八磅每兵歲需約一百兩意國七十六萬五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馬兵五十名礮三尊步兵輜重五十九磅每兵歲需一百二十兩德國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馬兵一百一十七名礮三尊步兵輜重六十一磅每兵歲需約一百一十二兩法國九十七萬七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馬兵一百一十九名礮五尊步兵輜重六十二磅每兵歲需約一百三十五兩英國五十三萬八千名凡步兵千名有馬兵一百三十三名礮四尊輕馬兵負二百二十磅重馬兵二百六十磅步兵負輜重六十二磅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上 七

磅每兵歲需約二百六十兩 英吉利兵冊載馬兵一萬七千二百四名大礮手三萬四千九百二十四名工匠兵五千七百一十名其餘守護糧局運解軍火保護醫官之兵不計另本國守兵十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一名備調兵三十二萬二千四百一十一名香港摩兒大島安地兒士島三處共守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名皆食於官厨每日給雜費一息零財有黃綠者一條加一德士然兵皆嗜酒不能耐勞近年人多不願充當挑選缺額亦常將就錄用

國十萬名每兵歲需約一百二十五兩比國九萬三千名每兵歲需約一百二十兩丹國四萬八千名每兵歲需約一百兩瑞典二十四萬四千名每兵歲需約五十二兩土耳其三十萬名每兵歲需九十二兩西班牙二十萬名每兵歲需約一百六兩希臘五萬名每兵歲需約一百六兩葡萄牙七萬名每兵歲需約七十五兩瑞士十八萬名美國三萬六百七十名步兵輜重五十三磅巴西

二萬五千二百八十名秘魯四千六百七十名歐洲之民幾悉充兵籍無事則各執其業有事則備徵調此即中國古時田賦府兵寓兵於農之法也西國人民土地遠遜中華徒以精益求精遂能雄視海外我中國中興以來將帥得人士卒用命似於兵事頗能精進然有不得不急為整頓者額設旗綠制兵六十萬馬兵月餉一兩五錢步兵一兩二錢守兵僅一兩非特無以贍家且無以餬口況日本近仿西例變成法凡兵士戰死者由官給其父母妻月費銀拾元子女由官養贍入籍者多老弱無賴之輩鮮精強克敵之夫昇平日久舊額虛懸餘兵頂官營務廢弛至斯而極粵捻之亂羣以制兵不可用而湘淮練勇遂告成功夫制兵既不可用即富隨時裁革更補練勇以節餉需何至今兩項兼支坐耗糧餉因循粉飾內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練兵上 大 一千二百八

外同之況前招練勇雖曰精強而今則老邁衰頹亦幾與制兵相等計惟將各省所設制兵練勇一律仿西法操選每省練兵若干其不入選者汰之就地另募精壯補充目餉悉歸一律由各省督撫設立糧臺按月由糧臺點名給發不准虛報如糧臺短發准統領營哨申詳告詰以杜侵扣應發號褂綿襖綿褲帽履等件不准於月餉扣除泰西軍制駐防統領之下有熟諸武略者十員為中軍官分司其事如總司訓練如礮臺教師如總理輪糧貨如總理軍火如總理錢庫如醫官等項又有總監武營事宜官一員雖然大小兵官委員司事兵馬軍火藥彈營壘一切軍政俱歸統領營轄及預備整齊分調兵丁升黜軍士惟每閱七日必總杉一次將所駐防人等備文申報上司故無慮有虛額之弊其兵弁月餉乃歸總理錢庫支應所收支運行達部不必會同統領轉詳致多曲折於是互相稽核各有願忘所以絕無剋扣兵餉之弊也

既欲杜其剋扣之弊各統領營哨之薪水宜豐又欲得兵勇之

死力其月餉亦宜稍厚兵之口糧向未能養贍一家誰肯效命疆場以致萬眾離心遇戰則紛紛潰散如敵兵月餉多我兵月餉少彼以倍加口或死後周卹其妻子或當兵糧而誘動我軍心我亦臨戰酌增

至期滿五十餘歲者仍酌給予口糧若干以終其身藉此固結兵心自無不奮勇圖報也查各國兵數概無虛額以少報多之事惟多且扣其號褂糧價等費層層剝削所餘無多如行山路時值雪天芒鞋草履立時破碎赤足長征勞苦萬狀皆統帥不愛惜兵士與同甘苦何能使其各兵弁所戰之處當如普法之役人人皆有赴湯蹈火而不辭耶

戰地詳圖舉山川城市險要所在兵糧所聚戍守所至何處可以安營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斷其糧道何處可截其援師地勢敵情瞭如指掌不但求利器以擊人尤當精掘築以避人之擊或謂我軍祇知用地營不知地營為掘築之一端僅恃此技而不練掘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練兵上 十九

築全法必為敵因故坡堆濠壘等法均宜講求泰西軍中有工匠兵又有機器匠為之教習凡架橋渡河掘濠築壘皆機器匠指示為之蓋工匠素嫻工作規矩繩墨訓練皆精事半功倍不勞而成也如訓練精勤勿稍疏懈必須每日小操每月中操每歲大操凡兵弁之號令視十將軍十將軍之號令視大將軍以次遞傳整齊畫一而將軍又以時察其勤惰嚴其賞罰號令嚴密皆平時教習而成步伐止齊川流山立殆不愧於古所稱節制之師也泰西公例隨營醫生不論本軍敵軍一視同仁互相診治旗章以白邊紅十字為號彼此概不加言又於軍中絡一藍輿標題其上有受傷者昇歸就醫經歷敵營亦無傷害即交鋒被獲令其指天發誓不預軍事立行釋放倘歸

復求戰彼國將帥必正其罪此亦古人不重傷之遺意歟或曰所論仿西法設書院練將才明地理識敵情製利器足食足兵額無空設餉不虛糜無兵勇之分盡成勁旅法則善矣其如款緝何曰今日養兵養勇之費總計逾五千萬而有事之日仍紛紛召募實無可操必勝之權何如及此閒暇之時整頓經營以期養一兵得一兵之用乎

古云兵不夙練與無兵同器不精利與徒手同利器不得人而用與無器同查京師師營各省駐防兵二十萬有奇各省綠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餘人各省練團在外據英人現提督云可用者不過二十萬且無鐵路徵調為難各省畛域之見未銷一省有事鄰省不相救應

同此額餉同此制兵在精不在多留強不留弱亦在為上者破除情面痛草積習一轉移間而已矣

英兵官云各省所招之勇急於成軍不暇選擇乞句無賴混雜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上 三

其中藝未練成驅以赴敵一經臨陣望風而遁反以利器資敵沿途更肆焚劫歸後又投別軍仍蹈前轍以故屢戰屢北欲救其弊必須由地方官查取住址親族隣右甘結方許入營以杜將來逃亡之弊到營時先驗其身材不合威繼光選兵之法及英國募勇之法者去之戚將軍選兵之法已詳於練兵紀實等書英國募兵之法凡年至二十二以上願充兵卒者詣官投告由醫官驗其身體健壯長及六尺脛骨不弱則給賞為質令歸告所親送於大營覆驗若不如式則罰醫官賠償所質又慮其出於一時憤激必訊其來意真實則分哨教習之教法十人為一隊先練手足緩行欲其步之齊急行欲其馳之疾站立欲其

足之堅運物欲其腕之勁又有習頂抱者以頭觸物曰頂欲其撞之而扑摧之而開兩手擒伏曰抱欲其力能制物使之不動也凡教練皆喝號或搖旗欲其耳目習於號令也逮手足既效則教以陟山跳濠越牆緣木各技蓋累土為坡趨之欲其息而不喘繩掛木城攀之欲其懸而不墜橫木半空而超越之由二尺漸高至五尺欲其上騰身不觸物掘濠於地由二尺漸寬至一丈欲其兩膀之張騰躍而足不失陷如是年餘則授以火槍使習携持舉抱跪立反正測遠近辨高低各種施放之法其馬兵由步隊選擇蓋預防其喪馬而仍可步戰也馬先予劣者而不與鞍繼予鞍而不予鐙由騎坐以及馳騁由馳騁以及超越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上 三

運用刀矛施放槍銃各技精熟然後予以全分鞍鐙韁繩凡馬步技藝學習三年不成者斥革出學成者給以餉精三年為一屆願留者當六年或九年若至二十一年則以年老放歸仍以原餉贍其終身在營有所犯輕者禁一禮拜不准外出重者降為二等再犯則降為三等蓋兵雖有頭二三等名目餉仍無異不過以示優劣而愧勵之有犯則註記於冊哨官時呈營官查驗之如再犯則調赴他營過猶不改拘禁營牢令作苦工當兵三年無過者以黃綠為規形施諸袂加以餉精繚遞加至三而止嗣有所犯亦遞褫之其降為三等者能知愧奮可復遞升頭等營中工匠亦由步隊挑選蓋必能戰斯能自衛口糧優於各

兵凡造橋開道築壘皆資之每兵千人醫官四人兵丁飲食皆醫官審視之凡駐軍先求爽塏之處以棲醫官病人此泰西營制之大略也其平日武事之講求亦可畧見一斑已羅浮山人曰此練身之法耳吾聞劍華子云練兵之法先練其心次練其身再練其氣練兵者何教之以尊君親上忠國為民是也練身者何如上所論教之以步伐進退手足耳目一切技藝之類是也心一矣身便利矣而無膽氣以擊之則一作仍衰一衰斯走耳故惟練氣為尤要如礪刀鋒如養筆毫氣太盛則抑而柔馴之道在有以養之也氣不及則揚而激厲之道在有以鼓之也故練之不及不可以戰人知之矣至練之太過則其鋒已老亦不可以戰則知之者鮮矣如使無過不及及鋒而試斯可以力戰不敗雖敗不衰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兵上

三

又

附錄沈仲禮太守譯述德人借箸籌防論略

竊維中國之病在重文而輕武雖亦嘗講求武備攷究軍器矣然以之靖內亂則見優以之禦外侮則往往見絀者非將士不善戰之過乃火器不能勝人之過也非盡火器不能勝人之過乃不先時多屯精兵今處處可以却敵而臨時用新集之衆之過也方今強隣偪處西南則英人據有暹羅緬甸法人據有越南日人據有臺澎俄人則經營於蒙古以北新疆以西四面虎視鷹騰環而伺之火輪舟車水陸與之相竿幾於防不勝防又

愈不得不密為之防防之奈何動求智勇之將徧戎精銳之兵而已然則練兵練將誠目前急務也今我大帥整軍經武授某以洋操統帶之權督諸洋員教練陸軍戰法并納天津廣東華業諸生徒於新設武備學堂中朝夕熟復之深造之以備將來領兵之選較前天津廣東辦法將有過之而無不及是練將練兵之道得矣但兩江如是天下行省未必皆如是縱使天下行省皆如是而鐵路不修徵兵難集各省平時屯兵無多一旦敵以十倍之衆乘之其為陷危不言可知也攷歐羅巴各國定例每民百人抽一人或二百人抽三人為兵德制每五年一核民數以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二月民籍計之共四千九百四十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兵上

三

萬八千四百七十八人於內抽兵五十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七人是每百人尙不止抽練一人若值有事之秋調留後及蘭迭外阿蘭世當等兵見德國軍制述要可增至五百萬衆中國倘肯仿而行之某固可約略言之如中國十八省之民數通共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五萬人如照百人抽一之例可得兵三百四十六萬二千五百人太平經制有此兵數便成無敵之勢遇有軍事即不增兵而外國當不敢輕犯然此皆就不修鐵路而言若嗣後鐵路修成四通八達則仿照歐羅巴制度定防守留後蘭迭外阿蘭世當等兵額動為訓練抽舊換新均成勁旅統計十八省兵額有三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此係千擇要防守遇變由鐵

路徵調散處者立見磨集再徵留後等兵以爲後援似可無虞強敵矣然留後等兵之制恐中國未能仿辦鐵路亦不知何時可成今欲爲控馭中外之謀非衆不濟矣夫日本一島國耳其兵額尙有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三人上年與中國構衅且增兵一倍中國幅員之廣如此盜賊之患及外人肘腋之患門戶之多之患又如此卽屯三十四萬衆比之歐羅巴諸國兵數寡之甚也在中國之談兵者或謂師克在和不在衆又謂兵貴精而不貴多某以爲謂和與精是已謂無取乎衆多則非何也以三十四萬人分戍十八行省每省不盈二萬人假如日本者復以其額兵來攻中國一省之地一省兵力莫能與之抗則其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上 西

地必失首先受兵之地一失則敵軍先聲奪人近省防守之兵益怯遠省赴援之兵又猝不能致其不至覆轍相尋者吾不信也昔人所云有十萬人便可橫行天下者特一時之壯語耳若處中國今日時勢兵極精矣和矣而不能徧布使各省皆可以自固則他日之難莫紆其能不以多多爲善乎余攷究中國與圖知設防有必不宜分者亦有必不宜合者管見所及輒堪一一借箸而籌如蒙許可或據情入告俾芻論得以施行或節取其切中肯綮之言咨會各疆吏分頭籌備則中國幸甚願聞其詳請俟異日

昔年景山官學教習王開運奏稱各省陸兵防軍支銷欸目不

一其可裁減者有四項各軍虛實不一其應變通者有四項各軍弊竇不一其宜嚴禁者有四項所論裁減變通各節前篇已詳惟嚴禁各端尙未揭出茲摘錄於後一曰苛扣米價各營軍米駐紮之地或無可取資卽有商販價值必昂且恐時有缺乏貽誤軍食其不能不由總統委員於產米之區設立糧臺採買接濟者亦必然之勢也南方地多產米雖有上年中年無年之別而無年絕少卽遇價貴之時每米一石重約一百五十斤價銀在二兩以上者十年之內無一二年大約上年每石價銀不及一兩中年每石價銀在一兩左右自南方買米以濟南方之軍每另有開銷每石另加口袋船力等費約銀六七錢綜核米價并各項運費合上年中年酌盈劑虛約計每石需銀一兩五六七錢貴亦不及二兩若發給勇丁無分米價貴賤概扣餉銀三兩抵糙米一石約一百三四十斤雖各軍不必事同一律而卽此以概其餘凡有扣米銀之軍則苛派之昭彰者也東西北方小米麥麩價銀多寡未能懸定總宜以採辦之處價值銀數爲斷另加運費爲準實發給勇丁庶免怨望如不論糧價低昂統以每石每月坐扣米糧銀九錢亦有扣八錢者雖偶有糧貴年分時價過於坐扣之數卽以此類推藉口糧臺貼賒而十年之中或九年價賤扣銀仍不稍減此宜嚴禁者一也二曰勒受衣物勇丁雖愚衣食所資領有月餉不難自備每有統領營官

製就棉衣鋪蓋包頭裹脚等件散給勇丁若以為賞賜則誠善矣乃坐扣月餉較之勇丁自製約貴一倍號衣號褂統領營官均有公費本屬應辦之件往往添新換舊悉令勇丁自製只宜歲賞不宜勒派自辨恐於格式新舊不齊有失觀瞻甚或更有開除其新充補者接領號衣尚須出錢與統領營官並須出錢與開除之勇方得充補又統領營哨各官及營務處時有親戚家屬故舊携帶茶烟包頭裹脚布疋等類到營散發勇丁利市三倍不受則脅以威且餉銀業經坐扣勇丁口糧幾何既為該管官掙剋又以之曲徇人情忍恨吞聲莫可如何此宜嚴禁者二也三曰攤派欠餉軍營事件有公而亦有私其應辦公事如修築營房勢必估工加倍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上 三十一

報銷即不報銷勇丁效版築之勞分所應也一切材料並驛馬統領各官原有公費何以攤派勇丁至於私事統領以下各官或有慶弔等事所派公分如有虧短亦勒令勇丁攤助公費則又何也柴草一項本為軍需例載所無近以北方西陲不易取辦 特恩加給柴草銀兩體恤勇丁各軍核實發給勇丁者或亦有之剋減者亦非全無軍務繁興之時餉需甚鉅庫款支絀間有短欠亦所難免近則由部撥者無不實發自改歸各省籌餉協濟間或難符定章不能如數領解而總統以下各官即以協餉短解為名因而積欠勇餉雖有協餉到營除總統以下各官先扣足虛言之名糧有餘然後酌量散放勇丁待領欠餉無

期惟有銜恨或棄此他適因而填溝壑作不軌者往往有之統兵者既有虛言名糧之實反貽 國家欠餉之名轉索欠餉於朝廷貪鄙欺飾莫此為甚此宜禁者三也四曰刑誅過當故犯軍法勇丁固有難逃之罪誤犯軍法將帥應有可原之情乃有法非故犯亦非誤犯以帑項養育之勇為將帥自營其私而勇丁無所沾潤既苦鞭策過嚴又苦剋剝太甚欲留不願欲歸不得度日無計度歲無資怨氣所結謗譎交作乃或殺數人以示威或至殺數百人以絕禍又或以烹調未善遂斬庖人或以諛媚未工竟誅近侍貪殘暴刻耳不忍聞此宜嚴禁者四也以上宜嚴禁者四端有各軍通弊有此軍所有彼軍所無之弊尚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上 三十一

有未得其詳或雖知其詳而難以言語形容者總之有以恤士卒之苦乃可以制裁減虛冒之宜也王教習與上篇中西有心世道者所論中國軍營弊竇已闡發無遺惟裁夫而不增工兵去弊而不恤勇士亦未言訓練之法終難致強近讀南皮張香帥創設兩江自強軍奏稿洋洋數千言不獨言軍營諸弊並陳練兵之所以必用洋操者其故有七實深中時弊為前人所未發也當此時艱孔迫尚循故轍或俟武備院人材肄業泰西已經歷練回國而後變法講求恐為時已晚緩難濟急 朝廷既已知各省督撫心懷畛域各自為謀且有外重內輕之慮是以京都特設軍務王大臣藉以握其樞機然何不奏請通飭各省

督撫悉照香帥辦法切實講練就地取材免致秦越相視水土不宜別戶分門黨同伐異從來風氣必囿於一方湘軍多與淮軍不相讓敗不相救潮軍不相能淮軍則視湘軍彼非我族異家人父子互相策應自然轉弱為強不特日人不敢生窺伺之心即泰西諸邦亦何致蔑視中朝為積弱之邦哉

東征前敵後路糧臺周少逸觀察由遼東返滬謂海疆士大夫只知中國兵船於有事之時不傍礮臺左右而匿於礮臺之後未知陸軍竟有甚於此者據去歲日人擄去之兵弁逃回者云中日之戰言兵進則生退則死蓋有兵官督陣臨陣退縮者立斬也華兵進則死退則生蓋兵官不上前督陣似願兵潰藉領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兵上

天

一千〇〇〇

口糧肥己也平時毫無紀律故潰散之後到處擄掠滋甚至偵探敵情全賴重賞聞所賞不過數元故鮮有認真探報敵情至為敵人所算查所領槍礮名為新式實則外國廢棄不用之物聞日兵開仗時加給口糧華兵匪獨不加雖勝仗亦無獎賞營官如此督帥無人賞罰不嚴安得不敗非日兵之強也又據吳清帥前路糧臺沈劭卿大令云前山西太原鎮何總戎駐紮錦州之勇所用前膛槍皆鏽惟所佩烟槍頗潔見有日船在口外測水離錦州岸尚有二十餘里即驚惶放槍不絕日船纔答礮二響而勇丁即時潰散到處搶劫矣是秋拱北輪船在錦州失慎谷在勇弁身上佩有藥包隨處倒臥開燈吸烟之故西例所載勇丁

不准攜帶槍刀藥彈等物中國營律又有所用擡槍施放數響不及西人之嚴更宜仿行以昭慎重非槍口捲缺即機器不靈蓋其升放之機非輒鋼條乃鐵片也聞各省就地所造擡槍不少無論其遠準速率不及新式洋槍縱使遠於洋槍只施放數響即廢況其笨重如此以之擊土寇猶無全勝之理安能與洋人爭勝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兵上

天

練兵下

閱泰西史記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英國通商印度公司奪印度馬
 特拉司東北本加利一省以三千二百人而敵印兵六萬全省戶
 口三十萬盡歸英商所轄治可知兵在精而不在多今我 國凡
 遇戰事皆募勇禦敵中倭敗黷以來榆關內外防營林立計淮軍
 湘軍銘軍奉軍甘軍新毅軍老毅軍嵩武軍定武軍名目紛如至
 有二三百營兵力不為不厚無如人各一心營各一名政出多門
 不相統屬每當遇敵其怯敵偷生者非潰即逃否則各守一方不
 相策應但得敵不來攻即自幸偷安旦夕縱觀別軍敗衄亦恆如
 痛癢無關甚者逍遙局外調遣不前合之雖二三百營之有餘分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下 三

之實二三十營之不足以致兵威日蹙敵愾彌張說者謂將領固
 屬無能而亦營制散漫帥無專統階之厲也客有自行伍中來者
 為言關外各營遇有寇警不特彼此各不救援且兵之於將將之
 於帥上下離心儼同冰炭其將官有有薪水而無經費者有並薪
 水經費一概無着者每營發餉五百人其尅扣與否毫不過問足
 額與否亦不過問或有令帶二百或三百人為一營者張曰張營
 李曰李營營勇號褂並不刊別前後左右中等字樣由總統發下
 寸許字條上書某某著帶二百或三百人駐紮某處接條之後即
 當委扎持向糧臺掛號按月領餉其營哨官費用以及什長津貼
 即在勇餉內勻扣最巨之勇餉每關銀六兩有發四兩八者每關

銀四兩八有發四兩二者有發三兩二者扣軍米五錢又除零星
 花費每人實得不過一兩有零且有領餉或係庫平而發餉又係
 湘平者又有開招時書明不扣旗幟號衣屆期又一扣去者勇
 丁自餬口而外所餘有幾安肯効命沙場遂有臨陣反奔潰散譁
 亂抗叛之患故泰西兵制我國有不可及者四端練之以手足習
 之以號令導之以超越二三年之後始給以火槍中國無如是之
 課程也授之以輿圖教之以兵法中國無如是之訓教也優其餉
 精英吉利一兵之費歲需二百餘金日本一兵平時月給卹其傷
 十元出戰者月給十五元衣服履屨糧食皆給自國家死傷者終身食餉
 亡傷者厚卹其家中國無如是之經費也且營官無倖進軍器盡
 精良屹如山岳不動中國無如是之堅整也雖中國亦仿西法練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練兵下 三

兵計已十餘年而仍不能強者因將帥非武備學堂出身未諳韜
 略又無膽識惟延西人教習口號步伐整齊槍礮命中而已不知
 此特兵法之緒餘也嘗聞泰西兵官云其大要固不在此夫未經
 戰陣之兵雖訓練嫻熟器械精利一旦猝臨大敵鮮不目駭心驚
 手足無措苟非將帥得人法令嚴肅未有不鳥獸散者查外國練
 兵既行以上所論四端又於操練之時必設假敵與正軍對列互
 相攻擊出奇設伏因地制宜一如交戰狀俾習慣於平時不如是
 則臨事倉皇而欲戰必勝攻必克也難矣中日之戰我軍無一勝
 仗職是故也非但陸兵如是水師亦復如是余聞琅提督當教習
 時常於月黑或風雨之際忽傳令操演而學生苦之自琅提督去

後不復勤苦操練所以鴨綠江之戰聞我各船弁兵茫然無所措其手足也

泰西交兵不殺俘虜其在官者皆有文憑佩之身被俘出示文憑則以官禮處之飲食居處以官為差或與約不任戰事即縱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約則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戰事畢釋歸或允不任戰及歸又請領兵主兵者責其失信常至罷黜蓋各國常視彼此所以相處之厚薄以為報不欲失信於敵既允不任戰而又遣之則以後被俘者敵人皆引為前鑒必不復縱遣之而承其害者多矣而又有失信負約之名故於此不敢苟且也此是使西紀程之言而沈粹生又云同治十三年各國在比都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兵下

三

會議戰事條款立約頒行凡敵人入境民皆充團練各有練首

仍歸地方官管束衣服有一定款識軍器皆須手持若暗中藏匿即以盜論非團練而手持軍器被敵擒獲者聽其處治團練則不得殺害監禁而已兩軍相當攻城下邑自公房戰艦輪路火車電報電綫之外浪取民間一物者殺無赦不得以毒餌投水中不得用毒槍毒刃不得暗放開花礮彈不許殺降不許殺隨軍貿易使令之人若敵人得地後民或不服與之為仇者以作亂論又同治三年各國在瑞士會議護持受傷者其左臂上有白帶上具紅十字或兵部及將軍印信敵人不得傷害今中日之戰各西報訪事人俱云日兵殘殺姦淫掠劫與野人無異

然日人既學西法豈不知公法戰例乎又聞臺灣百姓之不服非盡屬義憤亦由新例過嚴有以致之豈不聞羅馬拿破崙之故事乎若徒事殘酷遇屋則燒遇人則殺良非治道必為千萬世人唾罵日本其知之否乎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練兵上

三

民團上

今之民團即古田賦出兵與唐用府兵之遺意如湖州趙忠節紹與包義士自捐兵餉訓習民團捍衛一方始終不怠又如澧州五福團岳州平江團四川中江團江蘇六合金壇團及河南廣東所練民團無不實事求是勝於無用之額兵遠矣泰西各國自同治初年起例定舉國之民皆充兵籍聞章程最善最嚴者俄德法三國俄例除官醫驗係疲弱免充外凡年至二十一報官充兵不准規避替代以十五年為限入營操演六年留名回籍候調九年擇其年富力強者披堅執銳年邁就衰者防堵要隘同治十三年新例凡歐洲俄境之民二十一歲者先至營中學兵五年五年後或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民團上 三

仍為營兵或為藏兵既作藏兵定制十八年為期以備國家不時之需亞洲境內之民二十一歲均至營中學兵七年復當藏兵六年高加索境內之民二十一歲均至營中學兵三年復充藏兵十五年兵制有六種一營兵二礮臺守兵三各處汛地防兵四一等藏兵五二等藏兵六義兵各有其職第一等藏兵每年操演二次每次操演四十二日第二等藏兵不能以常兵相例惟國家危急時則團練操防藉資保護云德例除殘疾老弱孤子外無論富貴貧賤年二十隸營伍充戰兵三年充留後守兵三年充教習一年又退歸團練五年每歲兩操萬一有事當聽調遣若年至四十五歲以上者謹守本國不列戰兵如文學之士優於武略不入兵籍

者然事值危急亦出而集費團練以保地方例凡部民年二十歲至四十歲均充行兵或守兵各兵分隸各隊後充營兵五年戰兵四年留兵五年戍兵六年戰兵者二十歲至二十四歲壯丁也留兵者曾經歷行陣退老休息者也行兵戍兵俱隨時派駐各要隘者也凡受傷殘疾之兵皆給衣食以終其身更有免充兵丁數條如家無父母惟有獨子例應留養幼弱者免之或寡婦之子或其父遠出子須留養其母者免之父母年七十以上子當留養或長子或長孫長曾孫均免之兄弟兩人長者免充或其兄業已當兵其弟亦免之兄弟或有當兵受傷陣亡者俱免此外如已入水龍會書院師弟義塾師長官學教習肄業學生及學雜技雜藝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民團上 三

人並著名之畫師傳教之紳士及年幼留養或讀書未成或現有事業出外貿易經官報明者亦准其免充以上各節各城俱有武官考查專司厥事凡幼丁子弟報官已行嫻習何技者經官考試相符然後註冊當義勇一年乃准除名聽其自便免充行兵而一年內精糧器服均須自備英國兵官屢經考驗人無倖進惟軍臺有報捐之條以助餉需官兵而外有民兵城鄉店肆住戶願充者先報名註冊每處千數百人或二三千人紳士領之給以火器每七日操演一次立的命中勤練則酌賞年費疎曠則責繳火槍每年秋校閱其技國君召聚各鄉親行校閱擇其尤者六人樹的遠至二三百步命中者賞以功牌復命與官兵合操賞亦如之有戎

事保守鄉閭並不徵調遠出大抵泰西各國寓兵於民有警則人盡爲兵頃刻可集數十萬費不糜而兵自足民相信而國以安昔普國君臣臥薪嘗膽國人莫不同仇卒以勝法歐美各邦近亦是則是傲精益求精爭雄海外中國地廣人衆勝於他國宜使各省慎選知兵任事之員設立武備院參仿西法教習沿海州縣及邊疆各人民先擇里長設局訓練教以刀矛槍礮等技一俟學成則教其所管十人十人學成則各教其家人使人盡知兵同心敵愾統歸地方官管轄於農隙時加比校察其賢否明其賞罰如有才識過人防禦得力者或保官階或加獎敘以資鼓勵而備緩急其民兵未嘗學問者更爲設館延師五日赴局宣講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民團上

聖諭鄉

約一次及古來兵法陣圖名將事迹克敵致果等事使忠義之心油然而生處處團防村村聯絡聲氣相應休戚相關 國無等餉之艱兵無遠調之苦將見士皆勁旅民盡知方轉弱爲強在此一舉縱內地一時難盡舉行何妨先於東南沿海邊郡 簡員試辦如行之有效則以漸推行於各省徧及於諸邊此亦足以補兵屯之不足而他日俄英法三國沿邊之鐵路告成後直接三邊勁旅強兵朝發夕至庶我有以禦之以此知民團之練實爲萬不容已之要圖也

民團下

余見近年各省當道札飭紳士團練者矣實則有團無練有民無兵雖多不足恃也而各紳當爲練長者則又互相推諉皆以經費無出爲延宕之詞富者既不出錢而貧者更不肯出力間有挨戶捐簽搜索商農小戶所得無幾或反中飽私囊仍不足供買槍礮子藥之用故有名無實不過奉行故事耳嘗見民壯所持者皆鏽刀舊槍所習者如戲臺演武往來街道勢同兒戲於事何濟徒以號褂銜燈恐嚇鄉愚而已若求團練有實濟必須不拘資格各省選一公正廉明有心世道且能知兵事之員准其專摺奏事并有權會同地方官籌餉選買槍礮子藥一切收支之數每歲刊佈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民團下

三

人以昭大公使人人閱看似較報銷尤勝團練之法則仿外國章程凡年屆十六歲至四十歲者不拘貧富貴賤皆須報名學習一年西例有免數條亦選其賢能者充什長已知兵事者當隊長或百長千長量當仿訂選其賢能者充什長已知兵事者當隊長或百長千長量材分職每日或每月三六九日定時齊集操練俟操練純熟則稟請當道會同提鎮閱看或與兵勇對操以別優劣庶知觀感奮勉如恃其父兄富貴不肯報名學習者送官做戒後仍令出而學習務使人盡知兵可備徵調何憂外侮西士云中國兵勇多是臨時招募往往未見敵人而先已亂施槍礮迫子彈已盡而敵以大隊乘之無有不立潰者此時亟宜悉照西法練民團使人人知兵與藝學自精製造變學校以育人材若仍泥古不變或所變因總其事者不精其事只知惜費必致授受不精有名無實終爲外人欺侮挾制而已或慮民心良莠不齊恐有意外之變如設立保甲連環保結皆能防患未萌又何

懼之有當今之世與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於防內患練民兵庶足以助官軍可不因時制宜亟為應變之舉乎查泰西各國大半以民為兵惟英國各處各鄉皆有團練局與中國之團練局不同招募土人操練於有事之秋守禦本土以補額兵之不足雖戰時補作額兵亦不強令越省所穿戎服與額兵同凡團練局有兵官一人兵目數人常居局中應募者先由兵醫診驗其身體強弱合式方准入募如係革斥額兵逃兵辭退之贏兵與夫手藝工匠學徒等類皆不入選亦有步兵礮兵礮工之別分列等差定例當勇六年期滿如願再當准加四年以四十五歲為限初當者二月至六月事操練每年約操五十六日餘時各執恒業其所訂章程甚詳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民團下

表

文81

巡撫遴選鄉勇千總之條有甄別千總課程有招募鄉勇年限有訓練鄉勇條規有鄉勇俸祿條規有鄉勇軍裝醫藥條規法皆妥善似可採用如我國不能舉國盡充兵籍亟當效英國招募鄉勇之法認真照辦非但於地方大有裨益且免有事之秋東征西調水土不服糜費往返水脚及騷擾地方之患也

水師

中國海疆袤延萬餘里泰西各國兵船馳輪轉絡往來無事則探測我險易有事則窺伺我藩籬從此海防遂開千古未有之變局居今日而籌水師誠急務矣顧其中綱領約有五端曰輪船曰火器曰海道曰水營曰將才何以言乎輪船也泰西自設輪舟民船之舊制盡改其始皆木殼船身及尋常之明暗輪耳繼則木殼護以鐵板名曰鐵甲船繼而船身全身鐵壳而水線上下所護鐵板愈厚船頭另裝絕大之鋼刃以衝敵船船面或造旋轉鐵礮臺以便四面分擊鐵甲厚至十餘寸而海上咸稱無敵矣然船身太重喫水太深行駛既難加速造費尤倍常船於是蚊子船快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水師

表

碰船之制復出快碰船者行海備戰之船也船堅且速礮大而遠者為佳船身全用鋼殼不取其厚並無鐵甲配礮大而不多船頭仍裝鋼刃體質既輕喫水自淺轉動自靈另出新意造為極速極省煤之機器每點鐘能行二十餘海里勝可速追敗可急走敵欲擊以大礮取準較難欲衝以水雷擊閃較易且碰船之為用兩舟迴翔迎距相機一搏如鷺鳥之下擊捷不及瞬勢險節短惟快乃神否則反受碰於人而利害天淵矣蚊子船者助守礮臺及海口之船狀其眇小而名也船長僅十五六丈喫水僅六七尺船身低矮進退自如船載一巨礮彈子恆重八九百磅合數船即有數巨礮抄襲由我分合自如縱使敵人破我一船損失不過十餘萬設破敵一大船

其損失輒以數十萬計破一大鐵甲則一二百萬計矣俄美蚊船之制復稍以鐵甲護之尤可突險進攻此以小制大之妙用也現在西國水師除尋常兵輪外新造之大鐵甲日少而快碰蚊子兩式日多惟其不膠成見故能出奇無窮也今中國既有歷年造購之兵輪又有新增之大鐵甲快碰蚊子等船並自造魚雷各艇似宜酌分巡守兩事蚊子船專助守礮臺兵輪以防海口快碰等船及魚雷各艇專主進攻襲擊敵至或分抄或合擊得機則進失機則退我能涉淺能埋伏能更迭出沒而又有鐵甲以為坐鎮有礮臺以為依附有海口以握要衝有蚊船以為救應敵必不敢冒險而深入矣至巡海之船擬分三大支一巡直東為北洋一巡蘇浙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水師

四

為中洋一巡閩粵為南洋每支酌配大鐵甲一二號兵輪船四號快碰船四號擇善地以立水營無事則梭巡東洋南洋印度洋及美洲非洲澳洲歐洲各島各埠由近而遠逐漸游歷以練駕駛習水道張國威護華商有警則北中南三支互為聲援敵窺一路則守者拒之於內巡者擊之於外敵分窺各路則避實擊虛伺隙雕勦或三路同出使敵疲於接應或彼此伏使敵無隙可乘至各路攻守機宜必藉內地電線互通消息乃能聯絡一氣如此而敵猶敢輕犯者鮮矣倘現在各船尚未足數似宜竭力購足俾得成軍如德之露臺水線帶英之旋臺鐵甲堡尤新式之最佳者增購三四號或更多仿造快船碰船蚊子船

近日水師總以快船快礮為佳各數艘

以備臨陣補闕應猝之用論者曰如此布置非費千百萬金不能有成目下帑項未充費何從出不知天下大勢須籌全局敵之敢於窺我者以我力之未足也試觀從前海疆有事一役之費動輒一二千萬金而百姓之損失尤多國威之摧挫不少今乘無事之日籌費自固使敵不敢生心國計民生均受其益移有事時之用項於無事之時未雨綢繆保全於無形者實大語云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此輪船之當籌者一也火器另有專條茲不贅敘若夫海道尤非蹈常習故可以從事矣測海之法英國為最備無論商船兵船每次行海必將逐日所經之水程所遇之風色所探海底之沙土所測某處島嶼之礁石繪圖立說歸而呈於海部衙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水師

四

海部再將各船所記參互考訂以驗海途之險易苟何處有疑則派船專往測之不因其地之衝僻而有所歧視兵船之上必有學生沿路測量繪圖彼此考證其講求之勤切如此今中國海道隔省即不能知甚至隔府隔縣亦不備知近來輪船津輿常行之道不敢謂毫無所見試問各口之迂捷淺深沙線礁石能一一洞徹乎各船管駕舵工能一一留心乎未可知也英國於我中國海疆自混同江而南以迄於越南一帶某省某地無不刊成海圖詳載一切全圖之外衝要者另為分圖或沙線變遷即隨時另刊新圖聽人售觀毫無隱秘似宜擇其所刊年月之最近者購至中國設立專局選精曉洋文之士譯繪重刊分派各處水師輪船責令管

駕人員各於所到之地按圖覆考相符者註明相符字樣不符者即改註該地的名外國往往不知某地的名即任取一名呼之有未符其沙礁深淺或有

遷移改換即隨時改註若原圖有漏即詳為補載限以半年將已

經註改者繳局一次由局再給一分如法查註亦以半年一繳如

是兩年查繳數次當可作為定本由局核刊分給兵輪領用則各

船皆有依據縱素未涉歷亦可按圖而索臨事不致張皇惟測量

註改此時管駕未必深諳必先由水師學堂派撥測繪學生令其

隨船辦理此海道之當籌者一也輪船之有水營猶陸路之有城

壘必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乃能動出萬全況水師首重天時暴風

重霧寒冰皆須慎避安能不亟籌寄泊之區乎若未慮海疆何由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空一

洞澈且水營重地縱華洋人等指稱某地相宜必須老成熟悉者

審慎履勘方可舉辦然其理與法有可得而言者如北洋之經營

旅順及威海衛誠中外所翕然稱許者也設礮臺以資捍禦設船

塢以備修船設陸營以通接濟握東奉最狹之隘口拱畿甸最要

之門戶而設處又非西國應行輪船之地我據全勢以臨敵人雄

固無逾於此然板順口內港水淺狹不能停大船屯多船形勢似

尤以威海為第一居南北適中之地控扼朝鮮日本之水道近歲

經營洵非虛設至於中南兩洋則江蘇之舟山廣東之南澳均宜

及時籌佈其地自成險要並無洋船輾集大可建立水營船塢陸

營後路亦可近通接濟皆設險守之要區也平時軍火糧餉以

十之一二扣存水營而仍以內地存積為根本就目前而論北洋

莫善於天津機器局南洋莫善於閩省船政局至中洋之上海機

器局則密邇通商口岸地勢平衍無險可扼似較津閩為遜但經

營二十餘載一旦未易改圖是在他日之斟酌而變通耳倘遇有

警則內地所積之軍火一切或增撥水營存儲或酌分海疆緊要

省分務使我能濟急而敵不能扼阻襲取是為盡善之策此水營

之當籌者一也或謂驗收鐵甲船之法其要有三一在攷究全船

究重心之斜正隔堵之布置碰鋒之堅利舵機之靈捷砲位之運

動及機器水缸水門藥彈船戰臺魚管等處位置一在講求礮械

德國克虜伯大礮製成先用滿藥施放藉驗礮身之堅及貫甲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空一

力德國水師俱用克虜伯礮械雖操法與英國稍異而專用是礮

者定臻精密一在試演慎重俾知輪機之滿靈轉圍大小船性之

左右礮彈之遲速中國濟遠船德廠所造也而英廠頗訾議之昔

阿模士莊廠匠師槐特說帖云濟遠船內有數處不及同時兵船

之造法一則分艙禦水之法未妥也尤可慮者穹甲下各艙如鍋

爐艙長約佔船身三分之一若於下面薄鐵板處鑽一孔水即易

入一則穹甲艙面雖固然全裝於水面之下其浮力與平穩均未

盡善倘船邊有水擊穿則水入穹甲之上甲未損而船或沉矣一

則舵柄未經保護也前面礮臺及烟囪風艙諸口不宜用直甲保

護等語凡為監督者不可不參攷也船既堅矣圖既精矣而駕駛

未悉仍與無船同也火器利矣而施放未習仍與無火器同也水

軍成矣水營立矣而士卒未習士卒習矣而將領未得其人是以

軍與營資敵也美提督查弗而武於辛巳年春會由天津被致其

交涉未能淡洽綠西人每有輕視中國之處查通商之利英為大

宗是以事多挾制若美國則無是也年來中國購造鐵甲兵船說

者謂中國有水師矣惟與西國相較則甚弱現船上尚用洋人未

必肯以中國之心為心各公使又在細心察視不欲中國驟強是

則中國亦未可謂有水師也故日本步武西法水師將士自幼皆

入學讀書應加考拔派至輪船練習其水師提督固悉駕駛日通

英法水師陣法自能升所號令各艦佈陣而兵弁水手一律整齊

聞西人之作壁上觀者咸謂彼國水師與泰西無異矣其陸軍則

仿德國募民為兵訓練三年令歸田里一旦有事招之入伍雖遠

在異國不得不聞召即赴兵雖散處各處然已訓練三年與臨時

招募以市井少年充數者有別又聞其統兵大員必由學校出身

學成則則航海至泰西各軍籍勤加練習若苦不辭如是則一二

十年必由兵士而升為武員然後回國重用如山縣有朋梗本武

揚之流今之位尊爵高獨當一面者皆昔在歐洲充黑衣之籍執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較荷戈者也不特武員為然即文員亦莫不然問明治維新于節

伊滕博文欲詳致歐洲之俗深若不得入門乃依某西官當賤役

閱十餘年始歸 夫然故將才尤重西國育才之法有專書有專師

現貴為首相矣 分門別類循序致精雖有一二稍嫌繁重而上不以為紆下不以

為苦蓋其俗使然今中國水師似宜再聘英國海軍宿將如琅提

督認真教授者西報云前北洋水師總教習琅提督及前福州駕

功課多立法嚴借端公稟當 所有南北洋兵船鐵艦均派歸訓練

道開除未盡所授閱者惜之 優者升劣者降以杜倖進至各省所設駕駛學堂皆延西師分門

教習已升至第一班者即派登舟歷練勿使久居學堂耽安閒而

糜歲月蓋在船練習利有數端實事求是而不尚虛談利一閱歷風

濤能耐勞苦利二增長膽氣遇險不驚利三巡游島嶼堪資閱見

利四隨事察驗預覘才器利五各班之中有志越遠大誠慮警敏

心地純實功力精進膽氣凝定身體堅壯耐勞安分者皆屬有用

之才存而記之以資器使英國水師官甲必丹伯力備在英京武

勢漸炎矣非僅取軍 他日為將領為偏裨為教習為司機為頭目

械之一長而已也 即在其中最下亦可為精卒為匠手為聽受約束之兵丁壯役若

登舟之後性情驕狠頹惰輕浮貪詐生事一切不堪造就者雖權

貴子弟立予剔除以肅軍紀如是而人才不與者未之有也泰西

之水師莫強於英法而兵船之制度則尤以英為最精蓋他國水

師兵丁兼充水手英則另有水手專管行船不分兵丁之力較各

國為尤勝英國水師船中有童子軍七千餘人俄國戰船雖不及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堂有商船學堂以船為學堂 至兵船紀律自將領以至兵丁皆不

之所每學堂肄業者三百人 准無事登岸閒游及任意住宿惟禮拜日可給假上岸亦不能留

岸住宿我 國兵船俱未能恪遵法度此所以有日本十五年之

案也唐景星觀察曰我 國兵船與英國兵船同在烟臺日落時

我 國兵船時有小艇擱岸英國兵船無一小艇灣泊而軍政寬

嚴可見矣海軍章程雖定有施教之法考校之方奈虛應故事各

船月有公費數百兩為船上燈油機器房車油綿紗繩油船等用

因係督駕所包致船船機器擦抹不勤應油不油應換不換故船

身各件易壞而後廢廢機亦致生鏽如統領果是水師學

堂出身而又公正廉明認真考察斷不致為人蒙蔽至此 因水師

全權非若泰西歸於水師提督我 國升降賞罰戰守機宜皆權

自上操然軍情萬變事必乘機若邊為節制縱不掣肘必多遷延

貽誤各省督撫將軍都統皆有統領兵弁之責試問其深諳武備

否既素未悉統領材能復何從知偏裨優劣而遽委以舉錯升調

雖無私心亦恐難期盡善况假之展轉賄賂者乎

甘豐順丁中丞辦事惰人不其以頭腦而得督駕故親坐該船駁其能否該督馬與司舵者預為

關說視其所吸煙桿嘴為表指東則日東指西則日西丁中丞竟

為蒙蔽可不受人欺也查西例武員升降皆由兵部水陸提督黜陟

此道者必受人欺也

以其部下暢曉戎機迭獲勝仗之武員升任從無文職大僚而權

能舉錯及委任軍事者今中國於軍制不能復古悉效西法即訓

兵口號亦仿西音夫歐西兵法精益求精如英之阿林鄧法之拿

破倫等兵法儘可與孫吳兵法參用惟訓兵口號宜改華音非但

易習而又得體耳中日戰後德員漢納根曰中國取敗之道有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吳

大端一曰無統帥各督撫自保封疆分而不合一曰無名將各提

鎮未諳韜畧聞而不明剛愎自用職此二端必難望戮力同心克

操勝算而原其流弊之極不得不咎中國立法之誤蓋中國律例

地方官失守城池罪當斬首故各省督撫以下莫不慄慄危懼有

事則自顧疆土遑暇舍己從人中國兵將雖衆實則各自為謀泰

西軍制凡將帥武弁須由武備院肄業生考充兵弁以次遞升必

其學成然後致用以得充兵弁為榮中國雖亦以行伍出身為正

途但左文右武且視兵之流品為最卑而凡閥閱之子弟博雅之

生徒皆以入營伍為大恥無賴之輩始貪其月餉而趨之日積月

累或以僥倖躡保或以鑽營游升今專閫大員之拔自行間者多

此類也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吾未敢抹煞謂若輩盡無可用之才

特其揚旗動鼓之時既慚所父之爪牙又鮮免置之心腹及至獨

當一面心雄萬夫徒以學問未深練習未精斯識見終於未廣忽

遇梟雄之敵將非交綏而遽敗即圍警而先逃其罪可誅其情可

憫而師徒撓敗之羞固早已決諸平日所望者創鉅痛深之後發

憤為雄或如德之勝法故軍中缺陷之處吾輩迭經具稟聲明深

冀總師于者因屢敗而痛除積痼幡然一變不料其泄沓至今此

我輩所懷然失望者也按西人關心中國者皆著書立說謂中國

水師未精將帥無人不惜大聲疾呼願舉國猛然警覺矣今英俄

德法日意莫不以水師長駕遠駛我中國海疆遼闊海口又多誠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吳

如張香濤制軍疏云防不勝防守不勝守無論如何海軍終宜復

設亟宜多資洋款借材與域設水師學堂練船定造新式鐵艦快

砲英上院公曾馬君云海戰之勝負在鐵艦翻陳出新大砲去

速易可謂深知當務之急豈可以威海之覆因噎而廢食哉

英國以水師為重另分一部曰海軍設立大員五以司厥事其

人必深明水師諸事乃足當其任一曰總理有綜核一切之權

雖屬文職必由武備院出身而兼理樞密院事務尙書二員一

管船廠一云總理船廠製造船艦一管行船一云管理轉運糧餉事宜侍郎二員一管滙

兌購置一云總理購置物料一管出入帳目一云司別設監督一員由議

院轉調升降職與五大員同皆歸國家黜陟其下又有司官十

員曰協理官曰管船官曰會計官曰機料官曰轉寄官曰管工

官曰管礮官曰管票官曰管膳官曰醫官此外別有數官不歸海部者曰海國公所長曰行船會長曰天文學長曰水師學長侍郎與會計官同司出納因而另分兩司專理各處船塢事宜第一司內管機器者一員管各工料之加增者一員管理木料者一員驗工及清帳者各二員第二司內管煤者一員管船廠數目者三員管購置物件建造樓房者各一員通國船廠之稱頭等者四處稱二等者四處屬地船廠十有五處四等頭等船廠皆有專員管理水師提督所轄係船艦兵丁及學習船中操演考稽各事更有管轄巡捕之權平時彈壓戰時防守雖不兼理船廠亦可隨時訪察而入告焉或謂中國海軍大臣及司理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水師

果

一千〇三三

者各司厥職能如是認真乎能深明水師諸事乎昔年中法失和之時法人在海面搜查各國商船何以中國不能照辦據深通西律者云因未照公法設立戰利法院耳然則戰利法院之設亦當今要政不可緩矣查戰利法院又名司海法院日本已經仿設頗有一定章程名為捉拿敵人船貨衙門我中國尤宜聘精於泰西律例萬國公法者及早商辦如不能自強不設海軍不製鐵甲雖有名目似難施行徒有瞠目視之而已

附錄薛星使張制軍王星使海軍論

薛星使疏云外洋水師屹然能成一軍者必須有鐵甲船以扼中權有快船以便迎敵有礮船以作衝鋒有蚊船以守海港有

運船以接濟餉械有書信船有暗接電線之船以靈通消息有雷艇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制勝又必有礮臺以作靠山有島澳以屯全隊有廠塢以修巨艦而後海軍乃無缺陷一旦有事可進可退可戰可守矣蓋鐵艦無快船礮船為輔佐必轉為敵之快船礮船所困是直孤注而已而礮船快船又必得鐵艦數號始足壯聲威而資坐鎮蚊船礮大船小船淺底平可作守港利器但行駛既緩風浪宜避祇能在海口及沿岸淺水處馳逐接戰難為洋面制敵之具一中礮子即有沈破之患礮船亦有蒙鐵甲者船稍小而甲厚專為衝陷敵船而設謂之鐵甲衝船快船有巡海快船鋼殼快船二種首尾設大礮二尊船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水師

果

喫水之下暗設衝頭可以碰壞鐵艦每點鐘行四十五里洵稱迅捷總之以上各器凡經營大枝海軍者缺一不可合之則相濟為用離之則獨立無功許竹筴星使上次出使德法諸國經辦船礮條陳海軍船礮應辦事宜一疏頗多精要可以採用惜篇幅太長不能備錄張香濤制軍疏云今日禦敵大端惟以海軍為第一要務沿海七八千里防不勝防守不勝守彼避堅而攻瑕避實而攻虛我勞彼逸我鈍彼靈彼橫行海面而我不能斷其接濟彼空國出師而我不能攻其巢穴雖竭天下之力費無窮之餉終無完固之策而國已困而不可振故今日無論如何艱難終宜復設海軍查近日海戰洋人以船快礮快為要著

與從前專恃船堅礮巨者稍異大約每一軍必有一二大鐵艦
 為老營而以穹甲快船為戰兵以魚雷礮船為奇兵每軍約配
 穹甲快船四五艘魚雷礮船七八艘穹甲雷船所配皆係大小
 快礮中等穹甲一艘長三十餘丈每一點鐘行三十二海里魚
 雷礮船長二十餘丈與魚雷艇之輕小者有別每一點鐘行二
 十八海里最為捷速中國海軍尤以斷敵船接濟為要策加以
 防內海護長江則魚雷礮船之輕速尤為合用每廠造穹甲八
 月可成一艘一年可成五艘魚雷礮船五個月可成一艘一年
 可成十艘大鐵艦一年餘可成一艘若分向英法各大廠訂造
 則一年內外海軍數枝之船皆可齊備應用庶免悠忽延誤今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辛

日大勢自以南洋北洋閩粵洋各設海軍一枝為正辦若限
 於物力太鉅則南北兩枝斷不可少大約海軍一枝船礮魚雷
 二千萬兩借洋債數千萬兩籌各費共需銀一千餘萬至
 辦不難而難在獲費與人才耳此攻彼戰此出彼歸或分或合
 變動不拘方不致困守一隅也至水路尤難於陸路將領必用
 洋將為之中國未經戰陣之學生粗疏不諳之武弁斷不能用
 雖善於陸戰非水師學堂出身亦不宜用且非用洋將則積弊必不能除操練必不
 能精考核拔擢必不能公俟巨將各船弁勇中考有出色可信
 者再以派充各船管帶至各船應如何配用布置應請 旨
 敕琅威理迅速來華并帶精熟水師將弁數人同來以便通籌
 全局及早舉辦訂購至於船上所用弁勇則仍須多派精熟員

弁及有志子弟赴英國學習非水師出身不能精熟非通西國
 官皆不曉外國言語此舉尤宜從速我有籌鉅款購多船之
 舉先聲所播足見中國志氣未衰已足以隱折各國吞噬之志
 矣惟既設海軍必宜多籌船塢西國水師擇地建塢其要者六
 屏障可避颶風二也路連腹地易運糧糶三也近山多石可修
 船塢四也濱臨大洋便於操練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害六也
 而可造船塢之地頗不易得除旅順福州原有船塢外山東膠
 州澳廣東虎門以內宜分設大小兵艦船塢長江以內尤宜分
 設中等船塢除鐵艦外若穹甲及雷船皆能入江修理蓋兵船
 攻敵無論勝負必不能一無傷損海軍交戰不能定在何處傷
 損船塢若不多設數處設一塢為敵所踞或海道為敵所截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壬

船不能歸塢修理數戰之後多船均廢矣此則今日固國衛民
 之先務無論如何艱難負累而必當竭蹶以成之二公之言可
 謂知己知彼切中時弊者矣
 王爵棠星使云法國海部於去年起將戰船上中號大號口徑
 之礮盡行改用快礮凡北海地中海之船業經陸續回塢在製
 造局中提裝快礮查此項快礮已裝於極東海面印度洋面等
 處兵船矣船面木質之器盡行改換鐵
 質者以避敵人炸彈之燬一則停泊中國藉壯聲
 威一則駛赴馬島以資征討但祇除舊更新尙嫌單薄故擬於
 哈乞開司之梅花礮外更添馬克心擊登飛得之快礮馬克心
 為近今最精最凶之器德奧二國水師已有此項礮位而法水

師亦當於一年內備齊是礮共有礮膛十具裝藥裝彈皆有活
筭每分時能開千響足抵五十人每秒時中開快槍二十響藥
彈即用格拉及勒培爾槍之子子備礮架之內計有二千八百
八十箇祇須一動礮架其子自入礮門海部尙書欲令船中礮
手熟習其法故令五戰埠各派人員於去臘初一日來至巴黎
每水師船廠各派正副礮弁二員在水師總廠中學習馬克心
礮之動法配法拆法及收拾法學成後給予專照各歸本職卽
委其在軍械所及戰船上教授各礮手以行新法近數年來各
國於行海大加講求而以速率爲尤重商船固須借重速率而
兵船則尤以速率爲第一關鍵假使此國有兵船一隊爲數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奎 一千九百一十
多而行駛頗速彼國兵船雖多器械亦利而行駛遲緩則此軍
卽不必與彼交綏海上而可徑轟其海口且兵船遲緩者斷不
能阻礙商人商務緣商船皆有極大之速率故也速率之蒸蒸
日上實足令人觸目警心總之船行之速率實無止境果能配
合各國鋼鉛及他項材料實得至輕之質極大之力以馴至於
經久耐用更深求水之阻力機之進方油汁代煤汽鍋佈置之
妙其所造又安有窮期乎

皆因管駕瞻徇情面統領水師不能認真所謂督辦其事者素
未諳習遇有變故茫無頭緒惟有因循苟且了事又恐大權爲
他人所得故門戶之見尤牢不可破必至強不知以爲知甘爲
小人蒙蔽致債國事而弗恤也中日之戰可以爲鑒矣中國雖
有二十三省之大惜各督撫均存畛域之心水陸兵官互不相
顧地雖大而勢分不若美與德之制度蓋美德兩國皆有數十
小國歸其統屬政治雖有不同而水師大小兵艦俱歸一統領
管轄所有將官兵士亦歸其馳陟升降調度隨時奏報各屬國
不得掣肘地雖分而勢合各國之水師亦屬如是惟水師統領
非資格最深兼有財力者不能當因與各國兵船水師提督時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奎
有宴會費用甚多也或恐水師盡歸統領馳陟兵權過重不知
所升之統領多是年老久於水師而上下院議員皆知其人品
學問何如且各船發給兵餉藥彈一切另派有管理之員所以
後無尅扣及跋扈之人我中國南北洋水師亦宜仿西法歸一
水師提督中資格最深者統領免致臨時各督撫各分畛域各
船借詞規避再蹈前轍互不相救也今中日息戰所訂和約不
向日索還丁汝昌所獻之兵艦日本又不照公法竟將旅順船
塢轟壞此與向來各國戰例大相違背者矣 慕雍山人註曰凡
日方能應用於臨時若事多求備而禮樂兵刑之重簿書錢穀
之繁皆欲責之一身使其應任是未能操刀而遂使之割未學
製錦而遽使之裁也丁統領以陸軍之將而奏膺水師統領之
職余嘗與海軍諸將領相識親見其意氣自豪嫖賭是務不但

海道圍海戰陣法有所未習即船中槍礮若干機器何名問之亦茫然也惟於各口立私宅包歌妓或多取小妻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歸私宅酣歌恆舞俾晝作夜已意欲此輩劫命於洪波駭浪中視死如歸豈不難若登天哉惟錄壯烈一人庶可無忝於海軍之將才矣

兵輪既有鐵甲復有輓甲縱敵彈將輓甲擊壞而本皇之鐵甲尙在所以歐美各大國論國勢強弱必視鐵甲輓甲魚雷多寡火器精粗將才否以爲斷英國以水師稱雄海上故船塢最多美法德亦不少意大利招英商承辦官船塢若干年後買歸意國各國近復講求快船歲有所增且將戰船停置一處祇留數人看守或預存造備戰船材料一遇戰事配合應用欲省平日常兵諸費法甚善也又與郵船公司議定嗣後公司所造輪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水師 一千八百八十

船須半仿兵船式俾有事時借爲攻戰之用平日仍航海裝載貨客間有快船廿五艘每點鐘可行海里廿二諸國三三三遇有戰事每噸按月由國家償費用銀十六先令至廿二先令向日往來郵政快船皆屬於英今美國亦新製快船兩艘國家於每諾按次津貼銀四元每元合華銀一兩四錢按西例凡有益於國家者無不歲有津貼如開大船塢其寬窄度數遵國家船政官所定歲助經費銀若干所以無利不興日本自得中國之賠款多撥以增廣學校添置鐵艦聞定造魚雷船有百艘之多可見各國講求戰船人材商務立法良而用意深也因閱各書所載各國兵船數目於今大不相同故將政治全書所載各國戰船守口船巡船魚雷船譯出分等備列於後

光緒二十一年各國兵船表

英國	法國	俄國	意大利國	德國
戰頭等 二十九艘 二等 八艘 三等 七艘 守口船 十七艘	戰頭等 二十一艘 二等 九艘 三等 三艘 守口船 十八艘	戰頭等 十七艘 二等 一艘 三等 二十五艘 守口船 七艘	戰頭等 八艘 二等 四艘 三等 四艘 守口船 四艘	戰頭等 五艘 二等 五艘 三等 八艘 守口船 一船
巡船 五十九艘 二號 十二艘 三號 一百五艘 四號 八十七艘	巡船 四十六艘 二號 六十二艘 三號 四十六艘 四號 四十六艘	巡船 三十九艘 二號 十六艘 三號 十六艘 四號 七艘	巡船 二十八艘 二號 八艘 三號 一百七艘 四號 三十六艘	巡船 十八艘 二號 三艘 三號 一百十四艘 四號 二十艘
魚雷船 八十五艘 二號 三十五艘 三號 十八艘	魚雷船 四十六艘 二號 四十六艘 三號 三十八艘	魚雷船 六十八艘 二號 七艘	魚雷船 一百七艘 二號 三十六艘	魚雷船 一百十四艘 二號 二十艘
戰頭等 二十二艘 二等 六艘 三等 八艘 守口船 六十八艘	戰頭等 二十二艘 二等 七艘 三等 六艘 守口船 二十二艘	戰頭等 二十二艘 二等 七艘 三等 六艘 守口船 二十二艘	戰頭等 二十二艘 二等 七艘 三等 六艘 守口船 二十二艘	戰頭等 二十二艘 二等 七艘 三等 六艘 守口船 二十二艘
共一百三十五艘	共九十七艘	共一百十四艘	共五十三艘	共三十四艘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各國兵船表

一千八百八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各國兵表	
戰頭等	戰頭等	戰頭等	戰頭等	戰頭等	戰頭等
船三等	船三等	船三等	船三等	船三等	船三等
魚雷等	魚雷等	魚雷等	魚雷等	魚雷等	魚雷等
雷頭等	雷頭等	雷頭等	雷頭等	雷頭等	雷頭等
雷二等	雷二等	雷二等	雷二等	雷二等	雷二等
雷三等	雷三等	雷三等	雷三等	雷三等	雷三等
守口船	守口船	守口船	守口船	守口船	守口船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三號	第三號	第三號	第三號	第三號	第三號
巡船	巡船	巡船	巡船	巡船	巡船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二號
第三號	第三號	第三號	第三號	第三號	第三號
船三等	船三等	船三等	船三等	船三等	船三等
共四十九艘	共三十三艘	共二十六艘	共七十五艘	共四十九艘	共四十一艘
丹國	葡萄牙國	土耳其國	希臘國	美國	巴西國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二號
四艘	一號	七艘	二艘	十八艘	九艘
三號	四艘	九艘	三號	五艘	二艘
六號	一號	二號	二號	一號	三號
十四號	二十七號	三十二號	四艘	七號	六號
六號	二十七號	二十二號	十六號	十四號	十四號
六號	二十七號	九號	六號	二號	六號
四號	二十七號	十五號	六號	二號	六號
二號	二十七號	七號	六號	一號	二號
共四十九艘	共四十一艘	共百七艘	共四十三艘	共六十八艘	共四十九艘
阿金定國	智利國	日本國			
二號	一艘	二艘			
三號	一艘	四艘			
二號	四艘	九艘			
六號	二號	十六號			
六號	八號	三號			
八號	六號	一號			
六號	六號	二十四號			
六號	六號	十六號			
共四十九艘	共三十三艘	共二十六艘	共七十五艘		

船政

今欲維時局擴遠圖飭邊防簡軍實上則固我疆圉屹雄鎮於海防下則富我商民通外洋之貿易乘時奮發思患預防其必以船政為急務矣計自閩滬設廠仿造輪船華人頗能通西法造機器充船主日進不已創始之功甚偉蓋費千百萬之帑金積廿餘年之功力僅而有此而議者猶謂機器可廢工廠可停者何哉雖然開其端矣似仍未探其原握其要也外國輪船近來用鐵殼者十居其九聞更有用鋼殼者其貴非鋼乃鐵之極精者也非特木料日少木價日昂且鐵質堅而施功易也中國造船無論木鐵鋼銅等料無不購諸外洋縱使價不居奇而運載有費行用有費奸商之染指有費其成本已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船政

五

視外國懸殊况質之良窳難辨應用何料購自何廠皆惟洋匠是聽去取遷就安能保其無他或購矣而未盡適用或用矣而僅圖飾觀非獨糜費更恐誤事况出樣繪圖督造試驗無一不資於洋匠藝未必皆精工未必皆勤而月薪動以數百金計工料如此無怪造船之費每昂於購船而得力反遜於所購之船也及今圖之亟宜籌開鐵礦以裕鋼鐵之源訪僱精於鑄鍊深於化學之洋人詳加指示而廣選聰穎之子弟就而學之也鐵有三種質純者為熟鐵含炭者為生鐵鋼鐵熟鐵之性柔生鐵鋼鐵之性硬其鍊法亦自不同有斐斯邁法有希門慈法今中國欲合於造船之用莫如用別色麻法普國有一鋼廠設別色麻爐二座每座七噸半每

十二點鐘爲一工能進料七百八十二次每五十工能成鋼鐵塊七千二百六十四噸神速如此法亦簡便先將爐座安置妥貼以生鐵置其中鼓以空氣將異質燒去歷三十分時已成熟鐵再於熟鐵內加炭質數分便成堅鋼將鋼傾於模中而以壓水櫃加大壓力使其空氣之泡盡出則所出之鋼光勻平滑無蜂窩之形蓋壓力既加後鋼汁每長一尺即縮小一寸半是以內外堅凝無參差不齊之弊並宜選心靈體壯通達中文稍通洋文者分門學習先與洋師議妥教成一入加酬若干西人貪利當無不悉心相授中國煤鐵等礦廿一行省無處無之各礦大開則物料充裕一切皆無須仰給於人矣然既籌船料尤須講求船工也似宜由造船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船政 奏 一千〇三

可得則上之意嚮不定爲之也夫五十年來利源之外溢也多矣今中國船廠專供官用商家所置大小輪船皆購之西人利源外溢遂無底止竊謂船廠既開工匠畢集積日爲月積月成歲工有止作而薪俸仍不能停也 國家需用之船但能敷用原不必製造過多况一年能造若干漫無限制費時曠日浮言虛糜誠能仿泰西之法稍嚴其課而稍寬其章凡製造官船尙有暇晷並准代中國商民製造船艦則華商知船局可以自造必願購諸中國而不願購諸外洋但使價值不致懸殊則行海商船皆赴官廠置辦收其餘息公款日舒而外國船廠之利權皆漸歸於我矣事有宜以全力搏之不可惜小費而誤大謀者此類是也開礦之事似宜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八 船政 奏

商辦而官爲護持出洋學習之事則宜由官廠與辦而南北洋爲之綱領統歸總理衙門綜核以考其成庶京外官商聯爲一氣乃能經久而無弊也

上篇論製造局工程漫無限制費時曠日浮言虛糜一日之工分作兩日因督工者非工師之才動爲工人欺朦故修造之船反較外洋所費更鉅然上海福州製造局之船隕糜此鉅款既不造船又無商船修造歲修兵船無幾亟宜設法變通招商承辦如歸輪船招商局與洋人合股承辦可期兩有裨益惟恐不識時務者必泥於中西合股爲礙不知船務非他務可比因洋商船多且事屬創辦非此不能招徠生意更須設法保勸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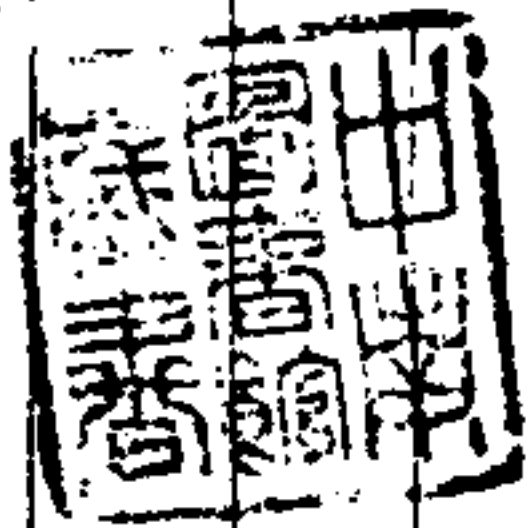
招本國商人增添大小輪船往來內外各埠毋授利權於彼族
致成喧賓奪主觀日本輪船鐵路日臻隆盛皆利權自握之效
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八

解政

李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目錄

強兵二

海防上

附錄劍華道人記日本議院論中國擬設海軍事

海防中

海防下

附錄張司馬論北洋海軍失利情形

邊防一

邊防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九目錄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強兵

香山鄭觀應陶齋集卷之九

海防上

嗚呼籌海防於今日蓋夫人而知其難矣抑知所以難者奚在耶
 防海於昔日易防海於今日難昔日之臆艦樓船不敵今日之鐵
 甲飛輪衝風破浪也防海於遠易防海於近難昔日泰西各強敵
 越國鄙遠而來今南洋各島悉為佔據則邊鄙已同接壤郊垌無
 異戶庭也况中國自東北迄海南為省者九日黑龍江日吉林日
 奉天日直隸日山東日江蘇日浙江日福建日廣東綿延萬餘里
 其海口最著者則日混同江黑龍江海參威琿春牛莊旅順大沽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上 一
 口烟臺威海衛吳淞口崇明乍浦定海玉環廳馬江廈門汕頭臺
 灣南澳香港虎門珠江老萬山七洲洋雷州瓊州北海其餘零星
 港口可寄旋停泊及用淺水小火輪突入尤指不勝屈於此而欲
 節節設防期如磐石之固則備多而兵分是故備北則南寡備南
 則北寡備中則南北俱寡備此省則彼省又寡無所不備則無所
 不寡此設防之所以難周也為今之計宜先分險易權輕重定沿
 邊海勢為北中南三洋北洋起東三省包牛莊旅順大沽烟臺為
 一截就中宜以旅順威海為重鎮勢如環玦拱衛京畿則元首安
 也中洋起海州包崇明吳淞乍浦定海玉環馬江為一截就中宜
 以崇明舟山為重鎮策應吳淞馬江各要口則腹心固也南洋起

廈門包汕頭臺灣潮陽甲子門四澳虎門老萬山七洲洋直抵雷
 瓊為一截就中以南澳臺灣為重鎮而控扼南服則肢體舒也今
 國家雖已設海軍衙門而皮毛徒具精義未詳呼應不靈規模
 未備則猶未能言實效也西國軍制海軍可以節制陸路陸路不
 能節制海軍蓋洋面遼闊軍情瞬息遷變必非陸路所能知也今
 中國海軍提督無事則歸疆臣節制有事則聽督帥指揮疆臣與
 督帥均非水師學堂武備院出身不知水戰之法素為各管駕所
 輕視所以昔年有馬江之敗今有威海旅順之失是宜就海軍衙
 門王大臣中選一水師學堂出身之大臣為巡海經略總統南北
 中三洋海軍但聽樞府之號令不受疆臣之節制兩國既下戰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上

二 又有一

即許以便宜行事有事則聯為一氣今威海海告急南洋兵輪坐視而不救致為西人非議
 無事則分道巡遊四季四小操歲終一大操於三洋設三提督以
 統率之每督標設左右二總鎮以分統之提督居大鐵甲船總鎮
 駐中等輪艦其餘將弁各居所帶之船就三洋中各擇要害多儲
 煤斤如北之旅順威海衛中之崇明舟山南之臺灣南澳雷瓊等
 處即用舟師紮為水營不得上岸建造衙門安居而逸處及嫖賭
 冶游每歲三洋兵船交巡互哨所到之處務以測沙線礁石水潮
 深淺為考績每歲於三洋所轄兵輪中各抽一船出探南洋各埠
 如越南暹羅小呂宋新加坡等處由近及遠徐及於印度洋波斯
 海水道沙線風潮礁石繪圖具說坐言起行夫而後逐漸前進於

紅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皆無不可到之理一日海上有警則調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蘇門答臘之海峽迎擊於海中次調中洋臺灣南澳之舟師爲接應包抄之舉再次則調北洋堅艦除留守大沽口及旅威二口外餘船亦可徐進中洋彌縫其罅坐鎮而遙爲聲援此寇自南來之說也若自混同黑龍江北下則反其道而應之如由太平洋直抵中洋則南北皆應之兵法云善用兵者勢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腰則首尾皆應此今日海防大勢所最宜取法者也若夫船務堅快礮務命中及遠糧煤火藥務精且備將領務得智勇之人水陣務操演純熟變化水道務測探審細周詳是則當世時賢人人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上 三

附錄劍華道人記日本議院論中國期設海軍事

昔從美洲回經日本小憩征塵養痾於摩崖山客館時值中法和議既成之後中國乃憬然有賊去關門之慮爲羊亡補牢之圖期設海軍衙門宏議偉辭綱目條舉日本聞而大懼乃開議院集衆詎諮院長之言曰中國向來武備不振今法越戰局已畢反賊然奮發設立海軍竊料其未必能報法恥特恐有事於東海則我國首被其鋒是不可以不亟圖所以禦之者也於是羣議蜂起有謂宜聯中國爲援者有謂援不足恃不觀安南屬

土且不能終保者有謂宜大振海軍以先發制人者有謂宜於各險要海口堅築礮臺以固守備者紛紛擾擾譁然如蛙鼓之怒鳴也忽有元老院中一大員伺僕而起排衆而前微笑而陳詞曰諸君且無厲其各緘爾喙靜聽老朽之一言諸君所論非不忠於國切於事有益於武備然必謂中國海軍之可慮則實不足以知中國也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斷無踐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變水軍一旦灰燼故自視懷慙以爲中國特海戰未如人耳若陸戰固不畏爾犬羊也於是張皇其詞奏設海軍衙門脫胎西法訂立海軍官名及一切章程條分縷晰無微不至無善不備如是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上

文人士

四

中國海軍之事亦既畢矣彼止貪虛有其名豈必實徵其效哉又何曾有欲與我日本爭衡於東海之志哉諸少年其休矣奚必抱此杞憂爲也於是院長及議員羣起拱立揖元老而退其人名副烏種臣蓋以日國天潢之貴胄嘗持使節於中華通華言工漢文能詩善書其於我中國情形知之最熟者也余既聞彼議院之論如此撫膺三歎夙夜不能忘今讀羅浮山人之盛世危言有論海軍數則姑撮前所聞附記於後冀爲有心國是者借他人之針砭愈自己之沉痾則副島斯言又未嘗不可視爲忠告也

海防中

上篇論水師分南中北三洋勢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腹則首尾皆應如北洋有事除大沽旅順威海等處防守外宜分船兩隊一防守海口一出洋游弋防守者以兩鐵艦兩雷船一蚊子船為正軍一駐山東之成山角一駐高麗之鴨綠江口東西對峙見敵至即擊之游弋者以四快船八雷船為奇軍梭巡不絕往來於成山鴨綠之間一遇敵船則一面與之交仗一面發電通傳東西兩營同出圍擊如此布置則渤海為雷池而威海旅順成堂奧矣或謂旅順地勢黃金山礮臺太高止能擊遠不能擊近倘敵船沿鴨綠江灣遶海岸而北逼近黃金山左背山低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中 五

處用桅礮翻山懸擊山下之船澳北面之船塢一時皆燬縱口不
失守如修船何其慮一口外西北距近羊島無礮臺亦無守禦恐
敵船寄泊於此而用小舟渡兵上岸其慮二旅順瀕南後路接連
大連灣由大連灣再北約金州交界處地勢如人頸忽然收束東
北兩面皆海北則近牛莊海 南則則大海狹僅七十里倘敵人於此登岸堅築
營壘以斷我後再以鐵艦游弋口外以扼我前則旅順遂成絕地
援兵軍火餉道皆不通矣其慮三有此三慮亟宜預防後路多築
礮臺左近港汊猶宜添佈水雷常駐鐵艦雷船斯可有備無患西

人云我中國各口礮臺後面無礮亦無重兵堅壘多顧前而不顧後如昔年洋人之入北通州抄大沽礮臺之後馬江之戰亦抄福州口礮臺之後所以往往為敵人所算也況一礮臺有數礮而測量準頭放礮者只一人多至兩人未嘗於每座礮位專派定一精

於測量準頭之人動至顯此失彼因小失大也或又謂用王大臣出為巡海經略其論固當惟必須於王大臣中公舉一夙諳軍旅熟知水軍事務者膺此重任方能實力經營尤須久任不移乃能上下一心日求精進當今王大臣者年碩德雖不乏人求其能深知水軍事務膽識俱優者恐難其選似宜於王公貝子貝勒中推選年富力強有志軍旅者先赴外國水師學堂觀政三五年學習有成乃授此任如英國太子當兵船伏長之例數年之後督率有人扶持有具可以日臻富強矣聞日本王之弟亦學習水師將為統帥德國武備院尚有今至俄國學習行軍之法前海軍教習張提督云中國重文輕武往往小視海軍將弁故世祿之家不喜入軍籍且各兵弁死於戰者無以撫恤其妻子和議成後即遣散歸家所領口糧不敷回鄉水脚之用如昔日馬江之戰某礮船出洋學生充當伏長悉礮傷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中 六

斃孤拔者其船被敵擊沉浮水回見大帥僅給銀三元非但水脚不敷且醫藥無着查西例從無游勇營中受傷者即為醫治為武員者皆折節讀書不徒血氣之勇多有親王子弟宗室近支投入水陸軍營効力者水陸將弁必須由武備水師兩學堂出身否則久歷戎行迭獲勝仗亦不能升為武官只披為哨長水手頭而已中國海軍提鎮多由營伍軍功升亦由陸路人員升調者既不深知水師事務又未經出洋訓練觀戰他邦母怪昔年各海口之戰我國兵官皆榜徨失策措手無從非盡因洋人不守公法未示戰期而昔年彭剛直公督辦廣東防務時有謂守海口不如守內港宜捨虎門礮臺專顧黃埔沙路之說剛直以其議下詢諸將士余時任營務處對曰其說本自魏默深云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港蓋當時水師未精無鐵艦水雷護衛故耳今若不守外洋則為敵人封口水路不通若不守海口為敵人所據施放桅礮四鄉遭燬彼必得步步進大勢危矣愚見現無鐵艦雖

不能出戰外洋惟既有礮船水雷仍可扼守海口內港所云沙路黃埔魚珠之礮臺極應固守虎門為合省門戶地勢扼要有險可守尤不可廢惟海口礮臺易受敵攻不似內港易守必須護以鐵艦快船成犄角之勢布置水雷不使敵船近前所放水雷之處須派兵船看守勿為敵人所進若使鐵艦出戰宜張鐵網以避水雷備魚雷以破敵艦海口以內礮臺守備尤宜周密然後敵船不能闖越至統兵大帥當於早晚或風雨晦明之時出其不意傳令操演恍若偷營劫寨觀其各部有無準備以驗其平日之勤惰凡兵船礮臺之司礮者必須精於測量方能命中及遠測量之法甚多甚微必須知我之礮臺高低我礮彈藥力如何每秒去多少遠敵船每秒約行多少遠風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中 七

因築一礮臺所置各礮糜費甚鉅今為省數十兩之費而不預先講究測量諸法以致有名無實誠為可惜縱能擊中一二礮亦伴中耳豈得謂之有把握哉宜飭令營官監臨不時打靶日發幾礮中幾次用簿記明核實認真無使虛糜火藥剛直公深以為然若水師人員盡如剛直公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事事認真集思廣益講求整頓何事不成西報謂中國固守成法科目政治決難更改縱深知積弊擇泰西之善者行之然猶諱疾忌醫不肯實心實力惟略示變通而已有名無實我西人無庸畏懼儘可放膽為之又謂中國水師未精邊防未固將才未足鐵路未成年來日本講究水師頻添戰艦多及軍械及遣人分住各口設貿易館習方言託名學買賣實則交結匪人時入內地暗察形勢繪圖貼說

其志叵測恐終為中國大患俄英法三國屬地鐵路皆將築至中土託名商務意在併吞倘俄法合力侵犯水陸並進南北夾攻恐西人之大欲將不在賠費而在得地矣俄法有事英德美日必以屯兵保護商人教士為名亦分佔通商各口後患之來不堪設想噫彼族之貪如此中國之弱如此天時人事之循生迭起相乘相迫又如此而謂我中國尚可墨守前規不亟亟然早思變計哉此天下有心人所為扼腕撫心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中

八

海防下

昔者馬江之戰兵船全數摧破威海之役復舉新舊戰船盡為敵人所擄見晒於外人貽譏於小國南北洋之所恃一旦幾於烟消燼滅說者謂海軍設立之時心有所恃致招外侮之來今既片艘無存不如自安孱弱靜以待時若再剜肉補瘡造船購礮將見國用日至於不支而軍事未必有起色欲禦侮而適以召侮殊非萬全之計不知有海軍之時尚不足以禦外侮若並此而無之則重門洞開內皆酣睡有不啓盜賊之心者乎且海軍為陸軍之佐表裏相扶不能偏廢閉關自守患在內憂海禁宏開患在外侮內憂之起陸軍足以靖之外侮之來非海軍不足以禦之自倣行西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九

以來機械日精雖訓練未必認真而已非從前可比內憂自可無慮若外侮之來不能預料現雖羣聯輯睦而鯨吞蠶食之心何國蔑有其所以不即發難者欲將中國利權盡奪然後任其施為也日本以兵力相脅要求挾制割地通商不啻導其先路焉以一區區島國魚肉中土尚不難如取如携若俄德英法諸大國久已雄視天下以中國為可欺一旦蠢然思動其勢力較日人為何如如人之患病然其發愈遲其患愈重西人惟利是圖以後通商之口愈多交涉之事愈雜若以勢力不敵處處順受事事聽從何以為國若一齟齬則皆以干戈從事猶孤客夜行手無寸鐵突遇強寇將何以禦之割臺灣償兵費擇口通商喪師糜餉可以為前車之

鑿矣猶不亟講求兵備力圖自強即欲求為貧弱而不可得又安望能洗喪師之恥復失地之仇哉說者又謂戰於大洋不如戰於沿海守外港不如守內河敵國之師長於水我國之兵長於陸以空海上之地為甌脫誘之深入聚而殲之不知海疆一失如人之血脈不通凡泰西各國無不設立海軍豈可因噎廢食海防自此遂可不設乎開廣東水師學堂業已裁撤此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從來講備邊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則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駕駛船舶施放槍礮辨識風雲沙線測量經緯度數能縱橫馳驟於洪波巨浸之中應風濤颶颶而不驚當礮雨彈林而不懼火龍百道神志愈閒一舵在手操縱自如變化不測進退疾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十

徐皆以敵船為準占上風以求必勝俾敵船無所施其技而後其用乃全是皆人為之也船堅礮利器械精固乃其次也攷馬江鴨綠江威海之失因事權不一且統帥管駕均未得人泰西觀戰諸艦將素皆奉其海部之威令赴湯蹈火所不敢辭及見南艦優游北難於不顧未免動色相告詭為異事然日本則思之稠熟矣華艦有南北閩廣之殊陸軍有湘淮旗綠之別明知兩軍相見彼此必不相救奔馳我以全力相貫注如入無人之境耳今戰氛已息積弊畢呈西人將勒成書用垂炯戒嘗聞鴨綠江助戰之西人名垞而者言中國鐵艦雖大於日本而行駛不及日本鐵艦雷船之速目擊日本吉野艦所發快礮絡繹不絕定遠鎮遠兩鐵艦僅發一礮而吉野之礮已約有四十彈叢集我艦是人在艙面測量準頭之法實無所用且我艦甫開一礮烟歷十四分鐘不

散手足忙亂我軍因是爲敵所乘若礮彈中實以泥土雖中敵船亦不能炸更無論矣又英太晤士報亦言鴨綠江之戰最足發人深省者莫如快礮日本松島嚴島橋立三艦各有計重英權五十噸之大礮日人不用中國則定遠鎮遠純用大礮而開放甚緩日艦之爲華艦非大礮力也皆藉小而極速之礮勝之觀乎此則亡羊補牢可以知所變計矣若幡然變計所置船礮其速可與外國並駕齊驅而統帥管駕仍未得人亦適以資敵耳今欲求得人必先儲才而儲才之法於前篇學校考試水師練兵技藝火器論內已詳言之矣當此創鉅痛深之後正宜興臥薪嘗膽之思枕戈待旦灑涕誓衆勵精圖治奮發有爲以中國之大豈無英雄智奇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十一

士足佐中興天下不患無人才患所以求之者未至耳上以此求下以此應桴鼓感召捷於影響 朝廷亟宜講求認真仿辦蒿目時艱羣雄四逼若再因循恐必蹈印度之覆轍矣

附錄張司馬論北洋海軍失利情形

今南北洋兵輪管駕閩粵人最多至問其破敵之法則茫然不知且議論間皆以西人之船堅礮利兵法森嚴爲言一若必不可勝必不能勝者雖不幸而中亦關積習之難回也以二十年經營海軍殫竭心力一旦而敗於蕞爾小國且靡有孑遺至賠餉巨萬萬割全臺以求成言之真可爲太息痛哭流涕者矣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譬之良醫既知其受病所在必須用藥以

醫之三年之艾匪音奚得况我堂堂中國地大物博當此強鄰窺伺之秋豈可因偶敗灰心而不思所以自強力圖報復哉爰爲之大聲疾呼冀後之再建海軍者鑒於前車嘗膽臥薪一誤必不可再誤則安在天下寧不可大有所爲而爲敵人所藐視哉海軍之覆其故有十一統帥無權也行軍之道首貴慎密次貴權變自倭人啓釁以來海軍各船或開差各處或鎮守某地或戰或守提督竟無其權動輒稟命北洋大臣而後行電音難速輾轉已失戎機欲慎密不能也欲權變不能也况敵散布奸謀於中國不知凡幾偶或洩漏則盡知我軍情先發以制我致倭人著者爭先而我則處處落後海軍大局實誤於此大抵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十二

可稍緩之事方可電商若軍務一時屢變免起鶴落毫釐千里則當隨時變通者也一功罪不明也將士所以効死勿去者爲功名也不敢退縮保身者以軍令嚴明罪無所逃也牙山之役各船中有舍死力戰者有畏倭遁逃者爲統帥者察其顛末不存私意不存偏心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如是足以服衆足以示威則觀感興起何難敵愾建功哉乃戰勝者未聞有論其功者遁逃者未聞有加之罪者功罪不明士卒遂無勵志海軍之敗實基於此卒至東溝之役濟遠不無觀望之心雖戰而不盡力債事覆師有由來也一戰陣不精也兩軍相對能操必勝之權者一曰陣整一曰氣銳東溝之役船非不多也礮非不利也軍

士非不能戰也而不能取勝者一誤於陣不整再誤於氣不銳師之耳目在於督船各船均奉督船之號令而行某船之太前太後者督船應升旗以揮之令苟嚴明則陣自整矣是役也致遠則輕敵太前廣甲濟遠則畏敵太後超勇揚威未至隊平遠廣丙尚在港內未來是陣尚未整也督船離敵船尚遠碼數不準竟行開礮全軍亦隨之同開斯時烟霧迷天各船離敵船之碼數參差不一既不準矣安能命中一發不中再發三發又不中則我之氣竭而且衰矣敵窺我礮之虛發其威愈壯其燄愈張我竭彼盈是以敗也夫善戰者自當先聲以奪人設我先行開礮一發即中敵將手足失措不及還擊所謂先發以制人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三

也惜此次軍中無善戰之統帥無忠勇之翼長致號令紛歧軍心擾亂甚將戰艦資敵苟全身命不顧天下大局言之真死有餘幸耳一船械不備也東溝之戰敵船之速敵礮之多勝我遠甚我兵船雖有十二艘而可以戰者則惟定遠鎮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濟遠七艘其餘平遠廣丙超勇揚威四艘鐵甲太薄船身不堅不可以戰更有木船廣甲受一開花彈子全船即被焚燬又何能戰以不可戰不能戰之船在陣無有不牽動全軍者戰未片時超勇揚威同時發火烈燄冲天尸填海面觀者無不心膽俱裂斯時欲從而救之則敵將乘機擊我舍而弗問焉則於心不忍士卒喪氣軍威因之不揚故水戰貴乎以堅船破

敵不貴以濫船充數也若果多而且整接濟不窮軍心益壯又何戰之不克乎且更有可歎者往往彈子與槍礮針孔不對柄鑿不入臨時不適於用扼腕咨嗟是誰之咎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竊願當事者時時凜之一礮勇不足也海軍當無事之秋各船所配水勇或在船中工作或開往各處巡洋均能用惟當臨敵之時水勇難免死傷礮勇尤甚必須多備以補傷亡東溝之役軍中竟有礮尙完存無人施放者有藥彈放盡無人轉運者有某處火起無人撲滅者其誤種種不能枚舉如早多備弁勇或傷或亡立可另派以代之則無此誤矣一洋員濫用也非才之難能量才取用實難夫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未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四

嘗無才使平日果能於海軍諸事加意講求人才自能日出且有才而不能見用者多矣當世每聞洋人二字則目爲智巧獨擅月俸多則七八百金少則二三百金不知洋人亦有良莠不齊何可濫用乎如以用洋人之月餉而用華人未必無奇才異能出於洋人之上者北洋海軍之始設也會聘英員琅威理爲水師副提督琅係英之管帶官熟識水師情形操練步伐勤而且能裨益實多是得真才而用者也乃自劉步蟾以其不便於已而去之後用洋員皆不及琅遠甚倭人啓豐乃以德員漢納根爲水師副提督夫漢納根特長於陸路礮臺營伍耳於水師則未能深知也東溝戰後漢離水師以洋員馬格祿代之馬又

不及漢遠甚矣問以水師一切章程則茫然莫對馬爲提督未聞有出一令畫一策者日以飲酒爲事直一豎子耳我中國竟尊之爲水師副統領大損國威已誤全局自馬來後洋員之貪利踵至者名曰告奮勇實則圖薪水至威海瀕危水師被困若輩早已置身局外濫用此等洋員又安能取勝乎哉大凡各國人材優者留而劣者去中國所聘洋員洋匠類皆各國唾棄之餘中國重價而聘之以至不獨無濟於事且貽各國交譏凡當道喜用洋人者盍鑒諸一員弁不擇也海戰之時管帶官不能顧及全船所藉諸員弁各司其職水勇可聽令而行耳夫二三副由學堂出身者水勇必尊之畏之臨敵時不敢躲避不敢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九

海防下

五

令如由水勇遞升爲大二三副者其平日視水勇爲朋輩無威以馭之臨敵時欲其遵令無違不可得也一陸兵貽誤也以威海之險礮臺之多且堅東北兩港道水雷密布戰船嚴守其間倭兵萬不敢冒險深入以犯我其勢明矣所患陸兵膽怯威海之南礮臺不能終保有碍大局聞丁提督亦慮及此欲將威南之礮臺曰趙北嘴曰鹿角嘴曰龍廟嘴盡行拆毀將礮移至威北之劉公島在山上另設礮臺可以助威又與水師互相犄角是一舉而兩得也其奈統領礮臺者執意不從及倭兵由山東之成山頭登岸榮城立陷長驅直進不數日即犯威海我兵若能開礮堵禦猶可爲也乃望風披靡竟棄礮臺而遁逃矣言之

髮指所有礮械藥彈均資敵用敵既唾手而得礮臺遂以我利礮用我藥彈日夜攻擊我水師死傷殆盡怨憤衝天然尙冀有援兵躡敵之後奪回礮臺則水師不致終困威海亦可圖收復乃日復一日援兵不至威海以西全爲倭有致倭之魚雷艇得傍南岸駛入黑夜襲我於是定遠來遠威遠相繼中雷沈燬靖遠爲礮擊沈斯時兵船所剩不過幾艘欲戰不可欲守不能藥盡援絕智竭計窮惟有束手待斃水師因以殲亡此非天意之攸關實人事之未盡也一醫官不力也海中交戰礮彈紛飛有猝然中礮骨肉糜碎不知創苦者自無庸論其或臂斷股折痛極哀號慘不忍聞觸目傷心莫此爲甚士卒爲之膽寒無復鬪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九

海防下

六

志矣故海軍各船醫官必精外科深嫻西法並多備西國醫料藥水以備臨敵醫傷之用不但可止痛一時且冀保全身命此次海戰軍中醫士有長於內科未諳外科者有避匿艙內鐵甲中而弗司其事者有早行離船爲保身計者有不勝其任徇情濫充者種種不一言之真堪痛恨前車既覆不可不善其後也一獎卹不優也按西國海軍用兵之時倍其月餉苟能擊破敵船或斬敵獻俘論功行賞如至傷重爲廢人者則給其一生衣食又不幸而陣亡者則優卹其家使其父母兄弟妻子免於凍餒如是兵士安有不樂於死戰乎我中國則用兵之時海軍士卒月餉未加且有從而尅扣者東溝之役死亡甚多所領卹銀

除買棺運棺外所剩無幾安能卹及全家且尙有陣亡之卹銀竟無處領取者如是不獨生者無以為養卽死者何以爲情若夫被敵破傷肢體或爲廢人一家凍餒無人養贍者抑又不足道矣如是而欲將士戮力疆場奮不顧身其可得乎此一端將來重建海軍必當妥議章程庶能戰氣百倍也此十事皆由目覩戰事者歸而述此雖然統帥固失職矣而管駕亦未爲得人也方無事之日招募水勇皆以賄賂資緣而得家有吉凶事告假則扣其月餉逾期不到則另補他人額設之勇則按名每月必扣其所發之餉誰敢違言以水勇視管駕平日已望如天上甚至喜怒無常號令不時賞罰寡信眈眈疾視幾等長上爲仇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七

警一旦臨陣交戰欲其奮不顧身如子弟之衛父兄其可得乎况又有以上所列各弊上下之情不通貴賤之勢迴隔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所向無前戰則必勝是猶種滿地稂莠而猶冀收穫嘉禾也富事者尙其鑒及斯言而力挽從前之覆轍哉按張司馬所論雖切中時弊尙有未盡言者余盡所言以省當道泰西商船主非學習兵法不能充當兵船主兵船主尙不勝任豈能不加考覈驟使之爲水師統領乎况西例水師統領之職非久在兵船管駕資格最深者不能升今中國丁統領既非水師學堂出身不諳管駕亦不知水戰諸法西國語言文字雖追隨前教習琅提督數年不過略識皮毛而已故爲各管駕所

輕其中利弊俱爲部下所朦蔽費頗多動爲部下掣肘自中日之戰北洋大臣始知丁統領之曠功溺職也遂延德將漢納根爲副統領漢納根乃陸軍武員非水師出身亦用違其才雖漢納根知難而退北洋大臣復請英人馬格祿代之查馬格祿乃商船學堂出身初當怡和行南潯船主因南潯失事改充天津廣信行船主知駕駛於水戰諸法茫乎未知無策可畫無令可出正統領日以聚賭爲樂副統領日以飲酒謀歡水師安得不敗乎聞丁統領初欲人船俱殉惟洋人恐無船駛敵必用人才如此宜爲五大洲各國所藐視此各國輕侮嘲笑之所由來也誠何足怪嗚呼是豈非所用非所習之誤歟嘗見當道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末

一千

用人並不量材器使但取其文字或采其虛聲不問其有無歷練若有交誼卽委以重任所以常致債事昔者 世宗憲皇帝聖明天縱不論資格因材拔擢欲重用其人仍令其由漸遞升使之歷練有素洞悉下情不爲人所蒙蔽今變法用人宜痛除積習幼學將行不然始失於因循終失於鹵莽徒滋糜費事無實效將一蹶而不可收拾矣上篇附錄張司馬論北洋海軍失利情形尙不如畫圖月報所述尤爲切實於時管帶鎮遠鐵艦者爲美國麥吉芬副將其言曰鴨綠江之戰華艦發礮以擊日艦遠未能及余立鎮遠艦之天橋上測算準頭忽見日艦一彈直向本艦旁墜入海中旋復

躍起越本艦而過始沉海底余偶下瞰本艦諸弁兵等見管舵之福州人隱身於右舷避礮鐵牌之後面色如土及日艦第二礮至船身大震管舵人已不知所之繼聞本艦礮聲不能如連珠之相接余急下橋而至艙面將助礮手俾速轟擊乃見總兵林泰曾匍匐於旁口宣佛號因歎林固官也為全船之司命乃膽小如鼷效乳臭小兒之啼哭債事必矣及視其次各官皆能各司其事並無怯色水手亦甚得力惟福州人均栗栗危懼無何本艦之礮忽爾不靈余自艙面懸足而下將入礮艙審諦之忽有一人掣我而大呼曰此中地甚狹窄汝思匿避可別尋安樂處俯視則管舵者及十有二人焉始知此處鐵甲最厚故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九

皆蟄伏其中也余不覺大怒以足踢之旋躍入艙中手捶管舵人之胸責以何得在此余急於整頓礮位未暇與若輩深較事畢仍出至艙面兩陣甫合自覺膽畧甚雄大有滅此朝食之勢華人亦意氣奮迅及礮聲隆隆日彈蝗集惟見華人之兩膝皆顫幾不能立方事之殷也濟遠船潰陣先逃平遠艦伺隙遙避且北洋艦隊中尚有六艘遠在鴨綠江中其與日艦支柱者僅有八艦日本大小兵艦共十有三艘華船之病礮雖精於陸軍彈多實以沙泥且配儲不多九彈中藥線鐵管又實以煤灰彈中敵船仍不炸裂皆自取敗之道也至礮位連掉不靈尤屬致敗之禍胎惟日本駛船駕輕就熟左右進退無不如志我傷其

一船彼即有二三船馳往救護我一船受傷餘船未敢前救而日本已飛集二二三船來撲環而攻之華軍殊少鉅彈不能擊日船使之速沉吁惜哉定鎮兩艦之堅固舉世幾無出其右故鎮遠受日彈四百餘顆船身尚屹然無損官場之膽怯者無過福州人向不敢與日本戰遂與水師提督相抵悟兵端初起以迄未戰凡丁軍門欲左者若輩即共右之不論事之是否而必為是抗衡丁軍門縱有擊日之意而駛船諸法懵然不知福州人益視軍令為兒戲恆架虛詞以塞責有時為丁軍門覽察頓足怒罵然終無可如何除福州人外類多膽略平日為福州人結黨排擠至此皆能力戰濟遠一艦上下均屬福州人故臨陣先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海防下 十

逃各艦之大弊惟在於礮礮有鑄自英廠者有鑄自法廠者然艦中多用德人乃德國克虜伯礮廠所派來者也其於本廠所鑄之礮在在留心外此則任其銹澀而不之顧此英人所宜知也以上皆麥吉芬副將語蓋麥君自滬回美道出倫敦畫報館使人問之即採其崖略而紀之也按麥君詆福州人膽怯債事結黨排擠其語或似過於激烈大抵各省皆有勇怯之人是在督帥知人善任量材器使用得其當故西例初學視其人之性情相近而後授以一業亦此意耳

邊防一

自古以來皆有邊患周之獫狁漢之匈奴無論矣降至晉唐以迄宋明其間如氏羌羯鮮卑突厥契丹蒙古莫不強橫桀驁至本朝而後盡隸版圖似今日邊防易於措置而不料為邊患者乃更有海外諸邦也間嘗盱衡時勢綜覽坤輿而知今日之防邊尤重於防海以常理測之海屬外陸屬內大海曠邈無垠陸則有物產有城池得寸則己之寸得尺則己之尺故陸路為天下所必爭即邊防為兵家所極重譬之人身京師腹心也邊塞則手足皮毛肌理也善養身者衛其手足護其皮毛固其肌理偶有燥濕風寒不能乘隙而入則根本益固神氣益完否則外感紛乘四肢不保一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一 三

舉一動皆蹈危機腹心雖存豈有生理此邊防措置所以不可疎也況中國四邊東至庫頁島南至臺瓊西至噶什喀爾北至外興安嶺無一不界強鄰一有釁端逐處可以進攻隨時可以內犯將來設有不幸棄玉帛而動干戈其必由陸不由海也無疑義矣蓋海戰雖各國所長然必遠涉重洋又不能於海中長較勝負相持既久仍須登陸孤軍無繼此危道也彼西人心計最精豈肯趨難而舍易前此法人擾我閩防特因失利於劉軍欲取償於中國我又未能隨機應變致釀兵端非果有謀我之心也使果有侵地之志或分兵而虛擾或合力以專攻則必由陸而不由海故今日之中國防海既難從緩防邊更為要圖然而邊地廣矣在南則與法

之越南英之緬甸交界在西則與印度比鄰在東北西北由東三省內外蒙古迤邐而至新疆又在在與俄接壤皆強鄰也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蓋俄人包藏禍心匪伊朝夕縱不亦必除鋒日法兩國先與我開釁逮我兵疲力倦之時彼之西伯利亞鐵路已成必突如其來借端渝盟為我邊患亦已數見不鮮咸豐八年乘中國方有兵事據我烏蘇里江東之地五千里誑佔我沿邊卡倫以外之地萬餘里薄人之危幸人之禍其處心積慮可想而知又與日本易唐太島即庫頁島儲軍械屯重兵近來造西伯利亞鐵路由彼得羅堡直達琿春查鐵路之造雖所以便用兵亦所以興商務是以各國鐵路大都造於繁庶之區今俄人獨不惜巨款造於不毛之地非有狡謀更何為乎故曰防俄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一 三

宜先也然而防俄防於西北乎抑防於東北乎曰昔日以西北為急今日以東方為重何以言之俄之精華富庶皆萃於西故其槍礮之屯藏部落之雄壯皆在西境若與中國有隙必先擾動新疆倘西伯利亞鐵路造成則由彼國京都達我邊界調兵運械不過瞬息之間是其今日之東路已便於西路數倍況我京師首善之區正居東北故中國及今籌備防務當先於東北之奉天吉林黑龍江一帶俟有餘力再兼顧新疆此亦先難而後易先急而後緩之道也且夫措置防務非可徒託空言也非可狃於近效也是宜添練防兵以聯聲勢建築礮臺以扼要衝趕造鐵路以便營運增設電綫以靈消息行軍瞭望向惟專恃遠鏡若無高山可踞則所視亦復不遠雖探升竿顛略能瞭敵然竿

高不踰百尺三英里之外目力窮矣今英國兵曹擬用輕氣球高可至七八千尺以氣之加減爲升降以代竿樓之用憑虛俯視百里之外宛在目前而所尤要者在乎多築土壘土壘者防邊之視之遠近迥不相侔矣

急務也昔羅馬稱霸歐洲大者畏威小者嚮化卽以土壘之功蓋有土壘則據高臨下敵必不克驟攻我又藉以遮避易於伺擊明嘉靖時西班牙王喀爾五與敵交鋒患敵之衆急築土壘敵不克攻越日援兵至遂以獲勝萬曆十三年西班牙用土壘之法攻恩脫爾亦獲大勝嗣後歐洲有三十年大戰皆以土壘之堅否分兩軍之勝負然則土壘非防邊之首務哉嘗聞羅星潭觀察云築壘之法必須營壘如回字形鑿四方空處之土深五尺累四面爲精下厚五丈上厚三丈所鑿低下之處修營房兩傍如街然其街心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一 三

挖溝作回字形中心則鑿池蓄水惟留一方豎柱竿以繩上下而望四方如是則營房在土中地高於人矣房則蓋竹木泥土外覆城頂後接池邊中臨街心勢陡而土厚旁高中低敵擊以開花彈前墮城外後墮池中中墮溝下彈雖開花於我無損卽使彈落房頂卽炸而竹木泥土皆輾厚之物柔能制剛似可無慮若用鋼彈擊我則牆厚數丈小彈亦難穿也西國築土之法亦猶是歟今東三省崇山峻嶺所在俱有誠使扼其險要多築土壘則進攻退守綽綽有餘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此之謂也雖然武備講矣防務固矣而不籌足食之道仍不足以持久也是非屯田不爲功屯田之法創於漢文帝募民耕塞下爲行屯之權輿及趙充國

留屯金城而屯田之利始晉晉唐以還其制屢更有所謂軍屯者如漢武元鼎六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責六十萬人戍田之是也有所謂民屯者如唐初行民屯及天寶間天下屯田歲收一百九十餘萬斛是也有所謂商屯者如明永樂間下鹽商輸粟於邊之令每納米二斗五升給鹽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復令近邊荒閒田地得自開墾使永爲業商人憚轉運之勞無不自出財力招致游民以事耕作是也今東三省土壤沃饒水泉豐溢誠使參酌成法擇善而行則數年後貧瘠之區皆可變爲富庶況以民養兵而兵可不潰以兵衛民而民可無憂兵民相依人自爲戰而邊防安有不固者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一

三

邊防二

防邊之要著固莫急於東三省矣其與東三省壤地相連安危相繫者尤在朝鮮朝鮮世守中國藩封不侵不叛我中國亦處之甚厚待之獨優比來遣員理其商務使開口岸與各國立約通商所以撫綏之者不遺餘力誠以朝鮮與奉吉毗連實爲東北之屏蔽其地存則東三省之基固其地亡則東三省之勢孤欲固東北之邊實以保朝鮮爲第一策然保之亦有難焉者其國小而弱比之春秋則猶晉楚問之鄭也比之戰國則猶齊楚問之滕也而又不思自強不知自奮不能與自然之利不克培有用之才其地自圖們鴨綠二江以迄南海巨濟彘延一千三百餘里土饒礦產金沙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二 三

尤多俄人早已逐逐眈眈欲踞之爲外府然後徐圖東省爲併吞囊括之謀日本亦有心圖此久矣是朝鮮一隅爲俄倭所共爭亦中國所必守然恐非中國獨力所能支也何則朝鮮交患俄日俄之土地廣兵甲強以取朝鮮不啻以虎搏犬數年後其鐵路造至琿春一旦有警濟師運餉速於置郵中國雖欲保之援之而緩不濟急縱百戰百勝恐援兵既至而朝鮮已蹂躪不堪矣日之對馬與釜山僅隔海岬數十里朝發夕至勢類探囊爲今之計獨力當俄日之狡謀不如合力以制俄日之鋒銳此連衡之策不可不講也其策奈何日無事之日結英吉利同心合力以拒俄日中英聯盟則與俄日勢均力敵兩國或能知難而退可不折一弓不絕一

矢不傷一卒不費一錢而朝鮮有磐石之安東省有金湯之固便孰便於此者或謂英人貪詐素輕中國若與連衡彼未必從卽從矣或陽助我而陰助俄日或乘間窺朝鮮以取漁人之利可奈何而不然也俄人貪而無信天下莫不知之苟吞併朝鮮東得志於亞洲西必橫行歐土勢同東帝浸假而進窺印度亦英人所深忌也故數年前有巨文島之佔踞藉分俄勢日人得志於朝鮮亦非英所樂聞豈有不交中國以保朝鮮而反助俄日之理乎若慮其乘間窺朝鮮則又不然英人商務交涉中國財產頗巨本無東封用兵之志貪小利而啓大害吾知其必不爲也况近來英國保泰持盈頗願中國自強共圖拒俄之策誠以其國勢雖在歐洲而印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二 三

度緬甸既屬於英命脉精神皆在亞洲之內英東方商務較各國首屈一指其防人之搜奪也蓋無日不屢於念慮俄併朝鮮則東海之利權與英匹敵矣英以香港爲外府自通商以來締造經營不遺餘力迄今繁華富庶遂爲各島之冠南洋新加坡等處皆設埠頭貨物之豐閩閩之盛俄人豈不垂涎一旦既得朝鮮勢必旁溢橫出香港近在咫尺豈能安枕無憂卽南洋大局亦豈能毫無變動不特是也俄謀印度之心未嘗一日忘朝鮮既得則籌餉有所屯兵有所不難逐漸而西英人雖強恐難相禦日本嘗自稱東方復出一英國此言實深中英俄之忌決不願其坐致強大也必矣然則朝鮮之存亡亦英俄盛衰之所係也朝鮮亡於日本則日

本得隴望蜀勢必與俄力爭東三省俄強固於英不利日強亦未

必為英利也聞日本之志不淺商務亦日盛惟恐不得朝鮮東三省等處終為俄併日俄勢力太相懸殊不能久敵為慮耳竊思日本與中國原屬一家最善合中國以禦西人昔歐洲普攻奧已割奧地今奧不計宿仇與普連盟同禦俄法久無邊畔曷若與英同保朝鮮布告各國公同保護一若歐洲之瑞士或如埃及故事朝王請各大國派一大臣公同佐理凡事會商後仍奏請裁奪如各大臣有徇私不公忠體國者則占三從二照會其國另選別位俟國富兵強之時即盡用土人無論何國不得貪其土地最為妙著世之侈言以夷攻夷者妄也若利害相同則虎豹可馴而為我用况彼亦靦然人面乎孫武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也是必於無隙之時先與英訂立密約音聞英國擬與中國訂立密約以拒俄日本亦欲連衡中國均拒而不許方今之世儼同戰國各國多有連衡互相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二 七

保護者我中國欲仿遠交近攻之法宜速結英德美以拒俄日蓋英不願中土互裂以壞商務德不願俄法分佔中土益其富強美立國定章不佔人地惟貪我國鐵路礦務庶俄日均有所顧忌商務之利或為我援助我將材售我船廠不敢輕於動兵而後朝鮮可固朝鮮固則東三省亦固是我保朝鮮仍不啻自保邊疆也雖然中國仍須發憤為雄英國方能互相保護若待至海疆為人蠶食國勢衰弱之時始欲與英人訂立密約必不成矣因議邊防而縱論及之世有深明大局者當不以余言為河漢也夫

昔者樂毅伐齊必先聯趙諸葛守蜀首尚和吳蓋有所備必有

所親嘗攷列國爭雄之世得一國則數國必折而受盟失一國

則諸國皆從而起釁故擇交之道得則仇敵可為外援擇交之

道失則隣援皆為仇敵誠宜審時度勢效法前賢上篇所論擬

結英日以拒俄如日有異心則結英德以拒俄日如法有異心

則合英德美以拒俄法日以期保護東方商務彼此均有裨益

乃甲申年所作也今英以中日之戰遂棄中而聯日前後異轍

我當此創鉅痛深強隣環伺之時雖變法自強亦不可孤立無

援亟宜與俄德美聯盟許以開礦借款鐵路之利不可僅與俄

聯恐為其所陷也嘗聞雲間蔡子曰西伯里亞之鐵路日漸展

築僅能至琿春不得太平洋經歲無冰之海口勢將何所用之

即使俄之君臣顧念邦交不願損害中國而一國之全力側注

東南豈俄廷之所能遏又使英國善自為計助華以拒俄俄人

未易拒也中國又全無足以拒俄之道英將何以為計乎法人

初取越南繼割暹羅惟思闖入雲南以罔通商之利俄又恐英

國截其南下之勢陰助法以擾英之南服使英不能兼顧法既

得俄助益長其入滇之氣俄英阻之不能聽之不可恐他國著

我先鞭削其商權而奪其利數遂欲由印度以入西藏或由緬

甸以入雲南而畢會於四川四川天府之國也其民數十兆既

庶且富又有揚子江之上流日金沙江迤邐而東直達吳淞海

口故中日之戰英遣兵船在吳淞海口梭巡不准日船入擾又

英員葛洪自亞洲東部探路而歸語於英人曰英之視四川猶

俄之視滿洲也俄緣通海之故不能不入滿洲英緣通商之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二 天

其能不入四川乎法報又云四川與雲南貴州毘連皆越南接壤之地英法奢願狂言於斯畢露既不能結英日以拒俄法即當結俄德美以拒英法日然皆非自強不可必能自強乃善結邦交為虛勢以佐其外否則外勢雖固內力銷沮則助我者即反而先噬我也可不懼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邊防二

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九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目錄

強兵三

邊防三

邊防四

附錄姚子良觀察論滇屬金沙江形勢

邊防五

邊防六

邊防七

附錄劍華堂續罪言天下大勢通論

邊防八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目錄

壹

江防

礮臺

附錄鄒君礮臺論

火器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強兵三

香山鄭觀應陶齋纂著

邊防三

古之邊患不過一隅今則南北東西幾成四逼矣古之禦戎不過數國今則書文車軌徧及五洲矣自非總攬全局必不足以禦人苟非思患預防亦不足以立國是故防邊之道雖以防俄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防鄙人生長海澨祖識洋情目擊時艱孤懷忠憤前奉檄赴南洋各邦偵探敵情遂歷越南之西貢金邊暹羅之都城英屬之新加坡檳榔嶼等處縱橫萬六千餘里東南盡海西極印度孟加拉北至滇黔之邊境輪舟來往一葦可杭道光季年海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三

壹

氛四起英法二國以兵船侵擾南洋如暹羅越南緬甸精華繁盛之區先後為他人所據我雲南一省五金礦利甲天下英法覬覦已非一日特三國蔽其外未能徑入藩籬今暹羅雖存受制英法越南已為法佔緬甸復被英吞是雲南一隅絕無屏翰之可恃矣嘗聞英法遣員游歷黔滇西藏緬甸越南諸境繪圖具說簡要精詳並見英鐵路圖以深貢為始基向北直穿緬甸全境由蠻暮入雲南永昌又迤東行穿葛亮老撾經緬甸三境由阿瓦京城會英鐵路入雲南永昌又迤北行穿越南北圻由天洞山入雲南蒙自縣境英法蓄謀已數十年曩曾探悉外情密稟粵中大帥誠恐不出十年二國火車必交萃於滇境滇中兵燹甫息庫藏空虛倘不

及早防維一旦強鄰入寇何以應之是宜亟籌固滇之策也夫滇

之永昌思茅蒙自以及毗連緬越各要隘皆須鎮以良將守以精

兵多築堅臺廣列巨礮克敵利器精益求精今滇省所用槍礮購

自西國委員由粵滬解往所費甚鉅重大之礮難踰峻嶺轉運之

艱如此何如就省規設機器局購置西國合用之機器延請西國

精於機器之人教我華工自行製造一切槍礮軍械日新月盛則

守禦之具無虞缺乏矣更開採五金各礦以充軍餉絕敵人之窺

伺壯邊塞之聲威則地寶之豐出為世用何至呼庚呼癸動費川

流協濟之欸哉至西藏與印度毗連英人於數年前興兵侵據我

獨春嶺外地千餘里嗣後訂立和約水西流之地皆歸印度東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三

貳

之地歸於西藏番民雖不服無如何也今英人設埠通商漁其貨財利其土地蓋藏地徧產五金綽思甲土司地連俄境與蜀之打箭爐諸處金沙銀礦隨在皆有英之游歷者處處搜采泥土攜之而去垂涎之意行道皆知苟非刻刻隄防安不忘危整頓邊防開採各礦西藏不保蜀境豈能久安或謂泰西各邦款關通市不過貪利而已原無兼併之心豈願中外戰爭致為貿易之礙各國公論亦可畏也不知英奪緬甸法併越南一朝鐵路告成窺覷雲南進擾西藏入圖巴蜀兵由陸路勢若建瓴並不擾及通商大口貿易何礙各國何詞然則籌備之方其可緩乎孫子云母恃其不來時或有以待之禦敵者以自強為本以自守為先不能戰安能守

器難練兵難籌餉難得良才以製器練兵籌餉則難之又難兵法曰器械不精以其卒與敵也兵不習練以其將與敵也將非才武以其軍與敵也可不慎歟西藏川滇現雖安堵積薪厝火一發難收未雨綢繆是所望於深識遠慮之君子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三

三

邊防四

陳君還之久居緬甸嘗徧歷緬甸前後藏印度毗連之地己丑秋初歸語余曰緬甸水道伊里窪里江南北三千餘里通至滇界土司地其水道最要之區土名貼交墩一名上石坑即前明分界處灣曲甚多兩旁皆崇山峻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大羅江之西由蠻暮新街至孟砮等處其地數百里皆前明孟養土司之地土名孟養此中多產翡翠琥珀樹膠梗木等材料而膠樹取膠尤勝於阿非利加按五大洲產樹膠處惟緬甸與阿洲耳當英人據緬時曾遣人窺探該處均無華人遂盡為所有如先派撥華兵數十名駐守彼必不敢奪取既奪取後華兵始至彼反行文詢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四

四

總理衙門凡孟養司屬地新街蠻暮等處究竟誰屬我 朝執政未悉其中出產恐釀事端遂許盡歸英國今但以野人為界山之內外皆土司地與雲南迤西等處毗連由蠻暮分三路通滇界一通騰越一通龍陵洲英人已有鐵路由仰江即英屬達阿瓦即緬甸京城二十六點鐘可到另有鐵路由印度孟加拉達阿桑現擬一由阿瓦達滇之思茅一由阿桑達緬甸之老玉廠新玉廠琥珀廠產樹膠之地入迤西諸部一擬由各廠至孟砮直至格薩較前所繪之鐵路尤捷云此英緬近年交涉情形也至北印度與前後藏只一路相通名怕里閣二內有地三百餘里屬哲孟雄雪山山內土名竹木山外土名錫起哲孟雄酋主面許英人在其界內修築馬路

每月私受英人銀一千路卑名爲請英保護而英則直受之爲附庸矣藏王聞英人越界築路卽責問哲孟雄酋主而酋主伴作不知藏王乃率兵出關據守英人囑其卽退逾限不退卽開仗英人攻退藏兵旋據其地後復強要入藏設立領事通商焉此英藏近日交涉情形也今觀雲南界連後藏與緬甸印度接壤之處險要盡失惟有陰結土司勿使外嚮凡通緬甸印度各要隘均須堅築礮臺廣列巨礮慎選精兵嚴密守禦尤須駐藏大臣與之交涉操縱自如固我番民之心遏彼覬覦之念庶可稍免後患云

附錄姚子良觀察論滇屬金沙江形勢

大金沙形勢其下游去滇遠者姑置不論其上游本爲滇屬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四

五

按永昌騰越諸志南甸傳云屬部直抵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又云所部憂獨直通蠻暮江蠻暮傳云地在金沙江內騰越之西蠻哈山下當緬人水陸之衝爲隴川右臂孟養傳云其地在金沙江外古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暮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疆迪西洋北極吐番西通天竺東南鄰於緬合此三土司觀之而上游之形勢備矣考孟養之上又有孟拱蠻暮之上又有曼鳩志皆無傳然騰越四履土產諸篇論之曰從前州境盡大金沙江內外兼曼鳩蠻暮孟拱孟養而有之蓋蠻暮曼鳩在江內者也孟養孟拱在江外者也夾江內外以衛騰越天塹之雄也江以內有蠻哈南牙諸山爲之重險表

裏山河又何壯也此大金沙江當日之形勢也明張機作南金沙江考以爲卽梁州之黑水禹蹟所畫確不可移故論者謂西南極邊由瀾滄而潞以迄於黑水之金沙爲梁州第一大門戶明時孟養通文書自稱守金沙江奴婢守此門戶者也由是言之滇可無大金沙江乎大金沙江內外其可無孟養諸土司乎嘗考國初平滇之後孟拱孟養等首先內附見於毛奇齡蠻司合志毛奇齡據史館官書非耳食無稽者比其後征緬之役孟拱孟養皆抒誠効力 高宗御製詩文一再及之尤天下臣民所共覩得謂非 本朝屬地乎今蠻暮孟拱等土司猶有

本朝所頒印信焉騰越境內之水流入大金沙江舉其大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四

六

言之一曰檳榔江一曰龍川江雲南通志又云檳榔江自古壅塞外流入合騰越廳所出之大盈江西南流出蠻暮境西入大金沙江凡騰越以西之水皆入焉龍川江自怒夷界入邊納曲石猛淋芒市南機諸河西南自天馬關流出緬甸入大金沙江凡騰越東南及龍陵以西之水皆入焉騰越志云甸內甸外諸水以大盈江龍江兩大水括之可約略而盡蓋檳榔江與大盈江合流之後或稱檳榔江或稱大盈江其實一也龍江卽龍川江也今考兩江入金沙之口本皆我滇屬土司境內龍川入江之口爲蠻暮南境流經木邦孟密至此滇人稱爲那莫江滇中諸志或作莫勒江者誤也按騰越志蠻暮傳云東有等練山環

以那木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此江是也此龍川江尾舊屬滇境之明徵也檳榔大盈合流入江之口為蠻暮北境俗亦稱為蠻暮江流經緬甸之南牙山麓至此說者謂其地正當蠻暮南甸之交故騰越志南國傳云所部憂猶直通蠻暮江即指此江也此大盈江尾現屬滇境之明徵也試以大金沙江形勢言之自緬京阿瓦而上以瑞姑新街兩處為瀕江要地瑞姑雲南通志作尼孤昔大學士傅恒征緬由天馬關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約三百里即至阿瓦城此處以上有大葫蘆口下有小葫蘆口張機所謂大小葛蒲峽是也為上游江道最險之處論者謂不得瑞姑則新街難守不得新街則騰越難守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四 七

恃此兩峽以為險也昔年蠻暮土司都於新街而扼瑞姑以禦緬甸則皆其屬地而大金沙江上游形勢要害之所在也今者收回瑞姑新街策之上者也其次亦須至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而止以保全舊日南甸之分地此其所言邊界情形瞭如指掌英人之蠶食邊境與法人無所異法人以安南為詞英人以緬甸為詞皆有所覬覦而深入者也勘界不清即邊防皆不足恃分疆而理之畫界以防之安得深明大略之人而與之言天下事也

邊防五

光緒十一年英兵進據緬甸之初前使臣曾惠敏先與英外部會商立君存祀既不可得英人自以驟闢緬甸全境喜出望外是以有允曾惠敏三端之說界務一端則願稍讓中國展拓邊界蓋指普洱邊外之南掌揮人諸土司聽中國收為屬地也商務二端則以大金沙江為公用之江在入募近處勘明一地允中國立埠設關入募即中國之所謂新街也當時曾惠敏以未深悉滇地情形持論稍覺游移又因中外往返商查之際未能毅然斷而行之僅與外部互書節略存卷旋即交卸回華次年英署使歐格納與總理衙門議立緬約五條又以三端尚非定局遂未列入約中至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五 八

八年 朝廷命前使臣薛福成與英外部講界蓋在歐使立約之後已六七年矣查閱使署接管卷內有曾惠敏議存節略英文參贊馬格里又係原議之人屢赴外部重申前說外部堅不承認據稱西洋公法議在立約之後不可不遵議在立約以前不能共守以其有約為憑既不入入約章必有所以然也英人自翻前議雖以公法為解實亦時勢使然當其併緬之始深慮緬民不服及緬屬諸土司起與相抗萬一中國隱為掣肘彼則勞費無窮因不敢不稍分餘利以示聯絡彼之所以驟允三端者時為之也既而英人積年經理萃其兵力餉力戡定土寇復於緬境之野人山地稍用兵威脅服收其全土磐石之形已成藩籬之衛亦固彼之所以

忽斬三端者亦時爲之也前議三端既不可恃則展拓邊界之舉毫無把握且查滇邊諸土司雖或久隸中國然自乾隆以後往往有私貢緬甸以圖免擾而固圍者英人執此爲辭來索緬甸固有之權則或指爲兩屬或分我邊地殆事勢之所必至若中國既失藩屬於前又蹙邊境於後非特爲鄰邦所竊笑亦恐啓遠人之覬覦殊非計也適值十七年秋冬以後英兵游弋滇邊常有數百人以查界爲名闖入界內去來恣忽野番土目驚聳異常英兵常駐之地則有神護關外之昔董暨鐵壁關外之漢董英人用印度武員之謀窺逼近界以至沿邊騷動風警頻仍雲貴總督王制軍慮啟費端迭經電達總理衙門由前使臣行文照會外部斥其違理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五 九

責令退兵又屢赴外部苦口爭論英兵稍自撤退滇邊暫能靜謐查野人山地縣百數千里不在緬甸轄境之內若照萬國公法應由中英兩國均分其地會惠敏嘗有此意而未申其說薛使因復照會外部請以金沙江爲界江東之境均歸滇屬明知英人多費兵餉占此形勝萬萬不肯輕棄然必借此一著方可力爭上游振起全局外部果堅拒不應兩次停商外部所稍依允者印度部復出而撓之印度部所稍鬆勁者印度總督復出而梗之印督至進兵蓋達邊外之昔馬攻擊野人以示不願分地經薛使相機理論剛柔互用總理衙門復向英使歐格訥辯論力伸劃江爲界之議因以滇境東南讓英稍展邊界乃與印督商定於孟定敵攬坡

西南邊外讓我一地日科干在南丁河與潞江中間蓋卽孟良土司舊壤計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猛卯土司邊外包括漢龍關在內作一直線東抵潞江麻栗壩之對岸止悉劃歸中國約計八百英方里又有車里孟連土司轄境甚廣向隸雲南版圖近有新設鎮邊一廳係從孟連屬境分出英人以兩土司昔嘗入貢於緬并此一廳爭爲兩屬今亦願以全權讓與我訂定約章永不過問至滇西老界與野人山地毘連之處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駐兵之昔董大寨雖未肯讓歸中國願以穆雷江北現駐英兵之昔馬歸我南起坪隴峯北抵薩伯坪峯西逾南嶂而至新陌計三百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陽江以東有一地約計七八十英方里是彼於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五 十

野人山地亦稍讓矣其餘均依滇省原圖界線劃分惟騰越八關界址未清或稱漢龍關自前明已淪於緬天馬關亦久爲野人所占跨則八關僅存六關經薛使再三爭論此二關亦歸中國又前年英兵所駐之漢董本在界線之外因其扼我形勢逼處堪虞向彼力索外部亦願退讓以表格外睦誼於是界務乃竣竊維數十年來西洋諸國競知中國幅員遼闊又有不爭遠土之名一遇界務交涉鮮不爲耿耿之視意存蠶食者於是琉球越南緬甸以藩屬而見吞香港九龍海參崴以邊隅而被攘甚至有晚及朝鮮議及臺灣者中國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開疆生事之嫌得之則曰猶獲石田失之則曰不勤遠略顧石田棄而腴壤危矣遠畧弛而

近憂迫矣我視為荒土而讓之彼一經營則荒土化為奧區以奪
我利柄我見為甌脫而忽之彼一布置則甌脫變為重鎮以逼我
巖疆伺間蹈瑕永無底止歲朞月削後患何窮故必擇一二事以
全力爭持然後可以折狡謀而挽積習此次勘界之役雖獲地無
多而裨益有五風示各國俾勿藐視一也隱備印度杜其窺伺二
也保護土司免受誘脅三也扞衛滇邊防彼勦進四也援用公法
稍獲明效五也有此五益始知曾惠敏所商展之界迄今時異勢
殊稍有窒礙蓋南掌諸部近已盡歸暹羅爭之已覺不易而揮人
各種惟康東土司最大其地與車里相彷彿英人欲據以遮隔法
暹兩國斷不肯舍抑且離我邊境較遠控制不易固不若今日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五 十一
所展皆在近邊也

邊防六

曩嘗論我 國宜仿遠交近攻之法結英拒俄同心力以鞏邊疆
今於中日戰後始知英之不能為我援者其故有四一見我大局
糜爛練兵製器徒襲皮毛兼以強隣環伺勢難彼此相助二英之
國勢今日漸趨重印度欲強印度即藉此陰窺滇蜀我之弱彼之
幸也甲申之役乘機而覆緬甸其包藏禍心已可概見三恐將來
印度與中國同時有事英勢難分兵保衛且其情形與昔日之保
土耳其不同土弱則俄得肆志於地中海於英為不利中弱則彼
得僥倖於我之西南不惟於英無所恤亦且有利存其間也四英
在今時五洲皆有屬土方且保泰持盈不欲輕啓隣讐恐一敗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六 十二
有土崩瓦解之虞其日報又言歐人當為政於亞洲不願亞人得
自為政如黃人指亞洲人色黃欲立互相保護之約必竭力以阻之所謂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今我 國當創鉅痛深之會英美皆
作壁上觀獨俄人仗義執言邀同德法使日本還我遼東復為我
貸銀作保雖俄有私意安知我不能藉此自強而遠聽俄之自取
乎況俄主嘗對我使者言請中國變法自強以禦外侮其欲中國
振興得以互相維繫殷勤之意未必全為偽語也俄主勸中國變法以禦外侮明
知中國積弊已深一時不能驟變為我取還遼東及代保貸銀其
待我之優厚何如窺俄人之意欲在將來開釁之時借此以禦各
國之口令各國毋得為中國與援未可知也若我國不善變通聯
終即如昔年俄欲伐土先請英德法奧意五國君臣督責土耳其
舉行新政土仍不聽五國君臣怒其背已而任且俄人之隱為我
俄人用兵皆作壁上觀此其前車之可鑒者也

中國地者非止一次矣昔英人於上海興築鐵路俄人不平飛報國中登諸日報而後英廷始知其由俄使於烟臺席間告李傅相曰今當軸者志在整頓營伍練習卒兵然必以理財爲先否則有人無器有器無財其弊一也烟臺之役英方有索於中俄使乘此而發相勸之語可見俄廷非無意親中國也光緒十七年長江一帶民教不和之案迭起延及內地焚燬教堂殺傷教士各國公使以中國辦事遲延不能保護教民屢向總署詰責時值哥老會煽惑人心蔓延益廣公使擬令水師登岸自衛告於總署推德國公使巴蘭德爲領袖中國政府止之不可事將成矣幸俄國駐京公使不允其事遂寢說者謂洋兵登岸名曰自衛實則與用兵無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六

三

倘使肇禍大患卽在眉睫之間俄國不允而止凡此皆與我中國交誼之厚顯而易見者也條陳時事者皆曰通商事起千古未有之變局中國兵威不振財用日匱商民交困皆因劫於條約太阿倒持反主爲客而商務虧絀以至於此今日時局之可憂而亟宜措意者恐不在俄而在英自光緒元年至十五年中外通商銀價出入贏絀之數中國共虧銀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一萬餘兩至十六年英國贏銀至六千零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一兩合之俄美等國補八中國之銀二千五百四十一萬餘兩中國一歲虧銀至三千九百九十四萬八千九百四十一兩此有貿易之冊可稽者國困民貧端由於此年復一年更不知伊於胡底世俗徒知俄之壞地

扼我肩背而不知英之商務實賸我膏脂日本一島國洋藥一項猶首在禁例中國竟甘受其毒而不拒之果何爲者爲今變計莫若聯俄以制英俄羨印度之富不肯一日去諸懷誠能結以大信共敦睦誼中俄既親我又能變法自強則日本亦就我範圍以與亞洲彼此整頓商務力圖富強互相保護中俄日可世爲婚姻之國合力以驅逐英法荷佔據印度索還暹羅緬甸越南南洋各島仍使立國聽該國擇其賢而有才者以主其民如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弊卽除有利卽興又何慮洋烟之不能禁乎或笑曰英人賡我膏血猶狐狸也俄人性情猛鷲猶虎狼也狐狸媚人以取精英使人形脫肉削而至於天亡命雖失而軀壳存也虎狼伏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六

十四

山林而不動似馴擾而不爲害一旦長嘯跳躍出而噬人則吾儕無噍類矣不知此其說似是而實非也泰西諸國通商亞洲如英如俄尤關繫中國之大局顧英與我遠而恆有齟齬俄與我近而尙形輯睦英俄相忌而復相制我在今日親英則俄忌親俄則英忌惟俄自畫疆遣使以來世修和好未改前盟况今俄之所以待我者獨厚東方之事俄固大有造於我也則我尤當乘此時結俄以爲援親俄以自固要之泰西諸國無不具有深思遠慮不可測度特以英力已雄俄勢尙緩審時度勢自宜亟與俄親藉以備他日指臂腹心之助推爲主盟所謂舉虛名以悅之而我亦無損焉者也速建鐵路達滿洲之邊界俾得接西北利亞鐵路所謂輸實

利以酬之而我與有利焉者也中俄之勢聯而後日人乃不敢肆其陵侮英法亦不敢行其覬覦英國既以商務奪我利蔽潤我利源又且販售鴉片毒痛人民為中國之漏卮時生事端橫加需索壞中國之大體海疆諸費亦皆英為戎首左相之收復新疆俄則為我接濟軍食嗣後還我伊犁未嘗失好雖欲求割帕米爾一地但據地界為言不為過甚英俄兩兩相較果孰善孰惡耶論者但以地勢迫近為慮英之屬土不距我尤近乎我中國地勢遼闊控扼南北實握天下之關鍵而英昔者嘗欲強中以禦俄今見我之不競反思媚日以抑中毀輪舟而不敢索賠辱領事而不知問罪柔如剛吐抑何可笑然則俄人之結好於中國者其意豈不欲親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六 五

我以制英哉且英未嘗不慮俄之與我合也前者日本與俄立約易島英人訛傳中國與俄立合兵之約通國震驚蓋恐俄藉此以窺印度也異日者倘使英或與他國有事俄人必乘間而攻印度此固英所深懼也故親俄即以制英亦以備日今中日交爭甫罷嫌隙在中心中俄相聯日人必懼或將轉而親我或謂中俄合則日與英聯然中國果能發憤為雄厚精圖治悉如日本之變法自強訓練十年水陸俱備日英無難抵禦惟同在亞洲互相攻擊唇亡則齒寒徒為漁人得利中國宜開議布公勿念前仇亦與日合以踐與亞會之約庶不為西半球各國所侵害也或曰強弱未可同處結俄以拒英猶避虎而進狼夫人特不自強耳徒恃夫人力固無濟也人既為虎結我獨不能為獅豹乎且謀人而使人知之此危道也我之親俄而於英之和好固無妨也英在今日亦未嘗不

欲結中以保全印度原擬結英德以拒俄日未嘗不為良策今觀英之所為乃勢利交也昔年英法結中尚未知中國兵勢之弱如今日不思臥薪嘗膽精圖治非但不能結英並不能親俄即親俄亦無濟於事終為強鄰侵奪耳聞俄英法德早已蓄志繪圖剖分土地日意亦思預其列嗎呼乘燕不知大履將傾醉翁不知臥舟已漏時勢急矣宜速借材異域練兵製器以治其標廣學校警諸戰國之齊附秦則秦強附楚則楚奮中國而善自為計不動聲色聯絡於二者之間以恆享其安則國勢自能鞏固然後發憤為雄亟自整頓天下之事豈有不可為哉惟是簡遣使臣往駐各國而尤當加意者莫如俄使才之選要當鄭重總之內有以結其歡而外無所招其忌慎固邊防宣揚威德即寓乎此焉是親俄正所以強俄也英雖狡諂必不能以此為我病凡近俄疆者防守之要一切整頓軍營成堡必當煥然改觀而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六 六

於俄界買賣之處設立領事以資保護且加派採訪簡練戍兵騎隊必用熟識俄語之華人尤宜專設書塾肄習俄國語言文字預以儲他日之用遣發幼童往學各藝於俄京言語通而後性情洽泱無隔閡之患因以考其輿圖物產稔其山川道里察其國政人心明其土風俗尚更進而交其賢豪長者而後親俄之實效可觀已嗣後遣使至俄宜用專駐而無兼使尊其爵秩重其事權且必如今日王爵棠星使庶為無忝厥職既還侵地復貨鉅款優待之禮前所未有昔春秋戰國之際羣雄紛峙而能道結強鄰威加與國者胥此道也俄英德法美日今天下之雄國也中國屏藩盡撤俄瞰於北英睽於西法睽於南日眈於東且英法美德俄日先後向中國皆

索有租界為侵佔之先機我國亟宜變法自強連衡禦侮查美
國在墨州地曠人稀尚無遠圖之志英法德俄日散居歐亞兩
洲地勢毘連鐵路輪舟無遠弗届不免有恃強陵弱蠶食鯨吞
之虞各國莫不講求武備詐力相角中國往年見愛於英日均
欲連衡今則見棄於英日易生仇隙前後歧視之故皆因敗於
法日之戰為人輕視耳上篇擬變法自強聯俄以制英勿為英
人所侮釋嫌以交日勿使日人多疑如德之與澳意連衡庶外
人不敢覬覦然非變法不能富強非富強不能合從連衡所謂
勢均力敵而後和約可恃私約可訂公法可言也當今公使外
部大臣其變詐恒如古之蘇秦張儀故其言未可輕信試觀中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六

七

日高陞輪船事可知矣甲午季夏我國欲租英商高陞輪船載
勇赴朝鮮駐韓城之參贊唐少村太守知日意電稟北洋大臣
請其改圖恐日人必不許高陞之勇登岸非囑返國即拘赴日
本或為彼轟擊當道猶疑不決詢於天津英領事英領事即電
詢其駐京公使公使電覆云無碍可以前往且云伊與日公使
交最密斷不致失好當道均信以為然不知日人蓄謀久矣當
日主議婚之期已嫌我國無物寄贈而日報聲言數千年之鄰
國薄我如是將來必有以報之去春南北洋水師大操法參贊
對日外部曰中國水師無用正可乘時取之是英法皆有樂災
幸禍之心否則何以高陞擊沉於海英廷不肯力追又不與俄

德法聯盟以過日勢之饒乎且天津遊勇恨高陞船為日人轟
擊所傷之勇多其同鄉至好聞重慶船大餐房內藏有日奸遂
登船騷擾有類日人面貌者致為所拘北洋大臣聞信即飭委
員向該船及英領事處致意抱歉應可釋然而英人心猶未足
須重慶船來時鳴礮廿一響方允息事英廷尚以為辦理有法升為頭等公使外
國均以此為辱得無欲令日人知其不助中國之意乎且日本
在朝鮮之勇無禮於英領事較華勇在津無禮於商人情節較
重而英廷不責索日人賠禮或云英領事之夫人被日兵倒拉推之溝中英廷不責日人賠禮反
將其領事撤任可見專與中國計較可見理細於勢則公法亦
不可恃當今之世智取術馭甘言難憑查西報載光緒六年英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六

六

國將中英法交界歐脫之地以畀中國并說不可轉贈他國今
中國假俄法德之力向日本索還遼東而法請用歐脫之地以
相報傳聞已立約畀之尚未知確否也英相國沙侯遂致書法
國云中法之約斷不承認於是各日報遂大發議論謂英擬索
舟山德商亦勸其國家亟宜在東方謀取一地以為屯聚水師
之所或云舟山或云廈門其命意立言已可概見所謂岌岌乎
其殆哉正今日中國之局勢矣然近窺德之附俄似有名無實
英之與德奧意合從亦已露其端倪英又欲聯日以壯聲勢果
合五國水師陸軍兵力之強佐以英德國庫器餉之豐決非俄
法可敵矣縱俄法合盟決其不敢妄動若中國尚不因時制宜

變法自強必致為人欺侮蠶食誠在意中也各西報屢逞三國瓜分之妄詞并云瓜分地圖業已畫好雖尚未形諸實事要不可不深戒而預防前篇謂盱衡時勢亟宜聯俄以制英日和英日以制俄非恃俄可與英戰實欲藉俄與日合藉日和英以拒俄耳蓋俄皇彼得臨終顧命有云朕欲舉亞洲之全境俾盡服於俄今乃齋志而歿惟願後之子孫終成朕志毋忽故二百年來其後皇世世守之亦無人能強令忘之者且西報往往聲言歐人當為政於亞洲不願亞人得自為政是其氣吞亞洲之意大可見矣又豈日人之福哉況日本箱館近於俄國若待英國有事則合從之約散而中國之勢分斯時噬臍無及悔之晚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六

吾願日本通達治理之士夫其再思之

邊防七

余閱劍華道人天下大勢通論深服其洞識中外情形十年前已知倭有今日之變矣凡中外識時務者僉謂倭當日設與亞會令人欽羨不已不知特欲懈我中國之防耳其時倭人處心積慮日夜以圖我中國藉口於閩罪生番以發兵端故王廣文臺事竊憤錄云倭人之侵臺灣即滅琉球之漸也其滅琉球即將來據朝鮮擾中國之漸也興亞之會言猶在耳而為朝鮮一役陵侮我上國侵軼我邊疆震驚我畿輔及我遣使議和猶且據臺灣割遼東索賠兵餉二百兆反為天下之罪魁禍首此端一開凡貪我土地者皆將效尤以我中國為中矢之鵠恐此後海疆有事咆哮挾制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七

來必變本加厲矣觀中倭構釁數月各遣戰艦前來雖云保商作壁上觀究欲同沾利益蓋中國土壤膏腴礦苗繁富各國狼貪虎視環伺其旁縱不為屠門大嚼亦望分我杯羹故中倭和議既成俄索東三省邊隅以通西伯里亞之鐵路則由黑龍江達海參威無所阻矣法索廣開滇粵口岸則潞河湄江兩國之輪船皆可行矣德索天津租界則東方商務得以廣為開闢矣然則原其初心豈真大公無我濟弱扶傾也哉放俄法素以開邊為長技機有可乘必將先動英雖持盈保泰德縱不敢輕為戎首如俄法忽肆其蠶食之謀英德亦難遏其貪心甚至日荷意葡等小國亦皆將譁然而起羣相角逐矣從來邦交之得失繫乎國勢之盛衰大抵勢

殊物異情陸事遷吾見往日鄙倭者今聯為心腹之契而獨睚眦之仇矣英之高陞被倭擊沈領事無故被辱均不復問有贈倭主以寶星而示親好之意

矣俄德兩國亦贈倭主以寶星各國日報又無不揚日而抑華倭報勸其君以聯俄英報勸其君以嗚呼勢強則理亦強勢弱則理亦弱勢均力敵方可以言理

言公法古之治國者無不遠交近攻今海禁宏開輪船無處不通西伯里亞之鐵路將成又無遠弗屆合地球五大洲各國成一大

列國如春秋戰國之世矣就五大洲國勢論之美洲至大者美國惟開基未久曠土尚多且法傳公舉南北不和屢易總統無志遠

圖阿與二洲全為歐人所佔亞洲亦漸為歐人所侵蝕歐洲大小各國無不專恃兵力借傳教通商二事為嚆矢到處并吞作封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七 三

長蛇之薦食查歐洲各國在外佔人土地者日俄日英日法日德日意日日荷日葡等國而已葡萄牙至今國小兵微我無足畏

奧意國債已多歲徵入不敷出祇可自守德法盛衰無常民心不靖英自救土耳其不終再伐黑海不克徘徊觀望自願屬土散布

亞洲時恐不能兼顧已露外強中乾之勢俄則跨歐亞二洲毗連一片氣局之闊如高屋建瓴大有手擎六合口吞八荒之概如其

國能君民共主上下一心東合中華日本可為亞洲盟主西合德意志法蘭西可為歐洲共主借無上下議院仍以權勢治民時有

尼希利會人結黨肇亂十餘年來不但愚人入其會即智者亦樂就焉會中之意謂民間受苦過深不但俄皇在所必去凡兵士教

會產業家室之素所有者全欲去其舊而謀其新俟其剷除淨盡民間重聯相愛相助之權國之勃興必遠勝於昔而俄主曾弗恤

此也歷代皆好窮兵黷武遠交近攻計在兼併藉以恢擴其版圖惟西報有謂其舉動皆光明磊落不若英人以強陵弱東侵西奪

動引萬國公法附會其說利則就之害則避之恤鄰之義蕩然無存昔俄土議和歐東底定雖英人之力居多然其保土耳其即保

印度也況土以居比魯島路之英自居其功陽為保護陰實挾制之土王擬更稅額責成諸總司徵收英人以為非是而又代擬整

頓小亞細亞章程迫土行之部內錢穀悉英員掌握土人不勝其憤日英之友睦酷於俄之攻伐凡所規畫以收攬事權為心獨斷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七 三

獨行幾不知有土國西報久已詳論非鄙人敢妄加褒貶也開俄人注

意東方甚思覓一海口以練海軍垂延朝鮮久矣若准其假膠州灣聚水師以通東西伯利亞鐵路直達遼陽則東三省恐為俄有

法有越南金邊兼割暹羅而窺滇治兩粵之地瓊州已在其中英有香港印度緬甸南洋諸島思食三藏西蜀尚擬據舟山以扼

長江險要派流而上日本新據臺灣德亦思金門島為屯兵之所肝衡時勢各國如下棋然已於扼要處徧布一子為先聲如中國

不亟自強各國羣我 國亟宜痛除積習如日本之變法自強結起紛爭不堪設想

俄以拒英聯日以制俄若不善為聯絡而中日又互相攻擊正合俄人之意其必乘我之敝借端淪盟誠如劍華所論西必據伊犁

而震天山驅叛回與我為敵則新疆失於指顧而關中為之側足東以一軍由瑯春渡黑龍而窺吉林則關東戒嚴京師不能安枕

且必遣水師佔元山牽掣日本以圖朝鮮必約法人同時啓釁侵

佔滇粵亦遣水師牽扼英國今日得寸則寸明日得尺則尺初若無足重輕而積久也受其患強鄰日偏勢難展舒則日本亦在其掌握中矣中日唇齒之邦也日人苟明哲欲興亞洲當開誠布公與中國共訂密約連兩國之屏藩如朝鮮西藏固宜保護

人之據巨文島也原所以扼俄近日俄之圖班慕也欲以扼英英俄互相猜忌俄之強英之弱也俄人若得高麗與日本僅一水之隔日人亦有所不利果能西結英人東聯日本約以共保高麗且明告天下萬國請以高麗西藏為兵甲不到之國准各國通商同於泰西之瑞士比利時盧森不爾厄則高麗西藏可以長存不至為他族所據矣 至暹羅越南緬甸等國亦當於異日徐圖恢復并囑其布告各國如歐洲之瑞士准其自立於各大國之間無論何國不得貪其土地庶足保亞洲之舊國而為中夏之屏藩也吁何計不出此豈欲待俄人出而執亞洲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七 圭
牛耳哉

附錄劍華堂續罪言天下大勢通論

嗚呼今日之天下與古之天下異矣古之天下九州耳七國耳三十六郡耳十三州耳十六道耳二十六路耳十三省耳守一統無外之經挾自尊卑人之見中國而外屬國者五曰朝鮮曰安南曰暹羅曰緬甸曰琉球服者藩之遠者夷之自來籌全局者如是而已及西人跨海東來地球圖出夫然後五大洲之土地數十國之名號燦然而紛呈以中國十八省較之直四方之一隅耳閉嘗就數十國而通籌之得大國五曰俄曰英曰法曰德曰美其次曰奧曰日本曰意大里曰瑞典曰那威曰荷蘭曰

土耳其曰日斯巴尼亞曰巴西又其次者曰秘魯曰墨西哥曰智利餘不贅述姑就五大國及日本而論之其最強而嘗為我害者莫若英然此則昔年之陳迹而非今日之實情也英人崛起西海三島孤懸所有屬土皆強佔他人而有之彼特懾於其威貌從非心服也自一救土耳其不終再伐黑人不克徘徊觀望已露中乾之勢頓成強弩之末故方且持盈保泰莫敢用兵外而張皇有餘者正其內顧而自知不足也若一旦稱兵東海猝不及解俄人必逾天山由克薩爾而爭印度印度亡則其國將瓦解矣此其不能復為我患也明甚法人自為德克國勢浸衰君俘臣辱非復曩日之雄雖日夜不忘報德而人民習為淫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七 圭

巧風氣尚於華靡必不能赫然報德大瀚拿破倫之聰明矣仇且不報何論於非仇者德國初係列國合從而成方其克法之際如日中天今則君若相老悖尋將就木竊揆其君相一亡國勢必復渙散俄人從而鯨吞法人起而鹿逐滅亡無日殆未暇為席捲之圖也美國開基不久法傳公舉南北不和屢易總統越國謀遠吾知其難其次諸國志在商販迹類附庸無損無益所謂因人碌碌者非乎惟俄倭二國則大異是矣俄處地球之北界接冰海地跨三洲封豕其心豺狼其性由吞併打牲諸部落而成此大國稱兵於西方則黑海踰盟土人割地耀武於東部則倭人震恐撒島橫收其與我毗連之地東西北三面兼而

有之向恃恃蒙古諸部為我屏蔽黑龍戈壁為我藩籬今則要結蒙古蠶食而前戈壁通道黑龍失險浸浸乎有直逾興安嶺而通我堂奧之勢并吞囊括可為寒心且伊犁雖還而西部之據如故實偏處此與我爭土此既我之所共知也黑龍定約而吉林侵佔界石徐移日蹙百里且復自東亘西建火輪車路一萬數千里此則我之所未及知也一旦盟好忽渝兵戎相見則彼西以一軍據伊犁而震天山驅叛回與我為敵則新疆回疆失於指顧而關中為之側足東以一軍由琿春渡黑龍而窺遼奉則關東戒嚴而歸師不能安枕再中以一軍結蒙古為前驅逾長城直搗張家口則晉陝為之割斷而中原遂作戰場雖有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七 三五

孫吳未知所以善其後也日本雄據東海勢類長鯨明季屢為邊患 國初震於聲靈俛耳帖服垂二百年自見我一敗於英再敗於法於是夜郎之侈心頓起跳梁之故智復萌一討生番而和約換再滅琉球而和約又換雖在我委曲調停冀保唇齒同文之局而彼曾弗悔禍也故方且貌襲西人傾心彼族欲枉尺而收直尋之效一旦中俄失好彼必構隙以謀我乘勢以援我是俄之前驅也考倭之立國二千年未經易姓者良以節儉愛民故曲邀天眷耳今效法西洲頓尙奢侈疲民以逞儉德不終毋亦天厭其德而奪其魄耶胡若是之不知量也且夫倭強固足以為我患倭亡亦愈足以為我害何則以其近在我肘腋

之側也起北垂南橫亘數千里儼然為我東藩我得之雖不足以制俄而亦可以禦俄若反是而俄得之其害將有不可言者然而就其勢而逆料之我有以知倭之必終折入於俄也俄我之背脊也倭我之肘腋也背脊足以抗肘腋而肘腋不可以加背脊是故倭欲為我害固必藉俄為後繼而俄欲為我害亦必以倭為前驅俄之不利倭入於我亦猶我之不利倭入於俄也竊計異日俄欲為害於我必先聳倭與我鬪資其兵甲張其聲勢縱其肆毒於我殆至我困而倭亦大憊矣俄則突起而收其做所謂漁人之利也而倭既必亡倭亡俄乃收倭人用倭勢并力向西以圖我而我將安歸哉是故居今日而為我計者莫若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七 三六

西與歐洲聯交而用英人之勢英人一日不甚弱則俄人一日不獨強俄不能懾服強英必不違侵陵中夏何也以英之將窺其後也次之則莫若扶植高麗助其強大高麗強則倭人西逞必有東顧之憂將不得盡力於我不盡力而我未困則俄何做之可乘也嗚呼此二策者要亦為苟且求活不得已之圖也若一旦投袂而起奮發有為明刑政以肅朝綱阜商民而植國本內基既立外勢自張然後選將練兵積穀製器善其使令遠交近攻取日本衛高麗以固東藩遣大將鎮南洋結安南暹羅以綏南服練蒙古鐵騎打牲番兵率以名王而坐鎮北朔布德於回部服其心用其家僕藉紆西顧以中原之富十八省之大人

才之廣物產之豐安見不足以縱橫於五大洲數十國中而獨樹一幟也嗚呼物窮則變衰極必興中國固不患無自強之期惜余生之不及親見也悲夫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七

三

邊防八

中日之戰自始至終中國未獲一勝仗其故不可不詳細攷求雖防海論練兵論附篇約略言之意未詳盡余聞中外僉云中國將帥無才文員為帥經上談兵並無歷練安得不敗惟知平日尅扣兵餉兵餉尅扣素有怨言安肯死戰勇多新募絕無死戰之心將各一心各不相救水陸分界呼應不靈非但操練不熟臨時手足無措且軍械不精或有槍無彈或彈不配槍欲省費而費反多船礮亦不如他人之速身為將帥事不躬親臨戰則相率退避茲將德員漢納根美外部福世德及西報所論中外現在情形摘錄於後以期當道觸目警心漢納根云前者中國之敗由於武備廢弛且將領未得其人以目前大局言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八

三

當事諸公多狃成見不知振作萬難託以軍事其輕視武員之習又非始於今日縱有才具非常者亦不願出而効力蓋恐徒勞無功也以中國定制言之各官皆循序而升原未可目為無用然雖位臻極品亦不盡由歷練而來其身居顯要之大員又皆昧於審時聞於度勢詢以當今最要之軍務率皆茫然莫曉中國被挫於日竟至如是之甚復被外人恥笑其弊皆緣於此愚嘗謂中國之人才原非遜於他國今竟戰無一勝事由泥守古法罔知變通以為得一勇敢之人自能所向無敵不知有勇者亦須濟以機謀參以見識始能決勝於疆場也此次與日構釁始終皆望言和未嘗大修軍實至事勢危急則望歐洲各國居間調處如斯而已矣試

以水師言之雖欲有所作為亦受各官掣肘不能妥貼布置前者李傅相會命我與丁軍門同心拒敵我亦樂於從事至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與日軍戰於大東溝海面可謂一場勝仗然所以制勝者祇有鐵甲二艘而所備之礮彈火藥俱已用盡中國各官并不再籌供給以致全軍束手漸至愈趨愈下無可挽回我曾往謁京津大員直陳無隱論及軍械握要等件各大員皆弗以為意且疑有叵測之心至本年二月杪始略思整頓則未免太遲矣我自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初就中國北洋之聘甚欲使所部營伍煥然改觀卒以屢勸不從索然意阻當李相經營北洋港口屯駐水師之際會命我至旅順威海大連灣等處察勘一切無如所獻各策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八 无

俱不能見諸施行因有數大員祇知自顧私囊出人意料之外故也此次議和之先以為歐洲大局將必為之搖動不意祇有俄國出阻割取遼東一節然俄之于預遼東實有私意存焉不知中國能由此振興否則下中日之釁未盡救平而揆度中國之意似即作為了事日本之矧脅高麗本屬最要關目中國亦置不理惟聽歐洲各國與日本如何結束而已倘有最好機會能使中國振興自立固屬甚善然或如前此酣睡未醒不思鼎新革故亦未可知此番議論於中國利病可謂洞若觀火矣不知當道諸公亦有入耳而會心者乎英國泰晤士日報云中國經此磨折如濃睡者之受驚而醒當急以日本之變法為法吁一二世後祖宗不辨子孫

矣謂中國日後大興如人遠遊而歸子孫成立不能辨其面目也倘仍懶惰驕傲動稱遠人為夷狄吁二三世後為日本之印度矣此語雖過當亦不可不防又英國新史日報云近事之萬無可疑者俄必在大東方再覓海道以練水師與英法爭雄俄於波斯灣黑海口兩路久為歐洲各大國封禁海軍不能舒展今幸有機可乘或命公使婉商或遣將軍豪奪誰能阻之英日兩國勢難安枕而日廷尤為棘手何也日之先圖朝鮮者侮華而兼防俄也乃仍不能息俄之餒東方尚可為乎或謂俄法德起而阻日本之割遼東英則效寒蟬之噤聲惟恐得罪於日人轉與俄法勾通或與南洋各處土人互相聯絡用以窺我屬土是不雷釜底加薪沃膏熾炭必將受無窮之患矣噫英於今日惟存持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八 三

盈保泰之心畏強陵弱茹柔吐剛由識者觀之瞭然窺見其底蘊矣又英國前任外部大臣福世德曾預中日議和之役追溯中國致敗之由始悉中國臣工多恃氣而自矜專務虛憍靡然自大而於安內攘外之謀毫不留意甚至畿疆震動海寓驚惶昔日盛名歸於烏有不特倭人生欺藐之心即與中國輯睦之邦今昔交情敬肆大相逕庭中國當此創鉅痛深仍不於勝負得失之故窮究本原大加整頓竊恐前車之陷後轍益危徒鯁鯁然以喪地償餉為恥不思力矯前弊痛除積習臥薪嘗膽以圖自強庸有裨乎西人曾以酣睡漢目中國會惠敏公作先睡後醒論駁之而不知睡者其常也醒者其暫也觀於今日之事人方以為殆哉岌岌豈

料臥榻之側聲漸起深可惜哉余初入都門殊有厚望中國之心以京師為人才淵藪名公鉅卿必有挾持經世之略勵精圖治舍舊謀新即挫敗之餘猶足丕振洪猷圖雪國恥及察其居心行事竟無一人焉識時務而具真才者夫以中華之大人材之衆盈廷濟濟乃祇有此不諳外務徒讀死書之流嗚呼我將安望哉總而言之欲振興中華之國體當從實事求是始欲實事求是當從借法自強始欲借法自強當從貴戚重臣遨遊列國精習藝學治道始如是中國其庶幾乎漢福二君所言其望中國也可謂深且至矣無如中國諸弊迭出積習甚深若責以事事變更人人奮發勢必有所不能況際此國步艱難似不可操之太急惟變經國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八 三

至要者三五端庶或挽目前之危急計惟重爵祿以抑貪婪減額兵以練陸勇備鐵艦以壯水軍建鐵路以維商務開礦務以裕財源能於此數者切求善法以經理之務令實心實力足與歐洲雄國齊驅竝駕自可轉弱而為強轉敗而為功也夫當日朝鮮難作西人方且晒日本之輕舉妄動初不料中國一旦失地喪師至於此極嗚呼伊誰之咎哉

薛星使云俄羅斯一國商務之旺不如英水師之盛亦不如英地產之富不如法工藝之良亦不如法陸師之練不如德學問之精亦不如德然則俄當為英法德諸國所弱矣而諸國非但不敢蔑視之且嚴憚之者何也俄之形勢廣博無垠以一面制

三面有長駕遠馭之威有居高臨下之勢且曠土既多以其地之產養其地之人而有餘是得地利秋冬結冰入夏始解雖有強兵猛將不足以病俄拿破倫第一墨斯科之役乃其前鑒是得天時俄之君權特重非若各國有上下議院之牽制且其開國較遲所用將相大臣頗有純樸風氣是得人和惟俄之立國有與西洋諸國不同者所以一切要務雖多不如諸國而諸國終無如彼何且視俄為頭等強國各有睜乎其後之勢況俄與西洋諸國政俗略同講求要務數十年後商務未必不日旺武備未必不日精工藝未必不日良學問未必不日勤以俄之諸務不如西國尚得最強之勝勢若其一且諸務與西國相頡頏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八 三

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此英德諸國所以長慮卻顧而隱憂莫釋者也夫俄不有事於天下則已俄若有事於天下東則中國當其衝西則土耳其當其衝中則印度當其衝而細察俄之隱謀則注意印度為尤甚然果使印度折而入於俄則中國與土耳其亦豈能一日高枕而臥英之執政知俄之覬覦印度也早已密為之防余竊聞俄皇之論亦頗躊躇審顧不欲輕動其用意在於緩撫其民人輯和其部族墾闢其荒地聯絡其邦交沈幾觀變引而不發固有虎豹在山之威然後以其全力生聚教訓積至數十年之後地廣人眾勢力且十倍英德諸國相機而動縱橫四出誰能阻之昔者戰國之朋六國合力擯秦

而秦乃閉關息民養精蓄銳者數世迨開關出師六國皆從風而靡莫之能敵俄之機勢大與秦類蓋積之愈厚則機愈固蓄之愈久則勢愈雄今日者俄如多事固天下之患也俄竟息事尤俄國之利也然則中西各國將若之何曰盡其自治自強之道而已矣若俄之所以自謀則非他國所能與聞也按薛星使之言頗中肯綮今者中日之約俄法德駐華公使聯銜照會總署聲稱我等以遼東爲口佔必碍東方平安大局力勸日本讓還貴國以保平安非有愛於貴國倘貴國嗣後別生變故我等仍不干預請勿倚恃云云其用意深遠智者無不知之雖日本業已允退尙索加銀五十萬兩我朝此時雖未允給俄德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八

三

必將酌量定數與之倘日人不允兵亦不退俄必用兵驅之出境而所用兵費必向中國索還計非上策曷若請各國公斷令日兵早退以免地方緝捕廢弛盜賊橫行在日本理當知機願全亞洲大局不宜索加兵費宜亟就此機會與各國訂立後約無論何國嗣後不得侵奪遼東等處誠如俄法德所云以保東方平安大局不較諸索加兵費所益更大乎而遼東高麗百姓同受其福俄法德之高義名垂千古豈不爲宇內諸國所心折哉

古規民情今規國勢規國勢者規其武備之若何弱者事事循理迫於勢也強者事事挾勢恃其力也國之小者無不事大而

國之大者竟無有字小者矣爲可慨也足見世變日亟有國者宜早自強惟當今之世各國皆懷幸災樂禍之心冀鄰國之弱而不顧其強以弱則易就範圍而強則難爭利便觀俄與勃爲隣勃自謂得俄保護向與有約准俄干預內政然勃欲修武備以圖強與鐵路以求富俄皆阻之豈非欲勃之貧弱將來折而入於俄乎俄國講求武備志在蠶食英則長駕遠馭規敵羅之勢以爲向背之機即商書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義亦兵書攻瑕不攻堅之說也即諺所謂強則仇者亦來親弱則附者亦相背各國蒐軍實講武事汰惰弱演陣法考求強弱情形非僅以備武員具兵額而已亦知非此不足以保昇平之局所謂能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邊防八

三

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時刻不忘戰正所以止戰也查歐洲頭等之國五日英日俄日德日法日奧二等之國四日意大利日荷蘭日西班牙日土耳其意國雖在二等近日力圖振興駸駸乎有欲列頭等之勢三等之國六日葡萄牙日丹馬日瑞典日瑞威日比利時日瑞士又有土耳其所分之四日羅馬尼亞日布加尼亞日希臘日塞爾斐亞殆皆四等之國也以上十有八國雖大小相維強弱相制立約聯盟似莫能併然天下之勢有分必有合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春秋則數十國而已至戰國時則僅七雄而已泗上十二諸侯雖有若無今頭等之國莫不虎視鯨吞且鐵路輪舟無遠弗届向所設施

者已為商賈輻輳之區將見歐亞阿三洲二三四等之國及埃及阿富汗摩洛哥高麗暹羅諸邦必為頭等之國所併誠如春秋之世將變為戰國僅存強大者而已中國之弱罪在嬴秦焚書坑儒變先王之道以愚黔首降至隋唐又專以科目取士束縛其民籠絡英俊千餘年來無敢或改隋唐時科目甚多登進之途頗廣明初始以八股取士故明時有亡於八股之謠查亞洲各國之積弱非弊在科目取士乃皆以門第論人且限於資格墨守成章人才不出而農工商賈又為當道所剝削之故耳今不能閉關自守四海一家勢殊事異各國既莫不推誠布公各思新法教育其民以期富強我

皇太后 皇上聖德日新勵精圖治師長棄短斷自宸衷順民情廣學校已知彼變法自強以人民之眾礦產之富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邊防八 三五

難乘歐亞二洲水陸交通之世混而為一中國之強豈不在分而後合亂而後治之時乎是則四百兆人民之所切望也夫

江防

中日和議增開通商口岸此後重慶沙市蘇州杭州輪船必往來絡繹然則今日江防與昔日情形固不同矣查中國長江內河水師向用長龍舢板於光緒十一年曾經當道會議欲先令長江之水師舢板裁減將營哨弁兵額缺酌量裁併即以裁出之餉添製淺水輪船分隸巡防或謂昔曾文正偕彭剛直創造舢板以來平髮逆安行旅厥功甚偉未可更動且長龍舢板較小輪船之利便有五一江上盜賊出沒於蒲灘蓼漵之間淺港分歧之所輪船縱小亦必長十餘丈喫水已深不能涉淺若遇劫掠盜船一經掉入淺隘蘆荻叢雜之處則不能窮追搜捕二製造輪船每艘需價萬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江防 三五

餘兩長江水師由釐金項下每歲助餉八十萬兩即概以製造輪船計僅得船八十艘耳酌裁一半僅可得船四十艘現在水師分防五省舢板兵船星羅棋布節節梭巡故盜賊無從伺隙若每鎮酌減一半所減之舢板則多所添之輪船則少恐分布汎地不能周密宵小乘間竊發勢所不免三不能弭盜則商賈之挾重賈販運者必畏縮不前各卡釐稅必然減色四查師船一隻不過二百餘金計須合四十餘師船之費始能造一輪船則製造之費鉅師船三年一修所費無幾輪船則機器偶壞船身偶損非重價僱倩洋匠不能補治則修理之費鉅師船水勇月餉不過數金輪船則司事之人皆須厚給廩俸則資養之費鉅師船鼓柁即行駕駛靈

便輪船非用煤火即不能行所費尤鉅統而計之輪船之糜費何止百倍於師船五師船持舵掉槳犯浪衝風全恃人力非壯勇不得濫充輪船全恃火力運其機器雖怯弱亦可從事久之人習於逸兵以日疲將來徒有水師之名其流弊直與綠營無異按以上五者皆按時論事節省經費非親歷而深知者不能道其公忠體國之心於斯可見惟今日蘇杭重慶通商往來之小輪船多於梭織與昔日情形不同新式輪船喫水之淺船身之長亦可與長龍舢板相髣髴雖蘆荻叢雜之處平日既測量有素至時儘可窮追則首欸不足慮矣輪船造價不一有數千兩有萬餘兩者既一時無力多造每省先造數艘試辦以開風氣庶逆風逆水之時師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江防 三七

船不能前進輪船亦可拖帶見有賊船無慮追之不及如每鎮酌減一半無舢板者有輪船往來游弋宵小賊船何敢竊發則第二欸不是慮矣既宵小賊船不敢橫行行旅必安各卡釐金何致減色且商賈挾重貨者皆趁洋輪此第三欸不足慮矣師船一隻不過二百餘金其價雖廉不能逆水行舟衝風破浪祇可防宵小不能防外寇如無輪船設有外患非舢板可禦且輪船司事糜俸不甚昂水勇月餉向給數金今百物皆貴欲得其死命必須酌加使足以贍其妻室至機器船身有壞不必僱倩洋匠既置有小輪船數十艘應於湖北或江南製造局左右開一船澳以備修理無不可以攬造商船或交江南製造局代修亦可則第四欸不足慮矣

輪船持舢升桅掉槳之人亦與師船無異非身體堅壯而善於泅水駕駛者不得濫充既仿西法尤宜認真挑選不時操練凡有不合定章者應即隨時裁汰何慮有綠營氣習夫水陸兵勇之強弱亦視乎將帥之何如耳其第五欸不足慮矣今泰西各國及日本維新之後凡內河內江水師向日用舢板帆船者皆已盡改輪船因時制宜正當如是曾文正彭剛直昔年擬設長江水師原為破髮逆防土匪起見不料今日重門洞開防外寇更甚於防土匪況曾文正曾有言曰今日吾輩以長龍舢板之水師克平髮逆以成一時之功然天下事變動不常此種水師船未必永足為將來戰守長江之用是則在後之人神明變通耳老成之言毫無膠柱鼓瑟之見真足令後賢心服按中國與法日交兵之時各日多以重價租賃小輪船傳遞信息尙未騷擾內地已屬糜費不少何如及早籌防擬請當道於長江內河水師亟宜整頓裁減隨時添置輪船與長龍舢板互相表裏以壯聲威弭患無形有裨大局洵非淺鮮惟前車可鑒必先講求水軍將才苟無其人雖有兵艦亦猶馬江威海劉公島之水師而已

礮臺

嘗聞泰西水師戰法以兵船為用以礮臺為體有兵船而無礮臺則能戰而不能守外強有餘者而內固恆患不足雖有守口巨臺而無前後礮臺為屏蔽為救應則亦必為敵乘此兵家之至言也邇來歐洲各國礮臺營構日精往往不惜工費前刊火器篇中所論英國阿爾斯脫廠武員孟格理符新製暗臺藏礮地中俗名地阱礮敵人無從窺礮彈不能及其礮以水機升降見敵至則升礮擊之可以圓轉自如四面環擊燃放之後礮身即藉彈藥坐力退壓水汽徐徐而降復還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礮於中上施鋼蓋適與地平所用礮手兩人亦伏地中以防敵彈飛墮距阱稍遠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礮臺 三

多築土堆阱東土西使敵疑惑開礮之頃烟燄迷天不能辨礮在何所又備小望臺一座畧出臺面探視敵情測量準的平時操演如不用藥無力可藉則礮身不能縮退復有水機一具內貯水力激而行之升降盤旋機極靈便厥製新異足資海防英國曾仿造木質臺樣一座埋置海濱命鐵艦燃礮擊之臺內亦升礮燃放如對敵狀兼示以臺之所在而鐵艦之礮始終無一彈命中船礮雖輕快其如此暗臺何竊謂此臺之法最宜於中國惟濱海地多鬆浮堅築非易耳該礮六寸口徑礮身重四噸彈重四磅用黃六角藥多至五十四磅可洞穿尺五寸厚之鐵甲彈子每秒僅行一千八百八十尺耳如須再遠亦可將礮身酌加長大曲折縱橫悉盡

其妙此最精之新法也凡戰艦礮臺用礮排列須長短相間敵遠則用長礮敵近則用短礮隨機應變操縱無方然戰守之道亦有常變西人用礮不僅為可勝計亦必為可敗計其所築礮臺異常鞏固四周設伏暗溝地雷距臺少許更築一臺純用短礮以便擊近使敵人不能登岸不得據臺如勢力不支則避伏臺後俟敵既登岸出轟擊或用暗機藥線引燃火藥房既入殼中忽然轟發二者皆可轉敗為勝也至其造礮臺之制攷丁雨生中丞疏云造臺之法極內一層必用灰牆外牆用三合土厚在二丈以外高低則視地勢之低昂與水路之中綫護牆必須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斜至五分之一敵礮若來自可斜拂而過其礮位及火藥倉上必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礮臺 四

設太平蓋以禦自上而下之礮子下必設高隔堆以禦橫掃之礮子其最下層之地隧加築堅固四面俱通溝外之小礮臺大沙堆亦必迤邐照應敵用陸兵闖入尚可側轟橫截然使專用礮臺而無木椿水雷浮壩等物阻於前則礮臺亦斷不能得力也張薌濤制軍疏云西式之臺不一或尖或圓或蓋或露或作聯堡子堡或陸路當衝作大臺壘可以啟閉往來或水路當衝作浮礮臺可以迎頭截擊此兩式最為得力而費太重驟難仿造薛叔耘星使云臺式究竟明不如暗高聳不如低平鐵石不如三合土西人云礮臺之要約有數端一山坳嶺曲隱蔽擊敵不宜孤露一臺外須作坦坡不宜壁立一扼要處須有數臺犄角不宜聚礮於一臺一連

臺宜多作大牙形以便兩臺礮力相接夾擊一臺後不宜背山以免敵彈反擊一臺上不宜多人以免多傷將士一臺上礮室不宜寬以防炸彈墮落一臺後宜有回擊小礮以防敵襲一臺旁登岸處宜作濠隄伏連響快槍快礮以防敵人舢板登岸一臺成後以礮轟試壞則更造合以上三疏觀之而西人造礮臺之秘要大旨已可概見今我 國各口礮臺屢聞為敵人所佔未聞有一能用此轉敗為勝之法者且究其所失皆因各分畛域臺後臺旁皆無礮位致為所襲耳既知其弊而防守之要端在礮臺各省督撫提鎮亟宜詳加察勘舊臺不如法者易之太稀者補之講求造礮臺之制選守礮臺之人毋徒糜費重餉以旅順威海為前車炯鑒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礮臺 聖

庶可得礮臺之實效而海防鞏固矣

附錄鄒君礮臺論

礮臺之法有見擊越擊二端華人所用者皆見擊越擊惟西人用之見擊之礮臺露出臺有礮門望定來船對準而發彈綫平出必為旁中越擊置礮山後或築堡障礮前使敵不見礮測定來船近左右之點升降礮度轉移礮向彈綫越山與堡而出飛墜傷敵越擊難而見擊易以越擊須測量見擊一望而發有遲速之別耳旁中遜而墜中勝以旁中傷在船身甲厚者彈中船透即透亦不難補墜中傷在船面人物機器必有所傷損見擊之臺敵能準擊礮門若敵礮遠速過於我礮是坐受其害并無

回擊之權越擊之臺在山與堡之後敵礮無由望擊又不置礮房無藥煙蔽目之患惟越擊必須平日測量有素築臺有法若測算精確平常操演熟習則臨用可以速發可以命中其法先安礮軸定點高於海平若干尺使礮軸垂綫與海平成直角次則礮高四十五度之遠界及平度近界確在海面何處次審礮向度數其偏左偏右之極界確在海面何處於是括其遠近左右之界分經緯綫自四十五度最遠界漸減至平度最近界當每度所中之界定為緯綫自偏左極界漸移至偏右極界當每度所中之界定為經綫乃用分率將海面經緯綫繪為成圖凡經緯綫相交之點悉編字號列之於圖是則海面受礮之處可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礮臺 聖

以披圖而知於是置測量之器於山岡或他高處其處於海面受礮之界必須一覽無餘測器為象限弧或半周弧其弧須大開度須廣俾易於審視上安管以便窺測須備兩器置兩處以相距遠近為底邊兩管同窺一點即成三角平時預測海面經緯綫各交點兩管同窺何交點視兩弧之角度幾何將各交點逐一測定編為成表臨時兩管同見來船各視角度檢表即知來船已到何點速電知掌礮之人按圖升降轉移礮度發彈無不中者但礮軸定點及兩測器均須安置極穩不可稍有移動此等礮彈均禁人窺覽防洩其秘或為敵所制耳茲據所聞揆之以理當不外是若再有精奧在身親其事者神而明之以收

熟則生巧之益又聞崔星使云意大利國家創成一海防妙器使礮臺礮手可免敵船中人望見放礮又可極準蓋其器通於電氣附於遠鏡又能於海道圖中指示敵船方向另有自行針盤指明敵船若干遠近故能有此妙用礮臺又暗藏不露敵船之礮甚難還擊誠利器也建礮臺與守礮臺者均宜知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礮臺

聖

火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兵凶戰危生死存亡所繫者乎考泰西各國專用火攻其火器之制莫不改舊從新槍極其靈礮極其猛擊則他國造一新船新枝自顧微有不逮者則不惜重資極力講求嘗聞西人云日本講求製造槍礮之法日精彼能自出心裁製作奇器中國只知採買新式槍礮依法製造不能目出心裁其執政見識國勢強弱於斯可見意謂製造之精即富強之券也蓋兩軍相角首資利器營中所用槍礮宜歸一律無虞藥彈錯誤兵士相習熟則生巧不特所納藥彈悉與槍礮相配且遠近準則先已了然敵至即發發必命中有利而訓練不得其人則有器與無器等西報云中國兵制製造於西國之法亦步則步趨則趨惜治軍則有兵而無將製器則有匠而無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聖

監非無將也將非其人而不知西法也非無監也監非其人而不知西法也即以槍礮一端論之未能深得其奧又參以已意而變通之如漢口所造之六十四磅礮礮體非不光滑澤而內腔實粗且無來福線不適於用虛有其表而已礮有大小中三等有守器有戰器有攻器其藥彈悉由後膛納入藥彈出路遠近適合環攻迭擊靈捷異常雖久用而不致炸裂其槍之制度亦宜悉用新法每小時可連發數十響而槍身無炙手之虞如德國克鹿卜廠所製十二磅彈小鋼礮此礮體輕則易於運動質堅則經久如新礮彈合腔則發路有準礮身長而有來復開花彈彈煉雙層體外裹鋼掩他彈僅炸四生鐵彈生鐵彈子彈鐵管為陸路山行之利器所製氣球小礮彈散子彈皆不能出其右開花彈彈煉雙層體外裹鋼掩他彈僅炸四擊敵騎側上則擊氣球故有是名與十二磅彈礮同功為水陸近攻之利器擊登非爾後膛礮有螺絲紋可分各林礮有五管十管兩載臨用裝合木林礮排成一字亦

可排成 爲水陸專防之利器美礮發百十響而礮身不熱惟重而

難運宜用於守普礮發數十響而礮身已熱不堪頓用惟輕而易

運宜用於攻又爲攻守分用之利器按普國所用軍火專恃擊送

度署如六門槍西周有八輪皆可旋轉每輪納彈三十七枚一

鐘可施放放輪發彈二百九十六枚礮形不甚廣巨其用極爲迅

速入輪皆可以螺絲楔入不用之時即可卸置倘臨陣

敗北即分散委而棄之非如前膛槍礮易於資敵也 王於洋槍

從前皆用前膛自美國林明敦秘薄馬地尼後膛槍出各國仿效

之近有可而脫版新製極快馬槍尤爲心裁獨出其彈子均由後

不設本把手用右手把住扳手再用左手推挽活木把手向前則

彈子從槍口而出向後則子壳由後腔而出自十二響至十七響

每分鐘可放百數十子其便 他如俄之俾爾達噴槍或譯作

掛輕利過於毛瑟槍遠矣 治十一年新式其精兵多用之大來福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望

國向用得來斯槍勝法以後換用毛瑟但此槍廢費較巨故雖通

國精兵皆用此槍而平時墨練仍用得來斯此亦因時制宜之道

也法之後膛槍曰沙士鉢或譯作始用紙捲子藥繼用銅壳底有

小孔皆係刺針灼火今改用銅帽撞針又有一種曰格拉其槍與

毛瑟畧同而膛徑稍寬機簧稍異用藥稍多以上數者皆各國利

器也中國須擇善而從勿貪其價廉買人舊槍或謂下宜用俄法

等槍宜用英之亨利馬梯尼及美之哈乞開司現在如此蓋亨利

馬梯尼機簧甚巧透力甚大哈乞開司槍托之內有管能容五子

其制既美其用更靈火藥約有數種曰餅藥棉藥炸藥體制既異

功用亦殊而以德國栗色六角礮藥爲最佳德國向用黑色餅藥

後杜屯考廠創製栗色藥而其用益精據德國海部官員歷年試

驗知栗藥益於黑藥有數端一栗藥烟燄易散便於測望一栗藥

既燃後其勢先緩後速彈路較平取準獨密一栗藥受燃其力雖

猛而無轟裂之禍一新礮膛加長用藥加重若仍用黑藥必逾礮

質所受漲力之量非惟來復線路易蝕且防炸裂之虞栗藥則漲

力較小可保礮體即所儲之地苟不過於潮濕於藥無傷平時亦

無轟發之弊他國仿造均不如其精英人不惜十萬重賞師其變

易加識之法今英德復有無烟火藥尤爲奇想天開無烟則不致

新黃藥藥吸氣開花礮馬克心一分六百響機器快礮一秒六十

響美國新製快礮每一分鐘能燃放一千響每一點鐘久則能施

放六萬響該礮身長八 水雷則用棉花藥較火藥猛加數倍製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奧

之法必熟察五金八石之性剛柔相配合用有方倘或誤投其害

莫測用藥之法又必熟算其錙銖分兩各適其宜而後彈無虛發

夫槍礮之用在善於測量高下方能命中及遠其所以遠而能中

者不但礮彈必合礮膛槍彈必合槍膛且大於膛口數分而能不

傷膛口者由彈之外包以鉛皮火燃鉛化故彈出口而不傷彈藥

交乘故力足而能取準可謂人巧極而天工錯矣然心思愈用愈

精更有不可思議者普人嘉立新製一礮即以嘉立名之礮重五

萬八千基老克藍約中國九萬七千八百七十五斤納彈重七百

四十四磅受藥一百一十四磅以九寸鐵當之力能洞穿礮身雖

重礮架極靈不必竭數人之力上下轉徙無不如意雖然置礮固

貴得宜發礮尤貴有準昔者英法攻俄之礮臺日士徽鉢礮利人蒙防衛周密且俄以高擊下英法以俯攻仰勢之順逆又復不同而英法卒以取勝者蓋礮臺在岸定物也取準自易戰艦在水浮物也取準較難故發而皆中者則必勝之機也火器既愈出愈精購辦宜慎之又慎自開辦海防各省採辦軍裝不知糜費幾何矣其勾通洋行加價報銷者果得精器猶可言也甚或外洋趕造不及即以舊貨裝飾抵充物既朽腐價復昂貴又或先定者定價出貨後定者加價爭售遂以前定之貨騰與後定之人委員之受累軍營之誤事庸有既乎

余昔蒙 醇邸札委坐滬採辦神機營論有年頗知其中利弊並力杜浮言等情故向生洋行購辦之拿登非礮黎意槍皆訂明不須經手費用不許絲毫浮開無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以舊代新以少報多之弊迨癸未年冬蒙彭剛直公 奏調回粵常湘軍營務處旋奉粵中大憲札委接臺在港租船購礮所查礮礮價目亦據實開摺稟報並聲敘近來有人購他國不用之礮礮礮垢唐光充作新造者又有經手串通洋商囑外國製造礮將發單淨開與經年分肥者英廷向商局購礮火器先遣兵官帶匠人數十赴局逐一試其事不致失模尺寸然後乃使合成之既成實以三倍火藥埋之坎中用電線燃放如不 宜由總理衙門奏派炸則手操試演觀其遠近準頭不差始用之

精明槍礮並深於化學之員周歷各國各廠其火藥之性質彈子之重輕槍礮之規模度數及一切火箭噴筒火罐地雷之巧妙務使悉心悉力探神髓而去皮毛尤要者在明試驗之法驗礮之法觀其角度

合礮腔礮耳中 線以觀角度 察其垂線

合礮柱礮身 線以察垂線 演放時應換輕重之彈以驗擊力遠近用電火回鏡觀其螺紋抽後門環托觀其藥氣測以藥線表尺而知漲力若干速率若干重積力又若干驗

槍之法視其體質量其口徑準尺與槍管中線是否平行既放後銷其後門機簧察其挺針是否堅厚驗其藥氣有無滲漏驗火藥之法烘之以定乾濕秤之以定輕重化而分之以定各種相宜之性既明試驗之法則採辦軍火不至橫受欺朦即派往各海疆自行開廠製造亦能標新領異獨運匠心所謂變化而神明之者此之謂也至督率工匠人員尤須公正庶指臂相使操縱自如若一仰給於人他日有事之時局外執法以相窘或受敵之賄絕我來源製則無工售則無路其將何以禦敵乎嘗聞馬江之戰我礮中法船其彈不炸法人剖而視之彈中無藥或煉藥不淨或攪雜泥沙以致藥力不足未能命中及遠如不嚴定章程以專責成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雖船堅礮利亦於事無濟宜責成營官凡所收火藥彈子不論各局自造抑買自外洋者俱要即時考驗佳否及督率礮手有事時必須逐一查驗炸彈有無裝藥庶免臨敵誤軍之弊且購藏之火器間擱置年久從不啟視俟用時開視已朽鏽不堪矣更宜責成該管官按月點看擦油修理凡各兵弁所用槍礮尤須動息不離時加磨洗

磨洗不可用粗沙若磨去 槍面之油更易生鏽矣 如有鏽壞立罪其人俾知警惕又聞各口礮臺近年多購用後膛機器礮蓋以油布間有數年不一察看者其中已有汗水積而生鏽機器一壞全礮不能用矣

各省所置槍礮每年進出數目列明 報部查核庶免鏽壞損失不知也 火藥局非盡設於荒僻之處其所藏火藥亦有久不開看成塊如泥又無用矣軍械所之彈子

發交營官問有箱內非彈徒實以沙泥凡此皆宜留心庶不至耗巨款而無實用攷泰西營制所存子藥定例三年一換出陳入新陳者用以打靶仍有餘存即售諸外人我國所買之洋槍花樣甚多竟有以法之舊槍改充德之毛瑟若經辦委員不識其窺貪其價廉可以取巧勢必墮其術中且聞中法之戰所用子藥亦不止三年之物凡各省所購槍礮子藥及領自製造局者惟上憲一閱見其磨擦光亮而經手者又力陳其妙則信用無疑從無先交精於製造及軍營善用槍礮之員詳細試驗者故臨時潰敗雖其訓練不精亦諉咎於所用槍礮子藥之不善其堅輕快利遠準皆不及人竟有數響則機器不靈子殼難出數十響則炸裂傷人互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推諉無從質證凡經管軍械者均宜與營官先行試驗而後收用毋貽後悔也近聞西人創有水底自行船毒烟開花礮空氣黃藥大礮機器飛車又名飛機自能飛行空際猶恐放礮者虛發有英國武員獨出心裁思得一法不論大礮小礮俱可使之百發百中其法在礮首加一千里鏡便能視遠如近又用一測量之表能算定礮子落地之遠近從此或高或低或遠或近無不得心應手靈捷異常又新創禦彈戎衣格致家新製一物以之製成衣裳機器兵其法用鋼鐵製造內藏機器進退自由有似鐘表臨陣時將機開足每分鐘可放洋槍四十餘彈而鐵兵腹藏各色藥彈儘足數用倘偶被搶去即能立時轟炸以傷敵人蓋其頭內預藏電氣炸彈故也又有

希臘火為昔時軍中極慘烈之法教會相戰曾經用過作史者未詳所用問水師工匠會中人云礮火油澆灌鐵甲船頂烟火暴烈管礮者無能施設每施一軌倫礮火油計八一霎時火即滿船一百方尺內人不能近用一種機器如救火水龍今有造成惟近敵三百尺內乃可施之倘有格林礮轟擊則施希臘火者烏能近三百尺乎或謂希臘火一出不能接戰然水手有槍礮船之兩邊皆可用格致新法禦之現英海部又查驗希臘火之用矣火器精矣人若非操練有素亦與無利器同因開臨時所募之勇投以利器尙未操演純熟即驅之戰以致所用槍礮不能命中及遠且倉卒中竟有子不對總之西人心思之靈敏制作之精微尙復日出不窮今 國家講求武備凡所用船械不自行製造皆仰給於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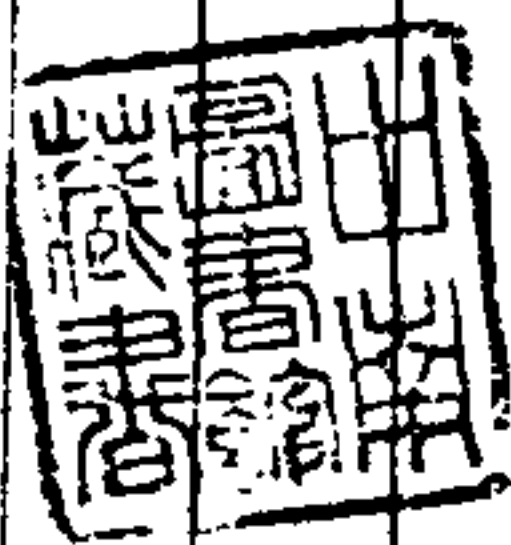
內地各行亟宜設製造廠勿惜重聘延攬人材選通西文曉算學者入取學習以備不虞勿以經費難籌置之不理豈但購自外洋多運費猶恐臨時敵人封鎖出善價欲購不能故日各省不可不亟設製造槍礮廠不可不速仿西法認真練兵 若一旦失和各國謹守公法不肯出售悔之何及宜亟興藝學並懸不次之賞求絕技之人庶幾有恃無恐彼掩聰塞明不知外事日欲以弓矢刀矛制勝者惜不與之身歷行問一見彈雨槍林之慘也泰西新史攬要云昔年普國屢敗於法死傷甚眾普人得資賜年僅十九於配輪打簧諸藝頗有心得究其國致敗之由皆因所用槍礮不及他人之利遂投法國巴黎瑞士國人包狸所開槍礮廠求供使令該廠甚得法皇拿破倫寵異得資賜日夜苦思至二十年之久製成新槍靈便異常秘不告人歸而獻諸普

廷經普國之嫻於軍旅者逐加攷驗皆謂大適於用普廷立撥
 鉅金發交得資賜俾之別辦鑄槍大廠專督各工匠多鑄後膛
 槍旋錫名曰鐵槍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普與奧連兵以伐
 丹墨普軍中已有能用此槍者衝鋒陷陣精銳為於他槍之上
 普王大喜錫封得資賜以世襲之爵并命增募良工趕造新槍
 期足普國全軍之用是時他國亦習聞普鑄新槍然未知其靈
 捷無匹故亦但視為尋常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四年普與奧之
 釁既啓普軍中皆用後膛槍既精且準遠勝於奧軍之鈍器奧
 人雖悍但遇普之新槍奧彈未及普營普彈已叢奧陣蓋新槍
 之力遠於奧槍也奧槍更不及新槍之速奧礮不及普礮之遠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五十一

奧將遂計無所出非捨命狂奔即束手待斃耳可知當今戰務
 雖有敢死之士亦恃槍礮足以勝人槍礮既精其勝如操左券
 技藝之關繫於國家如此可不懸重賞以鼓勵工匠令其悉心
 講究乎哉今日本所用之槍又一律更換新式較前更快中國
 各營所用撞槍因中日之戰各製造局製造槍彈刻無暇晷故
 多造自東南各省鐵鋪者槍身內外粗而且笨每桿需用二三
 人咸謂遠於洋槍惟未經燃放至數百響未悉能否堅利尤恐
 臨時炸裂也據承買軍械洋人云我中國近由外國運來之前
 膛後膛槍多係十年至三十年前舊式所購滅雷艇即促水雷艇每
 點鐘不過行二十被新式滅雷艇可亦泰西各國現在所不用

者豈急於購用不暇選擇乎抑取其價廉而購之乎雖然所買
 軍械雷船總督與各督撫恐經手舞弊常械請中國使臣查驗
 佳否無如使臣不識良楛惟聽委員所指有賄者曰良無賄者
 曰楛耳洋人之乘未必無因事關大局當勸者不可不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 火器 五十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目錄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目錄

強兵四

間諜

附錄行軍以間諜為先論

巡捕

建都

廉俸

典禮上

典禮下

刑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目錄

罰贖下

弭兵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強兵四

間諜

香山鄭觀應陶齋

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又云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誠以兵行詭道必審機而達權非行險以徼倖也古來善用兵者凡敵境之夷險敵將之性情敵兵之多寡敵謀之設施敵意之趨避敵黨之離合如秦宮照鏡牛渚然犀無不洞然於心瞭然於目一經開戰出正兵以擊之運奇謀以制之批卻導窺迎刃而解得心應手好謀而成夫豈有他術哉亦惟在間諜之得人而已矣然為間諜者須選沈密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間諜

一

勇敢膽大心小察言辨色喜怒不形趨捷善走者始克勝任平時留心物色以備不時之需若能鉤致敵人為我所用以重賞結以厚恩與敵氣類相投偵探更易機密重情不難詞察如太公之陰謀鬼谷之抵巇均不外此術也中國當春秋楚漢之時凡用軍之得間諜者則著著爭先能制人不為人所制故可操必勝之權失間諜者則事事落後欲攻敵反為敵所乘故動有債事之患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非善用間諜不為功按秦西各邦尤留意於此即當承平之時亦必具備金貨廣遣精測天文善識地理及通兵學繪輿圖者潛往各國紀其政事之利弊兵制之法度關塞之險要道里之遠近山川之形勢民庶之風俗若海

道則量其水道之深淺度其口門之寬隘察其沙礁之有無莫不繪圖立說探本尋原持以歸國呈諸政府然後密頒將士使之平日考覽諸事明通即或一旦啟釁早已准備便可長驅直入抵隙蹈瑕或據要津或趨捷徑無須嚮導之人如入昔游之地師行神速不啻將軍從天上飛來雷霆從地中奮起兼之聲東擊西攻虛避實則敵兵共為駭異衆心早已披靡此脅制於無形戰勝於未發者也今德國相臣俾士麥將軍毛奇如漢之留侯曲逆善於用間諜者也毛奇知德法之將有戰局也即留心法之地勢凡山川險要程途遠近逐一繪出故以兵入法如駕輕就熟使法不及拒又與俾士麥密謀深慮出奇無窮復賄法之巴將軍擁師十數萬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間諜 二

不戰而降俾士麥又密授報館主筆危言聳聽一說俄有意於印度一聳英多購蘇彝士河股分與俄為難使英俄不睦彼得免俄之患英思自備而不敢為法之援其處心積慮可謂無微不至矣又如他國道來之間諜若教師傳教武員游歷或託商賈或習方言等類終日孜孜探問隨處留意或測路徑或繪砲臺或量海口或偵營壘務在得其虛實歸告其國俾進兵有所把握詎貽後來之患故立法甚嚴一經查出隨即拏獲處以重刑如有本國人為敵所用私以國中機密陰告敵人如多魚之漏師者處分更重或立時誅戮或永遠監禁犯則不赦然彼此仍不免互相策遣者誠以間諜之為用最為要著故不辭冒險而行之然彼國間諜之來

必有內奸得賄為之先容故欲搜外來之間諜必先除內應之奸宄使之無所憑藉難以窩藏宜設十家門牌互相查察倘有行蹤詭秘來歷不明之人須密稟地方官多派幹役日夕稽察查有真實憑據者一體重懲始可杜無形之患得以固自強之基至用之法孫武子用間一篇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其中元妙已無遺義用兵者可不加之意哉

附錄行軍以間諜為先論

今天下一強弱相陵大小相吞之局也勢既處於相爭其機自不得不出於爭願爭之於已發不如爭之於未發爭之於有形不若爭之於無形蓋爭於已發爭於有形終不免事事落人之後固不若爭於未發爭於無形得以獨操勝算也善弈者必先審敵勢知何者為正兵何者為奇兵何者為擊東擊西之兵乃能預為之備而不為彼所乘善料敵者亦必於事機之未露兵釁之未開高瞻遠矚密訪詳稽於彼國之一舉一動無不瞭然於心如秦宮鏡如牛渚犀乃能事事爭先制人而不為人所制欲料敵情使無遁飾豈有他道哉亦在乎多派間諜而已矣所謂間諜者即細作之謂間者主乎離間孫子有用間之說使敵國君臣猜忌將士離心楚漢相拒於成皋漢用陳平攜黃金千斤離間楚君臣遂使拔山蓋世之英雄有范增而不能用間之為用大矣哉諜者主乎偵探詐為敵國之人混入敵國之地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間諜 三

其舉止燭其隱微以報本國如左傳桓公十二年楚師伐絞羅人使伯嘉謀之又宣公八年晉人獲秦謀是也可見間諜之不廢自昔已然西國用兵尤留意於此即當承平無事之時亦不憚廣出金貨派熟諳地理精測天文深通兵學者密赴他國測其城郭之疏密山川之夷險道里之遠近堡壘之形勢若水路則量其海口之深淺沙線礁石之有無一一繪圖貼說持以歸國上諸政府頒諸將士使平日用心觀覽一旦有警則長驅直搗所向無前於敵國之阨塞了然於心不煩導引之人而已如入舊游之地此行師之所以神速也德法一役電掣雷轟為泰西數大戰之一德之所以取勝固由將勇兵精然其爭奪險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間諜

四

大正三川

使法國全體瓦解救應不靈則未始非間諜之功此外各國爭戰亦不廢此而於本國如見此等間諜私行入境或測路徑或繪礮臺一經窺破立即處以重刑即本國人為敵所誘與之串同一氣私以國中機密陰告敵人者處分亦重或立時處死或永遠監禁使作苦工立法不可謂不嚴惟彼此雖嚴為之防而仍不免互相策遣者誠以間諜之不可廢不妨各盡其道各為其主以期戰勝於未發攻取於無形今歐西日本之用間諜至我國者或為牧師傳教或遣武員游歷或託遊方和尚或說習商務或說學方言孜孜偵探非察政務之設施即攷江山之形勝無不瞭如指掌而我尚以大度容之不為之準備然彼以間

諜探我軍情應嚴為之防而間諜之來必有漢奸為之窩藏為之導引則欲除外奸必先除內奸必使我國之一舉一動彼不能預揣於先幾而後能運用如神指揮如意此欲操勝算者所以必杜間諜也然易地以言將欲知彼國意向之所在虛實之所分則亦不得不用間諜中國於辦理外務往往折盡便宜其病由於不悉外情致為他人所矜制即日本之欲圖朝鮮以擾東三省蓄念於十年之前其所規畫豈無形跡之可觀苟多派明幹之人廣寄耳目伺察情形自可未事而預為之備何至直待和議決裂而始岌岌焉籌戰守哉且當兵燹既開之後彼於我軍之調赴何處設防何地無不留心偵探而我於彼軍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間諜

五

虛實反有所不知一任彼之蹈瑕抵隙聲東擊西我軍即能堅守不致喪師失地而兵力已疲於接應矣故善用兵者必知彼之虛實而後運奇謀以制之出奇兵以勝之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武侯曰用兵之道心戰為上兵戰次之觀於此而知間諜之不可廢也

巡捕

上古之世民風敦樸渾渾噩噩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後世則生齒日繁品類不一非有詰奸之善法緝暴之良規不能安善良而除莠惡此泰西各國所以有巡捕之設也攷西法通都大邑俱設巡捕房分別日班夜班派巡捕站立街道按段稽查遇有形迹可疑及鬪毆拐騙盜劫等情立即拘往捕房送官究辦故流氓不敢滋事宵小無隙生心卽有睚眦小忿口舌紛爭一見巡捕當前亦各釋忿罷爭不致釀成命案而其禁止犯法保護居民實於地方民生大有裨益誠泰西善政之一端也我中國自通商以來漸知西法之善獨巡捕之設從無人創議施行豈以 祖宗成法具在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巡捕 六 七百七

不可一日而更欺抑以聲明文物之邦不屑行西國政治歟雖天津設有看街巡丁然似是而非名實不符有其外觀無其實效也今中國各省奸民布滿市廛或名青皮或名光棍或名混混或名流氓總而言之皆莠民也此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游手好閒毫無恆業挾其欺詐伎倆橫行市肆之間遇事生風無惡不作不啻以拆稍爲秘訣以敲詐爲薪傳皆因內地城鄉無巡捕往來彈壓故敢肆無忌憚愍不畏法又甚者爲哥老會匪其黨羽衆多佈滿長江一帶肆其肢篋之能而犯案者絕少蓋不肖紳士往往爲之庇護差役更勾通一氣坐地分贓或以局賭爲生或以扒拐爲事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粵匪之肇亂可爲殷鑒當軸者猶蹈習

故常不思除其根本後患尙可言哉除根之道莫要於仿照西法設立巡捕何則從來國家所以禦外侮者在乎水師之精陸軍之勇而所以遏內亂者在乎巡差之密捕役之勤乃中國南北水師內外陸軍訓練不精老弱不汰敵至則望風先潰固已有名無實而於巡差捕役竟至絕無其人迨有盜劫等案先事不能預防事後但懸賞格出花紅耗費既多仍難破案蓋所恃以緝犯者專在差役而差役之弊積重難返民受其害官被所蒙舉世如一邱之貉平日欺壓良懦倚勢作威一切竊盜莠民反與之同聲相應所以地方不靖敗類日多若一旦蠟起蕭牆以竿爲亂必須徵兵剿捕縱能殄滅傷害已多則何如廣設巡捕於平時藉以防患於未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巡捕 七 八百一十八

然杜亂於無形也今宜照何君沃生所言變通辦理每縣設一總巡捕官每一墟場市鎮村鄉河泊俱設巡查幫辦少者一人多者二三人每一幫辦所統巡捕皆以地方大小爲定小則十人大則三四十人縣城內外則須五六十人方敷按段梭巡其巡捕聽命於幫辦幫辦聽命於總巡總巡之署宜設於縣署之側各幫辦駐紮之處必設電線或德律風以達總巡官署俾消息之傳遞靈通不難隨機應變也地方無事則幫辦督令巡捕巡查街道遇有違法犯禁擾及地方者則諄諄勸諭使民有所趨避如固執不聽乃拘獲究辦遇有整頓地方之事可會同縣官照理預先告誡詳明使民知所趨向如古之司市司號等職是也若地方有變如劫掠

開敵之事巡捕須嚴密查拏設法彈壓以免釀成事端如不能止則幫辦以電報達諸總巡總巡則一面申報縣官一面發電附近各處幫辦督同協助必使安靖而後已若不幸有匪徒倡亂非一二幫辦巡捕所能彈壓則總巡可盡調合邑巡捕仍申請縣官聯銜飛請近處軍營調兵協助如此則揭竿之變烏合之徒未有不立地肅清者也獨是平日約束巡捕宜嚴而不宜寬蓋舞弊營私乃胥役之長技非大懲小戒雷厲風行不能絕欺蔽之端而收振作之效是當嚴定條規每日應行事件必有一定時刻違者必罰巡捕未到差之前須由總巡或幫辦逐一點名然後分派各處地方認真辦事專為保護良民查拏痞棍其有性情兇暴辦事怠惰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巡捕 八

以及私受賄賂勒詐平民竊盜庇賭等弊許民間據實指控查明有據立予重懲庶幾戢其狐威窮其麗技防閑既密弊竇可除也然既有嚴罰以儆其心尤當設重賞以勵其志巡捕如能奉公守法不憚勤勞由總巡隨時記功凡記功三次者削除差籍賞給功牌如果益加奮勉不至始勤終怠記功至於六次作為異常勞績立即陞遷幫辦其或終身當差無功而亦無過歿後察核事績亦准削去差籍其子孫應試捐官與平民一體藉資激勸若幫辦有功則陞總巡總巡有功則陞州縣如此賞罰嚴明不難收得人之效矣難者曰中國幅員孔長如是舉辦需費浩繁欸將何出則應之曰是無難也籌欸之法有二一曰用罰欸凡州縣衙門遇有案

件無關風化者如田產鬥毆等案一概准其贖罪視犯罪之重輕定罰錢之多寡均充開銷巡捕等費每至月杪將收贖之數支銷之數按欸列明登諸報章以昭信實倘有不敷之處則就錢糧稅鈔項內稍資津貼自能綽綽有餘或以罰錢之法西國盛行我中國步武後塵不免有傷 國體不知金作贖刑虞書早垂明訓我乃以今復古并非用夷變夏也何容鯁鯁焉而過慮哉

環遊地球客述美國紐約巡捕房共三十五處二千三百人每處九十二人分二班內副總巡四人時交子正換班之際總巡點名排班而出各人須將夜間見聞次早報名登簿見數人正獲犯至或飲酒滋事或小竊總巡詢姓名住址另登一冊收入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巡捕 九

班房分別男女四壁皆石門為鐵柵本日獲到六十人內有幼年婦女七八人貌美衣華共處一室對泣詢為赤身演戲壞人心術故在拿辦之例次早解赴公堂罰錢具結而釋公堂審案處亦有監房分男女幼童三等以處巡捕獲解者公堂有臺高三尺有暖閣設公案坐問官三人各具紙筆隨問隨錄旁一桌坐三四人為報館記事者案前立一人為傳審吏左設一椅坐原告或證人犯人立柵外案上左角置教書一本犯人先取書置口邊吻稍動仍置原處此即設誓無虛言之意臺下長桌椅五六張坐二三十人皆訟師證人堂下紳民數百人任其觀聽問官由紳民公舉每日必有數十案或釋放或罰錢取保或定

罪後轉送各衙門核定或未了結分別暫押監房次日再訊經約城共有六處規制井然按泰西刑律應訊之案多由刑官會同陪審十二人公同定讞蓋集思廣益不令刑曹獨擅其權也惜陪審者向於百姓中除職官教習及卑賤罪廢外自二十一歲至七十歲皆得書名拈鬮案牘向未練習誠見未盡通明遇事秉命於刑曹不能有所匡救耳各處所設巡捕實於地方大有裨益如中國仿而行之何致有教堂滋事兩鄉械鬪小竊劫案如此之多乎上海租界巡捕亦有為鄰縣拿獲大盜贓物完全者可見捕房公事認真章程亦善若在中國地方各紳商差役雖知有鄰縣鄰鄉大盜逃匿到此亦不敢露風首告以防拖累無窮又防該賊黨報復其贓物豈能不私不沒乎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巡捕 十

建都

有客問於杞憂生日自海疆有事以來議戰者有人議和者有人議守者有人獨不聞有議遷都者何也杞憂生日我朝定鼎燕京而長白一山地居艱維扶輿鍾毓之靈篤生聖哲龍興勝地距京師千里據上游而馭六合天下全勢如在掌中所以奠億萬年有道之基而世世守之者也安土重遷誰敢輕議及此藉曰有之亦必樞密嘉謀草野惡得而妄參耶客曰世變靡常今昔異勢燕京自遼金元明以迄國朝建都舊地西南北面三垂高山東面距海膏腴上壤形勢天然亦猶古人所稱關中天府四塞之國也而中國自開海禁盡撤藩籬法國侵佔越南與雲南之蒙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建都 十

自開化廣西之鎮安左江處處毗連英國據五印度由暹羅緬甸以入滇由前藏旁連青海以入蜀入隴俄國則跨有三洲之境其南鄙包絡黑龍江蒙古新疆以至西藏袤延三萬里皆與中國接壤此外海國番舶出沒於東南七省自奉天金州復州以達廣東之瓊崖沿海設防亦一萬四千餘里前朝邊患急於陸者緩於水急於水者緩於陸今則水陸交迫防不勝防而燕京距海僅三百里中國都會距海最近者莫若京師前代雖有海防未聞海戰今日輪舟電線絕跡飛行即此一端已相判天壤况俄人鯨吞蠶食戰兵數萬距吉林纔隔一山戰船泊於東洋互為聲援者又數十號近復與日本同謀結約吞併朝鮮偏處憑陵有日關百里之勢

與各國意主通商者迥不相侔萬一捲甲長驅徑趨東省勢或不敵必且震動 神京而宿衛雄師又不必皆能出奇制勝庚申之變且北狩以避其鋒茲則臥榻之旁先已有人鼾睡前車是鑒覆轍豈可循哉杞憂生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敵國外患何代蔑有惟富內修政事外固封圻亟擇蒙古王公中之智略者秣馬厲兵於關外要口嚴為戒備以紓北顧之憂而於直隸山東河南山陝等省 簡派知兵重臣練兵屯營與京師聲勢聯絡以為犄角之勢敵人雖強亦不敢扣關而牧馬矣若遠望風怯敵而惟遷都是謀歷觀往古以來畏敵偷安未有能復振者無已則以親王監國留守燕京而用成王營洛盤庚遷殷唐建東都元立上京故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建都 十一 一千〇八

另闢一地以維根本大計或以為行宮如前代之有南京北京東京西京之設遇有外警即入內地巡幸敵人不注意於北京則動輒要挾恫喝之事鮮矣欲求今日之地勢可以居中馭外雄長天下者其惟關中乎 英人戈登於法人之役獻策傳相曾主遷陝楚南王子壽比部曾主遷晉 關中形勝沃野千里溝渠四達耕漁畜牧可以廣事屯田又有河東花馬鹽池以為民利天府陸海今何必異於古所云也又况山河四塞海外諸國舟楫不通即陸路之鐵路火車亦未能遽到重重關鍵以守則固自可深閉而固拒長駕而遠馭南北東西無思不服自古中興之主撫有西北則可以泄中國而有東南雖時會使然亦形勢之利便為之也方今四郊多壘而天下人心固結未有聞海氛

而動搖者 朝廷正宜示以鎮靜多購堅船利炮令四海倍道勤王俟他日無事之時別籌舉欵宅鎬卜洛建設陪都為進戰進守之至計果能 君臣同德上下一心立政任人勵精圖治堅忍十數年無難轉弱為強易貧而富不戰而自服不守而自安不言和而海外諸邦無不懷德畏威同風向化遷都何為哉客聞之唯唯而退

廉俸

管子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天下之人未有飢寒切體內顧增憂而能致其身為國家用者西國定制人非本籍不能為官選舉之權操於議院一縣之中有知縣有律司有管庫有考帳有查街有捕頭執事人役除優給俸錢外復有公費以給應酬事無陋規物無官價即巡捕下役每月工費亦數十金餘可概見倘有玩忽章程貽誤政事同毒受賄越理取財一經評發從嚴查辦其人多羞忿伏罪自裁否亦為國人所不齒故貪污坐贓之風不禁自絕惟其有司養廉之款則較中國為倍優國家課吏之終亦較中國為倍肅是以俸薪外一介不取而簞簋不飭之患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廉俸 十四

寂爾無聞我 朝建官設祿正俸之外加以恩俸常支而外復給養廉禮恤臣工無微不至無如俗尚奢靡物價騰踊京外各官之廉俸入不敷出數本無多而又以丁耗割為軍漕紬於轉輸扣俸折廉所得無幾其能潔已奉公見利思義者賢人也否則上焉者或借貸終餽贈節禮堂規剋減軍餉侵蝕錢糧為津貼下焉者或藉窩家坐贓娼賭私規詐索鄉民欺朦長官為得計探其原實由支用不給極其弊遂至流毒無窮恐非古聖王重祿勸士庶人在官者祿足代耕之本意矣今欲整飭吏治軫念民艱當自京外各官加廉俸始新政論議云官下令國中自今以往在內為相臣者者年俸二萬兩提督將軍年俸各一萬五千兩所屬總巡總督以是為差至兵丁水手月俸八兩至十兩月終頒俸分毫不得扣

誠衙門公役以及各官住所費用由公項給發歷官十年而歸田者恩俸視其所食祿給若干成數以其仕二十年三十年者遞加之終於王事者亦大則以其恩俸之數酌給其終身功小則給其子之成人而止又員武員有受民問一錢一物或擅支國庫一毫一釐者立行革職永不再用恩俸盡削如此而賄賂之風未有不絕者也或嫌此議不無過重我從不與彼亦必攻與其私取而敗公官若公與而杜私重祿所以勸士古所有文武廉俸必照舊額倍給並分別酌給辦公之費使無支絀之虞若復有罔上營私受賄任法者按法重繩之一切陋規悉為裁撤或相沿已久礙難驟革者全數充公如此則民困紓而官方肅矣或疑 國用未足一旦遽增巨款費無所籌則莫如裁汰冗官將其額祿并歸必不可少之員則廉俸裕而操守自端積習除而 國帑自足尸位既少循吏必多循吏既多民生必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何慮官謗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廉俸 十五

之或速經費之不敷哉若更能通堂廉之分際祛隔膜之偷風上下一心實事求是則唐虞三代之風不難復見於今日矣

典禮上

禮之興也其在中古乎當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涿鹿之間方
武功未定文教及堯舜繼統垂衣裳而天下治於是乎禮文可具
中天之世號為文明逮至周末文勝威儀三百禮儀三千禮文之
詳備莫過於周是故夫子曰周尚文而又有郁郁乎之歎也然禮
與其繁也甯簡至於今日繁已極矣返璞還醇其在茲乎溯自元
黃剖判以來始而衣皮飲血其簡陋無儀禮可知及製衣裳造宮
室作禮樂而威儀品節次第畢備自來踵事者必增華變本者必
加厲萬物之數其始由簡而日趨於繁繁至於極無可加則又一
變而日趨於簡簡亦必至於極而後乃復為繁其氣機之旋轉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典禮上 十六
夫陰極陽生陽極陰生若循環之無端莫能窮之也夫五帝不相
師三王不相襲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塗山之會執玉
帛者萬國變而為春秋列國列國又變為七國七國并於秦又變
為郡縣一統凡周先王之衣冠典制文物儀器莫不蕩然無存蓋
周為文之極繁繁極而至秦乃一大變中間復更數大變以至於
今則日趨於簡日還乎質之時也何則吾嘗微視乎歷代變革
之故而知之矣衮冕也一變而為通天冠矣上衣下裳也一變而
為通袍矣佩玉佩飾種種之修飾也一變而若存若亡矣廣裾也
一變而為箭袖矣束髮也一變而為修髮矣衣冠如此禮節可知
禮節者隨衣冠制度而相為損益變通者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殷尚質周
尚文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
從衆合數語以體察之蓋可知夫子之右質而左文也夫質者樸
也有崇尚太璞之意文者彩也有粉飾虛華之意公孫子陽坐據
西蜀天府之國而不能當漢兵一戰者亦以煩禮多儀失之也劉
景升當漢末之亂方且招名士標厨俊駁駁乎講求虛禮會何救
於荆州之覆乎善夫夫子之美仲雍也曰雍也簡可使南面然則
吾謂夫子之貴質非虛語也夫自秦漢以來一代各有一代之典
禮由博返約一言可斷即吾所謂由繁而趨於簡也今中國之制
度禮節蓋已簡於前代矣抑猶未也雖日趨於簡而猶未簡至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典禮上 十七
極則還流正復無已譬如立版走丸丸不墜至於地則流轉正無
一息之停惟細心人乃能體會之耳三代以上揖讓而已今則有
登降跪拜且極至於九叩之煩文矣三代以上三公常坐而論道
今則由坐而立班列侍者且變為長跪敷陳矣然此猶曰尊君父
之禮也至於卑幼之於長上屬僚之於上官小民之於官長僮僕
之於主人皆動輒跪拜罕復答禮夫不論其中藏誠敬之實意而
徒責其外貌卑抑之虛文是相率而以偽接也故上以此求即下
以此應或面呈巧令轉背即肆訕謗或外作足恭腹誹甚於輕侮
則亦何益之有哉今如泰西各國通行之禮節蓋亦簡矣臣下之
見君上不過三鞠躬而已免冠握手而已上下皆立見無所謂一

坐一跪也古之時諸侯朝天子亦然天子南面而立諸侯北面而朝是也此即西禮之暗合乎中國古禮之遺意者也至其僚屬相見友朋相晤長幼官民之相接皆不過一免冠一握手而已說者謂中煩而外簡中禮難學而外禮易為是亦不然設純尙虛文而罕實意以將之譬如作傀儡戲其跪拜揖讓盡嘗不彬彬可觀苟徒曰禮也可以演習而貌為一無真意存其間何以異是若夫西禮雖脫略乎形迹有類乎倨傲然去其虛文之偽則必流露其真誠苟徒曰禮也可以演習而貌為殊不知心意一有怠傲則聲音笑貌立著其非不可以虛文掩飾也此吾所謂真難而偽易也夫堂屋之交接上下之會同親友之結納疇不欲其相待以誠乃不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典禮上 六 一千〇廿

求其中心之自然而徒責其外貌之當然自然者無有不簡所以然者之根也所以然者亦無有不簡當然之本也止求其當然則枝葉盛而漸離本根浸假而至於世風日漓詐偽相尋皆肇於此非細故也更如迎送宴會年節之儀婚喪壽慶之事亦恒喜耀其外觀有一不臻華美者則歉然譁然自尤而人非之至於精意之存亡真誠之有無乃相與置諸勿論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亦可深長思矣嗚呼此我中國上下百萬萬人羣相見以偽而至成今日之衰弱也與其悅典禮之繁而一偽何如從典禮之簡猶得一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是可為今日主典禮者當頭之棒喝也已

典禮下

傳曰禮所以安國家定社稷記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古人之於禮也其重如此古者禮從宜事從俗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先王之治民也因其政不異其宜齊其教不易其俗是以有古禮有今禮有世俗所謂之禮吉凶軍賓嘉譙享朝會盟皆國家之大禮也古人於行禮之時或有愆儀失節者皆知其為咎徵之先現禍機之將發如臨食而嘆聞樂而憂執玉之俯仰高卑趨走之視流行速皆是也自後世禮教失傳禮意浸衰徒見之於虛文外貌而禮之本原不可得而知矣嗚呼此禮之變也非禮之常也夫母不敬之謂禮今之習肩詔笑喜怒逢迎以為智效一官能效一職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典禮下 七

者問猶敢有責難交傲陳善閉邪於主上上司者耶今之順旨面諛請託干謁以圖辦一公事討一優差者問猶得有殫心竭慮盡瘁鞠躬以措辦得宜者耶夫訕訕之聲音顏色已拒人於千里之外而猶曰士相見也禮在則然赫赫之喝道鳴騶已辟人於咫尺之間而猶曰官淑問也禮在則然故自有此煩文是以卑躬屈節以為禮而抗直之士斷不收自有此末節是以有厚賄重賂而謂禮而剛介之夫斷不取國家社稷之危危在此上下民志之散散在此夫禮者理也行乎禮之真者國之興也不難行乎禮之偽者國之亡也亦易高麗之屬中國也有虛名而無實利中國為高麗而與日本戰者徒為虛名虛名者即今之所謂禮也是故明乎禮

之真者不慕虛名而忘實利不殘民命以作戰功晉不爭繼文之霸業而爭狄土秦不爭東周之王號而爭蜀疆俄於近日不西爭土耳其而東爭高麗皆此意也所望我 國崇實事去浮文除禮之偽而得禮之真譬如爲子者溫清定省其於父母也問安無缺而乃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濫交匪類反貽父母之憂何如勤工作謹交游而以至親無文爲孝也如爲臣者隨拜趨承其於君上也儀注無失而乃授之以事則有曠職之譏託之以財則有欺蒙之弊何如供厥職慎厥操而以至敬無詞爲忠也忠孝禮之大端其餘可以推類矣泰西之官亦有品位之不同大都任事者權尊位高者望重此亦與中國不相殊異惟其出入起居一切規模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典禮下 二十一

而不知其實由高宗遜荒之時早知傳說之賢特恐來自田間舉登於位朝臣或有所疑故託爲應夢旁求之事耳迨至秦漢而後此等異聞猶或有之然君之體則漸尊矣至於官則猶未若今日之倨貴也夫人主一身豈能綜理庶務勢不得不委任臣下而大臣又不得事事躬親亦不得不分任其責於屬僚內而宰相部臣外而督撫大員皆其位尊而權重者也惟其位尊故其威儀禮節皆與不同惟其權重故其下亦莫不尊之敬之而體勢之崇高儀度之尊嚴與人迥異自是而大員之一出一入儀制繁盛隨從衆多伺候其門者咸偃僂足恭有不敢仰視者一驕馬也綠呢絢爛昇者少則四人多則八人頂馬跟馬前後擁護肅靜迴避除道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典禮下 二十一

體制如此則其異於西國者遠矣西國雖以將相大員握重權掌兵柄指揮如意措置裕如其出入之間坐不過馬車輪船而輪船除水師提督等官自有坐船外往往附坐公司商家之船即挈眷同行亦與諸客雜坐隨行之人亦不甚眾護從之輩益復寥寥即有德政及人或當臨行之時紛紛餞送者亦初無中國之所謂萬民衣傘及一切匾額銜牌之類但以杯酒為酬并致祝詞而已夫中國之官場其繁重也如此泰西之官場其簡捷也如彼以此見中外之所由分而中國之文有不如泰西之質者矣中國之華有不如泰西之質者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典禮下

三十一

刑法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故有其人然後有法有其法尤貴有人中西律例不同必深知其意者始能參用其法而無弊惟西國之法猶能法古人明慎之心苟能參酌而行之實可以恤刑獄而致太平中國三代以上立法尚寬所設不過五刑讀呂刑一篇雖在衰世猶有哀矜惻怛之意自後一壞於暴秦再壞於炎漢有罪動至夷三族武健嚴酷之吏相繼而起大失古人清問之意使不返本尋源何以服外人之心志而追 盛世之休風耶西人每論中國用刑殘忍不若外國寬嚴有制故不得不捨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泰西有律學大同一書為歐美二洲各國素所遵行近數十年來又概從輕減所以各有不同日本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刑法

三十一

維新後刑律大旨改宗於法而參以英德凡重刑九日死刑以銖殺之日無期流刑日有期流刑日無期徒刑日有期徒刑日重懲收入獄做苦工極少九年極多十一年日輕懲後但服役而已極少六年極多八年日重禁禁不做苦工極少九年極多十一年日輕禁獄收禁而已極少六年極多八年日重禁禁收入獄中做工五年以下之謂也日輕禁禁但收禁十一日以上而不做工之謂也加刑六日削去權柄日削去官位日停正權柄日禁止治產日監視收禁以後再以人管束之謂也日充公入官此外尚書罰刑自數十元至數元不等惟我 國尚守成法有重無輕故西人謂各國刑罰之慘無有過於中國者如不改革與外國一律則終不得列於教化之邦為守禮之國不能入 夫天地生人原無厚薄也何以案情訊鞠而酷打成招獨見之於中國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豈各國之人皆純良而我國之人獨兇惡必須施以毒刑而後可得其情歟訟之為字從言從公謂言於公庭使眾共聞以分曲直耳案既未定何遂用刑則問時要無打法善夫

何沃生律正之言云兩造之中必有曲直曲者宜罰多此一打是謂濫刑直者求伸被此一打是謂枉法使曲者不畏打而故逞其兇不撓之狀其情有似乎直使直者畏打而甘受其屈戰慄之狀其情有似乎曲夫訟所以平民之冤抑一有此打則冤抑愈加認所以罰民之是非一有此打則是非轉昧故打之一法行之以便審官之私圖則可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則決乎不可今夫言由心發者情也言多遁飾者偽也問官以忠恕待人使其人之言情理可償而無相反之證以起其疑則謂之直可也問官以公明斷事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而無相反之據以徵其信則謂之曲可也果其有罪自招者罪固在不自招其罪仍在果其無罪用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刑法

二十四

而招其枉愈甚用刑而不招是謂刑非其罪此理易明人所同曉中國則必使犯人自招者由朝廷不信問官也夫不信問官豈獨中國為然即外國亦然乃中國不信問官而問官於是乎法外施刑必求犯人之自招以圖塞責而自此冤獄多矣外國不信問官而設陪審秉正人員佐官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評而於是真情出矣且問官之懷私者無論矣即使其居心有如白水自問可對青天而旁人猶不無可議以其獨斷獨行不詢於眾也况健訟之流講張為幻獄成之後雖問官亦不無自疑則何如詢謀僉同輿情允洽之為愈也今宜令各省府縣選立秉公人員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每遇重案輪班赴署少者數人多者十餘人與審

官聽訊兩造之供詞以及律師之辯駁審畢審官以其案之情節申論明白令陪員判其是非曲直視陪員可否之人數多寡以定從違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即西國公舉議員之意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即西國陪員議判之意也若夫人非險狠則公堂對質每多囁嚅人若奸頑則雖三尺當前猶能詭辯使無律師以代伸委曲則審官每為所愚中國之問官司審既於律法非所素嫻而所用之刑名幕友又於律學不輕傳授生死繫其隻字枉直視其片詞稍有依違則官司之前程難保若無賄賂則在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刑法

二十五

之受屈必多律之深文例之繁重皆胥吏所以便於上下其手也非破其趨避之巧及舞弄之奸不可案情百變申詳之成格牢不可破以罪就律例非按律例以定罪犯也故謂律必改簡明例必廢成格則何如明張其詞按律辯論之為得也中國亦宜以狀師辦案代為剖折使獄囚之冤情得以上達至若刑者類夫秋之肅猶賞者類夫春之溫故刑者治天下之所不能無然而中國繁刑嚴法未免失之於酷特以刑莫重乎死纒首與斬首均死也而肢體之全缺判焉刑莫辱於撻揮鞭與施杖均撻也而受辱之軒輊攸分矣故知弼教端在明刑今欲明刑須除苛法試將刑之制約而計之纒首致死繫獄苦工監作官奴罰鍰贖罪鞭箠示辱充發出境之數者足以治輕重之罪而有餘矣母或濫也至于通商交涉之件則宜全依西例今海

禁大開外國之人無處不至凡屬口岸無不通商交涉之案無日無之若仍執中國律例則中外異法必致齟齬不如改用外國刑律俾外國人亦歸我管轄一視同仁無分畛域且日本東瀛一小國耳改用西法西人亦歸其審理此時和約已有成言非其明驗耶去歲特設新例凡為官者必須通曉英文凡外國人俱准游歷內地其獨重英文是志在推廣商務其許入內地則是自信其西例洞明也何中國猶遠不及日本哉往者中國不肯改用西法嫌其寬待獄囚耳乃遇交涉之案為外人則照外國之例而從寬為華人反依中國之例而從猛是華人之生於中國反不及洋人之來自外邦也然中外一體為政無事偏私但執公平則無思不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刑法

二十六

是故以德報怨聖人不與傷已徇物賢哲所譏况生於其地者又有土著之利權非外來者所能攬奪也泰西國內都會必由刑部派臬司以司鞠事中國亦宜於中外通商之地專設刑司以主中外上控之案此其人必須深明中外律例經考超等而多所歷練者方膺是選其審案俱以陪員主判如外國人有久居中國行事和平者可與中國人一律得選為陪員遇交涉之案令其廁名主判則外國人心必無不服懷柔之道其在斯乎

歸安沈粹生云泰西獄甚合古法不令下跪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也反是則形格勢禁嘯嘖顛倒矣不用刑訊欲意論輕重慎測淺深也反是則筭楚之下冤抑實多矣處以陪審則記

與眾共之道也而肆威奪貨之弊祗列以見證則無簡不聽之意也而妄指誣扳之弊除然有未盡善者律師代陳無理者皆得矯飾中國訟棍書吏之巧飾雖是非難泯亦竟有律師善辯脫漏法網者訟棍書吏之巧飾有曲者亦貧仍責諸理直且所定刑章失之太寬易啓作亂犯上之漸法國亂首爾朗之罪盡人皆知以身充議員遷延不問敗將伯沁之獄歷審日久議論紛紜仍從輕減布國輪路受賄之案以牽涉議員不予追究尤可異者美國訟師奇篤手弑其總統獲繫獄中不加琅瑯挾刃逞兇傷及獄卒英國匪徒墨格林槍擊其君主雖未成傷竟以巧言解脫置之不問豈因有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刑法

二十七

故抑其君無道成欲弑之乎然水懦民玩致生亂階泰西一鄉官轄境獄中之犯常及千人少亦數百人雖云細故皆予禁錮亦法律寬縱有以致之歟或謂中國不宜盡行西律西律亦有未盡善者當請外國上等有名大律師中國老成有聲望之申韓幕友再延深通律例之華人繙譯將彼此中西刑律會同參訂至公至富為中西通商各口律例分華洋文刊佈各埠凡在通商口岸所有交涉案件皆準此編判斷無事刑求以歸一律庶我民不至獨受其虧西人不得獨蒙其利庶可徐圖西旅歸我有司管轄以漸復我中國自有之權此雖看似緩着而實關繫要害宜汲汲圖維也

國朝初起東方制刑寬簡大辟之外惟有鞭笞及世祖

撫有中原命大臣定律當時議纂諸臣學識淺陋未能仰體

皇仁因仍故明慘法遂至斬決之上有凌遲斬決之次有絞

凌遲極刑非唐虞三代所有豈宜行於盛世絞之苦聞甚於斬

則名輕而實加重矣聞西國決犯有擊腦閉氣諸法擊腦者用

槍正對其腦彈擊可以立斃閉氣者閉之小室令新養氣不得

入可以漸斃皆遠異斬絞之慘今宜除凌遲律犯此者改為斬

決除絞律犯此者改用西國擊腦閉氣法決之并除父母兄弟

妻子連坐律以仰體列聖仁慈之隱繼其未及改定之

志則三代後未有之仁政自我朝開之億萬年不拔之基在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刑法 天

是矣至今法審犯必取其招供為憑致問官動用非刑逼招痛

昏之下何求不得若已確知其情又焉用招宜除取招供例無

論輕重案件但令問官詳查細審求情定罪除笞杖枷及責掌

責嘴之件外其餘一切刑具及各衙門自製私刑着悉行燒燬

示永不復用內外掌刑官及非掌刑官敢有私藏舊刑具或私

製新刑具者斬立決此亦除慘之一大端也

罰贖

呂刑一篇論者以為穆王巡游無度財匱民勞為此權宜之術以

斂民財今讀其書千載下猶見其哀矜惻怛之意孔子刪書斷自

唐虞所以示萬世之治法也存呂刑於訓誥典謨之後獨非詔後

王哉蒙竊謂雖行之百世而無害也秦漢以還議刑名者或增或

減代有更革金作贖刑其廢也蓋已久矣大史公嘗被官刑以家

有此風後此 聖清因明律而損益之實不外唐律十二篇之

準則五刑有贖仁至義盡之規也而罰鍰之法乃未聞敷諸奏議

見諸施行者或恐縱富人之惡長賄賂之奸而屈抑小民貧乏者

之冤獄故也今西人雜處中華刑法此重彼輕罰鍰此無彼有寬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罰贖 二十九

刻相形輕重懸絕未免易生下民咨怨之心而交涉案件亦每失

其平準老子曰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肝衡中外似不得不

改絃而更張也况踵其法而行之有清訟源之道焉進一解以參

之又得澄叙官方之道焉夫天生烝民資財以生故相依若性命

詞訟之興發端於財者十有八九若詳定罰鍰一章於五刑準贖

而外訟而虛者議罰若干其半入官帑半歸訟直之人則始也以

財肇訟終反以訟傷財稍知顧忌者有敢輕蹈法網健訟不休者

平即梗頑之輩既知有議罰之條或亦重命惜財而弗敢輕肆其

刁詐且越禮藐法欺壓良善者在巨室富豪今罰減曲者之富

以濟直者之貧則均平之道得也矧人之愛貨財往往重於惜名

命刑辱之不恥笞撻之不畏而獨至令其解囊舍阿堵則較之
 剜肉斷脰彌深痛惜追悔是罰欵之嚴尤甚於桁楊刀鋸之猛也
 而顧必謂其有抑冤長惡之患蒙殊不信其然也或者難曰吏治
 之壞於今斯極罰緩之法誠妙恐適以飽貪贖之私囊富者更易
 邀倖免不知 朝廷立法百官奉行枉法貪賄亦自有三尺法在
 是又貴能察吏耳若吏不奉法即無罰緩明條富厚者亦何嘗不
 屢以賄免也今請更進一解焉訟曲罰緩訟直分緩固矣若官吏
 上下其手以直為曲枉實為虛者則准令含冤受罰者得以赴控
 上官遣良吏能員詳查覆審詢諸公論斷以輿評若審明原審官
 貪賄枉法即用其屈罰人者而什百其倍以罰之除給還屈罰欵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罰贖 三十

外餘盡入官其富戶行賄者則亦照其賄賂之數而什百倍罰之
 悉數入官有司之愛錢重於惜名命亦何莫非富人類也斥逐之
 不差除名之不懼者至一旦迫發其私囊將欲遺子孫購姬妾起
 園亭為娛老資者俄頃化為烏有其痛恨悔惜之情將有不可勝
 言或因而有溝瀆自裁者是大計參劾之嚴斷不敵破吝懲貪之
 術妙也 摘錄鏡存子治標庸言曰際此 國用窘迫豈無輸忱報
 効者如光緒三年前署兩廣總督劉坤一於兼署粵海關
 監督後自陳居官歲久請以廉俸所餘捐交銀十五萬兩奉 旨
 劉坤一捐輸鉅款為儲養人才之用定能公而忘私力顧大局殊
 堪嘉尚光緒九年大學士文煜明白回奏由道員升任督撫屢
 管稅務所得廉俸歷年積至三十六萬兩奉 旨為數較多著實
 令捐銀十萬兩又曾帶勇之記名提督劉維楨於三數年間報効
 海防軍餉及鄂省購設機器製造槍礮局廠等經費銀四十萬兩
 近年順直水災亦有司道府縣捐銀萬兩者不一其人以各直省
 現任暨優游在籍者咸如劉坤一劉維楨則眾擎易舉千百萬軍

欵不待呼助爭相 夫孰敢輕罹此網哉故曰進一解焉又默寓澄
 報効理固宜然 叙官方之微意也然則罰緩是矣罰緩之條日將何如則擬請
 飭下廷臣大理三法司會同妥議參以周官束矢鈞金之例除人
 命必抵外刊佈定章示罰於無訟之始諭罰於方訟之初讞定之
 後曲者虛者戶婚之罰幾何田土之罰幾何鬪毆之罰幾何詐騙
 之罰幾何姦情之罰幾何拐竊之罰幾何債務之罰幾何一切不
 應為而為雜犯之罰又幾何 無贖可罰者即照篇
 中前論充當苦工 準事犯之輕重
 制罰欵之差等毋或偏毋或貨上控覆審仍虛曲者倍罰之州縣
 之罰案月造報册上之藩臬兩司臬司專主勘核案情藩司則每
 季按册徵提罰欵存庫另欵存儲以為教養民生興舉各善政經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罰贖 三十一

費取之於民者仍還於吾民 國家與官吏莫之或私且教養諸
 善政具舉後受罰者亦與蒙其美利焉斯補偏救弊之方即大公
 無我之治也何病之有至如敗軍失律之將領貪墨被劾之大僚
 與尋常罪犯有別是又宜斟酌輕重分別懲辦者我 國家自有
 權衡非草茅所敢妄擬也

弭兵

先王耀德不觀兵誠以兵凶戰危不得已而用之也洎周室既衰秦漢以來競以武力取天下而戰爭之禍遂無已時關地爭城生靈塗炭此也喋血彼也與尸老弱羅鋒鏑血肉膏原野閭閻凋敝帑藏空虛默揣仁愛之天心當亦惻然不忍矣嗚呼好戰非策佳兵不祥天命靡常盛衰如寄豈獨中國為然哉嘗讀西人萬國史記歷觀泰西古昔雄才大略之君往往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如羅馬法蘭西併吞列國囊括歐洲自謂無敵卒至身亡國破弗戢自焚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古今諸國莫不弱肉強食虎視鯨吞其國之大者兵將日廣礮艦日堅機械日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弭兵 三

精火器日利奇技新法層出不窮皆為爭地殺人此攻彼守之計萬鈞之礮百鈞之彈以之平城郭壞村舍殺人億萬盈野盈城何其殘忍若此蓋天地之殺機至今日而尤酷尤烈矣普法戰紀載師丹之戰一日殞數萬人蔑士之戰一日殞十萬人俄土之戰加里布一刻殞三萬二千人英國泰吾士報載泰西軍興而後自咸豐二年迄光緒三年止此二十五年中戰死疆場者凡一百九十餘萬人費餉項凡一萬二千六十五兆員至軍士之積勞成疾商賈之廢業失時房屋貨物之焚燒燬壞種種傷殘不可枚舉兵禍之烈未有過於今世者西人剛勁性成伊古以來罕有息戰休兵至三四十年之久者倘異日羣雄並起鷓蚌相爭禍患之來不堪

設想且各國之失和開釁大抵外託信義陰肆併吞名開商途實窺土地或則婚姻之國淩為仇讐或以唇齒之邦激成水火祇知樹成克敵不顧糜爛其民何不仁不義之甚也况既勤遠略必增額兵以英而論曩日歲需兵餉約合中銀一萬萬兩邇來逐漸增至一萬四千萬兩其餘各國兵餉亦年增一年為數不可以億兆計一開兵釁上干天地之和即無事之秋亦歲耗民財以供兵餉國安得不困民安得不窮乎夫保民與殃民孰善守土與鬪土孰公與其爭強弱於百年何如享太平於千載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反衰世之陵夷即以體天心之仁愛不驕不倍無詐無虞庶幾長治久安干戈永息國有工商之利地無畛域之分而鐵路輪船四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弭兵 三

通八達遐邇一體中外久安不亦善乎然而未敢必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棄好從惡始合終乖強者固明恣狼貪弱者亦陰圖蠶食兵連禍結擾攘不休不至如洪水之橫流浩浩滔天而其事不止夫剝而必復者天心也危而思安者人事也以目前論之泰西各國亦漸有悔禍之心矣如俄土之爭及秘魯智利之役各大國勒兵勸和烽煙少息生靈之禍稍紓並以兵費至繁盡傾積蓄幸而勝所得已不償所失不幸而敗則既折兵力又損國威是以善籌國者皆講求攻守之具欲戰勝於無形初不欲輕啓釁端見諸實事也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國家當無事之日明其政刑興其教化繕其城郭濬其池隍將帥得人士卒用命餉精充

裕器械精良則敵人覬覦之心默焉自息何至聽其玩於股掌肆厥憑陵削奪我藩服而不能援逼處我邊疆而不能拒虔劉我黎而不能校要求我金帛而不敢違耶噫誰非人子誰非人臣此長沙賈生所以痛哭流涕扼腕撫心而不能已已也

英國有著名碩彥殷富巨紳設立弭兵會約三百餘人別國亦有願入者如有兩國失和會中人即舉極有位望者前赴兩國察其事之曲直論其理之從違另挽局外之國講信修睦俾無失和好而免啓兵戎並勸各國立約之初必宜添入一條曰凡我兩國苟有齟齬必延他國秉公解勸不可先動干戈等語各國中頗有從其議者今其會不僅為英國私會竟成萬國弭兵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弭兵

十一

公會第一次會於法京巴黎第二次會於英京倫敦第三次會於意京羅馬有十七國達官赴會共議弭兵善策其成效頗為昭著如昔年美國南北省大亂英船數艘乘危圖利攻劫美國商船財貨美亂既定核算美船之受害於英國者共銀若干即向英國索償英廷答以此事公直非我二國所能遽定不如延請公正人持平判斷庶彼此不致受虧於是英美兩國各邀公正人持平核議詢謀僉同乃判曰此案美國理直蓋美國當自顧不暇之時英國宜及早約束本國船隻不准在美洋滋擾英計不出此應以英金三百萬鎊償還美商耗損之款英廷即允照償法與荷蘭因南亞美利加屬地互有齟齬後遵弭兵會公

請俄國君主剖斷得免紛爭英美兩國之人在卑令海峽捕魚爭競不已幾釀事端後亦遵弭兵會議公請著名之人公斷遂不至以兵戎相見此弭兵會之成效昭然也他國日後倘有齟齬何不可援案辦理之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弭兵

十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目錄

節流一

禁烟上

禁烟下

傳教

交涉上

交涉下

附錄辭叔耘星使變法論

條約

入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目錄

教養

附錄李提摩大轉移積患養民說略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節流一

禁烟上

香山鄭觀應陶齋纂者

煙之為害深矣禁煙之議亦夥矣始也操之過急繼又失之過寬遂使痼疾纏綿充塞宇宙敗壞不可收拾以至於今日也當議和定約之時若能堅持前議商埠可開兵費可增而鴉片必不許入境當亦唯命是從何則彼時出產無多運售中國者歲不過二千餘石彼固易於改圖也吸食尙少各省仿種者未致蔓延我亦易於查禁也此機一失吸食日衆販運日多遂為進口大宗之巨款查洋煙先到香港轉達各口歲計約大土五萬箱小土四萬箱其金花土及在新加坡等處華人所銷者不在數內歲約十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禁烟上

壹

萬箱以為常每箱價值約五百餘兩除關稅捐款外洋商約得四百兩左右統計每歲出口銀四千餘萬兩今直省相率仿種甚至川黔全境皆是歲約十二萬箱箱重百二十斤合計煙土約二千六百四十萬斤以每人歲食六斤計之以土十灰六熟膏土約五成灰約七成層層折算實每人日食四錢七分當得四千四百萬人而傭工小販之依此為生者約十之一其餘自種自吸者或相倍蓰年年坐困於此犯法傷生廢時失業者不下千百萬人於是中國之智士莫不痛悔從前之失計而思有以禁絕之嘗考日本與英國立約鴉片土不得入境例止三斤以配藥之需如違約關口拏獲全數充公或竟拋棄於海有闖關者每斤鴉片罰洋十五元我國亦宜設法嚴禁吸食并仿

日本條約請各國勸英國一律行之况英國好義之士亦深以流

毒中國違背公法為恥立會議禁英國禁煙會董事亞力山打自

我使臣陳說利害而英之政府終遲疑不決者蓋數十年來恃此

以致富強而本國煤鐵礦產之饒漸非昔比印度兵餉賴此支持

苟我能借箸代籌使無大損則彼亦何樂而不為也然即禁洋土

之來而不能禁內地之種亦非正本清源之法也夫每歲四千餘

萬金之漏卮千萬餘口之鴉毒洵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

漸矣迄今痼疾日深療救猝難奏效症候多變換方亦少成功聞

印度歲出鴉片煙英國官為之經理召商販運以時消售之我中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禁煙上 貳 1081

國不禁則已苟欲禁矣即宜破除成見不分內外一體嚴禁欲內

禁必先外禁不妨招商集股創設公司吳瀚濤大令會偕馬觀察

奉檄赴印度與英督商辦此事再三辯論始允將印度所出之鴉

片盡歸我華商公司承辦逐年遞減以五十載為期即行截止惜

總署批駁謂招商承辦明設公司殊於 國體有礙而此議遂停

律報明報後以一年為限一體戒絕如逾限未戒官則削職士則

褫衿吏則革役商則罰錢兵則除名一切下等之人則治其罪既

經嚴辦仍于半年展限改過自新倘再屆期不改立發邊遠充軍

以儆效尤而除積弊風行雷厲孰復甘蹈刑章哉然而立法雖善

奉行尤在得人否則適啓官府之苛求吏役之需索捕快地棍之

訛詐魚肉鄉愚欺壓良懦而於禁煙之事仍無實效可觀耳此急

以馭之之法也二曰編籍貫通飭天下將食煙人戶逐一查明無

論官商軍民編成煙籍謂之煙民照差役例不准應試不准當兵

不准捐納職銜不准充當紳士平民不准與婚其有秀才舉人進

士詞林及現任官已吸煙者限三年戒清由族長或同鄉官具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禁煙 三

地方官註銷煙籍之名如逾限尚未戒清立即革職不稍寬假如

此明示區別嚴定科條一挂煙籍即不得僭伍平民庶父勉其子

兄勉其弟妻勉其夫既吸者將痛改前非未吸者亦不敢再沾陋

習是乃攻心之法王道之功較之勢迫刑驅徒滋紛擾者大不同

矣此緩以治之之法也然而草偃必風行上行則下效要必政府

左右無吸食之人然後可禁部寺京朝左右無吸食之人然後可

禁外省疆臣左右無吸食之人然後可禁僚屬將帥左右無吸食

之人然後可禁弁兵現任無吸食之人然後可禁候補幕府無吸

食之人然後可禁師儒職官無吸食之人然後可禁士庶胥役無

吸食之人然後可禁平民故欲禁煙必自上始若為上者吸煙而

欲禁羣下之不吸雖朝申一令焉曰禁煙館暮申一令焉曰禁土
棧而民將嗤嗤然笑之以鼻也嗚呼如是而曰禁何惑乎終不能
禁

泰西烟酒之稅最重至有值百抽六十者夫以中國人民四百
兆論卽有不嗜烟酒者牽扯合算每人日費烟酒三文一日需
錢二百二十萬緡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計卽需錢四萬三千二
百萬緡倘援古人什一之法以徵其稅通盤籌算一歲可得四
千餘萬緡且所加之數合則見多分則見少以每斤每兩節節
攤勻漸漸加貴在吸食者不覺而國家得此餉源當亦不無
裨益然此猶不過就中國之烟酒言也若外洋進口之烟酒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二

禁煙上

四

宜加重其稅如紙烟雪茄烟麥酒葡萄酒之類當通商立約時
以爲西人食物例不徵稅嗣因西人之寓華者衆而洋酒之進
口日多於是稍加捐稅查今通商則內載進口洋酒裝玻璃瓶
大者每百瓶輸稅銀一兩小者每百瓶輸稅銀五錢其裝桶則
每百觔輸銀五錢至外國烟則並無進口稅然查洋酒之貴者
每百瓶價值洋三四百元不等而收稅止銀一兩於值百抽五
之例未免相去太遠若烟則非特西人嗜吸卽華人與彼族往
來亦不免沾染習氣以外國烟攜帶輕便而吸者漸多今中國
政府若遇修約之期據理直爭使二物亦照值百抽五完納一
歲稅項當亦頗鉅願或謂加中國之稅其權在我加外國之稅

其權在彼洋人以錢財爲性命此說恐不能行則尙有一妙法
在如鴉片爲進口大宗今已釐稅並征每箱收銀一百十兩核
與英國常稅值百抽二十之數相等似無可再加然可照香港
西貢新嘉坡例俟其熬膏後再議抽釐設官膏局於通商口岸
招商承充認定繳數准其將生土熬成熟膏分運各處銷售凡
嗜鴉片者祇准買熟膏吸食不許購生土自煎違者律以私鑄
之罪如是則洋土可全數歸公私土并無處可買而中國各省
所出之土藥亦照此法辦理則歲贏銀錢何止數百萬聞官膏
之例西貢最嚴雖爲數一二錢亦必給以憑印紙據每日按戶
稽查必使所吸烟數與憑印紙據相符方得無事否則有罰凡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二

禁煙上

五

入境商賈有私帶烟膏者不但充公并議罰鍰聞近日新舊金
山香港南洋各埠亦有是例每歲輸餉多者百餘萬少者亦數
十萬今中國若行此法以生土熬成熟膏猶以洋貨變成華貨
權自我操利不外散雖英廷不得撓我自主况鴉片係害民之
物雖橫征暴斂亦不爲苛與治亂民用重典之意相同又誰得
議其後哉

禁煙下

易曰履霜堅冰至戒其漸也蓋當事機初萌挽回原易及乎積重難返則雖有聖哲亦將痛心疾首而無可如何天下事大抵然矣禁煙之策固今日所宜行然而立法尤貴得人無人不得行法言之似易而行之實難欲籌簡易之方則不必議禁於今茲而徐圖禁之於日後且使漏卮不致外溢西賈不能居奇莫如廣種罌粟之一法也顧或猶不能無疑者謂種者既多吸者必廣舉世皆入陷阱他日安有禁絕之時其害一中國人口繁庶若准種罌粟小民必相率效尤棄嘉禾而植毒草不特糧食日貴一遇荒歉何以堪之其害二洋藥流毒幾徧天下然猶曰來自外洋也今弛禁自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禁煙下 六

種其價漸低人人喜吸使聲明文物之國轉為煙霧塞之區大傷 國體其害三印度之煙土其味厚中國自造質味既薄攪雜尤多以偽亂真何能與洋藥相敵其害四今人喜吸洋土然內地少而海疆多自種既多反使洋藥不能到之地土藥起而乘之是不啻添薪而助燄也其害五印度種煙有種植法有刮漿法有甄製法中國既不諳其法必不及其佳徒增一害人之物何能塞洋藥之源乎其害六洋藥稅釐併徵日有起色每歲收數至八百餘萬土藥盛行洋藥銳減收數必疲於 國課不無窒礙其害七此數害者聽而聽之似皆可虞切而按之則皆不明時勢者也夫洋藥之所由不能禁者半以英人阻撓耳今自種罌粟以杜來源英

人豈能責問且洋藥味厚土藥味薄厚則癮重薄則癮輕重則難禁輕則易戒此自然之理也他日土藥日多洋藥日少英人自顧獲利無幾徒招各國譏評必將與中國會商禁煙以博高名而洗前恥日前禁販黑奴英人不憚費千萬金錢以成義舉何獨於禁煙之事而疑之其不必慮者一也種田糞壅多費人工一夫之力不踰二畝而一畝罌粟可抵十畝稻梁農民可以餘資轉購糧食如西貢暹羅一歲三熟今閩粵等處多販運其米苟鐵路已成輪船火車水陸飛馳乞糴鄰境速於置郵但使小民有買米之錢何慮地球無買米之處其不必慮者二也土藥價值雖廉較他物猶昂十倍吸不吸自關天性豈以貴賤而分况吸之與種其有傷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禁煙下 七

國體均也何如姑縱之而他日尚有可禁之望也其不必慮者三也天下有用之物恐其攪雜以致害人若煙固害人之物也惟恐其不攪偽愈偽則其毒愈輕愈輕則其癮愈薄其價愈賤人貪省費積弊漸以挽回其不必慮者四也自雲土川土西土關東土及鄂皖江浙之土盛行藉分洋藥之利而清江漢口以上更賴土漿禦諸門外否則洋藥毒如水銀無孔不入內地元氣剝削盡矣所憾者未得印度秘製之法耳將來大弛禁令廣種而精製之不出十年利權可以盡復其不必慮者五矣印度種煙製漿之書栽花結實取膠拔本莫不有法本年所收之漿必待隔年出售氣味乃厚如派人學製復儲一年則物美價廉爭先樂購疇復辦洋土哉

欲塞洋藥之源莫善於此其不必慮者六矣至如第七害固非害也洋藥之稅釐入於中國者日旺卽中國之金銀流於外洋者日多若戀區區稅釐而忍聽斯民之腹削是猶鬻產於人而扣其中貨小費謂詔然自鳴得意有不貽識者訕笑乎况乎洋藥照約徵稅土漿亦可加征何必膠柱刻舟總總過計其不必慮者七然要而論之以爲醫粟不當種者皆務祖英人者也皆欲貧中國者也各關稅務司或謂陽爲中國陰助西人故稅釐併徵之第一年入口洋藥之數短至四千箱左右赫德皇皇然條呈總署請加抽土藥釐金數年以來土藥加增洋藥復有起色其孽孽爲利並無竭誠中國之心亦略可見矣於此有三策焉無論洋藥土藥嚴定期一律申禁中外之吸食者繩以重法一體戒除策之上也廣種土藥以杜洋藥之來源目前既塞漏卮日後徐申厲禁策之中也既不能禁洋藥之來又加征土藥以自塞銷路吸者種者洋藥土藥一任其自生自滅自去自來惟圖多收稅釐稍濟然眉之急用是爲下策所謂止沸揚湯抱薪救火者耳公忠體國之君子其將何去而何從乎

戒烟方藥頗多惟不費錢而又簡捷者乃李雲山所傳之方據云假如烟癮三錢分三次而食者則未食烟之前先食鹽湯一茶盃約食鹽二錢不宜太多每日減鹽二分以三錢烟癮計之四十五天可戒絕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二

禁煙下

八

XLI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二

禁煙下

九

嘗攷土耳其受神豆湯之禍較中國受鴉片之禍尤烈當百年前南極南冰洋產一種小黑豆名曰冰豆土人煎取其汁以代茶其味嗅之頗腥飲之却甘猶太人游歷至其地擷而給病者服之病立愈然愈後卽成癮幾於不可一日無服之愈久其體愈弱國家知其有損嚴行禁止惟藥肆中准存些少必俟購者覓有保人方許出售猶太人知其地已禁改而運往他國亦率閉關不納及運至土耳其適國中瘟疫盛行服此者皆立效好事者因錫以嘉名曰神豆其價遂因而翔貴民間無論男女嗜此者幾至十分之二迨數十年後雖無病者亦甘之如飴偶向街市游行必腰佩神豆一小罐居家客座中必列神豆幾瓶豆湯幾盃煮豆器一分一若不如是不足以示豪富也者客至有不飲主人家所備豆湯而取自佩者飲之市廛設有豆湯局神豆館各種豆瓶湯罐每枚有價值銀餅數十圓者雜嵌金銀珠寶象牙甚爲美麗斯時人民之被神豆所害者多至十之五六神豆每兩值一圓豆湯每兩貴至由一圓而二三圓由是富貴者忽焉貧賤貧賤者至於流亡國家雖每年增入神豆稅數萬金而所得究不償所失久之而上自官僚下逮兵勇亦無不嗜此每至閱伍之期時刻不齊隊伍不整有明理者面斥猶太人不仁猶太人曰凡人謀生總以獲利爲重貴國人如不嗜此豆湯我等自然無法運售矣明理人不能答直至數十年之後有

賢王名亮連者即位始諭令朝臣會議禁飲豆湯之法有言禁止彼國販賣者有言本國應自往收買者而絕無一人言及禁止蓋當時不惟王家子弟嗜此即秉鈞各大臣亦無不飲之成癖故朝臣多畏而不敢言也王意已決乃不待議成即手書新例八條誓必禁絕各處建造戒豆院限六閱月一律告成官治戒豆藥材僱用男女婢僕製備床榻器具飲食水火下令各地方稟報飲神豆湯人數無論官民有妄報及知而隱匿不報者斬自入院戒除後各處神豆局及器皿鋪一律禁止再有出售者經官查出貨物入官人則嚴行治罪戒豆之人入院調治一箇半月放出後仍不自愧而飲豆湯者經官收入再為療治愈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禁烟下 十

後官則革職永不敘用民則發往邊境做苦工婦女下獄半年再犯則一律斬首此令一下一年之後通國男女之飲神豆湯者絕無一人而猶太人之販運神豆者可不禁而自絕矣夫土耳其曾以鴉片害人而在己先受害於神豆猶幸其主能力圖整頓國中大患得以頃刻洗除奈何我堂堂大一統之中華而禁令難申竟出土耳其之下哉

傳教

嗟乎中西和局之動多翻覆者其必階於內地傳教乎何則昔年各國立約載在盟書者通商傳教兩端而已通商為各洲通例實關富強大局而於貿易之法不能講求盡善則其利必為外人所奪苟能發憤為雄如日本重訂稅則振興商務仿西法祇准各國在外埠通商不准入內地奪我民之利何慮人心不服惟傳教士必入內地內地入教之民良莠不齊往往因此滋事及至患成彼以我中國不諳西例酌議稍運動以兵力相脅如曲從其請則民之受屈愈多銜恨愈甚而教堂之案迭起矣案泰西基督之教流派分而為三一曰天主教傳自猶太盛行於羅馬意大利奧斯馬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傳教 十一

加比非利亞法蘭西日斯巴尼亞葡萄牙比利時等國從之一曰耶穌教日耳曼國之所分也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堅丹麥荷蘭瑞典及瑞威瑞士等國從之一曰希臘教希臘為西人文字之祖亦衍基督教之說別樹一幟小亞細亞歐羅巴之東俄羅斯希臘等國從之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名目不同源流則一皆本於向傳之新舊約兩書新約載耶穌降生為上帝子以福罪之說勸人為善是時泰西紛亂如戰國立教者深具苦心而千百年來黨同伐異仇敵相尋人民苦鋒鏑原野厭膏血別分門戶遂釀干戈以至變本加厲實非教主始念所及十字架之役俄土之戰其尤著者也迨後道術修明已異於古故今耶穌教之在歐美兩洲者英

美兩主實稱教中監督為一會之領袖尊為國教未可厚非蓋人生於世不能逸居無教如有僻在遐方禮教未行狂獠未變者耶穌教士徧至其地而化導之地球各國現已一律相安自傳入中國內地未嘗習見習聞動輒齟齬英美法等國合舉國之權力以庇之然而庇之愈甚而冀傳教之廣播愈難何則傳教先貴乎化導化導在身心不在乎勢力也在教中諸人誠信教旨恪遵教規安分守業者本不乏人特秀民借入教為護符每有作奸犯科為種種不法事其病在教士以招致人多為一己聲名起見遂至涇渭莫分品類淆混每有教士聽教民一面之詞不能灼知其奸偽專為護持彼教計因此偏袒以至紊我 王章在教士存心本亦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傳教 十三

公正若能洞燭其奸自不容其所為且為彼教十條誠所見斥應按籍除名所惜者地方有司鮮知此例惟慮開邊釁先存畏懼之心并不知西國律法折服無從光緒元年新報謂中國既無治西人之律何不仿照英於印度各族類通商之律參酌行之往往遷就定讞平民受屈申理末由眾怒滋深羣思報復又有藐視教民斷案不能平允因此教士出為訴說釀成其禍是故拆教堂辱教士民教圖毆之案層見疊出平心而論彼教士及華官苟有自知之明應同此愧悔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也會聞耶穌教士有教案傷人不願懲辦為體上帝好生之心者惜難多得其人夫教士以身衛道雖死亦所甘心即無端受辱如耶穌所云披左頰轉右頰向之可也苟能含忍包容人心自服又何必

力為較量然余亦未之見也至每遇大臣查辦或以相距太遠未悉案情或以律例不同各執一是定案稍緩彼即橫生枝節有司既經革職復請惋惜之 國書首犯既已伏辜重索賠償之恤款朝廷懷柔交至優待有加百姓間見各殊尋仇無已於是兒童婦女未能辨其種類聞聲相惡加以匪徒煽惑變故迭乘果誰貽伊戚歟雖然教士來華各循其教書之旨傳教濟人出自公心費用捐自民間非支國帑如傳教別存邪僻私見各國先不能容又何能流行一千八百餘年而愈盛明季利馬竇東來徐光啟舍宅為堂有奏留其教之疏實為華人入教之鼻祖而明史稱其清介亦未因入教而受貶也所惜者傳教於華人出於勉強者多每與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傳教 十三

時人多所辨駁與孔教較量多所毀斥以自見其高大以至至爭啟釁是亦不可以已乎夫信從者在乎心不在乎跡苟有不信不從置之可也耶穌之書不云乎苟有不接受爾者去之日拂去足塵可也保羅傳教至一處以人不之信謂其時未至轉往他所進華之教士如是以行又何齟齬之有今在亞洲教民既多權勢亦大其設義塾施醫藥育嬰孩著論說無分畛域一視同仁救人心不可謂不切獨是以教人之婆心因容納中國之秀民入教遂啟爭端動成大事此誠天下有心人所共惋惜者也今欲民教相安必須廣求良法與其補苴在後不如籌度在先先令華民入教者開列姓名籍貫報明地方官查無過犯奸惡之人方准收入而

又編清冊以備查究揭實情以釋疑惑明大義以肅觀聽別苦教以免蔓延嗣後我 國有司凡遇教案秉公查辦勿延宕勿推諉勿畏葸勿袒護不必問其為民為教必先辨其孰曲孰直一以公平之心處之斯遠人無所藉口其維持調護實出苦心再或會同駐京公使剴切妥議須保傳教出入內地各友必確守教規始准為神甫有干預公事挾權詐者立請之公使飭遣回國以免貽害如華官斷案不公亦即由各公使商請總署嚴查參革藉昭平允亦正本清源之一法也有案則依西例延律師到堂約期互辯大率以無故干犯教堂有司官按例懲辦責成賠修若與百姓為仇者但照案情輕重處理不得託詞賠修以相詰難此實欲保護教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傳教 西下。四十三

堂勸善防惡之心使民教無詐無虞不生嫌怨非論教之是非也不然竟效日本近年辦理擇公正教民與華教士代為傳教無須西人彼本自有此教規則教士踵跡即不絕而亦稀少我孔孟之道精微廣大如回佛老諸家亦在包容之列何必斷斷爭辯獨拒彼教乎況入教之民猶是中國食毛踐土之民也勸民為善固聖朝寬大之政所允行也若縱民為奸惡倚教勢以禍人非摩西立誠之旨教士傳教之心抑亦為條約所必不能從者也嘗見教品之教士其心能克己愛人頗近我儒家者流亦有頗知讀我孔孟之書者吾人幸勿動相輕藐妄肆詆譏反為外人譏笑其量之不廣致無端肇事轉貽 君國之憂則尤當鑑戒者也

交涉上

中外通商日久交涉之案層見迭出卒鮮有辦理公平能折彼族之心而伸吾民之氣者何也以不得辦理之法未用度外之才也夫洋務交涉之事甚繁約其大綱君民兩大端而已如殺傷鬪毆焚燬搶劫佔產拐販債務辛工以及碰船碰車諸案皆事之小者關華民生計者也侵越疆界偷漏稅款違例便已闕埠通商以及傳教建堂游歷殺傷諸案皆事之大者關 國家安危者也西人舟車所至每以語言互異律法不同利己損人任情蔑理八國不問禁例入鄉不知土俗在租界外辦辦之事亦不稟准當道而後行慣以恫喝之詞勢迫力成否則勒賠鉅款是以猜嫌易啟動至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交涉上 十五

激成巨案我中國顧全大局忌開邊釁官長多從遷就士民誰敢抗衡如吳淞鐵路電線四川彝陵輪船等案雖屬無理尚賠鉅款洋船撞毀華船反咎以不諳趨避或誣其桅燈不明改重就輕含糊了結馬車碾傷華人反謂不知讓道禍由自取扭赴公堂亦僅薄罰又如華人受僱洋行及充洋船水手往往借端扣減工資甚或毆辱斃命西人之狡黠者更串通地棍拐販鄉愚冤慘尤無天日他若華商負欠洋商一經控告追封產業擾及親朋西人負欠華債雖饒私蓄循例報窮使自逍遙事外外國稅華貨進口務從其重中國稅洋貨進口務取其輕華人商於西國者按名納稅歲有常規洋人商於中國者北突南奔絕無所費我招商局和眾輪

船曩年開抵美國金山關官執意重征船鈔莫不復來美之商船

稅額較諸英法商船無時輕重亦係一律徵收美國何得歧視凡寓居新舊金山之華工華商

有回國後不准重到之例查從前美國甚惡黑人時時羣議驅逐

籍與保舉總統議紳地方官之權遂無議惡逐者然則華人之

不容於美者乃以不入美籍之故歐英丹國均與美有准客民

人籍之約我國如與各國重訂和約之時亦宜仿行以顧國體保護商民我之待西人如此其厚彼

之待華人如此其薄天理何存人心何在夫輪船飛馳於港汊馬

車衝突於通衢無事而帶持軍器用人而刻扣工帳空盤倒貨祖

庇教民包攬關捐掠取人口凡此種種妄為亦西律所必禁公法

所不容祇以中西刑法不同彼族反能趨避遇有殺傷交涉事件

華官以華法治華人抵命之外更斷償銀西官以西法治西人罰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交涉上 七

緩之數且從輕減如華官稍持公論執公法條約以爭西官即廻

護故縱並薄罰而不加上海及各處租界之地華人不能買如要

局估租銀每百兩歲捐十兩洋人所住房屋每百兩歲捐銀八

兩且准其在內地買地造屋契雖寫永遠出租字樣仍與賣無異

所以有福州烏石山九江廬山盜賣官地之案日本國例不此尤

然非土人或入籍者不准買其本國之地中國宜仿行之

事之大不平者也近有俄都書院生馬爾丹著論云中英出入口

貨約值四千五百萬磅英國獲利可知然駐華英商猶時時播弄

是非屢請英廷力脅中國幸執政者洞悉情形顧全大局凡遇不

平之事概行批駁並禁止領事武官非奉本國或公使之諭不得

擅調兵船云云前英人額爾金奉使駐華亦嘗函致其妻云抵華

後日見英民在華地恣意橫行實出情理之外皆因華民過於馴

順不敢抗拒又過於愚蒙不知控訴以致時遭陵辱云云不知華

民縱極馴順豈難抗拒西人實因彼動挾全力以爭故我每與法

相就華民之忍辱由於畏官長官長之曲法由於畏朝廷也若

公使能持平誠大體不肯偏袒己民則我民伸訴有門又誰肯橫

受其辱乎曾文正言方今中國好言勢者專事羈縻倖免開釁然

習於畏蕙難期振作好言理者又激於忠義鹵莽從事然操縱無

術決裂堪虞皆非萬全之策也旨哉斯言誠老成謀國之篤論也

故洋務交涉非不可辦特患向之辦交涉者非畏蕙即鹵莽畏洋

人而希圖省事即為多事之階憤洋人而務求取勝反為取敗之

漸聞有熟讀條約稍諳公法者又輒欲舞文弄墨仗筆舌之小巧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交涉上 七

以拆其猛鷲憑陵之氣多見其徒勞而鮮功矣且也鄙夷洋人謂

為非我族類幾欲不與之同日月而於其制器精巧作事實踐亦

一概抹煞是為憤時憤時者不可以辦交涉重視洋人炫其所長

平日譽之不容口臨事不加揣度更欲借終南為捷徑是為趨時

趨時者不可以辦交涉然則洋務交涉之事竟無善法以處之耶

日何為其然也是宜先儲善辦交涉之才次定專辦交涉之法取

才之法必察其人品詣端正大節無虧入教籍及沾染嗜熟史書

諸政體洞悉中外律例而又經出洋周知彼國文字政教風俗著

論確有見地存心公正無抑中揚西之習並無我中彼西之見者

則根根既真措施自富南北洋特闢一洋務館以收儲之然後集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一一

四八三

羣策羣力兼延西國著名狀師編考中西律例及條約公法諸書據理持平定為中西交涉則例一書蓋中西律例迥然不同中國有斬罪有杖罪西國無此例西國有罰鍰罪罰作苦工罪中國亦無此例西例聽訟有公堂費不論原告被告案定後責由曲者出費直者不需分文中國亦無此例也中國辦理命案誤傷從輕故殺從重乃西人於故殺亦有從輕者如往歲英牢頭哈金擊傷中國侍者狀師照輕打人例罰鍰釋放夫擊人至死尚謂輕罪試問以何者為重而訟師受賄即為開脫揆諸情理豈得為平此皆辦理者不知西律未能與爭耳是以西律諸書亟宜考訂擇其通行者照會各國商同外部彼此蓋印頒行動為通商交涉則例凡有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交涉上 九

交涉案件須委深通西律之員審辦合於律例者立即辦結不必羈延上下推諉致滋口實轉啟罰賠開埠之端其不合乎律例者彼公使領事縱百計恃強要挾官可罷頭可斷鐵案終不可移彼雖狡悍其奈我何且以西例治西人則彼無可規避以西例治華人則我亦免偏枯每屆年終將交涉各案如何起釁如何定讞刪繁就簡勒為全編分送各國使臣及彼外部公覽兼發各省刑司互相考證庶枉直是非無能遁飾洋人無故縱中國亦少冤民矣雖然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近各省偶有要案疆吏據理而爭彼輒嗾其公使與總署為難甚或百端恫喝故必當軸者洞知外事上下一心操縱剛柔曲中窾要始克收政道刑齊之實效耳溯日本

始與泰西通商西人以其刑罰嚴酷凡有詞訟仍由駐日西官質訊科斷強鄰壓主與中國同受其欺乃近年日人深悟其非痛革積習更定刑章仿行西例遂改由日官審判彼此均無枉縱而邦交亦由此日親睦今日亞細亞洲以中國為最大堂堂大國願猶不如日本焉可恥孰甚苟能毅然改圖一切與之更始於治軍經武行政理財通商惠工諸大政破除成見舍舊謀新設議院以通上下之情執公法以制西人之狡定則例以持訟獄之平力矯不愼不公之弊以服其心有時爭所必爭執以西國之法不敢稍寬讓所應讓給以額外之恩不必過泥臨時勿使我受其愚事後勿使彼蓄其詐庶大權不致旁落而強鄰弗敢覬覦不然遇事曲從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交涉上 九

過為遷就我以為懷柔彼以為尊奉也我以為優容彼以為畏縮也交涉之事日益多辦交涉之法日益細能辦交涉之人日益少忍辱含垢民氣日靡叢雀淵魚民心漸去其流禍將有不忍言者是所望於識時務之俊傑也

交涉下

上海租界會審公堂之缺實為洋務之樞紐未可泛視宜委道員與總領事品級相當又素有聲望諳悉中西律例者方可勝任查租界自至國當年未劃清立界為限致為外人侵佔不少如上海之新開老開虹口等處地方會聞本地人云昔年租界無如此之遠至前年始定界限已被侵佔不少矣凡租界之地宜仿日本國例一經勘定即劃溝為限方可杜侵佔滋事之虞然與泰西通商數十年來華人遇事隱忍而洋人則遇事欺陵非但上篇所論上海華人房捐比洋人多二成中國內地洋人可租九百九十九年而租界之地華人反不能買等事而已尤有不平之事數端今列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二

交涉下

三

於左上海楊樹浦新開及泥城外等處不入租界之地亦歸英工部局照其向章辦理地方官竟置之不辯且遇有是處訟事反聽領事判斷不平者一洋人馬車行祇納一總捐而華人馬車必須逐一納捐領牌如與洋人馬車同行不准趕在洋人馬車之先違則拘罰不平者二西人打獵例有違者罰之去冬有鄉人不知西例獵有山雞水鴨携至上海出售被巡捕拘獲押至公堂罰銀四十元有被累至傾家蕩產者不平者三西例獵地稅獵狗獵槍皆有稅中國一無所稅隨處可獵故寓華之西人往往好獵雖華人禁獵之地彼亦往獵無所顧忌縱然肇事地方官祇謂其不知俗例了事無所謂罰也不平者四又冬間西人游戲於郊

外有一藝西名曰啤把亨華名曰跑紙其散紙於田中隨者百十成羣騎馬追之田中所種棉花皆為踐踏地方官畏事不理鄉人苦之無從控訴徒有賠補之名無賠補之實不平者五西例巡捕出票擊人須隨時稟請領事簽字如例不應擊而巡捕與原告請之甚堅領事須令巡捕當堂發誓必無弊竇乃允簽名出票今會審公堂不能援照西例所出空白拘人票百數十張交華捕與包探任其隨時填註擊人故聞有藉此拘人私刑拷打之弊勒索不遂然後押至捕房轉解公堂往往小民無辜受累含冤懷怨而不敢言不平者六查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舉有七人皆西籍也我國之人無一得預其列所以華人喫虧被累無一為之分辯者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一

交涉下

三

租界房捐歲入之數華人十居其八況華人房產多於西人竟不使華商與聞其事殊所未解反不如香港南洋各埠尚選華商為董事或為議員若伍秩庸黃平甫何沃生前後得舉雖盈廷之議華人或唯諾成風未能力為伸辯而究之有勝於無噫此殆由西人藐視華人因華人愚昧無知者多各自為計不知顧全大體故易為西人所欺也然西報嘗論中國士大夫虛僞氣重不可以言理只可以言勢歷觀交涉之事地方官初時持之甚嚴互相推諉繼以勢挾持即任我所求云云可知我國情形已為彼窺透即與中國兩次立約皆得之於兵戎而非得之於玉帛年來交涉之案動以兵船恫喝要求非分職此故耳今因日本一役更為彼族

所輕視當軸者必能洞明時局知屈伸進退之機有負重致遠之
量凡事籌之於先使人由之而不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國家
陰受其福一己之禍在所勿計况千秋自有公論也從來各國交
涉之案莫不視國勢之強弱為損益我 國亟宜變法破格用人
幸勿拘文牽義顧慮繁多馴至一籌莫展也英國數十年來政治
最得民心且各國外外部公使及各處商務局有心世道之正人君
子不少何不聞與譯署大臣會議妥訂一中西交涉合用之律例
不偏不倚遇事持平辦理庶毋爾虞我詐而胥吏差役巡捕包探
皆無從舞弊自能交歡於無間弭釁於未萌矣所有中外教士東
西商賈均得安居樂業矣若動以勢力服人非理陵鑠勢必至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交涉下 三十一

附錄薛叔耘星使變法論

竊嘗以為自生民之初以迄於今大都不過萬年而已何以明
之以世變之亟明之也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上古狂
榛之世人與萬物無異耳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農氏黃
帝氏相繼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宮室教之網罟耨教之舟楫
弧矢衣裳書契積羣聖人之經營以啓唐虞無慮數千年於是

鴻荒之天下一變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訖夏商周最稱治平
洎乎秦始皇帝吞滅六國廢諸侯壞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
堯舜也蓋二千年於是封建之天下一變為郡縣之天下嬴秦
以降雖盛衰分合不常然漢唐宋明之外患不過日匈奴日突
厥日回紇吐蕃日契丹蒙古總之不離西北塞外諸部而已降
及今日泰西諸國以其器數之學勃興海外履埃埏若戶庭御
風霆如指臂環大地九萬里罔不通使互市雖以堯舜當之終
不能閉關獨治而今之去秦漢也亦二千年於是華夷隔絕之
天下一變為中外聯屬之天下夫自羣聖人經營數千年以至
唐虞自唐虞積二千年以至秦始皇積二千年以至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交涉下 三十一

今故曰不過萬年也而世變已若是矣世小變則治世法因之
小變世大變則治世法因之大變夏之尙忠始於禹殷之尙質
始於湯周之尙文始於文武周公閱數百年則弊極而變或近
至數十年間治法不能無異同故有以聖人繼聖人而形迹不
能不變者有以繼聖人臨天下而先後不能不變者是故惟聖
人能法聖人亦惟聖人能變聖人之法彼其所以變者非好變
也時勢為之也今天下之變亟矣竊謂不變之道宜變今以復
古迭變之法宜變古以就今嗚呼不審於古今之勢斟酌之宜
何以救其弊且我 國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無弊者雖
萬世不變可也至如官俸之儉也部例之繁也綠營之窳也取

士之未盡得實學也此皆積數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變則弊去而法存不變則弊存而法亡是數者雖無敵國之環伺猶宜汲汲焉早爲之所苟不知變則粉飾多而實政少拘攣甚而百務弛矣若夫西洋諸國恃智力以相競我中國與之並峙商政礦務宜籌也不變則彼富而我貧攷工製器宜精也不變則彼巧而我拙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不變則彼捷而我遲約章之利病使才之優絀兵制陣法之變化宜講也不變則彼協而我孤彼堅而我脆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諸侯黃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車以勝之太公封齊勸其女紅極技巧通魚鹽海岱之間欽袂往朝夫黃帝太公皆聖人也其治天下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交涉下 五

家豈僅事富強者而既厠於鄰敵之間則富強之術有所不能廢或曰以堂堂中國而效法西人不但用夷變夏乎是不然夫

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生民之用中外所

同也彼西人偶得風氣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將洩之秘而謂西

人獨擅之乎又安知百數十年後中國不更駕其上乎至若趙

武靈王之習騎射漢武帝之習樓船唐太宗駕馭蕃將與內臣

一體皆有微愷存乎其間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吾知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復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漸被乎八荒是乃

所謂用夏變夷者也或又曰變法務其相勝不務其相追今西

法勝而吾學之做做焉以隨人後如制勝無術何是又不然夫

欲勝人必盡知其法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勝非兀然端坐而可

以勝人者也今見他人之在我先猥曰不屑隨人後將跬步不

能移矣且彼萃數百萬人之才力擲數十萬億之金錢窮年累

世而後得之今我欲一朝而勝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於濫

觴穹山基於覆篲佛法來自天竺而盛於東方算學肇自中華

而精於西士以中國人之才智視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勝也

在操其鼓舞之具耳噫世變無窮則聖人御變之道亦與之無

窮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猶居神農氏之世而茹毛飲血居黃

帝之世禦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輒曰我守上古聖人法也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交涉下 五

不德且蹶者幾何也且今日所宜變通之法何嘗不參古聖人

之法之精意也

條約

各國初訂通商條約措辭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實皆利己以損人也驟觀之幾莫能辨惟強與強遇則熟審兩國所獲之利益足以相當而後允准否則不從若一強一弱則利必歸強而害則歸弱甚至有不諳他國強弱之勢而誤以弱為強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務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務尤必兼明商務蓋條約中交涉商務者為多我國昔與外國所立條約受害甚深事事悉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總署與英法更修條約各節所論洋貨入內地稅單一事祇能保單內所開之貨由通商口岸至單內所指之地沿途免徵稅釐若已到單內所指之地該貨即與無單之貨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條約 三

無異釐捐一事中國既為自主之國其如何徵收應聽自便如他國前來干預阻礙實不能謂之公允管轄一事條約內不歸管轄之條非准由洋人將華民應遵之章任意違背至於領事官既有審鞠之權則應委派實授官員充當此職不應以商人代充均沾一節此國請沾彼國所得之益則應同彼國所遵之章教務一節中國界內祇有中國官可以管理中國百姓而中國百姓入教與否均應遵守中國法紀按總署所論五端事屬平常乃如進口各物凡有奪我民生計者不准免稅而彼不計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徵其稅彼應無辭而今不然也我國之貨到彼國則任彼重徵我國之人到彼國則任彼抽稅較之日本與外國更修條約

誠有天淵之隔而彼尚云萬難照允往來辯論久無成說誠如崔使所論兩強相遇其國勢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隱有區別如畏彼則不得不讓利於彼而歸害於我一時讓而時時如斯一事讓而事事如斯以後他國立約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約遂無平允之日蓋泰西各國不諱言利所以兢兢相持者恐利源之耗於外國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稅之物皆本國所急需故以此招徠非有所加惠於他國也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恃以養者則重其稅使食之者寡則亦自保其利源也抵制之稅防他國之稅廢吾民之利如他國重征我國土產入口之稅則土產無所銷而產於天者失其利成於人者失其業則我國亦必以重稅報之使不能獨擅利權 今外國所來雜物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麥麵歲至中國數十萬包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條約 三

概不徵稅烟酒兩項在外國且加以極重之稅我今亦免之則藉口於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則於中國之白米藥材衣服凡入美國口者其徵稅過於成本類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為之氣塞已於交涉稅則篇中論之詳矣嘗聞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膠擾雖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通商之約必曰兩國均益今益於人而損於我則我亦以損人益我者報之其人如願則我以抵制者增我國所收於人之稅其人如不願則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國所收於我之稅必使持本方不至賸我而肥彼也今各國通商待我中國者如人則抽稅貨則重征之類可持例爭之或謂強國之於入口稅議加議禁他國不敢道味而不知非也日弱於法何以加法貨入口之稅強弱於美何以加美貨入口之稅歐洲小國多禁鴉片入口者非強於英也蓋稅則者國之內政議加議禁固可以自主焉

各國交涉無時不有者我 國宜加意也近閱崔星使所譯去年西報紀日本下議院呈遞日廷奏章所陳條約四端確中亞洲之弊今錄之以備參考其略云為請旨議改條約四端以圖振興收利權事竊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權旁落外侮沓來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條約藩王逞雄海內強鄰逼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舉所可惜者前與外國所立不公之約未能改換耳查我國有自主之權凡外人託庇宇下自應歸我管轄稅務亦應在我權衡今為條約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國威臣等每一思維欷歔欲絕外人在我國旅居不隸我國治下祇受彼國公使領事所轄一如在本國然我日人往彼國何以須遵彼之管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條約 天

至稅務又格於條約不得我行我法我國貨物至彼入口則任彼重稅是我有權彼則奪之是彼重征我則依之此我商務技藝之難以振興國庫之所以日削者職是故也雖皇上深宮劫勳勵精圖治亦未由振發矣推其初與外國訂約不深慮於日後而苟安於目前想當日秉鈞大員未深諳外國情形率爾立約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請嗣後遇換約之期宜為彌縫補苴之計所有牽掣我國之款亟圖更改謹將議就四端為我皇上陳之一請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須由日國管轄二稅務如何征收皆係我朝自立主意外國不得預聞條約不能限制三有約之國通商口岸我國均沾其利不得畸輕畸重四我國政治外人不得干預以上四

欵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明年條約更換之期望將四欵增入云聞日本均與各國商允矣按中國受病之重豈止四欵亦望我 國變法自強亟宜盡為修改以保利源 國體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記云中美兩國稅則美收中國入口米稅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萬包計稅銀已百餘萬兩而美之麥粉入中國口者竟不納稅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稅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國按成本僅納百之五絲綢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綢布入中國仍納百之五兩相比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稅極重而中國不收稅外國藥材如屈臣氏德記各號分布各省每年所售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條約 天

出之藥計已數百萬兩一概無稅而中國藥材僅供華人所用品者其數甚微金山入口收稅極重中國入口衣服烟酒蜜餞始以為洋人自用不納稅今則各洋行出售亦無稅中國之衣入金山口者無不納稅且華人附體之衣過五層者仍納稅何其錙銖必較一至於斯鴉片一物美國計兩收稅銀一兩中國仿之則每年收稅有一萬萬兩矣昔年風氣未開通商條約粗具所定各貨稅則我 國大受其損豈可因仍隱忍虛與委蛇是宜由各海關聘深明各國稅章灼知洋貨價值之人并由商務大臣通飭商務局董各將稅則詳細考究何者我虧何者彼利何者應加何者應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總署集議酌定俟屆

修約之期照會各國指明應改條約彼此各派洞明商務之使
臣會議妥訂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誼可以永久然必當講求於
平日非可取用於臨時若平日絕不講求臨時任通商大臣派
一二親信私人訂立則遺漏罣誤之處必多一經修定後悔何
及將年復一年坐受虧耗利權不可為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條約

三十

入籍

地球九萬里日月所照畛域無分凡有道之君莫不體上天公溥
無私之意以為心樂得人民而撫有之所謂王者有分土無分民
也我朝懷柔遠人無論入籍與否均有賓至如歸之樂查各國
皆准華人入籍有准其隨時入籍者有要常居其屬地若干年方
可入籍者有須生長其地乃准入籍者美國定例亦有准各國人
入籍之條自埃利士人入籍日多遂訂新例不准華人入籍英國
民籍最重外國本國各有分別父母為英國之人其子生於他國
者仍可隸入本籍即其母為他國之人而父為英國之人仍可隸
入其籍惟英人之赴他邦大有分別倘為軍流犯罪出外則所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入籍

三十

之子不能仍作英人其餘出外為商為官皆在收回之例然外產
雖可收回祇作平人看視不能在本國作官及為議員且更不能
承本國人所有基業亦不能以基業授本國之人但可自創成家
將基業傳其親子其欲與英人一律霑恩者當於回國時為國家
辦公三年或當兵或作工三年期滿方准真為英人與本國所生
者無異上古風氣未開各國閉關自守羅馬國例每見外來之人
視若眼中之刺以為外邦之人非窺伺國家即來牟利於是多方
嫉妒必下逐客之令而後快元泰定二年即西歷一千三百二十五年英人猶
仇視外人不令留蹤境內迨至元元年即西歷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始垂禁令
不准將外人嫉害且有延請外人在本國教習工藝者如外國優

待本國之人而本國人亦推情相待雖然英國近時政令較寬
 大惟於外生之人雖父母隸籍於英而其子歸來終與生長英邦
 者有間此例相沿已久未能易轍改絃獨荷蘭國則廣被懷柔一
 遇各邦陋習凡本為他國之人來入本籍或本籍之人生子在外
 其子重回本國可以承產可以作官並無歧視之意今四處通商
 無遠弗屆各國懷柔之道迥非昔比獨我華人流寓外國為人所
 欺其故初因不願入籍我水師又不足以衛商繼苦於不能入籍
 而通商條約又未論及入籍之人或謂中國刑律太嚴必無外人
 入中國籍況其所獲利益更勝於中國之人亟宜設法維持庶免
 為叢驅爵現在已准外人在蘇杭內地紡織繼必借端要求准其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入籍 三

買地開礦設廠耕植由漸而進握我利權非但於地丁錢糧有損
 猶恐民生計絀勢致主客不和變故茲多否則借此掘注固結民
 心以我之矛刺我之盾關係尤非淺鮮鄙見外國人須入中國籍
 者方准其在內地買地建屋庶免滋事如不入籍除租界外概不
 准在內地置產日本例如此或有借游內地為名或藉傳教為說買地
 置產購貨屯貨建造一切者所置之業既在內地即與入我籍之
 民相同准其落戶惟必須歸我地方官管轄不得再遠藉領事為
 詞如不願入籍受轄治者則可任其自去不得購置產業傳教者
 自教堂住屋外亦不得藉名教堂廣置產業牟利兼并民地致損
 礙於中國地方丁賦此係我 國家本有自主之權當詳載和約

布告天下庶彼族無從置喙而各國有道之君亦咸當體上天覆
 載無私之心一視同仁准人入籍也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入籍 三

教養

太古之世渾渾噩噩民生其間穴居野處飲血茹毛飢起倦息安
 熙無為不異禽獸迨世代疊累而人民滋息境內之物不足供則
 必遷地就食弋獵為糧先從其易者取之至易者盡則難取者亦
 必思設法以致之由是而智巧出矣舉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
 法以助之獸之猛者用金革以殺之鳥之飛者用弓矢以射之魚
 之潛者用網罟以羅之其金革弓矢網罟之器愈製而愈精愈用
 而愈密則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於是老者智者必授其
 精巧之法於少者愚者以為覓食之具矣此教養之道所由兆基
 於秦莽之世也及其後生齒日繁物類漸少獵食不易奔馳艱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教養

時則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穡畜牧之事諸
 事興則民日取給而有餘遂無弋獵奔逐之勞少遷徙流離之苦
 始得族聚而羣居日漸積而成國由此人事日增交際日廣有聖
 者起為之開物成務為之草創經營衣食宮室人倫政治日臻美
 備此又教養之道所由著於草昧初開之世也然則教養之端由
 來尙矣我中國文明開寰宇之先唐虞之時已臻盛治迄乎三代
 文化尤隆設學校以教士授井田以養民其時庶物咸熙人懷帝
 德猗歟盛哉夫天生民以教養託之於君故有國家天下者其責
 無過於教養降及春秋羣雄競伯人各自私生民塗炭教養之道
 蕩然無餘然而去古未遠遺風尙在教養雖失於君師而民間猶

能自教自養也暴秦嬴興焚書坑儒務愚黔首明季制藝之科專
 圖錮蔽天下之人材後世因之則民之自教自養亦有所擾累矣
 迨至崑崙失教其不復等於禽獸者幾希為之備者初以天下之
 多事皆豪傑為之也遂謂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
 知庶我之大業可世守故凡能開人聰明啟人知識之事悉欲抑
 而屏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生所以日促也悲乎橫覽環
 球各邦其國運之隆替莫不係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關乎
 教化其教養有道者勃然以興教養失道者忽然以亡試觀英德
 法美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徧布國中則智
 不讀書則愚智則強愚則弱德國之民讀書者百之九十五美國
 之民無不讀書宜其富強如是之速阿洲之民未聞讀書宜其全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一 教養

洲為各國人無貴賤皆有所教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
 所分製也

皆列於學校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
 力焉又各設有專師循循指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
 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教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
 明日啟智慧日積而人材濟濟國勢以強也是故人材眾則百事
 興舉凡機器製造輪船火車皆巧奪天工日新月盛而農政商務
 亦日增新法日為推廣市無游民廩皆食力如是則士得教而民
 有養甚至疲癯殘疾貧老孤嬰亦皆有院以賙恤之無一夫不得
 其所此教養有道而英德法美諸邦勃然隆盛也又觀印度安南
 緬甸暹羅諸國上失教養之方下無奮興之士繁法嚴刑橫征暴

歛無異虐秦賄賂公行買官鬻爵奸惡詐偽上下相蒙加之河渠不治田疇日蕪土無所學民多好閒農工廢業商賈乏貨百姓流離盜賊遍野此其教養失道國勢陵替而先後淪亡如出一轍也諺曰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我中國教養之道自三代以後渺矣無聞政治民風江河日下方今時事日非國勢益促外有強鄰環視內有伏莽堪虞倘仍因循苟且粉飾欺蒙而不上下一心力為圖治亟行教養則他日之事豈忍言哉夫以上古游獵之時耕牧之世猶尚教養況於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滿弋獵固無以為糧而耕牧猶虞不給教養詎可廢乎故西人廣求格致以為教養之方蓋世界由弋獵變而為耕牧耕牧變而為格致此固世運之遷移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教養 三六 七日上

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願格致為何窮天地之化機關萬物之元理以人事補天工役天工於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養千萬人可

以一人而養億兆人亦無不可我中國生齒四萬萬人民甲於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圖教養之方哉今日之計宜變制藝之科興格致之學多設學校廣植人材學校者人才之本格致者學問之本中外國士子於詩文小楷而外罕所講求一旦得中甲遂目空一切其實不知國家利弊如何格致工夫如何徒有虛橋之氣賤視工商鄙視武夫傲視西人縱見西人教養善法心悅誠服亦不肯悉心仿辦必改頭換面以爲因地制宜其實吝惜小費或經辦從中漁利以致所授不全所學不開誠布公與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指日還也

附錄李提摩太轉移積思養民說略

歐洲各國於十四年中共得非洲土地六百餘萬英方里較之中國十八省尤多三倍一則以能養民而闢地一則以不能養民而失地誠以民爲邦本養與不養卽國家之強弱盛衰繫焉然養民之道必自講求新學始觀於近數百年歐洲各國君相獎勵於上師儒教育於下無不取益國便民之實學以資考究故兵日強國日富技日巧器日精駸駸乎開疆拓土有席捲囊括包舉宇內之概若中國則地大物博向爲亞洲最古之邦文治武功彪炳千載獨無如時勢有升降風氣有變遷今既廣開海禁環賈所通殊方異域至於九萬里苟猶膠守成法不思達變通權豈非甘居人後自昧先機耶論者謂中國習俗相沿積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教養 三七

重難返恐非一時遽能改易然果能奮發有爲幡然變計自強不息握要以圖則中國轉機之易當在指顧間也其事維何厥有三端請試言之夫學問者經濟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爲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愚以爲在今日又宜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乎如以中國之聲明文物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又善者哉且通市數十年來西國各使臣來華不獨能通西瀛各國語言文字並能習學中華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中國經史於章奏吏治輿地民情類能言之而華官之於彼國則懵然一無所知相形之下能無愧乎於

是乎交涉要事不得不寄耳目於他人詞氣輕重緩急輾轉傳述失其本指往往以小嫌釀大衅無他皆語言文字不通之弊耳爲今之計中國士子第一宜習學西國語言文字於誦讀經史之暇兼營並鶩國家再能推廣以西學取士使天下幾序諸生無不明習中西之學將來人材輩出四海同文凡一行作吏之人莫不通達治體洞悉根源設遇緊要事件彼此立談可決其利益豈淺鮮哉此通曉西國之語言文字可爲中國轉機者一也查光緒十三年御史陳琇瑩奏請以算學取士當經奉旨准行夫九數居六藝之一周禮以之興賢能明算例六科之中唐制以之程選舉是算法本當肄習不可廢置者也特算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教養 三

法僅爲製造測量之要務而欲求人材收實效具經天緯地之能興利國益民之事非精求格致之學不可蓋格致之學所包者廣如算學光學化學重學電學以及天與地球等學無非在格致之中故西國之講求治術者必以格致爲先英國近五十年來商賈通行財貨充溢進款數目較前加多三倍皆得力於格致之學居多足見格致之學有益於國計民生匪淺中國誠能推廣算學取士之法別爲格致一科兼於各省郡中廣設格致書院使天下士子羣知嚮慕日積月累由淺入深吾知數年之後必能窺其祕籙中國之興可立而待也此講求格致之學可爲中國轉機者一也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邱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邱詩則列十五國之風孔子作春秋取於百二十國寶書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子產能舉實沈臺駘之故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綜上下縱橫以爲學者也乃今中國之自命爲通儒者以洋務爲不屑鄙西學而不談語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夫所貴乎儒者豈拘拘於制藝章句卽謂治國平天下之道盡於是乎況今通商立埠五洲各國聘問往來與古之列國何異同居地球之中而顧可於彼都之風氣政事茫然弗習耶故今之士子不獨宜讀中國古聖賢書卽五洲各國要書亦莫不宜童而習之將來旁通曲證斐然有成集五洲才人之心只爲我一國之利益行之既在自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教養 三

可收其實效矣此習知五洲之事可爲中國轉機者一也總之今日識時務者莫不以肄習西學爲自強之道然西學根本必以語言文字爲先雖不必數十國盡能瞭然而英俄德法四大國實不可偏廢其次則格致之學再次則五洲之事循序漸進融會貫通 朝廷以此設科鄉塾以之授業在目前中國京外各鉅公之洞達時勢者不過數十人而老成凋謝 朝廷每有才難之感若果如此辦理吾知一轉移間十年之後中國二十一行省庠序之士莫非熟悉洋務之人將來學優則仕分職設官大之爲旋乾轉坤之手小之亦隨機應變之才此外保障繭絲折衝樽俎者更無論矣上以此求下卽以此應如中國幅員

之廣人才之衆竭其聰明智力何難駕出西人上哉

粵稽書言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則養民誠古帝王之急務也距越數千百載生齒日眾幾有人滿之虞而水旱洊臻雖有自古養民之法終不敷用此因革損益隨時變通所以貴有其人也況時至今日生齒更繁加以連年飢饉河患頻仍菽粟不給凡賴一身謀衣食者大抵不保室家流離轉徙死於溝壑由是觀之泰西養民之新法不誠大有關於五大洲哉試取而申論之查歐洲百年前地少人稠一年所產不足養民再加以水旱之災即不免流亡餓殍其情形與中國同後有人思得養民新法則無是虞矣新法維何一曰造機器二曰省腳價三曰設信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二

教養

四

報館四曰和約通商五曰各國置領事官六曰各國通信局七曰國家助商賈八曰商賈立會九曰五洲各貨比較廠十曰商賈學塾十一曰機器學塾十二曰海口關稅試詳述之一造機器以便製造也自製機器以後凡工匠四十兆人可作千兆人之事其省工價有如此者二省腳價夫製造諸貨必須運售之速倘運售艱難亦不能養人也故修建鐵路輪舟以通水陸之運則腳價省數倍矣無論遠近皆可運售則貨價之賤亦從同試嘗核計每人每年所用貨物可省銀十六兩之譜養民之便何如也三設信局報館者蓋無信局則遠近諸貨之價不能預知而爲之備倘商人自命善走者偵探則所費較信局多三百

倍故國家代立信局以便各商之通信焉每函無論遠近只費

英金一辨士約合華錢二十文省何如之商人既省則信件必多而信局且亦獲利報館之設將遠近貨物之價皆載於報以便商賈著先鞭焉四和約通商者緣本國各章程既有益於本國各生意因思章程既立行之愈廣生意之益處愈大若能推行各國生意之益處不更大乎所以各國共立約通商以通五洲之運售彼此俱得益焉五立領事官者蓋各國既通商來往不能無交涉齟齬之事故各國皆設領事以保護本國之商並爲設法以廣利源六各國通信局者緣本國既設信局周知遠近之貨價商民皆大獲益矣而五洲各國未通猶有憾焉故又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二

教養

四

立各國通信局其信件每函止費五六文無論大埠小村不數日皆可送到便何如也七國家助商人蓋國家共議何等生意可使百姓即勸諭商人開設並且資助之或買股份使立大生意如開各礦各廠之類是也八商賈立會者何蓋凡立生意必須籌度經營處處周密然一人之識見未周衆人之共議乃至必集思廣益以助不逮故立會聚議以合辦或上稟國家或旁通他處之會議妥著書刊印以便諸人快觀九設五洲各貨比較廠者緣歐西各國大半皆有博物院以備讀書人開廣見識內排古今各物以新耳目真有素所未觀者而商人亦設博物院聚五洲各國土產排列比較以備購取凡大埠皆有此院

諸商借以廣見聞焉十日商賈學塾者商賈之事原非一朝一夕所能習故延名人著書專講五洲大生意如何辦理之法令人讀而習之以備將來為商之用十一日機器學塾者緣機器有大小工匠亦有大小亦聘名人著書講明大小製造之法故除正學以外又有技藝專門之學設塾訓誥令人習之以備他日製造之材十二日關稅者何蓋關稅之設有二說或謂加稅可以富國者或謂稅重則諸商裹足不前者之二說皆似也然試舉二國以比較則效驗可知矣今惟美國加重稅而英國則除烟酒以外大概皆免稅故諸商皆屬集於英即此可知加稅之利否也凡此臚列皆西國近一二百年內所得養民之新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二 職養 望

然此十二條皆相連不可缺一故自立此章以後凡幽僻未墾之地今皆已有人墾種矣前此糧米一切不敷用者今則滿園滿倉而且價極賤即前此凶年一遇不免餓殍者今則往來運售各國皆通絕無甚貴甚賤之苦而何有餓殍哉凡有國家而具愛民之心者盍留意於是法乎按李氏論泰西教養諸法甚善且近年各國咸知火器殺人之慘不忍輕開邊釁有止戈為武之心迥非羅馬拿破侖窮兵好戰以此始亦以此終者比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曰定於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宇宙之間均是人也乃或戴之為君或推之為長特以其能教人能養人耳豈獨不嗜殺而已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目錄

節流二
女教
旗籍
釐捐
附摘錄鏡存子治標庸言
國債
販奴
附錄吳劬華查視秘魯華工記
治河
停漕
衛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目錄 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節流二

香山鄭觀應陶齋

女教

中古女學諸書失傳已久自片語單文散見六經諸子外以班昭女誡為最先劉向列女傳鄭氏女孝經女訓閻範女範各有發明近世藍鹿洲采輯經史子集中為婦人法式者謂之女學頗稱詳贍所惜者朝野上下間拘於無才便是德之俗諺女子獨不就學婦功亦無專師其賢者稍講求女紅中饋之間而已於古人所為婦德婦言婦容婦工者有其名無其實禮教之不講政化之所由日衰也泰西女學與男丁並重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訓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女教 壹

以讀書識字算數等事塾規與男塾畧同有學實學者有學師道者學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有學仕學者有入太學院肄業以廣其聞見者雖平民婦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書文明道理守規矩達事情參以書數繪畫紡織烹調之事而女紅中饋附之乃能佐子相夫為賢內助矣瑞士國有大書院准女子入內習醫如果精通亦可給憑行道而收生一端關係尤重俄國特設教女收生院凡胎前產後一切要症必須明白透澈體恤入微既講求婦科即內外各科亦可兼習也中國之人生齒繁昌心思靈巧女範雖肅女學多疏誠能廣籌經費增設女塾參仿西法譯以華文仍將中國諸經列傳訓誡女子之書別類分門因材施教而女紅紡織

書數各事繼之富者出資貧者就學由地方官吏命婦歲戶稽查獎其勤而懲其惰美而賢者官吏妥為擇配以示褒嘉至於女塾章程必須參仿泰西整齊嚴肅庶他日為賢女為賢婦為賢母三從四德童而習之久而化之紡績精妙書算通明復能相子佐夫不致虛糜坐食愚賤皆知禮義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至婦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萬國九萬餘里僅有中國而已 國明功令已加禁革而相沿既久俗尚未移夫父母之愛子也無所不至而鍾愛女子尤甚於男兒獨此事酷虐殘忍殆無人理或四五歲或七八歲嚴詞厲色陵逼百端必使骨斷筋摧其心乃快以為如此而後他日適人可矜可貴荷膚圓六寸則戚里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女教 二

咸以為羞此種澆風城市倍於鄉曲世家巨室尤而效之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為中國之女子戕賊肢體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膚大戮如負重疾如觀沈災西人論女子裹足男子宮刑洲之所無宜為彼族嗤笑乃極弊之政為合地球五大革之者真為聖君賢相矣 稚年罹剝膚之凶畢世嬰刑足之罪氣質虛弱者因以傷生雖父母愛憐而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即倖全性命而終日需人扶掖井曰安克操持偶有水火盜賊之災則步履艱難坐以待斃戍伐生質以為美觀作無益以為有益是為誨淫之尤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學罄十年之力率以讀書則天下女子之才力聰明豈果出男子下哉所望有轉移風化之責者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者姑仍其舊而書裹足二字

表其額懸其門楣嗣後一律禁止故違者罪其家長富貴者停給誥封通飭各省廣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讀書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贈物贈扁以獎榮之各塾女師如能教化賢才卓有成效咨請旌獎以勸將來一轉移間而道一風同利興弊去成周之雅化關雎麟趾之休風無難復見於今日矣

天下事貴自然不貴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難惟裹足則反是並無益於民生實有關於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經史無有一言美之者而舉世之人皆沿習成風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婦女者真所謂賊人以為仁義亦惑之甚矣 國朝八旗婦女皆不裹足古道猶存其風足尚莊子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女教

三

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尚不穿豈可裹足耶應由地方大吏出示禁約凡屬貴臣望族以及詩禮之大家俱遵 王制其倡優隸卒及目不識丁之小戶聽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則積習漸消天下萬民皆行古之道矣况婦女裹足則兩儀不完兩儀不完則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萬事廢矣夫裹足為賤者之服豈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屬耶予所以言之喋喋者實有繫於天下蒼生非僅考訂其源流而已我 朝崇德二年七月奉 諭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八年七月禮部題為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

熙疏內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 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家長不行稽察柳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牽連無辜以為無關緊要事竟中止第使當時禁不過急持之以恆則今日已可永除此陋習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女教

四

十四

旗籍

竊嘗思古之王者居中國為一人合天下為一家甚盛軌也溯我

朝龍興遼瀋八關平禍亂天下生民皆仰賴焉二百餘年來久

應畛域全銷矣顧滿漢之名猶別旗籍之生未遂甚非所以示寬

大圖久遠也攷旗籍有三上則天潢之貴胄中則勳戚之世裔下

則甲士之子孫 國初生息無多原可人給廩餼迄中葉後生齒

日繁戶口滋盛廩給錢米何足以濟其事首除漢軍旗已於乾隆

初年奏准出旗自便外尚有滿蒙一籍閒散無所事事置產營建

有禁出京四十里有禁局促一城儼同黨錮日臻貧乏乃失恆心

作奸犯科者有之窩賭包訟者有之此強有力者所為也弱者則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旗籍 五

變易姓名冒漢產赴各外省謀生者有之甚至服役執鞭亦所不

辭其貧瘡莫能謀生之苦已可概見是非有善法以疏通而安插

之不可其疏通安插之法似應酌量內外情形分別而調濟之凡

在京城內外旗籍除世爵有世祿得俸較豐足贍身家及各參領

佐領本有職事俸祿編八羽林軍籍不計外其餘應請飭下九門

提督照領糧戶口查明檔冊先稽核其戶口人口實數而後下一

明詔許其解散旗籍悉聽自便謀生農商百業任其他出經

營則十分中可去其二二矣繼乃查驗其無業營運無技操作者

悉計其戶口發就直隸本省及直隸邊近地方屯田為農其說亦

有二查天津小站即海邊曠地不下數十萬畝向年周武壯暨

周剛敏總統盛軍駐屯於此約計馬步礮隊十三四營每營開水

田不下七八千畝一營每年收稻米不下萬石雜糧在外總核全

屯當在十萬畝有奇每年收穀亦即有十餘萬石合之雜糧蓋不

下二十萬石矣今盛軍裁撤小站屯田已墟豈宜再令敗將家屬

散勇餘丁私利其地計莫如即以分授旗民以一戶授田百畝計

之即可容插一千數百戶此十成中又去其四五矣再查直隸就

近邊外熱河朝陽之地本亦膏腴奈力田者少耳前歲土民之亂

十戶九空死亡無數其地必更形荒廢發旗籍以實之當可容插

一二千戶則京師旗籍之游閒可以掃數安頓矣惟津沽最近朝

陽較遠遺屯者不免有苦樂之分是則在上者設法以均平之或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旗籍 六

於屯田津沽者每戶預發五年應領米糧折實錢以給之俾為耕

種資本其就熱河朝陽屯墾者則發十年廩糧倍於津屯折實銀

以資其行再飭都統將軍妥為調護之又永免其丁糧賦稅則自

有願往者矣至小站屯田每年出米十萬石皆上等白米較之漕

運南米尤佳與其 國家每歲費無數帑項以轉運南漕何如遣

旗民授畝耕屯後每年所出之米即以折漕糧之價收之是旗民

與 天庾兩有利益下可資耕鑿之計上可省轉運之勞抑亦更

有關要圖者如一旦海疆有事南北漕運不通有此十萬石糧米

天倉 亦可稍補萬一免立時為庚癸之呼際此鐵路未成南

北道路壅阻尤為有裨於大局也若夫小站屯田本為成熟之地

並無開墾之勞惟賦稅須先准免十年俟旗籍力田得利後乃可
 徐議升科況小站軍屯十數年來從未有一粒一錢完糧解部者
 則免賦十年未為過也此酌量安頓京城內外旗民之法也至如
 外省駐防計陝西之西安四川之成都湖北之荊州嶺南之廣州
 江蘇之南京鎮江浙之杭州閩之福州各省旗營戶口亂後生息
 又復日多是宜飭下各省將軍按籍重查戶口編造清冊挑其壯
 丁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驗明身體堅強氣力足用即編選入
 營每將軍以前後左右中立營為度認真操練另紮營盤不得日
 至夜歸每月祇許甯家四次餘日概歸伍在營厚給月糧以代綠
 營孱弱老兵之額其少年子弟十餘歲至二十餘歲者則挑選其聰敏強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旗籍 七

者派入學堂或入方言館或入水師學堂或入武備學堂或入技
 藝學堂雖世家不得規免貧者亦不可遺漏不但教育成材可備
 干城象胥之用亦可令其技藝熟習資生有路也若夫開煙館設
 賭場游手無賴好關生事則嚴禁之其有讀書成名早習商賈營
 運為生自有業者亦悉任其呈明自便不在選練營兵及入學
 之數如是而再游惰自甘暴棄廢業則是咎由自取窮苦更無
 怨尤矣此酌量安置各省駐防旗籍之法也夫有恆產斯有恆
 心三代以下之生民孰是能甘心凍餒而死守道義者况 皇
 廣布必使一夫皆得其所今獨於旗籍之萬眾不加優恤儼同
 錮是直以漢失黨八之治治從龍之勳裔也豈 祖宗立法

之初意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及今而泥守成規則窒礙難行者
 衆矣又豈僅旗籍之一端已耶

劍華道人附論曰按八旗生計前賢固早有見及此日之弊者
 順治十四年給事中王益朋有全地利重根本一疏請將遼陽
 等處田地分酌功臣家開墾厚功臣以收地利云云乾隆二年
 御史舒赫德有請入旗開墾邊地一疏亦言固根本變通布置
 使不聚於一方庶可並得其利益收效於日後務使家有恆產
 人有恆心云云五年又有御史范成奏請八旗屯種遼東使旗
 人生計有餘而邊圉之苞桑永固云云近年李祖陶亦有旗戶
 分居議前大學士沈桂芬亦有請籌費移屯東三省兼舒國用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旗籍 八

一疏言尤剴切詳明故時有發遣旗籍遷墾東三省之議奈各
 旗民以關山修阻畏難苟安又或恐官給行糧屯本必不敷用
 與其流離道路何如老守都城其議竟寢余嘗聞而惜之若今
 日之情勢則又與前大異朝鮮已去藩籬盡撤關東北偏強俄
 東隣朝日虎狼咄咄勢難與爭則旗籍之屯墾生計惟有就近
 籌畫矣直省近附畿甸或當為旗籍所樂居熱河亦附邊熟地
 非關東可比亦乘今日朝陽之亂初平赤地必廣小站防軍已
 撤沃壤空懸所謂因勢以利導之事半而功倍也及今再不為
 之所則滿蒙窮困固無已時而 國家歲糜廩餼亦將有難繼
 之勢矣梁詩正侍郎云旗人窮乏不使之自為養而常欲以官

養之此勢有所不能者也。旨哉斯言與羅浮山人先後不謀而合。昔周剛敏武壯兩軍門先後駐屯小站開斥鹵爲沃壤成水田十萬餘畝開溝蓄水布置秩然有法大得井田遺意又於溝旁壘上徧植綠楊數十萬株以取陰蔭而滋雨水苦心籌畫不知幾費經營皆兩軍門捐貲自辦未嘗分毫仰給在官其立意原恐一有軍務南北不通數萬大軍無所仰食故爲此未雨綢繆之計所收屯米不准本秋私賣必待開年新種既播乃令推陳出新其老謀深算裕餉無形公忠爲國之心千秋若揭余身在軍中目覩確實情形操筆述之猶有餘慨更安從得此良將才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旗籍

九

釐捐

釐卡之設由於髮逆之亂軍餉不繼徵及毫芒原屬朝廷不得已之舉故護曰軍務救平卽行裁撤屈計髮捻肅清垂三十餘年屢經奉旨裁併無如疆臣總以安置冗員爲事初則藉口於善後繼則借名於海防廣東有海防捐籌防捐臺礮捐牙帖捐等名目上海有落地捐籌防捐上海因有籌防捐凡華商報關者須照洋關稅納半所以華商之貨概託洋人代報免抽籌防捐所謂爲費驟昂耳若所抽之數涓滴歸公名實相副雖損於民而猶利於國無如釐抽十文國家不過得其二三餘則半飽私囊半歸浮費國家何貪此區區之利而縱若輩殃民乎近來內地局卡林立往往數十里之遙其間多至數卡或謂商賈走私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釐捐 十

某處有卡則思偷漏聞某處有捐則將繞越此防而彼窺東堵而西行以致走漏日多收捐日絀故不得不多設卡以防之也然而既設卡以防走漏不得因防走漏而復加捐今乃過一卡有一卡之費經一卡抽一卡之釐此何爲乎欲紓商困則宜示限制凡商賈過衝要之卡既完釐後卽給以憑單所經分卡一體查驗放行不得重捐倘前卡未及完釐准在後卡補完以示體恤將無關緊要之卡一律裁撤既可便民亦可省費焉所以論者謂病民之端莫甚於釐卡然而落地之有捐猶微也莫患乎不肖委員從中勒索照章之科罰猶淺也莫甚於司事巡役故意爲難此皆積弊之宜除者也邇來趨巧商人多有陋規之獻委員得其費則任意放

行否則必多方挑剔司事巡丁更同惡相濟狼狽爲奸商船之過卡者每月贈以銀錢若干則查船聽便潦草從事所載貨物十成有以二三成完釐者其有不先納賄者則視之如寇仇待之如奴婢指留刁索無惡不爲楊然青云間嘗參究釐金盈虛損益情形而知其故有五釐局委員大則太守小則縣令似不致貪黷致玷官箴詎知候補人員皆視釐局爲利藪鑽營者有之奔競者有之甚至賄賂公行苞苴迭進差一到手便以爲此乃生財之地機會不可失也於是多以多報少百計彌縫而司事差役又層層剋扣其實數上解者大約不過十之三四耳於庫欸會何裨乎其故一西人傳教以來民教動至齟齬匪徒又從而煽惑之往往焚燬教堂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釐捐 十一

戕害教士事定後則須賠款或數千金或數萬金至蕪湖一案多至十一萬金以有限之財補無窮之累雖抽釐日盛其如耗費之過鉅何其故二商務旺則釐金多商務衰則釐金少此自然之理也今中國商務盡爲洋人所奪查光緒十三年進口貨計一垓零二兆二億六萬三千六百六十九兩十四年計一垓二京四兆七億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三兩十五年計一垓一京另八億八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兩十六年計一垓二京七兆另九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觀乎此可知洋貨日盛一日夫西人貨物多入中國一分卽中國商務多爲傾軋一分釐金不能日增庫欸不能日裕者職是故也其故三自講求製造以來需鐵甚巨需煤更繁卽以日本

其吉利奧斯的亞三國而計前年售煤至中國計二十六萬八千噸值銀二百餘萬元餘如軍械等類爲數更多夫以庫欸之所入止有此數而耗之者正無窮雖欲不絕也得乎其故四鄭州決口而後河患頻仍前後費帑不下數千萬金而又繼之以災荒如山陝之大旱江浙之淫雨 朝廷蠲免錢糧撥款賑濟爲數頗非小可且大荒之後十室九空物力既衰釐金必減是亦庫欸致絀之一端也其故五有此五故此所以釐金雖抽終無裨於庫欸何如酌量減免反可惡彼商民寓滬各商賈謂害商病民者有十土產之物逢卡納稅運之遠方甚有稅欸視成本反巨者土物不能遠流其害一凡貨以遠爲貴以鮮爲美凡遇關卡必須俟其逐件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釐捐 十二

盤查然後放行過一鄉越一城逢卡三四處者則盤查之候已將一日不惟時不速而且貨經其三掀四覆已鮮色全無矣又將焉售其害二絲茶上市則派扞手多人如遇行人之有鋪蓋箱籠者必飭之停車翻箱倒篋行同劫盜其搜捕情形有令人不堪者致行旅爲之裹足其害三分卡松布星羅凡有肩挑負販之流斷斷焉必納稅如有繞越則必指爲逃捐重索苛罰甚有棄業而他徙者其害四土貨無捐洋貨有捐有土酒盛於洋玻璃瓶者卽指玻璃瓶爲洋貨擬罰其害五又自行攜帶手巾一二條爲卡丁所執指爲貨樣先行出賣預爲走私地步亦擬罰其害六有渡船搭客報關之貨斤兩不符不但該貨被罰更要全船充公所以粵東佛

山昔年有罷市之事其害七有隨帶高麗參一二枝或零星自用之物皆以為私或捕賊誣害執以苛罰其害八菱湖各絲行與捐局議定凡絲止稅出不稅八蓋鄉人携絲至鎮賣不賣未定斷無先捐之理有卡中司事見鄉人載絲赴鎮因其老實指為漏稅罰銀數元以後視為利孔老絲客有不允捐納者該卡司事持竹片向絲客亂毆幾致身無完膚事載今年閏月初七日滬報其害九有客自遠方返里携帶行李輜重不知捐例因被執罰然傾箱倒篋為匪類所窺中途被劫其害十其餘無故留難得賄私縱因苛罰而致商賈罷市者不勝枚舉雖飲食日用之微西人帶入中國尚不納分毫之稅况民間瑣屑之物願可一一抽釐乎嘗聞某處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釐捐 十三 一千〇七

釐卡凡食物及箕帚無不加捐雖一二件亦必指阻不捐即強携以去有內地設落地捐局民間抱布八市每疋抽釐八文向章五疋起捐少則不捐今則一疋亦捐有設海防捐者一巾一扇一鞋一襪亦捐民皆苦之試思大商巨賈資本重盈稍稍捐取尙不致大害獨此肩挑小販資本能有幾何亦任意苛求毫無顧忌或携其物或取其錢是以鄂撫譚敬帥出示免抽雜釐并定章程數條一為鮮魚鮮蝦擔一為雞鴨擔一為雞蛋鴨蛋擔一為青菜葱韭擔一為柴薪稻草擔一為果品食物擔一為抱布疋求售者凡估値五串以內皆准免捐實為法良意美擬請各處釐卡均照此行無論何種瑣屑之物凡値五串以內一概不准抽釐則小民受惠

良多而於庫款仍無損蓋瑣屑物件捐與不捐原與 國課無關輕重也更聞不肖司巡更巧立各色名目剝削商民如飯食等名色不一而足無非為營私之計即與辯論彼且藉口於定章如是并非格外索取是使商民於正項釐捐外又多幾許私派謂商力能不日艱乎嗟彼商民何以堪此為今之計尤須嚴除積弊除弊之法首在選誠正委員示之以賞罰嚴之以考成委員得其人自能嚴以取而下而司事巡丁亦不敢作弊其有願充巡丁司事者須納銀為質并覓妥實保人倘有不法事精除罰去贖銀惟保人是問外自行斥革嚴加治罪 總之釐捐不撤商務難以振興莫若將所有釐卡一律裁撤併歸洋關鄙見於土貨出產之處加抽落地捐及至出口時再抽一洋關稅後則任其所之絕不再徵以免洋人取巧東洋人改造土出口西洋人用三聯票出口均為可免釐金之故至各處鹽務即就出鹽之地編入正賦謂之鹽賦如田地之有賦稅由州縣官按畝徵收各官及兵勇巡船悉行裁撤則節省耗費甚鉅或仿外洋之例出售印花蓋稅餉印花大小不一小者如外洋書信館之印花俗呼為公仔頭者凡寄貨物提單滙票論稅之輕重即粘印花之多少於貨物之上而無巡丁委員勒索等費方今 聖明在上固已興利除弊澤溥蒼生矧茲理財之要圖可不速加整頓以紓吾民之積困乎

子潛氏曰釐金之弊罄竹難書按釐捐之設原為不得已之舉當夫粵捻倡亂需款孔殷 國家用以濟餉能使削平大憝重奠河山者未始不藉商民之力也原議軍事較平即行停止不

謂承平已三十年而局卡林立未見撤裁加以各省辦理不善倚勢肆法任意抽收以致窮鄉僻壤搜括無遺負販肩挑苛索不免物價日昂民生日匱其實資軍餉者十之二三飽私囊者十之七八是以候補人員百計鑽營視為利藪而大憲亦藉以此項差使調劑屬員幾若有其舉之莫敢廢焉矣况多設一局即有一局之開銷多立一卡即有一卡之費用上至總辦委員下至司事巡丁一切薪水工食其果取諸釐乎抑不取諸釐乎此中耗費不問可知邇來慶奉 諭旨將局卡刪併在封疆大吏豈不欲仰體 皇仁恤商艱而紓物力無如軍餉所出若將局卡悉行裁撤則各省善後經費何從措置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也惟是釐捐一日不撤商困一日不蘇欲救此弊莫如以釐金併入關稅一次抽收查通商定例洋貨進口土貨出口每值百兩皆抽銀五兩為進出口正稅土貨轉運別口每百兩抽銀二兩五錢為復進口半稅洋貨轉運別口在三十六個月內給發免單逾期照完正稅洋商運洋貨及入內地購土貨皆每百兩抽銀二兩五錢為內地半稅乃查泰西各國稅額大抵以值百抽二十四為多亦有值百抽百者更有兩國有釐多至值百抽二百者皆視其事之損益以定稅之輕重從未有值百抽五者今設一例華商洋商一律以值百抽二十為斷凡洋貨進口納稅於海濱之通商正口土貨出口納稅於第一子

口悉照新章完納一征之後任其所之不復重征而遂將釐卡概行裁撤是舉從前積弊一掃而清之也在 國家可省無窮之耗在商民可免到處之征實於公私兩便所慮者洋商或從中阻撓耳然洋貨納稅後轉運別口在三十六個月外必復完正稅洋商運洋貨及入內地購土貨又有內地半稅今以一次完納雖若稍重而仍可加諸售價內以取償於華民且關稅交納後運入內地無守候驗貨之勞無逐卡停留之苦行運既速成本亦輕各國洋商亦未必不從也

附摘錄鏡存子治標庸言

查捐釐助餉行之垂四十年統計各省歲收共一千三四百萬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釐捐

十六

而局卡林立留難需索委員十居三四司事十居六七商民受累滋深今為嚴杜中飽宜重征坐賈寬恤行商則捐項既免零星商人亦自便易業經戶部陳奏洵為扼要破的之論今日本訂約內地通商改造土貨於江浙西數百萬釐金實受其害此外各省亦難免牽礙餉源所繫亟應變計謂宜統裁水陸局卡悉除行商釐捐略師周官塵布之意妥議章程於城鄉鎮市捐征坐賈不事煩苛俾易遵從應請先頒 恩旨將米麥雜糧各種名目查明榜示永遠免捐而後將小民日用之物分別從輕此外酌量加重無論行棧店鋪一切貨物一律輸納填給捐單其已由行戶捐過之貨批發鋪面者呈驗捐單如分售各鋪

由行戶報明另給分單為憑一經報明任使出八竝舉紳董設
立商業公所編號立冊凡有張歇隨時登除無分華洋商人倘
有徑向城鄉作坊交易者以偷漏論照洋關例拍賣充公其辦
運出洋及轉別口仿用報單運照并參酌沿江五處章程先就
江南浙西開辦推行各省以視局卡林立擾累大相逕庭比之
零星抽收數目必無短絀且蘇杭既行駛輪船裝運貨物和約
雖無拖帶船隻字樣俟議商約勢所必然是洋商輪船拖帶船
貨祇應照關章完稅而不能過卡抽釐華商輪船拖帶船貨既
應過卡抽釐又不能不照關章納稅既已報明江海關沿途局
卡無能隱匿不能不據關單抽釐反不能如向來之減收少報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釐捐 七

商因更不堪矣是水陸局卡之不能不裁而改征坐賈亦時勢
使然也羅浮山人曰致富之道當與地爭利勿與民爭利當裁
培工商以敵洋貨而杜漏卮勿搜括稅釐以病民而自病既未
能如西例免土貨出口之稅以廣利源凡彼口到此口之土貨
亦當照洋貨稅則一律免釐粵東土貨到香港轉船出口至滬
變為洋貨可免釐稅無異為叢駝
庶免華商日鮮若不設法維持恐新築之鐵路及往來內河
各輪船徒為洋商廣開利源耳

國債

泰西各國無不有國債凡由議院公議准借者其國雖為別人所
得仍須照還故各國興大役出大軍國用不敷即向民間告貸動
輒數千百萬或每年給息或按年拔本君民上下緩急相濟有無
相通隱寓藏富於民之義而實不欲授利權於別國也當法越有
事之時身東籌辦海防需餉孔亟余會條陳當道請仿西人之法
籌借民欸准由各海關銀號出票按年清利其票據可抵關稅錢
糧捐納之需數目無折扣成色無高低借欸至百萬之家有司宜
優加禮待善為保護不得借端勒捐以示體卹則民間必踴躍樂
從昔英國政府因庫帑充盈欲將國債全數歸清而英之富民咸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國債 大 文三

謂存之於家不若存之於國不樂收領再三稟請願將利息減輕
而後已法之國債每年交息銀六千萬兩可謂鉅矣而民間尚肯
以得息較之他處為穩也或謂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法
幾為德滅矣若宗社為墟國債將誰索乎不知萬國公法國之債
貸於民還債之項出於地債與地合而為一其地為夫財猶水也
誰有則其債應誰償此民之所稔知所以無慮也夫財猶水也
惟患其壅塞不患其流通上下交征則敗國亡家之券也上下相
濟則親上死長之心也苟能示以大公持以大信試借民債以給
度支成一時濟變之良規即以葆萬世無疆之盛業較前日之開
捐例以授爵借洋債以損國設釐卡以病民其利弊得失之相
去有不可以道里計者萬一貸之已民而闕仍有不足始可酌以
微息轉貸鄰封攷英法德美諸國借貸行息三釐多不過四五釐

而止若土耳其波斯等國則因欠債過重行息過多致利權授於他人國勢浸形微弱中國幅員之廣礦產之饒遠勝泰西人所共悉入款甚多而借款甚少無須重息可貸多金前此洋債行息至七八釐以上者非經手侵漁即洋行折扣耳聞中國借券之股份中外人爭購之每股九十五磅有漲至一百零四五磅者外國之債股分之鈔票亦有漲跌也置時有漲跌即俄國由是觀之中國雖少出子金仍能應手聞我駐英某大臣曰嗣後籌借洋款應向英國勞士齋乃德博令等大銀行籌商此兩行專與各國挪借銀錢素有名望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借巨貲他處銀行萬不能及洋人嘗言如中國借銀百萬必到滙豐麗如等銀行說明所借之數所給之息指明某某口關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國債 十九

稅備償本利分作若干結按結支付限年還清銀行應允借款收存文契即將銀如數兌交此向來籌借洋款之情形也該銀行如果自有鉅款此法尙屬可行無如僅能擔承實非殷實中國既與該行議定該行即出具百兩券票一萬張從一至萬買股者或買一張或買百張多寡不等迨頭結還款到期何人之銀先收何人之銀後付不可預知其故何也蓋券票之漲跌無定券票跌則本錢恐缺人思速還券票漲則利息依期人思久借爰拊拮之法定還債之期免疑該行有偏袒之弊此等辦法雖極公平然股多之人本錢必有虧損蓋收回全數或收回半數非到拮之日無從預知斷不能料理於先收回本錢復入股分大為不便倘將來

再籌借款須設法補救此失始易通融必將放債諸人不便之事代為通盤籌畫若稍有妨礙勢必增長利息益受其虧欲策萬全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銀限定年月一次全還一曰按結歸款先於券內載明第一結歸還若干第二結第三結歸還若干俾得早為料理彼放債者亦樂聞某國借債建造鐵路電線開礦治河一切富國之政利息大而券票強甚不願出貸借人妄作耗財無益之事九惡借債用兵將銀錢變作火藥彈丸萬一亡國破家則借款將成畫餅不但失去利息而已駐英大臣之言如此可深思其故矣我國家量入為出本有常經前時借債外洋權應一時之用金榜高下既受鉅虧嗣後洋債一端自應永行停止況目前所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國債 二十

借並非外洋真正殷實商家仍由銀行擔承後每股百金聽中外商民購買該行董事轉得上下其手坐收利權中國廿一行省殷實商民為數不少但使由戶部及各藩庫仿西法出給股票每股百金定期歸還按年行息收放出誠信無欺安見中外商民之信戶部者必不如其信銀行信中國者必不如其信外國乎即萬不得已而再借洋債亦須統籌全局審慎周詳不必再託在中國諸銀行經手以免輾轉折扣虧累無窮但飭駐英使臣逕向勞士齋乃德博令等大銀行熟商行息不過四五釐中國屢借巨貲素守信義歐西各國共見共聞大可與其本國國債之息銀低昂相等苟還本之期定以一二十年載則彼民之有貸出借者亦可作為

產業踴躍集資蓋貪利之心中西無異利可圖矣慮其不可恃以致失利利可恃矣又慮忽借忽還不能久享其利亦中外具有同情也且也貨債既多則中外之交歡愈固而國本愈堅幾有休戚相關之勢亦情理之出於自然者也今中國息借洋欸以海關作抵其誠其信為天下萬國所無乃以此絕大利權不授於己民而授之於外國且不授於外國殷實之富戶而甘授於外國奸狡之牙商此所以洋欸一事遂為通商以來一絕大漏卮而泰西各國有識之士且啞啞然竊笑於其後也則不知彼己之情者決不足籌交涉收利權也

○國債借自英俄法不如借自美利堅借數十億不如借數百億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國債 王 八上

借鎊數不如借銀數蓋英俄法屬地與中國毗連時有交涉之事恐一有齟齬為彼挾制要求若借自美國則無此慮借百數

十億利息須四釐至六七釐如借數百億利息不過三釐

借三百兆利息三釐且係借銀數准分三四十十年清還中國何不允商藉以清還各國重利之欸又得此鉅欸可以百廢具興猶恐不識洋務驟然大舉為人所愚宜聘請各國才德兼優歷練已深素有聲望之老臣宿將來華令為各部及水陸軍大臣佐理庶可借鎊數不如借銀數因鎊價已昂似有跌無漲之勢藉收速效 不如借銀還銀免再蹈前轍鎊價喫虧也

販奴

粵東澳門香港汕頭等處向有拐販華人出洋之事名其館曰招工稱其人為豬仔豬仔一名載至西洋身價五六十元稅銀一元澳門議事番官收費二元其黨與洋人勾通散走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貲財或誘以游博一吞其餌即入牢籠被拘出洋不能自主或於濱海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為負欠逼迫登舟官既置若罔聞民亦何由申訴初則省城外黃埔等處皆已蔓延嗣被大吏訪懲甫能封閉而澳港外埠之根株猶未絕也蓋美阿兩洲及南洋各島日汲汲然開墾墾荒土著寥寥不能集事故不得不招工但工費過微人誰樂往於是招之不來出之以誘誘之不能出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販奴 王 八上

以掠計每年被掠賣者累萬盈千其中途病亡自盡者不知凡幾幸而抵埠即充極苦之工倦即加以鞭笞病亦不許休息日出而作牽以鐵練日入而息橫受拘囚逃走則有連坐之嚴法處死則有水火之毒刑求死不能逃生無路其中不乏右族名門單丁愛子誤罹陷阱望斷家鄉一綫宗祧於焉中絕言之酸鼻聞者傷心英人華利言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緒十七年華人被拐經新加坡分往各埠者多至十六萬餘人其中有少壯者有中老者俱由中國口岸引誘出洋其至新加坡庇能等埠者尙不至遲於困苦若至秘魯渣華般鳥昆士蘭岑勿他刺租阿或東海各小埠則備受酷虐呼籲無門誰非人子能不為之流涕而太息哉或

謂豬仔登舟比自經番官訊問不願者這回其飄然長往絕無慮
 者皆自願出洋者耳不知拐匪奸謀百出上下交通當番官審訊
 時皆拐匪冒名自稱情願並非本人即一二號呼哀求釋遣者亦
 係有意裝點欺飾庸愚鬼賊心腸險幻至此華官番官縱公正明
 察亦安能不墜其術中夫販人為奴本干例禁今則名為招工實
 與販奴無異原西律所不容者有販阿洲黑人為奴者英國上下
 議院集商禁止出費千百萬贖還遣釋屢申條約諸國至今稱之
 美國南北之戰其始亦以販奴而起後乃設法禁絕一視同仁今
 中外輯睦有年無分畛域而竟任彼勾串奸商為此違例犯法之
 舉出入各口漫不稽查其玩視中國也甚矣美國之舊金山向屬
 拾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販奴 三

荒野招中國工人開墾遂成富庶之邦徒以華工傭價廉而效職
 勤土人以為奪其大利焚劫驅逐無毒不施土人倡之議院和之
 苛待之條聞者髮指其薄視吾民又如此澳門雖有嚴禁拐販之
 議而積久弊生奸民詭計多端有防不勝防之慮勾通洋船詭稱
 某島某埠有地待闢有事可圖及至中途易船他適愚氓入其網
 羅永墮地獄西土之明理者亦聞而嫉之今巴西又欲招工難免
 不蹈故轍查巴西土產以茄非樹膠為大宗昔日所用黑奴待之
 野人不願傭工於察以致年來所產茄非無人採辦需工孔急巴
 西政府招徠德義兩國之民前往其應招而來者亦不願作工另
 謀生計又有美籍之猶太人應巴西西而往者因苦不勞因未
 美駐巴西領事為之措費載回美國據出使者云詢諸載回國人則
 謂巴西之待工人不為苛虐所作之事如伐木掘土諸工最勞似
 苦者每日工價不過銀二錢黑人尙不堪焉可使華民輕往乎似

宜查照公法與各國明訂章程如某地需工若干必先報知中國
 公使領事查核所需人數轉報總理衙門行知地方官照章招致
 中國派員駐香港澳門及各要口華工出洋先由船主開單具報
 請華官登舟查驗蓋印申報本省大吏知照出使大臣俟船到彼
 國之時船主呈請華官照單覆驗然後發與工主具領雇用毋許
 虐待欺陵或其地未駐華官向有中國股商為甲必丹者或各會
 館董事主之覆驗後報明存案本省大吏亦給發諭帖予以經理
 之權最要者宜由政府照會招工之國事前不許苛虐事後尤宜
 善待華工之久歷辛勤者倘自願旅於其地准其入籍與土著同
 不得如美國之無端逐客庶乎民命可保而 國體亦自尊矣至
 拾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販奴 三

華商貿易出洋與華工稍有區別亦應先期報明給憑查驗以免
 奸民假託仍成拐販影射之端免彼族輕藐華民有失 中朝大
 體惟主其事者須知此舉為保護華民而設亦非禁阻華人出洋
 不得焚索賞財徒貽訕笑是又在當局之慎選其人耳泰西事例
 領事之權本屬有限降而至於董事更無論矣南洋各島櫛比星
 羅勢難處處設官經理必須知照各國准由華商董事綜其事權
 庶華人所到之區皆我保護所及之處矣東南數省生齒日繁既
 不能概禁貧民之出洋又不能坐視華工之受害如此因勢利導
 立法維持救之於已然不如保之於未然也爭之於事後不如察
 之於事先也斯古帝王民胞物與之本懷亦今日正本清源之要

一第... 4 ...

策也

附錄吳劍華查視秘魯華工記

余昔隨美日秘出使大臣鄭公玉軒往南亞墨利加洲開辦秘魯使署事宜部署既确定遂派員查視秘境各田寮華工所到之處接豬仔稟詞輒數百紙據其所述苦情及寮主苛虐之狀受者喪膽聞者酸鼻聞各工每日晨起以鐵練鎖牽就役餉食不過麪包一塊香蕉二枚日晚牽歸監以黑奴稍怠則鞭撻交下擊死勿論夜則嚴閉一室用鐵環柱其手於木榻邊柱之上轉側皆難恐其逃也又有惡犬數十頭間有逃工則放犬四出嗅氣尋覓十無一免竟得咬噬拖回用手槍擊死不回則終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販奴

三五

昨死或用火燒死或置於水牢之中炮爛而死有一寮主尤凶狠異常殺華工以千百計積其顛骨壘砌花臺儼示京觀之意噫何其酷也查畢回秘京利馬會請公使與秘廷再三辯論大聲疾呼責其非禮秘廷亦深抱愧歉奈各寮主皆諸邦流寓仍各藉其本國之兵威以自固擁厚賞聚兵衆儼類分藩割據政府空文詰責竟視若弁髦若用兵聲罪致討則秘京兵額止有三千夫何以濟只得謹謝不敏余奮然請諸公使欲練華民團兵槍械由紳商捐備時值秘亂各國皆創練兵非獨我國秘廷必見尤也余願為練總於禮拜日督操教之坐作進退開闔奇正但得精卒三千人足可自往討其首罪頭為築華工滅其地即指京觀者

歸之彼國而即按道里安插華民以流寓變為土著首罪既伏其辜別寮亦當畏懼改苛為寬否則借一成一旅之勢即可蠶食各寮以為中國屬土海外扶餘甯非快事公使小心持重聞言驚訝謝不能余惟撫膺三歎息而出後雖告之總署責問秘廷亦終無如何於是華工之受苦者如故約計年來物故者已有十餘萬人再逾十稔秘境華工無噍類矣悲夫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販奴

三六

治河

河水發源崑崙之墟伏流數千里湧出地上匯為星宿海至積石
 流入中國由積石而東北而南三千里至龍門今山西山石崇竦
 河流湍急禹鑿之以分其勢其在河南省河陰縣以西兩岸夾山
 勢不能改道旁洩故河流至今如舊自滎澤縣廣武山而東既無
 兩岸之山以束之而又土鬆地曠乃得逞其浩瀚奔騰之勢橫流
 於兗徐冀豫之區不可復制我 朝定鼎幽燕正河道做壞之後
 潰決頻仍然河性避逆趨順避堅趨疏避遠趨近避高趨下挽之
 卽忽左忽右挽之又乍進乍退皆失其本性使然善乎歐陽公之
 言曰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流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治河 三

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惟有曲體其性為分爲合爲寬
 爲束順其勢以驅之勿容其下流有淤且下淤之故在於積沙沙
 去而不停則河流自暢昔李公義製鐵龍爪揭泥竿車繩曳舟尾
 而沉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繼而下水深數尺黃懷信製滑川筴
 以石壓之取大繩釘兩船之端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動去來
 撓蕩泥沙已又移船以落水淺則反舊曳之凡此皆去沙之具也
 卽或施用之法今昔偶殊而神明變化在得其人不使河積沙水
 落而沙已刷不與河爭地水漲而有所容則河歸山東入海可也
 從淮徐入海亦可也但祛其患而已何論南北我中國防河之員
 古有能者防河之策世有成書 國家不惜費數千萬金爲億萬

生靈謀安樂奈泥沙至下流愈壅而隄防至下流愈多且隄工之
 需土也勢難掘河中泥沙則必掘就近之田土迫隄上之土漸坍
 入河又再掘田土以修之年復一年隄身既高河身與之俱高河
 身愈高田地因之愈低河高田低水性就下必至河變爲田田變
 爲河滄桑迭變職是故耳伊古以來河自開封而下東北逆流入
 海禹貢所謂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者是也迨九河既塞
 沙石日增隄岸日傾河底漸高乃東南趨清注浦入海積久而沙
 石之埋也如故隄岸之傾也如故河底之漸高也亦如故咸豐
 四年又自大清河而東北趨入海數十年間河流屢變爲患滋甚
 此所以近年復大決也一決於鄭口而徐豫被災再決於濼口而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治河 三

齊魯受害仰邀 廟社之神靈上履 朝廷之籌畫僅得安
 瀾順軌大溜歸漕費數千萬金錢大工於焉告竣甚矣河之不治
 正不得委之天數而無預於人事也惟是決口雖塞而不求善後
 之策則猶未可恃也今就管見所及略舉四端以資采擇一曰緩
 上游河之上游諸山峙立富於山下鑿塘谷裏通渠引水停蓄如
 本河不得宜洩則開溝引歸別河若不能另築別路可在本河兩
 邊開溝受水皆用堰閘隨時蓄放庶河流迂緩不致橫決所謂順
 路通渠順渠通溝順溝通河是也且設閘穿渠則兩岸村莊可收
 水田之利或地勢稍高去河較遠可用桔槔吸筒取水多掘深井
 兼用輓轆河道濼則溢旱則涸西法治河務防旱潦防旱在設閘

蓄水防潦在啓開洩水建立雙閘得力尤多開浚尙其次也一日
開支河河水當春夏之交積雨平添一瀉千里海口淤淺支河沙
淤勢必汎濫宜遴選幹員悉心勘察淺者深之狹者寬之曲者直
之水得歸壚自無倒激且河流之分莫便於鄭州此處直抵淮河
自洪澤湖清江浦老河入海潁州府去河數里四圍瞻望一片汪
洋廣袤二百餘里豫南水匯於此復有自正南六安州來諸河之
水正陽關宛在中央可藉勢開爲湖由豫通皖多有西南順向東
北之深溝高隄音人所造取大河汎濫之水分入小黃河有此隄
爲溝卽爲東北十數州縣之保障支河開河流分水勢殺矣取泥
之法可參用泰西挖泥機器船卽以水中之泥爲築水邊之岸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治河

三

而行之事半功倍庶免築隄反以填河之害也一日宣積潦積水
不宣行潦暴發則橫衝直決平陸頓成澤國清口雲梯關通海河
道今俱乾涸如導黃水行此道而以洪澤等湖蓄來路之水水性
就下頗堪逐漸歸江黃流經行率皆高地今決而行東南路屬低
窪如順勢築隄束水可開淺水船往來鎮江之大路荷蘭治水之
法岸設大風車逐水歸海凡近河海之處皆築隄防有高至四五
丈者或於隄上開路達水以備宣洩而資灌溉酌量參用可免壅
塞之虞一日開大河以蓄水黃河之開湖莫便於口外蒙古之地
上古不乏未成之湖雖大小不等而綜計大概周圍約千里有奇
歷年久遠沙石充塞遂成荒野卽所稱沙漠之區也黃河自陝之

甯夏出關北經其地倘於其處開成大湖自湖之西面或開一口
或開二口以納水湖之東面開口洩水亦如之湖之兩面各口建
閘以限水之多寡各閘設員以主開之啓閉河水不大雨開皆閉
則河自河湖自湖各不相謀也萬一奔流倒峽自天而來則開其
西面之口以納之水勢雖猛而有此千餘里之大湖以分其勢當
亦殺其大半矣況河水至此一停沙石沈於湖底上流既留沙石
下流自免淤填卽有時河水滿盈而大溜既通何至汎濫洋溢此
非無據而云然也亞美利加之北鄙有大河名聖桑羅流長水急
與黃河相埒幸其間有天成三大湖水入其中略爲停蓄泥土沙
石悉沈湖底故河流清洩直至於海而舟之行乎其間者往來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治河

三

絕又埃及之泥勒河昔日爲患尤甚於聖桑羅夏季約瑟執政於
其國之東南掘一大湖湖名美利自此歷數千年不爲患則甚矣
開湖之爲益大也然河之開湖於蒙古也其益正不僅此一不侵
佔土田蓋沙漠之地半皆死水未及耕耘卽有草木蕃蕪不足供
芻牧開湖於此上不妨 國課下不害民生其便一二可以時蓄
洩河水盛則放其西開約之於湖而不致太盛河水衰則開其東
開引之入河而不致過衰河水以人爲消長是不啻在馭之馬馳
驅由我而範者其便二三可以資灌溉無湖之先沿河之民亦間
賴灌溉之利然水之消長無定水漲則千頃汪洋水消則兩岸遼
遠是水大不便小亦不便也有湖以主其出入水之消長大小皆

由人定斯灌溉之利賴無窮矣其便三湖水之出入有定河水之盛衰亦有定凡河水所經之地如陝西東界山西西界河南中界山東西界安徽北界直隸南界五六省皆可資其餘潤即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人力勝天旱潦無患矣泰西埃及一國賜多雨少一歲之中甘霖絕少其所以潤養稼穡者則全恃乎泥勒一河而黃河從可知矣蓋黃河水中之土肥美宜田使疏而通之如泥勒河之利便則稷黍與千萬之倉箱可慶前被其害者今且享其利矣其便四魚性喜清而不喜濁黃河之魚無多者水濁耳今既開湖以清上游則自蒙古而下直至東海河水清漣雖非魚知魚之樂矣況河流既清而舟船之往來於其中者毫無艱阻則舟楫之利達於北方而水磨之設更無論矣其便五說者曰河身年年淤塞兩岸築隄河身愈淤愈高建領之勢一決則胥為澤國是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治河 三

以河身為隄另於河外挖闊數里所挖之土另築一隄由河南山東以下節節相機改築俟築成之後則決水入所挖之河身而兩隄夾之以入海此可保數百年無患但事關重大勞民傷財成功非易恐貽天下笑曰天下事因仍者易為功創始者難為力又曰小民難與圖始可與樂成夫黃河自開封而東數經潰決河臣隨時修築決於此者修於此決於彼者築於彼補偏救弊易於見功而無如今日築者明日潰矣明日築者後日又潰矣十日之築不敵一日之潰而一朝之潰足費經年之築則始逸而終勞名易而

實難功之成者安在故治河之事尤貴得人然而責之河官不如責之疆吏責之疆吏不如責之鄉紳蓋生長聚族於斯則痛癢相關不敢自貽伊戚也夫中國之人動曰黃河有神決口合龍皆一歸之天意而不然也南亞美利加之亞馬孫北亞美利加之米西昔比其河源之高河流之急亦與黃河等治法夾河築隄高厚近水使河身寬窄相均水溜疾徐相均先用木石於海口修壩五年工畢溯流而上築土隄長五千里有奇經二年而工亦畢於是沿隄種樹年年修補至今屹然無恙端在隄近水深則溜急力大始能帶沙泥下行上游河底刷深則海口之底亦刷深此一利也河身上下游寬窄相均則隄不能決此二利也入海之處既深則商賈大船可進此三利也一成之後功堅料實水患永除其他義大利之治官河埃及之治尼勒河英人之治印度河大致不外此法至今永無河患彼亦人耳所盡者亦人事耳何竟一勞永逸若是美人李佳白之言曰河之決口其故有二一由水盛一由淤塞無論何國之河當制其水勢之盛而去其淤方為妙法首在理河源或於近源處遞修層壩以節其流或廓開一湖以停蓄之即上游衆水來歸亦於此為總匯且多作旁池使水入池中旋而後進泥沙因以沈落兼多植草木以潛吸其水氣不至汎濫為災此理河源制水去淤之說也次開海口須兼用機器挖其底令深又於海口左右用木石作壩直入海中一二里許以速其勢則入海之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治河 三

泥沙不停前土耳其國開多腦河海口未開以前水深七尺開後水深二十尺荷蘭國有止水名馬河壅不通海嗣鑿通之海口深至二十尺德國一河入海處水深七尺開後深十八尺俄國有河入海處水深三尺開後深十二尺他國開海口亦有由六七尺增至一二十尺不等者此濬海口之說也再河身兩隄多植草木竹葦之屬能吸河水能固河隄此治隄之說也連歲俄人於西北諸境經畫河渠洩暴漲殺怒流意以中國爲壑建瓴高屋全湧來源水勢將自此益大苟不盡法以疏淪之爲患將何極哉且西北兩江兩湖水患之外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患者今亦爲患年甚一年安得當道如大禹復生相度形勢爲之疏鑿使水患盡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治河 三

雍正間李敏達疏云天地之有江河猶人身之有血脈宜流通不宜壅阻而黃河西北之水由高就下悍激湍流尤非人力所能奪故神禹治水止言疏引順其性而利導之尙書所載無庸瑣贅然洪流浩瀚洶湧奔溢急則衝刷無底漫則沙泥淤塞治河之法或導或防惟於此處可施作用耳臣聞黃河入海之口原設有船夫不時疏濬使不致沙淤壅積下流之脈絡宜通則上源之橫決自少此必然之理也後經河臣爲節省裁革不於此處留心以致沙填海口黃河下流之處聽其散漫沙日益壅而水日益淺所以年年上流決口前次北岸之衝奪運道猶可

急爲補救惟去年決開南岸水無所容直趨洪澤湖仍由清口會合黃水方入東海但洪澤一湖上自陝西南南以東等處山水並河南五府以及江北一帶諸流總匯卽此一湖之水每年伏秋二汛高堰已屬危險再加黃河歸併其中更當何如况黃水渾沙一見清水必然澄落湖底勢將墊高再遇水發則湖愈淺而受水愈少高堰之保固愈難倘有漫溢則淮浦高寶以東數千萬生靈皆有可慮久在 聖明洞鑒而未聞河臣言及於此深爲惶惑臣幼齡時卽聞從前三十餘載黃河不爲大患者實賴原任河臣靳輔之力迄今小民猶食其福且彼時沿河官地盡種柳葦草壩掃之需不累百姓嗣後治河諸臣莫能改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治河 三

其成法不過託 天家之洪福循途守轍仍無大患及漸次崇尙節儉遂多用不知河務之腐儒因而漸至廢弛耳

停漕

三代以上有貢道而無漕運禹貢納種納結納粟米不出五百里外春秋之世未聞轉侯國之粟以贍王畿秦攻匈奴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致一石武帝滅朝鮮轉運甚遠率十餘鍾致一石此漕務因軍務而起也初未聞官俸民食概仰給於遐方也古之良法一州之米卽以供一州之食求轉輸於數千里之外迂矣唐初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藉以養兵元行海運無甚勞費明永樂九年會通河成遂廢海而用河勞民傷財幾竭天下之全力 國朝仍沿明制二百四十餘年帑項之耗耗於漕與河者不可數計其設官也有漕督有中軍副將以下各弁有漕標兵有各省督糧道有倉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停漕 三五

場總督有坐糧廳有巡漕御史有衛守備四十人千總六十人運丁數萬運河官閘官四十一人閘夫數千其給漕費也運丁各授屯田使耕每船給田千畝少亦數百畝其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拆造皆給例價頭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糧運丁有行糧諸費凡運米百石例給耗米三十石銀十兩以不敷用州縣給以兌費積漸至七八百兩民力竭矣各衙有千總領運漕督又歲委幫押官分爲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糧道督押又別委丞倅爲總運沿途有地方官催趲又有漕委河委督撫委自瓜州抵淀津不下數百員愈多費愈廣一總運費二三萬金一重運費二三千金一空運一催趲費皆逾千金至淮安盤糧則有漕督之

弁兵通州上倉則有倉督之經紀加以黃河口額設官駁船山東直隸通州武清皆有之合算不下三千艘以及濬河建閘築壩通盤籌算非四十金不能運米一石入京倉此漕運所以爲無底之壑也究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定於天亦定於地也米至京倉豈能盡歸實用哉查京倉支用以甲米爲大宗官俸僅十之一八旂兵丁不慣食米往往由牛泉章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轉買雜糧約南米一石僅合銀一兩有奇官俸亦然四品以上尙多赴領其餘領票轉賣於米鋪石亦一兩有奇夫南漕自催科徵調督運驗收經時五六月行路數千里竭萬姓無數之脂膏聚吏胥無數之蝨賊耗 國家無數之開銷險阻艱難僅而得達京倉每石之值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停漕 三六、千〇一

約需四十兩或二十兩或十八兩不等而其歸宿乃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此實絕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所中飽相沿不改此真可爲長太息者也推原其故 朝廷深思遠慮以爲歲無南漕二百萬石流通則一切雜糧必牽掣而驟貴兵民必有受其飢者故不惜繁費而爲此然自輪船暢行以後商米北來源源不絕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市中有米局官中有米局則少米之患在今時可以無慮應請通飭各省改徵折色其耗費一概帶徵并歸藩庫起解至旂丁京官應領俸米或援照成案每石折銀一兩四錢或按照市價財每石折銀亦不過二兩有奇如是則南民所完之數卽北兵所得之數 國家無毫釐之損閭閻節齋送之貲而一切

漕河之工程海運之經費漕督糧道以下之員弁兵丁倉場侍郎
監督糧廳以下之胥吏差役皆可一律裁汰蠲除是 國家門銷
歲省奚啻千萬而反多數百萬盈羨官兵兩項所領實銀且較增
於從前領票轉賣之值公私兩途一舉而均得大利有益於 國
無損於民亦何憚而不為哉即使慮及歲飢乏食則每年提出盈
餘銀數十萬兩在津兌買南米存儲通倉新陳互易以為有備無
患之計其事亦輕而易舉如慮海疆有事外人得以持其短長恐
將來官商兩病殆有甚焉蓋名為官米則敵船可以捕拏名為商
米雖仇國亦不能阻截公法具有在例可援况米石可不在接濟
之列是可不必多方顧慮也夫運漕之法惟期事速費省今漕河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停漕

三十七

既塞鐵路未興惟恃海運以濟京師或以海氛不靖運道不無阻
絕之憂議以陸運為代然勞費百倍且所僱糧車時有沿途載逃
之患非計之得也或曰海運行之數十年有效蓋仍舊貫不知一
行海運不特多出運費且上倉運漚一交涉於官吏之手耗折百
端雖簡於河運而所費仍復不貲約需二千數百萬兩兩湖江安
尤鉅雖所耗在民者多而 國家所損亦不下千萬乃其歸宿石
米易銀一兩何苦令萬家膏血擲之虛耗耶當今籌款萬難之際
理財者何惜一舉手之勞改為折成庫銀匯交戶部耶惟折銀價
值宜隨時畫一不得加多勒索以致困民方為盡善惟當軸者所
為總總焉顧慮者豈以漕務人員夫役無所仰食難免滋事故不

敢發此難端歟不知此實無足慮也將來鐵路既成道途開闢如
開礦墾土築路地利迭興需人甚眾又何慮難以安置耶且拔大
疽者不顧小痛以或然之慮廢經 國之方豈智也哉况乎其慮
之可保絕無也今河道北徙漕運不復海運亦非善策惟折色納
官實為利 國便民觀前中允馮桂芬所著折南漕議查咸豐十
一年奏奉 諭旨裁撤河督河道並文武各官一百五十餘員汰
除老弱弁兵今河運未復已四十餘年與昔年南河各缺虛費餉
需情事相同而今時庫藏支絀倍難於昔其為應裁已無疑義吾
望當軸者尚亟亟焉以行之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三

停漕

三十八

上四八

衛屯

衛所明制也有明中葉建衛所以防倭寇就燕齊吳楚越曠閒之
 土分軍立屯堡且耕且守有衛有屯於守禦之暇收耕穫之利有
 寓兵於農之意焉然論者以為明季盜賊充斥國社乃移會未收
 衛所之益 聖清定鼎仍其民而稍變其法改用專輔漕運丁
 給船一艘艘給田百畝計共四十三衛十四所船蓋五千餘艘而
 畝則百倍之其為田不下五百萬畝租稅不下數百萬盡歸衛所
 弁丁私利是衛猶因明而屯已失其故矣夫前人立法未嘗不長
 特事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使不能有所沿而無所革今之以
 衛濟運雖已二百五十年然轉漕之需繁費無算則何如竟罷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衛屯 三九

運而仍以衛歸屯也竊嘗熟籌之而有五利焉轉漕昉於秦漢晉
 隋唐沿之為恆典有元以繁費之故開海運逕達幽燕明成祖都
 北平又鑿於海運多覆溺而復河漕之舊蓋自秦政征匈奴使天
 下飛芻輓粟起瑯琊輸河北漕運遂代為民困而繁費亦代以為
 難 國朝斟酌元明河海並運而河費之多於海也蓋數倍焉
 爰悉罷之可歲節虛糜之款甚鉅其利一以衛濟運因運設官守
 備千總數十百員而隸之漕督凡此輩者文不識字武不知兵僅
 僅於起運之時一供奔走而實則官之枝也丁之蠹也徒坐糜官
 祿而已改衛歸屯則一切罷去或即用為屯長不給薪俸可以汰
 冗員節官帑其利二衛以屯而受名去屯而言衛名實已不相副

以之濟運無所借其功以之歸屯屯或可收其效其利三罷運
 歸屯用湖南鳳凰諸廳苗屯例耕田納稅畝徵穀一石石折銀五
 錢計五百萬畝可歲入銀二百五十萬兩所徵較錢糧少重較民
 租輕十之三 或即仍按照各省地丁錢糧一律辦理亦無不可 上以裕 國下以便民其
 利四既罷漕運之衛舉凡直隸黃河之官剝船山東開河內外之
 民剝船可一切罷去給以閒田隸直隸者徵其穀以解通倉隸山
 東者折其漕以附錢穀虛糜之費既節而土地之利加多其利五
 凡此五者之利 國利民非但可除數百年積重難返之做政一
 旦豁然且可大受其益於無窮此豈尋常之功利哉顧辯難者曰
 漕運繁費夫人知之所以不肯輕言悉罷者為濟海運之窮也京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三 衛屯 四

師高處東北之隅仰食於東南之穀海道有梗漕以濟之此創為
 立法之深心不知今昔異時其勢亦大相懸絕今既海禁大開萬
 國梯航萃於中土洋艘之往來南北雖當兩國交鋒之際彼固中
 流自在行也且近又擬造南北火輪車路則將來海運縱有不便
 又可改為火輪車運而河運之無煩議復也明矣查近來中外輪
 船由滬而津者以南米為大宗之一貨米聚則值廉苟以折漕之
 款購諸商而儲諸倉其節省當得十之七方今帑藏空虛開財之
 源誠不易畫畫其可節之流而無礙於國是者衛屯其一端也審
 時度勢又何憚而不因時制宜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目錄

節流三

鹽務

驛站

限仕

汰冗

革弊

附錄曹侍御奏直隸差徭勒派情形

書吏

度支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目錄

附錄俄國出入度支總數攷

僧道

獄囚

附錄書楊侍御奏請裁撤待質公所摺後

醫道

善舉

附錄楊然青茂才論泰西善堂及英國濟賑人數

盜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節流三

鹽務

香山鄭觀應陶齋纂著

邇來鹽課日衰耗費日巨設官愈衆商困益深巡緝加嚴私販益盛良由司饒務者不知改絃更張之法徒多膠柱鼓瑟之才此鹽法之所以無可救藥也今天下皆官鹽而實則天下皆私鹽名曰緝私恐緝私之人即販私之人也梟私鄰私船私可緝也官私不可緝也故緝私之難雖歷代明君賢相經營畢生終無善法查梟徒私運有大小之分小販強半濱海而處每藉煎曬爲業捆載出運不過數百十斤弁勇緝拿指爲土梟者也其大幫動以數十百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艘出沒靡常督緝從嚴則散稍懈則又集船上器械槍礮俱備一

遇官兵如臨大敵今日之緝私弁勇捕土梟則有餘禦梟匪則不足其往來梭巡跟蹤躡緝不過拿一二土梟起幾包鹽斤聊以塞責而已若梟匪之任意游行形同叛逆則熟視之若無覩焉即飭守汛各水師協同勦捕恐亦未能操必得之權治之之法當密購線索探知其私運約在何時行往何地預調大隊水師如期四集務擒其所謂頭目者立行正法再進兵搜其巢穴如是略可安靜額銷之引庶幾漸復 國課或從此裕然亦不過數年之間耳非長策也天下產鹽之地九而課額以淮鹽爲最多淮南歲額一百三十九萬五千餘引課銀五百八十餘萬兩幾居天下大半故必

兩淮舉而餘可勿論矣今淮鹽不復川鹽價賤於淮鹽其引地既為川私所廣估於是湖北之荊宜等屬三府一州湖南之澧州及岳常各屬川私充斥川鹽每包一百三十五斤僅納銀六分八釐一毫淮鹽一百三十五斤即應納一兩三四錢比川課加重十餘倍是淮鹽銷得一分幾足抵川鹽二十分川鹽侵越一分即淮鹽細銷一分然則禁川復淮之議早行一年即多得十數倍之課司計者不能坐受其弊矣當此軍餉緊急之秋坐令淮綱有著之課盈千累萬盡歸中飽豈不惜哉似宜堅扼宜昌府屬之平善壩以杜川私凡楚地二州五府引地一概收回歲可增淮課二百萬鄂省所懸十五萬引將來照章募商認運可得報効銀三百萬兩是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鹽務 貳

一轉移間其利無窮矣鄂省近除川私外又有岱私由甯波運來借外國旂號闖關而進莫敢過問因其無稅而價較川私尤賤然則鹽之為課 國家雖設官經理而官私之偷漏愈多禁之不止其故安在以祇知一偏而忘所以利民也淮鹽雖賤而路遙閩鹽一斤值錢八文淮鹽出處亦不滿十文乃鹽入江西輾轉相販貴至斤值七八十文 國課於一斤鹽中所得無幾其所以昂貴者鹽商之息錢鹽船之運錢鹽販之腳錢也誠能設法造輪船通火車用以運鹽則鹽至江西穩而且速餘費皆省江西鹽價必減大半私販自無所利不禁自絕私販惟以官之本輕利重於中獵取贏餘若官鹽以改運而減價則民皆買官鹽而不買私鹽私販無

利可圖亦將別謀生理不然私販便民民方以私鹽味勝而價廉世之貪小利而不顧大局者反租私販而仇官禁勢必私鹽與官鹽並行差役且受私賄而不報長官 國課虧於胡底夫鹽產於海民食之而國收其稅穀生於地民食之而官徵其糧其理一也糧可就田以徵以穀之所出不外於田也鹽不能就窰而收以瀕海數千里隨時隨處可以為鹽故劉晏就窰權鹽之法可暫行而不可奉為常法者也李雯就場定額之說勢亦有所扞格或曰官既嚴禁之無益不若令鹽務諸員招集鹽商詳議章程凡民間私煮之鹽悉令收買惟不准民間私相買賣而為私販者亦不至流為盜賊此一說也行之必未能見效或謂鹽課一項自來多弊昔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鹽務 三

陶文毅公有鑒於此奏裁鹽院節商家之費使利源涓滴歸公陸公建瀛亦於淮南踵行之課額不缺號善理財顧至今仍未概行禁絕官鹽因之不旺不如悉罷諸局而聽民販賣 國家但當妥議新章於出鹽之地每場每井每歲酌收銀若干而聽其所之自無偷漏之弊其法雖可行而未善也或謂不如悉去官私之名但就出鹽之地編入正賦謂之鹽賦猶田地之有賦稅由州縣官按畝徵收若州縣不暇則略留一二鹽官以佐其成其餘鹽官悉行裁汰如是辦理既無私鹽又安用緝私凡捕役兵勇巡船盡可裁去既裕 國又便民此節用之要圖也特恐巡緝既廢私將多於官矣或謂鹽攤之於丁丁攤之於地官煮之而官運之人不能

不食鹽每人日食鹽幾何皆有定數但令每人歲完鹽課若干計口而授絕不取民間分文則私鹽自無所售矣此數說者或仿正賦而稅鹽田或就場定稅不問所之或攤加地丁十之二以抵鹽課皆窒礙難行惟馮宮允所論極當大旨謂鹽法舍票鹽別無良策亦惟於票鹽中推求盡善斯可矣所議四法皆平實易行一廓清窠臼也擇於三江營一帶相地立局交納鹽稅以及場船交鹽江船受鹽皆於其所每綱仍用舊額每引四百斤分兩包就場定捆以後經卡掣驗永不改捆酌定正雜課經費一律定額運商凡招三種一自場運江一自江運岸一自岸運各州縣無論官紳軍民皆准承運一平減賦則也票法宗旨在於輕本敵私能敵私則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鹽務 四一千〇廿一

前綱早竣後綱繼之鹽出於海而無窮與稍多何害利歸於官而不絕取稍少何害不能敵私則私鹽占之利不歸官鹽溢於海何益之有爲今計莫如奏芟帑利參價二款帑本早沒於舊商帑利轉賣之新販舊商稅整可以分參若干兩新商稅零不能折參若干分徒使價出商資參歸官囊而帑利百餘萬厥欸甚鉅實滯銷之原必應刪難以輕成本一製造洋船也擬造輪船十可容五六百噸載鹽二千餘引安慶九江漢口三處牽算月得往來三歲得往來三十六凡運七八十萬引更用舟尾繫舟之法即全綱可舉回舟可帶米二三百萬石統計往來舟值視江船常價有減無增而運行之速則十倍且輪船質堅力猛并可兼巡私之用一廣建

鹽倉也三江營安慶九江漢口四處皆濱江於建倉甚便乃從察不聞議及之者可謂計之疏矣今擬以輪船運鹽工食殊鉅勢不可久於停泊一入於倉則防範易於舟儻值少於舟且可時其貴賤酌其緩急多寡其運數令各場各地永無多鹽缺鹽之患儲鹽一年之後質堅不復淋瀝向時鹽船守候本須逾年是即久儲倉中虧折僅等是建倉一法計無便於此者矣四法之中減賦一條尤關切要蓋課絀由於銷滯銷滯由於私占私占由於官價昂價昂由於成本重本重由於賦則繁故一減賦而課轉旺矣且所減者不在正賦而在帑利參價二款則所損者虛所益者實吾知將來當軸者必有采宮允之說而見諸實事者是亦籌欸之一助而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鹽務 五

裨益於鹽務豈淺鮮哉

驛站

泰西諸國但有郵政而無驛站中國則各省皆設驛站鋪遞自古迄今未嘗或廢其為用也大率供皇華之使臣朝貢之方國齎奏之員弁與夫文武之咨稟察案之關移驛站於各州各邑按驛置站遞送往來母有間斷每站額馬或六十或七十重大文移多以驛馬傳遞有緊急公文每日或限行六百里或限行八百里遲行則州縣官例有處分此項廩糧工料即於存留項下支銷而歲終隨地丁奏報焉每歲驛站費用約銀三百萬兩出款亦可謂鉅矣其為差也有大差小差之名有緊差散差之別而水驛之船隻陸驛之夫馬罔不具備其實各省之奏牘公文所遞有限而仕宦往來之所擾滋多至督撫則更有提塘摺差抵京費以百十金計然便於國而不便於民利於公而不利於私於是民間遂有信局之設一切信札概由信局寄帶顧凡大城鎮有信局處則書信可通若荒州僻縣商賈稀少者則無信局以致寄書道梗遊客又深苦其不便況信局每多延擱或致浮沈銀兩珍物甚至遭乾沒既無條例以懲其罪又無專責以分其勞此其便捷可恃遠不如泰西之郵局矣西人嘗謂中國度支有出入兩大款可省而不知省當取而不知取可省者即各省每年開支驛站經費幾耗天下錢糧十分之一當取者即設立郵政局徵收其稅今中國若行郵政則驛站之費似可裁減或謂明季之衰嘗因裁撤驛站失業之徒遂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驛站 六 七

無所歸以致盜賊蠭起彼時雖因饑饉頻仍當事者又不善為撫輯故至於此今設郵政當開創之初勢不能全行裁撤况乎各省徧設郵局必費用鉅而事難舉行從來舉事之始創不如因今各省已設有電報各處亦已暢行輪船儘可相輔以成如欲籌郵政辦法其始不如歸併於驛站電報輪船驛站三者並行而不悖當令郵政仍資於驛站所有驛站中奔走遞送之人選其精練幹敏樸誠勤慎者仍充其役滿職情事者由漸刪除即酌用其房屋以設郵局則其事乃可謀始而無所掣肘他日鐵路既設其為利便豈有涯哉今之驛站國家已費無窮之帑項而商民絕未沾絲毫之利益誠何故而不之廢夫天下之成大事者勿薄小利而不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驛站 七 七

勿泥舊制而弗變即如電報一事當經始之時膠固拘泥者未嘗無私議卒賴當局力為支持以奏厥成行之十有餘年漸推漸廣確有明效電報可遞要音公私俱便今也驛站行之已久其弊日滋惟當局者以一旦難以裁撤其人亦難以安置總總焉動多顧慮或謂驛郵各行其事各不相涉此一說也或謂併驛於郵附郵於驛此亦一說也而皆屬有見惟當軸者仍不免有迴護驛務之意而實則深知驛弊無法能除之耳願必除之而後行郵則郵政終無行期矣開創之初何不兼行並設尙無窒礙也哉竊以為郵政既行驛務自廢無足慮也蓋電報設而驛差輕其半輪船通而驛差輕其七八若鐵路之幹枝漸次告成而驛傳勢難再留故欲

廢驛站則竟廢之欲行郵政則竟行之行之既暢而無問乎驛站可也苟爲國計何如早爲置郵而裁驛也合一出一入計之每年爲國家節耗費而收盈餘所裨益者幾何明者自知無須細剖是在當局一轉移間耳豈非爲裕國便民之要務也哉如以爲京外各官因公往來京師例須乘驛恐一旦刪去驛站致多窒礙則其說實爲掩耳盜鈴今東南十餘省凡官員來往無不僱坐輪船獨奉天吉黑秦晉新疆等省尙行官站耳若計其道里遠近人役多寡由戶兵二部酌給路費聽其自僱車馬在應差各官固所深願更毋庸多所顧慮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驛站 八

限仕

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所以示優禮老臣也古之人三十而室四十而仕五十強仕六十而老七十而懸車三代以還之通例也四十一曰壯學問既成閱歷既深故可以出而任事七十曰耄精力就衰艱鉅難勝恐有時因而誤事故奉身以退避賢路戒素餐也漢世二疏止足告歸形諸歌詠傳爲美談此足爲士夫法式者也後世此風稍不遠古洊至懸棧者多懸車者少伏查乾隆二十二年定部員五十五歲宜詳加甄別三十三年又改定六十五歲但實力行之毋少瞻徇夫甄別者即恐其衰耄不能任事而罷之故有子告之條有原品休致之例所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也 高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限仕 九

廟之治隆媿唐虞道固若是歟中興以來保舉之途雜而漸濫捐例既開仕進之門路愈多而且歧比至今日有積薪之勢焉雖內外臣工屢有疏通之奏而究無疏通之良法未力行疏通之實政則疏通之實效亦終不可觀也然則良法維何仍不外乎斟酌限年之典恪遵 祖宗詳甄別戒瞻徇之 聖訓而以實力奉行之斯可已四十始仕三代下殆未可拘顧亭林嘗有二十應試三十服官之議是說也酌中無弊頗可參行今之仕進本不僞應試一途竊以爲應試之年可以二十爲準則服官之歲要當以三十爲定衡其保舉捐納兩途亦當酌定於三十四十之中以三十五爲服官之準其列保之歲與夫捐納之年亦必以二十爲

限保捐之後加以十餘年閱歷而後任之以事庶可有功至致仕之年當欽遵 高宗定法以六十五歲為度其不及限者當於任滿之日甄別去留 國朝定制甄別歲行比及三年則又有內而京察外而大計所以慎名器戒竊位者既已至詳至嚴特患奉行故事未能認真辦理耳今請詳致仕之條除世爵宗親不計外其有成大勳據高位者年至七十則當奏請致仕 朝廷賜金賞蔭准為予告老臣或給全俸家居歲時奉朝請備顧問若有軍國大事亦可酌量垂問准其與聞參議餘事概不必勞其身所以示 國家養老尊賢之意也下此則六部卿寺及內閣部屬等官及歲限則罷之外而疆臣司道及府廳州縣各親民之官責任煩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限仕 十

劇尤不宜以衰暮之年為乾沒之計夜行不休古人深戒亦當定從嚴限督撫以年七十為度賜金趣休司道以下親民之吏則當以六十五為限及限不告退者則請罷之准其原品家居或退為鄉三老之類稍給津貼以示體卹其文理優長者或聘長書院或提調書局投閒置散斯無不宜夫士人少而家修壯而廷獻既無致君澤民之偉抱宏才則非 朝廷必不可少之臣工即非地方必不可少之官吏撫心自問竊位苟祿徒為子孫之計印官衙署非養老院堂也乃如之人固安之乎然而竟有覲然安之而舉世莫相非親友不相勸者則由於仕途之濫庸吏之多恆產之乏也夫古昔之官或起自田間或升自學校或舉自貨殖其人皆有故

鄉游釣之所生產之計罷官而歸林泉養望不失為耆民碩望也今也不然倖進多門以仕代賈出本無山歸則壁立積弊至以官為家羣相尤效而仕途殆不堪問矣矧 國朝用人首重資格絕少破格超遷之舉故官成顯達強半在老大之時彼以積勞有年甫得循資登進甯有不自視其位甚重者重之則欲退之心減欲進之心盛矣又其人初居下位奔走艱辛遲之又久一旦得膺高爵親故阿諛百僚趨奉苞苴日進於門聲色競起於後甯有不自顧甚樂而輾轉貪戀其權勢者貪之斯患得之念重而患失之念愈重矣此所以二疏之高風竟成千古絕調也雖然其人之自為計則誠工矣得矣若夫 國家之仰望臣隣百職固欲與此賢士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限仕 十

大夫共治域中者也今乃以勅綬之榮為斯人娛老之具任官惟賢之謂何則莫如定年限嚴甄別官人既自昧廉恥 國家要不得不全其廉恥及年而罷滿任而歸示與屏黜不同非予之以難堪斯受之者無愧色雖門堪羅雀遲暮可傷要亦無足惜耳若夫武員無論水師陸軍其將領年過五十者概須退職歸田軍士年屆五十者亦罷遣不用此泰西之通例實軍政之要圖我所急宜整頓者更有出使一途向來賦皇華之選者頗多景逼桑榆縱令精神尙形矍鑠然數萬里重洋之風濤瘴雨蠻烟之水土殘年風燭豈能堪之故往往有歸即乞休者况長征三載甫得洞明洋務而日暮途遠亦難再矢馳驅 國家仍不能得其大用則何如加

慎於選派之初也

劍華道人附論曰讀此篇限仕之法可謂挾利弊於本源入木三分矣然竊猶有慮焉者則以年限之恐有不實也余昔年小試歲甫十九報名赴考即以十九歲注册旁觀者輒笑其愚或曰何不少報幾歲為將來計也余憤然曰噫是何言也赴考進身之始也考試 國家大典也豈可於進身之始遂存欺君之心則將來何事不可為公奚為不導余以正告者嗤之以鼻而退余心竊竊焉疑且怪之繼而問諸至親密友則始知赴考之生童無不減年以報名者也俄而涉歷官場又始知開保之能員捐納之仕宦蓋無一不少報年數以預為將來服官調任規避大計地也嗟乎如此雖限年豈能得其真年然而若能如正篇中所謂限年於登仕之始必二十而應試必三十而服官實力行之則亦可無慮此何則以常人之見圖近不圖遠進身之年有限則雖不及限者必且多報歲數以就其限矣始報之年限即為日後退休年限之張本可按年而計之者也無非屆其老時又欲為減退年歲之計則賄通部書可改囑託學官可改也是必當以初進年限為定憑無論正途異路正途入學之始異路得官之始造册呈報吏部後不歸部書收管另立一正異途士官年限司選殿正司員親管此一種檔案又令凡報年歲數目字皆須大寫為壹貳等字不得作一二省筆字凡年歲數目字上不得挖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限仕

主 文 文 上

補墨改違式者駁還令更正重寫報進則除抽換全文不能作弊矣是亦有一法焉即飭令該管司員照其初呈報原文止錄官銜籍貫年歲册用騎縫蓋印之册檔紅格簿書之每省歸一檔册京僚亦另為一檔册編明頁數用作存查實據則前者不能預行作偽後者不能抽換更改矣嗟乎夫至於防士大夫之作偽必如此窮極乃能阻其不肖之心革其欺朦之態則吏治終不可救藥而仕風亦何日始能復古也噫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限仕

主 文 文 上

汰冗

今日度支告絀庫藏空虛欲減糜費而歸摶節必自汰冗員始夫內外各員其所謂枝官備位閒曹冷署者屈指數之實繁有徒國家設官分職原所以治民保國使各有所職而百事具舉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復何取乎多人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捐納一開而冗員愈衆候補擁擠大員調劑維艱勢不得不多列名目是皆冗員也國家多一冗員不特多一糜廩祿之人即多一賸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債國是之人夫今之冗員非猶古之散秩已也所謂汰者非必舉高爵厚祿而盡行裁改也亦使倖位之流素餐之輩無所託足耳不然徒耗俸精無所短長朝廷安賴此人以累民病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汰冗 山西

國哉馮氏曰今冗員不冗於小冗於大不冗於閒冗於要不冗於一二冗於什百請得而備言之一漕督以下各官夫南漕僅三百餘萬石耳曩年行漕運之時所有漕米經過之地有郡縣有營汛有河員皆可為助何需乎多人漕督以少司馬領行臺開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豈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職不知何所為也漕督所轄衛弁三百標兵三千暖衣飽食安坐無事矧其大者復有旗丁一項而自糜費國帑需索漕船之外無餘事矣漕標除鹽城海州東海二營應酌留鎮標外餘皆可裁歲省廉俸兵餉工食約銀數十萬兩糧道一官不過歲一臨倉貴州縣陋規取盈而去州縣倚為護符彈壓生監恫喝平民以為陋規之酬所謂公事者助旗

丁勒索州縣助州縣魚肉小民而已今河運不可復漕督糧道更無所用此外又有督糧同知管糧通判主簿之類皆坐食漕規不與漕務又驗倉收米者亦數十百人如 天庾正供招商承辦則海運委員均可裁撤省費尤鉅一河務兩河歲修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耳餘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河督之馴謹者常以十之三辦工貪冒者遞減其實非搶險不使一錢竊以為不如歸併地方俾專責成河兵飽食而嬉辦工仍調民夫毫無所用運河既免挑濬所設開官開夫縱不全撤亦可裁減大半一各關監督體統與督撫埒糜費繁多故視道府兼管之關徵收倍總織造公事更簡所辦責成地方官足矣各口監督稅課更不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汰冗 山西

如盡裁關差歸併地方官兼理各海關道事頗清簡亦可裁撤而以深識中外文字長於核算道府班為正稅務司與洋人稅務司分司其事既可省費又免漏卮一鹽務鹽鐵置使由來已久運使固不可省至鹽政領之督撫已足至運同運副提舉知事等官或有或無毫無深意大使似州縣非州縣亦出兩歧惟各場遼闊不可無官可移主簿巡檢駐劄兼理鹽事但存運同一員為運使屬官驅策奔走可矣此鹽務中官必宜量裁者也一督撫司道凡與總督同城之巡撫亦皆可省考總督巡撫自前明因事設官事定則能中葉始為定額 國朝因之督撫或並設或偏設並設者不必治偏設者不必不治惟督撫權位相埒和衷固不乏人而同

城者議論意見每多不協同一事也或此是而彼非同一人也或此好而彼惡兩姑之間難為婦屬吏亦幾無所適從應請將湖北廣東福建雲南四巡撫裁併而各以總督兼之以一事權蓋大省則督兼撫小省則撫兼督歲可節省廉俸兵餉役食銀無算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為主又設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其實刑名不過視成例而已按劾久無其實可併之布政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鹽糧各分一職無非贅疣酌中之法以三四府設一員所司之事上其成於督撫至郡縣皆以各設一副為限制此督撫司道各員必宜量裁者也京官自六卿九列而外亦有應行裁減者如東宮不設安用官屬詹事府可歸併翰林院以副名實科道為耳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汰冗 六、十〇〇

目之官今設員八十不為不多然半皆仗馬寒蟬曾何取乎具臣不如減額之半而以內官之科甲外官之司道許其言事殆不啻收八十人之效未始非拾遺補闕詢事考言之一助也他若內務府糜帑更多必當大減編檢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外不能補闕者概令回籍充山長一以廣教化一以示體恤事為兩得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至於內外武職王公將軍都統之外提督十三人總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準部回部官亦太多新疆奉天近日增設督撫官愈大則率多養尊處優惡勞好逸能廢裕不能殺賊宜無論大小皆減其半此內外武職之必宜量裁者也儒學一官大縣設教諭小縣設訓導足矣何必正副兼設府學諸

生仍歸諸縣府學教授可裁也邇來自釐局一開所有捐班候補人員悉舉而納之其中故劉峴帥甫蒞兩江凡道府以下差委之有名無實者一概裁去兼差不領薪水通計每年省費約三十餘萬金今之局務可裁者尚多以支應採辦轉運牙釐而論皆理財之類應歸藩司所管今則採辦有局支應有局轉運牙釐又有局即云藩司事繁責重不暇兼顧然每局派幹員一人總理亦可措置裕如乃一局中既有督辦又有會辦以及委員司事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至於保甲清訟巡防木泉司之專責郡縣相與為治者也今乃省有局郡有局縣有局甚至有東局西局之判南局北局之分道府衙門又有春秋二季例堂派查驛站班館等事每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汰冗 七

次至少十餘人多至二三十人所以然者非一人之才力不足必須分任於衆人不過捐員日衆不得不添差事位置閒員雖然為閒員計則得矣其如庫款日絀何要宜力加整頓可裁則裁可併則併非特可省經費並杜倖進之階至於京官則自樞垣臺諫以外皆為閒散各部則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祿堂官則每署四員而兼差者尤多文書則每日數尺而例案極其繁瑣至於醫醫竟及監司而吏治壞濫極矣今請首停捐納乃改官制用漢世太守領令長之制唐代節度兼觀察之條每道設一巡撫上通章奏下領知縣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縣升為四品以給御編檢郎員乃道府之愛民者授之巡撫以下增置參

議參軍判官等即以道府同通改授知縣以下分設功曹刑曹戶曹而亦以州縣進士分補其缺其餘諸吏皆聽諸生考充漸拔曹長行取郎官其上總督皆由巡撫兼管各因都會以為重鎮使吏胥之積弊化為士人三老之鄉官各由民舉整頓疏通乃可為治其京官系太常光祿鴻臚可統於禮部大理可併於刑部太僕可併於兵部通政可併於察院其餘額外冗官皆可裁汰裁老弱之兵以加餉汰閒冗之員以加俸何莫非節用之大端乎哉夫國家之蠹中飽而已矣冗員愈眾侵蝕愈多一鹽務計養閒員數百一釐局計養食客數千一漕運河運計養無用之人千萬輩甚至持一薦函大者可得一二百金小者可得數十金以一省計之所費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汰冗 六

已屬不資以二十一行省計所費愈覺無窮應令各督撫查有此等人員毋徇情面一概屏黜且聞各省臺局實在坐辦者無須多員事務減少者歸併兼辦凡掛名及差遣者均應裁撤以除酬應虛糜之費其餘京內外各衙門丁書亦宜一概逐去另僱誠謹有餘者專給奔走不可與聞公事如是則中飽之風自絕且也大官多則取之於民也愈厚 國家當鼎盛之時物力豐盈無形之弊人所不覺今則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蕪節費尙其小焉者也

革弊

凡事有利即有弊有弊即有利利與弊如影之隨形惟善用者則弊亦利不善用者雖利亦弊所謂為政貴在得人其人存其政舉其人亡其政息者此也慨自禮教衰微人心陷溺上下內外大小一切往來惟利是尚有事至公庭未有不索賄賂行苞苴者誠如馮氏抗議曰今天下利而已矣百弊叢生皆由於此一士流之弊士子身入庠序宜守臥碑乃幸得一衿即爾作橫鄉曲魚肉良善抗糧不完結黨恃私出入衙署交通官吏甚至與差役朋比為奸差役恃為護符張其牙爪聯作腹心有利則瓜分藉以訛詐鄉愚聚賭抽頭視為常事浸假而為舉人焉浸假而為進士焉所作所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革弊 九

為亦復如是名分愈高聲勢愈大口吻亦愈張士為四民之表率今若是又奚賴焉 朝廷亦何必有此士子哉革之之道奈何以一字概之曰殺而已矣非過嚴也當此綱紀寬弛非用重典不足以儆眾殺一以儆百士風庶幾稍肅乎士習庶幾稍正乎其次則褫其衣頂永不許登諸士籍一官員之弊今之大小官員其出身而登仕版也豈為 朝廷乎祇為一己耳每得一官惟量缺分之肥瘠計班資之崇卑每歲可獲利若干撫字則拙催科則勤明目張膽以號於人曰好官不過多錢耳甚至與丁書胥役互相狼狽倚為耳目託為股肱心膂為上者且如此為下之勢更肆矣民其聊生乎何法以處之亦惟輕者斥重者戮而已矣一吏胥之弊

賤等於奴隸而權駕乎公卿流品甚雜心術最壞良由積習使然莫之能返也江蘇州縣濫書人人得持其短長所設關書徒以供侵蝕其缺可納貨爲之傳之子孫官易而吏不易公革而私不革權勢之盛莫盛於今日衣冠中無恥之徒且與之往來要結每有事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推而上之卿貳督撫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此猶其小焉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其權直出於宰臣大臣之上究其所謂可不可者爲索取部費地耳上下其手生死繫乎一字利之所在其弊如此今計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數十人車馬宮室衣服妻子之奉埒於王侯內外交結隱語郵書疾馳旁午輦金暮夜蹤迹詭秘莫能得其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革弊 手

贓私計吏兵戶工四部歲不下千數百萬其次則曰差役之弊差役素無工食專倚訟事以爲生一縣中大者不下千人小者亦數百人有十總有六十總魁其黨者曰管班出入裘馬僭侈無度此外所有圖甲莊書皆適以追呼擾民今計外省衙門人數之衆莫可究詰婪贓更多不啻千萬究其銀所從來 國家之帑藏居其三斯民之脂膏居其七天下亂之由來皆由此輩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是也正名定罪非盡殺不可然殺者一而養之者百則惟有永易其人內官所用但供奔走而不得與聞政事外官可併其事於幕名之曰幕職可以爲入仕之途重其責成彼亦不敢侈然自放以貪墨敗名夫吏之得以弄權其弊皆由於則例之繁

用以上下其手惟吏挾例以牟利混淆黑白顛倒是非循至於天下大亂原夫例之設所以治天下而其流弊之極至於如此其例條目繁多細如牛毛徒足爲吏胥舞弊之具選人萬不得已一切以欺應之 國家設例本以防欺今乃適以導欺甚且逼之使出於欺惟胥吏則以爲大利之所在例愈繁弊愈甚徒足爲吏胥濬其利源而已今欲革其弊莫如悉付之祖龍一炬但取簡要明易者數萬言足矣舊例既廢重頒新例凡事以簡馭之一事兩可者大官斷之以理足矣必約束以無一定之例是疑大官而信吏也慎孰甚焉一杜漕糧浮收之弊今之賦役全書款項繁多名目猥瑣分合雜糅莫悉其每畝徵稅之數必宜改定體例但著某縣田若干畝一畝之稅米若干銀若干主於大目通曉吏即欲舞弊已自無權每歲徵收錢糧必書細數揭之大堂俾衆咸知漕事既完刷印徵信錄分送上司各圖紳士惟徧如有不符許其上揭如是而不弊絕風清者未之有也一杜賦稅不均之弊賦稅不均由於經界不正欲正經界須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減其賦吳田一畝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疏稿所謂南方田畝狹於北方者此也今擬先繪圖然後明定畝數以一縣之丈地數一縣之糧科按畝均收自泯偏頗不得藉口田多絲毫增額如是則豪強無欺隱良懦無貽累矣一徭役差費之弊內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歷經督撫奏疏言之矣海疆各省差

役之費駭人聽聞不論有理無理原告被告做稟有費代書有費入稟有費差役有費甚至被劫者投稟被押候批准勘驗而後釋放復索勘驗夫馬費既受拘押之苦又耗許多費戶鮮有破案人賊並獲者故廣東被劫之家多不稟追劫盜之風益熾聞廣州府各縣劫案歲有數百起殊可慨也查歐西平常之案衙署上下巡捕均無費惟大案有公堂費歸輸者出如輸者無力歸勝者墊無中國衙門費用之多鮮有因訟傾家蕩產賣妻鬻子者宜參酌除之一日州縣虧空之弊宜除也一日貢物勒索之弊宜蠲也天下之害大抵上下兩損而歸於中飽以至於蠹國而病民凡事一經官吏之手無不浮開價值橫征商民而於上無絲毫之益雖洋關辦事之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革弊 三十一

認真亦有弊各商謂輪船碼頭貨洋人杆子手與秤手通同作弊如有請驗之貨有賄即放行無賄必為留難阻滯洋關之聽差與報關行亦通同作弊報關者短報斤兩少付水脚輪船行欲弔卷查看皆為聽差所攔或埋沒也西報謂中國弊政頗多莫甚於入股取士聞人作宦女子裹足為各國所無至今未除甚以為奇 卽一極瑣屑事亦必欺罔賄賂無所不至則大者遠者可知已天下事尚可問乎今莫若亟為變通一切蠲除之以培國脈以厚民生豈不幸甚

附節錄曹侍御奏直隸差徭勒派情形

直隸省差徭之繁重甲於天下常年雜差民力已苦不支去歲兵差絡繹州縣橫征暴斂而民愈不堪命矣夫 朝廷動衆興師原屬萬不得已之舉卽藉資民力而小民情殷捐派亦所樂從無如不肖州縣藉差為肥私之計胥役視差為致富之奇敲

骨吸髓毫無顧忌勒派之法不一有按牛馬捐者有按牌戶捐者明以要差為名其實全行折價一馬一牛折錢百串及數十串不等下至一驢亦折十數串一牌一戶捐錢十數串及七八串不等甚至無衣無褐之家亦捐錢一兩串其按村莊捐者過三百戶為大村捐錢二千串及一千串三百戶以下為小村捐錢七八百串及五六百串甚至數十戶之村亦捐錢至二三百串合計大縣可捐數十萬串中縣小縣亦不下十數萬串驛路經行之處猶可言也甚至鄰近州縣亦藉幫差為名依樣勒派殊符一標差役四出虎噬狼貪慘難言狀少不遂意立加拘比捐時本以買備車馬為名其實盡以分肥及至兵差過境仍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革弊 三十一

有車馬之戶勒僱名發官價而層層剝蝕車夫所得無幾點者賄役得免懦者久供差役必至車做馬斃而後已尤可駭者去秋水災哀鴻遍野 皇上軫念民依撥款賑濟乃聞灤州樂亭各州縣將賑銀扣抵兵差聲言不足仍向民間科派災黎謀食既難又加此累多至轉於溝壑無所控告是民非困於災直因於貪吏之苛斂也查山東巡撫李秉衡懲辦蠹役藉差擾民一案遠近稱頌何以畿輔重地民間受累如此未聞少加懲辦耶應請明降 諭旨嚴申厲禁以儆效尤并飭督臣王文韶密查侵扣勒派各州縣從嚴參辦庶貪污稍知斂跡而民困日蘇矣伏思州縣之敢於勒派實由直隸之辦差向無一定章程故

弊請旨出查原任大學士閻敬銘有議減川陝山西河南差徭
幸在督臣張之洞撫晉時亦有奏定差徭章程既不累官亦不
病民請飭督臣查照奏明辦理未始非整頓吏治之一端也按
川陝晉豫差徭之弊已經各督撫安定章程法美意良洵堪仿
效聞東南各省雖無差徭派之弊而胥役借端苛索甚於差
徭惟尙無奏陳其弊者伏望當道諸公軫念民瘼會同公正紳
耆安定章程爲民除害行見東南萬里弊絕風清西北諸巨公
不能專美於前矣

書吏

天下人之所斷斷而爭者名利而已矣名重於利者奉公而守法
利重於名者舞弊而營私今各署書吏既無名之可言則不得不
專趨於利而欲以法懼之蓋亦難矣故朱子襄曰欲作廉吏勿靠
書吏必先熟律方不爲其蒙蔽胡文忠辦理鄂省軍務所設聲局
悉屏書吏而任官紳寄以腹心臂指用賴以足兵賴以強伊昔名
賢未有不畏書吏而慎防書吏者今日書吏之權已屬積重難返
內而六部衙門外而督撫司道下而府廳州縣以及鹽務稅關皆
有缺主每缺或萬餘金或數千金不等營私賣缺與本官無須見
面署中惟覓一辦事者潛通聲氣朋比爲奸同一律也有律中之

例同一例也有例外之案其間影射百端瞬息千變猶是一事有
賄者准無賄者駁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惟所欲爲莫之能制即使
上司覺察按法嚴懲亦只能革署中辦事之奸胥不能斥外間把
持之缺主而官之接任視事多則四五年少則一二年其於治內
之利弊俗尙之美惡或未及周知卽已更調而去若書吏則世代
相傳專門學習兵農刑禮各有專司官有陞遷吏無更換况既授
以事權又復限以資格雖有才藝薦達無由而月得工食紙張之
費爲數甚微若潔已奉公亦實無以自給考泰西有大小律師無
書吏之弊律師者曾在大書院讀律例取列一等國家給以憑照
准其爲民訴冤代官詰問凡正副臬司必由律師出身審案時兩

造皆延律師駁詰公選廉正紳士陪聽首日公民餘日議長如案中人與紳士有一不合儘可指名更調律師互相論駁以詞窮者負官得其情遂告公民曰此案本官已審得應犯某律爾等秉公定之公民退議各書其罪申覆所見皆同即為判斷否則再審以盡其辭凡陪審人證皆先誓不左袒而後入兩造俱服則有司申送上院定讞所有案詞歲刊成書引以為例嗣後皆可據以為斷今中國欲籌變通之法請將律例事設一科每年一考列前茅者仍須察其品行然後准充書吏錫以虛銜厚其薪資倘有顛預不能任事者立予斥革若其辦事勤能持躬廉謹則期滿之日本官加結保舉然後錄用若服官後有貪贓不法者保舉者坐罪各予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書吏 三

以出身之路庶咸知自愛不敢弄弊舞文書吏之權既輕本官之職乃舉似亦正本清源之道也今書吏五年期滿例有考試列一等者用府經縣丞二等者用從九未入以文通字佳者為優鮮不倩槍頂替入場所取既非真才服官更難期清正矣恭讀

仁宗睿皇帝諭曰君臨天下勅政治民仔肩至重奚能獨任我朝特設內閣總理樞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即古之四岳九官輔弼匡贊之職也朕德薄才疎寅承大統惟求天下父安兆民蒙福孜孜圖治不敢暇逸奈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實不能除弊去害是甘於旅進旅退忘職

思其居之義諸臣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 皇考數十年之恩遇乎自大學士尚書侍郎及百司尹唯諾成風皆聽命於書吏舉一例則牢不可破出一言則惟命是從今吏部京兆相爭一事任書吏之顛倒是非變幻例案各堂官受其愚弄冥然罔覺所爭之情節與所為之弊實毫無干涉良可慨歎一部如此推而至於五部若堂司如此庸碌書吏如此狡猾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太阿倒持羣小放肆國事尚可問乎經朕訓諭之後尚不知悔改是激朕之怒必欲朕受薄待大臣之名朕甯受此名曷敢廢法必挽回乃止其無悔欽此仰見我 仁宗立法剔弊諄諄告誡之至意宜如何敬謹遵守乃今日各部書吏其舞弊較外間尤甚其弄權較外間尤專如欲設法挽回除考試選充外並宜奪其權奪之奈何曰此其道在乎使司員熟悉律例蓋司員不熟公事書吏遂得上下其手因緣為奸誠使嚴定章程凡司員到部候補時皆令輪班入值熟讀例案一俟有缺由堂官面考擇其律例精通檔案熟習有為有守者儘先即補然後一司之員必熟一司之例遇書吏呈辦案件嚴加覆核合則呈諸堂官不合則是書吏故意播弄即行斥革不准再充則鬼蜮伎倆必無所施矣

下自州縣上至督撫旁及海關房科胥差皆以重貲承充與本地劣紳痞棍串通作弊恐嚇鄉愚勒索無辜被累者竟致無門可訴其刑名錢穀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申通差吏挾制居停作威作福之處不可勝言吾粵於風甚熾多有不敢報案者因報案亦不能破徒為胥差勒索票費驗費 况司員既熟例案一旦外遷亦能洞悉情形不至為書吏故也

蒙蔽至於外官督撫司道府廳州縣衙門既予以甄別之條官又熟於律例如此內外合力辦理自可杜無窮之弊也願與當世賢豪借箸籌之取怨於若輩弗違恤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書吏 主人 以

度支

度支者國家預籌出入之數也泰西各國每歲出入度支皆有定額不能逾限如明歲出款若干進款若干兩抵之外尚欠若干戶部即於今歲預為之備若有軍務急需則開院集議另籌所有進出各款歲終刊列清帳布告天下以示大公故外國稅重百姓不怨且朝廷所征大都烟酒及貴重之物得自富家無損小民惟中國尚無度支清帳頒示國中問本年五月戶部奏稱常年進項七千餘萬一歲所入不足一歲之出今籌辦海防購船置礮須款甚鉅非借洋款不足以應急需當仿泰西國例議定一國歲用度支之數先舉其大綱次列其條目購為必需購為可省購屬無益購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度支 二十九

尚缺乏濫者節之乏者增之必需者補之無益者削之合京省內外而總計之則常經之出數可得也次則核查行省二十一部每歲田賦所入者幾何地丁所入者幾何洋關稅所入者幾何常關稅所入者幾何釐捐所入者幾何鹽政所入者幾何沙田捐房屋捐海防捐籌防臺礮捐所入者幾何油捐茶稅絲稅及一切行帖典帖契尾雜款所入者又幾何每省分立一清冊核定入款詳列其條目刊佈天下 鏡存子云向例由各省官辦飛金銅鉛木植絲分別改飭商辦比較歷屆開支之多寡兼知各省物力之艱難又派交各監督鹽政織造辦運常例備賞之件宜加查核有無節年庫儲量為減數此為節省各項雜支至整頓各關常稅木稅惟首由各省達部於稅課盈絀貿易通滯系以總分叙論列使官紳以任部街名彙刊總冊發坊廣售掩飾無計積弊或除

百姓家喻而戶曉瞭然於 國家之所取於民者固有一定之數舉所謂加攤火耗部費平餘一切浮費而悉空之明定為制錢之數或定為自鑄銀錢之數而後商民不用加納胥吏不得上下其手官司不得中飽其囊橐部書無由駁沮其報銷矣則常經之入數亦可得也凡一出一入編立清冊綜核比較為賦財出入表出有逾則節之不可任其漸虧也入有餘則儲之不可供其虛耗也此合國內各省為通盤理財之法也更令各官歲呈簡明清冊一本實記一關之出入盈虛關冊彙齊乃會合而詳核之要知中國之財流出外洋者若干外洋之財入我中國者若干兩兩核較而其出入之大數可得知也出入惟均則姑任之出浮於入者則必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度支 三十一

詳究其所以失之故當與何項商務以補救之入加於出者亦必詳究其所以得之故當若何懸賞以鼓勵之此合中外各國為通盤理財之法也觀泰西各國之籌國用蓋無論土地之大小人民之衆寡未有不如此者此特言其大略耳此而不知何足以言理財亦何可冀阜財乎哉然而財活物也未定所生之數必先定所用之數定之奈何欲明養廉之原請先自定官祿始官祿豐足以養其妻孥而後貪酷之風可革也欲官不賤則民財必先自定君用始 君用儉內府無所中飽而後深宮不萌侈泰之私上下一德內外同風而小民之急公奉上彌心悅而誠服矣安見中國有財匱之足患哉

附錄俄國出入度支總數考
或謂君主之國無度支出入數目頒示國中俄君主之國也昔時於國用不甚講求預算之事即算亦不印給清單頒示國中自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以來每年正月十三預行通盤籌算量入為出既有成數刊印成書頒示天下亦有非先期計核者俟每年用畢將當年已用各款詳細攷算成後亦刷印成書頒示天下然須歷二年之久方能成書查俄國出入兩款按一年所收諸項如地丁賦稅錢局郵局電報房屋等各雜款共計羅卜五萬萬七千十三萬八千三百餘至所出各款如文武官員俸水陸兵馬船礮錢糧以及製造槍礮船艦修建廨舍礮臺與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度支 三十一

各雜項共計五萬萬五千六百十萬五千四百餘所入僅敷所出然已經理財之官設法各處搜括始得如是蓋二年前有事於土耳其機一年所入祇羅卜五萬萬而所出羅卜至六萬萬之多庫藏短絀度支匱乏當軸者為之棘手國家原負民債積累已多近年又貸外國銀錢公私交困其債積至羅卜十九萬萬六千七百萬故於俄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改用紙鈔先出羅卜七萬萬九千七百三十二萬張次年又出羅卜二萬萬八千萬張前二十數年俄主克色林第二曾出羅卜紙幣二萬萬張至與法國慶兵時鈔值頓落至銀羅卜一枚可易紙羅卜四張有奇戰爭既息值雖稍長仍以三紙羅卜易一銀羅卜國家知

其無益設法抽回乃設銀肆銀紙二種互相兌換紙羅卜二張或紙羅卜一張有半易一銀羅卜今民間所藏紙鈔仍有六萬萬之多遂因之而取利焉夫國家紙鈔之設原所以便商民可藏行篋携致遠方必有以取信於民歷久行之乃可無弊苟出入之間偶有輕重多寡之殊俾舞弊營私者上下其手事遂不可為矣按泰西各國每歲出入度支皆有一定不得有逾限制明年出款若干戶部即於今歲預為之備計明年應得入款若干以有餘補不足斟酌損益以調劑其間量入為出必以出入之數維均若有軍國大事則聚集上下議院紳士另行籌餉不在歲用之列有友自俄法返國據述俄君有土地一百萬英方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度支

三

里另有金礦在西比里亞等處每年共收巨款約得英金錢二百四十五萬鎊其中抽提英金錢四十五萬鎊分助各書院學校善局戲園各經費俄王每歲約用金錢一百六十八萬鎊過此則為糜費統計國用恆出浮於入若歲入有餘則以償國債之存本而輕其息有事時或更增貸論者以為國債之舉不至於公私坐困而上下交相益既可損有餘以補上之不足王令朝頒軍需夕至閭閻之富無殊國帑之充足民即以足國其便一也每歲所徵之稅即以所贏為每歲所償之息而仍復歸輸不匱易所謂損上益下其道大光未可以為厲國也如是則利不出一方而財不資乎異地就其成例觀之亦可謂法之至善

者矣惟俄國立法雖嚴而紙鈔尚有流弊理財者宜知之我國亟宜將各國每年出入度支之數譯出庶知盈絀情形非但以廣見聞知已知彼或隨時酌量仿辦於大局不無裨益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度支

三

僧道

二氏者佛老之名也學佛者僧之徒學老者道之徒佛自漢明帝時始由天竺入中國於時九重敬禮公卿膜拜流俗見而榮之乃有求奉佛教者明帝准其披剃給度牒為沙門女僧亦同名曰尼此僧徒之肇端也老則中國所自有相傳始於老子關尹子河上公魏伯陽皆其高足由來尚矣然徒雖代傳而實無道士之名至秦初猶曰方士而已其許民人出家度為道士者亦始自漢晉而盛之唐婦女皆得入道曰女道士唐時多有以官主縣君之尊而為之者此道徒之極軌也夫二氏之教忽焉昌熾者皆由於聖道之衰儒術之蔽自東周息迹明王不興孔孟淒皇世主莫能宗尚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僧道

於是泰山頽梁木壞麟筆絕明辯窮至呂秦之暴燔詩書百家坑儒者延盧生徐福之徒其機已兆降及漢武侈然泰然求神仙作宣室極仙掌露臺之奉而文成五利等輩風發而騰起乘勢利為炫誘及下詔輪臺途窮知悔方士之風始少熄焉夫仙道貴長生佛法貴無生彼其世主始以一念之貪欲永享萬世之奉故學仙求長生及長生不可得致而猶有畏死之一念者存則佛法之皈依回向解罪釋厄又其所希慕為功德者於是金人入夢白馬馱經佛老並峙竟與吾儒之教鼎足而三矣歷代以還二氏互有盛衰清時亦嘗有沙汰僧道之詔而卒至多方扞格良法美意終不行天下亦遂習與相處視為固然雖宋儒極力闢之亦靡見廓清

之效抑又何也獨不思僧者何凡以求學佛者也道者何凡以求學仙者也而試推求佛仙命名之旨則佛者佛人也絕類離羣不與凡人儔也仙者山人也隱遯空山超人世而獨立者也攷佛祖釋迦當日舍一國之富世子之尊而不為而決然舍父母背妻子跌坐靈山六載成道老子當周衰棄柱下史官舍中國而不居騎青牛出函谷遠辭人境而隱其獨善其身視舉世繁華富貴聲色貨利莫可挽焉者仙佛悉同不可謂非希世之畸人猛烈之丈夫也故佛號大雄仙稱大覺良有以矣間嘗博覽二藏窮究丹經則見夫佛之宗旨以絕欲出塵為始基以忍辱受苦為功行積久而能明心見性為入門百尺竿頭再須進步則又以粉碎虛空真如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僧道

妙有為般若波羅密多譯云大自在也至此乃能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必至六塵六識滅盡不生始能直超彼岸立見如來名曰脫離垢境向上猶有精進不已之功德圓滿乃能成佛未易悉數也仙之宗旨大同小異亦有頓漸之分三乘之別其要旨亦以絕欲離塵為始基積德累行為功果以通關築基煉已純熟長生不死為入門向上力追大乘以結丹還丹結胎脫胎出神直返到胞中渾沌之天為七還九返更進而益上面壁還虛自有入無無無亦無始能與天合體歷劫不磨其功程之次第無一非大難事也要之仙佛同源佛法詳言性而略言命然金剛經心經六祖壇經則已微露其端道經詳言命而略言性然關尹子及清淨

經心印經悟真外編亦頗略闡其妙總此二家膏不離心性二字
彼夫巢由之高遠淵明宏景輩之縉達庶乎近之若瓊瑣焉屑屑
焉謀衣食求安逸驕氣多欲貪色淫志之徒其去此不啻天淵之
隔譬之染繡求白搏沙作飯而已雖然仙佛尚矣後世之求學仙
佛者自必酷慕乎仙佛之超卓希追隨乎仙佛之高躅如是斯不
愧其徒也顧何以今之學仙佛者則又有大謬不然者何耶其名
則是其實則非名曰我明心見性也而實則利欲薰心豺狼成性
名曰我修真鍊性也而實則疏懶為真色食為性矢志則打包雲
水乞食江湖得志則登壇說法聚眾焚修於是逞其才智募化十
方輪奐而居重裯而坐膏粱而食錦繡而衣其善者則結納名流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三

怡情詩畫其不善者則附託權門彘緣當路通聲氣市權利或且
聚狂徒逞邪說竊盜寇干法令與夫奸淫邪盜凡鄉黨自好之流
所斷斷兮不忍為者而一切身犯之猶哆哆曰吾體佛法慈悲廣
大法門也吾得神丹秘訣普度羣生也此所以彌勒白蓮金丹諸
教匪因風吹火乘勢蠱興而未已也是直以害世為勸世殺人為
生人也謂覺人迷而一己之迷轉甚謂解人罪而一身之罪誰憐
即以二氏之宗旨治之亦所必屏諸門外者矣倘何學佛老之有
尚何得稱為佛老之徒哉况僧道兩門所聚徒眾不下數十萬或
聚至百萬人男婦混雜老少不倫此其害若鹿豕毒比蛇蝎者
居多而謂此輩乃能見發光地之燄慧煉三花聚頂之陽神與夫

一切窮究陰陽造化之機脫離生死輪迴之秘是則上智猶難一
二觀而固謂此輩蠢頑盡能斷茲妙諦耶且其中雜尼少僧道童
侍者類皆買自貧家或為愚父母所舍棄襁褓離襁已著三
乘莫窺其瀕瀚九等奚識其淵源人世之趣靡所弗貪二氏宗門
悉其厭苦削足受履其何以行刃方就圓其何能器是聚數十萬
曠夫怨女而為盛世之災癘也借使由此極其曠怨決裂隄防圯
穢壇場淫淨地是又為治世之妖孽也即皆不然無故聚此數
十萬數百萬有用之人而習此一無所用之業安居而逸處男不
秉鋤犁女不治絲布能文字者不列士林工會計者不操商賈而
衣食宮室百物之取給皆不能上叩之天下資之地是仍以有業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三七

之民為其外府而已供其腴劑而已吁嘻此後世王政之所以不
能復興者良有由也且夫數十萬數百萬之游民而無衣食糶傍
二氏之門戶為生活者非盡游民無生計實乃惰民而不勤生計
者也其中真肯苦行希仙學佛者百不得一千不得百又其中工
文字者有書可讀習田事者有力可耕習書算者有商賈之業可
操或有習拳勇能技擊者有兵額之可補行伍之可歸女冠及尼
習女工者有蠶可絲有布可織就而揀汰之三去其一矣擇其真
心求仙佛確有所得不肯再蹈塵境者深山穴居茅棚獨處任其
高遜今之僧道祇知建醮起幽人財物未聞有行一善舉如耶
身自修其性亦當布衣素食棲隱山林何必於市朝酬應也哉其年老力衰多病殘疾幼弱未成

丁者改各州邑大寺為恤貧院以處之三去其二矣所餘一者勸之不改汰之不去則不外昌黎之言人其人廬其居革其衣冠配其男女少長必均即以佈施之莊田為計畝授耕之用宮觀之園圃為種菜種樹蠶桑之區設員督監勤則賞以誘之荒惰則刑以儆之茂不濟矣然後明頒教令使至今以後有學仙佛者除其獨身隱遯巖居穴處與木石居無關王化外其餘四民家居喜奉其教讀其書茹素潛修者亦聽惟斷不得創宮觀寺院召徒衆募佈施蓄財貨登臺說法衣冠歧異以惑斯民之視聽誠如是則惰者不能獨逸黠者不能獨智愚者不致犯法強者不致干令僧皆授室尼盡宜家無怨女亦無曠夫王化之行邇治之隆端自茲始獨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僧道 三十九

不見夫回教乎彼族雖奉其教誦其經而人倫執業不異四民日用衣冠悉遵王制惟不食猪肉等事彼教自伸其私禁故在上者亦安之而已安見處二氏者獨不可以如是治之耶世有通人留心治術者當不河漢斯言

獄囚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哀痛惻怛誠仁人之用心也蓋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無恒產以資事畜復無技藝以給饔飧貧困無聊流入匪類致罹法網橫被官刑土室棘垣暗無天日赭衣黑索慘受拘繫禁卒毒若虎狼穢氣積成癘疫自斬絞以下諸罪人本無死法而久繫痠斃者往往有之其冤慘可勝言哉近聞各直省州縣多設有自新所以處輕犯法誠善矣倘更能參用西法以推廣之使軍流以下皆得自新自贖則保全必多辦理亦易全政體而廣積陰功當亦仁人所深許也以西例較之中國雖法有輕重律有寬嚴而充工一端實可補今日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獄囚 三十九

書之闕攻西國罪犯工作亦有數等有獄中之工有獄外之工獄外之工男則製造百貨女則紡織刺繡等事凡一犯入獄皆須習學一業素有業者即於獄中執其本業所獲工資半給犯人私用半歸獄中公用其有禁拘暗室獨作無用之苦工者則罪情重人務以勞苦之而已獄外之工如建築如漢時城日鬼薪之臺築監獄開荒地皆可由獄官監督而為之類古意之未盡亡也實本於周禮而推究其原周禮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有罪者入之令其工作俟其能改而舍之夫莠民犯法半迫飢寒拘禁而生理益窮釋放而依然赤手欲須臾緩死必故態復萌若不預為代籌罪滿仍無生路故西人之治獄也謀殺叛逆則縊殺之餘多罰鍰無力罰繳則繫於獄與凡已定軍流等犯依律所限年分稽其工作如捆履織席等事其有素習工藝者使各理舊業頑蠢罪重者則充一切卑賤勞苦之役如除穢

砌路修橋築壘之類皆酌給辛工派董經理所食每日足敷餬口留其所餘於罰滿發放日按名計數發給俾得謀生始治以應得之罪終予以遷善之資誰無天良能不激勵至於牢獄拘禁之所葺其房屋勤其掃除不使溼蒸破漏以免受病而便作工更設有浴室病館使醫士掌之地方清潔飲食適口其曲體人情若此或謂中國罪犯險詐監獄遼闊嚴為防範尙慮脫逃安能仿行西法乎不知泰西犯人在內執業仍高其墻垣嚴其約束卽在外爲工者亦伍耦有數出入有節稽查督責健役相隨但於法外施仁原不因仁廢法正無庸總總慮也更有一法可以上下交益者如令罪犯修治道途是已今中國道途崎嶇破碎多未興修就近者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獄四 四一〇

言之則一邑有一邑應修之路一郡有一郡應修之路就遠者言之則津京一帶爲南北孔道通衢官宦紳商士庶必由之路乃或凸或凹或窄或斜平日兩馬一車已極遲緩一遇霖雨則道途滯滑時有傾覆之虞誠諭令地方官各按所轄地段遣令流徒各犯興修酌給微貲代爲收存俟罪滿之時發給俾日後得以作本謀生則必不致恣意妄爲復罹法網而從此周道坦坦履險如夷矣惟修路宜仿西法西人修路下皆平鋪石塊爲基或立或側或闊或狹再以碎石及泥土平敷其上用人馬機器拽鐵碌礮往來旋轉磨之愈重則路愈堅平其路中高旁低可免積水廣闊以五尺爲率而城市繁庶之處則有關至二三丈四五丈者要皆平整堅

固所用之石以文理細密質剛性韌者爲佳中國可用砂石花剛石青石質雖不硬而性黏其屑末著水與灰同功用以鋪路亦爲合用所鋪之石厚至六寸或一尺極重之車悉可通行無阻今果仿其法而行之不惟無反無側正直蕩平并使各處獄囚練其筋力調其氣血勵其精神不致常處覆盆易生疾病豈非一舉而兩得者耶

查西律錢債之案甚寬凡被人控告無錢清還者雖貴如總統亦可將其存欠帳目呈官報窮攤數了結如其所報帳目不符查確有錢銀寄頓別處實據者卽治以混騙人財之罪若不報窮論欠數之多寡定監期之短長大抵至多監禁一年而已其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聖

伙食銀由原告按月送交司獄倘逾期一日不送獄官卽將監禁者釋放或有不顧食監中之伙食者准其在外自辦早晚送入凡犯錢債案者皆同居一處與犯別罪之人不得同處其屋宇寬敞樓牕高朗每人鐵床一張毡褥被單棉枕無不潔淨齊整按七日一換任人互相過談看書寫字作文惟不許高聲大叫耳正副司獄必每日到處一巡如有地方不潔等物當飭洗刷若有病卽飭送官醫調理病人各居一室按月官紳士數人隨同正副司獄及醫生巡查一周如有巡丁勒索等情准其告訴紳士交獄官審辦也我 國如重商務錢債與別案似宜分別監禁懲辦焉

附錄書楊侍御奏請裁撤待質公所摺後

天下事最足苦人者訟獄也服官者最宜講求者聽斷也民不免爭訟即官不能免聽斷訟事之興非皆直也非皆曲也苟聽之不明斷之不速則曲直何以分民情何由得耶即或曲直分民情得矣而或因人證未齊或因案情反覆一人好事拖累數家累月經年案懸不結幸而水落石出不特原被告之家產蕩然及牽涉之人亦賠錢受苦失業廢時不幸而胥吏舞弊問官糊塗案情不得今日審一堂禁押如故明日審一堂禁押如故致令人之欲訟不能欲息訟而亦不得雖人民好訟予以羈押之苦亦屬各有應得然問官不能早為斷結亦不能辭膜視民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獄四 望 六八上

瘼之罪茲讀夫已氏所記御史楊福臻奏請裁撤各省添設待質公所之摺深佩侍御之滿腔仁慈洞悉情弊使問官之任意胥吏之勒索差役之凌虐幾如魍魎見形莫逃犀照所謂監禁以待罪人而無罪之拘留苦更加於監禁刑具有有定式而無形之凌虐酷彌甚於施刑歷指近日各省待質公所之弊拘押之苦有令人聞不忍聞見不忍見者飢寒交迫疫癘頻生尙為拘押人應受之苦家人不許通問則在官言官本該破除情面免生枝節亦為題中應有之義至於差役之需索本干禁例而現在各省州縣之差役雖各領飯食之費猶若非需索不足以養膽和習成風牢不可破官未必能知其弊即知其弊亦不能

革除淨盡一若不忍絕其生路也者相沿如此若出一轍故不能不作減等之想乃如奏所云竟有昔加需索稍不遂意即私肆凌虐或將辨髮繫於穢桶之上引其兩手環抱使穢氣沖入口鼻或置木盆而繫之樑上另以繩索牽箠令其眩暈嘔吐或繫兩手大指懸於高處令其兩足離地經數時之久手指長出數寸或以烟薰鼻使之刻難忍受其他凌虐尙多皆屬不可思議被押者多至瘦斃云云夫重大之案緊要之犯自有內監禁押此特不過田土銀錢細故暫時管押以備時時質審耳非內監要犯可比也內監要犯或盜或命非斬監即徒流尙不忍其飢寒染病故日給米糧以養之冬日施棉襖以衣之有病則由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獄四 望 一八上

官醫診治服藥以療之命有一息之可延為上者斷不能一刻弛仁慈之念不特體天地好生之德亦以普 朝廷浩蕩之恩偶有自然監斃尙須請鄰封蒞驗備文通詳恐有賄縱監斃凌虐之弊 國家鄭重民命不爽分毫乃日公所較禁於內監為寬即家人送飯送衣亦所不禁而必不許家人通問是被押者之飢寒皆由差役胥吏飢之寒之非押者應得之飢寒也時疫之染即廣居大廈者亦所難免况湫隘之地良莠雜居者乎而乃使不能舉動日聞穢氣高懸箠箠使之嘔吐難受是被押者之染病皆吏胥差役日日癘之疫之非自然之疫癘也謂問官而不知之耶則當隨時查究懲儆斷不致使吏胥差役如是之狼

狼爲奸被押者負冤莫訴謂問官而不知耶則方將謂公所之便禁押之妥恐其弊愈滋愈深而積之愈重返之愈難也然各省豈無廉明幹練之員何未聞據情上稟歷陳其弊者大抵因循不振者中國之習也墨守舊章不思改革者中國之弊也所以朝廷非不欲振作而究不能周知是疆吏蔽之也疆吏亦非不欲振作而苦於不能詳悉是州縣蔽之也而州縣又爲吏胥差役之所蔽卽有愛民如子之心恐亦難見諸施行矣今閣侍御此奏將通行章程內添設待質公所之事逐一明辨且恭引道光十六年七月 上諭以動 宸聽雖不敢必其能邀 俞允與否而卽此疏以觀已足爲民請命而體天地好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賦四

四

生之德也故欣焉而書其後

醫道

醫之道通於神明自神農黃帝以來講明切究以導一世於和平登斯民於仁壽者也今之醫者類多讀書不就商賈無貲稍獵方書藉謀衣食偶然奏效便負神奇逞其聰明高其聲價以謬傳謬以盲引盲古法徒存無能變通此所以諺有不藥爲中醫之說也夫人當疾痛慘怛萃於其身凡有血氣之倫孰不求生而惡死乃世無和緩竟以性命死生之重付託於輕率庸妄之夫一方試病妙詔青囊三指殺人怨深白刃言念及此忍以醫術一門列爲方技而小道視之歟攷周官冢宰有醫師掌醫之政令又有食醫疾醫瘍醫疾醫掌醫萬民之病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醫道

四十五

凡民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八於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攷醫之法古制甚嚴所以重民命也西國醫理醫法雖與中國不同得失亦或互見然實事求是推詳病源慎重人命之心勝於中國近世之漫無把握關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各國醫學設專科立法有七日窮理曰化學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藥性曰治療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大要有六曰漏泄曰分解曰清涼曰收酸曰強壯曰緩擊皆由名師教誨各盡其長迨至學成官爲攷驗必須確有心得給予文憑方能以醫師自名西國醫生皆由醫學堂出身非醫學極優考取一等不准給子文憑即藥院中製造膏丹丸散及藥水者亦須由醫學堂出

身方准不然該院 兼水無人買也 其難其貴如中國之科第然故學問閱歷精益

求精中國之醫能如是乎中國之官吏能如是之認真攷驗乎此

不若西醫者一也西醫論人身臟腑筋絡骨節腠理如鐘表輪機

非開拆細驗無以知其功用及致壞之由是以西國老人院癩狂

聾啞等院遇有死者許醫局剖析肢體窮究病症及生生化化之

原以教後學故西醫皆明臟腑血脈之奧 考中國上古醫有俞附

肌前洗腸胃取淋五臟練精易形如此其神也列子言扁鵲之治

會公醫趙齊女也飲以毒酒頃刻迷死乃剖胸探心互易易置投

以中藥既寤如初抱朴子言張仲景之為醫嘗穿胸而納赤餅後

漢書言華陀精於方藥病結內針藥所不及者先與以酒服麻沸

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者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瀦洗除

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平復矣他若

倉公解頰而理腦徐子才剖腹而得蛤如此之類不勝枚舉實為

西醫剖割之祖如論臟腑部位即知有割腹驗看之事特其學失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醫道 四十六

今中國習醫絕無此事雖數世老醫不知臟腑何形遇奇險不

治之症終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若西醫者二也西醫謂人之思

慮智慧知覺運動皆腦為主而腦有氣筋無數散布於五官百

骸何處腦氣筋壞即何處有病衰邁之人腦氣不足遂有麻木昏

曠之病幼小之童腦氣過盛多有角弓反張之症而心之為用專

司乎血心脈之躍血行一度驗心脈之遲疾知病體之輕重中醫

以切脈為治病之要西醫則謂人之一身皆有脈絡血猶水也脈

絡猶百川也潮血來迴無不震動即無不有脈夫血發源於心運

行百體噓吸生氣由肺復返於心日夜周流運行不息若按脈推

求決無是理蓋周身脈管皆由心系統管而出散布於百體四肢

豈可以兩手寸許之管強分寸關尺謂五臟六腑皆繫於此且剖

驗兩手脈位其管大如雞翎之管循臂而上漸上漸大上至頸項

即於頸中脈管通連直達至心而止并不與他臟相屬何以知各

臟之脈必現於此耶且直通一管何以知三指分部界限毫不相

紊耶故謂一脈可驗周身之病則可謂某脈獨主某經之病則不

可西醫事事徵實日日講求又有顯微鏡能測目力難見之物故

能察隱微中醫多模糊影響之談貴空言而罕實效此不若西

醫者三也治病之法中醫則曰木剋土治脾胃者先平肝火剋金

治肺者先瀉心水剋火治心者先降腎或曰三焦皆空虛之處或

曰六經有起止之方西醫則何處之病即用何處之藥而尤以保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醫道 四十六

腦筋養腸胃為主用藥之法中國多用草木性有變遷西國多用

金石質有一定且無論湯丸膏散皆屬醫生自配較之買自藥鋪

品味攪雜炮製不精自行煎熬不諳火候者功用固殊矣此不若

西醫者四也西醫論畧病症紛繁內外諸症不下二千種審察療

治醫者之職大要不外體質功用二端蓋人之皮肉筋骨合而成

形實之以臟腑貫之以血脈所謂體質也一物有一物之用無虛

設無假借所謂功用也有體質之病有功用之病有體質功用相

兼之病必先細心體認方能施治其外症有刺割也紮綁也敷治

也洗滌也事必躬親非心靈手敏而器具又極精良不能嘗試如

自開鉗血管鉗曲鉸剪直鉸剪刀則曰鉤曰割針則曰探曰坑以

及手鉗銀丹箭皆精巧利用故於外症尤著奇功其內症更持機器於腕中以辨聲音之虛實置寒暑表於口內以察臟腑之寒溫一切藥性病源無不本化學研究而出故攷求有素識見自真且有醫家報章何人何病何法醫痊必登諸報以告後世若遇疑難大症亦皆登報以告高明或七日一紙或期月一紙業此者購歸觀玩互相質證以盡所長日本素學中醫今亦參用西法活人無算其明證已此不及西醫者五也竊謂中西醫學各有短長中醫失於虛西醫泥於實中醫程其效西醫貴其功其外治諸方儼扁鵲華陀之遺意有中國失傳而逸於西域者有日久攷驗彌近彌精者要其製藥精良用器靈妙事有攷核醫無妄人實暗合中國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醫道 吳

古意而遠勝於時醫亦不必曲為諱飾矣謂宜攷諸周書參以西法自太醫院始一律詳加攷核內證主以中法外證參以西醫各省各府各州縣鎮市之間令殷戶集資建立醫院攷選名醫充當院長肄業諸生須由院中主教攷其文理通順者方准入院學習悉心教授無玩無欺先將靈樞素問內經難經熟讀博覽仲景思邈及唐宋四家之成法參以西國之圖器剖割之奇方精益求精不分中外學習數載攷驗有成酌予虛銜給以執照方能出而濟世其無照而私自懸壺管人命者重懲不貸有能治疑難大證卓著神效者報明醫院頒發銀牌扁額遞加虛銜頂帶以旌其功并將治法病由登之醫學日報年終彙集刊刻成書庶庸妄者不

致濫竽高明者有以自立醫之一道可與良相同功矣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醫道

四十九

善舉

古者寡寡孤獨謂之窮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回者周禮時癘在
 恤當日必有規制法度釐然井然足以傳之後世者而惜乎書欲
 有問也中國生齒日繁生機日盛或平民失業或乞丐行兇或游
 手逗留或流民滋事近雖設有棲流所施醫局養老院育嬰堂諸
 善舉然大抵經理不善款項不充致各省窮民仍多無所歸者小
 則偷竊拐騙大則結黨橫行攫市上之金錢劫途中之行旅撈其
 所自實迫飢寒亟宜設法擴充官紳合力令世家貴族富戶殷商
 酌量捐貲廣為收恤城市鄉落偏立善堂所有款項遴委本地公
 正廉勤之紳士實心經理酌定章程章程仿善堂成刻徵信錄多置田產藉供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善舉 五十一

館粥廣葺厦屋俾免風霜所有無告窮民各教以一工一藝庶身
 有所寄貧有所資弱者無須乞食市塵強者不致身罹法網少年
 強壯之夫則官為賞給督令墾荒 國家可增賦稅所謂一舉而
 數善備者此也泰西各國以兼愛為教故皆有恤窮院工作場養
 病院訓育啞院育嬰堂善堂之多不勝枚舉或設自國家或出諸
 善士常有達官富紳獨捐貲數十萬以創一善事西人嘗獨捐貲
 萬者頗多開英人密爾登云英國有富家婦夫亡遺貲甚多其親
 立大小學堂工藝書院及置窮人販賣零星物件之地共費銀一
 千五百萬磅中因富翁不少雖身受 國恩而竟未聞遺囑有捐
 貲數萬至數十萬創一善事者甯願留為子孫花費殊可慨也

而其志慮之周密規制之嚴明有遠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即
 以養病院言之屋宇寬廣潔淨無塵病人到院就醫醫藥飲食之

需悉出諸醫院醫生不憚煩勞役人不避穢惡曲加體恤以愈為
 期育嬰堂以美國紐約為最善房屋百餘間男女自初生以至七
 八歲常有數百人多或至三千人每樓十六榻二榻相並一臥嬰
 兒一臥乳媪衣服精潔男女四五歲即使識字讀書教作小玩物
 以開其智慧六歲至八歲女師教以歌詩舒和血氣俟及歲時量
 材薦事每歲經費約二十六萬元半出公家半出善士俄國育嬰
 堂撫養之道揣摩體恤無微不至常有富貴之家患家中自養不
 善出貨相助兼以自之者義學堂則貧家童子自五歲至十二歲
 皆須入塾學習工商之事不學則罪其父母曠學則其師督責之
 至再至三仍或不悛則拘諸改過學堂使之省過更有富人自製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善舉 五十二

一船招致貧民供其衣食設監督之人令其學習水師限兩年技
 成分派兵船充當水手英之養老院倫敦都城凡一千三百七十
 所居男婦之老而無告者月抽其鄉租為經費日給三飯晨給一
 饅首一茶一牛脂一粥午加肉晚加羹血氣衰者醫士謂宜酒則
 酒之男外服黑呢內服白布女服雜色衣裙無異充裕之家每禮
 拜一易敝則改造寢所寬舒男女異處夫婦偕則共一室婦女未
 衰老者令縫紉而賃之界以十之一有不願居於內者飯時乃集
 有僅投一宿子一飯者則別為一所國主時一臨視或遣子女代
 查以昭慎重老儒會則讀書寒士慮其就食為恥繼粟繼肉遣人
 致諸其居繡花會則世家婦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贍聚之深邃堂

室供給飲饌使之紡績而貨之禁男子不得擅入童藝院創於瑞典繼於丹馬後德國亦效之每年兩次令地方查明無業子弟選其聰慧者教以雕刻訂書等淺近之藝限六禮拜學成攷驗有效集資以獎其師而薦其徒於各工廠俾謀衣食又有保良會由婦女集金創設凡有女子之飄流失所淪入下賤者設法保護之或捐貲以贖之瘋人院或因半生踏躓一意貪癡以致痰迷心竅入院之後投其所好以破其迷如欲貴則奉以冠裳欲富則聚以金寶或擇林園以優游之置釣弋以消遣之積久生悟其病自除每年院中或數十人或十數人時有出入頗著成效訓啞院及訓聾醫院選此疾者能令其識字知書就其所能教以工藝補天有術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善舉

施惠有方用心亦良苦矣法國京畿內善會五區一為施醫院一為濟貧所一為養老所一為育嬰堂一為瘋癲院所用上下執役人等六七千名每年所需經費約一百萬磅其費四分之三由善士捐助其一分則由工部局撥給司其事者皆平日篤行好善之教士充之美國有勸世會義學會戒烟會撫孤會養老會恤瘋會化罪會防惡會勸和會恤貧會勸農會虞後會經費或籌諸國帑或捐諸民間莫不經緯詳明實心經理有保險公司凡水火盜賊房屋寶物無不可保人之死生壽夭亦可出貲以保之德國則有專保百工之險者保險之法凡七日抽工銀數釐廠主各助數釐國家貼官帑若干積成巨款如遇百工或老或弱或疾病或受傷

即將保險之貲撥贍養贍在工人以平日之浪費略加樽節幸而此身無恙即可周濟同人不幸自罹災厄則一身既殘喘妻孥亦免饑寒利己利人莫善於此而水火盜賊諸險可由此而推矣夫泰西各國乞丐盜賊之所以少者豈舉國皆富民無貧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養之者無不盡所以恤之者無不周耳跡其意美法良實有中國古人之遺意今中國各省或未及舉行或辦理不善堂堂大國窮民寒途黑索赭衣為海外遠人所竊笑抑獨何哉或曰如款項無所出何而不然也夫中國各鎮埠每歲迎神賽會斂貲輒至萬千舉國若狂動輒肇事何如省此無益之費以教養貧民乎佞佛齋僧布施或傾家業好僧淫賭徒為禍媒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

善舉

何如留此有用之財以收恤熒獨乎苟得賢有司實心實政提倡其間復得好善之紳商任怨任勞經理其事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風行草偃誼美恩明不二十年而善堂稱比於寰區窮民絕跡於道路矣為政之要首在得人獨奈何畏難苟安自私自利竟疾視斯民之流離死亡而漠然無所動也
附錄楊然青茂才論泰西善堂及英國濟賑人數
查中國戶口不下四百兆有奇較之百年前增三分之一而土地不加廣生計不加多非惟不多且日少焉何則自道光年間大開海禁西人之工於牟利者接踵而來操貿易之權逐錐刀之利民間生計皆為其所奪未通商之前大布衣被蒼生業此

為生者何可數計自洋布洋紗入口土布銷場遂滯紡績稀少
 機軸之聲幾欲斷矣帆船亦為絕大生業當其盛時北至天津
 牛莊南至入閩百粵凡舵工水手恃以養贍家口者尤多自輪
 船入華而帆船之失業日眾帆檣之影幾歎無矣近來中國貧
 民之多職是之故為今之計非仿西法以設善堂不足安流民
 而規久遠曩者泰西各國亦多貧民未經安插流離日眾邪僻
 日多自設善堂後游惰漸少禮義漸興况醫院善舉也善堂亦
 善舉也豈醫院可仿西法而善堂獨不可仿西法乎仿之若何
 曰西國善堂法良意美而其規制不外乎教工藝嚴部勸潔居
 室別勤惰而已曷言乎教工藝也各國養濟院寬敞異常地基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善舉 善

數百畝司事數百人所教工藝男女不同男如做靴鞋理破布
 製木器銅器鐵器等物為一等聰明者教以印書繪畫製造織
 造之細工為一等粗愚者教以農工種茶種穀墾地肥地興修
 水利之法為一等女工有作繡貨縫衣袴者有織布者有紡績
 者有修皮者各視其性之所近曲成不遺藝成願住院者聽否
 則准其出外謀生司事無需索貧民無拘擊即毫無伎倆者入
 院數年技藝漸精是以莠化為良民皆向善也曷言乎嚴部勸
 也泰西之例凡有宴會男女並坐不以為嫌獨養濟院則又不
 然如行軍然紀律嚴明部勒整肅男不得入女院女亦不得入
 男院男院自總管教習醫生司事皆以男司之女院除醫生男

女並用外餘皆用女所用者由眾公舉不得濫用私親致生弊
 竇另設一室專稽號簿男女入院先至此室用量身尺細量一
 周註明年貌籍貫然後撥入某號房屋居住擇正人稽察各居
 其室各習其藝不得有譁謔闖越等情違則嚴究倘男入女院
 女入男院並責教習司事約束不嚴是以規模嚴肅號令整齊
 從無弊端也曷言乎潔居室也院中另闢一園多種花果樹木
 和陰陽之氣而消疹癘之災每日進園小步數刻或跳舞打毬
 以舒筋絡活血氣所居之室大小寬窄各國不同皆潔淨無比
 粉壁潔白裝板去潮並設吸水管煤氣燈燈頭在牆內牆外有
 螺絲釘司啟閉夜間熄火皆有定時以防意外地底設總火爐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善舉 善

各屋皆設鐵筒輪機激放煖氣以代火爐夏間則閉總爐以大
 輪搧風仍由壁間鐵筒而入冬日為煖氣筒夏日為風氣筒另
 有浴室七日必浴被褥亦七日一換室中器用甚備按日打掃
 絕少塵埃故少疾病曷言乎別勤惰也男女作工皆有定時晨
 起後若何早餐後若何晚餐後若何有條不紊勤者獎惰者懲
 有用紙牌者尤為美善法於公事房懸一牌初至者書名號用
 十色紙刷印分別等第插於牌上視其勤惰逐漸推移月使本
 人進內觀牌中名次俾知奮勉初進時怠惰者為黑紙是乃最
 下換至白紙其人已勤而有功倘再加勤勉即獎以物薦以事
 是以人皆感化莫不勤奮有為也又有習正院即中國幼男幼

女失所無依及性成頑劣父母不能管束者皆由院收留先化其頑性次教以讀書美國習正院屋約三百間除辦公房外男院一百六十間女院八十間樓皆四層屋亦潔淨男院教者男師四十人一班教以讀書識字習學工藝女院教者女師諳以讀書識字縫紉烹煮之法每日工課有定部勒亦嚴學成後許其父母領出無父母者由總管代為薦事法至良也以上各法如中國官紳能仿而行之則凡不教之民必將漸摩而化奮勉自新豈非天下之福哉按善堂工藝所余於昔年與江浙閩廣各同志籌辦直賑義捐頗為踴躍經南中放賑善士將餘貲及核獎之欸稟請傅相在天津設廣仁善堂當道復籌欸協助非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善舉

美

但義學施醫施藥施棺且收養無業小童教以工藝織有簾器刻有善書出售惜規模尚未宏做耳竊觀各省官紳積財以貽子孫不三代而盡散何妨仿設善堂收養萬人立德立功名垂不朽乎余夙有是願恨無大力以為之人各有心心同此理願以質諸天下之多財而好善者

窮民無告無國無之或因殘疾所驅或為饑寒所迫是在養民者有以保之耳英國通國窮民分為兩等一日殘廢一日貧困而殘疾貧困之中又分幼童成人兩種茲以歷年比較照錄於左一千八百六十年幼童之殘廢者得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二名貧困者得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名成人之殘廢者得十

萬有一百十四名貧困者得六十一萬四千一百十五名共得大小八十五萬一千名一千八百七十年幼童之殘廢者得三萬有三百八十九名貧困者得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名成人之殘廢者得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五名貧困者得七十五萬有三百六十七名共得一百有七萬九千三百九十一名一千八百八十年幼童之殘廢者得二萬六千九百九十一名貧困者得九萬九千二百三十七名成人之殘廢者得十六萬二千三百十三名貧困者得五十四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名共八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名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幼童之殘廢者得二萬二千九百有九名貧困者得七萬三千五百十八名成人之殘廢者得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名貧困者得五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名共得七十八萬四千一百五十五名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幼童之殘廢者得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一名貧困者得七萬七千六百二十六名成人之殘廢者得十七萬一千名貧困者得五十三萬四千三百十五名共得八十一萬有一百三十二名一千八百九十年幼童之殘廢者得二萬五千九百十七名貧困者得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八名成人之殘廢者得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一名貧困者得五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名共得七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五名按泰西各善堂之宏做橋梁道路之整齊一切經費皆撥自官庫藉以養民官紳合辦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善舉

老

五四五

故取諸民而民無怨奉諸公而民不吝焉惟養貧院所養者非盡是鰥寡孤獨凡廢疾老幼及無告貧民丐食市廛者皆為巡捕拘入院中擇其材質所近俾學淺近手藝藝成足以自食始令出院亦有選其年幼精壯及育嬰堂之幼童令習兵船水手務使各習一藝則不至無術謀生流為餓殍英輶日記云英國富翁重賢不重嗣有無子或子不肖者臨終將積產數百萬盡捨養義塾及養老濟貧等院措置載明遺囑自謂歿世無憾詢以祀事何人則曰吾捨貲以成善舉雖千百載猶奉吾像於其地奚以祀為語以祖父血食之斬則曰吾祖父養吾一人吾以財養千萬人大孝即在是矣是以善堂林立規模宏大非獨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善舉 五十九

寡孤獨凡有異地難民皆有以分別養之有所謂老儒會者皆讀書寒士慮其就食為恥則贈粟贈肉遣人致諸其居有所謂繡花局者世家婦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贍則聚之深邃之室供給飲饌使之紡繡而貨之禁男子不得擅入以遠其嫌保其貞其他施醫院不可勝計經費皆紳商所捐助不足則闢地為園或會中演戲約人往觀收其入門之費坐次之費以資彌補有貴家婦女陳雜貨邀國主官紳往觀女子之美者當肆貨皆百倍往游者必購數事而後可出亦以其費充善舉又有宗人收壯丁之貧而無依者於船中供其衣食設監督令其學習水師限兩年藝成分派商船充當水手不成者再習一年仍不成則

另教以熟習工商之事曠學則督責之至再至三仍不改則拘諸官監作苦工英屬向來多盜自善堂義塾日多各執所業鮮有為鼠竊之行者矣近聞東洋亦無丐食市廛之流日以教養兼施為事不容國有游惰之民我中國除租界外無處不有丐食游民三五成羣非強丐叫乞於市前則爛足臥病於街道朝廷不知民間疾苦以為有養老院恤養局育嬰堂可以野無餓殍富道以其事諉諸紳士視若無足重輕紳士又從而染指其間佔為利藪至如富紳巨室雖積產數十萬至數百萬決不肯行一善舉一朝命盡金銀不能攜帶於九原只可供子孫之揮霍耳宜其為西人所譏笑來鬼物之揶揄也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善舉 五十九

天下作亂之源往往因失業游民乘飢蠶起蓋年豐則生計稍寬衣食賴以粗給歲歉則流離失所壯者必散諸四方即不自為盜賊必為匪黨脅誘天下能無亂乎泰西各國政府知其事有所必至也於是廣闢商埠以濬利源多開礦務以資人力覓新地以贍貧窮興製造以裕器用擇地多造花園聽民游覽以舒其鬱塞之氣廣興曲局令人領會以導其心氣之平尚恐其犯上作亂也平時則派巡捕稽查彈壓之有事則盛設兵衛以勘平之凡若此者無非欲國家久享太平之福億兆各遂生人之樂耳其富有財產者亦皆思深慮遠曠達慈良相與慨捐鉅貲作為絕大善舉

容純甫觀察云美國有富翁積財數千萬盡行撥作各種善舉者 令貧民謳

歌思慕永不能忘斷不願惟日孽孽專爲子孫計語云大厦千
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及云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積錢於子孫子
孫未必能守積善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惟積德於冥冥之中
可使子孫受用無窮西以故善堂林立良法美備凡有衣衫襤
褸丐食市廛者卽爲巡捕拘入善堂使之各執一藝縱城市間
有乞丐必須手搖風琴或握鮮花或持自來火以爲贈貽雖一
望知爲乞錢者流亦覺有所藉手而衣服完整絕無污穢面孔
以取憎於人噫我中華未能也此固見其立法之良實亦善舉
衆多而後有此耳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善舉

本

盜工

三代而下刑措之風一見於漢孝文之朝再見於唐太宗之世除
內刑縱死囚仁政近古猶有下車泣罪之遺乃後世或訾議之不
知仁民愛物皆自神武不殺之一念中來非盡屬好名之舉也又
何必沾沾焉遵亡秦苛暴之律令方可大逞民志哉歷覽古今罹
大辟者惟盜爲多周秦以還盜之爲患不可勝數小則胙篋掘藏
大且亂民敗國張角黃巢其尤顯著者也夫盜而至於肇亂則不
得不芟夷之殲戮之以昭一世炯戒獨是此作奸犯科之徒本皆
吾蒼生赤子也有飢寒之盜有驅迫之盜有點鷺之盜有脅從之
盜妻號兒啼誰則忍之刑驅勢迫誰則安之點鷺之徒失所則梗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 卷之十四 盜工 李

教化因才可効馳驅脅從之類受匪誘敗爲匪經德化則復爲良
傳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良非無術以處此也攷尚
書有金作贖刑此既詳於罰鍰篇矣又曰省災肆赦怙終賊刑蓋
民能遷善亦未嘗不可宥之三也秦時有以徒役罰罪人者九江
王英布故驪山之黥徒也漢時有城旦鬼薪之類皆以處夫有罪
不可赦而又無金自贖者則罰作苦工以代之各國獄囚或擊以
修橋整路或令各
執一藝俟則將罪犯撥於
邊境開墾闢土以實邊防有益於公而不戕其命兩益之善政也
今者海禁大開華民赴南洋及出洋工作者不可勝數雖英美近
有禁止華工之例然如南亞墨利加大洲則有墨西哥巴拉馬
秘魯古巴巴西各民主之國在在需人墾荒闢土招工之舉有加

無已粵東及南洋各埠業販賣豬仔者仍復市利其間驅誘善良
遠適異域前者物故後者繼往官禁雖厲誘販自如為害良民誠
非淺鮮與其禁之不絕何如轉移而變通之官為經理舍良民而
誦匪徒則善者可保生全而惡者可加懲創也今擬請舉同治五
年所立英法招工二十四款光緒三年所立日斯巴尼亞招工十
大款由總理衙門與各國公使申議明定妥細章程自後凡各國
不問有約無約之邦但有招工之役可先由公使咨會總署其無
約之
國亦可請有約之
大國公使代達總署分咨各省各該省行下各道府廳州縣將
所有識定各盜案之犯除下手刃殺事主之一人必須抵償外餘
皆解赴各海口交外洋招工總理之人點驗裝赴外洋酌定做工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盜工 李

年限每名取回工價銀若干兩交還該盜犯家屬以為贖養是則
法外施仁該盜當無不感激甘心者也夫以中國不勝誅之盜充
外洋羣欲招之工羣盜得其生中國去其害而販賣良善懦弱之
風亦不禁而自戢斯一舉而三善備焉此古聖王分背三苗誅除
四凶投諸四夷以禦魑魅之成法也傳曰唯仁人放流之不與同
中國亦即此義也歟

附劍華道人論曰吾讀鄭公盜工篇不禁憮然而興歎也夫中
國之多盜一由於教化不行止知齊之以刑免而無恥一由於
民生未遂無恒產斯無恒心放辟邪侈無所不為故盜案日破
盜犯日誅而盜風迄無休止殺者如故犯者如故而被盜害者

亦復如故也若得良有司草率汲汲講求教養先謀遂其生次
圖化其蒙則今日之積衣極楛者安見非他日之孝子忠臣也
然此效非可急效必十年生養十年教訓而後可漸躋無刑止
辟之風側聞我國家奮發圖強已決計開辦南北通衢及多
省鐵路工程浩大丁役所需甚夥曷不即先移此等盜賊未傷
人命但取資財情節較輕可以網開一面者悉下地方官使按
名造冊解送工所立工頭以監力作夫開其死罪則必感再生
之恩授以工作又可得資生之計稍有人心者斷無不痛改惡
艾改莠為良也爰進一解與前篇招工之議相附藏書
者擇焉

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卷之十四 善舉 李

煊書
像

生先炎太章杭餘



MR. CHONG TAI YIM. YE HONG, CHINA.

五四九

章太炎先生名炳麟浙江餘杭人也素雄於文
博治經史百家而尤注意於明季文史深維漢
族亡國之痛力倡光復主義作恤書以見志文
淵奧古俗吏未之察也及去年作答康有爲政
見書遂被逮而恤書改訂本則已於前數月脫
稿閱一年其友爲之出板網羅古今學說折衷
己意而仍以光復主義爲幹先生之學術其犖
犖者畧具於是書矣

廬書前錄目

客帝匡謬

分鎮匡謬

廬書 傳 前錄目

客帝匡謬

尙書前錄

自古以用異國之材爲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滿洲之主中夏是也。夫整軍之將。司稅之吏。一切假客卿於歐美。則以雞林靺鞨之賓旅。而爲客帝於中國也。何損。知是而逐滿之論。殆可以息矣。抑夫客卿者。有用之者也。客帝者。孰爲之主。而與之璽紱者乎。明堂大微。不司其勳。岱山梁父。不載其德。盜沃土於中夏。而食其賦稅。旣無主矣。而客於何有。曰。已矣。弗復道矣。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矣。必若言之。吾則曰。中夏之某主。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而未嘗易其姓也。昔者春秋以元統天。而以春王爲文王。文王孰謂。則王愆期以爲仲尼是已。歐洲紀年以邪蘇。衛臧紀年以釋迦。而教皇與達賴刺麻者。皆嘗爲其某主。中夏之某主。非仲尼之世。胄則誰乎。梅福之訟王章也。見新室盜漢之朕。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訟。而上紹殷之議。其指歸則以聖庶奪適爲臬。是何忘漢之社稷。而爲此闕疏之計邪。夫固曰。素王不絕。黑綠之德不弛。則中夏之域。亙千百世。而有某主。若夫攝斧辰。掌圖籍者。新乎。漢乎。則猶菌鶴馬蝸之相過乎前而已矣。繇福之說。苟言大同。必有起於側陋。握石椎而懷神珠者。吾民以爲可恃。然後君之。斯固攤戴也。亦不得世及矣。若猶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

土未墮。則中夏之某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號者。特猶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苟如是。則主其賞罰。而不得尸其名位。中夏有主。則爲霸府於豐鎬秣陵。汜維北平者。漢乎。滿乎。亦猶菌鶴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苟攝之者不得其指。而自以鎮撫九有。若天之有攝提大角。斯猶大夫之臚岱。其罪不赦。此漢唐之所以爲天囚非命。而客帝之所以愈迫民以攘逐也。難者曰。今之衍聖公。其爵則九命。其册封則必於京室。今倒植其分。霸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左夫曰。已矣。弗復道矣。吾固曰。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矣。蘇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後。而同時稱王者三。是則杞宋之在周世。其名則公。其實則王也。書梓材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義曰鄭以王爲二王之後夫以勝國之餘孽。不立其圖法。不用其官守。然猶通三統而王之。況朝野皆奉其憲典。以綱紀品庶者歟。名曰衍聖公。其實秦皇也。若夫錫命之典。自漢之封紹嘉。以至於今。更十七姓。七十有餘主。而不能以意廢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廢黜者。則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册封也。雖微册封。於孔氏之位何損。其册封。則懿主嬖臣之自爲僭濫。亦猶乾隆之世。英吉利嘗一通聘。而遽書之以爲入貢之藩云爾。且昔者成周之末。王赧已廢。而東周特畿內之侯也。其於七王。爵位固不相若。亦侍祠貢獻惟謹。且聽其黜陟焉。宋

氏之於金元亦嘗至乎稱臣稱姪矣。然而言神州之王統者終不以彼而奪此。苟以是爲比。則衍聖當帝。而人主之當比於桓文霸府也。豈顧問哉。雖然。此猶千載之蠱事。臧於石室。史官儒生得守空文以持其義。而世主未嘗既其實也。土箸之后。逆取順守。尙已。方其盛時。持重萬鈞。環天下而爲臣妾。雖臨辟離。固不欲捐其黃屋。以朝孔氏之嘗耐。斯已泰矣。及夫陵夷積弱。處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大枋既失。執儕於家人。寧奉袞以臣敵國。而猶歸然自謂尊於立聖之裔。豈不忸哉。乃夫賓旅侵突而爲君者。故邇梁遠。以華夏爲異類。蠶刃所抵。類禡厥宗。而無所慙痛。楊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金華之屠。昭肉也。如黑鷺。竊室也。如羣鹿。其他培發害臧。掘冢壞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以爲儲臧者。不可以簿籍計也。及統壹天下。六官猶耦。防營猶設。明末馬阮築板磯城爲西防。左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駐防則誰防乎。名不正言不順。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異夫。託不加賦以爲美名。而以胡騎之饜餽。剗敵府庫。迨有獄訟。則漢民必不可以得直。迨有劇寇。漢臣賢勞而夷其難。創夷旣起。又置其同族於善地。以亂其治。吾義士之謀攘逐者。亦寧有過職乎。逐加於滿人。而地割於白人。以是爲神州大詢。夫故結肝下首而不欲逞。非其喪志。鑑於蜀宋也。蜀相之結荆楊也。非忘報也。彼恭曹氏。則吳不得怨。故覆於南郡。婁於白帝。再

挫之忿。而不敢復焉。宋與女真。宗禰之痛也。引蒙古以滅之。終自戕敗。廟筭失也。故地處其逼。執處其隍。九世之仇。而不敢復焉。何者。犖牛之鬪。玄熊响怒以格其間。則二牛皆鬻也。且夫今世。則又有聖明之客帝。椎匈齧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過矣。彼疏其頑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職爲己大恥。將登薦賢輔。變革故法。使卒越勁。使吏精廉彊力。以禦白人之侮。大東辛顛之冑。且將倚之以爲安隱。若是。又可逐乎。雖然。弗逐。則高義殆乎格。配天之志殆乎息矣。洩勝負於一朝。兩族皆憤。而不顧其後者。日莫涂遠之所計。雖非少康。猶之伍員也。中夏雖壞敗。寧無其人邪。其攘逐滿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滿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誠聖明。則必取謨於陸贄。引咎降名。以方伯自處。唐書陸贄傳德宗議更益大號贄奏言若以時屯常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 禘郊之祭。雞次之典。天智之玉。東序之寶。一切上之於孔氏。彤弓黃鉞。納陸疆。一切受之於孔氏。退而改革朝官。皆如宗人府丞。朝官皆滿漢二員獨宗人府丞則祇一漢員 圈地之滿蒙。駐防之八旗。無置馬甲。而除其名糧。一切受治於郡縣。自將軍以至佐領。皆退爲散秩。大政既定。奏一尺書。以告成於孔氏。吾讀伊尹書。有九主。有素王。吾讀中候。至於霸免。鄭注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 有受空之帝。鄭注謂楚義帝今 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霸者主其賞罰。則吾中夏所君事者。固聖冑已。其建霸府於域中。

則師不陵正。而旅不逼師。臣民之視客帝。非其后辟。其長官也。霍光也。金日磾也。李晟也。渾瑊也。其種系不同。而其役使於王室也若一。則部曲之翼戴之也。漢乎。滿乎。亦猶鹵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屬。則報志可以息。雖弗攘逐。無負於高義。然則二族皆寧。而梅福之大義。且自今始。既其實焉。以是流衍於百王。而爲憲度。其有成勞於中夏也亦大矣。難者曰。今中國羸病。炊之則僵。犁之則仆。雖尊崇孔氏以息內訌。其何瘳乎。曰。尙觀明堂合宮之法。官天下則帝孔氏。百世丕天之定律。非獨爲滑夏之代而已。且夫發憤爲天下雄。則百稔而不仆。怠惰苟安。則不及五稔而亦仆。吾所議者。爲發憤之客帝言也。非爲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雖采椽茅茨。若自處於臣虜。可以亡國。發憤而爲雄。而後以降名尊主爲可恃也。不然。則一飯之頃。已渙然離湯矣。安能五稔。

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巳違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於形勢遠矣。且漢帝雖孱弱。賴其同胤。臣民猶或死之。滿洲賤族。民輕之。梃於骨髓。其外視亡異。歐美故聯軍之陷宛。平民稱順。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廩祿。伏節而死。義者亡。一於漢種。非人人闕茸。備態同異。無所擇。孰甘其死。繇是言之。滿洲弗逐。欲士之愛。

國。民。之。敵。鎮。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爲。歐。美。之。陪。隸。已。矣。今。弗。能。昌。言。自。主。而。以。責。宣。號。之。主。祔。面。欺。箸。之。以。自。劾。錄。而。刪。是。篇。

分鎮匡謬

煊書前錄

與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則莫若分鎮。分鎮尙已。昔唐太宗欲世授節度。而馬周李百藥之倫。則謂親屬且不可以領土宇。其後淮朔不賓。柳宗元祖述其意。作封建論。蓋懼鎮將世及。尾大蹶。黜陟將自主。屬時清明。未有外侮。其論議固足以自守也。宋之季而禍發於穹廬。州郡破碎。墓無完樁。里無完室。則李綱始有分鎮之議。雖不竟行。南宋卒賴是以自完其方部。然後知封建有其避。而郡縣有其非也。定傾之道。一彼而一此。軒轅大角之獸不見。則王者不能以革故。及陽節既盡。必守前世故常之論。以外重內輕爲足以虧國家之大柄。此文俗吏之所樂。而知時者故未以是爲權槩也。自明以來。行省則有布政使。主用人治賦。不得操兵柄。其後以疆宇彫荒。非能正衆之丈人。使之節制將吏。不足以爲治。於是有以大臣爲督撫者。當明之衰。直隸一隅。有總督三人。十有三行省。其巡撫乃至二十有九。威權雖衆。箸然所馭。乃不過數郡。土宇既陲。不足行其意。終於流寇粟突。外患躡迹。如浚澠池而莫之天閤。

此無佗。劫於馬李柳氏之論。常懼方鎮屈強。不用朝命。故寧削弱其土。使局促不得自展。至於疆宇坼裂而不悔也。滿洲起朔方。因襲明舊。稍省督撫。小者不損一行省。使教令所下。漸及秦遠。然猶稟命於六部。不敢自擅。咸豐之季。漢帝已立。重以外寇。孤清之命。跼跼如素丸。賴大酋明聖。樞臣善方畧。一昔舉緘滕肩鏞之智而破碎之。自征自撫。自生自殺。自予自奪。一切屬其權於疆吏。是時知兵之臣。威令振肸。或出其竟外。而上不以文法制之。卒能戢滅大平。盜其天球。繇此言之。內外之重輕。所以爲利害者。斷可知矣。今方鎮蕭弱。而四裔乘其敝。其極至於虛獨政府。使從而劫疆吏。一不得有所阻撓。割地輸幣。無敢有異議。彼其所以鉗束者。則外輕之效非乎。與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則莫若以封建方鎮爲一。置燕齊晉宋及東三省爲王畿。注措無所變。其餘置五道。曰關隴。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閩粵。曰江浙。謂三江道各以督撫才者制之。冠名以地。無以虛辭美稱。行政署吏。惟其所令。歲入貢於泉府者數十萬。毋有錢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問。一受其齎。非喪土錢貢。終其身無所易。死則代以其屬吏。薦於故帥。而錫命於朝。其布於鄰國。則曰。斯吾附庸之國也。交會約言在是。天室弗與知。案聯邦之制雖同等聯邦外交固在中央政府也不同意聯邦無論然清室之於朝鮮任自遣使既嘗破其例矣若是。則外人不

得挾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歲月以修內政。人人親其大吏。爭爲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夫清世名位至濫。獨壽號乃重於靈鼉之鼓。蒙古而外。非宗室無有處王位者。雖五等亦非勳臣不得與。此其法昉於漢明之制。然明永曆討不庭也。何騰蛟則以中湘王封慕。其後若金聲桓、李定國、數子。皆剖青圭而正王位。其膏不屯。其印不剋。何者。遭值喪亂。則守文之制。固運而往矣。且古者。上公九命。子男特五命耳。其位乃下於列卿。是故成周之典。足以度越千世。其中葉。惟唐制取中繩。其秩。親王正一品。與三公三司同。嗣王郡王。則不過從一品。降及男國。則不過五品。故宰相皆公。而將帥以郡王封者三十餘輩。以李光弼之部。王者至十校。今俄英之相。多以王公稱者。遠則唐制。而近則西鄰。以此崇重方鎮。夫何率於往日之制乎。或以唐世河北失馭。其端自方鎮之有功始。此皆愚儒無知。懲旣成之事。顧不知其謀始之所以難也。使唐無方鎮。十道且不能保。奚翅失河北而已。其卒旅距抗命者。以武夫驛突之將。勇於趨利。而未嘗知方。故侵尋至不可制。今以文臣而懼其跳踉爲桀寇。自唐以來。其孰覲之哉。夫法不外操。而兵不中制。今自九服以內。旬始未出。而瓜分固已亟矣。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方鎮雖不肖。尙畧得三四人。其佗或愿慤無雄畧。吾聞晚明之

將帥。史可法最劣。其次有瞿式耜。其次有李定國。其次有鄭成功。張煌言。後出益倥。則習於戎事故也。始雖愿愨。而代之者必雄畧矣。其瘡於中制者亦遠矣。且夫利不過幅。則用足也。思不出位。則慮周也。兵不外募。則士附也。更不芴掣。則功大也。當裔夷之競。而求之剽末。以覬自全。使烝民有立。政府緩帶。舍是。則無長計矣。若其檢式羣下。和齊縣內。微革更官制。則猶篆車之無輟。而丁時者或未意是也。頌曰。皇以閒之。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懷借權之謀。言必湊。是今督撫色厲中乾。諸少年意氣盛壯。而新用事者。其憚畏又過大。羣舊臣雖屬以一道。弗能任。傳曰。負且乘。盜之招也。縱滿洲政府能棄若無收者。何。夫提挈方夏。在新聖。不沾沾可以媮取。鑑言之莠。而刪是篇。

這書目

原學第一

訂孔第二

儒墨第三

儒道第四

儒法第五

儒俠第六

附上武論
徵張良事

儒兵第七

學變第八

學盡第九

王學第十

顏學第十一

清儒第十二

學隱第十三

訂實知第十四

通識第十五

原人第十六

序種姓上第十七

序種姓下第十八

原變第十九

族制第二十 附許由即
咎繇說

民數第二十一

封禪第二十二

河圖第二十三

方言第二十四

訂文第二十五 附正名
襟義

- 述圖第二十六
公言第二十七
平等難第二十八
明獨第二十九
冥契第三十
通法第三十一
官統上第三十二
官統中第三十三
官統下第三十四
商鞅第三十五
正葛第三十六
刑官第三十七
定律第三十八

不加賦難第三十九

明農第四十

禁煙草第四十一

定版籍第四十二

制幣第四十三

弭兵難第四十四

經武第四十五

議學第四十六

原教上第四十七

原教下第四十八

爭教第四十九

憂教第五十

訂禮俗第五十一

辨樂第五十二

相宅第五十三

地治第五十四

消極第五十五

尊史第五十六

徵七畧第五十七

哀焚書第五十八

哀清史第五十九 附中國通史略例

襍志第六十

別錄甲第六十一 楊顏錢

別錄乙第六十二 許二魏湯李

解辮髮第六十三

叙曰。幼慕獨行。壯丁患難。吾行卻曲。廢不中權。逮鞠迫言。劣自完於皇漢。其和二千七百四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十一年章炳麟錄

原學第一

這書一

視天之鬱蒼蒼。立學術者無所因。各因地齊政俗材性發舒而名一家。希臘言海中有都

日韋葢海大神泡斯頓常馳白馬水上而為波瀾。宗教學 槩論中國亦云。此非賓海者弗能慮造。

是也。伯禹得龜文。謂之九疇。惟印度亦曰。鴻水作。韋斯拏化魚。視摩拏以歷史。寔曰魚富蘭

那。二讖之迹。國有大川而饋餉其誣。寒冰之地言齊簫。暑溼之地言舒綽。瀛隲之地言恢詭。

感也。故正名隆禮興於趙。竝耕自楚。九州五勝怪迂之變在齊稷下。地齊然也。七雄構爭。故

宋鉞尹文始言別宥。以駟合驪。以調海內。雅典共和之政衰。貴族執政。而道益敗。故柏拉圖

欲辨三階。以哲學者操主權。德在智。其次軍士。德在勇。其次農工商。德在節制。柏拉圖生於貴族素賤平民主義至是又懲貴族主義故構此理想政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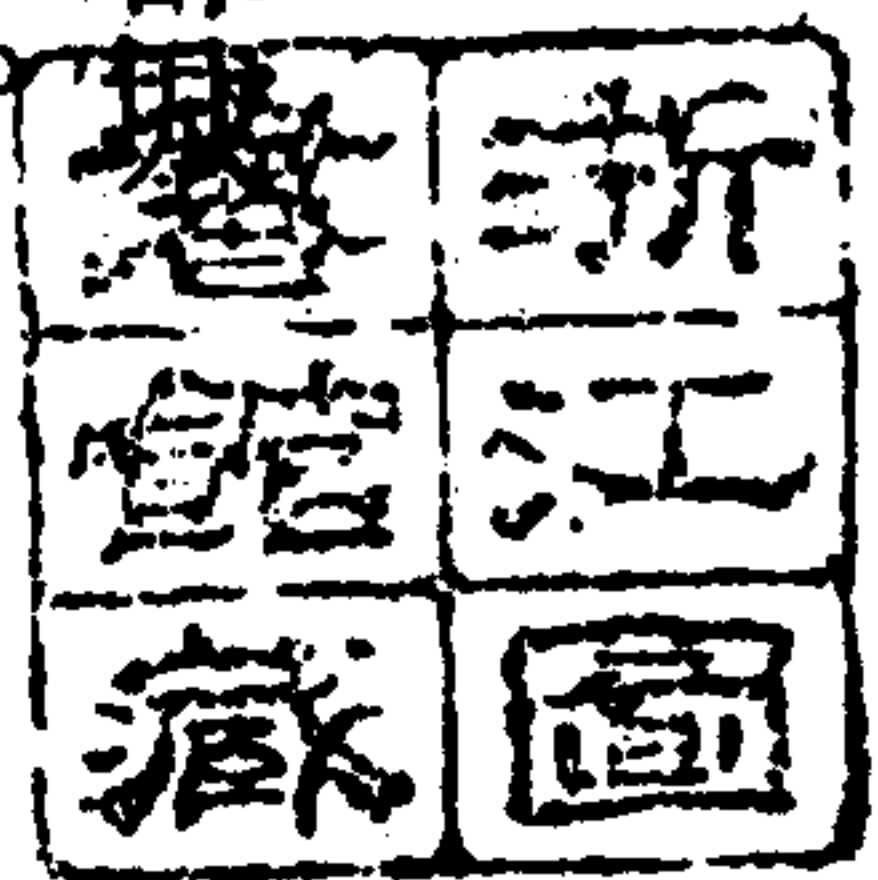
周室壞。鄭國亂。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歸於厭世。御風而行。

以近神仙。希臘之末。甘食好樂。而俗淫涵。故斯多葛家務為艱苦。作自裁論。冀脫離塵垢。死

而宴樂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倍根性貪墨為法官。以賄敗。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

大冥而倡利己路。索穿窬脫縱。百物無所約制。以是深觀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極自由。

莊周曰。封侯與治統者。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夫地齊阻於不通之世。一術足以杙量其國。



民。九。隅。既。達。民。得。以。游。觀。會。同。斯。地。齊。微。矣。材。性。者。率。特。異。不。過。一。二。人。其。神。智。苟。上。闕。青。天。違。其。時。則。與。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爲。術。者。多。觀。省。社。會。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訂孔第二

鳩書二

遠藤隆吉曰。孔子之出於支那。實支那之禍本也。夫差第韶武。制爲邦者四代。非守舊也。處於人表。至巖高。後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義。若有刑戮。則守舊自此始。故更八十里而無進取者。咎在於孔氏。禍本成。其胙盡矣。遠藤氏支那哲學史章炳麟曰。凡說人事。固不當以祿胙應塞。惟孔氏聞望之過情有故。曰。六藝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秘書。女商事巍君也。衡說之以詩書禮樂。從說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大公書也。故知女商爲道家。與時老墨諸公。不降志於刪定六藝。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復出。則關軸自持於孔氏。諸子卻走。職矣。論語者。晡昧。三朝記與諸告飭通論。多自觸擊也。下比孟軻。博習故事。則賢而知德少。歎矣。荀卿以積僞俟化治身。以隆禮合羣治天下。不過三代。以絕殊瑰。不貳後王。以綦文理。百物以禮穿穀。故科條皆務進取而無自斲。荀子王制上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下言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二義亦非自反雅聲舊文舊器三代所用人間習識若有用五帝之音樂服器於今以爲新異者則必毀廢故倂注曰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其正名也。世方諸仞識論之名學。

而以爲在瑣格拉底亞歷斯大德間。桑木嚴翼說由斯道也。雖百里而民獻比肩可也。其視孔氏長幼斷可識矣。夫孟荀道術皆踊絕孔氏。惟才美弗能與等比。故終身無魯相之政。三千之化才與道術本各異出。而流俗多視是崇墮之。近世王守仁之名其學亦席功伐已。曾國藩至微末以橫行爲戎首。故士大夫信任其言。貴於符節章璽。況於孔氏。尙有踊者。孟軻則躓矣。雖荀卿卻走亦職也。荀卿學過孔子尙稱頌以爲本師此則如釋迦初教本近矣。雖荀卿卻走亦職也。灰滅及馬鳴龍樹特弘大乘之風而猶以釋迦爲本師也。夫自東周之季以至禹連山息汨作廢。九共絕。墨子支之。祇以自隕。老聃喪其徵藏。而法守亡。五曹無施。惟荀卿奄於先師。不用名辯壞。故言殺進取失。故業墮。則其虛譽奪實以至是也。雖然孔氏古良史也。輔以北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玉斗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畧。孔子死。名實足以仇者。漢之劉歆。

白河次郎曰。從橫家持君主政體。所謂壓制主義也。老莊派持民主政體。所謂自由主義也。孔氏芻皇二者間。以合意干繫爲名。以權力干繫爲實。此儒術所以能爲姦雄利器。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又不如從橫家明言壓制也。案所謂芻皇二者間者。本老氏之術。儒者效之。猶不若范蠡張良爲甚。莊周則於馬蹠胠篋諸論。特發老氏之覆。老莊之爲一家。

亦猶輸墨皆爲莖士。其攻守則正相反。二子亦不可並論也。故今不以利器之說歸曲孔氏。餘見儒道篇。

儒墨第三

墟書三

春秋孝經。皆變周之文。從夏之忠。而墨子亦曰。法禹不法其意而法其度。雖知三統。不足以爲政。熬於王度者。非樂爲大。彼苦身勞形。以憂天下。以若自斃。終以自墮者。亦非樂爲大。何者。喜怒生殺之氣。作之者聲也。故湮然擊鼓。士愾怒矣。鎗然撞鐸。于繼以吹簫。而人人知慘悼。儒者之頌舞。熊經。螻攫。以廉制其筋骨。使行不愆。步戰不愆。伐惟以樂倡之。故人樂習也。無樂則無舞。無舞則爾弱。多疾疫。不能處。樵。頽。將使苦身勞形。以憂天下。是何以異於騰駕蹇驢。而責其登大行之阪矣。嗟乎。鉅子之傳。至秦漢間而斬。非其道之不逮申韓商慎。惟不自爲計。故距之百年而墮。夫文始五行之舞。遭秦未滅。今五經牘可見。樂書獨亡。其亦昉於六國之季。墨者昌言號呼。以非樂。雖儒者亦鮮誦習焉。故灰燼之餘。雖有竇公制氏。而不能記其尺札也。烏虜。佚翟之禍。至自樊。以樊人斯亦酷矣。詆其兼愛。而謂之無父。則末流之嚙言。有以取譏於君子。願非其本也。張載之言曰。凡天下疲癯殘疾。鰥寡惇獨。皆吾兄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或曰其理一。其分殊。庸渠知墨氏兼愛之旨。將不一理而殊分乎。夫墨家宗祀

嚴父以孝視天下。孰曰無父。詳孝經本夏法說此不具疏至於陵谷之葬。三月之服。制始於禹。禹之世。奔命

世也。墨翟亦奔命世也。伯禽三年而報政。曰革其故俗。喪三年乃除。大公反之。五月而報政。

然則短喪之制。前倡於禹。後繼踵於尙父。惟晏嬰鑄之。廬杖衰麻。皆過其職。墨子以短喪法

禹。於晏嬰則師其熾齋而不能師其居喪。斯已左矣。雖然以短喪言。則禹與大公皆有咎。奚

獨墨翟以蔽罪於兼愛。謂之無父。君子重言之。又案水經淇水注論語比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

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墮車也尋朝歌回車本墨子事而論語識以爲顏淵此六國儒者從墨非樂之證也至於古樂亦多怪迂誠有宜簡汰者然樂則必無可廢之義

儒道第四

墟書四

學者謂黃老足以治天下。莊氏足以亂天下。夫莊周憤世湛濁。已不勝其怨。而託危言以自解。因以彌論萬物之聚散。出於治亂。莫得其耦矣。其於興廢也何庸。老氏之清靜。效用於漢。然其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所以制人者。雖范蠡文種。不陰鷲於此矣。故吾謂儒與道辨。當先其陰鷲。而後其清靜。韓嬰有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國可恥。儒道之辨。其揚摧在此耳。然自伊尹大公。有撥亂之才。未嘗不以道家言爲急。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大公二百三十七篇迹其行

事。與湯文王異術。而鈎距之用爲多。今可觀者。猶在逸周書。老聃爲柱下史。多識故事。約金
版六弢之旨。箬五千言。以爲後世陰謀者法。其治天下同。其術甚異於儒者矣。故周公詆齊
國之政。而仲尼不稱伊呂。抑有由也。且夫儒家之術。盜之不過爲新莽。而盜道家之術者。則
不失爲田常。漢高祖得木不求贏。財帛婦女不私取。其始與之而終以取之。比於誘人以詩
禮者。其廟筭已多。夫不幸汙下以至於盜。而道猶勝於儒。然則憤鳴之夫。有訟言僞儒。無訟
言僞道。固其所也。雖然。是亦可謂防竊鈎而逸大盜者也。

儒法第五

墟書五

自管子以形名整齊國。箸書八十六篇。而七略題之曰道家。然則商鞅貴憲令。不害主權術。
見韓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聞管仲申商之術。則震栗色變。曰。而言襍

伯。惡足與語治。嘗試告以國僑諸葛亮。而誦祝冀爲其後世。億未知僑亮之所以司牧萬民
者。其術亦無以異於管仲申商也。然則儒者之道。其不能擯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
於周官。而董仲舒之淩事比。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夫法家不厭酷於刑。而厭歧於律。漢文
帝時。三族法猶在。刑亦酷矣。然斷獄四百。幾於興刑措之治者。其律壹也。律之歧者。不欲妄

殺人一竊箸數令。一傷人箸數令。大辟之獄差以米。則令誅。自以爲矜宥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於律。則下遁於情。而州縣疲於簿書之事。日避吏議。媸媸不暇給。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獄。則寧過而贖之。其極。上下相蒙。以究於廢弛。是故德意雖深。姦宄療因以暴恣。今日是也。仲舒之淺事比。援附經讖。有事則有例。比於鄜侯九章。其文已宥。而其例已枝。已用之斯焚之可也。箸之簡牘。拭之木觚。以教張湯。使一事而進退於二律。後之廷尉。利其生死異比。得以因緣爲市。然後棄表塹之明。而從繆游之蕩。悲夫。儒之鑿也。法之弊也。吾觀古爲法者。商鞅無科條。管仲無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從則大刑隨之。律不亟見。奚有於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烏虐。此可謂儒法之君矣。

儒俠第六

煇書六

漆雕氏之儒廢。而閭里有游俠。

韓非顯學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是漆雕氏最與游俠相近也

俠者無書。不得附

九流。豈惟儒家擯之。八家亦竝擯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俠士無足屬。侯生之完趙也。北郭子之白晏嬰也。見呂氏士節篇自淩一朝。其利及朔野。其視聶政。則擊刺之萌而已矣。且儒者之義。有過於殺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過於除國之大害扞國之大患者乎。夫平原君。僭上者也。

荀卿以爲輔。信陵君。矯節者也。荀卿以爲拂。

見荀子臣道篇

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

感慨奮厲。矜一節以自雄者。其稱名有異於儒焉耳。大俠不世出。而擊刺之萌興。雖然。古之

學者。讀書擊劍。業成而武節立。是以司馬相如能論荆軻。藝文志。漢家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天下

亂也。義士則狙擊人主。其佗藉交報仇。爲國民發憤。有爲鴟梟於百姓者。則利劍刺之。可以

得志。當世之平。刺客則可絕乎。文明之國。刑輕而姦諛恒不蔽其辜。非手殺人。未有考竟者

也。康回滔天之在位。賊元元無筭其事。陰沈法律。不得行其罰。議官者。廛而去之。雖去其側

黨衆。謹於井里。猶羸疑沮事。當是時。非刺客而鉅姦不息。明矣。故擊刺者。當亂世則輔民。當

治世則輔法。治世知其輔法。而法獫誅於刺客。何也。訓曰。大臣能厚蓄積者。必浚民以得之。

如子孫之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故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本唐書盧坦傳載坦語彼攻盜亦桴取

於不道矣。法則無赦。何者。盜與刺客。冒法抵禁者衆。則輔法者不得獨貫以生。哲王者知其

裨補於政令。而陰作其氣。道之以義方。已矣。今之世。資於孔氏之言者。寡也。資之莫若十五

儒。雖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鷲蟲攫搏。不程勇者。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獨儒行記十五儒皆剛毅特立者。竊以孔書記博難

得要領今之教者宜專取儒行一篇亦猶古人專授教經也

附上武論徵張良事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淮陰武王韓信也。漢世諸王誅死者亦有諡。燕刺王是其比矣。言上自擊之者。即偽游雲夢事。古史文不甚明瞭耳。張良居

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取輜車排戶曰。案說文。取使也。從支。取省聲。此

非其字。當是揖之。或字說文。揖推擢也。從手。其聲。此則從支。其省聲。揖輜車者。推啓其窗。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

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案反害字。當互。譌時淮南未反也。淮陰王楚亦在長安東南。視淮南

則在西矣。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引見御覽三。世讀大史公書。言留侯如婦人好女。皆念以為運

謀深婉。不兆於聲色間。觀其簪墮被髮。一何厲也。秦漢間游俠之風未墮。良又素習於椎

擊者。下邳受書而後。優游道術以自持。忍也。而輕俠蹈厲之氣。遇亟則亦顯暴。固與諸葛

亮謝安之徒異矣。武德衰。學士慕良。樂聞其濶緩寧靖。其材性則莫之崇法也。是故登為

大帥。而不任舉一佩刀。謀於軒較之下。目可瞻馬。

儒兵第七 煊書七

甚矣陰符經之繆也。其言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以為殺機之蟄。必至是而後起也。夫機之在心也。疾視作色。無往而非殺。無殺而非兵。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

民之有威力。性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豈必至於折天柱絕地維哉。儒者曰。我善禦寇。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用師。莫我勝也。君子曰。田儻其一曰。我善禦敵。仰屋以思。爲兵法百言。雖以不教民戰。可也。君子曰。黠而愚。隅差智。故而駭。夫治兵之道。莫徑治氣。以白挺遇刃。十不當二。以刃遇火器。十不當一。以火器遇火器。氣不治。百不當一。治氣者。雖孟荀與穰苴。猶是術也。有本有末而已矣。末而末者。可以擲其本。故蹴鞠列於技巧。漢藝文志兵家有蹴鞠二十 碁勢皇博列於術藝。隋經籍志兵家有碁勢四卷皇博法一卷 不知者以爲娛戲也。其知者以爲民性有兵。不能旦旦而用於寇。故小作其殺機。以鼓其氣。與儒者之鄉射。其練民氣則同。雖孟荀與穰苴。猶是術也。此兵之本也。若夫臨敵之道。則有矣。方機動時。其疾若括鏃。非先治氣。則機不可赴。赴機以先人。而人失其長技矣。故曰。智者善度。巧者善豫。羿死桃楸。不給射。慶忌死劍。不給搏。王守仁知氣。此所以成勝。

學變第八

卮書八

漢晉閒。學術則五變。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教皇也。使學者人人碎義逃難。苟得利祿。而不識遠畧。故楊雄變之以法言。法言持論至剴易。在諸生閒。陵矣。王逸因之爲正部。

論。以法言。襍錯無主。然已亦無高論。正部論元書已亡。諸書援引。猶見大略。下論亡書。準此。顧猥曰。顏淵之篔簹。則勝慶封

之玉杯。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儼違其倫類。蓋忿狷之亢辭也。華言積而不足以

昭事理。故王充始變其術。曰。夫筆箸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

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也。作爲論衡。趣以正虛妄。審鄉背。懷疑之論。分析百端。有所發擿。不

避孔氏。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於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爲彊芒。摧陷而無樞要。足以

持守。斯所謂煩瑣哲學者。惟內心之不充。煩。故言辯而無繼。充稱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於

新論。定賢篇。新論今亡。則桓王之學亦絕。或曰。今之漢學。論在名物。不充其文辯。其正虛妄。審

鄉背。近之矣。東京之衰。刑賞無章也。儒不可任。而發憤者。變之以法家。王符之爲潛夫論也。

仲長統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論也。皆辨章功實。而深嫉浮淫靡靡。比於五蠹。又惡夫以

寬緩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廣。上視楊雄諸家。牽制儒術。奢濶無施。而三子閎達矣。法

家之教。任賢考功。期於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故姚信士緯作焉。亂國學者。盛

容服而飾辯說。以貳人主之心。修譽不誅。害在詞主。二語卽阮子正論之言。見意林四引。故阮武正論作焉。自漢

季以至吳魏。法家大行。而鍾繇陳羣諸葛亮之倫。皆以其道見諸行事。治法爲章。然濶疏者

苟務修古。亦欲以是悞其佚蕩。故魏衰而說變。當魏武任法時。孔融已不平於酒幾。又箸論駁肉刑。及魏杜恕。倜儻任意。蓋孟軻之徒也。凡法家以爲人性伎驛。難與爲善。非制之以禮。威之以刑。不肅。故魏世議者言。凡人天性多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惟杜恕基聞之。而云已得此輩。當乘桴蹈倉海。不能自諧在其間也。魏志杜恕傳注引杜恕新書恕爲興性論。其書不傳。推校之。則爲主性善者。其作體論。自謂疏惰飽食。父憂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引見意林五苟卿所謂順情性而不事禮義。積僞者也。蓋自魏武審正名法。鍾陳輔之。操下至嚴。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厭檢括苛碎久矣。熱激而遷。終以循天性簡小節相上。固其道也。會在易代興廢之間。高朗而不降志者。皆陽狂遠人。禮法浸微。則持論又變其始。稽康阮籍之倫。極於非堯舜薄湯武。載其厭世。至導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莊。立言自此作矣。魏晉間言神仙者皆出於其憤激獨葛洪篤信丹藥而深疾老莊惡放棄禮法者如仇讎觀抱朴外篇疾謬詰鮑其大旨在是矣蓋吳士未遭禪讓無所忿恚故論多守文及其惑於仙道根諸天性亦視憤世長往者爲甚也凡此五變。各從其世。雲起海水。一東一西。一南一北。觸高岡。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於草昧。而最下矣。然箸書莫易以襍說。援比諸家。故季漢而降。其流不絕。漢時周生烈已爲要論。其後蔣濟作萬機論。譙周作法訓。顧譚作新語。陸景作典語。杜夷作幽求新書。楊泉作物理論。秦菁唐

滂之徒。皆有論箸。或稱襍家。或緣儒老。上者稍見行事興壞。其次乃以華言相耀。惟荀悅徐
榘爲愈。申鑑溫溫。懷寶自珍。中論樸質理達矣。殷基曰。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
徐榘庶幾也。

學蠱第九

卮書九

宋之餘烈。蠱民之學者。程朱亡咎焉。歐陽修。蘇軾。其孟也。修不通六藝。正義不習。而陵以說
經。持之無故。譏議以禦人。辭人也。不辨於名理。比合訓言。反覆其文。自以爲聞道。遭大人。木
彊而已。得尸其名。以色取仁。居之不疑矣。軾之器。盡於發策。洩科。上便辭。以耀聽者。義之正
負。朝莫之間。不皇計也。又飛鉗而善刺也。審語默以自衛也。不知者一。寧墨藏其九。知不合
一也。九合者。不言導人於惑。忽之間。疑玄之地。以取之。故終身言談無覺。且聽辯之道。甲乙
是非。本以籟策校計。少多而斷優絀。斯道少衰。惟後勝以爲倥。故軾之詰人。媻以後起伏擊。
無問其得失。盈於算數。未也。夫程朱雖未竟。均眇。猶審已求是。夸不若修。無尋常丈墨檢式。
不若軾。修之烈。令媻已者。不學而自高賢。自謂以文辭承統。正體於上。玄駘素王。軾也。使人
跌盪而無主。設兩可之辯。杖無窮之辭。遁情以笑。謂道可見端。而不覩其尾。謂求學皆若解。

閉者。以不解解之也。孔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恆矣。巫醫尙不可作。況樸學百藝邪。幸有顧炎武、戴震。以形名求是之道約之。然猶幾不能勝。何者。淫文破典。輻靡者衆。今即謂士人以程朱。輒勃然。以爲侏儒鄙生我矣。謂以修軾。什猶七八。驩舞。校其鄉背之數。學之不講。誰之咎也。易說曰。陰羽之鳴。其子和之。不如翰音。喪其中孚。中孚之喪。不如大風。噫。氣落山。風之噫而山材落也。款言所以爲蠱也。嗟乎。赫赫皇漢。博士黯之。自宋以降。彌又晦蝕。來者雖賢。衆寡有數矣。不知新聖哲人。持名實以徧詔國民者。將何道也。又不知齊州之學。終已不得齒比於西鄰邪。

世言尊君卑臣。小忠爲教。至程朱始甚。此則未是。唐末說春秋者日衆。要以明其事。君盡詔之義。盛均作仲尼不歷聘解。孫邵作春秋無賢臣論。皆持此旨。宋人張之。亦其勢也。然程朱猶有是非然否之辨。程於婦人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蓋一言以爲不智爾。歐陽則壹任名分。無復枉直可辨。其於孫復。頌美不盡。正以所見翕合故也。朱元晦亦言明復春秋尊王發微。推言治道。療療可畏。此則歐陽之餘烈。已流及朱學矣。吾不謂程朱絕無瑕疵。然即小忠爲教一言。其禍首亦非程朱也。

王學第十

廋書十

王守仁南昌桶岡之功。職其才氣過人。而不本於學術。其學術在方策矣。數傳而後。用者徒以濟詐。其言則祇益縵簡麤犗。何也。王守仁之立義至單也。性情之極。意識之微。雖空虛若不可以卷握。其醜理紛駁。人鬻魚網。猶將不足方物。是故古之爲道術者。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浚。其數一二三四是也。莊子天下篇語周官周書。既然管夷吾。韓非。猶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後廢絕。言無分域。則中夏之科學衰。況於言性命者。抱蜀一趣。務爲截削。省要卒不得省。而幾曼衍。則數又亡。以施故校。以浮屠諸論。泰西惟心合理之學。說各爲條牒。參伍以變者。蟄之與昭。跛之與完也。夫浮屠不以單說成義。其末流禪宗者爲之。儒者習於禪宗。雖經論亦不欲觀。其卒與禪宗偕爲人鄙。義饑乏而尙辭。固齷質也。嘗試最觀守仁諸說。獨致良知爲自得。其他皆采自舊聞。工爲集合。而無組織經緯。夫其曰人性無善無惡。此本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又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况惡邪。而類者也。陸克所謂人之精神如白紙者也。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諸程頤。程頤曰。人必真心了知。始發於行。如人嘗噬於虎。聞虎即神色乍變。其味然。貴人聞其名而有好之之色。野人則否。學者真知亦然。若彊合於道。雖行之必不能持久。人性本善。以循理而行爲順。故燭理明則自樂。行案此即知行合一之說所始。而紊者也。徒宋鈔所謂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案以色變爲行是即以心之容爲心之行也。此祇直覺之知本能之行耳。自此倡知德合一說亦謂了解善爲何物自不得不行之並有先後可序。王氏則竟以知行爲一物矣。卒之二者各有兆域。但云不知者必不能行可也。云知行合流同起不可也。雖直覺之知本能之行亦必知在行先。徒以事至密切忘其距離猶敏鐘而聲發幾若聲與敏同起。然燭而暗除不見暗爲燭所消其實聲浪光浪亦非不行而至其開固尚有忽微也。要之程說已滯於一隅。王氏衍之其繆滋甚。其於舊書雅記邪。即言堯舜如黃金萬鎰。孔子如黃金九千鎰。則變形於孔融者。融爲聖人優劣論曰。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御覽八百十一引即言人心亡時而不求樂。雖喪親者。菴悲則不悽。哭泣擗踊。

所以發舒其哀。且自寧也。則變形於阮籍者。籍爲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悲爲樂也。御覽三百九十二引夫其綴輯故言如此其衆。而世人多震懼之。以爲自得。誠自得邪。冥心子思以成於眇合者。其條支必貫其總理。必可以比伍。今讀其書。顧若是無組織經緯邪。守仁疾首以攻朱學。且朱學者。恒言謂之支離矣。汜濫記志而支離亦職也。今立義至單。其支離猶自若。悲夫。一。二。三。四。之數絕。而中夏之科學衰。故持一說者。傀卓於當年。其弟子無由緣循榦條以勝其師。即稍久而浸朽敗。自古皇漢先民以然。非獨守仁一人也。北震曰。王氏自得之義。獨致良知一說。此固不可推究。以極其辭。何者。良知不可言致。受致則非良知當

言致可能性。爾王氏膠於大學致知之文。以是傳會說。既達於論理推究之則愈難通宜。其弟子無由恢擴也。抑吾聞之。守仁以良知自貴。不務誦習。乃者觀

志齊肅。三代之英。羅馬之彥。不遠矣。獨恨其學在物。物物習之。而槩念抽象之用。少其譏朱熹曰。道猶琴也。本作詩書猶琴也。與前後文義皆不合。今以意更正。明於均調節奏之誼。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其距千里也。卽又有妄人指誼而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均。理性情。通神明。無越於是。誼果可以爲琴乎。故曰。以書爲道。其距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之謂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指從志。音從指。清濁疾徐有常節。鼓有常度。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志與指忘。指與弦忘。私欲不作。而大和在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指不彈。志不會。徒以習誼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徒以誼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池也。故曰萬里也。錄顏說夫不見其物器而習符號。符號不可用。然筭術之橫從者數也。數具矣。而物器未形。物器之差率。亦卽無以跳匿何者。物器叢繁而數抽象也。今夫舍誼以學琴。乃冀其中協音律。亦離於抽象。欲纖息簡而數之也。筭者。誼者。書者。皆符號也。中國自六經百家以逮官書。旣不能昭晰如誼。故膠於講讀者。馳繆於古人而道益遠。非書者不可用。無良書則不可用。今不課其良不良。而課其講讀者。

不講讀。即有良書。當一切廢置。邪良書廢而務水火工虞。十世以後。將各持一端以爲教。昔管子明水地。以爲集於天地。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惟佗流士希臘人亦謂宙合皆生於水。海克德斯希臘人明神火。播於百昌。則爲轉化。藏於匈中。乾嘆者爲賢人。潤溼者爲愚人。此皆崑瑣於百物之杪枝。又舉其杪枝以爲大素。則道術自此裂矣。故曰滯於有形。而槩念抽象之用少也。顏氏譏李頤不能以三事三物使人習行。顧終身淪於講說。其學者李塚王源。亦皆懲創空言。以有用爲臬極。周之故言。仕學爲一訓。說文仕學也何者。禮不下庶人。非宦於大夫無所師。故學者猶從掾佐而爲小史。秦法以吏爲師此革戰國之俗而返之三代也九流所萌蘖。皆隳人之法。王官之契也。然更歲月久。而儒道形名。侵尋張大。以爲空言者。社會生生之具。至爻錯古者更世促淺。不煩爲通論。漸漬二三千歲。不推其終始。審其流衍。則維綱不舉。故學有無已而湊於虛。且御者必辨於駿良玄黃。遠知馬性。而近人性之不知。射者必謹於往鏃擬的。外知物淳。而內識淳之不知。此其業不火馳乎。其學術不已樵賴乎。觀今西方之哲學。不齎萬物。爲當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澤。雖玄言理學。至於浮屠。未其無云補也。用其不能實事求是。而總理素紵者多。又人人習爲是言。方什伯於三物。是故文實頗

債。國以削弱。今即有百人從事於三物。其一二則以愛智爲空言。言必求是。人之齊量。學之同律。既得矣。雖無用者。方以冥冥膏澤人事。何滯迹之有。顏氏徒見中國久淹於文敝。故一切以地官爲事守。而使人無窈窕曠間之地。非有佗也。亦不知槩念抽象則然也。雖然自荀卿而後。顏氏則可謂大儒矣。案荀子解蔽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焯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關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據是則至人無危其次猶有閑居靜思關欲遠聲者以此思仁是非李侗所謂默坐澂心體仰天理者邪故知此事無與禪宗特以藏息自治任人自爲不容載諸學官律令故師保諸職未有一言及此顏氏謂非全屏此功亦視思仁之道大輕矣斯其不逮荀子者也

清儒第十二

楮書十二

古之言虛。以爲兩纏之間當其無纏。本墨子輕上纏即楮柱上小方木也六藝者。凡言六藝在周爲禮樂射御書數在漢爲便宜無爲古詩積三千餘篇。其他益錄。鰓觸無協。仲尼剡其什九。而弗能貫之以纏間。故曰。達於九流。非儒家擅之也。六藝史也。上古以史爲天官。其記錄有近於神話。宗教學槩論曰古者祭定時故因歲時之計算而與天文之觀測至於法律組織亦因測定歲時以施命令是在僧侶則爲歷算之根本教權因掌歷數於是掌紀年歷史記錄之屬如猶奕列王紀略民數紀略並列入聖書中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記錄印度之富蘭那即紀年書也且僧侶兼司教育故學術多出其口或稱神造則以研究天然爲天然科學所自始或因神祇以立傳記或說宇宙始終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繇矣案此則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

學說則駁。易之爲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臘學派以爲凡百事物。皆模效敷理。其性質有相爲正乏。

者十種。一曰有限無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靜動。七曰直線曲線。

八曰昏明。九曰善惡。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萬物。盡之矣。案是說所謂十性其八皆周易

中恆義惟直線曲線平方直角二性易無明文莊忠誠周易通義曰曲成萬物在周髀爲句股弦引伸之爲和爲較言得一角則諸角可以推也易不言句股弦而言曲成何也句股弦不能盡萬物故一言曲成萬物又言不遺也天之運

行十二辰曲成也地之山川谿澗曲成也人物之筋脈轉動詩若薄伽梵歌。書若富蘭那神話。下取民義。

曲成也故言曲成可以該周髀言周髀不可以該曲成也而上與九天出王。惟樂。猶傒馬吠陀歌詩黑邪柔吠陀贊誦祝詞及諸密語有黑白二邪柔矣。鳥獸將將。天翟率舞。觀其

徵召。而怪迂侏大可知也。禮春秋者。其言雅馴近人世。故荀子爲之隆禮義。殺詩書。禮義隆

則士禮周官與夫公冠奔喪之典。襍沓竝出。而偕列於經。詩書殺。則伏生刪百篇而爲二十

九。尙書大傳明言六誓五誥其篇其在伏書伏書所無如湯誥者雖序在百篇而五誥不與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殺之特託其辭於孔子耳謂授讀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殺詩書之說則近儒謂孔子本無百篇

壁中之書皆歆莽駕言僞撰者亦非也齊詩之說五際六情。皮頌與國風而舉二雅。宗廟之樂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故四

始五際專用二雅不用風頌案劉子駿移大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過矣三家詩皆殺本經而專取其一蓋今可見者獨齊詩齊詩怪誕誠不可爲典要以證荀說行於漢儒爾雖然。治

經。恒以誦法討論爲劑。誦法者以其義束身而有隆殺。討論者以其事觀世有其隆之無。或

殺也。西京之儒。其誦法既陜隘。事不周浹。而比次之。是故齟差失實。猶以師說效用於王官

制法淺事。茲益害也。杜賈馬鄭之倫作。卽知搏國不在敦古。博其別記。稽其法度。覈其名實。論其社會。以觀世。而六藝復返於史。神話之病。不漬於今。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昭然察矣。亂於魏晉及宋明。益蕩。繼漢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梏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

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遠甚

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蹕善矣。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爲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大原閻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定東晉晚書爲作僞。學者宗之。濟陽張爾岐。始明儀禮。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爲碩儒。然草創未精博。時糅襍。宋明調言。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先棟時有何焯。陳景雲。沈德潛。皆尙洽通。襍治經史文辭。至棟。承其父士奇學。揖志經術。撰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尙書考。左傳補注。始精眇。不惑於謗聞。然亦汜濫百家。嘗注後漢書。及王士禎詩。其餘筆語尤衆。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爲尙書集注音疏。蕭客爲古經解。鈎沈。大共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舒。教於揚州。則汪中。劉台拱。李

惇、賈田祖，以次興起。蕭客弟子甘泉江藩，復續續周易述，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者也。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琪、培輩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繹。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王引之嘗被詔修字典，今字典繆妄如故，豈虛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質，不足刻彫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爲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列，使人無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參密嚴，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然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禘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後餘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爲文史校讎諸通義，以復歆固之學。其卓約過史通，而說禮者，羈縻不絕。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

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漸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初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大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憙爲文辭。比興歛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其流風徧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尙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戴震起。休寧休寧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濫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爲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範、劉大櫟。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尸程朱爲後世。謂之桐城義法。震爲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案方苞出自寒素。雖未識程朱深旨。其孝友嚴整。行足多矣。諸姚生於紈袴。綺繡之間。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爲之。其他躬行。未有聞者。既非誠求。宋學委蛇寧靖。亦不足稱實踐斯愈庫也。故尤被輕蔑。範從子姚鼐。欲從震學。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飭。鼐不平。數持論詆樸學殘碎。其後方東樹爲漢學商兌。徽章益分。陽湖惲敬陸繼輅。亦陰自桐城受義法。其餘爲儷辭者衆。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儷辭諸家。獨汪中稱頌戴氏學。已不類。其他率多辭人或略近惠氏戴氏。則絕遠。夫經說尙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已嬰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詩齊尙書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詩。馬鄭尙書。然皆以

公羊爲宗。始武進莊存與與戴震同時。獨憲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辭。猶稱說周官。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主董生李育。爲公羊釋例。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爲恢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及長洲宋翔鳳。取善傳會。牽引飾說。或采翼奉諸家。而襍以纖緯神秘之辭。翔鳳嘗語人曰。說文始一而終亥。卽古之歸藏也。其義瑰瑋。而文特華妙。與治樸學者異術。故文士尤利之。道光末。邵陽魏源。夸誕好言經世。嘗以術奸說貴人。不遇。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爲名高。然素不知師法畧例。又不識字。作詩書古微。凡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擊如仇讎。源一切棍合之。所不能通。卽歸之古文。尤亂越無條理。仁和龔自珍。段玉裁外孫也。稍知書。亦治公羊。與魏源相稱譽。而仁和邵懿辰。爲尙書通義。禮經通論。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顧反信東晉古文。稱誦不衰。斯所謂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爲姚易卓犖之辭。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徃徃如讖語。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贊論語。爲有師法。而湘潭王闓運。竝注五經。闓運弟子。有資州廖平。傳其學。時有新義。以莊周爲儒術。說雖不根。然猶愈魏源輩絕無倫類者。大氏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

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徵其文明。何者。傳記通論。淵遠難用。固不周於治亂。建議而不讎。夸誣何益。鬻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宗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道。夷六藝於古史。徒料簡事類。不白吐言爲律。則上世社會汗隆之迹。猶大畧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進化。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故惟惠棟張惠言諸家。其治周易。不能無摭摭陰陽。其他幾於屏閣。雖或瑣碎識小。庶將遠於巫祝者矣。晚有番禺陳澧。當惠戴學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調洽於佗書。始矧合漢宋。爲諸通羣及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最多。故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翕盜。以爲比類。此猶掬豪於千馬。必有其分判色理同者。澧既善傳會。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弟子稍尙記誦。以言談勸說取人。仲長子曰。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佗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見意林五引昌言

自古今文師法散絕。則唐有五經周禮儀禮諸疏。宋人斷之。命曰十三經注疏。然易用王弼。書用枚賾。左氏春秋用杜預。孝經用唐玄宗。皆不厭人望。枚賾僞爲古文。仍世以爲壁藏於宣父。其當刊正久矣。毛鄭傳注無間也。疏人或未通故言。多違其本。至清世。爲疏者。易有惠

棟述。江藩李林松述補。用荀虞二家為主兼采漢儒各家及乾鑿度諸緯書張惠言虞氏義。書有江聲集注音疏。孫星衍古

今文注疏。皆削偽古文其注孫用大傳史記馬鄭為主江開入已說然皆采自古書未有以意鉅析者。詩有陳奐傳疏。用毛傳周禮有孫詒讓正義。

儀禮有胡培翬正義。春秋左傳有劉文淇正義。用賈服注不具公羊傳有陳立義疏。論語有劉

寶楫正義。孝經有皮錫瑞鄭注疏。爾雅有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孟子有焦循正義。詩疏

稍膠。其他皆過舊釋。用物精多。時使之也。惟禮記穀梁傳獨闕。將孔疏翔實。後儒弗能加。而

穀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前無所襲。非一人所能就。故佗易有姚配中。著周易書有劉逢

祿。著書序述聞尚詩有馬瑞辰。箋通釋胡承珙。後箋探噴達指。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

裁之於周禮。惠有禮說段段玉裁王鳴盛之於尚書。段有古文尚書撰劉逢祿凌曙包慎官之於

公羊。劉有公羊何氏釋例及解詁箋惠棟之於左氏。注有補皆新疏所本也。焦循為易通釋。取諸卦爻

中文字聲類相比者。從其方部。觸類而長。所到冰釋。或以天元一術通之。雖陳義屈奇。詭更

師法。亦足以名其家。黃式三為論語後案。時有善言。異於先師。信美而不離其樞者也。穀梁

傳惟侯康為可觀。著穀梁禮證其餘大氏疏濶。禮記在三禮間。故無專書訓說。陳喬樞、俞樾、竝為

鄭讀考。江永有訓義擇言。皆短促不能具大體。其他禮經綱目。江永五禮通考。秦蕙禮箋。金榜

禮說。金鶚禮書通故。黃以諸書博綜三禮。則四十九篇在其中矣。然流俗言十三經。孟子故

儒家宜出。唯孝經論語。七畧入之六藝。使專爲一種。亦以尊聖泰甚。徇其時俗。六藝者。官書。

異於口說。禮堂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臨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曹孝經謙

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本鈞命凌及以是知二書故不爲經。宜隸論語儒家。出

孝經使傳禮記通論。凡名經者不皆正經賈即十三經者當財減也。至於古之六藝。唐宋注疏所

不存者。逸周書。則校釋於朱右曾。尙書歐陽夏侯遺說。則考於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於陳

喬樞。齊詩翼氏學。疏證於陳喬樞。大戴禮記。補注於孔廣森。國語。疏於龔麗正。董增齡。其扶

微輔弱。亦足多云。及夫單篇通論。醇美埒固者。不可勝數。一言一事。必求其徵。雖時有穿鑿。

弗能越其繩尺。寧若計簿善承。豈視而不惟其道。以俟後之咨於故實。而考迹上世社會者。

舉而措之。則質文蕃變。較然如丹墨。可別也。然故明故訓者。多說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

狀徵驗。其務觀世。知化不欲以經術致用。灼然矣。若康熙雖正乾隆三世。纂修七經。辭義往

往鄙倍。雖蔡沈陳澧。爲之臣僕。而不敢辭。時援古義。又椎鈍弗能理解。譬如薰糞。襍糅。徒覩

其汗點耳。而徇俗賤儒。如朱彝尊。顧棟高。任啓運之徒。曹學冥行。奮筆無作。所謂鄉曲之學。

深可忿疾。譬之斗筭。何足選也。

學隱第十三

廬書十三

魏源默深爲李申者傳。稱乾隆中葉。惠定宇、戴東原、程易暉、江叔灃、段若膺、王懷祖、錢曉徵、孫淵如及臧在東兄弟。爭治漢學。錮天下智惠爲無用。包世臣慎伯則言東原終身任館職。然揣其必能從政。二者交岐。繇今驗之。魏源則信矣。吾特未知其言用者爲何主用也。處無望之世。銜其術畧。出則足以佐寇。反是欲與寇競。卽羅網周密。虞候遡互。執羽箠除暴。終不可得。進退蹇能事。無所寫非施之訓。詰且安施邪。古者經師如伏生、鄭康成、陸元朗、窮老箋注。豈實泊然不爲生民哀樂。亦遭世則然也。今觀世儒如李光地、湯斌、張廷玉者。朝讀書百篇。夕見行事。其用則賢矣。若夫袁宏之頌荀彧者。曰始救生人。終明風槩。數子其能瞻望乎哉。故曰大儒臚傳。小儒壓巔。詩禮之用則然。比度於無用者。孰賢不肖。則較然察矣。定宇歿。漢學數公皆攤樹東原爲大師。其識度深淺。誠人人殊異。若東原者。觀其遺書。規摹閎遠。執志故可知。當是時。知中夏黜黯。不可爲。爲之無魚子蟣蝨之勢。足以藉手。士皆思偷愒祿仕久矣。則懼夫諧媚爲疏附。竊仁義於侯之門者。故教之漢學。絕其恢譎異謀。使廢則中權。

出則朝隱。如是足也。借使中用如魏源。能反其所述聖武記。以為一書。才士悉然。東原方承
流奔命不給。何至稟項自縊。縛漢學之拙哉。或曰。弁冕之制。紳易之度。今世為最微。而諸儒
流沫討論。以存其概畧。是亦當務之用也。任幼植箸弁服釋例幼植之學出自東原張皋文箸儀禮圖皋文學出金輔之輔之與東原亦取相善

訂實知第十四

燧書十四

號鍾。樂之至和也。彈以穆羽。惟中期能辨其律者。非號鍾為中期調。為佗人流嘶也。千歲之
青臚。三代寶之。非格人則不兆。是孰為神靈哉。夫孔子吹律而知其姓。占鼎折足而知魯人
之勝越也。亦若此矣。王充曰。聖人不前知。藉於物也。嘗試截解谷之管。使充以中聲。吹之能

知己姓所出乎。夫不藉物而知。謂之鬼神。如童警鳥鳴之屬皆通言鬼神非謂天神人鬼藉於物而知。謂之聖人。徒知仁聖

義中和聖本一德毛詩凱風傳聖叡也說文聖通也故昭朗萬形不滯一隅者謂之聖人亦猶今言通人而已春秋時稱臧武仲為聖人非為過情之譽若後世言神聖者無所取爾若上中仁智以下。雖

藉物猶不知也。古今人表列上中仁人上下智人然非以其德慧材性區分徒以仁智標目而已今用其義詹何聖於牛。楊翁仲聖於馬。樗里子聖

於地。其術皆聖也。搏精壹思。不足以旁通。至於聖人則具矣。雖然。其末也。夫三統之復。文質

之變。聖人以上知千世。下知千世。則不藉於物矣。堯知稷契。後皆王。周公知齊魯疆弱。孰與

高祖之測吳濞。犁五十年。故挈萬祀之風教。而射之崇朝者。非聖哲莫能也。既知政教。又以

暇游藝。藉物以誦其姓名人地。則綠圖幡薄自此作。雖然。其糲者在姓名人地。而鑿者在政教。則聖人所以作綠圖幡薄者。其本末可知。樓炭也。萬歲歷祠也。隋經籍志五行家有萬歲歷祠二卷皇極經世也。筭人之藉物。亦以知來。其鑿在彼不在此。是以非聖人之知也。今夫熒惑之占。填星之課。無益於民物。而巫咸好之。然其昭朗則不在是。知此者可以知聖人之知矣。

通識第十五

煇書十五

積愛爲仁。積仁爲靈。說苑修文篇語夫靈何眩譎奇觚之有。以其隱衷。人偶萬物。而視以己之髮膚。

髮膚有觸。夫誰不感覺。是故其疴養。則知之。其怖怒哀喜。則知之。其微聲如蜚如蟋蟀。則知之。其積筭至不可布。則知之。泰上之讖。運而往矣。其次生於亡國逸民。將冒白刃。湛九族。以赴難而不可集。內恕孔悲。以期來者。惟愛惡之相攻取。而亦誦諫於千年。故史者爲藏往。識者爲知來。凡緯書豫言來事徵驗實衆前史所書不可誣也然其說經往往譌謬誠以用在知來而藏往非其所事爾近世諸讖文義鄙倍多出明末遺賢其言來事亦信多驗而往者所不言也其次。假設其事。已不知來而後卒有應者。如王莽時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此非定知爲劉秀也而光武世此亦無與中夏革命之事而凡謀反者皆喜自稱彌勒及韓山童以是鼓衆其子林兒卒稱號十有二年事雖不集香軍皆奉其正朔雖明祖亦俟林兒歿後始建吳元亦可謂帝王之符矣良由讖記既布人心所歸在是而帝者亦就其名以結人望故始雖假設卒應於後也何者。金木毒藥械用接構。皆生於惡。惡生於愛。胸栗愀悲。亦生於愛。愛而

幾通於芬漠矣。宗教學梁論曰熱情憧憬動生人最大之欲求是欲求者或因意識或因半意識而以支配寫象想所至以構造世界內由理想外依神力期於實見圓滿若猶矣詩篇所載豫言從全國人心之敬畏以頌美耶和瓦每飯弗諼輒曰何時得見彌塞亞也其在支那是等宗教觀念之豫言亦甚不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亦冀望成就之辭也然則世界觀之本於欲求者無往而或異下逮瑣末鄙事寧能遁是勿論何人勿執何時有不親歷其境者乎亦有不以神力天助之憧憬佐其欲求者乎是皆反省而可知也世之實驗論者謂此欲求世界觀與設定世界觀夢厭妄想比於空華然不悟理想雖空其實力所掀動者終至實見其事狀而獲遂其欲求如猶炎之彌塞亞畢竟出世由此而動人信仰者固不少矣愛之精者口耳勿能論假於星歷五行以爲旌旗。筭術之有代數。則然也。好方者滯其名象。欲一切以是推究來者。是以其言殉悍而不婁中。章炳麟曰。京房、張衡、譙周、郭璞之倫。僵尸千祀。不再起矣。黃道周哉。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原人第十六

僊書十六

赭石赤銅箸乎山。蒼藻浮乎江湖。魚浮乎藪澤。果然獲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蘇而漸爲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鱗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獷而戎夏殊。含生之類。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戎狄。不比於人。而輒近諱之。余以所聞名家者流。斥天下之中央。則燕之北越之南是已。然則自大瀛海以內外。爲渾洲者五。赤黑之民。冒沒輕儇。不與論氣類。如歐美者。則越海而皆爲中國。其與吾華夏黃白之異。而皆爲有德慧術知之氓。是故古者稱歐

洲。天。秦。大秦即羅馬其曰大秦者明非本稱乃中國所號猶彼士以震且稱我也明其同於中國。異於犂鬻獠戎之殘忍。彼其地非

無戎狄也。處冰海者則有哀斯基穆人。燼瑞西普魯士而有之者。則嘗有北狄。倣擾希臘及

於雅典者。則嘗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謂大地神皋之無戎狄。而特不得以是杞白人耳。戎

狄之生歐。美亞一也在。亞細亞者舊國亡。亞細亞巴比倫亞述之屬禮義冠帶之族。厥西曰震旦。東曰日本。

佗不著錄。岡本監輔曰。朝鮮者韃靼之苗裔。余以營州之域。自虞氏時箸圖籍矣。卒成於箕

子衛滿。文教之盛。與上國同風。宜不得與韃靼為一族。意者。三韓滅貉之種姓。羸處其壤。則

猶俄之有鮮卑。西伯利亞或作錫伯即鮮卑奧之有匈牙利歟。即匈奴總之傳於禹籍者近是。其他大慕之南

北。蒙古厄魯特之窟。袤延幾萬里。犬種曰狄。亦自謂出於狼鹿。凡犬種等名皆野人自號及此方以相鄙夷者然其獷悍蚩賤不異禽雀

故因其可以非人而非人之說詳序種姓上篇東北絕遼水。至乎挹婁。豸種曰貉。甌越以東。滇交趾以南。內及荆楚之深

山。蛇種曰蠻閩。河湟之間。驅牛羊而食。渾酪而飲。旃罽而處者。羊種曰羌。蜀亦從羊然與羌異義

地名上黨武鄉縣羯室晉時匈奴別部入居之後因號胡戎為羯是羯為地名非種類名與羌之言羊種人胔者殊矣自回鶻之入。則羌稍陵遲衰微。亦棍殺不得

析。是數族者。在亞細亞洲則謂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獷。雖合九共之辯。有口者。而不能

予之華夏之名也。惟西南焦僥從人。長三尺。莫知其誰氏。要之印度。印度本自種自吠陀以來哲

學實勝中夏而北岡之族至

今尚稱蠻民亦文野半也。衛藏與西域三十六國。皆猶有順理之性。則神農黃帝所不能外。亦其種類相似。

與震且比。猶艾之與蒿。猶橘之與枳。夫西徼以外。自古未嘗重得志於中國。而南方三苗之

裔。尤獷愚無文理條貫。惟引弓之國。嘗盜有冀州。或割其半。而卒有居三鬲六鈇以臨禹之

域者。其遂為人乎。非也。其肖人形也。若禹與為也。其能人言也。若狴狴也。其不敢狂惑大倍

於人義也。若異麟也。異麟雖馴。天祿辟邪雖神。不列於人。吾珍之字之。不獮殺之而止。其種

類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烏乎。民獸之不秩殺也。千有五百歲矣。凡大逆無道者。莫勵篡竊。

篡竊三世以後。民皆其民。壤皆其壤。苟無大害於其黔首。則從雅俗而后辟之。亦可矣。異種

者。雖傳銅瑁至於萬億世。而不得撫有其民。何者。位蟲獸於屏扆之前。居雖崇。令雖行。其君

之寶安在。虎而冠之。蝮狙而衣之。雖設醮醴。非士冠禮也。夫龍舉於華甬之下。乘雲翬。負凌

兢。霖雨注天下。號令非不施也。吾不事之以雨師之神。民獸之辨。亦居可見矣。案海內南經云

之西其為人人而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尋梟陽即鬪鬪乃亦稱人稱國蓋人獸之界限程度本無一定予之過濫則梟陽尚以人言况戎狄邪若專以文理條貫格之則戎狄特稍進於梟陽未云人也

不以言。不以地。不以位。不以號令。種性非文。九趕不日人。惟行進乃自變耳舊唐書突厥傳頡利部落

謂奉教則種類自化然雖進於戎狄而部族與中國固殊云種性文。雖以罪辜磔。亦人。若夫華夏而臣胡

虜之酋者。寧自處於牧圉。操箠而從之。則謂之臣矣。雖然。德之不建也。民之無援也。以大人豈弟。其忍使七十二王之萌庶。戕虐於諸戎。而不拚其死。不人兮其生也。故假手於臣異類。以全秦氏之民。既臣矣。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臣道也。不持以例民。民力耕冥息。珍食美衣。老幼以相字。夫婦以相驩。朋友以相掖。其名與實。未嘗聽命於戎人。強與之以聽命之名。則猶曰聽命於龍。其何不辨。辨之而不遷。彈之而不設隱括。惟政令之一出一入。曰以是分戎夏。烏乎。民獸之不秩叙也久矣。辨之而不遷。彈之而不設隱括。曰彼撫有九域。自吾祖禰至今世。以食毛踐土。據流俗語是則未諱於北山之雅人。楚之芋尹之言也。彼周世也。井田未廢。則天子經畧諸侯五封九畷之土。莫不曰王田。而置農官以督之。則民猶質而耕者也。其言若是。豈不中哉。自秦漢以後。井田廢。約劑在民間。後魏至唐雖有均田然無公私之別又世業在口分外此終與井田異旨也民歸德於君。文飾其辭。則亦曰食毛踐土。此非事實也。譬則以重華之聖。頌其君。銅印以上。皆習之為恒言。而心知其夸誣也亦明矣。當秦漢以後。中國之君而猶若是。況異類乎。彼棄其戈壁。而盜居吾膏腴。則踐我土也。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盜食吾菽粟。則食我毛也。彼方踐我土。食我毛。而曰我踐彼土。食彼毛。其言之不應其肺腸歟。不然。何其戾也。希臘之臣服土耳其。

出於葛天可也。說詳序種姓上篇海隅蒼生。皆葛天之胄。廣輪萬里。皆葛天之宅。以葛天之宅。而使侏

人制之。是則祭寢廟者亡其大宗。而以異姓爲主後也。安論其戎狄與貴種哉。其拒之一矣。

余秩乎民獸。辨乎部族。故以雲門之樂聽之。大司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一切以

種類爲斷。是以綜覈人之形名。則是非昭乎天地。

序種姓上第十七

墟書十七

凡地球以上。人種五。其色黃、白、黑、赤、流黃。畫地州處。風教語言。勿能相通。其小別六十有三。

西人巴爾科所分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萬歲。近世人類學者以石屏葉骨推定生民之始最近當距今二十萬年其遠者距今五十萬年如舊約所述不踰萬年其義非是亟

有襍殺則民種羯羶不均。古者民知漁獵。其次畜牧。逐水草而無封畛。重以部族戰爭。更相

俘虜。羸處互效。各失其本。燥溼滄熱之異。而理色變。牝牡接構之異。而顛骨變。社會階級之

異。而風教變。號令契約之異。而語言變。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爲

限斷。則謂之歷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言人種學者。一曰。太初有黃黑二民。或云白黑。又曰。

生民始黃。人各異議。亡定說。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見石刻。訂其出於加爾特亞。東踰葱嶺。

與九黎三苗戰。始自大皞。至禹。然後得其志。徵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其後人文盛。自爲

一族。與加爾特亞漸別。其比鄰諸部落。有禮俗章服食味異者。文謂之夷。野謂之狄。貉羌蠻
閩。擬以蟲獸。明其所出非人。自貴其種。而鳥獸殊族者。烝人之性所同也。然自皇世。民未知
父。獨有母系叢部。數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動植而爲女神者。相與葆之祠。其名曰託德模。見
通古斯 社會學 遭侮釀嘲。有以也。何者。野人天性闊誕。其語言又簡寡。凡虛墓間穴宅動物。則眩以
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蝙蝠。亞拉伯人信海麻。海麻者梟一種也。皆因其翔舞墓地。以爲祖
父神靈所託。其有稱號名諡。各從其性行者。若加倫民族。常舉鷲虎狼鷹自名。達科佗婦人。
或名白貂。或名鷓鴣足。或名鼬鼠。箬其白皙輕趨。馬廐落民族。以師子視其王。亞細亞埃及
諸國。以金牛祝其王。仍世而後。以語簡弗能達意旨。忘其表象。鳥獸其祖。則自是舉以爲族
名矣。故排鳩亞尼民族。有巴加多拉者。媛族民也。有排鳩衣尼者。鱉族民也。有巴多拉西者。
魚族民也。因忒安種。有虎族。師子族。馬爵族。鳩亞尼廐獸名族。其屬科倫克多民族。崇信狼及
白項鳥。其傳爲造種者。是故狼爲大族。其下小別。則有熊族。鷲族。海豚族。亞爾加海鳥名族。白
項鳥爲大族。其下小別。則有鵝族。蝦蟆族。鼈族。梟族。海師子族。狼白項鳥爲全部神祖。其小
別諸近祖次之。植物亦然。加倫民族。常以絮名其婦人。亞拉畫科民族。常以淡巴菴名。久亦

爲祖。剖哀柏落人。有淡巴菰蘆葦二族。謂其自二卉生也。其近而鄰中夏者。蒙古滿州。推本其祖。一自以爲狼鹿。一自以爲朱果。藉其寵神久矣。中國雖文明。古者母系未廢。契之子姓。自玄貳名。禹之似姓。自蕙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爲祖。亦猶草味之緒風也。夏后興。母系始絕。往往以官字謚邑爲氏。而因生賜姓者寡。自是女子稱姓。男子稱氏。氏復遠迹。其姓以別婚姻。故有帝繫。世本掌之。史官所以辨章氏族。芴羅爵里。且使椎髻鳥言之族。無敢干紀。以亂大從。及漢魏世。守其牒。則時以門資勳伐。援傳。要其大體。未嘗凌襍也。拓跋氏始變戎姓。以從漢氏。唐世諸歸化人。或錫之皇族。以爲殊寵。明太祖興。令北虜割裂姓氏。與漢合符。則統系樊然。棼亂矣。懿亦建國大陸之上。廣員萬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大皞以降。力政經營。并包殊族。使種姓和齊。以遵率王道者數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異者。其終且醇化。是故淳維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竄而爲異。即亦因而異之。丹驩朝蜀。甌越。朝會稽。馴而爲同。同則亦同也。然則自有書契。以世本堯典爲斷。庶方駁姓。悉爲一宗。所謂歷史民族然矣。自爾有歸化者。因其類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視以携養。藥子。宜不於中夏有點。若其乘時僭盜。比於歸化。類例固殊焉。有典常不赦。善夫王夫之曰。聖人先

號萬姓。而示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不其然乎。方今歐美諸國。或主國民。或主族民。國民者。湊政府。族民者。湊種姓。其言族民。亦多本歷史。起自輓近者。中國故重家族。常自尊賢。自世本以後。晉有賈弼姓氏簿狀。梁有王僧孺百家謚。在唐。元和姓纂。宋而姓氏書辨證皆整。具有期驗。唯廣韻猶著錄漢虜諸姓。其重種族如是。元秦定刻廣韻。始一切刊去之。亦足以見九能之士。不貴其種而甘爲降虜者衆也。顧炎武遭東胡亂華。獨發憤。欲綜理前典。爲姓氏書。未就。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國第二。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襍改姓第七。無徵第八。其條貫度齊至明。烏虜。正大夫君子邦人諸友之知方而治國聞者。戶言師顧君。顧弗師。其綜理姓氏。余於顧君。未能執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種別。體大宜博。爲一書。今以蠶牘。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亂氏者。爲序種姓篇。以俟後王之五史。

宗國加爾特亞者。蓋古所謂葛天。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古今人表大皞氏後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覽七十八引遁甲開山圖女媧氏沒

後有十五代皆襲庖犧之號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諸氏皆加爾特亞君長東來者而一代獨其得名上古稱號不齊之故其實葛天爲國名歷代所公加爾特亞者爾亞皆餘音中國語簡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地直

小亞細亞南。其人種初爲葉開特亞。後與西米特科種合。生加爾特亞人。其舊紀曰。先鴻水

有十王。凡四十三萬二千年。鴻水後八十六王。凡三萬三千九十年。其次有米特亞僭主。八王。二百二十四年。其次十一王。其次為加爾特亞朝。四十九王。四百五十八年。其次為亞拉伯朝。九王。二百四十五年。其次四十五王。五百二十六年。其書為巴比倫人披落沙所紀披落沙共和紀元五百八十年人然始統一加爾特亞者為薩爾宮一世。當共和紀元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共和紀元與歐洲耶穌紀元相差八百四十一等其後至亞拉伯朝。以巴比倫為京師。當共和紀元前七百四年。其後二百五十年。為小亞細亞滅之。薩爾宮者神農也。或稱薩爾宮為神農古對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御覽七十八引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名石耳號皇神農先薩爾宮有、福、巴、夫、者。伏戲也。後薩爾宮有尼科黃特者。黃帝也。其教授文字稱蒼格者。蒼頡也。其他部落或王於循米爾。故曰循蜚。或王於因梯爾基。故曰因提。或王於丹通。故曰禪通。東來也。橫度昆侖。昆侖者譯言華。俗字土也。故建國曰華。昆侖直拍米爾高原。拍米爾者波斯語譯言屋極也。故曰天皇被迹於柱州之昆侖。遁甲開山圖語極與柱皆狀其山之高其列行者自衛藏。衛藏昔言圖伯特。故曰人皇出刑馬山提地之國。遁甲開山圖語提地與圖伯特一音之轉華陽國志謂巴蜀本人皇苗裔是人皇由衛藏入蜀也二事皆元和汪榮寶說義證塙整特未知天皇人皇其時代於大皞前後何如。緯書或以伏戲女媧神農為三皇。如保乾圖言天皇樹元陳極以立易威。則天皇即大皞如命歷序人皇九頭紀以後有五龍紀始漸及伏戲則天皇非其人矣。古事芒味難盡明也。君長四州。故有四岳。長民十二。故有十二牧。民曰黑頭。故稱黔首。文字如楔。故作八卦。陶土為文。故

植碑表。尊祀木星。故占得歲。異名紀月。如釋天正月爲陬以下十二名巴比倫亦有之故貞孟陬。故曰。中國種姓之出加爾特亞者。此其徵也。

上古亞衣倫圖。有柏勒罕法典。其言部酋之富。亡於土地。視牛羊繁殖耳。凡佗部罪人。因事脫竄。或以同部爭戰。人人離散。將入竟。牝牛貴人登高陵而集合之。編其牧豎爲一隊。介以征伐。畧奪佗部畜產。被畧奪者又貸之牝牛貴人。貴人則定其賃藉貢納。希臘初世及加爾特亞、羅馬、沙遜、佛朗哥、斯拉夫人。皆然。加爾特亞鴻水前第一皇。以牝牛獸帶爲統治符號。斯其所謂牝牛貴人者哉。上世畜牧善豢者。彊。易曰。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卦言畜牝牛吉。此謂牝牛貴人集合逋逃以編軍隊者。周易錯綜前史而書其成事若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等語皆非臆造牝牛事特稍隱耳唐虞州伯稱牧。牧亦視牛。及夫賃藉貢納。悉自貴人定之。則井田食邑自此始矣。

文明之民。戰勝之國。大氏起自海濱。爲其交通易也。獨中夏王迹。基隴坻華山間。非自殊方東度亡繇。五帝本紀曰。嫫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一曰玄囑。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次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隱曰江水若水皆在蜀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是爲帝顓頊。帝嚳高辛者。父曰蟠極。蟠極父曰玄囑。若然。黃帝葬於橋山。地在秦隴。

而項譽皆自蜀土入帝中國。其後譽子放勳。以唐侯升帝位。稍東。及舜之生。世本言在西城。

所謂媯虛。或作西

西城於漢隸漢中。而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御覽八百三十三引潢陽者。漢陽之

譌。漢陽凡漢水之陽皆得稱之。此所指自在漢中。非左氏傳漢陽諸姬及今漢陽地也。

六國表曰。禹興西羌。湯起返亳。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周以豐鎬

伐殷。蜀王本紀。言禹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然則舜禹皆興蜀漢。與項譽同地。即上世

封畧。舒於西方。蹙於東南。審矣。傳稱大皞都陳。神農少皞都曲阜。顓頊都衛。舜虞邑實河東

地。禹父曰崇伯鯀。後爲夏室。在陽城中嶽下。是五都皆偏東。亦其征伐所至。則留戍之。而帝

者因以爲宅。若周作雒邑以爲天下大湊。非其本都。察其本都。輿區阻深。以麗王公。西方之

人歟。

自黃帝入中國。與土著君長蚩尤戰於阪泉。夷其宗。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定之。當堯時。

三苗不庭。遏絕其世。竄之三危。其遺種尙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義。外內相間。

下撓其民。民無所附。夏禹伐之。三苗以亡。自是俚繇諸族。分保荆粵。至今。自禹滅三苗。而齊

州爲寧宅。民無返志。與加爾特亞浸遠。察彼土石刻契者。亞細亞人。卒居商邑。未聞其歸也。

至周穆王。始從河宗柏夭。禮致河典。以極西土。其傳言西膜者。西米特科。舊曰西獫。亞細亞

及前後巴比倫。前巴比倫即加爾特亞皆其種人。膜稷者。西膜之穀也。膜拜者。西膜之容也。膜畫者。西膜之酋也。其訓沙漠及南膜拜。皆非是。又言至於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此以箸東西同言。至於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鴻鷺者。神壇也。加爾特亞人所奉最上神。命曰衣路。其名與希伯來人所奉哀路。西摩亞拉伯人所奉亞拉。聲皆展轉相似。則鴻鷺其近之矣。又西膜種事亞普路神。義曰上天之子。姓轉入希臘。變音曰亞泡路。而爲光明絜清之神。聲類皆似鴻鷺。大氏其神壇在黑水云。當穆王時。蓋先共和紀元二百餘歲。即加爾特亞既滅於亞細亞矣。然猶覽其風土。省其士女。莊周曰。舊國舊都。望之嗚然。雖北陵草之木縉。入之者十九。猶之嗚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其後邶風思西方美人。而小雅言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卷髮如蠶。臺笠野服。不可施於都人。緇布冠者。始冠冠而敝之。後不竟箸。正義亦設此疑而云士以上貌而儉者服緇布案詩明言且婦人歛髮無髻。即孰觀其卷者。正義謂長者盡皆歛之不使有餘而短彼都人士何得以爲庶人者若鬢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尤迂明其非周宗法服。而念在西膜舊民也。

穆傳又曰。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案釋地以西王母爲四荒。西母與西膜同音。王。閒音也。西膜民族。始見猶交舊約。本諸亞子名。其後以稱種族。遂名其地。穆王見其部

人之大酋。大酋者。復以地被號。若書有將蒲姑。齊桓之斬孤竹。皆以國名名其君也。古者人君執神權。常自謂攝天帝。是故西山經言西王母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宜即加爾特亞所奉尼加爾神。其形半如人半如虎者。非大酋形體然。其所攝之神則然也。漢地理志言臨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及弱水昆侖山祠。此其寢廟適在。而地絕遠矣。穆傳又曰。至於羣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先王之所謂脯府。此亦信矣。自薩爾宮一世。已建置書藏。其書皆陶瓦爲之。而彫刻楔文於方面。其厚三寸。其長三寸或至三尺六寸。寶書復朽。陶土於外。更刻其文。故歷五千餘祀。以至今日。外雖毀剝。內書尙完具可讀。中國初爲書契亦然。觀說文訓專爲紡專。又訓曰六寸簿。足明古者以紡專任書。其後有簿。忽也。簿也。手版也。三者異名同實。書思對命。亦以專名。最後稱諸脯籍曰簿。其義相引申矣。夫上世無竹帛。赫蹠獨取陶瓦。任文籍之用。其山產玉。則亦因而采之。足以攝代。故羣玉爲脯府宜也。薩爾宮之在中國。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不舉文學。而亦無教令。獨爲書藏於其故國。後王懷之。知其自來。稱之曰先王。穆王既西狩。因紀銘迹於縣圃之上。弁山之石。亦以西膜民族。本以瓦石爲書。則而效之。所以崇法先民。則刻石紀功自此始。

章炳麟曰。尙考方夏種族所出。得其符驗。而姓氏次之。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其後亦或以官賜姓。故曰徹官。有百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自品以下。皆稱曰氏。而得氏者亦多術。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祝匠陶段梓倉庾。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然上世自母系廢。絕諸姓。會最而爲父系同盟。則邦邑種族姓氏三者。時替亂弗能理。何者。大上。民各保其邑落。百里之國。而種族以是爲稱。其後稍有蹊隧。乃更以王者之都爲號。故舜稱其民曰庶虞。落。百里之國。而種族以是爲稱。其後稍有蹊隧。乃更以王者之都爲號。故舜稱其民曰庶虞。大戴禮記四代篇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蚩征禹稱其民曰諸夏。說文夏中周稱殷民曰庶殷。書召既命殷庶。作千乘篇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蚩征庶虞草是也諸厥庶殷不作。皆以京師。遂言民種。近世四裔或稱吾民曰漢。亦或曰唐。則邑居種族。其弗辨哉。姜姓也。逋子爲氏羌。後漢書曰西羌之本蓋姜姓之別馬氏也。援之潰卒爲馬留。隋唐時稱馬留其種族又因姓氏起云。自帝繫世本。推迹民族。其姓氏出五帝。五帝之臣庶。非斬無苗裔爾。晉語曰。黃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河圖亦言慶都生堯於伊祁。御覽一百三十五引然則豪右貴種因其邦貫爲姓。細民無姓而亦從其長者。黃帝十四子分長一部則因之。姓其國地與民盟誓合符同微。不得異志。亦猶北虜烏桓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後漢書烏桓傳援之遺卒。隋末孳衍至三百戶。而皆從其故帥。同氏曰馬矣。當是時。史籍較略。民無謚諱。仍世相習。則人人自謂出於帝子。稷契之託高辛是也。又上世習於戰鬪。鈔暴而攤衆多者常勝。其遇外族亡命常尉薦拊循之。以爲己子。希臘古史有言。受諾神以赫喬里神爲養子。而羅馬尼爾巴帝之世。其俗日浸。惟中國亦然。離言牝牛則詳矣。又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曰。突者去也。倒子爲去。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然則異族亡命。倍其家長。而畜逋逃者。方昉嫗之。其後亦共爲一姓。所謂技工兄弟者矣。社會學以技工兄弟別於天屬兄弟近在明世。薦紳之家。蒼頭百人。是時承平亡戰。特以飢寒質鬻。然猶舍其氏族以從主人。況於五帝部落至彊。攻伐所至。則摧破以術招携。而佗族革而從之也。則宜。及夫分氣受形。正體於上。以守宗祊者雖多。亦十而一已。若緯書苗興之說。恒以帝者受命。功在遠祖。雖起自草茅。必其前世嘗爲貴種。陵夷而在早隸者。以實推之。不亦遠乎。謚系至周世始端。際可信。夏商猶懼未諳。前此多亂。緯書尤甚。上世同部男女。芻午交會。無夫婦名。戰勝畧佗。

族女始專屬得正其位號故敗則丁壯旄倪悉戮獨處女被矜全使侍房鬪蔣濟萬機論曰黃帝不好戰四帝各以方色稱號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養寇邪遂即營壘以滅四帝令黃帝不虎變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於四帝矣覽

七十九引案蔣濟

人其言必有所據 繇是言之師失其律則弱女遠嫁彰也其次不以纍囚繫器使服力役於

是有癯養隸圉則勝者常在督制系統而敗者常在供給系統一部悉主一部悉伏地為僮僕轉相棍殺同處一域猶不能廢階級印度摩尼法典制國人為四階案世異禮中國亦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共百事隸僚以下其始皆俘虜而後漸以懲謫罪人一人一族升降不恒則階級自是廢也然其賈販齊民猶以財力相君江左區區旅寓苾葦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勝紀至有列駟以游敖飾兵以驅叱宋書周朗傳痛夫十等之法隸以下迭相君臣其名則喪實故在也夫妃匹亞族始皆畧自佗族而與玉石重器金布畜產同俘故一切資產視之後世傳其遺法幣者金幣所藏也說文則稱婦子曰幣臧本者文書器物之府也周禮宰而婢僕以臧獲稱書序有俘寶玉春秋

傳言內實四政。明其所克獲撫有。則人與資產不殊也。其次怯慳者。亡所略取而歆專有。故
甸。合。部。人。相。爲。盟。誓。使。凡。略。於。佗。部。之。婦。其。息。女。皆。從。母。姓。則。無。嫌。於。內。娶。自。是。一。部。得。并。
包。數。姓。而。多。縣。屬。母。系。及。父。系。既。盛。譽。俗。未。變。猶。丈。夫。稱。氏。女。子。稱。姓。然。其。名。實。愈。矣。父。系。
之。始。造。丈。夫。各。私。其。子。其。媚。妬。甚。故。羌。胡。殺。首。子。所。以。盪。腸。正。世。漢王章對成帝語而。越。東。有。較。沐。之。
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墨子節葬下篇何。者。婦。初。來。也。疑。挾。佗。姓。遺。腹。以。至。故。生。子。則。
棄。長。而。畜。穉。其。傳。世。受。胙。亦。在。少。子。至。今。蒙。古。猶。然。名。少。子。則。增。言。幹。赤。斤。幹。赤。斤。譯。言。寵。
也。謂。其。世。守。父。寵。若。言。不。喪。七。鬯。矣。中。國。自。三。后。代。起。宗。法。立。長。獨。荆。楚。居。南。方。其。風。教。與。
冀。沈。徐。豫。間。殊。時。襍。百。濮。諸。民。種。其。俗。立。少。故。傳。曰。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左氏文元年傳文戶水
寬人春秋時代楚國相
續法曰案楚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代立曰熊延又能嚴有子四人長子伯霜次子仲雪
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熊霜卒三弟爭立是亦未嘗立少蓋楚國民間之法也其成法然也宗
法。雖。萌。芽。夏。商。間。逮。周。始。定。以。適。長。承。祀。凡。宗。別。子。爲。祖。繼。別。者。爲。大。宗。繼。高。曾。祖。禰。者。爲。
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四。親。盡。總。服。竭。而。移。矣。婚。姻。則。別。以。姓。宗。法。則。別。以。氏。置。司。商。以。
協。名。姓。而。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瞽。矇。鼓。琴。瑟。以。諷。誦。之。故。能。昭。明。百。姓。無。失。舊。貫。遭。戰。國。
兵。亂。官。失。其。守。人。知。氏。而。忘。繫。姓。賴。有。世。本。公。子。誼。等。識。其。始。卒。然。弗。能。人。人。箝。讀。故。自。周。

季至今。宗法顛墜。豪宗有族長。皆推其長老有德者。不以宗子。婚姻亦以氏別。雖崔郭唐杜。灼然知出於一姓。猶相與為匹耦。禮極而遷。固所以為後王之道也。凡姓世世不易。然其緣因母族。不廢父系者。或一人二姓。故舜姓乘姚嬀。越為禹後則姓姒。為楚族則姓芊。錫土因生而各統其德者。父子則亦殊姓。咎繇偃姓。其子伯益而嬴。唐堯祁姓。其子丹朱而豷矣。及夫異系同姓。惟部落襍廁。更迭雄長。以為故然。則黃帝十四子。其一釐姓。釐亦作億其一依姓。晉語禹生均國。其後為毛民。亦以依姓。山海經長狄氏亦以釐姓。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猶釐姓也。山海經凡山海經姓氏世系之說多有殺亂姑依用之凡氏數傳。則易有支庶。別氏於大宗。孟孫之有子服。季孫之有公鉏。荀氏之有中行也。有亡逃懼禍而更氏。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伍員屬子於齊為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大史為輔氏也。有兼官邑字而為數氏。士又曰隨范。荀又曰智。郤又曰冀也。夫氏於國邑者。封君以為恆義。及漢未絕。故趙兼因國以氏周陽。漢書酷吏周陽由傳而折像者。其先折侯張江。後漢書方術折像傳然氏王父字者竟亡。其以事志。則久更躋駁喪實。晉之羊舌大夫者。或傳說李果事。夸矣。中行穆子。嘗一相投壺。因以事氏。風俗通義案相投壺事在左氏昭十二年而投氏亦言本之郇伯。以投策稱。此其割裂而成譌者。廣韻十九侯漢有光祿投調本自郇伯為周畿內侯桓王伐鄭投先驅以策其後氏焉尋郇伯投策史傳無徵而中行本分於荀氏則知投壺氏變為投氏其人尙自知

荀氏苗裔然已忘得氏所由遂造投策之說凡姓氏書多
展轉傳譌而變復爲單之氏尤易傳會所謂割裂成譌也姓氏之大別炳炳如此其失男子猶或稱姓當
周時楚有彭仲爽於鄭姚句耳也而漢有東平嬴公姜姓箸者尤衆宜慕本返始者所爲觀
晉士氏出於劉纁絕迹千年不稱其族及士會彙子在秦則復故爲劉氏氏有返始其或返
而稱姓宜矣亦有姓氏同言弗能審別若僖姓任姓出黃帝祁姓出堯曹姓出祝融其在周
世曹有僖負羈晉有祁奚潛夫論志氏姓云晉之公族祁氏班有祁氏是也其於黃帝子祁姓下亦引晉祁奚則非也皆以其謚號封邑氏風姓之
任周之曹叔末裔竝氏其國與彼四姓者絕異故彭姚嬴姜或其氏族適與古姓同言不詭
自更也獨漢子南君嘉襄魯侯公子寬用奉二王先聖祠祀返姓曰姬漢書恩澤侯表是乃爲慕本
耳氏同者公孫桓穆之倫國有而非一姓及夫夏出陳之少西齊出衛之齊惡秦出魯之莖
父非伯禹尙父非子之裔以故國爲氏者其不可同亦猶負羈與僖姓之別也夫王基產東
萊與大原王沈爲婚孔思晦祖尼父而與孔末之後別族見元史孔思晦傳雖在叔季猶知其文字適
同其繫世則不一祖古之人乎宜觀於是察矣章炳麟曰余以姓氏分際貞之世本旁撫六
藝故言而志姓誠蓋堯典言百姓今可箸錄者五十有二大暎風姓炎帝姜姓黃帝姬姓其
子青陽蒼林因之其一亦稱青陽是爲少暎與夷鼓同爲己姓餘子爲酉姓祁姓滕姓晉語作滕

潛夫論 歲姓。任姓。苟姓。晉語誤為苟從廣 儻姓。潛夫論 倮姓。僂姓。依姓。而堯亦為祁姓。高辛之子棄。

亦為姬姓。高辛為房姓。古史考見御覽七十八引 子契為子姓。堯子丹朱為豷姓。虞舜為姚姓。亦曰媯姓。夏

后禹為姁姓。詩亦為弋 顓頊孫吳回為火正，亦曰回祿。有子陸終，生長子樊，為巳姓。其後董父，別

為董姓。三子箴，為彭姓。後復別為禿姓。四子求言，為妘姓。五子安，為曹姓。後復別為斟姓。六

子季連，為芊姓。咎繇，顓頊裔子也，為偃姓。子化益，為嬴姓。此三十姓，皆有謚諡繫世。出於帝

王。夏時有仍，曰緡姓。左哀元年傳后緡方娠女子舉 周以前霍國曰真姓。史記三代世表 殷遺民在

晉者曰懷姓。左定四年傳 樊氏尹氏曰慶姓。潛夫論 春秋時四國：胡曰歸姓，鄧曰曼姓，狄曰隗姓。

陰戎曰允姓。此八姓者，不知所自出。而山海經復有句姓。似即苟姓疑 於姓。阿姓。盼姓。桑姓。幾

姓。馳姓。威姓。銷姓。烈姓。气姓。或繫神聖而分在夷狄之域。說文有玃姓。媯姓。媯姓。說文又云媯

疑姓也。春秋傳曰商有姓。邵洪亮吉日媯。媯。並同音。蓋即有莘國也。則說文言疑姓者，不為定據。又 皆史官所

不載者。山海經雖夸其道神巫，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水經涑水 巫禮、亦作 巫抵、巫

謝、巫羅、大荒西經 巫陽、巫相、巫凡。海內西經 咸彭盼真。咸即 姓也。其他九巫，宜皆以姓箸者。疑事之不

可質。尚已。其國風姓。任、宿、須、句、顓、臾、巴、流黃、辛氏、流黃、鄠氏。見海內經海內西經巴鄠與姬姓之巴

鄠異國周之辛甲蓋出大暎鄠舒則不

知何別也。凡山海經不盡。姜姓。有逢、齊、紀、焦、申、呂、許、向、州、萊、姜、戎、姬、姓。黃帝子、絕、己、姓。沈、姒、蓀、黃、

可。信。節。取。其。雅。馴。者。如。此。潛夫論志氏姓 郟、酉、姓。白狄。作嬌嬌即酉 祁、姓。黃帝子。絕、滕、姓。絕、歲、姓。滑、齊、非周時滑齊 任、姓。謝、章、薛、舒、呂、

與羣舒姜姓。之呂異國 祝、終、泉、畢、過、摯、睪、苟、姓。棲、疏、據潛夫論有之然其為國為氏未詳姑據為國 僖、姓。長狄、作漆者山來誤黍也 姑、姓。南、燕、密、須、

偃、儼、姓。依、姓。絕、堯、之、祁、姓。唐、杜、鑄、棄、之、姬、姓。周、也。分、為、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郛、雒、曹、滕、畢、原、

酆、郇、邰、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東、虢、鄭、丹、鄭語桓公取十邑中有丹國呂覽直諫荆文王得丹之姬故潛夫論五德志姬姓有丹 燕、隗、楊、

芮、彤、賈、耿、魏、滑、密、沈、唐、隨、息、巴、方、養、潛夫論五德志有 劉、單、召、榮、甘、鮮、虞、驪、戎、大、戎、房、姓。絕、子、姓。殷、也。

分、為、來、宋、空、桐、稚、髦、北殷時 蕭、黎、小、戎、狸、姓。房、傅、氏。不、知、其、國、也。姚、姓。媯、姓。虞、遂、陳、廬、姒、姓。

夏、也。分、為、有、扈、有、南、斟、灌、斟、尋、彤、城、費、杞、郕、襄、莘、冥、越、匈、奴、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莒、董、姓。驩、

夷、豢、龍、彭、姓。大、彭、豕、韋、禿、姓。舟、人、妘、姓。鄩、鄩、檜、路、偃、陽、鄩、曹、姓。鄩、莒、鄭語明言莒為曹姓韋解又言莒為已姓大史公又以莒

為嬴姓是 郟、斟、姓。絕、半、姓。楚、夔、羅、越、偃、姓。六、蓼、舒、庸、舒、鳩、桐、許、英、氏、嬴、姓。秦、徐、梁、趙、葛、郟、莒、二

姓莒 三、姓。鍾、離、連、奄、菟、裘、將、梁、江、黃、修、魚、白、冥、緡、姓。有、仍、真、姓。霍、懷、姓。國、絕、慶、姓。尹、樊、駱、越、潛夫論

樊尹駱案駱宜即駱越世家正義引輿地志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南越及甌駱皆半姓也言姓氏者古今不一此無多怪 歸、姓。胡、曼、姓。鄩、鄩、隗、姓。赤、狄、也。分、為、洛、

泉、徐、蒲、甲、氏、留、吁、鐸、辰、廕、咎、如、皋、落、氏、允、姓。陰、戎、句、姓。以、下、國、在、山、海、經、者、皆、不、能、正、言、其、

地。姬、妘、媯，亦然。惟威氏有南威，不知其女出何國也。

戰國策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女子舉姓南之威，猶莊子齊物論言麗之姬也。尋說文威姑也。

漢律曰：婦告威姑，然威姑即君姑。說文若讀威則威可借爲君明矣。訓威爲姑，殊非本義。廣雅釋親：姑謂之威，亦承其誤。竊以威本人姓，故其字從女。爾南威之國，尙無所考。至廣韻引風俗通義云：威姓齊威王之後，此則男子繫氏而

非而周封黃帝之後於薊，重黎之後有程伯，高辛之後有商北，大夏不識其姓，以一人苗裔

分數姓故。凡此有姓之國，大略具矣。其支庶分析，各爲氏族，則不具記。曰芟夷其僞者，而本

氏可覩也。

序種姓下第十八

禮書十八

堯舜彭鏗雖在世，古之名族，箸於世本潛夫論者，不二三而在，亦未能指其廬井，識其喬木也。大人不悲故姓之彫，而悲夫戎部代起，以滑吾宗室者，明大祖革虜姓，令就漢族，漢族文二者削其一，自是繫牒凌襍，不可對理。顧炎武嘗憤痛之，然夷漢之殺，何渠自明世當晉之衰，而拏錯相亂者，既有萌矣。若淵勒稱劉石，與赤縣箸族相棍，非獨一二。獨孤曰劉，而相似者，三杜伯自堯，獨孤渾曰杜，而相似者四。房自丹朱，屋引曰房，而相似者五。世皆曰中夏無金氏，盡金日磾裔也。至廣韻則本其出於白帝金天之胄，又複姓有金留氏，其後削一，不可知。隋文帝時，新羅王金真平遣使入貢，隋東蕃風俗記曰：金姓相承，三十餘葉矣。通典一百八十五引新

羅本辰韓種。辰韓耆老。自言秦時亡命至此。自隋而上。三十餘葉。則金氏故秦族也。今在中國者。曰礪與金天。亦不知何別也。齊大夫有長孫修。世本曰。食邑於唐。其孫仕晉。後號唐孫氏。漢世治孝經者。猶曰長孫。見漢藝文志暄暄自神明出。拓跋之部。亦有長孫氏。若無忌等。粲然爲索虜。其淪隱者。未能明也。叔孫亦然。與魯三家同號。周姬姓也。魏獻帝次兄。普氏署焉。宿風姓也。宿六斤氏署焉。梁嬴姓也。拔列蘭氏署焉。周之單子。自文武。魏之單氏。自可單。上黨之黎。自黎侯。河南之黎。自素黎。凡朱氏自邾婁。索頭之朱。自渴獨渾。于之鼻祖。自邗叔。其在東海。有定國爲漢丞相。北庭之于。自万忸于。更氏曰侯。侂本於宣多。自賀吐。更氏曰竇。侂本於廣國。自沒鹿回。鮑氏箸者。於漢有宣。在齊曰叔牙。竊之者自侯力伐。寇氏在漢。恂取卓榮。爲大官。本蘇忿生。爲周司寇。後以官氏。竊之者自若口引。羽之頡爲大夫於鄭。竊之者自羽弗。連之稱齊臣也。竊之者自是連。費之長房。在漢爲方士。禕於蜀。執國兵乘。一曰。自大費。至紂臣費仲。亦曰。自夏禹。出於江夏。一曰。魯季孫後也。竊之者自費連。田千秋者。以乘小車稱車丞相。子孫氏之。竊之者自車焜。黃帝之師。或曰封鉅者。實受族曰封。竊之者自是賁。雲敝。或曰祝融後也。又曰縉雲氏者。受族曰雲。竊之者自宥連。畢公之子曰季孫。食采於潘。楚則

有潘崇。破多羅氏。撫之。共叔與段干木後。皆曰段。檀石槐之後。匹磾撫之。揚之在晉。食於步以爲族。步鹿根氏。撫之。漢之興而有陸賈。婁敬。陸者。步六孤氏。撫之。婁者。伊婁氏。匹婁氏。撫之。漢之亡而王莽有臣曰甄豐。郁原甄氏。撫之。北林氏曰林。錯於放北。敦氏曰北。錯於北明。俟。伏斤氏曰伏。錯於博士勝。賀兒氏曰兒。錯於御史大夫寬。可地延氏曰延。錯於京兆尹篤。如羅氏曰如。錯於陳郡丞淳。漢之守巴郡者鹿旗。見風俗通義戎亂之自阿鹿桓。龐儉母曰艾。見風俗通義戎亂之自去斤。齊建之後曰王家。戎亂之自阿布思。此惟安東王氏唐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即胡種也且拓跋曰元。齊歡曰高。尉遲曰尉。胡城曰渾。則元咺高倓尉繚渾罕之裔殆皆絕矣。漢詹事有蒲昌。見風俗通義武都之氏而有蒲洪。洪更氏曰符。今遷譌爲符云。中古魯頃公孫雅。仕秦。爲符璽令。以得符氏。望於琅邪。此故有符也。漢大尉曰橋玄。望於梁國。其後書不正爲喬。喬者。匈奴貴姓。而世爲輔相。箸於前代。錄漢則不載。是其文籍踳駁。以亂官族。亦以悲矣。何氏亦有廬江。東海。陳郡。三望。本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譌變而爲何。武仕晚漢爲名臣。安父以細脚胡入郟。而竊其宗。吳公子柯盧。其後爲柯。利用於柯拔。襲有之。獨風俗通義言吳夫槩奔楚。其子在國。以夫餘爲氏。其後百濟王亦氏夫餘。世莫知其同異。漢則有鮮于。妄人薦第五倫者。鮮于襲

也。應氏以爲箕子之世。今在朝鮮者。尙氏鮮于。二國與神州故同柢。同柢者。其玉步同。異柢者。其玉步異。是以有黃中而無陰血。無所析也。非是則羸於石民。烝嘗於炎慮者。謂之沴氣。自江左及唐。既有販鬻圖謫。自傅甲族者。北人尤嗜進。不恥隗羶。若元高長孫尉渾之屬。雖一二出炎黃。亦自引致於近貴明矣。上世戎狄。有樹惇者。其享觀共主。白鶻之血以飲之。牛馬之漣以洗之。魚鞞鮫駸以衛之。翠羽菌鶴以觀之。白旄紕屬以薦之。內向非不誠也。報之則胙以俟王。隆以大長。明有旌節。幽有玉匣。獨氏族未嘗錫之以爲寵。至唐。則有賜姓。蠻夷降虜。或冠以李氏。阿史那之削。上狽佚籀重胤。故烏石蘭氏。自更曰烏。以援枝鳴。雖韓愈依違其間。夷漢互貿。爲辭茲沓。昭穆無質。官氏自此。而廟濯自彼。其不蘖芽於豪州受命之世。灼灼也。然猶幸有高儉。柳芳。林寶之倫。辨倫脊。察條貫。成周小史之職。未廢於地。先是賈王諸鉅人。多有纂錄。其後雖鄧名世。王應麟。皆章章有功。自永嘉喪亂。以至晚宋。更九百年。戎夏粹久矣。猶有畛畧。不即於汗漫無紀。亦二三明哲辨章之力哉。蒙古入。遂放紛無次。至明太祖。以行氣致南面。李善長。宋濂。王禕。竝起自蒿萊。不覩金匱。古學廢耗。而姓氏失其律度。茲無謫焉。今又有忙氏。完氏。黏氏。諸族。皆金元遺裔。遭明時未北徙。此其畧可辨程者。其餘

回種亦日以蕃息。不可究度。萬物莫不知懷土。而樂歸其本。不知地望。不能推陵谷。不自知其氣類。不能觀廟怪。故思古之情。弛合羣恩國之念。亦僚僚益衰。古者貞繁世辨。鄉望皆樹之官府。銘之宗彝。誓之皇門。然則其民重棄種類。當其流散。而魂魄猶斟酌飽滿。永懷其故老。至於臺笠襍佩。一簪一履。悽悽愴愴。有事則率其類。醜以赴。亟難自荆翼之亡。賴三閭九宗。得復存立。江左衰微。其民挾注本郡。而不土斷。閭伍不修。賦無所出。亦以愛類。得不淪於芄野。有以也。間者經緯諸子。歷算地形。六書彝器。諸執所在。匡飭而謄學。不紹曠六百年。故王道日替。民以風波。悲夫。議者欲舉晉衰以來夷漢之種姓。一切疏通分北之。使無干瀆。愚以爲界域秦嚴。則視聽變易。而戰鬪之心生。且其存者。大氏前於洪武。與漢民通婚媾。婚至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遺其一。今載祀五百矣。七世猶倍進之。與漢民比肩。若日本之蕃別。則可也。要之無曠謫官。使流別昭彰。諸夷漢部族。其物色故不相棍者。董理則易也。相棍者。雖微味不可察。或白屋無乘載。宜諷其遷徙所自。遞蹤迹之。以得其郡望。必秩然無所遁。虜姓則得與至九命。而不與握圖籍。以示甄極。國之本幹。所以胙胤百世。而不易矣。巴棘賓羣。弔詭之族。或分於楚越。亦與諸華甥舅。宜稍優游之。爲定差等。勿使自外。獨有滿洲

與新徙塞內諸蒙古。今在赤縣。猶自爲妃耦。不問名於華夏。其民康回虐饕。墨賊無執。有聖王作。儼攘斥之乎。攘斥而不殫。流蔡無土。視之若日本之視蝦夷。則可也。

原變第十九

卮書十九

人謂紫脫華於層冰。其草最靈。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山水詩序注引禮斗威儀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大平而浮生之草斯即紫脫矣本非奇卉以致遠物爲奇爾紫脫非最靈也。其能寒過於欸冬。已。鼠游於火。忍熱甚也。海有象馬。噓

吸善也。物苟有志。彊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所以變。變至於人。遂止不變乎。人之相競也。以器。風胡子曰。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黃帝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當今之時。作鐵兵。爲龍淵泰阿工布塵之。至於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見越絕書外傳記寶劍石也。銅也。鐵也。則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惟玉獨無所見於故書軼事。章炳麟曰。闔胡觀於鞞。琫具之用。以知璋之邸射。古之刀也。圭之上。鄰古之鈇也。大圭杼上而終葵首。古之鐵椎也。琮之八隅。古之矛與戟也。及玉不足以刃人。而僅存其琕琕。以爲容觀。武庫之兵出之。典瑞以爲聘祭之幣。斯無以競矣。競以器。競以禮。昔之有用

者。皆今之無用者也。民無獸患。則狩苗可以廢。社無鬼神。則朱絲攻鼓可以息。自是以推。坐不隱地而跪詣。案坐不隱地者多不欲拜詣元史憲宗紀禽欽察部會巴齊馬廟不揆景而刻石。大臣戮

者不賜盤水而拜恩。名實既詭。則皆可以瞽。競以禮。競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之無用者也。冰期非茸毛。不足與寒氣格戰。至於今。則須髮爲無用。湊理之上。遂無短絳矣。太古之馬。其蹏四指。足以破沮洳。今海內有大陸。而馬財一指。然則滄熱燥溼之度。變物之與之。競者其體亦變。且萬族之相軋。非直滄熱燥溼之比者也。若是人且得無變乎。浸益其智。其變也。侗長碩岸而神明。浸損其智。其變也。若跛鼈而愚。其變之物。吾不能知也。要之。蛻其故用而成其新用。吾不敢道其日益。而道其日損。下觀於深隧。魚鰕皆瞽。非素無目也。至此無所用其目焉。鯨有足而不以走。羆有角而不以觸。馬爵有翼而不以飛。三體勿能用。久之則將失其三體。故知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廢而爲虞雉。人迫之使入於幽谷。天闕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廢而爲虞雉。防風。釐姓也。後爲僑如。馬留。天漢之士卒也。唐書南蠻環王傳又有西屠夷

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華術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竟案。今馬留徧殖南洋。華乳固廣。而彼土故種亦沿其稱號也。今其顏色蒼黑。其思慮不徇通。

自亞洲之域。中國、日本、衛藏、印度、有蟻。其他不產。與洲無蟻。亦無反嚙之獸。其無者化而爲

野人矣。其有者庸知非放流之族。樗枿窮奇之餘。齋宅岫窟以御离慙者。從而變其形也。以是爲憂。故無逸之說興。而合羣明分之義立矣。章炳麟曰。物不知羣。益州之金馬碧雞。大古有其畜矣。沾沾以自喜。踴躍以喪羣。而亡其種。今僅徵其枯腊。凡僵石皆生物所化。亦有本是金石。而生物留其印迹者。又有生物已化。去而佗金石之質。往代其殼。與原式無異。者是蓋雞馬枯殼已化而金碧代之也。知羣之道。細若貞蟲。其動栩栩。有部曲進退。而物不能害。山林之士。避世離俗。以爲亢者。其侏張不羣。與夫貪墨傭駑之役夫。誠相去遠矣。然而其弊將挈生民以爲康蝨。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合羣之義。其說在王制。富國知人之變。其說在八索。

族制第二十

墟書二十

形天無首而舞。跋難陀龍無耳而聽。阿那律陀無目而見。嚴經藉弟令非誣。其擗者若珊瑚與水母。動物而虛其腦也。若夫五鬢異處。而視聽之舍殊。此奚足眩矣。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孕也。舜若多神之無身觸也。亦見楞嚴經此非殊舍也。而猶若是。意者其猶電魚之儲氣。將不行而至者邪。以電臥人。能使前知。若遠游。所覩星辰。水波。山谷。人物。蟲獸。車馬。詭譎殊狀。皆如其志。瑞典人箸催眠術言以電氣使人孰睡。能知未來。及知佗人所念。或見異物殊狀。有千里眼。夢游諸名。其原出於希臘。晚有曼司莫立士姆及漢坡諾忒斯。沒諸書。今皆命曰精神學。蓋列子西極化人易人之慮。謂王同游諸事。

皆非。要之萬物莫神於辟歷。苟非骸質。猶無以覺。無以傳矣。聖王因是以卻鬼神而天所生。

上古受姓皆以母。而姬姜姑姚從女。自黃帝子為十二姓。箸之圖錄。冀統以父。然不能無弊。

亂。是故嬴氏之祖不章。而秦之先乃謀繫顓頊。以出於其孫女脩故。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

卯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索隱曰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左傳鄭國少暎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秦趙宜祖少暎案少暎已姓索隱誤且諸侯皆一本。惟六蓼則竝祖咎

繇庭堅。庭堅者。顓頊之才子。古今人表列高陽才子八人以咎繇代庭堅竟謂一人二名此誤女脩於庭堅。蓋姑姊妹。母系者傳甥。

是以舅甥兩名其祖。族制進化論曰世有不傳官位於子而傳姊妹之子者此由女系親族法故拔德兒曰羅安士史載日耳曼古代風俗曰舅與從母之愛其甥猶父之愛其子甥愛舅與從母或過其父敵國交質不取子而取甥獨財產傳之其子耳印度之連波人夫以財物少許與婦買其子歸冠以己族始得專有其女則必歸婦家而夫不得有也班古羅夫之書所載亞美利加之其尼路人傳財產於女系子孫初克佗人兒童將入學校父不命而舅命之皆重甥之徵也傳稱咎繇子為皋子。列女辯通傳皋即咎惟咎繇亦稱陶叔。

易林需之大畜而許由者寔咎繇之異稱。後有以是知繇者其名。咎則猶咎犯也。舅犯古多作咎犯。咎繇既傳於母系。已亦從其憲典。而授之甥。自甥稱之曰咎。其後遂以為成俗習言。猶咎犯也。故

化益雖以繇子。而別其姓曰嬴。獨國邑未蕪。以授人耳。見後附說胥臣曰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

鼓。彤魚氏之甥也。方以明彰。族姓而亟言甥。即黃帝子猶有母系無疑也。嗟乎。核絲之遠近。

蕃萎繫焉。傳稱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父黨母黨七世以內皆當禁其相婚以血緣大近故也遺傳之優劣。蠢智繫焉。血液之衿襍。彊弱繫焉。

言人種改良者謂劣種婚優種其子則得優劣之血液各半又婚優種其子則得優種血液八分之六至七世則劣種血液僅存百二十八分之一幾全爲優種矣。細胞之餘簡。死生繫焉。生物學之說謂單細胞動物萬古不死異細胞動物則無不死然其生殖質傳之裔亦萬古不死民之有統也。固勿能斥外其妣矣。觀於深山大澤。而知其將生龍蛇。素成之道。書之玉版。其慎始敬終也。民之蔡哉。平等之說盛。而第高下者。持其故以相詰。曰。女智必不如士。胡蜨以爭女也。而華其羽毛。雞以爭女。故生冠距。師子惟爭女。故修項被鬣。其麗且武。皆以爭而擅於其牡。雖人亦動物也。自大上而靜瘞者。不增其材力。又常迫妊娠。至不能事事。是以梓材憐之曰。嫗婦也。鰥寡也。嫗之必厚。其權則必不得均於士矣。聖王因是以貴世。適而尊禰廟。天子則及其大祖。雖文母猶繫之子。世適之貴也。亦曰遺傳爾。其敝至於任用一姓而貴戚之卿守其胙。守胙者誠胙其祖父。不喪蟬嫣。世卿奚譏焉。夫遺傳若冰之隱熱矣。隱於數世。越世以發。以類其鼻祖。不必父子。故商均不胥舜。而胥瞽瞍。周幽不胥宣。而胥汾王。且性猶竹箭也。括而羽之。鏃而弦之。則學也不學。則遺傳雖美。能蘭然成就乎。登鬻肥乘堅之童。而擯羊裘之駿。雄於椽杙。其道莫頗。聖王因是以革世。卿而官天下。曰。弗乎弗乎。白雉不貢。泗水不出鼎。吾已矣夫。仲尼之遏於季孫田成子。而不得進。子弓之驕角。而不得十二游以南面。遏之也力。故創之也甚。雖然。使上古無世卿。又安得仲

尼子弓也。彼共和而往。其任國子者。非以貴貴。惟競存其族故。不然。今吾中夏之氏族。礪落
彭較。皆出於五帝。五帝之民。何爲而皆絕其祀也。是無佗。夫自然之淘汰。與人爲之淘汰。優
者必勝。而劣者必敗。叡哲如五帝。氓固奔逐。喘弗能逮矣。則又封建親戚。以自屏翰。迫劫其
異族。使爲一宗。不宗者以律令放流。屏於大荒深阻叢棘白草之間。以伍戎狄。繇軒轅以至
孔氏。戡二千年。其名子姓者。至於百姓千品萬官億醜。非其類者。又安所容其趾乎。且古之
淘汰亟矣。故戚施直縛。籛餘蒙瓊。侏儒扶虛。朦朧修聲。葬饋司火。有時而用之。若夫童昏聩
瘖焦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屏之裔土者。懼其傳疾。以敗吾華夏之種。故蹙蹙焉
淘汰之也。凡負傷遺傳如狸犬或失其尾則所產者亦無尾人或墮指其子亦無指又駢指至六七者或數代皆同此則形骸疾害皆有遺傳矣古之人未嘗不僭濫於賞罰。
欲良其種也。則固弗能舍是。比端門之有命。而種既良矣。盡天下而皆出於厲山有熊。則孰
爲其優。而孰爲其劣。於是廢世卿。釋胥靡。與天下更始。三古之世卿。若執桃荊以赤发。其不
材之種。然後九州去其狼扈。而集其清淑。雖競存。非私也。今至於桓文。四裔之孤僨。其有以
于吾族紀乎。其皆吾昆弟與皇之耳孫矣。雖不競存。無進於其公也。自非前世之競存。則仲
尼子弓雕額冒彫也久矣。又安得淵聖之材而制是法乎。制法有程。而種之日進也無程。使

人人之皆角犀豐盈者。必革其恒幹。革幹之道。非直嚴父。亦賴母儀焉。十翼以歸妹爲天地之大義。上繫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注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一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歸妹卦歸故彖獨稱天地之大義也此則風如關雎書首登降義皆該之矣又案自大極而兩而四而八則自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自可比類非邵雝之私說也其成績究乎使跛能履。使眇能視。集解本能作而履卦亦然釋文不出異文據虞注則作而據履卦侯果注則作能案癘疾負傷若夫婦同病則必爲遺傳若婦非跛眇則幸可改良凡改良之說視此烏庶民之蔡哉。

附許由卽咎繇說

唐虞以貴族行禪讓。瞽瞍者虞君。而舜其世適也。不欲以天位授庶人。大史公稱堯讓天下於許由。宋氏尙書畧說以爲伯夷。其義曰。大傳陽伯。鄭謂伯夷掌之。左隱十一年傳。夫許。大岳之胤也。墨子所染。呂氏當染。皆云。舜染於許由伯陽。伯陽。陽伯也。故知許由卽伯夷矣。史言堯讓許由。正傳會咨岳與位之文也。此其說知放勳之不禪布衣。其實猶未審諦。案呂氏高注。謂伯陽卽老子。說誠誣繆。然尸子言舜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御覽八十一引是固別有伯陽。非許由矣。余以許由卽咎繇。古今人表書作許繇。正與咎繇同字。夏本紀曰。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皋陶卽咎繇古者多以

後嗣封邑。逆稱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許。而因稱咎繇曰許繇。亦猶契曰殷契。殷名契始封商

不曰殷也而殷本紀亦稱殷契 棄曰周棄。大王遷岐始有周名棄始封邰不曰周也而魯語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 不一一曲譬也。禪讓之說。本在夏世。

夏本紀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後。乃展轉譌遷。以為堯讓。古事芒

昧。未足怪也。伯夷列傳云。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夏本紀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

箕山之陽。益固咎繇子也。高注呂氏當染。以許由為陽城人。箕山者。下臨陽城。括地志曰陽城縣在箕山

北十 由冢在是。歸葬故里也。益辟在是。誓守父墓也。亦猶禹辟商均於陽城。陽城以北為

崇伯之國。將守故封。而視終身不好天室之政矣。夏本紀正義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案嵩本作崇即崇伯繇所封禹繇封邑相鄰特分南北耳

若皇覽言咎繇冢在廬江六縣。與許由箕山不相應。此猶堯葬濟陰。五帝本紀集解引劉向及皇覽 而墨子

節葬以為蛩山。呂氏安死以為穀林。舜葬九疑。五帝本紀 而孟子離婁以為鳴條。古事芒昧。亦

未足怪也。又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由所居。大城東北九里。

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長六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是說

則後起者。然許昌即許縣。與陽城同屬潁川。續漢郡國志 則意咎繇封邑。本自陽城達許。其後

世封許者。亦即守其故土。未可遽定也。或曰。墨呂既箸舜染許由之文。又言禹染於皋陶

伯益誠使許由咎繇為一人。何故變名更舉。是則以堯讓之謬言。遠起三季。墨呂固習聞焉。而不察其為異稱也。

民數第二十一

尙書二十一

陰陽之氣。發斂之度。無古今一也。叢林喬木。不一日而茲。惟蟻蠓醯雞歟。蟻動羣飛。其卵育亦不迤。人者獨異是。自嬴氏以前。里閭什伍之數。尚已。蓋漢平帝元始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後漢和帝永興元年。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此據續漢郡國志注引伏無忌所記東漢戶口此為最盛唐玄宗開元二

十八年。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明神宗萬曆六年。口六千六十九萬。清興以來。康熙四十九年。口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乾隆五十九年。口三萬七百四十六萬。道光二十八年。口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其辜較如此。夫自元始以來。至於康熙。千七百年。民數不相越。及乾隆之季。相去財八十年。而民增十三倍。此何說也。借曰天下久無事。民不見水火蠶刃。故日以孳乳。然自建武以逮和安。由天寶溯貞觀。中原無狗吠之警者。其距年亦相等。而倍不至是。借曰疆域袤延。前代所未有。未有者即回部耳。漢嘗開朝鮮高句驪以為樂浪玄菟。今亦未能郡縣之也。蒙古今為汗。羈屬理藩。唐時則且

滅突厥以置刺史。較其長短濶隘。亦略相當。且沙漠之地。固稀人而曠土。其戶口何足選。天府所登。未越九州也。章炳麟曰。均庸調於地者。始自康熙朝。自康熙而往。上蕪秦漢。民皆有口賦。有口賦則民以身爲患。雖有編審。必爭自匿矣。有司懼負課會計其數。又十而匿三四。口賦既免。貧優於富。厚游惰優於勤生。民不患有身。雖不編審而爭以其名效於上矣。故乾隆之民數增於前十三倍者。彘之隱竄伏匿者多也。且升平之世。疆吏喜以臚盛媚於上。彼將曰。衮益民數。既不足以彙郡縣。聖靈斐然。宜有所潤色。以樂主聽。則虛增之可也。非直虛增爾。戶籍屬草藁。多受成於保甲一人。而遠游地既鬲。越有司不相知。榜其名家。復榜其名。在所及要。取既上。無校讎者。卒不爲刪除。繆複若是。則以一人爲二人也。一隱之一增之。故相去若北谷。至十三倍其舊。然則元始以來。民必有盈萬萬者也。乾隆道光之世。民不過倍萬萬也。雖然。古者樂蕃遮。而近世以人滿爲慮。常懼疆宇隘小。其物產不足以襲衣食。今淮漢以南。江皋河瀕沮洳之地。蓋樹藝無甌脫矣。東南之民數。宜必數倍前代。使闢地於巨島灌莽間。則鄰國先之。使從事於河雒。昔之膏腴。今乃爲沙磧。地質易矣。不可以植稻梁。而猶宜於嘉卉。莫挈之則竄也。故弱者道蹙。彊者畧奪。終則畧奪不可得。而人且畧奪之。章炳麟

讀小雅至於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歛然歎曰。烏虓後司農見之矣。言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

封禪第三十二

煇書二十二

烏虓。後世之封禪。侈心中之。而假於升中燔柴以恣其佚樂。斯無足論者。夫古之升中燔柴者。曷爲者也。封大山。禪梁父。七十有二家。以無懷爲最近。當是時也。天造草昧。榛薄四塞。雄虺長蝮。盡爲顛民害。人主方教民佃漁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議禮。然則其所以封禪者。必有所職矣。吾嘗以爲古之中夏。羸於西極而縮於東南。東南以岱爲竟。徐楊淮海。禹迹之所蹈。同於羈縻。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疆。故春秋夷吳越。成周之盛。淮夷徐戎。其種族猶吾人。而以其椎髻之俗。憬然犯南甸。若然。自岱而南。王教之所不及。帝王治神州。設險守固。其封大山者。於周禮則溝封之典也。因大麓之阻。紮土爲高以限戎馬。其制比於蒙古之鄂博。是故封禪爲武事。非爲文事。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之以祭天以肅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順其禮。文之以秩羣神以揚其職。是其示威也。則猶偃伯靈臺者也。三王接迹。文肆而質靡。而本意浸微。喪其本意。而日行以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者。爲仁物也。夫國有嶠墮。不崇其高。塹

之鑿之。赭之蕩之。以爲魁陵糞土。即有大寇。其何以禦侮。爲封域計。土石可傷邪。古者野廬幾竟。宿息井樹。單襄公有言。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故至於俠溝叢樹。而戎車遠矣。爲封域計。草木可傷邪。然則所以惡傷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車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號於九圍。而實陰收其利。故封禪可尙也。嗟乎。嬴劉之君。南殄滇粵。而北逐引弓之民。其所經畧。則跨越乎七十二家之域矣。去病以武夫。知狼居胥之可封。而人不以僭越罪之也。使漢武寤於此。則岱宗之微迹可以息矣。

河圖第二十三

尙書二十三

亡人至於五鹿。而得塊以爲天賜。其實野人也。慮犧之王也。其形龍蛇。不知所自始。傳者以爲出於加爾特亞。隩矣。枳棘之未伐。九有之未列。雖趨中夏。無以知中夏之形也。河圖者。括地者也。獲於行迷。而以寫青黑黃赤。雖腐敗則珍之。吾安知夫鸞駭。河圖以爲天賜者。非亡人之塊邪。螭螭化而爲復育。復育化而爲蟬。物之更迭生也。惟人亦然。昔者美洲有紅人。當明中世而驅。人以其前爲蛟螭紫貝之族也。然而今之糞地於美洲者。得華屋焉。吾安知夫前乎慮犧者。非有聖哲之士邪。彼且儀其地之象。而淪於河。慮犧得之。而以爲陳寔。斯猶蕭

何之收。秦圖籍以知地形。隄塞也。夫何瑰偉矣哉。禹之維書其猶是圖。夫有周行於裨海。以立髀者。迆書其度劑。票忽遇而拾之。寵靈其書。以爲天賜也。亦宜。烏虓。夏氏所以爲四國綴游者。其地形吾見於書矣。大焱之熾。蟄地中而發。浸假而積沙與漚。以閔巨流。則山川之變。曾不鎔金。與埴之在陶。若當夏氏之未奠。吾未之覩也。吾觀於江。今之潮薄乎廣陵。而古之潮上薄乎武昌。王仲任曰。江漢朝宗於海。唐虞之前也。論衡書 繇是言之。當虓犧之時。則吳干舒桐盡瀛海矣。惜乎吾不得河圖而讀之也。潮汐致日漸長。論曰古月離地十二萬里。時攝潮之力大。今二百十六倍。

方言第二十四

墟書二十四

中國之燕樂。輓世以南曲爲安雅。而宛平成都會六百年。趨市朝者習其言。其樂浸隆。今南紀諸倡優。皆效幽冀爲殺伐悲壯矣。章炳麟曰。格以聲音之倫。而燕趙間多清急。陸法言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此以紐切言之。燕趙多以輕唇爲牙音。故云重濁。若音響之緩急。剛柔則反是。所謂噉音也。且京師者。有時而爲陵谷。聲樂之大湊。必以水地察其恆爲都會者。齊州以河漢分南北。河衛之岸。謂之唐虞。漢之左右。謂之夏楚。舜以南風。紂以北鄙。劉向辨其違矣。周人作四始。而音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取說苑修文篇義。古者北方有五聲。至文武始增和穆。二變明南音獨進化。完具。故韓詩之說。周召以爲其地在南陽。

南郡間。大史公曰。潁川南陽禹之所都。至今謂之夏人南郡。固全楚時郢都也。孫卿有言。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夏之與越。相爲正。夏之與楚。相爲扶持。故質驗之以地。二南如此。質驗之以水。沔漢之川。下流入荊州。而命之曰夏水。其國曰楚。若然。夏楚者同音。而互稱。楚從疋聲。聲本同夏。其說詳後。晉名於晉水。齊名於天齊。楚名於夏水。其比類一也。毋其南陽南郡者。故爲二夏。若鎬池伊雒之爲二周。與殷之有三薄邪。齊州之音以夏。楚爲正。與河衛絕殊。故曰能夏則大。然猶謂楚聲南蠻侏離。此河衛之間。里巷婦子之私言。未足以爲權量也。察文王之化。西南被於庸蜀。濮彭而江漢間尤美。故克殷之役。史岑稱之曰蒼生更始。朔風變楚。出師頌。審師文王者。必不夷俗。表音楚矣。二南廣之以爲雅。雅之義訓爲鳥不反哺者。而古文爲疋。疋者即人腓脛。樂府無所取其度。此以知雅則同夏。而疋與楚同聲。其文皆段借。故二雅者。夏楚之謂也。二雅張之以爲頌。頌者在周官則隸九夏。故金奏肆夏者。頌之時邁也。繇是言之。四始之聲。惟楚夏以爲極。十三國獨楚無風。儒者皆言以僭王不貢包茅擯棄之。失也。元氣廣厚而物博。而用者當其無有。黃鍾小素。不以名宮。元音含少。惟同律則不專其月。何者。以十二調所公也。詩三百皆以楚言爲中聲。尙安取楚風矣。今夫種族之分。合必以其

言辭異同爲大齊。故自變楚以更始。則殷薄之族爲頑民。自此始也。天之草昧。大陸之先民。必賓巨川以爲宅。舟楫旣盛。資其流衍。溯之洄之。厲之杭之。然則百貨殷賑。市里良奧。方五千里之間。而都會山出碁置矣。惟齊州人自西方來。一自秦。一自蜀。北賓河衛而居之。南賓江淮而居之。然先周帝王之宅。東南以大山梁父爲畛略。岱南徐楊。羈縻不絕。於漢若有朱厓九真矣。帝王者。樂得殖民之地。從其喜好。繇俗甘食宴居。而憎故都僻隘。故蜀亦浸廢。荊州處徐楊蜀間。則終古淪爲要服。周而始有楚聲。而非莫也。熊嚴之作。與上國抗衡諸。吳越復繼起。及孫氏王於武昌金陵。訖晉之東。冠帶在是矣。案抱朴外篇審舉曰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此乃見同於左。稚之類據此晉初中原人士猶歟。祝吳楚至東晉始翁合無間也。然至唐世。仕宦者猶不欲得南方。揚詡以爲樂土。亡與比。睨者。其在維師鄴下。是何也。王景之治河。功施千年。始永平卒之開運河。無邕潰。是故砥柱可漕。孟津可下。商旅駢闐。亭候修飭。都邑士女。芋以閔。其氣不彫益。南方者。卑溼隘促。得與比邪。熙寧以降。河則歲歲橫浸。水門崩圯。隄訕不息。下自勃碣。上至二陵。三千里間。水道所在梗塞。故其榜船絕迹。化居邕滯。民日蔽幪。亡職業。而猶不狎。非獨被金元之殺掠爲然也。河之不治。則有焉。當是時。南方江漢之水。其波淪如故。以是使其行旅日通。俊民日蕃。乃幾

與北方異氣。中國謂谿谷諸苗蠻。滿洲謂漢人蠻。見揚州十日記淮北人謂淮南人蠻。距鬲川瀆耳。

而相鄙賤若異種矣。迹江漢之盛。有輪郭於春秋。張於吳晉。弼於宋。以至今。然其萌芽。即自

變楚始。夫聲樂者。因於水地。而蒼生當從其文者。以更改。幽冀之音。其道不久矣。凡今語言。

略分十種。河之朔暨於北塞。東傅海。直隸、山東、山西、南得彰德、衛輝、懷慶爲一種。紐切不具。

亢而鮮入。唐虞之遺音也。陝西爲一種。明徹正平。甘肅宵之。不與關東同。惟開封以西。郤上。

陸法言曰。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至今猶然。此即陝西與關東諸部無入者之異也。汝寧、南陽。今日河南。故荆豫錯壤也。及沿江而下。湖

北至於鎮江。爲一種。武昌、漢陽。尤擘緩。當宛平二言。其南湖南。自爲一種。福建、廣東。各爲一

種。漳泉、惠潮。又相軫也。不足論。開封而東。山東曹沈。沂至江淮間。大略似朔方。而具四聲。爲

一種。江南。蘇州、松江、大倉、常州、浙江、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爲一種。賓海下溼。而內多渠

澮湖沼。故聲濡弱。東南之地。獨徽州寧國。處高原。爲一種。厥附屬者。浙江、衢州、金華、嚴州、江

西。廣信、饒州也。浙江溫處、台。附屬於福建。而從福。福建之汀。附屬於江西。而從贛。然山國陵

阜。多自鬲絕。雖鄉邑不能無異語。大略似也。四川上下。與秦楚接。而雲南、貴州、廣西三部。取

爲僻左。然音皆大類關中。爲一種。滇黔則沐英以兵力略定。脅從中聲。故其餘波播於廣西。

湖南之沅州。亦與貴州同音。江寧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撫治所。音與佗府縣絕異。畧似中原。用晉宋嘗徙都故。夫十土同文字。而欲通其口語。當正以秦蜀楚漢之聲。然執不舍徑而趣回曲。觀於水地。異時夏口之鐵道。南走廣州。北走蘆溝。橋東西本其中道也。即四鄉皆午貫於是。君子知夏口則爲都會。而宛平王迹之磨滅不終朝。是故言必上楚。反朔方之聲於二南。而隆周召。

訂文第二十五

廋書二十五

秦述之人。款其皋門而觀政令。於文字之盈歉。則卜其世之盛衰矣。昔之以書契代結繩者。非好其繇也。萬事之愆萌。皆伏於蠱。名實惑眩。將爲之別異。而假蹠遠以爲文字。然則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則文以益繇。亦執自然也。先師荀子曰。後王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是故國有政者。其倫脊必析。綱紀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晉。雖欲文之不孟晉。不可得也。國無政者。其出話不然。其爲猶不遠。官事民志。日以嚚媮。雖欲文之不嚚媮。不可得也。吾聞斯賓塞爾之言曰。有語言然後有文字。文字與繪畫。故非有二也。皆昉乎營造宮室而有斯制。營造之始。則昉乎神治。有神治。然後有王治。故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禹之鑄鼎。

而爲尙彪。屈原之觀楚寢廟而作天問。古之中國。嘗有是矣。奧大利亞與南亞非利加之野人。嘗墜涅其地。彤漆其壁。以爲畫圖。其圖則生人戰鬥與上古之異事。以敬鬼神。埃及小亞細亞之法。自祠廟宮寢而外。不得畫壁。其名器愈陵。當是時。布政之堂。與祠廟爲一。故以畫圖爲吏之政。以揚於王庭。其朝覲儀式。繪諸此。其戰勝奏凱。繪諸此。其民志馴服。壺箠以迎。繪諸此。其頑梗方命。終爲俘馘。繪諸此。其于圖也。史視之。且六典視之。而民之震動恪恭。乃不專於神。而流馳於圖。見圖則爽然師保。隸其前矣。君人者。藉此以相臨制。使民馴擾。於事益便。頃之以畫圖。過繁稍稍刻省。則馬牛鳧鷖。多以尾足相別而已。於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後愈省。凡數十畫者。殺而成一畫。於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凡象形字。其溝陌又爲二。一以寫體貌。一以借形爲象。所謂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得仿佛者也。乃若夫人之姓氏。洲國。山川之主名。主形者。困窮乃假同音之字。以依託之。於是有諧聲字。則西域字母。根株於是矣。人之有語言也。固不能徧包衆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則引伸緣傳。以爲稱。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占覆矣。乃不得不爲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故數字之義。祖禰一名。久而莫蹤迹之也。今英語最數。無慮六萬言。斯氏道言各成義。不相陵越。東西之有書契。莫

繇是者。故足以表西海。章炳麟曰。鳥虡。此夫中國之所以日削也。自史籀之作書。凡九千名。非苟爲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諺言。秦篆殺之。凡將諸篇繼作。及鄒氏時。亦九千名。衍乎鄒氏者。自玉篇以逮集韻。不損三萬字。非苟爲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諺言。北宋之亡。而民日。齒媮。其隸書無所增。增者起於俗儒鄙夫。猶無增也。是故脣吻所恃。千名而足。檄移所恃。二千名而足。細旃之所承。金匱之所藏。箬於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廟之所奏。同律之所被。箬於賦頌者。四千名而足。其他則視以爲腐木。敗革也已矣。若其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則。既乎檄移之。二千而止。以神州之廣。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庶是。其庸得不澶漫。搥殺。使政令逡巡。以日廢也。且夫文因於言。其末則言摯迫。而因於文。何者。文之瑣細。所以爲簡也。詞之苛碎。所以爲樸也。刻玉曰瑑。刻竹以爲書曰篆。黑馬之黑。與黑絲之黑。名實眩也。則別以驪緇。青石之青。孚苟之青。名實眩也。則別以蒼。蒼。蒼。琅玕。耦怨。匹也。合耦。匹也。其匹同。其匹之情異。則別以逑。仇。馬之重遲。物之重厚。其重同。其重之情異。則別以篤。竺。本木曰柢。本厓氏曰。氏。仰視蒼也。謂之天。髮際曰顛。此猶單辭也。辭或冗矣。而進言動辭者。勿便。使造字無神。祇則終古曰天。之引出萬物。地之提出萬物者。爾。斯則劇口且煩。簡書也。故號以神祇。而一言。

瞻矣。此猶物名也。歷物之意。志念祈嚮之曲折。其變若雲氣。而言或以十數。莫曰輟。則終古曰車。小缺復合也。莫曰母。則終古曰女。欲姦訶止之。勿令姦也。其冗曼勿便也。尤甚。故號以輟母而一言瞻矣。然則名之箸者。文從其言。也不可。苟紆於祈嚮。而饌具一名以引導之。其必自史官之達書名。使民率從以爲言。無疑也。今自與異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猶暖暖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者相角。其寔便既相萬。及緣傳以譯。而其道大窮。今夫含生之屬。必從其便者也。然則必有弟靡以從彼者。雖吾文字。亦將棄不用矣。孟晉之後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舉者。循而撫之。故無其名。今匱於用者。則自我作之。其所稱謂。足以厭塞人之所欲。欲廢墜得乎。若是。則布政之言。明清長弟。較然如引繩以切墨。品庶昭蘇。而器媮者競矣。吾聞古之道。君人者。曰審諦如帝。

附正名襍義

管子曰。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法七其在七法。以爲一官。覃及異域。言正名者衆矣。夫三段之條。五旌之教。是有專家。不得采摭。今取文字聲音。明其畧例。與夫修辭之術。宜審正者。集爲襍義。非誠正名而附其班。蓋匡謬正俗之次也。

西方以數聲成言。乃爲一字。震日則否。釋故釋言而外。復有釋訓。非聯縣兩字。即以雙聲疊韻成語。此異於單舉者。又若事物名號。合用數言。歲陽歲陰。義則難解。放勳重華。古聖之建名。阿衡祈父。官僚之定命。是皆兩義和合。并爲一稱。苟自西方言之。亦何異一字邪。今通俗所用。雖塵跂二千。其不至甚憂困匱者。固賴此轉移爾。繇是言之。播於文俗者。亦逾萬字。然於理財正辭。其憂不逮甚矣。若有創作用。纘舊文。故字一訓。字數兩端。皆名一字。是則書童竹筴。數必盈億也。

六書之從形聲。十固七八。自叔然弘嗣。則有切音。其後或以婆羅門法貫之。宜若調瑟有準。觀其紐切而知其音讀者。然抽諷廣韻。則二百六者勿能辨也。其能辨者。而九服又各異其歛侈也。音不弔當。彼是不明。人各相非。孰爲雅言。察此其所由生。則嘗正字母之讀。以貫雙聲。未嘗正二百六部建首之讀。以貫疊韻。故呿唸同概。而韻不可知。龔孫章切音之術。而弗整理。其切則襍舉散字以爲用。未嘗一用字母部首。故樞軸繁亂而讀不可知。世言漢文難識。不若歐洲之易簡。若專以字母韻首爲綱。上去傳於平聲。加之點識。以示區別。所識不過百名。而切字既有定矣。雖咳笑殼音之子。使無歧聲。布於一國。若鄉邑相

通可也。

上世語言簡寡。故文字少而足以達情。及其分析。非孳乳則辭不斟。若彼上世者。與未開之國相類。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矣。案柏修門人種。以同部女子爲男子所公有。故無夫婦妃耦之言。婦人處子。語亦弗別。徵之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曲禮。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婦人俠牀。注。謂妻妾子姓。語無區別。與柏修門種。勿殊。蓋慮犧儷皮以前之遺語。爾又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各有正文。而昆弟獨段於韋束之次。弟其後。乃因緣以製絜字。說文兄雖訓長。毛公故訓。義實爲茲。蓋繇茲長而爲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大宗嗣始祖。小宗嗣四親。族人爲宗。服齊衰三月。宗之重於家族。政體久矣。其始鑑於立少。懼其動搖。而尊之使隋。不可登。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亦不得以其戚戚宗子。故餘子於適長。無敢有兄與昆之稱。雖適長亦以臣庶視餘子。未嘗言弟也。其諸庶相謂。則孟仲及季而已。本無兄弟昆弟之名。故亦不製其字。及其立名。借字則社會已開。必在三王之際也。又加路脫稱達馬拉人。以淡巴菘二本易羊一匹。淡巴菘十本易犢一頭。然其祿數知五而止。自五以上。無

其語言亦無會計。故見淡巴菘十本者。擴張兩手以指切近。略知其合於二五之數。而不知其十也。又其醫頑者。識數至三而止。及與大利亞人。則三數猶不能憭。夫世無衡量籌算。人之紀數。固以指爾。以五指爲極數。而不能使左右相代以定位。則五以上。宜不能知也。汪容甫作釋三九篇。徧徵古籍。凡欲甚言多數者。或則舉三。或則舉九。余以爲舉九者在社會開明而後。若舉三則上古之遺言也。當是時以爲數至於三無可增矣。且慮犧已有十言之教。而易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律歷志言五六天地之中合。其佗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屬。大氏以五爲度。蓋當時亦特慮犧知十耳。元元之民。則以爲數至於五無可增矣。後世雖漸文明。而數極三五之說。傳之故老。習於胥頰。故亦相引而弗替乎。又古之言人。仁夷同旨。案說文古文仁字作𠂔。而古夷字亦爲𠂔。漢書樊噲傳與司馬居釋文𠂔古夷字此段仁爲夷也。海內西經。百神之所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仁羿者夷羿。傳云夷羿收之是也。說文言夷俗仁。仁者壽。故夷與仁聲訓本通。脂真之轉。字得互借。表觀中庸皆云仁者人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韓勅碑有四方士仁。皆借仁爲人矣。乃知人與仁夷古祇一字。蓋種類之辨。夷字從大而爲人。自

禹別九土。始以夏爲中國之稱。製字從頁。白。夕。以肖其形。自禹而上。夷夏並號曰人耳。夷俗仁。故就稱其種爲人。以就人聲。而命德曰仁。仁卽人字。自名家言之。人爲察名。仁爲立名。而簡樸之世。未能理也。古彝器人有作人者。重人則爲人。以小畫二代重文。則爲仁。明其非兩字矣。自夷夏旣分。不容通言爲人。始就人之轉音而製夷字。然說文儿字下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夫古文與小篆一字耳。何故別訓爲仁人。則知古史官之製儿字。蓋專以稱東夷以別夏人。夷俗仁。故訓曰仁人。此義治小學者多不瞭。非深察古今變故不知。白虎通義謂夷者蹲夷無禮義。故儿字下體詰屈。說文儿字下引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以象蹲夷。且海內西經。仁羿。說文繫傳儿字下注引作人羿。是儿夷一字異讀之明徵。通其源流。正變言之。則人儿夷人仁人。凡六字。於古特一字一言。及社會日進而音義分爲四五。夫語言文字之繁簡。從於社會質文。顧不信哉。

六書初造。形事意聲。皆以組成本義。惟言語筆札之用。則段借爲多。小徐繫說文。始有引伸一例。然鄒君以令長爲段借。令者發號。長者久遠。而以爲司命令位。尊高者之稱。是則段借卽引伸。與夫意義絕異。而徒以同聲通用者。其趣殊矣。夫號物之數曰萬。動植金石

械器之屬。已不能盡爲其名。至於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無體象。則不得不段用佗名以表之。若動靜形容之字。諸有形者。已不能物爲其號。而多以一言槩括。諸無形者。則益不得不段借以爲表象。是亦執也。姊崎正治曰。表象主義。亦一病質也。凡有生者。其所以生之機能。即病態所從起。故人世之有精神見象。社會見象也。必與病質偕存。馬科斯·卡拉以神話爲言語之屢疣。是則然矣。抑言語者。本不能與外物混合。則表象固不得已。若言雨降。案降下也。本謂人自陵阜而下。風吹人口出氣急。皆略以人事表象。繇是進而爲抽象思想之言。則其特徵愈著。若言思想之深遠。度量之寬宏。深者所以度水。遠者所以記里。寬宏者所以形狀空中之器。莫非有形者也。而精神見象。以此爲表矣。若言宇宙爲理性。此以人之材性表象宇宙也。若言真理。則主觀客觀。初無二致。此以主觀之承仞。客觀之存在。而表象真理也。要之生人思想。必不能騰躍於表象主義之外。有表象主義。即有病質馮之。其推段借引伸之原精矣。然最爲多病者。莫若神話。以瑞麥來牟爲天所來而訓行來。以乞至得子爲嘉美之而造孔字。斯則真不失爲癭疣哉。惟夫庶事繁興。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爲正文。如能如豪如羣如朋。其始表以猛獸羊雀。此猶埃及古文。以雌蠶表至

尊。以牡牛表有力。以馬爵之羽表性行愷直者。譚利亞英文學史久之能則有態。豪則有勢。羣則

有容。朋則有備。皆特製正文矣。而施於文辭者。猶習用舊文而怠更新體。繇是表象主義

日益浸淫。然賦頌之文。聲對之體。或反以代表爲工。質言爲拙。是則以病質爲美。疾也。楊

泉物理論有云。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樊文類聚人部引此謂本繇一語。甲毛而爲

數文者。然特就簡畢常言以爲條別。已不盡得其本義。緊本義訓繩絲急引伸施於草木斯義益衰。則治小

學與爲文辭者。所繇忿爭互詬。而文學之事。彌以紛潰矣。

如右所述。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是其分際。則在文言質言而已。文

辭雖以存質爲本。然業曰文矣。其不能一從質言可知也。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

亦益篤。斯非直魏晉以後然也。雖上自周孔。下逮羸劉。其病已淹久矣。湯武革命而及黃

牛之革。皿蟲爲蠱。而云榦父之蠱。易者象也。表象尤著。故治故訓者。亦始自易。而病質

亦於今爲烈焉。雖然。人未有生而無病者。而病必祈其少。澱汗漬染。寧知所屆。荀氏有言。

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樂論焉可長也。近世奏牘關移。語本直覈。純出史胥。其病猶少。而庸妄

賓僚。謬施塗墍。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云

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夫言苛則曰吹毛求疵。喻猛則曰鷹擊毛鷲。遷固雅材。有其病矣。厚味腊毒。物極必反。遂於文格。最爲備下。是則表象之病。自古爲昭。去昏就明。亦尙訓說。求是而已。自昔文士。不錄章句。而劉彥和獨云。注釋爲詞。解散論體。襍文雖異。總會是同。文心雕龍論說篇斯固文辭之極致也。若鄭君之誼毛詩。公彥之釋士禮。武子之訓穀梁。臺卿之讀孟子。師法義例。容有周疏。其文辭則皆斐然信美矣。當文學陵遲。躁人喋喋。欲使漸持名實。非此莫由也。

有通俗之言。有科學之言。此學說與常語不能不分之由。今若物舉其畧。炭也。鉛也。金剛石也。此三者質素相同。而成形各異。在化學家可均謂之炭。日與列宿。地與行星。在天文亦豈殊物。然施之官府民俗。則較然殊矣。夫盤盂鐘罇。皆冶以金。几案杯箸。皆彫以木。而立名各異。此自然之理。然苟無新造之字。則器用之新增者。其名必彼此相借矣。即如真煤曰煤。古樹入地所化。亦因其形似而曰煤。不知此正宜作墨爾。曩令古無墨字。則必當特造矣。

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與鄙語不能不分之由。天下之士大夫少而農牧多。

故農牧所言。言之粉地也。而世欲更文籍以從鄙語。冀人人可以理解。則文化易流。斯則左矣。今言道義。其旨固殊也。農牧之言道。則曰道理。其言義。亦曰道理。今言仁人善人。其旨亦有辨也。農牧之言仁人。則曰好人。其言善人。亦曰好人。更文籍而從之。當何以爲別矣。夫里巷恒言大體不具。以是教授。適使真意譌殺。安得理解也。昔釋典言般若者。中國義曰智慧。以般若義廣。而智慧不足以盡之。然又無詞以攝代。爲是不譯其義。而箸其音。何者。超於物質之詞。高文典冊。則愈完。遞下而詞遞缺。缺則兩義混矣。故教者不以鄙語。易文。言譯者不以文言。易學說。非好爲詰詘也。苟取徑便而殺真意。寧勿徑便也。

志念之曲折。不可字字而造之。然切用者不宜匱乏。此如直行曰徑。易言也。一曲一直曰迂。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完矣。如物有大小。易言也。自圓心以出輻線。稍前益大曰奕。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完矣。如形式之分合。易言也。望兩物平行者。漸遠而合成交角曰眚。若不特爲之名。則於言完矣。古義有精眇翔實者。而今弗用。舉而措之。亦猶修廢官也。如火車中止。少頃即行。此宜用輟字。古義。如鐵路中斷。濟水復屬。此宜特爲製字。雷霆擊物。昔稱曰震。火山之發。上變陵谷。下遷地臧。今宜何稱。釜氣上蒸。昔號曰融。既蒸復變。既蒸

復凝。今宜何號。南北極半歲見日半歲不見日。昔名之暨。赤道下晝夜平等者。今宜何名。東西半球兩足相抵。昔謂之僦。正當作外東西背馳。終相會遇者。今宜何謂。以此比例。不翅千萬。擇其要者。爲之製字。則可矣。

故有之字。今彊借以名佗物者。宜削去。更定。若鏘鏘。本火齊珠也。今以鏘爲金類元素之名。汽。本水涸也。今以汽爲烝氣之名。名實棍殺。易令眩惑。其在六書。誠有段借一科。然爲用字法。非爲造字法。至於同聲通用。益不可與造字並論矣。是故鏘汽等文。必當更定。

官吏立名。疆域大號。其稱謂與事權不同者。自古有之。如秦以御史爲三公。於周特簪筆之吏。唐以侍中爲宰相。於漢則奉壺之役也。然封駁之官。謂之給事。一萃之長。號以千總。則已甚矣。若夫展轉沿襲。至不可通者。則始於元後。如升州爲府。而府仍號以某州。最爲無義。今官書文牘。輒言各直省。此復襲明而誤。彼時有南北直隸。故曰各直。有十三省。故曰各省。今直隸非有二也。且亦一行省耳。然則稱各省已足。省當稱司或當稱部前人已言之此姑從俗仍言各直。所指安在。乃觀於日本之官號。何其剴切雅馴也。近法東鄰。庶幾復古哉。

轉譯官號。其事尤難。蓋各國異制。無緣相擬。或謂宜一切譯音。如漢時且渠當戶例。然左

右賢王僮僕都尉。則固譯義矣。要之中國當自定官號。名實既覈。則相切者多。必不能比。傅。然後如賢王僕尉。非漢所有。而特爲作名可也。并不能爲之作名者。然後從且渠當戶例可也。

人名地名。雖舉音而當知其義。從說之。苦越生子。命曰陽州。人以地名也。蒲姑。東土奄君之號。人地互稱也。懷壤汜汎。繇事得稱。仲中坻和。義事兼具。此其模畧可知也。橫說之。釋典言世間名字。或有因緣。或無因緣。其大齊曰。有因緣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故名舍利弗。如摩鑰羅道人。生摩鑰羅國。因國立名。故名摩鑰羅。無因緣者。如曼陀婆。一名二寶。一名殿堂。一名歛漿。堂不歛漿。亦復得名。爲曼陀婆。如薩婆車多。名爲蛇蓋。實非蛇蓋。然則渠按以鬪毘名。支那以蠶絲名。世謂震旦支那譯皆言秦今人考得實爲蠶義域多利以英吉利主名。非律賓以西班牙王名。是亦地名之有因緣者也。若能蒐集故言。如昔儒之爲春秋名字解詁者。其於古訓當愈明也。

狗有縣蹠曰犬。說文犬未成豪曰狗。釋畜通言則同。析言則異。故辨於墨子者曰。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經下鳥白曰雥。霜雪白曰皚。說文玉石白曰皦。說文色舉則類。形舉則殊。故駁於孟

子者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子告中夏言詞。有流馳而無疑止。多
支別而乏中央。觀斯二事。則可知矣。釋故以三十餘言總持一義。諒以八代殊名。方國異
語。靡不集合。非一時能具數詞也。方言列訓大者十二語。列訓至者七語。而云別國之言。
初不往來。舊書雅記。俗語不失其方。今則或同。是知閉關裹足之世。人操土風。名實符號。
局於一言。而文辭亦無儷語也。若史通雜說。載姚最梁後畧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
在子。以爲變我稱子。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繇儷辭盛行。語須耦對故也。此於儷
辭。固傷繁鄭。抑觀莊周山木。已云吾無糧我無食矣。近世多讀我爲餓從釋文所舉一本也。然使辭
喪吾我互舉則此亦未必非互文。使祇有我字。而無同訓之予。則斯語不得就也。臧洪與陳琳書。足下徼利
於竟外。吾子託身於盟主。許靖與曹公書。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尋其
辭例。是亦同揆。使稱人者徒曰足下。莫曰吾子執事者。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柏舟。則
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史明一經。
捶句皆雙。儷辭是昉。察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爲天下谿。爲天下谷。谿谷大同。釋水水注
谿曰谷。此廣隘之異。釋山山續無所通。谿說文水出通川。爲谷此通塞之異。而廣雅釋山則直云谿谷也。故謂大同直取相變。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義有正

負。文實互施。晉語韋解傾危也釋故平易也陸績說此即云易平也非有一訓數文。亦不得為斯語矣。雖然。儷體為用故

繇。意有殊條。辭須翕闢。子句無施。執不可已。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為工。不以同訓為

尚。亦見駢枝同物。義無機要者也。明張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有說古人文辭一條曰修禊序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

高朗令終宋玉賦云且為朝雲古樂府云莫夜不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北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糧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為複矣案張氏所舉非必同訓若云明而未融墓而不墳則明融墓墳自有辨也然析言則殊通言則一用之文辭固取大同而遺小異則雖謂一訓可也

夫琴瑟專一。不可為聽。分間布白。鄉背乃章。故儷體之用。同訓者千不一二。而非同訓者

擅其全部矣。辭氣不殊。名物異用。於是乎辭例作焉。辭例者。即又不可執也。若言上下無

常。進退無恆。易文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左襄二十九年傳一則同趣。謂上下與進退常與恆皆同趣一則儷馳。謂處與

流義相反對要其辭例則一。詞性亦同。義有正負。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墨子經說下云。白馬

多白。視馬不多視。視馬謂馬之善視者白馬視馬。辭例一也。而白為全體。視為一部。觀念既殊。則詞

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皓鶴奪鮮。白鵬失素。奪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為舉性。鮮為加

性。墨子經上有移舉加之文謂言詞分移舉加三性經說上釋之曰狗犬舉也叱狗加也蓋直指形質謂之舉意存高下謂之加如素即白色是為直指形質如鮮方言訓好淮南傲真訓注訓明好好者繇人意好之是為意存高下如平氣稱狗是為直指形質如激氣叱狗是為意存高下同一言狗而有舉加之別是猶長言短言固不繫文字之殊矣至如鮮素之屬皆形容詞也而當定其科別故今取墨子語命之曰舉性形容詞加性形容詞觀

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推是以言。春爲蒼天。秋爲旻天。天釋仁覆愍下而言旻。遠視蒼然而言蒼。函德與表色不同也。天子曰后。庶人曰妻。禮曲君母得言大后。民母不得言大妻。尊號與常名不同也。且元年一年。其實同也。遞數之始。於一曰元。駢列之舉。其一不曰元。故孔子書元年。子夏問曰。曷不起初哉首基。張揖上廣雅表若言一人。不得言初人哉人矣。中國內國。其實同也。在外而正亦曰中。在內而倚不曰中。故惠施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莊子天下無外者。尺度絕而亦無中。然未嘗無內。若膠執辭例。而謂準度兩語。分判無差。至於白視素鮮。亦必爲之穿穴形聲。改字易訓。則是削性以適例也。近世作者高郵王氏。實惟大師。其後諸儒。漸多皮傅。觀其甚者。雖似渙解。方更詰繆。宜有所殺止矣。

古人文義。與今世習用者或殊。而世必以近語繩之。或舉孟子萬章篇。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謂之其同義。而用之不得不異。野哉其未知蓋闕也。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朕其弟即朕之弟也。書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即堯聞其聰明也。左定二年傳。奪之杖以敲之。奪之杖即奪其杖也。夫何不可代用乎。蓋之其是者四文。古實同義互用。特語

有輕重。則相變耳。鴻範曰時五者來備。宋世家作五是來備。後漢書李雲傳作五氏氏是同音通用。荀爽傳作五寔以寔訓是非其義也。以是同者訓矣。且五是亦時五之倒語也。藝文志儒家者流。以今世文義言之。者字甚詰。詘難通。尋說文者別事詞也。喪服注。者者明爲下出也。故者義與是與此相類。至今有者番者回等語。儒家者流。儒家宜讀。者流爲句。者流。猶言此流也。釋訓之子者。是子也。故之亦與是此義同。比類觀之。知古人於普通代名詞。通言互用。不得以孟子之其偶異而謂辭氣異施矣。

高郵王氏。以其絕學釋姬漢古書。冰解壤分。無所凝滯。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猶有未豁然者。一曰倒植。一曰間語。倒植者。草昧未開之世。語言必先名詞。次及動詞。又次及助動詞。譬小兒欲啖棗者。皆先言棗而後言啖。百姓昭明。壤土割裂。或順是以成語學。或逆是以爲文辭。支那幅土。言皆有序。若其蹤迹。未盡滌除。書禹貢言祇台德先。鄭注其子之德。既先。即先祇台德也。無逸言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僞孔作卑服。今從俾使也。是謂大王王季。使文王就服康功田功。即俾文王即服康功田功也。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即飲食於野也。此與室於怒市於色。一例最易瞭。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帝式之惡。龔喪厥師。即帝式

惡之也。今本式作伐據非命中非命下更正案非命中云帝式是惡用關師非命下云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式用也帝用之惡即帝用惡之也詩日月言逝不古處。傳訓逝爲逮。即不逮古處也。逝不相好。傳云不及我以相好。即不逮相好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言味雉彼視。即視彼味雉也。此其排列。亦不能盡合榘度。要之此方古語。必有特別者矣。間語者。間介於有義之詞。似若繁冗。例以今世文義。又如詰詘難通。如卷耳言采采卷耳。而傳云采采事采之也。訓上采字爲事。以今觀之。似迂曲不情。又如載馳言。載馳載驅。傳云載辭也。其他載可訓辭者。多訓爲事。如釋故云言間也。訓即又云言我也。若詩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受言臧之之輩。以今觀之。皆可訓間。而傳皆訓我。箋則言訓我者凡十七見。近人率以詰詘不通病之。毛公生於衰周。文學方盛。寧於助詞。尙不能通。鄭君雖專治樸學。不尙文采。觀其謚序。與戒子書。固文章之傑也。然其訓說。必如是云者。正以二公深通古語耳。夫絕代方言。或在異域。日本與我。隔海而近。周秦之際。往者雲屬。故其言有可以證古語者。彼凡涉人事之辭。語末率加事字。或以口卜代之。口卜亦事也。又凡語不煩言我而必舉我字者。往往而有。如事采輩。特以事字居前。其排列稍異東方。而言告言臧之訓我。則正與東方一致。以今觀古。覺其詰詘。猶以漢觀和爾。在彼則調達如簧矣。雖然。訓

事訓我。又不得膠執讀之。事與我即爲助詞。故載之訓事。與訓辭同。言之訓我。與訓問同。同條共貫。皆以助唇吻之發聲轉氣而已。當高郵時。斯二事尙未大箸。故必更易舊訓。然後辭義就部。是亦千慮之一失乎。疏通古文。發爲凡例。故來者之任也。

史通雜說篇云。積字成文。由趨聲對。然則有韻之文。或以數字成句度。不可增損。或取協音律。不能曲隨己意。彊相支配。疣贅實多。故又有訓故常法所不能限者。如古辭雞鳴高

樹顛云。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頰頰煌煌。義無大異。釋故頰光也。說文頰火光也。蒼頡篇

間以何字。直以取足五言耳。其有非韻文而文義類此者如書多方大淫圖天之命。房有辭據多士大淫。洪

命四字與頰頰何煌煌相似。然尤不可理解。此則疑是簡札爛錯。非其本然。不則古語泰無規則矣。亦有當時常語。非訓故所能割解者。魏武帝蒲生

篇。東阿王明月篇。皆云今日樂相樂。魏文帝朝日篇云。朝日樂相樂。是樂相樂爲當時常

語也。斯二者必求其文義。則窒閼難通。誠以韻語異於佗文耳。詩卷阿言亦集爰止。集止

義一也。鵠羽傳爰有于於日三訓。釋故間於集止之間。皆不安耳。斯非頰頰何煌煌之例邪。

式微言式微式微傳云。式用也。用微用微。語難僚矣。經傳釋詞以式爲發聲。語其實訓用者亦發聲。斯非樂相樂之例

邪。雖然。類是者亦千百之十一焉爾。不通斯例。則古義不完。逐流忘返。則繆說茲起。世有

妄人。憲云讀書不求甚解。故不得以余說爲杓乘也。

前世作述。其篇題多無義例。和氏盜跖。以人名爲符號。馬蹏駢拇。以章首爲揭。穢穿鑿者。或因緣生義。信無當於本旨也。至韵文則復有特別者。蓋其弦誦相授。素繇耳治。久則音節諧孰。觸激脣舌。不假思慮。而天縱其聲。此如心理學有曰聯念者。醒醉之夫。或書一札。洒亂易譌。固其職矣。而譌者或有文義可通。要必其平日所習書者。此手有聯動也。歌繇舊曲。成響在喉。及其抒意倡歌。語多因彼。此口有聯聲也。是故後人新曲。往往襲用古辭。義實去以千里。若呂氏春秋古樂曰。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夫晨露爲義。大氏如小雅所言匪陽不晞者也。而音諧語變。則遂爲振鷺。周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以是名篇。魯頌有駉。亦云。振振鷺。鷺于下。皆自此流變者也。漢鼓吹鏡歌十八曲。有朱鷺篇。其辭曰。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及何承天擬作朱路篇。則曰。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音均遞代。以水鳥爲輪輿。是即晨露振鷺轉變之例也。鏡歌又有攤離。其辭曰。攤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攤離趾中。及承天擬作離離篇。則曰。離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以離爲離州矣。又有上邪。其辭曰。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及承天擬作上邪篇。則曰。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以邪爲邪正矣。是皆聲類相同。辭旨大異。其名實譌變。又不可以訓。故常法限之也。亦有義訓相近。而取舍絕殊者。若呂氏古樂所載有娥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飛。而邶風曰。燕燕于飛。塗山女作歌曰。候人兮猗。而曹風曰。彼候人兮。孔甲作破斧之歌。而邠風亦有破斧。尋其事指。絕非一揆。而文句相同。義訓亦近。斯皆所謂音節諧孰。天縱其聲者也。必欲彼此互證。豈非陷於兩傷者乎。復有用古調以成新曲。而其篇題與詩旨絕遠者。乃骶曲傳合以就之。如古黃爵釣竿二行。未知何指。及傳立作鼓吹曲。以頌晉德。則因黃爵而傳合於伯益之知鳥言。因釣竿而傳合於大公之善餌術。然後可以言神雀來游。飛龍戾天。而與晉德相會。夫古之黃爵釣竿。亦未必取於致嘉瑞用陰符也。此骶曲遷就者。又爲一例。三百五篇。蓋未之見。雖然。六代之樂。今盡崩隳。文始五行。唐後亦闕。古樂章之篇題。既不可覩。寧知三百五篇。必無是例乎。世言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華先發。次及櫻華。桃實先成。次及柿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筆語。史詩功善。而後有舞詩。澁江保希臘羅馬文學史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舞

詩。筆語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其所謂史詩者。一。大史詩。述複襍大事者也。二。裨詩。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行作話。毗於街談巷語者也。徵之吾黨。秩序亦同。夫三科五家。文質各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蕩蕩。乃反易知。繇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顧命陳敷則隸歸不遠江叔遷說重言隸者病甚氣喘而語吃其說取是夫以劇氣塞吃猶無刪削是知也。商周記言一切逐書本語無史官潤色之辭也。帝典陳叙大事不得多錄口說以蕪史體故刊落盈辭矣。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漸則忘失。綴以韻文。斯便唸詠。而易記憶。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其體廢於史官。其業存於矇瞽。繇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同波異瀾。斯各爲派別焉。春秋以降。史皆不韻。而哲學演說。亦繇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於王官。故諸子初興。舊章未變。立均出度。管老所同。逮及孔父。優爲儷辭。墨子諄諄。言多不辯。奇耦雖異。筆語未殊。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繇昉乎。從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於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清廟

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於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凌諄。固非韵文所能檢押矣。然則從橫近於雄辯。雖言或循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於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爲無法。一爲有法。而皆隸於演說者也。抑名家所箸。爲演說之法程。彼固施諸筆籥。猶與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集錄文辭者。宜無取焉。戰國陳說

與宋人語錄近世演說爲類本言語非文學也效戰國口說以爲文辭者語必儉俗且私徇筆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傷實多唐杜牧宋蘇軾使其譁黨至今爲梗故宜審分畛域無使兩傷文辭則務合體要口說則在動聽聞庶幾各就部伍爾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於文辭。曰。見在語。國民語。著名語。是爲善用法。反

之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外來語。新造語。施於文辭。是爲不善用法。世人

或取北墓死語。彊令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輒令神味減失。如外來語。破純粹之國語

而駁之。亦非盡人理解。有時執所逼迫。非佗語可以傭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爲虛飾。適示

其言語匱乏耳。美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語其友曰觀君數用法蘭西文果使精練英語無論何種感想自有語

則外來語不新造語者。蓋言語發達之端。新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爲進步發見之時代。有

新事物。誠非新造語不明。然其用此。或爲華言虛飾。或爲執不可已。是有辨矣。古者日本

思想簡單。卽簡易之漢語。已足指明。而作者憲用險怪多畫之文。何其陋也。案武島以外來新造。有時需用。廢棄語則直爲官師所不材。是於日本。容可云爾。至於禹域。進化雖紆。人事萬端。本殊偏島。頃歲或需新造。尋檢蒼雅。則廢語多有可用爲新語者。若奕且輟暨諸文是也。東人鮮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爲一瞑而不復視矣。語有惡其冗長。施用遺言。則一二字可了者。於執固最爲徑便。西方新語。多取希臘。或本梵文。腐殍之化神奇。道則不易。寧若樊虛諸子。憲爲險怪。以眩視惑聽邪。夫惟官號地望。箸於榜題。施於傳志。謚錄者。必用今名。而佗語皆不得代。械器輿服。古今異宜。亦又同此。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於子玄矣。見史通敘事篇今之言者。非攤旄剖符之率。而亟稱擊節。處髡首辮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蓋文辭之恆例也。若其雅俗稱名。新故雜用。是寧有厲禁邪。至云人所不曉。致減神味。說尤鄙淺。夫廢棄之語。固有施於文辭。則爲間見。行於繇諺。反爲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若釋故云畧利也。而唐人謂厲刃爲畧刃。釋故云洋多也。而山東謂衆爲洋。釋言云恫痛也。而大原謂痛而呻吟爲通喚。顏云通恫恫晉令有覆遵。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爲覆圻。此竝曠絕千年。

或數百稔。不見於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尙人人能言之。至於今日。斯例猶多。方言云。佻

丁小縣也。今稱縣繫曰弔。則其遺語也。塞安也。今杭人謂安寧曰利塞。則其遺語也。愬者

子也。音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愬。聲如今湘粵人謂兒童曰愬。聲如則其遺語也。僞

音謂之侂。注船動搖之貌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曰划。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今

北人猶自稱瞽。斯朕之音變矣。晉人言寧馨。唐人言某享。見匡謬正俗云俗呼某人處為某享音火剛反今吳越人

竝有是語。斯亦關雒之舊言矣。至於負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煥休。應人曰若。以諾而從

若聲。拒人曰否。以否而從否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又況思字從凶。息晉切俗學不曉其音。

而里巷稱小兒啗葢。猶曰凶門。禮有追胥。律令偽為緝捕。而鄙諺謂俛睨偵伺。猶存胥語。

地官小司徒以比追胥注胥同捕盜賊也此本釋故胥相也為訓今律緝捕義亦為同然緝字本義借義皆與伺訓絕遠此必習用胥字展轉傳訛隸變胥字作豈多訛為豈官書又增偏旁遂為緝字今楊越言俛睨偵伺則音如疏

故文辭則千年曠絕。繇諺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夫十基之變。猶不可窮。而況

天下之言乎。吾儕足迹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

散在全部之國民。何為其惛懣減味也。繇是以言。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

當審舉而戒濫耳。亞諾路得評判論曰。孰為見在。在視其施於體格關於目的者而定之。

不在常談之有無也。此則廢語所施。各於其黨。其在學說。稱名有界。先後同條。雖言兩而
間以言二不可也。其在常文。趨於達意。無問周魯。雖言光明。而增言緝熙。可也。詩敬之學有
緝熙于光明
箋緝熙光明也
本釋故文王傳寧以牝犛無常之辭。恣其狂舉者乎。

顧寧人曰。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是則然矣。余
以黽勉密勿。毛恆魯通。而世多有密勿者。匍匐蒲伏。詩恆傳通。而世多有用蒲伏者。若
不推類例。抑彼揚此。則顧義亦無以立也。至乎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段借爲多。
舍借用眞。茲爲復始。其與好書通用。正負不同。瞽者不覩字例之條。一切訾以難字。非其
例矣。陸務觀曰。近時或掇史漢中字入文。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如彼瑠瑒。實可歎鄙。
循研其實。今昔又殊。夫天子曰乘輿。名非今之憲典。朝士曰薦紳。物非今之章服。乘輿薦
紳皆史
漢正文。若實異者無郵。而名通者受譙。方之陸義。不其遠乎。乃夫一字所函。周包曲折。晚世
廢絕。辭不慊志。必當采用故言。然後義無遺缺。野者不聞正名之愷。一切訾以藻績。非其
例矣。知爾雅之爲近正。明民之以共財。奇恆今古。視若游鱣。取舍不同。惟其弔當。斯則華
士諛聞。鄙夫翫習。其皆有所底止乎。

章炳麟曰。後王置文部之官。以同一文字。比合形名。勿使僭差。其道則猶齊度量。一衡集也。文辭者。亦因制其律令。其巧拙則無問。何者。修辭之術。上者閎雅。其次隱約。知諛辭之不令。則碑表符命不作。明直言之無忌。則變雅楚辭不興。故世亂則文辭盛。學說衰。世治則學說盛。文辭衰。如六國學說盛於周漢此爲學說始造之世不與後代並論若其訓辭深厚。數典翔博者。獨史官之籍爾。又與文辭異職者也。九變知言。出於莊周。則百世不能易矣。曰。天也。道德也。仁義也。分守也。形名也。因任也。原省也。是非也。賞罰也。以此大平。

述圖第二十六

煇書二十六

畫圖之山川。不足以程遠近。人物。不足以窮形相。塵而被壁。則當官者放不用矣。今之爲畫者。獨績地。自遠西來。規方辨度。自徑易也。而佗圖史皆曖昧。凡畫圖之亟。亡亟於軍旅。版籍。軍旅之間。山海窈冥。林麓回閉。未戰固圖也。既戰。亦宜圖其出入。知其方畧。以貽後人。昭於文字。營目而辨。版籍之於地體華離。一事也。近世以地槩丁。而後王之法。治以頭會。季冬則街彈。三歲則大比。皆登其畫象。以知民數。及其少壯老耄。與處險阻。易以匿逃者。姦究之萌。偷穴。攻盜。殺人。亡命無蹤迹者。異國之賓旅。杭江海以款關者。必把握其容法。足以辨識。故

治於簞席。不勞。西方軍有勝負。必繫而畫之。古者得其方類。漢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誅邳支單于告祠郊廟。羣臣上齋。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服虔曰。討邳支之圖書也。右見漢書元帝紀。此以知告捷者兼

寫其狀也。西方以光學取民物形景。人必有象。以上有司。游觀初至者。入於傳舍。則警吏徵

之。古者得其方類。唐開元二十五年戶令曰。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

皆縣令貌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天寶九

載。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

貌。七。通典。此以知民不匿形。足以拱柙也。夫古者績事。雖眇麗。比於西方。猶不盡空積忽微。後

王所崇法。誠在彼矣。然往世獨漢唐文牘有圖。而宋元至今浸絕者。何也。曰。山川不足以程

遠近。人物不足以窮形相。廬而被壁。則當官者放不用也。古之尊官器三。簪、中、圖。云。散氏盤

曰。飃付散氏田器。而賈子說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先醒。飃簪皆志也。易豫朋盜簪。京作攢。虞

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飃簪皆可通識。即志字也。小史掌邦國之志。則然。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臧之。小

司寇登中于天府。中者。計簿也。天府注。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小司寇注。上其所斷獄訟之數。皆謂中。即計簿也。余以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即登中。謂自陳功德。上計

於天也。論語堯曰。允執其中。中亦簿書。猶言握天下之圖也。楚語。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亦簿書。韋解謂把其錄籍是也。又訓中為身。則失之。尋用字從中。篆形作用。則知古文中字作用。不從口也。用即闕字。去其兩簡。簿書當為中字。

本義叟從又
持中可互證

中不可汗漫。簪足以昭視意旨。獨畫無分判度齊。使人自爲量。故至今猶用簪中

而不用圖。

今鄉邑龍巖縣亦有開
圖之然巖物無足言者

新聖觀於藝人所爲。樸樾小故。而昭其時物。亂世之徵。文辯反

覆而無徵驗。樂府通韵而違今古。

既非今韵又非古音吳越
毛奇齡以來其流弊矣

篆刻譎繆而棄形聲。草書繁繞而難

識知。比類萬端。苟爲噲事。以不徵於民用者衆矣。不畫而止也。雖然。云能之長短。雖小足明

其所緣矣。古之畫者。侘於工師。今之畫者。侘於名士。

公言第二十七

尙書二十七

求朝夕於大地。而千歲不定。橫赤道之帶是也。藉假吾手所左右以期之。而上下於半球者

異言矣。是以一方之人爲公者也。黃赤碧涅修廣以目異。徵角清商叫嘯喁于以耳異。酢甘

辛鹹苦澀雋永百旨以口異。芳苾腐歿腥螻羶朽以鼻異。溫寒熙溼平棘堅疏枯澤以肌膚

異。是以人類爲公者也。生而樂。死而哀。同類則愛。異類則憎。是以生物之類爲公者也。公有

大小。而人不營度。公其小者。其去自私。不問以白。是故至人謂之曩僂之智。雖然。以黃赤

碧涅之異。緣於人之眸子。可也。以目之眚者。視火而有青炎。因是以爲火之色不恆。其悖矣。

取歧光之璧流離。蔽遮之於白日。而白者爲七色。非璧流離之成之。日色固有七。不歧光則

不見也。火之有青炎，火者實射之。不眚目則亦不可見也。燭池鈞冶之上，七色而外，有幻火變火，可以鎔金鐵，而人目不能見，不見其光，而不得謂之無色。見者異其光，而不得謂之無恒之色。雖緣眸子以爲蕪極，有不緣者矣。右論大魚始生，非割於海水，久漬而不知其鹹。苟以是論鹹味之無成極，而坐知鹹者以舌臆之妄緣。荀子正名篇已言緣天官又言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說調釋典未入中國儒書言緣者始此夫緣非妄也。雖化合亦有其受化者也。且人日茹歛於酸素之內，而不知其酢。及其食醯梅，則酢者覺矣。苟日寢處於醯梅而噍之，雖醯梅亦不知其酢也。乃酢於醯梅者則知之。是故分劑有細大，而淡鹹無亂味。以忘微鹹者而欲沒鹹之達性，固不厭也。右論單穆公曰：目之察色，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清濁，不過一人之所勝。故制鐘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過是則聽樂而震，觀美而眩，聲一秒之動，下至於十六，高至於三萬八千，而聽不逮。日赤之餘燄，說文炎火光上也。燄，炎光也。案炎光即今所謂光線光自燄點以至人目皆順線行至目則成圓錐形即炎光上銳之義電赤之餘燄，光力萬然蒸，而視不逮。余嘗西登黃鶴山，瞻星漢陽，閃屍乍見，屑屑如有聲。以是知河漢以外，有華臧焉。有鈞天廣樂之九奏萬舞焉。體巨而吾耳目勿能以聞見也。以不聞見，毅言其滅沒，其厭人乎？右論聲夫物各緣天官所合以爲言，則又譬稱之以期至於不合。然後爲大共名也。雖然，其已可譬稱者，其

必非無成極。而可恣癢腹以爲擬議者也。今吾已範人之形。而勿能求其異合於非人之形。其不從大共以爲名者。數也。及夫宗教之士。知其宥。不知其別。以杜塞人智慮。則進化之幾自此阻。吾與之陟靈臺。曰。道型乎域中。而智周九天之上。

平等難第二十八

尙書二十八

天地之道。無平不陂。故曰。水平而不流。無原則遯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然則平非撥亂之要也。昔者。平等之說。起於浮屠。浮屠之言平等也。蓋虧盈流謙以救時弊。非從而縱之。若奔馬之委轡矣。何者。天毒之俗。區人類爲四等。以婆羅門爲貴種。世讀書主祭。其次曰刹利。則爲君相將士。其次曰毗舍。則爲商賈。其次曰首陀羅。則苦身勞形。以事剛畝。監門畜之。而臧獲任之。是四類者。慶弔不通。婚媾不遂。載在州府。世世無有移易。夫楯顛方趾。一也。而高下之殊至是。此釋迦所以不平。而黨言平等以矯正之也。揉曲木者。不得不過其直。恣言至其極。則以爲穀。非毛鱗皆有佛性。其冥極亦與人等。此特其左證之義。覲以齊一四類。而閔侈不經。以至於濫。有牛鼎之意焉。愚者滯其說。因是欲去君臣。絕父子。齊男女。是其於浮屠也。可謂儀豪而失牆矣。且平等之說。行之南北朝。則足以救

敝。行之唐宋以後。則不切事情。是何也。當門地之說盛時。公卿不足貴。纍囚俘虜不足賤。而一於種胄乎。辨之。至唐高儉定氏族志。猶遏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蓋其俗尙之敝。與天壽同風。觀夫王源與富陽滿氏爲婚。班列不當。無損於禮教。豪髮而沈約彈之。以爲生死點辱。於事爲甚。若以茲事爲至僻回者。嘻其孿也。於斯時也。而倡平等之說於其間。則菅蔽之棄蕉萃之哀息矣。其有助於政教。必不訾矣。今自包衣而外。民無僮僕。昔之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臺者。今亦及身而息。自冕黼旒鉞以逮藍縷敝衣者。苟同處里閭。一切無所高下。然則以種族言。吾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其平等也已夙矣。復從而平之。則惟去君臣絕父子齊男女耳。昔者白虎通德論之言。以人皆上天所生。故父殺其子當誅。晉獻公罪棄市。以殺其大子申生故。夫忍戾至於戕賊其所愛。則何人而不戕賊。又上絕其考妣之性。使無遺育。其在辟宜也。今繆推其同出於上天以立義。雖夏楚之教。沒其慈愛。而誣之以酷烈。責之以自擅。若是。雖法吏之囚錮役作。其罷民亦酷烈自擅也。歐美法有囚錮役作無夏楚說者必謂夏楚酷於囚錮役作亦思數日之困悴與一時之呼囂在受者果孰甚乎。父之於子。必不忍囚錮役作之成年而後或施以夏楚。亦與榜掠異狀。寧得倒置其重輕也。乃夫男女之辨。非苟爲抑揚而已。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淮南墜形訓語澤女不駢適。則不夫。山女不適駢。則不養。俄維斯人威斯特馬科婚姻進化論有此說今本之數也中

國無媒氏以會男女。其數不彰。一歲之爲盜賊罪人勞作餓夫以死者。皆男也。男之彫喪。則怨女自多。而不得不制妾媵以通之。且人類者。欲其蕃衍。與一女伉數男。則不若一男而伉數女。夫以一男而伉數女。此猶三十輻共一轂。即其執固不可以平等。就除妾媵矣。有生與之技。有形與之材。官其劑量。則焉可平也。第馬而殊駿駑。第人而殊傭下與卓蹠。亦劑量殊爾。然猶以其第厚薄之。雖舜與造父者。亦若是厚薄之。況不易之劑量哉。案普魯士憲法女子不得嗣君位此大陸主義與偏鳥固殊亦劑量然也。昔樊英有疾。其妻使婢候問。英則下牀答拜。曰。妻齊也。禮無不答。後漢書方術樊英傳君子齊其禮而不齊其權也。古者謂君曰林烝。其義爲羣。此以知人君與烝民等。其義誠大彰明較箸也。及其驛然獨立於民上。欲引而下之。則不能已。夫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號以民主。其崇卑之度。無大殊絕。而其實固已長人。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彼道家之言曰。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然則以投鉤定賞罰。以三載考績易總統。是特當軸處中者之所以避怨讟。顧賢桀安取乎。夫父子夫婦之間。不可引繩而整齊之。既若是矣。君臣雖可平。抑於事故無取。故曰平等之說。非撥亂之要也。雖然。吾嘗有取矣。取夫君臣之權。非平等。而其褒貶。則可以平等也。昔者埃及之王。稱法老。死。大行至窆所。或頌其德。或指其郵。

以得失相庚償。過多則不得入墓。其王亦深自亟救。懼羅罪辟。莫敢縱欲。是故中國稱天以誅天王。而春秋有罪者不書其葬。

明獨第二十九、

煊書二十九

遇靈星舞僮而謂之曰。子材衆庶也。則按劍而噫。俄而曰。子材固卓犖。天下所獨也。則笑屑然有聲矣。則又曰。子入世不能與人羣。獨行而已。則又按劍噫。烏虜。是何於名譽則欲其獨。而入世則以獨爲大郵也。彼痼俗也。僮子且然。而況丈夫哉。昧夫。其亂於獨之名實夫。大獨必羣。不羣非獨也。是故卓詭其行。虒然與俗爭。無是非必勝。如有捲勇。如不可敵者。則謂之鷲夫而已矣。厚其泉貝。膏其田園。守之如天府之寀。非已也。莫冝費半菽也。則謂之齋夫而已矣。深谿博林。幽間以自樂。菑華矣。不菑人也。觴鳥矣。不觴賓也。過此而覩。和精端容。務以尊其生。則謂之曠夫而已矣。三者皆似獨。惟不能羣。故斬與之獨也。大獨必羣。羣必以獨成。日紅采而光於鼉。天下震動也。日柳色而光於夕。天下震動也。使日與五緯羣。尙不能照寸壤。何暇及六合。海嘗欲與江河羣矣。羣則成一渠。不羣則百谷東流以注壑。其灌及天表。日與羣而成獨。不如獨而爲羣。王靈鼓之翁博。惟不與吹管羣也。故能進衆也。使嘉木與蕪羣。

則莫蔭其下。且安得遠聲香。鳳之馮風也。少雖不能羣。故卒從以萬數。貞蟲之無耦。使其獨也。以是有君臣。其類泡盛。繇是言之。小羣。大羣之賊也。大獨。大羣之母也。不昧於獨。古者謂之聖之合莫。抱蜀不言而四海謹應。人君之獨也。握其節。莫與分其祿。士卒無敢不用命。大率之獨也。用心不枝。孑然與精神往來。其立言。誦千人。和萬人。儒墨之獨也。閉閣而省事。思湊單微。發其政教。百姓悅從。如蒲葦。卿大夫之獨也。總是襍術也。以一身教鄉井。有賢不肖。或觴之。或撻之。或具染請之。皆磬折而願爲之尸。父師之獨也。吾讀范氏書。至獨行傳。迹其行事。或出入黨錮。嗟乎。非獨何以黨哉。古之人歟。其獨而羣者。則衣冠與骨俱朽矣。今之人。則有錢唐汪翁。其性廉制。與流俗不合。自湖北罷知縣歸。人呼曰獨頭。案獨頭語甚古。水經河水注。河北靈首山引闕駟。十

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橫茂北阜。俗謂之夷齊墓。是則以其狷介赴義。號曰獨頭。因名其山矣。

自命曰獨翁。署所居曰獨居。章炳麟入其居。

曰。翁之獨。抑其羣也。其爲令。幹權稅。雖一錨不自私。府臧益充。而同官以課不得比。怨之。其羣於州部也。罷歸。遇鄉里有不平。必爭之。窮其氏。豪右銜忿。而寡弱者得其職。姓。其羣於無告者也。諄禮必抨彈。繇禮必撻。其羣於知方之士也。夫至性恫天下。博愛尙同。勅錄以任之。雖賈怨不悔。其羣至矣。其可謂獨歟。入警師之室。則視者獨矣。入偃巫跛擊之室。則行者獨

矣。視與行至羣也。而有時謚之曰獨。故夫獨者羣。則羣者獨矣。人獨翁。翁亦自獨也。案以知羣者之鮮也。烏虜。吾求羣而不可得也久矣。抑豈無針辭以定民者。吾與之耦。天下多敗羣。故西入周南。而東亡命郁鍤之野。儻得一二。當是時。水陸未移。官號未革。權槩未變。節籜未毀。俎猶若俎。鉦猶若鉦。羽猶若羽。籥猶若籥。戚猶若戚。而文武解弛。舉事喪實。引弓持柄。無政若雨。是爲大羣之將渙。雖有合者。財比於蟻蝨。於是惟然而流汗曰。於斯時也。是天地閉。賢人隱之世也。雖然。目覩其支體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則惟彊力忍詬以圖之。余越之賤氓也。生又羸弱。無驥騫之氣。焦明之志。猶憊悽怛。悲世之不淑。恥不逮重華。而哀非吾徒者。竊閔夫志士之合而莫之爲綴游也。其任俠者又籲羣而失其人也。知不獨行。不足以樹大萃。雖然。吾又求獨而不可得也。於斯時也。是天地閉。賢人隱之世也。吾不能爲狂接輿之行。吾不能爲逢子慶之戴盆。吾流汗於後世必矣。

冥契第三十

墟書三十

章炳麟曰。吾不徵伯夷。不尙觀於斟雉之史。委蛇黃宗羲之言。而效君祿曰。天子之於輔相。猶縣令之於丞尉。非負高無等。若天之不可以階級升也。輓近五洲諸大國。或建聯邦。或以

貴族共和。貴族之弊曰寡人。則大君之尊。日以蹙損。而與列侯庶尹同班。黃氏發之於二百年之前。而徵信於二百年之後。聖夫。且夫雞雖桔梗。場圃以爲至賤。而中其疾。則以爲上藥。自古妄人之議。常冒沒以施當時。卒其所言之中。亦與黃氏等者。蓋未嘗絕也。予觀明武宗自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兵部宣敕。雖御名不諱。傳之後世。以爲談笑。又上求之。則漢靈帝嘗內許涼伍宥之說。謂大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因講武平樂觀。貂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此事稍不章。要之二君。皆淫酗昏虐之主。佻狎自喪。誓其赤刀。誠無不釀嘲於後世者。然輓近尙武之國。其君皆自稱元率。或受鄰國武臣官號。佩其章鞞。慙然勿以爲怪。而戎事日修。則天子誠與庶官等夷矣。嗟乎。彼漢明二主者。其悖歟。其逆計至是也。事之闖然而得之者。千世以後。輒與之相契合。章炳麟曰。歸乎君子。大哉黃中通理。南人曰。夏姬之蹙頰。其里連衽。戚施效之。蹙其頰。其里無炊竈。章炳麟曰。戚施之蹙頰。其里無炊竈。夏姬效之。蹙其頰。其里連衽。名實未虧。而愛憎相貿。於是知妄人之議不竟非。而舉其事以釀嘲者。適咫尺之見也。章炳麟曰。中夏之王者。謂之天子。是故言蒼牙者以爲出於東皇大一。而創業之主。其母必上帝。馮身以儀之。吾讀浮屠書。稱帝曰帝釋。亦曰釋提桓因。是無佗。彼塞種者。其氏曰

釋迦。以其王為出於上天。而因以其氏被之。惟牟尼陔小其說。攢排上帝。而猶謂之瞿釋迦。

氏。一作橋尸迦亦稱橋陳如並一音之轉

彼神靈其國主。翕然以為出於朱鳥權衡之宿。其於中夏。豈何其渠范

之合也。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凡長人者。必雄桀足以欺其下。以此羨民。是故拱揖指麾而百

姓趨令若牛馬。章炳麟曰。大哉黃中通理。章炳麟曰。封禪書有八神將。大公以來作之。而天

主其一也。則邪蘇以為號。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一馬。行無徹迹。詣營求謁。大

公曰。此天方之神。來受事。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見舊唐書禮儀志引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略同則穆罕

默德以為號。是二子者。西隔昆侖。而南隔黃支之海。未嘗一覲尙父之苗裔。誦其圖籍。而稱

號卒同。天主天方皆譯語然不失本意豈姜姓四岳之掌賓餞者。其怪迂之說固多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章

炳麟曰。歸乎君子。大哉黃中通理。

通法第三十一

禮書三十一

帝王之政。不期於純法八代。其次箸法。維清緝熙。合符節於後王。足以變制者。則美矣。周之

克商。矢珪矢憲。與九鼎比尊。憲者。前代之圖法。今以因革者也。明昭有劉。施於朱氏。漢之政

可法有二焉。天子曰縣官。亦曰國家。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又云國家臺上北而此是稱天子為國家也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國家中國固用此義此

其過制淫名。以土之毛。當會斂於己。然其名實自違。卒有私財。足以增修宮館。得無虧大農經費。新論有曰。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奉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臧於都

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新論案少府所入不應倍於賦

斂蓋是積歲羨餘非一年收入如此然不審所據為何年要指其著書時也此為少府與主賦斂者分。帝有私產。不異編戶。後王以皇室

典範所錄別於賦稅者也。景武集權於中央。其郡縣猶得自治。古之王度。方伯之國則有三

監。大國相也。其命曰守。故管仲言有天子之二守。左傳十二年傳欒盈亦以士句為王守臣。左襄二十一年傳

小國相也。其命曰令。故楚以子男令尹輔之。及秦罷侯而閔置其孤卿。郡則御史監之。其主

者言守。其下縣道言令。皆因前世建國之差率以為比。晉侯問原守史起為鄴令先秦之世以方部大吏為守令業有萌芽要本被以相國之號以為

尊榮亦猶後世藩鎮之帶京衛也集成審法則自秦始是故郡縣之始。亡大異。封建漢氏因之。大守上與天子剖符而下得

刑賞。辟除一郡之吏。無慮千人。皆承流修職。故舉事易而循吏多。成哀之末。綱紀敗於朝。吏

理整於府。至於元始。戶口最盛矣。其縣邑猶有議院。稟長蔡湛碑陰曰。賤民議民。與三老故

吏處士義民異列。議民者。西方以為議員。良奧通達之士。以公民參知縣政者也。賤民者。西

方以為私人。廛役扈養。不及以政。不得選人。亦不得被選者也。此其名號炳然。國命不出於

議。郎。而。縣。顧。獨。與。議。民。圖。事。與。今。俄。羅。斯。相。類。凡。漢。世。道。路。河。渠。之。役。今。難。其。費。彼。舉。之。徑。易。者。無。慮。議。院。之。效。後。王。鯨。望。於。斯。制。如。其。初。政。則。因。是。也。新。興。晉。魏。隋。唐。之。政。可。法。有。一。焉。漢。承。秦。敝。尊。獎。兼。并。上。家。彙。鉅。億。斥。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踣。蹶。無。所。跼。足。乃。父。子。氏。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爲。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蹶。歷。代。爲。虜。猶。不。瞻。於。衣。食。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傷。心。腐。臆。不。可。勝。陳。通典一引崔寔政論語如此新。帝。復。千。載。絕。迹。更。制。王。田。男。不。盈。八。田。不。得。過。一。井。此。於。古。制。少。奢。苟。悅。以。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彊。卒。而。革。之。竝。有。怨。心。則。生。紛。亂。此。其。所。以。敗。也。然。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訖。建。武。以。後。鄉。曲。之。豪。無。有。兼。田。數。郡。爲。盜。跖。於。民。間。如。隆。漢。者。矣。大。功。之。成。虧。亦。不。於。一。世。也。晉。之。平。吳。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然。仕。者。猶。差。第。官。品。以。得。蔭。客。及。元。魏。制。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

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北齊之授露田。夫婦丁牛。皆倍魏制。亦每丁給永業二十畝。以爲桑田。周制。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隋居宅從魏。永業露田從齊。而陝鄉每丁財二十畝。唐男子。丁中者。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老男疾廢口分半之。寡妻妾。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疾廢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陝鄉所受口分。視寬鄉而半。易田倍給。大氏先後所制。丁男受田。最多百畝。少不損六十畝。畝以二百四十步爲劑。視古百步則贏。民無偏幸。故魏齊兵而不殫。隋世暴而不貧。訖於貞觀。開元治過。文景識均田之爲效。而新室其權首也。夫農耕者。因壤而穫。巧拙同利。一國之壤。其穀果桑榆有數。雖開草辟土。執不倍增。而商工百技。各自以材能致利多。寡其業不形。是故有均田。無均富。有均地。箬無均智慧。今夏民并兼。視佗國爲最殺。又以商工百技方興。因執調度。其均則易。後王以是正社會主義者也。朱梁之政。可法有一焉。奄寺周而

有之。至漢轉盛。江左晉宋。幾絕而不能殲盡也。案晉宋二志惟太后三卿似爲奄官其餘未見有位者西

奄兒然其箸者極鮮固繇於重流品不使刑人干位又元唐法魏周中官復貴。此非獨以分權陵主當去。

無罪而宮人固無說焉。梁太祖襲行其罰。踐位以後。切齒於薰栳。改樞密院曰崇政院。以敬

翔爲院使。不任中人。雖趨走禁掖者亦絕。及李氏破汜。詔天下求故唐宦者。悉送京師。此梁

無奄寺之徵也。嗟乎。淫昏不道之君。作法於齊。猶高世主。生民載祀四千。而間十七。文德之

流。軼於湯武矣。後王欲循理飭俗。觀視四夷。可無鑑是邪。明之政可法有一焉。初罷行省。主

疆域者曰布政使。凡理財長民課吏。皆責之。西方之知事是也。按察使掌刑名廉劾之事。西

方諸裁判所是也。都指揮使秩正二品與當掌治軍政。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西

方之師團是也。三司同位。不相長弟。賢於後嗣。常設督撫。後王式之。按察與布政分。則司法

行政。異官之隧也。都指揮與布政分。則治戎佐民。異官之劑也。哀乎。中夏之統。一二千年矣。

量其善政。不過於五。然世猶希道之。斯足爲摧心失氣者也。及夫東晉之世。君臣有禮。而唐

陳詩不諱。得盡見朝政得失。民間疾苦。此亦其可法者。然當時自以習貫率行。將法典之非

成文者。故不陳於大禘也。

官統上第三十二

禮書三十二

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筭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

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管子宙合篇語蓋先聖劉歆有言。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

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大極元氣。函三

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

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

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

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律歷志說本史記律書而去其餘分自子至亥。數以三積。易曰亥子之明夷。

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作亥茲云萬物方茲也惠定宇以為亥子雖非其本文而訓讀則極當律歷志云該闕於亥華萌於子是其義也筭命所取法。則在於是。彼明夷者。箕子

文王所公也。然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言五行。出於雜書。文王言八卦。河圖也。是故言元年者

以王為文王。而擯箕子於海外營部之域。使無亂統。如彼積數。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者。是安用邪。章炳麟曰。此謂官制之大數。在察玉衡。筭於方明者也。凡官皆以一統三。昔

者管仲之治齊也。曰。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
衡。齊語而臨下相統。亦往往以三三積之。文王之立政也。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庶慎者何
也。公羊董仲舒官制象天曰。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
二十七大夫爲九慎。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
慎以爲四選。選一慎三臣。皆天數也。然則慎者三之別稱。秦風小戎傳曰。脅驅慎駕具。所以
止入也。此因止驂馬之入以爲名。慎駕具者。若言三馬之駕具矣。乘馬實有馴牡然驂之命名實因
兩也慎駕具亦本此爲名而馴
馬之兩驂駕具即因名於是厥以慎名官者。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厥次侯爰類。以慎將元
年從起留。慎將爲楚漢時官號。猶明之參將也。明職官志總兵官副總兵參將無品級無定員此參將與
總兵副總兵爲三慎將之名猶此矣師古言以謹慎爲將
義甚迂曲漢初廢將將刺客將等命名皆從其職無
以空言立號者以慎爲三周秦漢之通言故董氏用之夫慎者。三物之稱。自上以下。積乘以三。故曰庶
慎。僚佐輔股。置自上官。故文王罔兼。此則官以三乘之義明矣。先聖荀卿曰。後王之成名。爵
名從周。正名明三百六十官者。其法爲春秋所因。及夫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成百二十官。如不契合。然百二十官。未及中下士也。三百六十官者。下逮是矣。因元士八十
一而參之。則二百四十三爲中下士數。以增百二十官。則爲三百六十有三。故董氏爵國篇

曰。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二下士。又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而謂之周制。夫何

不合之有乎。案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二中下士皆謂其職名非謂其員數也。如言以大夫爲長官者。有二十七職以元士爲長官者有八十一職。非謂大夫祇有二十七人元士祇有八十一人也。周禮一

官而有數大夫數士者不少。然其官祇三百六十耳。况鄉遂都鄙之正長同此一官而其員以千百計。雖盡中下士之數猶不足充乎。又案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說。王制及尙書大傳皆同。鄭君注大傳曰。自三公至元士

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鄙意明堂位說似與此不相涉。大傳又

言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則又謂堯舜時已有百二十官。亦與明堂位官五十相戾。竊謂古制茫昧。學者多以周制說虞夏。或以虞夏制說周。紛如糾纏。今從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文。定爲周制。至

所謂九卿者。即六卿與三孤。而三孤亦必兼六卿。自午以下。至亥六等。其數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是爲胥史陪屬。遞統而相增。六等者何也。士之所臣曰早。早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也。是在春秋傳。則比十日。今乃比於十二辰者。傳有王公大夫士。而大夫弗別於

卿士。又弗別元與中下。是以爲十。別之是以爲十二。非其相舛齟也。周官府史胥徒之制。不

皆以三相乘。雖其上亦然。如大夫亦不正。二十七職也。要之道其較略而已。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

不可平以準。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必若引繩切墨。而以三制之者。雖僇商高爲政。固勿

能也。且夫爵名則因於周。若春秋所爲斟酌損益者。億甚衆矣。是故荀子有序官王制其名或

異周禮。然猶十取其七八。故曰。文王之法云爾。及夫箕子所颺言。則以五行爲臬。攸斯大古

夏殷之成憲。而周時毀棄久矣。荀子道桀紂之世曰。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令

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令行於竟內。謂之君。正論夫其千官者。則鄭語言。合十數以

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楚語言。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是也。是皆以十相乘。然其本則在以土

與金木水火襍以成百物。鄭語所謂五物之官。則傳言物有其官。故有五行之官。列受氏姓。是

已。左昭二十九年傳古者計官自士而止。不及早輿陪屬。故以三乘者。其下雖尚有六等。而曰三百

六十矣。以十乘者。其下雖有萬官億醜。而曰千官矣。千官之法。本於五行。是則晷項夏商所

闕置。金氏求古錄謂周以前皆五官。甘誓召六卿。鄭謂即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命卿者。謂選將而命之為卿。必非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不可據此謂夏有六官。其說取塙下曲禮天子建六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

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曰。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

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司馬屬司馬府。則皆屬司徒。工則皆屬司空。案此為殷時五官之明證。周時始立六官。通典二十三云。自宋齊以來。多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天后。遂以六部為天地

春夏秋冬六官。若參詳古今徵考。職任則天官大宰當為尚書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夏官之司士。杜君此說精審。絕倫。周代冢宰實為三公之副。若漢時以御史大夫副丞相矣。故小宰注謂若今御史中丞。明大宰若御史大

夫也。後漢以御史大夫為司空。則為論道之職。而衆務悉歸尚書。故冢宰又若後漢以來之尚書令也。杜君又謂。筭計之任。本出於天官之司會。案近世晉魯士有會計檢察院。直隸國王為特立官。古者則以直隸宰。臣漢初張蒼善筭。以

列侯主計。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謂之計相。然則司會屬於天官。猶計相居於相府。益明大宰是副相矣。又世人多怪禁掖冗官。隸於大宰。不知大宰實兼統五官。而官於禁掖者。於五官並無所歸。故直隸大宰耳。其與五官同列為六者。猶後漢至唐。以令僕與諸曹尚書同為八坐也。而六官取法則與夏商以前取法五行者大異。蓋神權始衰矣。又尋夏

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司士僅下大夫。則進退百僚。非其

所任蓋官吏名籍集於司士所謂德功能久者自據其長官所考以詔王非自任銓選也此與漢世選部略似而權尚不逮若殷置司士乃爲五官之一則與晉後之吏部致進退黜陟專制於一人矣上選卿尹則非敬忌擇人之道下

選翰佐則非庶慎罔知之義此魏晉以來之積弊而殷法已爲其前導故文王立政而箕子以爲王府之葆大革斯制然則以大宰爲神官以司士執銓柄皆殷法之乖繆者是以爵名從周也

臧者隋書倭國傳其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夫以五官分職實始五行之官日本文教受自百濟王仁隋百濟傳固言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則

知以五德命官必出於箕子也當殷之衰。昀天不饗者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厥登名民三百六十夫。故

能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度邑篇以是知文王之爲方伯。既嘗改官。即每職舉其一人以上殷室。故

周官非肇制於公旦。父子積思。以成斯業。信其精勤矣。自周而下。設官在乎理財正辭禁民

爲非。而司天屬神之職。有所勿尙。象物以五者。特兵事之斥候旌旃耳。儒有一孔。不法後王。

而眩於神運。故荀子之譏子思孟軻曰。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非十則箕子之法。必不行於

域中。而文王得持其元。故曰大一統也。春秋傳於昭之五年。箸叔孫氏筮得明夷事。則曰明

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

旦日爲三。亦以見明夷之以日定位久矣。而其言亥子者。則周室取之。以爲官成之大齊者

也。

問曰。斥候旌旃。象物以五。何事也。應之曰。春秋傳曰。明其五候。賈逵曰。五候。五方之候。敬授

民時。四方中央也。昭二十三年其後軍候亦如之。故曰軍行。右轅。左追葦。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宣十二年傳物者。旗物也。上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雀今本左

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則轅者葦也。葦從萑聲說文萑讀若和。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穀梁昭八年傳置旃以為轅門是轅

門即和門。轅音葦。皆近和故可通借。考工鮑人言欲其茶白。茶者葦荳。詩傳右葦即右白矣。葦者鹿葦草也。釋草所

謂葦王芻者。某氏注謂鹿葦孫炎注謂葦草郭注亦同其色綠。小雅終朝采綠。則是矣。追畫也。詩追琢其章傳追雕也。廣雅

詁作彫。弓說文彗畫弓也是彫。本有畫義。追則與彫雙聲通借。左追葦即左畫青也。茅慮無者。茅慮則釋草所謂茹蘆茅蒐也。無

其餘聲。茅蒐可以染絳。其聲合則為靺。前茅慮而前朱明矣。權者。釋草曰黃華。釋木曰黃英。

郭璞曰牛芸草也。小雅芸其黃矣。傳亦云芸黃盛也。故中權者。中央用黃色也。勁者。釋草曰

勤鼠尾。孫炎以為可染早。後勁。後玄也。凡七入之。緇六入之。女皆得以早通稱。曲禮獨以軍行載旗為義。傳即笏

及斥候。舊解傳者皆支。離今考正如此。軍中以微識物色。教目。依於五方。非以為神怪。及其末流。而有衛侯官

十二篇。入陰陽家。漢藝文志侯官者。候官也。

官統中第三十三 熹書三十三

七十一聖之官命。祿盡於今。陳諸東序。不為下國綴游。然其稱號磨滅。或儻見於四裔。與後

嗣王所布法。而幽隱不箸者。第而錄之。非苟爲采獲異聞。凡近世鴻臚中允即中諸職。因名於古。而十世以後。稱其卓詭。考迹者。稱吾世也。

虞書堯典稱內于大麓。鄭君說大傳曰。麓者錄也。新論亦云。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

如今尙書官矣。劉昭百官志注引論衡正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位。大總錄二公事。其說

雖異古文。以爲山足。要之言相位者。必有所從受。及擬以錄尙書事。則誣也。繇漢而上。官號

多難知。若長秋光祿勳。其解詁稱近鉤鉞。寧獨上世。余讀漢書烏孫傳。說其國官制曰。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候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

自左右大將以下。皆漢語譯錄。獨大祿。非漢稱。傳又言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大

子有子曰岑陬。其下言岑陬者。官號也。此則烏孫自以官稱其人。即大祿爲烏孫語明矣。相

大祿者一官。大祿從主人。相從中國。史官所記。音義借箸之也。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

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明大祿爲股肱貴臣。而與大麓譯音正同。則虞書所

說爲相位。烏孫取於古官舊號。豁然矣。烏孫故在祁連敦煌間。後乃佗徙。見張鷟傳與瓜州允姓

故鄰壤。當舜時則邶成地也。隋西域傳言高昌王坐室。畫魯哀公問政孔子像。其官曰令尹。

曰公。多取周秦以上。高昌於漢則車師前王庭。今爲土魯番關展二城。當中世聲教殊絕。猶上法周官。以爲光寵。況於舜世。東西固未鬲也。故孔子稱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而楊子雲喜識絕代方言。信其有徵哉。

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世本及呂氏春秋勿躬文義和分而皆有仲叔。及王莽則合義和爲一官。亦猶秦

之合僕射也。上禮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下當爲僕射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故秦置謁者侍中尙書皆有僕射并僕人射人爲號謁者輩皆近臣也其後遂汎及佗官取其領事之號

百官公卿表謂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非其實也綜校其實。既遠起東周矣。文侯之命。言父義和者。鄭以爲晉仇其字

義和。固無徵也。馬從孔安國故。以爲晉重耳。其云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亦愈曼衍矣。義和者。

義和也。賜弓矢。嚮鬯。以爲侯伯。比於唐官。分宅四方者。故取其尊號。而曰義和。義和故分尙

儀。亦非一名。大傳曰。儀伯之樂舞。藝哉。此其儀也。大傳注儀當爲義義仲之後也案下又有義伯之樂舞將陽則此非義之誤鄭以下言義伯爲義叔之後此爲

義仲之後然同言義伯不應如此無辨故知此儀伯爲尙儀之儀非義伯也周世法之。大雅有維師尙父。故訓傳以爲可尙可父。惟別錄

亦言師之尙之父之。此皆近望文生義。師者。大師。尙父者。尙也。大公之賜履而征五侯。其職

儕於儀伯。故曰尙父。周之齋號。祕逸者多矣。三晉之世。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見呂氏春秋下賢舊作上卿漢

書樊噲傳如淳注引作上聞若義和尙父者。寧一事邪。

周之六典。亡三老五更。三老公也。五更者。世疑其出於秦官。秦齋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皆以主領更卒。部其役使。凡將軍有前後左右。百官公卿表而大將軍居中而主莫府。故主領更卒者五人。章炳麟曰。秦無儒。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齋而酌。尚首虜之國不有也。夫庶長不更之號。夙箸於春秋緯書。文燿鉤曰。成周改號。萇弘分官。續漢書律歷志弘其取於秦官而建五更矣。今叔旦所制。既出山巖屋壁。獨萇弘後定者不傳。然其足以撥亂反正。寧不得與於蒼姬之典乎。

屈原稱其君曰靈修。此非詭辭也。古銅器以靈終為令終。而楚辭傳自淮南。楚辭傳本非一然淮南王安為離騷

傳則知定本出於淮南以父諱更長曰修。其本令長也。秦之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此其名本諸

近古。楚相曰令尹。上比國君。尹即古君字故左氏春秋君氏公羊作尹氏上世家族政體君父同尊父從又持杖尹亦從又持杖喪服傳曰杖者齋也其君曰令長。下

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殤及弑者亦曰某敖敖本會豪字猶西旅獻豪今作熬也此亦君號同臣之一事南國之法章。君臣猶以官位辨高下。故參

用親羈而無世卿。夫萬物尊天而貴風雨者。為其不私暱近。不孽疏遠也。管子版法解語

官統下第三十四 熋書三十四

後王擇一相。大吏自相任。守令自司授。輔股自府辟。如是。則教令壹。吏部廢。世胥散矣。章炳

麟曰。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建官之法。中今之卒病。猶有六術焉。捐納則廢。年資則廢。科舉則廢。將論官者必於大學。求材於學。治定之制也。今後王暴興而置學堂。待其畢業。猶十有八歲。將空位不可以待矣。梅福有言。不循伯者之道。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也。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夫遭時阽危。則藪澤之才者。必盛於平世。敷心優賢。不在校官矣。明大祖令中外諸臣。下至倉庫襍流。皆得舉士。傳相引擢。是時山林竄居。皆得自達。故草味一切之政。不舉之學校。而舉於薦引。一術。議院者。別於科道。治定之制也。上書者。別於通政司之守。定與未定之通制也。當其未定。語無取翔博。言無取成文典。苟便於事。跖之黏牡。越人之不龜手。方僂僂以承之。若其勿便。雖不愆於舊章。蜚蓬之間。三王所不賓。雖然。上書則新舊襍糅。而持新者制之。羣議則新舊襍糅。而持舊者制之。故據亂則通封事。亂已定則置議院。二術。稷之善農。大費之善虞。咎繇之善李法。雖賢聖勿能以代官。因國之關道出乎總理。按察使出乎刑部。臯猶以爲事守。而久更慢弛。其他之凌亂則舊矣。是故革故之政。相材而授之職。自治官。法吏。軍帥。專對之使。帑臧之守。起自卒史。上至乎上卿。終身不出其曹。雖有大勳。止乎

賜爵矣。三術處戰國者。以軍隊爲國之大。其執則不得不右武。兵法既異。因國之文臣。雖握神雀刀。持邊必隆之七首。不足以統馭士卒。八國比合。以陷宛平。其主跳走。督撫則先與密爲誓盟。夫以疆圉抗詔。叛也。又遠遁多畏。而弗能自立爲小國。虛設節鎮也。孰用。後王廢督撫而建師團。內受命於本兵。外有承宣布政使以長一部。四術明制。監司長吏以下。皆避本省。宋政和制。則授官無過三十驛。議者善宋。以朱買臣、畢安敬、張漢周、范仲淹之守本郡爲故。之二議者。其失則均也。必不用鄉人。則嘗於風土。其舉戾民。必專用鄰比。而勿遠取僻陋之地。風俗弗革。其民將老死不相往來。夫豪俊雖超軼於里閭之士。其材性則大氏不出其里閭。東方日本。有少連焉。禮記禮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案日本自神武天皇班功建德胙土賜姓於是國造縣主之號爾後氏族繁臚貴賤棍殺逮天武天皇十三年詔定八等之姓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以牢籠天下之姓氏然則以官定姓雖自天武始賜實昉於神武也仲哀天皇當漢獻帝初平興平建安開始置大連之官亦因於古蓋是等官族皆自神武建德賜姓始神武元年當周惠王十七年少連大連蓋即其時人故孔子得稱之論語少連與柳下惠並稱鄉不知其何時何國今觀禮記東夷之子一語又證以東方氏族而知少連大連之稱猶漢世大小夏侯大小戴等以氏其民躋夷不恭。故賢者猶侏張。西方秦有子桑焉。論語子桑伯子正義曰鄭族箸者乃始豁然確斯云其民躋夷不恭。故賢者猶侏張。西方秦有子桑焉。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案鄭蓋以其民好稼穡。務本業。漢地理志說秦俗如此故賢者猶大簡。不足以自拔也。今是秦趙燕代荆楚滇蜀陸行幾萬里。鐵道未布。游者未能以徧至。賴遠宦互革其俗。互增其

見聞必杜絕之。則民死其鄉。吏死其牖。下川谷郡縣。鬲越而不達。風俗臭味。窒閔而不流。若是則其害於文明也。最甚。故除吏者無避本省。亦無迓遠。人情有不通。則輔以三老。亭長。五術。貴賤之情。視其權不視其位。輕重之情。視其祿不視其階。有位而無權。有階而無祿。則將軍之策命。或厪足以易觴豆。往者有理藩院。則鴻臚寺替矣。有總理通商之臣。則理藩院輕矣。大學士。宰臣也。提督。持斧之帥也。自軍機處之設。則內閣無政。自金陵之陷。則提鎮爲僕妾。至於郎曹觀政之士。而不肖與均茵伏。名違其實。權舛其秩。故賞不勸而黜不創。必覈其權實。而升降其階位。其尤冗散無事者。則廢六術。以是六術。規襲其建置。若夫增損財益之。凡目。則以時定也。章炳麟曰。若古官方之亂。莫泰元魏。縣置三令長。郡置三大守。州置三刺史。刺史則皇室一人。異姓二人。守其泯禁。宜勿可以終一舉。然而猶曰升平之世。何也。其端未見也。見端而革。以其六典。上諸大旅。震來虩虩。無喪翼鬲。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商鞅第三十五

煊書三十五

商鞅之中於讒誹也二千年。而今世爲尤甚。其說以爲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

皆商鞅法家之說爲之倡。烏虜。是惑於淫說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別其守。而陳其典。以擾又天下。是之謂法。故法家者流。則猶西方所謂政治家也。非膠於刑律而已。後世之有律。自蕭何作九章始。漢地理志箕子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李愷高祖皆嘗有作然或行於小國或草創未定之制若漢唐及今變本加厲之法則皆萌芽於何遠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張湯趙禹之徒起。踵武何說而文飾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於是乎廢小雅。此其罪。則公孫弘爲之魁。而湯爲之輔。於商鞅乎何與。鞅之作法也。盡九變以籠五官。覈其憲度而爲治本。民有不率。計畫至無俚。則始濟之以擗殺援噬。此以刑維其法。而非以刑爲法之本也。故大史公稱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今夫家給人足。而出於虔劉之政乎。功堅其心。糾其民於農牧。使鄙之游惰無所業者。轉而傅井畝。是故蓋藏有餘。而賦稅亦不至於缺乏。其始也殼。其終也交足。異乎其厲民以鞭箠。而務充君之左臧者也。及夫張湯。則專以見知腹誹之法。震怖臣下。誅鉏諫士。艾殺豪傑。以稱天子專制之意。此其鵠惟在於刑。其刑惟在於簿書筐篋。而五官之大法。勿與焉。任天子之重征歛恣調發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則已爲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張湯行法而漢日貧。觀於汲黯之所譏。則可知矣。繇湯之法。終於

盜賊滿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爲治。何其與鞅反也。則鞅知有大法。而湯徒知有狴獄之制耳。法家與刀筆吏。其優絀誠不可較哉。且非特效之優絀而已。其心術亦殊絕矣。迹鞅之進身。與處交游。誠多可議者。獨其當官。則正如檄榜。而不可紕。方孝公以國事屬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內。雖乘輿亦不得違法而任喜怒。其賢於湯之闖人主意以爲高下者亦遠矣。辱大子。刑公子虔。知後有新主。能爲禍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閱。烏虜。其魁壘而骨骯也。庸渠若弘湯之徒。專乞哀於人主。藉其苛細。以行佞媚之術者乎。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過於湯。而苛細則未有也。觀其定令。如列傳所言。略已具矣。吾以爲酷烈與苛細者。則治亂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何者。誅意之律。反昏之刑。非有所受也。湯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則無事此矣。周興來俊臣之酷烈也。又過於鞅。然割剝之憐。亂越無條理。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則鞅於此。又不屑焉。嗟乎。牛羊之以族蠶傳者。慮其敗羣。牧人去之。而無所遘。刑七百人。蓋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給人足。道不拾遺矣。雖不刑措。其執將偃齊斧以攻榱桷。世徒見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後之成效。若鞅之爲人。終日持鼎鑊以宰割其民者。豈不繆哉。余觀漢氏以降。刀筆吏之說。多

傳春秋。其義恣君抑臣。流貶而及於民。湯之用淺事比。其最倣矣。自是可稱道者。特旌旗之。以文無害之名。而不能謂之有益於百姓。是其於法家。則猶大巖之與壑也。今綴學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於商鞅。烏虜。其遠於事情哉。且亦未論鞅之世矣。夫使民有權者。必其辯慧之士。可與議令者也。今秦自三良之死。後嗣無法。民無所則效。至鞅之世而冥頑固以甚矣。後百餘歲。荀子猶曰秦無儒。此其恣愚無知之效也。以恣愚無知之民。起而議政令。則不足以廣益。而祇以殺亂是非。非禁之將何道哉。後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彊闕之。使不得與議令。故人君尊嚴。若九天之上。萌庶縮朒。若九地之下。此誠昉於弘湯之求媚。而非其取法於鞅也。藉弟令效鞅。鞅固救時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濟一時。其書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著書。欲行其說於後世者也。後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彊以其物色效之。如孫復胡安國者。則謂之愚之尤。如公孫弘張湯者。則謂之佞之尤。此其咎皆基於自取。而鞅奚罪焉。吾所爲瀦鞅者。則在於毀孝弟敗天性而已。有知其毒之酋腊而制之。其勿害一也。昔者蜀相行鞅術。至德要道弗踣焉。賈生亦好法矣。而非其遺禮義棄仁恩。乃若夫輓近之言新法者。以父子異財爲憲典。是則法乎鞅之秕稗者也。寶其秕稗。而於其善政則放絕。

之。人言之戾也。一至是哉。夫民權者。文祖五府之法。上聖之所以成。既濟也。有其法矣。而無其人。有其人矣。而無其時。則三統之王者起而治之。降而無王。則天下蕩蕩無文章綱紀。國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終一舖。當是時。民不患其作亂。而患其駘盪姚易。以大亡其身。於此有法家焉。雖小器也。能綜覈名實。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猶瘵於蕩乎。苟曰。吾寧國政之不理。民生之不遂。而必不欲使法家者整齊而擢紕之。是則救飢之必待於飮飯。而誠食壺飧者。以寧爲道。殪也。悲夫。以法家之鷙。終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終使民膏澤。而世之仁人流涕。洟以憂天下者。猥以法家與刀筆吏同類。而醜媿之。使九流之善。遂喪其一。而莫不府罪於商鞅。嗟乎。鞅旣以刑公子虔故。蒙惡名於秦。而今又蒙惡名於後世。此骨髓之臣。所以不可爲。而公孫弘張湯之徒。寧以佞媚持其祿位者也。

正葛第三十六

廋書三十六

臨沮之敗。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之。未通。苟羅騎斥候之疏。如是。則政令愈慢矣。皆闕闇者也。法家之所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於從橫之辯言。其上則雄桀難御。不可以文法約束者爲特甚。故韓非所誅。莫先於務朋黨。取威譽。其在蒿萊明堂。

之間。皆謂之俠。葛氏亦法家也。行誅於從橫。而彭蒙李嚴麗於流辟。夫劉封。雄桀之次耳。奪孟達鼓吹。守山郡不發兵。罪也。而葛氏特以剛猛難任。不可用於易世之後。勸先主除之。是殺之以其罪。殺之之情。則不以其罪也。如羽。世之虎臣。又非封等倫也。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媚之也。一國之柄。無出於二孔。出於二孔。其所舉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壹法令。則國已分裂矣。雖殺之而疆易侵削。終不以易內訌。韓非內儲說上七術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諸葛立意蓋亦同茲。大氏法家之旨。憲令爲重。而都邑爲輕。古今一也。其故事。則有蕭何之戮韓信。何公用之於韓信。而葛氏陰用之於關羽。法家之竭忠亦焯矣。亦其所以爲小器焉爾。吾讀梁父吟。言二桃殺三士。事見晏子春秋。梁父吟云。一朝被讒言。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是嘉晏子之殺三士明矣。葛氏少時。蓋誦習之。大史公曰。陳平宰割天下之志。見於俎上。烏虜若葛氏者。其志亦見於誦詩矣。

刑官第三十七

卮書三十七

西方之言治者。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獨與政府抗衡。苟傳於辟。雖

達尊得行其罰。昔者周公以立政爲憲法。其言曰。庶言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卒事而告大史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其刑官殊於百工之徵也。歐洲法家之訓曰。王者無惡。神聖而不可侵。王者無惡。以有事則與大臣分署也。神聖而不可侵。以其嚴威深閤也。今是卒暴小忿。奮佩刀而刃人。及其畧奪婦女。以爲嬖御。柏爾奔朝多有之大臣所不署。嚴威所不扶。此謂匹夫之惡。其訓不可用。而法律不著其條。獨以侵人田器。予其請求。西方以田器與訟者。若訟君則曰請求。此雖立憲。猶恣人君使得以一身爲姦盜不軌也。申無宇陳僕區之法。而楚子謝罪。孟軻陳古義。瞽瞍殺人。則咎繇得執之。夫以大上之尊而猶不免於五咤。使舜妄殺人。則治之等是矣。中國以專制名。尙制是術。彼歐洲則闕者。何也。凡法至於辭窮。不欲其避忌區蓋。寧頌言之。而變其治。是故司市之令。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釋曰此王國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以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以下過市足得互見王以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據此是王后過市亦加罰也自夫人以下。皆行其罰。而國君獨貫貸乎赦刑人者。非謂其肆大眚也。以國君之故。而使鴟義矯虔者。得以不誅。則君之與於鴟義矯虔甚矣。其行罰又甚也。難者曰。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而不忌器之效也。今子陳是則奈何。曰。夫秦以不能自守其憲度。使二世得恣己意以族大臣。故趙高得報之。報之者。趙高起於熏宦。非刑官之行法也。使刑官得夙行其法。糾帝之小愆。則二世必不得恣睢以陷於弑。何高之足患。且姦刦之臣。加刃於乘輿者。彼庸必有辭乎。自周官之法廢。而譴訶不行於上。吾則與之莎隨以道古。

江標曰古有象刑意者專以懲人主歟

定律第三十八

恤書三十八

殺一人不以其罪。聖王有向隅之痛。是故持仁恕之說者。必曰省刑。西人效之。幾於刑措。雖然。殃咎者。人主與執法之吏所宜任也。苟誅殺而當。雖少憮酷。猶足以庇民。何取於省。夫中國所患。非刑重之失也。特其米鹽瑣細。罪不至死。而必致之棄市磔首者。爲可減耳。若夫賊殺畧人之辟。吾伏以質。而美人震之以靈寢之氣。非有殊也。昔之人狙於肉刑者。以笞箠不足懲。狙於笞箠者。慮肉刑之憮毒。其害於民無既。鯨首刖足而愈無所恥。夫笞箠與肉刑。特以爲輕重之劑。而民之懲與不懲。非笞箠肉刑之所能與也。病至於髓理。歛以烏喙大黃。使人瞑眩而病已。刺以長鍼。灼以桑艾。使人財有汗而病亦已。故病之賴以治者。非藥石之輕重爲之也。中其害氣也。刑亦有中。昔明之制律也。請爵文臣以公侯者死。今瀟仍之曰。文臣

無大勳。請爵以公侯者死。夫明律之所基於公侯者。慮其攤柄震人主耳。今因襲其舊而獨弛禁於大勳之文臣。若慮其震主。則大勳者愈益甚也。若其不慮。則令可剝也。畔違本意。使名實相貿。如是者衆。故有司持法則失情。持情則失法。進退無所持。則遷延以緩其事。故法之不足以懲民者。非輕重爲之也。紵戾之使必不可行耳。儒者不究其實。而慕泰西輕刑之名。欲并斷斬去之。謂可以仁恩感下民。斯已過矣。雖然。律令則不可以不定。夫減死一等。卽爲軍流。其重者乃入於胥靡。胥靡非義也。且不恆有。以軍流治罪人。不過出鄉。其爲患苦也淺。不足以懲。故稍重者不得入於死。愚以爲古有圜土。今律與西法皆有監禁。監禁者。絕陰陽之氣。違日月之明。若入幽谷。其愀戚過軍流遠矣。軍流可以狃快爲姦慝。而監禁絕之。且當其禁時。窮無餘思。吟呻以求反本。斯其悔過也亦易。是則不傷肌膚。不折筋骨。而可以使民懲創。故大辟之科條。完濫者宜代以是。此革重而之輕也。今兵律。雖設軍中科罪。皆制於大將。雖上亦許以便宜從事。何者。不如是不足以肅士卒也。愚以爲士卒之騷擾。非合羣不足以成。其在胥役。則藉一人之力。飢更文法。以羅織人罪。其戕賊下民。百倍於士卒。若卒設曹掾也。則已。曹掾未設。則胥役之生死。宜制命於長官。雖一邑之令。皆得以便宜論洩。此

革輕而之重也。通商之岸。戎夏相猝。一有賊殺。則華人必論死。而歐美多生。制律者欲屈法以就之。以爲罪從下服。則吾民可以無死。烏虜以一隅之事變革域中。吾未覩其便也。愚以爲震旦之地。隴邇若一家。而瀕江猶有以不瀦戮者。其附塞則有蒙古律焉。令宜與諸隣國約。於通商之地。特定格令。參中西之律以制斷。而不以槩域中。此輕重互相革也。若是則懲民者卒在輕重之劑乎。曰。否。滅死以去苛。授正長以權。以肅吏。定通商之律。以平怨。若夫懲民。則固在必行也。非輕重之劑所能與也。且今世矯虔之民衆矣。其尤結者。蓋怯於犯吏。而勇於陵人。拙於公盜。而巧於私取。短於鬪力。而長於駕言。其情可誅。顧遁於律令之外。雖欲必行。且有所不得行焉。而況其不行歟。

不加賦難第三十九

熈書三十九

珠申之帝。銜不加賦以示恩。而賦固所以龔甲米也。加之則孰不張楚於大澤者乎。旣椎脂髓以自肥其族。及執格不可加。而嗥曰吾澤厚矣。若偃僕而釣者。果敬其魚乎哉。且穉羨者。令長所私索。而縮取之以入縣官。其卒又使令長得公取平餘於民。其加賦二矣。大兵起。門關蹊梁。於是乎有釐金。曰。是征之商賈也。使商賈不因。是以厚鬻而返取之農圃。則是誠惠。

政爾不然其猶曰殺非羊非殺也。校獵之奪禽也。攘人之免以爲乾豆而發弦者不厭其
餘。裁雖少非廉矣。今少之不能而段借其辭以耀之。信夫民之易愚哉。明愍帝之重斂非以
營馳道禦寇衛民則有焉。而民曰加賦。今之薄斂少半而昭羣胡羣胡不能折衝以庇黔首
是黔首無所衛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今其婦人未嘗刺韋作文繡織氈毼其男子未嘗作
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後漢書烏桓傳述其男女所業如是烏桓即滿洲舊域矣以自澹給而浮食於民。歷八世無酬醋。是
恣其劫畧而不憂名捕於有司也。於盜甚矣。而民曰不加賦。嗟乎。歲在烏啄而降民儀九萬
夫。日夜不黔其突以圖革政。將求資於大府。而無若八旗之蠹蝕何。使八旗之無餉乾甲米
則歲節五百萬而贏。據光緒會計錄支八旗兵餉馬銀四百六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兩支八旗米折銀一百十萬八千四百四十一兩凡五百七十八萬餘兩爲一歲之數今幾十
三萬萬矣。以是通商惠工而實軍府。何功之不成。而何師之不舉。其又磬折徒跣以承白人
之頽怒也。夫公府臧以爲百官之經用。則多取而不爲橫。柰林有征。間架有征。船輶有征。津
渡有征。一內焉。一出焉。猶大酺而斂者也。今反是。侯度而舉歲藉以餉羣胡。雖不增矣。其膏
澤則不沐浴於小民。且漢氏之三十而取一者。不瘳薄乎。譬螻蝻之蝕人。縱不時斃其筋力
固以日弛。及以釐金掙取。以昭信票氣貸。豈不曰吾以事國家。非少府私之也。亦念夫八旗

之蝕蠹於前。而今乃鯨其後邪。遭歲之大濂。攻剽及都會。知不可奈何。而振郵之。其於積歲所獲。千未抒一焉。又募資於富人。以輔其乏。乃自歌舞其德。曰。吾節大官之饜珍裘之飾。以惠爾氓也。邇非廩祿其族。而歲取什二。以爲常平。其安取是惠矣。烏虜深宮之酋。離娒保之手。不自知其僂德。以不加賦詭炫其民者。其職耳。百僚師師。落其照珠。冠其孔雀。服其鯁子。曳其盛鬕。厭其淳曆。縣其帛書。無以報之。而劇前世之苛政。以美之。甚矣哉。其背本而不知愆也。

明農第四十

僖書四十

昔吾嘗悵始元文學之與弘羊辯也。不如卜式。夫天地有百昌。以資人用。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故聖王置舫人之官。以通川澤。驂服駮牝。以達原阪。人不極勞。而足以窮泰遠。劑其所產。以襲服御。弘羊之均輸。非苟作也。今之人亦嘗以理財之善。善劉晏晏式弘羊矣。勿爲權首。而怨勿及也。而文學諸生。類欲遠法治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遏貪鄙之俗。醇至誠之風。其議虛憊。近於無端崖之辯。固不足以服弘羊矣。察弘羊之病。在知商而不知農。卜式農家也。故導之以衣租食稅。以爲本議。租稅出於穀。穀出於力耕。力耕出於重農。是爲知本。夫通

四方之珍異。使五金百卉皮革丹漆。晝夜相轉乎前。而上權稅之。民得其養。上得其用。均輸之術。於是乎兩便。然計本量委。轉輸之久。而出者必窮。是故終南之山。今無檀栢者。會稽之壤。今無竹箭者。取之盡也。然則商非能自通也。孳殖於農。而裁制於工。已則轉之。今居大農之官。而不以飭力長財。惠訓其民。斯溺職也哉。古之所謂農。非播稼而已。蔬中之豐。園圃毓之。楨榦之富。虞衡作之。鳥獸之蕃。魚蛤之孳。藪牧聚之。麻枲之堅。蠶桑之賦。婦工成之。數者。非三農之職也。而隸於農。故諸農之所隸籍者。一切致筋力以厚其本。則百貨逢涌。不知其所盡。而商旅通矣。烏虜。今中國金幣之泄於異域者。不可畫箸計也。議者病夫商旅之不遠出。而欲致行之。顧未嘗以器之良。楛物之盈。絀爲計。彼苦茶與絲者。非園夫紅女。將曷成者也。逾淮漢。甫草之地。莘獄大數十。桑麻不殖。牛羊不下括。車陟乎桃林。甫草之地。莘獄大數十。蒲陶不成。牛羊不下括。商雖通矣。其何取以運。且吾所病於無農者。有漑是者也。今果窘於耕穫。米一石則至萬錢矣。自喘粟之蟲。蟻息之物。莫必其命。而明者始思興農以厭塞之。吾以爲農官不設。農事不能以大舉。昔者北方之沙磧。薊北之左。自虞集始營度之。至於今二十世。天山之水泉。若古勿導。導之自林則徐。至於今再世。而其效特局促於是也。非設農

官無以爲也。

禁煙草第四十一

卮書四十一

閩土非甚磽确。民亦不繇力薄材。而食穀必轉於近省。甚哉煙草之爲害烈也。田萊一頃。三穀而七煙。市煙之利。逾穀且十倍。樹煙之勞。殺穀且十倍。民以砦窳。絀與而羸取。煙葉之苦。澤。下毒其壤。數年不能成菜茹。雖欲反而樹稼。其道無繇。殖者滋庶。食者滋衆。民利而翫之。監司恬而狎之。迺禁不設。若天之無凶年也。嗟乎。天下方穰穰以思罌粟之禁。於此瑣且尾者。則何暇議去。夫不審利害之原。而苟以大小權之。固也。罌粟大而煙草細也。樹罌粟者使民食而死。樹煙草者使民不食穀而死。死一也。何大與細之分。古者萍氏有酒幾。今亦焚燒。融。夫酒以成賓嘉之禮。賓主百拜而後敢酬酢。以道天命。其下窮民。冬非酒不煖。然而有迺禁者。害穀甚也。今煙草無酒之利。而有酒之害。酒害穀有涖。煙草害穀無涖。無禁得乎。或曰。閩民賴是久矣。迺而禁之。不能而適爲恐。獨受賦者地。是擅吏資而奪民利也。禁不如權。權當如洋藥。十而稅其三。無厚利則止矣。噫。憇慎怯栗之臣。聞益帑則孰敢動。瞭者以爲害穀而重困之也。賧者以爲利國而不可去也。則禁不得行。適助之增重耳。且昔之禁罌粟。其病

亦足以奪民而擅吏。然忍志禁之者。愛民以政不以小惠也。夫藉君相之執。誅鉏草茅。且不能。則何以爲政。愚以爲煙草之禁。政在守令。而司以耆老鄉先生。吏無得與。與者格無禁。何資之擅。下令之歲。已栽者不發。明年無蒔。蒔以番薯蕷。足以代穀。三年而腊毒盡。則壤可稼矣。何利之奪。詔之無穀之害。而動其戒心。犯禁。三畝者伏通衢。五畝捶。十畝罰白金五兩。二十畝官笞之。沒其地。入里校室。導同隴除煙草者。三畝一升醴。五畝一簞羹。十畝一丈布。二十畝白金二兩。三年。以覘閩田。五年。以覘閩倉之穀。

定版籍第四十二

卮書四十二

章炳麟謂孫文曰。後王視生民之版。與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而衰賦稅。大減則充。古之爲差品者。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迭爲九衰。至於衍沃而止矣。今之大法。自池井海塹有鹽而外。露田稻。取長。黍稷。梁麥。各有品也。居宅與樹藝之地次之。山及池沼次之。江干沙田次之。以是徵稅。觀於民間。而辨其物。桑田者其利倍稻。梨棗蒲陶橘柚桃李竹柰梧桐及雜樹松櫟。足以給薪者。其利自三。山有植苦茶者。與桑田比。種竹者亦如之。雜蒔糧藥者爲下。黏與文杏。不高岡而有。足以侍宮室械器。其利倍苦茶。枏黥丹木者。自四。池沼大者容

魚或數萬頭。不作勞而其利加於露田十倍。江干沙田。宜木絲。其衰如桑。然則定賦者以露田爲質。上之而桑茶之地。槓榦之地。至於魚池。法當數倍稼矣。獨居宅爲無警。窟巷之宅。不當蹊隧者。視露田而弱。當孔道者。魚池勿如別爲差品。以是率之。賦稅所獲。視今日孰若。孫文曰。兼并不塞而言定賦。則治其末已。夫業主與傭耕者之利分。以分利給全賦。不任也。故取於傭耕者。率參而二。古者有言。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夫貧富斗絕者。革命之媒。雖然。工商貧富之不可均。材也。朽人爲人黜聖。善畫者圖其幅帛。其爲龍蛇象馬草樹雲氣山林海潮燿火星辰人物舟車。變眩異態。于以緣飾牆壁。一也。然或一日所成而直百錢。或一日所成而直贏於萬金。輓步輦者。與主海船者。其爲人將行一也。一以爲牛馬。一以爲宗主。是豈可同哉。彼工商廢居有巧拙。而欲均貧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慕之餘壤。而富斗絕於類醜。故法以均人。後王之法。不躬耕者。無得有露田。場圃池沼。得與廛養比而從事。人十畝而止。露田者。人二十畝而止矣。以一人擅者。隴壟溝洫。非有其壤地也。場圃之所有。棊落樹也。池之所有。隄與其所浚水容也。宮室之所有。垣墉棟宇也。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無。故買鬻者。庚償其

勞力而已。非能買其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貢徹不設，不勞收受而田自均。章炳麟曰：善哉！田不均，雖衰定賦稅，民不樂其生，終之發難，有帑廩而不足以養民也。昔者余在蘇州，過馮桂芬祠堂，人言同治時，桂芬爲郡人減賦，功德甚盛。余嘗聞蘇州圍田，吳越沃野多稱圩田，本由圍田，音誤作圩圍田，多豈過沼澤爲之，今則徧以稱水田，皆在世族。大者連阡陌，農夫占田寡而爲傭耕，其收租稅，畝錢三千以上，有闕乏，即束縛詣吏，榜笞與逋賦等。中夏兼并最少惟蘇州世族尙有之桂芬特爲世族減賦，顧勿爲農人減租，其澤格矣。荀悅言漢世田制，官收百一之稅，而民輸豪彊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民。今不正其本，務言復除，適足以資富彊也。桂芬於蘇州，仕宦爲達，諸世族皆姻婭，通門籍，編戶百萬，號呼之聲，未徹於耳。將厚薄殊邪？其閭立祠堂，宦學者爲請之，農夫入其庭廡，而後知報功也。

均田法

凡士民有者，無得曠。其非歲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歲輸其稅什二。視其物色而衰征之。凡露田，不親耕者，使鬻之。不讎者，鬻諸有司。諸園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雖不親，豈得有其園圃薪木，無得鬻買。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當戶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即鬻。露田無

得傭人。

凡草萊。初闢而爲露田園池者。多連阡陌。雖不躬耕。得特專利五十年。期盡而鬻之。程以十年。

凡諸坑冶。非躬能開浚。若采者。其多寡闊陋。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園池爲比。

制幣第四十三

煇書四十三

陟皇之赫戲。諷素王之眇論。方時困窮。而害金播飛如熒火。白選弗臧。空名之劑。其艱阻如行冰上。所以厚生安在。制幣之本。自有躋無。自無躋有。從革而下。皆可以爲幣。從革而上。皆不可以爲幣。昔王鑒言紙幣之利。而魏源持玉幣以相詰難。夫玉不從革者也。因璞爲大小。勿能以意壹其形范。其不便一矣。抵觸而碎。直千者不當一。其不便二矣。追琢之功。勞於鑄金十倍。必有定形。則曠日持久。成幣勿能多。若苟取佩環而鑄其等直。則貴賤無所準。銘金易故既鑄未鑄。其直不相遠。斲玉難。故磋琢以後。其直遠過於璞。又其貴賤不能以方率重率之大小爲比例。故最無以得準。其不便三矣。古者或用蠙珠與五品之貝。雖不從革。猶無待雕鏤。故可資亟耳。若玉則惟以六瑞爲葆臧。或以氣糴。不施於市閭。不齎於化居之賈。故曰上幣。彼源之迂。其猶黃初之用帛邪。夫穀帛者。於民生爲至急。而不可以爲

幣。然則爲幣者。必至無用者也。故其始以金銀赤銅相轉。而其極至於用紙幣。紙幣則數寸之譜。爰耳。而足以奔走食貨。何者。綿薄易舉。自從革而下。其裁制莫易此。行旅之齎。又便其輕也。且夫唐宋之飛錢交會。必有帑曆以爲本。今東西雖異度。其儲藏固足以相任。以中國之匱乏。官無見錢。卒然以紙幣下行。其無裨株也。汎汎如海闊屈龍乎。誰其信之。是故今之制幣者。將先取夫有用無用之間。夫精鏤白鏹之見鋒刃也。不若鐵。其於以爲鐘鏞華藻鱗之可觀。而其發聲也。不若銅。然則金銀者愈於無用。必其爲有用。則猶未也。故銅鐵之攻。擊利用者。皆俛而聽命。而聲王以莊山之金。朱提之銀。爲珍幣。今龍圖徧鑄矣。然惟湖北廣東者獨盛。其他猶滯。則雜質之殺者多。而民又時灌藥汁以鎔其周郭也。必刑無赦。及夫鑄金之議。則中國方以爲大命。非獨便於關稅國責而已。不鑄則生金日泄。而鍊銍者日貴。西方之金一兩。當銀十五兩。其於吾易。則當三十兩。所得倍稱。故秦西隱益。而中國隱損。其耗無藝極。既鑄金。則以金相易。而欲爲抗墜者。無所藉其饒多矣。且夫兩幣既足。則民信官府如刻漏。不待表掇之建。肥胡之立。而所發沛然足以流衍。吾乃陟高北而宣言曰。紙幣行矣。其行之久。雖卒暫無見錢。顧可以相攝代。若宋之湖會。民給其欲。其旋如磨石。至於九野九

千九百九十九隅。輕齎以賈。神州之商。潼滄蔚蒼。相集相錯。以成大羣。而後可與西商格拒。然則所鑄於九府者一。而給民之求者二。故曰自有躋無。自無躋有。必先取於有用無用之。從革而至無用者從之。如形景則厚生之大衢已然而非革命者猶若不能行也。今之政府。俯張爲幻於上。鑄龍圖者自言十六銖。即三分兩之二及以地丁內稅而不當十二銖。不及二分以此。婪民故符章刀布之足以明徵定保。必俟諸後起者。

弭兵難第四十四

戊戌春作是難時俄羅斯弭兵會未起

卮書四十四

禍亂燧燹之既極。有一人焉。扶義而起曰。我必弭兵哉。雖含哺之童。必頌之以爲上仁。無疑也。是故向戍激而爲是。口血未乾。陳蔡之社爲京觀。宋鉞尹文激而爲是。當是時。七國之權力。雖猶有軒輊頽仰。其執足以相禦。然而苟卿覩其無成。然則大勇不鬪。然後爲天下右。苟無生人殺人之柄。而欲禁人以不己殺。此實難矣。今以中國之兵甲。與泰西諸疆國相權衡。十不當一。一與之搏擊。鮮不潰靡。是故泰西諸國之兵可弭。而必不肯弭兵於中國。譬之盜有所劫略。其於羣盜之所懷挾嬰纒。則勿取焉。至於弱人。則不在是列。雖豚角諸首。與之指九天以爲誓。其何益哉。美利加。亦寡兵之國也。人見弭兵之議。出於美利加。而以爲不在疆

弱之形。嗟乎。美之在西半球。隣無虎狼。顧蠶食所不及耳。坎拏大一日自立而爲帝。巴西一日發憤爲天下雄。則美方戒嚴之不暇。其能與之晏安於酖毒歟。今闕中國者萬巴西坎拏大。公法恆義。且有所不行。而況弭兵乎。必若是。是猶遣將臨河以講孝經。而欲以卻黃巾也。說者曰。吾豈徒氣盟。將假貸於彼。而要之相率以衛我。則是以彼之金幣爲質子也。弭兵之盟。若則無渝矣。夫中國地臧之金幣。百倍於異域。即有兵革。彼棄其已貸者。而收其未發者。如是。則以什伯償一二。其賢於出之內府而寄之外府者。亦遠矣。夫何所損焉。苟無損。則不足以是爲弭兵之券也。吾以爲火器之窮。人人殫精竭思而無所進。萬國之疆弱。斟酌畫一。當是時。有釁而鬪。如兩金相斂。先斂者勝。於是人有懼心。而弭兵之策行矣。今日雖弭兵於小弱。猶無益也。何者。避用兵之名。則尺檄可以得地。古者刀鋸不戢。流而爲甲兵。今甲兵旣窮。則且靡而爲鞭箠。故中外有釁。則持哀的邁敦書以索地。而踵之以警察千人。以分布其邑落。則是鞭箠而天下定也。猶有不率者。則火器固可以用也。曰。是征吾屬地。非犯隣國矣。然則今日之弭兵。特假疆國以攘奪之柄。而弱國海隅之蒼生。終勿能完其首領焉。懿何瘳乎。昔者岡本監輔嘗欲置天討府矣。以爲據險阻之地。以直隸於上帝。列國有罪。則遣將征

之。是近於弭兵矣。吾以爲主天討者。其氏族不能出於五洲之表也。雖命曰帝臣。其始亦一國之氓而已矣。使故國無事。則止。苟有事也。不慟哭以念其里閭之榆柳。其人情乎哉。庇其所暱。而誅其所憎。中人之志也。不然。仇厲守高矯節操以飾名譽。則故國雖直。必務與之以枉撓之名。苟滅親而已。又非義也。夫等之食息於行星者。其用意必不能至公。則六師所臨。其以無罪死者衆矣。又況於賄賂市鬻之師乎。今言弭兵者。其弊蓋猶是也。抑吾又有訂焉。自北宋之中葉。至於明季。士大夫多喜言兵事。其說不務訓練。而好崇詭道。紛拏錯出。流宕而無所薄。至於揭暄之兵法百言。而鄙療甚矣。學者知談兵之爲腐儒。則思以弭兵之說廓之。蓋一質一文。丁世運之變。而以是爲琦辭焉。今夫被彗日用於人。而不得臧於篋者。其道固不足貴也。物之貴者。必大璋青龜。然於世無所用。用之則以崇飾視聽。言之貴者。必深微立眇。如弭兵之說。且近於仁術矣。不溥其本而肇其末。其說亦未可行也。

經武第四十五

臚書四十五

正。今。之。世。釋。菜。爲。本。而。受。成。獻。馘。爲。末。雖。然。末。不。固。則。治。本。者。且。不。及。其。年。而。天。殤。是。故。其。末。又。騰。躒。以。先。於。本。吾。觀。於。易。之。象。至。密。雲。不。雨。其。血。將。出。穴。於。是。知。本。末。之。無。定。程。也。夫。

家有桎梏。而國有甲兵。非大同之世。則莫是先矣。苟釋其利而倚簞席。以謀天下。以交鄰國。則徐偃王已。以臨禁掖。則李訓鄭注已。烏虜哀哉。內政之有萌。志士之始基。鮮不見甚於外。內者爪牙不具。而使人制之。是以知需之爲賊。烏虜哀哉。商鞅闕戟而出。齊桓以犀甲鞮盾而立國也。

議學第四十六

煇書四十六

陳胡公以陶器事周室。齎之於宛北。而十亂勿與焉。繇此觀之。利器用者。形之下者也。上乎形者。必十亂之道。曩者學校以筭術化力爲臬極。三十年以設精橫。而共工氏不出。雖出。能議政乎。政治之學不修。使僂功審曲者議之。其執將妄鑿垣牆而殖葭葦。故東游者代之以明法。法明矣。京師首惡於上。終爲蝮蛇。治官之守。寧亡國不以畀夏人。而諸明法者。方不悉中朝隱曲。冀一昔用事。少得扶持。阽危。或期借權。又主調和焉。知大命之不假人。與執志堅。縵者之不可轉也。且物不用而朽蠹生於其膚理。爲工藝者不用。猶以廢箸自給。明法不用。轉徙於溝壑。中人以下。不自激叩。而從諛權貴人。以伺斗升之祿。不乃嫫娒海堧都市間。相誑耀。以文采藝能致錢刀者眾矣。談者猥謂興學教育。以俟後來。而題楨可得。理平可致。濶

矣夫。如古之言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退致珍具於國老。以命諸侯。諸侯返而帥之。則大夫勤於朝。州里驥於邑也。此禮記文王世子及孝經援神契語

原教上第四十七

尅書四十七

一方部成而有政教。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本管子侈靡語學術申。宗教誦。至於今世。或言中國無教。教者。人目能視。火而具。拈徧庶虞。無教非詬。有教非寵也。余聞媿崎生言教。齊物論而貴賤泯。信善哉。

觀諸宣教師所疏錄。多言某種族無宗教者。若非洲內地黑人。脫拉突非古野人。新基尼亞野人。亦名穆託箸於拉備科所上文牘。輒言建國時未有宗教。而後稍事幽靈崇拜。然人類學諸

大師。往往與是說寔拒。咸知以宗教者人類特性之一端也。梯落路曰。言民有無教者。繇其

說解宗教過隘小矣。原始人文第一卷而載路亦言。格以人種學說。必無無教之民。民教學序論西尼突

爾亦云。然則雖在獷頑至愚之倫。而其征倂於神也。如璋圭壘篋取携矣。諸言無宗教者。其譌謬有兩因。因於視察之疏。一矣。凡宗教。其外聲形色采。深結於內容。藉令旅人觀以感忽之間。而斲其宗教。然不。此固不足任也。且未開人種。甚畏異族特甚。其見也。必不達其內情。

重以宗教神聖。在義宜有墨匿。故南洋之佗步。與其脫披斷米科。乃西亞之泡馬利。希臘之
哀斯配克。皆以神聖嚴憚。謹儼之。口不可語。筆不可畫。若支那之諱。日本之齋矣。吾嘗問亞
伊奴人。以輪回之事。傷其感情。墨不應也。大氏欲諜知宗教者。宜入其鄉井。覩其翁媪。則浸
知其神聖。所以謹儼。夫宣教師則不然。涂見負販。而遽問以信造物之有工宰。不以是定宗
教有無。彼野人未受教者。故不識造物何義。則多以消極之辭。讎對。即其爲無宗教一成矣。
故有初至言無教。後又言其有教。且複雜者。若火國野人亞夫甘種。始見者以爲語言不具。
絕無宗教。及達爾文視之。得其語言發達狀。其宗教亦信有神靈在天。事之威儀。復繇品式
嚴重。或呼死者之名。而信其魂魄必來。毛髮墮地。必舉火燕燒之。不即謂召癘疫。其崇信神
靈至矣。之非洲西鄙者。初識其人。以爲裁知猥劣弼法也。後乃知其趨鄉惟一神教。有近於
上國者。瓦伊知天然民族
之人類學第二卷是故校計中失。而近取二者觀之。則前至者疏於視察。倥然也。因於
專已黜人二矣。宣教師者。皆以造物爲人格之神。以是表旗。故凡信弼物弼法者。必排擯以
爲無教。雖祖禰崇拜。猶黜之。諸言日本無教者。語蹶庶不勝條。何者。彼以崇祀人鬼。信諸儀
式爲最賤。其擯之也則宜。於新基尼亞之穆託人也。則謂之絕無宗教。或言守形式。信游魂。

熒惑於祭儀。於利海諾夫與非洲之加邁倫人也。亦不審其有教與不。而言其民常事門基
斲夫倫古二神。夜行。攜其偶像。婦人臧獲。即不得攜。於品託斲皮海諾人也。即云無絲髮宗
教觀念。獨信彌法及不死術。又記其神號有加倫伽者。若是而止。斯土來記瓦夫馬人曰。是
土教迹冥冥。其民謂形體有神力。神力宅於蘆葦池沼間。投牢醴則獲之。故獵者得獸必祭。
若豢獵狗然。入其里門。則頌祝之聲外徹。其戶外常置鳥卵巴那羔皮以爲常。此斯土來所記 其佗
言野人信讖記。畏彌師。纏彌物於項下者。不可勝原。要之惑於祕怪神力。與信彌法有效。雖
羣予之爲宗教。猶將奪而廢之。守其一師。形譟成光。猗歟那歟。拉備科爲渠帥。而是爲其鉦
鐸鼓角也。天下凡從生而不毛者。其所趨鄉。無問爲貞信熒惑。其事無問爲彌法鬼神不也。
人心不能無嗜欲祈冀。思之至於熱中。歛冰不寒。頰然征佞。若有物焉。靈運而能直接於形
軀者。則愛之任之。憚之敬之。猶其在人格。則有社會交際也。有求而遇人。則悽愴也。悲泣也。
欣凱也。鞠膺也。跽拜也。此亦情之至也。凡有血氣。心知者。孰不具斯機能矣。人乍遇者謂之
逕。鬼彪被髮乍遇者謂之鬚。談詒而始。倪視而中。感接而終。客之有無情僞亡足論。而主必
受其湍觸也。苟以熒惑者爲最賤邪。泡利步之在動物亦最賤矣。然學者求賤物與脊椎所

以系聯。方賴泡利步之異形於鳥獸。以徵其特性相屬。發達相從爾。今於人文史間求宗教孰發達者。貞信熒惑。辨其氏印哉。亦求發達相從之徵而已矣。且熒惑者劣民所特具。及其文明而自磨滅。今宗教文明者。其根本皆自外來。章章也。如堪德云道德所因或因美術或因政治家之奇策或如正統家云有一定之聖人然其始幽靈之崇拜。與一神之崇拜。則不可辨章已。況其內容與民間宗教附麗者。往往而有。若景教以使徒爲守護神。或爲驅除癘疫者。中夏之所謂禡也。馬利亞者。乃以守護小兒爲神。浮屠之末。襍祀諸妄鬼神亦衆。以是知宗教雖有高下。亦時有竝出同流者。夫組織宗教。與民間宗教。非宣教師所謂貞信熒惑者邪。觀其氣類濡染。亦可見其相因互通也。且文明者。多重宗義。神之智力。必擇索窺伺之心。知其意。以是爲宗教要領。及夫巴斯託人。自言素不省神。而見於夢寐之間。是雖熒惑。復與組織宗教相類。若浮屠之禪定。與近世之神智學。美人奧爾靡德倡神智會以說佛教要在神祕不可思議與新坡其形想皆如是矣。嗟乎。宗教之有棚除。高高下下。其自爲也。終於犬牙相錯。無奈之何。吾故曰。謂法鬼神之容式。芴漠不思之觀念。一切皆爲宗教。無宗教意識者非人也。高下之殊。蓋足量乎哉。

原教下第四十八

燹書四十八

生民之初。必方士爲政。是故黃帝相容區。而禹益以廢縣治山。日本之天孫。印度之仙人。西方猶太之體金牛。此五洲上世之所同也。自夏殷以往。其民則椎魯無臆理。而聖人亦下漸之以爲吾用。何者。眇論之旨。非更千百年。固不能以闡懌。時爲之也。當是時。見夫蕪蕪之萎於燕。鯨魚彗星之迭相爲生死。與其它之眩不可解者。而以爲必有鬼神以司之。則上天之祭。神怪魍魎之禳祓。自此始矣。今社會學家有言上古信鬼。日中視影始。蓋以爲行止坐臥是物皆善之則。因樹則有樹影。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譬如闇中有樹無影。迦葉汝不應言有樹無影。但非肉眼之所見耳。善男子。譬如亦爾。其性常住是不變易。無智慧眼不能得見。如彼闇中不見樹影。凡夫之人於佛滅後。說言如來是無常法。亦復如是。此雖設喻。然可知彼意。直謂影本自有。不關明闇。闇中人不能見影。猶不能見微生物也。噫。以彼深識玄鑑。而猶不免於上古野人之說。何哉。馮螭者。大龜也。以爲河伯。海若者。右倪之龜也。以爲瀛之神。河海之物。安知無螭若若者。其力勝民。其居成郡縣。七行星之間。其所生人。安知無螭若若者。其材勝民。其居成洲國。苟有智者曰。彼不吾覲。而吾亦勿之覲也。民之朱愚。望祀之。又取蛇蟹之相似者而事之。而聖人亦下漸之以行吾教。是故伏曼容曰。萬事之始生。必由於蠱。周易集解引人死而爲枯骨。其血之轉燐。或爲茅蒐。其炭其鹽。或流於卉木。其鐵在卮。其肌肉或爲蟲蛾蟄豸。曰精氣爲物。其智慮非氣也。所從受者。胎卵之成。成於牝牡之感。而子姓受之。感有交錯。以成智慮。及死則若波之復。乃夫氣則灑淖於水土也。

曰游魂爲變。御覽八百八十三引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露動則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案精氣歸天呼吸歸人一也謂精氣歸於天空而仍爲人所呼吸非謂輪回也精氣即指氣易之精氣則統數者言名同實異然易義盡此矣藝文志有易韓氏二篇名嬰此雖其說詩義亦即其所以說易也夫一朝

而喪其親戚。匍匐皋復。卒不得其處。之死而不忍致死之。薦祭之設。情也。謂其馨香之氣。屑

然咲然。足以感魂魄。誣矣。雖然。此又五洲之所同也。夫黃流之裸。鬱金百葉。醑之以達黃泉。

舍菜者。或曰采芬香也。焚芻者。或曰以達臭也。梁武帝始令祭天用沈香祭地用上和香事見通典意亦同此而南美利加之鄙

人。亦自醉以當葛。而夢其祖。其效若筵鼓。然則馨香之果。足以感魂魄乎。夫可以感之。使至

者。必其莽蒼之氣也。今精氣被於水土。卉木以成物矣。其游魂則散乎無形埒之宇。歸乎野

馬。其智識則未嘗有氣也。成物者不能至。無氣者不可感而致。兩不得致。則當葛之效也。何

繇哉。章炳麟曰。生人之志。念必振聵於鉅。莖郁烈而後壯。彼致齋者。其志凝矣。從而鼓之以

鉅。莖郁烈則足以發揚光景。而見其所爲齋者。非魂魄之果至也。吾之智慮。嘗蛻於先人。精

於自見。而先人在矣。故曰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禮記大學注物不必來。而吾

形備之。謂之致知以格物。必若責以祖禰之享嘗。商旅之嚮其君者。張權火於萬里之外。綴

而成文字。旌旃於風。鳴旛吹角。便旋百卉。規之以爲容閱。此皆去王庭遠矣。其君寧能視聽

之哉。於彼不責。於此則責之。亦見其頗也。頗與濫者。君子皆不爲。故董無心王充之於祭宗禰。重之矣。其於上天及神怪祇鬼者。則皆擯之。以爲椎愚之言。繇董氏而上。顓頊之聖。絕地天使不通。顧猶立重黎以司神事。大智如周孔。於巫方相故未盡去也。時爲之也。祝禱不通。謏禱不舉。必始於董氏。董氏者。其聖足以幹百王之蠱。於喪躬亡嗣。謂之不孝之流。其表曰絕祀。其中堅曰喪先人之智。於臚大山祀爰居。謂之瀆亂。其名曰僭越。其實曰蠢愚。而莫繇董氏之道行。董氏之制。篤於親者。必無廢廟享。無弛禘禘。祭於物者。戴天而履地。必無建大園與羣神祇之祭。

爭教第四十九

尙書四十九

王者致教而憲政。政不乂則教尊。此以有爭。自沙蘭生之劍。神彼得之十字軍。始伏屍漂舐乎。尙矣夫。禹之攻曹魏。屈鷲有扈以行其教也。見呂氏春秋召類不然。夫五行者。裁制於人而已。何威侮之有。章炳麟曰。黃帝起消息。則設五官。利器用財。隸於考工。自禹之衍九維。始以聲味容色。暨於人事。皆籠以五行。以是耀民而擅其威。故五行者。禹之亂教也。有距塞吾教者。一世征之。不能下。則奕世征之。奕世征之。必烹滅大戡之。至於蒼陽五柞之間。而其民不擾。屈

原有言。該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天夫該職葦牧。以世其官。五行之貴神也。有扈。葦。葦。收以爲牧圉。威侮其官。而五行之教殆。文命之族。父子殉之。竭力致死而不悔者。其教不立。則不足以鎮撫黔首。羽吠夏翟。將遷於鄰國。是以爭之。至於擊牀也。古今亦孰不爭其教。涿鹿之戰。用師以相濟。惟異德也。爭教也。少正卯仕於魯。仲尼弟子從之者大半。於是執而殺之。東觀之下。爭教也。軒轅仲尼之所爭。或臧。而夏氏之所爭者。獨非。是何也。明夷之彖。抗衡而言。文王箕子。八卦五行之相競也。案八卦之術亦未是然。易與五行。悟是以陰陽氣無箕子。彼禹之教。橫行於東夏。而不西被於關中。文王之在豐。鎬。鄠。杜。有扈之虛也。故守易千歲。而不言五行。比其厲。周南。度。黎。北。汜。移。東。漸。而箕子不得不竄於極東。玄菟之城矣。周史錄鴻範。以箸東西之異教。非尚之也。昔者希臘以地水火風爲元素。今所知則流別且贏於六五行焉。取乎大弦爲宮。小弦爲羽。五也。文王增和穆二變以爲七。音不耦行矣。萌芽爲青。海波爲黑。五也。襍昇天之玄以爲六。色不耦行矣。自周時。五行已不足以自立。然子思孟軻猶道之。見荀子非十二子篇。至賈董不能絕。巫醫則之。足以殺人。祝史則之。足以蠱人主。禹一唱其術。而其禍民也若是。吾聞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焉。乘兩龍。蓋三層。佩玉璜。

左手操翳。右手操環。海外西經自以賓帝所獲。足以貞觀顯若也。以此誣民。其教何如哉。處羣愚之世。齊聖仁彊。而訐巫恒之匿垢者。殃必及身。是故有扈氏爲義而亡。淮南齊俗訓仲尼序甘誓。大爭教也。訂其枉直。在彼不在此。

憂教第五十

尙書五十

志古之大旅之金版。或盜而帝。或氣食無行而帝。或屠城掘冢慕而帝。帝於異教者則無有。非民志之一。不一。不足以行其政也。自秦西之設禮拜寺也。天津民羣聚擊聖相。論誅十五人。而民畏秦西也如靄公。其後有燕湖之難。有古田之難。皆輸幣弔卹。罷黜大臣。及曹州難作。不及約言。攘膠即墨以去。而民畏秦西也如天帝。章炳麟曰。吾懼夫彼之不以威警我。而我亦不以彼爲畏也。猶有畏也。曰。幸矣。何者。景教者。諸科學之所輕。其政府亦未重也。縱之以入支那。使趨於相殺毀傷。而已得挾其名以割吾地。其計畫黠矣。吾林麓無鑑之氓。覩其恣橫。而以爲秦西故重神之也。積忿結氣。怨之銜骨。以及其政府故地爲西守。而念不西鄉。審是則景教者。乃祇以梗秦西東競之道者也。昔者元魏嘗入鄴矣。遼金元據燕矣。滿洲入榆關矣。皆不革其三統。而中夏築法之尙。然後本榦固。故曰國姓可易。而中夏不可易。道中

夏而憲泰西者。謂之舜之齊斧。與我矣。舜之齊斧。可薦食我矣。今傳景教。未也。不然。其瓜分也。如印度之從佛回。英吉利亦頌置之。而無與己教相棍成。若是。則能植以爲外藩部。終不布化焉。是於印度可也。以中國之廣沛。不舉一官。不議一政。而窮谷於伏處。雖慳夫忍乎。然則賢桀之士。必蹕起致死。以大攫搏於原。若是。則以二萬萬人一其志也。儒雖弱。必瘡馬地矣。未可刈矣。嗟乎。元聖武夫。泰西若林焉。盡其睿哲。將必有慮於是。而思以易之。則可阡危也。且夫遼氏以降。其在邊皆習毅騎。以武怒擊殺爲故。而不事文教。其卒猶北面於瞽宗之序。匈奴烝後母。虐老。獸心潰禰至矣。及元魏而卒少變也。況多謀如泰西者乎。侗愚之民。以爭教爲故。佩帶之士。以愀憂爭教爲故。繇君子觀之。操是二說者。皆訾讐之人也。一昔之閔也。謹於一昔。其終將勿能久。庸渠知夫泰西之黠者。其於中國。且善厚結之。如桑螵蛸而箬之。勿易其士。勿變其帖。經其舉者。置以爲冗官。或處郡縣。則比於領事。又令西士之習於華者。籀讀吾經緯。以號於衆曰。吾有仲尼之遺計籍焉。若是。則西教瘡殺也。而中國自是終於左衽矣。

訂禮俗第五十一

煊書五十一

十祀不同風。百里異教。蹈諸大方。作訂禮俗。

一事。古者跽拜之禮。施於席地。而今有登倚坐榻。斯古之牀几也。余讀天官掌次。大旅上帝

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師田。則設重帟重案。鄭君曰。張氊案。以氊爲牀於幄中。重案。

牀重席也。以上鄭說此非臥所。皆坐以休息者。固知周初坐有牀矣。非獨天子。孤卿有邦事。即亦

張幕設案。意者王官尊寵。偃息用之。不正施於法禮。故燕則跽升。亦席地不牀也。大史公言

張湯爲御史大夫。坐牀上。見朱買臣。是亦施於貴者。及向栩之坐板牀。後漢書文苑傳上下通矣。胡牀

亦自漢時有之風俗通義曰靈帝好胡牀凡坐大者爲牀。小者爲几。春官司几筵之五几。以馮者也。禮記乘車必以

几。以登者也。公羊傳言以鞶爲几。以坐者也。而氊案庫者。漢世命曰氊氊。通俗文曰。氊氊小

者謂之氊氊。上音榻下音登施大牀前小榻上。所以登而坐牀也。御覽七百八引東觀記曰。景丹至廣阿。光

武下馬。坐鞶氊。氊氊上設酒肉。引同氊音如榻。氊音如登。近世之言登者。昉於此矣。甲古者

設坐曰案。上食之器曰案。設坐如榻上。食器如拊。皆非以馮倚者也。東觀記曰。更始韓夫

人見常侍奏事。輒起抵破書案。案之異狀自此始。然鄴中記言石虎以玉案行文書。皆御覽七百十引

明書案爲可持轉者。篋櫝之倫。與今言卓者猶異。王符有言負板案以類楯。潛夫論實邊篇是亦非

甚小也。晉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柏書臺。太子妃有漆書臺。御覽七 百三引則始似今之卓矣。乙

禮經。士昏之夕。有衽席而不見牀。臥無牀乎。士喪記。既夕即士 喪下篇言牀第當牖。以此知昏禮畧

也。世本稱紂為玉牀。御覽七 百六引而易箸剝牀以足。豳風歌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則臥牀先紂為

之哉。丙以是三者。東校日本。箸鄰以尻。庫几以馮。薦土以寢。故空首襲拜。悉如舊禮。諸踞榻

之國。則絕之。古之九拜。今可率者。其惟肅擡與持節持戟之倚拜乎。

二事。黃帝作旃冕。世本 文延長而前俛。玉注漢延冕上覆也漢禮器制度曰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夏官 弁師釋曰齋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

案此為弁 冕之別與今泰西日制形范絕異。其趨則同也。先民初載。則其顛骨猶長。故旃冕為適形。

積二千歲。顛廣而秦始皇除衮冕之飾。惟為玄衣絳裳一具。及漢興亦如之。摯虞浸疑言如此引 見御覽六百九十

然平冕通天高山側注。其實一也。御覽六百八十五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 平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又引三禮圖曰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

服又引董巴漢輿服志曰高山冠一曰側注如通天案司馬 彪後漢輿服志曰高山冠如通天不邪卻直豎無山述展節 胡廣說高山本齊王冠秦滅齊以其君冠賜

近臣謁者。後漢輿 服志當躑生初見。亦儒衣而冠。側注。史記鄼 生列傳此則秦時非無冕服。顧等威廢絕。以

王冠夷於藝御云爾。然是時。帝者已斥冕不用。固以形骸不適。冀得漸廢。而漢明方更造之。

亦其蔽也。今戰國多故。章服誠宜有所張弛。至乃一於毛褐而繪紉。徒以被牆。寒必熏鑪。出

五事。毛褐之衣。自周世禮服而有之。春官司服曰。王之吉服。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麕衣也。麕衣之說。後儒所叢疑。康成以爲毳畫虎雌。指謂宗彝。若確實不磨者。寧知司農則綜貫於五冕之名義乎。夫鷩者。質言則曰駸駸。文言則曰華蟲。蓋古無鷩名也。用有敝衣。其畫駸駸。字從聲變而爲鷩耳。敝者何也。說文曰。敝。帔也。帔。一幅巾也。一幅巾者。一幅帛也。布帛皆從巾。敝爲幅帛。所謂幣曰量幣矣。說文訓幣曰帛。而幣故敝之或字。敝從巾。帛從巾。今幣又從巾。是二巾矣。故知其非古文。蓋五冕服皆以衣名。不以物名也。衮爲卷龍。不曰龍而曰衮。其字從衣。可類例也。敝衣者。與毳衣相耦對。敝者帛也。毳者麕也。希衣者與玄衣相耦對。希者鍼縷所紩衣也。說文訓縷字如此。而無希字。希即縷也。玄者純玄不紩以爲文也。是故五冕皆玄衣。以希衣受名於紩。而繼其下者。獨稱玄衣。四冕亦皆帛衣也。以毳衣之削裁。自麕成之。則直其前者。以非麕而專敝衣之名。方言曰。帔。縷也。縷也。鄭衛之間。謂之帔。注以爲物之扞蔽也。帔也。縷也。縷也。名物故訓絕遠。得并爲一語者。以帔者敝衣也。縷者鍼縷所紩衣。希衣也。毳者。毳衣也。衣服以扞蔽形體。故引而伸之。以成是

言。兼言曰帔縷。單言曰毳。此猶周世習識冕服者之遺言哉。夫其四冕皆帛衣。獨襍以麕。非好爲駁犖也。古者。天子冕服十有二章而已。其服裘而下。兼驚毳希玄。命以裨冕者。自周始。玄裘以下。本五侯與孤卿大夫之正服。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雖有侯伯之地。本裔亦無過子也。又曰。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謂戎狄子男君也。且殷裔初有公侯伯三等。異畿內而謂之子。周立五等。增以子男。本注此以知殷世子男。在內則采邑。在外則蠻夷。非諸侯也。夫蠻夷之子男。其數什伯於采邑。則從其多者言之。織皮緝帶。本出於四裔。以是其君皆服麕衣。故子男毳衣。殷制也。其在虞夏。習幽不可以質言。其在成周。周公斥大九州。凡殷世爲子男於蠻夷者。一切改隸采衛。惟麕衣亦得爲中夏命服。天子御之。以爲裨冕。故非被髮雕題涅齒貫鼻之飾。雖樸質猶可以禮節文。今其當御毛褐。猶是矣。雖然。廢繪帛者。必熏鑪熏鑪成。而室中宜有竈突。不即以煖致疾。人有安寢。改作重煩。其執則不可行。故曰。行者居者宜異服。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形若端衣。而稍陘小。其裁制居者有裕焉。六事。言宮室者。異商屋夏屋。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傳曰。周夏屋而商門。崔凱曰。禮。人君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商夏者其義不可知。獨四靈

兩雷殊耳。四雷而其上正方。故楚有章華，亦商屋也。

案臺則無屋而史記蘭相如傳言秦王坐章臺見相如下言相如因持壁卻立倚柱有柱則有屋是

章臺之異於常臺者也蓋名之曰臺其實榭爾釋宮闈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注臺上起屋

章者商也。律歷志商之為言章也。

釋山曰上正章。西山經曰大華之

山削成而四方。故章華以上正四方取義。

章華本非地名史記言秦有章臺登徒子好色賦言秦章華大夫蓋掌守是臺者戰國策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是秦

齊皆有章華明為臺之形式而非楚地明矣杜預皮傅華容而陸賈誼邊讓皆謂章華臺在乾谿則華容之說難信然據水經沔水注則華容尚有舊臺形迹蓋本以臺名地非以地名臺也

今神州為室皆

夏屋。歐美為室。皆商屋。商屋之為麗婁闔明至矣。其室不庭。閉牖而晝。然膏鐙。比於夏屋。其中失亦相庚也。初據亂者。處以兩雷。以四雷游觀視瞭。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如是則止。

七事。王者以警蹕扶衛威神。師尹迭滅。及縣令。猶有先馬。雖衛之衆。無救於搃匈。而空沮蹕。吏事。又喪游觀顧眄之樂。今處事繇者。多已委地不用。然亦不遭掩擊。自令而上。遞以相師。可也。且人之張蓋。避暑潦也。故乘車無蓋。潦車有蓋。或張衰笠。足以澹用給求矣。今秋冬精明之晝。不暴露人。然尙虛張華蓋。華蓋漢世已用之忘其自來久矣以覆步輦。語有所謂無魚而作罟者邪。古

之牆翬。獨傳棺槨。傳記言屏攝者。云以茅蒔蔽神位。亦非要扇矣。楚語屏攝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案左昭十八年傳。巡羣屏攝。鄭司農云。束茅以為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夫。要扇別位。何以異於牆翬。漢世有之。不足以說古也。今之鄣扇。長柄而上。儻句。自

漢世豪俠爲之。亦謂雉尾。貴者乃稱五明。而猥謂虞舜所作。本御覽七百二所引崔豹古今注語武夫傳俠。不足以識禮度。其漸上流。遂忘牆翬之象。古者忌諱弘多。亦胡爲而遺是乎。遂令鄙笑。訖於來茲也。

八事。祭以三牲魚膳者。侯王以備物也。下逮庶民。而極齋微矣。古之爲祭。不足以爲法程。周制。十分經用。而取其什以奉禘嘗。索綝言漢世貢賦三分之一。一矣宗廟。一矣賓客。一矣山陵。

案與桓子新論相校此說有誤貢賦皆充祭葬賓客則經費何出姑存其事

又奢濶於古。此至反戾也。其後國祭亦弛。賤民之祠祀者乃

稍益備膾。今縱不盡廢諸祀。宜豫設條例。凡祀神祇。以盟而不薦爲比。凡享人鬼。以舍采薦芬爲比。薄祭始乎北澤先師。其下則祔壹無等差。典祀倡之。尊富者先之。門外之血食則少減哉。

九事。飾終之制。傳外者易斷。周身者難理。神道石闕。其誣肇於後漢。裴松之陳議禁斷。而南朝無碑。秦西以冶銅寫形。崇爲偶像。落成祝灌。比於生人。此既異於景教。其鄙倍亦瘥甚焉。然非哀思所寄。苟以崇侈外觀。故易斷也。及其周身厚者。蓋子姓之慕也。中世以厚葬發扣。輓近乃有室家乏無。困於營葬。茨棺露處。中人信形法。曠歲求壤。遷殯庫宇。叢柩爲屯。故令

積尸之氣。傳爲殄瘵。民之潰疫。此其一矣。然則桐棺三寸。衣衾三領。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墨子之教也。足以抑情流滯。於今篤終者。必引孟荀以爲難。是以難理也。夫禮以文質異時而制。制衡律者必本於石師。昔者趙岐略識章句。令死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馬融盧植。皆禮家有方之士也。融雖奢侈。其遺令尙曰。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絳絹單衣。御覽六百九十一引不得下銅虎銅唾壺。況佗銅物。御覽七百三十七引而植之將死。顧敕其子。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夫以馬盧博達經禮。趙岐鱗鱗。亦宗法孟氏。然皆不用經儒之說。而取墨家。五時衣少厚於三領。沙牀無棺。於桐棺三寸爲甚焉。然則明者作故。以更周公之法。抑何牽於孟荀而率情爲時病乎。

辨樂第五十二

臚書五十二

民氣滯箸。筋骨瑟縮。舞以宣導之。作辨樂。

皇始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呂氏春秋古樂

大司樂存其六代。而遷者或見於爾

雅。古之作樂。各用其宮。

如大司樂舞雲門則圓鍾爲宮舞咸池則函鍾爲宮歌九德舞九磬則黃鍾爲宮是也

因以樂名題識五音。宮謂之重。

重。章也。堯之大章也。

古章重聲通漢書廣川惠王越傳背脊章注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聲轉也

商謂之敏。敏。謀也。神農之下謀也。中庸人道敏政

地道敏樹注敏或為謀敏謀皆在古音之部故得通借 角謂之經經莖也。顓頊之六莖也。禮樂志白虎通義

六莖古或作經莊子養生主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經即六莖首者猶言章矣漢世古詩十九首其名本此徵謂之迭迭列也。舜之六列也。古音失有通甘泉賦

疊韻為證書多士大淫泆馬本作大淫屏亦其驗故迭得借為佾佾列聲義皆通廣雅釋詁曰佾列也舜樂有九招六列六英見呂氏春秋古樂蓋上世三人投足奇零不耦者至是始成六佾矣 羽謂之柳柳流

也。大皞之休流也。柳流聲通若璧璠離西域傳作璧流離也廣雅釋樂 其行綴佾列百王不同傳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初獻六羽。始用六

佾也。左隱五年傳 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白虎通義曰。天子八佾。八八六

十四人。諸公六佾。六六三十六人。諸侯四佾。四四十六人。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

也。琴瑟而已。蔡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御覽五百七十四引禮記曰。天子宮縣四

無佾者公羊一家之私言。鍾文丞謂少牢特性皆無樂舞。明大夫士無佾。黃以周曰。少牢特性兩篇名曰饋食。食禮無樂。雖天子猶然不足為難。一二義者。抵牾久不決。杜預從白虎通義

之駁。杜曰。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左傳正義申杜曰。舞執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質以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

曰。主天法商而王。用錫舞。舞溢員。溢即佾字 主地法夏而王。用織施舞。舞溢方。主天法質而王。用

羽籥舞。舞溢楛。主地法文而王。用萬舞。舞溢衡。夫佾與人偕降者。其執方。佾降而人自若者。

其執衡。重以員楛。其鄼佻各異形。漢郊祀歌曰。千童羅舞成八溢。千童者侈言其衆。然亦以

是知八佾之不隄劑於六十四人。儻員櫛者則然。春秋說曰。天子舞雩。冠者七八人。童子八

九人。公羊桓五年疏引執不得方。故知百王之異制。而牴牾者可無相伐也。所謂織施者。咸池之故名

也。織得聲於咸。說文咸古文讀若咸。樂記咸池備矣。注池之言施也。是識施咸池同聲。故得通借其實。當爲織施離騷。言猷余馬於咸池。淮南天文訓言咸池者水魚之囿也。是古神話習言咸池。故譌誤不可。是正爾。咸池爲黃帝所作。

樂堯增修而用之見樂記注其在樂師。爲旄舞。鄭司農曰。旄舞者。斄牛之尾。周書王會所謂樓煩以尾施矣。

孔晁曰施所舞者莫隆於葛天之牛尾。故入周室而其用不衰。此雖樸鄙。其翕張俛仰。因陽氣

以達物。使民不訾窳札瘥。足也。及其華者。或浸淫於巫道。故古樂在今則不用。蓋桑林狸首

崇禹生開爲尤害。呂氏稱湯禱旱於桑林。剪髮磨手。以身爲犧牲。中古雖鬼鬻。未若是甚也。

然宋以桑林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懼而發疾。左襄十年傳令旌爲析羽之旗者。鹵簿恆物。亡足

以驚怖。其獨爲倣怪明矣。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

爲翬。或爲義。春官樂師有皇舞。故書皇作翬。鄭司農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

羽。四方以皇。說文曰。翬。樂舞。以羽翳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翳。翳也。所以舞也。然則翬舞者。

祀四方星辰與禱旱暵兼舉之矣。桑林所以禱旱。故知旌夏爲翬舞。後鄭樂師注曰。皇。襟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而先鄭許

說爲覆頭翳首者。皆本陳風宛丘。值其警羽。值其警翳。爲說。故訓傳云。值。持也。此後鄭所本。值亦可借爲戴。喪大記皆戴綏。注戴之言。值也。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注戴。值也。是繇戴。值同在之部。一聲之轉。互得通借。故先鄭許以覆頭翳

首為說皆讀值為戴也證諸左傳題以旌夏當從先鄭許義題以旌夏題頌也。文引申為頭。淮南本經訓檠檠題注題頭也鄭風清又

引申為頭所戴。莊子馬蹏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崔云馬頰上當顛如月形者也此其謂舞師以旌夏戴頭也。翌之稱旌夏。夏者樂

舞之大名。若言九夏矣。旌說徵於鄉射禮記曰。以翳旌獲白羽與朱羽糝。以此知析羽皆得

稱旌。無必著繆。故翳旌徒有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翌之為羽翳。復無其杠。以析羽。故

大共名之曰旌。注人首者。與注旌首。亦不異也。頭蒙鳥羽。屏隱其面。形象則不恆。類方相氏

之態。皮金目者。故驟覩而懼。至於談詒為疾矣。舞師故書。皇或為義。古文義犧同用。穆天子傳

周穆王作白犧是也而賈侍中說犧非古字。說文明古字自作義也。先鄭以皇舞為衣飾翡翠。與其謂犧尊

飾以翡翠者相推校。司尊明其讀故書義舞與犧尊同字也。呂覽所述。固商書舊文。然竹書

本當為身犧旌。謂躬翳翌題旌以禮。為郵民之極爾。周秦閒古義漸亡。不識犧旌。而從臆增

衍其文曰。以身為犧牲。非理實也。伏生大傳要之譌謬所始。自以其樂倣怪怵人。其緣起亦借

有文實者。甲豕首之為節。亦在樂師。其作樂繇丁侯不朝。大公畫丁侯射之。丁侯病困。御覽

三十七引六韜何以明之。襄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襄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豕首。豕首者。諸侯之

不來者。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史記封禪書自後推觀引。可以知物始此益為妖妄也。乙周書世俘

曰。克殷謁祀。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此夏樂矣。崇禹。崇伯禹也。周語稱鯀為崇伯禹嗣其位故曰崇禹崇即崇高今字作嵩世本言禹都

陽城趙岐孟子注云陽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國世謂嵩高之名起於漢武古者祇曰外方不知漢武命名亦案圖籍非古書先有是號寧當以臆創造周語云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解崇崇高山也孰謂漢武馮臆以易名邪

生開。生啓也。漢諱啓白虎通義三軍此言開自出伐扈也諱啓為開周書亦漢人隸字寫定至今遂莫能革舉子恆事。方播為樂歌者。隋巢子曰。禹產

於碨石。啓生於石。御覽五十一引淮南謂禹化為熊塗山氏慙而化石。於是生啟。漢書武帝紀岳用事華山至於中朕見夏后啓

母石師古引淮南此文今淮南無之佚也其詩蓋生民玄鳥之倫。而誣罔過於履敏。方士以之。丙觀漢世魚龍舍利諸

戲。惟以觀視四夷。古乃以三事為容舞。今六代之樂不章。舉三足以比類。頌以盡美。而動以

不軌物。其妍醜不相容。故曰。舞之華者不可用於今矣。且歌者所以說耳。舞者所以練形。舞

不具其骨體。無以廉勁。雖歌則猶無樂。今今人疲癯矣。古之搯舞。既以神怪。不宜於民事。其

槃辟折旋。節度亦失。獨操牛尾及人舞。以手袖為威儀。樂師注稍倏靖可則效。人舞尚存於日本余在西京見之然

秦緩不足以揚精。齷優人之舞。悉形象成事。為之既不比律。其惟醜又相若。容舞者宜何法

式。章炳麟曰。苟大意得以是宣導。滯箸不因於古。惟其道引而止。仰咽以申肺。張臂以廣匈。

踳躍以利蹠足。蹲夷以堅髓髀。佗使形體柔和者。猶不一術。過是乃有尋撞擊劍角觝旋馬。

皆往往有其法式。止不離局。行不獵部。於是具弦匏鐘石而已。及其動容以象功德。若古之

爲韶濩象箛者。待事而作。於生民不爲亟。其成性易俗。各視其方而亦異齊。中世阮籍有言。江淮以南。其民好殺。漳汝之間。漳謂衛汝近鄭其民好奔。故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瑟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有駭也。御覽五百六十引阮籍樂論今其血氣互變。而各未有裁制。後王作者。因其繇俗嗜好。以爲度齊。褻矣。吾不得而見之矣。

相宅第五十三

卮書五十三

奉駟駒黃牛以郊天於土中。鄂杜竹林。商山甘木。沂瀕牧馬。不隲於關中。不可以居。河無鱣鮪。唯渙無文章。雒與大梁。不可以居。周宋。古之沃衍。而今乎沙磧。非江南之武昌。則無居也。孫文曰。異撰。夫定鼎者。相地而宅。發難者。乘利而處。後王所起。今縱不豫知所在。大氏不越。駱粵湘蜀。不駱粵湘蜀者。近互市之區。異國之賓旅。奸之中道而亡。故發憤爲戎首。於今奧區在西南。異於洪氏所克。則以爲行在不爲中都。中都者。守其阻深。雖陜小可也。何者。地大而人庶。則其心離。其心離。則其志賊。其志賊。則其言撓。掠其行前。卻故以一千四百州縣之廣袤。各異其政教。雅頌者百蹶之媒也。雖保衡治之。必亂其節族矣。夫景毫以七十里。岐以百里。古者伯王之主。必起小國。雖席之蘿圖而不受者。非惡大也。士氣之齊一。足以策使周

行之著敦。足以徧照。非小焉能。處小者。於愉殷赤心之所。擢厲其政。栞奠其水土。撫循其士大夫。其輕若振羽。從之十年。義聲况乎諸侯。則天下自動。願爲兄弟。大將焉往。使湯文之故。有大傀。吸土。其舉之亦絕臙。吾未知其廢易。竄殛之不伉於癸辛也。漢氏初以廣西一部成義旅。所至斬馘。勤於遠略。克都邑而不守。跨越江湖。以宅金陵。內無郡縣。而擲落以爲大。以此求一統。昆侖岱宗之玉檢。未有錄焉。故困於邊幅者爲小醜。陋小邊幅。不以尺寸繫屬者爲寄君。寄君者戒矣。雖其案節得地而揚光明。金陵則猶不可宅。當漢氏時。有上書請疾趨宛平者。漢氏勿從。非其方略不及此也。王者必視士心。進退以整其旅。金陵者。金。繪。玉。石。稻。梁。芻。豢。之。用。饒。雖。鼓。之。北。而。士。不。起。夫。滿。洲。在。者。其。執。分。異。國。視。執。便。以。爲。賓。仇。此。之。謂。亡。徵。及。其。閉。門。仰。藥。始。以。宅。南。自。悔。也。豈。不。絀。於。廟。筭。而。詒。後。嗣。之。鑑。邪。發。難。之。道。既。如。此。矣。定。鼎。者。南。方。誠。莫。武。昌。若。尙。賓。海。之。建。都。者。必。邊。遠。武。昌。夫。武。昌。揚。靈。於。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足。以。轉。輸。矣。外。鑑。諸。鄰。國。柏。林。無。海。江。戶。則。曰。海。塹。爾。內。海。雖。鹹。亦。猶。大。江。也。是。故。其。守。在。赤。閒。天。草。而。日。本。橋。特。以。爲。津。濟。江。河。之。在。上。游。其。通。達。等。是。矣。何。必。傳。海。夫。北。望。襄。樊。以。鎮。撫。河。雒。鐵。道。既。布。而。行。理。及。於。長。城。其。斥。候。至。窮。朔。者。金。陵。之。絀。武。昌。之。贏。也。雖。

然經略止乎禹迹之九州。則給矣。蒙古新疆者。地大險而執不相臨制。夫離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地連羌胡。足以蒼箠而制其命。其水泉田畦。膏腴不逮南方。猶過大行左右諸國。農事者。制於人不制於天。且富厚固不專恃倉廩。自終南吳嶽。土厚而京陵高。羣北所韜。足以利用。下通武昌。繕治鐵道。雖轉輸者猶便。雖然。經略止乎蒙古新疆。則給矣。王者欲爲共主於亞洲關中者。猶不出赤縣。不足以馳驟。彼東制鮮卑。西繫烏拉嶺者。必伊犁也。古者有空匈奴縣突厥者矣。耽樂於關中。而終不遷都其壤。王靈不遠。是以赤帝之大。九州分裂。而爲數畛。夫爲中夏者。豈其局於一隅。固將兼包并容。以配皇天。伊犁雖荒。斬之胡桐檉柳。驅之羶狸。羈之羸橐佗。草萊大辟。而處其氓。出名裘駿馬。以致商賈。鐵道南屬。轉輸不困。未及十年。都邑衢巷。斐然成文章矣。故以此三都者。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視其規摹遠近而已。章炳麟曰。非常之原。黎民懼之。而新聖作者。遂焉。余識黨言。量其步武先後。至伊犁止。自武昌始。

地治第五十四

尙書五十四

後王興。專制立憲之不知。其畿外必以地治。鐵道未拈。放於晉之府縣。鐵道已拈。放於美之

聯州。聯州者。類古封建。古者謂人君會。漢書宣帝紀楊玉會非首注光胡名大帥為會案張會者。繹酒。

酒官則曰大酋。月人君以名。何也。生民之嗜欲。始於飽煖。卒於駘盪其形性。以式法授酒材。

而得火齊者。其始不過數人。民歸之若嬰兒之求乳於母。則始以材甄登為侯王。印度之言

阿修羅者。譯言無酒。一曰非天。謂其釀酒不成而不為天帝也。蘇摩者。亦祀以為天王。中外

之民。嗜欲同而皆相崇以君長。高位曰尊。醴盡其材曰爵。法典曰彝。皆酒器也。長子嗣位。以

為不喪七鬯。士大夫推其長者而曰祭酒。故知酒儲於府。君親度齊之。作其民。則以禮饗醑。

以是流恩。君之養民。不過一國。及周公明大命於妹邦。而設酒幾。則康叔始得以一人統治

三都。故邶鄘衛者。以三政府而戴一主。詩謚言康叔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案若子孫兼并則三國不

近世所謂雙立君主者也。方伯連率。則聯邦已。大者謂之兼霸之壤。小者謂之此諸侯。管子

乙 漢因其義。大者謂之倫侯。小者謂之限諸侯。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

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限諸侯唐仁夔曰賈子制不定篇特賴其尚

幼倫猥之數也倫即倫侯猥即限諸侯今案詩正月傳此此小也是亦猥墳之意故此諸侯猥諸侯同義方伯以賜

弓矢專征。此諸侯皆不得擅發。今德意志聯邦。內政自治於國。而兵符秉於中央。其類例也。

聯州者。校以二事。則比於聯邦。中國宜設布政司以專方面。如明制。其餘諸曹。各以僉事貳

司。按察司以法官特立於左。下有推官。徧於諸縣。廢道府。以縣令承布政司。或并諸小縣爲一區。尊令秩。至正五品。縣有鄉官。各任其文學法律之士。縣附司者稱府。主府者稱守。其秩祿權藉如令。凡守令皆自諸吏次轉。用於司而見於君。名在州府一司之事。有法者如律令。無法者咨於議會而廢興之。一縣如司。故經事者上比。事卒起者自專。自政府及司以至府縣。守其分職。無相奸也。司所部者。革故以從山水形執。夫內政者欲其地無華離。軍事者欲其毋以山水爲甌脫而相誣諉。乃者以督撫主兵。不并包江河不可得。今軍民之事異守。故海陸諸鎮。其區域與司異形。司以牧民而地得就其條列。有舍地治。不以版籍正民。而欲庶政無姦欺隱匿者。王史之所未聞。

消極第五十五

楹書五十五

章炳麟曰。吾言變革布新法。皆爲後王立制。而慮或闕入於清年。清年與進而從新。不如退而守舊。凡政日益。謂之積極。凡政日損。謂之消極。消極不足以立事。而事立矣。非審去就。識王化棍原者。都不信也。夫清作僞政。以媚大邦。亦有新軍陵轢。主人近歲。培克之。盡賂鬻之。彰謔館之侈。蚩賤所發憤也。而頗修飾緣績。妄作名譽。既惠臧吏。又使漢權益衰。夫基漢人。

知不可以鎮撫。恐富彊則權去。故言變政而無實行。然鄰國者以詐相構。因其用詐而施保。并此以民亡而政府存。故假權於胡種。使積慮以布法者。百亡僞布亦亡。言談者寧無佗語。而頌說變革不去於輔頰。如何其自忘邪。且古之行李。所以宣情解謫。及蜀主與魏文帝治。戎不絕。猶有雙鉤之好。素紙之命。御覽三百五十四引魏文帝答劉備書曰。獲素紙之命。兼美之。既備其充。廣筭填府。臧者固已無數矣。案文帝與王朗書。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則良鉤出蜀。此爲得蜀後所贈可知。其臣許靖與王朗。諸葛亮與陳羣。鹽齎糧藥之事。皆通問訊。交於竟外。不以是貳心也。今威刑放失。雖適同盟。且與爲市。有以繡牛之味。但歌之聲。握手之愛。同車之寵。投命者矣。又其甚者。金錢交錯。關節伏匿。而無狀。權利銷鑠。而不章。唯政府亦陰從與之。然拙者猶不免蹴墮暴死。及夫府中外司。怙其權藉。與爲姦以持祿。則終甘寢而使國鬻矣。故不如絕交通。商者本以兩利。廢筭利鈍。則視其材巧也。今令連山之冶。千里之渠。制於佗人。得恣其煽封。而已顧爲從者。又令駟僮得轉漕於海外。歲一二百萬石。穰歲稅稻。石則八千。中江以北。民有凝土以食者矣。有土曰觀音泥者。凶年可以救飢。今安慶雖穰亦食之。空中臧以傳商。期絀無盈。九域所不有也。故不如閉關。處四戰之地。兵以禦外。不欲重孰何其民。滿州既與漢人殊種。曾國藩者。渴於富貴。以造鴟梟破鏡之逆謀。既狙大戾。始效泰西船械。

以自封。輓世講武。往往就德軍符號。督撫才者率有四五千人。今警察又建矣。然不務堅利。調良者不以禦外。以禦其民。給也。民勝者位號亡。外勝者位號存。執也。故不如偃兵。夫舍此三事。而蠹者猶衆矣。其詔旨情僞。無問炳炳。必期於遏絕漢民。違今十年。百執事之守舊者。與其士民。多能仰屋梁而道之。夫三事既不可。舖刻廢弛。而國家復與比姦。此如頭瘍不可破矣。佗新政之可破者。會在未行。即有情僞端緒。建言者當議而罷之。而今通達長者。方欲匡違致新。坤增前事。又益後端。立憲地治。何其蹢躅也。今有造酢母者。投以百味。苦者亦酸。芳甘者亦酸。彼清政府。猶酢母矣。利政入之。從化而害。害柢之。不除。空舉利者。以妄投。摘豈不掩於彼已。而味得失之數邪。夫將率鄙夫。襍以辯人。曳曳奏事。以長其淫僻。塞其變更。朝士之責也。求識豪士。爲之購利器。視道徑。示以法度。使不儕於盜竊。游學之責也。今西邊羣盜。已衡從矣。雖自處於汗下。不識條法。觀古之戎首。皆起自攻剽。而亟更易。渠率以得聖王。誠人智以更事。生故羣盜。覆而望其繼者。可也。且發難莫窘於作始。攻略城保。恣取金穀。雖異國亦有爲滿弱漢者矣。稍持續之。及於得師。有法地。跨數道。而清名實。偕惡。即與新者爲盟會之國耳。積極之政。於是倣載。以輔後王。法家通人。良工異材。既定而尊用也。

朱棣曰。以清室醜聲彰聞。猶能羈執誼士。芟夷傑俠。而四鄰不以爲咎者。誠新法翼之爲其刻飾也。案各國政府遇清誠有機括張弛。未以是非爲衡也。然賓旅之操正論。襍報之平枉直。本不與政府同流。鄉令譏言日出。政府亦恥於持護亂君也。今賓旅所論襍報。所陳徒曰中國不自振厲而已。其於羈執誼士。芟夷傑俠。則未有一言彈射者。或且嘉其果斷。非僞作新法以飾耳目。庸足致是。莊周云。田氏盜齊。與其聖智之法盜之。故有盜賊之名。而處堯舜之安。及夫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脍。子胥靡。皆聖法假人之效也。然校計新法得失。而遣學處其中流。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唯學者亦自重其能干祿。故不肖爲害。不肖爲利。

尊史第五十六

煇書五十六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謂之陳人。莊子寓言篇語自唐而降。諸爲史者。大氏陳人邪。紀傳汜濫。書志則不能言物始。苟務編綴。而無所

於期赴。何者。中夏之典。貴其記事。而文明史不詳。故其實難理。韓非曰。先王之言。有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外儲說左上非通於物化。知萬物之皆出於幾。小大無章。則弗能爲文明史。蓋左北明成春秋內外傳。又有世本以爲胙翼。近之矣。世本者。不畫以春秋。其言竟黃頊。將上攀尙書。下儕周典。廣春秋於八代者也。襍而不越。轉一機以持縷。爲之於此。成文於彼。此其爲有經緯本末而徵耆艾者哉。

生民之紀。必貞於一統。然後妖妄塞。地天絕。故世本帝繫氏姓之錄。賢於中候苗興。無訾程計數矣。夫整齊世繫。分北宗望。成而觀之。無瑰特。察諸子所說與箸於楚辭山海經者。後先凌襍。派別撓亂。然後知此其爲繩築也。山海經記盼桑等十一姓。或出神聖之後。而入夷狄。宜足爲世本增益舊聞。其他胄繫名號。棼繆難理矣。及以世本爲權度。而亦灼然昭徹。帝俊一名也。帝俊生中容。則高陽也。帝俊生帝鴻。則少典也。帝俊生黑齒姜姓。則神農也。帝俊妻娥皇。則虞舜也。帝俊生季釐后稷。則高辛也。及言帝俊竹林與妃羲和常羲者。其名實尙不可知。老童之子。寔曰吳回。斯祝融矣。今言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詠生炎居。炎居三世而至祝融。驩兜放於崇山。與伯鯨比肩。今言鯨妻士敬。士敬二世而至驩頭。微世本之爲繩築。眩者亦衆矣。今繩築已具。與之博觀於疑事。而新知又可得也。古者王伯顯人之號。或仍世循用。不乃據取先民。與今歐羅巴人亡異。是故商帝稱湯。其後亳王亦曰湯也。史記秦本紀及集解索隱嬴氏祖曰秦仲。則二世亦號秦中。郊祀志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余謂秦中即秦仲秦世稱仲猶仍世稱叔趙世稱孟也傳說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西山經言渾敦實爲帝江。江者鴻之省借。此則孫仍祖號。山海經旣自箸其律。凡仍世循用者視此矣。世本稱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御覽七百二十一引而書序言伊陟贊

於巫咸。其後鄭有神巫曰季咸。與列禦寇同時。莊子應帝王又巫咸祝者。莊子天運不知何世人也。夏后

啓者。禹之子。承父之道者也。禹濟江。黃龍負舟。禹仰視曰。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其

後鄒有公子。亦曰夏后啓。與白圭言。生不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並見呂氏春秋分羿殺鑿齒。在魯

堯之代。其後有竊則有夷羿。隋巢子曰。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琚於羿。遂以殘其身。以

此爲福而禍。御覽八即周時復有羿也。秦之孫陽字伯樂。察晉語。言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

則郵無正。韋解伯樂無正字即晉末復有伯樂也。是數名也。一曰明天道。一曰達性命。一曰善射。一

曰工御。而同術者復茵席重薦之。固知其樂相慕用。故采以自號矣。若則漢祖之治法服。使

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與向栩弟子有顏淵子貢季路并有之輩。古今一

量。曷足怪乎。凡撫取先民者視此矣。用是數者。知山海經所記名不一主。號不一臣。傳說者

或傅合之。即大紵盤。不緣於繩墨。自世本取中以齊量。則讀張變眩。皆輻湊於一極。視其書

不踰旁行袞上。及夫貫穿中外。騁驟古近。其微言寧不在札牒之表者乎。又曰。左氏以內傳

爲紀年。外傳爲國別。此與紀傳異流而同用。世本非表。故其志也。後之史獨巍收能志官氏。

顧傳述錄索虜而已。其佗族史未有能爲中夏考迹者也。歐陽修宰相世系表甄綜華胄於單門寒庶則闕焉斯門地之簿錄非氏族之典章也

故劉子玄討論書志。嘗發憤於斯。

其言曰自劉曹受命。離像為宅。世肖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南北提殺。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

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纂氏族志。列於白官之下。案甄別華夷之說。自金元至今。尤為切要。氏族作志。非以品定清濁。乃以區分種類。斯固非流俗所能知也。

後來作者。有述斯篇。其以補遷固之闕遺焉。述帝繫氏姓二篇。

仲尼作春秋。而取於周室者百二十國寶書。

公羊卷一疏案。閔因紱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

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是也。

寶書劑以百二十國也。何故。侯國之祝宗卜史。皆自天子賜之。本左定四年傳

雖楚則

有周大史。左哀六年傳惟晉董氏。亦以辛有之二子出於成周。

左昭十五年傳

春官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

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其史百二十人。蓋乘軺而出。分趨於邦國。以書善敗。歸而臧諸冊府。

所謂周大史也。

此猶三監本非侯國陪臣。然其國賴以作史。

御史所不至者。其書不登。故寶書之數。視其員矣。然皆記

述國政。下不通於地。齊萌俗。下通者。此謂之行。管子曰。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

利害也。

山權數

小行人以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名從其官。然則世本居篇自此作。夫古者有分

土。無分民。曩令民皆州處。至於老死。不相往來。按版而識姓。稽籍而辨族。百姓與能。則大司

徒與行人不勞也。北壤世同。賓萌世異。而民始不約。壹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

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自。騶。衍。言。禪。海。獨。能。道。其。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遷。徙。變。革。蓋。闕。如。也。及。夫。同。在。九。土。時。有。動。靜。函。其。舊。風。因。其。新。俗。襍。糅。以。成。種。性。則。延。陵。季。子。之。觀。樂。見。微。而。知。清。濁。朱。贛。因。之。以。爲。條。別。其。說。秦。地。上。道。車。麟。四。載。小。戎。之。篇。而。下。道。漢。世。新。徙。田。昭。屈。景。諸。家。五。方。襍。厝。風。俗。不。純。其。說。韓。地。先。舉。潁。川。南。陽。本。夏。舊。國。其。俗。朴。鄙。後。述。秦。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則。始。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臧。匿。而。難。制。御。可。謂。昭。識。本。末。者。矣。夫。國。風。者。見。異。風。居。篇。者。見。異。居。自。居。篇。而。後。惟。貨。殖。列。傳。與。地。理。志。夫。斯。學。既。喪。故。殖。民。之。地。以。逋。逃。罪。人。棄。之。以。戎。狄。斥。遠。之。述。居。篇。

洋洋乎九功之歌。以利用厚生者。豈不大哉。故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先民有作。有所作也。

毛詩商頌故訓傳

訓方以正歲觀新物。而考工記三代異上。進化有形。其後史官乃不爲工執作志。

君子以爲鍾律量衡之設。官律歷志述劉子駿說述銅律則云職在大樂述樂量則云職在大倉述權衡則云職在大行是也陶匠梓輿之相變。史通敘

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勅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樽子長所書魯始爲鬻世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筭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此雖非專指工藝而萌俗尙器必有最先亦考工之意

也。一切可以比類成籍。此作志者所宜更始乎。今是世繫之書。則以奠昭穆。麗派別。勿錄其彙物章典。獨世本有作篇。所道者。不封於姬氏。奔軼泰古。上窮無始矣。此其義何也。以爲古

者。烝民始生。未有形政。人人異義。父子兄弟離散。不能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

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墨子尚同上篇語 作力劇而

器用匱。民所歌唵。不怨王者。然盡大東北山之輩也。今文武既王。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

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上觀作者。皆弗知其權輿。故作篇者。

所以統紀是也。其言曰。牟夷作矢。揮作弓。一器相倚。依以行。而作之者二人。故郭璞眩之。海見

內經少暎生般般是始為弓矢注 余讀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

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藝文志墨家有胡非子三篇御覽三百四十七引此條 以此知古

之初。作弓者。以土丸注發。古之初。作矢者。以徒手縱送。兩者不合。器終不利。此所謂隱匿良

道。不以相教。繇民不知羣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彛合之而械用成矣。

惠施有言。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呂氏春秋不屆三者亡一

城不可就。作篇明大上之弗能善羣。故其說若蹠蹕不情。萌俗則亡。所遁於其表。自弓矢而

外。猶有數事。古者椎輪。作篇曰。奚仲作車。海內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

木為車。此則作車者。且非一人也。周人上輿而工聚。輪人為轂。輻牙。輿人為軫。軛人為轅。

各致其藝。然後成大路。始即爲輿者。或以人昇爲輪者。或以臂輓爾。相土作乘馬。韓哀作御。

韓哀亦作寒哀。蓋古有其人。非七國之韓哀侯也。數物咸具而後駕。被備也。胡曹作衣。黃帝作旃冕。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宋均注。通帛爲旃。案旃當爲端。

之借猶端蒙。不則作履扉。始即衣者。或魁頭冕者。或徒跣三物咸具而後采章備也。堯使禹作

宮。高元作室。高元作室。乃呂氏春秋勿始。即爲宮。而直有垣墉及高元。乃備其棟宇。繇作城郭。祝

融作市。伯夷作井。五物咸具而後居處。邑里備也。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羲和

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冷綸造律呂。大荒西經下地是生時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海內經。后土生時。嗚嗚生歲十有二。案大荒南經。羲和生十日。大

荒西經。常羲生月十有二。皆占日占月者。則此生歲十二。即占歲者。呂氏春秋。勿船云。后益作占歲。益即噎。一聲之轉。非伯益也。始即占日者。弗能定朔望。占月者。弗能

步分。至占星者。弗能測景。作算者。弗能偃筭。四物咸具而後天官調歷備也。故輓近視以爲

一器。一事者。皆數者。相待以成。古者或不能給其相待而匱乏已甚。雖一人之巧。什伯於僎

無益。繇是揖其民力。相更爲師。苟史官之無作篇而孰以知合羣所自始乎。抑吾聞之。耕稼

始於神農。犁耨用矣。今日咎繇作耒耜。鸞車造於有虞。和鈴具矣。世本已言黃帝臣脰作服牛。是則黃帝時已有牛車。至鸞車則始虞

氏今日奚仲始作車。皮弁通於三王。綦會陳矣。今日魯昭公作弁。墳簾掌於笙師。陶竹鳴矣。

今日蘇成公作箴。暴新公作墳。鼓延者。始爲鐘者也。海內今日垂作鐘。帝俊生晏龍。晏龍者

為琴瑟者也。引同今日伏羲作琴。神農作瑟。淫梁生番禺。奚仲之父番禺者始為舟者也。引同今日

共鼓貨狄作舟。初學記二十五引此云。共鼓貨狄黃帝二臣。御覽一百八十九引周書今日伯夷作井。且左氏為

襄公傳。自箬季武子之有璽書。而今日魯昭公作璽。小雅之言髮曲局而歸沐沐者。生有顛

頂則知之。晉豎有言。沐則心覆。亦其自記也。而今日秦穆公作沐。繫豈激而秦遠宕而失後

者邪。夫古器純樸。後制麗則。故有名物大同。形范改良者。一矣。若古自有笛。漢北仲亦作笛。京房乃備五音也。禮極而禡。

樂極而崩。遺器墜失。光復舊物者。二也。若前漢袞冕已亡。明帝始作。此既冠帶。彼猶毛薪。則其閉門創造。眇

與佗會者。三矣。泰古關梁不通。故合宮衛室。黃唐猶備。及古公遷岐。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此見質文變革。遠及千年。禹域一隅。自為胡越。今時牀几。由來久矣。而席地之儀。猶在日本。古之九州。亦若神州。東國

進化異時諒無多怪者也。三者非始作。然皆可以作者稱之。左氏於開物成務之世。特為錯互。成舉其始。或

揚其中。或述其季。所以見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呂氏春秋察今語 倜堯之時。混吾之美

在下。興時化者。莫善於侈靡也。管子侈靡篇語 然則天子為國。圖具樹物。以視天材異同。民用因革。

赤刀夷玉。兌戈和弓。胤之舞衣。垂之竹矢。襍陳於路。寢者非直以是觀美。其用則與今世博

物院等。故亦素臣作書之志也。世儒或熹言三世。以明進化。察公羊所說。則據亂升平。大平

於一代而已矣。禮俗革變。械器遷譌。誠弗能於一代盡之。公羊三統指三代。三世指一代。三統文質迭變如連環也。三世自亂進平如發鏃也。二者

本異安人多提爲一淮南書曰。周政至。注至於道也。殷政善。注善施教未至於道也。夏政行。注行尚也。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

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繆稱訓其奪文從讀書禊志說補。道器自形。以上下道之行至。器亦從之。繆

夏而往。愈行可知也。繆周而降。愈至可知也。獨其殊方絕域。或後或先。以有行至。則不可知。

如左氏作篇之學。乃足以遠監宙合。存雄獨照。不言金火之相革。而文化進退已明昭矣。斯

亦所謂貫穿中外。騁驟古近。而微言見於札牒之表者也。述作篇。

徵七略第五十七

煇書五十七

藝文志稱成帝時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

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歆卒父業。歆於

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此則別錄先成七略後述之明文也。然歆傳言河平中。受詔與父向

領校秘書。其後卒業。則山海經之錄。亦署臣秀。向時雖未箸七略。其與任宏尹咸李柱國分

職校書。業有萌芽。故隋志已稱七略別錄。隋經籍志史部簿錄篇有七略別錄二十卷署劉向撰又有七略七卷署劉歆撰此非二書蓋除去敘錄奏上之文即專稱七略耳

固知世業聯事。儕於公羊五世之傳。談遷彪固二世之史。舉一事以徵作者。孰因孰革。無以

質言矣。略者。封畛之正名。傳曰。天子經略。所以標別羣書之際。其名實若然。御覽引劉氏書。

或云劉向別傳。或云七略別傳。今觀諸子敘錄。皆撮舉奇里事狀。其體與老韓孟荀儒林諸

傳相類。蓋淮南王安爲離騷傳。大史公嘗直舉其文。以傳屈原。在古有徵。班孟堅離騷序引淮南

正同知斯傳非大史自纂也而輓近爲學案者。往往效之。兼得傳稱。有以也。其書領錄羣籍。鴻細畢備。推迹

兪峽。上傳六典。異種以明班次。重見以箸官聯。天府之守。生生之具。出入以度。百世而不惑

矣。獨蕭何之九章。見刑法志叔孫通之禮器制度。王官所守。布在九區。及秦氏圖籍。高祖以知地

形隄塞。戶口多少。疆弱者。皆闕不箸。律歷志所述。和聲審度。嘉量權衡。職之大樂。內官大倉

大行者。今在歷謫十八家。以否。無文可知。及夫大尊桂酒。徵於元帝時。大宰丞李元之記。見禮

樂志晉灼注引此則官宿其業。業舉其簿。今於劉略。亦俄空焉。蓋其大者。國之典章。刊剝一字。罪至

殊死。固不待校。其細者。籩豆之事。佐史之職。官別爲書。與周時贊大行相似。藜而甄也。亦不

暇校。讎繕寫。是以不箸於錄也。然自班氏爲十志。多本子駿。其法式具在。及隋遂有舊事儀

注刑法地理諸目。皆自子駿啓之。鄭君有言。教者開發頭角。而弗洞達。則受之者其思深。非

子駿孰與知此乎。始班氏爲藝文志。刪要備篇。南宋至今。奏錄既不可覩。而佚者往往見於

佗書。歷城馬國翰綜輯其文。鯨省不斟。時有奪漏。余舊樂史官秘文之學。竊省春秋。孫卿以

爲亂術。解蔽篇注法言亦云。佐氏品藻。重黎衆庶曰品。說文襍采曰藻。注玉藻劉氏比輯百家。方物斯

志。其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亦以餘暇。慮綴佚文。用父子同業不可割異。故仍題七畧別錄

他書或引向或引欽或引七畧別錄或引劉向七畧或引劉歆別錄既糅襍不可分析亦不更施標識凡藝文志所錄書目及其子注。非班氏省出新入

其辭皆劉氏舊文。與管晏列荀山海經說苑諸書敘錄具在者。雖他書徵引。皆不疏錄。獨取

韋昭顏籀所引。與佚文。當舉書目以起本者。始一二迄書之。自省嵬瑣。多有闕畧。過而存之。

竊比於我五原太守。所輯如別

哀焚書第五十八

煊書五十八

章炳麟讀違礙書籍目錄。書凡二册首列上論條欵後載書目曰。烏虜。昔五胡金元。宰割中夏。其毒滔天。至於逆

順之分。然否之辨。未敢去故籍以騰姦言也。自滿州乾隆三十九年。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

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他省摧

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蠶起。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論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

盡行銷燬社遇邪言其後四庫館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繆尤甚者。一切擬

毀。及明隆慶以後。諸將相獻臣所著奏議文錄。若高拱、邊張居正、大岳申時行、綸扉葉向高、

四夷考選編蒼霞草蒼霞餘草蒼霞讀草蒼霞奏草蒼霞尺牘高攀龍、高子鄒元標、鄒忠介楊漣、楊忠烈左光斗、左忠毅集繆昌期、從野堂存案熊

廷弼、按遠疏稟書牘孫承宗、孫高陽集倪元璐、倪文正遺虛象昇、宣雲奏議孫傳庭、省罪錄姚希孟、清閣全集沈瀛集

槐集中有建夷居寧諸家。絲裘寸札。靡不難熟。雖茅元儀武備志。不免於火。武備志今存者授官始末一篇馬世奇

故弛之耳。厥在晚明。當弘光隆武。則袁繼咸、六柳堂集黃道周、廣百將傳注金聲、金大史集當永曆及魯王監國。則錢

肅樂、偶吟張冑堂、寓農初議國維、撫吳疏草煌言、北征紀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峰集。顧氏則亭林集。

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北彭所纂述。皆以詆觸見責。其後紀的

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復入錄。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然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

臣所箬。靡有子遺矣。其他遺聞軼事。皆前代逋臣所錄。非得於口耳傳述。而被焚毀者不可

勝數也。繇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滅者邪。大史公曰。秦既得意。燒諸

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乾隆焚書。無慮二千種。畸重記事。而奏議文獻次之。其陰鷲

不後於秦矣。今夫血氣心知之類。惟人能合羣。羣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列所繫。曰

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俄羅斯滅波蘭而易其言語。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

俗。滿州滅支那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州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

發憤自立。且剗絕其由。枿邪。自是以後。掌故之守。五史之錄。崇其諛佞。獎其虛美。專以駕言。誑燿。使莫能罪狀己。以階革命。偉哉夫。帝王南面之術。固驚於秦哉。且乾隆之世。僞復明。孝安等三帝年號。於前代。諛士方贈謚。樹表揚厲。而不厭。及一夕焚其書。不曰狂吠。則曰悖逆。何一人之言。而前後駁異如是也。夫患臣僚之攜貳。則褻遺忠。以炫之。懼漢族之懷舊。則毀故書。以窒之。二者相違。而皆以愚民。惟民也。卒受其愚。哀哉。昔者秦始皇帝功德瑕釁。粲然在中夏。其法式詒於後嗣。焚史隱惡。至今而彌甚。攘除胡貉。數世而不行。及授胡貉以柄。使烝報殺略者。得善自隱諱。以爲臧身之固。雖秦亦不意是也。烏虜。長國家者。不務子孫萬世之計。而肆忿悁於一眴。方是時。則誠滿志矣。數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則不遠。中西紀事海國圖志之屬。嘗指斥歐人。歐人亦欲以嚴令督毀之。至於庚子撻伐之詔。且躬自燔除。以奄其咎。悲夫。昔人箸書。皆異代見焚。今斧屢圖籍之未喪。而先不能保其詔令乎。

哀清史第五十九

煊書五十九

烏虜。自黃帝以逮明氏。爲史二十有二矣。除去複重舊唐書
舊五代史二種自是以後。史其將斬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撓辭。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後史

得因之以見得失。作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自清室滑夏。君臣以監誦爲務。當康熙時。戴名世以記載前事誅夷矣。雖正興詩獄。乾隆毀故籍。刪誦之禁。外寬其名。而內實文深。士益媮竄。莫敢記述時事。以觸羅網。後雖有良史。將無所徵信。悲夫。天子之將崩。便房題湊璠璣玉匣之屬。宿成於考工。無所吝諱。雖諱亦不得不豫。今清室之覆亡。知不遠矣。史於亡國。亦大行之具。不於存時宿儲時之人。死而有隨之齎送。以賄禭者。國死而齎送亦絕。可不哀邪。大凡紀傳。財成於史館。直載其事。顧不詳其所因緣。私傳碑狀。雖具道委曲。大抵諛誣也。且貞信以嬰戮。則國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則草野不譏。朱紫玉石。貿然殺矣。清室始滑夏。崇拜浮屠。以獎其姦。烝報尊親。以盈其欲。故世祖大行。暗習之事。吳偉業詩彰之。而張煌言爲滿洲宮詞。箸文皇后之婚睿王。張蒼水奇零草有滿洲宮詞云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當時事證然皆家人事。米鹽瑣細。不箸於悖史。無損史之枉撓。曰聖祖至仁也。滇都淪喪。天保既定。而明之宗室。誅夷殘破。不記於史官。仁和宋氏者。自言明裔。康熙世懼搜戮。改氏曰宋。鳳皇朱氏者。自言明裔。清初。逃之鎮筓山中。戒子姓不出山。亦足以見其戕虐三窟。憐毒無道。視蒙古之遇宋裔絕矣。且延恩之封。不建於六十一年。而待世宗。明明裔彫零破覆盡也。高宗者。威謀若神。善御將帥。

每用兵。諸將必稟承廟筭。違者輒敗。以成事診之。福康安、柴大紀之獄。功罪易知。猶亂於名實。若萬里之外。何薛瑩、漢紀有言。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御覽九十引瑩吳人與韋昭同時田文鏡之削覈。天下稱其酷吏。趙申喬者。以清方被主知。善爲句稽。布政有績。及其發南山集。以誅名世。餘螫被於方苞諸良。鉗語醜正。傷志士之心。清世以文字成獄者。自此始。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其惡超躍於文鏡矣。比迹彭鵬。聲爲惠吏。國史無譏。而草野亦莫之譏也。乃者。宋之徐爰。諸識朝章。大禮儀注。非爰不定。其學業精博。終身亦未有過也。徒以豫參顧問。能得人主微旨。既善傳會。又飾以典文。遂與阮佃夫等同列於恩幸傳。今之徐乾學、高士奇。非爰之亞佐邪。國史無譏。而草野亦莫之譏也。錢謙益與馮銓。其貳心一也。一思明。一忘明。則惡名歸於思明者。肅順與奕訢。其輔主一也。一骨骸。一夸毗。則美名歸於夸毗者。且李紱、孫嘉淦。若遽受大辟。則百歲不雪矣。訥親、張廣泗。誠得滅死。貰貸前事而復用之。其褒頌載涂。又可知也。夫國史詘於人主。首施俛仰。無奈之何。而私箸者復逐游鑿以爲褒貶。如之何其明枉直也。又遼左舊臣。起自草昧。而傳者輒加文飾。推其學術。多仿佛雒閩。斯與魏收、牛弘之記索

房何異。

史通浮詞篇云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隳述道武結婚藩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奢言無隄何其厚顏又襍說篇云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而弘載周言文雅若此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案世儒載滿洲事蹟多有類此不獨學似雒閩而已

至於淫穢之迹。墨賊之狀。故老相傳。十口不殊。而不箸於竹素者。尙將千萬。易世以後。其事湮淪矣。欲求信傳。蓋其難哉。書志者。受成於官書者也。前世上下。非甚鬲越。所施法令。惟禮樂等秩。縣其文具。而民不率行。其他每下一令。雖有邕滯。大氏見諸施行矣。故苟有練習制度者。上觀法式。下覽計簿。無必清問下民。而優於作志。蔡邕之十意是也。其後有空文不行者。私錄具在。猶可句校。自清室布政。不綜名實。筐篋猥積。而細民弗知。期會迫亟。而吏有餘裕。奏記文牘。是非貞僞。成於賂賂。兵制刑法。不勝其弊。至食貨。益業業無可稽法。令之所需。官司之所內。農商之所輸。數各乖異。曩者獨有鹽漕河三政。訛謾泰甚。俊民黨言。以陳其弊。大吏下問。始播揚之。更制新法。今又四五十年矣。惟河北流少事。鹽漕之政。隱疵伏癥。又參半於昔者。下無良書。則不得彰聞也。又官書稱民數四萬萬。此伍而閱。必無四萬萬矣。稱釐金歲二千萬。賈人所賦。必再倍二千萬矣。昔康熙中祀。名爲家給人足。諛者直者。靈同無異辭。獨唐甄生其時。則曰。清興五十餘年。四海之內。日益困窮。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

農民凍餒。豐年如凶。良賈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靡。入其家室。朝則肉無煙。寒則蝟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徧滿海內。潛書存 言篇繇此言之。寬假之令。免賦之詔。皆未施行也。衆諛之言。仰戴仁帝。以爲聖明。雖直者猶傾之。惟甄發其覆蒙。然尙不能詳其時粟布泉幣械用盈絀之大齊。後史無所依據。以爲實錄。食貨之條。又有萬此者。當何所取酌。以爲國典邪。若乃清之禮樂。胡漢雜用。其發端多鄙倍。深自諱匿。至於今。堂子之神怪。達賴之尊禮。名實緣起。不可得而詳也。兼是數者。雖欲爲志。而風俗蕃變之故。政事焚理之迹。文之與實。一切相繆。寧得不謙短乎。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當清氏御世也。豈不欲褒揚其祖考。滂沛令聞。綦香無窮。故示之意旨。使杜塞其姍謗者。終然清議寢息。而浮虛之頌。切於宇甸。及其弄臣酷吏。配享在下。相引以爲華。語繇聽厭。雖有實美。誠僞不辨。一切無以自別。孰與縱民之譁。恣其載筆。令美惡偕箸。異時紀傳書志。得所因襲。其惡誠蒙譙讓於後。其美者人亦樂談而不厭。以校今茲。孰修孰短也。夫癡夷者惡燧鏡。偏曲者惡纒繩。將奄其咎。必憎其表。事之理矣。卒使一家之史。抹焉以斬。遺美往惡。黯默而同盡。亦無筭也哉。或曰。西方哲人之史。種別爲書。若漢之十志。與儒林貨殖諸傳。述其委悉。皆可令各爲一通。與往者二十

二家異其義法。今作史者方欲變更。雖斬焉無憂也。抑吾未聞事蹟不具而徒變更義法者。夫近事聞其省。不聞其勑。故騁而上囊。以造中國通史。

附中國通史略例

中國秦漢以降。史籍繁矣。紀傳表志。肇於史遷。編年建於荀悅。紀事本末作於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杜馬綴列典章。闕置方類。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評議簡短。貴與持論鄙倍。二子優絀。誠巧歷所不能計。然於演繹法。皆未盡也。衡陽之聖。讀通鑑宋史。而造論最爲雅馴。其法亦近演繹。乃其文辯反覆。而辭無組織。譬諸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也。若至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斯人闇焉不昭矣。王錢諸彥。味其本幹。攻其條末。豈無識大。猶媿賢者。今修中國通史。約之百卷。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智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幾異夫策縫計簿相斫書之爲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時代。中國則惟書志爲貴。分析事類。不以時代封畫。二者亦互爲經緯也。彪蒙之用。斯在揚摧。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而已。故分時者適於學校教科。至乃研精條列。各爲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進退。皆可以比較得之。此分類者。爲成學討論作

也。亦猶志方輿者。或主郡國。則山水因以附見。其所起訖。無必致詳。或主山川。記一山必盡其脈帶。述一水必窺其出入。是寧能以郡國封隄矣。昔漁仲蠡螭。用意猶在諸略。今亦循其義法。改命曰典。蓋華嶠之故名也。

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紛紜。非制度所能隄。然其繫於社會興廢。國力彊弱。非眇末也。會稽章氏謂後人作史。當兼采尚書體例。金滕顧命。就一事以詳始卒。機仲之紀事本末。可謂冥合自然。亦大執所趨。不得不爾也。故復略舉人事。論纂十篇。命之曰記。

西方言社會學者。有靜社會學。動社會學二種。靜以臧往。動以知來。通史亦然。有典則人文略備。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厲士氣。令人觀感。不能無待紀傳。今爲考紀別錄數篇。非有關於政法學術種族風教四端者。雖明若文景。賢若房魏。暴若胡亥。姦若林甫。一切不得入錄。獨列帝王師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臚舉蜀才。不遺小大。及爲蜀志。則列傳亡幾。蓋史職所重。不在褒譏。苟以知來爲職志。則如是足也。案大史公引禹本紀楊子雲作

蜀王本紀皆帝者之上儀也。然漢藝文志。儒家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而劉縉聖賢本紀。亦列子產見於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所引。是知紀傳本無定稱。今亦聊法舊名。取孟堅考紀子政別錄。以爲識別云爾。

列表五篇。首以帝王。以省考紀。復表師相。以省別錄。儒林文苑。悉數難盡。其纂述大端。已

見於文言學術二典。斯亦無待作傳。故復列文儒表。畧爲第次。從其統系而已。方輿古今沿革。必爲作典。則繇文難理。職官亦爾。孟堅百官公卿。止於列表。一代尙然。況古今變革。可勝書邪。故於帝王表後。即次方輿職官二表。合後師相文儒。爲表凡五云。

史職範圍。今昔各異。以是史體變遷。亦各殊狀。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靈臺。亦官聯也。故作史必詳神話。降及遷固。斯道無改。魏晉以來。神話絕少。律歷五行。特沿襲舊名。不欲變革。其義則既與遷固絕異。然上比前哲。精采黯黹。其高下相距。則遠。是繇一爲文儒。一爲專職爾。所謂史學進化者。非謂其霏清鑿翳而已。已既能破。亦將能立。後世經說。古義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絕神話。而無新理以敷徹之。宜矣其膚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經術者。則作史爲猶愈。尤南古史。昔傳過於子長。今不可見。顏孔隋書。亦遷固以後之惇史。君卿通典。事覈辭練。絕異於貴與之僿陋者。故以數子皆知經訓也。近世

如趙翼輩之治史。淺鄙言弗能鉤深致遠。繇其所得素淺爾。

倚相射父而已。必以古經說爲客體。新思想爲主觀。庶幾無媿於作者。

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蹟。見於漢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

者。外人言支那事。時一二稱道之。雖謂之古史。無過也。亦有草昧初啓。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比較同異。然後優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膜諸史。不得謂無與域中矣。若夫心理社會宗教各論。發明天則。烝人所同。於作史尤爲要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莊周韓非。其非古之良史邪。

設局修史。始自唐代。繇宋逮明。監修分纂。汗漫無紀。明史雖秉成季野。較宋元爲少愈。亦集合數傳以成一史云爾。發言盈廷。所見各異。雖有殊識。無繇獨箸。孟德斯鳩所謂古事談話者。實近史之良箴矣。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畧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昔春秋作而百國寶書崩。尙書刪而三墳穆傳軼。固緣古無雕版。傳書不易。亦繇儒者黨同就簡。致其流亡。然子駿七畧。尙書家猶錄周書。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俯見儒家。固非謂素王刪定以後。自餘古籍。悉比於吐果棄藥也。通史之作。所以審端徑隧。淺導神思。其他人事浩穰。樂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舊史具體。自不厭其剽覽。苟謂新錄既成。舊文可廢。斯則拘虛篤時之見也已。

中國通史目錄

表 帝王表 方輿表 職官表 師相表 文儒表

典 種族典 民宅典 浚築典 工藝典 食貨典 文言典 宗教典 學術典

禮俗典 章服典 法令典 武備典

記 周服記 秦帝記 南胄記 唐藩記 黨綱記 革命記 陸交記 海交記

胡寇記 光復記

考紀 秦始皇考紀 漢武帝考紀 王莽考紀 宋武帝考紀 唐太宗考紀 元大

祖考紀 明大祖考紀 清三帝考紀 洪秀全考紀

別錄 管商蕭葛別錄 李斯別錄 董公孫張別錄 崔蘇王別錄 孔老墨韓別錄

許二巍湯李別錄 顧黃王顏別錄 蓋傅曾別錄 王猛別錄 辛張金別錄 鄭張

別錄 多爾袞別錄 張鄂別錄 曾李別錄 楊顏錢別錄 孔李別錄 康有爲別

錄 游俠別錄 貨殖別錄 刺客別錄 會黨別錄 逸民別錄 方技別錄 暱人

別錄 敘錄

雜志第六十

摭書六十

管仲鏤篋朱紘。而有三歸之家。仲尼曰。微斯人。吾其被髮左衽矣。盜嫂如叔術。猶有爲之煩浣者。吾觀近世李光地之事。何其反也。成功之奉明朔。自擬以芟和。謂敵索虜。而人亦島夷之降隸。如施琅。光地因其逋逃。以爲大用。卒踏鄭氏。明之衣冠正朔。自是斬也。其伐高矣。全紹衣顧責之。以奪情背交與寄緞之戮。功名在壺鑑。而以三疵成罪。豈不瑣哉。嗟乎。使後世之稱光地者。果無以異於管仲叔術也。則紹衣之責之誠過矣。

宋紹興三十二年。辛棄疾以耿京之命。率中原義兵歸宋。是時。棄疾年二十三。其生在金。世曰。踐其土。食其毛。倒雕戈之矜。以反創之。其諸寄食無所。以從於叛者歟。抑與旃裘居。其義固異於恆也。世或傳棄疾與黨懷英筮。得卦異象。以是定南北之仕。噫。枯骨朽著。其神靈不逾人矣。必有神靈。天弗助逆也。其受命也如響。

曾國藩者。譽之則爲聖相。瀦之則爲元凶。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林。豔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稍游諸公名卿間。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辭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歷試。亦有羣率。張其羽翮。非深梠寧極。舉而措之爲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旣振旅。未嘗建言持國家安危。誠篤於清室之宗稷者邪。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

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癰疥如蛇蚶。其徵也。凡有成勳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鄭畋之生。妊於死母。見唐尉遲偓中朝故事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孫廣鈞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後唐明宗夜祝天曰。臣本蕃人。豈足以臨天下。烏虜載其玄德。賢於菟裘。其違務光不遠。惜乎未聞五始之義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族姓皆絕。則里尹主之。易稱羣龍無首。其血玄黃。自素王之興。吾以知諸夏之無是患也。王者代替而孔不代喪。當其無君。則褻成之冑爲里尹。雖有戎狄。以盜我九鼎。誠無若矣。主何。明宗弗知。而黜鄭於天。其未聞道者歟。雖然。苟志於仁。無惡也。尙得推賢。不失其序夫。

聞女主羣盜十國八貝勒。未聞曠年無君也。元定宗沒。而委裘三年。未有壓紐之主。元史定宗紀三年戊中春三月帝崩於杭錫雅爾之地下。書己酉年庚戌年系之曰定宗崩。是時中原之黎庶。則誰隸乎。苟曰元後議所立未。凌常是時已二歲無君。其行事之詳簡策失。書無從考也。百年有君。三年暨無之。民猶隸元也。烏虜諸夏之有君。四千年矣。二百年暨無君。民猶隸諸夏矣。

儒阮於驪山。而伏生叔孫生獨脫。及秦之廢。通履漢朝焉。其違於守節歟。當其前。則有夏大

史終古與受之臣摯矣。踵是則有陸元朗孔冲遠矣。夫以身衛禮樂儒術。不卹其汗。此誠非溝瀆之小諒所能跂也。及身弗能衛。幸猶有虜敏逸民以守善道。而世又蹙之。則弗卹其汗。以衛是人。如馮道錢謙益者。亦盡瘁矣哉。不然。革命之際。收良以填溝壑。而天地之紀絕矣。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也。盈耳哉。

孰使以焚如之子受鞶帶者。魏大子問曰。君父皆篤疾。適有一丸。將誰救。邴原勃然曰。父也。參是。子之於父。視其君孰重。非特上視也。下視且然。是故王莽殺其子宇。逢萌聞之。歎曰。三綱絕矣。彼因心之痛。發於死亡。而齎咨涕洟以道之。其哀厲如是。知其絕者。乃不絕也。自孫復胡安國以至今。重所主。抑所生。使申胥隱軫。而嵇紹之徒重得志。其絕乎。則誠絕矣。

別錄甲第六十一

楊顏
錢

墟書六十一

章炳麟曰。逃空虛者。聞足音而悲。故箕子過殷虛。則流雅聲。魏武帝觀關東荒梗。而賦千里無雞鳴。易代小變。猶憐悽不忍視。況挈圻甸而傳之異族者乎。薦紳在朝。無權藉。或有簪位。遭易姓則逐流而徙。其間雖俛仰異趣。然睠懷故國。情不自挫。悲憤發於文辭者。故所在而有。至如重器授受。適在同胤。無益損於中夏豪髮。然卒不能持其怨慕。此亦情之至也。楊雄

字子雲。成都人也。少好學。不爲章句。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作反離騷。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諸篇。仕漢成哀間。直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雄方草大玄。位不過黃門郎。郎官散秩千人。無印綬。非命吏也。侍郎比四百石。秩不逮大縣丞尉。漢穀至賤。此卽與今之舉貢入館從事者何異。百官公卿表。郎與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勳。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期門掌執兵。送從比郎無員。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是郎位之賤。下等騎士也。故去就新故。不爲攜貳。及王莽代漢爲新帝。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嘗爲劇秦美新以獻。外示符命。內實以亡秦相風切。是時莽置義和。雄爲法言。以義和擬重黎。卒藉巫步以明其讎僞。究觀莽變法反古。當世百姓不堪命。然卒爲光武明章導師。所以盪亡秦之毒。螫者。至後漢始效。雄識短。時有非議。然其本徒在漢新革命。故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明其命。胙方半。將中興復舊物。且亟稱兩龔之絜。而自比於蜀莊沈冥。愀夫。其辭之志微。樵賴也。雄以天鳳五年卒。有相人桓譚者。字君山。與雄友善。仕新。爲掌樂大夫。光武時。爲議郎。至六安郡丞。是時新室舊臣。爭詆嫛故主。務極醜惡。而譚爲新論上之世祖。猶稱莽曰王翁。初高祖令故楚臣

名項籍。時有鄭君者。獨不奉詔。蘇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如譚可以亞矣。其行事若反楊雄。要之同在禹域。則各爲其主無傷也。若元時閔本黃昇鄭玉趙弘毅之倫。以文學食祿。或絕意仕進。不受徵幣。及明師舉徽州。至入京。誅胡元。天下昭蘇。而方牽帥婦稚繫組自殞。此則所謂悖德遁天。以訓則逆者邪。

顏之推。字介。臨沂人也。博覽書史。善爲文辭。好飲酒。不修邊幅。事梁元帝。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周師破江陵。入弘農。爲李遠掌書記。之推志不欲事仇國。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仕齊。索官黃門侍郎。周師侵齊。陷晉陽。後主輕騎走到鄴。計困甚。之推以陳氏因國於梁。神州舊族。與故主無以異。自元帝殞命。江左益衰。今因執便。得北齊爲附庸。外有淮岱梁宋之蔽。庶幾得自存立。乃因宦者鄧長顛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道青徐。赴陳。後主內之。丞相高阿那肱弗欲。遂罷其議。齊亡。再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天子召爲文學。以疾卒。之推在齊。有二子。命長曰思魯。次日敏楚。示不忘本。其家訓有言。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

卿相。亦不願女曹爲之。顧炎武聞之曰。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奄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也。仕明。及清。再至尙書。初。明中世。自李夢陽、王世貞、務爲詰詘瑰異之辭以相高。其失模效秦漢。而無情實。謙益與艾南英訟言排拒。學者風靡。然其體取擲。謙益爲人。徇名而死權利。江南故黨人所萃。已以貴官擅文學。爲其渠率。自憲也。鄭成功嘗從受學。旣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爲凱歌。且言新天子中興。已當席豪待罪。當是時。謂留都光復在俾倪閒。方偃臥待歸命。而成功敗。後二年。吳三桂弑末帝於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爲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倣擾。未嘗不有餘哀也。康熙三年卒。初。明之亡。有合肥龔鼎孳、吳吳偉業。皆以降臣善歌詩。時見憤激。而偉業辭特深隱。其言近誠。世多謂謙益所賦。特以文墨自刻飾。非其本懷。以人情恩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謙益不盡詭僞矣。是時。蕭山毛奇齡當南都傾覆。以布衣參西陵軍事。軍敗。走山寺爲浮屠。永曆六年。人或構之清。率亡命爲王士方。展側山谷閒。卒得脫。乃徧游齊楚梁宋鄭衛。作續哀江南

賦萬餘言。過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作白雲樓歌。事侵尋聞於順天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時。禁網解。奇齡竟以制科得檢討。吳世璠死。爲平滇頌以獻。君子惜其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於旃裘。全祖望藉學術以譴訶之。其言特有爲發也。自是以後。士大夫爭以獻諛爲能事。神聖之號。溢於私家記錄。然猶有戴名世、呂葆中、查嗣庭、汪景祺、胡中藻等。雖仕滿洲爲侍從。筆語及詩。時時有所彈射。名世推明末帝爲芟王。意至貶款。其他或爲失職怨望而作。然觀其所詆媿。猶明於種類之大齊者。自乾隆中年以後。士益媿。變風絕矣。

章炳麟曰。楊雄寧靖懷舊。謙益雖荏染。其迷猶復之。推仇周而親陳。知中國昵於梁室。江左士人之知類。尙矣哉。墨子曰。買鬻易也。霄即盡。蕩也。上經說同族迭主。謂之易。異族入主。謂之蕩。蕩與易。孰悲。宜戶知之。然今學者言攘斥滿洲。或徒以且莫蛻化。清道光時。有仁和龔橙。人傳館試正大光明殿賦。忘其韵。橙曰。吾知之。長林豐草禽獸居之。此其狂而時中者邪。後以漢文授巴夏禮。爲謀主。圓明院之火。橙單騎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及清率氣。西師陷蘇松。斷洪氏下游。橙與有力焉。世皆多其奇氣。觀其出入歐滿。一彼一此。坎廩以求逞者。

於中夏何有。近世歸安錢恂。十應鄉試。不中式。怨懟。以隨使得知府。常言均之異族。寧事歐
洲。不事清。以其政法猶調整故。此其言近正而卒偏。蓋將藉名於憤激。以趣執利者哉。且所
爲攘除異族者。爲同種自主也。政法固次之。均之異族。則政法昏明何擇。重政而褻種。故自
昔有右沙陀左後梁者。

別錄乙第六十二

許二巍
湯李

尙書六十二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少遭金元之亂。嘗避地過河陽。當暑。渴甚。衆爭啖道旁梨。衡蔭樹自
若。曰。世亂梨無主。吾心其無主邪。亂少定。游河雒間。從柳城姚樞。得宋二程朱熹書。遂居蘇
門。徧求禮樂星歷兵刑食貨水利諸典。而敢爲大言。以道自何。凡喪祭昏嫁。必以禮倡。鄉人
學者浸盛。元世祖忽必烈王秦。召爲京兆提學。旣踐位。授太子大師。改國子祭酒。至元二年。
上疏言。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佗不能者。皆亂亡
相繼。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
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書奏。忽必烈嘉內之。六年。與大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與大保劉秉忠
左丞張文謙定官制。七年。授中書左丞。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三年。以故官領

大史院事。十八年卒。謚文政。衡在朝二十餘歲。進退不恆。一代度制。畧出其議。奏事亦數以古義責難。然邊輒毀其草。故其言多秘不聞。元將伐宋。衡請修德以懷遠。無輕觀武。弗聽。及死。遺令以浮屠服斂。世以比漢荀爽。弗能阻九錫而仰藥也。

魏象樞。字環極。蔚州人。清順治三年進士。以刑科給事中轉處諸科。八年。廉勁。敢言事。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科長皆被議。象樞降補詹事主簿。稍遷光祿丞。十六年。氣養歸。家居。討論性命天道之說。遭母憂。喪葬號爲遵迹古禮。康熙初。徵授御史。彙遷順天府尹。會吳三桂以湘蜀滇黔拒命。欲割地。稱帝號。仁帝玄擘問象樞。象樞曰。堯禹之師。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本謀徹藩者。明殊米思翰。今執糜爛。當誅二臣以讖諸藩。不省。後以刑部尙書終於家。康熙二十五年也。謚敏果。譚獻曰。三桂雖亂。臣然本漢種。漢種有分地。則王土。幸無全制於滿洲。故象樞假爲闕語。以譎上。蓋漢董卓議大發卒討山東義兵。鄭泰曰。政在德不在衆也。劉表僭竊郊祀天地。孔融以爲宜且隱忍。以崇國防。和光同垢。與象樞而三。不然者。滇府之師。非甚椎愚。不求其擾而狎也。

魏裔介。字石生。柏鄉人。自清順治三年。成進士。十一歲。至左都御史。又二歲。加大子大保。當

是時。明師數入討。裔介上言。今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於貴竹。李定國伺隙於粵西。張名振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尙逋天誅。爲目前進取計。蜀爲滇黔門戶。蜀旣守而滇黔之執蹙。故蜀不可不先取。粵西稍弱。桂林之役。未大創。必圖再犯。以牽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此三方者。攻瑕先粵西。粵西潰。則滇黔亦瓦解。若海上當嚴斥侯。修戰艦。諸路合剿。弗使事久變生。其後諸道進兵。卒如裔介所規。竟以亡明。雲南定。裔介言滇黔川楚閒。不以滿兵鎮守。恐戎寇生心。荆襄天下腹心。宜擇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以銷奸萌。有事應援。據水陸之勝。議雖不行。其爲滿洲謀。宰割漢人。可謂社稷臣矣。康熙元年。轉吏部尙書。三年。授保和殿大學士。二十五年。卒。謚文毅。裔介先後所建白。於滿漢閒。時有訕申控縱。其歸皆以便滿洲政府爲子孫帝王萬世計。性槃辟。善應事。先魏象樞得志。其骨骸弗如。然猶箸聖學。知統錄。論性書。希賢錄。數種。自以爲得性命之情。云湯斌。字孔伯。睢州人。母趙。明季罵流賊死。斌少避亂衢州。清順治九年。成進士。出爲潼關道。徙嶺北道。方鄭成功經畧長江。而粵都山有明舊將李玉庭。戲下萬人。陽詣斌約降。成功已圍南京。遣諜抵贛州。斌獲諜。斬之。策玉庭且中變。卽移兵守南安。玉庭果至。擊走之。分兵要

其歸路。卒斬玉庭。尋氣病歸。斌既有吏才。而知取與之術。欲託方聞大儒以自華。聞孫奇逢講學夏峰。往從受業。十年。又嘗與黃宗義問對。則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水。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然本意欲以此養高出而緣飾吏事。故終身無自得。特工爲剽取。調和朱陸。閒以自文。而流俗遂相扇爲大儒。稍稍忘其拒義師戰功矣。康熙時。以制科授侍講。彙遷江南。巡撫斌故善節儉。及在官。惟桌帳一。采野薺和豆羹而食之。聞子市雞。怒箠其僕。雖公孫弘御布被脫粟飯。不能及也。亦以此爲佞臣明珠王鴻緒所中。卒皆無恙。頃之。以禮部尙書輔皇太子。嘗奏對仁帝玄擘前。面謾出曰。平生未嘗欺罔人至此。玄擘聞之而不罪也。但曰。理學誠爲貴。今貴謾邪。然斌最善吏事。撫江南。請蠲明萬曆時所加餉。及免蘇松賦數十萬兩。又言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反急徵以待復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免租先一歲頒諭。自此始。其在潼關。聽訟無留獄。環治五十里。待質者不齎宿糧。嘗出遇雨。止宿大樹下。民藩其樹識之。故所在有聲。此其所長也。康熙二十六年。改工部尙書。以度材卒於通州。謚文正。道光時。遂從祀孔子廟庭矣。湯斌循吏也。豢養忘舊。惟所任使。章炳麟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孫卿是言有味哉。烏虜。孔子已失諸宰予。世傳

與田常作亂。孫黃於湯斌。亦少弛矣。

李光地。字晉卿。安溪人。治漳浦黃道周之術。善占卦。會康熙朝。尊朱學。故以朱學名。其習業。因時轉移。聞時貴律歷。即爲章筭幾何。貴訓詁。即稍稍理故書。貴文言。幽眇也。即皮傅周易。與中庸篇。爲無端崖之辭。然惟筭術。爲通明。卒以是傳會得人。主意稱爲名相。康熙九年。成進士。三歲。以編修乞假歸。耿精忠據福建。與鄭經竝遣人招之。皆不至。會編修陳夢雷爲精忠迫脅。常託病支吾。以其形執。阨塞密示光地。光地遣使間道入京。以蠟丸上封事。仁帝立。擘下其疏。會康親王傑書已自衢州陷仙霞關。進陷建寧延平。精忠降。授光地侍讀學士。鄭經將劉國軒擊拔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進逼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光地使其叔父日煜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支木橋以濟。而別令其弟光垕。光坦。以鄉兵千度白鶴嶺。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春。師至泉州。大破國軒軍。遷翰林學士。是時。閩率有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莫府。所將皆禁旅。傳食於民。時係纍丁壯役作之。劫畧婦女無筭。閩民驅而北者數萬。皆光地贊師力也。頃之。鄭經卒。子克塽幼弱。諸將內爭。胡漢皆以臺灣風波險惡。無主用兵者。而光地適至京師。力言亟取。毋貽患。且薦降臣施琅可用。狀立。

曄內其言。二十二年。卒下臺灣。自是明氏子孫與奉中國年歷冠帶者無遺育矣。光地既以智謀絕中國。由枿功高蒙殊遇。而陳夢靄方以降賊坐斬。光地微白之。得不死。夢靄以光地欲攘己功。故不素白傑書。令己下獄。發憤作書絕交。天下稱光地賣友。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顧。驩甚。彙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玄曄通八線諸術。又好閩學。而光地能料量讎對。故玄曄命錄札記進御。又時時令參訂朱熹書。常曰。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光地雖厚顏。以大儒自祿。然文深弗能如魏湯。吐言或絕鄙倍。其爲榕邨語錄曰。周程張邵。不得朱子。慮不若是烜赫。至今學者。傳以爲笑。以楊名時、李紱、陳鵬年、蔡世遠、惠士奇、何焯。皆用名德爾雅。爲光地識拔。故死後稱譽得無衰。然惟何焯醉心於光地。其他皆能識之。光地少無行。後嘗督順天學政。遭母憂。有旨奪情。光地請給假九月治喪。給事中彭鵬者。亦福建人。劾光地忘親貪位。且自陳雅素。知其姦僞狀。又好色。嘗盜良家子。全祖望志之。五十六年卒。謚文貞。

章炳麟曰。莊周有言。儒以詩禮發冢。自宋人言道學。宋人本稱道學。其後分言理學。最後復分心學。道學本該心理修身倫理三科。其名較二者爲合近。世通言理學。明儒述之。宋明諸儒多迂介。明末王學亦多披倡。而清儒多權譎。元清惟衡象樞尙慘。學者失之。

怛○思○反○本○自○裔○介○而○下○思○不○義○以○覆○宗○國○其○公○山○不○擾○所○恥○也○唯○行○已○亦○仍○世○益○庫○裔○介○恃○
齊○給○而○斌○詐○諛○飾○儉○至○於○光○地○外○淫○何○宋○明○諸○儒○行○誼○之○修○而○今○若○是○沽○薄○也○夫○孫○卿○死○而○
儒○術○絕○自○明○季○五○君○之○喪○謂孫奇逢王夫之黃宗羲顏元李顛也道○學○亦○亡○矣○

解辮髮第六十三

煇書六十三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箸尾尾者其今滿洲之辮髮乎漢書
終軍傳解編髮削左衽師古曰編讀曰辮斯其來遠矣支那總髮之俗四千年亡變更滿洲
入始鬻其四周交髮於項下及髓髀一二故老以為大辱或視髮箸桑門衣以終通典樂六天
絲布幘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也行纏碧麻鞋據此是天竺亦有辮髮其言
若今僧衣者祇指朝霞袈裟耳又今印度人皆幘頭而不辮髮然則舞時偶一用之平日則否故樂工仍不辮髮也蓋
冠簪高髻之飾既不可復則寧盡毀之以章吾志其情隱矣其後習夷俗久而鬻髮垂鬣以為
當然亡所怪愕日本人至始大笑悼之歐羅巴諸國來互市者復蚩鄙百端擬以猥豚舊恥
復振然士人多要幸儋石之祿猶前卻持兩可未盡芟夷也其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
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疆鄰戮使畧賈四維交攻憤東胡之
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違咫尺弗能翦除余之罪

也。將薦紳束髮。以復近古。日既不給。衣又不可得。於是曰。昔祁孫釋隱玄。皆以明氏遺老。斷髮以歿。春秋穀梁傳曰。吳祝髮。漢書嚴助傳曰。越劓髮。晉灼曰。劓。張揖以爲古剪字也。余故吳越閒民。去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會執友以歐羅巴衣笠至。乃急斷髮易服。歐羅巴者。在漢則近大秦。與天毒同。其衣雖迮小。方袷直下。猶近古之端衣。惟吾左輔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蓋與箸桑門衣無異趣云。傳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繇是萌芽。令佗日得端委以治周禮。固余之志也。昔者。小雅詩人。閔宗周危亂。發憤而作。始之以流水之朝宗於海。而終之以邦人諸友誰無父母。烏虜。余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旃是恥者。億不盈一。欽念哉。

1 was 0 2 2 . the number of units produced 1000 49 000 4 2

知聖編

卷緒壬寅冬普司之
野漢登維翰題



知聖篇自序

測天之術古有三家秦漢以來惟傳渾蓋西人創為地
動天虛之說學者不能難之或者推本其術以為古之
宣夜微之緯子信中國遺法也六藝之學原有本真自
微言絕息異端蠡起以偽作真義轡失馭妖霧漫空幽
幽千年積迷不悟悲夫援經測聖正如以管窺天苟有
表見無妨更端踵事增華或可收效雖管若以重光古
法功同談天則力小任重事方伊始一知半解何敢謂
然獨是既竭吾才不能自罷移山填海區區苦心當亦
為識者所曲諒焉光緒戊子季冬四益主人識于黃陵

知聖篇

卷上 原序

峽舟次

知聖篇卷上

孔子受命制作為生知為素王此經學微言
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託空言六藝即其典
今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
一立則羣經皆有統宗互相啟發箴芥相投自失此義
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六經無復一家之言以六經分
以屬帝王周公史臣則孔子遂流為傳述家不過如許
鄭之比何以宰我子貢以為賢於堯舜至今天下郡縣
立廟享以天子禮樂為古今獨絕之聖人孟子云宰我
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可見聖不易知今欲删除末流之
知聖篇 卷上

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見本來之真洵能真知孔子則
晚說自不能惑之矣
据易緯孟子公羊以文王為文家之王文家即所謂中
國質家則為海外今按此先師相傳舊說也孔子不有
天下又不能不立教即天將以為木鐸天下有道庶人
不議之意也而六藝典章据帝王為藍本從四代而改
不便兼王四代故託之於文王欲實其人則以周之文
王當之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憲章文武論語云
文武之政未墜於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除擇善而
從之外不能不取已所新制之事並以為古制以時制

為反古論語之所謂從周周監二代與孟荀之所謂文
王名異實同蓋經傳制事皆有微顯表裏二意孔子制
作裏也微也託之文王表也顯也自喻則為作告人則
云述以表者顯者立教以改作之意為微言故七十子
以後此義遂隱皆以王制春秋為文王西周之政不復
歸之制作所謂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
也

素王之說義本商頌蓋謂殷本紀伊尹說湯以素王之
道王當讀為皇商法少昊陳素皇之道詩所謂皇
矣上帝上帝是皇伊尹陳素統商法之為王此一
義也明文始於莊子云在下則為元聖素王所謂空王

知聖篇

卷上

三

也孟荀皆以孔子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並言漢人固
持此說即宋程朱亦主此義或据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孔子自云從周不應以匹夫改時制然使實為天子
則當見諸施行今但空存其說於六經即所謂不敢作
也孔子惟託空言故屢辨作述蓋天命孔子不能不作
然有德無位不能實見施行則以所作者存空言於六
經託之帝王為復古反本之說與局外言則以為反古
與弟子商榷特留制作之意總之孔子實作也不可徑
言作故託於述所云述而不作自辨於作也知而作
無是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自任乎作也意有隱顯故

言不一端且實不作又何須以述自明乎

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時師友以爲駭俗不如專詳大義因之謂董何爲罪人子緯爲訛說并斥漢師通爲俗儒然使其言全出於漢師可駁也今世所謂精純者莫如四子書按論語孔子自言改作者甚詳如告顏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自負斯文在茲庶人不議是微言之義實嘗以告門人不欲自掩其迹孟子相去已遠獨傳知我罪我之言其義竊取之說蓋天生之語既不可以告塗人故須託於先王以取徵信而精微之言一絕則授受無宗旨異端蠶起無所折衷如東漢以來以六經

知聖篇

卷上

四

歸之周史其說孤行千餘年今之人才學術其去孔子之意奚啻霄壤不惟無儒學並且乏通才明效大驗亦可觀矣如當掩蓋則孔子與諸賢不傳此義後賢何從而窺奚必再三申明見於經記若先入爲主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辨難駁擊以立門戶亦不敢依阿取悅於世使微言既申而再晦也
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先儒論其事實皆以歸之六經舊說以六經爲帝王陳蹟莊生所謂芻狗孔子刪定而行之竊以作者謂聖述者謂賢使皆舊文則孔子之修六經不過如今之評文選詩縱其選擇

精審亦不謂選者遠過於作者夫述舊文習典禮兩漢

賢士大夫與夫史官類優爲之可覆案也何以天下萬世獨宗孔子則所謂立來綏和過化存神之迹全無所見安得謂生民未有耶說者不能不進一解以爲孔子繼二帝三王之統斟酌損益以爲一王之法達則獻之王者窮則傳之後世續修六經實是參用四代有損益於其間非但鈔襲舊文而已執是說也是即答顏子兼采四代中庸之祖述憲章孟子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也然先師改制之說正謂是矣如謂孔子尊王從周則必實得文武之會典周公之則例謹守而奉行之凡唐

知聖篇

卷上

五

虞夏殷先代之事既隻字不敢闕入即成康以下明君賢相變通補救之成案亦一概刪棄如是乃可謂之尊王謂之不改今既明明參用四代祖述堯舜集羣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定制而猶僅以守府錄舊目之豈有合乎夫既曰四代則不能株守周家既曰損益折衷則非僅繕寫成案亦明矣蓋改制苟鋪張其事以爲必如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漢之改周革鼎建物詔勅施行微之實事非帝王不能行若託之空言本著述之常春秋時禮壞樂崩未臻美富孔子道不能行乃思垂教取帝王之成法斟酌一是有時勢不合者間爲損益於其

問者之六藝託之空言即明告天下萬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祖宗之成法後世有變通之條君父之言行臣子有諫諍之義豈陳利弊便為無狀之人論闕失者悉有腹誹之罪且孔子時值衰微所論述者雜有前代乃賈生董子值漢初興指斥先帝所施涕泣慷慨而請改建後世不以為非反從而賢之且以今事論之凡言官之封事私家之論述拾遺補闕思竭愚忱推類至盡其與改制之說不能異也此說之所以遭詬病者徒以帝王見諸實事孔子託諸空言今欲推求孔子禮樂政德之實迹不得不以空言為實事孔子統集羣

知聖篇

卷上

六

聖之成以定六藝之制則六藝自為一人之制而與帝王相殊故弟子据此以為賢於堯舜者遠實見六藝美善非古所有以六經為一王之大典則不能不有素王之說以孔子為聖為王此因事推衍亦實理如此故南宮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為臣孟子屢以孔子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並論直以春秋為天子之事引知我罪我之言則及門當時實有此說無怪漢唐諸儒之推波助瀾矣然後說雖美見不虛非好學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若改制則事理平情亦不信古說而專言著述有損益亦無不可至制作之難亦欲駁之則先入為

至適於拘墟矣

詩者春秋之大成春秋者詩之嚆矢孔子六經微意具同詩為天書為人春秋王伯禮坳書樂坳詩皆取舊文而潤色之非僅刪定而已故尙書所言堯舜夏殷禮制全與春秋相同今尙書三家詩諸書可證也又書有四代之文俗以為有沿革乃大傳無異同有大小之分無沿革之異唐虞禮制下與春秋相符正孔子述作六藝之大例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古書毛詩出於東漢本誤讀周禮以大統說小康致與經文相舛故賈馬遠不能如伏董之詳備符合一真一偽各不相

知聖篇

卷上

七

同也然禹貢迄於四海而周公篇與洪範則為大統之先聲所云皇帝上帝多方多士小大邦喪云云者已為詩大統開先路但中外之分甚嚴此為周公明堂朝諸侯之事非皇帝大九州大同之治也經學四教以詩為宗孔子先作詩故詩統羣經孔子教人亦重詩詩者志也即志在春秋之志獲麟以前意原在詩足包春秋書禮樂故欲治經必從詩始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行事中庸志意神化春秋與詩對本行事也其又云志者則以對孝經言之實則詩與春秋虛實不同詩乃志之本蓋春秋名分之書不能任意軒輊詩則言

無方物可以便文起義尚書春秋如今人之文詩易如公羊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其罪此本詩說即後世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故凡緯說子書非常可駭之論皆易詩專說故欲明詩易須先立此旨緯云孔子受命爲黑統即元鳥元王莊子所謂元聖素王之說從商頌而寓之文王篇本支百世即王魯商之孫子即素王故屢言受命天命此素王根本也孟子以周公仲尼繼帝王之後荀子以周公仲尼爲大儒此從魯殷二頌而出者也三統之說本於三頌凡一切舊說皆當以此統之董子王魯制寓於魯頌周公及世及武王制禮作樂故以知聖篇

卷上

八

言語政事文章之效詩爲志則書爲行春秋爲志則孝經爲行實則春秋與書同爲行春秋尚書皆分詩之一體周召伯道分爲春秋王鄭齊王道分爲尚書特以較孝經則春秋爲志而孝經爲行耳今本此義作爲義疏不拘三家之舊以孔子之微言爲主使學者讀詩明本志而後孟子以意逆志之效明孔子重詩之教顯以此爲經學之總歸六經之管轄與論語同也

卷上

九

王寓之以其說解詩則有徵信董何以說春秋則不免附會矣緯書新周不可說春秋而詩以魯後周即此意詩明云其命維新是經意直以周頌爲繼周之新周非果述姬周也先儒改周之文從殷之質亦從此出魯商二字即文質文質即中外華洋之替字中國古無質家所謂質皆指海外一文一質謂中外互相取法爲今之天下言之非古所有紉祀之例亦本於詩春秋祀不稱公三頌紉祀不言是其本意今凡周亡孔子王一切駭人聽聞之說皆以歸附於詩治經者知此意然後以讀別經則迎刃而解他經不復言此而意已明方可以收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亡當爲止古作字然與止字形似而誤後春秋作孟子此意即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說苑周道不亡春秋不作之意孟子言詩以志爲說又引詩與春秋以證王迹明詩與春秋同也歷敘帝王皆言周公孔子周公即王魯義本魯頌孔子即素王義本商頌周公實嘗王故緯說有素王而無王魯周公及武王成公讓志以爲攝政故言魯頌不如此則詩亡之義不顯詩言皇帝八王八監十六牧事就大一統言之此百世以下之制爲全球法者也尚書言四代之制由一化四此三統變通之意也一豎一橫一內一外皆治平之教後以詩說百世未能著明分周召伯道再作春秋以實之六經重規疊矩以大包小禮以治外樂以養中易詳六合以外皆自治之事此外王之學亦缺一不可六經

之中三內三外三天三人三寶三虛三知三行而歸本於孝經六經統為素王萬世之大法也

六經皆經孔子筆削有繙改舊文之處或頗震驚其言不知其說雖新其理至為平易夫由堯舜以至成周初簡陋而後文明代有沿革見之載記人心所同信者也孔子修六藝以為後世法攷三王俟百世見之載記亦人心所同信者也然洪荒初開禮制實為簡陋即茅茨土階大羹元酒等類若於文備之世傳以為法不惟宜俗不合且啟人輕薄古昔之心是帝典不能實錄其事亦一定之勢也夫禮家議禮易滋聚訟既折衷於聖人

知聖篇

卷上

十

十一

後世猶多齟齬今使尚書實錄四代之文事多沿革每當廷議各持一端則一國三公何所適從孔子不能不定一尊以示遵守亦情勢之所必然也既文質之迥殊又沿革之互異必欲斟酌美善垂範後王沈思默會代為孔子籌畫則其筆削之故有不待辨而自明者矣王符云聖人天之口賢者聖之譯聖人作賢者述聖所不備賢者補之交相為用者也春秋時三皇五帝之典策尚多可攷其言多神怪不經與經相歧實事實也孔子繙經增減制度變易事實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但制度不合者人難知行事不合者人易知故孟子所載時

人之論古事孟子皆據經為說辭而闕之實則時人所言所載事實也孟子所言經教也使孔子作於前後無繼之者則六藝何能孤行於後世故必有賢者出依經立義取古人行事皆經而六藝無改作之嫌並使後人不至援古事以攻駁六藝者所以為聖譯如國語之傳春秋傳事實之意輕附禮制之意重凡一細事皆歸寫古事古禮經說之文連篇累牘當日事實萬不如此瑣碎此傳者託事以見禮文經義亦如孔子假時事以取義也其於孔子事蹟皆緣六經以說之合者錄之不合者掩之古與今合方免後人據時事以攻六藝此

知聖篇

卷上

十

十一

作者之苦心也惟其書一意比附遂足以掩蔽微言如六藝皆孔子所作而左氏則以為孔前已有如季札事將詩樂師說衍說一篇而後人遂以此為未刪之本易爰辭為孔子作其書所言筮辭皆就易師說衍之讀者遂以為此真周易在孔子之先雖有比附六藝之大功不無少掩微言之小失然此不善讀者之流弊若以微言讀之乃轉見其發明處不少心無其義故書中不見之賢者於經如疏家之於注不敢破之也或云自孔子後諸賢各思改制立教最為謬妄制度之事惟孔子一人可言之非諸賢所得言也緯云孔子因道不行作春秋明王制專就春秋立說孟

子云春秋天子之事先師言制作多就春秋言之史記
刪詩正樂在前因獲麟作春秋攷其說似詩書禮樂為
一書因獲麟乃變前志而修春秋前後若出兩歧然實
則非也孔子知命在周游之前於畏匡引文王於桓魋
言天生實是受命故自衛反魯作詩言志以殷末寓素
王之義明三統之法特後來以詩之空言未能明切恐
後人失其意故再作春秋實以行事孟子引詩與春秋
明王迹史記引空言不如行事皆此義也

制作知命當從五十為斷非因獲麟乃起詩易詳天事
言無方物所謂空言春秋尚書乃將天言衍為人事空
知聖篇 卷上 三

言在後行事在前事有早遲其義一也諸經惟春秋晚
成絕筆獲麟師說因以明著實則諸經皆同特春秋說
獨顯耳春秋天子之事諸經亦然一人一心之作不可
判而為二春秋未修之先有魯之春秋書詩禮樂未修
之先亦有帝王之書詩禮樂修春秋筆削全由孔子修
詩書禮樂筆削亦全由孔子春秋据舊史言則曰修從
取義言之則曰作修即所謂述當日緝定六藝是為聖
作人亦稱孔子為作其云述而不作言不作即作也言
述即非述也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同意而作述之
事即兼指六經不獨說春秋載記總言孔子事則云緝

定六經制作六藝其並稱之文則多以作修加春秋於
詩書禮樂言刪正文變而義同無所分別因作修多屬
春秋故同稱則六經皆得云作修而並舉則惟春秋所
得此為異名同實後來不識此意望文生訓於春秋言
作修得之於刪詩書正禮樂刪則以為如今刪定文籍
正則以為如今鑿正舊本遂與作修大異亦如說殺極
為死刑與投四凶化四裔之義迥乎不同不知此義一
失大乘聖人本意為經學治術之妨害判春秋與諸經
為二離之兩傷一也以諸經為舊文非孔子之書遂卑
賤乎春秋二也諸經失其宗旨不能自通三也離割形

知聖篇 卷上 三

氣無貫通之妙四也獨尊春秋使聖教失宏博之旨五
也今力闢舊說之誤獨申元解務使六經同貫然後經
學宏通聖教尊隆
孔子緝經以後真正周制實無可攷後世傳習皆孔子
之言或疑古書不盡亡今試為明之春秋諸稱號出孔
子筆削不必實爵此定說也乃經所稱之侯伯子男非
諸國本爵攷之故書子緯所言諸國爵亦與春秋同史
記据譜牒因春秋書蔡桓侯葬經一稱侯譜牒遂以侯
為蔡定稱又時祭烝嘗有明文春夏無之時祭異說如
王制公穀禮記左傳爾雅孝經互異春夏異而秋冬不

異豈非据春秋為說實無遺文可證乎如以喪服為舊典承用已久同母異父之服公叔木問子游狄儀問子夏子夏曰無聞乎向左向右有明文何至不守舊而目昧是從乎曾子問所言變禮如有舊文則自向檢閱可也不然告以尋討可也何必刺刺徒勞唇舌乎魯行禮自有典册可稽何行一禮涉一疑動向孔子門人請問乎曾子子游同習乎禮何以襲裼始譏而終服乎典禮皆有明文時祭自為典禮何以傳孝經者僅就經文春秋立義以為二祭乎喪葬有一定之則何以孔子往觀季札葬孔子葬四方來觀乎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

知聖篇

卷上

西

人豈聖人一禮人又一禮乎禮有成事樂為世掌孺悲乃奉命而學太師反待孔子之語乎三年親迎王朝舊典子張宰我以為疑哀公子貢以為問乎禮樂出乎天子知政知德匹夫何有禮樂之可言乎從可知自夫子一出而帝王之德皆變為一人之事而佚聞實寡後世所傳習皆孔子之說而舊典全無今欲於禮制指其孰為舊也難矣
六經旨要以制度為大綱而其辨等威決嫌疑尤為緊要蓋周制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為疏略大約與今諸西人相等諸侯實郊天大夫實用八佾反坫三歸孔子新制細為分

別故禮以定嫌疑辨同異為主春秋於大夫諸侯尊卑儀注極為區別禮家名家之學全出於春秋故孔子正名子路猶以為疑非周公已有此制也使周公已有之則人所共明春秋與禮斤斤分別儀注不已細乎子學百家大有益於治原出春秋禮經可見也孔子既已初制不得不以魯郊為成王賜為失禮八佾反坫為僭在當日特為應行之禮蓋等威一明上下分絕故亂臣賊子懼失為亂之資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此詩以魯為文商為質文主中國即六國之齊質主海外即六國之商至新周合文質乃為極軌所謂文質彬彬也孔子因舊文而取新

知聖篇

卷上

五

義其意全見於詩詩者天經之始基也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匹夫繼帝王之統即論語堯曰章孟子由堯舜至於湯章之所謂聞知見知以繼帝王者是也其所云祖述憲章者謂與帝王無出入兼有其長合為定制中庸之攷而不謬論語之兼用四代是也帝王之制由六經而定謂為孔子制可謂為帝王制亦可惟兼採四代以酌定一尊垂法百世以為永鑒因不盡因革不盡革既不可分屬四朝又不能歸併一代則不得不屬之孔子春秋因魯史加筆削詩與書禮樂亦本帝王典禮而加筆削合者留不合者去則詩書乃孔子之

以周爲本自然之勢論語郁郁從周就簡略言也
中庸今用從周就無微言也由此而加因革過者抑之
不及加隆百世可知謂此也本周禮修爲儀禮容經亦
作亦適與春秋無異也樂以韶爲主兼用三代雅頌得
所正樂亦同於禮孔子見世卿之害教學宜開於是早
定師儒選舉之計預修四教既行於一時並欲推萬世
四教中詩雖言志然與書爲一彙禮樂爲一彙詩以言
志書以述行禮以治外樂以養中所言不能參異一定
之勢也四教中以詩爲綱以書與禮樂爲目然詩爲空

知聖篇

卷上

七

言尙未明著然後乃修春秋以實詩意所謂深切著明
者也孔子之意本在於詩後來春秋說盛遂全以詩說
說春秋言志在春秋不言詩之志實則書春秋皆統於
詩特一爲空言一爲行事春秋與書禮樂皆主新制同
爲孔子之書非獨春秋爲然然春秋詳人事典制舊文
嚴於遵守運用無方之道不與焉故又作易以補之易
明變化消長以天道與春秋全反一天道一人事一循
守舊職一運用無方一常一變一內一外知春秋而不
知易則拘於成法無應變之妙蓋易專以通變不倦爲
宗旨故欲知易必先學春秋既學春秋不可不知易既

能窮易之精微則內外交修於治術方無碍盡人事以
通天道易所以總學之成而不沾沾名物理數之形迹
二者相反相成易不立教以其與春秋同也六經之道
以春秋爲初功以易爲歸宿治經者當先治春秋盡明
微言以四經實之然後歸本於易此孔子作六藝之宗
旨也

孔子五十知天命實有受命之瑞故動引天爲說使非
實有微据則不能如此受命之說惟孔子一人得言之
以下如顏曾孟荀皆不敢以此自託以九流派分四科
祖孔子其故自魯正樂刪詩非待獲麟乃然羣經微言
說甚明

知聖篇

卷上

七

皆寓於詩春秋已不能全具特孔子絕筆獲麟後師以
春秋爲重遂以微言附會春秋而詩反失其說世卿三
代所同欲變世卿故開選舉欲開選舉故立學造士使
非選舉則亦不立學矣作詩本爲新制子貢宰我以孔
子賢於堯舜綠文明之制由漸而開自堯舜至於文武
代有聖人爲之經營至周大備天既屢生聖人爲天子
以成此局不能長襲其事故篤生一匹夫聖人受命制
作繼往開來以終其局而後繼體守文皆得有所遵守
又開教造士以爲之輔故百世可以推行或以秦漢不
用春秋之制不知選舉學校禮樂兵刑無一不本經制

雖其世封建禮制儀文代有改變然或異名同實或變
通其弊所有長治久安者實陰受孔子一惠且循古今
治亂之局凡合之則安反之則危孔廟甲天子禮樂歷
代王者北面而拜較古帝陵廟有加若非天命豈人力
哉又豈但鈔錄舊文便致此神聖之績哉

郡縣一事秦以後變易經說者也似乎經學在可遵不
必道之問不知秦改郡縣正合經義為大一統之先聲
禮制王畿不封建惟八州乃封諸侯中國於大統為王
畿故其地不封諸侯如王畿諸侯不封而食祿藩鎮部
道又立五長之意漢制諸侯封國大易亂之道也秦之

知聖篇

卷上

六

六

郡縣漢之眾建諸侯正師用王制王制諸侯世郡縣不
世雖似相異然此正用不世卿而推廣者也又如井田
議者動謂不能行不知孟子明云大略潤澤則在臨時
田多則夫百畝田少則相時酌減可也平地則畫井山
地則但計畝相授可也書文簡略推行別有細章豈可
株泥舊文今法有甚富甚貧之病而王制無之按井田
下大統之法于古實無徵今泰西此乃殷法非孔子特
素有齊貧富之議將來必出於此改當時用井田孔子萬不能改阡陌今既用阡陌亦不
便強復井田也此事變之故不足為井田病夫治經貴
師其意遺迹則在所輕除井田封建外亦一能拘守舊

文而行必欲行井田則亦有變通之法在若王莽張橫
渠得其迹而遺其意者也

六經孔子一人之書學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謂道冠百
王師表萬世也劉歆以前皆主此說故移書以六經皆
出於孔子後來欲攻博士故牽涉周公以敵孔子遂以
禮樂歸之周公詩書歸之帝王春秋因於史文移書云
秋以記帝易傳僅注前聖以一人之作分隸帝王周公
如此是六藝不過如選文選詩或並刪正之說亦欲駁
之則孔子碌碌無所建樹矣蓋師說浸亡學者以已律
人亦欲將孔子說成一教授老儒不過選本多門徒眾

知聖篇

卷上

六

六

語其事業功效則虛無恟恍全無實迹豈知素王事業
與帝王相同位號與天子相埒易與春秋則如二公也
詩書禮樂則如四輔條例也欲為之事全見六藝學校
之開當時實能改變風氣學之者多用其弟子者亦多
所謂立行和來是也孔子初立四教效已大顯故欲推
而行之凡六藝學校古無其事國語左傳言以前有之
者皆賢者依經義之說分仲尼之功屬之帝王以前託
詞非實事也蓋自春秋以後學術治法全宗素王天心
欲變其局孔子應運而生漢宋諸大儒皆同此義實理
所在人心相同者也

古聖皆有神怪實蹟聖與天通人與鬼謀故能成平定之功大禹是也山海經神怪確爲實事故左傳云多著神姦鑄鼎作象至孔子時先聖開創之功已畢但用文教已可長治久安故力絕神怪以端人心而正治法子不語則以前皆語可知云不語則實有神怪可知禹貢者孔子本禹事以已意潤澤者也禹不必立九州當時亦無貢筐織編一切名物又五服四岳與王制切合儼然王制傳注此孔子修書亦如作春秋据史文而筆削之實事也古聖神怪之事全經孔子所削故云不語不得因孔子之言致疑前人之誤蓋天人之交孔子乃隔

知聖篇

卷上

千

絕之以奉法守文無俟神奇也

舊以逸周書著錄漢書爲秦漢先師採綴而成亦如戴記今有汲冢舊名或以爲實不出于西晉然序文淺陋必係僞作篇中體製不純間涉殷事及王子晉職方月令等篇必非周書蓋晉人取舊本而別以已意補足成書中多司馬法與書禮佚文而雜採古傳記者亦不少其出汲冢雖無明文自必當時再出故加此名近人豎以爲漢出不知此決非漢本竹書亦同時所得亦必有舊本惟其書多僞脫各以已意釋補如邾盟滅夏陽之類皆以爲左傳之助至於推異實事故逸周書非真古

書也

孔子爲素王知命制作緝定六經皆微言也聖門師弟相傳常語如此論語是也而又有隱微其言者如周喪期孔子制作定爲三年三代通同之尙書言三年者非實事新制也宰我子貢疑其事孔子答以古人皆然古人卽指堯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事不明言改制也會子問喪亦有夏后氏三年之文實則孔子爲王改帝王以合已使若帝王實已如此不過取之爲說孟荀以來微言已不盡傳又有絲經立義之傳與之互異然古師皆傳此義唐後學者誤解傳義遂使孔子作述全爲帝王所奪易詩書禮樂皆變爲古書春秋則爲舊史所不奪者論語孝經而已

知聖篇

卷上

主

六藝本爲孔子新義特自託之於述左國則以爲皆出於孔子以前如韓宣子見易象季札觀樂歌詩與書禮皆多引用以六藝當出於孔子前蓋因述而不作語遂舉六藝盡歸之國史舊文後人不知此說出於依經立義指以爲實微言之說遂全爲左國所亂矣國語爲六經作傳或以左邱明卽子夏明與商羊梁同音左邱卽啟子所謂左邱明卽啟子商左邱喪明卽子夏喪明事三傳始師皆爲子夏爲文學傳經之事故兼

言六藝不僅傳春秋然以六藝推之舊文此欲掩改制之迹即孔子作而不述之微意也不言孔子改古書而言古書合孔子心本尊向孔子非欲駁之也而劉歆乘隙而入襲此說以攻今學以六藝為舊文孔子直未造作於是而素王改制等說全變矣劉歆之說實國語為之先路同此一說而恩怨各別皆以當時微詞隱避致使大義中絕聖學晦而不彰今孔廟既封建王號用天子禮樂時勢遠異又更無所避忌正當急張微言使其明著不可再行隱避遷就使異端得藉口相攻况此乃漢宋先儒舊義非一人私言論語中庸孟子先有明文

知聖篇

卷上

三

精確不易史公云第弗深究其所表見皆不虛信然矣素王以詩說為本根實即道統之說先儒誤據從周不議禮制度攷文以相駁篇中已釋其義然試再為申之云從周矣何以答顏子兼用四代既云不作矣何以獨辨不知而作孔子周之臣子從周何待言居今而言從本朝豈非夢囈乎聖人立身出言為萬世法宜何如慎密今動以天自擬又云其或繼周如有王者與鳳鳥河圖之歎專禮樂征伐之權斥言天下無道取亡國夏殷與本朝並論而議其從違又自負承先皇文王之統無論道理不合其有不賈口舌之禍者乎庸愚皆知畏法

豈有聖人發隴上之歎與陳涉吳廣同科導人以發難乎子貢以為堯舜猶賢南宮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為臣仲弓許之南面宰我輕改舊章孔門弟子豈皆妄希非分自居不疑乎孔子周之臣子並非宋君乃敢以殷禮自用或以為異書不足信孟子明云春秋天子之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仲尼不有天下又屢以帝王周公與孔子並論孔子受命制作有不得不改之苦衷若夫尊君親上別有明條並非欲後人學其受命制作何嫌何疑必欲將孔子說為一迂拘老儒乎孔子教人忠孝文在別經許止趙盾猶蒙惡名

知聖篇

卷上

三

人臣無將春秋名義若其自處別有精義若以此說有乖臣道則舜禹湯武為帝王垂法豈學舜禹者務求禪讓法湯武者竭力犯上乎孔子之志與舜禹湯武同符合貫學之者但當自審所處不必以已之所必無都為古聖之所斷不有且世之犯刑辟坐不敬者又孰為孔子所誤哉聖人一言必有一言之效乃自今視之多為常語常語則何待言又何必傳流至今凡今見為常語者在當日皆為切要之說蓋言如藥物當時為對症得聖言而病愈積久成習遂視為故常故學者於常語尤當留意推

考因藥求病足以見當日時事又春秋常於嫌得者見不得列國行事失禮使乖舊制人人所知孔子何爲非之又何以足傳爲經可見孔子譏貶皆爲時制衆人不知故譏貶之如魯之舞八佾射之玉皮喪不三年同姓婚皆真周制孔子欲改故譏之若人共知其非禮又從而議之則人云亦云徒勞口舌聖人吐辭爲經故凡所言都爲制作今立此一例於春秋論語諸經凡所非議皆爲改制救弊至當時所共明者則絕不一語以此求之然後聖經可尊聖功可見也

三統以尙書爲本乃經學大例觀四代禮制沿革表三

知聖篇

卷上

齒

統禮制循環表可見先儒雖主此說於經少所依附今按其說當於詩春秋中求之四代無沿革而名號小有異同此卽三統例之大端至於服色牲器猶其小焉者矣董子云九而易者大九州九洛九主之說也五而易者五帝循環小雅五際說也四而易者尙書說也以三而易者三頌說也以二而易者魯商中外文質說也今以三統立爲一專門先就各經立表考其同異更輯傳說之有明文者以補之以爲一類然後環拾羣經異義可以三統說者歸爲續表而四代真制之表附於其後總爲一書名曰三統不惟經學易明而孔子百世可知

之意亦見矣

今已改三統不能循環者爲三世進化表矣

三統立說孔子時已然非後儒所附會如宰我言社樹戴記中所引孔子言四代者是也王制國語祭法廟制與春秋詩孝經時祭皆當以三統說之既知此非真四代制又知此爲百世立法又推本經書爲主以收傳記之說更推考異義以化畛域此例一明而羣經因之以明矣

禮儀與制度有異禮爲司徒所掌如今之儀注卽儀禮是也制度則經營天下裁成萬類無所不包如王制是也制度最大最要禮儀特其中一門欲收通經致用之

知聖篇

卷上

玉

如

效急宜從制度一門用功若沾沾儀節不惟不能宏通人亦多至迂腐劉子政別錄制度爲專門與禮儀別出至儀禮經傳通解禮經綱目秦氏通攷皆以禮包制度大失經意今特升王制爲制度統宗禮經儀注之文歸於司徒六禮而已能悟此旨經學乃爲有用之書舊用東漢許鄭說以同王制者爲今同周禮者爲古丁酉以來始以帝王分門不用今古之說蓋哀平以前博士惟傳王制而海外帝德之學隱而未明自漢以後固於海禁專詳禹貢五千里之制自明以後海禁大開乃知帝德詩易之學始有統宗至於王道之學亦各有宗

派魯學居近孔子穀梁魯詩專為魯學齊學雖與魯小異然實為今學弟子各尊所聞異地傳授不能皆同如公羊今學也而禮與穀梁不盡同國語今學也而廟祭與王制多反此中多為三統異說孔子既定禮經更於其中立三統之制以盡其變弟子各據所聞以自立說皆引孔子為證王制多大綱故不能盡包羣經異義此為大宗他如時制可徵者左傳之世卿昏同姓不親迎喪不三年與孟子之徹法魯滕不行三年喪此皆當時之行事與六經不同者也又王制統言綱領文多不具春秋詩書儀禮禮記所言節目多出其外實為王制細知聖篇

卷上

美

祭法有祧有明堂王制無之而孔子言祧言明堂者不一而足此不能盡指為異義說也蓋聖人訂制先立大綱細節則多備三統之文大綱之封建職官選舉學校羣書皆同而細節則小異矣即以廟制言大綱之七廟祀天神人鬼莫不同而細節則小異祭法有日月之祀孝經只春秋二祭配天郊禘說各不同此三統文質改變之說也又漢去春秋久今本王制為先師之一本嚴顏公羊二本猶自不同欲以一本括盡今學勢所不能今欲舉王制括今學當以經文為主如治公羊者欲用王制而本傳說與王制說不同者則先標舉經文次錄知聖篇

卷上

毛

節佚典貌異心同如明堂靈臺月令之類是也此類經無明文各以己意相釋此潤澤之異禮也又今禮記多先師由經文推得之文如諸書皆言四時祭當為定制而孝經先師只言春秋二祭則以孝經無冬夏明文也諸書時祭名烝嘗皆同而春夏祭名互異則以嘗烝經中有明文而春夏無明文也凡此皆先師緣飾經文別以聞見足成非經之異說也今於劉歆以前異禮統以此四例歸之不立古學名目

傳記以後再錄三統潤澤異說然後王制廣大足以包括羣經不致小有異同輒屏為異說如禮記孔子禮說與王制多異固有依附然其說多與六藝合則不能屏為異說必有此例然後王制足以包之此為專治王制者言如專家舉一經推合王制則但明本經不涉異說若再牽涉徒滋煩擾師說參差莫如戴記今即以治戴記之法治王制使歸統制參觀以求思過半矣或以諸子皆欲傳教人思改制以法孔子此大誤也今攷子書皆春秋後四科流派託之古人案以言立教開於孔子春秋以前但有藝術卜筮之書凡子家皆出於

舊專據王制以為今學凡節目小異者遂歸入古學當入異義如祭法廟制祭期與國語同而荀子亦有此說

孔子以後由四科而分九流皆託名古人實非古書又今所傳子書半由掇拾及雜採古書如弟子職地員等篇乃經傳師說漢初收書祕府均管子以行管子亦非其自作乃後人爲其學祖之故其中多今學專家之語並有明言春秋詩書之教者今當逐書細攷不能据人据時爲斷至於司馬法縱橫等書出於政事言語科亦爲四科流派苟有會心所見無非道不僅於其中摘錄足證今學以備攷究已也

欲知王制統宗今學觀輯義自明欲實明改制之意非輯四代古制佚說不能此書輯成則改制之說不煩言而解大約春秋所知聖篇

卷上

天

譏者皆改制事又別以五經爲主凡與經不合者皆周制今古制佚存輯以左傳國語爲大宗子史傳記緯候皆在所取與王制輯證同如孟子言周人徹此周人無公田之證滕魯不行三年喪齊宣短喪公孫丑答以期皆周喪期之證俟周制輯全然後補輯二帝夏殷之制以見尙書之譯改如墨子夏喪三月可見堯典高宗三年之文皆非原文深通此旨然後知王制爲新制而周禮之爲海外會典與古文家之誤說者亦可見矣六經有大小久暫之分春秋地祇三千里爲時二百四十年尙書地祇五千里爲時二千年詩地域至三萬里

爲時百世所謂無疆無數易則六合以外莊子云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以內論而不議春秋先王之志聖人切磋而不舍此六藝大小之所以分飲器有套杯小大相容密合無間以六藝比之易爲大詩爲易所包書爲詩所包春秋爲書所包春秋爲最小最暫易最大最久此層次之分大小之別而統歸於孝經孝經一以貫之總括六藝歸入忠恕此聖人一貫之學謂以孝貫六經也

西人八大帝王傳亦如尙書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文字今古有埃及希臘之分孔子繙經正如西人用埃知聖篇

卷上

表

及古文說八大帝事實以古言譯古書所以謂之正言通古今語而今之談西事者謂耶穌以前西教實同孔子耶穌因其不便乃改之此蓋西人入中國久思欲求勝遂謂西方古教亦同中國耶穌改舊教亦如孔子譯帝王之書以爲經時人但知今言不知古語好古之士遂可借古文而自行己意其說雖不足据然凡立教番譯古書以爲說則同也舊以易爲孔子作十翼爲先師作或疑此說過創今按陳東浦已不敢以易爲文王作矣以十翼爲大傳始於史記宋廬陵慈湖皆云非孔子作黃東發陳東浦以說

卦為卦影之學非解經而作必非孔子所作尤與子說相合十翼既非孔子作則經之為孔子作無疑矣或疑十翼多精語非先師所能今按大傳最古當出於七十弟子之手且多引孔子語宜其精粹又或疑十翼多孔子釋易之語必不自作自釋不知喪服春秋皆孔子作孔子解釋不一而足若孔子一人自作十翼何以乾坤彖象文言重複別出自相解釋毫無義例乎人但據繫辭文王與紂之時一語遂誤周文王又因三易周易左傳引其文在孔子先遂酷信俗說經出文周孔子但作傳翼故自古至今迷而不悟也經語七篇別有詳說

知聖篇

卷上

三

先儒以易經為文周作皆誤解三易之周易攷左國言周易皆一變五爻變今以周為周游六虛之周非代名則文周之說自潰敗矣再以十二證明之作易之人與文王紂事相值故詞多憂患非以為文王自作今據大傳不質言文王作其證一也十翼乃先師記錄師說引孔子語最多與公穀喪服傳同例必非孔子自撰先儒以經歸之文周不得不以傳歸之孔子二也爻辭有姬文以後事必不出於姬文三也十翼乃傳體注疏之先路孔子作經必不為姬文作注四也郊特牲商得坤乾此未修易之原旨蓋本孔子本之作易亦如本魯史修

春秋經並非文周作五也汲冢本無十翼司馬談稱繫辭為大傳與尚書喪服同例即不能謂經文必作於孔子若大傳則必不出孔子六也初以經屬文王東漢乃添入周公朱子遂謂四聖人之易各不相同後人因割裂四分提要比之殺人行劫一國不止三公流弊無窮七也三易分三代說不確即使果分三代孔子得之商人本傳以為殷末亦必非周代之新本八也序卦說卦皆先師推演之言諸家傳本各不同繫辭體同外傳引孔子說而以易證之必非孔子作九也六經皆孔子據舊文亦作亦述以十翼歸之孔子作傳不述經與五經

知聖篇

卷上

三

不一例十也必信左國文言四德早見穆姜十翼亦多舊文十一也易與詩同為大統下俟百世之書重規疊矩互相起發必出一手繫辭文辭雜沓非一人所作吳氏曾經審訂二也後師反因繫辭而附會以為文王作蓋誤讀左國周禮三易文多出孔子以前因而誤為此說故也

舊於儀禮經記分為今古非也按周時禮儀上下名分不嚴大約如今西人之制孔子作禮明尊卑別同異以去禍亂之源凡禮多出於孔子傳記以為從周者託辭也儀禮為孔子所出孺悲傳士喪禮可證蓋儀禮為王制司徒六

禮之教與春秋禮制全同亦為經制非果周之舊文而記乃孔子弟子所記也今將經記同為經制為素王所訂之禮經三百先師所云制禮正樂者是也

論語識子夏等六十四人撰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今按孔子作六藝撰述微意全在論語詩為五經之凡例論語者又六藝之凡例也其中多師弟傳心精微隱秘之言與夫商酌損益之說故其言改制及六藝者百餘章欲知六藝根源宜從論語始惟漢以後此義失傳舊解多誤不可復見本意耳

戴記孟荀所記史事全本六藝為說此賢為聖譯緣飾知聖篇 卷上 三

經文以聖為歸者也其中有時事一例開與六藝相反欲紀行事不能全失其真固秉筆一定之勢然緣飾例足以收合同之效而時事例更以見改制之功使必全淹沒實迹反使人疑三代真是如此聖人制作之功必全淹沒不可見今人讀史記皆知記春秋以前事全為經說不可以史例之乃欲以國語為史文左氏為史官無論其書非史其人非史萬不能以史立說若果存一當時真史如元朝秘史與紀年之比則誠如史公所言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矣六藝無傳記不能孤行聖經非賢傳亦難於自立孔子改舊文以為經左戴

假六經以為傳經存經義傳存傳說故有素王素臣之稱素王不專說春秋素臣實亦不可獨以春秋說之也故讀左國當以經說讀之不可以為史文若左國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又為大統師說蓋史公尊信尚書以唐虞為斷又因大戴帝德帝繫姓乃作五帝紀則又大統道德之說矣

孔子雅推桓文孟子鄙薄五伯此時勢不同故孟子專言王天下其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謂鄙薄不屑稱法或遂疑左氏為非弟子故公穀為春秋作傳例弟子問及事實師亦開引答之不問則不詳非不見事傳

知聖篇 卷上 三

也荀子稍後於孟紀春秋遺事甚詳亦公穀學史公學公羊世家本春秋譜牒為說又云鐸氏韓非呂氏多本春秋賈子用左氏尤多此左氏通行之證也董子云春秋重義不重事但謂不重非全不學公穀師說不重事謂義較事尤重非先師不傳事也後人重左氏者輒以左氏為史官謂公穀不詳事果為史則一經必有一傳不應詳略懸殊攷二傳說事多出左氏外凡二傳微文孤義不能詳備者左傳亦皆無說如祭伯來肆大青郭公之類是也不知春秋記大事以明禍福得失可以史例如國史經所記小事多詳禮制闡發微義其細已甚

史所不詳且春秋有筆有削史所有而削之為削史所無而加之為筆傳曰我無加損是有加例可知舊無而新制之制則不得不見祭伯祭仲祭叔單伯女叔原仲當時諸人曾否為監不可知也此等事乃欲以史法言之則難矣故左氏原書本為國語惟有大事不詳瑣屑不能有一經必有一傳也總之春秋之功全在定一王之制以為萬世法不徒劉四罵人亂臣賊子懼謂其改制作絕亂源失為厲之階非謂褒貶而已經傳果為史法則不足重南史董狐之書故不傳若以為經學則不徒以史例責之矣

知聖篇

卷上

書

論語之左邱明即子夏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者蓋倒裝句法師生一氣賢為聖譯故見解好惡相同聖門文學為傳經先師以游夏為主即博士之根源為儒家之統宗道家專詳帝道後來文學詳於王制自命為孔子嫡派道家遂自外而別以黃老為主實則皆弟子所傳為德行科蓋德行皆帝學流為道家文學主六經別為儒家學者須知二派皆孔子弟子實則道家地步高於儒家以所祖顏閔冉仲固在游夏之上所以列莊于顏閔多所推尚所詬病者小人儒家之孔子也

國語上始穆王下終三家分晉此不傳春秋之實據孔子六藝由舊文而繙新義國語紀事亦由史事而加潤色孔子舉新事託之帝王賢者舉六藝緣飾於史事其用心正同今於左傳分出春秋說原書不但傳春秋兼足為六藝之傳所言皆佚闕軼節蓋各經師說左實為總括其書當與戴記同重此為弟子依經立義非真史文當時亦絕無此等實事若當日真史文則全為四代禮制佚存所錄與六藝相反者也今言左傳不傳春秋乃尊左氏之至非駁之也若以為真史文專為春秋而作則反小視之且其事不見於經則史文皆在可刪之

知聖篇

卷上

書

泰西八大帝王平大災禦大難與夫開闢疆宇如華盛頓之類中國古之帝王實亦如此大約孔子未出之先中國即如今之西人於保庶民食之制詳哉言之而惟倫教未極修明孔子乃專以言立教詳倫理六經一出世俗盡變以今日之中國論則誠所謂文敝先師所謂周末文敝者為今之天下言也服習孔教久則兵食之事多從簡略故百世以下則以文質合中為一大例合通地球不能再出孔子則以海外通中國沾孔子教化即如孔子再生今日西人間孔子之教即與春秋時間

孔子之言相同學者不見孔子未生以前之中國觀於今之西人可以悟矣

采風記言西人希臘教言君臣父子夫婦之綱紀與中國同耶蘇出而改之蓋采之近人之說竊以此言爲失實三綱之說非明備以後不能興既興以後則不能滅西人舊法不用三綱恐中人鄙夷之則以爲古實有之非中國所獨有因其不便乃改之則使中國教失所恃西教乃可專行中人不察羣然附和以爲耶蘇大力足以改孔子之制此最爲誤謬六經中如禹貢言九州平治矣周初乃斷髮文身華路藍縷以爲由中國而變夷知聖篇 卷上

狄則與耶蘇改三綱之說同既經立教則萬無改變之即緣立教在文明以後由人情而作非逼勒強迫既作之後人人服習則亦萬無議改之理今之西人如春秋以前之中國兵食之政方極修明無緣二千年前已有教化以中國言之無論遠近荒徼土司猶獠凡一經沾被教化惟有日深一日從無翻然改變之事故至于今中國五千里皆沾聖教並無夷狄之可言以一經教化則從無由夏變夷之理也 歷觀前代聚天下奇才博學積久必成一絕技超前絕後實至名歸唐之詩歌明之制義久爲定論 國朝諸

事不及古惟經學一門超軼唐漢爲一代絕業漢人雖近古西漢舊籍百不存一東漢囿於古文賈馬許鄭別爲新派不似 國朝精心孤詣直湊單微由東漢以溯西漢由西漢以追先秦人才衆多著述宏富羣力所趨數十年風氣一變每况愈上燦然明備與荀鄒爭富美一掃破碎支離之積習前人云神化之事今不及古惟算學弈碁獨勝古昔蓋形迹之事心思日闢日開前輩所能後賢可以撥拾踵事臻華後來居上亦如西人格致諸學日盛一日其進不已經學之用心與算弈同故風會所趨亦同西學目前已如此再數百年後其休明知聖篇 卷上

不知更爲何如詩歌帖括體用皆不及經學之尊留此至詣以待時賢百世可知驗小推大天意有在其孤詣獨造不有默默者爲之引導乎 歷代科舉專精之業皆數十年風氣一變唐宋詩文無論已明之制義相傳有成宏正嘉隆萬天崇等派分年畫代不爲苟同亦如唐詩之初盛中晚宋詩之西崑元祐江西四靈江湖 國朝經學大約可分爲四派曰順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 國初承明季空陋之弊顧黃胡姜王萬閻朱諸老內宋外漢考核辨論不出紫陽窠臼游心文周不知有尼山也惠戴挺出獨標漢熾收

殘拾墜零壁斷主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學實則宗法莽
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江段王朱諸家以聲
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據
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為古本改易經字白
首盤旋不出尋文諸家勘校可謂古書忠臣但畢生勤
勞實未一飽藜藿二陳著論漸別今古由粗而精情勢
然也李張龔魏推尋漢法訟言攻鄭比之莽操罪浮桀
紂思欲追踪西漢尙未能抵隙古文咸同以來由委溯
源始知尊法孟荀開創難工踵事易效固其宜耳綜其
終始窮則必通以橫詆縱後止終勝廿年以來讀遺書

知聖篇

卷上

三

スリニ

詢師友昔賢構室我來安居舊解已融新機忽闢平分
今古不廢江河初則周聖孔師無所左右繼乃採源竟
委若有短長博綜同學分類研精圖窮七首乃見附綴
不類生成乃如宋元辟雍鍾鼓獨享一人六藝同原貫
以一孔斯事重大豈敢任情既風會之所趨又形勢之
交迫營室求安菟裘乃剝師友藥言佩領夙夜事與心
違未得輕改由衷之言有如曠日風疾馬良時懼背道
中國譚天家舊法皆謂天動地靜西人改為地動天虛
中土初聳莫不河漢其言積久相習以為定論搜攷古
說乃多與相同舊說六經誤據左國以為文周國史所

撰孔子傳述之今以為孔子所作託之帝王地靜天動
與地動天虛節氣晝夜事無二致其所以斤斤致辯者
亦如西法得之目驗積久推測確有實驗不能舍實據
而談空理且徵之古書亦如地有四游明文朗載且自
東漢以後皆主文周秦火經殘以孔子為傳述家其說
孤行二千年道術分裂人才因絕其利弊可數劉歆移
太常博士書於十四博士之外請更立三事謂以廣異
尊尊道術今新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歲月積累居然
別成一家舊說之外兼存此義未為不可如必深固閉
絕殊失博采兼收之道況留此以待後來審定安知地

知聖篇

卷上

三

スリニ

動天虛久之不成為定論事理無窮聰明有限是丹非
素未免不公先迕後合事所常有姑妄言之何妨妄聽
之手勸學篇以問民智為主此編蓋以中法開士智使不以村學究自畫
德陽劉介卿子舍人心思精銳好闢新說因讀今古學
攷遂不肯治經以為治經不講今古是為野戰講今古
又不免拾人牙慧故舍經學端工詩辭又以周禮刪劉
為闢割之法於已說相迕指為竄改不免武斷必羣經
傳記無一不通方為精博今以大統說周禮舊所闢割
之條悉化朽腐為神奇惜舍人不及見之也
國初將大鴻言墓宅理氣之學獨標元解宗法古初力

攻明中葉晚出之玉尺經或乃不取其書詆其以一人凡見欲盡廢相傳之舊說謂前人無一是處殊屬偏執云云竊以此事當論是非不當論從違之多寡如向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左傳乃以一人爲眾此論是非不計人數之明說蔣說雖於時術不合證之古書實乃相同則其所欲去者晚近謬說耳用備一說奚不可者南皮張尙書不喜今古學考謂余但學會胡不必師法虬髯并謂滄穴皆有主難於自立今乃由春秋推尙書推詩易六合內外悉歸部屬然皇帝各有分司愚不過借箸而籌淮陰之策楚項諸葛之論魏吳功成身退

知聖篇

卷上

罕

與曾胡實出一途杖履逍遙退耕畝畝劉秉忠劉青田何常不參預秘謀亦終不失臣節

隋志陸錄所談各經源流謬種百出百無一真證以史漢其說自破近人言經學以紀曉嵐爲依歸當時譚經諸家融而未明紀氏專心唐宋小說雜聞未能潛研去昔正書以辭賦之才改而說經終非當行又以隋志陸錄爲宗旨故所說經籍不脫小說謾聞疑誤後學受惠頗深如說周禮以爲周公舊稿後來人非周公隨時脩改久之當時已不能行云云是比政和禮開元禮猶不足何足以爲經使人誦習傳之萬世毛詩序傳出於

宏如大小毛公名字叔姪官爵等說皆出范書以後乃誤爲真其說二人真如孫悟空猪八戒此等游戲評詩談藝則爲高手解經則成兒戲又如書坊偽端木詩序申培詩傳其書竄亂刪削至爲陋劣既明知其偽乃又摘論其中數條以爲義可兼存似此猶可存則又何不可存大抵紀氏喜記雜書好行小慧于史學辭章尙有微長至於經說非其素業故於各經論述幾不知世間有博士何論孔子時賢推尙紀氏故略發其說於此大

知聖篇

卷上

罕

致悠謬者多不足與細辨也
國朝雍乾以後鄭學盛行誤信孔氏疏不破注之邪說
孟道周孔錯不言馬鄭非積習移人牢不可破嘉道以後龔李諸賢始昌言攻之然亦如晉王子雍一生專與鄭爲難乃全不得其病痛所在攷鄭學自魏晉以後盛行千餘年其人人品高號爲經師完人至細攷其著作實不見所長詩書二經推屬禮以爲說強四代經文以就其誤解之周禮固無論矣平生著述三禮爲優周禮又其本中之本大行人注言周之疆域方七千里天子以方千里者一爲王畿州牧各得方千里者六以一州牧大於天子五倍似此謬妄婦孺皆知其非周禮以制度爲主制度以封建爲首綱根本已失其餘均不足觀

王莽傳莽女為后十一媵是天子一娶十二女王莽晚
 自娶則有百十二文明係歆等增會誤說然經無明文
 儘可改正鄭說六鄉六遂與王莽傳不同是鄭君改其說乃造十五日進御之
 說其注百事多略惟此條最詳推考變節無所不至經
 所稱孤本即世子指春秋齊曹世子而言乃以為三孤
 經所見諸孤字皆非王臣則又偽造大國孤一人之說
 誤中又誤夢中又夢其注儀禮至以諸公為即大國之
 孤孤何得稱諸公饗禮即鄉飲酒明知今古文饗皆作
 鄉何不注於題下乃以饗禮為凶饗禮與鄉人飲酒禮
 節隆殺不同鄭明知漢時所行鄉人飲酒禮儀節簡為
 知聖篇 卷上 望

欲實周禮鄉字之說亦遂以為真鄉黨所行之禮李氏
 但詆其破壞家法不知即以專家論鄭君子周禮儀禮
 已多不能通又何論其於今古相亂之旁失考鄭於各
 經大綱雖多不得本旨舊頗稱其細節如官室衣服儀
 節實為精密然大端已誤細節殊無足取且進而攷其
 細節亦多因強附周禮而誤余學專欲自明不喜攻人
 但鄭君空負盛名實多巨誤後生以之為天人望洋而
 歎莫敢考索故由鄭學入手者如入迷途久而迂謬成
 習以所注之書無一明通之條後人讀之如飲迷藥為
 後賢祛疑起見偶一言之以示其例耳近來談學校者

力求簡約為士人省力以為讀西書之地觀諸家所列
 諸書仍無門徑條理過簡則謂日月可完少繁則老死
 不能盡且所列近人義疏沈沒於聲音訓詁即使倍誦
 如流其於致用奚啻千里西人謂海王星光十二年方
 至地球從諸賢仰望孔子恐十二年其光仍不能到以
 相去不止海王與地球之遠也
 近賢論述皆以小學為治經入手鄙說乃易以王制通
 經致用於政事為近綜大綱略小節不旬月而可通推
 以讀經讀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勸學篇言學西藝
 不如西政近賢聲訓之學迂曲不適用究其所得一知
 知聖篇 卷上 望

半解無濟實用遠不及西人之語言文字可俾實效讀
 王制則學西政之義政高於菽如段氏說文王氏經傳
 釋辭經義述聞即使全通其說不過資談柄繡槃悅與
 帖括之墨調濫套實為魯衛之政語之政事經濟仍屬
 茫昧國家承平藉為文飾休明之具與吟風嘲月之詩
 賦事同一律未為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則炊沙作飯勢
 所不行釋家有文學派聲訓之訓正如龍龕手鑑一切
 經音義枝中之枝從王制入手則如直指心原立得成
 果以救時言王制之易小學亦如策論之易八比試帖
 也非禁人治訓詁文字特不可濶沒終身耳

阮刻學海堂經解多嘉道以前之書篇目雖重精華甚少一字之說盈篇屢牘一句之義眾說紛紜蓋上半無經學皆不急之考訂下半亦非經學皆經籍纂詁之子孫凡事有末有本典章流別本也形聲字體末也諸書循末忘本纖細破碎牛毛繭絲棘楮葉皆爲小巧卽詩經而論當考其典章宗旨毛鄭所說相去幾何而辨論其異同之書層見叠出樂之爲樂爲療永之爲兼爲泳有何關係必不可苟同以尙書論今古二家宗旨在於制度文字本可出入不問辭專考字不問篇專詳句說堯典二字三萬言詢以義和是何制度茫然也近人

知聖篇

卷上

四

集以爲彙解一字每條所收數十說問其得失異同之故雖老師宿儒不能舉又如用其法以課士一題說者數十百人納卷以後詢以本義究竟如何舊說孰得孰失論辨異同之關係何在皆茫然不能對蓋嘗蹈沒其中十數年身受其困備知其甘苦利害以爲此皆不急之辨無用之學故決然舍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積久而得王制握綱領考原流無不迎刃而解以之讀羣經乃知康莊大道都會名區絕無足音考求舊游之車轍馬跡亦不可得徒見荆棘叢中窮隘巷港積屍如麻非黑暗不見天日則磨旋不得出路父子師弟相繼

冤屈而不自悟其非蓋得其要領則枝節自明且悟其旨歸文字可以出入苟循枝委則治絲而棼子深入網羅幸而佚出舉覆敗以爲後來告願不似余之再入迷人也爲今之計以入才爲主不願天下再蹈入此之理學音訓之漢學以困人才

初以王制說春秋於其中分二伯八伯卒正監者同學大譁以爲怪誕師友譏訕教戒不一而足予舉二伯方伯穀公傳有明文或乃以爲穀言二伯但可言二伯公言方伯但可言方伯積久說成乃不見其可怪近日講詩易亦羣以爲言不知實有所見不如此萬不可通苟如此則證據確鑿形神皆合因多有後信詩說改名齊

知聖篇

卷上

四

學自託於一家亦以大統之說齊詩甚多非積十數年精力盡祛羣疑各標精要不能息眾謗而杜羣疑昌黎爲文猶不顧非笑何況千年絕學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說不免圭角峻峭久之融化鋒鏘漸歸平易使能卒業如三傳則安置平地任人環攻世俗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自審十年以後必能如三傳之化險爲夷藏鋒斂刃相與雍容揖讓以共樂其成不敢因人言而自沮也

盧鄭之學專以周禮爲主因王制與之相迕故盧以爲博士所造鄭以爲夏殷禮學者不知爲仇口之言深信

其說入於骨髓竊治經以求實用為歸違經則雖古書不可用合經則即近人新作亦可寶貴鄭君斥王制為古制本為祖周禮以駁異已乃其周禮注內外封國本經缺略反引王制以補其說左國孟荀以周人言周制莫不同於王制與周禮迕北宮錡明問周制孟子答與王制同則何得以為夏殷制蓋因畿內封國二書各舉一端孟子所舉上中卿上中大夫上中士王制則專指下卿下大夫下士互文相起其義乃全王制圖表中使立表已明二書同文反失其精妙說者乃謂王制誤鈔孟子此等譬說流傳已久雖高明亦頗惑之此經學所以不明也

知聖篇

卷上

聖

八

且鄭因王制異周禮而惡排之不知二書不同亦如孟子之異王制周禮王制分主小二統互文相起妙義環生亦如孟子王制妙在不同彼此缺文以互見相起周禮非用王制大綱且多缺略不能備本骨肉至親乃視等寇仇此東漢以下所以無通才子之所以不敢苟同昔賢者正以見二書合通之妙兄弟夫婦形體相連同室操戈互鬪何時了也

王刻江陰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徇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陳氏父子詩書遺說雖未經排纂煩傷

繁冗然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邵禮經通論以經本為全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絕後為二千年未有之奇書考東漢以來惟經殘秦火一說為岸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劉歆移書但請立三事廣異聞未當倡言六經為秦火燒殘古文家報復博士乃徐造博士六經不全之說詳考古學考妄補篇章虛擬序目種種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經殘一說盛行學人平時追憾秦火視諸經皆為斷簡殘篇常有意外得觀全文之想其視經已在可增可減可存可亡之例一遇疑難不再細考求通有秦火一說可以歸獄故東漢以下遂無專心

知聖篇

卷上

聖

八

致志推究遺經之人殘經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安知所疑所考者不適在亾篇內故經殘一說為儒門第一魔障余因說乃持諸經皆全亦備為孔修蓋授初學一經首飭之曰經皆全文責無旁貸先求經為全文之所以然力反殘佚俗說然後專心致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專一之餘鬼神相告故學者必持經全札硬營打死仗心思一專靈境忽闢大義微言乃可徐引故予以邵書為超前絕後為東漢下暗室明燈鄭以禮禮為亾不

初刊今古學攷說者謂為以經濟解經之專書天下名

飲酒禮別有費禮補釋二卷

知聖即本經之鄉

流因本許何翕無異議再撰古學考外聞不知心苦以爲詭激求名嘗有人持書數千言力詆改作之非並要挾以改則削稿否則入集一似真有實見堅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間頓釋前疑改從新法非莊子所謂是非無定蓋馬鄭以孤陋不通之說獨行二千年描聲繪影之徒種種噬夢如塗塗附自揣所陳至爲明通然我所據彼方持以自助何能頓化彼既入迷已深化虛成是舉國皆狂反以不狂爲狂然就予所見海內通人未嘗相迂蓋其先飲迷藥各人所中經絡不同就彼所持一爲點化皆反戈相向歷考各人受病之方投之解藥無不知聖篇

卷上

巽

立蘇但其積年魔障偶爾神光何能竟絕根株一暴十寒羣邪復聚所持愈堅又或如昌黎原毀爭意見不論是非聚蚊成雷先入固閉自樂其迷願以終老當此惟啜糟自裸和光同塵蓋彼既無求化之心不能與之莊語萬物浮沈各有品格並有並行何有定解哉
通經致用爲儒林之標準漢儒引春秋折獄立明堂議辟雍各舉本經以對博士明達政體其官多至宰輔余既立王制以掃一切支離破碎無用之說不急之辨以王制爲經以典考諸書爲之傳說習王制者先攷通典通典既通然後再爲推廣提綱挈領其年即可畢工通

典先經後史源委分明經史精華皆在於是典考之學尤以輿地一門爲先務所有職官封建井田學校選舉兵制食貨治法大端輿地在先而後諸政因輿地而起古今解經必先疆域一門而後諸事隨之而立說春秋尙書者必先攷禹貢圖說詩易者必先攷車幅圖今於上卷附禹貢圖下卷末附車幅圖以示學人入門之捷徑春秋尙書皆所以明五千里內之政事詩易皆所以明方三萬里之政事典攷既通如有餘力各隨所近推之別門不能旁及但明典攷亦不失爲通儒
古人讀書有關疑存疑兩條所以愛惜精力使得精心

知聖篇

卷上

巽

要理諸葛武侯讀書但觀大意政事文章超前絕後蓋以此也近賢不務大綱喜矜小巧如孔子生卒攷舊有兩說參差不同苟通其意數言可了孔氏著爲尚書海內矜爲秘本轉相傳刻學者閱讀已畢詢其所以然之故諸說紛紜迄不能明是有書如無書也近人長江圖說以文字說古地名輾轉附會苟用其法難以禹貢全域說在蜀亦可俗詭所謂山水遷居者也
壽陽邢相國約諸名士以其先人邢奚字黃羊命題使各撰一篇諸名士以聲音通段說之將三字互相改變至數十說迄無定解苟用其法無論諸人各衍一說使

一人操筆行爲數十百說亦數日可成此真所謂畫鬼神爲兒戲在壽陽幾於玩弄其先人乃互相傳刻以爲美譚經傳草木鳥獸既今古變種異名又南北方輿同異專好矜奇炫博漫衍魚龍卽如九穀養生之原人所易知九穀攷演爲圖說集成卷帖說者竟茫然不能指實邵氏爾疋有關疑不說之條郝氏乃舉其闕略者悉爲衍說當時以郝氏晚出後勝於前積久攷其所補諸條實恍惚無實用故近人轉謂邵勝於郝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使綱舉目張未爲不可乃諸家謙讓未遑以識小自居謬種流傳遂以小加大若天地至要至急之物

知聖篇

卷上

辛

無過於此不知典攷之學綱領最爲詳明苟得要領事半功倍諸賢所望而生畏者乃實簡要所擇居之下流乃實萬難此等不急之辨無用之學莊子比之棘猴楮葉余于周禮凡例標闕疑一門凡一切古有今無及古法失傳之事皆存而不論削除荆棘自顯康莊不再似前人之說夢鈴癡也

漢人今古二派今作古述竊以述爲主左國作爲主列莊攷公穀說經直稱傳說以經主孔子以傳主先師稱心而譚自我作古此博士揣主孔子制作六經之本旨也其弊也悍肆游移左國立說以矯之務以各經歸之

古人易文言之四德春秋之義例論語之克已復禮之類有孔子明文者皆歸之春秋時人如穆姜申須子產叔向之類班氏所謂不以空言說經者也古學端主此派舉六藝一概歸之古人至于列莊則以六經爲芻狗諸書爲糟粕託辭詆譏其實所詆非實孔子蓋謂左國所言之孔子如左國以孔子爲傳述家襍取皇帝王伯舊事陳言收藏傳述如昭明之文選呂東萊之文鑑拾人牙慧不得與于作者之林六藝分崩瓦解殘脫割製如近人經說於刪詩修春秋序書皆攻其說而不信以六經皆原文於孔子毫無相干然其弊也庸昧齷齪二

知聖篇

卷上

壬

說闕分兩門互有利弊莊列之說爲微言左國之學爲大義古文家孤行千餘年其害於學術政事與八股等微言之學經始萌芽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經說有文質相救之法文做繼以質質做繼以文當其文質初改之日弊已深不能不改亦不敢謂所改者之無弊陰陽寒暑循環反復相反相成蓋左國大義近於文莊列微言近於質中國文法二千餘年而易以質古文之說亦二千餘年而易以今事實相因宗旨亦相同也

經學與史學不同史以斷代爲準經乃百代之書史泛言考訂錄其沿革故禹貢雖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說

經不得為經學讀禹貢須知五千里為百世而作不沾沾為夏禹之一代而言當與車輻圖對勘詳內八州而略要荒十二州以禹貢沿邊要荒不更別立州名之內外十二州山水部屬實附見于內八州中九州惟豫兗不見夷字夷蔡皆要荒小服附見邊州非謂內州之夷其敘九州用大乙行九宮法始東終西北每正方見岳名餘附岳名以見徐牧附東岳諸州可例推五服加三即為九畿圖九畿三倍乃為車輻圖春秋以九州分中外是春秋以前疆域尙未及三千里春秋收南服乃立九州不及要荒尙書乃成五千里定制周公篇又由海

知聖篇

卷上

聖

內以推海外此皆禹貢之微言大義胡氏概不詳經義泛泛考證故以為史學而不足以言經學

經書以物理為二大門尙書禹貢為物之主洪範為理之本以禹貢為案而以洪範推行之禹貢略如漢學洪範略如宋學一實一虛一物一事大學物有本末學有終始據禹貢以言物乃知漢師破碎支離之不足以為學據洪範言理乃知理由事出宋人空虛恫恍之不足以為學尙書此二篇與諸篇體例不同乃羣經之總例不但為尙書發以此立學明白簡要與漢宋同床異夢古制佚存凡例與春秋時人載記所傳皆言清行濁故

于古制分新舊例凡古事與經不同者皆為真古事以禮樂二經出於孔修如同姓昏三年喪親迎喪服烝報諸條其明證筠室主人引東昏齊高隨煬為据謂禮樂已定之後未嘗無怪誕狂亂之人竊以擬非其倫所引諸人皆後世所謂人面畜鳴亾身喪家當時羣相叱怪後世引為大戒若周穆王齊桓公魯昭公哀公子張子貢所行所疑何得以惡鴟怪獸相比倫禮喪必去官春秋記魯大夫父死子即服事出使禮不世卿列國卿大夫幾無不世者在當時為通行與高澄東昏隨煬千萬中不得一二者迥殊因其相攻本義愈顯故予以春秋

知聖篇

卷上

聖

以前之中國即今日之西人如齊桓姑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衛宣楚靈上烝下報者西人近絕無其事蓋其通商已近三百年耳濡目染漸革舊俗今日之西人實較春秋前之中人為文明是古非今俗說與情事正相反古學祖劉歆以周公為六藝主孔子為傳述家所言事與移書相反蓋移書本用博士舊法以六藝歸之孔修首以微言大義歸之孔門若如馬鄭諸家既不主孔子更何有微言大義之可言每經皆有義例在文字之外如數術之下筮以及鐵板數青囊經皆別有起例在本書之外不得本例但望文生訓如何能通不惟經說

卽李義山吳梅村詩集作注者必先于本文之外詳其時事履歷性情嗜好並其交游贈達當時朝廷盛衰政輔忠佞然後能注區區後人文詩千萬不足與經比猶於文字外無限推索方能得其本旨乃東漢以下之經學則不必先求本師預考文例但能識字解義按照本文詳其句讀明其訓詁卽爲經說眞所謂望文生訓不求其端不竟其委但能識丁便可作傳除公羊外今所行之十二經注疏一言以蔽之日望文生訓而已靳注吳集相去未遠文字之外究心實多以今日初識筆畫之童蒙說古昔聖神之微旨而謂如盲詞市簿一見能

知聖篇

卷上

審

解一聞能知豈不哀乎學者亦嘗假四字以爲說實則阮王二刻能逃望文生訓者甯有幾人蓋欲求義例必先有師不能得師必先於各經先師傳說義例未讀經先考之至精至熟然後可以讀經此法久絕合字內老師宿儒誰能免此弊劉歆初言微言後力反其說願學者讀漢臣劉歆書勿用新室劉秀顛倒六經之法也并研庚子新修縣志所撰四益叢書備蒙採入經籍志四部共百四五十種參用提要及經義考之例序跋之外別撰提要子姓友朋及門分撰者各錄姓名先曾爲序列志本以文繁多從刪節又家藏本如楚詞文集之

類續有增補詩易二經舊說未定亦多刪改然庚子以前所有著述縣志詳矣家藏本存以待改將來刊刻必與志本有同異然小大二統規模志本粗具矣

宋元明理學家皆有學案予於今古學攷古學攷外別撰兩漢學案四卷西漢主微言東漢主大義大義主左國微言則主列莊蓋左國以孔子爲述爲不以空言說經之舊法主持此說必須用論語好古敏求擇改並行之說六藝雖爲舊文孔子手定別黑白定一尊凡沿革與不善之條悉經刪削蓋于歷代美善皆別與定一尊如田賦取助法夏周皆以公田說之而貢徹之法不取

知聖篇

卷上

審

如譏世卿詩與春秋同書尹氏如行夏時四代經文皆以夏時爲正周禮仍爲大統皇帝之法以論語行夏時及述而不作二章子張問十世章爲主擇改因革大有經營特本舊文卽爲述古六藝合通全由筆削不可如東漢古文說經皆文周國史原文未經孔定雜存各代沿革棼亂如詩以爲舊有撰人可也但旣編定則編書之意與作者不必全同舊本歌謠孔修後遂成爲經書本多斷定二十八篇則變史爲經其與列莊分別之處則微言派直以六藝皆新文並非陳跡芻狗過時之物託之帝王卽莊子寓言如春秋論語所譏皆爲新制孔

子以前並無以言立教之事周公舊制未傳為經故一
作一述小異大同亦如地靜地動晝夜寒暑莫不相同
二說循環互相挽救如古文專以六藝屬古人不言審
定折中以新代舊變史為經則其病百出萬不敢苟同
者也

嘗以春秋書詩易四經比於套杯以書容春秋以詩容
書故舊說莊子董子皆以易與春秋對言原始要終而
詩書禮樂四教在其內以大學比諸經宗旨春秋為家
尚書為國詩易乃為天下詩為下易為天以詩蓋以大
一統言之普天之下乃為天下則國字為中國之定解

知聖篇

卷上

葉

以禹州為國以王畿為家春秋書王室亂合六經論之
則王室為春秋標目三千里為家五千里為國方三萬
里為天下三十六禹貢九九畿然後為天下是家室為
春秋標目凡詩易中所言室家王家王庭王廟皆指春
秋周禮之禹貢九畿所謂大家富家則指皇帝凡國如
王國南國邦國下國四國大邦之類一國為一王一王
為一禹貢以國屬王一定不移二帝為后中分天下三
皇乃為至尊羣經不言皇者皆以天代之凡言天下言
天子皆為大統之正稱小統借用其說遂失本義以家
國天下比四經疆域必得此說而後大學之義顯羣經

宗旨乃以大暢

未修春秋今所傳者惟公羊星隕不及地尺而復一條
及左傳不書數條學者皆欲搜攷未修底本以見筆削
精意文不概見莫不嘆惜即今日而論得一大例足以
全見未修之文蓋孔子未生以前中國政教與今西人
相同西人航海梯山入中國以求聖教即中庸施及蠻
貊之事聖經中國服習久成為故事但西人法六經即
為得師故不必再生孔子今日泰西中國春秋之時若
無所取法天故特生孔子垂經立教由中國及海外由
春秋推百世一定之例也西人儀文簡略上下等威無

知聖篇

卷上

葉

甚差別與中國春秋之時大致相同孔子乃設為等威
絕嫌疑別同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由孔子特創之教
故春秋貴賤差等斤斤致意也論語旅泰山舞佾歌雍
塞門反坫上下通行孔子嚴為決別故譏之以起義當
日通行並不以為僭又如西人以天為父人人拜天自
命為天子經教則諸侯以下不郊天帝王乃稱天子西
人君臣之分甚略以謀反叛逆為公罪父子不相顧父
子相歐其罪為均貴女賤男昏姻自行擇配父子兄弟
如路人姓氏無別尊祖敬宗之義缺焉故孔子特建綱
常以撥其亂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謂此耳

此册作於戊子蓋纂輯同學課藝而成在廣疋時頗多壬辰以後續有修改借鈔者眾忽失不可得庚子於射洪得楊絢卿茂才己丑從廣疋鈔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此册流傳不一先後見解亦有出入然終以此本為定云辛丑五月十五日季平自識
甲辰四變記成以易樂詩為哲理之天學書禮春秋為實行之人學三變大小亦更精確詳於四譯館四變記天人學考尚書周禮楚辭山經疏證等編此册師席本不欲存及門以存此踪跡以為學者階級因並存之而附記於此受業鄭可經識

知聖篇

卷上

跋

一

1111

知聖續篇

初用東漢舊法作今古學攷今主王制古主周禮林二虎合則兩傷參差膠轕疑不能明戊戌庚子皇帝之學始知王制專詳中國周禮乃全球治法即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典章土圭之法鄭注用緯書大地三萬里說之大行人藩以內皇九州九九八十一即鄒衍之所本故改今古為大小所謂王制今學者王霸小一統也周禮古學者皇帝大一統也一內一外一行一志一告往一知來一大義一微言經傳記載無不貫通因本詩易再作續篇方今中外大通

知聖篇

卷下序

一

一處士橫議之天下東南學者不知六藝廣大統綜六合惑於中外古今之故倡言廢經中士誤於歧途無所依歸徘徊觀望不能自信此篇之作所以開中士之智慧收異域之尊親所謂前知微言者不在斯歟將來大地一統化日舒長五曆周流寒暑一致至聖之經營與天地同覆幬六藝春秋小始易象大終由禹甸以推六合者其說皆具於周禮正浮海洋施之運會驗小推大俟聖之義始顯時會所值不能笑古人之愚而緣經立說理據章明亦不敢因知我者希而遂自阻也光緒壬寅孟冬則柯軒主人序

小康王道主王制大同帝德主帝德二篇同在戴記一
小一大即小大共球之所以分自史公有黃帝不雅馴
及刪書斷自唐虞之說學派遂有王伯無皇帝雖易大
傳有伏羲神農黃帝大戴有五帝德詩書所言皇上帝
古帝皇帝諸文皆以爲天神於是六經全爲王伯專治
中國中庸所云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成虛語矣海外
祇教員足以自立於鬼方各遵所聞兩相妨中土言時
務者舍西書無所歸宿何以爲百世可法之道哉今故
別撰周禮皇帝疆域攷一書以五帝德爲藍本經史子
緯所有皆附錄之此書成則言皇帝之學方有根據足
知聖篇

卷下

二

與王伯之說相峙並立亦如漢師之今古學以此爲時
務之歸宗庶幾人才盛而聖道昌乎

博士雖爲儒家問言大同如小戴禮運伏傳五極韓詩
說關雎公羊之大一統儒與道時相出入德行出顏閔
文學爲游夏時有異聞則文學亦聞皇帝說也禮記孔
子與子游論大同列莊論呂梁引子夏云夫子能之而
不行者也商不能而知其說孔子論儒有君子小人之
分君子儒道家小人儒王伯儒家故子夏曰小道可觀
致遠恐泥君子不爲以經師魯齊二派而論魯近儒齊
則閒有皇帝如鄒衍游齊而言瀛海五德代謝皆五帝

要旨中國一隅不可言五運也公羊云大一統王伯小
皇帝大又云王者孰謂謂文王皇輻四州王叔牧二
十四方方命厥后各有九州中國文王西武王北元王
又有湯王平王汾王王后王公及君王侯王之稱北山
云天下王土率土王臣舊以爲一王不知一大州一王
西方爲三大井易以二十四子卦當之所謂往來井井
非天下只一王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王此大邦四
國有王宜君宜王八伯十二牧或六或三皆可稱王齊
詩言四始五際即鄒氏五德運行之說緯詳皇帝公羊
多主之故予新撰詩解改名齊學以齊學宏綱包公羊
知聖篇

卷下

三

孕鄒氏列莊董何凡大統說皆有之名齊以別魯齊較
魯亦略有小大文質之別中國一號齊州歌商歌齊即
中外之分

後世諸學發源四科儒祖文學道原德行論語志道據
德依仁游藝藝讀仁義之義即老子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
後義義失後禮乃四代升降之說皇帝道德王伯仁義
政事科專言王伯德行科專言皇帝論語言皇帝崇尙
道德者不一而足無爲無名與道家宗旨尤合道爲君
道南面之學爲顏閔二冉之所傳治中國用仁義以仁
義治全球則致遠多泥道家集四科之大成人而不

自用與孔子論堯舜同惟道家詳大同兼瀛海治法宋元以前中國閉關自守仁義宗法謹守勿墜道家文字雖存大而無用學道者又不知道德詳百世以下治統專說失其宗旨以至為世詬病此非道德之過乃言道德之過又非言道德者之過時會未至大而無當不得不流於悠謬下論言志章子路公西華冉求為政事言語王伯之學會哲所言與顏子農山宗旨全同此章之會哲即農山之顏曾異稱皇帝之所以異於王伯童冠即用人而不自用春服既成即無思不服詠而歸即皇帝褻裳而去全為道家宗旨司馬談六家要旨論道家

知聖篇

卷下

四

云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逆之者不死則亡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地之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又云儒家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又云道家無為而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

知聖篇

卷下

五

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也其何由哉論儒分精核分明大抵儒為中國方內之治道則地中黃帝兼包四極綜合八流而成者也無為而治屢見於論語詩易是為微言而後儒顧非之今攷莊子天道篇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

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辨雖彫萬物而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莊子所謂無為乃君逸臣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之義此莊子所以為德行科嫡派而詩易之大師後來說無為者皆失此旨

初攷周禮以為與王制不同證之春秋尚書左國諸子知聖篇 卷下 六

皆有齟齬因以為王劉有屢改作刪劉一卷丁酉以後乃定為大統之書專為皇帝治法書只五官所謂五官奉六牲者有明文大戴言五官數十見此大統以五官為主之說也五官者所謂五行之官曲禮五伯之皇帝有五官亦如天皇之有五感生帝合則五官共一統分則每官自成一代故每官不用官屬而用官聯惟其為皇帝治法故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及王伯又尺五地中及昆崙與神州是合地球言之鄒衍海外九州或以為必有傳聞不知大行人之九州實以方九千里開方即鄒衍之九九八十一州也與職方是入一小一大小為

禹州與五服大為帝幅與皇幅經云九州之外曰蕃國是帝萬三千里制度藩蕃字通藩以內為蠻夷鎮三服大行人合稱三服為要服鄭注遂以為周制方七千里大不合於海州小不同於禹蹟入牧之地至大於王五倍乃戰國七雄所為非成康所有鄭君撰述此為巨謬又官有大小之分大行人言大九州則可知小行人為小九州其以小大分者即小共大共小球大球小東大東之義小為王伯大為皇帝一書兼陳二統小同王制大者由王制加三加八以至卅五倍所謂驗小推大是也特不可於禹州中用其大統之說如封建一云百里

知聖篇 卷下 七

一云五百里疆域一云方五千一云方三萬則柄鑿不入以致爭競數千年之久而不能定今據本文為分別之則泮然冰釋怡然理解矣道家尚黃帝黃帝即宰我問五帝德之首論語言帝道無為無名志道據德文質合中舍小取大者不一而足已詳道中列子仲尼篇首與顏子論憂樂大約樂天知命不憂者王伯也既已樂天知命而憂方長者百世以下皇帝之事詩之百憂是也詩云不長夏以革讀為不既既長夏以革變禹州為人州也湯問篇之夏革與詩同五山之為民勞五章今西人之謂五大洲也五山十五鰲三番而進

謂三統六千年一更三六十八詩之所謂素絲三五三五在東言鈞言弋言御言造罕譬而喻皆以發明詩易諸篇言夢言覺以神形相接分寤寐尤為詩之要例中央為夙夜在公王鄭齊為夙興為行為寤為覺西方幽秦魏為夜寐為思為夢為神游為飛凡言飛皆謂過飛相往來舉一隅以反三故每覺少夢多其六夢思懼喜諸名全與周禮占夢同周禮師說乃在列莊又可知同為大同之書矣

小大二統古今有六大疑案以學論則公羊周禮道家今古學以帝王論則秦始漢武帝經說皇帝專指百世

知聖篇

卷下

九

以後非說古之三五故秦本紀博士說古之皇帝皆地不過千里則包海外總六合乃侯聖非述古也定矣百世之事無徵不信博士空傳其文河清難俟故於小統經傳秦漢典章勉強附會大統如始皇并六國威令不出禹貢外仍小一統而非皇帝攷本紀所有章奏制詔全用大統文辭斐然實則羊質虎皮非其事也又如五帝運本謂五大州五帝各王其方始皇自以為水德當用嚴酷遂以慘刻亡天下不得不謂為師說之誤又如漢武帝征伐夷狄北方開通頗廣然均在禹貢要荒內當時經師博士因大統之說無所增麗亦遂移以說之

後世遂以秦皇漢武真為經說之皇帝一誤無外一誤以大說小如封禪為皇帝典禮小統王伯不得用之秦漢乃躬行實舉史記因之著封禪書亦其失也

齊詩四始五際皆詳大統之學新周王魯故宋紉祀皆為後世言故曰新周非舊周周召分陝即緯以十二國配律呂十二次等條皆為大統專說鄒子五帝終始即齊詩之四始五際為五大州言漢師強以說堯舜三代周禮與王制大小不同周禮與詩皆自以小大分小為王伯大為皇帝小為魯詩說大為齊詩說以小說尙書為今文之誤以人說詩則不免為齊學之誤如周禮本

知聖篇

卷下

九

大統鄭君誤以為中國周朝典章欲于中國五千里內并行王制周禮二說互闕數千年不休今古學之宗派由是以立古文家并欲強諸經堯舜夏殷之治盡同於周禮如鄭注列成五服至于五十是也魯詩以王伯說詩其失正同鄭君三派雖早晚不同亦互有得失
儒家為博士嫡派以王伯為主兼言皇帝如大戴秦本紀博士說及伏韓董諸書所言大統之治是也道家專言皇帝鄙薄王伯其正言莊論與博士如出一手無有異同今中國學派大抵宗儒家泰西諸國皆於墨學為近子家為台治全球之學術風俗不同政教亦略有損

益各家不無偏駁然稍附葢桂爲病而設矯枉過正自成一家必然之勢道家采儒墨撮名法卽不主故常因變設施之本旨海禁未開以前如冬葛夏裘以無用而見輕遂爲世所詬病海禁既開以後乃知其書專言海外爲詩易嫡派取歸實用各有因宜舊所指目之條率由誤解今以大小二派列爲宗旨分說六經舉古今所有爭辯出入主奴一掃而空於前六事融洽分明無待煩言自相投契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覆地載美富具存大同合一先見於學問宗派而後天下侯王隨之小正先大正下經殿上經非卽此

知聖篇

卷下

十

100x

義歟

說有宗主言各一端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易井無得無喪楚子言楚失楚得孔子猶譏之小康之治以城郭爲固大統則毀名城銷鋒鏑小統分土分民諸侯疆域或得或失以皇帝言之合地球爲一家無此疆爾界則何得失之足言莊子云凡之亡非亡楚之存非存卽易之無得無喪老莊說之可疑者證以詩易而皆通言不一端各有本旨如必攻莊則亦必攻易矣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先王之志則聖人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云

詩不切緝云書者如也詩者志也又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董子引孔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按由莊子之言以分畫諸經疆宇六合之外詩易六合之內謂書先王之志謂春秋春秋與尙書爲述古故爲如爲行事爲深切著明以其皆古人已往成事故文義明白至於詩乃百世以下之書心之所之爲志疆宇及乎六合當時未見施行專以俟聖故曰志曰不切至於易爲六合以外推之無極無盡列子夏革卽詩之不畏夏以革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卽易合乾坤爲泰否之說也泰爲大哉否爲至哉日屬世界八行星

知聖篇

卷下

十一

繞日日又帥行星以繞大日釋氏所謂大千世界恆河沙數易下經豐言雖旬无咎天有十日十日爲旬彖曰宜日中下爻再言日中見斗見沫下經十首卦爲十日莊子山經楚辭古緯皆有十日並出之說一日比一王八方卽八日合之二伯爲十日此但爲大九州言之至于大荒十六牧比于八州爲十六日易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四三日合爲十二日有甲庚則有壬丙合四干爲四岳四岳各該四州蓋合大荒爲二十日于內爲十日並出海外不通專言中國則爲射落九日一日孤行蓋日雖大不過天地中之一物

故藉以比候王皇則如天故曰配天以天統日則不可

究詰並不止十日而已近有像片合地球十王聚照一紙之中即易之難句詩之候句

即所謂十合今日為十日當中國閉關之前豈非一日

為明哉車輻象一月三十日內八州八日合二伯為旬

以十干當之所謂天有十日外大荒十六牧合四首四

岳為二十日為二句以十二支為十二牧加以震兌艮

巽為十六牧外四岳為乾坤坎離為二十日蓋于支二

十二人合八卦共為三句以象一月二十五大州中一

州為轂外二十四州為三十日以象三十幅

詩以長壽大年為皇帝之盛事又以疾病為災厲而福

知聖篇 卷下 主

禍亦以剛強與弱病分佐治芻言謂文明之國極詳衛

生英國人民較前年壽大有進境較以上更加將來

進境更未可量云云按天王海王二星遠或百四十年

乃繞日一周而成一歲列莊所謂楚之南冥靈五百歲

為春五百歲為秋者以本地球千年為一歲古之大椿

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則以本地球萬六千年

為一歲西人天文家以八行星為日屬日又帥八行星

以繞大日則日之行度當遲于恒星者數十百倍即以

本日繞大日計或千年一周萬八千年一周皆屬常理

修短不同各盡其理

堯舜之登遐說者以為褻裳而去列子有以死人為歸

人之說論語之咏而歸即謂死也古者天地相通人可

上天所謂飛行乘雲御風者也道家言聖人死董子

亦云皇帝魂魄在廟故大統之義以四帝分四極而王

四帝統于一皇二后統于一上帝郊社之禮即享二帝所

謂一上帝一感生帝德配天或稱帝或稱天名異實同

則郊祀即所以受命於天於上帝感生八極之王同郊

上帝分祀感生故受享則降福不弔則降喪亂然則天

子之郊祀即如諸侯之朝覲天子有黜陟天則有禍福

天之禍福亦考功比績春秋之書異所以警天變亦如

知聖篇 卷下 主

諸侯謹侯度天子于諸侯有慶賞天亦同之且嵩岳降

神生申甫以為方岳則古皇帝亦必天皇所降天皇太

乙下降為普天之皇就地球言日降為皇五方五行星

下降為五帝八行星為日屬此本界之事所謂日屬之

世界故生則為人死則仍為星辰傳說之說即可以驗

皇帝故曰聖人死生來去皆有所屬故王者之法

天如臣之於君人以言命天以道命日星有行道以示

法即王者之誥命春秋小統兼通大統郊祀與謹天變

皆是也

常欲撰大統春秋苦無皇帝以八王而論中國東方靈

巨恰與春秋之魯相同小統以周爲天子齊晉爲二伯
大統以日屬世界比則以日爲天子歲星太白爲二伯
紀天行以合人事皇帝以上爲神王伯以下爲人推日
爲皇推星爲伯以合天人之道仍與春秋之皇帝相同
特小統魯以上有二等大統則王以上無二等無二等
而必求天道以實之則記天事當較詳密不似春秋之
猶可疏節濶目推究其極則以皇配天日不過比于方
伯天中之日無窮不過取近者十日十六日爲說耳
日爲皇行星爲伯月爲小國比於曹許鄆此海禁初開
未能混一之法耳將來大統至尊配天爲皇侯牧爲日

知聖篇

卷下

古

故有十日十二伯總統則爲大日中國直如青州一方
伯諸行省等於曹莒邾滕薛杞春秋於山東小國別見
二十一以爲連帥將來大約一行省爲一連帥諸行省
之上再立七大卒正而宰相必爲天子所命一王三監
以配三卿則今宰相之制也攷春秋天子三監與本國
三卿并立大約方伯時有黜陟不取一姓亦不世卿之
義蓋諸侯可世而伯牧不常父死子不代繼故凡本國
之事本國三卿治之方伯之事乃三監理之三卿三監
合爲六人所職有公私之分董子順命篇首言天命須
切實言之亦如王之誥命天不言而以道受命道者即

天之九道順天布政因時而變如月令之文是也

余初持先蠻野後文明之說以爲今勝於古孔子之教
今方伊始未能推及海外必合全球莫不尊親方爲極
軌與道家之說亦相符合中庸云生今反古災及其身
列莊求新不沾沾舊學故以古人爲陳人先王之書爲
芻狗跡爲履之所出而非履皆重維新而鄙守舊竊以
古之皇帝疆宇實未能及海外皇帝通而三王塞乃百
世以後全球合通之事孔子不以爲新創而以爲因陳
上古本大中古漸小百世以下又大初則由大而小後
又由小推大王伯由孔子制作而以歸之三代古皇帝

知聖篇

卷下

五

亦猶王伯之制由孔子制作而以歸古之王伯是孔子
不惟制作王伯兼制作皇帝如說天之宣夜大地浮沈
三萬里中四游成四季五大州疆宇大九州名目凡山
海經天文地形訓列莊之所稱述皆由孔子於二千年
以前預知百世以後之世運而爲之制作西人於二千
年以後竭知盡慮銖積寸累合數千年數百國聰明才
智勉強而成之事迹孔子已直言無隱中邊俱遠不似
西人之欲吐若茹不能推盡如三千大千世界恆河沙
數釋氏之說發原列莊列莊之師法本於孔子何等明
快所謂慧眼天眼是也西人僅恃遠鏡之力宜其不能

與神聖爭聰明初由王伯以窺孔子已覺美富莫踰再
即皇帝以觀誠為地球中亘古一人也已

嘗舉朝觀巡狩二例以說二南鄘衛蓋朝觀則八伯至
京二伯帥以見天子觀禮饗畢歸甯二南之為二伯統
八牧朝觀各歸本國周召為父母八牧為八之子四見
之子于歸即由朝觀後歸甯父母故二南見八牧為朝
觀之禮二伯居而八牧行鄘衛則反此為二伯行而八
伯居九州有九洛二伯分巡八方各至其國之都為
莊子九洛舊說故鄘衛以二十篇分四帝四正三四隅
二每方必有一洛故二篇多言沫妹妹淇浚其原泉諸

知聖篇

卷下

六

六

地名皆近洛未落以中國尚書主康誥妹土妹邦以洛
為中心故外八大州亦繙其意以八洛為八都會九洛
之制全見鄘衛而易下經十首損益居十合一以外八
卦亦合為九洛莊子書多博士典禮九軍與九洛尤為
明著故定詩例以赤道天中為居為北極二黃道為中
心外邊黑道為南四方之中皆為北四方之邊皆為南
北為衣南為裘南於卦為未濟以黑道為南加離于坎上為火水未濟故
于南巡方謂之未見君子於北方居所朝諸侯為既濟
詩曰既見君子以赤道為北加坎于火上為水火既濟既以君為主居中
未以伯為主居外若禹會諸侯於塗山周公會諸侯於

洛之義王會圖則為既見乃大一統之天下也大約鄘
衛法春秋為糾會之事二南則大一統居其所而朝諸
侯也

大統有天下一家之例天下大同比于門內和合以皇
為祖以二后為父母以八士伯仲叔季為弟兄姊妹埴
十六外牧以卒正為公孫天下大同為婚媾和好宴樂
娶妻生子所謂天作之合篤生文武至于言小則天下
分裂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彼此不相通東北乾陽文家
主亨西南坤陰質家主貞東北相合為有父無母西南
相配為有母無父小雅言無父無母悲傷憂苦為分而

知聖篇

卷下

七

七

未合雖亦言宜樂但曰爾曰其則自顧其私未能大通
必如大雅而後無憂悲哀傷之可言詩易所謂鰥寡孤
獨皆謂鵙崩彼此畫疆自守不婚媾而為寇盜他如獨
獨今榮獨皆謂所謂娶妻生子同車同行同歸同室婚媾皆為
大同言此詩易小大之所以分也別有小大二雅
古今天下有二局曰戰國曰一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春秋一經則包二局言一統則有周王言分爭則有列國詩之小大雅易之上下經
皆以分合為起例航海梯山彼此往來如今日可謂中
外相通然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于易為咎仍為戰國之
局雖曰交通未能一統小雅之鰥寡孤獨怨女曠夫憂
號咷哭泣不可言宿歸

復那族云云為必至大統之後同軌同文既清既平乃

為大雅為大卦然地球大雲漢三篇亦同以後亦必如

中國舊事合久而分故大雅言喪亂憂亡流為割據之

局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今也日威國百里小雅前分

後合從三小大雅前合後分既濟之後有未濟未濟之

後有既濟大小分合互相倚伏故上下經小大雅彼此

有循環往來之例

易曰卦有小大乾坤八父母為小否泰八父母為大小

卦內外重複所謂坎離離乾乾謙謙必內外婚媾天

下大同乃為大卦如上經乾坤坎離內外卦皆同者小

知聖篇 卷下 六

否坎離合為既未父母相配男 易之小大卦即詩之小

大雅小大分合易詩皆以既未二字為標目大同為既

分崩為未詩之未見則憂既見則喜凡數十見未既即

既濟未濟未見之君子為四岳四方分崩則鯀寡孤獨

故曰憂傷既見之君子為二伯二伯大同則娶妻生子

故為喜樂宴好初合未濟以臻既濟復由既濟以成未

濟哀樂相循亦如三統輔環必持盈保泰方能克終易

順逆兩讀逆則由未濟以成既濟順則由既濟以成未

濟日始吉終亂示人持盈保泰之意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

知聖篇 卷下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多風日

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凡日

地千里而差一寸尺天地之所合也莊子天有四時之

所交也暑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萬物阜

安建王國焉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南如今南隅有國

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音近之國陰陽之氣所不

交地中則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

地中則一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沐海無晝夜五旬一

覺詩之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此西南極四

海之齊中國為謂中央之國即今四跨河南北越岱東

知聖篇 卷下 九

西萬有餘里東極萬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北極昏

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東其民有智有愚知愚即詩萬

物之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中國其所

持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

所見者妄以中國東極之北隅北有國曰阜落之國其

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

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

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蓋列子所云南中北三段即周

禮地中之師說也以覺夢比晝夜南北極冰海之地半

年晝夜不足以言夢覺積冰苦寒故曰寒暑無辨故曰

知聖篇 卷下

八二三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知聖篇 卷下

赤道常燠合地球而言惟兩黃道兩溫帶以內乃善地
 兩黑道非善地不足以爲地中也又月令五衣素青黃
 之外有黑赤合爲五方五色今詩取素青黃而不用赤
 黑以赤黑當二冰海論語細細不飾紅紫不服卽不取
 黑赤二極之義至於素青黃則在緯度之分而不關經
 度之地同在黃道緯度相合風雨寒暑亦相同然則三
 統同爲一度實本一地因其周經長分爲三段曰東西
 中素青黃東西素青皆強立之名實則一中一黃而已
 故周禮地中與列子中央之國以南北兩極言北南與
 東西素青對文故三統立都皆在地中二吳亦中非此黃帝獨爲中
 知聖篇 卷下 三

地中之中指緯度而以日月寒暑定者由是以推則凡
 日月寒暑風雨露皆不可以常解說之皆當對二極起
 例京邑居民有寒暑晝夜風雷雨露而地球中實有無
 晝無夜無寒無暑之地列子云其陰陽之度審故一寒
 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一覺一寐一字實義必
 須知地球中有無寒暑晝夜之地而後此一字乃可貴
 特爲地中獨有以此推詩易日月晝夜寒暑生死皆爲
 地中之贊語矣

司服云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疏三服之分則
吉以冕凶以弁齊以端 按王之吉服五冕究冕毳冕希

冕元冕喪服傳錫衰不在五服之內則以斬齊大功小
 功總麻合爲五服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服朝則皮弁
事弁 又云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白皮弁而下
 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又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
 今就司服之文分爲三門吉五冕 凶五弁齊則言二端
 以示例三頌以素青黃起例各五服以合爲三十服禹
 貢弼成五服而喪服傳有五服之文蓋總麻小功大功
 齊斬共爲五服與禹貢五服同文詩素冠素衣素韠舊
 說皆以爲凶服是素統方萬里爲 凶服五服之比例無
 疑矣東方緇衣羔裘卽鄉黨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緇衣
 知聖篇 卷下 三

青衿全爲吉服無疑詩于羔裘云逍遙如濡合爲東方
 吉服之五中央五服爲黃統兼取吉凶以周官言之當
 爲齊服齊服有吉有凶兼用二服故司服齊服有元端
 素端元端吉服素端凶服大抵中央以朝服三服居中
 左取元端右取素端故詩狐裘以朝又曰狐裘在堂車
 輻圖三十輻三統三分而借用吉凶齊之十五服以實
 之此以輻隕比衣服之說也且實而按之易之吉凶无
 咎亦就三服言之吉謂東鄰文凶謂西鄰質咎從卜從
 各各君各子爲小統分裂合好則爲无咎无咎卽合吉
 凶卽无妄无疆无邪易之吉凶无咎亦以三服爲本義

一第 21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頁

而託之筮辭之吉凶无咎也

易元亨利貞有四德之訓舊以分配四方不知元亨皆屬東乾利貞皆屬西坤元利為德行亨貞為性情下經以咸比乾恆比坤咸即亨恆即貞乾坤有男女君臣之義亨貞故可互文迨一門平分則男亨女貞亨則志在四方貞則無非無議無遂事之說故乾主元亨至利貞則指變坤坤主利牝馬之貞至元亨則主承乾亨貞為權經行居之分亦即中外交質之標目乾之利貞為泰坤之元亨為否故大哉乾元為泰至哉坤元為否元于乾為本義于坤為假借故乾元曰統天坤元曰順承天知聖篇

卷下

三

也乾以亨為主不亨則貞坤以貞為主變貞則亨諸卦爻之亨貞皆從乾坤起例亦如用九用六以乾坤起例也諸卦皆託體於乾坤陽爻主行為亨反之則為不變之貞陰主居為貞而貞動則亦為亨書曰用靜吉用作凶大抵亨貞即作靜之義以乾坤為起例諸卦皆同之者也

言經學者必分六藝為二大宗一天學一人學人學為

尚書春秋行事明切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天學為

詩易當時海外未通無徵不信故託之比興後世文體

有詩文一派文取据事直書詩取寄託深遠尚書緯曰

書者如也詩者志也又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志行之分即詩文之別孔子之所以必分二派者人事可明言六合以外地輿國號人名事跡不能實指故託之草木鳥獸卦圖陰陽自微言一絕學者遂以孔子所言皆為春秋之天下而發不知天人之分即古今之別即以論語言之為百世以下天下言者較多于當時海禁未開共球未顯以百世以下之專說附會時事勿怪其然特先人為主積非成是非有明著曉鬯之專書不足以發尊振曠故別輯百世可知錄專明此理

知聖篇

卷下

三

能合羣力以格致如今日泰西之事者而瀛海八十一州與四游等說乃遠在數千年上不得其說之所本且西人自明至今言五大洲而已而鄒子乃以為八十一合於禮制比于經義較西說最為精密此又何從得之從可知天縱之聖不學而知不學而能至誠前知先天不違且今日大統未成諸經預設之文已如此明備他日實見行事燦然明備不知其巧合又當何如此等識量若徒推測預知能者多矣所謂因時立制數千年以前因心作則以定鴻模天地鬼神名物象數必曲折不違密合無間略窺一斑已識梗概宜于貢宰我之以為

天不可階嗚呼堯舜猶病而謂維摩足以方物乎

鄉子驗小推大即化王伯為皇帝之法方里而井可謂

小矣推之小九州而準更推之大九州而準六合之內

取譬于方里而已足此與富家一家牧為京師地中為公

如公田顛倒自公退以八州為八家大田多稼即謂八

王為八家合車輻圖為終三十里象月望三五盈缺左

右前後為十千所謂十畝之間十畝之外十千維耦歲

取十千是也詩以公田比天下為一大例言耕即非乾

見龍在田有禽無禽酒道食德飲食醉飽皇道帝德隰

畛主伯亞旅疆以二徂六侯當即八伯名曰皇祖即上

知聖篇 卷下 蓋

帝多稔為并家飢饉為騫崩禮記禮耕樂耨亦借田以

比治天下之一說也

齊商為文質標目如今之中外華夷論語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是以君子二字為文質相合之稱君為君臣之

君為東鄰為文家尊尊故曰君也子為父子之子為女

子為子姓質家親親故曰子周頌合文質則君子當直

指周頌監于二代論語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專以

為質所謂子而不君者也攷二字平對又如父母君婦

尸且漆且君子民之父母愷悌君子君子偕老是也

前四岳皆得稱君子八大州君子為二伯大荒君子為四岳

列莊言六經非陳迹獨狗全為特創百世以下新法新

理作而非述明矣故于詩以足繙譯為名專言俟後維

新非真言古人內地則凡帝乙高宗即高宗故以配震

至武王商王元王平王汾王成王康王氏羌荆楚淮夷

幽營等字固皆翻譯託號也如箕子穆公周公莊公皇

父南仲尹氏家伯巷伯孟子亦皆為託號矣詩述周家

祖孫父子如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與大任大

姒大姜義相連不能謂非古人名號不知託古以譯

後亦如山川氏羌為繙譯例亦無不可經既云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又曰本支百世詳其文義為繙譯無疑矣

知聖篇 卷下 蓋

不如此則古帝命武湯帝謂文王文王在帝左右皆不

能解即如大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仲任與

燕燕仲氏任只同任姓國文何以直目之曰殷商又加

之以彼二經古人古地按實求之文義多在離合之間

故舊說于平王文王箕子多有別解必望文生訓則質

頌真魯僖公作矣以此立說又多可疑則以變異舊文

不合己意先師改寫之事亦知所不免耳即如后稷王

季公劉周之先祖也經則託之為二后八王之父行故

以大姪為殷之文文質合為父母也又如文王武王公

子也經則東文西武二王平列實指文質二鄰東西六

牧定以父子說之亦時形齟齬知經非獨狗陳迹則必非真古人真古事以正之繙譯讀之亦如淮夷氏羌物從中國名從主人藉古以喻後亦無不可特言在此意在彼不專爲古人古事而言則固一定之例也

尙書七政古皆以日月五星解之自八行星之說明則七政當數天王海王不用日月明矣惟西人之命名曰天王海王則可異焉以王命星是十日爲旬八州八王之說也天王之名直同春秋海王之名兼主海外則如商頌矣中國舊說五星配五行今加入二星合地爲八以配八方八風則可以配四方五行則取五去三不可

知聖篇

卷下

美

也然古人五星之說據目見久成定論地球自爲主人則不能與諸曜比亦一定之比例今因侯旬例擬於日屬世界中以日爲上帝爲周頌天王如魯頌海王如商頌一主文一主質天王爲文主海王則爲武王詩所謂文武維后之比以小雅言之則小弁日天王小宛海王小旻節南山水正月木兼十月火雨無正金地球爲主人不入數焉天王大于地球八十二倍海王大于地百二十倍道家所謂大者居外小者居內又海王最遠今以居中小者爲四岳以在外者爲二后日爲天子天王海王帥五星以繞日五行星又各有小星如方伯率正

之職古人無事不法天則二伯八伯卒正知法八行星及諸月而定是卽左氏伯帥侯牧以見於王而侯牧又帥子男以見於伯之義八行星自外而內海王天王爲二伯次土中央師次木東方帝出乎震次火次金次水四時順行始於春終於冬自內而外爲逆行自外而內爲順行亦順逆往來之說

鄒子海外九州之說至今日始驗學者求其故而不得余以爲經說引大行人九州爲證或以孔子先知爲嫌案先知乃聖神常事百世可知至誠前知古有明訓宋元以下儒生乃諱言前知然所謂前知不過休咎得

知聖篇

卷下

美

失卜筮占驗之瑣細非謂大經大法先天後天之本領也如以爲孔子不應知鄒子又何以知他如地球四游瀛海五山海外大荒與夫緯書所言河圖洛書之事何以與今西人說若合符節讖書占驗之前知如京郭之流固不足貴若夫通天地之情狀洞古今之治理何嫌何疑必欲掩之乎

列莊推尊孔子以爲聖神其書爲詩易師說學者彙能言之顧道家之言不盡莊論設辭訕譏遂爲世詬病推尋其旨蓋一爲挾微一爲防敝近代古文家說孔子直如鈔胥如書廚墨守誦法去聖人何啻千里故二子著

書極言芻狗陳迹之非所謂迹而非履正以明孔子之
為作而非述以抉其精微也他如詩書發塚盜亦有道
設為恢詭以立聖教之防不使偽儒僉士假經術以文
姦又以見聖道自有所在非誦其言詞服其衣冠遂得
為聖人之徒大抵知人難知聖尤難列莊能知聖遂舉
後世之誤疑聖人之俗說誤解極力洗抉以見聖人之
至大至高非世俗所知非微藐可託故其詬厲之辭使
孔子聞之亦相識而笑莫逆于心以見其衛道之嚴世
俗顧以為真詈訕孔子使所訕辱者果真則有過人必
知孔子當引為諍友矣倘得以譏訕斥之乎正當藉其

知聖篇

卷下

夫

所譏訕以見吾心中之孔子非真孔子耳

道家諸書全為詩易師說詩易之不明不能讀諸書之
過其宗旨不具論佚典墜義有足以通全經之義例如
夏革篇為詩不長夏以革之說大塊為詩大球夙夜寒
暑之說四極地中九軍為天子軍制九洛為上皇六極
五常九土各有一中鄒衛兩風專詳此制非是不能解
詩易以六情為例哀樂未既層見叠出非列子記孔顏
論憂樂之故無以起例易月望輪輻詩幅幘非老子一
轂三十輻之象二十四州伯牧合二無以立圖詩思服
寤寐非列子地中一夢一覺與莊子夢覺神形之說不

得其旨乾坤之龍朋剝之貫魚以宮化龍非鯁鵬之論
何以知蜩鷲之指周召蟪蛄之即椒聊乎博士亦傳大
統由子夏知其說而不能行而推顏閔仲弓之主皇帝
亦由稱述而得十日並出為侯甸維甸之訓南北二帝
報中央之德乃冥升冥豫幽谷之解秋水篇為河海二
字之起文齊俗訓為顛覆厥德之作用大抵道家說必
深入其中諸凡非常可駭皆讀為常語然後二經可通
也

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萬
物人所能知道之並行世所罕論聞嘗統天下諸教而

知聖篇

卷下

夫

合論之道家本於德行是為大成釋出於道天方天主
又出於釋不惟楊墨並行不害天主釋迦是亦大同中
國夷狄之弱由於崇尙佛教談時務者類能言之夫蠻
夷狂獷如冒頓番酋非文教之所能遽化又談時務者
之常言古之善醫者因病施方其術不一鍼砭按摩祝
由湯藥苟缺一長不為名醫近世專尙湯藥習醫者遂
專擅一門鄙屑他途亦如言聖學者專習儒家非毀異
教攷釋氏出於老子化胡由道變釋因地施教按其宗
旨實出樂經定靜安慮大學之教觀其初旨大略相同
戒殺所以化夷俗之凶殘貴貞所以防部落之繁庶安

坐乞食諷誦梵咒意在化強為弱漸就繩墨與唐宋以下開國大定以後必開館修書所以羈縻英雄鎖磨歲月者事出一律其中緣譌踵誤節外生枝萬派千奇不能悉詰然推其根原未能大遠若夫輪回因果亦神道設教無終無始之常理若以其與聖教不合實與今之八股試帖白摺大卷其去聖賢之途未能相遠孔子居中持正老子自在化胡以為先路一粗一精一終一始至今日地球大通各教乃會其極天下已定偃武修文數百年之後專行孔教釋法盡滅乃古之明說亦或留此一線以為無告養生之途亦未為不可人之惡之者

知聖篇 卷下 三

不過因其安坐享厚福耳天下耗財事多不止此一端又或因人崇奉太過激而毀之則非平心之論總之佛者孔子之先鋒馬上可得天下不足以治天下將來大一統後存亡聽之若未能大統則於化夷不可謂無功也

凡學問皆有中行過不及三等議論不惟諸子即孔孟亦然推類至盡以詆楊墨此求深之說非通論也中行如春秋二分不及與過如寒暑天道有三等藥物甘平中行也寒涼辛熱不能廢攻易乾坤八卦反覆不衷中爻綜卦皆中此中行晝夜寒煖適中之誼長少二局則

互相救必損益乃躋於中故少綜長長綜少長少皆偏救病則非偏不為功所謂矯枉過直論語孔子進退之法由也過則以不及救之求也退則以聞斯行告之如就二賢所聞以立宗旨未嘗非孔子之言則偏執不能為中法故楊墨二家乃寒暑辛涼物極必反不可專就一面推之必如此推求則孔子之告二賢者即楊墨之宗旨

孟子為中行楊近始功墨為終究蓋人方自修則主楊氏大學之明德也專於自明不暇及物跡近自為學業已成推以及物墨子之兼愛乃新民之宗旨以孟子考

知聖篇 卷下 三

之其言非為我則兼愛非兼愛則為我如伯夷之清為我也伊尹之任兼愛也孟子並推為聖所謂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者與墨子相去幾何聖夷尹而斥楊墨貴遠賤近亦以二說非中自具利害以利歸古人以害詆時賢二義互通在讀者之自悟所謂無父無君乃推極其變之辭推伯夷之教可云無君極伊尹之弊亦近無父諸子持論自成一家矯枉者必過其正非過正則其反也必不能中物極必反如日之行從黃道而黑至於黑則必反浮久必沈久升必降非永遠推究一往不反故讀諸子當知此義欲明此義當於詩易

求之

從荒陬中言治法則必先兼愛而後可及差等故外夷之教必先兼愛天方天主佛氏莫不以兼愛為主實即西銘之說西人天主之義發其仁心可以止殺爭先除獷悍示以樂羣非愛不羣非羣不立此從古中外之分也今耶蘇救世教較孟荀寬廣則以中國乃八十一分之九也知兼愛為中行先鋒必至大同然後示以等差禮三本之說所以如近人作以攻祆教者然以從古地球初闢人情必同故今之天主釋氏全同墨氏此一定之機局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知聖篇

卷下

三

易之損益以三四為中易六爻分三統三四為黃衣二五為緇衣一為地中一為中國皆有中可言上初失位之卦為素反以二五之中為過不及如小過中孚是也故下經則以兩濟為兩極二坎占二黑道二離占兩赤道分合不同而中邊異位經義大統以赤道中心為居衣臨馭四方以兩黃道及冀弁為黃裳每邊極南為裘分為三終以比卦之三爻如乾坤四初為居二五為黃裳三上為裘服四方顛倒如周召鄘衛八方朝覲巡守圖可見以居為北地于北極周旋四邊皆南故周召多南字隨向背言八方皆同服輻福音同義同卦之三爻詩之三終皆以衣裳裘為起例

知聖篇

卷下

三

以赤道地球中心長線為地中向南而背北四方皆南流中線最長于中分為三段統曰東西中又以每統所居一方為中但不言南北故取假用地中為之三統不用紺緞紅紫然五帝之法南北實有帝既有帝朝諸則車輻圖象月每方十五服故曰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如中國之豫州中天下而立南極向之北極亦向之赤道為北居以黑道為南行則亦為顛倒所謂以北化南以南化北為既末大顛倒大與小有別小顛倒如初與三四與上于南北兩極分內外卦仍為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此小變非大變必大顛倒以北易南以南易北如中孚之以三四為中取初二以與上五相反覆南北球寒暑全反二分則平取春秋平分以為中以一短一寒易一長一暑先必分卦為小顛倒赤者不赤黑者不黑水火既濟平其寒溫二帶本位之陰陽然後合為大變以夏冬之寒暑相易集其大成詩以未既為說今定巡守四方分方別時者為未同主皇居朝觀會同者為既四帝分方各主一時南無定位分居為未皇合四方王以地中心為既如此則三統各以地中為北居而衣裳之間為裳為兩黃道及兩洛詩之中多取此義攷天文家說於長短圈加一斜線由北二十三度半至南二十三

度半以爲黃道則直以赤道之界合爲黃道則不分二黃道而合爲一大黃道易中乎二五爲中之說

地球中分有兩赤黑道而兩黃道在赤黑中詩之黃裳黃鳥指黃道言赤狐黑鳥指赤黑二道言皇極在赤道中心爲衣由衣推裘則以黃道爲中兩黑道爲南合兩赤道地中之中爲居從居至遠荒每方三分極邊之南皆坐北向南分三段臨馭四方莫不從同居乃地中赤道以赤爲北極非北方之極所向爲南四時朝宗觀遇四面皆可爲南故二南四方皆得稱南鄒衛四方皆得言北也上經北坎南離赤道中分當反覆爲二局如九

知聖篇

卷下

三

宮法宋以下謂之洛書爲冬至局坎一離九顛倒爲夏至局離

一坎九乃全詩之王鄭齊尙書之周公篇小雅之分方而治則如易之內外卦各三爻以三五爲中如乾坤坎離自卦自綜則爲八卦是也分方之法如以二五爲中上經以之大統則南北合一以兩赤道爲中詩之離離憂心維維皆謂每方之南邊

易上經三十乾坤坎離泰否六首卦較下經少四卦爲禹州起例禹貢較皇輻圖少東荒四州上經少四卦則以上經配禹州八伯十二牧爲小統下經益以震艮巽兌四卦爲十首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益故爲大統上經法

禹州下經爲皇輻上下經亦如小大雅以小大二字爲標目小爲古之分封大爲後之合同詩之上下字多指上下經言上下即古今古今即小大小大即文質故上下分圖上爲分封之天下下爲合同之天下以三十卦分三統上爲夏殷周下爲天地人三皇小大相配以分古今此一說也上下各三十六宮上有化小爲大之法所以四卦由乾坤坎離綜卦求之自得既已化小爲大三十六宮與下經同則以上經爲大統地圖如國風六定局不入三統之風又如鹿鳴之前三十卦爲定局但詳由小推大不詳三統下經乃蒙上經大統之文別爲

知聖篇

卷下

三

三皇三統循環之法故上經三十爲三王之三統下經爲三皇之三統三皇之循環在下經不在上經亦如小大正之分大統由禹州而推所謂叔夏有夏禹甸禹緒禹績由禹貢爲車輻即由小正變大正上經變下經之說也下經三十四卦爲大三統三十六卦中分以十二卦爲一統咸恆天統伯既未地統伯損益人統伯以上經爲案下經每代以十二卦調劑之故爲三統並陳之如用則但詳一代二後可從略然下經有伯無君君皆在上經乾主咸恆坤主既未泰否合主損益益經取義不止一端或合或分宗例遂變特以下經三統調用上

經定局蓋仿國風六定九行之例上下各有一三統皇
王所以不同始小終大則即變小為大之本例

說卦方位為周都雍故以乾居西北八州合於方位以
大統言則如下經以十卦分九洛用大卦為主此方位
八卦有小大之分卦以綜言之長即變少少即變長震
東自西言之則為少男兌西自東言之則為長女大卦
合長男女為恆益少男女為損咸為婚媾娶生與小卦
內外相同者有別惟南北冰海無晝夜寒暑之可言既
未反覆仍為坎離故詩於南北言極東西言罔極東西
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因地異名無有定位南北則曰

知聖篇

卷下

美

美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三統定都不同左右隨方而改于
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又曰匪
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皆南北有極東西無極之說

下經始咸終兩濟於四爻同言貞吉悔亡合內外為一
為六爻重覆之卦故曰悔亡悔亡之卦八乾坤中孚小
過臨觀大壯遯為起例而內變之八少父母如咸恆泰
否損益兩濟亦為悔亡共十六卦外有十六卦同此例
初說詩以日為天子月為伯据日屬世界日統行星行
星統月之說言之不如車輻日數比于州輻天有十日
故八州為一句其外大荒十六牧合四岳為二句言車

輻以象月非獨一日所謂何多日也以地中為主左日
右月日月即風夜朝夕之義又日月雖小大不同据目
見則無別故至尊無上託之於天而以日月寒暑分主
四方東日西月北寒南暑又以風雨分陰陽雲從龍龍
在東風從虎虎在西小畜不雨其雨日出東山零雨皆
于日月寒暑外再以風雨分方而天乃為之主宰夫天
不言而四時行日春月西寒北暑南易大傳曰日往月
來寒往暑來中庸日月霜露以雨比霜以風比露故用
十干以取天有十日之說八首卦比之旬日大約經以
日比王王有三十故日亦有三十但就中國言則一王

知聖篇

卷下

美

美

一日車輻卅王則為干支八卦卅日也易之豐曰雖旬
無咎柔柔曰其下侯旬又曰維旬維宣旬十日宣當為
二十日維旬為八州四維宣則大荒四維泰之苞柔為
之統屬詩多言柔以柔為日也

詩以文為中國質為殷商蕩七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七
章為七襄七子為以文化質周監于殷一文王為中東
七殷商為七州牧以中國化海外為以一服八除本方
不計故為七子一章比一州與民勞五章比五大洲同
萬不可以為文王諫紂如女無然於中國及內鬪於中
國覃及鬼方中國鬼方文義明白使為殷紂言不應外

之於中國且天不酒爾以酒即西北無酒之說靡明靡
晦俾晝作夜非謂長夜之飲乃謂西極與中國晝夜相
反且二三四章與時下中西相詬之語如出一轍章首
兩上帝舊說皆指爲紂至於其命多辟即古帝命武湯
之義殷武所謂天命多辟也舊解乃以爲紂之命多邪
僻尤爲不合文王之於紂不應詬厲如此如謂召康公
所擬以臣而擬爲君祖宗之言以諫君且誣其祖宗以
詬厲舊君皆非情理所應有似此議論而垂爲經典以
爲世法未免非懷刑之義紂至惡文王至聖古來諫書
多矣又奚取此乎

知聖篇

卷下

案

XI

周召以南爲名鄘衛則以北爲主周召不言北屢言南
鄘衛屢言北而無南字柏舟北流背堂沫北皆爲北蓋
四篇以居行分二南爲朝覲諸侯會同之法鄘衛爲巡
守八洛之法邶居中周召南北鄘衛東西合爲五方五
極民勞五章邶首五篇崧高五篇與易上下經同以五
極五元起例此詩首五篇當讀爲一篇一皇二王後二
大伯王會圖之一成王二夏公殷公二周公召公也天
有五常地有五極民勞以下五篇皆以五起例板八章
九天八極蕩八章文質八荒抑十二章志言視聽以三
分桑柔十六章首四方中央爲謀爲愆下由南而東而

西而北四方十二章嵩高五篇五嶽分篇一方一篇此
則合五方言之每篇皆足以嵩高之五合數五方多至
五篇仿五帝之法一篇一帝合數五方五五合爲二十
五爲五帝故爲大猷遠謨嵩高則一王之五岳五篇尙
不敵民勞一篇之犬所以爲小也

說苑言北鄙殺伐南方生育王道流南不流北董子陽
實陰空王者貴德賤刑之經義也北球以北極爲北赤
道爲南東左西右南球以南極爲北赤道爲南西爲左
東爲右顛倒反覆同以所向南面赤道爲中心而背北
黑道不取今地中海正當赤道兩冰海皆在北是不北

知聖篇

卷下

案

XII

流之實義所以二南同以南爲名而五帶圖又以長短
二圈中斜線爲黃道是又合南北二南以爲地中所謂
日中又不在崑崙矣以地中爲公所謂顛倒召令維南
北緯度以赤道正中緯線爲中東西經度則無正中線
隨地可中故地中中國經傳已二中並見
地球五大州以五帝分司之逸禮之說詳矣月令五帝
五色東青夏赤中黃西白北黑乃詩於五色獨立三頌
著之素青黃即東西中論語所謂緇衣羔裘素衣霞裘
黃衣狐裘是也南北不立頌故論語曰不以紺緇飾紅
紫不以爲褻服而以二南司之所謂火正北正之重黎

是也攷地球南北極同為冰海無晝夜寒暑東西同在黃道緯度故東西無極特南北有之北風赤黑之下言既亟只且所謂南北極也言無極者昊天罔極土也罔極畏此罔極昊天有二東為大昊西為少昊昊天罔極即謂東西二帝西北無極而中央無極可以起矣攷五帝分司之法以地中為都邑則中國為震旦西美為西極青帝建都於中國則西美為東地中為西少昊建都於西則以地中為東中國為西東西左右由三統京城而定平時背北向南一定不易此東西無極南北有極之說也至于四朝四巡則以居中赤道為北所面遠服為南東西二帝互相左右

知聖篇

卷下

罕

於詩為顛倒衣裳齊風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小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公為京師東西為左右左右無定由三統京城而顛倒名之此啟明長庚一星所以有二名也攷禮記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分陰分陽一定之例也詩亦以日月分晝夜乃齊風日月皆出東方又云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又東門之杌昏以為期與夫不日不月靡明靡晦不夙則莫皆顛倒東西而言之蓋素青黃京城不同則東西左右隨之而變風雅中平分三統各言一朝之制故東西之例詳于南北三統平居向南而治非彼此相向此行此詩南北二極有定而東

西無定之說也南北有定故周召為小二伯唐陳為大二伯唐為堯都陳為舜後詩不見堯舜以二風為伯猶大統皇為天子帝為二伯之意也小雅三小後平分三統有苑為周頌黃帝所謂狐裘黃黃行歸於周魚藻為青帝王東方魚藻為東方常華之左右則指西極為左地中為右瞻洛為西極由瞻洛而有魚藻即小旻小宛小弁素青黃之次序第三篇之左右則以地中為左中國為右此小雅平分三統各見左右不同之證各風中此例尤繁東西左右其文至於數十見不能折中一是今以邶鄘衛王魏齊幽鄭秦九風平分三統一君二臣三三而知聖篇

知聖篇

卷下

罕

九以明三統左右無定之說君居中所以從之二國一左一右即易之一君二臣詩之從兩牡兩肩兩狼也以邶鄘衛為三統之主王鄭齊幽秦魏各風為其左右之公卿侯牧也邶為周頌如黃帝以地中為京王以王見國在東幽以伯見主西極鄘衛則鄘東北青帝以中國為都衛如西極鄭與秦比鄭東左秦西右齊與魏比齊于中國為東魏于中國為西三頌三統東西中無極故隨在可為東西三頌為皇帝為士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人之無良二三其德唐為北方伯如其工陳為南方伯如祝融

五帝五方以東西中為皇帝南北為伯為女所謂女也
不爽士貳其行三統南北常為伯所謂三歲為婦三歲
貫女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惟其如此唐陳主南北故兩
風同言冬之日夏之夜為南北二極陳風三言東門因
三統有三東三四故兩風連類言之非得此說風雅中
東西左右無以馭之矣

王風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以三倍之法推之一
秋為三月三秋為九月則三歲當為二十七月喪服五
服始於總麻三月終於斬衰三年禮記三年之喪其實
二十七月是采葛之三月三秋三歲與喪期巧合喪服

知聖篇

卷下

聖

皆麻葛所為舊說以素衣素冠素鞵為喪服東帝為緇
衣羔裘西帝為素衣麕裘素衣為麻衣如雪羔裘玄冠
不以弔以此知東西之緇衣素衣是以吉服凶服為起
例蓋東南生育西北肅殺生育者樂肅殺者哀詩中哀
樂實由吉服凶服而起禹貢弼成五服與衣服之服同
字大統十五服羔羊之五純五絨五總干旄之五之四
之六之是也攷禮凶服有五吉服有五齊服有五合為
十五以東服為吉西服為凶中服為齊吉服五冠昏用
之冠用緇布冠東南喜樂冠昏屬之西北哀故用凶服
中央齊周禮齊服有玄端素端東吉西凶中央兼用之

玄端即論語之不以弔之玄冠素端即詩之素冠以喪
服五服比疆域則周禮九畿萬里為總麻三月帝幅五
千里為三秋星幅三萬里為三歲齊詩以哀樂為詩大
例孔子論關雎亦言哀樂哀樂實即吉凶吉服用緇用
緣凶服用麻用葛必用吉凶二服立說而后哀樂為有
根且推之易之吉凶疑皆為此例以齊吉凶三門之十
五服立說而后大統之十五服各有宗主推之於易無
不可者也衰取七幅在大八州八荒之中布帛
幅十五升三十升皆于經各有取義
易上下經有順逆兩讀之法一卦六爻亦有順逆兩讀
之法上經以乾坤為主由中及外則順行至離再由未

知聖篇

卷下

聖

濟逆行至咸如北斗陽神之左行團圓轉下經陰神由
外至內則由咸至未濟順行再由離至乾則為逆行陽
於陽地順陰地逆陰於陰地順陽地逆公羊內中國外
諸夏內諸夏外夷狄之法也一卦順逆兩讀者上經由
初爻順行至上爻下經由上爻逆行至初爻此下經由
吉悔亡之例而上經之客亦有由上逆行至四下經之
客亦由初順行至三此互為賓主之法也上下經十卦
惟下經多四首卦合為十首
卦故曰益之十朋之龜經六首惟泰否相綜連茹
之說由屯蒙綜故亦有連如遭如之說由上經泰否至
坎離二十卦似坎離為終無統屬不知泰否統八卦由

臨觀而止坎離亦統八卦逆行由噬嗑而終一順一逆
 以示例故中有十六小卦與下經咸恆損益所統十六
 卦同下經由震艮至未濟十四卦共六首震艮巽兌不
 計以兩濟配坎離各統四卦為八卦以配坎離損益居
 中以統三十二卦所以為下經十朋大龜建侯之法也
 易以順逆分古今往來上自泰否下為大同為知來傳
 知來者逆神以知來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所
 以為下俟之根本詩易之人名事實皆指後世以下翻
 譯之辭斷斷乎不指古人古事故其中名字偶與古人
 同萬不可以古人說之以古立說亦萬不能通聖人不
 知聖篇

卷下

巽

嫌苟同者以二經專言俟聖宗旨既別尚書春秋則所
 指專為古人不待知者而決此前賢以古人古事說二
 經所以流弊無窮也易之帝乙即後世假干支作記之
 法乙即所謂某易之箕子高宗詩之成王平王明明古
 有其人而舊說不無異解特以實指其人則文義多迂
 不能不別立一說因此可悟二經必無真占人也他如
 長發曰商湯曰商王曰武王又曰元王有聲既曰文王
 武王又曰王后曰王公又曰皇王望文生訓左支右絀
 故二經無一定說無一通家凡舊所傳二經解義於經
 則實無一明切文從字順心安理得之境所以不得不

求古義而變通其說以求微言大義也

尚書周公篇兼言多士多方此從王會圖起義內外已
 通特未大同混一耳王鄭齊為三王起例王比夏鄭比
 商齊比魯即詩之魯頌尚書之周公篇王風揚之水四
 篇為四岳五山鄭風羔裘以下十六篇為要荒外十六
 州即堯典之十二州海內齊風之東方為海外八絃八
 極海外邶風每方二篇初為八殞燕燕雄雉次為八絃
 衣東將仲子南叔西大將北清人居中

帝典二十二人為外諸侯春秋不及要荒故无外州十
 知聖篇

卷下

巽

二牧尚書八元八愷加人義和四凶為二十二人下經
 則全有之十首損益為二伯震艮巽兌既未咸恆為八
 伯外有十六牧八監共三十六二十四侯監小卦相綜
 為十二共為二十二以合帝典外諸侯之數特首卦一
 卦為一小卦合綜為二耳然內八州外當為十六州尚
 書如於十二牧外再數四凶亦為十六經有十二州十
 二牧明文則必以東邊海不立州故外州只十二大統
 車輻圖則內八十六不如中國東邊不置此咸恆兩
 濟所以各統八卦合為十六牧損益所統八小卦當為
 監一卦監一內州二外州內外共二十四州一州三監

當得七十二監今以八卦當之是三州設一監一監三
大夫一監一州以示例監為天子內臣易蠱詩作監從
古聲監故曰幹蠱裕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則蠱字
當以監為正王之卿為從王事監則為天子臣故曰高
尚其志王事靡盬謂從王事者則不能為監周禮大統
之書屢言立牧設監詩屢言天監降監皆為蠱卦言也
皇為泰否大伯為損益二帝二濟如周召為君子為父
母卦所以云為濟父浴母盥又作故作胡易匪躬之故
詩胡能有定胡然天帝狼窺胡尾胡故皆謂為監由天
子使故曰天命降監天監在下也

知聖篇

卷下

果

尚書以妹土為土中推之大九州當有八妹故莊子有
九洛之說詩以此為大例幽小雅兩言予未有家室未
讀為妹謂西方妹土立有家室如周公曰予未妹讀如
讀言子妹以別於中國之妹他如彼其之子其為妹者
子妹當淇上浚下皆謂各州土中九州有九大荒更有
十六妹土也易曰見妹曰歸妹又曰王家王廟王居王
庭遇主于巷皆九洛之說故不一而足大凡詩易之主
皆以侯牧為正解故以王比日而曰旬北山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易曰王臣蹇蹇九有則
八王布滿天下非一王一國故也他如四國有王王國

克生惟周之植以天下屬皇帝以國屬王國如中國即
曰王國天下不止一國則必不止一王又曰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又曰帝謂文王故二經之王雖與春秋尚書
之王同而自皇帝言之則為侯牧如秦始皇自稱皇帝
則諸侯得以王為號之制也

詩以上帝為皇所謂皇矣上帝上帝是皇有皇上帝是
也又以皇為祖所謂皇祖后稷先祖是皇皇尸載起是
也天下一家故以皇為祖二后二帝為父母八王為昆
弟十六二伯為子五十六卒正為孫是也朝廷君臣閭
門父子不用君臣之義而以祖父孫子言之所謂天下

知聖篇

卷下

聖

一家縮遠為近化疏為親之法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是
以二伯為父母八王即為民
五帝頌標素青黃論語所謂不取紺緹紅紫郊子名亦
詳龍鳥雲而略水火以二極為伯所謂莫赤匪狐莫黑
匪烏三歲為婦之說郊子於北方以為共工伯而不王
左傳于五常墟外言鄭為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五極
三帝二伯故詩但立三頌而以南北為重黎攷地球南
北有極冰海下不成晝夜寒暑非黃中故不入統東西
中則就黃道分為三段皆在地中心詩云女也不爽土
也罔極畏此罔極昊天罔極人之無良良皆為東西中

無極之說同以有極為惡罔極為美北風云既亟只且只且為鳩雉二鳩為南極北極以二鳩分占冰海二極南北經東西緯溼以滑濁即喻經緯東西中無極即中心有違違即緯也如今地球緯線皆黃道故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隨地可以為中不似南北之以極定位今故取地中無極之三統以立法京在赤道地中四面四時朝今諸侯以所面為南所背為北王鄭齊東皇以西極為左地中為右故云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東以西為東也他如匪鶉匪鳶匪鱸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皆為此例周頌王中央固以西極為

知聖篇

卷下

哭

哭

西東極為東商頌王西極則以地中為東東極為西禮記東西左右隨所居之極而變所謂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詩東西左右有三等之辨故其例最錄大雅三頌為三皇王地中正例小雅三小以下則就本統分封各詳其左右之所在如戰國圖以示三統平等之例分而不合故曰小雅若大雅三頌則以周王土中為人皇東西二極為二皇後周召為二伯唐陳檜曹為四岳以地中為主不似小雅之平列三等不分賓主火木二道諸小行星近乃測得西人皆以女名之列于談天表中一百十餘星皆以女名如穀文武女醫女王

女歌女百二十名無異焉中惟一星名天后后亦詩法天行五際五行為五緯星五緯為君為男為土則各小行星為女以女配子為好詩之以女比小國即西人以名諸行星之法也尊大者為土為玉小者為后為女詩之士女當為此例非真男女也諸小行星百二十可以比於內官以諸行星各帶有月自繞如八州牧之卒正本地球只一月如詩記曹春秋之記許實有七卒正經只一見舉一以為例耳禮運言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實詩易之大例佐治芻言深明此理以天下比室家男女配合即平治天下之大綱

知聖篇

卷下

哭

哭

董子言公羊諸說詳矣五行諸文則以為子家緒說今實攷之乃詩易之微言所當細心推攷蓋詩易詳百世以下之事故板土君皆藉位起例凡地土名號皆久而必變不足以與天地終始如今海國名號分合疆宇水陸數十年小變數百年大變從開闢以至毀滅不寄作何等變象故孔子之經欲括囊終始不得不藉天道以取象所謂萬古不失九道謀言天道則一成不變名物象數方能定所以不言人事而詳天以人無常而天不變也詩之言行皆謂五星陰陽故陰陽五行為詩易之專說非子家乃經說

古文家專以好古敏求說孔子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核春秋尚書爲行事以述古說二經尙可至於詩易全爲百世以後言之事非古事人非古人靜言思之因心作則後儒之說二經亦以爲述古血氣尊親非古所有事本創作以爲師法帝王則宗旨外失故莊列於諸經說貴作賤述至比諸經於芻狗陳迹其言跡者履之所出而非所以爲履諸條皆以賤述貴作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後世經說皆以孔子爲述故極言述之不足貴以明孔子作而非述之宗旨述於小統爲近似至於知聖篇

卷下

幸

大統斷爲作而非述也

大學平天下章歸重絜矩居中爲忠前後左右皆得其宜爲怨絜矩卽忠恕之道論語由求進退卽裁成狂狷以合中行中庸子路問強孔子言南北之強事各不同而折中於君子寬柔以教至君子居之中立而不倚中立爲忠不倚爲恕以下經言之成東恆西既北未南四首卦爲前後左右而損益居中以化成之東西以仁義比南北以水火比於東損柔而益以西方之義於西損勇而益以東方之仁北則損水而益火南則損火而益水損其本來之性情而益以相反之學問由也進退之

求也退進之損益之後則溫而厲威而不猛溫而厲剛而無虐聖人居中調劑四方化成萬物不必有所作爲取四方相成相尸之義去其有餘以補不足大學所惡於前至無以交於右人情好惡喜同柔惡剛勇惡怯熱惡寒寒惡熱損益之道損其過卽去其所惡益其不足卽進之以所喜既經損益之後水不易深火不易熱柔者能剛剛者有柔此絜矩之道自革純民以化成天下功用全在損益推究其義未嘗不可曰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但俗解絜矩只能求悅於四方不能化成於天下乃伯主小康之屬非皇帝甄陶萬物大經也

知聖篇

卷下

幸

論語子張問十世章三統之法專主益損卽易二卦名今按以上經言則乾夏坤殷泰否爲損益以下經言則成東恆西損益爲損益夏殷爲魯商卽文質二家損益本兼四方包坎離未既而言詳東西青素而略南北赤黑故但言二代以成三統之制猶學而時習之章時習爲坤爲殷朋來爲乾爲夏君子居中皇帝時以損益爲文質以成爲彬彬君子之義月令鷹乃學習坤之二曰不習无不利故學而時習之爲坤卦之說攷坤卦二五爻變爲坎象二鳥子母雙飛之形乾坤乾主東北坤主西南時則訓春則鷹化爲鳩到秋則鳩化爲鷹因時變

化故曰時坎之象曰習坎坤主酉二五變坎爲子母變
飛如鷹之學習悅從兌兌西方坤象曰東北喪朋到乾
東北得朋乾居東二五變而爲離二五變則上下皆從
之爲朋來之象陽變陰乾之五曰飛龍在天由坤化朋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卽詩之黃鳥于飛其鳴喈喈坤變
爲時習爲學習乾變爲朋來不亦樂乎東方主樂樂爲
文悅爲質文質彬彬合二代爲君子詩曰憂心悄悄愠
于羣小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愠于羣
小則分崩不合因爲憂心不知不愠則化一爲同皆取
二代以成彬彬之君子孔子之學以皇帝爲歸宿論語

知聖篇

卷下

三

三

首章卽言三皇詩之三頌非爲儒生言訓蒙束脩之事也

言政有新舊黨言學有新舊派大學新民詩之汚弊盤
銘日新皆取維新之義由開闢以至今日由今日以至
千秋萬歲初蠻夷而繼文明日新不已臻於美善今之
文明遠過古人後來又必遠過今日一定之例也孔子
之教創始於春秋推行於唐宋今當百世之運施及蠻
貊方始推行海外數千百年後合全球而道一風同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乃將來之事非古所有而世俗之說
則與此相反皆謂古勝於今中庸言大統行生今反古

我及其身亦初蠻野漸進文明之義乃俗解道家亦貴
古賤今如上古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剖斗折衡而民
不爭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諸說不知此乃道家之反言
貴大同賤小康道家定說也今乃賤今貴古必係有爲
而言蓋典章文物後人勝於前人至於醇樸之風則實
古勝於今諸家言皇帝玉伯升降皆以爲古風淳厚後
世澆薄故皇帝功用典章文物則欲其日新月異而性
情風俗則欲其反樸還純至新之中有至舊之義百練
鋼化爲繞指柔新則至新舊則至舊由小康以臻大同
是由春秋以返古之皇帝疆域最大風俗最純宰我所

知聖篇

卷下

三

三

問之五帝德詩易所謂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西人所著
之百年一覺文明則極其文明純樸則極其純樸不用
兵爭恥於自私相忘於善不知所謂惡二者並行不悖
惟其未能文明所以不能純樸文明爲純樸之根文明
之至卽純樸之至開闢之初犴狴獠獠乃未至文明之
純樸非君子所貴文明之至反於純樸乃爲帝王盛業
比如孺子執筆書寫天然古趣有善書者所不到然此
乃蠻野之文明必考古法就準繩精誠之至神明于法
度老而合於赤子文明與純樸皆盡其長乃爲盡美盡
善經傳古說兼存二義相反相成各有妙理學者不通

其義偏持一解以爲凡事皆今不如古不知卽純樸一事古來猶雜蠻野必後世之皇帝一統大同文明與純樸交盡乃真所謂純樸則亦未嘗不後人勝於前人舊解國風其分配近于百變矣今以易勘合于三終外再詳五九例首五國爲一天子四上公配上經六首以下十風配下經爲八伯二小國所謂其下維句考王會圖王立于中如邶二伯周召二公居左右公羊所謂天子三公稱公則二南是也王後夏殷二公居堂下之左公羊所謂王者之後稱公春秋之杞宋鄘衛二風配之五方五帝邶風首五篇綠衣爲邶柏舟燕燕爲周召日知聖篇

卷下

書

メリク

商衛配大雅則文王十篇分三皇生民公劉八篇以配周召卷阿以上十八篇配首五風民勞嵩高大小五方以配侯牧之十風小正則三十篇爲五際五極配首五篇鹿斯以下十二篇配侯牧再分三統瞻洛三衛前四幽秦陳魚藻三邶前四王鄭齊苑柳三邶後八唐陳總計之則十五國風合爲三皇邶鄘五帝周召唐三王周五伯鄭齊秦周西人重公公理公法皆不主一偏原本於經詩以九州比并田京爲公八州爲私所謂薄汚我私駿發爾私皆謂八伯之私地所云退食自公夙夜在公皆以公爲京知聖篇

卷下

書

メリク

邑四隅顛倒皆折中于公公者不偏不倚皇極居中一貫之道忠恕之訓卽詩中心恕卽絮矩所謂上下左右前後所惡勿施忠不與詐僞對而與偏倚對卽西人公理之說尸子言孔子貴公孔當爲字誤然一貫卽中卽公詩所謂進退維谷論語所謂中行狂狷列莊之言公者尤不一而足

天主之說不維諸教同經教亦然卽其專尊天而薄諸神經傳亦同其義余以爲孔子未出中國實亦如此考喪服傳多主天禮三本所言君親師三本皆直刺專主天之非春秋主天穀梁傳明云爲天下主者天也云云

詩經有駁專於主天之文如天命多辟多辟即不專主一天董子順命篇尤為精詳所謂臣以君為天子以父為天婦以夫為天者蓋人人習聞專主一天之說惟知尊天故以三綱託之於天因其所知而化一為三以為之本實即詩多辟之義

漢高祖初定天下遷豪傑於關中以消亂也唐宋元明初得天下開文館招致隱逸名宿於其中此師漢高遷豪傑之故智而變其局者也國朝崇尚黃教蒙古藏衛熬茶入貢所以馭天驕消外患明效大驗可計數者也老子與孔子善孔子留駐中國老子自任出關一居一

知聖篇

卷下

美

行一精一粗互相為用孔子為老子之統帥佛教為聖門之前鋒中國沿邊所有夷狄今悉化歸孔教皆由佛教開其先而後徐引之以進於聖人之道蓋四夷風尚喜爭好殺強悍出於性生若驟語以倫常尊親之道勢必悍格不入必先以守貞使其生育不至繁衍以慈悲戒殺消其狂悍之氣然後可以徐徐羈縻之此一定之勢攷列子著書昔人稱為中國之佛是釋出於道既有明徵凡各教之盛行皆由與其地性情風俗相宜然後能推行不絕盛衰存亡皆視乎此故教通行數百年少有空礙必有豪傑為之因時變通以順人情始能歷久

不絕由道生釋由釋生天方由天方生羅馬由羅天主由天主生耶穌近今之釋道天方天主耶穌與前百年或數百年莫不各有變通始則立教以繩人後乃因人情而改教明效大驗又一定之勢也凡各島地開教其民情風俗不甚相遠中國當開闢之初與今西國同孔子未生以前中國所尚之教與海外亦無大異天不生孔子於中國開闢之初而必生於春秋之世者開闢之始狂狂獠獠以能興利除害治器利生為要務不暇及於倫常語曰衣食足禮義興孟子曰飽食煖衣無教聖人有憂之中國必待帝王捍災禦難人民繁庶

知聖篇

卷下

美

天乃生孔子進以倫常之道海外必先之以天方耶穌天主開其先而後徐引之以進於孔子此又一定之勢也海外開闢在後以今日形勢觀之大約如中國春秋時之風尚孔子曰百世可知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孔子去今二千五六百年正當百世之時釋家自云佛滅之期亦近在一二百年內荀子禮三本發明聖人君親師三本而斥異端一本尊天之非一本即西人尊天主而不用君親師是孔教已行之後中國尚有祇教一本故荀子攻之孔子與老子分道揚鑣六藝所言實中國之新教化胡所用乃帝王之舊教開闢之初舊

約爲宜新教已立舊無所用故移中國之舊教以化西方初開之國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世界中一人已足神州先開不能不特生於中國百世以下天心作合海外航海以求教於中國卽如各國各生一孔子釋教與孔子所定法滅大通期會皆在此時曦陽一出星月無光佛法絕滅之期卽聖教洋溢海外之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世界中盡用孔子之教以歸大同老釋舊教無所用之不得不烟消火滅天方耶蘇天主爲釋教之支流佛教之滅統此數教而言非如今之外教攻擊佛教耶蘇天主盛行而釋教獨滅也中庸云天之所覆地

知聖篇

卷下

美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六合以外道一風同老子雖有開創之功陳涉吳廣不過爲眞主驅除然謂陳吳無功於漢高則非也中國舊所僞異教曰道曰釋今以道爲皇帝之學歸於詩易所統佛釋雖爲聖教驅除然謂其別爲一派不屬六藝則非攷佛實出列子其推測民物譚空說有皆出於易天堂地獄輪迴一切游魂爲變方生方死之說其善談名理皆出於名家卽論語孟子堅白異同之說至於不婚戒殺特因地制宜所以消淫殺之風其精微宗旨流爲宋人道學於樂教尤近故宋人喜言樂記蓋佛

書皆梵語其宗派亦不止一端昔人謂經由譚譯皆中人以老莊之說參入其中然其議論實多出莊老之外亦非譯者所能僞造總其會歸源出老子與道家之說大同小異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知其爲因俗立教不必與中國強同聖教大明自消歸無有則又不必攘臂相爭矣

王韓以莊老說易爲世詬病今乃以莊老爲易詩先師而不與王韓同病者蓋當時海禁未開不知莊列專言皇帝由德行科出但剽竊元言流於空渺以莊列論已失其宗旨推之於易愈見倘恍蓋莊列所言諸經義例

知聖篇

卷下

美

大同典章制度語語徵實亦如王制周禮發明經傳義例精確不移如凡之亡非亡楚之存非存卽說井卦之無得無喪惟自皇帝觀之彼得此失皆在疆宇之內楚弓楚得何得失之足言又如夏革篇卽詩之不長夏以革九雉卽鄘衛二風八侯王之淇沫浚妹之師說天地之外更有大天地卽乾坤之外更有泰否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卽詩之君子萬年萬壽無疆逍遙游之北溟之鯨圖南之鵬卽乾之龍坤之朋書爲行詩爲志百世大統之治未見之實行故託之於思夢神游詩言志詩無志字以思代之詩多言鬼言游卽齊思神游之說

無爲而無不爲即君逸臣勞舜無爲有五臣而天下治之意孔子因百世以後之事無微不至故託之於歌謠占筮莊列師此意故不莊語而自託於荒唐至聖人死大盜不止謂聖人無死地大道長存而後人誤讀大道爲大盜孔子作春秋以表桓文之功孟子主王道則斥二伯之非莊列專言皇帝故尊道德而薄仁義與孟子貴王賤伯之意同韓昌黎不知道德仁義爲皇帝王伯之分乃以道德爲虛名王韓之流以此說老莊失其旨矣其書於孔子有尊崇者有詆毀者其尊崇者爲莊語其詆毀者皆隱指後世儒家不善學者之流弊如詩

知聖篇

卷下

李

書發塚盜亦有道皆指後世偽儒言之所以峻其門牆如盜跖豈不知其不同時以此見其寓言王韓不惟不知經先失老莊之意今者車輻脫地球通由言內之意以推言外之旨誠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與王韓之解有虛實之不同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然亦時勢爲之不得爲王韓咎也

子家爲專治海外之學莊子所謂方術今以太史公之六家分配五方中國爲儒家泰西爲墨學前人皆有定論今以刑法屬北方秦本紀言秦當水德尙慘刻南方爲禮爲兄弟以名家歸之決嫌疑別同異以道家居中

輔之以陰陽家史記六家要指道家者流采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道家統五家如上帝統五帝上天統五天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五者爲五帝德溫東良西恭南儉北讓爲土居中溫儒家良墨家恭名家儉法家讓道家此民勞五章五大州周禮五官奉六牲之說也道家爲皇陰陽家爲二伯儒墨刑法爲四岳顛倒反覆以濟其平至漢藝文志六家之外再有四家曰農曰縱橫曰小說曰雜家以居四隅合而爲十六家爲易上經之乾坤坎離否泰十家如下經之十首卦咸恆損益震艮巽兌既濟未濟

知聖篇

卷下

李

上經小下經大今以由小推大例以有定六國風比之上經兩京泰否比槍曹前離後坎左乾右坤二公二侯比唐陳周召六合五官爲小球一定起例如推則下經十首比三統風既推大又循環兩京損益邱王成周前後三內公鄒既鄭齊秦異左右三大伯衛未齊良魏兌九風所編之篇目以配十六牧入監此以風詩配上下六首十首之法也六定卦九循環詩至于推三上經則合三十六卦爲一統泰否爲君坎離前後乾坤東西爲八伯以算成二卦卦十六牧乾坤坎離八監泰否所二客大過以二見以明由小推大之例以小畜大畜大過

小過為之標識一小一大借以立法不再推三統下經不言小故平列三統之德再以六合之法推之小正首四方三十幅三十篇節四岳四篇三小三上半由大而小下半外牧十六篇三統平分十五篇終以八伯先大後小而大正三十一篇三皇十篇二伯八生民公劉統之五極五民勞以下五岳五嵩高以下終三統雲漢三篇上下二經定局六風循環九風篇章爻卦亦各有表大約明用六合實則三終始壯終衣裳表之法為讀易一大例也

子下酉於資中以釋球課同學頗有切合因彙集諸作知聖篇

卷下

李

以聚珍板印名曰地球新義戊戌己亥續有題合原本共三十題羅秀峯再刻于成都刻成僅二十題餘多未序亦未精審因分小大而有百種書目之刻庚寅縣志藝文志采序跋加提要所錄大統各書如大學大戴逸周書山海經老子列子莊子尹子尹文呂覽淮南管晏申韓河圖諸緯七經緯史漢詞賦及釋典大統皇帝之說足與王伯相敵因取其地輿諸說輯為大共圖政事風俗典章注周禮名周禮新義並推考義例以注詩易二經辛丑春暮草稿初畢乃晚得一巨證曰楚辭屈宋與列莊所學宗旨全同騷為詩餘蓋實詩說先師舉楚辭以

說詩亦如詩樂諸緯精確不移考山海為地球五洲之古說詩易之于海經亦如春秋尚書之于禹貢楚辭本之為說地水古帝神元鳥獸草木如天問諸篇吳氏諸書皆據海經為說所云遠游上下四旁與列莊之神游飛升六合置身於無何有之鄉大約除名物以外所有章句言語不出于詩則出列莊本本原原均可覆按是屈宋所學同于蒙莊游心泰素步超黃老所著諸篇皆以發明道德宗旨屬正義例如經之求女即詩之求諸侯東釣魚西弋隼其事同所云羣小眾女嫉妬讒詆怨晉媾陷亦同于詩以小言邇言邇猷為讒言為憂傷喪

知聖篇

卷下

李

亂眾女為諸侯即詩之愠于羣小構閔既多受侮不少小正巧言鹿斯四篇青蠅柏舟谷風等篇皆同蓋大同至公無我凡自私自利五伯攻取諸侯并爭蝸角蚊睫所謂申韓孫吳蘇張論述以大人觀之所謂譏閔構骨所云內美外脩中情衣裳冠服亦同于詩為中外地方言之春秋寒暑日月霜露亦即四荒四極之起文木蘭與秋蘭分東西木即詩木瓜木桃木李之字法以瓊佩為西亦即瓊瑤瓊瑤瓊玖之佚文赤松王喬皆為求仙彭咸即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山名曰丰沮王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一巫彭及即盼姑貝衣抵謝羅共十

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與地形訓所言地中相同考彭咸共五六見經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指彭咸以為儀思彭咸之故也夫何彭咸之造思昭彭咸之所聞按靈山日月所入巫咸巫彭從此升降卽彭咸之所居經中言巫咸作卜別有卜居篇則咸卽巫咸居卽卜居與靈山十巫升降之區明矣或云彭卽靈山彭彭芬字屈宋多用海經則卜居從居當卽大荒靈山彭咸為十巫之二蓋可知矣王注以為沈淵之人經固無此意使用沈淵事則列莊故事甚多奚必用此無稽之人

知聖篇

卷下

齊

詩專詳地球五洲之事為莊子六合以內易專言天道為六合以外道家之乘龍御風楚辭之登天上征國語引尚書絕地天通言顛項以前人能升天傳述其說蓋專為小統言之至於大統則人實能登天如西人所謂商之說列子湯問篇言天地之外更有大天地以易言之乾坤為小天地泰否為大天地二氏登天之說不盡虛空其說皆發源於易如莊列及楚辭所云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開天門騰帝京詢太微者百世後必有之事如近西人地球其權輿也易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及上下求索之意日不動地繞日而成晝夜登天入地本謂

人事舊說據渾天家說以登天入地皆指為日體不謂人事其實非也御風上征之說自楚辭道家以後詞賦家轉相習用所謂遊仙與海外九州之說實足相敵元明以前同以為悠謬之談無稽之說乾嘉以後地球之說大顯四方四極晝夜反寒暑異近人皆知實有其地實有其事古說信而有徵惟上天之說人尙疑之既無其事則無稽之談何以人人傳習老師宿儒通人碩輔夙以正學自命者亦言之不諱蓋談天說地皆為經學舊說前人囿於耳目斥為虛誣紀文達阮文達於中學最號博通乃疑西人五洲之說為虛誣此專任耳目之

知聖篇

卷下

奎

過大地之說今日大顯登天舊義安知千百年後遊地球一週不如今環遊地球一週乎今用莊子說六合以內統歸於詩六合以外統歸於易將秦漢以來所有登天之說彙集一書詳其條列據以說易列莊談地之說前人以為寓言者今一一皆可指實由地推天其事易也乘雲上升物理所有聖神先知垂為典訓必推究其極以為羣經之歸宿一如朱子儀禮通考首卷高談玄渺宋太極通書之例夫明天道說陰陽儒家之常語特未能推究其旨猶守井蛙夏蟲之見耳孔子制作於一定之中立為三統之變三統則為三王

大統則爲三皇三王之說尙書春秋詳之三皇之說則
義存詩易攷詩一風一篇多兼言三統一風不止當一
代如王風始三篇言蒼天以東方爲主爲天統中四篇
言四方以中爲主爲人統末三章言留言采葛爲素統
素統乘權爲西方之伯一風兼三統一統如著詩之素青黃
三章分三統是三統爲循環大例以此推之易每卦六
爻亦當分三統如乾卦三四爲六爻之中此爲地球地
中黃帝故二爻多言无咎无咎卽黃帝無疆無涯二五
爻爲中國之中爲天統二五多言吉東方爲吉初上爲
西極地中中國爲三四二五之中西極邊遠無中可言
知聖篇

卷下

矣

故初上二爻爻詞多言凶素衣麤裘爲凶服一卦六爻
分三統三四爲黃衣狐裘二五爲緇衣羔裘六爻分總
三統如詩之一風分應三統實則小王統見于小疋上
經大皇統見于大疋下經二經雖以大爲主亦以小配
大由小可推大大亦可化爲小也

知聖篇卷下終

在復有一主號曰嗚因野其披猪皮居其夫知其所出
 退復入焉如故後因野其披猪皮居其夫知其所出
 如事殿猪服中枯骨所以及匈奴獸心漢書載武帝封
 治事殿猪服中枯骨所以及匈奴獸心漢書載武帝封
 心吐蕃犬種唐書突厥傳云使正西崑崙吐蕃狗易
 周時之穿狗戎若邦唐書突厥傳云使正西崑崙吐蕃
 狼鹿載之祕史元朝時吐蕃狗戎與一云當初色朝
 兒名之山前住的水到於一狗與一當初色朝
 稽西又海之書上為厥鄰國云所滅厥女先蓋何名
 男通於大澤中高車有或壯其每先肉奴至以不長
 高甚美置二子乃此有女安可狼配人夜將守以臺
 吾而父以我孫遂而滋今成國來夜守以臺與呼乃
 不無詆毀之詞為後漢書西羌傳云其種也或為
 北史外域傳云種項馬光傳云其種也或為
 種乃黑髮白身者乃牛唐所靖一兵種遺短種也一
 今會利人祭一與金乃塔巴鹿交感而生此摩因手斬
 稷一亂地生高以視乎異矣然上古之初由動物為
 人來謂地考地之質分地質流質而十二級人類由
 之類者物也故中土帝王亦有龍身蛇軀之幻
 獸身者有言賦非妄誕不經之說也試觀山海經
 古由動亦多言為人類之類也西國古書多禁於
 山與物相去非遠矣此但夷狄殊俗進化尤遲艸
 鴻荒世界遞遷仍守榛狉之俗愈大則愈野則愈
 本原武之太社學以直立之物之發見多則愈野
 下原肢亦弱三身與非人動之類則愈野則愈
 學理亦弗細胸胃肥容貌類猿猴則愈野則愈
 代觀之四族亦生是毛髮日之類則愈野則愈
 以視中土之文物聲名嗟乎後矣
 丹此之為塞隔以生其地交河此之謂荒野成其氣
 丹此之為塞隔以生其地交河此之謂荒野成其氣

其言華夷之禮記有言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
 乎今以無禮義之人斥為異類不亦宜乎
 於中國神州赤縣莽為牧場人禽之界蕩然泯矣此長林豐草
 禽獸居之龔仁和所由興歎也

苗黎篇

昔希臘區國人為三級中人分為三等上巴達武國
 所帶來者充奴僕而印度別國人為四類費古書云
 名四類不容世移且其世也亦各不同自巴馬頭等
 子出者世之利帝或為君或為臣或為兵將或為農
 馬守家風者名謂高陀人手足為商賈或為農或為
 度之所民出者力為是利安民新族一矣為非印度
 上古之初亦各以種類區貴賤試觀堯典一書有所謂親九族
 者有所謂平章百姓者有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者百姓黎民何
 以區之為二級劉光漢曰百姓者漢族之民乃貴族及公民也
 九族即黎民者異族之民乃賤民及奴隸也蓋支那地勢東南
 片壤僻近海隅洪荒之初地淪水國惟崑崙嶺號為高原為
 人類發生之所故震旦眾生悉由西方遷入觀中國三代以前
 水與地惟崑崙嶺一古代為三期第一期之亞細亞
 期之高地南支那部始於海底此說甚確而苗族東遷先於漢族
 古教言亞之後由北而南居於土支東遷為苗尤為三苗之
 明以黑種之民蔓延支那南北部及漢族東徙經營力征拓土
 恢疆與苗會雜處
 民厥後戰勝蚩尤書九黎馬注苗清河朔苗族遺民淪於奴
 隸而黎民之稱遂與苗民區別大抵未歸化者謂之苗既歸化

苗黎篇
 昔希臘區國人為三級中人分為三等上巴達武國
 所帶來者充奴僕而印度別國人為四類費古書云
 名四類不容世移且其世也亦各不同自巴馬頭等
 子出者世之利帝或為君或為臣或為兵將或為農
 馬守家風者名謂高陀人手足為商賈或為農或為
 度之所民出者力為是利安民新族一矣為非印度
 上古之初亦各以種類區貴賤試觀堯典一書有所謂親九族
 者有所謂平章百姓者有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者百姓黎民何
 以區之為二級劉光漢曰百姓者漢族之民乃貴族及公民也
 九族即黎民者異族之民乃賤民及奴隸也蓋支那地勢東南
 片壤僻近海隅洪荒之初地淪水國惟崑崙嶺號為高原為
 人類發生之所故震旦眾生悉由西方遷入觀中國三代以前
 水與地惟崑崙嶺一古代為三期第一期之亞細亞
 期之高地南支那部始於海底此說甚確而苗族東遷先於漢族
 古教言亞之後由北而南居於土支東遷為苗尤為三苗之
 明以黑種之民蔓延支那南北部及漢族東徙經營力征拓土
 恢疆與苗會雜處
 民厥後戰勝蚩尤書九黎馬注苗清河朔苗族遺民淪於奴
 隸而黎民之稱遂與苗民區別大抵未歸化者謂之苗既歸化

史義不明非一日矣存勳敬瑄沙陀之餘孽也乃與梁周並衡
遊金蒙古漢北之賤族也乃與宋明並列其興也則文致虜會
為神聖而蹈德詠仁其亡也若惜其大運之已乖而留連憑弔
歐陽修宋濂之罪豈可追乎脫史不足責也夫唐明宗之祝天
自謂臣本胡人願生聖主楊維禎生蒙古之世於中華正統不
數遼金宗維禎所作正統辨見陶夷不代夏有斷然者吾獨惜夫
宋丙子之後無正統者幾百年明甲申之後無正統者又三百
年其所謂史者乃胡史而非華史長夜漫漫待旦無期史臣不
察謬以正統歸之楊維禎正統辨已以正統歸胡元謂元承宋
斥為僭偽史臣不加重修乎其識更出韓史下矣周家祿朝錄之
於天矣豈可不加重修乎其識更出韓史下矣
朝贈蓋某本朝多悖慢又云彼中記載不著中朝之盛則稱皇
亦近於不臣矣吳英之世一則曰襄會周榮編再則曰奉皇朝
實錄而於本朝則或稱曰唐或稱曰燕或直稱曰燕再則曰奉皇朝
不帝索孔子有言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之孔子不可代主中
不帝索孔子有言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之孔子不可代主中

夏與其以夷代夏使 值此諸夏無君之日宜倣西國紀年之
例以黃帝降生為紀年帝紀年說使異俗殊方曉然於統系有
歸而不容干瀆則夷承華統之禍潛滅於無形矣君子曰此春
秋之志也

溯姓篇
昔黃帝聽雲門大卷之樂以辨別族類周禮大司樂注云黃帝
名萬物以明民共財其德如雲之出而雨作九共諸篇於
民得以有族類即後世吹律辨族姓之所出而雨作九共諸篇於
別生分類之說尤三致意按別姓生即別姓古者因生知類族辨
物古聖重之久矣吾觀西人社會學於家族起原言之甚析由
近親之婚姻進而至於同族之婚姻由同族之婚姻進而至於
異族之婚姻而野蠻之世有一妻數夫之制此即西人所謂
會學原理引森拉波克氏說謂最初之民族以所有土地為共
有物即其婦女亦共有物也不得私有其婦女又按柏拉圖
之家族亦此意有一夫數妻之制妻制大抵視男女比較之多

較寡以區別此周禮職方氏於九州之戶口所由重男女之比故
族人民悉承認女統之血系子分會原理由其父者實估少數而
如恩達門民族最密故欲認父子之血緣事認母之血緣又云
之關係獨於母子之關係歷久猶能記震旦之初當亦如是觀
於上古人民知有母不知有父虎見通而蒼頡製書女生為姓後
儒解姓字者或據因生賜姓之文說文姓字下云人所生也古
天子從女從生亦聲春或據姓為女坊之說鄭漁仲通志云
也者所以為女坊也其說信美矣及觀晉語胥臣之言始知黃
帝之時仍行一夫多妻之制晉語胥臣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
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青陽之甥也凡黃帝之
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凡黃帝之甥也
同父也故所謂同姓者乃同一女統之血系者也與突厥
以母族為姓者通典云突厥泥都婆二妻而生四男其大兒納
以母族為姓者通典云突厥泥都婆二妻而生四男其大兒納

若合符節彼秦趙之初以母族而祖顯項史記秦本紀云秦之
項之裔女吞配子而大業其父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祖顯
之義也亦此制與試即古姓之字考之姜姓出自神農
許中皆姬姓出自黃帝姚姓出自帝舜正義引
之文姒姓出自夏禹鄧姓出自伯益說文謂鄧從
姓出自會人鄒國夷國志氏姓皆姒姓之國也推之鄧優姒姓
白狄媾姓夫論姑姓起於軒轅而黃帝之後復有媾姓
亦從女媾姓源於虞帝亦見世本而舊籍所載有所謂媾姓
姓改姓者見說文有所謂姓氏姒氏媾氏者以通志氏族略
一非從女之字乎此姓字所古人受姓於母此其徵矣蓋草昧
之初婚姻之制未備有夫一人有世婦之制如禮記所言天子有后
國人民萬妾仍守此風有夫一人有世婦之制如禮記所言天子有后
是也昔越王勾踐聽民淫泆秦皇禁之故會稽刻石之一婦數夫
而嫁也左傳死不自貞夫為寡三夫公孫無欲等語所以南妻皆仍守野蠻

故貴為帝王猶守同族婚姻之俗觀炎黃異德兄弟婚媾
及國語堯女釐降不避近屬則同父而不同母者皆可通婚
文明漸進之制觀日本帝女稱內親王於兄弟婚媾而及世運
福澤論吉力破同姓不婚之說則此為東方之舊俗矣而
日新知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此理精西人不可不結物種
結婚者其而同族不婚垂為定則則此理精西人不可不結物種
以世親屬別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或單於下昏姻不通者乎
也於與晉平納姓結婚之始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乎
矣於與晉平納姓結婚之始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乎
自斯以降由女統之血系進而認男統之血系則男統之血系
身不道漸偏而男女之結合一與之齊矣其所謂姓者始專屬之
男統如夏王稱姁以姓屬之男統然姬姜之屬猶為婦女之稱
如季姬孟則仍沿古代之舊語矣殷周以來知同姓婚姻之失
禮於是創為履敏感生之說為諸生民玄以託之神奇五經異義
所以言理王無父而生又據帝王世紀知伏名為尊祖實則諱
殺有母無父神農黃帝亦母感精氣而生

十一

其惡也後儒昧於族制之源以氏為姓而姓字之精義湮沒不
彰為氏不可與姓別姓由血統氏由婚媾鄭通雅仲謂姓不可呼
則氏出於姓不可通矣後世以氏為姓再傳而可變姓一千而年而
後聖有作正本清源辨族之法近探東隅族大約日平之民三分
以姓之善於世本者躋為華族之觀世本一書小史所由人重
而史公作史記所秦漢之姓次之夷裔之姓又次之代最重門
由本國代譜牒為憑庶譜牒之學復盛於今而數典忘祖之譏
以古代譜牒為憑庶譜牒之學復盛於今而數典忘祖之譏
吾知免矣

演姓篇

皆讀世本山海經至苗民出自顓頊大荒北經云顓頊生靈生
路氏出自神農其支子於諸氏春秋時路子嬰兒是也翟氏出
自黃帝後代居世本云晉氏黃帝之白民出自帝俊大荒西經
有黑齒氏出自民又云姜姓出自帝俊大荒西經

自帝舜氏羌出自伯夸自伯夸有氏羌出竊意荒遠之區非古
代殖民之地少子於越東太伯適荆蠻箕子居朝鮮漢族所至
後也即使其為聖王之後亦已見化於夷漢族亦不能承認其
為同籍籍所載殆失之誣及考歷代史官所記載則夏后之裔
降為匈奴也曰淳維樂彥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昌意之
孫傅為北魏七國有大鮮卑山因以封北苻秦溯源于有扈
戎是為光姚氏云又云呂光略陽氏也其先有文和者本胡人
皆附會東胡胡姓於高辛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氏游海濱過
越居焉邑於顓頊之墟樂之封其子厥即沙陀小夷亦自謂出於
中土赤心以功賜姓名李國昌魏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關
西金城人乃竊嘆史臣之無識致朔漢賤姓演我諸華辨族類
物之大經至此斬矣雖然此亦無足異也震旦立國首嚴華夏
之防非我族類仇敵視之而異域文明又遠出神州之下非諱

十二

其舊族即無以宅域於漢南然以夷亂華以賤演貴幣東海之
波不足以流其惡矣所南鄭先生知其然故心史一編於外夷
冒姓力斥其誣都葛青黃帝後姑假之亦可曰魯公及今極北
之子孫棄禮詩禮或悅為皂隸或流為盜賊豈可復語先世之
事而列於君子等耶况四裔之外素有一種氣生為夷秋如
種人開闢以後即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氏之後則非人之垂攘
狄之經概逆胡之魄大義昭垂爭光日月鈇鉞之誅漂乎其不
可犯矣嗚呼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又左傳言鬼神非
能誘引弓之民擾我王服非唯竊其土疆也且並竊其系牒非
鬼而祭其如鬼神不歆其祀何哉漢以來賜族之民多有舉
歷可徵夷秋冒姓亦猶是耳珠申醜類僻在東陲而騎射冠
裳自謂肇基於肅慎不建廟為女直後建州女直考諸書
超軼前古不知此指朝鮮言也然民俗犷勵文物未修如欲
援春秋之文以進夷狄於中國則是與臺賤鬼可以配吳天上

降及西漢縣道猶分西漢之時凡蠻夷居邊境者皆設土司以別州縣之治而東漢時復有屬國之設觀之則陝西漢川湖廣等處皆與

山行以後世流民寇盜皆古戎之遺孽也商榷以東井陘均之南

漢魏徙戎於塞內空朔漢以延羌胡操如馬授徒於山東是也

治迹卒之五胡肇亂魏周繼興社稷丘墟生民塗炭降及宋代

遼夏跳梁金元繼之而天地分建之極喪矣又何惑乎建州宅

國之久哉吾觀東周之世戎蠻禮俗漸與華同春秋之時諸侯

伊維之裔各國亦染漢族之文明觀魯隱公戎於濟公孫諸侯之

一矣故中國諸侯亦多承認中國之獨立蓋戎狄初入中國時猶

也通種說行春秋之時通種之女為已婚而趙襄之姊適代戎女

女遺秦非異族亦多與漢通種相合虜漢交粹衛效越言杞用夷

禮賦華風而趨訛俗自古然矣魏晉以降虜眾既遷如唐滅突

幽州中原蕭代之時同歸諸道皆得居西京武宗夫漢同歸

虜州降而徙者尤不可勝記由是胡化矣胡軍深入胡人胡元

山胡胡騎降及隋唐因有用番將之故而胡化矣胡軍深入胡人胡元

軍自胡騎降及隋唐因有用番將之故而胡化矣胡軍深入胡人胡元

駐防仍守此制所以防軍悉入居懷中志滿州瀆中土之神皋冒中

邦之氏族也見辨姓改氏二篇婚宦相舛習久相安而陷身虜

域者大抵棄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故老消謝如宋吳樓民習

於夷則更成夷秋之族也廉恥道消金史云燕人最卑賤宋

從金遼人右虜下漢儒林公議附又始石晉時侵關南山後企思虜

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功不克就下漢月既甚

至割棄山河恬奉異類假之羽翼授以神州觀中句行說夏之寇

宋由張元吳滿清入關由洪承疇吳三桂而屠城攻邑之寇

最虐者亦莫如漢人李成棟朱國治其最著者也即近世之寇

平此洪楊亦漢族之無恥戴會豪為元后棄故國如敝屣北方

十七

之強果安在乎此張駿所由思悲張駿云先老消謝後生不

表聖所由興嘆也后村詩話云唐人畫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

乎燕趙之地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而衣冠文物萃於中州函

關以西又天府膏腴甲天下居今思古何風流歇絕亦至於此

極蓋胡虜煽亂中原甲姓避亂南遷故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

風所被暨於楚粵回顧中州惟有荒荒大陸人獸雜居而已不

亦重可嘆哉大抵秦漢之世華夷之分在長城魏晉以來華夷

之分在大河女直以降華夷之分在江淮此古代文物所由北

於北也使神州之民仍偷息苟生日與夷族相雜處吾恐百年

之後必凌滅至於無文而蔑不夷矣千年以降將生理殄絕反

之太古之初而蔑不獸矣錄外篇說漢唐區宇黃炎子孫倦

言顧之潛然出涕矣

嗟乎夷狄之入我中國也據其土地山河竊其子女玉帛久假

不歸烏知非有已可悲矣其尤甚者至並竊先王之至道觀於

石勒立學王船山論石勒起明堂辟雍臺也謂古人明堂

邪說乃為奇零四曲而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漢儒師公玉帶之

矣魏習儀國拓拔宏所定之政如作明堂正祀典定郊廟祀

門魏習儀國拓拔宏所定之政如作明堂正祀典定郊廟祀

之偽北周之取法周官獨孤信于韓侯莫崇為六官女直

之親祀關里定時事味聖學之大經徒飾箋注讖緯之言為

索虜愚民之術以氍裘之虜自擬中國之聖王非唯竊其治統

也且並竊數千年之道術不亦大可悲耶雖然此皆漢土士大

夫之咎也中國賤儒味於中外之防作夷狄戎蠻之羽翼不惜

竊聖賢之道以文致虜會為聖賢如許衡虜會利其然也益得

飾治定功成之名以恣其妖妄沐猴而冠俳優而戲其誣誦聖

十八

言不亦其耶故許衡魏象樞之罪上通於天者也古人以鬻地與夷者謂之賣國今以數千年道學之傳視為微利希榮之具喪心失志罪不容於死矣吾觀兩晉書儒恥為虜屈避地河西以存儒教之一脈晉世之儒大抵隨張氏西遷及天錫降秦河呂光以降河西折為數國沮渠之寇能奪道也乃儒者自立諸儒者王船山曰此非神竊一隅之寇能奪道也乃儒者自立莫能亂耳魏虜宅夏諸儒始東關關劉晒索敵熊安生屈身從狄高尚之節從此替矣夫陳轅應舉虜廷季野且譏其失節季野無非進之辨書元史陳轅傳後云南士或附序學官或州縣元秩亦屈身之如載元祿生龍羽名節不顯矣所以惜文學名儒或俯首而如載元祿生龍羽名節不顯矣所以惜文學人爭先赴之雖經講學常時幾何乃舉平生之學問而盡棄之今安溪平湖諸公固祖河南而祧考亭者也顧乃文飾遺經獻媚虜族以二曲杼亭較之判然天壤矣嗚呼夷裔禮教與中土殊制禮作樂實為衰弱之源俗如拓拔宇文諸族之民精悍之禮

氣清朴固之風斯廣天下於無實之文以自託具平之象而國勢凌夷之兆實起於此時船山讀通鑑論所南古今正統大論甚詳其舍夷從夏者豈真知聖道之尊哉不過以漢土之法還治漢土耳初滿清以儒教治中土猶以黃教治蒙古特其入關之懷柔漢族之本儒者不察以保聖教之名託宗仰孔教之名為之以為斯道之榮嗚呼其愚更出索虜下矣於此而託名衛道則吾誰欺

帝洪篇
劉光漢曰中國之亡也久矣一亡於癸亥臺灣之淪再亡於甲子金陵之覆吾民何辜竟困厄至於此極耶吾觀魏晉以降中原沈淪艸澤遺民恥臣虜族挺而走險以冀微幸於萬一魏晉以來中原沈淪艸澤遺民恥臣虜族挺而走險以冀微幸於萬一

攘書

排外之功雖不成其所樹立亦足表見於天下珠申入宅義旅類興王倫之師林清之軍文成三槐之甲雖出師未捷身死虜廷然蝗臂當車精禽填海舍逆取順夫固章章有功矣及虜焰既衰洪王崛起以匹夫之力為天下倡張撻伐於殷武振大漢之威聲義旗所指力掃胡塵江淮以南復為淨土雖所經郡邑多出灰燼之餘洪軍所得之地亦多殘廢固不足為諱然以滿見金陵焚席矣觀金陵而後雖通情亦較滿洲之殺戮為輕然改正朔軍洪王所用曆月三十一日雙本同金陵亦不知國法可以知其與易服色故洪軍所至之處民皆剪髮者罪無西法合矣與所制之科策論凡委疏聽民自由布翼袍及靴皆所用定制帽興言揚之科策論凡委疏聽民自由布翼廟之令東王楊秀清之示錫繁除苛與天下相更始觀於檄虜之文洪王有徵滿洲文者惟數入浙江第八期而石達開之檄諭民之判楊秀清論又相傳洪王所用對聯有虎負三千直掃幽

燕之境龍飛九五重開大明之百世之下猶凜然有生人氣胡焰既張南都傾覆湘粵遺民至湛族殞身而不悔相傳湘軍破亦言之以為古今來未有之悍賊則其志亦足多矣嗟乎粵西興甲與濠泗同天國開基詎遜明室乃史官秉筆清議流傳一則崇之如帝天一則目之為僭竊致崛起之真王不得與蕭梁趙宋諸朝同列於正統不亦大可悲耶吾觀波瀾遺黎倦懷故國力抗俄室終始不渝鄰邦且然況在蠻族子嘗謂取故有之復取固有之士於蠻族謂之湘楚諸臣棄順就逆滿族則為功則為逆漢族作胡虜之干城墜中興之大業致光復奇功終成畫餅讀而農晚村之書能無媿歎雖然往者已矣夫復何言嗟我遺民來日大難辨髮胡裝虜騎若織呻吟虐政之中屈服氾腥之下夷德未厭國仇莫恤過新田之故墟亦有聞風興起者乎

罪網篇

八五九

堂亦云與人相行其怨自相讓而不相爭於彼亦不相害於天
惡推之於我各道也此言其怨自相讓而不相爭於彼亦不相害於天
言君臣父子也此言其怨自相讓而不相爭於彼亦不相害於天
近也故怨道以墨子兼愛之說不能矯枉者而歸於三正也豈可
言以廢其說而弗道哉

史職篇

印度當上古之世學術之權悉為婆羅門所握羅馬解紐歐西
學術亦賴宗教保存及反求之中土知三代之初最崇祀典天
事人事相為表裏而天人之學史實司之蓋稱天而治自古已
然故司天之史或史視並稱即周禮太祝以下諸官是也觀於
別矣又晉侯有疾卜亦以史與祝為宗並舉以知史與祝無
欲矣又史官之職與祝官之職相輔而行也史官之職與祝官
事矣又史官之職與祝官之職相輔而行也史官之職與祝官
無別矣又史官之職與祝官之職相輔而行也史官之職與祝官
曰占驗之史也一曰司曆之史也一曰司書之史也一曰司計之史也
一曰司器之史也一曰司器之史也一曰司器之史也一曰司器之史也

二十三

春秋之時如史趙叔與叔福皆知此學即陰陽家出於義和亦
也史記非言史失其職也司曆之史分而散之皆初天文之事掌
而辨昭穆辨太史昭穆見周禮小史誠哉非史莫由矣雖然學術者雜
於宗教者也法典者原於學術者也震且古初最重先例重先
例故重法儀法儀見重法儀故重職守載之文字謂之法謂之
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
之太史謂之卿大夫也定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
書故官守其書是則史也者掌一代之學者也一代之學
即一代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開也故六藝之道憑史而
存如韓宣子觀詩太史見禮樂皆六藝出於外史詩采於軒轅
宗豈不周哉大九流之名離史而立宗豈不周哉大九流之名離史
任文之史農家祖也任諱惡之史陰陽家祖也任諭之史名家祖也
家祖也則出於史官者不惟道家一源矣術數方術之學由

史而生矣其志以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職又曰史官之職久
矣出於綜師儒之長之明道統者謂之師明六藝者謂之達政教之
本龔仁和謂周史之外無文字語言並無人倫品目詎不然哉
西點致學界無自由之望嗟乎西周之初本宗教而為學術
代同致所學定於一尊學術之權為史官所特有古代上級學
仍觀春秋之時學術盛而多才藝燭文者大抵官學既興私
學未立此官守師儒也欲學舊典必以史氏為師觀孔子之明六
老聘問於史官而外無得百二國實書於周凡學術稍與史官異者
悉斥為私說觀王制言行偽而聖言偽而辨學非而博私議
術悉以私說為常世以疑眾殺管子任法篇謂官無私論士無私議
後云官宿其業一為左史而後為右史皆史官之職也
墨云官宿其業一為左史而後為右史皆史官之職也
位特殊之階級吾嘗謂上古之史與印度婆羅門同其職也
特為一級矣非通天人之奧者孰克勝此任哉使無史官吾恐

文獻無徵不待秦灰之燼矣莊子言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謂
之餘存存之史官明矣故周之史官不與俱亡者太史公之
史也保之存之也周之史官明矣故周之史官不與俱亡者太史公之
功也保之存之也周之史官明矣故周之史官不與俱亡者太史公之
功不亦更可悲耶

二十四

昔印度以地風水火為四大各十二名解云佛言常念身中四
原質合成之說佛書已先西人言之希臘以地氣水火為四
行始析為六十四元震且立國起於崑崙以西倫巴比與
西方合一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帝王世紀云神州農以上有
神農之時疆域廣遠埃帝古名符於大皞法大者為勞與底
與西方合為一國遠埃帝古名符於大皞法大者為勞與底
非五行奚以明其然也曰徵於大易而知之夫伏羲作易首重
八卦而八卦之象出於楔文見支那文明史引西人說故八卦

之中有正位之卦有孳生之卦乾坤離坎之列於木位者也
 母其震巽兌艮卦之出於孳生者也山傳於地澤附於水
 雷生於火為雷與電之形故離為火又為電也若天之與風又皆空
 氣之所積者也而西人亦以為天即靈氣其名為風山是言之則八卦
 出於四行有明徵矣易繫辭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
 始即四行與時為四象為四及軒轅御宇德不及遠與四方
 分立帝世紀言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
 國與西方始自為風后受陶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國蓋當黃帝
 也自綱易之物化醇而一陰之用廢故謂陰陽即氣以不代以金
 之可以耀武也於是乎貴金以拾遺故謂帝采金於昆吾山下
 兵以耀武也於是乎貴金以拾遺故謂帝采金於昆吾山下
 木案易經言神農斲木為杵剡木為矢皆木也木為器用者推之
 此宮上之用神農斲木為杵剡木為矢皆木也木為器用者推之
 是五行之名成四行之名滅史記言黃帝建立五行帝建五行黃
 帝建五行黃帝建五行黃帝建五行黃帝建五行黃帝建五行黃帝建五行
 行息所以明黃帝以前未嘗立五行之日也黃帝以降代立五
 行之官木左氏傳昭二十九年史墨言正日者五行之官是為五族
 正曰夏禹繼興遂創天錫五行之說以託為神奇曰我聞云在箕子
 則鯀死禹乃嗣陳其五行錫禹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初敘一倫
 帝啓嗣立因軍教之故敗扈于甘也存教於五收行以者禹之教
 仲尼序官書承禹志而教之自是以還五行之說遂雜於儒書
 五引於中黃子曰和而後月生也五記月令以五行之說為家亦不廢
 行言明堂月令者本之康成五記月令以五行之說為家亦不廢
 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是為明堂義以五行之說為家亦不廢
 如春秋繁露尚書洪範明堂義以五行之說為家亦不廢
 行說災異黃帝補洪範明堂義以五行之說為家亦不廢
 色無不求合於五行見於詩經各神而四行之說遂僅賴周易
 而保存矣無如兩漢諸儒不明此旨京馬鄭以五行之義釋

大易之文如京房周易傳及康成納甲爻辰之說皆雜以五行
 附會支離莫可究詰則易義之微豈僅九師之罪哉中子醇
 祀不存見左傳經義湮沒緬懷太古之初不禁廢書三嘆矣
 孔老篇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而老莊申韓列
 傳亦言孔子適周將問禮老子孔子出於老有明徵矣蓋周室既
 東典籍舊聞掌於史氏老聘以知禮宗為柱下史周史記云老子
 也明於成敗存亡之理知陳迹不可以拘墟於是與時遷移應
 物變化見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大約老子之初亦泥於禮儀典
 物為主以謙遜為宗道不虛然世獨與神居故從其學以本為精以
 最得老子之旨著書五千言以為道家祖孔學之初亦出於史
 莊子天下篇禮樂者都而之數度者生法世傳之史是六藝出於
 史於史官定會史云史無文獻崇典與周初史官所掌之學同故
 出於史官定會史云史無文獻崇典與周初史官所掌之學同故
 以老氏為師蓋孔子未見老聘以前本以典制為樂易春秋六
 經周召之為久矣孰無所鉤用又云吾求之度數五年而得未
 明曰陰陽之經二先年而得則孔學以典制為度數五年而得未
 子與夫六經先年而得則孔學以典制為度數五年而得未
 耳所以骨節孔已師矣古之聖也觀於莊子所記則孔老之學同出
 一源實德充符學耶子云彼語也觀於莊子所記則孔老之學同出
 開老為己之言耶子云彼語也觀於莊子所記則孔老之學同出
 能化者老有弟耶子云彼語也觀於莊子所記則孔老之學同出
 云孔子曰吾老矣今歸也曰於三不之矣夫老之學為人與化
 哉孔子曰吾老矣今歸也曰於三不之矣夫老之學為人與化
 老子而猶養乎陰陽老子曰變動而居能龍子何成哉此即史記
 二老經以說謂顏淵者特丘初見老子之時也故仲尼之答門人亦多淵源乎
 見老經以說謂顏淵者特丘初見老子之時也故仲尼之答門人亦多淵源乎
 孔老也吾不知天地之學大矣則故仲尼之答門人亦多淵源乎
 道也聽之入心而從之則故仲尼之答門人亦多淵源乎
 相得忘物者江唯道心而從之則故仲尼之答門人亦多淵源乎
 相得忘物者江唯道心而從之則故仲尼之答門人亦多淵源乎

